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

(初稿)

——中華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一至六月份——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

(初稿)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前言

中國近代歷史之急劇演變，起於西方列強勢力之入侵，其著者：首為清道光二十年（一八四〇）之鴉片戰爭，清廷被迫與英人簽訂南京條約（一八四二），開不平條約之端。繼而為咸豐八年（一八五八）英法聯軍之役，京師淪陷，清廷復與英法締結北京條約（一八六〇），喪權辱國，日益加深。再而為光緒十年（一八八四）中法之役，藩籬安南因之斷送。

其尤著者：光緒二十年、甲午（一八九四）發生第一次中日戰爭，由於中國之戰敗，造成日本之興起，其影響之重大，實為中國近代史上最顯著之分水嶺。蓋在此以前，中國所蒙受之創痛雖鉅，然尚不足以制中國於死命，迨日本以廣被中國文化之薰陶，突起於亞洲之近鄰，竟為西方帝國主義者張其勢蹙以凌中國，於是，國勢乃益以不振而日危矣！

就國內情勢言：自甲午我國戰敗之後，國勢固日益岌岌，然在民族自覺與自救運動方面，反因而日益蓬勃壯大，滙成為救亡圖存奮發自強之洪流。當此之際，憂時之士，無分朝野，競起而尋求救亡圖存之道，初由摸索追求，進而立說號召。舉其大者：其一、仍寄望於清廷之振作有為，欲以緩進改良手段，引導其走上自強維新之途徑。其二、認定清廷之腐敗已不可救藥，斷然採取急進革命路線，欲使根本改造，以達成推翻專制建立民國之偉業。戊戌政變（一八九八）與庚子義和團事件（一九〇〇）相繼發生後，清廷之顛預無能，盡暴露於世界，改良派勢力乃因之衰頹，而希望幾絕；國父孫先生文所創立以救中國、救世界為中心之三民主義及其所領導之國民革命運動，乃隨時勢之演進，而成為中華民族自立自強、救人救世之主要力量。推翻專制，建立中

華民國之偉業，首於辛亥八月十九日（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義獲得成功。國父有言：「中國之革命發軔於甲午，盛於庚子以後，而成於辛亥。」蓋指此一史實也。

當甲午中日戰爭中國節節失敗之時，國父領導之第一個革命團體——興中會，於同年十月二十七日（十一月二十四日）成立於檀香山。此一革命團體成立之主因與宗旨：一為外患之杜絕，二為內政之改造；故在興中會宣言中，乃揭示此兩要義以為革命之標的。首謂：「中國積弱非一日矣！上則因循苟且，粉飾虛張，下則蒙昧無知，鮮能遠慮。近之辱國喪師，強藩壓境，堂堂華夏，不齒於鄰邦，文物冠裳，被輕於異族。有志之士，能無撫膺？」在入會誓詞中復標明：「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衆政府」三大綱，是興中會於成立之始，即已明揭中國近代國民革命之目的，在求民族之自由獨立與民主共和政體之創建矣。

翌年乙未、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九月九日，第一次革命起義於廣州，距離興中會成立未及一載，距離中國因戰敗簽訂馬關條約而割讓臺、澎，為時僅逾五月，其時日之相連與吻合，證明中國革命之加速進行，不僅與甲午之戰息息相關，而臺、澎之割讓於日本，實為促成廣州第一次革命起義之重要因素。此役雖然失敗，實開革命黨人壯烈犧牲之先驅，促進中國國民革命運動之加速發展。乙未首義後三年，即清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春，興中會第二個支會繼日本橫濱支會之後成立於臺北；又過二年，即清光緒二十六年（一九〇〇）庚子，國父親自來臺策畫第二次革命起義——惠州之役，其時臺灣雖為日本所據，而臺胞嚮往革命，希冀祖國之復興，進而謀臺灣光復之志節，實已昭昭在人耳目。蓋臺灣之命運實與革命之前途連為一體。惟國民革命之成功，而後乃有臺灣光復之可期。是故臺灣志士自庚子以後，或參與革命組織，返回祖國獻身

於革命行列；或發動武裝抗日，與祖國革命作桴鼓之相應；或從事社會及民權運動；以發揚民族自救之精神。雖努力之方式不同，而奮鬥之目標則一，是臺灣與國民革命關係之密切，有如血肉之相連，首腦之不可分，固史實昭然矣。

就對外關係言：由於甲午戰爭中國之失敗，馬關條約之簽訂，臺、澎因以喪失，繼之以列強在華港灣之租借，與勢力範圍之劃分，以及不平等條約束縛之加深，瓜分亡國之禍更迫於眉睫。在此時期，中國所賴以苟延殘喘者，乃因列強之角逐競爭，矛盾衝突，利害各異，危機四伏，遂以門戶開放，利益均霑，作一時之調和，形成列強在華之均勢，始得到短暫維持之局。固非清廷之能警惕自強，有以禦之也。至民國三年（一九一四）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西方列強無暇東顧，日本乃得乘時以逞，一躍而成爲獨霸中國之局面。

日本於取得獨霸中國地位之後，一面利用我國內軍閥之割據，以助長戰亂，而遂其「分而治之」之陰謀；一面復阻撓我國革命勢力之興起，以達成其：欲稱霸世界，必先侵佔亞洲，欲侵佔亞洲，必先吞滅中國之企圖。卒致演變成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一）「九一八」事變，與二十六年（一九三七）「七七」事變以後之第二次日本侵華戰爭。由於我全國軍民在總統蔣先生中正卓越領導之下，堅苦奮鬥，不屈不撓，以及民族精神與文化潛力之高度發揮，中日兩國局部之戰，卒擴大而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相結合。歷時八年，犧牲慘重，終於達成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之最後勝利。日本因戰敗而無條件投降，中國於五十年前甲午戰敗所割讓於日本之臺灣、澎湖，乃重歸於祖國之版圖。惜我國於抗戰勝利之後，為國際共黨所乘，大陸因以沉淪，七億以上之同胞被陷於鐵幕之內，慘遭迫害屠殺，如水益深，如火益烈，呻吟待救，舉世同憤。而歷史文化之

備受摧殘，實為數千年來民族未有之浩劫！所幸臺、澎與大陸邊緣之金門、馬祖，於歷史厄運與挑戰困境之中，屹然矗立，成為今日光芒萬丈保衛自由之燈塔，奠立中華民族復興重建之基石。

溯自甲午以還，此一近八十年歷史演變，國民革命運動奮鬥之歷程，舉其要者：在辛亥以前為民主共和與專制政體之鬥爭，辛亥以後初為對帝制餘孽、軍閥割據，危害國民之鬥爭；繼而為對國內軍閥與帝國主義者相勾結以危害國家之獨立與生存之鬥爭。歷經民國二年二次革命之役，民國四年討伐袁世凱背叛民國、帝制自為之役，民國六年以至民國十二年護法之役，民國十五年至民國十七年北伐、統一之役，民國二十六年至三十四年對日抗戰之役，以及抗戰勝利後，共黨禍國，大陸同胞急待解救等。其間雖歷經盛衰起伏，艱苦挫敗，然艱苦與挫敗乃一時之現象，固未能阻止革命建國運動之邁進與蓬勃發展也。綜其關鍵所在，其為思潮之衝擊，或為世變之循環，而未可測量歟？！自古以來，每一民族之興衰，必有所由：其衰也，往往失之於可興可為之時；其興也，往往成之於多難困厄之中。瞻望今後我國歷史之發展，中華民族其亦於大挫大痛之後，由磨礱而愈進於光明，由精益而更趨於完美乎？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之編纂，其目的在提供史料，便利研究，並先刊行初稿，廣徵意見，期能逐步增訂，成為一部完整之中華民國編年史。自興中會成立之年至辛亥革命為前篇，民國元年以後為正篇分年編訂，次第發行，昔人有言：「欲亡其國者，必先亡其史。」故「歷史不滅，民族永生」，爰刊斯編，以期發揚中華文化大國之光輝，奠立中華民國國基於永固。

本編特以甲午年為前篇之始。

凡例

一、「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纂之目的，要在提供史料，便利研究。並先刊行初稿，廣徵意見，期能逐步增訂，成為一部完整之中華民國編年史。

二、本書記事以革命建國為緒統。中華民國乃由國民革命而創立，而民國之根本在開國時臨時參議院制定之中華民國臨時約法，故凡違反國民革命之目標及臨時約法之政權，則以事實政府視之，冠以地方名稱，如北伐統一前之「北京政府」是。至破壞民國政府正統之偽政權與叛亂組織，則冠以偽或逆字，以重法統。

三、本書記事，始自甲午（清光緒二十年，西元一八九四年）國父初創興中會於檀香山，迄於今茲；而以中華民國之建立為分際，分「前篇」、「正篇」兩部分：自興中會成立至辛亥革命爆發（一九一一年）為前篇，民國元年以後為正篇。分年編次，以次發行。舉凡有關政治、法制、經濟、外交、國防、邊事、社會、文化、教育、科學、藝術、體育等各方面之重要建置、活動、成就與變革，無不廣事蒐羅，審慎考釋，以求其備，而存其真。

四、本書紀年以中華民國正朔為標準。中華民國建元以前稱「中華民國紀元前」，並註以清代年號及西曆；其月日則先列當時之陰曆，再附註西曆。至中華民國建元後，則於民國紀元以下，繫以西曆。但如外交事件涉及俄、日等國曆法時，當附以該國年曆。

五、本書採綱目體裁，以綱統目。綱文標題宜重精當，目文敘事力求完整。融紀事本末於編年之中，冀能執簡馭繁，綱舉目張。

六、引用原始文件及他人著述時，均加引號，以資識別，並附註釋，志其來源。惟原文過長，須加節略，無法使用直接引號時，採綜合敘述方式，仍附小註。如記事有作補充說明之必要時，得於正文後附加編者按語。

七、本書記事，力求完備。本兼容並蓄之原則，遇有不同文件或著述，所記事實有歧異時，酌予

並存，或列入附註，以備考訂。惟文獻及著述文字與正式公布之官文書有別者，悉以官書文字為準。必要時，採錄有關文獻或專著，列為附錄，以資參證。

八、同一日內記事順序，除具有特殊重大意義之事件列為首條外，一般事件採先中央而後地方之次序。國父孫中山先生為中華民國之創立者，光被四表，功垂萬世，報本追遠，自應表示尊崇，故首列其生平重大事蹟。次為國家元首、副元首，次為中央政令及特殊舉措、社團及社會文化動態，次為各省市政令及特殊舉措。

九、所舉人名，以稱其本名為原則，儘量避免稱號或字。惟引文內之人名，宜悉依其舊。如有雖具本名而後以字行者（如朱大符，字執信，後以字行），則於其初次出現時提及本名，後均記其字。如係外國人名、地名之譯名，宜力求統一，並於譯名下加註原文，以資查證。其見於引文中者，則以保持其原譯為原則。

十、敘及某人職稱時，依其當時所居之職稱為準。如辛亥革命爆發黃興督師漢陽時，稱民軍總司令，民元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則稱陸軍總長。如同為一人於同一年內居數種不同職務時，則取其與敘事有直接關係之職稱。如總統蔣公在抗戰初期同時擔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及行政院院長兩職，如記事與軍事委員會有直接關係者，宜稱蔣委員長；與行政院有直接關係者，宜稱蔣院長。

十一、本書所用史料，以國史館及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度藏之原始檔案、文件、公報及其他公文書為主，間採當時之報章、雜誌及專家著述。凡政治用語及黨派系列之名稱，皆依照原件，不加更改，以存史實。

十二、本書內容廣泛，卷帙亦夥，自難於短時間內所能完成。且因大陸淪陷，檔案文獻遺失尚多，亟待增補。倉卒成編，闕誤必多。務請專家學者，各方賢達，惠予指正，提供卓見，俾得據以修正。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初稿）

中華民國十二年（西曆一九二三年）

一月

一日 中國國民黨發表改進宣言，宣布時局主張，與民族、民權、民生政策。

自去（十一）年六月十六日陳炯明叛變後，中國國民黨總理、非常大總統孫先生文偕蔣中正指揮討逆，困居永豐兵艦以待進入江西之北伐軍許崇智、黃大偉等部回師征討，旋因北伐各軍回師失利，孫大總統鑑於逆勢日張，討伐陳炯明叛逆之軍事已處於不利形勢，乃決心離粵，另謀討逆之途徑，於十一年八月九日離開永豐兵艦，登英國摩漢號砲艦赴香港，翌日，轉搭俄國皇后號郵船赴滬，於八月十四日抵達上海。抵達上海後，即於是年九月四日約集各省在滬負責黨員張繼等五十三人會商，咸認欲謀討平叛逆與革命之再舉，應先從改進黨務著手。九月六日，特指定了惟汾、茅祖權、覃振、張秋白、呂志伊、田桐、陳獨秀、管鵬等九人爲改進黨務起草委員，於七日起開始集會，籌商改進計劃。嗣以丁惟汾、田桐、呂志伊、覃振四人赴北京出席國會，孫總理復指派葉楚傖、劉芷芬、孫科、彭素民等四人接充。起草委員經一個半月的討論後，擬定中國國民黨綱及總章草案各一，呈經總理孫先生文核定後，發交國民黨本部集議審查，本部乃於十一月十五日召集第二次談話會審查黨綱及總章，對黨綱及總章略加修訂後，即成立全案，並推汪兆銘、胡漢民二人起草改組宣言。十二月十六日，本部復召集第三次談話會，就汪胡所起草之改組宣言交換意見，並加增修，遂彙集全案呈請總理孫先生文核定。孫先生文旋決定於十二年元旦宣布之。（註一）本日，乃以中國國民黨上海本部名義發表改進宣言，宣布對時局主張，與

中華民國十二年 一月一日

二

民族、民權、民生政策。宣言曰：

「中國之所以革命，與革命之所以成功，原因雖繁，約而言之，不外歷史之留遺，與時代之進化而已。蓋以言民族，有史以來，其始以一民族成一國家，其繼乃與他民族糅合搏聚以成一大民族，民族之種類愈多，國家之版圖亦隨以愈廣。以言民權，則民爲邦本之義，深入於人心，四千餘年殘賊之獨夫，鮮能逃民衆之斧鉞。以言民生，則不患寡而患不均之說，由學理演爲事實，求治者以摧抑豪強爲能事，以杜絕兼並爲盛德，貧富之隔，未甚懸殊。凡此三者，歷史之留遺，所以浸漬而繁滋者至豐且厚，此吾人所以能自立於世界者也。然民族無平等之結合，民權無確立之制度，民生無均衡之組織，故革命戰爭循環不已，盛衰起伏，視爲固然，而末由覩長治久安之效。近世以來，革命思潮磅礴於歐，漸漬於美，波蕩於東亞，所謂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乃由磨礪而愈進於光明，由增益而愈趨於完美。此世界所同，而非一隅所能外者。我國當此，亦不能不激勵奮發，於革命史上開一新紀元矣。

本黨總理孫先生文，內審中國之情勢，外察世界之潮流，兼收衆長，益以新創，乃以三民主義爲立國之本原，五權憲法爲制度之綱領，俾民治臻於極軌，國基安於磐石，且以躋於有進而無退，一治而不復亂之域焉。夫革命之內容既異於前代，革命之手段亦因以不同。前代革命雖起於民衆，及其成功，則取獨夫而代之，不復與民衆爲伍。今日革命則立於民衆之地位，而爲之嚮導，所關切者民衆之利害，所發抒者民衆之情感。於民衆之未喻，則勞心焦思，瘖口曉音，以申敬之，且不惜排萬難，冒萬險，以身爲之先。及其既喻，則相與戮力，鏖而不舍，務漸於成而後已。故革命事業由民衆發之，亦由民衆成之，本此宗旨，爰有與中會之組織，事出非常，頓遭挫折。繼以時勢之推移，人心之感動，志於革命者，乃如水之隨地而湧，於是更擴而爲同盟會，黨員徧於各省，而瀾漫於海外，主義之宣傳與實行，前仆後繼，枕藉相望，黨員爲主義而流之血，殆足以滌盡赤縣之腥膻矣。清廷既覆，民國肇興，以爲破壞已終，建設方始，憲政實施，宜有政黨，故國民黨因以成立。中更癸丑之變，痛邦基未固，國難方殷，復有中華革命黨之改組，集合同志，努力與賣國稱帝者爲敵。及帝制既陪，革命之進行於以停止。既而武人毀法倡亂，國內洶洶，連兵數載，未獲寧息。同人感於主義之未貫徹，責任之無旁貸，乃更組織中國國民黨，以與全國人士共謀完成民國建設之大業，而期無負初衷焉。蓋吾黨名稱雖有因革，規則雖有損益，而主義則始終一貫，無或稍改。

溯自興中會以至於今，垂三十年，吾黨爲國致力，雖稍稍有所成就，而挫折亦至多。顧所成就者，爲主義之成就；而所挫折者，則非主義之挫折，特進行之偶然顛覆而已。民國以前，吾黨本主義以建立民國，民國以後，則本主義以捍衛民國。前此數年，爲民國與非民國之爭，最近數年，爲法與非法之爭。反對者所挾持之力非不甚強，然卒於一蹶而不能復振。蓋其所施爲者，違反國情，悖逆時勢，有以使然也。然亦惟反對者之梗阻，與中立者之觀望，遂致民國之建設事業，進行遲滯，三民主義尙未能完全實現，五權憲法亦未得製定施行，此吾黨所爲旁皇不可終日者。撫已有之成效，既不敢不自勉，思現存之缺憾，又不敢不自審，則惟有夙夜匪懈，前進不已，以求最後之成功已耳？所謂成功者，非一人一黨之謂，乃中華民國由阡危而鞏固、而發揚光大之謂也。本黨同人爰據斯旨，依三民、五權之原則，對國家建設計畫及現所採用之政策，謹依次陳述於國民之前：

一、前清專制，持其「寧贈朋友，不與家奴」之政策，屢犧牲我民族之權利，與各國立不平等之條約。至今清廷雖覆，而我竟陷於爲列強殖民地之地位矣。故吾黨所持之民族主義，消極的爲除去民族間之不平等，積極的爲團結國內各民族，完成一大中華民族。歐戰以還，民族自決之義，日愈昌明，吾人當仍本此精神，內以促全國民族之進化，外以謀世界民族之平等。其大要如左：

甲、勵行教育普及，增進全國民族之文化。

乙、力圖改正條約，恢復我國國際上自由平等之地位。

二、現行代議制度已成民權之弩末，階級選舉易爲少數所操縱。欲踐民權之真義，爰有下列之主張：

甲、實行普選制度，廢除以資產爲標準之階級選舉。

乙、以人民集會或總投票之方式，直接行使創制、複決、罷免各權。

丙、確定人民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居住、信仰之絕對自由權。

三、歐美經濟之患在不均，不均則爭；中國之患在貧，貧則宜開發富源以富之。惟富而不均，則仍不免於爭，故思患預防，宜以歐美爲鑒，力謀社會經濟之均等發展，及關於社會經濟一切問題，同時圖適當之解決。其綱領如左：

中華民國十二年 一月一日

四

甲、由國家規定土地法、使用土地法、及地價稅法。在一定時期以後，私人之土地所有權，不得超過法定限度。私人所有土地，由地主估報價值於國家，國家就價征稅，並於必要時，得依報價收買之。

乙、鐵路、鑛山、森林、水利及其他大規模之工商業，應屬於全民者，由國家設立機關經營管理之，並得由工人參與一部分之管理權。

丙、清查戶口，整理耕地，調正糧食之產銷，以謀民食之均足。

丁、改良幣制，以實貨為交易之中準；並訂定稅法，整理國債，以保全國經濟之安寧。

戊、制定工人保護法，以改良勞動者之生活狀況，徐謀勞資間地位之平等。

己、確認婦女與男子地位之平等，並扶助其均等的發展。

庚、改良農村組織，增進農人生活，徐謀地主佃戶間地位之平等。

同人所計慮，尙不止於是者，右所陳述，特其厓略。其餘國家重大事項，將依本黨規程，就專任委員研究之結果，繼續就商於邦人君子。謹此宣言。中國國民黨本部。」（註二）

按：是次宣言實為民國元年國民黨時代及民國三年中華革命黨後最具時代意義一項主義與政綱之露佈，亦為次年中國國民黨召集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於廣州進行黨的改組之前奏。

黎元洪通電以「廢督」無效，聲稱已咨國會辭職。

北京政府黎元洪總統致各省通電，謂「復職之初，首以廢督為請，荏苒半年，竟無寸效，邇者辭職之書，已咨國會，替人朝得，輕騎晚歸。」電文如下：

「（急通電全銜）民國肇造，歲星條周，搶攘兵戎，迄無寧日，商罷於廛，農輟於野，老弱轉於溝壑，盜賊滿於山林，徵收之令密於網羅，變亂之兵多於梳櫛，憂強隣之宰制，而日啓其來，防激黨之蔓延，而日助其長，神州蹙蹙，誰實為之？而令舉國陷於淪胥，亡日窮於救藥，追惟階禍，厥在阻兵，兵額不汰，則國無生機；藩制不除，則兵無汰日，遠徵北宋，近證東隣，列侯就第，而五代之難平，幕府奉權，而一統之基定，史冊所載，治軌同符。慨

自初起義師，偶稱都督，權重於元之行省，地大於德之聯邦，各挾元功，遂成巨梗。始則欲稱帝者，利其擁戴，繼則欲制主者，利其會盟，予以便宜，厚其憑藉利器，寢以輕假神物，因之不還。欲分立民署而援引屬僚，欲別處名城而轉移權路，欲改畫軍區而宰割更廣，欲更名善後而節度自如，甚至假裁兵之名，反爲開生財之徑，侵沒實貲，抵銷虛額。玩衆狙於賦芋，敝羣烏於捋茶，或乃戡兵爲賊，剿賊須兵，朝裁暮招，賊肥兵瘠，兵濟賊械，賊賂兵財。賊難於前，兵欄於後，勝者以擢升擴師旅，敗者以單薄廣募徵將種，滅兵之困，適獲增兵之果，穿舟息漏，而水日以深，抱薪止焚，而火口以熱。以萬家之苗裔，供列鎮之犧牲，病根不除，亂媒何已？方今人權日呂，衆怒久積，獸窮則擾難，迫則飛馬。極則變生，民困則禍振。當此烏鳴極哀之際，實有鹿死不擇之憂。萬靡傾角，猛虎爲之舍牙，千禽奮翎，驚鳥爲之握爪。夫強梁者死，滿足者亡，歛哀爲樂者不祥，反畜成讐者難守。十載以還，連圻相望，以政府爲棋局，以議會爲屬車，曲兵恣其廣勾，長劍由其倒提，魚脫於淵，而據以爲利，免積於市，而爭以爲常。浚民膏以營輪奐，而民一夕數驚；擲兵命以易尊榮，而兵終歲不飽。內爭衍於千黨；外債引於百年，豈不謂力征之可營，言出之無悔，然而覆頭足濕，蔽腹者背傷，飄風不可以崇朝，溢河不可以三日，或倒曳兵甲，或橫洞彈丸，或怨氣所積，生爲廢人，或昆嗣不昌，死爲餒鬼。今之存者，尙復幾人？所以碩果獨延，旌節代起者，要皆傳攻殘之檄，張解門之藩。調饑者甘糟糠，嚴寒者利短褐。民怨可以暫紓，而不可久釋，天衷可以偶眷，而不可屢徼。夫內治未得不可正外，本惠未襲，不可治末。彼蚩蚩者氓，寧不知忘戰之必危，虛映之方樂。然所望者軍權集於陸部，兵額限於國防，內厚民生，外修隣好，雖執途人而問之，斷不願五霸之復生，七雄之並峙也。戰功之懋，孰若項籍，百克之雄，孰望之隆，孰若桓公；九合之烈，標題之壯，孰若魏王；中天之臺，儀仗之尊，孰若齊閔東帝之位。兵猶火也，不戢則自焚，民猶水也，能載亦易覆。國家積弱，疆圉多艱，前藏委於綴旒，外蒙淪於魑結。果使解甲輟門，請纓邊塞，據百王之夙憤，揚五族之威靈，民各有良，國寧無報，若必違天所視，以圖久存，譬地之毛，以謀自衛，一旦晝旅宵亂，前徒後攻，臺池忽夷，鐘鼓弗考，牽寵妾而揮涕，舉愛子以託人，艤船之悔已遲，枕土之醒何及？縱不惜國，如身家何？元洪復職之初，卽首以廢督爲請，蓋必廢督，而後裁兵可確定，理財可實施。南北省無猜心，內政可以統治，東西隣無責問，外交可以發皇。藩制既撤，渠帥已虛，凡有國軍，悉行檢閱，前

缺者不徵，後亡者不補。三年之間，十分去七，無儲糧贍秣之費，無亡矢遺鏃之勞，夫然後障障一空，範圍自易。集權、分權唯民所擇。既無以大力干民意，亦無以殊勢阻國權。兵禍弭不生，憲法行而不毀，久安長治，舍此無由。溯當元洪提倡之時，已荷疆吏贊同之雅，河山昭其信誓，天地聞其嘉言，乃荏苒半年，竟無寸效。謂籌措不及，則去日已多；謂規畫未周，則增兵且衆，謂武裝以俟統一，則敵國無已時；謂坐鎮以待裁兵，則夏官有專責。鳴鶴不足以警晦，啼鳥不足以戒陰，誠信未孚，勸諭未善，我實涼德，於人何尤？晝夜憂思，寢食俱廢，邇者辭職之書已咨國會。替人朝得，輕騎晚歸。稍懷獨善之心，何苦多方之詔？但念土崩之禍，不可以獨完，川決之傷，不可以猝避，惻涕羹之並起，憂袍澤之同災，舉手不援，秉心何忍？苟斯須其未別，矢此志以弗諼。以民治爲依歸，以國憲爲保障，終冀出子黎於火宅，拔諸將於巖牆。如其兵權竟釋，願祝爲民國之新元。倘使藩制猶存，亦恐爲邦人之末日。公忠私誼，敢以告哀。黎元洪、先。」（註三）

直魯豫巡閱使曹錕、熱察綏巡閱使王懷慶聯名通電，主張為保全領土主權，應妥籌規復外蒙之計。

蘇俄勞農代表越飛 (Adolf A. Joffe) 去秋率團至北京，表面上是繼續與我國談判締結商約、俄國部分庚款之使用、蒙古和中東鐵路等四大問題，實則另有圖謀，藉此廣泛與中國各界接觸、滲透，博取同情，至談判成功與否，則非其主要目的之所在。其時國內輿論對於蘇俄在外蒙拒不撤兵，同深憤慨，尤其蒙古宜慰使那彥圖傳出俄蒙合組公司經營外蒙消息後，更認爲是蘇俄對外蒙一項侵占野心。於是函電紛馳，主張戮力同心，妥籌規復。本日，直魯豫巡閱使曹錕與熱察綏巡閱使王懷慶乃聯名連電，曰：

「庫倫失陷，三載於茲，國家財產之損失，地方商民之罹荼毒者，不可勝計。每一念及，憂心如焚。比年以還，徒以中原多故，籌邊未遑，坐失機宜，曷勝慨嘆。昨讀那宜慰使馬電，則俄蒙新協定與特別公司之約已成，蘇俄增兵十萬，沿邊棋布，襲擊札蘭站，蹂躪王公商旅若草芥，殖其民於庫恰烏科，漸成村落，是竟實踐永佔之宣言矣

。推其蠶食鯨吞之謀，直有囊括席捲之勢，此時若猶徘徊瞻顧，則異日俄力南漸，恐將益不可遏，幽燕震驚，中原俶擾，破壞五族之共轡，釀起東亞之戰爭，其禍尤莫識所屆。往者大發於里門之外，或可從容作壁上之觀，今則延於堂奧，迫於眉睫矣，既曲突徙薪之不及，即焦頭爛額以何辭，敵愾同仇，在我袍澤，爲保全領土計，爲尊重主權計，應如何妥籌規復，挽救危亡。」（註四）

直系將領，如直隸省長王承斌、山東督軍田中玉等於六日接踵紛紛通電響應，咸主速定折衝禦侮之謀。（註五）而張作霖時在關外，養精蓄銳，伺機報復，反而力持緘默。其實，直系將領亦只是紙上談兵，空言規復外蒙，限於實力耳。

中國正式自日方收回膠濟鐵路及其枝線並附屬財產。

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我國加入協約國對德宣戰，日本藉口英日同盟，攻佔德國所租借之青島，及膠濟鐵路沿線，並壓迫中國政府簽訂二十一條件，承認日本承受德國在山東之權利。民國七年，協約國勝利在望，日本復與英、法等國訂立密約，藉以支持日本在中國之利益。及民國八年一月十八日，巴黎和會開幕，我國代表以戰勝國身份出席和會，要求收回昔日德國在山東之權利，以英、法列強把持，擅自訂定日本繼承德國在山東之利權於對德和約之中，中國遂拒簽對德和約。

民國十年十一月十一日，美國總統哈定，爲解決山東問題，召集太平洋會議。經中、日雙方半年之協商，決定以贖回方式，接收青島及膠濟鐵路沿線之權益。首於去年三月二十八日簽訂撤退日兵協定；又於六月成立「魯案中日聯合委員會」，經半年之磋商，始於十二月五日簽訂細則，我方以北京交通部次長勞之常主持辦理接收事宜。

本日在青島日本鐵道本部會議室舉行膠濟鐵路移交儀式。日方出席代表有代理移交委員長大村卓一、鐵道部長入澤重磨、總領事森安三郎、外務事務官岸田英次、書記官吉田憲一及鐵道部各課長十八人

。中國出席代表爲嵇鏡、接收委員長顏德慶、勞之常、膠濟鐵路局長趙德三、副局長朱庭祺等二十二人。儀式完畢後，中國方面所派接替人員，即分別照指定職務接收。惟在二月一日以前，中國職員僅居於學習地位，所有一切事務，仍由日本職員負責辦理，二月一日始實行交替。（註六）

北京政府接收膠濟鐵路及其附屬財產，其價價爲日金四千萬元，以國庫券照票面交付，年息六厘，蓋變相之借日款也。其條件爲必須任用日籍車務總管與會計主任，以路抵押及進款應存於債權國之銀行等等，與他路借款條件毫無分別。（註七）

附錄：張梓生：青島接收及其交涉之經過（註八）

青島交涉，在最近數年中，無論就世界而言，就中國而言，均不可不謂爲一極大事件。吾人試思歐戰終結時譚轟烈烈之巴黎媾和會議，竟以中國代表要求山東問題之保留而受一大打擊，而美國國會且以山東條約故而拒絕巴黎和約之批准，威爾遜總統亦以是而損其政治上之威信，以致選舉失敗，共和黨起而代握政權，哈定總統繼任後，亦汲汲以山東問題之解決爲務而有一九二一年太平洋會議之召集，此皆足見國際間對於青島交涉問題之關係也。中國國內，則自民國三年青島交涉發生以來，舉國惶惶，無日不以此爲國家存亡之關鍵，竭全國之心力以對付之，其間如空前之五四運動，且不惜全國罷商罷學之大犧牲，以推倒當時強有力之賣國政府，而力爭巴黎和約山東問題之保留，自是全國民心，一心一力，嚴防政府直接交涉之進行，梁士詒稍擲其鋒即遭國民之唾棄而失敗下臺，此皆足徵國內之以是爲生死關頭不肯稍爲放鬆也。至於日本，則數年來用盡種種手段，或以束縛英法使不得不爲己助；或以牽掣美國，使無可爲力；或威迫利誘以哄中國政府，使入直接交涉之陷阱，亦欲於此獲得最後之勝利耳。

今者以太平洋會議之解決，經中日兩方六閱月之協商，此拖延將及十年，爲全世界及中日國民所極注意之青島交涉，因中日魯案之兩部條約而告結束矣。數年來吾國民奔走旁皇之所從事者雖以當局交涉之未能盡如人意，祇萬一之素願，而就其經過及最後解決之事實，作系統之記載，不特爲留心時事者有價值之參考，亦他日外交史上所不可缺少者也。

一 青島交涉之經過

青島交涉之經過，本誌已各於當時有斷篇之記載；今爲本篇事實之首尾完具起見，仍不得不理其系統，簡略記之如下：

一、中德之青島交涉 青島爲山東膠州灣之門戶，四十餘年前，德國因世界外交趨重遠東，乃派地質學家萊西特賀肯東來，於中國沿海各港覓一軍事上貿易上之根據地，而青島竟當其選。及一八九七年（清光緒二十三年）曹州教案起，遂藉爲口實，派其親王顯理率海軍直迫膠州灣，占領膠州府城，與北京總理衙門交涉；次年條約成，膠州遂爲德國之租借地。其約要點有三：一、膠州灣租借約。以縱自北緯三十五度五十三分三十秒起，至三十六度十六分三十秒止；橫自東經百二十度八分三十秒起，至百二十度三十五分三十秒止，陸地約合二百平方英里之地爲德國租借地，租期九十九年，在租界內德國除不能租與他國之外，有完全主權；以潮平周圍一百華里之地爲中立地，中國於中立地雖有主權而不得駐兵，德兵則可自由通過。二、鐵道礦山辦法：進德國築造自膠州灣經濰縣、青州等處至濟南及山東界，又自膠州灣至沂州經萊蕪至濟南之二鐵道。並准德商開採鐵道左右三十華里內之礦產。三、山東全省開辦事業之優先權：以後山東省內無論開辦何項事務，或須外資，或須外料，或聘外人，德國俱有優先權。依此條約，德國對於膠州灣之權力，已過於尋常之租借地，而與殖民地相等矣。一八九九年德皇既定『膠州灣保護領』之名稱，並以之屬海軍部管轄，更限令德商會組織德華公司，於五年內築成膠濟路幹枝兩線，十年內開採鐵道兩側三十華里之礦產，其經營之猛進，尤可概見。至於一八九八年之英德協約，自天津至山東南境之鐵路，更爲德人所獲。一九〇〇年以後，膠濟鐵路與沿線各礦，次第竣工。及一九〇五年之中德膠高撤兵善後條款成，而中德青島交涉告終矣。

二、中日青島交涉之開始 一九一四年六月之歐洲大戰，我國於八月六日向關係各國宣告中立，而日本即以八月十五日向德國發最後通牒，要求德政府將膠州灣租借地全部以還付中國之目的於一九一四年九月十五日以前，無償無條件交付日本。至八月二十三口德國置之不理，日本遂一面宣告與德開戰；一面始行知照我國外交部。我國要求共同出兵攻青島，爲日所拒，於是美國有監視日本對華行動之事，而日本亦不得不爲表面之聲明，以日英同盟

之義務爲藉口，並有不佔領土地之宣言矣。其後日軍由中立地龍口上陸，並截萊州半島爲交戰區域，盡占中國之城鎮鄉村及郵電機關，徵取物品，役使人民，中國不得已劃萊州龍口及膠州灣附近地爲交戰區域，聲明此外各處仍嚴守中立，而日軍於九月二十六日越出中立地，佔濰縣車站，以破壞中立，迫令中國軍隊退出鐵道附近地方，並以大隊進逼山東省城，佔領膠濟全路，遂路礦中國人員悉以日本人代之。中國政府抗議無效。同年十一月七日德國將領投降，青島全部陷落，日本更將青島海關中國人員驅逐，盡易日人。蓋日本於此役中，其所佔地域，所施權力，實遠過於從前之德國也。青島戰事了後，中國政府請日本將其分據山東內地之軍隊撤回青島，並除去戰時便宜行事之種種設施，日政府不理。及中國聲明取消戰區，分請英日撤兵，日本更爲無理之抗議，於其對德最後通牒中所謂『以交還中國之目的』者，全然置之腦後。一九一五年（民國四年）中國二次聲明取消戰區，而日本遂提出二十一條件，並脅以最後通牒，此即中國之五月九日國恥紀念也。此二十一條中，與青島問題有關係者大略爲：一、中國對於將來青島問題之日德交涉，概行承認；二、中國不以山東割讓或租借別國；三、中國允日本造由煙臺或龍口接連膠濟路線之鐵路；四、中國速開山東省內主要城市爲商埠。其後日本陸續運動英、法、俄、意等國允承認其獲得山東權利，而結五國之密約。而中國於一九一八年對德宣戰後，適值安福黨人當國，復與日本締結高徐、順濟等鐵路借款，青島之交涉，遂益反增困難矣。

三、巴黎講和會議中之青島交涉 一九一九年（民國八年）之巴黎講和會議，美總統威爾遜之世界和平，及民族自決，外交公開等主張，一時喧傳全球，中國國民歷年受日本之欺侮與賣國政府之壓抑，至是頗有磅礴欲伸之勢。且中國以對德宣戰應有之權利，青島在和會中理應由德交還中國，以清手續。乃和會於一月十八日開幕，日本代表即於一月二十七日發表英、法、俄、意四國允助日本獲得山東權利之事實，以爲抵制中國提議之準備；及次日，我國代表顧維鈞、王正廷向大會提出青島由德國直接交還之說帖，已落他人之後矣。在和會中，英之路德喬治，法之克利孟梭始終以密約之故助日本以抑中國，我國代表不得已提出讓步辦法，准德國將山東權利移讓於五強，由五強還付中國，亦不獲採納。日本態度更爲強硬，至欲與意國協同退出和會以要挾美國。結果於四月三十日之三頭會議決定以山東權利予日本。我國代表因所提抗議，不生效力，理更不得已而二次自行退讓，要求對於和約山東條款

，聲明保留，亦不能如願。適國內聞和會失敗，全國憤激，罷學、罷商，以推倒賣國之政府，並電囑和會代表，力爭毋讓，於是代表乃根據國內民意，拒絕六月二十八日和約之簽字，而世界各國乃知中國之不可屈辱矣。

四、中國公民之拒絕直接交涉 巴黎媾和會議對於中國之不公平，大為美國國民所反對，威爾遜總統向議會提出和約，即以約中山東問題之規定，不得通過。日本外務省懼之，乃變更計劃，宣言希望中國政府與日本直接交涉山東問題。幸中國國民不為所欺，全國一心，防止政府為直接交涉之進行。民國十年六月之中德單獨和約，更由德國聲明：『因事實障礙，不能以山東一切權利交還中國』，日本恐將來因此交涉上為中國占地步，乃於是年九月向中國政府提出魯案處置大綱九條，而中國政府因國民監督之嚴厲，不敢承認，覆文拒絕交涉，其後日本更屢欲乘機哄誘中國政府與之直接交涉。及太平洋會議將開，中國已派定代表，準備提案解決，日本政府尚提出第三次之節略，設非中國國民主持之堅，監督之嚴，魯案交涉之在今日，不知成如何結果矣。

五、太平洋會議中青島問題之解決 美國威爾遜總統以巴黎和約之失敗，失其政治上之地位，哈定總統繼任後，乃由美國召集太平洋會議，以解決戰後遠東方面各種重要問題，中國之青島問題，亦其所欲共同解決之一問題也。乃太平洋會議於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十一日開幕，中國事先毫無準備，於十六日始倉卒提出大綱十條；馴致由此而有路德氏之四決議，而青島交涉遂在會外由中日兩國直接交涉，然卒以美國輿論之監督，及美代表許士，英代表貝爾福之調停，至一九二二年二月四日乃由中日代表簽訂解決山東懸案條約二十八條，關於公產、海關、鐵路及德國舊租借地之附約六條，協定條件十六條，（具載本誌十九卷五號）而中日兩國間之一大問題始得有解決之基礎矣。

二 太平洋會議後之交涉

自太平洋會議終了後，中國政府即於三月三日特派王正廷督辦魯案善後事宜，以山東督軍田中玉兼任會辦，組織公署，專辦太平洋會議條約所訂與日本之交涉。及六月二日中日正式換約後，又改派王正廷為魯案中日聯合委員會委員長，並派唐在章等為聯合會第一部委員，勞之常等為聯合會第二部委員，以與日本委員小幡西吉、出淵勝次、秋山雅之介等協議關於青島行政及鐵路接收之條件，其所進行，詳記於下：

甲 膠濟鐵路沿線之撤兵

中華民國十二年 一月一日

中華民國十二年 一月一日

一一一

日本前乘驅逐德人之機會，曾派兵分駐膠濟鐵路沿線，甚至在山東省城濟南亦駐有日兵。依照太平洋會議解決山東懸案條約第九條『日本軍隊包括憲兵在內，現駐沿青島、濟南鐵路及其支線者，應於中國派有警隊或軍隊接防鐵路時，立即撤退。第十條：『上條所稱之中國警隊或軍隊之配置，及日本軍隊之撤退，可分段行之。其每段配置與撤退日期，由中日主管人員豫行協定。此次日本軍隊如能於本約簽字後三個月內全部撤盡，應即撤盡；但無論如何，至遲不得逾六個月。』王正廷與小幡西吉根據前次條約，於三月二十八日在北京外交部議決膠濟鐵路沿線撤兵協定十一款，（具載本誌十九卷八號時事日誌欄）並調京師警務人員景林爲膠濟路警察處長，選撥北京警察保安隊，以備分配接防。其後由中國之林澄波、任居建、徐樹人、程立等，日本之安田鄉輔、八木元八、吉田憲一、山北維等組織『實行撤兵接防委員會』，依照協定議決撤兵接防辦法，並接管濟南暨沿站兵房官舍事項，雙方分段實行。計第一段濟南、張店、博山間；第二段湖田、黃旗堡間；第三段嶧山、女姑口間，分別於四月十日、二十日、三十日、依約交替接管，而膠澳租借地外之日本撤兵事件，遂告一結束。至日人在濟南因軍事所設之無線電臺，亦於四月十二日由中日人員共同監視，中止使用，以待中日魯案細目委員會之解決焉。

乙 中日魯案細目協定之交涉

解決山東懸案條約第二條及第十六條等，各載明中日兩國政府任命委員三人組織聯合委員會，並規定聯合委員會應於本約實施時即行集會。中日兩政府於六月二日正式換約後，中國即於七日派定王正廷爲是項聯合會之委員長，何宗蓮、唐在章、徐東藩爲第一部委員，勞之常、陸夢熊、顧德慶爲第二部委員，（其後何宗蓮辭職，以丁世嶧代之，丁不就又以陳粹繼之。）而日本方面亦即委任其駐京公使小幡西吉爲聯合會之日委員長，並派出淵勝次、太村卓一、秋山雅之介等分任一二兩部之日本委員。是項委員會於六月二十六日在北京開會。中日兩方除委員長及委員外，中國有佐理員四十餘人，日本有三十餘人。會議性質依太平洋會議條約，以第一部委員會討論關於青島行政等一切議案，故亦稱行政委員會；以第二部委員會討論膠濟鐵路之一切問題，故又稱爲鐵路委員會。此兩種委員會之下，又各設分委員會，以審核各項專門之事件。其屬於第一部者爲海關分委員會、公產分委員會、郵電分委員會、礦山分委員會、鹽田分委員會、準備接收分委員會；其屬於第二部者爲鐵路評價分委員會、鐵路財政分委員會、

鐵路視察分委員會、接收鐵路分委員會；其一、二兩部共屬者爲清釐鐵路礦山財產混合委員會。在中日聯合委員會第一次開會時，即由王正廷提出：『較爲簡易之問題，由委員會磋商決定之；其較爲複雜並須調查研究者，則組織分委員會討論之，俟作成報告書，再提出委員會會議決定之。』當經雙方同意，以後會議中對於各問題均照此提議進行。分委員會除在北京審核聯合委員會所交議事件外，並於九月間停止一、二兩部聯合委員會之會議，由各分委員分赴青島及膠濟鐵路沿線實地調查研究，作成各問題討論之標準，以分委員會名義作報告書報告於中日聯合委員會，以爲兩部委員會會議之基礎。故此次魯案細目協定交涉，兩部委員會之各委員固折衝樽俎，爲國家爭得不少之利益；而各分委員會之分委員，亦各盡心於所任專門之事件，使委員會得極大之助力，其功爲不可沒也。茲將各分委員會之中日委員記之於次：

海關分委員會

中國委員 安格聯、陳鑾、梁上棟。

日本委員 吉田憲一、公森太郎、矢野眞。

公產分委員會

中國委員 楊蔭杭、林澄波、杜應三、畢厚、陸家鼎、王大楨、崔士傑。

日本委員 森安三、小林剛、內田隆。

郵電分委員會

中國委員 孔祥熙、鍾鐸、陸家鼎。

日本委員 矢野眞、牧野實一、吉野圭三、古賀傳吉。

礦山分委員會

中國委員 王寵佑、余懷清、顧琅、嚴莊、林濟清。

日本委員 木村銳市、伊藤文吉、中松眞卿、中川信、半田盛次。

鹽田分委員會

中華民國十二年 一月一日

中華民國十二年 一月一日

一四

中國委員 吳大業、王其康、景學鈴、張同泉、王恩澤。

日本委員 奧健藏、宇賀四郎、樋口邦彥、岸田英次、飯田安三、浦邊政次、齋晉吉、小川信次、石塚邦器。

準備接收分委員會

中國委員 梁上棟、嵇鏡、孔祥熙、徐祖善、林澄波、程立、崔士傑、王大楨、吳大業。

日本委員 入澤重磨、森安三、大橋常三、小林剛、中村謙介、中村季吉、前田愼吾、姿田鄉輔、內田隆、小柳

牧衛、平井新六、鬼一郎、森啓藏。

鐵路評價分委員會

中國委員 顏德慶、劉景山、薩福均、唐恩良、顧宗林、邵家鑑、王大楨、崔士傑。

日本委員 大村卓一、戶田直溫、佐伯彪民、笹田繁彌、齋藤固、船田要之助、有野學、本仙、高倉茂雄。

鐵路財政分委員會

中日委員均未見公布。

鐵路視察分委員會

中日委員均未見公布。

鐵路移交分委員會

中國委員 顏德慶、唐恩良、薩福均、顧宗林、馬廷燮、王承祖、孫繼丁、顧琅、宋銘鴻、施恩曦。

日本委員 秋山雅之介、大村卓一、戶田直溫、佐伯彪民、齊藤固、船田要之助、平井新六、笹田繁彌、有野學、大浦壽清。

中日聯會委員會中對於事務之討論，係由會中將全部事務分別作成問題，分項進行。此項問題，其屬於第一部者爲：(一)公產問題；(二)保留公產問題；(三)移交公產附帶希望條件問題；(四)土地所有權及租借期限問題；(五)公產營業問題；(六)外人參與青島公共設施問題；(七)郵電問題；(八)碼頭港灣問題；(九)海關問題；(十)礦山問題；(十一)鹽場問題；(十二)借款支付問題；(十三)膠濟沿線開埠問題；(十四)中國人民損害賠償問題；(十五)契約特許問題；(十六)四方發電所問題。其屬於第

二部者爲：(一)鐵路財產問題；(二)合同契約問題；(三)工場設施問題；(四)永久改良增加解釋問題；(五)派員視察實務問題。

中日聯合委員會自六月二十六日開幕時，即規定每星期會議辦法爲：星期一、四爲第一部委員會開會之期；星期二、五爲第二部委員會開會之期；星期三、六則爲雙方委員與分委員接洽，準備會議之期。其後第二部第七次會議時，因日本委員不願鐵路評價照中國鐵路會計規則辦理，而中國委員則力爭非此不可，乃決定休會交分委員會審查，有不能解決之點，再交聯合委員會解決。及分委員會審議一月餘，提出報告，重開二部會議。而第一部已開會二十次，將所有議案，大體討論完竣，議決停止會議，令各分委員會分赴各關係地點，實地研究調查，以作最後決定之標準矣。是項分委員會在青島及膠濟路沿線開會兩月，始能完成其報告。至十月三十日再開聯合委員會而解決山東懸案條約第三條規定：『移交膠州舊租借地之行政權，及該地域之公產並解決其他事項，應從速辦理完竣，無論如何，至遲不得逾本約實施後六個月。』則第一部委員會結束之時期，自不能出十二月二日以外；其間更須留準備接收之時期，則第一部協議條約之局促，可想而知；故自繼續開會時，始則連日開會，繼則一日開會兩次。至十一月二十日聯合委員會推定中國嵇鏡、孔祥熙、吳大業、余懷清、王大楨、趙泉等，日本木村銳市、舉田英治、林出賢次、神田正一等爲第一部協定起草委員，從事協定之擬訂。至十二月二十九日而第一部之問題於第五十次委員會中完全解決。王正廷除出席議會說明經過情形並備文報告政府外，於十二月一日會同日本委員在北京外交部將魯案第一部協定細目正文二十八條，附件十項，了解事項及換文兩種簽字。第二部鐵路事務因解決山東懸案條約規定交還期間，爲條約實施後九個月，爲時稍寬，然至十二月四日亦推定中國嵇鏡、朱庭祺、秦岱源等，日本木村銳市、公森太郎、舉田英治等爲第二部協定起草委員，從事膠濟鐵路細目協定之擬訂。至十二月五日第二十一次會中，將所有屬於第二部問題完全了結。卽於是日下午將魯案第二部協定細目正文十八條，附件七項簽字。

此次魯案協定細目中日聯合委員會之中國委員，雖有能根據解決山東懸案條約將應行提議事件，憑法理事實與太平洋會議紀錄，反覆駁辯者；惟外間亦頗有攻擊委員長王正廷之態度者，且以日本委員緩議鹽田問題，要索土地權，及初時交涉之跡近拖延，不免啓局外對於日本態度之猜疑；然卒能在解決山東懸案條約規定期內完成協定簽字

中華民國十二年 一月一日

之事業，亦差足以慰國民萬一之渴望矣。

中日魯案之解決及聯合委員會協議之結果，爲兩部協定之簽定，固無待言。惟條約中各重要問題討論之經過，有足記者，述之如下：

(一) 公產償價 公產係包括土地、房舍、工程及一切設置而言。解決山東懸案條約規定：凡爲德國管理時代所留存者，無償歸還中國；其爲日本管理後所購置建造，及前屬德有經日本增修者，應除去折舊，公平給還實費。故德國原有之道路二十一萬餘米突，溝渠七萬餘米突，橋樑一百四十餘所，及其他公有田地房屋，皆應無償歸還中國；而日本則在引繼評價單內開費九百餘萬。至照約應償價之大小房屋四百餘所，連同土地、溝渠、森林、自來水、電燈、電話、屠宰場、洗衣場，日本開單共索二千一百五十三萬元。中國委員據實核減，初次承認償予華幣六百九十五萬元，連同郵電償二百三十九萬元，共爲九百三十四萬元，最後給予華幣一千一百萬元。（按照約一千四百萬元鹽田償價在內），此項交涉，在第一部聯合委員會中實爲兩方爭持最力，費時最久之一問題。

(二) 公產保留 日本領事館及居留民團體得保留必需之公產，爲解決山東懸案條約所規定。日本所要求者爲總領事館房屋十處，居留民團體房屋十五種，共四十六處。後經議定剔除測候所及教職員宿舍之房屋，另行討論；領事館用屋改爲八處；居留團體用屋改爲十一處，如協定所訂，共值價一百餘萬元。

(三) 鹽田償價 日本依據解決山東懸案條約『將日本人民或日本公司經營之利益，統由中國政府購回』之規定，提出鹽田償價七百八十七萬餘元，經中國核減，給予三百四十萬元，歸入公產償價一千四百餘萬元內。日本初時因專門委員未到，準備未齊，估價爲難，延不提出數目，外間頗有疑日本將因此索取重大利益者，亦會議中一重要問題也。

(四) 礦山問題 淄川、坊子、金嶺鎮三礦山，照約應移交中國特許之中日合資公司接辦，惟未曾規定有償無償，中國依據條文未有規定，主張無償；日本藉口會議紀錄，主張有償。在會議中兩方爭執頗烈。後依據解決山東懸案條約鐵路等公產無償，私產有償之先例，作爲有償。計合德國舊有及日本新增並現在堆存礦產，核減日本八百萬元之數爲五百萬元。礦業公司爲中日合股，各出半數，中國負擔日金二百五十萬元，無利息，無期限，須俟將來

紅利至八釐以上時方行撥還。

(五) 郵電問題 郵電交涉分兩部分：其各項財產，歸入公產項下，一同償價收回。其收回後之運用聯絡，則日委員提出一律適用日文日語，並參用日本司機生。中國委員僅允青島市內外電局得收發日文電報；電話收回後六個月內酌用通曉日語之司機生。其關於解決山東懸案條約第二十六條之疑義，在會議中頗費辯論，卒依上海煙臺大沽海線由大東大北代辦之成例，暫託日本代辦，而以屆期一律收回為條件。

(六) 鐵路償價 此為第二部最重要最費交涉之問題。照約應償德管時代之五千三百四十萬金馬克，並加日本管理期內對於該路永久增修費用。日本開單所索：日本之永久增修費用為日金二千八百九十八萬元，又折合五千三百四十萬金馬克為日金二千六百萬元，兩共日金五千五百萬元。中國委員既對於增修之非永久者加以剔除；又派員實地評價，其增修費用，截至九月底止，允給銀元一千萬，連同金馬克共為銀三千三百萬，與日本索價相差二十萬元以上，堅持三星期之久，卒給以日金四千萬元，合銀元三千六百萬元，成約。

(七) 庫券利息 解決山東懸案條約規定，鐵路償價給付庫券；惟又聲明財政專門事項包括利率問題。今日本最初要求庫券利息為八釐，中國委員竟以圖交涉速了之故，允給六釐，此為聯合委員會最大之失敗也。

(八) 鐵路沿線之公產 此為聯合委員會未能解決，改由政府另行商決之事件。蓋日本軍隊優占膠濟鐵路時，曾在沿線自蓋房屋以供日本守備軍之用，在解決山東懸案條約內未有規定者。日本初主與青島濟南公產交換，後要求比照青島市內公產辦法，由中國備價贖回，共索價一百八十餘萬元；中國主張無償交出，因無條文可援，故交涉許久，仍未解決。

(九) 土地所有權及租借期限 日本委員會提出三條辦法，計：(一) 現在土地所有權照舊承認；(二) 出租之官地改為永租，或長期租借，並應照本人之希望，付與所有權；(三) 將來租賣土地，當公正寬大。經中國調查後，加以駁覆。日本嗣又提出新案五項，為：(一) 現在存在之土地所有權，(包含埋立地，按即填出海面之地)，作為永久租借權之事，以其他外國人之一律為條件而承認之，(此句有疑義) 而此永久租借權應解釋為無價之永久租借權；(二) 現下租出之官地，自施用日起，給予五十年之租借權，並許其繼續租用；(三) 中國政府將來制

定青島之土地規則之際，依照通商條約及中國各商埠之慣例，限於不侵害外國人享有之權利利益之範圍內，聲明尊重其權利利益；（四）關於外國人於現在土地所有之權利，其權利之所得，不因魯案條約簽字之前後或批准交換之前後而受何等影響；（五）現在或將來設置之特別區域或商埠，外國人關於土地業經享有或得以享有之權利，即在青島商埠內，亦應享有之。以上五條中，尚有關於日人經營農業之問題，日本方面雖未明白表示其意見，但其要旨，則已包含於第五條之中。後經王正廷呈請外交部，由國務會議決定改爲：（一）在德國租借膠、澳年限以內租出之官地，改爲租借權；惟其期限不得過膠、澳租借期限以外；至日本佔有膠、澳期內租出之官地，則不能與上項辦法同一處置，宜由委員會另行協商，而租借權則自對德宣戰日起算，給予三十年或五十年；（二）現在租出之官地，前雖承認每三十戈由租價四分，但滿期後如欲再行租借，則須依照青島自開商埠規則辦理；（三）削除；（四）應由委員會妥行協商，但以不承認魯案條約批准後取得之權利爲原則，如有特別例外之際，須嚴重限制；（五）削除。此外爲農業問題，則在委員會議定價格收回之，而埋立地亦備價收回。日本方面迄不退讓，依舊堅持承租主張，中國亦僅允照德租膠澳年限以內，無償租用，遂無法解決；故十一月二十七日之第一部第四十八次會議，乃決定作爲懸案，俟將來兩國另議解決。至出租地皮一層，則決定於現在租期滿後，許其續租三十年，日本亦已承認，第一部會議之最難問題，於是告一段落。

兩部條約，具載本期條約欄；惟其中要點，王正廷兩次報告簽字之電，言之頗爲扼要，特分錄如下：

第一部簽字電

魯案第一部細目協定，東日正午簽字，並定於本月十日接收。膠澳協定計正文二十八條，附件十項。正文大要：（一）膠、澳移交手續，儘一個月完竣；（二）軍隊撤退，二十日撤盡；（三）條約批准前租地，期滿續租三十年；批准後租地一律取消；惟已築造者照商埠章程審核續租；（四）日本保留公產領館計八所，居留民計十一所，其他公產均即移交；（五）青佐海線，無償交回一半；青島、濟南無線電臺，及青島無線電報電話，交還後自行公開；（六）青島鹽輸出，往後十五年，年額在一萬萬至三萬五千萬斤之間；（七）公產及鹽業等償價總額，合日金一千六百萬元，先付現金二百萬，餘交國庫券，期十五年，無折扣，六釐利息，隨時可償還，擔保爲鹽關餘，將來與其

他外債一併整理；（八）礦山移交中日合資公司承辦，償價日金五百萬元，由公司付還，不取利息，俟公司得八釐以上紅利時，照超過紅利半額支付；（九）海關維持保稅區域制度，青島工廠與別埠同等待遇。附件要旨，為既得權照約將來由地方官與領事清釐，農業地先補償收回，公共事業所用公產特加優遇，發電所等營業准日人投資，並規定礦公司組織與鐵路碼頭等關係。未決之事，祇有土地一部份之問題，即以前在德國管理時間，外人依買賣手續所取得之地皮，日本先主張保存所有權，繼允改永租，我方堅不承認，雙方不能解決，已作為懸案，留俟政府解決，無論如何，非堅持到底不可，即訴諸國際法庭亦所不辭。午後行使交換第一部細目協定一之禮節，特宣言對於地皮問題，成為懸案，深表遺憾，希望接收後，速行解決，小幡委員長，亦表同感，此魯案第一部會議結束之大略也。

第二部簽字電

第二部鐵路細目協定，亦於微日午後六時簽字交換，該協定計正文十八條，附件七項。舉其大要：（一）移交日期為明年一月一日；（二）接收事務儘一月內辦竣；（三）鐵路償價日金四千萬元，約合國幣三千六百萬元；（四）國庫券照票面交付，利息六釐；（五）國庫券以鐵路及其進款為擔保；（六）現行契約合同及債權債務之處理；（七）現有職員之去留等項；並宣言積年懸案解決，中日邦交，當一新面目，惟移交膠、澳時，人心恐慌，切望共維治安，小幡委員長答以青島治安，在移交期內秋山長官仍負責，並請告商民安堵等語。

三 青島及膠濟鐵路之實行接收

中日協商魯案細目之聯合委員會，既分別訂定兩部之協定條文，即於民國十一年十二月十日實行接收青島全埠之一切事務；更於民國十二年一月一日接收膠濟鐵路全部事務。此項接收，實中國外交史上足以紀念之事件，特分別記之於下：

甲 青島行政事務等之接收

當八月二十四日中日聯合委員會第一部十七次會議時，即議決組織『準備接收分委員會』。中國方面之分委員梁上棟、嵇鏡、孔祥熙、徐祖善、林澄波、崔士傑、王大楨、吳大業、程立等皆魯案善後督辦公署之重要職員，素

中華民國十二年 一月一日

稱熟悉青島情形者；日本方面之分委員入澤重磨、森安三郎、大橋常三、小林剛、中村謙介、中村季吉、前田慎吾、安田納輔、內田隆、小柳牧衛、平田新六、鬼一郎、森啓藏等，則或爲日本青島民政部之部長所長，或爲日本青島守備軍重要職員，皆爲交替事務之負責者。是項分委員會曾於九月間在青島日軍司令部迭開會議，協議將來接收之辦法，決定先行派遣中國之專門人才入各機關廠所實地視察及練習。中國分委員會即在青島組織機關，由主任梁上棟向各機關借調專門人才，分總務、行政、公產、工程、港務、實業、鹽田礦山等七股辦事。且考查青島行政及所屬各機關組織法，辦事細則，人員分配，並技術上之各種事務，向日人調用各種法規、檔案、圖籍、簿記契約、計畫書等，以爲接收之準備。至接收時替換日本青島軍警之中國警察，則王正廷早已派程立在坊子訓練警察六百名，內有馮玉祥部下調來之軍士，其訓練頗爲充分；又由徐祖善在煙臺教練水警二百六十名，以備協同陸警，維持青島之秩序。王正廷並向日使商妥，購留日本青島守備軍之軍械，以爲接替後中國警察之用云。

接收之期，初定十二月二日，在十一月中，即由中日兩方合組聯合委員會，中國以王正廷爲委員長，以聯合會之第一部各會員爲委員；日本則以青島民政長秋山雅之介、青島總領事森安三郎爲委員，以辦理關於行政移交一切事務。中國駐坊子之警隊，及向山東督軍田中玉借調軍隊改編之保安隊一千六百名，亦於十一月三十日得日本方面之知照開入市內。海軍則海籌、永績兩艦，亦開來助防。

於此有爲接收前途之障礙者，則青島土匪之猖獗也。日軍以撤退在即，對於本地之治安，不擔積極責任，致匪徒有白日在青島設崗放哨，擄人勒贖之事；十一月三十日晚，土匪更擄取山東督軍代表及青島商會長。適日本軍隊以未奉該國陸軍當局之命令，不肯以軍械交給中國警隊，致中國徒手警隊爲匪所困，外間遂發生日本唆匪大劫青島之謠，致人心惶惶，市廛蕭條，接收之舉，亦不得不延期矣。

嗣後中國警隊得到山東借用之軍械，英美軍艦亦來助防時，王正廷適以第二部交涉事竣，由北京趕來青島，膠澳商堡督辦熊炳琦更帶同大隊衛兵前來，青島市內秩序人心均稍安定，乃得於十二月十日舉行接收儀式。

十日，中日兩國委員齊集青島日軍司令部，中國人民不期而集者數千人。正午十二時，中日委員各宣告膠澳移交之詞，海軍鳴炮，司令部及各街巷均去日本旗而易以中國之五色國旗，各街警察亦悉由中國警隊接替，一時歡呼

萬歲之聲，遍於青島全市。惟商埠督辦熊炳琦因受命伊始，與王正廷原派接收人員未經接洽，致接收事件，不無手忙腳亂之情形，不得已，由王正廷梁上棟等與日本約定一切行政權，均於十日正午移交，其較為繁重之埠頭局等七項廠所，即由原有技士工人，代為維持至二十日夜止。今則除鹽田等一小部外，大部事務，已由中國接收清楚。青島土匪亦由當局設法收撫，當接守時雖不免小有擾亂，然已與事先設想之恐慌相去遠矣。

接收交涉中，日本方面有可以深惜者，則日本於崗警接替後，另在青島設警所九處，致使青島人民大為反對也。吾願日本當局速撤去此項警察，以免貽譏世界也。

乙 膠濟鐵路之接收

膠濟鐵路之接收，中日聯合委員會開會之初，即已有所準備。當該委員會第二部二次會議時，中國委員即提出派遣人員往膠濟鐵路練習實務一節，及三次會議時日本委員表示同意，惟聲明：（一）派遣人數須適當；（二）薪津由中國支給；（三）宿舍礙難分給；（四）不能為有責任之服務。嗣後中國決定分三期派遣人員：第一期為主要部之調查視察，人數十餘名，主任一，局長待遇，其餘均科長待遇；第二期將屆接收時派遣，人數較多；第三期接收之際派遣。並責令第一期所派人員，查閱該路合同契約等事，以圖接收時之迅速容易。

其後接收期近時，一面由交通部組織膠濟鐵路理事會，以王正廷為理事長，顏德慶、勞之常、趙德三、陸夢熊為理事，即由理事會推出趙德三為膠濟鐵路局長，朱庭祺為副局長，由交通部加以委任，赴青島組織機關，以任接收該路之責任；一面由聯合會組織鐵路移交分委員會，中國方面以顏德慶為主任，唐恩良、薩福均、顧宗林、馬廷燮、王承祖、孫繼丁、顧琅、宋鏘鳴、施恩曦為分委員，日本之準備移交委員，則為秋山雅之介、大村卓一、戶田直溫、佐伯彪民、齋藤固、船田要之助、平井新六、笹島繁彌、有野學、大浦壽清諸人。

趙德三、朱庭祺在青島就職以後，即着手準備接收，其手續為：（一）招考德國管理膠濟鐵路時代之車務員及司機職工，以備派用而資熟手；（二）向京奉、京漢各路借調人員，維持接收完竣撤去日人以後之路務；（三）與日本鐵路當局訂定接收時之過渡辦法八款，以免臨時之失措。至膠濟全路自日本占領後，極力排斥中國人員，所用日人已達三千餘名，接收以後，預備撤去二千餘名，留用者約仍有數百之多。中國接替人員，擬定於一月一日該

路接收後，即派赴各站練習一月，待一月後始將應行撤換之日人撤去，令將任務交給練習人員實行接管。

一月一日，舉行膠濟鐵路移交儀式於青島日本鐵道本部之會議室，日本方面到者代理移交委員長大村卓一，鐵道部長入澤重磨、總領事森安三郎、外務事務官岸田英次、書記官吉田憲一及鐵道部各課長十八人；中國方面王正廷因代理國務總理未能前來，派嵇鏡爲代表，及接收委員長顏德慶、政府代表勞之常、膠濟鐵路局長趙德三、副局長朱庭祺等二十三人。兩國委員長先後致辭，日本代表三呼中華民國萬歲，中國代表亦三呼日本帝國萬歲以謝之。所派接替人員，即分別照指定職務接收，惟在二月一日以前，則僅居學習地位，不得實行任職，所有一切事務，仍由日本職員負責辦理；二月一日始實行交替也。

接收儀式舉行後，局長趙德三即發出布告，聲明在接收之一個月內，一切暫照舊章，買票亦通用中日各種貨幣，待接收完竣後再定辦法。勞之常亦通電報告按照魯案第二部協定細目，接收該路及其枝線並一切附屬財產，友邦敦睦，踐約移交，殊表親善之意云云，數年來引起全國注意之膠濟鐵路，已安然還我故主矣。

四 國民與青島交涉

青島交涉之得有今日，實中國國民努力之結果也。使無五四運動全國一致之表示，則巴黎代表將被迫而簽字和約；使無以後之實行監督奔走呼號，則政府或將被誘而爲直接之交涉；此外美國之表示同情；日本之知所忌憚；梁士詒之不得償其賣國之志，何莫非中國民氣之旺盛有以致之。最近國民對於青島交涉之可紀者，一方爲監督交涉之進行，一方爲籌備贖路之款項。茲分項述之如下：

(一) 最近國民之監督魯案交涉 全國國民之挽回魯案交涉，使得有太平洋會議之解決，實爲中國國民外交之成績。自太平洋會議閉幕後，國民一方熱心於贖路之集款，以爲將來實行收回膠濟鐵路之準備；一方監督魯案當局之交涉，以免其貽誤事機。及中日聯合委員會開會國內人士多取寧靜監察之態度；惟山東人則以利害切己，對於委員會屢有所表示。其中如山東各界聯合會，山東旅京同鄉會，魯案後援會等團體，皆對於委員會之交涉，實取嚴厲監督之態度者。而國民外交聯合會等團體，則迭次開會，請當局宣布交涉實情，以免國民之疑慮。上海之山東旅滬各團體，則因其時各團體有對人攻擊之言論，表明其公正穩和之態度，使全國不致因此而誤會，亦大有益於交涉之

進行。屬於全國之團體，則有全國商會聯合會，促當局宣布交涉真相及其辦理交涉之意見，以明是非，蓋其意以爲魯案關係全國命脈，並非山東一部分之事，應受全國國民之裁判也。而青島各團體亦有監視接收大會之組織，以視在北京之山東各團體，徒於事後空言推翻條約者，有益於實際多矣。

(二) 贖路儲金運動 當太平洋會議開會時，以英、美代表之調停，而有膠濟備價贖回之辦法；以梁士詒勾結日人，圖借口款贖路，實行賣國之舉，而有國民贖路儲金之運動，一時電信紛馳，全國震動，贖路儲金之會，全國各地，幾於無處蔑有；學生界又在各地方爲贖路遊行之舉，以喚起國民之注意；至是各省軍民政長官，亦不得不通電互發，各表其贖路儲金之之意見，以粧點門面矣。全國人民，既各爲贖路款項，熱心運動，籌定種種方法，務使預儲鉅款，以爲贖回膠濟鐵路之用；而上海之籌贖膠濟鐵路委員會，實爲全國之中樞，除督促各省之商會教育會銀行公會等重要團體進行贖路儲金外，並要求國內可靠銀行，代收是項儲金，存放生息，以便儲金者得就近交付，而各銀行亦按期報告其所收儲金數目，會合公布，蓋所以便於統計也。又自政府明令膠濟鐵路民有後，該委員會諸委員益盡力於發起魯路民有公司之進行。十月間委員余日章、史量才兩君偕赴北方，與京津、濟南各團體接洽進行辦法，頗爲順利，並與財政部商定九六公債贖路辦法，使持有該項公債者，得以照票面入股，誠一舉兩得之辦法也。今者贖路之款，已在協定中規定爲日金四千萬，約合華銀三千六百萬元，吾願贖路委員會諸君急起募集，庶民有公可可早日成立，膠濟鐵路亦可早日脫離日人關係也。

五 青島交涉之關係與國民今後之努力

中國之國民，在此次青島交涉之所表見，頗足引起世界之注意。當太平洋會議閉會後，世界人士，羣謂魯案細目之交涉及接收之辦法，可以試驗中國人之能力；今幸此大純小疵之兩部協定勉強告成，而接收事務亦得於手忙腳亂中粗有頭緒，似可免貽過大之笑柄矣。惟魯案交涉，雖經免除六月十一月兩次政潮之牽涉，得有今日之結果，而接收青島後，善後事宜之成績；與將來之收回威海衛、廣州灣及旅順、大連等地，所關至爲重大；且此次接收以後，政府所任之督辦熊炳琦即離山東而奔走京津，致來日使之兩次質問；則知自今以後，吾國民仍不能不努力向前，對當局爲嚴重之監視，庶數年辛苦所得之功績，不致敗壞於少數政客官僚之手也。

業，祇能按照舊慣上之「合股」組成。關此，殖民地統治者之目的，係在束縛殖民地人民經濟活動之自由，抑制殖民地人民民族資本之抬頭。臺胞如欲採取公司組織，祇有把資本交給日本人支配（與日人合組公司是可以的），此乃為便利建立日人資本之支配地位與獨占。（註一〇）

此一禁令，係屬行政法規。茲以性質有關，併錄如下：

民國元年臺灣總督公布施行之府令第十六號規定之內容：

「本島人、清國人或本島人、清國人間設立的團體，於其商號中不得使用會社（公司）的字樣。違背上項規定者，處二〇〇元以下的罰金。」

本令於施行時已使用會社字樣者亦適用之」

據矢內原忠雄稱：帝國主義下之臺灣稱：此一府令之直接效果，在使臺灣人之會社企業完全置於日本人之經營支配之下，至少已經收到此種效果。事實上，直到民國十二年，商法對本島人施行後，日人仍對純粹獨立性之本島人所設之公司企業多方阻撓。如民國十五年成立之大東信託株式會社，即遭遇此一命運。其有意出任發起人或應募股票者，常受總督府、州、郡、街庄之警告，各銀行則對彼等迫還貸款。於該社所在地之臺中市，州知事並命令各產業組合不得以餘裕金及準備金存款信託會社。在各組合大會中全場一致表示願與之交易時，監督官官員即施高壓之干涉。（註一一）

此次公布之律令包括民法、商法、訴訟法等，有關臺灣同胞之親屬及繼承事項僅規定特例。一、依據特例第五條之規定，有關臺灣同胞之親屬及繼承事項不適用民法第四編及第五編（即親屬及繼承編）之規定，除別有規定外，依從來之習慣。二、因臺灣同胞繼承制度之不同，所產生之破產法及有關公司法之特例：1 破產法上之特例，因日本民法繼承為長子繼承，臺灣同胞則共同繼承，故破產法不適用臺灣同胞，2 有關公司法之特例，因臺灣同胞共同繼承，因繼承造成股東之增加，故規定，特准股東超過

五十名，但超過一百名，且一年內未自動減至一百名時，除特別事由法院批准外須解散。此項律令實施後，法院法官愈來愈不懂臺灣舊慣，而欲改日本法制，無形中變質，將日本民法以條理名目適用臺灣同胞。（註一二）據戴炎輝教授稱：

「臺灣向來雖有家制，可是沒有像日本民法所採取的，具有抽象的意義『家』的觀念。從而臺灣沒有『家督相續』的概念。臺灣的家制，是實質的家屬共同生活體，以家產為中心，而支配家屬法的原理是尊長主義。反之，日本民法則以家名為中心，支配家屬法的原理是戶主權主義。過去臺灣的家長權是對外的，是公法上有意義的，反之在私法上內部關係，家長權沒有獨立的存在價值，家長並不是以家長的資格，而是以尊長的地位，對於卑幼能够行使教令權而已。但因受了日本法制的影響，無形中吸收了封建的戶主權思想。此在歐美各國早受唾棄，在日本亦受了嚴厲的批評的，臺灣遂習染了這個風氣，採取這個制度，是開倒車。在過去，臺灣（這當然也是漢族共通的）並不無類此的思想，所謂的『宗祧繼承』就是。臺灣因受日本的統治，宗祧繼承的死灰復燃起來，借了日本民法的『戶主相續』的死屍，在臺灣出現了，這是不像（家督戶主）又不像宗子的魍魎。臺灣也有戶主，跟日本民法的戶主一樣，也行使了戶主權，但缺乏了它的社會背景，家產仍舊由在家的子孫繼承，不是由嫡長子孫一人獨佔。」（註一三）

註一：鄭魯：「中國國民黨史稿」（臺北，商務印書館，民國五十九年五月二版），頁三五二—三五四。

註二：「中國國民黨本部公報」第一號（民國十二年一月十日）

註三：「政府公報」，第二四五號。

註四：「外交部檔案」。民國十二年一月曹錕、王懷慶兩巡閱使東電，第三〇號。

註五：同註四。民國十二年一月直隸省長王承斌魚電、山東督軍田中玉魚電。

註六：「東方雜誌」，第二十卷，第一號，頁七三—七七。

註七：岑學呂：「梁燕孫先生年譜」下冊，頁二四〇。

註八：「東方雜誌」，第二十卷，第一號，頁六三—七八。

註九：「臺灣省通志」，抗日篇，頁一〇〇。

註一〇：矢內原：「帝國主義下之臺灣」，周譯本，頁四九。

註一一：蔡培火：「與日本國民」，頁六九。

註一二：五十年來之臺灣法制、臺灣文化，第五卷，第一期，頁一〇—一一。

註一三：日據時期之臺灣殖民地法制與殖民統治，頁一一四。

二日 中國國民黨在上海召開黨務改進會議，通過黨綱及總章，推定中央幹部人員。總理孫先生文於會中發表演講，強調革命之進行以宣傳最為重要。

中國國民黨總理孫先生文，本日在上海召集同志，舉行中國國民黨改進大會，出席者有胡漢民、于右任、呂天民、孫洪伊、李希蓮、孫鏡亞、楊庶堪、劉芷芬、張繼、李烈鈞、張秋白、周雍能等。孫總理命胡漢民宣讀黨綱及總章，並請同志發表意見後，即付表決，經全體一致通過。（註一）

孫總理繼做長時間演說，題目為「黨的進行當以宣傳為重」，他強調宣傳之效力大過軍隊，又講解「攻心為上」及「得其民者，得其心也」之理。吾人能夠宣傳，使中國四萬萬人之心均傾向我黨，即為大成功。（註二）

旋討論決定先組織幹部。孫總理提議：「幹部職員太多，依總章，現在代表會未成立以前，都由總理任命，但一人那能想出這許多適當人才，只好請大家不拘方式，任意推薦，以備參考。」（註三）當即決定由到會人以通訊方式，推薦改進後之中央幹部組織人員。嗣委定彭素民為總務部部長，林祖涵副之，陳樹人為黨務部部長，孫鏡副之，林業明為財務部部長，周佩箴副之，葉楚傖為宣傳部部長，茅祖

權副之，張秋白爲交際部部長，周頌西副之。委居正、孫洪伊、楊庶堪、杭辛齋、覃振、張靜江、于右任、呂志伊、周震麟、廖仲凱、田桐、戴傳賢、陳獨秀、劉積學、張繼、謝持、王用賓、詹大悲、丁惟汾、黃復生、朱之洪等爲參議。委柏文蔚、呂超、黃大偉、蔣作賓、蔣中正、顧忠琛、朱霽青、路孝忱、葉荃、吳介璋、朱一民、熊秉坤、吳忠信等爲軍事委員會委員。（註四）

此次國民黨黨務之改進，其在政綱政策方面有特殊意義與重大影響者有：

第一、國民黨仍確定以三民主義與五權憲法爲黨綱，其於民生主義方面之政策尤其具體而顯明。宣言說：「歐美經濟之患在不均，不均則爭。中國之患在貧，貧則宜開發富源以富之。惟富而不均，則仍不免於爭，故思慮預防，宜以歐美爲鑒，力謀社會經濟之均等發展，及關於社會經濟之一切問題，同時圖適當之解決。」黨綱規定：「防止勞資階級之不平，求社會經濟之調節，以全民之資力，開發全民之富源。」這充分顯示出民生主義對中國社會現狀之適應性，亦間接證明孫總理拒絕共產主義之事實。

第二、國民黨開始注重黨務進行之重要。孫總理於本日對本部改進大會講述此次黨務改進之動機及今後黨務發展方略時，曾明白指出：「我們對於時局要分幾方面進行，我們的人才要照幾方面來分配，我們進行的方法大要是三種：一、政治進行；二、軍事進行；三、黨務進行……政治進行是靠不住的，隨時可以失敗。軍事進行，現在也有了多年，靠着他來改造國家，還說不定成功與否。所以政軍兩種進行，成敗都未可必，只有黨務進行，是確有把握的，有勝無敗的。……」由於對黨務之重視，故本部之組織大爲加強，除設各部、委員會外；本部之上，復設置參贊、參議，備總理之諮詢；各省及海外地區，亦分別籌設支部及分部。

第三、國民黨在黨務發展上特別注重宣傳。孫總理在改進大會上提示此點。他說：「黨的改進，當以宣傳爲重。宣傳的結果，便是要招致許多好人來和黨做事。宣傳的效力，大得比軍隊還大……俄國五六年来，革命成功，也就是宣傳得力。」革命失敗之教訓，終使孫總理特別重視宣傳；事實上，民國七年孫總理在上海閉門著書時，已注意「攻心」之功夫，凡此，皆重視宣傳之明證。

會議進行中，張秋白曾問：宣言中有「殖民地」三字，可否改為「共治地」？孫總理答覆如下：

「此句是我加的。因為中國地位，在國際間實在比亡國不上，比高麗、安南對於他的上國所保有的權利還少，單說海關一事，現在還是值百抽五。諸君要曉得，這五還是七十年前價格的五，不是現在的五。現在雖說了增加稅率，費了許多運動，卻聞意大利人還沒有答應，可見艱難之極了。」

高麗人如果逢着大災，餓死的滿地，日本人為體面起見，定要去救濟他。若是中國有災，外國人隨意捐助幾元便了不起。外國人只在中國所得中國權利比高麗、安南還多的很，若論起義務來，卻沒有對待他屬國的熱心，這不是殖民地是什麼？

這些不平的情狀，總以說穿為好，不要怕侮辱了國體。從前梁啟超因要打銷漢人排滿的義憤，便說滿清入關，中國不算亡國。因為滿清曾受過中國龍虎上將的封號，所以也是中國的臣民代替了明朝。當時我們駁他，如受過對便算中國臣民，那嗎赫德是中國的戶部，戈登是中國的將軍，若是得了中國，也就不算亡國了。他們說這種話，無非要壓抑國民的反動。我們正望國民有覺悟，知痛苦，知奮發，那便非說穿不可，何必自瞞自呢？實在，外國人對中國不起的地方，外國人原來明白，他的良心上也十分過不去，所以有華盛頓會議的發起，原想把中國提平一點；可惜中國人自己不懂，畏首畏尾，只爭到幾條有名無實的原則。最吃虧的青島，可算花了一筆代價得回來了。但是還有許多地方，何以又不通統退還呢？可見青島是在近的事，大家叫得聲浪很大，故有效力。其餘地方，吃虧久了的，便囁在肚裏不說，以致幫忙的也就無可幫忙。這就是中國人外交失敗之處呀！」（註五）

附錄：一、中國國民黨總章（註六）

本黨為謀同志之結合，黨務之發展，以期三民主義之實施，五權憲法之創立，制定總章如左：

第一章 黨員

第一條 凡中華民國之成年男女，贊成本黨黨綱，並願確守本黨一切規章，有黨員二人以上之介紹，填具入黨願書，經本黨給與黨證者，為本黨黨員。

中華民國十二年 一月二日

中華民國十二年 一月二日

第二章 組織

三〇

第二條 本黨設本部，管理全黨事務。

第三條 本黨於各省區設總支部，各縣設支部，各鎮鄉設分部，並於國內外重要都市，得應事實之必要，酌設總支部、支部、分部或通訊處。各部處通則及各部處關係之規則另定之。

第四條 本黨設總理一人，代表本黨，總攬黨務。

第五條 本部設參議若干人，輔助總理，由總理任命之。

第六條 本部設置左列機關，分掌職務：

總務部 管理本黨機要文件、印信、統計及國內外各部處之接洽；並辦理不屬於他部事務。

黨務部 保管黨員願書、名冊，調查黨員履歷，並辦理入黨事宜。

財務部 管理本黨收支，並調製預算、決算報告。

宣傳部 辦理本黨出版、演講及教育事項，並檢定本黨國內外一切出版物。

交際部 辦理本黨交際上一切事項。

政治委員會 調查國內外之政治經濟狀況，並研究國內政治經濟改革計畫。

法制委員會 研究一切法律問題，並編擬各種法案。

軍事委員會 調查國內外之軍制，並研究國內軍制改革計畫。

農工委員會 調查國內外農工狀況，並研究國內農工之改進計畫。

婦女委員會 調查國內外婦女狀況，並研究國內婦女問題之解決方法。

如有必要時，得增設其他各委員會。

第七條 各部設部長一人，副部長一人，由全體代表大會選舉倍於原額之候補人，陳請總理，分部任命之；但代表大會未成立以前，由總理任命之。

第八條 各部幹事若干人，由部長陳請總理任命之。

第九條 各委員會設委員長一人，副委員長一人，委員若干人，均由總理任命之。

第十條 各部及委員會規則另定之。

第十一條 第七條、第八條、第九條所列各職員，均以二年為任期；但再被選任者，得連任。

第十二條 部長、委員長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由副部長、副委員長代理之。若副部長、副委員長俱有事故時，由總理派員署理之。

第三章 會議

第十三條 本黨每年開國內外全體代表大會一次，如有特別重大事件，得開臨時會。

第十四條 本部設中央幹部會議，每月開會一次，規畫黨務，決定政策，有必要時得開臨時會。

第十五條 中央幹部會議以各部部长、各委員會委員長及參議組織之。

第十六條 全體代表大會及中央幹部會議，均由總理召集之，開會時，總理主席。

第十七條 各部部长、各委員會委員長得召集各該部及各該委員會之常會或臨時會，並於必要時，得聯合兩部或委員會以上開聯席會議。

第十八條 代表大會組織規則及各項會議規則另定之。

第四章 經費

第十九條 本黨經費以左列各項充之：

一、黨員入黨金；

二、黨員常年捐；

三、黨員特別捐；

四、募債。

黨員入黨金及常年捐，其數目由中央幹部會議定之。

第二十條 本黨財務，由財務部按年造具預算、決算，提出於代表大會議決之。

中華民國十二年 一月二日

中華民國十二年 一月二日

第五章 公 約

第二十一條 黨員有遵守本黨黨綱及一切規章之義務，有違犯左列各款之一者，被本黨黨員正式署名揭告，經總理指定懲戒委員，組織懲戒委員會審查確實後，宣告除名。

一、背叛本黨者；

二、洩漏本黨應守之秘密者；

三、有妨害本黨名譽之行爲者。

第二十二條 黨員已受除名之宣告，非證明有確實忠於本黨之行爲經總理特許者，不得回復黨籍。

第六章 附 則

第二十三條 本總章經中央幹部會議或國內外全體代表五分之一以上之提議，得由總理交付全體代表大會修正之。

第二十四條 本總章自宣布之日施行。

二、中國國民黨黨綱（註七）

（一）三民主義

（甲）民族主義

以本國現有民族，構成大中華民族，實現民族的國家。

（乙）民權主義

謀直接民權之實現，與完成男女平等之全民政治，人民有左列各權：

（1）選舉權；

（2）創制權；

（3）複決權；

（4）罷免權。

（丙）民生主義

防止勞資階級之不平，求社會經濟之調節，以全民之實力，開發全民之富源，其大要實施如左：

- (1) 國營實業 凡國中大规模之實業，屬於全民，由政府經營管理之。
- (2) 平均地權 由國家規定土地法、使用土地法及地價稅法，以謀地權之平均。
- (3) 改革貨幣 革新貨幣制度，以謀國內經濟之進步。

(二) 五權憲法

- (甲) 立法權
- (乙) 司法權
- (丙) 行政權
- (丁) 監察權
- (戊) 考試權

以五權分立為原則，完成民國更進步之憲法。

三、中國國民黨總理孫先生文於總章通過後演講「黨的進行當以宣傳為重」(註八)

現在總章已通過了，我們便要照着實行，但實行還要得人。我們對於時局，要分幾方面進行，我們的人才，要照幾方面來分配。我們進行的方法，大要是三種：一、政治進行；二、軍事進行；三、黨務進行。我們的政治進行，現有許多人在北京，還有許多人散在各省，分頭擔任。我們黨裏的軍人，就多在南方做軍事活動。現在本黨修改新章，就要覓一班人才來擔任黨務的進行。

政治進行是靠不住的，隨時可以失敗。軍事進行，現在也有了多年，靠着他們來改造國家，還說不定成功與否。所以政軍兩種進行，成敗都未可必。只有黨務進行，是確有把握的，有勝無敗的。我們革命黨自發起至今，已有三十年，我黨主義，只是有進步無退步的。大約十年前比二十年前進步，現在比十年前又進步。照此類推，再過十年，這進步必更勝於今。所以說黨務進行是有勝無敗的，是一定可靠的。

但是我們自革命成功以來，民國成立以後，我們的黨務反不如前，變成了一盤散沙，把從前革命的精神都無形

中華民國十二年 一月二日

三四

喪失了，這就是由於成功之後，大家都不注重黨事，只着重政軍兩種進行，所以就大遭失敗。現在要從黨務進行，就是要恢復以前革命黨的精神，發揮十幾年前吾黨先烈的精神。這樣做來，成功一定可靠。

黨的進行，當以宣傳爲重。宣傳的結果，便是要招致許多好人來和黨做事。宣傳的效力，大抵比軍隊還大。古人說：「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宣傳便是攻心。又說：「得其民者，得其心也。」我們能够宣傳，使中國四萬萬人的心都傾向我黨，那便是大成功了。我們從前本手無寸鐵，何以會革命成功呢？就是由於宣傳力。革命以後，大家有了軍隊，有了政權，以爲事在實行，不必注意宣傳。豈知革命成功，就只有宣傳一道，可惜大家都忘記了，現在我們要反省纔好。

俄國五六年來，革命成功，也就是宣傳得力。他的力量不但及於國內，並且推及國外。前回英國與俄國訂約，約內有一條訂明不准在英國內宣傳。足見宣傳之力無可抵制，只好訂爲條件。英國軍力財力皆可對付俄國有餘，只有宣傳無法對付，足見宣傳這種武器比軍隊還強。

今天我們把本黨再改進，再擴張起來，對於中國是很有辦法的。現在比從前自由得多，從前是不准革命黨隨處倡言的，現在儘可隨便傳布。各界的人心，傾向我黨的也很多。只可惜宣傳工夫少了，我黨黨員也沒有十分宣傳的訓練，所以黨務還沒有最大發達。我們要曉得，宣傳這種武器，折服一人便算得了一人，傳入一地便算有了一地，不比軍隊奪了城池，取了土地，還是可被人推翻的，還是靠不住的，所以我們要對宣傳切實來下番工夫。不如此，這目的就難以達到。不過要做宣傳，就要有一個最便利的機關，最鞏固的機關。這機關是什麼呢？就是個黨。所以我要切實把黨務來改良，來擴張，使一日一日的進步纔好。所以今天很希望大家照此新章來商量組織，請大家從長討論。

當時討論結果，須先組織幹部。

（總理提議：幹部職員太多，依總章現在代表會未成立以前，都由總理任命。但我一人那能想出這多適當人才，只好請大家不拘方式，任意推薦，以備參考。）

衆贊成。復次，張秋白起問，宣言有「殖民地」三字，可否改爲共治地，總理答詞爲下：

此句是我加的。因為中國地位，在國際間實在比亡國不上，比高麗、安南對於他的上國所保有的權利還少。單說海關一事，現在還是值百抽五。諸君要曉得，這五還是七十年前價格的五，不是現在的五。現在雖說增加稅率，費了許多運動，卻聞意大利人還沒答應，可見艱難之極了。

高麗人如果逢着大災，餓死的滿地，日本人為體面起見，定要去救濟他。若是中國有災，外國人隨意捐助幾元便了不起。外國人在中國所得中國權利，比較高麗、安南還多還狠。若論起義務來，卻沒有對待他屬國的熱心。這不是殖民地是什麼？

這些不平的情狀，總以說穿為好，不要怕侮辱了國體。從前梁啟超因要打銷漢人排滿的義憤，便說滿清入關，中國不算亡國。因為滿清曾受過中國龍虎上將的封號，所以也是中國的臣民代替了明朝。當時我們駁他，如受過封便算中國臣民，那嗎赫德是中國的戶部，戈登是中國的將軍，若是得了中國，也就不算亡國了。他們這種說，無非要壓抑國民的反動。我們正望國民有覺悟，知痛苦，知奮發，那便非說穿不可，何必自瞞自呢？實在外國人對中國不起的地方，外國人原來明白，他的良心上也十分過不去，所以有華盛頓會議的發起，原想把中國提平一點。可惜中國人自己不懂，畏頭畏尾，只爭到幾條有名無實的原則。最吃虧的青島，可算花了一筆代價得回來了；但是還有許多地方，何以又不統統退還呢？可見青島是最近的事，大家叫得聲浪很大，故有效力；其餘地方，吃虧久了的，便瞞在肚裏不說，以致幫忙也就無可幫忙，這就是中國人外交失敗之處呀。

四、李劍農：國民黨與北洋軍閥的鬥爭。（註九）

民國七、八年間，是中山護法失敗的時期，是南北軍閥勢力奮起蓬興的時期，也便是中國國民黨新生命胚胎時期，並且恰好是國內新文化運動勃興的時期，這是第一個階段。

在第一個階段內，中國國民黨的新生命雖然應時胚胎了，但與一般國民尚不會發生若何關係，因為尚不會公開的進行黨務；（鄒魯中國國民黨史稿謂『此時北方為徐世昌所盤據，南方亦為陸榮廷所占有，故黨務不能在國內公開，進行者海外耳。以故八年十月十日所定之規約，幾全注意於海外……』）不曾發表甚麼對國民的宣言和具體的政綱。到民國九年，因得了海外同志經濟上的援助，令陳炯明的粵軍回粵，取得了廣東的地盤，黨務略為注重，但

也祇把黨章及海外總支部章程，稍微修改了一下，仍不會發表甚麼宣言和政策。及民國十一年夏間，陳炯明背叛，中山蒙難，一般國民，都祇認為孫陳個人的爭政權，並不覺得陳炯明是叛黨，黨內的機關報罵陳炯明叛逆，而黨外的智識階級裏面竟有說他們是抬出舊道德的死屍來攻擊陳炯明的；這就是因為此時的中國國民黨，還是在一種秘密結社的情態中，沒有向一般國民公開的表示，一般國民並不認識孫陳在黨中的地位關係，所以並不覺得陳氏如何的不對。歸結一句，從八年到十一年，中國國民黨雖然存在了，還祇是該黨「老同志」的國民黨，與一般國民無交涉。自中山蒙難到滬後，國民黨便要開始發生第二階段的變化了。中山本來有「在革命期內需要一黨專政」的信念，並且認定黨的組織，需要嚴密，黨員宜絕對服從黨魁的指揮；所以他的革命方略，有軍政訓政憲政三時期的劃分，及組織中華革命黨時，黨章的制定，更把這種一黨專政服從黨魁的精神，盡量發揮；及見俄國的布爾塞維克黨，用這種方法發生了效果，中山的信念越加堅決了。但事實上俄國的一黨專政成了功，中山還是失敗；俄國的布爾塞維克黨員，能受他們的黨魁列寧的指揮，中國國民黨卻不能由中山指揮如意，並且生出陳炯明這種叛徒來，這不能不使中山對於自己的黨的組織和革命方法，加以反省，對於列寧所用的組織方法，加以印證參考。此時中國的共產黨已經成立，且已加入第三國際，蘇俄因為被白色帝國主義的壓迫，也很想向東方求朋友；（據汪精衛的政治報告，中山在民國七年由粵來滬時，曾致電蘇俄慶祝他們的成功，鼓勵他們繼續奮鬥。其時各國皆離視蘇俄，列寧得到中山的電報，因之大為感動，視為東方的光明來了，自此便極力想與中國的民黨聯絡。蘇俄派到東方來的專使，有一個叫做馬林。汪氏說：「馬林在民國十年，曾到廣西，總理當時正在師次桂林，馬林去見他。總理當時曾打電到廣州給廖仲愷，……說他從前聽聞蘇俄實行共產，很是詫異，以為俄國的經濟狀況，共產的條件，還未具備，從何實行，馬林來，才知道俄國之新經濟政策，實與他的實業計畫差不多一樣，所以非常高興。這便是聯俄的起點了。可是馬林由桂林來到廣州以後，他卻表示非常失望；他以為除掉俄新經濟政策，與總理實業計畫相符合這一點，覺得高興外，此外一切，他都失望。他對陳炯明與本黨的組織方法宣傳方法，都表示失望。他並且斷定香港政府必不容廣東政府的發展，陳炯明與總理一定不能相容；這些話他對廖仲愷同志和兄弟都一樣說法……」這是在中山未蒙難以前的事。）中山於十一年八月十四日被難抵滬，蘇俄的代表越飛也於中山抵滬的前一日到了北京。越飛一面在北

京與北方的國民團體相酬應，一面即派人携函來滬與中山接洽，彼此的意見，漸趨接近。（孫中山先生手札墨跡中載有十一年八月三十日與蔣介石書云：「某事近已由其代表專人帶函，來問遠東大局問題及解決之法，予已一一答之。從此彼此已通問訊，凡事當易商量矣。彼有一軍事隨員同行，已請彼先派此員來滬，以備詳詢軍事情形，想不久可到也。望兄稍愈則當早來備籌一切。……」可見越飛到北京後，即與中山通函通使。又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中山與蔣介石書云：「兄前有志於西圖，我近日在滬已代兄行之矣，現已大得其要領。然其中情形之複雜，事件之麻煩，恐較之福州情形當過百十倍。（時福州方為許崇智等所下，蔣介石亦在福州。）此無怪吾國之志士乘輿而往彼都者，悉皆敗興而返。吾幸而得彼津梁，從此可日為接近。然根本之辦法，必在吾人稍有憑藉，乃能有所措施。若毫無所藉，則雖如吾國之青年共產黨，與彼主義完全相同矣，亦奚能為。所以彼都人士，祇有勸共產黨之加入國民黨者，職是故也。此可知非先得憑藉不可。欲得憑藉，非恢復廣東不可。……」此函中所謂情形複雜，事件麻煩，大約即指容許共產黨加入國民黨事，蘇俄代表以此為條件。）此時中國的共產黨員，也已經有來加入國民黨的了。（據汪精衛的政治報告說，共產黨員最先加入國民黨的為李大釗，是由張繼介紹來的，也在中山蒙難居滬時。）中山在與越飛接洽的當中，便決計將中國國民黨的組織改進；於十一年九月四日召集在滬各省同志張繼等五十三人，交換意見，一致贊同改組；九月六日，指定茅祖權等九人為改組案起草委員；到十一月十五日又召集各省同志五十餘人審查全案，推胡漢民、汪精衛為宣言起草委員；十二月十六日，召集同志將宣言稿審查修正，由中山採定，於十二年一月一日發表。這便是中國國民黨十二年的改組。這次改組可注意之點：一、從中華革命黨改為中國國民黨以後，至此方向全國國民公開的發表宣言，提出比較具體的政策。二、重新將三民主義為明白廣義的解釋，例如民族主義在同盟會時代是極狹義的，以推翻滿族的特殊優越地位為目的，滿清皇位顛覆後，以為民族主義不適用了，並且恐怕惹起國內五族間的裂痕來，所以由同盟會改為國民黨時，便把民族主義捨棄了；中華革命黨時代，也不要民族主義，專取民權民生的二民主義；（因為中華革命黨是以推倒袁世凱為目的），由中華革命黨改為中國國民黨時，正是歐戰終了和議開始時，所謂「民族自決」的聲浪，復由西方播及東方，漸悟及民族主義尚有廣義的解釋，故仍恢復三民主義；但在民國十二年以前，並未將這種主義的解釋，明白表示出來，至此始在宣言裏面表示，說

：『吾黨所持之民族主義消極的爲除去民族間之不平等，積極的爲團結國內各民族完成一大中華民族，內以促全國民族之進化，外以謀世界民族之平等。』「打倒帝國主義」「廢除不平等條約」的口號雖然尚未提出，「力謀改正條約，恢復我國國際上自由平等地位」，則已成爲此次宣言上具體的政綱了。所謂民權主義，也由「建設共和」擴充到「直接民權」的意義；民生主義，由「平均地權」擴充到「節制資本」的意義了，這是第二個階段。

這次改組，所以不曾達到完成的地步，有很明顯的幾點：一、黨章和幹部機關的組織，雖然經過一番改變，但還不曾採用蘇俄赤黨那種細密嚴切方法；二、幹部人員的分配，雖然有變更，新舊黨員的吸收淘汰，尙未充分的進行；三、共產黨員雖已有加入的，但尙不會公開的容共；四、聯俄的政策雖在進行之中，也尙未達到成熟的地步。

梅光培上書報告廣東軍政情勢，孫總理批復福建主力軍已啓程回粵討伐陳炯明，當無他虞。

梅光培自香港上書係總理，報告廣東軍政情勢，略云：「培於上兩天已返到香港，至西江捷報，想已有電呈報。現香港有多數同志，紛傳麗堂（魏邦平字）承命回港，即與徐勤及政學系等會議，聯合沈鴻英利用我民黨，驅逐陳賊從中漁利云。聞麗堂昨已有電呈報陳賊下野情形，若非得福州主力軍到粵主持，切不可允其所請。陳賊狡極，或借此以爲緩兵之計。」孫總理批示云：「所言種種，皆有防備。福建主力軍已啓程回粵，當無他虞。務要請各同志不可捕風捉影，布散流言，以免誤會爲好。」（註一〇）

陳炯明擊退進攻肇慶之滇桂討賊軍。

去年底，滇軍總司令楊希閔會同桂軍總指揮劉震寰，克復滕縣，進佔梧州，乃合軍直攻肇慶，陳炯明率部頑抗，致滇桂討賊軍略受挫折。（註一一）

註一：黨史會藏：中央幹部會議紀錄原稿。

註二：「中國國民黨本部公報」，第一卷，第一號。（民國十二年一月十日）

註三：「國父年譜」，下冊，頁九三九—九四〇。

註四：鄒魯：「中國國民黨史稿」，頁三五二—三五三。

註五：同註二。

註六：「革命文獻」第八輯，總頁一〇四九—一〇五二。

註七：同前書，總頁一〇四七—一〇四八。

註八：同前書，總頁一〇五三—一〇五五。

註九：李劍農：「中國近三十年政治史」，頁五四二—五四七。

註一〇：黨史會藏原件批牘，按「麗堂」爲魏邦平字。

註一一：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第五冊，頁一。

三十一日 總稅務司安格聯覆電上海總商會、銀行公會、錢業公會三團體，表示內國公債經管一日，對於以後發生各款，必竭力維持其已成立之優先權。

自從去年倫敦泰晤士報發表北京特派員弗列沙宣布中國財政現狀之通信，主張各國共同管理中國財政之後，英、美、日、法各國債權人，即展開向我國追索債金之行動。

去年到期各項外債，除庚子賠款外，與英國有關者，計本息三百四十三萬九千八百五十英鎊；與法國有關者，計本息二千一百十五萬四千七百五十二佛郎；與美國有關者，計本息一千一百六十六萬美金；與日本有關者，計本息三千三百五十一萬元日幣，多未清償。因此，我國各項債券，在倫敦、紐約、巴黎、東京等處，價格大跌。

關於日本之外債，濟順、高徐兩路之借款、吉會鐵路墊款、參戰借款、滿蒙四路借款、有線電信借



款等，計日金一萬五千萬元。不特去年利息未付，甚至該數項借款發行之興業銀行債券，也要延到本年及明年五月方能償還。於是日本銀行代表小田切氏，乃請求小幡西吉公使與英、法、美三使磋商，向中國政府提出警告。遂於去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由四國公使提出勸告中國整理外債之覺書。略以中國政府近來對於各種外債本息，多不能按照合同如期交付；各國爲維護本國債權起見，希望中國政府從速整理外債，維持信用。並指出，中國正值關稅實行值百抽五改定稅率之時，將有希望增加關稅，主張將所增之關稅，作爲整理外債之用。

外交部自收到這份覺書之後，國內金融界大爲動搖。顧切實值百抽五後增收之關稅，早於去年三月，由財政部呈奉大總統批准，儘先撥作內債整理基金，次及九六公債基金之用。今外交團直接提議動用關稅，即間接提議動用內國公債基金，故證券市場上各種公債價格連日暴跌，大起恐慌。加之，近日總稅務司安格聯在全國財政討論委員會上表示，自今年起不再保管內債金。國內金融界益形恐慌。上海總商會、銀行公會、錢業公會三團體，乃聯名分電大總統、國務院、總稅務司，反對移動內債基金支給外債，以維國人債權，安定國內金融。（註一）上海總商會並已訂期召集全體會議，討論維持公債基金辦法。安格聯本日覆電上海總商會、銀行公會、錢業公會三團體，表示內國公債，經營一日，對於以後發生各款，必竭力維持其已成立之優先權。電曰：

「上海總商會、銀行公會、錢業公會鑒：十二月三十日電悉，四國照會，引起根本大題，影響國家信用。貴會應向中政府條陳意見，而設法對付，責在政府。至整理案內，內國公債，鄙人經營一日，對於其後發生各款，必竭力維持其已成立之優先權。此題複雜，非電能達，另當報告，請將此電公布。安格聯。」（註二）

臺灣文化協會巡迴演講，以啓蒙臺胞之民族意識，日警干涉並命令解散。

臺灣文化協會之真正目的，在於喚醒民族意識，造成民族自決氣運，然後脫離日本統治。但表面上

只爲助長臺灣文化發達，不過是一種啓蒙運動而已。迨至民國十二年一月，治安警察法施行於臺灣時，日臺灣總督府即要求林獻堂、蔣渭水，連名提出「請書」，聲明文化協會不是結社，不作政治運動。然而文化協會，每於各地，公開文化演講時，各辯士多取材於政治演進上之史實，說明立憲與專制之得失。時常援引臺灣警察之橫暴爲例，痛詆其不法，聽講者莫不鼓掌喝采以助勢。因此臨監警察與演講者之間，時常發生衝突。演講會若被解散，聽衆即大喊「橫暴」，視警察爲不共戴天之仇敵；於不知不覺之中，對於民族意識之喚醒，發生絕大效力。自民國十二年至十五年之間，文化協會在各地公開演講回數，及聽講者人數，並受解散處分，回數之統計錄之於左：

按：該會演講民國十二年起在臺北、新竹、臺中、臺南、高雄各都市展開，計民國十二年臺北四次，聽衆一三、九五〇人，三次都命解散；臺中二五次，聽衆一四、一一五人，被解散二次；臺南六次，聽衆二、七九三人；高雄一次，聽衆二〇〇人。民國十三年，臺北五一次，聽衆一三、九〇六人，二次被解散；臺中四七次，聽衆三二、五二五人，一次被解散；臺南三四次，聽衆七、五七三人。民國十四年，臺北九六次，聽衆二七、九二六人，四次被解散；新竹二三次，聽衆一八、四一〇人，一次被解散；臺中一〇三次，聽衆三六、四四〇人，一次被解散；臺南六七次，聽衆三二、八四〇人，一次被解散；高雄二四次，聽衆二、二七〇人。民國十五年，臺北九七次，聽衆二四、九一五人，十九次被解散；新竹六八次，聽衆二八、六三〇人，六一次被解散或中止；臺中二七次，聽衆一三、三六〇人，二四次被解散或中止；臺南八八次，聽衆三六、八七〇人，三次被解散，十六次中止；高雄三三次，聽衆九、一九〇人，六次被解散。（註三）

註一：「東方雜誌」第二十卷，第一號，頁八。

註二：民國十二年一月八日「順天時報」。

註三：「臺灣省通志」抗日篇，頁六二。

中華民國十二年 一月四日

四二

四 日 孫大總統在上海通電討伐陳炯明。

滇桂、粵桂聯軍已奉孫大總統文命令，出動討賊，孫大總統於本日通電廣州、汕頭、香港各報館轉廣東全省人民，數陳炯明叛國之罪，並闢駁賊軍向民間佈散「客軍入省、亡省可虞」之謠言，勉諸軍將士奮勇殺賊，爲民除害；並勉粵省奮起直前，以民心爲士氣之後盾，俾膚功早奏。

孫大總統討伐陳炯明通電全文曰：

廣東全省人民公鑒：陳逆炯明叛國之罪，擢髮難數。半載以來，倒行逆施，綱紀蕩然，驕兵悍將，貪官污吏以百姓爲魚肉；尤復陰弛賭禁，操縱金融，以致民生憔悴，不可終日，禍粵之罪，更不容誅。近更野心不戢，肆毒鄰省，西則對於駐桂滇軍及桂軍，窮極挑撥離間之技，誘使相攻，以爲得計；東則對於福建居心吞噬，不惜勾引贛兵，以施行夾攻計劃，窮凶極惡，實爲國民所同憤。文自昨年八月離去廣州，卽分命諸路將士，同心討賊。茲據西路討賊諸軍報告：滇軍總司令楊希閔會同桂軍總指揮劉震寰，於昨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克饒縣，隨於二十八日會同粵軍第三、四師克梧州，整軍東下，直指肇慶；並得沈總司令鴻英協同動作，軍威遠振，賊勢不支。聞報之餘，深爲嘉慰。諸軍將士奮勇殺賊，爲民除害，凡我粵人務宜敵愾同仇，以成撥亂反正之功。近聞賊軍布散流言，謂客軍入境，亡省可虞。此等謠言出於賊軍之口，乃其平日譸張爲幻之慣習，不足置辯。須知此次討賊諸軍深明大義，恪從命令，爲國家除叛逆，爲廣東去凶殘，純以人道國法爲依歸，絕無部落拘墟之見。討賊功成，諸軍各有任務，或盡瘁國防，或服務鄉土，奉公守法，惟日且不暇給，豈屑如陳逆等之惟知盤踞地方，以土豪自命乎？我廣東全省人民既備受陳逆之毒害，必深知陳逆之詐僞，際此義師奮發，叛徒喪膽，當急起直前，以人心爲上氣之後盾，俾膚功早奏，四境乂安，有厚望焉。孫文、支。（註一）

北京政府內閣改組，張紹曾出任國務總理並兼署陸軍總長。

張紹曾，字敬輿，直隸大城縣人，年四十四歲。天津武備學堂肄業，嗣派赴日本留學，卒業於東京

士官學校第一期。回國後，任保定練官營隊官，旋充第四鎮正參謀，調充第五鎮砲隊標統兼正參謀官，光緒末年任天津督練公所教練處總辦。宣統二年任北京陸軍貴胄學堂監督，三年任陸軍第二十鎮統制，駐兵灤州。迨武漢起義，請以十九信條宣告天下，當時清廷畀以陸軍部右侍郎暨宣撫大臣，辭不就職。民國初建，代表袁總統宣慰長江流域各省，旋授綏遠將軍。時部分蒙民方鼓動獨立，乃創設西蒙會議撫綏內蒙。嗣外蒙內犯，又督率三路大軍驅逐蒙兵出境。民國五年任訓練總監，尋授樹威將軍。適值解散國會，乃抗電力爭，繼而復辟事起，乃與段氏合兵討逆。直皖戰後，曾與曹錕協議主張以國會爲解決紛爭之法，時以受阻而未果。去年倡爲國是會議，欲謀南北統一；本年以國會復活調和奉直戰爭，戰後尤力主恢復法統。自黎元洪復出，授陝西省長，旋任陸軍總長，至是特任國務總理。（註二）

張氏受命組閣，肇於去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汪大燮就任國務總理後，次日就聲明辭職之事件。黎元洪總統乃於十二月五日將張總理同意案咨送衆院，因張氏與洛陽吳佩孚、保定曹錕關係密切，爲許多議員所不滿，張總理同意案一直未能列入國會議案。及至十一日汪氏急於求去，不得已任命外交總長王正廷代理總揆。至於張總理同意案，因閣議一連通過了增加參、衆兩院經費、速籌參、衆兩院欠費和再度拘審羅文幹諸議案，遂使該案得於十八日通過於衆議院，二十九日通過於參議院。嗣復因閣員選擇分配困難，故延至本月初明令發表閣員名單，成立新內閣。（註三）新閣名單如下：

署外交總長：施肇基，字植之，浙江省杭縣人。歷任財政總長、交通總長、駐美公使、駐英公使。

署內務總長：高凌霨，字澤齋，直隸天津縣人。曾任參議院議員、財政總長、農商次長等職，爲曹錕親信之一。

署財政總長：劉恩源，字文泉，河北河間縣人。天津武備學堂肄業，後留學德國。歸國後貴胄學堂監督、陸軍部一

等諮議官、陸軍部參事、總統府軍事顧問等職。於任顧問期間結識曹錕，遂成曹氏親信之一。

署海軍總長：李鼎新，字承梅，福建閩侯縣人。曾任海軍軍部參事。十年五月以來即常任或署海軍總長職。

署教育總長：彭允彝，字靜仁，湖南省湘潭縣人。曾任臨時參議院議員、衆議院議員、與政學系、益友系接近，系

中華民國十二年 一月四日

四四

湖南趙恒惕所推薦。

署司法總長：王正廷，字儒堂，浙江省奉化縣人。歷任各省都督府聯合會代表，工商次長兼代總長，參議院副議長、外交總長，署理國總理。

署農商總長：李根源，字印泉，雲南省騰越縣人。歷任航空署督辦、雲威將軍、陝西省長、農商總長。與黎元洪交往甚密，爲黎所推薦之人。

署交通總長：吳毓麟，字秋舫，直隸省天津縣人。爲曹錕親信之一。

本日並任命呂均爲國務院秘書長。呂均字習恒，安徽省人。（註四）

附錄：朔一：張內閣。（註五）

自從去年六月徐倒黎復以後，過了半年多的時間，所經過的幾個內閣，都是命終於『署』，直到現在，纔有一個正式內閣勉強出現。原來在徐黎過渡時代的顏惠慶內閣，只肯維持過渡，不願提交國會，所以不能成爲正式；繼任的王寵惠內閣，受命於國會閉會之際，口口聲聲，只說暫時維持，國會屢次要他提交承認，他屢次以辭職爲拒絕，所以也就屢辭屢留的拖延幾月被政潮捲倒了；其後汪大燮內閣倉卒成立，立即遭軍閥政客的同聲反對，更沒有正式的可能；就是張紹曾聲明非正式內閣不幹的，也因有了正式的總理沒有正式的閣員，不得不嘗嘗署閣的滋味，民國十一年下半年全以署理內閣拖延過去了。

張紹曾之內閣總理，於去年十二月五日提交衆議院，費盡請酒許願的功夫，纔得於十九日在該院通過，二十九日又在參議院通過，成一個真正正式的總理。本年一月四日，奉令以張紹曾爲國務總理，而繼續所任命的外交總長施肇基，內務總長高凌霨，財政總長劉恩源，陸軍總長張紹曾，海軍總長李鼎新，司法總長王正廷，（後來王正廷堅決辭去代以程克。）教育總長彭允彝，農商總長李根源，交通總長吳毓麟，上面都仍舊加着一個『署』字；但這不打緊，這署閣的閣員是準備提交國會，馬上可以成爲正式的。我現在且把這班閣員在下面分析一下：

張紹曾，軍人，與洛陽有關係，傾向保定而拉攏公府。

施肇基，官僚，與外交系略有關係。

高凌霄，官僚，保定親信。

劉思源，軍人，保定親信。

李鼎新，海軍中人，與各方均無甚關係。

程克，馮玉祥所保。

彭允彝，政學益友兩系政客，湖南趙恆惕所薦，接近府方。

李根源，政學系政客，府方所舉。

吳毓麟，官僚，保定親信。

這幾位閣員都是官與很濃的，所以一經提出，便各自分頭仿着他們總理的老法子去請酒許願。在衆議院投票之先，這班閣員們本很擔心，但是十八日閣議通過了兩院經費由關稅增加項下指撥，二、六兩年兩院欠費着財政部速籌以及羅文幹再交法庭的三案，十九日衆議院便將他們九人完全通過；二十四日參議院又將除施肇基以外的八人通過了。

張內閣的行政方針，據張紹曾所發布的是：政治上求法律軌道；促成統一，在謀各方平均。現在因了教育總長彭允彝干涉司法，羅文幹二次非法被捕的事，已經引起了法律上的大爭論。西南方面陳敗孫勝，又起了極大的變動。張氏的行政方針不知道是否已經改換？而且對於最高問題在府方保方的中間，怎麼樣處置，也是一個極大的問題，而張紹曾對此卻未有切實的表示。至於劉思源所宣布的『公開財政與國會共同負責，國會費按月撥付』的一番話，我們祇可把他看作換取同意票的手段罷了。

北京外交部通知蘇俄勞農代表越飛，告以辦理中國東省取締白黨潰軍難民情形，並聲明保留向蘇俄索償之權。

中華民國十二年 一月四日

四六

本日，北京外交部以節略一件，送達蘇俄勞農代表越飛，通知我國在東省取締蘇俄白黨潰軍難民辦理情形，甚為周密，所謂取締不嚴之說，並非事實。又聲明我國此次為蘇俄內亂影響，所蒙損失，保留向蘇俄索償一切費用之權。節略曰：

「數月以來，俄國紅白軍在海濱省地方交戰，潰軍難民，分竄離境，或武裝越界，或肆行騷擾，中國東省沿邊地方秩序，備蒙損害。且中國政府為消滅危害及防範意外起見，迭經飭令東省執政，訂定取締及解除入境白黨潰軍武裝辦法，並將所有入境潰軍難民，於取得駐哈俄委員保證不加殘害之聲明後，批送往滿洲里、綏芬等處，交俄官接收。即有少數不願歸國者，亦經分別擇地收容，嚴加監視，並給予食用。其由白黨首領斯美林，於敗退時開至綏芬站被華軍扣留之烏蘇里鐵路工程列車二十二輛，亦經飭令查明確非軍用品，允如遠東軍事交通總長坡維赤來電之請求，完全交由坡維赤氏接收。本部據東省長官報告辦理情形，甚為周密。乃貴代表屢次來文，輒以中國對於白軍取締不嚴為言。我中國此次為俄國內亂影響，所蒙損失，並中國取締白軍實在狀況，頗多誤會。茲本部特將關於此事所得東省報告，另單條列，附送查照，想貴代表當能曉然於中國對俄之善意也。抑尤有進者，中國因實行前項義務，調遣軍隊，增設機關，供給運輸車輛，救濟難民食用，置備並供給一切收容房屋費用，及防範檢查等等，手續既繁，耗費甚鉅，無非因俄亂之影響，致無端增加一種意外之負擔，中國辦理外交，素本相互平等原則，為此本部特向貴代表聲明，中國政府對於此次為盡前項對俄義務所費款項，應保留其向俄索償之權，以便權利義務，得以相等」。(註六)

惟此時越飛正計劃近期内南下，不擬再以北京政府為談判對象，乃於九日以一項措辭激烈之照會，答覆外交部，拒絕償還中國為救濟蘇俄白黨難民所付出之一切費用，甚至指責中國對待白黨之辦法，自勞農政府觀之，純然是一種敵對行為，因而希望中國改變此種態度，放棄對紅白兩黨之中立政策，應於二者擇一為友，並停止對蘇俄之惡意宣傳。(註七)此係越飛在北京最後之一項照會。

註一：民國十二年一月五日「民信日刊」。

註二：民國十二年一月六日「順天時報」。

註三：「東方雜誌」，第二十卷，第一號，頁一六。

註四：「政府公報」，第二四五一號。

註五：同註三，頁一五一—一七。

註六：王聿均著：中俄外交的序幕，從優林到越飛，頁四一五—四一六，引中俄會議參考文件第二類，中俄問題往來文件，民國十二年一月四日外交部致勞農代表節略，頁一一九。

註七：同前書，引 China Weekly Review, January 27, 1923 Pp. 339 ff.

五日 孫大總統為華僑同志受誣事函王正廷，請為僑民辨誣，以崇國體而慰僑情。

墨西哥華僑同志余和鴻，為敵黨所陷，將被逐出境，孫大總統曾請當時北京政府之外交總長王正廷透過外交途徑挽救；旋接王正廷去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來函，根據駐墨西哥王公使呈報情形，謂「余和鴻經告發為僑界爭殺案主謀」；孫大總統以所報與事實不符，批其函云：「王使所報當係一面之詞，按余和鴻若果是犯法，當有墨國法律以處分之，今不出於法律而出於總統之特權，是足證明余某並未有犯法之事；勒之出境，乃該使運動之結果。」蓋余和鴻係在墨為支持國內護法北伐，而受北京政府所派公使王某暗算之故。（註一）

本日孫大總統復函王正廷，略謂：「吾國僑民受外人侮虐至矣，若更由公使使人無理放逐，惡弊一開，必使僑民無托足之地。兄諳悉外情，諒懷隱痛，應如何對外以崇國體，對內以慰僑情，企望有以補救之也。」

附錄：復王正廷為余和鴻辯誣函（註二）

中華民國十二年 一月五日

中華民國十二年 一月五日

四八

儒堂兄鑒：前以墨西哥同志余和鴻爲敵黨傾陷，將被擯逐，曾請電駐墨公使設法挽救。繼奉復電，以據駐墨王使覆稱，余和鴻藉黨橫行，僑民切齒，本年僑界突起爭殺，余經告發主謀等語。查此次報告，當是一面之詞。據本黨在墨同志所述，則適與此相反。今將大略情形，抄奉一覽，此中曲直，不難概見。余和鴻如果爲暗殺主謀，墨國法庭當以法律處分之。今不出於法律，而出於總統之特權，是足證余案並無犯法行爲；勒余出境，當係該使偏幫一面，盡力爲之運動耳。又查同志所述，殺人主犯又已被法庭拘捕，實屬敵黨所爲，而本黨黨員完全勝訴。其初被誣牽擬勒出境者，經訴明後，亦業由墨政府電令善督保留，此爲八月間事，何以此後忽翻前案？乃至如該使所稱「墨委員赴順查復：此次僑爭，實余鼓動，無辜被逮者幾及三百餘人；又有籌款北伐，詆毀現任元首之事，墨政府將嚴辦，恐難邀免」等語。翻雲覆雨，其情狀不大可見耶？況前云爭殺，而後乃牽入北伐等語，足見爭殺非罪，乃更架以他詞，計誠狡矣。夫北伐何起？起於護法。今北京已自稱恢復法統，則護法者不得爲罪。乃今外使猶欲藉此以加罪於護法之人，是顯與現在承認法統之當道相背馳，其不職已甚。故該使如不肯打消其迫陷余和鴻之手段，則是已視北京政府之命令如弁髦，如北京政府明知之，而相容該使之任性妄爲，是陽認法統而陰仇護法之人也。是否如此，卽堪以此案爲證。吾國僑民受外人之虐至矣，若更由公使人無理放逐，惡弊一開，必使僑民無托足之地，兄諒悉外情，諒懷隱痛。應如何對外以崇國體，對內以慰僑情，企望有以補救之也。此復，並頌籌祺。孫文。

北方援閩軍常德盛部為東路討賊軍許崇智軍擊敗，退出杉關。

閩省督軍李厚基原與陳炯明互爲結納，至民國九年，陳炯明率軍回粵，閩省則賴以苟安。十年十一月五日，孫大總統出師北伐，許崇智、李烈鈞等部，分兵占領贛南各縣，聲勢甚大。十一年六月，陳炯明叛變，砲擊總統府，孫大總統檄調北伐各軍回師討陳，北伐各軍亦因後方變亂而退向閩邊。九月間，許崇智、黃大偉、李福林等，援粵不利，孫大總統亦離粵，遂進兵攻閩，聲言討伐李厚基，李出兵拒之於水口，黃大偉、李福林等乘機攻入福州，李厚基逃，所部在閩北福州者皆潰散，閩境駐軍全部譁變，許崇智等進入福州；十月，北京政府任李厚基爲討逆總司令，薩鎮冰爲副司令，高全忠爲福建第二師師

長，自廈門反攻，並令調毅軍常德盛部入杉關爲聲援，但爲許崇智部徐競清、陸崇文及王永泉部劉春臺所敗，至是退守贛邊。（註三）

張作霖召開對俄軍事會議，商討防護東北事宜。

邇來滿州里附近俄軍雲集，頗有入侵中東鐵路沿線之形勢。爲防護中國領土，維持東三省治安，張作霖乃召集孫烈臣、吳俊陞、朱慶瀾等人，開對俄軍事會議，決定組織邊防軍五團。一團駐紮奉天，以張作相爲邊防司令；兩團駐紮吉林，任張宗昌爲邊防司令；兩團駐紮黑龍江，以蔡平本爲邊防司令。

（註四）

註一：中國國民黨黨史會藏批牘原件。

註二：中國國民黨黨史會藏抄原件。

註三：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國軍事史」上冊，說二三四—二三五。

註四：民國十二年一月十四日「順天時報」。

六日 孫大總統函覆李根源，望協贊護法。

本日，孫大總統覆函北京政府農商總長李根源，盼其協贊護法，函曰：

「叩泉吾兄惠鑒：頃誦支電，敬悉吾兄續長農商，爲國得人，長才克展，甚慰，甚慰。此次張閣，不肯蹈襲邇來惡例，必欲得國會通過，始出當大任，具見尊崇法治之盛意。現時國會已能自由行使聽權於北京，惟議員資格問題，國會自身尙未能爲圓滿之解決，望兄協贊一切，使護法問題，完全無憾，是所至企。西路討賊軍已下梧州，攻肇慶，軍勢甚順，賊當不支，堪以告慰。餘不一一。專此，敬候臺綏。孫文。」（註一）

法使為中國拒絕用金佛郎賠付庚款事，照會中國，告以中法實業銀行將受重大影響。

中華民國十二年 一月六日

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中國照會法使，拒絕使用金佛郎賠付庚款。本日法使照會中國，極盡威脅，有云：「如果正式拒絕以金錢繳付庚子賠款，則關於上年七月間雙方協定辦法必生重大影響。」所謂「雙方協定辦法」，即指中法實業銀行或中法兩國互有利益之實業。其照會文曰：

「爲照會事，接准貴總長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來照，當即將中國政府對於辛丑條約第六條所規定，法國部分庚子賠款餘而未繳之款項，須用金佛郎照付一節，竟行拒絕，達知本國政府在案。茲准電復以辛丑條約所規定法國部分賠款餘而未繳之每年應付賠款，原應按照前總長與本公使去年七月間所簽協定各辦法，作爲改組中法實業銀行及辦理我兩國互有利益實業之用，惟此次中國政府乃竟拒絕以金錢照付款項，遂致法國政府生有遲疑，則恐不便將關於批准是項協定辦法之議案在法國參議院繼續討論，特囑本公使將此情形先爲告知貴總長等情。准此查法國國會內有許多議員，故謂中國政府對於去年七月間雙方協定各辦法之將來若何，似有置諸不理之形象，藉以竭力反對此項議案，所有反對該議案之議員，將必藉口此次拒絕以金錢繳付庚子賠款一事，作爲確實證明中國政府對於中法實業銀行或中法兩國互有利益之實業，不獨持有置諸不理而且反抗之狀態，由此情形以觀本國政府，未必能得所提議案之通過。夫本公使使於上月二十七日與貴總長會晤時，談及如果正式拒絕以金錢繳付庚子賠款，則關於上年七月間雙方協定辦法，必生重大影響，彼時已爲預料及此。諒貴總長尙能記憶，故以金錢繳付庚子賠款一節，未經完滿解決以前，本公使則恐本國政府不能將去年七月間雙方協定各辦法，再於法國參議院繼續討論。關於此次以金錢繳付賠款問題之討論，既與數國政府有關，勢不免時間長久，在本國政府以自身關係論之尙屬可待。惟在中法實業銀行，則必不能待，況乎該行之各債權人尤爲必不能待耶。本公使所預料之展緩，恐生有取銷去年七月間雙方協定各辦法之虞，以致我兩國相互之利益大受損害矣。假使中國政府於六個月以後，或一年以後或兩年以後，無法只得以金錢繳付庚子賠款餘而未交之款項，且至彼時因總不顧去年七月間雙方協定辦法，而中法實業銀行既已歸於銷滅，倘如法國普嘉寶 POINCARÉ 內閣另換其他內閣，並倘國會更換，竟只純粹執行按辛丑條約法國所享有之權利，如遇上述情形，試問中國政府所立地位，豈不極其奇異乎。恐有此等情形，將來發現，故本公使密請貴總長以友好情誼爲之注意。實爲切盼，須至照會者。」（註二）

附錄：法使一月二十二日爲庚款事再致中國之照會（註三）

爲照會事，查本國前有法律允准按照一九二二年七月九日之中法協定，讓與法國部分庚子賠款，以作中法實業銀行遠東債權者，及關係中法兩國事業之使用。該項法律，業由國會參眾兩院予以通過，待經大總統以命令宣布後，則即不能撤銷。惟在本國憲法限定之一月期間，可暫停宣布，以俟中國政府方面妥爲措置一切，俾使一九二二年七月九日之協定，得以完全履行。此層已於本月十七日向貴部次長正式面達，諒貴國政府必當妥爲措置，使中法兩國政府能以將上項協定，偕同正確實行。然本公使應爲預料意外發生諸事，假如中國政府於相當期限內，並未妥爲措置，使一九二二年七月九日協定得以履行，則法國政府因中國政府之行爲有認該協定爲無效之權，本公使自須先爲聲明保留，並應特爲切實表明本國政府要求庚子賠款以金錢照付一節，並不因此項保留致有任何變更。本國政府對於一九二二年七月九日之協定，不願其將來若何，而於現時及將來必爲依照辛丑條約及一九零五年七月二日互換文件所援引之諸權，繼續追其執行。倘遇一九二二年七月九日協定之撤銷，則本國政府即以其部分庚子賠款之每年攤款任便自由用之，殊屬顯而易明者也，須至照會者。

註一：「福建文獻」第九期，頁五五。

註二：佚名：退還庚款事宜來往文件，頁五〇三—五〇五。

註三：同前書，頁五三二—五三四。

七日 接受威海衛督辦梁如浩奉北京政府電令回京，準備威海衛交涉移京開議。

關於接收威海衛事宜，中英兩國委員談判已有相當進展，北京政府乃電召接收威海衛督辦梁如浩暨所屬隨員回京，英領事葛爾士亦至北京，與各該管局面商一切後，再展開正式談判。（註一）

註一：民國十二年一月九日「順天時報」。

中華民國十二年 一月八、九日

五二

八日 上海總商會等團體電英、美、法、日四國駐京公使，請保留新增關稅為內債基金。

自駐京各國公使提出以「增加關稅作整理外債之覺書」後，各省各重要商業團體曾致電政府抗議。上海銀行公會、錢業公會以此項進款業已規定作內債基金，四國公使如此提議，殊屬不合。乃致電英、美、法、日四國公使，聲明新增稅款已指定用途，萬不得移作他用。電曰：

「北京領袖公使，請轉英、法、美、日四國公使同鑒：報載上年十二月卅日，貴使向敝政府提出建議，希望勿以增加之關稅仍委之於督軍及其他有勢力之手，以增加紛亂，應由中國政府，以增加後之關稅，為整理外債之用等語。查尊議第一點，實為敝國人民同具之希望，至第二點，則於事實殊有窒礙。蓋此項切實抽五後，增收之關稅，早於上年三月由財政部呈奉大總統批准，先行撥作內債整理基金，次及九六公債基金，故依嚴格而論，此項增加關稅，早經指定用途，並無如尊示所稱有增加紛亂之虞。敝會亦正在督促政府，將原案切實履行，至此項九六公債實為內外商民所共同持有，而持在洋商手中者，為數亦屬不少。基金一有動搖，內外商民均有鉅大影響，且此項債券，自第二年起，還本付息，年須二千萬元，逆料增收關稅，尙難應付，是以又指定鹽餘為第二擔保。尊議欲將增收之一部抵付他項外債。觀此，當知萬難辦到。況外債各有抵當品，儘可履行合同，敝會深望經此次說明後，貴使對於內外共同債權人，早已確定之擔保，加以尊重。至於無擔保之內外各債，本應確定辦法，一併加以整理，敝會亦已另電政府迅予籌辦矣。上海總商會、銀行公會、錢業公會叩、庚。」（註一）

註一：民國十二年一月十三日「順天時報」。

九日 討逆滇桂軍攻克廣東肇慶，陳炯明軍敗退三水、河口。

陳逆炯明軍據肇慶，由其參謀長葉舉親自指揮，於三日一度擊退滇桂討賊軍攻擊，但討賊軍經整頓後重行反攻，粵軍復節節為應，都城、祿步不戰而克，本日遂進佔肇慶，陳炯明軍敗退三水、河口一帶

。又，都騎一戰，叛軍林虎、葉舉、熊略等，親率精銳，誓死頑抗，但在極短時間內，終被討賊軍痛擊星散。（註一）

北京政府國務總理張紹曾電西南各省，主張和平統一。

張紹曾於本月四日受命出任國務總理，本日通電西南各省軍事長官，發表其和平統一主張，並謂願竭誠協商，以舉行裁兵、理財、教育、實業諸大政。電文如下：

「雲南唐總司令、廣州陳總司令、廣西林總司令、長沙趙省長、成都劉總司令、貴陽袁總司令、並轉各省師、旅、團長均鑒：自法統重光，國人相慶以爲數年爭議一旦釋然，大局之寧指日可待。然而聯治之說雖騰於國中，蜀疆之風未衰於往日，糾紛未解，統一難成。紹曾承主座知遇之隆，荷議會推挽之切，以組閣重任相屬。紹曾何人，敢膺此責。顧念時會艱難，不得不勉承其乏。謹揭數義，竭誠共商，一、願努力促成國憲，對外則完成法律上之統一，對內則先謀事實上之協商，一秉公誠，不矜策略。二、國中所有力量，望收同條共貫之功。效忠國家，不徇私慾，義取互重，毋貴乎苟同。論法軌應彼此共遵，所有選舉大典，宜聽諸國會。論根本解決，與其先爭聯治之名，毋寧力圖省治之實。論地方疾苦與各處形勢如何調劑？如何補救？果中央能舉辦者，自應開誠商榷，力圖策進。癥結既除，曙光自見，如是裁兵、理財、教育、實業諸大政，方可協議舉行。區區之愚，本此職志，紹曾十餘年來與諸公奔走改革志願素同，匪僅重袍澤之私望，互以大義互勉，寸心萬里，不盡瞻依，望賜指針用匡不逮。張紹曾印、佳。」（註二）

附錄：張內閣與統一進行（註三）

張內閣自兩院通過閣員，改署理爲正式後，司法總長程克因違法飭地檢廳再拘宣告不起訴的羅文幹，引起法界的攻擊；教育總長彭允彝因干涉司法方面的羅案，交換得同意票，發生人格問題，爲全國學界所拒絕；而外交總長自施肇基被參院否決後，過了多日，始派黃郛署理，也因觀望兩院的風色，不敢就職，致駐京各國公使遇事無從接洽，這無法、無教、無鄰國交往的現象，在京外交團會議之爲『三無主義』。現在舊曆年關將到，財政總長劉恩源

又無法去弄錢，變『三無』而爲『四無』，他的竭蹶困苦的情形，已可想見了。

但默察張紹曾的情形，似乎不以這些爲意，一面敷衍政客，敷衍軍人，去穩固自己的地位；一面派人陸續南下，向各方疏通。以預備實行他的和平統一的計畫。張與直系有力軍人如曹、如吳、如齊、如馮，都有幾分關係，這些軍人可以不致出面去妨礙他的統一計畫；所以他注意的祇是孫、岑、段三方面。這三方面對於張氏，似乎也有幾分同情。孫文於一月二十六日曾發表過和平統一的宣言，主張直、奉、皖、西南四系劃界自守，化兵爲工。

這與張氏以前發表的『各方平均待遇，謀和平統一』的宣言的宗旨是相吻合的；所以張派章士釗、蔡達生等向孫接洽，而孫亦派徐紹楨等向張答禮，便是在廣東的孫派的李烈鈞也發電與張敷衍，這一方的進行，似乎很能接近。岑氏方面，張因政學系在兩廣很占勢力，所以也很重視他，除章、蔡兩使於孫、岑兩方均平疏通外，並由岑之親信郭椿森持函專誠接洽，而岑氏回答的話，有『區區所見，適與賢者略同，故關於和平統一之大計，亦願在野宣力，與執事作聲氣之應』等語，似乎趨向也是相同。蟄居天津的段祺瑞曾派何雲去徵求意見，段破格親自寫信答覆，表示贊同，並以忠、恕、恆、誠四字相勗，也很能妥協。從這些地方看來，張氏的和平統一計畫，或者乘這人心厭亂的機會，可以得些成效也未可知。

輿論對於張內閣這種筆墨上枝枝節節的統一進行，有譏他爲『模糊式的統一計畫』的；但最近張紹曾答孫的電信，對於裁兵，主召集『全國軍事會議』，俾軍事的收束與整飭，都得有正當的解決，所裁兵數，則主張在一半以上；對實行統一，主開『國事協商會』，解決一切問題，並有請孫及所謂『海內有力諸公』的，到京去籌備，以便各項會議的組織召集和議案的起草，都可以預先商議。這兩種會議如果能够開得成，且不蹈前此分贓和會的覆轍，統一似乎不難成功了。

張內閣在事實上根據所謂和平統一宗旨進行的，似乎很惹起各方的非議，現在把他分項寫在下面：

(一)各軍自守防地命令。這還在張內閣的署閣時代，趁了廣東局勢未定，陳炯明未退出廣州的機會，於一月十三日下了一道『國家養兵，所以保國衛民，非以爭雄競長。比年以來，軍令之統系不明，袍澤之糾紛迭起，影響所及，徒苦生靈。爲此特申禁令，嗣後各省各軍，在防區接近之內，不得擅事用兵，互相殘殺，用保國家之元氣，以永

軍人之令名。』的命令，去禁止粵省兩軍的互鬥；但不久陳即下野，反於孫派方面留下一個助陳的痕跡，輿論界也不免加以譏評。

(二)福建善後命令。民黨在福建的許、黃、李各部，都須回粵，贛下的福建地盤，王永泉保守不住，因歸中央，表示順從。張內閣趁了這個機會，於一月二十一日下責成薩鎮冰、劉冠雄、孫傳芳妥為協商辦理善後的命令，從表面上收回已失的福建，這與閩人深惡劉氏和反對客軍入境的宗旨相反對，閩人都表示反對的。

(三)兩廣善後命令。廣東在陳炯明敗而未退的時候，已有由陳取消自治，歸附中央的傳說。後來陳氏下野，民黨及滇桂軍入廣州，此事不能實現。張內閣因孫岑及陸榮廷都在敷衍，所以乘機下了一道派丁槐慰問兩廣，及林俊廷督理廣西軍務的命令，惟廣東則因孫岑兩派的鬥爭，勢力屬誰，尙難確定。魏邦平又被沈鴻英拘禁，說話更難，所以留待了槐慰問後再講，只對於陳炯明的下野，略略稱贊幾句罷了。這命令民黨既極力反對，政學系也不滿意，張內閣因此大受各方的責難；但兩廣的地方，表面總算又收回了。

現在中央連表面都不曾收回的，尙有四川、雲南、貴州、湖南及東三省，不知張內閣用何方法去收回他？

註一：鄭魯：「中國國民黨史稿」，頁一〇六八。

註二：岑學呂：「梁燕孫年譜」，頁二四一。

註三：「東方雜誌」，第二十卷，第二號，頁二一四，時事述評。

十日 中國國民黨通告實施新頒宣言黨綱總章。

中國國民黨於本月一日發表對時局主張之宣言，次日復在黨務改進會議中通過黨綱總章。其新頒宣言黨綱總章於本日通告實施，並宣布即行廢止民國九年十一月公布之總章及規約。通告原文如下：

「敬啓者：本黨宣言業於本年一月一日宣布，其黨綱及總章同於翌日宣布，國內各支部籌備處、各通訊處，國外各總支部、各支部、各分部、各通訊處自接到此項宣言、黨綱、總章之日起，即發生效力；民國九年十一月公布之中國國民黨總章及規約，即行廢止。

中華民國十二年 一月十日

中華民國十二年 一月十日

五六

次入黨手續，誓約改爲願書，國內外各部處以後對於新進黨員，應按照總章所規定之願書式辦理。所有從前由本部頒發之空白誓約，或由各部處自行印用之空白誓約，於願書行用之後，一律作爲廢紙，由各部處自行銷燬。

復次，本部此事後，悉由中央幹部執行，現已着手組織，不日宣布。國內外各部處職員，在任期中照常服務，各項新通則未頒布之前，一切規程，仍照海外總支部通則、海外支分部通則及通訊處通則辦理，不得紛更，特此通告。中國國民黨總理孫文、總務部部长居正、黨務部部长謝持、財政部部长楊庶堪、宣傳部部长張繼。」（註一）

滇、桂軍克三水，各地義軍紛起。

西路討賊軍勢如破竹，節節前進，廣州市秩序紛亂，商民富紳，遷港避亂者甚衆。叛將羅紹雄，率精銳退據三水。因陸蘭清歸附，引滇軍由下鳳山渡河，將羅部完全繳械，楊坤如僅以身免。廣州各地，由預定各軍魏邦平、朱卓文、陳策、譚啓秀、周之貞、林樹巍、胡文燦、方瑞麟、梅萼、李天德、朱菊經、徐維揚等，先後崛起，聲討陳逆炯明。（註二）

孫大總統對此局勢，甚感滿意，曾於「復劉文輝告討陳進展並勗候赴時機函」中說：「駐桂滇軍及桂粵各軍，由梧入粵，九日已克肇慶，十日即下三水，逆軍潰敗不支，陳逆已向惠州逃竄，想不能再稽顯戮矣。」（註三）

直系將領蕭耀南、孫傳芳、王汝勤、楊森、王懷慶、王承斌、張福來等電勸曹錕勿急於任大總統。

黎元洪復職以來，所擬計劃，百無一就，深悔爲曹錕、吳佩孚所愚，不安於位。直系之希榮攀附者如吳毓麟、馮玉祥、邊守靖等，乃極力擁護曹錕，咸謂欲爭總統，必先驅黎。本月四日，吳景濂推薦張紹曾繼任國務總理，運動國會進行所謂「最高問題」，蓋即選舉曹錕爲總統之意。本日，吳佩孚授意蕭

耀南、孫傳芳、王汝勤、楊森、王懷慶、王承斌、張福來等電勸曹錕暫緩總統選舉運動。略以總統選舉運動與袁世凱之帝制運動相同，爲曹錕自身及直隸派與國家均無利益，殷鑒不遠，幸速中止。（註四）

漢口花棧工人要求加薪不遂，與英捕毆打，被拘三十餘人，全體罷工。（註五）

註一：「中國國民黨本部公報」第一卷，第一號（民國十二年一月十日）。

註二：鄭魯：「中國國民黨史稿」，頁一〇六八。

註三：「國父全集」第三冊，頁八七五。

註四：民國十二年一月十三日「順天時報」。

註五：「東方雜誌」第二十卷，第三號，頁一三六。

十一日 中國國民黨總理孫文派廖仲愷與各省黨支部幹部商改組事宜。

孫總理於去秋抵滬，曾於九月間邀約各省在滬同志五十三人座談黨務改進意見，積極進行改進計劃，除起草宣言及黨綱總章外，至是又派廖仲愷負責與國民黨各省支部幹部會商改組事宜，俾以實現改組計劃。（註一）

中國國民黨總理孫先生文批准留學生免繳入黨基金。

邵元冲自美上書孫總理，請示是否可免留學生入黨基金，略稱：「有留美學生程學愉（天放）曾爲本黨報紙撰文鼓吹，勸其入黨已表同意，惟因經濟困難，對於入黨基金未能籌措，可否按照本黨規約第十四條規定，現在曾爲革命效力者，得免繳入黨金。」孫總理批曰「可照准，以後當免留學生入黨基金」。（註二）

按：程學愉後改名程天放，入黨後歷任黨內中央宣傳部長及政府駐德大使、教育部長、考試院副院長等職。

中華民國十二年 一月十一日

北京地方檢察廳宣告羅文幹證據不足，免予起訴。羅文幹、黃體濂均獲出獄。

民國三年，我國政府向奧國訂購砲艦四艘，造價英幣六百萬鎊，訂爲借款，利息每年照六厘計算。奧國並將所得七千鎊贈給我國，由我國政府先付款四分之一後，即開始建造。民國六年，中國對德、奧宣戰，借款造船合約因即擱淺。戰後中奧恢復邦交，奧國始派代表再向北京政府交涉，利息要求加爲九厘，對華借款佣金，再增加了八千鎊，要求本利一次付出。時羅文幹任財政總長，全力與奧國交涉，結果將造價減爲四百一十一萬鎊，利息九厘，佣金全部移作財政部同人福利金。於是在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簽定合約。當簽約之際，衆議院議長吳景濂曾經詰問國務總理王寵惠「爲何國會經費遲遲沒有撥發？」王總理答以「財政困難，各機關經費也沒有撥發。」吳議長很不愜意，適聞羅文幹簽訂奧國借款造船合同，遂向大總統黎元洪密告，羅文幹借款合同有受賄情事。大總統乃下令拘押羅文幹，於上年十一月十九日將財政總長羅文幹、財政部庫藏司司長黃體濂解送京師地方警察廳。（註三）偵訊結果，本日以證據不足宣告免予起訴，羅文幹、黃體濂均獲出獄。

附錄：

一、京師地方檢查廳偵查羅文幹等辦理與款展期合同一案不起訴處分書（註四）

本案由京師警察廳於上年十一月十九日午前三時派司法處長蒲志中，解送前署財政總長羅文幹、財政部庫藏司司長黃體濂二名到廳，據蒲處長面稱：步軍統領京師警察總監，奉大總統面諭，衆議院議長吳景濂、張伯烈密告署財政總長羅文幹等，辦理德奧借款合同，違背約法等情，羅文幹、黃體濂均著交法庭等因。本廳當就借款事由，分別訊問羅文幹、黃體濂，並傳訊主管員財政部公債司司長錢懋勛。是日午後五時，准國務院鈔交吳景濂、張伯烈致大總統函一件，七時又准國務院交吳景濂等原函附件，說明書及合同摘要各一件（以下略稱吳張原件）。舉其大意

，不外謂羅文幹等此次訂立展期合同，係受外商金錢運動，遂不惜喪失國家權利，以成此約，並將約法上及行政上應行經過之程序一概漠視云云。復經本廳繼續訊問羅文幹等，並搜查羅文幹、黃體濂住宅，調集財政部關係文卷，傳訊案內各關係人，調查各關係事件，二十四日復據陳則民具狀告發羅文幹對奧借款損害國家財產等情，本廳併案偵查，現已終結，茲特分別說明如左：

第一、關於受賄部分

查吳張原件內稱德、奧奸商存款運動，並由華義銀行在預存之運動費內付來人手續費支票兩紙，計一五六四號支票三萬磅，又一五六五號支票五千磅，外有財政部蓋印，羅文幹簽字之八萬磅支票等語。本廳查案內支票三紙，吳張原件所稱交付來人手續費既未指定來人為何人，其八萬磅支票一紙亦未說明何種用費，交付何人，惟既稱外商運動財政當局，又稱該總長利令智昏，又稱該代表等與黃體濂密謀以巨款要求羅文幹簽定合同等語，則此支票三紙當係指為羅文幹、黃體濂受賄之證據。本廳查三萬磅及五千磅兩款，華義銀行確曾簽發此項支票，惟是否由何方預字之運動費內支撥，訊據羅文幹、黃體濂僉稱完全不知此事。傳訊奧債團代表羅森達，據稱三萬磅支票係簽付安利洋行經理巴克之手續費，五千磅支票係簽付安利洋行買辦之手續費。又訊據巴克供稱中奧借款係由瑞記洋行經手，安利洋行承繼瑞記，我是安利洋行經理，此次訂立合同由我作中，故奧債團代表給我三萬磅手續費，並給我洋行買辦五千磅手續費，因金磅在北京不便出賣，故先滙上海折換現洋後轉滙北京各等語。復經致函外交部照會義、英兩公使代為調查詳情，旋准義使覆稱詢明羅森達、柯索利及華義銀行經理賓德孫甘等無異，並經查究該行帳簿等，據認為羅森達、柯索利以及華義銀行確係公正端嚴之行動。復由英使取具巴克證明書轉送到廳，切實聲明此兩款支票，純屬安利洋行與奧債團間之私事，此外又未發見何等實據足以證明此三萬五千磅之款，實係奧債團用以行賄中國財政當局，可見此項支票不能認為羅文幹、黃體濂受賄之證據。至八萬磅支票一紙經本廳檢查奧款案卷確有此事，訊據羅文幹、黃體濂供稱此項支票乃係奧債團按照合同應付我國之款，奧債團代表羅森達供亦相同，復經函請外交部照會義國公使要求允許本廳派員前往華義銀行訊問檢查，旋准義使覆稱曾向該債團代表羅森達、柯索利二名審問，據稱伊等確於合同簽字之後，給予庫藏司可長黃體濂一五六三號支票八萬磅現款一紙，票面錄明收執者係財政部，此

中華民國十二年 一月十一日

六〇

項金款即係以符遵合同之所訂，並聲明決未交給何等賄款等情，復同時審問華義銀行經理賓德係甘等，並詳細考究該銀行帳簿等據，亦與上開各等因無異，檢察廳實地盤查實無何等裨益等語，此為八萬磅支票之收付情形，復訊據羅文幹、黃體濂供稱此八萬磅係此次結算複利及所得稅所生之差額之一部分等語，查按奧款原卷此次磋商展期合同雙方爭執複利結算期限及所得稅稅率相差之額合三十萬磅有奇，嗣經中人調停此項差額雙方各擔半數，奧債團分擔之十五萬餘磅，除由總債額上扣除七萬餘磅外，奧債團應支付我國現金八萬磅，此為八萬磅之來源，復訊據羅文幹供稱此八萬磅已收中幣六十六萬八千元，除交通部撥支五十萬元償還廣九借款外，餘十六萬八千元現存中國銀行。黃體濂供稱財政部收到八萬磅支票後，經總長簽字蓋用部印，委託安利洋行往上海折賣現洋，因需款孔急，先由安利洋行假定磅價為八元三角五分，八萬磅應合六十六萬八千元，即按此數由安利洋行先行墊出，比即簽發麥加利銀行支票兩紙一張五十萬一張十六萬八千元各等語，質之安利洋行經理巴克，供亦相符，並函查交通部及中國銀行，亦稱收到各款屬實，此為八萬磅之用途。至此項支票由財政部蓋印羅文幹簽字一節，訊據黃體濂供稱凡支票上寫明交付財政部者，非總長簽字加蓋部印不能取款等語，函詢財政部向來辦法據復無異。總之此八萬磅支票既係根據合同由奧債團正式交付，由財政部正式收入，復由財政部正式支出，始終與羅文幹、黃體濂私人無關，其非受賄自無可疑。

第二、關於偽造公文書部分

查吳張原件內稱公債之募集及訂立國庫有負擔之契約，須依約法交國會同意，該總長竟私訂契約，又原合同中有經大總統批准，國務會議通過云云，迭經與閣員談話，並面詢大總統確無其事，該總長擅敢妄訂等語，原件所稱雖未指明其觸犯何罪，按之刑事法，似係認為偽造公文書之嫌疑，本廳查刑律第二百四十條，偽造公文書之罪係以虛構事實為必要條件，羅文幹等此次訂立奧款合同，是否有虛構事實情形，應就合同案文加以審究。該合同第三條載：「前項借款合同（本廳按此指原合同而言）之條款，財政總長已奉大總統命令核准，即聲明本合同為前項合同之附件，並為解決前項借款合同所發生之各問題而立，自應仍認為係遵照大總統前次命令及所核准之條款而辦理者。」第四條載：「財政總長應請外交部正式通知駐華法國公使及美國公使聲明，本合同係照第三條所言已經內閣同意，並由大總統頒令准許後，始行訂立。」云云。僅就第四條末段斷章取義，一若內閣同意及大總統令准之程序

業已履行。然同條上文既聲明係照第三條所言，而第三條又明載仍應認為字樣，是不啻明白表示此項程序實未履行，核與虛構事實要件不合，即難認為偽造。惟查此項合同關係重大，羅文幹辦理此事，並不履行法定程序，遽與訂約，實不得謂為合法，國人責難並非無因。當經訊據羅文幹供稱，此次合同條文，全係公債司擬辦，除新訂條件修改外，餘均依舊合同起草。又傳訊公債司司長錢懋勛供稱，奧款前後七項，前清借款二項，不知如何辦法，民國以後借款四項及展期一項，俱未經國會同意及閣議通過，總統批准，此次新訂合同第三、第四兩條均係照鈔舊合同（指五年展期合同而言）各等語，本廳檢閱五年展期合同實係如此規定。推羅文幹等辯護之意，不過謂沿用舊案即可卸責。不知舊案是否合法，係屬另一問題。此次訂立展期合同，自應依法辦理，何得以舊案為藉口，就行政上責任言之，實難辭咎，惟此種違法既非構成犯罪，本廳自應毋庸置議。

第三、關於損害國家財產部份

查吳張原件內稱羅文幹擅將巴黎和會議決所有德、奧與中國債務關係概作為中華民國賠償之債票，私行訂立合同，換給新債票，又稱喪失國家權利約五千萬元之巨，又稱德、奧債款經巴黎和會議決概作中國之賠償有案可稽，又軍械債票不能隨同其他債票換給新債票，此為一定不易之理。羅文幹因受運動允許，以無敎債票為變相之補償各等語，陳則民續遞訴狀，亦列舉合同內損失之點，認為難免刑律第三百八十六條之責任，本廳就該合同內容詳加審究，並參以奧款全案卷宗及各關係人之供述，應分款說明於下：

（一）奧國債款與德無關及財政部此次計算債額之方法

查此次奧國債款共計七項，其前六項係自前清宣統三年，以迄民國三年間先後向奧銀團訂借，總額英金四百七十五萬磅，民國五年因前項債款有一部份本金到期未能償還，復商訂展期合同，計償額英金一百二十三萬三千磅，此即第七項債款，統係經由瑞記洋行代表與銀團辦理，全卷具在，與德無關。吳張原件德奧並稱，係屬誤會。又查前六項債款內有三項係訂明以購買軍艦及礮彈等項為條件，並在原借款項下扣留二百三十一萬七千二百二十八磅，以六十二萬三千九百五十一磅撥付第一批定款，餘款一百六十九萬三千二百七十七磅，則留作備付貨款之用，是為購貨合同。此次財政部清理奧債，商訂展期，並連帶而議及取消購貨合同，自以清算債款為入手辦法，外

中華民國十二年 一月十一日

六二

間因不明此次計算方法，故對於合同內五百七十七萬七千一百九十磅之債額，頗多疑義。本廳就其清算賬單，以推求其計算方法，尙無不合之處，（條件上是否受損係另一問題俟後說明），茲略言其大概。查前六項債款除已償還（展期部份作爲償還）不計外，尙欠三百零八萬七千磅，合之五年展期之一百二十三萬三千磅，共欠四百三十二萬磅，此次計算方法係將上列之四百三十二萬磅爲本金，自民國六年一月一日起至十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統按週年八釐計算利息，並以同利率按半年一結加給複利，外加利息及複利上之所得稅，（按五六先令計算）計得七百六十八萬五千二百四十五磅五先令三辨士，爲我國欠款之總額。再將購貨存款一百六十九萬三千二百七十七磅爲本金，亦自民國六年一月一日起，至十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按照週年六釐計算利息，並以同利率按半年一結，加給複利，計得二百四十一萬四千二百零八磅一先令十一辨士，爲與債團應行繳回之款。兩數相減我國尙欠與債五百二十七萬一千零三十七磅三先令四辨士，是爲甲賬。又將上列之四百三十二萬磅爲本金，自民國六年一月一日起至十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統按週年八釐計算利息，並以同利率按一年一結，加給複利外加利息及複利上之所得稅（按四先令計算）計，得七百三十六萬九千八百五十一磅十一先令，爲我國欠款之總額。再將購貨存款一百六十九萬三千二百七十七磅爲本金，亦自民國六年一月一日起至十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按照週年六釐計算利息，並以同利率按一年一結加給複利，計得二百四十萬零一千九百四十五磅十五先令十辨士，爲與債團應行繳回之款。兩數相減，我國尙欠與債四百九十六萬七千九百零五磅十五先令二辨士，是爲乙賬。（本廳按甲賬爲與債團主張之計算法，乙賬爲財政部主張之計算法，經中人巴克調停，以兩種計算法所生之差數，雙方各擔半數，故不得不先求出甲乙兩賬以便求其差數）甲乙兩賬相減計得三十萬零三千一百三十一磅八先令二辨士，是爲半年一結，與一年一結，及五六先令與四先令兩種計算方法比較所生之差數，再將上列差數加入乙賬，計得五百二十七萬一千零三十七磅三先令四辨士（與甲賬同）。又因上列差數我國與與債團各擔半數，我國應擔之半數十五萬一千五百六十五磅十四先令一辨士，已加入乙賬不計外，其與債團應擔之半數應交付現款八萬磅，餘款七萬一千五百六十五磅十四先令一辨士，須由上列五百二十七萬一千零三十七磅三先令四辨士內扣除，故實欠債額五百十九萬九千四百七十一磅九先令三辨士。復因新債票按九折發行，故合同內規定債額又申至五百七十七

萬七千一百九十磅矣。

(二) 奧款是否一部失效及應否抵償賠款

查奧款債票係由奧債團代中國政府在歐洲發行，當時購買者本不限定奧國人民，因此他國人民之持有此項債票者亦甚多。自經對奧宣戰以後，奧債本息一律停付，協約及中立國人民持有此項債票者，紛向我國駐英公使催索，（因合同明定在倫敦付款之故），財政部不得已直至民國八年，始電商駐英使議定辦法，凡前項協約及中立國人民所執債票，如在民國四年六月以前曾在駐英使館掛號者，均認為有效，此外間所傳為部定限制辦法是也。至其掛號票數歷經財政部函詢駐英使館，迄未聲復，惟查九年五月十四日駐英使來電內稱，清還奧債約計須籌七十萬至一百萬磅，此數包括已在使館掛號票戶及確因戰事未能前來掛號者而言。至奧國銀行寄存倫敦之債票被英政府沒收者不在此約計之內等語。上列約數有何根據不得而知，但既稱不限於掛號之票戶，則未掛號之債票自非作為無效，蓋部定辦法所謂有效二字，係表示掛號債票，在宣戰中不停止效力之意，依此推論，其未掛號之債票亦只能認為宣戰中停止效力而已，不得謂為根本無效也。況按之國際公法，凡國家債票為敵國人民所持者，不得因戰爭之故而沒收之，為國際法學者之通說，則此項債款不得因對奧宣戰而遽謂可毋庸償還，尤無可疑。至應否抵償賠款一節，吳張原件內稱此項債款概作賠償，經巴黎和會議決有案，本廳檢閱奧約實無此項規定，復經函查外交部原案，據復相同，可見奧國抵償賠款之說實無根據。再查奧約第二百四十八條，雖有協約或參戰國與奧國間債務應彼此結賬抵銷，及抵賬餘款應由債務國交付現金之規定，然奧國既無欠我之款，而對奧應索之戰事賠款又因各國一律主張緩辦，自無抵銷之可言。今即退一步言之，謂可以抵償賠款，亦必以奧國人民所持之債票為斷，查此項債票雖其大部份為奧國人民所購買，而在奧法等國人民手中者亦復不少，嗣以和約關係，領土變更，奧國人民改隸義大利與薩哥士挪霍國籍者甚多，此類人民既因奧約第二百四十九條之規定不得視作奧國人民，而其所持此項債票又實占債額百分之七十五，（見審計院外國顧問寶道意見書）其餘額百分之二十五，尚有屬於英法兩國人民者，故此項債票現在奧國人民手者實為極少之數，我國縱欲主張抵償，按之情勢，實亦有所不能也。

(三) 展期合同應否訂立及應否訂立於今日

中華民國十二年 一月十一日

中華民國十二年 一月十一日

六四

查奧款全部有效及不能抵償賠款情形已如上述，則奧債應還自無疑義。財政部因籌款困難，既不獲以現金收回債票，而又重以債權者之催索應付為難無已，只有展期之一法。財政部歷來政策，亦往往如是，惟此項合同應否即時訂立，訊據公債司司長錢懋勛供稱，此次訂立展期合同原因甚多，茲舉其重大者，第一因外國公使迭向外交部、國務院催促解決，均經該部院咨行財政部有案。第二因義國政府議以清償奧款為承認新增關稅之條件，亦經唐使來電聲明。第三因舊債票均已到期，若不設法收回，無以維持國家之信用。又訊據羅文幹供稱，財政至於今日貧窘已極，羅文幹在財政部時，曾擬有整理內外債計劃以為清理財政入手辦法，然此種計劃皆恃於關稅增加，關稅增加又待於各國簽約。此次奧債事件發生，在京則有未簽約之法、義兩國公使日夕催促，在外則有唐公使電聲明義政府以奧款為簽約之交換，羅文幹既身居財政當局，自不能不統籌兼顧，以期有利於國家各等語。參考案卷尚屬相符，故從國際信用及財政前途上觀察，此項展期合同訂立於今日固非全無理由也。

(四) 展期合同內容之利害若何

(一) 利率 查原合同六項均係週息六釐，至民國五年，其一部份訂立展期合同始增為週息八釐。此次計算利息自應按照上列合同利率分別辦理，即謂過期之利息理應增加利率，而期內利率既為各合同所規定，(指前六項而言)當無增加之理。乃此次竟一律按照八釐計算，實有變更原約之嫌。訊據公債司司長錢懋勛供稱，奧款原利率雖為週年六釐，民五展期一部份款已改為週息八釐，另有一部仿展期庫券，並改為按月九釐，即週年一分零八毫。此次奧款展期，彼方對於過期利息原要求按照展期庫券利率，一律以週年一分零八毫計算。嗣經財政部切實商令讓步，並經安利洋行調停，彼方始提出折衷計算方法，謂中政府若不堅持六釐八毫之分別計算，伊亦不堅持過期利息按照週息一分零八毫計算，財政部通盤核算，較有益，始定為統按八釐計算辦法等語。檢閱本年九月二十六日譚話記錄，尚屬相符，查展期庫券共計十八萬六千三百十四磅有奇，(此次未將庫券一款由總債額內扣除，據錢懋勛供稱，因有別稱影響須另案辦理，且此款僅付六萬磅餘均未付等語。)原有過期利息在內，既經財政部承認週息一分零八毫，奧債團援以為例尚非情理外之要求，財政部力爭不獲，始將過期利息承認八釐，並無不合，惟將期內利率一併增加究屬非是。

(二) 複利 查複利在原合同中國無此規定，即在民五訂立展期合同時亦尚無過期利息，故亦不發生複利問題。迨至五年以後，各項本息均未照付，此次清理奧債事件發生，奧債團根據原合同每半年付息一次之規定，要求半年一結，加給複利，財政部始則完全拒絕，（見去年一月十三日張司長與巴克之談話錄），拒絕不能，再商為一年一結，（見去年九月二十五日財政部與奧代表之談話錄），奧債團猶不應允，始經巴克調停議以半年一結與一年一結比較所生之差額，雙方各認半數，（見去年十月二日安利洋行譯函）辦法始定。惟未將宣戰期內應行停付之款免算利息，似有問題。訊據公債司司長錢懋勛供稱，本年九月二十五日與奧債團代表談話時，曾主張宣戰期內利息應一律免除，複利更不必論，奈彼方力言此層無可變通，其理由係以奧款債票大多數已移轉義、法、英等國人民所有，根據凡爾賽和平條約當然計算利息，財政部不得已而承認等語，檢閱談話記錄亦復無異。查庫券一款已曾承認複利（庫券十八萬餘磅即有利息在內而庫券又有利息顯係複利），既有此項先例，此次財政部對於奧債團之要求自無拒絕之餘地，至宣戰期內仍給利息，並給複利一節，查外國先例戰爭期內停止履行之債務，其利息於戰爭終了償還原本時，仍應照付，則此項債款於宣戰期內所生之利息，財政部一律照付，尚無不合，複利亦為利息之一種，利息既應照付，則複利之不能獨免亦屬當然之事。

(三) 所得稅 查五年展期合同第十七條內載：政府承認每屆付息時，所有應付息款外應另行加付息款總數上之全額所得稅，其稅率按照付款時英國政府法定稅率云云。其前六項合同中雖無此種規定，然另有公函證明，均經檢閱無異。查此項所得稅並非我國對於外國所納之稅款，乃債權者因每年取得債款上所生之利息，依法應納一種稅款。以理而論本應由持票者自行繳納，然因有特約須由我國代為擔負，至此次並未完全按照英率計算（英率約在五先令之間，財政部要求統按四先令計算，經中人調停以兩種計算比較所生之差額雙方各擔半數），乃債權者之讓步，並無不實不盡之處，不過因利率增加之故，所得稅亦從而增加耳。

(四) 新債票九折 查新合同第一條規定，該項債票以九折發行云云。參閱民五展期合同並無此項規定，訊據公債司司長錢懋勛供稱，奧款舊債票截至民國十年，均已滿期，無法付還現金，始改以債票交付。彼方原要求為百分之八十八，後經磋商始允讓為九折，並且財政部先例甚多。如去年上半年以九六公債，日金債券償還日本方面各項債款本息三千二百餘萬元，即按八四折申合債票為三千八百餘萬元是其一例等語，本廳查核尚屬相

中華民國十二年 一月十一日

六六

符。夫以到期應付之債款，既不能以現金償還，商請展期，換發新票，以我國今日財政狀況而論，此項債票之信用將來在市場上能達如何程度殊難斷言，則財政部之應債權者之要求而減成發行，實有不得不然之勢，況又有先例可援，自不得獨責此次辦法為不合。

(五) 購貨合同應否取消

(一) 購貨合同之來歷 查民國二十三年間政府訂借奧款三項，(即原六項中之三) 共計英金三百七十萬磅，合同內均聲明政府應向該國家購貨物。計有巡洋艦四艘，其他均係重戰子彈及遠鏡等物，當由奧銀團共和貨款二百三十一萬七千二百二十八磅(定款六十二萬三千九百五十一磅在內)，留作交付貨款之用，均經海軍陸軍兩部與承辦奧國借款之瑞記洋行訂立合同有案，購貨合同即指此而言。

(二) 購貨情形之變遷 查購貨合同係成立於民國二、三年之間，已如上述。未屆交貨日期，歐戰遽起，適因借款合同有一部分本金到期未能照付，我國要求展期(即五年展期合同) 彼方遂要求於展期合同中規定一款(即十七款)，聲明交貨日期因歐戰之故，未能按照原合同辦理，並謂中國不得因交貨遲緩有何要求或處罰云云。遂至歐戰告終，交貨仍無期日，皆係受前項規定之拘束，公債司司長錢懋勛供稱取消之議動機即在於此。

(三) 取消購貨合同之利害 查奧款案卷關於購貨合同一事，奧債團始終無取消之意，我國深感不便，始有取消之提議，究竟此項合同應否取消，訊據公債司司長錢懋勛供稱，此項購貨合同實有取消之必要。第一因原定合同雖有購貨之規定，不過為借款之一種條件，在當日即非需要，現時各國均厲行縮減軍備，我國若再置軍用物品，亦非所宜。第二因取消後被留之款本利均可由債額內剔除，否則勢必增加債額一百數十餘萬磅。第三因民五展期合同將原合同交貨限期完全放棄，最為不利之點，若不設法取消，恐將來膠轕愈多，損失愈大等語。本廳詳加考核，尚屬實情。惟其將定款六十餘萬磅全部拋棄，損失如是之鉅，不能不有充分之理由，訊據公債司司長錢懋勛供稱取消購貨合同一案提議最早因未將展期辦法議定，故無從議及。迨羅總長到任，決定展期辦法，始連帶而議及此項問題。彼方聲言取消合同亦可照辦，但聲明已付定款六十餘萬磅必須拋棄，所持理由有二：(一) 彼方始終願意交貨，因交貨之利益比較取消合同僅沒收定款者為大。(二) 承造船隻工程已達百分

之四十，再加租借航塢等費用，已耗去一百二十萬磅，以上所收定款不足抵償，故彼方不進而要求賠償損失已爲讓步，同時並呈驗義政府及中國駐義使館簽字之證明工程文件爲憑。財政部一再力爭終歸無效，不得已始允拋棄定款均有案卷及譯話錄可證等語。查本年九月二十五日之譯話錄，奧債團代表確有虧耗一百二十萬磅之主張，但並無何種根據，至做貨工程平均已達百分之四十，則有前項證書可憑。財政部因定款僅達貨款全額百分之二十五（復算爲百分之二十七弱），非惟不足補償一百二十萬磅之損失，並不敵工程百分之四十之數，而權衡利害又非取消合同不可，遂忍痛將定款拋棄尙不得謂無理由。

至財政部接到工程證書後，曾密電駐義唐使查明造船情形，據復竟與前項證書不符。財政部雖復經咨由外交部轉電駐義使館再予調查，然尙未據復。遽行訂約一節，訊據公債司司長錢懋勛供稱，該項證明書曾經外交部用正式公文證明無誤，復由安利洋行來函聲明前項證書願負責任擔保其真確無誤，倘以後證明該證書實有不確之處，願將定貨款加算利息一併退還等情，因此該項證書果經唐使查復實有不符，財政部仍有索還定款本利之望等語。查該項證書既由義政府正式簽字，並經我國使館簽名，以證據力而論尙非薄弱，外交部認爲無誤亦非武斷，況有安利洋行之聲明函件又可保留將來交涉之餘地，財政部先行訂約亦尙無可疑之處。

又查陳則民十一月二十四日訴狀，根據財政部上國務總理咨呈，謂奧銀團代表於要求拋棄定款外，同時又有中國政府不願再購軍用物品，可換交他項貨物之聲明，政府儘可選擇較優之條件（本廳按係指換交他項貨物而言），並無絕對須拋棄此六十餘萬磅之必要。訊據公債司司長錢懋勛供稱，奧銀團代表確係有換購他貨之聲明，財政部因爲當時無需要之貨，又因要將購貨存款收回抵賬，故未允照辦，是以說不到定款一層，但以後與奧銀團代表隨便談及如果換貨定款如何，他祇說銀團方面爲造船一事已損失一百二十萬磅，無所取償云云，竊其意思縱能辦到換貨，亦不能不拋棄定款等語。查換交他貨，乃取消合同後關於購貨餘款一百六十餘萬磅之解決問題，與定款之拋棄與否無涉，蓋定款係爲賠補造船工程之代價，縱政府認購他貨，而造船之損失依然，若謂如此即可收回定款殊無此理。

（四）購貨存款計算六釐回息是否允當 卷查民五展期合同第十五款規定：「銀行玆特聲明，在本借款債票內

其五十六萬四千四百二十五磅十三先令四辨士之債票，乃用以抵代上開借款合同，內載明到期應付而應交存各該銀行手中以便由銀行購買貨物者，但現因歐戰，致交貨無期，故銀行擔任在政府按照本合同條款將週年八釐利息交付銀行之後，銀行隨即將上言之五十六萬四千四百二十五磅十三先令四辨士一欵上政府，所付之利息繳還政府，至銀行通知政府能交貨物之日為止。」云云。就此規定而言，自民五訂立展期合同之日起，我國對於購貨存款之利息，當然可主張與欠款之利息根本抵銷，在未通知交貨以前，毋庸計息，蓋如是辦理既省所得稅，又免利率爭執也。惟據公債司科長徐行恭供稱，該款載明付息之後再行繳還，故彼方不允抵銷，所得稅無從豁免。至於我國付息八釐彼方繳息六釐，係因該款未明定如數字樣，所以民五六月、十二月兩次結賬，都是如此辦理。並且彼方始終主張存款與欠款為兩事，不允同一利率，財政部交涉無效，始行承認等語。核閱民五六月、十二月結賬清單與所供相符，惟查該項存款原為預備購貨而設，今彼方既聲明交貨無期，允將我國所付之息繳還，自應受特約之拘束，不能與普通存款並論，雖有民五成案，而該合同內於政府將年息八釐交付銀行之下，緊接銀行隨即將政府所付之息繳還政府，則無論依論理解釋，文字解釋，彼方所繳之息當然即我國所付之數，否則該款應於八釐付息之下載明銀行將存款六釐年息或存款年息繳還政府，不應云將政府所付之息繳還政府也。故購貨存款僅算六釐回息，實未能認為允當。

如上所述、不獨購貨存款中之五十六萬四千四百二十五磅十三先令四辨士因合同明定之故應按八釐計算，回息即其餘款（即存款一百六十九萬三千二百七十七磅內減去五十六萬四千四百二十五磅十三先令四辨士之餘款）。從前列合同第十五款精神上解釋，我國既允將欠款之過期利息統按八釐計算，彼方亦應按八釐計算，回息繳還我國方為平允。

（六）是否構成刑律第三百八十六條之罪

依上列各款之說明，如期內利率之增為八釐，如存款之僅按六釐計息，嚴格言之固不可謂非國家之損害。然就合同全部而論，如所得稅稅率及結算復利期限之兩點均較原約為有利益，是此項合同本屬利害互見，況借款到期無法償還，而易以新債票在債權者以不得現金之故，而提出較苛之條件，亦屬情理之常。加以法、義各國公使迭次

迫索，義國復以此爲增加關稅之條件，當局者爲顧全國際信用，及希望關稅早日增加，以便實行整理內外債計劃起見，徇債權者之要求，訂立此約，誠亦有不得已者。按刑律第三百八十六條之罪，係以圖利自己或第三人，或圖害國家爲成立之要件。所謂圖利或圖害者，言其行爲係以故意使國家受害，或使自己或第三人得利爲目的。而此項目的必爲其行爲之動機，故非有此目的者。國家縱受有損害，亦不能構成本條之犯罪。羅文幹等此次訂立展期合同，其動機既如上文所述，而考其當日交涉情形，凡一條件皆幾經磋議而始定，受賄一節復經查無實據，此外又別無圖利自己或第三人或圖害國家之證據，其不能成立刑律第三百八十六條之罪自可斷言。

依上論結羅文幹、黃體濂關於訂立奧款展期合同及取消購貨合同，或犯罪嫌疑不足，或行爲不成犯罪依刑事訴訟條例第二百四十九條第二款第三款規定，應予以不起訴之處分。

民國十二年一月十一日

二、賈士毅：民國初年的幾任財政總長——羅文幹（註五）

羅總長文幹，字鈞任。他與陳錦濤同是廣東人，同是留學生，又同在財政總長任內先後因爲控案的牽涉被捕關進監牢。只是陳錦濤前後做了三任的財政總長，羅文幹只做了一任；陳在判有罪刑後奉令特赦的，羅則由法庭判決無罪釋放的。這是兩人間稍微不同的地方。

羅文幹在清末留學英國，專門研究法學，獲牛津大學碩士學位。辛亥年回國時部試進士。民國初年，服務於司法界，歷任廣東司法司長、總檢察廳檢察長、修訂法律館副總裁、司法次長、司法總長、大理院院長、外交總長等職，是全國司法界修訂法律之權威。曾在總檢察廳任內參劾籌安會，袁世凱相應不理，使憤慨辭職。

民國十一年九月十九日，王寵惠受命組閣。在王任修訂法律館總裁時，羅爲副總裁，其才學便深爲王所賞識，至是遂選羅任財政總長。不意履任未久，即受屈入獄。

事情是這樣的：在民國三年時我國政府曾向奧國訂購砲艦四艘，作價英金六百萬鎊，訂爲借款，利息每年照六釐計算。奧國還把所得稅七千鎊贈給了我國，由我政府先付價款四分之一以後，奧國就開始建造。後來中國對德、奧宣戰，這個借款造船的合同遂即擱淺了。一直到戰事結束，我們和德奧恢復了邦交，奧國代表再向北京政府交涉

，利息要求加爲九釐，對華借款佣金，再增加了八千鎊，要求本利一次付出。經過羅總長交涉結果，原訂的六百萬英鎊，減爲四百一十一萬鎊，利息仍舊是九釐，佣金全部作爲財政部同人的福利金。這個合同在十一月十四日簽了字。那幾天裏，王總理因爲有事在外交大樓招待國會議員，議長吳景濂問起國會經費爲什麼遲遲沒有撥發，王總理回答說財政困難，各機關的經費也多沒有撥發。吳議長很不愜意，正好聽說羅總長簽訂了奧國借款的合同，就向黎元洪大總統密告羅總長訂立奧國借款合同有受賄的事，大總統遂下令把羅文幹送進了監牢。府院爲了這件事立刻召開會議，閣員們多說總統違法，應該交法庭處理，如果告發確實，就嚴辦羅文幹；如果是誣告，吳議長應該反坐。這時吳景濂等就跑進總統府阻止蓋印，總統的令沒有下來。二十一日王寵惠以責任內閣已被破壞，等到羅案解決了就辭職。二十二日總統派孫寶琦到地方檢察廳去迎接羅文幹出獄，留在公府禮官處。但是羅文幹表示願受法律裁判，如果有罪，自然應當守法；如果沒有罪，也不必再進總統府。二十五日閣員都辭了職，羅文幹仍回地方檢察廳看守所。第二年七月二十九日，羅文幹經法庭判決無罪出獄，司法總長程克受人慫恿，命令檢察廳不服判決，提起上訴，又把羅文幹關了起來。於是修正法律總裁江庸就彈劾程克，氣憤地辭了職，一時全國司法界譁然。直到民國十三年春，檢察廳撤銷了上訴案，才算結束。

民初羅氏在司法界，聲譽頗隆，法界人士，出其門下者甚多。以法律名家出長財政，遂受繚繞之苦，當非始料所及。不過，他那種自請偵查願受法律裁判的精神，卻極得輿論界的好評。

民國二十二年，羅氏又奉中央命令，宣慰西北，乘飛機到新疆，宣達中央德意。使邊陲的民衆，歡騰雀躍，誠爲民國以來所從來沒有過的盛事。羅氏持躬清正，沒有官僚的習氣，也是非常難能可貴的。

註一：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第五冊，頁二。

註二：黨史會藏批牘原件。

註三：賈士毅：「民國初年的幾任財政總長」，頁六九—七〇。

註四：民國十二年一月十四日「政府公報」第二四五九號。

註五：同註三，頁六八—七一。

十二日 第三國際決議：令中國共產黨留於中國國民黨內，仍保持自身組織。

自上年十一月二日起，第三國際舉行會議，中共派有代表出席。本日，第三國際決議：命中國共產黨員參加國民黨，但仍保持其自身組織。（註一）

按：自西湖中委會接受國際指示，以「黨內合作」之形式建立聯合戰線後，第三國際執委於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二日在特別決議中對共黨作如下指示：

「國民黨是現時中國唯一強大的民族革命組織，它以自由民主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以及一部分學生和工人為依據。

因為中國獨立的工人運動尚居薄弱；因為中國目前的中心任務是反對帝國主義及其在華代理人……中國軍閥；尤其因為解決民族革命問題直接有利於工人階級，而現時工人階級又尚未充分化為完全獨立的社會力量——所以共產國際執委認為：年輕的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實行合作是必要的。

祇要國民黨客觀上進行着正確的政策，中國共產黨就應在民族革命戰線上一切運動中幫助國民黨，但中國共產黨無論如何不應與國民黨合併，無論如何不應在這些運動中，隱藏自己特殊的旗幟。」（註二）

北京政府署司法總長王正廷辭職，以程克繼任。

本月四日，張紹曾出任北京政府國務總理，即以王正廷交涉魯案有功，欲予外交總長之席位，然吳景濂以施肇基與唐紹儀關係密切，竭力推薦施任外長。張紹曾不得不勉強以農商總長一席予王，王則力辭，又予以教育，王又力辭，其理由據稱有二：

- 一、外交有事可做，農教於此財政困難之時，無事可做。做事乃王氏之志，純為做官，則非王氏所願。
- 二、農教兩部，現為政學會之地盤，王氏與政學會黨系，雖然不同，但因老友關係，決不肯自蹈鵲巢鳩占之嫌，因此決心退出內閣。

中華民國十二年 一月十二日

中華民國十二年 一月十二日

七二

王正廷於五日堅決呈請辭職。其辭呈曰：

「呈爲瀝陳下情，懇請收回成命事。本日奉令特任正廷署司法總長，聞命之下，惶悚莫名。猥以樗櫟庸才，迭荷殊恩，慚感無既。凡有驅策，自應力效驚駘。惟奉令督辦魯案以來，歷時已十閱月，精力已實形支絀，前以汪閣動搖，中樞無人，主持又勉代兩旬，益形疲憊。現張閣成立，負責有人，急擬乘機休息。且法律之學，講求未深，司法權之責任至重，何敢濫竽斯職，以擁賢路刻正趕辦魯案結束事宜，司法一職，心力不逮，不得不披肝瀝膽，以陳所有陳述下情，懇請收司法總長成命緣由，理合恭摺，呈請鑒核批准施行。不勝感激之至，呈請大總統。王正廷謹呈。」（註三）

本日北京政府以程克署任司法總長。（註四）程克，字仲漁，又字衆漁，河南省開封縣人。曾任內務部參事，暨民七議員。其出任司法總長，乃得力於馮玉祥之推薦也。

按：民國六年六月十三日黎元洪在張勳逼迫之下，解散國會。段琪瑞平定張勳復辟之後，不肯恢復國會，而在北方重新選舉議員，召集新國會，是爲民七議員。

北京政府派任「蒙疆善後委員會」委員。

北京政府爲處理蒙疆善後問題，並研究對俄方針，乃設立「蒙疆善後委員會」，本日派任唐在禮、哈漢章、王廷楨、吳廷燮、朱泮藻、程克、鈕勇建、洪堯、李芬等九人，爲「蒙疆善後委員會」委員。（註五）十三日任命武向晨爲蒙疆善後委員會秘書。（註六）二十三日又派姚以價爲蒙疆善後委員會專任委員。（註七）

附錄：順天時報論說：「所望於蒙疆善後委員會者」（註八）

本月十二日明令派唐在禮、哈漢章、王廷楨、吳廷燮、朱泮藻、程克、鈕勇建、洪堯、李芬爲蒙疆善後委員會委員。其主要任務在恢復庫倫。換言之，不外樹立蒙古方面之對俄方針，而從事實行也。但樹立對俄方針，不可不

熟悉俄國之外交方針，若不事研究而樹立對俄方針，則無異不偵察敵狀而挑戰，可謂危險已甚也。自海牙會議以後，俄國官憲曾發表俄國之外交方針。去年八月十七日勞農政府臨時外交大臣嘉拉幹氏，對於美國「國民」雜誌記者所發表者，可稱為最真實正確，其中關於俄國對中國之外交方針，據該大臣之言曰：「蒙古現為反過激派所征服。然勞農俄國已助蒙古而恢復其自由，此外吾人亦當努力，使中國成為完全獨立國。幸日本在中國之地位漸形動搖，日本已迫於變更政策之必要。縱中俄兩國之親善結合，非東京政府所甚喜。但日俄兩國當不至因此而交干戈。吾人所望者，中國名實俱為完全之獨立國是也。英美兩國雖不願日本在中國增加勢力，但不過欲驅逐日本勢力之後，自取而代之以已」云云。此固為外交家表面上之巧妙辭令，不能悉行盡信，但就此發表中，可得俄國外交方針之真髓，即嘉拉幹之言，在恢復弱國之自由，或立於救濟者之地位是也。俄國代表越飛氏來京當時之演說，亦常高唱反對帝國主義，與弱國同舟共濟，徵於此，則思過半矣。關於此點，「巴里評論」雜誌曾揭載過激派在亞細亞之運動一文，指摘過激派運動之真髓，「謂過激派領袖常公言高唱種種理想，而實際上並不守其理想，常取臨機應變之行動。雖然，若彼等求始終一貫之主義，則對於其他種族國民，宜常自立於解放者之地位，常自執救濟者之態度，尊重其地方權利與習慣。無論如何弱小民族，亦宜其有自治機關之存在，甚至有時不惜將俄國領土而賦與之。俄國如依此方針，則自威古賴那人、土耳其人、白俄人、奇阿爾吉亞人、亞魯默尼亞人、亞色魯巴意吉耶人等之比較的文明國民，以至於裏海沿岸及貝加爾湖畔之遊牧民族、西伯利亞國境之未開化民族。統計約六千五百萬諸民族，理宜藉俄國援助而得民族的獨立，勞農俄國似宜以同盟自任也」云云。由斯而觀，俄國以歐戰後勃發之反帝國主義並民族自決主義為武器，極力煽動挑撥弱小民族及其他領屬國，欲於俄國壤土相接之處，建設無數小共和國，概行置諸蘇維埃主義之下。外蒙現正赤化於此主義之下，業經蒙古來信頻頻傳報，滿洲早晚當唱言滿民自決，韓民早晚當空言獨立自決，亦不難想像而得。至新疆回族大呼喀什迦利亞民族自決，西藏民族盛唱藏民獨立，亦正在勞農政府意計中也。」

要之，勞農俄國於壤土相接之處，標榜民族自決，反帝國主義，欲藉此煽動弱小民族，或加以擁護維持，建設無數小共和國，以便概行置諸赤化主義之下，外蒙即其一先例也。故中國當局僅主張外蒙主權，冀事恢復，當非俄國所易聽從。蓋俄國以懷柔蒙民為對蒙方針，中國關於蒙古之對俄方針，亦應以懷柔蒙民為第一義。若徒然往復交

中華民國十二年 一月十三日

七四

涉，互弄詭辯之外交，則決無何種效果而已。

註一：「中共禍國史實年表」，頁一〇。

註二：郭華倫：「中共史論」，頁九五—九六。

註三：民國十二年一月六日「順天時報」。

註四：「政府公報」，第二四五八號。

註五：同註四。

註六：同前書，第二四五九號。

註七：同前書，第二四六九號。

註八：民國十二年一月十四日「順天時報」。

十三日 蘇俄勞農代表越飛託辭南下養病，赴北京政府外交部辭行，與外交總長施肇基，就召開中俄會議問題，廣泛交換意見。

越飛以健康情況欠佳，擬赴南方養病，乃係表面託辭，實則由於北京政府對外蒙與中東路之立場，堅定不移，其欲使談判繼續，並強迫中國退讓，殆無可能。在此種情況下，越飛如繼續留在北京，必將徒勞無功。於是改變方法，藉支持中國南方之革命力量，以公開威迫北京政府就範，並故意製造中國內部之分裂與衝突。

上年十二月十二日，越飛曾將第一次報告寄往莫斯科，於本月五日在消息報發表，標題為「難解的問題」(Chinese Puzzle)。本月初旬，又寄出第二次報告，標題為「發端」(The Beginning)。(註一)兩次報告均強調中國國民黨組織完密，目標純正，在中國勢必成爲一個擁有廣大羣衆之政黨，而目前所進行之國民革命運動，使未來中國之命運惟此是賴；又推崇孫中山先生，譽爲中國革命之象徵；並認爲對北京方面的一切談判，均欠妥當，即使對吳佩孚或張作霖作私人聯繫，亦無效果可言。總之，他對中

國之國民革命運動表示同情，而認為蘇俄應對中國之革命，加以支持。其實，越飛並非真正同情中國之國民革命運動，也不是誠意地推崇孫中山先生，據王聿均著「中蘇外交的序幕」一書中分析，越飛之用意，不外三點：一、向俄人解釋其突然離京南下的原因，以推卸其在北京談判失敗的責任。二、使北京政府鑒於南方革命力量的增強，有所畏懼，俾在未來的談判中，迫其對蘇俄作重大的讓步。三、偽裝友善的態度，以圖與中山先生接近，商洽合作。同時還可暗中指使蘇俄一手羽翼的中國共產黨，潛伏在國民黨的組織之內，伺機圖逞。越飛用心之險，於此可見一斑。（註一）

本月十一日，越飛派其秘書庫治納錯夫（N.K. Kuznetsov）往訪北京政府外交部秘書朱鶴翔，以口頭通知越飛將赴南方養病，但未說明地點，彼稱：

「越飛代表之病，迄今未見復元，日前又請德、法、英名醫四人診治，均謂目下北地天氣過寒，不宜久住，應赴南方養病，俾得早日痊癒。越飛現擬於下星期日離京，囑為轉告貴部，並請屆時予以一切便利。」（註二）

朱鶴翔即詢越飛擬往南方何地療養，彼答「不知，一俟確定後，即當用電話通知閣下」。

本日，蘇俄勞農代表越飛親赴北京政府外交部辭行，與外交總長施肇基晤談有頃，朱鶴翔、魏文彬等皆在座。時值隆冬臘月，天寒地凍，而越飛則精神旺盛，毫無病容。雙方就召開中俄會議問題，廣泛交換意見，施總長勸其延期南行，暫留北京，俾即召開會議，越飛則堅決主張，須至本年三月方可正式開議。雙方對話如下：

「施總長云：本日會晤貴代表，甚慰。本總長深信尊體業已復元。

越飛云：賤軀尚未恢復。

施云：聞之悵甚。然尊容似無抱病之狀，深盼並非重症。

越云：醫師因本代表久病不愈，力勸赴南養病。

施云：旅行恐於貴體更形疲憊，甚盼貴代表能暫留本京，俾便繼續前貴代表因赴長春所中斷之談判。

中華民國十二年 一月十三日

越云：關於本代表與前任顧外長之談判，似不能謂因余赴長春而中斷。蓋此項談判，不過爲中俄會議之預先接洽而已。雙方議定在北京開會，但日期未曾訂定，本代表以爲如果賤體粗健，然中國舊曆年關在邇，即使現時開議，亦將因假期而中止。故擬乘此時機，赴南養病，賤軀亦未必因此旅行，而益覺疲勞也。今日本代表能與貴總長會晤，至深欣慰；貴總長在外交界負有盛名，敝國素有所聞，設如貴總長今日有假，本代表原有數項問題，欲藉以說明。因本代表今日會晤貴總長，非止爲辭行已也。本代表非舊式外交家，於國際問題，甚願開誠布公。

施云：中國舊年放假，不過兩日，就本國政府方面而言，舊曆年假，並不至爲會議之阻碍。且貴代表赴長春之前，曾聲明由長春歸京，即當開議，本部有案可考。

越云：貴總長對於下項問題之意見如何，擬請見示：①會議是否仍照前任顧外長時所擇定之手續進行？②抑或係兩國正式會議，爲訂立中俄條約？

施云：本總長蒞任不過數日，祇願繼續因貴代表赴長春而中斷之會議，以圖解決中俄兩國間之重要懸案。

越云：關於本代表與前任顧外長之談判，茲欲首先說明本代表並不視之爲中俄條約之磋商，不過認爲預先接洽而已。查本代表與前任顧外長會晤計有三次：第一次討論本代表本身法律上之資格；第二次及第三次討論中俄會議是否解決特別數項問題，抑或包括中俄兩國間之一切懸案。本代表以爲中俄兩國間並無特別問題，此次開議，蓋欲訂立中俄正式條約也。

施云：貴代表與前任顧外長會晤內容，已有紀錄可考。本總長如有暇時，頗願與貴代表談論外蒙問題，但因今日時間過短，不能詳細討論。祇望貴代表根據歷次對華友誼之宣言，將駐蒙俄軍迅予撤退，並盼即行開始中俄會議，開誠討論兩國間各項重要懸案。貴代表如能延期旅行，正深企盼。

越云：貴總長所提前次會晤，本代表以爲並無正式紀錄，如果正式開議，必須將中俄間所有問題一併商議。醫師屢催本代表前往天氣較爲溫和之處調養，所以於明後日即當起程南下。今日本代表擬向貴總長提議，決定中俄會議在本年三月正式開會，惟不知會議時貴國將派何人爲首席代表？敝國則已派定本代表爲全權代表。

施云：本總長甚盼貴體早日復元，俾可卽行開議。延至三月，爲期似覺太遠。開議時能將各重要懸案先行解決，則其餘問題自易商議。本國方面本總長擬派一精通英語大員代本總長蒞會，如有工夫，本總長甚願親自列席。目下貴代表既須他往，此問題自可待返京時再定。又本總長昨日甫知貴代表今日見訪，今日因有要公，不及暢談，甚爲抱歉，請爲見諒是幸。

越云：承示一切，至爲感謝。貴總長聲望素著，本代表深冀將來開議時，貴總長能親自蒞會。」（註四）

施總長於談話中，尙提到阿穆爾省華商無故被捕各案，表示中國朝野對此大爲不滿，若蘇俄有與中國保持友好關係之意，深盼立卽釋放被捕人員，檢還所攜去之文件，並擔保不再發生同類事件。越飛推說對此等案件未有所聞，惟所不解者，在俄國領土內，何以沒有中國商會？彼等之被拘，或有違法行爲，因華僑在俄國境內，私攜軍械與鴉片爲警察逮捕者，屢見不鮮。蓋犯罪須受法律之制裁，毫無足異。施總長告以阿穆爾省之中國商會，僅係正當華商之俱樂部，絕無違法情事，故該會會董深夜被捕，中國極爲重視。越飛始允卽電阿省地方官憲，對該案慎重審訊，從寬辦理。施總長表示滿意，當勸以善自靜養，並盼能早日返京。（註五）越飛稱謝，遂辭別而去。

越飛行將離京，不願與北京政府完全決裂，乃爲日後預留地步，故態度溫婉而緩和。

北京政府派張紹曾兼「政治善後討論會」委員長。

北京政府本日發表命令：准政治善後討論會委員長王寵惠辭職，特派張紹曾兼任政治善後討論會委員長。（註六）

梁啓超在南京東南大學結束講學，對該校學生發表課畢告別演說。

本日梁啓超結束其在南京東南大學之講學，對該校學生發表課畢告別演說，以表明其宇宙觀和人生觀。其講演全文如下：

中華民國十二年 一月十三日

中華民國十二年 一月十三日

七八

諸君，我在這邊講學半年，大家朝夕在一塊兒相處，我很覺得快樂，並且因為我任有一定的功課，也催逼着我把這部十萬餘言的先秦政治思想史著成，不然，恐怕要等到十年或十餘年之後，中間不幸身體染有小病，即今還未十分復原，我常常恐怕不能完課，如今幸得講完了。這半年以來，聽講的諸君，無論是正式選課或是旁聽，都是始終不曾曠課，可以證明諸君對於我所講有十分興味。今當分別，彼此實在很覺得依戀難舍，因為我們這半年來，彼此人格上的交感不少。最可惜者，因為時間短促，以致僅有片面的講授，沒有相互的討論，所謂教學相長，未能如願做到，今天為這回最末的一次講演，當作與諸君告別之辭。

諸君千萬不要誤解，說梁某人是到這邊來販賣知識，我自計知識之能貢獻於諸君者實少。知識之為物，實在是無量的廣漠，誰也不能說他能給誰以絕對不易的知識，頂多，亦只承認他有相對的價值。即如講奈端罷，從前總算是衆口同詞的認為可靠，但是現在，安斯坦又幾乎完全將他推倒。專門的知識，尚且如此，何況像我這種泛濫雜博的人並沒有有一種專門名家的學問呢。所以切盼諸君，不要說我有一藝之長，講的話便句句可靠。最多，我想，亦只叫諸君知道我自己做學問的方法，譬如諸君看書，平素或多忽略不經意的地方，必要尋着這個做學問的方法，乃能事半功倍。真正做學問，乃是找着方法去自求，不是僅看人家研究所得的結果，因為人家研究所得的結果，終是人家的，況且所得的，也未必都對。講到此處，我有一個笑話告訴諸君，記得某一本小說裏說：『呂純陽下山覓人傳道，又不曉得誰是可傳，他就設法來試驗。有一次，在某地方，遇着一個人，呂純陽登時將手一指，點石成金，就問那個人要否，那人只搖着頭，說不要，呂純陽再點一塊大的試他，那人仍是不為所動，呂純陽心裏便十分歡喜，以為道有可傳的人了，但是還恐怕靠不住，再以更大的金塊試他，那人果然仍是不要，呂純陽便問他不要的原因，滿心希望他答覆一個熱心向道，那曉得那人不然，他說，我不要你點成了的金塊，我是要你那點金的指頭，因為有了這指頭，便可以自由點用。』這雖是個笑話，但卻很有意思，所以很盼諸君，要得着這個點石成金的指頭——做學的方法——那麼，以後才可以自由探討，並可以辯正師傳的是否，教學術的教師最少要希望徒弟能與他對敵，學者亦當懸此為鵠，最好是要青出於藍而勝於藍。若僅僅是看前人研究所得，而不自行探討，那麼，得一便不能知其二，且取法乎上，得僅在中，這樣，學術豈不是要一天退化一天嗎。人類知識進步，乃是要後人超過前人，後人應

用前人的治學方法，而復從舊方法中，開發出新方法來，方法一天一天的增多，便一天一天的改善，拿着改善的新方法去治學，自然會優於前代。我個人的治學方法，或可以說是不錯，我自己應用來也有些成效，可惜這次全部書中所說的，仍爲知識的居多，還未談做學的方法，倘若諸君細心去看，也可以尋找得出來，既經找出，再循着這方法做去，或者更能發現我的錯誤，或是來批評我，那就是我最歡喜的。

我今天演講，不是關於知識方面的問題，誠然，知識在人生地位上，也是非常緊要，我從來並未將他看輕，不過，若是偏重知識，而輕忽其他人生重要之部，也是不行的。現在中國的學校，簡直可說是販賣知識的雜貨店，文哲工商，各有經理，一般來求學的，也完全以顧客自命，固然歐美也同坐此病，不過病的深淺，略有不同，我以爲長此以往，一定會發生不好的現象，中國現今政治上的腐敗，何嘗不是前二十年教育不良的結果。蓋二十年前的教育，全採用口德的軍隊式，並且僅能襲取皮毛，以至造成今日一般無自動能力的人。現在哩，教育是完全換了路了，美國式代日式德式而興，不出數年，我敢說是全部要變成美國化，或許我們這裏——東南大學——就是推行美化的大本營。美國式的教育，誠然是比德國式日本式的好，但是毛病還很多，不是我們理想之鵠。英人羅素回國後，頗豔稱中國的文化，發表的文字很多，他非常盼望我們這占全人類四分之一的特殊民族，不要變成了美國的「醜化」，這一點可說是他看得很清楚。美國人切實敏捷，誠然是他們的長處，但是中國人即使全部將他移植過來，使純粹變成了一個東方的美國，慢講沒有這種可能，即能，我不知道諸君怎樣，我是不願的。因爲倘若果然如此，那真是羅素所說的，把這有特質的民族，變成了醜化了。我們看得很清楚，今後的世界，決非美國式的教育所能域領，現在多數美國的青年，而且是好的青年，所作何事，不過是一生到死，急急忙忙的，不任一件事放過，忙進學校、忙上課、忙考試、忙升學、忙畢業、忙得文憑、忙謀事、忙花錢、忙快樂、忙戀愛、忙結婚、忙養兒女、還有最後一忙——忙死，他們的少數學者，如詹姆士之流，固然總想爲他們別開生面，但是大部份已經是積重難返。像在這種人生觀底下過活，那麼，千千萬萬人，前腳接後腳的來這世界上走一趟，住幾十年，幹些什麼哩，唯一無二的目的，豈不是來做消耗麵包的機器嗎，或是怕那宇宙間的物質運動的大輪子，缺了發動力，特自來供給他燃料，果真的這樣，人生還有一毫意味嗎，人類還有一毫價值嗎。現在全世界的青年，都因此無限的悽惶失望，知識愈多，沉悶

愈苦，中國的青年，尤爲利害，因爲政治社會不安寧，家國之累，較他人爲甚，環顧宇內，精神無可寄託。從前西人唯一維繫內心之具，厥爲基督教，但是科學昌明後，第一個致命傷，便是宗教，從前在苦無可訴的時候，還得遠遠望着冥冥的天堂，現在呢，知道了人類不是什麼上帝創造，天堂更渺不可憑，這種宗教的麻醉劑，已是無法存在；講到哲學嗎，西方的哲人，素來只是高談玄妙，不得實際，所足恃爲人類安身立命之具，也是沒有；再如講到文學嗎，似乎應該少可慰藉，但是歐美現代的文學，完全是刺激品，不過叫人稍醒麻木，但一切耳目口鼻所接，都足陷人於疲敝，刺激一次，疲麻的程度又增加一次，如吃辣椒然，寢假而使舌端麻木到極點，勢非取用極辣的胡椒來刺激不可，這種刺激的功用，簡直如有煙癖的人，把鴉片或嗎啡提神精神一般，雖精神或可暫時振起，但是這種精神，不是鴉片和嗎啡帶得來的，是預支將來的精神，所以說，一次預支，一回減少，一番刺激，一度疲麻。現在他們的文學，只有短篇的最合胃口，小詩兩句或三句，戲劇要獨幕的好，至於荷馬但丁，屈原宋玉，那種長篇的作品，可說是不曾理會，因爲他們碌碌於舟車中，時間來不及，目的只不過取那種片時的刺激，大大小小，都陷於這種病的狀態中，所以他們一般有先見的人，都在遠遠求所以療治之法，我們把這看了，那麼，雖說我們在學校應求西學，而取舍自當有擇，若是不問好歹，無條件的移植過來，豈非人家飲鴆，你也隨着服毒，可憐可笑孰甚。

近來國中青年界很習聞的一句話，就是『智識饑荒』。卻不曉得還有一個頂要緊的『精神饑荒』在那邊，中國這種饑荒，都鬧到極點，但是只要我們知道饑荒所在，自可想方法來補救，現在精神饑荒，鬧到如此，而人多不知，豈非危險，一般教導者，也不注意在這方面提倡，只天天設法怎樣將知識去裝青年的腦袋子，不知道精神生活安全，而後多的知識才是有用。苟無精神生活的人，爲社會計，爲個人計，都是知識少裝一點爲好，因爲無精神生活的人，知識愈多，痛苦愈甚，作歹事的本領也增多。例如黃包車夫，知識粗淺，他決沒有有知識的青年這樣的煩悶，並且作惡的機會也很少；大奸惡的賣國賊，都是智識階級的人做的，由此可見沒有精神生活的人，有知識實在危險。蓋人苟無安身立命之具，生活便無所指歸，生理心理，並呈病態，試略分別言之。就生理言，陽剛者必至發狂自殺；陰柔者自必萎靡沉溺。再就心理言，陽剛者使悍然無顧，充分的追求物質上的享樂，然而慾望與物質的寧加率，相競騰升，故雖有委妾宮室之奉，仍不覺快樂；陰柔者使日趨消極，成了一個競爭場上落伍的人，悵悵失望

，更爲痛苦。故謂精神生活不全，爲社會，爲個人，都是知識少點的爲好。因此我可以說爲學的首要，是救精神饑荒。

救濟精神饑荒的方法，我認爲東方的——中國與印度——比較最好。東方的學問，以精神爲出發點；西方的學問，以物質爲出發點。救知識饑荒，在西方找材料；救精神饑荒，在東方找材料。東方的人生觀，無論中國印度，皆認物質生活爲第二位，第一就是精神生活，物質生活僅視爲補助精神生活的一種工具，求能保持肉體生存爲已足，最要，在求精神生活的絕對自由。精神生活，貴能對物質界宣告獨立，至少，要不受其牽掣。如吃珍味，全是獻媚於舌，並非精神上的需要，勞苦許久，僅爲一寸軟肉的奴隸，此即精神不自由。以身體全部論，吃麵包亦何嘗不可以飽，甘爲肉體的奴隸，即精神爲所束縛，必能不承認舌——一寸軟肉爲我，方爲精神獨立，東方的學問道德，幾全部是教人如何方能將精神生活對客觀的物質或己身的肉體宣告獨立。佛家所謂解脫，近日所謂解放，亦即此意。客觀物質的解放尙易，最難的爲自身——耳目口鼻……的解放，西方言解放，尙不及此，所以就東方先哲的眼光看去，可以說是淺薄的，不澈底的，東方的主要精神，即精神生活的絕對自由。

求精神生活絕對自由的方法，中國印度不同，印度有大乘小乘不同；中國有儒墨道各家不同。就講儒家，又有孟、荀、朱、陸的不同，任各人性質機緣之異，而各擇一條路走去，所以具體的方法，很難講出，且我用的方法，也未見真是對的，更不能強諸君從同，但我自覺煩悶時少，自二十餘歲到現在，不敢說精神已解脫，然所以煩悶少，也是靠此一條路，以爲精神上的安慰。至於先哲教人救濟精神饑荒的方法，約有兩條：

一、裁抑物質生活，使不得猖獗，然後保持精神生活的圓滿。如先平盜賊，然後組織強固的政府，印度小乘教，即用此法。中國墨家道家的大部，以及儒家程、朱，皆是如此，以程、朱爲例，他們說的持敬制欲，注重在應事接物上裁抑物質生活，以求達精神自由的境域。

二、先立高尚美滿的人生觀，自己認清楚將精神生活確定，靠其勢力以壓抑物質生活，如此，不必細心檢點，用拘謹功夫，自能達到精神生活絕對自由的目的。此法可謂積極，即孟子說：『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不主張一件一件去對付，且不必如此。先組織強固的政府，則地方自安，即有小醜跳梁，不必去管，自會

消滅，如雪花飛近大火，早已自化了，此法佛家大乘教，儒家孟子、陸、王皆用之，所謂『浩然之氣』，即是此意。

以上二法，我不過介紹與諸君，並非主張諸君一定要取某種方法，兩種方法雖異，而認清精神要解脫這一點卻同，不過說青年時代應用的，現代所適用的，我以為採積極的方法較好，就是先立定美滿的人生觀，然後應用之以處世。至於如何的人生觀方為美滿，我卻不敢說，因為我的人生觀，未見得真是對的，恐怕能認清最美滿的人生觀，只有孔子釋迦牟尼有此功夫，我現在將我的人生觀講一講，對不對，好不好，另為一問題。

我自己的人生觀，可以說是從佛經及儒書中領略得來，我確信儒家佛家有兩大相同點：

一、宇宙是不圓滿的，正在創造之中，待人類去努力，所以天天流動不息，常為缺陷，常為未濟，若是先已造成——既濟的，那就死了，固定了。正因其在創造中，乃如兒童時代，生理上時時變化，這種變化，即人類的努力，除人類活動以外，無所謂宇宙，現在的宇宙，離光明處還遠，不過走一步比前好一步，想立刻圓滿，不會有的，最好的境域——天堂，大同，極樂世界——不知在幾千萬年之後，決非我們幾十年生命所能做到的，能了解此理，則作事自覺快慰。以前為個人為社會做事，不成功或做壞了，常感煩悶，明乎此，知做事不成功，是不足憂的。世界離光明尚遠，在人類努力中，或偶有退步，不過是一現相，譬如登山，雖有時下，但以全部看仍是向上走。青年人煩悶，多因希望太過，知政治之不良，以為經一次改革，即行完滿，及屢試而仍有缺陷，於是不免失望，不知宇宙的缺陷正多，豈是一步可升天的，失望之因，即根據於奢望過甚，易經說：『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此言甚精采，人要能如此看，方知人生不能不活動，而有活動，卻不必往結果處想，最要不可有奢望，我相信孔子即是此人生觀，所以『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他又說：『智者樂水，仁者樂山，智者動，仁者靜，智者樂，仁者壽。』天天快活，無一點煩悶氣象，這是一件最重要的事。

二、人不能單獨存在，說世界上那一部分是我，很不對的，所以孔子「毋我」，佛家亦主張「無我」。所謂無我，並不是將固有的我壓下或拋棄，乃根本就找不出我來，如說幾十斤的肉體是我，那麼，科學發明，證明我身體

上的原質，也在諸君身上，也在樹身上；如說精神的某部分是我，我敢說今天我講演，我已跑入諸君精神裏去了，常住學校中許多精神，變爲我的一部分，讀孔子的書及佛經，孔佛的精神，又有許多變爲我的一部分。再就社會方面說，我與我的父母妻子，究竟有若干區別，許多人——不必盡是純孝——看父母比自己還重要，此即我父母將我身之我壓小，又如夫婦之愛，有妻視其夫，或夫視其妻，比己身更重的，然而何爲我呢？男子爲我，抑女子爲我，實不易分，故澈底認清我之界限，是不可能的事。（此理佛家講得最精，惜不能多說。）世界上本無我之存在，能體會此意，則自己作事，成敗得失，根本沒有。佛說：『有一衆生不成佛，我不成佛。』『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至理名言，洞若觀火。孔子也說：『誠者非但誠己而已也。……』將爲我的私心掃除，即將許多無謂的計較掃除，如此，可以做到『仁者不憂』的境域，有憂時，就是『先天下之憂而憂』爲人類——如父母、妻子、朋友、國家、世界——而痛苦，免除私憂，即所以免煩惱。

我認東方宇宙未濟人類無我之說，並非論理學的認識，實在如此，我用功雖少，但時時能看清此點，此即我的信仰，我常覺快樂，悲愁不足擾我，即此信仰之光明所照。我現已年老，而趣味淋漓，精神不衰，亦靠此人生觀。至於我的人生觀，對不對，好不好，或與諸君的病合不合，都是另外一問題，我在此講學，並非對於諸君有知識上的貢獻，有呢，就在這一點，好不好，我自己也不知道，不過諸君要知道自己的精神饑荒，要找方法醫治，我吃此藥，覺得有效，因此貢獻諸君採擇，世界的將來，要靠諸君努力。」（註七）

註一：越飛之第二次報告，於二月二十二日始在消息報刊出，原因是該報主筆因其論調轉變太突然，故遲遲未予發表。參見王聿均著：「中蘇外交的序幕」，頁四五二。

註二：王聿均：「中蘇外交的序幕」（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民國五十二年十一月初版），頁四五—四五二。

註三：外交部檔。民國十二年一月十一日，朱鶴翔接見勞農代表團柯秘書紀要。勞農館問答第二號。

註四：同註三：民國十二年一月十三日，施總長會晤勞農代表越飛問答。

註五：同註四。

中華民國十二年 一月十四日

八四

註六：「政府公報」第二四五九號。

註七：梁啟超：「飲冰室文集」之四十，頁七一—一五。李競芳、王覺新筆記。

十四日 中國國民黨總理孫先生文於上海接見吳南如，商談時局問題，並謂祇有造成有組織之民意，始可打倒軍閥。

北京前國務院秘書吳南如過滬往訪孫中山先生，談時局問題。孫先生云：「廣東方面，雖極望余回粵；惟余之行止，尙未能定，刻正在考慮之中。廣東軍隊雖頗複雜，惟陳炯明一去，即無問題，收拾亦非難事，此後對於大局，仍當秉統一和平之旨。惟欲謀統一，須先裁兵，前既屢次表示，蓋武人把持軍隊，不特足以引起戰禍，並實陷國家財政於絕地。」時國內所唱各省代表會議與裁兵會議之說，孫先生似傾於後者；至裁兵之安插及以後軍隊之維持，則仍持兵工政策。孫先生對於當時武人干政極露厭惡之意，謂軍人所以保護國家，而非宜治理國家，排除武人政治之方，祇有國民自起努力，造成有組織之民意，始可以打倒軍閥。並謂前年美國潘興上將統領六百萬雄兵，不敢如中國軍閥之爲非者，國民能力強厚監督嚴密故也。（註二）

江海關稅務司布告，自十七日起來華貨物一律照新稅則徵稅。

稅務司於本月三日公布「自一月十七日起實行值百抽五」，本日江海關稅務司乃布告，自十七日起來華貨物一律照新稅則徵稅。布告曰：

「爲布告事：案查新修稅則定於本月十七日實行一事，業於一月三日公布在案。茲又奉總稅務司令開：凡在一月十七日以前起運來華之貨，仍照現行稅則徵稅。（起運來華之貨係指貨物已裝入船而言。）惟必須呈驗一月十六日或在十六日以前所出提單並運出口岸該管機關所發之憑照，註明該船在一月十七日以前抵口字樣，或有他項單照

，經海關認爲足以證明確實者，方可照辦。令飭遵照等因，奉此。合卽布告，仰華洋商人等一體知悉。」（註二）

註一：民國十二年一月十五日「民信日刊」。

註二：民國十二年一月十四日「順天時報」。

十五日 北京政府公布修正蒙疆委員會條例。

先是，北京政府陸軍部以蒙疆善後關係重要，故呈請特設委員會，辦理蒙疆善後事宜，並擬訂蒙疆善後委員會條例草案，於去年十月三十一日呈奉核准在案。自張紹曾出任國務總理並兼長委員會後，蒞會討論，深感原訂條例僅具規模，欲求施行便利，應當更爲損益，以臻完密。凡關於職員、職掌各條，均予量加修改，以明責任。其修正條例共十六條，本日經黎元洪總統核准，以命令公布之。條文如左：

修正蒙疆善後委員會條例

- 第一條 本會直隸於大總統，籌議恢復外蒙及蒙疆善後事宜。
- 第二條 本會置委員長一人，由大總統特派。
- 第三條 本會置委員二十人，由委員長就各部院署暨諳悉蒙情人員中遴選，分別專任兼任，呈請大總統簡派。
- 第四條 本會應延聘顧問，由委員長聘任之。
- 第五條 本會置專門調查員若干人，由委員長遴派分任調查事宜。
- 第六條 本會會議以委員長及委員全體組織之，討論左列各事項。
 - 一、大總統暨國務總理交議關於蒙疆事項。
 - 二、委員長提議關於蒙疆事項。
 - 三、委員提議關於蒙疆事項經委員長認爲應付討論者。
- 第七條 本會議決事件得具意見書咨呈國務院由國務總理提出國務會議議決施行。
- 第八條 委員長有事故時，由委員長委託委員中一人代行職務。

中華民國十二年 一月十五日

中華民國十二年 一月十五日

八六

第九條 本會設秘書廳置秘書長一人呈由大總統簡任秘書三人至五人，由委員長薦任事務員若干人，由委員長委任。

第十條 本會因繕寫繙譯及襄理雜務得酌用僱員。

第十一條 委員長綜理本會一切事務，委員任研究及審議本會事務，秘書長承委員長之命掌理會中文書及機要事務，秘書承秘書長之命令理會中文書及機要事務，各就職掌分司各項事務。

第十二條 委員長照特任官支俸，委員照簡任官支俸，其有專職而兼任者概不支俸，酌支津貼。

第十三條 本會職員均比照中央文官官等分別給俸，其有專職而兼任者，概不支俸，酌給津貼。

第十四條 本會辦事細則及會議規則由委員長另定之。

第十五條 本會於蒙疆善後事宜辦理完竣後裁撤。

第十六條 本修正條例自公布日施行。（註一）

滇、桂聯軍克三水、河口，洪兆麟在潮、汕宣告脫離陳逆炯明，歡迎孫大總統及許崇智軍回粵。陳逆炯明退出廣州。

滇、桂聯軍自克復肇慶後，勢如破竹，各路民軍復在南番、順新等地相繼響應，廣州市秩序紛亂，商民富紳遷港避亂者甚衆。陳逆所部羅紹雄、楊坤如等，率軍退守三水、河口一帶；時陳濟棠率部招降陳炯明部陸蘭清，並爲內應，引滇軍自下鳳山渡河攻擊，將羅紹雄、楊坤如所部完全繳械，楊坤如遁逃。（註二）原受陳炯明脅迫之民軍如魏邦平、朱卓文、周之貞、林樹巍、方瑞麟等部，紛起響應，陳炯明軍到處受敵，全軍陷入恐慌狀態中，甚至無從分別敵我，陳炯明見大勢已去，乃通電下野，擬離廣州，奔回惠州老巢。洪兆麟亦因局勢無望，即於潮、汕宣告脫離陳炯明，歡迎孫大總統及許崇智軍回粵。至此，陳炯明之勢更蹙。（註三）

附錄：西南局勢的大變動（註四）

一九二三年開首的第一件大事，便是廣西梧州被滇桂聯軍占領，脫離廣東陳炯明的關係。這因轉戰湘贛而回桂的沈鴻英軍，和失勢退桂的滇軍聯合，運動廣東駐防梧州的一部分軍隊所致。聯軍於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開始活動，二十九日完全占有梧州，發表討伐陳炯明擁戴孫文的宣言。駐梧不願叛陳的軍隊，則退守封川江口，以圖反攻。廣州陳炯明得了這個消息，曾令親信軍隊數十營趕赴肇慶由參謀長葉舉親臨指揮，於三日向梧州反攻。其初頗能得勝，不料沈鴻英所部取道懷集、廣寧來攻粵軍（按：指陳逆炯明部隊）的側面，而粵軍後方軍隊亦有一部分受了運動豫備倒戈；於是葉舉不得已趕緊指揮未叛各軍退守三水附近，以為最後之決勝。肇慶於九日為聯軍入駐，在肇慶上游的許多反攻得勢不及退守的粵軍，歸路遂被斷截。葉舉退三水後，雖調集北江援軍，折入河口，以阻當東下的滇桂聯軍；但風傳曾以『軍無鬥志』四字密電廣州，諷陳炯明退保東江，可見這時粵軍內部的情形了。廣州各團體於十一日見形勢不穩，已有會議維持秩序及派代表晉見陳炯明的事情，其後更有推舉魏邦平維持粵局的傳說。到了十五日，因海軍方面溫樹德態度的改變，駐省陸軍也有一部分不穩，陳炯明乃不得不通電宣告下野，退出廣州。陳部主幹軍隊，一部分由廣州退守惠州根本地，一部分就近退往北江、韶關一帶，以便與在江西的吳佩孚所派孫傳芳軍聯絡。廣州歸保安司令李炳榮、海軍溫樹德聯合維持；滇、桂各軍雖由廣州各團體阻止，但於十六日便已紛紛入城，在各處紛起的民軍，也有開駐廣州的趨勢：這是以最近為止的廣東事件表面上最簡單的敘述。

這事件的裏面及他的影響，很不簡單，我們不可不用分析的眼光來觀察。所傳此次事件，由陳炯明重用林虎，將收拾廣西的全權給林，致劉震寰由嫉林而叛陳起事。這一派話，依我的判斷，即使是真，也不過表面的一部分小原因罷了。他的根本原因是：

(一) 失勢各派的聯合。這次起來討陳的，據報紙所傳，除留居上海的孫文曾派鄒魯、葉夏聲等入桂；籌畫張開儒軍事務；岑春煊因結束關餘問題與孫文派聯和，令沈鴻英軍與孫文派合作外；其餘李烈鈞、魏邦平也都在香港與舊部有所接洽；甚有說梁士詒在香港作聯軍後路糧臺的，可見在野各派聯絡的情形了。

(二) 陳炯明軍分子的太複雜。事變未起前，陳氏勢力下的軍隊，如原駐梧州的軍隊，是許崇智的舊部；劉震寰當

去年孫、陳相爭時，也傳有助孫的意思的；梁鴻楷曾隨孫文北伐；第三師是魏邦平的舊部；其餘如征桂時所收服的軍隊也不爲少。陳炯明不知謀內部的調和，更要懷柔以助孫討陳爲職的滇軍，未免太務遠了。事變一起，或者不戰而退，或者倒戈相向，這是當然的事情。

(三)財政的困窮。廣東因連年戰爭，紙幣濫發的緣故，財政已弄得一敗塗地，去年葉舉等叛離孫文時，便是先以索餉難孫的。陳炯明也知道這不是，事叛孫後一面拉出財界上有關係的陳席儒來做省長，與銀行訂了個代收紙幣的條約；一面借了筆外債，以便用以整理廣東的財政。不幸外債借好而款不能到手，又因助劉震寰、楊希閔、盧永祥各軍的餉械，籌撥閩軍的費用，花去許多錢，弄得紙幣價值跌至二折以內，現洋也愈少，軍心因之不穩。我們看了前線各軍以籌餉電陳及聯軍方面恐嚇粵人不准以餉款接濟陳軍，可曉得他的就裏了。

至於因此所生的影響，我們也不能加以忽視，可注意的是：

(一)西南各省現在當局的是聯省自治派，和在野的統一派適成相反的兩大派。這次陳炯明初受困時，即紛傳雲南出兵若干，湖南出兵若干，以援助陳氏，而在上海的西南五省代表，也曾開一聯席會議，發出電報請各該省助陳。現在陳氏失敗了，各省的影響如何，我們可拭目以待。

(二)北方直隸系以與陳炯明攜手，日空一切，不免有非分之想。幾個月來，紛紛在那裏組閣倒閣，運動最高位置。現在孫文一派出來，又成南北對峙的局面，他們所標榜的統一問題，不知要受如何的影響？

今後時局，究竟變化至如何地步？我們不可不對於下列兩件事，加以討論。

(一)孫文在上海，於事變起後，迭次向新聞界發言。起初他說兩星期內可以下廣州，現在這話似乎有幾分意思。以後他又聲明抱定和平統一宗旨，不因粵事而妨及大局；但是字林報載了一段岑春煊以孫文不回粵組織政府爲孫、岑聯和條件的新聞，他卻急忙去聲明不確，究竟孫氏此後態度是否改變，能否拒絕黨人的要求，不回廣東去組政府，是第一件有關係事。

(二)孫文離粵北上，退居上海後，所謂實力派的吳佩孚、曹錕、張作霖等固然紛紛派人來聯絡他；便是新近登臺的國務總理張紹曾也派人和孫氏來接洽過統一問題。現在局勢改變，所傳的和平統一的南北對等會議能否開得成，

也是時局前途很有關係的。

註一：「政府公報」第二四六四號。

註二：陳濟棠自傳稿，「傳記文學」，第二十五卷，第三期，頁一一——一二。

註三：岑學呂：「三水梁燕孫先生年譜」，下冊，頁二四二。

註四：「東方雜誌」，第二十卷。

十六日 孫大總統在上海對國聞通信社記者發表談話，重申和平統一之主張，希望北方軍閥澈底覺悟。

本日，孫大總統在上海接受國聞通信社記者訪問，除對時局主張和平統一外，並謂戰事之所以限於廣東局部者，在予北方軍閥覺悟之機會，至設立政府與否，則當以北方有無真正覺悟爲斷。其對上海字林西報所載，謂此次攻粵，並非孫中山軍隊等謠言，亦加以澄清。談話內容如下：

「記者問：此次粵省之事，係以滇軍爲主力，桂軍爲輔助。滇軍總司令楊希閔係受孫中山先生委任，曾有通電發表。桂軍之沈鴻英，則以岑西林與中山對於粵桂大局同力合作之故，出而協助討陳。昨日本埠字林西報載有一段紀事，謂此次攻粵，並非孫中山軍隊云云，其爲顛倒事實，至爲顯明。該報又稱：孫、岑攜手，以中山不設政府爲唯一條件云云，是否有此條件？」

中山先生答：余與西林於昨日始行見面，條件之說，絕對未有其事。余對於時局，主張和平統一，希望北方軍閥澈底覺悟。今日所以僅將戰事限於廣東局部者，在予北方當局以覺悟之機會；否則余爲革命黨人，當以貫徹主張爲職志，勢不能與人爲虛與委蛇之周旋，是以余之設立政府與否，當以北方有無真正覺悟與辦法爲斷，其責任並不在余。至某西報之態度與言論，素爲國人所知，其於民黨及余個人向持反對，此段紀事，難保非中傷挑撥之故智，望輿論界注意了解。」（註一）

中華民國十二年 一月十六日

滇桂聯軍入廣州，陳炯明遁返惠州老巢，鄧本殷退守粵南，各將領電請孫大總統回粵主持大政。

滇桂討賊軍勢如破竹，於連克肇慶、三水後，直趨廣州；當各地義軍四起之際，逆部洪兆麟等亦於昨日（十五日）在潮汕宣告脫離陳炯明，陳見大勢已去，乃以李炳榮爲保安司令，留守廣州，自身卽於當日通電下野。本日，陳率其心腹倉皇出走，遁返惠州老巢。討賊軍深夜入駐廣州城，卽由各將領電告孫大總統，請回粵復任大元帥，主持大政。（註一）

鄧本殷逆部退粵南。瓊崖討賊軍陳繼虞、王鳴亞，及欽、廉之討賊軍黃明堂部，次第將之平定。

（註二）

附錄：滇桂軍敗陳後之粵局（註四）

滇桂聯軍攻入廣州一節已見報載。茲據香港電訊，滇桂聯軍抵省後，卽出示安民，並宣布陳炯明罪狀。又聞陳炯明出走時，曾發有緊急通告，令各機關人員，不必到差，遂紛紛遷逃至港，陳之衛隊在西關大掠而去。梁鴻楷、陳章甫等，通電推魏邦平維持粵局，現在李炳榮暫攝軍篆，溫樹德接管艦隊云。又聞胡漢民、葉夏聲均於十七日抵港，又聞孫中山日前發電桂軍師長李易標謂：陳炯明作困獸之鬥，乘勝將其實力完全摧破，西林亦同此意等語。

又訊，陳炯明之廣東遁逃，其軍費之調濟不克如意，軍隊動搖，頗呈不利之形勢，故有寧於此際，不損一兵率領部隊，而一時卽退於惠州之形勢，以圖再舉之方策，於十五日急開軍事大會，正因決行此事，於是粵陳於同日下午七時統率陳炯光、黃強、鍾秀南等之幹部，與陳炯光之二旅團，經由石龍而向惠州去矣。

粵軍因士氣阻喪，面無戰意，陳炯明業於一月十五日由廣東向惠州而退卻矣，目下市內之治安依軍警之力予以維持，而又嚴重警戒之當不致發生別種之騷擾云。

蘇俄勞農代表越飛率員離京赴滬。

越飛擬離京南下，先由其秘書庫治納錯夫於本月十一日以口頭通知北京外交部，惟未說明地點。至昨日（十五日），勞農代表團始正式函告外交部，函曰：

「茲因中華民國外交部秘書朱鶴翔口頭之請求，俄國勞農代表團敬以奉告：全權代表越飛君於星期二日，即本月十六日離京赴滬，帶同眷屬偕行。至越飛君赴南養病之路程，須待上海醫生之勸告，現在尙難定言。」（註五）

同時，越飛本人亦致函外交總長施肇基，函云：

「余有此榮幸奉告閣下：本人遵醫生之囑，前往中國南方養病，故須離京。假期內，由駐華蘇維埃全權代表團參事達夫謙（T. C. Davian）君代理職務。並請接受余最高之敬意。」（註六）

外交部當日即發給特別護照，限制其活動，聲明凡有軍事省分，不負保護責任，其若離滬他往，則須上海交涉署另行發給護照。（註七）又分電江蘇督軍齊燮元，江蘇省長韓國鈞，上海護軍使何豐林，上海特派交涉員許沅等，告以越飛一行即將抵滬，希飭所屬隨時保護嚴加監視，以防止其作政治性宣傳，並特囑上海特派交涉員許沅將「該俄員等到滬後一切情形，隨時報部。」（註八）

本日，越飛偕其夫人及幼子烏拉米亞（Vladimir），私人秘書勒文（I. K. Levin），繙譯史瓦察倫（S. K. Schwarzelon）等一行十五人，搭乘快車離京，於次日（十七日）晚，抵達上海，寓滙中旅館。（註九）

北京政府國務院議決將羅案交司法部轉令北京地方檢察廳查核辦理。

北京地檢廳宣告羅案免訴後，國會議員輿情大嘩，時新任內閣閣員議案尙未交付國會表決，新任教育總長彭允彝爲示好議員，俾得順利通過，乃於本日國務院會議中提議，將羅案交司法部令檢察廳查核

中華民國十二年 一月十六日

九二

辦理，經獲同意，遂成定案。（註一〇）司法部訓令地檢廳原文如下：

「准國務院函開准彭教育總長提議：地方檢察廳宣告羅案訴訟不成立，認為與國家有莫大損害，應請求再議等語。茲經國務會議議決交司法部查照辦理，除分函外，相應抄錄原議，函送貴部查照辦理等因到部。查此案既經國務會議議決請求再議，交由本部查核辦理，仰該廳即將國務院聲請轉由原檢察官移送上級檢察廳依法辦理可也。此令。」（註一一）

附錄：論說專從法律手續上而論羅案（註一二）

羅案日形擴大，成為政界學界言論之重要問題。羅案自始縱為政爭問題，而其問題自身實為法律問題，欲用法律問題而擊破敵黨，在政爭上固不無稍形陰謀之嫌，但有時出奇襲的行爲，亦屬不得已之舉。況既為國家之重大問題，無論是否有關政爭，亦不妨實行告發。若為政敵者，為遠嫌起見，力避不問，反非所以忠誠國家。不過告發、起訴、拘留、裁判等項手續，必須依法辦理而已。

羅文幹如有罪，自宜依法審問處罰。惟關於有罪無罪，今暫且不論。處罰羅氏耶，抑付之不問耶，如何始有利於中國政界，今亦姑不置論。茲所欲稍事論列者，即法律上手續是否正當而已。現時關於此問題，有本政爭之目的。而從法律上立論者，甚至其所論列多係杜撰，其貽誤世人殊不少也。

當羅氏之初被拘留也，其違反法律上之手續，吾人前已盡情指正。及至此次之再議，亦甚不合法律上之手續。第一、當分別告訴與告發。告訴權僅被害人所有之，（刑訴二一九條）告發者則無限制。（刑訴二二七條）羅案既無特定之被害者，則縱有告發人，而無告訴人。國家既為被害者，則被害者為全部國民，而全部國民非皆有告訴權，故一般國民縱有告發權，而無告訴權，是則不可不知者也。蓋條文所稱被害者，當無如斯廣汎之意義，若本如斯廣義解釋被害者，則無特殊區別告發與告訴之必要。第二、應知有聲請再議之權者，只有告訴人，（刑訴二五二條）關於告發人則無此規定。如陳則民氏非告訴人，乃告發人也，故不得依據刑訴二百五十二條聲請再議。第三、如國會國務院為立法行政之機關。非獨立人格者可比，故無告訴人告發人之資格。如謂國會國務院代表國家，殊屬謬誤。

。蓋代表國家者乃大總統，而大總統亦非根據國法，不能代表國家，故代表國家之利益而有告訴權者。即不外檢察官是也。如謂總長爲國家最高機關，關於重要國務有適宜處分之義務與權利，則是違背法治國精神之議論。蓋國務員對於國務，固宜常常注意勿怠，當國家有受重大損害之虞，應執適宜之手段，固爲其義務，且爲其權利，但不得因此而紊亂國法。縱身爲司法總長，亦不得干涉檢察官之職務也。吾人本以上之理由，以爲該檢察廳對於羅案，既下不起訴之處分書，則法律上即無法使之再議。茲既付之再議，即屬違法，而行政權侵害司法權，自可認爲蹂躪人權也。

吾人對於現在之政局，惟不欲持純粹之法律論。且關於羅氏之有罪無罪，又未經充分之研究，即羅氏之起訴不起訴如何損益國家，亦非茲篇所欲論列，不過見世人之是甲非乙、非甲是乙者。其所盛行之議論，竟將法律論、政治論、感情論混爲一談。故特草茲一篇純粹法律論，想亦非徒勞無益之舉也。

北京政府命令整理農工商法，並飭軍警機關不得受理一般民刑訴訟。

北京政府本日發布命令：現行法令有妨於農工商業之發展者，應先修改；未備者，應即編訂。由農商部悉心厘訂，以利推行。又令：軍警機關除屬於軍事範圍及違警案件外，一切民刑訴訟均不得違法受理。（註一三）

北京政府派張謇、王克敏、李煜瀛、談荔孫為「教育基金委員會」委員。（註一四）

註一：民國十二年一月十七日「民信日刊」。

註二：「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第五冊，頁二。

註三：鄭魯：「中國國民黨史稿」，頁一〇六八。

註四：民國十二年一月十九日「順天時報」。

註五：外交部檔案。民國十二年一月十五日，勞農代表團致外交部第一六二號英文原函。

中華民國十二年 一月十六日

九三

中華民國十二年 一月十七日

九四

註六：同註五。民國十二年一月十五日，勞農代表越飛致施總長第一六三號英文原函。

註七：同註五。民國十二年一月十五日，外交部發上海交涉員電。

註八：同註五。民國十二年一月十五日，外交部發上海護軍使電，上海特派員電，江蘇齊督軍、韓省長電。

註九：同註五。民國十二年一月十八日，上海特派員許沅電。

註一〇：民國十二年一月十七日「順天時報」。

註一一：民國十二年一月十九日「順天時報」。

註一二：民國十二年一月二十三日「順天時報」。

註一三：「政府公報」第二四六二號。

註一四：同註一三。

十七日 孫大總統任命鄧澤如為廣東省長，胡漢民、李烈鈞、許崇智、鄒魯、魏邦平為全權代行大總統職權。

孫大總統本日電委鄧澤如為廣東省長，伍學焜為鹽運使，楊西巖為財政廳長。又另電胡漢民、李烈鈞、許崇智、魏邦平、鄒魯等全權代行大總統職權。十九日，孫大總統復致電伍學焜、楊西巖，告以軍民兩政，需人綜理，必需徵集衆長，方能治理。今粵局糾紛，既一時不能來粵，須賴諸君共濟，以匡時艱，而奠改造全國之基。電曰：

「學焜、西巖兄並示科兄：前日電委鄧澤如為廣東省長，伍學焜為鹽運使，楊西巖為財政廳長，徐固卿有要務，需駐北京。澤如為二十年來華僑同志中之健者，歷次革命，皆竭誠勸助，且能深體商情，洞達治理，兄等與之共事，必無隔閡。又另電胡漢民、李烈鈞、許崇智、魏邦平、鄒魯為全權代行大總統職權。因軍民兩政，需人綜理，必須徵集衆長，方能治理，今粵局糾紛，文一時未能來，深賴諸賢共濟，奠定桑梓，為改造全國之基。希善體此意

。毋負委任。孫文、皓。」（註一）

胡漢民由滬抵港，鄒魯抵廣州。

本日胡漢民自滬抵港，寓杜應坤家；鄒魯至廣州，在省長公署設立特派員辦事公署。未幾，該署即被滇軍范石生部據爲司令部。（註二）

鄒魯以廣東討賊軍總司令名義，通告粵軍將領，請明揭義旗，一致行動。

廣東討賊軍總司令鄒魯，本日通告粵軍將領，略謂：「請電到日起，明揭義旗，通電宣告，共釋干戈，一致行動；如願從逆以終，亦請電示決心，以便派撥部隊，列陣周旋。」原電云：

「萬火急。本省各局，送粵軍各指揮、各師旅團營長鈞鑒：魯奉孫大總統特派，主持廣東討賊大計，先商滇桂各兵，麾兵東下，由梧肇而去三水，並約駐閩討賊軍整旅東旋，夾攻而下。近飭廣東討賊軍第一路司令譚啓秀、副司令程鴻軒進攻省垣，於昨日午刻，率領第一支隊司令鄒鉅鎰，督率砲兵，由觀音山砲擊農林試驗場逆巢，逆軍潰散，即日會合各路義軍，完全克復省垣。陳逆炯明聞風先遁，地方秩序，恢復如常。餘逆分向東北兩方潰退。際茲巨魁既倒，自當繼續進兵，蕩平餘部。惟是我粵軍將士，均屬舊日同袍，或曾向魯表示附義誠意，領取任狀；或以形勢禁格，通款無由，但其附義討賊，早具決心，只以時機未至，無從自拔，此其苦衷，當所體諒。茲當逆賊敗亡，自無顧慮，請自電到日起，明揭義旗，通電宣告，共釋干戈，一致行動。如願從逆以終，亦請電示決心，以便派撥部隊，列陣周旋。先禮後兵，聊盡愚悃，如何之處，敬候覆音。廣東討賊軍總司令鄒魯印。」（註三）

附錄：順天時報：鄒魯在廣州之談話（註四）

鄒魯氏語往訪之東方通信社記者曰：廣東屢陷於如斯混亂狀態，殊屬遺憾，但此建設民主主義之新中國理想上，不可不經之階級也。至廣東現下之治安，如欲完全保持，除民黨政學會之提携，維持以外，實無良策。不日劉震寰及雲南軍，當派三分之二至廣東方面，予陳炯明以最後之致命打擊，此計畫實現之後，駐屯市內之兵數亦當減少

中華民國十二年 一月十七日

中華民國十二年 一月十八日

九六

，萬事均當完全處置，民黨及政學會之傾軋固有豫想之人，因主義主張之相異，將來固不免多少之衝突，但政學會之勢值沈鴻英之軍隊，絕對不及民黨之軍力，孫中山是否有意設立南方政府，現尚不明，惟孫不日即當南下，萬事均待其決定，許崇智已由陸路回粵，不久即當到廣州云，至民黨將來對於滇陸軍之態度則鄒氏力避不言云。（廣東十九日電）

註一：鄧澤如：「中國國民黨二十年史蹟」頁二七三—二七四。

註二：同前書。頁二七三。

註三：民國十二年一月二十七日，上海「民信日刊」。

註四：民國十二年一月二十二日「順天時報」。

十八日 孫大總統派王約瑟、畢少珊攜致西北地區政教領袖信函前往西北，開展黨務，安撫百姓。

本日孫大總統派王約瑟及畢少珊前往西北地區撫慰百姓，並與地方政教領袖等面洽黨務。孫總統強調「以三民主義治國，求民族之融化，更圖西北之發展」。其致西北地區政教領袖耳把都拉而吉子、馬文元、馬麒等之信函如次：

一、致耳把都拉而吉子望掃除政教魔障並派王約瑟等接洽函

耳把都拉而吉子先生惠鑒：久慕英賢，極思通問，國家多故，致梗鴻郵。西北地方遼闊，民俗樸厚，祇以國家政局不寧，經營未暇，致使貪污坐據，宰割橫施，言念同胞，曷勝隱痛。幸賴以宗教之力，宣傳導化，使人民稍獲慰安，此則執事之功不淺也。文持三民主義，首卽以融化五族，普及教化爲務，獨惜所謀多阻，大功莫集。甚願執事交相輔益，竭忠盡智，以掃除政教之魔障，增進民族之幸福，則國家實利賴之。茲特派王約瑟及畢少珊前來，面達各節，一切希開誠接洽，毋任殷感。此致，並頌壽祺。孫文、一月十八日。（註一）

二、復馬文元派王約瑟等面洽西北黨務函

文元吾兄惠鑒：爲國宣勤，至深繫念；適復聞熱心黨務，益用欽遲。國事多艱，蒼生待拯，東南半壁以屢歲之犧牲維千鈞於一髮，雖人民重困，而國局多裨。惟西北以交通滯阻，積障未除，猾吏凶橫，坐據自大，致使政教壞於廢弛，回、漢苦於隔閡，乃眷西顧，使我心憂。文持三民主義以治國，既求民族之融化，更圖西北之發展，惟以時機未假，莫告成功。今幸西北同志漸多，經營有自，故切望推誠接納，共策事功，吾兄夙具鴻圖，幸爲努力。茲派王約瑟及畢少珊前來，面達一切，可與暢談，倘有良機，務希奮發、孫文、一月十八日。（註二）

三、致馬麒派王約瑟等面洽西北事宜函

吾兄大鑒：久耳英賢，至深繫念。道途梗阻，慰問維艱。執事既握韜鈴，兼勤木鐸，已著干城之績，更宣敷教之勞，邊圉綿袤，殊資依賴。惟際此國家多故，狐鼠縱橫，西北寥天，置諸化外，遂使貪污坐據爲雄，挑撥自固，此真國家之厄而西北之殃也。文持三民主義以治國，首圖民族之融化，更謀西北之發展，故亟欲掃除惡障，改良政治，用得達我目的。惟茲事體大，東南半壁幸有經營，西北一隅實勞籌畫。執事夙具雄圖，諒能神契，切望交相輔益，共濟艱難，則國家與民族，胥利賴之。茲派王約瑟及畢少珊前來，面達一切，幸開誠接納，毋任殷感。此致，即頌籌祺。孫文、一月十八日。（註三）

廣州各軍設立「海陸軍警聯合維持治安辦事處」，推魏邦平為主任。

十六日，滇桂軍克廣州後，沈鴻英率部在省城四處繳械，氣焰日張，廣州市內秩序不穩；時魏邦平聯合廣東軍隊，稱討賊軍總司令。本日，廣州各軍乃設立「海陸軍警聯合維持治安辦事處」，推魏邦平爲辦事主任。（註四）

附錄：

一、順天時報消息兩則（註五）

（一）海陸軍首領會議於海珠

中華民國十二年 一月十八日

中華民國十二年 一月十八日

九八

十八日，海陸軍首領，關於廣州治安之維持，特在海珠開會，推魏邦平爲治安辦事處長，並決議如左：

(一) 已入廣州市各軍由各軍長統御之而維持治安；(二) 軍費臨時由商務總會及其他各處借入；(三) 確定滇桂軍駐屯地點；(四) 電請孫中山任命各長官。

(一) 滇桂軍之處置難

十八日，以魏邦平爲中心，海陸首領在海珠開會議，協議維持治安方策。關於入城之滇桂軍究應如何處置，在民黨方面現頗樂觀，然傾向於滇軍方面之民黨態度如沈鴻英等，頗感不快，遂有疑及滇桂軍之協調者，惟劉震寰今尙忠順民黨，爲一般人所不敢信。又許崇智未入城以前，廣東秩序以魏邦平爲首領，由海陸軍警維持治安辦事處擔任維持，至客軍之整理，則概任其首領，而供養此多數軍隊之經費，究求之何處，殊屬一大疑問也。

二、陳炯明逃後之粵省狀況（註六）

據民黨有力議員某君談云：陳炯明逃走後，廣東局面已算告一段落。孫中山主張統一，故祇派汪精衛、胡漢民二人回粵，與魏邦平等籌劃善後，已則仍留滬濱，以便與各方面接洽統一事宜。但粵省入城軍隊，過於複雜，恐非汪、胡、魏等可以收拾，倘屆時收拾無法，則仍非中山回粵主持不可，現時入城者，有張開儒之滇軍，劉震寰之桂軍，沈鴻英之桂軍，鄧澤如、周之楨、陳策等之民軍，反正者則有溫樹德之海軍陸戰隊，李炳榮之湘軍及第一、第三、第四之三師，城中主客各軍總數不下二三十萬人，惟尙無粵省民黨之正式軍隊以主持，一切軍政必俟許崇智由閩率軍返粵後，軍民兩政乃有趨入正軌之希望。此時遽言收拾，殊屬困難，又自陳席儒逃後，省長一席尙未有人，因是各軍紛紛推薦省長，而有此種野心者，復出而極力運動，現時有省長呼聲者有徐紹楨、魏邦平、鄧澤如、謝良牧、鄒魯、葉夏聲、周之楨、程天斗、古應芬等八九人，舊紳及商會注意徐紹楨，投降軍隊注意魏邦平，國民黨及華僑注重鄧澤如，湘軍注重謝良牧，滇軍張部注重葉夏聲，桂軍劉部注重鄒魯，民軍一部注重周之楨，胡漢民資格最優，但早有不幹省長之宣言，據上海確訊，中山所屬意者爲胡漢民、廖仲愷、鄧澤如三人，胡既宣言不幹，則廖、鄧當有希望，鄧爲南洋華僑，領袖現任粵省國民黨支部長，與各方感情最爲融洽，大約此席或歸於鄧氏未可定也。至中山所主張之和平統一，仍須視北方軍閥之有誠意否爲斷，以前中央以南方孫陳不和，有碍統一進行爲口實，今

陳之勢力既已打破，則今後統一之局自可漸入佳境，但陳退出廣州後，尙率敗兵萬人，蟠據潮、惠二府，不日許崇智即率所部會同滇桂各軍向潮、惠進攻，斯時陳必領敗軍逃入江西，中央如有統一之誠意，必宜訓令駐贛北軍，阻其入境，或令其繳械。若私自收容陳部敗兵，而不加以制裁，即是對南方含有敵意，與和平統一大有妨害，關於此屬黎、張、曹各當局均不可不負責任云云。又香港電訊云：粵省自聯軍入城後，三水、佛山、四會一帶騷擾殊甚，聞總商會於巧日（十八）曾招集各界會議議決三項：（一）通電擁護魏邦平主軍政，鄒魯長粵；（二）電拒孫中山再設護法政府；（三）公推李烈鈞約束駐粵客軍，以免滋事同時，第一師長梁鴻楷等亦發出一電，主張請許崇智回粵主持軍政，魏邦平爲粵省長，但未奉孫氏命令以前，目下所有外交民政等項，仍由葉夏聲，暫以善後警備處，出頭維持。又上海十九日來電，聞孫文已決定於個日離滬，並對衆聲明，暫時決不再建新政府，以待北方覺悟，惟于必要時，或當服從民意，亦未可定云云。又護法議員于皓日曾發出一電請孫中山回粵其原文如下：

上海孫大總統鈞鑒：陳逆叛主，放逐議員，毀法之徒，竊據議席，法統紊亂，國人痛心，我公以護法虧實爲慚德，同人以澄清國會爲依歸，苦口囑音，曾莫之聽，亂猶水火益深，益熱，蓋未有法統紊亂而國家可求統一者。竊幸天心厭亂，逆師倒戈，護法首都戈衣大定，我大總統宜即俯順人心，正位佗域，號令天下，同人誓當與公相終始，竟護法之業，建統一之基，人心未死，國事可爲，已另電林議長，依法召集會矣。護法議員公叩。皓（十九日）

據新由上海來京者言，孫中山氏一時尙不赴粵，緣粵局雖變民黨形勢大爲發展，然中山之意，並不欲再與北方作對抗之形勢，但望京政府能循正當軌道完成統一，使國家立於較爲穩固之地位，故迨粵局大定之後，孫擬先發表對於收拾大局之重要，及詳細之主張，徵全國各重要方面之同意，如各方能應時局之變，勢願意共謀統一，則孫將主張集合各方開一會議，共決大計而和平統一之詳細辦法亦即可以產生。若各方猶有固執成見者，則擬竭力疏通之，苟非至不得已一時決不赴粵云。

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以教育總長彭允彝運動羅素再議，干涉司法獨立，辭職出京。

中華民國十二年 一月十八日

一〇〇

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以教育總長彭允彝主張羅案再議，干涉司法獨立，蹂躪人權，羞與爲伍，本日辭職出京。其辭呈原文如下：

「爲呈請辭職事：竊元培承乏國立北京大學校長，雖職有專司，然國家大政所關，人格所在，亦不敢放棄國民天職，漠然坐視。數月以來，報章所紀，耳目所及，舉凡政治界所有最卑污之罪惡，最無恥之行爲，無一不呈現於國中。國人十年以來最希望之司法獨立，乃行政中樞竟以威權干涉而推翻之。最可異者，鈞座尊重司法獨立之願令朝下，而身爲教育最高行政長官之彭允彝卽於同日爲干涉司法獨立與蹂躪人權之提議，且已正式通過於國務會議，似此行爲士林痛恨，僉謂彭允彝此次自告奮勇侵越權限，無非爲欲見好於一般政客，以爲交換同意票之條件耳。元培目擊時艱，痛心於政治清明之無望，不忍爲同流合污之苟安，尤不忍於此種教育當局之下支持教育殘局，以招人與天良之譴責，惟有奉身而退，以謝教育界及國人。謹此呈請辭職，迅予派員接替，立卸仔肩。此呈大總統。」

（註七）

附錄：

一、順天時報論說：蔡元培校長之辭職（註八）

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氏日昨上呈辭職，統觀其辭呈原文，主在非難彭教育總長關於羅案之行爲，不屑居如斯總長字下而爲校長。據蔡校長辭呈中所指摘，彭教長關於羅案之行爲，在買議員歡心而得同意票，外間亦多信此說。彭教長欲伸張政學會勢力於教育界，以資本黨勢力播及一般政界。世間早有此種傳說。曩所頒布取締學潮之命令，亦有謂其出於此種目的者。故北大蔡元培、胡適之兩人之地位，早有極瀕危殆之傳說。今蔡校長既公然出於辭職，則可見曩所傳說並非絕對訛傳也。惟今後胡適及其他教授果將接踵而辭職耶，抑或藉此問題收集世間同情於大學方面，使彭總長難以排斥若輩耶。據吾人所見，純視此後推移若何，今日固難以預測也。

吾人更就他方面而觀察，蔡氏辭職理由，固以彭總長人格卑劣，及其非立憲的行爲，不甘居其字下而爲校長。然自蔡氏任北大校長以來，所經之歷任教育總長，皆非概屬人格高上者。懷非立憲的思想，行非立憲的行爲，必非僅自彭總長始。縱或教育總長一人不積極的出非立憲的行爲，然內閣全體盛行非立憲行爲之事，前此固迭見不鮮也。

，蔡校長如以此種理由辭職，則不應今日始行辭職，早應懇辭是職，故蔡校長之辭呈，在表面上極有理由，在內容上則其理論極形矛盾，由斯而觀，蔡校長之辭職，與其認為憤慨羅案，無寧認為因地位被壓迫之憤激也。即退一步而言，本善意以解釋，亦可認蔡校長之出此舉，乃厭惡政黨勢力侵入學界，特藉此以洩公憤也。果爾，蔡校長之行爲，殊不能不謂爲一種巧妙策略也。換言之，即無異制敵人之機先，乘敵軍策戰尚未完備，突然實行奇襲，冀藉此博得世間之同情，使政學會狼狽不堪。蔡校長或可不去，縱蔡校長或竟去職，而胡適及其他教授亦或無務去之必要耶。

要之，教育界與政黨發生交涉，可認爲業經實現。茲因蔡校長之辭職，尤可推察其壓迫之程度頗強。今政界腐敗已達極點，「所有最卑污之罪惡，最無恥之行爲，無一不呈現於國中。」誠如蔡校長所言，凡稍有志氣者，誰不痛心政治清明之無望。豈僅蔡校長而已哉。夫藉教育以爲政爭之具。無論從何國而觀，俱非可以贊成之現象，況如今日中國之狀態。值茲政界及其他各方墮落已極之際，將來國民元氣稍可以保存維持者，殊不能不求之於學校也。故學校中如注入卑污無恥之政黨勢力，實無異斷絕將來國民一縷之元氣，應令學界立於政爭漩渦之外，乃吾人年來所切望不已者也。

一一、教育總長彭允彝對於北大校長蔡元培辭職之通電（註九）

北京抄送參眾兩院、大總統、國務院、各部院、各省巡閱使、副使、督理、督軍、省長、都統、總司令、護軍使、上海申報、新聞報均鑒：允彝仰荷總統之知遇，暫總理之推薦，聯長教部，愧不能勝，到任之始，即見羅案訴訟不成立之宣告，時國會憤激，輿論譁然。竊以內閣不能負責相詰難，允彝日擊國會與政府立呈衝突之險象，而與款展期合同又迭經國會與國務會議否認，羅案與此項合同，既有直接關係，若訴訟不能成立，國家應立受莫大損害，且法定告訴人聲請再議之期，不得過七日，情勢急迫，允彝認此爲重大國務，故以國務員資格在國務會議提議，經全體國務員議決，交由司法部察核辦理。不意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爲袒羅故，竟以破壞司法獨立，蹂躪人權等詞，呈請大總統辭職，查聲請再議本，告訴人一種權利，此案既顯然損害國家，國務院爲代表國家執行行政務機關，國務員爲國務會議中之一員，依法提議，責所當然，至再議後，如何偵察，如何處分，其權仍在法庭，何謂破壞司

法獨立，雖經再議，訴訟應否成立，自可依法辦理，何謂蹂躪人權。以國務員商議國務，何謂侵越權限。國會爲代表民意機關，對於羅案屢有提議，自應鄭重辦理，何謂見好於一般政客，以爲同意案之條件，若果如蔡校長所云，國務員對於國務不能置議，蔑視國會而不顧，目視國家蒙受損害而不理，如此即可見好士林，不受國人與天良之譴責乎。蔡校長身爲國家最高學府表率，且曾任最高行政長官，乃亦發出此不規律之言論，實深惋惜。且允彛以國務員議國政，則被蔡校長任意指摘，而蔡校長以校長資格橫干國政，又將何說之詞，允彛不自量度，妄欲整頓學風，爲國自効，不料國立大學校長亦出位越軌如此，瞻念前途，至爲可痛，除呈明大總統外，特將國務會議議決羅案聲請再議始末詳電奉達，即希察鑒。彭允彛印。

三、蔡元培辭職後之宣言（註一〇）

羅文幹被釋後，教育總長彭允彛在國務特別會議席上提出命令檢廳再議，再將羅逮捕。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因不願與干涉司法，蹂躪人權的教育當局爲伍，憤而辭職。出京後發表宣言，聲明他所以辭職的原由：

易傳說：『小人知進而不知退。』我國近年來有許多糾紛的事情，都是由不知退的小人釀成的。而且退的舉動，並不但是消極的免些糾紛，間接的還有積極的勢力。當民國七年南北和議將開的時候，北京有一個和平期成會，我也充作會員，會員裏面有好幾位任北方代表的，中有一位某君在會中發言道：『諸君知道辛亥革命清室何以倒得這樣快？惟一的原因，是清朝末年大家知北京政府絕無希望，激烈的固然到南方去做革命的運動，就是和平點的也陸續離去北京。那時的北京，幾乎沒有一個有知識有能力的人，所以革命軍一起，袁項城一進京，清室就同『摧枯拉朽』的倒了。現在的政府也快到末日了，且看他覺悟了沒有。若是這一次他還是不肯開誠布公與南方協議，那就沒有希望了，我們至少應該相率離京，並家眷也同去。』我那時候聽了這一番話，很爲感動。當局的壞人，大抵一無所能的居多。偶有所能，也是不適於時勢的。他所以對付時局，全靠著一般胥吏式機械式的學者，替他在衙署裏面辦財政辦外交等等，替他在文化事業上作裝飾品，除了這幾項外，他還有什麼維持的能力呢？所以這班胥吏式機械式的學者，只要有飯吃，有錢拿，無論什麼東西，都替他做工具，如俗語說的：『有奶便是娘』的樣子，實在是『助紂爲虐』。他們的罪，比當局的壞人還多一點兒。

八年的春季，華北歐美同學會在清華學校開會，有一部分會員提出對於政治問題的意見，在會場上通過。我那時候就問他們：『我們提出去了，萬一政府竟置之不理，我們怎麼樣？我個人的意思，要是我們但爲發表，意見同新聞記者的社論一樣，那就不必說了。若是求有點效果，至少要有不再替政府幫忙的決心。』我那時候就縷述某君的話告大家，並且申說：『現在政府那一個機關能離掉留學生？若留學生相率辭職，政府當得起麼？』此是我第一次宣傳某君的名言。去年春假，教職員聯席會議，因教育經費沒有著落，請八校校長出席發表意見。我從前一年從歐美回來，不久即進病院；這一回算是第一次出席聯席會議。我那時聲明我的意見，說是教育費不發，教職員無論爲教課上進行障礙，或爲個人人生計困難，止須向校長辭職，若教職員辭職的多了，校長當然向政府辭職。我想這種辭職的效力，要比罷課包圍教育當局還大得多，也縷述某君的一番話備他們參考，這是我第二次宣傳某君的名言。但是我個人性情，是曾經吳君稚暉品評過，叫做『律己不苟而對人則絕對放任。』我自己反省起來，覺得他的品評是很不錯。我對於某君的名言雖然極端佩服，但是除前說兩次宣傳外，偶然於談話時傳述過幾次，卻從沒有這種主張向何等人作積極的運動，不過自己向這個方向準備。我是一個比較的還可以研究學問的人，我的興趣也完全在這一方面。自從任了半官式的國立大學校長以後，不知道一天要見多少不願意見的人，說多少不願意說的話，看多少不願意看的信，想騰出一兩點鐘看看書，竟做不到了，實在苦痛極了。而這個職務，又適在北京，是最高立法機關行政機關所在的地方，止見他們一天一天的墮落。議員的投票，看津貼的有無；閥員的位置，稟軍閥的意旨；法律是舞文的工具，選舉是金錢的決賽，不計是非，止計利害，不要人格，止要權利，這種惡濁的空氣，一天一天的濃厚起來，我實在不能再受了。我們的責任，在指導青年。在這種惡濁空氣裏面，要替這幾千青年保險，叫他們不致受外界的傳染，我自付實在沒有這種能力，所以早想脫離關係，讓別個能力較大的人來擔任這個保險的任務。

五四風潮以後，我鑒於爲一個校長去留的問題，生了許多枝節。我雖然抱了必退的決心，終不願爲一人的緣故，牽動學校。所以近幾年來，在校中設各種機關，完全倚諸位教授爲中堅，決不至因校長問題，發生什麼危險了。

到現在布置得如此妥當，我本來隨時可以告退，不過爲校中同人感情的牽牽，預備到學期假中，設法脫離。不

意有彭允彝提出羅案再議的事件，叫我忍無可忍，不得不立刻告退了。羅案初起，我深惡吳景濂、張伯烈的陰惡，因為他們爲倒閣起見，儘可用彈劾質問的手續，何以定要用不法行爲，對於未曾證明有罪的人剝奪他的自由？我且深怪黎總統的辦事糊塗，受兩個人的脅迫，對於未曾證明有罪的人，草草的下令逮捕，與前年受張勳脅迫下令解散國會，實在同一糊塗。我那時候覺得北京住不得了，我的要退的意思，已經很急迫了。但是那時候這個案已交法庭，只要法庭能依法辦理，他們倒閣的目的已達，不再有干涉司法的舉動，或者於法律保障人權的主義，經一番頓挫，可以格外昭明一點，不妨看他一看。現在法庭果然依法辦理宣告不起訴理由了，而國務院乃竟提出再議的請求，又立刻再剝奪未曾證明有罪的人的自由，重行逮捕，而提出者又並非司法當局而爲我的職務上天天有關係的教育當局。我不管他們打官話打得什麼樣圓滑，我總覺得提出者的人格，是我不能再與爲伍的，所以我不能再忍而立刻告退了。

註一：黨史會藏「總理函稿」。

註二：同註一。

註三：同註一。

註四：「東方雜誌」，第二十卷，第二號，頁五。

註五：民國十二年一月二十二日「順天時報」。

註六：民國十二年一月二十一日「順天時報」。

註七：民國十二年一月十八日「順天時報」。

註八：民國十二年一月十九日「順天時報」。

註九：同註八。

註一〇：同註四，第二十卷，第一號，頁一四五—一四七。

十九日 孫大總統批陳肇英函，先澈底解決粵局，閩局暫聽其自然發展。

東路討賊軍輸送隊總隊長陳肇英自閩上書，報告閩省局勢，謂「現雖景況甚佳，恐許總司令部隊全行開出後，或有意外變動，擬請先事籌劃及之。」孫總統批云：「閩局情形複雜，當暫聽其自然，俟粵局澈底解決之後，再想辦法。」（註一）

旅滬粵人慶祝討賊軍勝利。

旅滬粵人聞討賊軍克廣州及陳逆炯明逃遁，羣情歡忭，是日下午數百人乘汽車四十餘輛，遍插「殲除逆賊」、「爲粵除害」、「統一先聲」、「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公理戰勝」等旗幟遊行市區，並到莫利愛路向孫大總統致敬，當由孫大總統親出接見。晚間復在北四川路會元酒樓及粵商酒樓裝燈結彩，燃放爆竹，設宴慶祝。（註二）

鄒魯以大總統特派員名義，發布檄告，駁斥陳炯明荒謬文電。

當陳炯明退出廣州時，發表許多荒謬文電，矯詞飾辯，嫁罪他人。鄒魯是日以大總統特派員名義，發布檄告，以明真相。檄告原文如下：

「爲檄告事。竊陳逆炯明，以總長謀殺總統，以黨員謀殺黨魁，破中國數千年道義之大防，實世界人類之極惡，人類公敵。天討必申，以故凡有血氣所當然，非可比於一時一事一家之私憤。況六月十五日之變，直以姦淫搶掠，爲餌兵條件，使吾粵良家婦女，任其淫污。生命財產，恣其殺劫，猶且以保粵息民，爲掩飾叛主之護符。以用兵鄰疆，爲攻擊總統之口實。試問數月來，吾粵民受其縱兵淫掠之莫大荼毒。當總統在粵，逆謀未舉以前，果有此種現狀否乎。保粵息民之謂何。總統用兵於北伐，爲護法也。如可以目爲過舉，然則該逆之今日攻閩，明日攻桂，非侵鄰乎。而所爲者，乃在其一己貪黷之私，其又何辭以自辯。此其最大罪狀，早著中外。吾粵同胞，尤爲身所親受，

中華民國十二年 一月十九日

中華民國十二年 一月十九日

一〇六

目所親見，耳所觀聞。無待更爲詳論矣。且自變亂以後，粵民之財產，既盡喪於大搶大掠之摧殘。而粵省之財政，復慘供其侵蝕，侵桂之濫耗。以致公私澤竭。金融日亂，紙幣日低，猶敢欺人欺天，嫁其咎於總統，北伐之軍費，廖程之發行紙幣，無如事實上有不可誣者，在本年春間，財政會議，列入北伐軍費七百萬元，共計本年全支出四千餘萬。除銀三千八百萬元，省庫定額收入外，不敷約五百萬元。即由各機關分擬其數，即日認足，是本年之財政，加入北伐軍費，原無窘促。其所以金融至此日亂，紙幣至此日低，謂非因淫逆之利誘部屬，使行圖叛而助貪賂，誰使之然。且延至於今，禍燄之倡，日猶益甚，其於北伐軍費及廖程發行之紙幣，夫復何關。況廖程之發行紙幣，除最短時期，係由財政部主政外，其發行數，實不超過所定北伐軍費之七百萬元。其餘悉該逆主政之所發行，此在省立銀行，有登記可查，豈該逆騰口之言所能洗刷，此又其居心禍粵之慘毒，爲人所共悉者。該逆之對於公義，已罪不勝誅若此，試更就私誼而論，夫該逆十餘年依附民黨，攫取大權，中更逃亡，侍黨以活。迨於民六，以全黨之力，爲該逆爭二十營基本軍隊，率以援閩。復以全黨之力，爲人力財力之援助。始免於陷沒閩南，且使以一旅之師，還定百粵，繼以援桂，悉告成功。凡此皆總統爲國事所關日夕竭盡心血，以提挈該逆者。不圖六月之變，該逆竟以無人道之條件，爲無人道之行爲，必欲得總統而甘心焉，果尙有幾希之人性存在，豈忍出此。至於北伐所有將卒，非該逆十餘年患難與共之同志，即曾爲該逆百十戰身冒彈刃之軍人，乃敢與北方軍閥，通謀粵贛。雙方夾擊，欲盡之而后快，贛州所得通謀密電，積高數寸，設非北伐軍克贛迅速，有不蹈該逆之毒計者乎。嗚呼，陳炯明之自絕於人類，以公言，既知前所舉，以私言，又如是所云，直與梟獍等爲倫，並爲狗彘所不食。是而不亟事殲夷，烏跡歟歸，將復交於中國。哀哀人類，其奚以存，我粵吏士民，苟不憤其人賊之兇殘，憂人心之殄滅，即當維持共切。忠勇齊伸，億衆一心，撲殺此獠，以爲人類吐氣。魯祇奉總統特派主持討賊大計，矢除世界魔孽，以保人類安全。現義師騷動，西江一舉，威震嶺海，其間同志并起，莫不貔旅成雲，人道戰勝，已操左券，徵象至此，足信鋤奸擊暴，心理皆然，即該逆清夜之中，猶有一息良心發現，亦當自爲裁判，認其罪無可逭。至於討賊各軍，師以義舉，對於將士，早經約束嚴明，使所至無擾閭閻，尤望我父老昆弟，安堵無恐，迨洗清人類恥辱之時，共謀定民治久長之策。特馳檄告，咸使週知。」（註三）

北京參議院，通過取消中日二十一條，並咨北京政府照辦。

民國四年一月十八日，日本利用歐洲列強爭戰，無暇東顧之際，向我國提出二十一條，內容共分五號：第一號四條：要求承受德國在山東一切權利，並允加修鐵路，增開商埠，山東及沿岸港灣島嶼不得租讓他國。第二號七條：要求南滿、東蒙之特權；旅順、大連租期，及南滿、安奉兩路之經營權，均展期至九十九年。第三號兩條，中日合辦漢冶萍公司，並開採附近礦山，中國不得單獨處分其權利和產業。第四號一條：中國所有沿海港灣島嶼不得割讓或租給他國。第五號七條：聘日人爲政治、軍事、財政等顧問；必要地方之警察中日合辦；軍械向日本採購，或合辦兵工廠；在福建省內修路、開礦、整頓海港、船廠均須借用日款。

此項二十一條要求由日使日置益面遞袁世凱，並要求嚴守秘密，事洩於外籍記者，中外大嘩。自四年二月起，由外交總長陸徵祥、次長曹汝霖與日使談判，前後四月，日使終不肯讓步。至五月七日，日本發出最後通牒，將第五號剔出五條，其他四號及第五號福建部分，限二日內應諾，否則將採必要手段。五月九日屆期，袁氏因急欲稱帝，恐爲日阻，乃以國力未充爲由，覆文應允，各條分別以命令、換文、條約各形式達成，二十五日在京換文簽字。

華盛頓會議後，中日二十一條條約及其換文，成爲兩國間之懸案。舊國會爲恢復國內已失之聲譽，乃利用此機會提出「請政府宣布二十一條無效」議案，於去年十一月一日經衆議院通過，本日參議院亦予通過，遂咨請政府照辦。（註四）

舊國會衆議院通過張紹曾內閣閣員同意案。（註五）

中華民國十二年 一月二十日

一〇八

北京學生向衆議院請願，要求不要通過彭允彝出任教育總長，被院警毆傷多人，學潮擴大。（註六）

註一：黨史會藏批牘原件。

註二：民國十二年一月二十日「民信日刊」

註三：鄒魯：「中國國民黨史稿」，頁一〇六九—一〇七〇。

註四：「東方雜誌」，第二十卷，第四號，頁二。

註五：民國十二年一月二十日「順天時報」。

註六：同註五。

二十日 蘇俄勞農代表越飛晉謁孫大總統於滬上。

越飛以養疴爲名，於本月十六日偕隨員一行自北京搭乘快車南下，十七日晚抵滬，寓滙中旅館。本日，越飛赴莫利愛路二十九號，晉謁孫大總統，傾談頗久。（註一）

按：越飛抵滬後，首次晉謁孫大總統之時間，據上海「民信日刊」載，係在是年一月二十二日，（註二）此爲國父年譜及一般書籍所採用者。惟據北京「順天時報」載，上海二十一日路透社電，則謂越飛造謁孫大總統是在一月二十日，較「民信日刊」所載提前兩日，可見二十二日之晉謁孫大總統，顯然並非首次。該電全文稱：

「上海二十一日電：越飛昨日（二十日）造謁孫文，談話甚久。又電：俄日協會會長後藤子爵致柬邀請越飛東渡，遊歷日本，謂或可在日開談話會，以消除俄日兩政府間種種誤會云。（路透）」（註三）

鄧澤如電辭廣東省長職，薦胡漢民出任。

廣州克復，陳炯明逃往惠州，其時廣州環境，自表面觀之，粵滇桂軍通力合作，而自各軍之歷史及

其地位與目的言之，則各各相異，情況實頗複雜。在複雜的環境中，覬覦省長職位者又不乏其人，葉夏聲以謀省長故，頗有助長沈鴻英勢燄之嫌，據葉自述云：

「滇軍既定粵，本依白馬會議（葉夏聲與桂軍沈鴻英、劉達慶在白馬墟召集會議，決聯合東下）約法十六條，以粵政權還之本軍（按桂軍沈鴻英部）唯一粵人葉參謀長（按即葉夏聲）。顧當時國父信胡漢民言，拒不遵約，逕任華僑鄧澤如爲省長，聯軍譁然，澤如辭，復改任胡漢民，聯軍不識漢民未置可否。……葉夏聲以汗馬疲勞，國父既不主約，亦絕口不言祿。……魏邦平竟謁楊希閔，請殺（葉）夏聲，希閔謝以不敏，幸李福林走告（葉）夏聲，夏聲訴於沈鴻英及白馬盟友，拂袖而行，桂軍大憤，越日就江防司令部召開軍政聯席會議，即席縛魏邦平及胡漢民，幾釀大變。」（註四）

政學會復藉省會，擬選林正煊爲省長。於是，鄧澤如乃力辭省長之職，並請改任胡漢民，以應付此一複雜局面，本日上電孫大總統云：

「現沈軍抵省，四處繳械，勢燄日張；政學系復藉省會，於日內選林正煊爲省長。人謀我者日亟，而先生遲遲不歸，亡黨禍在目前，才薄如澤如，縱欲犧牲，無補於事，衆意省長一職，非展堂莫克勝任。先生既委楊西巖任財政廳長，澤如力任疏通，展堂亦無異言。乞即改委胡展堂兼任省長，免誤事機。仍盼先生速回，主持粵局，愛黨情切，急不擇言。」（註五）

北京大學全體教職員發表宣言，要求驅逐彭允彝、挽留蔡元培。

北京大學全體教職員在蔡元培留書辭職出京，學生在衆議院門口演出流血慘劇之後，一面與北京各校取一致行動倒彭，一面發表宣言，博取各界同情。宣言曰：

「往者八年之冬，我京師教育界以環境之逼迫，謀教育事業之安全與發展，曾以五事要求於政府。其一曰任用教育當局，須得教育界之同意。其二曰籌備教育基金既嘗得海內教育界許其不謬而樂助之矣，政府亦或由明令之公布或經當局之面允矣。然數年以來，政府訖未盡踐其言，故京師教育既因經費之不給，屢瀕於危，而政府之任用教

育當局，雖不無一二差足，以壓教育界之望者，然率多不明教育之政客，時欲利用教育界以遂其黨略上之陰謀，否卽不惜摧殘而破壞之。十年六三之慘劇，尤其著焉者也。我教育界同人孤詣苦心，方盡力於經費之運動，學校之維持，而亦深冀政治之卽於清明，則任用教育當局，自能如吾人往年之要求，故雖目擊宵壬之在位，每隱忍而不發，今者政治日壞，教育經費屢經閣議，屢發明令，皆等畫餅。而現任教育當局者彭允彝，聲譽素劣，學術無長，以政黨之爪牙，借軍閥之保薦，任事於教育革新之會，於教育上亟應改革之策畫，一無所聞。其所揭櫫於世者，曰整飭學風，使其本良心之主張，有切實之辦法，挽救起敝，誰不曰宜然，而文告虛張，事實適反，專門學校不求專門之才，俾之長校，徒布朋黨，分據要職。既違教育之通例，轉激學生之反感。譬之烹魚擾之，而求其勿爛，例如植木撼之，而望其滋生，事之倒置寧有逾斯。故談者謂彭允彝欲假整飭學風之明令，逞營私擴黨之陰謀，理或然矣。又若假教育基金委員會之美名，而值翼私人，月糜巨費，部務不繁，而旬月之間，增益百員，非同黨之劣子，卽其官之親長，見者在埃，聞者齒冷。彭允彝官興既濃，廉恥自喪，爲求同意於國會，酒食錢幣之酬，猶或懼其無效，不惜於堂堂國務會議之地，施其鬼蜮射人之技，以檢察廳宣布不起訴之案件，政府未提出新見之證據，而彭允彝謬託於國務員之論國務，提出再交法庭，破壞司法，蹂躪人權，約法在所，不顧公論，尙復何惜。其行事之謬荒，既無可恕，其用心之卑劣，尤爲可誅。本校校長蔡子民先生，憤慨不已，遽然辭職，欲以標揭人權，扶植廉恥，而彭允彝恬不知愧，猶復明則通電飾非，陰則倒行逆施，鬼謀百出，同人等從事教育，他無所求，惟於教育上之障礙，誓在必去，教育上之利益，誓在必圖。今以寡廉鮮恥之彭允彝作最高教育之當局者，則教育前途何堪設想，業於本月十九日公決呈請大總統罷斥彭允彝教育總長之職，並請慰留本校校長蔡子民先生，如或政府不加諒解，同人雖復多所犧牲，亦在不惜。惟是縱或政府從同人等一時之要求而來者，有猶吾大夫之懼不能不求根本之解決，爰仍本往年京師教育界之主張，而爲進步之要求，擬請政府將教育最高行政機關獨立於內閣之外，庶不受政潮之影響，而得謀教育之安全與發展，其在未卽實行以前，政府任用教育當局，必擇有教育之經驗，而不屬於黨系者爲之，庶幾標本兼治，教育前途或有望歟，謹布區區，敬祈全國教育界之君子鑒而助之。」（註六）

梁啓超由南京返天津，抵津後即在報紙刊登養病謝客啓事一則。

梁啓超於元旦至五日間，在上海作身體檢查，經醫師診斷結果，確有心臟病，並告誡當戒煙、戒酒，並不得連續講演一點鐘以上。但在梁氏未動身北返之前，即有北京高師與其他學校競出千元高酬聘請講學，又有多處敦請講演。故梁氏返津後，立刻刊登稱病謝客啓事一則於北京晨報，文曰：

「鄙人年來雖委身教育，但惟願就自己所好之學科爲短期之巡迴講演，或自約同志作私人講學，至於國立諸校之任何職責，斷斷不能承乏，敬告學界諸君，幸無以此相勸。鄙人頃患心臟病，南京講課勉強終了，後即遵醫命，閉門養病，三個月內不能見客，無論何界人士枉顧者，恕不面會，謹啓。」（註七）

註一：民國十二年一月二十二日「順天時報」。

註二：民國十二年一月二十三日「民信日刊」。（黨史會藏）

註三：同註一。

註四：葉夏聲：「國父大無畏精神」（民國三十二年十一月十二日撰。黨史會藏抄本）。

註五：鄧澤如：「中國國民黨二十年史蹟」頁二七四。

註六：民國十二年一月二十一日「順天時報」。

註七：丁文江：「梁任公年譜長編」，頁六三四。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二十一日 孫大總統接見王永泉代表曹勉庵。

王永泉派代表曹勉庵赴滬，於本日上午十時晉見孫大總統，報告閩省局勢，請示機宜，並呈上王永泉函。略謂：「孫傳芳窺閩甚急，劉資穎復爲虎作倀，閩局恐生變化」，並請「賜以援助」。（註一）孫大總統表示將竭盡所能，盡力相助。嗣又賜覆函，有云：「吾輩誼功同舟，苟可爲助，無不盡力，勿以爲念！」（註二）

中華民國十二年 一月二十一日

中華民國十二年 一月二十一日

中國國民黨總理孫先生文任命國民黨本部各部長。

本日國民黨總理孫文任命國民黨本部各部部长，名單如下：

總務部部长 彭素民、林祖涵副之。

黨務部部长 陳樹人、孫 鏡副之。

財務部部长 林業明、茅祖權副之。

交際部部长 張秋白、周頌西副之。

宣傳部部长 葉楚傖。(註二)

又：據民國十二年五月二十日出版之「中國國民黨本部公報」第一卷第十四號載：「中國國民黨本部現任職員一覽表」，財務部副部长為周佩箴，宣傳部副部长為茅祖權，餘同。(註四)

胡漢民、李烈鈞由港抵廣州。

十九日，孫大元帥委任胡漢民、李烈鈞等代行大總統職權。本日，胡漢民與李烈鈞抵廣州。(註五)

北京政府發布停止援閩、裁撤福建督軍令。

北京政府本日命令取消「福建討逆軍總副司令」名義，援閩軍隊停止進行，所有閩境主客各軍善後事宜，責成薩鎮冰、劉冠雄、孫傳芳為協商辦理。又令裁撤福建督軍，撤銷王永泉通緝令，李厚基著來京另候任用。(註六)

註一：「國父年譜」下冊，頁九四六。

註二：「國父全集」第三冊，頁八八五。民國十二年一月二十七日復王永泉書。

註三：「中國國民黨本部公報」第一卷，第一號（民國十二年一月三十日）

註四：「革命文獻」第八輯，頁五三。

註五：鄧澤如：「中國國民黨二十年史蹟」頁二七四。

註六：「政府公報」，第二四六七號。

二十二日 孫大總統任命胡漢民為廣東省長，許崇智為粵軍總司令。

孫大總統於十九日任命鄧澤如為廣東省長，胡漢民等代行大總統職權。二十日，鄧澤如上電懇辭廣東省長一職，並推薦胡漢民出任。孫大總統接電後乃於本日任命胡漢民為廣東省長，許崇智為粵軍總司令。（註一）

越飛在滬公開發表談話，否認盛傳「中俄防禦同盟」合力對日之說。

越飛抵滬，為各方所注目，最初幾日，未公開發表談話，並稱病謝絕訪客。惟於二十日曾趨謁孫大總統，談話甚久。越飛來滬，本未擬久留，故曾暗中與駐滬英、葡領事接洽，以易地療疾為由，擬南遊港澳，俾乘機轉赴廣州，有所圖謀。葡領拒之於先，英領亦搪塞不予置復。（註二）越飛赴港澳之願望，乃成泡影。其於絕望之餘，遂轉趨積極活動，聲稱病已減輕，開始接見訪客，縱談時局，並公開出外訪客。（註三）本日，某國外交界某君往訪，詢其「中俄防禦同盟」及其他重要問題，越飛答稱：

「余此次突然來滬，外間謠傳紛起，實為不能免之事實。然系早已於屢次來客前，聲明余之私意，蓋余此來主旨，純為醫生勸告遷地療養而發，除養身外，可謂別無絲毫存意。前在北京雖曾與中國施肇基外長會晤，然所談全係中俄會議分內應有之談判，而此項會議與談判之內容，皆可公開於世界者。現時俄國實處於至破碎之地位，若政治財政以及安插難民諸項問題，無一不急待整理。勞農政府固當自竭其力，努力工作，然同時亦當注意調查各國之實情。因現時各國時有連帶討論俄國國內各項問題之會議，此事與俄國前途，極有關係。至日本上下盛傳之中俄防

中華民國十二年 一月二十三日

一一四

禦同盟合力對日之謬說，實毫無根據，完全不確。」（註四）

越飛之論調，顯係在祛除各國、尤其日本對蘇俄之疑懼，並力博中國南方民衆之同情，故於談及中東鐵路問題時，越飛云：

「中東路之協議內容，將由中俄會議解決之，將來規定於中俄協約，外間自可明其真相。然俄國無論如何，無故意侵奪中國舊有或現時權利之惡意，此意不久當可爲各國所信任也。」（註五）

註一：鄧澤如：「中國國民黨二十年史蹟」，頁二七四。

註二：王聿均：「中蘇外交的序幕」，頁四四五。

註三：民國十二年一月二十三日「民信日刊」（黨史會藏）。

註四：同註三。

註五：同註三。

二十三日 中國國民黨總理孫先生文委任居正等十八人爲本部參議，胡漢民爲廣東省長。

本日，中國國民黨總理孫文委任居正、孫洪伊、楊庶堪、杭辛齋、覃振、張人傑、于右任、呂志伊、周震麟、廖仲愷、田桐、戴傳賢、陳獨秀、劉積學、張繼、謝持、王用賓、詹大悲等爲國民黨本部參議。（註一）

北京學生聯合會宣言，驅逐彭允彝，懲辦吳景濂。

本日北大學生聯合「高師」、「工專」、「法專」、「美術」、「朝陽」、「平大」、「華大」等十餘校學生，在北大第一院第四十三教室開會，議決組織華北大學臨時學生會，以驅逐彭允彝爲宗旨，其簡章七則爲：一、本會定名爲華北大學臨時學生會。二、本會以主持公論，並參與北京各校，作驅逐

人格卑污之教育當局，而爲衆院門前被傷同學之後盾爲宗旨。三、本會由華北大學學生共同組織之。四、本會由大會舉定幹事十二人，組織幹事會，辦理本會一切事務。五、六、七幹事會分總務、文牘、交際三股，每股四人。並發表宣言曰：

「嗟乎，時至今日，學界之阨危有過於蔡先生憤而辭者乎？官吏之虐毒有過於彭允彝之妄作威福者乎？最可痛心之事實有過於摧殘教育者乎？慘不忍觀之現象有過於毆辱學子者乎？不幸此種行爲，俱見於莊嚴璀璨之首都矣。正義罔存，……僉王尸位，……神聖議會，既充耳譏論，鬼蜮伎倆，更假手與堪。此同人等所爲透爪衝冠，腐心切齒而不能自己者也。……乃此次蔡先生因不欲與摧殘教育破壞法律之彭允彝相關係，僕被出京，而北大、法專各校學生，依法向衆院請願，又被警士車夫所撻楚，同人等目擊此項情形，忍無可忍，故特集合全體同學，本各人之天良，……相與急起直進。……促當局之醒悟……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衣冠疹瘁，行路傷心。諒各界諸君必有發將及之歎而作不平之鳴者，如表同情以助贊助，同人等銘感肺腑，寧有紀極迫切陳詞，語無修飾。邦人君子，幸垂察焉。」（註一）

附錄：梓生：北京的學潮（註二）

我們要明白這一次北京學潮的因果，先不可不說明他的背景。

自從五四運動以後，北京的學界，在各種黨派以外，成了一個很有力量的團體。這個團體中的分子，其學識才能，既然比較其他黨派爲優，其所占的勢力，所獲的效果，當然非他種黨派所能及，於是各黨派便起了利用這獨立團體的野心。我們試一細心回想，自五四而六三，而這一次的驅彭，學界一方，屢有帶黨派色彩的人去表示殷勤，蛛絲馬跡，形跡很是顯然。不幸黨派方面以前幾次乘風潮而表示的殷勤，雖爲學界方面所拒絕，而近來如雙十節裁兵大運動等的舉動，學界和政黨中的某部分，因主張相同，頗有合作的形跡，於是又使另外的政黨起了嫉視，有取而代之的大野心了。彭允彝以某一方政客的資格，突然來做教育總長，本來已很能引起謠言，而他到任後，所有的

中華民國十二年 一月二十三日

舉動，更使人加添疑心的資料。學界方面，如法專學生標示『以政客而為師表，於情理尤悖』的理由去拒絕彭氏同黨的校長，已經給了他一個警告，而彭更藉此發布整頓學風的命令，牽連到北京全學界；並傳有收買各校學生，位置於所設的教育基金委員會中，使破壞各校固有團體的事情，於是這一次學潮乃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了。

這一次學潮表面上的起因，是爲了彭允彝在一月十五日的國務會議中提出干涉司法方面已經決定的羅案，北京大學校長蔡子民便以『彭允彝爲干涉司法蹂躪人權之提議，……無非爲欲見好一般政客，以爲交換同意票之條件，……不忍在此種教育當局之下，支持教育殘局，以遭國人與天良之譴責』的理由辭職出京，學生方面羣起驅彭留蔡而學潮乃發生了。學生驅彭留蔡的辦法，是（一）派代表留蔡；（二）請總統退還辭呈；（三）赴國會請願否決彭之教育總長。不料蔡已堅決出京，最高機關方面及一味敷衍，而衆議院之吳景濂尤不表同情於學生，致院警於請願隊到時橫施毆擊，學生受重傷的有數十人。於是北京全體學生開會議決：（一）組織北京公私立各校學生聯席會議；（二）推舉代表胡俊英等二十人，慰勞被傷同學；（三）延請律師，控訴縱警行凶之主使者；（四）通電全國，報告學生被毆情形；（五）對國會表示態度；（六）反對彭允彝爲教育總長；（七）派代表聯合全國學生一致聲討；（八）一致請蔡元培校長回校任事等八條辦法而學潮更擴大了。

衆議院毆傷學生通過彭允彝後，國會方面很有能够知道自己的舉動爲全國清議所不容的。議員湯漪等便邀北京大學教授胡適共同調和，以參議院否決彭氏的教長爲條件。到二十五日參議院又不知怎樣將彭氏的同意案通過，於是彭允彝的教育總長資格完全造成，而同他勢不兩立的學界風潮，更不可收拾了。

現在各方面的情形是：

（一）蔡子民已經出京，行蹤一時不定，但在天津時曾發布宣言，（見本期評論之評論欄）表明自己出京的用意及痛斥北京的黑暗。

（二）學生已向法庭控告吳景濂，並有否認現國會的運動，且議定各校不放寒假，積極進行，聲言雖有如何的犧牲也所不恤。派赴各地的代表，還不見怎樣發展，但是上海的學生總會已起來響應。並且議決：（一）聯合各校學生向彭作示威運動，並敬告國會議員；（二）由學生自動，澈底的澄清教育界，不許政客黨人廁身其間；（三）呈請

總統批准彭之辭呈；（四）聯合北京各界組織聯合會；（五）發行不定期刊，由文書股籌備；（六）請各校不放寒假，一致驅彭；（七）教育完全獨立，（尙保留未決定）；（八）挽留辭職之美專醫專男女高師四校校長；（九）發表宣言，否認彭允彝在教育總長任內之一切命令爲有效。

（三）北京國立八校校長除蔡及與彭同派的兩校外，都已辭職。教職員也起來留蔡驅彭並挽留各校長，決定不承認彭的教育總長資格，謁見黎張，聲明在彭未去以前先不受教育部的管轄，有事直接和國務院接洽；並一面維持學校，照常上課。

（四）當局的黎張在前雖敷衍學界，發電留蔡，而以彭的教育總長去留委之國會。但是最近對校長教職員學生的談話，直說學界的舉動是被利用，可說是已經與彭合作了。

（五）彭允彝前曾發電自己辯護，到了兩院通過後，表面雖兩上辭呈，而他的理由在於沒有錢，可見他並不真願從此罷手。

（六）全國各界已有江蘇省教育會電請當局留蔡去彭，上海學生總會也已經活動，但是他的主張却在北京大學的南遷。（梓生）

註一：「中國國民黨本部公報」，第一卷，第三號（民國十二年一月三十日）

註二：民國十二年一月二十四日「順天時報」。

註三：「東方雜誌」第二十卷，第一號，頁一七一—一九。

二十四日 北京政府任命陳則民為政治善後討論會副委員長，二十六日就職。（註一）

北京參議院議決張紹曾內閣同意案，除外長施肇基外，均予通過。

在北大學生爲拘捕羅文幹學潮之中，參議院對張內閣人選行使同意權，除署外交總長施肇基外，均順利通過，頗出一般人意料之外。參議院之通過彭允彝擔任教育總長有二說：一說係部分不滿現狀之議

中華民國十二年 一月二十四日

中華民國十二年 一月二十五、二十六日

一一八

員，故意使之通過，藉以益增羣衆反對之氣焰，俾便從中播弄，掀起倒閣風潮；一說參院本不滿意彭出長教育部，只因學潮之下，故意予以通過，以維議會尊嚴。（註二）

註一：「政府公報」第二四七二號。

註二：民國十二年一月二十五日「順天時報」。

二十五日 胡漢民就廣東省長職，廣州秩序略定。

胡漢民於二十一日偕李烈鈞抵廣州，旋即奉孫大總統委任爲廣東省長，本日就職。又，鄒魯於十七日抵廣州，設特派員辦公署於省長公署，未幾，爲滇軍范石生部據爲司令部，至是收回省長公署，廣州秩序略定。（註一）

註一：鄧澤如：「中國國民黨二十年史蹟」，頁二七四。

二十六日 孫大總統與蘇俄代表越飛在滬發表聯合宣言，共同認為共產組織與蘇維埃制度不適用於中國。

在革命之過程中，尋求國際間之同情與援助，乃是策略之運用。民國十年以後，孫大總統即有意聯絡俄、德。及陳炯明叛變，此一外交運用之傾向，更趨明顯。而其採聯絡俄、德之策，實有其理由與條件。即俄、德已是「不站在侵略地位之國家」，並相信「在現在情形和治理的俄德是能以平等條件待遇中國的」。因此，「贊成有一個傾向中俄德三國親密接近的政策。」但同時鄭重聲明，「中國不適於布爾什維克主義」，「他從未有意改變中國爲共產國家。」（註一）

上年秋，陳炯明叛軍氣餒正熾，北伐軍回師討逆失利，孫大總統乃決定離粵，於八月九日登英國摩漢號砲艦赴港，翌日，轉搭俄國皇后號郵船赴滬，十四日在吳淞登岸，安抵上海。恰在前此兩日，即八

月十二日，蘇俄勞農代表越飛到達北京，在時間上固屬巧合，實則越飛自受命東來，即無時不在密切注意中國之政治情勢。在其心目中，領導國民革命之孫中山先生，實為其力求接近之重要人物。故越飛於抵達北京不久，即曾派專人攜函來滬，於八月二十五日謁孫大總統於法租界莫利愛路二十九號寓邸，接洽合作。其中詳情，外人不得而知。（註二）孫大總統僅在八月三十日致蔣中正函中，提及此事而已。

（註三）惟亦未指明越飛所派代表及軍事隨員為何人？據推測其代表是蘇俄駐上海商務參贊利奧尼德夫（L. E. Leonidov），（註四）軍事隨員為勞農代表團中之陸軍專員該格爾（A. L. Gelker）。（註五）在上年八月至十二月間，越飛曾四度致書孫大總統，進行商談，孫大總統深知蘇俄權詐百出，與之交往，萬不能掉以輕心，故其時他所採之立場，異常慎重嚴謹，此為其對俄事之基本態度。十一月二十四日，孫大總統再函蔣中正，論及與蘇俄接洽之根本辦法，有云：

「兄前有志於西圖，我近日在滬，已代兄行之矣。現已大得其要領。然其中情形之複雜，事體之麻煩，恐較之福州之情形，當過百十倍。此無怪吾國之志士，乘興而往彼都者，悉皆敗興而返，吾幸而得彼津梁，從此可日為接近。然根本辦法，必在吾人稍有憑藉，乃能有所措施。若毫無所藉，則雖如吾國之青年共產黨，與彼主義完全相同矣，亦奚能為？」（註六）

由此可知，孫大總統以為其與越飛之接觸，只是「得彼津梁」與「日為接近」，深感其中情形頗「複雜」，事體甚「麻煩」而已。可見雙方基本觀點尚未一致。

孫大總統於上年因曹、吳曾派孫禹行（岳）來滬請示方略，乃於去年九月，派張繼（溥泉）赴保定、洛陽答禮，順道攜函面致越飛。張繼在北京曾面晤越飛兩次。（註七）至孫大總統函中內容，雖無人知，惟張繼於此事十九年後，在西安勞動營紀念週講演時，曾有憶述，其云：

「我猜想，總理的信裏，一定是說中國是我創造起來的，你來中國，應該來見我，為什麼到北京去找軍閥。那時北京是曹錕的勢力，越飛要我帶話給總理，解釋說：『蘇俄革命剛成功後，形勢很危險，不能不拉攏，革命是要

中華民國十二年 一月二十六日

經過曲折的道路的，不可以走直線的。」他說的話也頗近情理。」（註八）

觀此，可知孫大總統函中，對越飛態度之模稜，玩弄兩面外交，確曾予以嚴厲之指責。至張繼在北京見越飛之時間，據王聿均所著「中蘇外交的序幕」一書考證，斷定張繼抵京，必在越飛返自長春之後，而張越會晤，必在民國十一年十二月間無疑。（註九）

孫大總統與越飛經數度接觸後，乃立於有利中國革命利益之立場，與蘇俄進行合作，並確定今後中俄兩國間之關係。本日，其與越飛共同簽署一項重要談話，囑英文大陸報發表，又經世界新聞社譯成中文，此即具有歷史性之「孫、越聯合宣言」。此項宣言，首先聲明共產組織與蘇維埃制度，均不能施行於中國；次則取得蘇俄放棄帝俄時代在華各項權利之保證；第三、關於中東鐵路問題，係就當時情況，在不損害兩方之真實權利及特別利益下，協商管理辦法；第四、關於外蒙問題，雖未堅持蘇俄在外蒙立即撤兵，然已迫使越飛宣稱蘇俄無意在外蒙實施帝國主義政策，或使其與中國分離，等於昭告世界，俄兵在庫，僅為防阻白黨，係暫時權宜現象，無損中國之領土完整與主權獨立。宣言全文如下：

「越飛君此次在滬。曾與孫逸仙博士會談數次，關於中俄關係各重要事件意見一致，而以下列數端尤著：

一、孫逸仙博士以為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上均不能引用於中國，因中國並無可使此項共產主義或蘇維埃制度實施成功之情形存在之故。此項見解，越飛君完全同感，且以為中國最重要最急迫之問題，乃在民國的統一之成功，與完全國家的獨立之獲得。關於此項大事業，越飛君並向孫博士保證，中國當得俄國國民最摯熱之同情，且可以俄國援助為依賴。

二、為明瞭此等地位起見，孫逸仙博士要求越飛君再度切實聲明一九二〇年九月二十七日俄國對中國通牒中所列舉之原則。越飛君當即重行確認此等原則，並向孫博士切實宣稱：俄國政府準備且願意根據俄國拋棄帝制政府時代對華一切條約及強索權利之基礎，另行開始中俄交涉。上述各條約中包括關於中東鐵路之各項條約及協定在內。（關於此路之管理，上述通牒中第七條曾特別敘述之。）

三、因承認全部中東鐵路問題，祇能於適當之中俄會議始克滿意解決，故孫逸仙博士以爲就目前的實際狀況，宜於該路之管理上覓一相當辦法，且與越飛君同意現行鐵路管理辦法，祇能由中俄兩政府不加成見，協商暫時改組，但不得損害兩方之真實權利與特殊利益。同時孫逸仙博士以爲此點應與張作霖將軍商洽。

四、越飛君向孫博士切實宣稱：（孫博士對於此層，完全滿意）俄國現政府決無亦從無欲在外蒙實施帝國主義政策，或使其脫離中國之意向與目的。孫博士因此以爲俄國軍隊不必立時由外蒙撤退，緣爲中國實際利害與必要計，中國北京現政府庸弱無能，無力防止因俄兵撤退後，白俄反對赤俄之陰謀與敵抗行爲之發生，而釀成一種較目下尤爲嚴重之局面。

越飛君與孫博士以最親摯有禮之情形相別，彼將於離日本之際，重來中國南方，然後赴北京。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六日 上海。孫逸仙、越飛簽字。」（註一〇）

孫、越宣言發表後，蘇俄方面之反應，甚是淡然，其黨政各重要期刊，均未提及。惟於同年二月一日在消息報與真理報刊載一項電訊，略予披露，僅稱：

「越飛同志強調其意見，以爲中國最急迫之工作，乃在完成統一與獲得完全的獨立。他告知孫逸仙博士，中國當得俄國國民最熱切的同情，並可信賴他們的援助。」（註一一）

此一電訊，堪可注意者，是其將宣言第一項所稱「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上均不能引用於中國，因中國並無可使此項共產主義或蘇維埃制度實施成功之情形存在之故」等重要字句，予以刪除。觀此，應可知其用心所在。

就孫大總統而言，彼時之革命形勢，至爲艱困，故亦不能不略事籠絡，藉以壯大革命之聲勢。

附錄：

一、中俄交涉與越飛赴日（註一二）

自從上年八月間勞農俄羅斯代表越飛到了北京，一時中俄會議的聲浪，甚囂塵上。越飛一面受各國體的招待，表示他來華的宗旨；一面向外交部交涉，於日俄會議之先，開一中俄會議。當時外交部是顧維鈞爲總長，曾提出外

中華民國十二年 一月二十六日

中華民國十二年 一月二十六日

一二二

蒙撤兵等三項，爲中俄會議開議的先決條件。不久長春日俄會議開會，他就出京赴長春。十月初，越飛因長春會議決裂回京，但他的態度，與第一次來時，很是不同。他一面稱病謝客；一面以照會催外交部速開中俄會議，置中國所提先決條件於不顧。其後莫斯科政府與赤塔政府合併，海參崴入勞農黨之手，中俄間又發生中東鐵路問題；因越飛否認一九二〇年優林對於中俄間宣言的原則，致外交部與俄代表團對於是項宣言的解釋，費了不少的唇舌。中國政府在那時適因政潮停頓，所以中俄交涉終於無甚進步。

到了新年，形勢突然一變。中國的軍人，囚了外蒙宣慰使那彥圖的一個電報，引起了不少的武力解決的通電，同時因俄人拘禁伯力等地方的華商會會長，中國政府也發了嚴重的抗議；而赤軍在中東路附近的活動，又引起張作霖調派軍隊，實力對待的辦法。越飛審知這中俄交涉，難得結果，於是舍此他圖，有離京的計畫。

越飛起初以醫生的勸告爲由，託人向葡公使交涉赴澳門養病，不得結果；他並且同時一面與英公使交涉赴香港養病；因英公使要他出一不爲政治活動的證據，也不果行；最後便得了日本日俄協會會長後藤子爵的助力，得到赴日的許可。

越飛當未決定往日本以前，曾有養病於上海的計畫，同時並有他將赴廣東的傳說；所以一時的人都注意他和留居上海的廣東首領孫文的關係。他到上海後仍是稱病不見客，所有過訪的人，都由秘書李文（Nevin）代見；但他於孫文一方，則自己親去訪謁數次。他在上海最惹人注目的是於一月二十六日與孫文合同發表四條的宣言。此項宣言，於將來的中俄關係上當有不少的影響，現在把他錄在下面：

（一）中山以爲共產主義甚至蘇維埃制度均不能實施於中國，因中國並無可使共產主義或蘇維埃制度實施成功之情形存在之故。越飛君對於此項意見，完全贊同；並以爲中國之最重要最急迫問題，爲完成全國統一，並取得完全之國家獨立。關於此項大業，越飛向中山保證：俄國人民對於中國表最熱切之同情，並願予以贊助。

（二）中山爲解釋誤會起見，曾請越飛君重行聲明俄國於一九二〇年九月二十七日致中政府通牒中所宣布之原則。越飛君當即重行聲明此等原則，並向中山切實宣稱：俄政府願意並準備以俄國放棄俄皇時代對華一切條約及強索之權利爲根據，與中國開談話。上述各條約中，包括關於中東鐵路之各項條約及協定在內。（關於此路之管理

，上述通牒中第七條曾特別敘述之。）

(三) 中山以爲中東鐵路之全部問題，祇有開一有力之中俄會議，始能滿意解決；而時局之肯綮；則爲宜於目下該路之管理上覓一相當辦法。中山與越飛意見相同，以爲：該路之管理應由中俄兩國政府協商，暫時改組，但不得損害兩方之真實權利及特別利益。同時中山以爲此事應與張作霖商之。

(四) 越飛君對中山切實聲明：（中山對於此層完全滿意），俄國現政府現在及以前從無欲在外蒙施行帝國政策或使外蒙脫離中國之意思或目的。中山因此不以俄兵立即退出外蒙爲急要，或眞於中國有利。誠以北京現政府庸弱無能，俄軍退後，未必能阻俄國白黨之活動，再與俄政府爲難，而造成一種比目下更嚴重之時局。

越飛於一月底赴日後，因了後藤子爵給他向加藤總理疏通，纔得在沿路戒嚴中向東京進行。他的寓所經過日本偵探秘密的搜查，而他卒能運用手腕，使日俄三次會議有開議的動機，可見他本領的不凡了。

越飛赴日所給予中國的影響，是中俄會議有移往莫斯科開議的趨勢。這提議本由俄國方面發動，而中國方面，近來爭傳張紹曾採用江亢虎的建議，將以與越飛來華相等的使命，派江氏赴俄，或者有遷就俄國的意思了。

國內輿論界，近來似乎已發生親俄與排俄的派別上：一派是贊同越飛與孫文合同宣言中不卽撤外蒙赤俄駐兵的主旨的；下一派是主張非俄國撤退外蒙駐兵，則中俄會議不願開議的。但記者個人卻於兩派之外，特別發生一種憂慮這因爲越飛的外交手腕是不可輕視的，他曾經手訂俄德單獨媾和條約，爲世界外交界所側目。他這次東來後；忽而向日本方面，忽而向中國方面，頗想在兩者間有所利用；我們這被外交團所譏爲『三無主義』的張內閣，斷乎對付他不下；而毫無外交經驗的使者，尤其容易入人圈套，惹出亂子來的。

二、李雲漢：從容共到清黨——導論（註二三）

自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年）冬中國國民黨開始聯俄容共，到十六年（一九二七年）春全面清黨繼之對俄絕交的五年間，是中國現代史上一個錯綜複雜的環節。近四十年來，中國政局之動亂，外患之入侵以及社會上時隱時現的赤色波瀾，多半是以這個重要的歷史關鍵爲發生的根源。

中華民國的國父與中國國民黨的總理孫中山先生，基於當時政治情勢與革命環境的需要，在經過審慎考慮之後

，決定聯俄容共，不僅有其深遠的打算，抑且有其防患的謀劃。不幸由於中山先生過早謝世，共產黨徒在莫斯科的發縱指示下，肆行分化與破壞，竟使國民黨激成內鬨的暗潮，演成分裂的悲劇，共黨從中牟利，竊奪黨權，頓使中國革命面臨空前嚴重的危機。設非中山先生的繼承人蔣中正先生明決果敢，斷然爲定亂清黨的措施，則中國國民黨已早於此時消滅，中華民國也早於此時淪爲布爾什維克的試驗場和蘇俄的附庸國。（註1）

四十年的歲月過去了，可是從容共到清黨這個重要歷史階段所顯示的驚心動魄的一幕，尚沒有一部正確翔實的著述問世。尤其不幸的是：清黨四十年後，赤禍竟湮沒了中國大陸，在共黨惡意的曲解、竄改與捏造下，中國國民黨當年容共清黨的眞象，竟被籠罩於隱諱與誤會的疑雲之中；中山先生爲國家民族所作的深謀遠慮，與他的信徒們在此時期內與共黨艱苦鬥爭的壯烈事蹟，也爲一些粗淺，偏執與誤謬的言論所掩蓋。這是可悲的歷史誤會，它已使我們國家在反共復國的戰鬥上受到極大的損傷。

因此，在當前的革命形勢與任務之下，評論從容共到清黨這個重要歷史關鍵形成的背景，事實的演變與其發生的影響，藉以揭露眞僞與是非，掃除誤會與偏見，檢討功過與得失，以爲今日對敵鬥爭的借鑑，該是有意義，有必要的，有價值的事。

聯俄容共，是一種政策，而非一種政綱或主義。既是一種政策，它必然具有一般政策所具備的兩種特性：其一，政策只是爲實現政治目的所採行的一種手段，它雖以主義與政綱爲依據，但非主義與政綱的本身，其效力既不能超過主義與政綱的規範，其地位也不能與主義政綱相提並論。質言之，中國國民黨雖然採行了聯俄容共的政策，中國國民黨所奉行的三民主義與五權憲法的政綱，卻不因之有任何改變，在三民主義的思想體系與國民革命的基本方略中，亦絕不因之而爲馬克斯主義及俄國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思想所混淆。其二，政策有其一定的適用範圍與時限，既非四海皆準，更非一成不變。中山先生認爲在當時的革命環境下，於一定範圍之內實行聯俄容共爲有利，因而決定聯俄容共；倘如情勢改變，發現俄不須聯，共不可容時，中山先生的繼承者自然可以宣佈這一政策的終止。這是吾人研究聯俄容共問題所必須確認的基本觀念，下面將分別探索聯俄容共政策的本質。

就聯俄言，如其說是聯俄，毋寧謂之俄聯，因爲聯俄之發端在於蘇俄首派代表來華與中山先生聯絡，並表示願

意接受中山先生提出的條件。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成功後，中山先生基於同情的立場致電祝賀，蘇俄外交人民委員長翟趣林 (G. V. Chicherin) 即於民國七年八月一日致函中山先生，表示其感謝與敬佩之忱。(註2) 九年六月，莫斯科通過所謂「僑俄華工第三次大會」的決議，邀請中山先生訪俄，(註3) 並由所謂大會主席劉紹周出面致電中山先生，要求促成中國政府對蘇俄的外交承認。(註4) 其後，優林 (Ignatius L. Yourin) 在北京受到冷落，曾表示其「心轉向南」的意願，(註5) 胡定斯基 (Gregory Voitinsky) 到上海後，也曾經由陳獨秀的介紹拜訪過中山先生。(註6) 這都是蘇俄主動聯絡中山先生的明證，而當時中國學術界社會主義的流行與民間對俄友好的表示，(註7) 更為俄人接近中山先生提供了有利的環境。可是中山先生的態度極為慎重，他在密切注意着蘇俄內部的發展與外交的動向，他曾接見過赴俄考察的人，(註8) 並曾有過派人赴俄作實地考察的打算，(註9) 但在未能瞭解蘇維埃政權的性質與其對華的真實意圖之前，他未作任何與蘇俄接近的表示。民國十年六月，中山先生在粵首次接到翟趣林建議「恢復中俄商業關係」和表達「兄弟般的敬禮」的一封信，他在兩個月後始覆信給翟趣林，沒有拒絕翟的盛意，但要莫斯科「等待一下」。(註10) 直到十年十二月，第三國際的代表馬林 (G. Maring) 前赴桂林謁見中山先生，告以蘇俄已放棄共產主義改行「新經濟政策」之後，中山先生才認為「此種(新)經濟政策，其精神與余所主張之民生主義，不謀而合」，(註11) 因而開始作與俄接近的考慮。及十二年一月二十六日在滬與越飛 (Adolf A. Joffe) 發表聯合宣言，聯俄之議遂見諸實行。

中山先生於經過數年之冷靜觀察與審慎考慮之後決定聯俄，對於國家民族的利益與國民革命的前途，都有其深遠的打算。依據中山先生當時的構想，聯俄一舉有防患與求援兩重目的，循此行之，不惟無害，抑且有利。中山先生此一謀劃，吾人可於中山先生當時對俄人所持的堅定立場與其公開發表的政策性言論中，獲得明證。以著者研究所得，認為中山先生聯俄的基本立場是：

第一、中山先生認定蘇俄於一九二一年開始實行的新經濟政策，已放棄了共產主義的幻想，走向與民生主義相近的路線，蘇俄革命後六年的奮鬥也完全是民族主義的奮鬥，與中國的國民革命同其目的；因此，他認為聯俄並非中國走俄國革命的路，而是俄國要走中國革命的路。十三年一月，國民黨駐美三藩市總支部總幹事陳耀垣上書詢問

聯俄動機時，中山先生即令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作如下的答覆：

「當俄國革命之初，施行共產制度時，確與吾黨三民主義不同，至俄國現在所施行的新經濟政策，即是國家資本主義，與吾黨之三民主義相同；故非吾黨學俄國，實俄國學吾黨。」（註12）

第二、中山先生堅持中國領土的完整與主權的獨立，不惟不能因聯俄而致破壞，抑且因聯俄而獲得保證。基於此一立場，所以他要越飛明白承認：

「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上均不能引用於中國。」

「中國最緊要最急切之問題，乃在民國的統一之成功，與完全國家的獨立之獲得。」

「俄國現政府決無亦從無意思與日的，在外蒙古實施帝國主義之政策，或使其與中國分立。」（註13）

聯俄所以防俄，中山先生的用心極為深遠。他在與越飛商談期間，曾將他防俄的用意函告當時他反直的同盟者張作霖，張於覆函中遂表示其欽佩之忱說：

「另紙見示與越飛談話情形，提要鉤元，全局在握，老謀深算，佩仰至深。奉省接近俄疆，洛吳利其內侵，藉資牽掣。今得公燭照機先，預為防制，不特東省免憂後顧，即國家邊局，亦利賴無窮。」（註14）

第三、中山先生認為聯俄並非專以蘇俄為友，因而放棄其他各國的外交活動。因此，他在聯俄之外，復有聯德的交涉，（註15）更有派戴季陶出國籌組民族國際的計劃。（註16）即於當時所謂帝國主義國家如英、日等，中山先生反對其侵略政策，但仍欲仿效其政治上的優點，期望其改變政策。對於美國，中山先生尤殷切期望其出面斡旋以促成中國的和平統一。（註17）蓋中山先生所友者乃一切「以平等待我之民族」，所敵者乃侵略與壓迫中國之各種色彩之帝國主義，共產黨徒恆以中山先生之聯俄政策與其竊據大陸後對蘇俄之一面倒政策相比擬，實為對中山先生的最大污蔑。

就容共而言，中山先生的本意亦有兩個目的：一、是溶解共產黨的組織使其不能與軍閥勢力合流，藉以消弭共禍於無形；二、導共產黨員於革命正途，以謀革命陣營的擴大及革命勢力的統一。因此，他只容納共產黨員個人，而不容納共產黨的組織；他要共產黨員轉變為國民黨員，不要國民黨員參加任何「他黨」。（註18）中山先生容共

的立場，吾人可於下述事實中體察出來。

第一、在社會思想上，中山先生一向頌揚人道的社會主義，駁斥無政府主義，馬克斯主義及共產主義。民國元年十月十五日至十七日，他在上海對中國社會黨黨員講述「社會主義之派別及批評」，明白表示贊同「集產社會主義」而拒絕「共產社會主義」。(註19) 八年六月二十二日，他在上海與戴季陶談論社會問題時，更認定那種「一知半解系統不清的社會共產主義」「確是一種危險」。(註20) 其後，他拒絕了張西曼「以社會主義的內容改進中國革命的政黨」的建議，(註21) 也不欣賞陳炯明在漳州之社會主義的實驗；(註22) 及十二年一月二十六日與越飛發表聯合宣言，更鄭重宣示「共產組織」與「蘇維埃制度」，均不能行之於中國。十三年一月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席上，復剴切說明救國大計非三民主義不可，八月開始講述民主主義時，更對馬克斯主義的誤謬痛予駁斥。同年四月十二日發表其手訂的建國大綱，目的尤在預防共產煽動階級鬥爭來妨礙國民革命的進行。(註23)

第二、中山先生認定共產黨在中國沒有存在與發展的條件，更不承認「共產革命」在中國有實行的可能。衆所周知，中山先生在決定容共之前，曾拒絕共產黨組織兩黨聯盟式的「統一戰線」的提議，這顯示他不承認共產黨有與國民黨以平等地位實行「合作」的資格。他對共產黨徒的批評是「自以爲是」「崇拜俄國革命過當」，(註24)「共產黨的那一套東西根本不適合在中國實施」；(註25) 對於一部分共產黨員之願意以個人身分要求加入國民黨，認爲是由於「彼等亦多覺悟」，「誠心悅服本黨三民主義，改共產黨員爲國民黨員」。(註26) 共產黨徒既有此覺悟，中山先生自亦樂於引導彼等走入三民主義的革命正路。進一步說，中山先生之容共，是一種防禍措施，也是一種消化作用。關於此點，吳敬恆所述于右任答覆張作霖的一席話，頗足以說明中山先生的用心所在。吳說：

「張作霖曾問于右任：你們國民黨我贊成，我卻不贊成共產黨。于即回答：中山先生與你同一心理，但異其手段。有人驅逐共產黨，共產黨便想法獨立存在，中山先生把共產黨轉變爲國民黨，即共產黨自然不存在。」(註27)

容共之初，國民黨人頗有疑慮共產黨徒之誠意者，中山先生則對共產黨之不敢爲害國民黨深具信心。共產黨徒誠能服膺三民主義，自當以同志視之，若仍未覺悟，即應以主義感化之；若有不當言行，則當以紀律繩之，倘有叛

跡顯露，非黨紀所能糾正時，中山先生的指示是「棄之」。(註28)因此，「共」至不能容時，即予以驅除與制裁，亦是中山先生對其信徒們的明訓。

(註1) 蔣中正：蘇俄在中國（中央文物供應社四十六年七月六版本）九頁。

(註2) 翟函見 Xenia Joukoff Eudin and Robert C. North, *Soviet Russia and the East 1920-1927*, P. 217。

(註3) 提赫文斯基 (S. L. Tikhvinsky)；論一九一七至一九二五年間孫逸仙對蘇俄的關係（原載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份蘇俄「歷史問題」雜誌）。

(註4) 「僑俄華工全體」致中山先生及全國各界電。中央黨史會藏鉛印件。

(註5) 「正」上中山先生報告張斯慶自述訪俄情形函，毛筆原件。簽名僅爲「正」字，其真實姓名待考。

(註6) Robert C. North, *Moscow and Chinese Communists* P. 69. Eudin and North 前書二一八、九頁。

(註7) 參閱本書第二章第一節。

(註8) 據江亢虎自稱，他於赴俄考察前曾晉見中山先生，事詳吳相湘：江亢虎與中國社會黨。民國政治人物一四五—一六四頁。

(註9) 參閱本書第三章第三節。

(註10) 中山先生民國十年八月廿六日覆翟趣林函。按翟趣林致中山先生函發於民九（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原文見 Eudin and North 前書。中山先生收到翟函已是民十（一九二一）六月十四日。

(註11) 林百克 (Paul Linebarger) 原著徐柏仁譯：孫逸仙傳記（中國文化服務社民國三十三年刊本）八三頁。

(註12) 中國國民黨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二十二次會議（民十三、一、三，廣州）記錄原件。中央黨史會藏。

(註13) 孫越聯合宣言，全文見本書第三章第二節。

(註14) 張作霖覆中山先生函原件，民十二、二、七。

(註15) 中山先生民國十一年三月八日致廖仲愷、曹亞伯函，十二年八月十八日致鄧家彥函（國父全集第五集五五八頁），李其芳：革命回憶錄（中央黨史會藏手稿本）。

(註16) 陳天錫：戴季陶先生編年傳記三七頁及本書第四章第三節。

(註17) 中山先生實行裁兵宣言、民十二、一、二六（國父全集第四集三九頁）。據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度藏前美國駐華大使詹森（Nelson T. Johnson）之口述歷史稱：彼於一九二三年（民十二）二月由上海赴香港時，適與中山先生及陳友仁同船。陳曾再三與彼交談，中言：如果著有聲望的美國人如許士（Charles Evans Hughes）者能來中國斡旋和平，將可使中國走出難關。（吳相湘：海外所見中國現代史料，刊中國現代史叢刊第一冊）

(註18) 中國國民黨總章第二十二條，見革命文獻第八輯總一〇四九—五二頁。

(註19) 國父全集第六集一二—三一頁。

(註20) 國父全集第四集五〇七頁。

(註21) 沈雲龍：中國共產黨之來源引張西曼著歷史回憶。

(註22) 陳炯明於民國八年十二月五日上書中山先生報告其在漳州之建設目的在「進圖社會主義之實現」，

中山先生批示「關於種種建設事件，俟實業計劃告竣，再從事其他」，意在諷陳不必標新立異。陳函原件存中央黨史會。

(註23) 蘇俄在中國三〇頁。

(註24) 中山先生批鄧澤如等十一人檢舉共產黨呈文，見彈劾共產黨兩大要案。

(註25) 黃季陸，談當年容共一幕，民四六、六、廿九，臺北聯合報。

(註26) 同（註24）。

中華民國十二年 一月二十六日

一二九

中華民國十二年 一月二十六日

一三〇

(註27) 吳稚暉先生書牘二三四頁爲總理遺囑真偽問題答鄧家彥書。

(註28) 同(註24)。

孫大總統在上海發表和平統一宣言，提出裁兵計劃三綱要。

孫大總統有鑒於南北戰爭以後，人民生活困苦，百業凋殘，以爲民生問題，急須顧及，年來一再主張和平統一。而目前要著，首在和平；和平之基，首在裁兵。茲特發表和平統一宣言，通電全國。提出裁兵計劃三綱要：一、本化兵爲工之旨，先裁全國現有兵數之半。二、各派（包括直系、奉系、皖系及西南護法諸省）首領贊成後，全體簽名，敦請一友邦爲佐理，籌劃裁兵方法及經費。三、裁兵借款，其用途除法定監督機關外，另由債權人並全國農工商學報各團體，各舉代表監督之。（註一四）其宣言全文如下：

「北京黎宋卿先生、張敬輿先生、馮煥章先生、天津段芝泉先生、奉天張雨亭先生、保定曹仲珊先生、洛陽吳子玉先生、南京齊撫萬先生、杭州盧子嘉先生、並各省農工商學各界及各報館轉全國國民公鑒：

文於往年八月十五日發表宣言，對於國事，主張使護法問題完全解決，以和平方法促成統一；對於粵事，主張討伐叛國禍粵之陳炯明，以申國法，而靖粵難。今者討賊諸軍已逐去陳逆而戡定粵局，則障礙既除，建設斯易。文於撫輯將士及綏靖地方外，當竭盡心力以敦促和平統一之進行，並務以求達護法事業之圓滿結束。如是，庶幾六年以來之血戰，卒得導民國於法治之途，凡諸爲國犧牲者，可得代價而少慰，而此分崩離析之局，亦卒得歸於統一，文始獲與國人雍容討論以圖治。

惟曠觀全國，以北京政府尚未純踐合法之塗轍，故猶多獨立自主省分，北京命令不能遽及，統一之業仍屬無期。迴憶年來南北紛爭，兵災迭見，市廛騷擾，閭里爲墟，盜匪乘隙，縱橫靡忌，百業凋殘，老弱轉徙，人民顛連困苦之情狀，使目恫心。文竊以爲謀國之道，苟非變出非常，萬不獲已，不宜輕假兵戎，重爲民困。前者西南起義，特因護法之故，不得已而用兵。至於今日則各方漸有覺悟，信使往來，力求諒解，較之昔時，已爲進步。曩者法統

之復，亦可爲時局一大轉捩，誠得西南護法諸省監護匡助，以底於成，此時之中國，當已入於法治之軌。徒以陳逆叛變，護法政府中斷，而北京政府所爲，遂致任情而未及澈底。且以毀法之徒謬託於恢復法統，國會糾紛，及今未解。而於人民所渴望之裁兵、廢督諸大端，反言行相違，不復稍應其求，而增兵備戰之息，乃囂且塵上。不知兵日益增，政日益弊，長此不悛，匪特求治無期，助亂速禍，實未知所止。

今之大病，固在執政柄兵者未有尊重法律之誠心，而國中實力諸派利害不同，莫相調劑，亦其致此之緣。故試舉今日國內勢力彼此不相攝屬者，率較計之，可別爲四：一曰直系，二曰奉系，三曰皖系，四曰西南護法諸省。此四派之實際利害果以何衝突，亦自難言。然使四派互相提携，互相了解，開誠布公，使卒歸一致，而皆以守法奉公引爲天職，則統一之實，不難立見，文今爲救國危亡計，擬以和平之方法，圖統一之效果，期與四派相周旋，以調節其利害。在統一未成以前，四派暫時畫疆自守，各不相侵，內部之事，各不干涉，先守和平之約，以企統一之成。儼蒙各派領袖諒解斯言，文當誓竭綿薄，盡其力所能及，必使和平統一期於實現。而和平之要，首在裁兵，未有張皇武力，濫行招募，而可訟言和平以餽人者。誠知兵多之足以亂國禍民，則滅之惟恐不速，不容藉端推諉，以贖武之私衷，爲強國之蓄論。各派首領不乏明達，見義勇爲，當仁不讓，其間當大有人在也。

當世謬說，有謂須俟統一後始可議及裁兵者。此未免爲怙亂之談。何者？兵不裁則無和平，無和平則難統一。蓋擁兵以言政而政紊，擁兵以言法而法軌。強權盛則公理衰，武力張則文治弛。此必至之期，國人所身受而語焉能詳者也。不裁兵而言和平，猶挾刃以談揖讓；不和平而言統一，猶視鬥爭爲求友好。愚者且竊然嗤之，而況並世之賢豪，豈復昧此，而謂國人可欺耶！然此非徒責難之談，墮空之論，其裁兵辦法，可以坐言起行者，文籌之已審，其綱要有三：一、本化兵爲工之旨，先裁全國現有兵數之半。二、各派首領贊成後全體簽名，敦請一友邦爲佐理，籌畫裁兵方法及經費。三、裁兵借款，其用途除法定監督機關外，另由債權人並全國農工商學報各團體各舉一人監督之。其詳細條目，則由專員妥訂。諸公朝贊則夕可商諸施行。此在諸公一轉念間，而國民將咸拜嘉賜。文亦當率西南諸將，敬從諸公之後，不敢有避。

統一成，而後一切興革乃有可言，財政、實業、教育諸端，始獲次第爲理，國民意志方與以自由發舒，而不爲

強力所蔽障。其爲統一，則永久而非一時，精神而非形式。國人同奮於法律範圍之內，而無特殊勢力之可虞。蓋兵者所以防國，而非私衛及假以竊權之具也。能如是乃真民治，重符共和盛軌，以與列強共躋於平等之域，百世實利賴之。不然者，民勇可畏，不戰自焚。文愛國若命，將不忍坐視淪胥，弗圖振救。諸公之明，當不復令至此。語曰：「人之好善，孰不如我。」諸公當代賢，謀國有素，其一聆鄙言而決然許之，毅然行之乎！此實誠悃之忠言，期代人民呼籲，而冀諸公相與爲實踐，以矯虛與委蛇之失，而塞河清難俟之譏也。敬布區區，願聞明教。孫文、民國十二年一月二十六日發於上海。」

孫大總統於上海發表談話，強調裁兵為謀求和平統一之根本條件。

孫大總統本日在上海對參議員王用賓談話，謂自民六護法以來，據其觀察，對於統一中國所用之政策，不外三種，即：武力統一、法律統一、策士統一，然此三種統一政策，皆不如裁兵之有效，蓋以今日國民所苦者，莫如兵多，故主張先裁兵，「裁兵即統一之根本條件。」其談話內容如下：

「自民六護法以來，一般政界要人及社會羣衆，皆知國家分裂若此，有統一之必要；但政治不外歷史之教訓，即政治之經驗，吾人今日所主張之統一政策，即此七年之政治經驗也。依我六年來之觀察，前此所用政策不外三種：其一武力統一，即能以兵力打勝一切者，乃能統一也。此種政策之失敗，自不待言。其二爲法律統一，然法律是一種理論，至於欲求實現此理論，仍非訴之實力不爲功。其動機雖與武力不同，而結果乃與武力相等。其三爲策士統一，即離開今日政治之實象，而以縱橫捭闔之手段行之。如前此之聯省會議、廬山會議、國是會議之類皆是也。以上三種統一政策，雖有誠僞、善惡、虛實之不同，而有一絕對相同之點，即一切皆就政界之人而言統一，未嘗實證於國民之前，而求其承認是也。中國今日紛擾之根本病源，即強僕各自有其是非，而四萬萬之弱主人，無置喙之機會是也。欲人民對於今日政爭發言，須先使人民認識政爭爲何物。前述三種統一政策，武力固爲人民所畏避，即法律統一之說，亦是陳義過高，人民仍難驟然理解。至於策士統一，乃純然爲多數人升官發財而爲之，於人民尤爲毫不相關。余意今日國民所最苦者，莫如兵多，即主張先裁兵；而裁兵即統一之根本條件。人民樂於裁兵，故人民

閥相搏戰。

孫大總統招待上海報界人士，呼籲發揮筆墨之威權，鼓吹裁兵之利，以與軍閥相搏戰。

孫大總統本日晚上在上海邀請報界人士，即席發表演說，除指出欲和平統一，必以裁兵爲先的道理外，並強調筆墨之力大於槍砲甚多，希望各報特闢一版，專作裁兵之鼓吹，期使全國人人知裁兵之利，則事必易成。其演說全文如下：

「去年鄙人由廣東失敗來滬，曾諸諸君聚會，彼時即以今後須以筆墨奮鬥希望於諸君。現在時局益迫，機會益爲適當，故更邀諸君商榷之。在諸君中，或猶懷疑於筆墨之力者。數日前，有北京貴同業某君見訪，於致賀廣州勝利之後，慨然謂筆墨之力，終究不如槍砲之靈。實則依鄙人所見，筆墨之力，確極偉大。此次廣東之事，看來似是鎗砲之功，實則筆墨之效，大不可沒。縷縷述之，事殊神妙。陳炯明之在廣州，干涉言論，無所不至。廣州報紙在暴力之下，固不敢有所主張，即香港新聞紙，亦以許多關礙，不克自由發揮。然而香港有畫家數人，痛心於陳氏之作惡，相約以其擅長之藝術，描模陳氏之罪惡，繪影繪聲，栩栩欲活，市民爭相購買，或用在廣告，或用在裝飾；有聚而圍觀者，有相與品題者，數月以來，已成香港之流行品，而討陳之觀念，乃深入於人心；雖陳家將到香港者，鑑於街談巷議及家懸戶備之情形，亦悚然於人心之既去，是以滇軍發難，一戰而下廣州。迨陳炯明退往惠州，所

中華民國十二年 一月二十六日

一三四

部猶不下一萬餘衆，乃通電獨立，或宣布脫離關係者，即其平日認爲腹心手足之士卒，至欲負隅反攻而不能。香港畫報平日之浸潤感化，蓋深有力焉。吾人今日固不能抹殺彼討陳諸將士之功，然筆墨之權威，要亦不可否認。今茲粵中之事，二十日而解決，前十日可謂係槍砲之助勞，後十日實筆墨奮鬥之效果也。

諸君去年至今，筆墨上用力不少，然或不免於浪戰。蓋作戰須有計劃，攻擊必有目標。鄙人去年由粵來滬，於時局尚鮮所考察，故僅能以文字奮鬥望之諸君，而未能以具體規畫，相與商榷。今則已有所得，故特請諸君共爲研究。去年對於粵事，以討陳爲目標，由筆墨與槍砲合作，而得今日之速效。今者吾人對於救國，宜以裁兵爲目標，作戰之方，當專向此進行。數月以來，北方政府迭派代表來商統一，而鄙人主張，則獨以裁兵爲說。北方當局，每謂非統一不能裁兵，實則不辦裁兵即無法統一。簡捷言之，今日吾人直不敢統一耳。數年以來，民黨與官僚決戰，紛紛擾擾之餘，得著唯一結果，即外國人宣言非統一不能借款。因此北方政府亦汲汲求統一，其求統一，專爲借款耳。吾人於民國元年，曾上袁世凱之當，助成南北統一，而彼乃利用統一完成大借款，以打革命黨，革命黨固創造中華民國者。今北方許多小袁世凱，其頭腦未必不與大袁世凱相同，統一爲借款，借款爲打革命黨；打革命黨爲推翻民國。諸君皆愛護民國者，故必主張先裁兵而後統一。使彼曹不裁兵而謀統一；他人吾不敢知，若鄙人，則實不放心。故吾人欲得真正之和平統一，必以裁兵爲第一步。

我之所謂裁兵，決非無辦法之裁兵。第一、南北同時裁去現有兵額之半，此視去年六月六日鄙人宣言，已屬讓步。蓋前之宣言，因北方自稱有護法誠意，故要求北方先裁也；第二、裁兵之後，以兵爲工，雖給以加倍之餉，在國家猶爲合算。裁兵之款何從出？友邦本希望我裁兵，故已有表示。果各軍閥皆肯裁兵，必有贊助辦法。吾人固絕對不贊成政府借外債，然裁兵借債則應予協贊。緣實行裁兵，非款莫辦；化兵爲工，可開闢利源，舉外債亦無害也。

然而各方均有辦法，而軍閥仍不肯裁兵，則將如之何？是不得不望諸君發揮其筆墨之權威，以與軍閥相戰。苟輿論一致要求，彼曹亦決難抵抗。所以鄙人今晚奉邀諸君，即在提此作戰計劃與目標，希望諸君費三個月之精神，每日特闢一版之篇幅，專作裁兵之鼓吹，或以言論，或以圖畫。萬一此兩者資料均缺乏，則即滿紙全印「裁兵」兩

字亦可。先從上海做起，使上海市民，人人了解，人人主張，則推而至於全國，其事至易！

裁兵一端，可論者殊多。大要在說明兵多之害，或搜集事實，或憑其不遠於事實之理想，發爲能吻合人民心理之言論，同時更說明裁兵之利。第一，使軍士本身曉然於易兵爲工之有利於彼。今日兵餉，至多每月八元，常須積欠或尅扣。依我之計畫，化兵爲工，則他們可月得十六元，而國家於此巨款，亦決非虛糜，大工既舉，利源自闢也。

上海總商會等各團體已有覺悟，發起裁兵制憲理財委員會。然同時提出之事，目標既分，效力即減。今宜將目標竭力縮小，只要求一件事，裁了兵即太平矣。上海之於全國，猶香港之於廣東。上海人心所趨，全國自必景從，每天犧牲一版，三個月必可成功。三個月後，倘仍有悍然不知覺悟之軍閥，抗拒輿論，則鄙人自問號召三萬至五萬有節制有主義之兵隊，決非難事。彼時以對待陳炯明者對待不肯裁兵之軍閥。槍炮與筆墨，同力合作，以廣東之事爲例，此事必易成功。蓋有主義之兵三五萬，足可抵烏合之衆三五十萬，而諸君之筆墨力量，則斷乎不止十倍於香港之三數畫家也。望諸君一心一德，努力爲國，敬舉一觴，祝裁兵勝利！」（註四）

孫大總統派于右任持函往晤段祺瑞。

本日孫大總統派于右任持函往晤段祺瑞，商洽要事。函曰：

「芝泉先生惠鑒：茲特派于右任督商要事，即希賜予接洽。至文對於時局意見，已於今日電達，想邀英覽矣。即頌多祺。孫文。」（註一七）

廣州發生江防司令部會議之變。

討賊軍入廣州，即聞北京有命沈鴻英爲廣東督理之命；蓋沈鴻英之隨師東下，實爲政學會之陰謀。故由岑春煊向孫大總統表示服從命令，以討陳炯明爲詞，暗中則甘爲北方軍閥鷹犬。沈軍旗幟，稱陸軍第一軍名義，一到廣州，即盤據官署，佔取稅收，圖謀不軌。其部將李易標，乘機襲擊雜牌軍隊，佔據

觀音山一帶。是時魏邦平聯合廣東軍隊，稱討賊軍總司令，以河南士敏土廠爲司令部。沈乃對滇軍誑言稱，魏邦平聯合粵軍，將解決滇桂軍，非誘擒之不可，楊希閔一時爲其所惑，遂有是日下午在海珠江防司令部之治安及軍事會議。乃用楊希閔、劉震寰名義，約省長胡漢民、特派員鄒魯，及李烈鈞、魏邦平、陳策等到江防司令部滇軍楊如軒旅部，開地方善後及衛戍事宜會議。烈鈞以沈鴻英意存反覆，且慮有變，僅派代表參加，一面於江防署附近，預爲防範。屆時，楊希閔稱病不至，沈鴻英及其部將李易標、劉達慶、黃鴻猷、陳天太等悉來，盛携槍械，多帶衛隊，在江防司令部四週密布步哨。開會時，由劉震寰任主席。李易標詰魏邦平曰：「陳炯明已走，何以又有粵軍討賊總司令之設立？是否以滇、桂軍爲賊？」沈鴻英即出手槍置議案，厲聲曰：「今夕之會，有不接受余之意見者，請試此！」條由麥勝廣、劉達慶起而擒邦平，自後握其兩手，陳天太等及沈部衛隊即發槍示威，分向漢民、震寰、鄒魯等猛擊，一時秩序大亂。漢民乘間越樓梯而下，其衛士兩名，爲流彈擊斃。鄒魯避入旅長楊如軒臥房，如軒正伏地避彈，震寰逃入後座，陳策則跳樓受傷。初，鴻英之惑滇軍也，僅云擒邦平而已，及見其欲盡殺胡、鄒、劉、陳諸人，並欲置魏於死地，楊希閔始悟沈別有陰謀，立由楊如軒、夏聲出而保護，謂有殺害省長胡漢民、特派員鄒魯者，不能出此門！復由如軒等親携衛士，保護胡、鄒出險。邦平亦由希閔留於滇軍中，沈鴻英狡謀不逞。沈料胡當晚必回大沙頭寓所，又密令在舊官紙局所駐部隊，預備機關槍截殺。晚八時，一輛旁立衛隊之汽車，向東堤馳來，過官紙局門前，沈部開槍亂擊，車中人及衛隊立斃，視之則沈部軍長劉達慶及參謀長黃鴻猷也。漢民等聞警，乃折回沙面，不復過官紙局即住於沙面日本領事館。翌日下午乘廬山丸往香港，鄧澤如、鄒魯、林直勉同行。（註一八）是役也，鴻英欲以捕邦平惑希閔，而乘機殺漢民諸人，使滇軍無以自解，不能不聽其要挾，共降北京。而孰意奸謀敗露，結果適得其反，是謂江防司令部會議之變。自是滇軍益燭其奸，劉震寰所部，則佈防於廣九鐵路虎門一帶，粵軍集中西江

江門等處，許崇智部已由閩進入粵境，李烈鈞在潮梅，將陳炯明殘部收編，滇軍朱培德部亦將抵粵。海軍永豐艦離珠江赴汕頭，與肇和、楚豫兩艦一致反沈，鴻英之兇鋒暫戢。（註一九）

按：江防事變前十日，國父在滬已接情報，發覺岑春煊和沈鴻英有所詭謀，曾電告胡漢民圖之。惟尚未料及沈鴻英陽為討伐陳炯明，陰則圖謀割據廣州，及蓄意誘殺胡漢民、鄒魯、魏邦平等人之兇狠詭計。（註二〇）胡漢民為大局計，終親往參加，此種不畏不懼，勇敢鎮定之精神，實非易為。

附錄：

一、文公直：江防會議之變（註二一）

沈鴻英部桂軍，自定桂之役陸榮廷失敗後，即輾轉湖南鄂邊一帶，自由行動，幾同流寇。但，政學系認該軍為可用之實力，多方保護，故未為湘省趙恒惕所滅。及奉岑春煊電，隨討賊各軍東下，實為政學家之一種策略，陽為討陳，陰則與北政府相勾結，謀取廣東。故討賊軍克廣州，北政府即有『特任沈鴻英督理廣東軍務』之令。沈到廣州，即占據官署，自收稅捐。十二年一月二十三日午後，各領袖會於大沙頭參謀部長李烈鈞處，為治安軍事等問題，特開會議。沈鴻英乘機突派部隊襲擊譚啓秀梅萼等討賊軍於觀音山；更利用陳炯明所倡之『客軍入粵，粵人亡省』之言，以煽滇軍，謂魏邦平將聯絡粵籍各軍，解決滇桂各軍，非誘擒之不可。楊希閔劉震寰一時失察，誤聽其言，約胡漢民鄒魯魏邦平陳策會於江防司令滇軍楊如軒之旅部。屆時，楊希閔託病不至，沈鴻英率所部將領李易標陳天太劉達慶黃鴻猷等及衛隊，荷駁殼槍蒞會。並於江防司令部四週密布步哨。開會時，沈鴻英故與魏邦平爭，劉達慶即陰至魏身後，突執魏雙手。陳天太拔槍向魏轟擊。同時，沈鴻英等咸出槍直向胡漢民劉震寰鄒魯等猛射。蓋沈之密謀，擬並楊希閔劉震寰亦殲之，俾獨占廣州。胡漢民急趨樓下避免，鄒魯遁入楊如軒臥房，劉震寰避入後室，陳策躍樓墜地受傷。楊如軒等見沈之舉動，始恍然沈並將不利於滇軍，遂親護胡漢民鄒魯等脫險，且救魏邦平至楊希閔處。時，劉玉山聞變來援，乃以所乘汽車載胡等回大沙頭。沈偵悉，急令長隄伏兵見桂軍標幟之汽車即狙擊之。（劉玉山亦桂軍與沈部標幟相同）令至長隄，劉軍已過去。適有一桂幟之車儀從甚盛，急駛至，伏兵傾全力狙擊之。車中人盡死，視之則沈部軍長劉達慶，參謀長黃鴻猷因同幟而誤死。至是，滇桂各軍咸起攻沈。許崇智由閩回

師，已至粵境。朱培德部〔時陳嘉祐部湘軍已散〕亦將至廣州。海軍亦反沈。沈鴻英四面受敵，乃退出廣州。

二、廣東新形勢（註二）

廣東方面之形勢，自陳炯明逃往惠州後，魏邦平氏即為該地之中心勢力，當此之時，孫逸仙氏正在上海發表和平統一宣言，將首途赴粵收拾一切，突有沈鴻英之叛亂，逮捕魏氏，甚至有業經槍決之說，沈竟為廣東之主人翁，遂令孫氏不能不中止粵行。此後廣東狀況，縱現時暫不明瞭，勢必極形混亂不安，固不難推測而知也。至孫氏所發表之和平統一宣言，最中於義理。縱實行極感困難，然處現在之中國，欲籌較此更能實行之統一方案，無論何人亦有所不能也。曩者，吾人曾勸告孫氏勿南行，蓋以為孫氏踟躕一隅，組織一小政府，殊為中國之不利也。幸此次孫氏之意旨，大略與吾人所見相同。其決定赴粵也，豫定勾留時日甚短促，且似無自為廣東政府首領之意。但吾人尚有為之疑懼者，恐孫氏一旦赴粵，難保不為左右親近軍人政客所挽留，即孫氏自身亦難保不為環境所迫，竟不能忽然去粵。果至如斯之時機，則吾人所望於孫氏者只有第二途，即採不以兵力而成事之方針，專心就勢力範圍以內，施設模範的政治，藉治一隅而漸及全國是也。至此次事變，乃彼陰謀系預定之計畫，孫氏縱親赴廣東，亦勢所難免。假令孫氏投入如斯小軍閥之爭權漩渦，殊屬大為可惜。故於孫氏未出發之前，即見此次變亂之勃發。實可謂為中國全體為孫氏個人之大幸也。

廣東境內之內外政派軍閥，其關係似頗複雜，而迭次勃發變亂者，多因軍人輩欲自握權勢之野心所致。彼輩概係簡單之武人，毫無政治思想，原欲藉武力一時鎮壓反對派，以恣達其政權慾望，並不知現代政治非如斯簡單之物也。今沈氏固漸得勢力，或將稱王廣東，然觀其從來浮沉之跡，無論軍事手腕或統兵才能，似均頗有所得，惟是否有統治廣東或兩廣之才能，殊難以推察。縱其後方有政治家或軍閥應援，然沈氏既無政治才能社會輿望而立於表面，則早晚必為其他勢力所驅逐，實不難逆料也。現在孫氏不願必討沈氏，似欲於令其自行諒解，與各方面妥協，以謀廣東之平和，其度量志趣，固屬大可欽，但因沈氏之態度如何，或如孫氏之所逆料，致激起粵軍粵人之反撥，是該地之紛亂，難望其即時終熄也。吾人所最憫憐者，以如斯大好土地，竟為野心家循環蹂躪不已，使人民輾轉呻吟於悲慘痛苦之下。然溯事變迭來之因，本責備賢者之義，又不能不嘆惜孫氏從前撫有此大好地方時，竟未努力施行

模範的平和的政治，而供其理想的大希望之犧牲也。吾人今固知孫氏當深自追悔從前在粵之行爲，付之無可奈何，然茲所以尙敢一言及此者，希望孫氏今後之思想行動，加以詳慎精密之考慮，更希望今後其他擁有廣東實權者，深味吾人此兩三年來之言論也。

三、馮自由憤慨談：「政學系禍粵之內幕」（註二三）

近數日粵省政局忽發生劇大變化，一般人士均欲知其內幕，記者昨晤民黨議員憑自由，叩以此事之原委，據其談話云：民黨與政學系，自丙辰二次革命後，已爲根本不相容，當廣東護法時代，岑春煊等私自毀法降敵，以致國會流離顛沛于滇粵兩省，此種痛苦凡護法議員皆能記憶之。及粵軍旋粵，政系失敗，兩方以敵視之故，從來不生如何關係。去年陳炯明叛變，中山抵滬後力謀逐陳，其時遂有郭椿森諸人，數謁孫中山，自告奮勇謂沈鴻英一軍可協助許崇智回粵，中山左右均贊成之，嘗由汪精衛奔走孫、岑間，略謂沈軍助民黨逐陳，而民黨則助成桂省自治，此二語以外並無所謂條件也，惟余對於政系諸首領，均認爲擾亂天下之大惡，決不能引爲共事，故力反對與沈鴻英攜手之說，奈人微言輕，余言不蒙採納，遂釀成日後之禍根，此爲余最痛心之事。查此次滇桂軍入粵之前，北京政系已派林正煊、郭椿森等先後赴粵，密布勢力，故沈鴻英、李易標抵粵，即派兵佔據各機關，並勒繳民黨軍隊、器械，如陳炯明十五日之出走，實守觀音山砲兵團長梁若谷反正之力，乃沈軍竟圍攻該團，勒令繳械，又如省議會議長林正煊久以附逆除名，乃近竟恃武力公然宣告開會，魏邦平本非民黨亦有慘遭暗殺之消息，可見政系此舉實志在鯨吞全粵，其蓄謀固非一朝一夕，惜民黨要人對之絕無覺悟，耳聞沈軍在粵搗禍後，京中政系日夜要求當局任沈爲廣東善後督辦，此尤爲京滬粵政系同謀禍粵之確證，當局如濫允所請，即無異對粵人宣戰，余甚望當局不致出此下策也。又參議院議長問題之楊、王競爭，余始終反對楊永泰當選，即因楊爲政系最險奇之陰謀家之故，日前林正煊、郭椿森之禍粵，即受楊之指揮乃民黨議員中竟有多人受其蠱惑，而有交換正副議長之條件，誠爲民黨奇恥之事，余甚望民黨中人對彼系發生絕大之覺悟，此後勿再入其彀中自貽伊戚云。

四、廣東之紛亂情形（註二四）

中華民國十二年 一月二十六日

中華民國十二年 一月二十六日

一四〇

據廣東快信云：魏邦平已爲沈鴻英部下拘捕，其經過情形如下：本月二十六日下午四時，胡漢民、魏邦平、劉震寰、陳策，及沈鴻英代表楊易標等會於江防司令部，關於陳軍追擊治安之維持，及軍費之籌劃，正在討論中，楊易標突然起立大罵魏邦平，並出手槍向之示威，而沈部第二旅長直拘捕魏氏，於是劉震寰擁胡漢民而逃於沙面，此係沈之豫定行動，使魏部第一、第三、第四師均解除武裝，而自爲握廣東之實權者，特今後與民黨之關係將不免發生糾紛云。

又民黨今後之情形，只有許崇智擬於二星期後入粵之豫報，聞僅待海軍之援助而目下仍束手無策云。

外交方面消息：廣州國民黨之失敗，福建方面因之大受影響，汕頭方面，廣州海軍奉孫文之命遍貼告示，飭令該處所有軍隊均須解除武裝，蓋駐紮該地之軍隊係屬忠於陳炯明之人。該告示云自下令後二十四小時內如不解除武裝，海軍即行砲擊云。洪兆麟聞之頗不以此命令爲然，當派代表一名往見海軍，結果派洪氏幫同海軍維持該地治安，以保孫氏之利益云。

又美國阿時維號輪船忽奉命令於本月二十六日離開上海，前往汕頭，其開行之目的尚未探悉云。又一消息云，自聯軍攻破梧州後，陳炯明大勢已去，旅京廣東人士固極表同情于聯軍，但客軍入境，猶不能不希望其約束所部，不致騷擾閭閻。因此遂于本月初旬，在南橫街粵東會館開會，討論結果，特派葉夏聲君南下安慰客軍。現葉君已于二十八晚回京，昨有某君訪葉君於其私宅，葉君談粵事變化之經過頗詳，敘述如次：

余（葉君自稱）抵港後，十五晚即聞陳炯明逃去之訊，十六晨桂軍司令李易標統率軍隊兩團，先行進入廣州，與李軍同行者尚有滇軍數營，均先後至廣州駐紮。其時河南（廣州之南）方面亦有第七路司令裴帶，及第八路司令李登同所部駐紮該處，該處紳商及第七路、第八路兩司令召集會議，討論維持地方善後辦法，託余調解聯軍，免至軍隊衝突，蹂躪地方，余遂於十七日上省。詎十八日鄒魯諸人紛紛統率民軍抵省，倡言排斥客軍，因之兩方感情日壞，弄成織械情事，鄒魯亦因而被逐。十九日胡漢民亦由港抵廣州，聲言奉中山委任爲廣東省長，魏邦平爲廣東總司令，魏亦於十九日在海珠就職。魏就職時演說及通電均含有排斥客軍之意，但此次光復廣州完全爲客軍之力，魏氏所統之一、三、四各師不但無尺寸之功，且亦爲敗軍之將，今竟倡言排斥客軍，不能和衷共濟，互諒互解，余日

親情勢不佳，遂於二十二日與張開儒離開廣州赴港，抵港後，張開儒托余赴滬，將上述情形報告孫中山，請其回粵主持，否則粵局將不堪設想，余於二十六日晨抵滬，向中山報告，中山遂決定二十七日啓程赴粵，余乃於二十七日晨車來京，詎抵京後魏邦平之死耗已轟傳殆遍。魏氏之死，實緣祇知爭權奪利，不能和衷共濟，遂懼於患，但世人或疑民黨勢力在粵或將一蕩無遺，惟據鄙人觀察，滇桂聯軍固極信仰中山先生，要在中山先生之左右處置是否得宜而已。

五、倣擾粵局中之會議詳情（註二五）

據廣東三十日特訊云：此次江防司令部會議決裂，實爲粵省重大之變化，詳情經紀前函，其中最有關係之人，厥爲魏邦平，茲將沈鴻英軟禁魏邦平之事再爲詳述。魏邦平實爲粵局重要人物，故此大會議，桂軍聯同各方預爲佈置，亦爲對付魏邦平一人而起，欲藉此以推翻粵局。此次會議，原由滇軍楊希閔發起，其會議地點在江防司令部，該部現時亦爲滇軍第四混成旅長楊池生佔駐。孫中山雖然委任陳策爲江防司令，但係有名無實，祇在龍巖兵艦辦公，該兵艦泊在河南土敏土廠碼頭。某副官曾勸魏邦平不可親自輕身前往，請其另派一代表，惟魏邦平以粵局糾紛正賴會議當面解決，連日亦在各處會議多次，均無衝突等事發生，況且此次係由滇軍發起，召集，又在滇軍駐防之地，滇軍向奉孫中山命令，與民黨一致行動，更可放心。原係約期廿六號下午六時會議，五時許，已由電話催促魏邦平多次，尙恐其不來，復再由劉震寰親筆致函，謂列位均已到專候大駕等語，魏遂帶同衛隊數人，乘汽車而往。不料到時滇軍楊希閔、海軍溫樹德、桂軍沈鴻英均改派代表，而是時列席者爲滇軍參謀長夏聲、旅長楊池生；桂軍軍長李易標、劉達慶、劉震寰、麥勝芳；粵人方面則爲魏邦平、胡漢民、鄒魯、陳策等各人公推胡漢民主席，胡宣言兄弟忝任省長，對於各軍軍餉必竭力維持等語，魏邦平繼言，現在徵收機關多被軍隊佔據，必先統一財政，然後軍餉方易籌措，乃桂軍已蓄謀搗亂，不過借題發揮，劉達慶憤激而起，謂魏邦平煽動客軍惡感，魏邦平尙極力解釋，劉達慶不由紛說竟起身將魏抱持，魏欲拔出手槍，又爲桂軍衛隊所執，於是兩方衛隊互相開槍轟擊，死傷數人，秩序大亂，魏邦平遂爲桂軍拘禁，胡漢民所穿長皮袍，及身上所携外國銀幣數千元，均被衛隊搜括，隻身狼狽逃出，由劉震寰派汽車保護直赴沙面，城中各機關與及民黨要人亦皆紛紛逃避於沙面，河南，河北均一律加緊戒嚴。劉達

中華民國十二年 一月二十六日

一四二

慶、黃鴻猷同乘汽車往東門外造幣廠，沈鴻英之總司令部請示辦法，及由造幣廠返時，已夜深十一時許，汽車經長堤舊官紙局，與江防司令部相去不過僅三十餘丈，舊官紙局爲李易標所部駐紮該處，已派有步哨防守，哨兵喝令停車而劉黃兩軍長以爲本軍上級長官經過本軍防線，並不介意而且車行迅速亦不及答應，適電燈稍暗，哨兵不能認識爲本軍長官，竟放槍一排向汽車轟擊，故劉黃兩軍長及衛隊數人、司機一人，同斃於車中，可謂湊巧之至，後由江防司令部用汽車將魏邦平轉送東門外農林試驗場，交滇軍看守，日本領事親出調停，桂軍方面開出條件飭將第三師全部繳械及將江防艦隊交出，以爲保全魏之生命，三師當即繳槍千餘枝，交由日領作保，分駐河南之各部粵軍及河面之江防兵艦，預料不能立足盡行退往江門，俟魏邦平釋出，然後再謀恢復，惟桂軍以所繳之槍太少，尚未允將魏釋放，日領責成李易標擔任保護魏之生命，謂彼此均爲地方大局之事，不能將魏個人擅自加害云云。究竟將來結果尙不知若何，此則粵局變化沈鴻英軟禁魏邦平之實在情形也。

中國國民黨本部通告新任職員就職。

上海中國國民黨本部通告，略謂：前日總務部長居正、黨務部長謝持、宣傳部長張繼、總務部副部長陳樹人、財務部副部長林業明，因修正新章，聯請辭職，業蒙總理照准。自是日起，卽由新任各職員繼續執行職務。新任職員爲：總務部部長彭素民、林祖涵爲副部長、黨務部部長陳樹人、孫鏡爲副部長、財務部部長林業明、宣傳部部長葉楚傖、茅祖權爲副部長、交際部部長張秋白、周頌西爲副部長。本日，孫總理並委任周佩箴爲國民黨本部財務部副部長。（註二六）

註一：李震漢：「從容共到清黨」，頁一四一，參引 C. Martin Wylbur Sun Yat-sen and Soviet Russia, 1922-1924, P. 10.

註二：「國父年譜」下冊，頁八五二。

註三：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第四冊，頁三九。

註四：王聿均：「中蘇外交的序幕」，頁四四八—四四九。

註五：李雲漢：「從容共到清黨」，頁一四二。

註六：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第四冊，頁五六—五九。

註七：「張溥泉先生全集」，頁五三、二四三、二五一（中央文物供應社，民國四十年十月，臺北）。

註八：同註七，頁一九六。

註九：同註四。頁四四九。

註一〇：民國十二年一月二十六日上海「民信日刊」第二版，轉載世界新聞社譯文，此為「孫越共同宣言」最初之譯文，與英文原稿轉為相符。

註一一：同註四，頁四五六，參引 Allen, S. Whiting, *Soviet Policies in China 1917-1924*, Chapter X

The Joffe Mission (Footnote 45)

註一二：「東方雜誌」，第二十卷，第二號，頁九—一一。

註一三：同註五，頁一—八。

註一四：同註一二，頁一一四—一一六。

註一五：「國父全集」，第二冊，頁八六三。

註一六：民國十二年一月二十六日「民信日刊」。

註一七：「陝西文獻」第十期，頁七。

註一八：鄧澤如：「中國國民黨二十年史蹟」，頁二七四—二七五。

註一九：鄒魯：「中國國民黨史稿」，頁一〇七〇—一〇七一。

註二〇：「藝文誌」第二十八期，頁九。

註二一：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國軍事史」下冊，頁一五三—一五五。

註二二：民國十二年一月三十日「順天時報」。

註二三：同註二二。

註二四：同註二二。

中華民國十二年 一月二十六日

中華民國十二年 一月二十七日

一四四

註二五：民國十二年二月九日「順天時報」

註二六：林一廳：「總理史蹟稿」。

二十七日 孫大總統覆福建總司令王永泉函，告以閩粵大計，俟還粵後再告。

先是，福建總司令王永泉派代表曹勉庵赴滬，於本月二十一日上午十時謁見孫大總統，報告閩局，請示機宜，並呈上王永泉函，略稱：「孫傳芳窺閩甚急，劉資穎復爲虎作倀，閩局恐生變化」，因請「賜以援助」。（註一）本日，孫大總統覆函如下：

「伯川吾兄惠鑒：曹君勉庵來，獲誦手書，並備聆種切，具見遠慮深謀，極爲欣慰。吾輩誼切同舟，苟可爲兄助，無不盡力，勿以爲念。文現以諸將領屢電敦促，不獲已於今日赴粵一行，所有閩粵大計，俟抵粵後當再奉告。文昨日曾發表和平統一宣言，想已入覽。匆匆草覆，藉頌戎綏。一月廿七日」（註二）

惟王永泉終不能抵抗直系之壓力，於三月二十日擅接北京政府「幫辦福建軍務」名義，其後，在孫傳芳之監視下，完全倒向直系。（註三）

孫大總統因聞廣州沈鴻英之亂，中止回粵。

孫大總統在上海得悉廣州沈鴻英之亂，乃暫罷預定返粵之行，是日對國聞通信社記者發表談話，說明中止返粵之原因。謂：

「余（中山先生自稱下仿此）此次本不願回粵，欲在上海與各方進行和平統一，共圖建設。乃粵省軍民各界兩電紛馳，以軍隊雲集，糾擾堪虞，要求赴粵，藉便鎮懾調解，俾資善後，因定於今日回廣州一視，略事料理，即行返滬。詎忽得急報，昨晚駐粵各軍在江防司令部開軍事會議，邀魏邦平到會，桂軍沈鴻英竟執魏氏而殺之，（但同時另有報告，謂魏氏被執而未殺。）主客軍既已決裂，余欲前去調解之目的，已然喪失，只好待其自然解決，故取消輪船輪位，不卽出發。余爲主張和平之人，自不便命令攻擊沈鴻英軍隊。惟魏果被殺，則已挑起粵軍反感，沈軍人數不過數千，恐難任其猖獗；所可歎者，在廣州作戰，地方受害耳。」（註四）

北京財政總長劉恩源通電說明財政窘困情形。

自清末以來，賠款、借款多以各項關稅抵押，中央收支極為窘困。民國之後，軍閥割據，擅截稅款，中央財政益加困難，發放內債、挪借外債，歲歲年年。去年十二月英、美、法、日四國向北京政府提出整理外債覺書，要求以內債基金償還外債，引起國內債權團同樣之要求，一時政府陷於四面楚歌中。財政總長劉恩源於本月四日以軍旅出身，掌筦度支大權，本日通電全國，說明財政因窘情況，呼籲各界通力合作，共渡難關。電曰：

「北京參、衆兩院，馮檢閱使，保定曹巡閱使，洛陽吳巡閱使，承德王巡閱使，各省督軍、督理、督辦、總司令、省長、都統、福建劉鎮撫使，上海何護軍使，均鑒：恩源仰承明令，忝掌度支，當此國事艱危，庫儲匱竭之際，材幹任重，顛躓堪虞，惟念要職久懸，年關迫近，虛執謙讓，貽誤軍國，今承參衆兩院通過，謹於本日呈報就職，勉竭薄能，力圖整理，敬布一言，敢希垂察。竊維財政紊亂窘迫，至於今日，無可諱言。公私赤立，百債闕門，中央稅收，悉供抵押，經常各費，的款毫無。軍警有荷戈待食之憂，官吏有枵腹從公之慮，主計者心力困於追呼，精神疲於應付，架漏拮据，苟且自存，事勢至今，可深浩歎。夫財政爲國家命脈，豈能坐視其貽危，果使內外一心，戮力共濟，予財務、行政上以種種便利，先就目前情形通盤籌畫，以一部分整理公債，使基金鞏固，經濟界得以流通，以一部分爲經常用款，均節支配，使軍政各費有所取資，不專恃借貸爲生活，然後方有時間從長計議，規定財政之根本計畫，區區之心，竊所希冀抑恩源更有進者。財政一席，從前視爲利藪，今則成爲畏途，脂膏之地疑謗所叢，往往坐席未煖，即受抨擊而去，復轍在前，歷歷可鑒。以國家計部之繁要，乃使當事者日處於憂危疑懼之中，兢兢焉救過不暇，安能放手辦事。恩源束髮從戎，於財政雖少歷練，而公私義利辨之綦嚴，此次迫不得已勉膺斯職，亦願竭忠盡，慮塞蹇當官，特恐素性愚癡，措施我未悉當，諸公鑒籌偉略，匡濟時艱，尙冀曲予鑒原，南針時錫，俯念同舟之誼，共濟救國之方，非徒恩源一人之幸，民國前途實利賴之，剖陳腹心，佇候明教。劉恩源，沁。

—（註五）

中華民國十二年 一月二十七日

北京政府特任財政總長劉恩源兼任鹽務署督辦暨幣制局督辦。(註六)

越飛自吳淞乘亞細亞皇后輪首途赴日，廖仲愷銜孫總理命偕往。

越飛原有南遊港、澳計劃，但爲英、葡所阻，乃以易地療疾爲名，遂謀東渡。時東京市長後藤新平子爵以日俄協會會長名義函邀越飛來日。(註七)十八日，越飛在滬收到其請柬，如獲至寶，決定儘速東渡。本日晚，越飛攜帶家眷隨員等，由吳淞潛登亞細亞皇后輪首途赴日，距孫、越宣言正式發表，僅一日。越飛一行，於二月一日抵東京，一切均由後藤招待，會晤私宴頗爲頻繁。越飛在東京逗留期間，受中國駐日代辦廖恩燾所派密探監視；各國公使對其活動亦極關注及戒懼。後藤因促其速赴熱海養病，藉以避人耳目，越飛乃匆匆趕往熱海，直至五月，始再回東京。總計在熱海溫泉區住約三閱月。(註八)

越飛赴日時，孫總理派廖仲愷與之同行，惟廖氏自上海赴日，實未與越飛同船。(註九)廖氏抵東京後，暫住中國公使館其兄廖鳳書(即駐日代辦廖恩燾)處，旋來熱海，與越飛時相往還，期間並曾介紹陳公博與越飛晤面。廖氏逗留月餘，始返廣州，出任大本營財政部長，旋改任廣東省長。(註一〇)

註一：「國父年譜」下冊，頁九四六。

註二：「國父全集」，頁八八五，復王永泉書。

註三：徐道隣：「徐樹錚先生文集年譜合刊」，頁二八九。

註四：民國十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民信日刊」。

註五：「政府公報」，第二四七三號。

註六：同註五。

註七：民國十二年一月二十二日「順天時報」。

註八：王聿均：「中蘇外交的序幕」，頁四五八—四六〇。

註九：同註八，頁四六三。

註一〇：「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公報」，第一號大元帥令。

二十八日 孫大總統飭令洪兆麟、翁式亮等立功自贖，進討沈逆鴻英。

孫大總統電令潮梅善後處長洪兆麟、第六獨立旅長翁式亮等立功自贖，迅即聯絡東北兩江、廣東原有部隊進討沈逆鴻英所部桂軍，令文如下：

「令潮梅善後處長洪兆麟、第六獨立旅長翁式亮：據黃維藩、姜漢翹面陳各節，並閱該處長、旅長等來電，情辭懇切，本大總統與人爲善，准予責成該處長、旅長等立功自贖，仰即切實聯絡東北兩江、廣東原有各部軍隊爲討賊軍前鋒，進討沈鴻英所部桂軍，毋任禍粵，破壞大局，並仰會商李參謀總長、許總司令妥迅進行，毋負重任。所有辦理情形，著隨時具報，切切。此令。孫文。」（註一）

註一：黨史會藏，國父批牘原件。

二十九日 孫大總統手著「中國革命史」完稿。

孫大總統手著「中國革命史」，賅括三十七年以來革命史實本末，分爲：一、革命之主義；二、革命之方略；三、革命之運動；四、辛亥之役；五、討袁之役；六、護法之役；七、結論。本日完稿，其結語中有云：據現在以策將來，可得一結論曰：非行化兵爲工之策，不能解目前之糾紛；非行以縣爲自治之單位之策，不能奠民國於苞桑。

附錄：孫先生文撰：中國革命史（註一）

余自乙酉中法戰後，始有志於革命，乙未遂舉事於廣州，辛亥而民國告成；然至於今日，革命之役猶未竣也。余之從事革命，蓋已三十有七年於茲，賅括本末，臚列事實，自有待於革命史，今掇綱要述之於左。

一、革命之主義

中華民國十二年 一月二十八、二十九日

革命之名詞，創於孔子，中國歷史，湯武以後，革命之事實，已數見不鮮矣。其在歐洲，則十七八世紀以後，革命風潮遂磅礴於世界，不獨民主國惟然，即君主國之所以有立憲，亦革命之所賜也。余之謀中國革命，其所持主義，有因襲吾國固有之思想者，有規撫歐洲之學說事蹟者，有吾所獨見而創獲者，分述於左：

一、民族主義 觀中國歷史之所示，則知中國之民族，有獨立之性質與能力，其與他民族相遇，或和平而相安，或狎習而與之同化；其在政治不修及軍事廢弛之時，雖不免暫受他民族之蹂躪與宰制，然率能以力勝之。觀於蒙古宰制中國垂一百年，明太祖終能率天下豪傑，以光復宗國，則知滿洲之宰制中國，國人必終能驅除之。蓋民族思想，實吾先民所遺留，初無待於外鑠者也。余之民族主義，特就先民所遺留者，發揮而光大之。且改良其缺點，對於滿洲，不以復仇爲事，而務與之平等共處於中國之內。此爲以民族主義對國內之諸民族也。對於世界諸民族，務保持吾民族之獨立地位，發揚吾固有之文化，且吸收世界之文化而光大之，以期與諸民族並驅於世界，以馴致於大同。此爲以民族主義對世界之諸民族也。

二、民權主義 中國古昔有唐虞之揖讓，湯武之革命，其垂爲學說者，有所謂「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有所謂「聞誅一夫紂，未聞弑君」，有所謂「民爲貴，君爲輕」，此不可謂無民權思想矣！然有其思想而無其制度；故以民立國之制，不可不取資於歐美。歐美諸國有行民主立憲者，有行君主立憲者；其在民主立憲無論矣，即在君主立憲，亦爲民權漲進君權退縮之結果，不過君主之遺蹟猶未剷絕耳。余之從事革命，以爲中國非民主不可，其理由有三：既知民爲邦本，則一國以內人人平等，君主何復有存在之餘地，此自學理言之者也。滿洲之入據中國，使中國民族處於被征服之地位，國亡之痛，二百六十餘年如一日；故君主立憲在他國君民無甚深之惡感者，猶或可暫安於一時，在中國則必不能行，此自歷史事實而言之者也。中國歷史上之革命，其混亂時間所以延長者，皆由人各欲帝制自爲，遂相爭相奪而巳。行民主之制，則爭端自絕。此自將來建設而言之者也。有此三者，故余之民權主義，第一決定者爲民主，而第二之決定則以爲民主專制必不可行，必立憲然後可以圖治。歐洲立憲之精義，發於孟德斯鳩，所謂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分立是已。歐洲立憲之國，莫不行之；然余遊歐美深究其政治、法律之得失，知選舉之弊，決不可無以救之。而中國相傳考試之制，糾察之制，實有其精義，足以濟歐美法律、政治之窮

。故主張以考試、糾察二權，與立法、司法、行政之權並立，合爲五權憲法。更直接民權之制，以現主權在民之實，如是余之民權主義，遂圓滿而無憾。

三、民生主義 歐美自機器發明，而貧富不均之現象，隨以呈露；橫流所激，經濟革命之發，乃較政治革命爲尤烈，此在吾國三十年前，國人鮮一顧及者。余遊歐美，見其經濟界岌岌危殆之狀，彼都人士方焦頭爛額而莫知所救。因念吾國經濟組織，持較歐美，雖貧富不均之現象無是劇烈，然特分量之差，初非性質之殊也。且他日歐美經濟界之影響及於吾國，則此種現象，必日與俱增，故不可不爲綢繆未雨之計。由是參綜社會經濟諸家學說，比較其得失，覺國家產業主義，尤深穩而可行。且歐美行之爲焦頭爛額者，吾國行之實爲曲突徙薪。故決定以民生主義與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同時並行，將一舉而成政治之功。兼以塞經濟革命之源也。

綜上所說，則知余之革命主義內容，該括言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是已。苟明乎世界之趨勢，與中國之情狀者，則知余之主張，實爲必要而且可行也。

二、革命之方略

專制時代，人民之精神與身體，皆受桎梏，而不能解放。故雖有爲國民利害着想獻身以謀革命者，國民不惟不知助之，且從而非笑與漠視之，此事之必然者也。雖欲爲國民之嚮導，然獨行而無與從；雖欲爲國民之前鋒，然深入而無與繼。故從事革命者，於破壞敵人勢力之外，不能不兼注意於國民建設能力之養成，此革命方略所以爲必要也。余之革命方略，規定革命進行之時期爲三：第一爲軍政時期，第二爲訓政時期，第三爲憲政時期。第一爲破壞時期，在此時期內，施行軍法，以革命軍擔任打破滿洲之專制，掃除官僚之腐敗，改革風俗之惡習等。第二爲過渡時期，在此時期內，施行約法（非現行者），建設地方自治，促進民權發達，以一縣爲自治單位，每縣於敵兵驅除戰事停止之日，立頒布約法，以規定人民之權利義務，與革命政府之統治權。以三年爲限，三年期滿，則由人民選舉其縣官。或於三年之內，該縣自治局已能將其縣之積弊掃除如上所述者，及能得過半數人民能了解三民主義而歸順民國者，能將人口清查，戶籍釐定，警察、衛生、教育、道路各事照約法所定之低限程度而充分辦就者，亦可立行自選其縣官，而成完全之自治團體。革命政府之對於此自治團體，祇能照約法所規定，而行其訓政之權。俟全國平定

之後六年，各縣之已達完全自治者，皆得選代表一人，組織國民大會，以制定五權憲法；以五院制爲中央政府，一曰行政院，二曰立法院，三曰司法院，四曰考試院，五曰監察院。憲法制定之後，由各縣人民投票選舉總統，以組織行政院；選舉代議士，以組織立法院；其餘三院之院長，由總統得立法院之同意而委任之。但不對總統及立法院負責，而五院皆對於國民大會負責。各院人員失職，由監察院向國民大會彈劾之；而監察院人員失職，則國民大會自行彈劾而罷黜之。國民大會職權，專司憲法之修改，及制裁公僕之失職。國民大會及五院職員，與夫全國大小官吏，其資格皆由考試院定之。此爲五權憲法。憲法制定，總統議員舉出後，革命政府當歸政於民選之總統，而訓政時期於以告終。第三爲建設完成時期，在此時期施以憲政，此時一縣之自治團體，當實行直接民權。人民對於本縣之政治，當有普通選舉之權，創制之權，複決之權，罷官之權。而對於一國政治，除選舉權之外，其餘之同等權，則付託於國民大會之代表以行之。此憲政時期，即建設告竣之時，而革命收功之日也。革命方略大要如此，果能循此行之，則不但專制餘毒，滌除淨盡，國民權利，完全確實，而國民建設之能力，亦必穩健而無虞，何致有政客之播弄，與軍人之橫行哉！故革命主義，必有待於革命方略，而後得以完全貫徹也。

三、革命之運動

余之從事革命，建主義以爲標的，定方略以爲歷程，集畢生之精力以赴之，百折而不撓。求天下之仁人志士，同趨於一主義之下，以同致力，於是有立黨；求舉國之人民，共喻此主義，以身體而力行之，於是有宣傳；求此主義之實現，必先破壞而後有建設，於是有起義。革命事業，千頭萬緒，不可殫述。要其犖犖，在此三者，分述於左。

(一)立黨 乙酉以後，余所持革命主義，能相喻者，不過親友數人而已。士大夫方醉心於功名利祿，惟所稱下流社會，反有三合會之組織，寓反清復明之思想於其中。雖時代遼遠，幾於數典忘祖，然苟與之言，猶較摺紳爲易入，故余先從聯絡會黨入手。甲午以後，赴檀島美洲，糾合華僑，創立興中會，此爲以革命主義立黨之始。然同志猶不過數十人耳。迄於庚子，以同志之努力，長江會黨及兩廣福建會黨，始併合於興中會，會員稍稍衆，然所謂上林中人，爲數猶寥寥焉。庚子以後，滿洲之昏弱，日益暴露，外患日益亟；士夫憂時感憤，負笈歐、美、日本者日衆

；而內地變法自強之潮流，亦遂澎湃而不可遏。於是士林中人，皆以革命爲大逆無道，去之若浼者，至是亦稍稍知勗念矣！及乎乙巳，余重至歐洲，則其地之留學生，已多數贊成革命，余於是揭櫫生平所懷抱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以爲號召，而中國同盟會於以成立；及重至日本東京，則留學生之加盟者，除甘肅一省未有留學生外，十七省之人皆與焉。自是以後，中國同盟會遂爲中國革命之中樞，分設支部於國外各處，尤以美洲及南洋爲盛。而國內各省，亦由會員分往，秘密組織機關部，於是同盟會之會員，凡學界、工界、商界、軍人、政客、會黨無不有同趨於一主義之下，以各致其力。迄於辛亥，無形之心力且勿論，會員爲主義而流之血，殆遍露瀝於神州矣！

(一) 宣傳 余於乙未舉事廣州，不幸而敗，後數年，始命陳少白創中國報於香港，以鼓吹革命。庚子以後，革命宣傳驟盛，東京則有賤元成、沈虬齋、張溥泉等發起國民報。上海則有章太炎、吳稚暉、鄒容等，借蘇報以主張革命。鄒容之革命軍，章太炎之駁康有爲書，尤爲一時傳誦。同時國內外出版物爲革命之鼓吹者，指不勝屈，人心士氣，於以丕變。及同盟會成立，命胡漢民、汪精衛、陳天華等撰述民報。章太炎既出獄，復延入焉。民報成立，一方爲同盟會之喉舌，以宣傳正義；一方則力闢當時保皇黨勸告開明專制，要求立憲之謬說。使革命主義，如日中天。由是各處支部，以同一目的，發行雜誌日報書籍。且以小冊秘密輸送於內地，以傳播思想，學校之內，市肆之間，爭相傳寫，清廷雖有嚴禁，未如之何也。

(二) 起義 乙未之秋，余集同志舉事於廣州，不克，陸皓東死之，被株連而死者，有丘四、朱貴全二人，被捕者七十餘人，廣東水師統帶程奎光與焉，遂磔死獄中，此爲中國革命軍舉義之始。庚子再舉事於惠州，所向皆捷，遂佔領新安、大鵬、至惠州、平海一帶沿海之地，有衆萬餘人，鄭士良率之，以接濟不至而敗。同時史堅如在廣州，以炸藥攻燬兩廣總督德壽之署，謀殲其衆，事敗，被執遇害。自後革命風潮，遂由廣東漸及於全國，湖南黃克強、馬福益之舉事，其最著者也。及同盟會成立之翌年，歲次丙午，會員舉事於萍鄉、醴陵，於時革命軍起，連年不絕，其直接受余之命令以舉事者，則有潮州黃岡之役，惠州之役，欽廉之役，鎮南關之役，欽廉上思之役，雲南河口之役。蓋丁未、戊申兩歲之間，舉事六次，前仆後繼，意氣彌厲，革命黨之志節與能力，遂漸爲國人所重。而徐錫麟、秋瑾、熊成基之舉事於長江，亦與兩廣遙相輝映焉。其奮不顧身以擁執政之魄者，則有劉恩復之擊李準，吳樾

之擊五大臣，徐錫麟之擊恩銘，熊成基之擊戴洵，汪精衛、黃復生等之擊攝政王，溫生財之擊平琦，陳敬嶽、林冠慈之擊李準，李沛基等之擊鳳山，其身或死或不死，其事或成或不成；然意氣所激發，不特敵人爲之膽落，亦足使天下頑夫廉，懦夫有立志矣！事勢相接，庚戌之歲，革命軍再挫於廣州，至辛亥三月二十九日，黃克強率同志襲兩廣督署，死事者七十二人，皆國之俊良也。革命黨之氣勢，遂昭著於世界。是年八月，武昌革命軍起，而革命之功，於以告成。綜計諸役，革命黨人以一往直前之氣，忘身殉國；其慷慨助餉，多爲華僑；熱心宣傳，多爲學界；衝鋒破敵，則在軍隊與會黨；踴躍奮發，各盡所能，有此成功，非偶然也。以上三者爲其犖犖大者，他若外交之周旋，清廷陰謀之破壞，惟所關非細，不能盡錄，留以待諸修史。

四、辛亥之役

辛亥八月十九日，革命軍起義於武昌，擁黎元洪爲都督。各省革命黨人，不約而同，紛起以應，數日之內，光復行省十有五，遂於南京組織臨時政府，舉余爲臨時大總統。清廷命袁世凱與臨時政府議和，遂使清帝退位，民國統一，余乃辭職，推薦袁世凱於參議院，繼任爲臨時大總統焉。此一役也，爲中國之大事，其得失利害，實影響於以後全體國民之禍福，不可以不深論也。

此役所得之結果，一爲蕩滌二百六十餘年之恥辱，使國內諸民族一切平等，無復軋轢凌制之象。二爲剷除四千餘年君主專制之迹，使民主政治於以開始。自經此役，中國民族獨立之性質與能力屹然於世界，不可動搖。自經此役，中國民主政治已爲國人所公認，此後復辟帝制諸幻想，皆爲得罪於國人而不能存在。此其結果之偉大，洵足於中國歷史上大書特書，而百世皆蒙其利者也。

然以爲此役遂足以現中華民國之實乎？則大謬不然。於何證之？以十二年來之已事證之。十二年來，所以有民國之名，而無民國之實者，皆此役階之厲也。舉世之人，方疾首蹙額，以求其原因而不可得，余請以簡單之一語而說明之，曰：此不行革命方略之過也。革命方略，前已言之，規定革命進行之時期爲三，第一軍政時期，第二訓政時期，第三憲政時期。此爲蕩滌舊污，促成新治，所必要之歷程，不容一缺者也。民國之所以得爲民國，胥賴於此；不幸辛亥革命之役，忽視革命方略，置而不議，格而不行，於是根本錯誤，枝節橫生，民國遂無所恃以爲進行，

此真可爲太息痛恨者也！今舉其害如左。

(一)由軍政時期，一蹴而至憲政時期，絕不予革命政府以訓練人民之時間，又絕不予人民以養成自治能力之時間。於是第一流弊，在舊清末由蕩滌，新治末由進行。第二流弊，在粉飾舊污，以爲新治。第三流弊，在發揚舊污，壓抑新治。更端言之，即第一爲民治不能實現，第二爲假民治之名，行專制之實，第三則並民治之名而去之也。此所謂事有必至，理有固然者。

(二)軍政時期及訓政時期，所最先著重者，在以縣爲自治單位；蓋必如是，然後民權有所託始，主權在民之規定，使不至成爲空文也。今於此忽之，其流弊遂不可勝言。第一、以縣爲自治單位，所以移官治於民治也。今既不行，則中央及省，仍保其官治狀態，專制舊習，何由打破？第二、事之最切於人民者，莫如一縣以內之事，縣自治尙未經訓練，對於中央及省，何怪其茫昧不知津涯。第三、人口清查，戶籍釐定，皆縣自治最先之務。此事既辦，然後可以言選舉，今先後顛倒，則所謂選舉，適爲劣紳、土豪之求官捷徑，無怪選舉舞弊，所在皆是。第四、人民有縣自治以爲憑藉，則進而參與國事，可以綽綽然有餘裕。與分子構成團體之學理，乃不相違；苟不如是，則人民失其參與國事之根據，無怪國事操縱於武人及官僚之手。以上四者，情勢顯然，臨時約法，既知規定人民權利義務，而於地方制度，付之闕如，徒沾沾於國家機關，此所謂合九州之鐵鑄成大錯者也。

(三)訓政時期，先縣自治之成立，而後國家機關之成立。臨時約法，適得其反，其謬已不可救矣。然即以國家機關之規定論之，惟知襲取歐美三權分立之制，且以爲付重權於國會，即符主權在民之旨；曾不知國會與人民，實非同物。況無考試機關，則無以矯選舉之弊；無糾察機關，又無以分國會之權；馴致國會分子，稂莠不齊，藉藉同器；政府患國會權重，非切以暴力，視爲魚肉；即濟以詐術，弄爲傀儡。政治無清明之望，國家無鞏固之時，且大亂易作，不可收拾。

以上所述，皆十二來年之擾攘情狀，人人所共見共聞者。尋其本原，何莫非不行革命方略有致之。余於臨時大總統任內，見革命方略，格而不行，遂不惜辭職，非得已也。

五、討袁之役

中華民國十二年 一月二十九日

辛亥之役，以不行革命方略，遂致革命主義無由貫徹，已如上述。在此情況之中，使當政府之局者，爲忠於民國之人，亦無由致治，僅可得小康而已。余於袁世凱之繼任爲臨時大總統也，固嘗以小康期之，乃倡率同志，退爲在野黨，並自任經營鐵道事業。蓋以爲但使國無大故，則社會進步，亦足以間接使政治基礎，臻於完固。如此，則民國之建設，雖稍遲滯，猶無礙也。顧袁世凱之所爲，則無一不與民國爲仇，其不軌之心，日甚一日。袁世凱之出此，天性惡戾，反覆無常，固其一端；然所以敢於爲此者，一由革命方略不行，則緣之而生之弊害，斷不能免。人見弊害如此，則執以爲黨人詬病，謂民主之制，不適於中國。而黨人亦因以失其信用。一由專制之毒深入人心。習於舊污者，視民主政治爲仇讎，伺瑕抵隙，思中傷之以爲快。羣趨重於袁世凱，將挾以爲推翻民國之具，而袁世凱亦利用之，以自便其私。積此二者，袁世凱於是有剷除南方黨人勢力根據之計畫，有推倒民治，恢復帝制之決心。於狙殺宋教仁，小試其端；於五國借款不經國會通過，更張其餼。東南討袁軍舉事太遲，反爲所噬。辛亥之役，革命軍所植於國內之勢力，遂以蕩滌無餘。及乎國會解散，約法毀棄，則反形已具，帝制自爲之心事，躍然如見矣！余乃組織中華革命黨，恢復民國以前革命黨之面目，而加以嚴格之訓練。以辛亥覆轍，申儆黨人，俾於革命之進行，不致徬徨歧路。自二年至於五年之間，與袁世凱奮鬥不絕。及乎洪憲宣布，僭竊已成，蔡鍔之師，崛起雲南，西南響應，而袁世凱窮途末路，衆叛親離，卒鬱鬱以死。民國之名詞，乃得絕而復蘇。

經此一役，余以爲國人應有之覺悟，其至低限度，亦當知袁世凱式之政治，不能存在於民國之內，必澈底以剷除之也。不期國人之意識，乃無異於辛亥。辛亥之役，以爲但使清帝退位，則民國告成，謳歌太平，坐待共和幸福之降臨，此外無復餘事。所有民國一切之設施，與舊制之更張，不特不以爲必要，且以爲多事。丙辰之役，以爲但使袁世凱取消帝制，則民國依然無恙，其他袁世凱所留遺之制度，不妨滿規而曹隨。似袁世凱所爲，除帝制外，無不宜於民國者。甚至袁世凱所毀棄之約法，與所解散之國會，亦須力爭，而後得以恢復，其他更無俟言。故辛亥之結果，清帝退位而止；丙辰之結果，袁世凱取消帝制而止。

六、護法之役

自民國二年至於五年，國內之革命戰事，可統名之曰討袁之役；自五年至於今，國內之革命戰事，可統名之曰

護法之役。袁世凱雖死，而袁世凱所留遺之制度，不隨以俱死，則民國之變亂，正無已時，已爲常人意料所及。果也，曾不期年，而毀棄約法解散國會之禍再發，馴致廢帝復辟，民國不絕如縷。復辟之變，雖旬餘而定；而毀法之變，則愈演愈烈。余乃不得不以護法號召天下。

夫余對於臨時約法之不滿，已如前述，則余對於此與革命方略相背馳之約法，又何爲起而擁護之，此必讀者所亟欲問者也。余請鄭重以說明之。辛亥之役，余格於羣議，不獲執革命方略而見之實行，而北方將士，以袁世凱爲首領，與余議和。夫北方將士與革命軍相距於漢陽，明明爲反對民國者，今雖曰服從民國，安能保其心之無他。故余奉臨時約法而使之服從，蓋以服從臨時約法爲服從民國之證據。余猶慮其不足信，故必令袁世凱宣誓遵守約法，矢忠不貳，然後許其和議。故臨時約法者，南北統一之條件，而民國所出攬成也。袁世凱毀棄臨時約法，卽爲違背誓言，取消其服從民國之證據，不必待其帝制自爲，已爲民國所必不容。袁世凱死，而其所部將士，襲其故智，以取銷其服從民國之證據，則其罪與袁世凱等，亦爲民國所必不容。故擁護約法，卽所以擁護民國，使國之人對於民國無有異志也。余爲民國前途計，一方面甚望有更進步、更適宜之憲法，以代臨時約法；一方面則務擁護臨時約法之尊嚴，俾國本不因以搖撼。故余自六年至今，奮然以一身荷護法之大任而不少撓。

護法事業，凡三波折：六年之秋，余率海軍艦隊，南去廣州，國會開非常會議，舉余爲大元帥，余乃以護法號令西南。西南將帥，雖有陰持兩端不受約束者，然於變法之名義，則崇奉不敢有異。故其時西南與北方戰，純然護法與非法戰也。及余解職去廣州，繼起之軍政府，對於護法，不能堅持；而西南諸省，因之亦生携貳，率至軍政府有悍然取消護法之舉，於是護法事業，幾於墜地。九年之多，余重至廣州，翌年五月，再被選爲大總統，始重整護法之旗鼓，以北嚮中原。而奸宄竊發，進行蹉跌，北方將士，反以護法相號召，冀收統一之效。余固喜之，願以國會問題，猶未解決，護法事業，終爲有憾，然余甚願以和平方法，視護法之完全告成也。護法之戰，前後六載，國家損失，不爲不重；人民犧牲，不爲不大；軍興既久，所在以養兵爲地方患。故余於護法事業將告結束之際，發起化兵爲工之主張以補救之，如實行此主張，於國利民福，當有所裨；否則護法之役，所得效果，惟留法不可毀之一念於國人腦中而已。較辛亥、丙辰所得結果，不能有加也。

七、結 論

中華革命之經過，其艱難頓挫如此。據現在以策將來，可得一結論曰：非行化兵爲工之策，不能解目前之紛糾；非行以縣爲自治單位之策，不能奠民國於苞桑，願我國人一念斯言。民國十二年一月二十九日。

馬伯援往訪孫大總統，談論北方革命事。

本日下午三時，馬伯援往晤孫大總統於上海寓所，報告赴陝西工作及其結果，並請示將來工作進行方針。孫總統曰：「胡景翼既是浩然樓的同志，請你報告他，我們彼此心印。不過馮煥章（馮玉祥字）的事，須當更進一步，勸其革命。」伯援曰：「革命須有步驟，對於西北軍人，漫然促其革命，恐無偌大效果，因彼等所處之環境，不似南方之自由，而北方人性情與南方多少不同，吾黨當暗中結合之。」孫大總統頗以伯援之言有理，相與討論至一時之久。（註二）

註一：據「申報五十週年紀念專刊」（一九三二年上海申報館出版），原標題爲「中國之革命」。

註二：馬伯援：「我所知道的國民黨與國民黨合作史」。頁一六一—一七。

三十日 中國國民黨總理孫先生文委任丁惟汾、黃復生、朱之洪為本部參議，徐蘇中、周雍能、李鳳梧為總理辦公處秘書，李翼民為總理辦公處書記，譚平山為廣東工界宣傳員。（註一）

北京政府財政部通電各省，以年關將屆，命令各省解款到京，以濟眉急之需。

劉思源於本月四日出長財政部，適逢內外債交通之時，故於二十七日通電全國，說明財政艱困情形，呼籲各界合作。本日又以舊歷年關將至，庫存空虛，內債外債俱無法應付，關餘亦無著落，然而軍、

警、公、教各界薪金勢在必發，乃以需款孔亟爲由，電乞各省迅解款到京，以濟年關眉急之需，並聲言中央即將破產，用詞甚是哀憐。電曰：

「各省巡閱使、副使、督軍、督理、省長鑒：中央財政困難諸公久所深悉，舊歷年關將屆，庫儲並無分文，十一年公債支配至一月份已經罄盡，鹽課餘項，指撥款目過多，本已無餘之可言，當時向銀團磋商，每月暫挪少數應用，現因發生整理外債問題，此項未便再議移用，此外挪無可挪，借無可借，約計年關軍政各費至少非一千萬不能應付，諸公毅力熱心，事事以大局爲急，中央無法維持，各省何以自立，務懇通力合作，度此難關，勉於無可設法之中，騰出少數通融之款，酌定數日，先行電示，儘舊歷年前匯京應急。明知各省均已收不敷支，年關亦極支絀，惟目下中央情形竟將破產，舍乞援各省，更無他法。此次籌匯款項，作爲各省救濟中央，將來有應解中央之款，固可如數扣抵，即無應解中央之款亦可指定中央收入，刻期撥還，一經調濟，各得其宜。諸公深體時艱，務望同肩危局，倘荷贊助，此後內外相維，庶可有濟。恩源就職意見已於沁口電陳，特再奉達，不勝懷懷切懇之至。卅。」

(註一)

北京政府命令嘉許陳炯明，並派丁槐爲兩廣宣慰使，林俊廷督理廣西軍務善後。

北京政府以陳炯明下野並請收編其所部，本日命令特予嘉許，並特派丁槐爲兩廣宣慰使，林俊廷督理廣西軍務善後事宜。(註三) 嘉許令曰：

「陳炯明下野並請中央收編所部，彌堪嘉許，所冀在粵主客各軍將領，互相諒解，勿再私爭。」(註四)

臺灣議會期成同盟會提出政治結社組織申請。

本月十六日，臺灣議會期成同盟會以石煥長爲主幹，提出政治結社組織豫屆(事前聲請)於臺北市北警察署，此係依據治安警察法程序之合法手續。二十九日臺北州警務部長佐藤邀請蔣渭水、石煥長到警務部談話，勸告自動撤回結社組織豫屆，停止組織工作，蔣渭水答稱「此事本人不能自主，容與同志

中華民國十二年 一月三十日

一五八

相議，明日再來報告」。本日蔣、石兩人再度往警務部見佐藤，表示同盟會之改組不便停止，並提出正式結社組織屆（正式報備）於北警察署，同時發表訂於二月假臺北市江山樓餐館召開成立大會，並在日本基督教會召開創立紀念政談大演說會。（註五）

附錄：臺灣議會期成同盟會會則（註六）

- 第一條 本會稱爲臺灣議會期成同盟會。
- 第二條 本會專以促進在臺灣設置特別立法議會爲目的。
- 第三條 本會以具有熱忱始終協力貫徹前條目的者組織之。
- 第四條 本會本部置於臺北，置支部於東京及島內重要各地。
- 第五條 本會每年派代表向帝國議會提出請願書，請願臺灣議會之設置。
- 第六條 入會者應經二名以上之介紹，提出入會書。
- 第七條 會員有不得已事情欲退會者，應將事情具明提出本會。
- 第八條 會員如有污損本會名譽，或認爲對本會有不利行爲者，經理事議決除名之。
- 第九條 本會置理事五名至九名，理事於通常總會由會員中選舉之。理事互選二名爲專務理事。理事任期一年，但不妨再選。
- 第十條 理事各得代表本會，專務理事掌理一切會務。
- 第十一條 本會得置顧問若干名。
- 第十二條 每年二月專務理事應召集通常總會。
- 第十三條 理事會認有必要時，或有會員半數以上之請求時，專務理事應召集臨時總會。
- 第十四條 專務理事於總會時應報告會務概況。
- 第十五條 理事會於專務理事認有必要，或有理事三名以上之請求時隨時召集之。

理事會決議重要會務。

第十三條 議事以出席會員過半數之同意決議之。

第十四條 本會經費以會員及同志之自由捐款充當之。

第十五條 本會則非經總會之決議不得變更之。

第十六條 關於本會則施行細則由理事會定之。

梁啓超在津積極籌備創辦文化學院。

梁啓超認為中國儒家之人生哲學爲陶養人格至善之鵠，先秦諸子、宋明理學皆在世界學術上占有重要地位，欲創造新中國，非賦予國民以新元氣不可，而新元氣決非枝枝節節吸收外國物質文明所能養成，必須由內發心力爲主，故擬發起創辦文化學院，以教育下一代。本日梁啓超致書林宰平，告以籌度創辦文化學院事。書曰：

「宰平吾兄：歸來半月矣，所擬辦之文化學院，計早有所聞，茲事若成，深盼與吾兄共之。其辦法亦願兄先爲籌度，一時擬不入京，夏曆新歲能偕君勛一來最善。漱溟尙在京否？（原注：若在京，希將其新遷住址見示）曾見彼致竟無先生書，言將適粵也。弟頃讀唯識，日讀正文兩三葉，冀以半年內卒業，兄何以教之。」（註七）

關於文化學院之組織，採用半學校半書院方式，在精神方面力求人格互發；在智識方面則尊重方法之指導。由梁啓超自任院長。其在徵求國內同志贊助文化學院書中，談及創辦文化學院之緣起、宗旨和詳細計劃如下：

「爲創設文化學院事求助於國中同志，啓超確信我國儒家之人生哲學，爲陶養人格至善之鵠，全世界無論何國無論何派之學說，未見其比，在今日有發揮光大之必要。啓超確信先秦諸子及宋、明理學，皆能在世界學術上占重要位置，亟宜爬羅其宗別，磨洗其面目。啓超確信佛教爲最崇貴最圓滿之宗教，其大乘教理尤爲人類最高文化之產

中華民國十二年 一月三十日

物，而現代闡明傳播之責任，全在我中國人。啓超確信我國文學美術在人類文化中有絕大價值，與泰西作品接觸後當發生異彩，今日則蛻變猛進之機運漸將成熟。啓超確信中國歷史在人類文化中有絕大意義，其資料之豐，世界罕匹，實亘古未聞之無盡寶藏，今日已到不容扁鵲之時代，而開採之須用極大勞費。啓超確信欲創造新中國，非賦予國民以新元氣不可，而新元氣決非枝枝節節吸受外國物質文明所能養成，必須有內發的心力以爲之主，以上五事實爲其萌芽種。啓超確信當現在全世界懷疑沉悶時代，我國人對於人類宜有精神的貢獻，即智識方面亦宜有所持以與人交換，以上五事之發明整理，實吾儕對世界應負之義務。啓超確信欲從事於發明整理，必須在舊學上積有豐富精勤的修養，而於外來文化亦有相當的了解，乃能勝任，今日正在人才絕續之交，過此以往，益難爲力。啓超雖不敢自命爲勝任，然確信我在今日最少應爲積極負責之一人，我若怠棄，無以謝天下。啓超確信效事決非一手一足之烈所能爲力，故亟宜有一機關以鳩集現在已有相當學力之同志，培養將來熱心茲業之青年。啓超確信現行學校制度有種種缺點，欲培養多數青年共成茲業，其講習指導之方法，及機關之組織，皆當特別。以上說理由竟，當陳述現擬之計畫。一、設一講學機關，名曰文化學院，採用半學校半書院的組織，精神方面力求人格的互發，智識方面尊重方法之指導，其規程當續布。一、啓超自任院長，現已約定同志六、七人任分科教導員，仍當隨時物色邀約。一、所擬收容學員種類如下：（一）本班收容中學畢業學生。（二）研究班收容大學及高等專門畢業學生，或經特別測驗後由院中許可者。（三）補習班收容高師學生，專教導以國史、國文之教授法。（四）函授班收容國內有志斯學而不能來院者。一、院舍在天津南開大學新校址中，一切學課與南開保相當之聯絡關係。一、教導以外擬辦諸事：（一）整理重要古籍校勘訓釋編訂，令盡人能讀且樂讀。（二）將舊籍或新著翻譯歐文。（三）編定學校用之國史、國文及人生哲學教本。（四）以定期出版物公布同人研究所得。（五）巡迴講演。一、現時所需最低限度之經費：（一）建築院舍費四萬元。（二）購置圖書費二萬元。（三）頭兩年經費共四萬元。啓超今以極誠懇的意思，及積極負責的精神，敬求海內同志予以樂贊，俾得於十二年秋季始業，不勝大願。梁啓超百拜。」（註八）

文化學院終因經費困難，未能實現。惟響應者甚多，如張正祿、張謇等均致書梁贊助之。茲錄兩書於後：

一、張謇致梁啟超書：

「奉書敬悉，講學之益，稍具知識者能言之，惟謀實於今之政府，則知公必有今日耳。公之謀教育無所謂根據地，故業廣而博，走以邨落爲本，故力專而狹，亦惟有所根據，乃有不能濟人之病。南通地方教育慈善公益事業，常費歲有所增，頃爲明年自治報告會籌備計，亦已負債廿萬矣。知其不可而強爲之，志蓋與我公同也。效與叔兄謹合助千元，固知淺淺之數，誠無所補，但亦寸縷粒粟之願耳。」（民國十二年三月廿六張謇致任公先生書）（註九）

二、張正祿致梁啟超書：

「任公先生鈞鑒：生不才，竊慕先生之爲人久矣，自束髮受書，讀先生之文章，輒怦然心動，思一瞻丰采爲幸。未幾在天津、長沙兩處，竟得於萬聲歡呼中親聆偉論，如慰飢渴，徒以境殊勢異，無緣受業一聞大道，至深懷惘。生不才，竊思民國肇造，大亂頻仍，固爲改革中必經之階級，要以無強有力之學說爲之主，致人心惶惑無所依歸，只驚功利，不尚名節，實亂因之最大者也。憂時之士，鑒於泰西文明，盛倡物質救國之論似矣，然不先正人心，圖精神之改進，何異與虎添翼，其亂彌滋，譬之本不固而求葉之茂，源不深而望流之長，無有是處。我國列聖相傳之心法，闡明性理之學，至精至微，無遠弗屆，無物不賅，大莫能載，小莫能破，得之則蔬食飲水無以改其樂，顛沛造次無以易其節，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可久可大，能用能藏，誠世界之明星，人類之救主，不僅爲國粹已也。生今之世，欲救今之俗，舍就固有之國學而發輝光大之，其道莫由。生之懷此想久矣，未嘗敢以聞於人，頃閱報載先生欲鳩集同志，創設文化學院，以整理國故，培植青年，溝通東西之文明，慰解人類之沉悶，開物成務，繼往興來，讀竟不覺如火如沸之熱潮，突湧而起，遂忘其疎愚，謹縷陳所懷於次，伏乞垂察而曲成之，實深感禱。一、覺人生在世，當確有樹立，以造福社會，不然碌碌與草木同腐，又何貴有此生哉。二、覺人生最榮耀之冠冕，莫如具優美之學識，高尚之情操，可傳於天下，可法於後世，而世俗之高官厚祿，無殊朝露，實卑卑不足道。三、覺人生最愉快之事，莫如與當代賢豪朝夕相從，積深研幾，以擴心胸，而廣聞見，雖南面王樂無以易此

。四、覺人皆可以爲堯舜一語，爲不我欺，只要有良師益友，提撕警覺，又何業不可成，何功不可就哉。五、西哲有言，人能每日一時專究一種科學，不十年卽爲博士。中庸亦曰人一己百，人十己千，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故人之能否造就，當以有無決心毅力爲斷，不關秉性之智拙也。六、現時之學校制度，徒爲貴族及資產階級之子弟而設，以致有志上達者，苦於無力，而有力者，又不肯苦讀，此人才之所以日乏，而國事之所以益不堪問也。孟子曰：『生於憂患，死於安樂。』自古賢豪出自窮巷桑戶者爲多，蓋其操心危，慮患深，故所成就者亦大。確信先生創設文化學院，必能調劑斯弊，對於堅志向學苦於無力之青年，當有以處之也。生不才，自幼頗知振奮，嗣以經濟關係遂改習軍醫專門於天津，畢業以還，不數年得遍歷秦、隴、燕、趙、齊、魯、東北至滿、蒙，憑弔遺跡，益增神往。徒以人事日紛，遂致大好韶光，半多虛度，良用慨然。亦嘗與環境奮鬥，力自振拔，奈盲人瞎馬，卒鮮有成，日月逝矣，歲不我與，此生將永墜千仞之淵，無復揚眉吐氣得聞大道之一日矣。每於中宵起舞，望月興悲，而孰知幼時所渴慕夢想之任公先生創立學院之聲達於耳鼓，不禁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今而後始獲受業之機會，或者能遂平昔之壯志不虛生於人世乎。孟子曰：『五穀不熟，不如莠稗。』又曰：『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爲棄井。』夫子設科雖有函授一門，然以學無底蘊，事多亂意，不用猛火煮，斷難有成，故決計捨去一切職務，專心肆志受業於先生之門，以終生從事，第不知入院手繼如何？院中規程如何？伏乞卽日擇要賜示，以便早作準備，不勝拜禱企盼之至。」（民國十二年二月六日張正祿致任公先生書）（註一〇）

註一：「中國國民黨本部公報」，第一卷，第四號。（民國十二年二月十日）

註二：「政府公報」，第二四七九號。

註三：同註二，第二四七六號。

註四：同註三。

註五：「臺灣近代民族運動史」，頁二〇二。

註六：同註五，頁二〇三—二〇四。

註七：丁文江：「梁任公年譜長編」，頁六三五。

註八：同註七，頁六三五—六三六。

註九：同註七，頁六三八。

註一〇：同註七，頁六三七—六三八。

中華民國十二年 一月三十日

一六三



中華民國十二年 一月三十日

一六四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二月

一日 孫大總統函覆于冲漢、李友蘭、李夢庚、楊宇霆、何成濬等，告以當繼續奮鬥，協力討伐陳炯明，以竟全功。

孫大總統爲陳炯明敗走、沈鴻英變亂事於本日函覆于冲漢、李友蘭、李夢庚、楊宇霆、何成濬等人，說明粵局情況，並期望合力討伐陳、沈二逆。其覆函數件如次：

一、復于冲漢告陳竄沈變當繼續奮鬥函

雲章先生執事：秀翹來，備述雅意；又辱惠牋，推獎逾恆，令人感奮。執事才智軼衆，經驗宏多，對於全局之統籌，必有躊躇而滿志者。文自陳氏敗竄，方期提挈兩粵，與天下豪傑，共策和平，不圖旬日之間，沈變繼作，北庭謬妄，即欲乘間抵隙，肆其野心，以達彼武力鞭策天下之宿志，良用慨然。文當此惟有繼續努力，貫徹初衷，以與禍國者奮戰而已。如荷不棄，尙希時錫嘉言，匡其不逮，企盼之殷，蓋有非語言所可宣者。餘由丹甫面達。即頌籌祺。二月一日。

二、復李友蘭告陳敗沈起望協力討賊函

香齋先生執事：別來時時繫念；復辱惠書，所以期許文而爲之籌策者至厚，隆情卓識，敢不拜嘉。不圖天未厭亂，炯明甫定，鴻英跳梁，粵局之安，尙需時日，文惟當爲國自奮耳。尙望執事時惠嘉言，匡其不逮，並希盡大力之所能至者，助而成之，則澄清統一之功，當不難於立見。不盡之懷，由丹甫兄面達。尚復，藉頌籌祺。二月一日。

中華民國十二年 二月一日

三、爲沈變事復李夢庚函

夢庚先生執事：惠書嘉慰無似。別數月耳，而粵事變換，有如奕棋，曷勝浩歎。今足下歷舉所見，娓娓而談，實足以匡文不逮，一俟粵局大定，當有以勉副厚望也。泯源、得一諸君，諸承關垂，極爲欣感，相見時幸代致拳拳。未盡之懷，由丹甫兄面達。揣復，即頌時綏。二月一日。

四、復楊宇霆告粵局近況函

鄰葛先生大鑒：頃奉大示，以主義精神相結合，又復歸本於信義，名言讜論，度越前倫，文雖不敏，敢不力竭棉薄，以從賢豪之後；況東省自得執事與諸賢助理，軍民兩政日臻盛軌。文方欲控制百粵，共策進行；何期陳逆將就肅清，而桂軍之沈鴻英，豺子野心，頓謀反噬，粵軍總司令魏麗堂君推誠相與，猝不及防，竟爲所困；粵軍一、四兩師頃退駐江門，桂軍劉震寰所部亦與海軍聯絡一氣，誓討沈逆。在閩粵軍計當抵粵，即陳逆部曲對於沈逆之攘竊行爲，亦感懷義憤，迭電輸誠，願爲前驅。文生平接物以誠，從未以狡詐用事，今沈逆包藏禍心，竊據羊城，謀危大局，非獨粵人所不容，當亦執事所深惡也。文與執事現相矢以信義，相結以精神，尙希時錫嘉言，以匡不逮。肅覆，即頌壽安。孫文、二月一日。

五、復何成浚告陳竄沈起望速進剿函

雪竹吾兄惠鑒：翁君携來手書，已聆悉。師行無滯，至愜鄙懷。現陳賊雖竄，沈賊又起，更望從速進剿，遲恐滋蔓難圖。閩局極雜，粵軍撤後，將愈混莽不可理，當以解決粵局爲解決閩局之先導。至魯貽、媿生、卓然諸兄處，已囑囑去電勉勵矣。肅覆，即頌戎綏。二月一日。（註一）

北京政府公布陸軍部軍事教育行政會議條例。

北京政府爲改進軍事教育起見，擬設置軍事教育行政會議，以籌劃各項軍事教育措施，研議各校員

生關於學業進行及入伍見習升用各事項，本日公布陸軍部教育行政會議條例。條文如下：

第一條 陸軍部爲統籌改進軍事教育起見，設立軍事教育行政會議。

第二條 軍事教育行政會議，由本部廳長參事司處長及所屬各校長組成之，但有關於軍隊中教育改進事項，得隨時召集師旅參謀及專門人員參加之。

第三條 會議之付議事項如左：

一、部長交議暨會員提議事項；

二、統一各項軍事教育及改進事項；

三、籌議各校員生關於學業進行及入伍見習升用各事項；

四、陸軍軍事教育基金事項。

第四條 會員有監察教育基金之責，每屆會期，保管司應提出詳細出納清冊，以便公同籌畫。

第五條 會議期以年暑兩假期間爲例會，臨時由部令召集者，不在此限。

第六條 部外出席人員，於例會期間赴總務廳報到，至三分之二以上，卽呈請定期開會；表決議案以列席過半數爲準。

第七條 會議議決事項，卽由會議名義呈請部長核准施行。

第八條 會議除部長出席外，以各主管司爲主席，但主管司缺席時，則以出席員半數推定暫代之。

第九條 凡關於會議事務人員，除由本部總務廳分派辦理外，得向各主管司調用助理員；會議雜費，每會議事竣，由教育基金內支出。

第十條 本條例自奉准之日施行。（註二）

張作霖否認奉直和議，表示堅持自治。

曹錕等以選舉大總統事，非待奉、直携手不能邁向坦途，故以奉直和議爲切要問題。曹銳、邊守靖

中華民國十二年 二月一日

中華民國十二年 二月二日

一六八

乃力邀奉直將領鮑貴卿、王占元等陪同赴奉謁張作霖賀年，（註三）一時奉直和議之說四起。本日，張作霖鄭重否認奉直和議，表示堅持自治。（註四）

註一：以上覆函並見「國父全集」第三冊，頁八八九—八九〇。

註二：「政府公報」，第二四八一號。

註三：民國十二年二月八日「順天時報」。

註四：「東方雜誌」，第二十卷，第五號，頁三五。

二 日 上海中國國民黨本部舉行中央幹部會議第一次會議，擬成立軍事委員會及政治委員會，並決議通過中央幹部會議規則十二條。

本日下午四時，上海中國國民黨本部舉行中央幹部會議第一次會議，出席張繼、覃振、杭辛齋、楊庶堪、黃復生、張秋白、葉楚傖、彭素民、陳樹人、謝持、林業明、呂志伊、周震麟、于右任、孫洪伊等。總理孫文命張繼為主席。首由主席述孫總理意：「擬將軍事委員會、政治委員會成立。囑同人就旅滬同志中，擇其富有軍事學識經驗者，列單呈覽，以便擇任，先組織軍事委員會。」當由與會同志推出柏文蔚、呂超、黃大偉、徐紹楨、葉荃、于右任、谷正倫、蔣作賓、朱一民、朱霽青、劉文錦、顧忠琛、吳介璋、鈕永建、陳嘉佑等為軍事委員會人選。並決定如仍有推薦者，應於三日內函呈總理。（註一）

會中又經決議通過「中國國民黨中央幹部會議規則」十二條，規定每月開會一次，開會時以總理為主席，總理有事故時，由中央幹部會議公推一人代理。必要時，得開臨時會。臨時會之召集，由總理行之；或有兩部以上之部長，兩委員會委員長及參議二人以上之請求，經總理核准後亦得召集。

（註一）

附錄：中國國民黨中央幹部會議規則（註三）

- 第一條 本會議依總章第十五條之規定組織之。
- 第二條 本會議依總章第十四條之規定，規畫黨務，決定政策。
- 第三條 本會議依總章第十六條之規定，開會時以總理為主席；總理有事故時，由本會議公推一人代理之。
- 第四條 本會議依總章第十四條之規定，每月開會一次，有必要時，得開臨時會。臨時會之召集，由總理行之，或有兩部以上之部長、兩委員會以上委員長及參議二人以上之請求，經總理核准後亦得召集臨時會。凡召集臨時會之請求，須由具名請求人以書面申明事由。
- 第五條 凡議案之提出，除由總理交議者外，須先期以書面陳請總理酌發分配於本會議列席人員，以便預事研究。其有事關緊要臨時動議者，不在此限。
- 第六條 前項提案或臨時動議，須有二人以上之連署或附議。
- 第七條 本會議之議決，以出席人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可否同數取決於主席。
- 第八條 本會議決事件，由總理分別發交各部會辦理之。
- 第九條 本會議開會時，以總務部副部長為書記。
- 第十條 本會議議案及各種文件，由總務部保管之。
- 第十一條 本會列席人員對於本會議各種議案在未經公表以前，均有保守秘密之義務。本規則有未盡善處，得由本會議列席人員二人以上之提議，三人以上之連署，出席人員過半數之表決修正之。
- 第十二條 本規則自議決之日發生效力。

東路討賊軍許崇智部離閩回粵。

上月二十六日「江防司令部之變」發生後，孫大總統聞亂中止回粵，即令東路討賊軍許崇智部離閩

回粵鎮壓。沈鴻英懼，拔隊移駐廣州郊外，發電迎孫大總統蒞粵，主持善後，以博粵人之歡心。(註四)

胡漢民自香港上書孫大總統，報告粵省情況，並請孫大總統回粵主持大計。

本日，胡漢民自香港上書孫大總統，報告粵省情況，並謂滇軍楊希閔及其部將皆能服從命令，請孫大總統回粵主持大計。楊希閔復派其副官長葉夏聲赴滬面陳一切並迎迓孫大總統回粵。(註五)

臺灣議會期成同盟會遭日總督府禁止結社。

本日，臺灣議會期成同盟會遭日總督府禁止結社，當時被禁止之同盟會會員名單如下：

臺北市 蔣渭水 石煥長 周桃源(以上醫師) 許天送(文協書記) 鄭耀東(運送業) 陳世煌(鐵工廠書記)

蘇壁輝(貿易商) 陳增全(牙科醫師)

基隆街 邱德金(醫師)

大屯郡 林幼春 林資彬 林根生 林梅堂(以上地主) 林水來(醫師) 黃鴻源(藥商) 王傑夫(商業)

臺中市 林麗明 陳朔方 陳英方(以上醫師) 林子瑾(地主)

彰化市 林篤勳 賴和(以上醫師) 許嘉種 施至善(以上地主) 吳清波(靴商)

北斗郡 李應章(醫師) 林伯廷(地主)

大甲郡 蔡梅溪 蔡江松 蔡年亨(以上地主) 蔡炳耀(臺灣雜誌社員)

臺南市 蔡培火(臺灣雜誌社員) 陳逢源(地主) 韓石泉 王受祿 高再得 簡仁南 吳海水(以上醫師)

莊海兒(汽車司機) 林占鰲(刻印技工)

新營部 陳端明(地主)

高雄街 石錫勳(醫師) 楊振福(會社員)

岡山郡 吳開寓（教員）

東京市 林呈祿（臺灣雜誌社員） 鄭松筠（律師）（註六）

黃朝琴等在臺灣提倡白話文。

臺籍同胞黃朝琴、黃呈聰二人赴大陸遊歷，目睹「五四運動」後白話文之普及情形，以為推行「臺灣文化運動」非用白話文不可，是日在臺灣雜誌上發表「論普及白話文的新使命」及「漢文改革論」二文以開臺灣白話文運動之先河。（註七）

註一：中央幹部會議紀錄原稿。

註二：同註一。

註三：「革命文獻」，第八冊，總頁一〇五七—一〇五八。

註四：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第五冊，頁一二。

註五：「胡漢民先生年譜稿」、「中國近代史叢刊」第三冊，頁一九四。

註六：「臺灣民族運動史」，頁二〇四。

註七：「臺灣省通志」大事記，頁一三九。

三日 中國國民黨總理孫先生文派柏文蔚等為中國國民黨本部軍事委員會委員。

中國國民黨組織本部軍事委員會，是日由孫總理令派柏文蔚、呂超、黃大偉、蔣作賓、蔣中正、顧忠璈、朱霽青、路孝忱、葉荃、吳介璋、朱一民、吳忠信、熊秉坤等為軍事委員。（註一）

北京政府任命黃郛署外交總長。

因國會參議院不同意施肇基外交總長之任命，本日北京政府發表命令：准外交總長施肇基辭職，任

中華民國十二年 二月三日

中華民國十二年 二月三日

一七二

命黃郛署外交總長。(註二)

黃郛、原名紹麟，號昭甫，字膺白，別字天生，筆名以太，浙江杭縣人。民前三十三年（清光緒六年、西元一八八〇年）生於紹興府上虞縣百官之桃園。民前七年（光緒三十一年），年二十六，東渡日本，入東京振武學校肄業。秋，加入同盟會，並與黃興創組丈夫團，得同志之堅貞者二十五人，取孟子「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義相砥礪。其後，辛亥光復，南北各省發難及主持人物，丈夫團幾居大半。

民前四年（光緒三十四年）春，與蔣中正發刊武學雜誌於東京，闡革命之義，論軍人職志。是年秋，自振武學校畢業，續入日本參謀部設立之陸軍測量部地形科肄業。民前二年（宣統二年）歸國，供職北京軍諮府，籌辦軍事官報局，在首都從事中央革命。辛亥革命爆發，與李書成等間道南下，與陳其美共同策動上海及南京之光復，居功甚偉。

二次革命失敗，亡命日本。民國三年春，偕夫人旅居新加坡，居一年，轉赴美國。專肆力於個人知識學問之修養。洪憲稱帝，由美返國，參與浙江加入護國軍之舉，事定，移家天津。與張紹曾過往甚密，因其介，多識北方思想開明之軍人。民國十年，赴歐美考察戰後經濟。適華盛頓軍縮會議初發起，在美草「華會發起之內容及其趨勢」一篇。北京政府電聘為中國出席華盛頓會議代表團顧問。(註三)是年秋，自法乘輪返國，仍居天津。十一年十一月，汪大燮受命組閣，任命督辦全國財政會議事宜。復以黃曾任軍職，又任命黃為將軍府著威將軍。

本年一月，張紹曾出任國務總理，初以施肇基署外交總長，請國會同意，未獲通過。張乃邀黃署外長，本日正式任命。(註四)

北京政府任余榮昌為大理院長、董康為法權討論會副委員長、許世英為航空署督辦，阮忠植暫行護理安徽省長。

北京政府本日發表命令：特任余榮昌為大理院院長，特派董康為法權討論委員會副委員長。又令准安徽省長許世英辭職，任命阮忠植暫行護理安徽省長；特派許世英為航空署督辦。（註五）

註一：「中國國民黨本部公報」第一卷，第十四號。

註二：「政府公報」，第二四八〇號。

註三：沈景英（亦雲）：「黃膺白家傳」。

註四：「民國百人傳」，第二冊，頁二五七。傳記文學出版社印行。

註五：同註一。

四 日 京漢鐵路發生全體工人罷工風潮。

去年秋，平漢鐵路十六大站俱樂部俱已成立工會，為求有縱的關係，乃醞釀籌組平漢鐵路總工會。此際共產黨徒滲入該路各站工會者張特立等，乃北京勞動組合書記部主幹人員，彼輩一面潛伏平漢鐵路各站分會，為義務秘書，作促進該路總工會組織之各項設計建議，與實際籌組之聯繫；一面則以勞動組合書記部之名義，散放成立「鐵總」之謠言。所謂「鐵總」，係以平漢鐵路總工會著手籌組之事實，偽託為全國鐵路總工會籌組之冒名，這是共黨淆惑視聽之技倆。於是，平漢鐵路工人祇知該路將成立本路之「鐵總」，並不知全國鐵路之「鐵總」，共黨卻暗附其名以招搖。而國內正太、隴海、津浦、粵漢、京奉、京張等鐵路，對所傳將成立之「鐵總」，係全國「鐵總」，抑平漢「鐵總」，或平漢「鐵總」成立後，而全國「鐵總」繼之，都覺不甚了了。不過鐵路工人創立總組織，大家都很高興，也就不深加究

問。

本年一月五日，京漢鐵路總工會籌備會在鄭州召開，該路十六大站之工會代表，均欣然出席，制定該路總工會之組織章則，規定該會成立，即取消該路原有各種勞工團體，並決定在本年二月一日在鄭州舉行京漢鐵路總工會成立大會。該路總工會之章程草案，因出自該路各站義務秘書共產黨徒之手，即束請國內各路礦工會與一般著名工會之代表及社會名人之名單，都由彼輩義務秘書爲之主張，蓋在籌備會中，已將一切主持大權握於共黨份子之手。

籌備會經將開會宗旨、地點、日期，呈報京漢鐵路局並正式登報周知。京漢鐵路局長趙繼賢原已允許籌備會二事：（一）一月二十八日之星期例假改在二月一日，以便工人們是日赴會。（二）從北段赴會之工人代表及來賓，准發免費乘車，從南段赴會者，准掛頭二等車各一輛，以便運送來賓和工人代表等。當時前至鄭州參加者，除該路各站工人代表，及京奉、津浦、道清、正太、京綏、隴海、粵漢等鐵路代表外，如湖北全省工團聯合會暨其會員漢冶萍總工會、漢陽鋼鐵總工會、武漢輪駁工會、揚子機器廠工會、人力車夫工會等所謂「武漢十三團」，及唐山五大煤礦亦派代表參加；其中武漢十三團主席陳天，委員劉章，爲從事工運有年之佼佼者。而武漢及北京新聞記者和男女學生亦有三十餘人，總計代表達二百七十餘人之多。鄭州以南代表乘第六次快車，附掛包車兩輛，鄭州以北代表，搭第三次快車，一部份代表領到免費乘車證；其請票不及者，則由工會出錢買票，在二月一日以前，均齊集鄭州。各處代表到站時，歡迎情形，異常熱烈，旗幟飄揚，標語滿佈。招待所設於車站附近迎賓館、五洲旅館等處。大會場假五福里大戲院，布置甚周，在鄭州主持其事者，爲共黨幹事局總幹事王功（王荷波）、秘書李振瀛，名爲辦事人員，實掌一切職權。

當開會日期將屆之前幾天，鄭州總司令靳雲鶚忽奉直魯豫巡閱使吳佩孚電令禁止開會，其宣布電文

禁止理由如下：「未經地方許可集會，竟敢明目張膽聚衆招搖。不特影響所及，隱患堪虞，即此目空一切，荒謬絕倫，將來羣起效尤，愈演愈烈，蚩蚩愚氓，必將蹈法網而不自知。……」蓋共產黨所宣傳之「鐵總」，殊使當局驚駭，京漢鐵路局長趙繼賢，接獲情報，謂在京漢鐵路總工會成立會中，可能發動全國鐵路總大罷工情事，即據以密報洛陽直魯豫巡閱使署，故吳佩孚有致靳雲鶚前項電令。吳並另電飭湖北督軍蕭耀南、河南督軍張福來、京畿衛戍司令王槐慶，注意防範。吳又密飭鄭州警察局長黃殿宸，勸導萬勿開會，另由直魯豫巡閱使駐鄭辦事處張處長出爲斡旋。惟工會方面，堅持如期開會，而警方奉命不容舉行，勢成僵局，乃由張處長提議，工會推派代表去洛陽晉謁吳大帥請示，並將開會意義陳明，工會接受此項提議。爰即推出代表劉文松、凌楚藩、高斌、楊德甫、陳勵茂、史文彬等，星夜赴洛，當由吳佩孚親自接見，各代表將沿線僅有各段之工會組織，毫無系統，未免紛歧，故須有總工會負責領導，並無其他不良蓄意，亦與路政無礙等情形，詳細陳述。吳聞之頗爲動容，惟謂：「此次如平漢路總工會成立，有全國鐵路即有聯合大罷工情事，各方是項電報，如雪片飛來，故不得不予禁止。」各代表對全國鐵路總大罷工一事，力加否認。並謂：在鐵路總工會舉行成立典禮時，豈能議及全國鐵路事項，而致有議決全國大罷工之權力，此爲事所必無。吳續謂：「不論有無此舉，但空穴來風，其來有自，我的命令已下，如期開會，萬不可能，倘改期另換地點則可。」吳佩孚態度頗爲溫和，對各代表且多慰勉之詞；各代表始知「鐵總」謠傳，滋人疑竇，吳佩孚對路工開會，並非不許，祇以誤聽謠傳，命令既發，不能變更，自亦可諒，遂覺結果尙稱圓滿，返鄭報告接洽經過。按當時一般工人意見，及詢之國民黨籍工運前輩陳天、劉章等，都主張應該接受吳佩孚之勸告，從長計議，改日易地開會，似無不可；因工人祇爭工會之准許組織，並非爭開會之日期地點。但是共產黨王功與李振瀛，有陰謀擴大風潮，竟越俎代謀，反客爲主，堅持反對，認爲頭可斷，會決不可不依時召開。當時在場竟有許多爲王功幫腔份子，附

和其說，並以許多煽動之詞，激起工人怒惱，演變結果，決議仍舊按時開會，於是走向極端，成了無可挽回之局。

二月一日前夕，鄭州警察局長黃殿宸，率領多數警官前來籌備會，婉言勸阻無效，悵然而去。二月一日晨九時，由李振瀛領導各代表及鄭州機廠工人一千餘人，由音樂隊前導，並抬「勞工神聖」等匾額十數塊，浩浩蕩蕩，以遊行方式前赴會場。時會場大門已被封鎖，且有武裝士兵一營會同警察隊將會場包圍，不准入內。後由李振瀛鼓動羣衆，突破軍警包圍圈，從會場後門蜂擁而入。既入會場，即由主席高斌，宣布開會，當經黃殿宸上前制止，工警兩方立時發生爭執，軍隊荷槍實彈入場，即下警告：「如開會人員不立即退出會場，當以武力對待。」在此爭擾情況下，自無從依照秩序開會，於是大會無結果而散。比及各代表回到旅館，則所住各房間，均有警察排立施行監視，各代表即互相私語，亦受限制，警局並下令限各代表立刻出境，否則不許飯館售給餐食。各代表至此無言相對，黯然失色，在愧憾怨憤之複雜情緒中，正是共黨運用挑撥煽惑之最好機會。王功等遂在當晚秘密召集主幹人員會議，將彼等預製之決議案、罷工條件、罷工宣言等武斷通過。其決議案謂：「我們爲爭取自由起見，議決於本月四號午刻宣布京漢鐵路全路總同盟大罷工。同時爲事實上的便利起見，總工會決移江岸辦公，於罷工期內，全視工會命令而定。我們是爲爭自由作戰，爭人格作戰，決無後退的。」其罷工宣言書，內列要求五條：

- ：（一）撤換局長趙繼賢，南段處長馮濤，鄭州警察局長黃殿宸。
- （二）路局賠償成立會損失六千元。
- （三）所有軍警扣留匾額禮物，由地方官以軍樂送還；總工會一切損失，由鄭州工會開單索償，並由地方官到場道歉。
- （四）每星期日休息，照發工資。
- （五）陰曆年假放假一星期，照發工資。在宣言內明定限三天答復；故另決議如三天內無圓滿答復，京漢全路即總罷工，計其時效爲二月四日上午十二時。

其他各鐵路於本路開始罷工三日後，如無結果時，亦採取罷工行動來響應。此項決議，用複寫紙書寫，

以京漢路總工會籌備處名義分發各代表，是即大罷工行動之所由造成。

每一罷工行動，必先推定負責交涉之總代表，授以全權，始能因應機宜，爭取罷工勝利，此為規劃罷工時主要條件，也是一般常識。但京漢鐵路總罷工，各主幹人員竟因情緒之複雜，與共黨之播弄，而將此主要條件忽略，鑄成大錯。

二月一日晚在鄭州秘密會議決定罷工行動時，原決定與軍政當局負責交涉之人員有三位，即北段長辛店為史文彬，中段鄭州為劉文松，南段漢口江岸為楊德甫，但交涉中心（即總代表）在何處，卻未指定，這正是共黨王功，李振瀛兩人所施之毒計。他們在那種緊張局面下，就密告北段負責人說：「交涉中心在漢口」，密告中段負責人說：「交涉中心在長辛店」，密告南段負責人說「交涉中心在鄭州」。於是三處負責人都覺得自己不是交涉中心；而一般代表，則認為三處均有負責代表，其交涉中心已有決定，自無庸追問，這樣每一代表都拿著一張二月四日上午十二時全路同一時間罷工之命令，茫茫然回其會所，至是日，未聞任何消息，就不得不遵照罷工令於同一時間全路工人，各向廠長交代工作器具，然後整隊出廠，實行罷工了。

此次京漢鐵路罷工，各段站工人自組糾察隊，不准工人隨便入廠，亦不許破壞路上一草一木；在罷工期內，工人凡有要事外出，必先向工會領取放行執照，然後放行。糾察隊則負保衛治安，調查隊員，負偵探消息和夜間巡邏之責任。（註一）

附錄：

一、京漢鐵路總工會會長辛店分會通電二通（註二）

（一）萬急北京大總統、國務總理、交通總長、保定曹巡閱使、洛陽吳巡閱使、參眾兩議院、全國各工團、各報館、各公私團體、各邦人士鈞鑒：頃接本路總工會急電，訂於二月四日十二時全路一致罷工，（罷工原因詳急字二號通電）因此本工會遵照總工會命令，屆時一律停止工作。此次罷工完全為爭工人自由，並不受任何方面指使及任何

中華民國十二年 二月四日

黨派利用，特此電聞。長辛店京漢路總工會、二月四日。

(二)北京大總統、國務總理、交通總長、參衆兩院、保定曹巡閱使、洛陽吳巡閱使、各師、旅長、全國各工團、各報館、各邦人士鈞鑒：敝分工會接本總工會急電，訂於本月四日十二時全路一致罷工。此次罷工原因，完全是爲着自由爭人格，絕對不受任何黨派及任何黨人之指使與利用。敝分工會深恐奸人從中蠱惑，杯弓蛇影，淆亂是非，故將此次罷工原因涕泣詳陳之。本路工人因受生活困難，工司壓迫，即起組織工會，先後成立者，本路共組成工會十六所，乃設總會於鄭州。二月一日即京漢鐵路總工會之成立日也，原定是日開成立會，約請各地工團代表及各行政機關人員和各界名流碩士與會，藉此聯絡感情，指教我們的缺點。此會之正大光明，諒早邀各界人士洞悉。乃本路趙繼賢局長、江岸分局長洪漢、鄭州警務局長黃殿宸速電曹、吳兩使，誣稱工團爲不法團體，及許多不盡人情之語。吳使即電黃殿宸有據某某電稱……當相機制止，萬勿滋生爭端。黃殿宸接電後，乃擅作威福，逞其惡性，即嚴行禁止開會。一月三十一號，各地代表齊集鄭州，餽贈許多禮物，二月一日總工會即派代表迎接來賓及所贈之匾額、對聯。其秩序爲音樂隊在前，次爲代表、次爲匾額，次爲本地工友。由鄭州之第一賓館迎至總工會，秩序井然，並無喧嘩雜錯行動。乃黃殿宸召集許多軍警，槍上刺刀實子彈，阻止工人行走，並軍警數營包圍工會，即會場旅館亦使兵卒佔據，嚴行監視各代表行動。飯館茶舖不許工人吃喝，工團所送之匾額被士兵搗破。黃殿宸並聲言：『我在鄭州一日，即一日不許工人開會，所有打破之匾額，也不許工人搬至工會之內。你們有能力即行全路罷工，使我殿宸屈服，我一步磕一頭將匾額親送至工會，現在呢？你們快些滾蛋。』唉！民國約法上說：『人民有集會、結社之自由權。』工人亦爲人民之一分子，何以我們工人無之。語云：『不自由，毋寧死。』我們要爭我們的自由，爭我們的人格。我們與侵犯我們自由的人宣戰，侵犯我們自由，黃殿宸、趙繼賢、洪漢三人而已。我們自不能與他干休的。我們一切行動均聽總工會指揮，請各界人士伸張公理，爲我們苦工人謀自由幸福，我京漢全體工人是感激不盡的了。謹此宣言，諸希諒察。京漢鐵路總工會長辛店分會叩。

二、順天時報論說：京漢鐵路工之罷工（註三）

京漢鐵路工人之罷工，其氣勢已漸次張揚擴大。隴海鐵道、粵漢鐵道、漢陽兵工廠等處工人，已有同情罷工之

傳聞。京綏、津浦、正太三鐵道工人，亦有行將罷工之風說。而北大學生鐵路總會籌備委員會、民權運動大同盟等團體，又皆發出同情的通電與宣言，從事鼓吹聲援矣。夫此種罷工風潮，其有害交通，令人不便，禍及產業，阻撓國民經濟，勿論皆係中國之最不利利益，然直接立於困苦地位者，尤莫現政府者也。於是此種罷工風潮，有時由於政府反對黨之陰謀所鼓動煽惑，蓋利用全國鐵道工人，以謀顛覆中央政府，易舉有效，乃政治家夙所注目者也。如此次之罷工風潮，亦不能無此種嫌疑。聞此次之工人運動，多係學生所煽動，真否固屬不明。但學生通電聲援，乃彰明卓著之事實也。而學生運動之背後，又難保無在野政治家之潛伏。縱學生不自明瞭，然必有陰謀家暗中利用如斯形勢，則不難想像者也。

雖然，進一步而考察，此種運動非僅由他人煽惑所能發生，縱今一時因此發生，亦不得成為有力而且擴大，茲既為有力而且擴大，則其中必有其他原因。其原因為何，即世界的潮流工人之自覺是也。元來中國有治者與被治者兩階級，其區別又極鮮明也，前此爭奪政權之事，僅行於治者階級間，而參與政權爭奪者，亦只限於治者階級而已。及至被治者階級因世界潮流而自覺，遂欲自行握有政治之爭奪權。所有一切社會問題，均不外此慾望所發現者。即被治者於未達目的時，自動的起而謀反抗治者階級之運動。或為甲方面治者階級所煽動利用，而向乙方面治者階級肉薄，此近時政爭所以更形複雜也。從來握有政權者，固常僅以反對派為對象，圖謀政權之維持。但時至今日，除以反對派為對象之外，復不可不以被治者為對象。而行政權爭奪的政策也如斯，傾向之善惡，大可置之不問，藉此察知其為自然趨勢即足矣。而此種自然之趨勢，即可名之曰正義，正義不正義之名，亦姑無置論之必要，而藉此察知非隨自然之趨勢，不能圓滿進行各種政治即足矣。舊式政治，以治者階級中反對派為敵手，以被治者階級之幸福安寧為目的，至於新式政治，則不宜僅以被治者階級之幸福安寧為目的。更須滿足其參與政治的慾望，而滿足彼輩之程度。又須視民智發達之程度，倘被治者階級一旦參與政治，則彼輩既脫離被治者階級，而入於治者階級之列。斯則被治者階級漸次減少，至最後遂無所謂被治者一階級，即治者被治者完全一律耳。夫達到如斯政治圓滿之時代，其前途勿論尚極遼遠，但各人之進行，不可不以達到此狀態為最後目標。即不可不深行覺悟現在之政治，須向此圓滿時代之道程進行，須令其漸向此目標接近，凡與此相離遠之政策，即宜認為時代逆轉的政策，亟行徹底而拋

中華民國十二年 二月五日

一八〇

棄之。倘不準此而執行政治，縱握有如何權力者，終亦必敗而已矣。

沈鴻英部開駐西江。

自孫大總統令在閩粵軍啓程回粵後，沈鴻英惶懼，除通電表示歡迎孫大總統回粵主持善後外，並將軍隊移駐西江一帶。（註四）

註一：馬超俊：「中國勞工運動史」，頁二三九—二四三。

註二：民國十二年二月五日「順天時報」。

註三：民國十二年二月八日「順天時報」。

註四：「東方雜誌」，第二十卷，第五號，頁一三五。

五日 北京政府向衆議院提出十二年公債案，衆議院以未開用途，決先付審查。

北京政府因農曆年關將屆，財政困窘，擬發行十二年八厘公債一千二百萬元，以十三年崇文門稅爲抵押。特於昨日（四日）以大總統名義提咨衆議院，曰：

「大總統爲咨行事，現因籌辦中央緊急政費，擬發行八厘短期公債，計債額一千二百萬元，茲依約法第十九條第四款之規定，將條例、規則、辦法及表咨請貴院議決可也。此咨衆議院。

計送條例一件、表一件、規則一件、辦法一件。

國務總理張紹曾

中華民國十二年二月四日」（註一）

咨文送達之時，恰爲國會休會期間，乃由衆議院秘書廳發出緊急通告，定本日下午開會商討十二年公債議案。其公告曰：

「敬啓者：頃接大總統提交籌辦中央緊急政費八釐短期公債條例案，茲以年關伊邇，事關緊急，重以兩院休會期迫，急待提前議決，以資應付。除發布議事日程外，特此緊急通告，屆時務希準時出席爲盼，順頌議祺。」

衆議院議事日程

中華民國十二年二月五日（星期二）下午二時開議：

大總統提出籌辦中央緊急政費八釐短期公債條例案初讀。」（註二）

衆議院以此種公債發行一千二百萬元未開出用途清單，除坐利三月，八八扣外，所得者不過九百萬元，再除積欠三百餘萬，實得只有六百餘萬。且崇文門關稅已於前年因發行特種國庫券抵押，尙未償清。故而主張將此案交付審查會審查。（註三）

附錄：財政部對十二年公債之說明書（註四）

查中央政府自各省任意截留稅款以來，所有政費僅恃關、鹽餘款。現在關、鹽所餘無幾，不足挹注中央，軍閥各費，積欠已久，從前尙有外債可借，旋因各國拒絕對華投資，僅恃內債以資挹注。惟內國銀行借墊各款，又以財源枯竭，不能如期償還，欠付至鉅，各銀行受此影響，營業大都停頓，羣以供給政府借款爲懼，中央政府益無辦法。去歲秋節幸賴加發兌換券二百萬元，及短期公債一千萬元，勉強支持。現在舊歷年關密邇，上項借款早經用罄，十二月及一月份鹽餘，適因日本正金銀行對於未經解決之俄奧債票問題，強欲坐扣，如果成爲事實，則前所恃此敷衍年關者，將成爲畫餅，政費更屬無着。倘不預爲籌畫，其影響所及，實不堪設想。本部職司出納，責無旁貸，再四思維，惟有依照歷屆年節各關，發行特種債券辦法，延長欲發行公債，自非妥籌確定基金，難期銷售。查有京師崇文門及左右翼稅收，每月約在二十餘萬元左右，即擬將此項稅收，提供擔保，發行籌辦中央緊急政費八厘短期公債一千二百萬元，所有該稅指撥各款，應即另定抵補辦法。惟查從前所發特種庫券，期限較短，而計算利率，或高至月息二分八厘有餘。即以信用最著，條件較優，就十一年短期公債而論，其週年利息亦僅一分二厘有零。此次發

中華民國十二年 二月六日

一八二

行公債，其期限長至八年，利率僅祇八厘，折扣雖覺稍大，而加入銀行募債經手費，及預扣利息等項，統扯亦不過一分零七毫，國家所收利益實爲歷來年關發行特種庫券所未有。諸公蒿目時艱，諒必樂於維持，除將此次擬發八厘短期公債，與各種特券，及十一年短期公債，批合利率列表繕請鑒察外，用特縷析說明，即希公鑒。

註一：民國十二年二月五日「順天時報」。

註二：同註一。

註三：民國十二年二月六日「順天時報」。

註四：同註三。

六 日 京漢鐵路在軍警武裝護衛下通車。全國鐵路總工會籌備委員會通電全國，籲請全國同胞振起援應鐵路罷工工人。

京漢鐵路罷工，恰逢舊歷年關將屆，京津商旅，急於回鄉，咸感不滿。鐵路當局一度想覓用被革工人，恢復交通，然工人團結，拒不上班。京漢鐵路局長趙繼賢乃於五日發出白話文佈告，限各工人十二小時內復工上班。其佈告曰：

「唉！江人們，今日尙忍再行罷工嗎？你們仔細想想，待你們還不好嗎？從前沒有病假，現在給你們病假，一星期不扣錢，兩星期給半薪，到了年終，又加給你們十四天的工錢，又有獎金，並且提前發放。生病的，有醫院，乘車的有免票。去年因爲生活問題，就一律月加薪三元。短牌到兩年的亦可以升長牌，軍事出力的又格外給獎，種種的優待，你們比尋常的工人高出幾倍。現在本路的款項非常支絀，進款比前少，出款比前多。即以你們所加的工錢而論，每年已至數十萬，所以路局不惜勉力優待你們的道理，原是望你們能爲路局盡幾分才，你們要知道，路局待你們厚，你們就應該忠於路事。你們所應享的權利，路局已經完全給你們了，應盡的義務你們亦應當盡才是，乃

今日又無故的罷工，你們就忍心出此嗎？工人們內想必不少明白事理之人，凡事必須知己知彼，方才可行。若你們只就一方面的肆意要求，不替鐵路想想，到了那真真爲難的時候，路局亦不能一味敷衍你們了。現爲路局計，與工人們約限於十二小時內立即照舊上工，恢復交通，所有以前的事情，概不追究。假若有人強迫你們，阻止上工，自有軍警保護你們，不要害怕。過了十二小時，不肯回來，是你們自己跟本路脫離關係，則本局只有另籌維持交通辦法，另行找人做事了。你們工人可不要後悔啊。此布。十二年二月五日。」（註一）

工人在閱讀佈告之後，照舊不肯上班，雙方局勢益加緊張。馮玉祥建議以其所部兵士，撥派鐵路局工作，未被接收。鐵路當局遂決定對罷工份子屏絕不用，另行招募新人，並嚴行限制工人結合團體，俾防再釀聚衆罷工之舉。本日，鐵路局以重利覓得被革工人數十名，令該工人等先行開馳北京往保定專車。上午十一時，由京站開出專車一次，當有京師督察長楊紹寅、張汝霖，及衛戍司令部團長張國慶，並趙繼賢等帶軍警三十餘名，佩帶武裝開行，詎車行至長辛店車站，因路閘被罷工者損壞，車難通過，修理多時，始能通行。而保定方面亦用覓回被革工人司機之法，於下午五時餘亦開到京站專車一次。至於罷工團體，見有武裝兵警隨車彈壓，未敢阻攔。交通部因京漢風潮特派沈琪、蔡孝肅、康誥三人爲宣慰員，乘車赴京漢沿線宣慰工人，以免風潮愈演愈烈。（註二）

此時，罷工工人不甘示弱，羣集劉江廟江岸演說示威，經湖北督軍蕭耀南電令兵士彈壓解散。全國鐵路總工會籌備委員會乃通電全國，籲請全體同胞，振起援應。電曰：

「萬急，全國各工團、教育會、商會、農會、學生聯合會、北京晨報、京報、上海民國日報、時事新報、漢口真報、轉各報館，並轉各界同胞鈞鑒：國政倏擾，軍閥橫行，政治出於私門，小民變爲魚肉，哀我工界，創痛尤深，既受國際帝國主義之侵凌，復蒙國內軍閥階級之荼毒，宛轉待斃，莫知所屆。差幸比年以來，同人有自身之覺悟，及熱心社會人士之提携，各路工友，先後奮發，萬衆一心，組織團體以與彼輩周旋。方期軍閥悔禍，奸人斂跡，我輩最低度之自由，得以倖存。全國鐵路總工會轉瞬觀成。詎本月一日，竟有鄭州京漢總工會被壓迫之事。查人民

集會、結社自由，載在約法，工人亦人民也，而且佔全民中最大多數之人民也。其應享受此種自由，實乃天經地義。軍閥怙勢仗威，膽敢出此蹂躪民權之舉。國法何在？人道何在？今京漢、道清兩路工友，已相率罷工。京奉、津浦亦將繼起，將來局勢靡知所屆。竊念軍閥擁兵縱亂，毀法殘民，身受其殘酷荼毒者，不僅我勞苦之工人，其他各界皆有同然。軍閥存在一日，即人民被摧殘一日，尙望全體同胞，同中義憤，崛起授應，摧滅強敵，還我自由，在此一舉，唯我同胞實利圖之。二月六日。」（註三）

附錄：路工罷業之法律談（註四）

京漢路工，因要求集會自由，突然罷業，傳說暗中有煽動，與學潮尙有多少關聯，也不必一一細說。值此天寒歲暮，旅客因年終回家度歲，男女學校都放寒假，商人出外討帳，或收帳回轉，需要火車，真是如飢似渴，偏巧工人當此最要時期，忽然罷工，不特行旅疾首痛心，就是普通社會上的人，對於此次路工，不表同情的也很多，因有商人不和工人交易的現象。社會的制裁，已經與工人以重大教訓。

政府爲維持交通事業、地方秩序起見，當然可取嚴正的手段，施以相當制裁。但是手段要根據法律，制裁不可超過程度，據現行新刑律第十六章妨害秩序罪，第二百二十四條云：從事同一業務之工人，同盟罷工者，首謀處四等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百圓以下罰金，餘人處拘役或三十圓以下罰金。其第二項云：聚衆爲強暴脅迫或將爲者，依第一百六十四條至第一百六十七條之例處斷，而第九章騷擾罪中，徒刑最重者爲無期徒刑；罰金最重者爲一千元以下，一百圓以上。最輕者處拘役。這都是刑律中的規定，對於罷業工人應該適用的。

當局對於此次工潮，若用和緩方法，解決此次工潮，對於情節輕微者，本可以行政上手段處理之。即認爲情節重大，觸犯法律，亦應由司法機關，依法逮捕，審訊科刑。縱因人多勢重，非賴軍警協助，不能辦理，然亦不可超過程度，保護人權，尊重法律，是中央政府、地方官吏應負的責任。除了依法制裁，並無可以任意處分的餘地。

據報載漢口電訊，蕭督軍向罷工中之京漢線工會，交涉五次，最後之交涉，會長林謙祥以手槍恐嚇交涉員，蕭督命武裝兵攻擊工會，槍斃工人卅一名，負傷者十二名，再證以蕭督軍來電報告，謂當地匪徒裹脅之人，約共數千

名……，不得不開槍格鬥，格斃匪徒多名云云。則此事已經證實。死者不可復生，吾人正不必表示無益的憐憫，但對於中央政府及湖北官吏，提出五個疑問。一、該地軍事長官，既明知有被匪徒襲脅工人在內，何以玉石不分，一例格斃？二、何以不依據刑律，處分犯人？三、兩湖巡閱使吳將軍會通電倡言保護勞工，何以在他管轄下漢口地方，竟發生不依法律慘殺被匪徒脅迫之路工事件。四、在合法內閣之下，何以有此違法的大殺戮。五、在元首頒布軍警不得侵越干涉司法明令後，尚未滿一月，何以竟有用軍事手段處分罷業路工的督軍？

衆議員胡鄂公等，為京漢路罷工風潮，向北京政府提出質問案。

衆議員胡鄂公以約法准許人民有集會、結社之權，而靳雲鶚、黃殿宸等輩卻以武力壓制工人集會，其為保護勞工、尊重約法，維持國家安寧起見，特向北京政府提出質問，限期三日答覆。文曰：

「為質問事，頃閱各報載，京漢鐵路總工會長辛店分工會通電，略謂：本路工人代表於二月一日在鄭州開總工會成立大會，突被本路局長趙繼賢、江岸分局長洪震、鄭州警務局黃殿宸等帶領大隊軍警，橫加壓迫，勒令解散全體工人。為爭自由、爭人格計，即日罷工，以中抗議等語。查民國約法許人民以集會結社之權，憲法草案有設勞動專章之議，最近農商部亦有特立勞動司之提倡，且歐美各國政府對於勞工之團結及生活待遇之改善要求，莫不援助保護，惟力是視，勞工之宜注意，已成普遍趨勢。今京漢路總工會本全體之意志，為和平之團結，並無若何非法舉動，該路趙局長及洪某、黃某等竟敢捏造危詞，煽惑軍警，大肆摧殘，致逼成京漢路全體罷工風潮，勢將漫延全國，牽動大局，究竟政府對於勞工集會願否予以保護，該局長等如此橫蠻應否嚴行懲辦，本席為保護勞工、尊重約法、維持國家安寧起見，特依法提出質問。務請即行咨交政府，限三日內切實答覆。提出者胡鄂公、連署者廖宗北、羅家衡等一百二十六人。」（註五）

北京各報記者以國務院秘書長呂均擅用國務院公函，指使警察廳逮捕亞洲通訊社社長林超然為違法犯紀，羣至國務院，要求總理張紹曾將呂均交付法庭。

亞洲通訊社社長林超然，刊登不利於國務總理張紹曾暨國務院秘書長呂鈞之消息。呂鈞乃於本月二日私用國務院公函，以「林超然係國務院被裁參議上行走，因徽章事在院滋鬧，並在外造謠鼓惑，招搖撞騙，應先請警廳將林超然逮捕拘押，以免脫逃」等語，令北京警察廳以刑事犯逮捕林超然，以洩私憤。本日，北京各報記者乃羣赴國務院質問國務總理張紹曾，要求將呂鈞免職，交付法庭；並呈請總統下令，嗣後各官廳，不得再以公函拘捕記者。張紹曾則乘機勸導各報記者，謂本良心之主張，秉筆編撰新聞，萬不可受人利用，製造不實消息，鼓動政潮。（註六）呂、林糾紛，後經人調解，於本月十日私下和解。（註七）

附錄：

一、報界記者羣赴國務院之詳情（註八）

本日下午二時，北京六十餘家報社通信社、各代表為國務院秘書長呂鈞，函請警廳逮捕亞洲通訊社社長林超然事。聯赴國務院謁見張揆，質問一切。適學界各代表亦於是日出發，因之國務院衛警一見人多，即大呼關閉鐵柵，旋經邵振青、卓博公、方夢超等之聲明，該警等即行啓柵導各代表在退思堂靜候。二時三十分閣議已畢，而院中代表尚有二批之多。（一）報界代表。（二）江西代表。（三）學生代表。張總理除二三兩批代表已分派各秘書代行接見外，對於報界代表格外注意，當即親到退思堂接見各代表，其談話情形約如下：邵振青謂：報界今日來院，謁見總理，有應質問者兩事：（一）亞洲通信社社長林超然登載呂鈞各事，其內容如何，自有法律解決。惟呂鈞以院秘書廳公函，嗾使警廳逮捕記者，究竟根據何種法律。（二）此事解決後，總理能否保證不再有此種事實發生應請總理答覆。張總理答此事：我完全不知，當初呂秘書長曾將林先生（指超然）所發之稿，所登之報給我閱看，並請我依法辦理。我謂我無有此事，是非自有公論，報館無故罵人，自己亦有罪孽，曾經勸告呂秘書長數次，事後聞渠等業已依法向法院起訴。所以我亦不管，惟不知尚有擅行寫信令警廳捕人之事，如果確有證據，當然依法懲辦，不過此中經過情形，余尚不了了。

方夢超謂：「此事姓方的知之最詳，當二日夜深二時，警廳曾派巡官長赴林宅逮捕林先生，經林電約兄弟與潘鼎新前往談話，巡官不允，並登時集有警察十數人，將林逮捕而去。三日晨，兄弟又約同潘君前往警廳，用私人名義保釋林君，經蒲處長接見，面稱係奉院秘書長公函逮捕者，非有院秘書長之公函，及電話，絕對不敢釋放云云。兄弟又以同鄉名義，函向呂秘書長託情，呂亦不答，由此看來，足徵呂均確係濫用職權，應請總理注意。」

張總理謂：果係檢察廳拘票，自不成問題，如係警廳當然發生法律關係，究竟有否憑據。

林仲易謂：警廳分明說是奉院函辦理，秘書長為國務總理所任用之人，竟敢私行令警廳拘人，實屬違法，應請總理依法辦理。

張總理答：「爾敢保證院秘書長確用公函請警廳拿人麼？」

邵振青謂：「依方君所說警廳已聲明非自動的，自係呂均所為無疑。」張總理謂：既如此，我即電召警察總監及司法處長，將公函拘票立刻帶來，果有此事，定當即日依法辦理。當命院中人員立刻在院電召薛松坪、蒲子雅到院論話，余即在此立候。邵振青謂：此為第一點，請總理再研究第二點，擔保不再有此種實事發生。

張總理答：「第一點如得解決，當時即發生刑事問題。第二點自然亦隨之而解決。至諸君所謂擅行逮捕記者一事，係關係新聞界全體等語，範圍未免太溢，中華民國之國民人人均有身體自由，若未經法庭起訴，隨便可以拘人，豈不是四萬萬人之自由權均被剝削殆盡麼。」全體鼓掌。

張總理又謂：「乘警察總監未來時，此事可暫緩討論。惟兄弟尚有數語極欲與諸君談談，請諸君萬勿誤會。余從前在上海與報界極為接近。嘗見有一二報紙，往往放綠氣炮以鼓動政潮，一若惟恐中國不亂不止之概。自經兄弟勸告後，近來已漸漸改移。現在北京報界雖不敢謂均係放綠氣炮者，然其中亦不免有受人利用之處，深望諸君於秉筆編撰新聞時，當本良心上之主張，並拿定此一枝筆發一言可以興邦，發一言可以亡國之主意，慎重做去，國家未有不蒸蒸日上之理。即如最近之晨報登載江西孫、蔡開戰一事，此等關係軍事新聞，直接影響全國治安，若記載不實，無論何國新聞，均應取締。鄙人閱到此項新聞時，亦頗為駭異，惟以吾國輿論方在萌芽，此等不確實之新聞或由誤信投稿人所致，亦未可料，故亦置之不理。今日順便仍請在座之晨報記者林先生萬勿誤會」。

林仲易謂：「鄙人係晨報代表，剛纔張總理說到晨報新聞之事，鄙人自不能再發一言，按報館報告新聞，必取其新鮮者。鄙人係福建人，與江西並無關係，此項新聞由訪員打探而來，自應援有問必錄之義，速行登載。至何者爲真，何者爲假，恐無論何人均不能辯明。須問總理所說之放綠汽炮一節，雖不敢謂北京報界無此事實，惟新聞界中之能放綠汽炮者，恐大半背後均屬有人主持，不能盡歸咎在新聞界方面。」

北京晚報劉某謂：「此種綠汽炮之責任應由政府與新聞界同負責任。即舉最近之一例言之，江西省長謝遠涵辭職之冬電，係由國務院所公布者，何以今日又有僞電之傳聞，可知國務院之公布新聞尙靠不住，然則報館究何所適從。」語至此，總理以外交事件暫行退席，並聲明俟警廳持函來院時再與各位談談。逾時警察總監薛松坪、司法處長蒲子雅，均到報告：「逮捕林超然事確係呂均用國務院信封紙請求照刑事犯例逮捕，林君超然，本廳勸阻數次無效，渠又以電話催促，且函中並有本院字樣，所以本廳即以上官命令論，實行拘傳林君超然，轉送法庭辦理，原函具在請諸君原諒」旋張總理復重行出席，報界各代表即援張總理前言，請求兩事。（一）即日將呂均免職，以爲蹂躪人權者戒。（二）呈請總統下令，嗣後各官廳不得再有以公函拘捕記者之事。

邱醒亞謂：「呂均現已發生刑事問題，請總理於免職令中，須加入交法庭依法懲辦數語。」

張總理答：「頃閱此信係呂均私人出名，與國務院無涉，自然發生法律問題，警廳似亦同負責任，諸位可依法赴法控訴，俟受理後，院中自有辦法。」

旋又有多人請警察總監如法泡製，即將呂氏亦照樣拘往警廳，再送法院。警察總監及司法處長謂：「此函雖係呂均署名，但函中有本院兩字，當然作公函論。警察廳自屬不負責任，張總理謂呂均既已涉及刑事範圍，自當依法辦理，余既非法官，自無判決之權。至行政上之處分，一俟諸君提出控訴後，自有相當之辦法，時已不早，（五時二十分）請諸君暫退。」各記者均認爲滿意而退。茲將呂均致警察總監原函及拘票分誌如下：

（一）公函。松坪總監大鑒：茲有亞州通信社社長林超然，於本月初旬來院，聲明伊係甄用合格，應仍回院參議上行走，屢次朦請，徽章主管人員因該員行走名目早經取銷，（記者按林之參議上行走，已由汪前總理以院令恢復原職）。故迄未發給，林遂懷恨在心，捏造事實，污衊本院職員，並牽及總理，信口雌黃，任意毀謗，事關本院

名譽，已檢齊證據，於本月二日向京師地方檢察廳依法起訴。查林超然向本院領取徽章，圖賴官職，已觸犯刑律，尤復捏造事實，攻訐主任僉事汪彬，使受懲戒，並毀壞多人名譽，情節較重，恐其聞風遠颺，用特函達，希即查照刑事訴訟條例第五十條第二百三十三條，行使貴廳職權將林超然拘傳到案，依法偵察，移送法庭，以免逍遙法外。專泐。即頌勳安，弟呂均拜啓。

(二) 拘票。京師警察廳知會林超然，亞洲通信社住府右街南妞妞房二號，於即日拘傳到廳，送達人巡官徐文豐，巡長趙永和。二月二日。

二、衆議員錢崇愷等爲林超然事向北京政府提出質詢案全文（註九）

爲質問事。閱本月四日京津各報載，北京亞洲通信社主任林超然於二日晚間二時，被國務院秘書廳函請警察廳逮捕拘押。其逮捕理由，據院秘書廳公函謂：林係該院被裁參議上行走，因微章事在院滋鬧，並在外造謠鼓惑，招搖撞騙，應先請警察廳將林逮捕拘押，以免脫逃等語。警察廳據此函，遂捕林而去，三日下午六時，呂均等又向地方檢察廳告訴林超然觸犯侮辱罪。復將林移送地方檢察廳看守所收押，各等語。本員對於此事深抱懷疑，應提出質問如左：

(一) 國務院秘書廳對外是否獨立，其所發公函是否必須徵得總理同意，且其所發請求逮捕人之公函，是否在該廳職權範圍以內，究竟總理是否事前聞知，並且負責，此應質問者一。(二) 林超然因微章事，係何日在院滋鬧，其滋鬧究竟達何程度，到底觸犯刑律何種罪名，抑是否即爲現行犯，此應質問者二。(三) 林超然造謠鼓惑，有無證據，招搖撞騙，是未遂抑是既遂，此應質問者三。(四) 新聞機關，登載各項新聞，偶爾失實，是否應先請求更正，抑是否即觸犯刑律之口實，此應質問者四。(五) 林超然即有觸犯刑律之處，亦應逕向法院起訴，何以指揮警察廳行逮捕，是否爲違法之舉動，此應質問者五。(六) 約法上賦予人民之身體自由權，是否因而觸犯微罪之嫌疑，即可以遽行剝奪。及約法上賦予人民之言論自由權，是否因偶爾記載失實，即可以高壓手段拊制遏抑，此應質問者六。本員尤有進者，法統重光，新聞甫立，應如何遵重約法，扶持輿論，乃該院秘書長呂均假借秘書廳名義，

中華民國十二年 二月六日

一九〇

擅發公函，剝奪人身之自由，遏抑謗己之輿論，毀壞約法莫此爲甚，本員深爲痛惜，因依院法第十四條之規定，提出質問，限政府三日以內明白答復。

魏邦平被滇桂軍釋出，避往香港。

上月二十六日廣州發生江防司令部之變，沈鴻英謀盡殺在粵各要員，變作之時，僅魏邦平一人被扣，滇桂軍卽加以監禁，至本日始釋放，魏邦平卽避往香港。

附錄：一、釋放後魏邦平談話（註一〇）

二十六日事變以來，監禁十二日始被釋放之魏邦平，面色頗現憔悴，但目光炯然，向東方通信記者談曰：

「事變發生後，屢受廣西軍之脅迫，然得以平安無事者，係由自己在廣東所得之虛譽與外人努力之賜耳。予不欲於此時卽脫離政界，誓爲廣東及廣東人大事奮鬥。沈鴻英派武人之亂暴，令人不勝憤慨，沈鴻英業於四日赴□□（電文不明）其軍隊陸續向西江及北江退出，此由沈知四圍狀勢日非，其在廣東之地步到底難以維持故也。沈軍退出後，市內秩序暫由雲南軍維持，廣東將於比較的靜穩裏，經雲南軍手，由沈鴻英移歸民黨。沈鴻英由此卽當回桂，雲南軍因利害關係上，想當効忠民黨云云。

二、釋魏後之廣東形勢（註一一）

香港特電：據廣州消息，沈鴻英確於六日晨十時將魏邦平釋放，並派員護送魏氏回籍，同時魏並發有魚電一通，報告一切，其原電如下（銜略）邦平被留，瞬經十日，迭承中外人士馳電慰問，竭力營護，深情厚誼，水矢弗援。本日托庇寧家專電告慰，並道謝忱。魏邦平魚（六日）叩。又聞民黨方面，以沈氏雖已釋魏，其把持粵政，藐視民黨，仍未少減，除電請孫中山設法交涉，速令沈軍退出省城外，並電促許洪各軍，務必作速進兵，以蘇難云云。並據上海消息：孫文近已受其部下慫恿，特命居正、楊庶堪二人赴汕設立海陸軍大元帥行營辦事處，一面並委任李

(烈鈞)、朱培德、洪兆麟、許崇智等爲靖粵軍臨時各總分司令，及各總副指揮各職云。又接粵省電訊魏邦平因孫文等電沈釋放之結果，已於六日午後被釋，即赴沙面日領事署休養，將來港。又沈鴻英部將陳天太，在惠州陣亡，姚雨平、劉震寰亦未進攻，北江戰事停止，胡漢民恃滇軍海軍擁護，擬偕楊西巖返省現尚未決定云。

又據上海電云：岑西林得報告，沈鴻英覺悟前非，現決退出廣州，準備回桂，岑西林昨日(六日)電沈鴻英，勸速成行，桂事由孫文、岑西林接洽，貫澈桂人治桂，岑西林及莫榮新、陳炳焜等將發宣言，主張桂省自治。

臺灣志士蔣渭水、蔡培火、陳逢源等赴日請願設立臺灣議會。

臺灣議會期成同盟會被取締後，被取締之同盟會會員多人，又於本年二月五日會集於臺北市大稻埕蔣渭水經營之大安醫院，討論第三次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及協議同盟會被取締之善後對策。本日蔣渭水、蔡培火、陳逢源等三人被推爲請願委員，攜帶一百零六人簽署之請願書及有關同盟會文件，連袂赴東京。(註一二)

註一：民國十二年二月七日「順天時報」。

註二：同註一。

註三：民國十二年二月八日「順天時報」。

註四：民國十二年二月十二日「順天時報」。

註五：同註一。

註六：同註一。

註七：民國十二年二月十一日「順天時報」。

註八：同註一。

註九：民國十二年二月六日「順天時報」。

中華民國十二年 二月六日

中華民國十二年 二月七日

一九二

註一〇：民國十二年二月九日「順天時報」。

註一一：同註一〇。

註一二：「臺灣近代民族運動史」，頁一二四。

七日 蔣中正赴上海晤汪兆銘。

上月二十九日汪兆銘致函蔣中正，商討粵局及對策。本月一日蔣中正覆汪書，主先討平沈逆，並述日疾不能來滬。（註一）汪於本月三日函蔣中正，復邀其來滬就商大事，汪函全文如下：

「介石先生台鑒：得來書知日疾未愈，甚以爲念。日疾關係重要，而病源病狀非眼科專家不能剖明，決不可以意爲之，致終身受累。村居雖好，苦無良醫，兄爲治愈日疾計，必須來滬，瑣事斷不擾兄，但遇重大事項就商於兄，以代作書，如此於兄無損，於事則大有益也。乞兄念之。弟病受醫生戒，須一月始可出門。昨晨以心急姑下樓，至書室小坐，下午及夜大咳不止，乃知醫生所言固未可違，祇有忍耐而已。對沈討伐，弟所主張完全與兄同，先生允許，已發討伐令，交港機關發表，惟展兄等均主暫闕，其理由有二：（一）恐遂激浪軍與沈合；（二）現正與滇軍商共除沈，俟商妥始發表。有此兩理由，故來電主暫闕也。陳逆殘部先生已有明令，一律赦免，許其以討沈自贖前愆，但彼等各擁部曲，安保其非外示服從，內懷毒計，俟與孫傳芳、沈鴻英商妥，一致圍我。近日所得消息，保洛力謀陳炯明、孫傳芳、沈鴻英三部結合，以剷除在廣東之民黨勢力，彼等應有此著，雖緩設政府，不足以阻其進行，但緩設政府，於普通人心得益甚大。先生近發統一和平通電，即已無形中表示緩設政府之意矣。仲愷赴東京未歸，尊函留示之，因仲愷來返只三星期也。餘不一一。專此，敬請台安。弟汪兆銘謹啓。二月三日。」（註二）

本日，蔣中正赴汪兆銘約去滬，信宿即歸。

軍警干涉京漢鐵路工人罷工，發生衝突，開槍擊斃工人多名，並將工人首領梟首示衆，風潮擴大，是謂「二七」慘案。

自本月四日京漢鐵路大罷工開始，該路當局及北京、鄭州、漢口三處軍政當局，均在設法覓取交涉對手，以平息事端，但都苦於無法覓得交涉中心。北京王槐慶曾派代表王傑亭到長辛店接洽，商洽復工條件，長辛店負責人告以交涉對手在漢口；湖北督軍蕭耀南派代表找漢口江岸負責人，則答以交涉對手在鄭州；鄭州警察局長和直魯豫巡閱使駐鄭州代表均曾與當地工會接洽，而負責人又以交涉對手在長辛店。三處負責人互相推諉，遂使三處軍政當局，無從進行調解，而罷工日復一日，全部交通斷絕，任何方面對此均感束手惶惑。路局派人勸導工人復工，工人則以未奉工會復工命令，不敢復工。吳佩孚根據各方報告，以爲無法調解，事態嚴重，遂下令軍警強制工人復工，不聽者以武力對待，爲首者予以逮捕。於是罷工第三日，即本月六日，開始行動，先將各大站工會負責人拘捕，工人仍倔強如故，不肯復工。至本日，即罷工之第四日，遂發生震驚全國之路運慘案。

是日，長辛店方面，由陸軍第十四旅旅長時全勝率一旅部隊，並由王槐慶派兵一營協助，先將長辛店鎮全部包圍，然後令士兵向工羣開槍，工人當場遭槍殺者葛樹貴、辛克洪等四人，受傷者四十餘人。漢口江岸方面，由蕭耀南派兵包圍，刀殺林祥謙等四人，槍殺工人四十餘，傷者百餘人。當長辛店被圍時，工人悉赤手空拳，與武裝士兵搏鬥，葛樹貴手持罷工指揮旗幟，向軍隊衝去，頭部已中槍彈，倒臥在地，呼吸未斷之際，口中仍喊殺呀之聲不絕。漢口江岸工會負責人林祥謙在軍隊包圍江岸時，首先被捕，捆綁在站臺電線桿上，劊子手高舉殺人大刀，由傍立軍法官向林說：「你趕快下令叫工人開工，否則殺你的頭。」林說：「我無權下復工令。」軍法官即令劊子手說：「先叫他嘗嘗刀的味道。」劊子手

中華民國十二年 二月七日

一九四

即在林祥謙項上，輕割一刀，鮮血流下如注，軍法官再問：「你下不下復工令。」林說：「頭可斷，復工令絕不可下。」劊子手再一揮刀，而林祥謙首級落地。林祥謙這一至死不屈精神，在場見者，無不爲之流涕。鄭州工會被圍時，劉文松業已逃脫，本可即行遠避，但當時被捕者王宗培、高斌、姜海士、李連元等十七人，均非鄭州工會重要負責人，軍法官對伊等說：「你們找到劉文松，叫他出場，就將你們釋放。」這個消息，傳到劉文松耳裏，劉即挺身而出，並說：「我一人能救出十七人，當然值得。」立時親往軍法處投案，軍法處長尚守諾言立將王宗培等十七人釋放，劉文松此一義舉，不但令全部工人對之崇敬，即其時軍政界人士，亦無不稱之爲英雄。江岸工會所遭受之慘況，湖北全省工團聯會曾有通電云：「刀殺四人，槍殺三十四人，中彈受傷命在垂危者多人。」長辛店之慘況，長辛店工會通電云：「官廳派來大批軍隊，如臨大敵，突於六號深夜捕去工會職員十一人，七日晨又有大隊開槍，打死工人十餘人，居民數人，工人及居民受傷者無數，工會封閉。」此即所謂之「二七」慘案。（註三）

附錄：一、京漢鐵路總工會長辛店分會通電（註四）

漢口京漢鐵路總工會及全國各工會、各商會、各教育會、各學生會、各報館公鑒：本路工人因軍警強迫制止在鄭州開全路成立大會，一律罷工抵制，要求回復自由，官廳方面不但置之不理，而且派來大批軍隊，如臨大敵，突於六號夜捕去工會職員十一人，七日晨又有大隊開槍打死工人十餘人，居民數人，工人及居民受傷者無數。工會封閉，已遷北京辦事。軍警似此橫暴，不獨身受之工人悲憤難堪，諒各界同胞亦不能目睹軍閥如此橫行。人民如此被難，坐視不救。特此電陳，敬候明教。京漢路總工會長辛店分會叩。陽。

二、樸之：京漢工潮（註五）

這次京漢鐵路的罷工風潮，可以算得中國勞工運動史上最大的悲劇了。從來無論何種罷工的動機，大概都是由

於工人要求增加工資或要求改良待遇等事而起的，這次獨不然，是由於武人禁止路工開會而起的。年來鐵路工會運動，本以京漢情形爲最好，沿路二十二站都有分會，南段以漢口江岸爲中心，北段以長辛店爲中心，中段以鄭州爲中心。總工會籌備了很久了，在三月前就已經有總工會籌備處的組織。數月來進行順利，乃於二月一日在鄭州音樂戲園開成立大會，先期函請各國各工團及各界赴鄭參觀，到會的極爲踴躍，一時鄭州各旅館幾患人滿。他們這種舉動的目的不過要團結工人的勢力，圖工界生活的發展而已，並沒有什麼過激性質或政治臭味。不料京漢局長趙繼賢和江岸分局長馮漢大驚小怪，急忙電請吳佩孚派隊制止。吳乃電令駐鄭十四師師長靳雲鶚就近禁止。靳奉電後就立派部下分佈各街，阻止各工人赴會，沿途將各代表贈送總工會的匾額盡行搶下。鄭州警務局長黃殿宸又親率部下將戲園包圍，強迫閉會。開會典禮既被驅散後，又包圍旅館，辱及工會的賓客。各工人無端受軍警這種無理的壓迫，都認爲莫大恥辱，於是各代表就當夜乘車返漢，在江岸俱樂部開緊急會議，決定將鄭州總工會辦事處移至江岸，四日起全路罷工，並發出宣言，內列要求五條：（一）要求由交通部撤革京漢局長趙繼賢和南段處長馮漢。並要求吳靳及豫省當局撤革查辦黃殿宸；（二）要求路局賠償開成立大會之損失六千元；（三）所有當日在鄭被軍警扣留之一切牌額禮物要求鄭州地方長官用軍隊奏樂送還總工會鄭州會所，所有佔領鄭分會軍隊立即撤退，鄭分會匾額重復掛起，一切會中損失由鄭州分會開單索償，並由鄭州地方官到鄭會道歉；（四）要求每星期休息並照發工資；（五）要求陰曆年放假一星期亦照發工資。到七日，長辛店與漢口兩處發生絕大的慘劇。長辛店方面第十四混成旅與路工衝突，工人被殺的四人，受傷的六人，被捕的三十餘人。漢口方面第二十五師補充團永團長向工會調停，答應呈部撤局長及賠償六千元，勸即日開車。不久，工會不允，又提出撤去補充團軍警等五條件，路工分會長林祥謙且出手槍示威，於是永團長乃率隊向工人攻擊，結果斃工人三十二名，傷十二名，捕獲五十餘名，林祥謙當場斬決。八日軍警強迫工人上工，完全通車。一場絕大風波，居然爲武力所掃蕩了！

響應京漢路罷工的，大概可分三方面：（一）其他工人，（二）學生，（三）議員。其他工人方面，像津浦、正太、道清、粵漢等路及詠家磯、揚子機器廠、漢陽鐵廠、漢冶萍輪駁工會等的工人也都罷工，但不久都被武力所壓止。學生方面以北京發動最早，學生聯合會曾舉行過兩次示威遊行。其餘像上海學生會等都發電援助。議員方面

中華民國十二年 二月八日

一九六

有呂復、褚輔成等提出的「解決鐵路工潮建議案」，內列辦法五條：（一）由政府特頒明令嚴禁軍隊干與鐵道行政；（二）將此次對於工潮處置失當之鐵路局長即撤差懲處；（三）通令各路局以後遇有工人集會務須和平對待，不得操切從事；（四）對於被害工人之遺族及被傷工人須妥為撫卹，並將被捕工人釋放；（五）工會法未頒布之前，所有各鐵路現有之工會須認其存在。以及胡鄂公、蔡達生、田桐等的質問案，此外全國各界團體發電援助的也很多。

現在表面上這次的風潮好像已經平靜了，過去了，不過實際上工人未必就肯平心靜氣的屈服於武力之下而不敢再動的。我們對於政府這次處置這件事，實在不能滿意，我們總覺得以武力來壓止風潮不是一種辦法，不但如此，反足以擴大風潮的範圍。江亢虎君曾向政府條陳解決工潮三策：上策是實行資產公有、勞動報酬、教養普及；中策是採用「分紅制」；下策是承認工人的要求，嚴懲軍警的干涉，杜絕政客的利用。上中兩策我們可以料定政府一定不會施行的，我們現在的最高要求，祇希望政府能够實行江君的最低要求就很滿意了！

註一：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第五冊，頁一一。

註二：同註一，頁一二。

註三：馬超俊：「中國勞工運動史」，頁二四三—二四五。

註四：民國十二年二月九日「順天時報」。

註五：「東方雜誌」，第二十卷，第二號，頁一一—一二。

八日 中國國民黨總理孫先生文委任上海黨分部重要職務。

孫總理是日委任吳公幹為中國國民黨上海第一分部部長，何世楨為中國國民黨上海第二分部部長，連濟為中國國民黨上海第三分部部長及各部評議部正副議長、主任、書記、幹事等。

附錄：

一、委任吳公幹等職務狀（註一）

委任吳公幹爲中國國民黨上海第一分部部長，何世楨爲中國國民黨上海第二分部部長，連濬爲中國國民黨上海第三分部部長，何榮山爲中國國民黨上海第一分部評議部正議長，高伯謙爲中國國民黨上海第一分部評議部副議長。此狀。總理、印。總務部部長彭素民副署、黨務部部長陳樹人副署、財務部部長林業明副署、交際部部長張秋白副署。

二、委任劉殿生爲上海第一分部黨務科主任狀（註二）

委任劉殿生爲中國國民黨上海第一分部黨務科主任。此狀。總理、印。總務部部長彭素民副署、黨務部部長陳樹人副署。（註三）

三、委任程亮初爲上海第一分部會計科主任狀（註三）

委任程亮初爲中國國民黨上海第一分部會計科主任。此狀。總理、印。總務部部長彭素民副署、財務部部長林業明副署。

四、委任馮幼拔爲上海第一分部宣傳科主任狀（註四）

委任馮幼拔爲中國國民黨上海第一分部宣傳科主任。此狀。總理、印。總務部部長彭素民副署、宣傳部部長葉楚傖副署。

五、委任林煥廷等職務狀（註五）

委任林煥廷爲中國國民黨上海第一分部總務科主任，鄭公耀爲中國國民黨上海第一分部執行部書記，黃尙周、劉生初、黃鶴朋、關民生、馮閔生爲中國國民黨上海第一分部幹事，朱蔚然爲中國國民黨上海第一分部評議部書記，林安、周柏祥、蔡章成、林海籌、羅惠棠、何廣生、吳釗爲中國國民黨上海第一分部評議部評議員。此狀。總理、印。總務部部長彭素民副署。

中華民國十二年 二月八日

北京政府財政部暨內國公債局會呈黎總統整理內債基金收支單表。

內債基金於民國十年三月呈准，本以關餘，鹽餘，交通收入三者並重，後因鹽餘多被各省截留，北京政府乃不得已採用財政討論會之決議，改爲由關餘隨時指撥，勉強應付。惟有幾種債券已經改期數月，價格大跌。至於切實抽五增收之關稅，亦已於上年三月，由財政部呈奉總統批准，先發整理內債基金，次及九六公債基金。

近年來，北京政府財政狀況，已到山窮水盡之境，非特內外債本息不能如期照付，即軍政兩費亦無款可指撥。敷衍度日，已成慣例。自去年十二月英美法日四國提出要求整理外債覺書以後，因而牽動內債基金問題，遂引起國內債權團之同樣要求。一時北京政府陷於四面楚歌之中，不得已乃將整理內外債案提交財政會議及財政討論會，由該兩處先後議決：以二五附加稅作爲整理外債之用，內國公債則仍照原案之優先權辦理。

本日財政部暨內國公債局特將整理內債基金歷年收支暨本息應還、已付、未付數目繕具單表，會呈黎總統，並請派員查驗帳目。

附錄：財政部會呈大總統照章將整理內債基金歷年收支暨本息應還已付未付數目繕具單表呈核內國公債局

並請派員查驗帳目文（附單表）（註六）

爲照章將整理內債基金歷年收支數目，暨本息應還、已付、未付數目，繕具單表，呈請鑒核備案，並請派員查驗賬目事。竊查內國公債局呈准章程第十二條內稱，本局整理舊債，所有本息基金，每年實收、實付數目應於年終彙列表冊，會同財政部呈明大總統查核備案，並請特派審計院審計官二員查驗前項本息基金一切賬目等語。茲查

整理內債基金，原定由鹽餘項下年撥銀元一千四百萬元，於酒稅費項下年撥銀元一千萬元，在於酒稅費尚未整理收效，及歷年指定於酒稅費押解各款未償清以前，先由交通部交通事業餘利項下每月借撥數十萬元，以足每年一千萬元之數，由各該管機關，直接撥交總稅務司安格聯，會同銀行辦理。嗣因鹽餘與交通餘利均未能按照原定數目如期照撥，當據總稅務司安格聯核擬變通辦法，將所有基金不足之數，曾定在關餘項下撥補，由部提交國務會議議決照辦，各在案。現計截至民國十一年十二月底止，所有整理內債基金由鹽餘項下撥到銀元一千二百八十萬元，交通事業餘利項下撥到三百五十萬元，關餘項下撥到二千七百零五萬七千四百八十元六角三分，統共四千三百三十五萬七千四百八十元六角三分。內除先後撥作各種公債到期應付本息共四千三百二十二萬五千零八十元四角七分外，計尚餘存基金十三萬二千四百元一角六分，理合開具清單，並另繕整理案內各種公債本息應還、已付、未付數目表各一份，呈請大總統鑒核備案，並請特派審計院審計官二員查驗一切，以昭慎重。謹呈。十二年二月八日已奉指令

謹將整理內債基金截至十一年十二月底止收支數目開呈鈞鑒

計開

收入項下

一 關稅餘款

二千七百零五萬七千四百八十元六角三分

一 鹽稅餘款

一千二百八十萬元

一 交通事業餘利

三百五十萬元

共計收入四千三百三十五萬七千四百八十元六角三分

支出項下

一 愛國公債第五次應還本銀

二十二萬八千七百五十三元

一 整理六釐公債第一次應還本銀

二百七十一萬九千六百一十一元

中華民國十二年 二月八日

中華民國十二年 二月八日

一 整理七釐公債第一次應還本銀

六十八萬元

一 整理七釐公債第二次應還本銀

六十八萬元

一 八釐軍需公債第四次應還本銀

八十萬元

一 八釐軍需公債第五次應還本銀

八十萬元

一 整理金融短期公債第二次應還本銀

四百八十萬六千二百元

一 整理金融短期公債第三次應還本銀

四百八十萬六千二百元

一 整理金融短期公債第四次應還本銀

四百七十九萬七千三百元

一 整理六釐公債第一期應付利息

一百六十三萬一千七百六十六元八角四分

一 整理六釐公債第二期應付利息

一百六十三萬一千七百六十六元八角四分

一 整理六釐公債第三期應付利息

一百五十五萬零一百七十八元五角一分

一 整理六釐公債第四期應付利息

一百五十五萬零一百七十八元五角一分

一 整理七釐公債第一期應付利息

四十七萬六千元

一 整理七釐公債第二期應付利息

四十五萬二千二百元

一 整理七釐公債第三期應付利息

四十五萬二千二百元

一 整理七釐公債第二次還本過期補息

一萬一千九百元

一 八釐軍需公債第十九期應付利息

十三萬四千八百四十六元

一 八釐軍需公債第二十期應付利息

十萬二千八百四十六元

一 八釐軍需公債第二十一期應付利息

十萬二千八百四十六元

一 八釐軍需公債第五次還本過期補息

一萬六千元

一 五年公債第十一期應付利息

五十六萬二千七百二十七元七角

一 五年公債第十二期應付利息

五十六萬二千七百二十七元七角

一五年公債第十三期應付利息 五十六萬二千七百二十七元七角
 一七年長期公債第七期應付利息 一百三十五萬元
 一七年長期公債第八期應付利息 一百三十五萬元
 一七年長期公債第九期應付利息 一百三十五萬元
 一七年長期公債第十期應付利息 一百三十五萬元
 一整理金融短期公債第二期應付利息 一百六十五萬六千零八十四元
 一整理金融短期公債第三期應付利息 一百五十一萬一千八百九十八元
 一整理金融短期公債第四期應付利息 一百三十六萬七千七百七十二元
 一整理金融短期公債第四次還本過期補息 七萬一千九百五十九元五角
 一撥還整理案以前各銀行墊付各種公債本息 三百零六萬六千元
 一規銀折合銀元虧耗及撥款滙費 三萬二千四百五十一元一角七分
 共計付出四千三百二十二萬五千零八十八元四角七分
 收支相抵計餘存基金十三萬二千四百元一角六分
 整理案內各種公債本息應還已付未付數目表（截至十一年底止）

債別	本息次數	應還數	已付數	未付數
整理六期公債	第一次本	一、七一九、六一一、元〇〇	二、六八四、五六二、元三一	三五、〇四八、元六九
第一期息		一、六三一、七六六、元八四	一、六二二、六八〇、元七四	九、〇八六、元一〇
第二期息		一、六三一、七六六、元八四	一、六一八、二七九、元五〇	一三、四八七、元三四
第三期息		一、五五〇、一七八、元五一	七八〇、六九四、元一一	七六九、四八四、元四〇
第四期息		一、五五〇、一七八、元五一	無	一、五五〇、一七八、元五一

中華民國十二年 二月八日

二〇二

債公期長年七				債公年五				債公需軍釐八				債公釐七理整			
第十期息	第九期息	第八期息	第七期息	第十三期息	第十二期息	第十一期息		第五次還本過期補息	第二十期息	第十九期息	第五次本	第四次本	第二次本	第一期息	第一次本
一、三五〇、〇〇〇、元〇〇	一、三五〇、〇〇〇、元〇〇	一、三五〇、〇〇〇、元〇〇	一、三五〇、〇〇〇、元〇〇	五六二、七二七、元七〇	五六二、七二七、元七〇	五六二、七二七、元七〇		一六、〇〇〇、元〇〇	一〇一、八四六、元〇〇	一〇一、八四六、元〇〇	八〇〇、〇〇〇、元〇〇	八〇〇、〇〇〇、元〇〇	一一、九〇〇、元〇〇	四七六、〇〇〇、元〇〇	六八〇、〇〇〇、元〇〇
無	七二二、三九六、元四〇	一、三四一、九九九、元九〇	一、三四七、八九二、元五〇	一〇六、五三六、元七八	四三九、四六七、元九三	五一八、四七六、元七一		無	三一、〇六六、元二〇	一〇〇、五七五、元〇九	一二九、四三二、元一九	七四三、七二八、元二八	無	四六二、五四三、元九九	六七七、八九四、元三〇
一、三五〇、〇〇〇、元〇〇	六二七、六〇三、元六〇	八、〇〇〇、元一〇	二、一〇七、元五〇	四五六、一九〇、元九二	一二三、二五九、元七七	四四、二五〇、元九九		一六、〇〇〇、元〇〇	七一、七七九、元八〇	二、二七〇、元九一	五、四一三、元八一	五六、二七一、元七二	一一、九〇〇、元〇〇	一六、一八〇、元二二	二、一〇五、元七〇

福州假藉「公民大會」名義，竟推薩鎮冰為臨時省長，請林森辭職。

福建省長林森係孫大總統所任命，爲許崇智在閩粵軍所擁護。自上月十七日許崇智所部粵軍奉孫大總統令自閩開拔回粵，福建軍政頓失重心，因而，乃起倒林擁薩爲省長之風波。孫大總統得福建方面國民黨員報告「公民大會」倒林擁薩情形後，批曰：「發電大罵假公民，此間當維林排薩，必極力之所至以達此。」（註七）。

註一：「中國國民黨本部公報」，第一卷，第五號。（民國十二年二月二十日）

註一：同註一

中華民國十二年二月八日

Index

整 理 金 融 短 期 公 債	共 計
第二次本	四、八〇六、二〇〇、元〇〇
第三次本	四、八〇六、二〇〇、元〇〇
第四次本	四、七九七、三〇〇、元〇〇
第二期息	一、六五六、〇八四、元〇〇
第三期息	一、五一一、八九八、元〇〇
第四期息	一、三六七、七一二、元〇〇
第四次還本過期補息	七一、九五九、元五〇
	二六、八三、一三〇、元四五
	一一、〇五、七四五、元八五

查前項已付數，係專列各項公債本息各票，已經經理機關收回，送交內國公債局點驗之數。其經理機關已收回尚未送驗之本息各票，均列入未付數項內。

中華民國十二年 二月九日

二〇四

註三：同註一。

註四：同註一。

註五：同註一。

註六：「政府公報」，第二五〇一號。

註七：「徐樹錚先生文集年譜合刊」，頁二八九。

九日 蔣中正致許崇智書，披陳黨務軍事之主張。

上月（一月）二十八日，許崇智電邀蔣中正赴泉州商晤。本日，蔣中正覆函許崇智，披陳黨務軍事外，並卻其電召赴泉之電。其電曰：

「弟目疾加劇，不能多作書，孫先生擬十四日起程，精衛兄今日起程，弟昨日來滬，定明日即回里，以上海不能養病也。弟到滬，對於本黨內部，即生一種不快之感，此非如覺生與孫先生間之關係可比，思之，但有悲觀而已。省長問題，至今尚不能解決，亦以此也。弟剛復浮躁，善謀不足，敗事有餘，素蒙諸同志謬愛，而不自量，亦以患難之友自命，雖先慈逝世，亦不敢終制偷安，以負愛我者之盛情。昔日以陳逆未除，此責終不能了，故不能不勉爲負重；今陳逆既去，且屢出自試，愚拙益甚，以致無言不失，無事不乖，徒形己拙，無補黨國，如再不自反自悟，知恥藏拙，深恐重累吾兄，此弟之所以躊躇再三，不敢應命也。否則人非木石，豈肯自暴自棄，以負愛我者一片赤忱乎？本軍進至大埔、三河、平和、饒平時，如汕頭問題不解決，不宜前進，洪翁諸逆，無論爲公爲私，無論何時何地，終無好意對我，非我制彼，則彼必制我，弟所念者在此，吾兄高明，當能預防之也。負疚之身，無以應召，乞恕罪戾。」（註一）

北京政府下令取締學校員生聚衆干政。

自蔡元培爲羅案辭職出京，北京學生羣情激昂，包圍國會，要求不得通過彭允彝出任教育總長，乃

至與警衛衝突，釀成學潮。今又以京漢鐵路罷工事，學生激動，遊行示威，以支持鐵路工人，風潮愈演愈烈。北京政府恐造成大變亂，是日黎元洪總統乃下令取締學校員生聚眾干政，令曰：

「近來士習囂張，風化凌替，少數教職員及在學生徒等，聚眾干政，倡言脫離政府，解散國會，甚至飛騰異論，不審國情，借口研究學說，組織秘密團體，希圖擾亂公安，種種越軌行為，危及教育前途及社會秩序至深且鉅。國家興學重在育才，豈能任令少數黨徒肆其煽惑，使我青年士子荒廢最短之求學時間，盲從妄動，誤入歧途，近則破一時之紀綱，遠則釀將來之大變亂。本大總統維持教育，愛護青年，斷難坐視，應即責內務、教育兩部及京外地方長官依法嚴加取締，不得稍涉寬縱。至國立各校尤應隨時糾正，以端趨向。倘仍發生上項情事，該辦學人員責有攸歸，定當從嚴澈究。此令。」（註二）

按：令文中所稱「倡言脫離政府，解散國會」，係指上月二十三日蔡元培發表之宣言，反對教育總長彭允彝干涉司法，主張對政府採不合作主義。同時，亦因學生於十九日向國會請願被毆，而於二十三日發表宣言，主張解散國會，懲辦吳景濂。

北京政府特任貢桑諾爾布為蒙藏院總裁。

本日北京政府命令，特任貢桑諾爾布為蒙藏院總裁，原任總裁塔旺布理甲拉調任為正白旗滿州都統。（註三）

貢桑諾爾布，字樂亭，蒙古喀喇沁部人。民國三年五月五日出任蒙藏院總裁，民國十一年四月五日免職，就任暢威將軍，至是復任總裁之職。

北京學生與工人舉行遊行示威，支援京漢鐵路罷工工人，並發表通電指責北京政府處理失當。

自京漢鐵路全線罷工，直至發生「二七」慘案，掀起軒然大波，各方驚憤。先是，在北京之北京勞動組合書記部，民權運動大同盟，北京學生聯合會，社會主義青年團等四團體開會支援京漢鐵路工人，號稱鐵路罷工後援會，議決：(一)通電全國請各界援助，(二)發表宣言，(三)派代表慰問京漢鐵路工人，(四)籌款接濟，(五)遊行示威。以上四團體有共產黨徒滲入煽動。是日，北京學生、工人舉行遊行示威，支援京漢鐵路工人運動，北京國立專門以上學校教職員會議代表聯席會議，並發表通電，指責北京當局措置不當。通電略云：

「同人等以爲政府當局，對於此次工人之措置有四不當：集會結社之自由，乃人類生活之基礎，不但爲事理之當然，抑且經約法所明定，而當局則不惜蔑理違法而剝奪之，其不當一。近代物質文明皆出於工人之手，關係社會幸福，良非淺鮮，故今世界各國，大之則制成工人保護法以資救濟；小之亦公然認工人團結，使其自助，我國雖不能行其大者，亦當念其小者，而當局不明工人保護之事，反抑工人自助之途，其不當二。凡不得已之消極的抵抗，乃人類最小限度之自衛權。侵我自由，實逼處此，寧爲義死，不爲幸生，行路同情，誰不相憫，故舉世各國對於消極的罷工，莫能壓制，而當局昧於人情，乃欲以武力強制開工，其不當三。工人與士、農、商各界同爲良民，縱不認其貢獻文明之功，亦何得謂其遂有滔天之罪，且兩軍對壘，尙不殺投械之人，何況工人本無武器，而當局乃不惜任意擊殺之，其不當四。」（註四）

此一通電，義正辭嚴，認工人爲四民之一，乃中國傳統觀念，決非共黨鼓吹勞工階級，專以煽動階級鬥爭爲事者之口吻，足以激起全國之公義，摧挫軍閥之淫威，實爲當時有力之文獻。是以北京學界和各界復提出要求有下列七項：(一)由政府命令保障全國工人集會結社自由，(二)撤退長辛店軍隊，(三)釋放工會被捕職員，(四)撫卹工人及其家屬，(五)懲辦鄭州長辛店肇事軍警，(六)工會啓封，並送還搶失各種物件，(七)由政府命令廢除治安警察條例。（註五）

京漢鐵路管理局局長趙繼賢電稱，鐵路工人均已上班，交通恢復。

京漢鐵路工人經「二七」慘案之後，被迫復工，全路各站工會均被封閉解散，路局認為不良份子，隨時開除，因此失業業者甚衆，工人深受壓迫，以至無可告訴之境，全路工運至是已遭澈底摧毀。是日，京漢鐵路局長趙繼賢電呈北京政府交通總長吳毓麟、直魯豫巡閱使吳佩孚等，謂京漢鐵路交通已於今日完全恢復，所有全路客貨票車一律照舊通行，工人均已上工。（註六）至漢口江岸路段，據總段長歐貝電稱，各客貨列車正次第恢復，工人大部分上工。（註七）

註一：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第五冊。

註二：「政府公報」，第二四八六號，頁一二。

註三：同註二。

註四：馬超俊：「中國勞工運動史」，頁二四九—二五〇。

註五：同註四，頁二五〇。

註六：「政府公報」公電，民國十二年二月十四日第二四八九號。

註七：同註六。

十日 中國國民黨總理孫先生文函胡漢民，說明委派任務之情。

本日，孫總理致函胡漢民及各同志，決定回粵主持，並說明將委派任務之詳情。函云：

「文初本欲廣州一下，則立即回粵，而以漢民、伯蘭（按孫洪伊字）、季龍（按徐謙字）為全權代表，以辦護法政府之收束；換言之，即為一議和之機關。萬一和議決裂，則當再從事於軍事。後以漢民以為在滬無容有此機關，我乃改為我留滬，而漢民回粵。又轉意以為最好我能始終不回粵而在上海，以應付各方；其理由已與漢民詳言之

中華民國十二年 二月十日

二〇七

。乃漢民去後，我在滬便發覺政學系與沈氏之詭謀，曾電漢民設法圖之，此約在江防之變前十日，從此之後，日日接電，非回粵不可，我亦以爲來或能消患於無形也。不期適起程之日，則得江防之變消息，而北京政府態度亦變，吳佩孚對吾人之真面目則全露。事已至此，以爲雖回亦無益矣。及滇軍代表夏君（按卽夏聲）到滬，詳報一切事變情形及滇軍態度，似又應有來之必要。……則我到粵之後，……以成立一五權機關，（此機關未與北京政府破裂以前，不名爲政府，而但以行政之實權。）乃兄等不察，斤斤以省長、財政廳、鹽運使爲去就之爭，此我大惑不解也。現所任命之省長、財政廳、鹽運使，非必以其人皆適當，亦斷難保其無弊。惟其人已定，於粵事未得手以前，今不妨由他一試耳。一旦有不稱職，則去之可也。總之，我到粵則必以兄等在中央機關做事，不欲兄等在地方機關做事。」（註一）

中國國民黨總理孫先生文委任宋卡、洞多利、瑪琅等地黨分部重要職務。

本日，中國國民黨總理孫文分別委任邢詒濡、張經席、陳文開、符卓顏、羅瑛等爲宋卡、洞多利、瑪琅、錦碌、海陽、南定、打拿根、穩梳、蘭頓、濕比里等地區黨分部正副部長、評議部正副議長及各部主任、書記、幹事、評議員等職務。

附錄：孫總理委任職務狀（註二）

一、委任邢詒濡等職務狀

委任邢詒濡爲宋卡中國國民黨分部正部長，王順厚爲宋卡中國國民黨分部副部長，陳寬桺爲宋卡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正議長，黃令倫爲宋卡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副議長。楊國英爲洞多利中國國民黨分部正部長，陳祝民爲洞多利中國國民黨分部副部長，何景雲爲洞多利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正議長，楊質權爲洞多利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副議長。譚少軍爲瑪琅中國國民黨分部正部長，李廷華爲瑪琅中國國民黨分部副部長，范百弓爲瑪琅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正議長。馬煥球爲錦碌中國國民黨分部正部長，高振汝爲錦碌中國國民黨分部副部長，周開穗爲錦碌

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正議長，梁評旺爲錦祿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副議長。李啓瑞爲海陽中國國民黨分部正部長，張耀東爲海陽中國國民黨分部副部長，李值生爲海陽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正議長，鄧國欽爲海陽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副議長。何鏡波爲南定中國國民黨分部正部長，鄒鐵城爲南定中國國民黨分部副部長，陳惠昭爲南定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正議長，林潮清爲南定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副議長。傅青雲爲打拿根中國國民黨分部正部長，黃建爲打拿根中國國民黨分部副部長，區源泰爲打拿根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正議長，黃炳爲打拿根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副議長。甄揮振爲穩梳中國國民黨分部正部長，李能相爲穩梳中國國民黨分部副部長，李躍來爲穩梳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正議長，李江偉爲穩梳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副議長。王大同爲蘭頓中國國民黨分部正部長，李秩男爲蘭頓中國國民黨分部副部長，黃質強爲蘭頓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正議長，王五星爲蘭頓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副議長。伍祝川爲濕比厘中國國民黨分部正部長，林逸川爲濕比厘中國國民黨分部副部長，伍祝川爲濕比厘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正議長，伍祝川爲濕比厘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副議長。此狀。總理、印。總務部部長張秋白副署。

二、委任張經席等職務狀

委任張經席爲宋卡中國國民黨分部黨務科主任，洪惠慶爲洞多利中國國民黨分部黨務科主任，池荇灣爲瑪琅中國國民黨分部黨務科主任，陳漢文爲錦祿中國國民黨分部黨務科主任，馮時朗爲海陽中國國民黨分部黨務科主任，鄭榮武爲南定中國國民黨分部黨務科主任，黃吉棠爲打拿根中國國民黨分部黨務科主任，李樹楠爲穩梳中國國民黨分部黨務科主任，張健男爲蘭頓中國國民黨分部黨務科主任，林鶴齡爲濕比厘中國國民黨分部黨務科主任。此狀。總理、印。總務部部長彭素民副署、黨務部部長陳樹人副署。

三、委任陳文開等職務狀

委任陳文開爲宋卡中國國民黨分部會計科主任，辜世爵爲洞多利中國國民黨分部會計科主任，陳丁爲瑪琅中國國民黨分部會計科主任，馬芳爲錦祿中國國民黨分部會計科主任，盧盈芳爲海陽中國國民黨分部會計科主任，胡廷

祚爲南定中國國民黨分部會計科主任，杜林爲打拿根中國國民黨分部會計科主任，李榮韜爲穩梳中國國民黨分部會計科主任，張翊初爲蘭頓中國國民黨分部會計科主任，林浣爲濕比厘中國國民黨分部會計科主任。此狀。總理、印。總務部部长彭素民副署、財政部部长林業明副署。

四、委任符卓顏等職務狀

委任符卓顏爲宋卡中國國民黨分部宣傳科主任，洪森國爲洞多利中國國民黨分部宣傳科主任，黃克白爲瑪琅中國國民黨分部宣傳科主任，張全享爲錦祿中國國民黨分部宣傳科主任，張寶釗爲海陽中國國民黨分部宣傳科主任，黃進步爲南定中國國民黨分部宣傳科主任，趙振岳爲打拿根中國國民黨分部宣傳科主任，李鐵如爲穩梳中國國民黨分部宣傳科主任，李惠民爲蘭頓中國國民黨分部宣傳科主任，鄧兆樞爲濕比厘中國國民黨分部宣傳科主任。此狀。總理、印。總務部部长彭素民副署、宣傳部部长葉楚傖副署。

五、委任羅瑛等職務狀

委任羅瑛爲宋卡中國國民黨分部總務科主任，蘇陞周爲宋卡中國國民黨分部執行部書記，蘇洵偕、邢定榮、邢渠山、林熙樹、張睿階、王昌運、邢甘桃、林鳳梧爲宋卡中國國民黨分部幹事，陳祖恩、張亦超、翁世偉、潘先華、翁和標、王宗妙、翁世仕、吳天涯、黃柏、錫子侯爲宋卡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評議員。陳連枝爲洞多利中國國民黨分部總務科主任，蘇嘯山爲洞多利中國國民黨分部執行部書記，辜世英、陳連捷、湯濂、黃星五、張仁儉、王龍爲洞多利中國國民黨分部幹事，蘇天霖、洪毅平、李華權、鄭興國爲洞多利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評議員。李得英爲瑪琅中國國民黨分部總務科主任，楊百海爲瑪琅中國國民黨分部執行部書記，張平安爲瑪琅中國國民黨分部幹事，周靈、林爽、周懷、薛鴻雯爲瑪琅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評議員。馬銳進爲錦祿中國國民黨分部總務科主任，李穎、林芳爲錦祿中國國民黨分部執行部書記，梁廣、鄭厚常爲錦祿中國國民黨分部幹事，朱德煊、周朝桂爲錦祿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書記，陳添、甄添、張葉、林樂、吳有、鄭生、周倫、黃偉、梁瑞鈿、馬如安、馬如慶、李添來、馬玉崑、黃春榮、林聖永、鄭子欽、周瑞實、周靄瑞、張雙全、張安爲錦祿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評議員。

關秩融爲海陽中國國民黨分部總務科主任，郭仁甫爲海陽中國國民黨分部執行部書記，關耀芳、曾海恩、陳石奇、陳錦泉爲海陽中國國民黨分部幹事，陳福海爲海陽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書記，李少雄、朱露華、陳洞濱、李清全、李兆年、盧心銘爲海陽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評議員。張椿楠爲南定中國國民黨分部總務科主任，馮菊逸爲南定中國國民黨分部執行部書記，梁國之、鄭其三、程楚九、鄭開、陳灼南、吳彌顯爲南定中國國民黨分部幹事，梁鏡堂爲南定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書記，彭夢生、梅翼之、黃福康、方錦泉、林英、鄒炳爲南定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評議員。楊子清爲打拿根中國國民黨分部總務科主任，陸佩文爲打拿根中國國民黨分部執行部書記，伍友初、陳培、黃顯新、溫樹棠爲打拿根中國國民黨分部幹事，吳偉廷爲打拿根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書記，張德、顏毅、姚耀球、胡球、張康、蒲善明爲打拿根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評議員。李壽爲穩梳中國國民黨分部總務科主任，司徒重臣、余耀宗爲穩梳中國國民黨分部執行部書記，李成啓、陳如同、伍漢蓮、陳壽民爲穩梳中國國民黨分部幹事，劉伯乾爲穩梳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書記，甄永藩、甄其正、黃種強、李社治、李松堯、陳嗣昌、黃盛、湯培、伍星屏爲穩梳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評議員。黃彬爲蘭頓中國國民黨分部總務科主任，王敦五、何若渠爲蘭頓中國國民黨分部執行部書記，鍾的臣、李錫福、張添欽、王自立、劉子培、王星垣、陳季和、趙莊、司徒協爲蘭頓中國國民黨分部幹事，王榮耀爲蘭頓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書記，鍾玉吾、黃雁秋、李玉吾、劉明爲蘭頓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評議員。林醒亞爲濕比厘中國國民黨分部總務科主任，龔乾初爲濕比厘中國國民黨分部執行部書記，顏伯傑、伍潔生、伍孚卿、林祝三爲濕比厘中國國民黨分部幹事，林竹溪爲濕比厘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書記，伍達卿、趙鐵漢、林容光、伍莘懂、趙慎民、林偉楠爲濕比厘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評議員。此狀。總理、印。總務部部长彭素民副署。

嚴備擊賊。

廣東省長胡漢民自廣州急電報告軍情，孫大總統批復轉電粵軍總司令許崇智

胡漢民自廣州急電上海，向孫大總統報告軍情。略稱：

中華民國十二年 二月十日

中華民國十二年 二月十日

二二二

「據確報陳逆在港會議：一、預計兵力，洪兆麟二十營在潮、汕，鍾景棠十二營在梅縣，陳炯光十四營在五華、興寧，林虎五千人在興寧，黃鳳綸三營在焦嶺，翁式亮九營由揭陽開往梅縣，楊坤如一千五百人在老隆，除某部外，均歸林虎指揮。二、餉項由洪籌掘，不足由陳逆補之，聞潮、汕開賭，每日可得萬餘元。三、許軍迫，則健部退入江西。四、與沈決裂時，反攻省城。五、陳逆現在陳席儒家。七號，蔡成勳有代表二人到，商對付閩粵辦法。六、馬育航在南京來電云：得齊燮元助款云云。以上須注意，已電閩。」

孫大總統批示云：「轉電汝爲著嚴備擊賊。」繼批「已電汝爲矣。」（註三）

粵軍第四師呂春榮部在肇慶與桂軍張希栻發生激戰。

粵桂兩軍各爲主客軍，在受陳炯明「客軍入境，廣東亡省」流言之淆惑下，積不相容。本日，粵軍之第四師呂春榮部與沈鴻英部旅長張希栻部在肇慶遂起衝突，發生激戰。（註四）

至本月二十四日，孫大元帥乃下令重定防地，指定呂春榮部移駐羅定各地，並予番號爲「東路討賊軍第四師師長」。

附錄：孫文回粵與粵局現狀（註五）

廣東電稱：省長胡漢民氏不日即將辭職，其後任刻已內定徐紹楨氏云。

又電稱孫文定於廿一日入粵，入粵後，即擬將現駐北江、西江之沈鴻英所部調往他處，以阻其與吳佩孚之聯絡，目下廣東資金缺乏已達極點，故欲圖恢復治安非先調達資金恐不爲功云。

又訊粵局情勢近仍混沌，孫中山雖已抵粵，但因各派勢力潛伏，互相仇視，頗有不易收拾之勢，據政府方面昨接港電謂：西江方面現又發生劇戰，沈鴻英部下之呂春榮、梁若谷兩部因受孫中山之運動，已與沈氏脫離關係，並將沈軍張希栻所駐之肇慶佔據，沈軍現從廣利方面反攻。肇慶甚力，孫恐呂、梁兩軍非沈之敵，特派朱培德由三水方面以入肇慶截擊之。後又孫中山因不滿意於胡漢民此次之出走，特任徐紹楨繼胡長粵，徐於前日偕汪兆銘、楊滄

白入省接事，胡氏不肯交代，現兩方尚在相持之中云。

又據滬訊云：民黨之與政學系，勢仍不即不離，並未密接聯合，沈鴻英退出廣州後，曾由岑心叔轉一電與西林，對於粵軍一事，深表悔悟之意，至謂西林儘可即日通電，斥電謬誤，贖彼前愆，歲杪李根源與楊永泰兩氏，來滬謁見中山，亦代沈謝過，而孫對於沈捕魏邦平一節，並不以曲即在沈，故仍表示胸中絕無芥蒂，惟滬上一般人之觀察，則對沈之態度始終極表懷疑，認為事實上民黨與政學今日終可合可分，而沈之最後態度如何，即為此離合決定之標準，不能因孫岑雙方語言之接近，即認為民政兩方已成親密之結合也云。

北京政府外交部照會法國駐華公使，應允以金佛郎付法國庚子賠款。

辛丑條約，總賠款為四億五千萬兩，當時議定法國部份得總賠款百分之十三，（即一萬五千四百七十萬九千五百八十二兩餘。）並議定金銀易價之規定為『海關銀一兩即三·七五佛郎。』民國七年，因中國對德宣戰，庚子賠款展期五年，至十年始期滿。時值歐戰之後，法國工業衰落，法郎價大跌，我國對於庚子賠款，如用滙兌辦法，約付常年一半之銀兩，即足清償法國應收之賠款，於我原甚有利。無如兩國合辦之中法實業銀行（民二創設，法股三分之二，華股三分之一，得發行鈔票），平素吸收我軍政界私人存款甚鉅，以經營投機失敗，甫於民十倒閉。法國知中國不易承認用金佛郎還賠款，亦清悉中國軍政界因私人存款關係，切盼中法實業銀行之復業，遂利用此點為餌，使軍政界有利害關係者為之奔走，並令其為承認以金佛郎支付賠款之內應。而我國負責折衝者，為先後兼代國務總理顏惠慶（外長）、周自齊（教長）、及財政總長董康、中國銀行總裁兼中法實業銀行總裁王克敏等，又適國內政局發生變動，徐世昌即將去職，黎元洪回任總統之際，故交涉內容，鮮為國人所注意。

當十一年六、七月間，中法實業銀行復業秘密交涉時，駐京法使傅樂猷即兩次照會外交部，聲明現在中國按市價折合佛郎之賠款，與辛丑條約應交之金佛郎數目不符。蓋金佛郎與紙佛郎有別，根據辛丑

條約與一九〇五年七月二日之協定，中國應以海關銀兩折合現金還付，故中國撥付賠款，無論以法國金幣或金鎊、或外國金幣，其所含純金分量，須與法國金幣所含純金分量相等者交付法國，方不違反辛丑條約。然所謂金佛郎，法國戰後採虛金本位制，並無此實物，且一九〇五年之電匯還款辦法，亦無金、紙佛郎之分，只以歐戰後佛郎價值傾跌，如變更以往電匯還款辦法，改用金計算，則中國須多賠六、七千萬兩，於法方為有利也。迄七月九日中法實業銀行復業協定成立，共十六條，規定以法國庚款餘額擔保一種五厘美金債票，以換回遠東存戶無利債券，而當事者受其蒙蔽，竟將其中關於「佛郎」字樣，悉改為「金佛郎」。周自齊且奉派於八月二十日起程赴巴黎，協商復業及組織管理公司事宜。旋法使要求撤回改用金元計算辦法，直接用金佛郎，於是金佛郎案以起，而法方所要挾者，以如不照此辦理，則所謂美金債票即無著落，而中法實業銀行亦無法復業也。

法國既以此相迫脅，意猶未足，其駐京法使復教唆同以法郎收受賠款之比利時、意大利、西班牙等三國公使，會同向我國要求賠款用金佛郎計算。時黎元洪復職未久，閣揆屢易，至去年十二月初，王正廷以外長兼代內閣總理，不明中法實業銀行復業交涉內幕，乃於同月二十八日照會四國公使予以駁覆，大致謂辛丑條約第六款，所稱賠款係用金付給字樣，祇有一種意義指用金幣而言，斷非指硬金之意。蓋其時紙佛郎與金佛郎，因滙兌關係，價值相差數倍，若改用金佛郎付款，實無異多付數倍之賠款，若比、意、西三國同樣要求，損失尤鉅。嗣四國公使照覆外部，謂據中國政府解釋，與四國政府見解不同。已據情轉達與辛丑條約有關之各國駐華公使團等語，其意在聯合各國共同壓迫，期使中國政府屈服，而法使又恫嚇外交部，謂中國若不承認金佛郎，則法國會不能通過中法實業銀行復業協定，將來中國賠款仍用金，而銀行復業無效，請加注意。未幾，王內閣改組，張紹曾內閣成立，新任財長劉恩源，不明該案底蘊，到任第一日，法使就約劉於第三日會談此案。劉氏調閱案卷，就有意承認，所以次日與法使會

見結果，大體已認為無甚問題。但以不可草率從事告劉者亦有多人，乃印刷全案綱目分給關員研究，以求手續上之完備。遷延兩星期，中經財政部會議一次，財政部、外交部、總稅務司和稅務處四機關重要人員聯席會議一次，閣議四次，沒有結果。而同時東方滙理銀行做法使之後援，以扣留鹽餘相恫嚇，政府大懼。法使又限定我國於本日正午十二時以前答覆，否則即將取銷中法銀行復業協定，於是張內閣乃於昨日閣議時決定答應以金佛郎計算，呈府批准，本日由外交部准時照會法使。時黃郛長外交，此案原為財政部主管，外交部例致照會與法使館而已。照會全文如下：

「為照會事，關於法國部分庚子賠款，按照金佛郎付款一案，迭准貴公使照會，均經本部先後咨行財政部核辦在案。茲准該部覆稱：『二月九日承准國務院交到呈大總統摺一件，內開本日特別國務會議議決，法國部份庚子賠款，有上年七月九日拋棄賠款、撥充發還遼東存戶存款五厘金券基金、中法間教育事業、中政府在中法實業銀行未清股本及代償中政府短欠中法實業銀行各債款之協定關係，應仍照案以金佛郎計算，呈請鑒核批示等因，奉大總統批可，相應咨請貴部查照辦理』等因，相應照會貴公使查照可也。須至照會者。」（註六）

北京政府任命呂調元為安徽省長。

安徽省長出缺後，初於本月三日任命阮忠植護理，衆、參兩院皖籍議員，極為不滿，北京政府復鑒於皖省正當著手裁兵，諸項問題複雜，不可因省長問題陷各項行政於停頓之境。連日討論結果，決定以與蘇、皖軍閥毫無關係之呂調元出任安徽省長，以息爭持。（註七）

註一：「胡漢民先生年譜稿」，「中國現代史叢刊」，第三冊，頁一九五。

註二：「中國國民黨本部公報」，第一卷。第六號（民國十二年二月二十八日）。

註三：胡漢民上孫大總統電及批牘原件。

註四：「東方雜誌」第二十卷，第五號，頁一三六。

中華民國十二年 二月十日

中華民國十二年 二月十一日

二一六

註五：民國十二年二月二十二日「順天時報」。

註六：沈雲龍「黃膺白先生年譜長編」，上冊，頁一五二—一五三。

註七：民國十二年二月十一日「順天時報」。

十一日 北京參眾兩院議決調和京漢鐵路工潮辦法。

響應京漢鐵路罷工者，概可分爲三方面：(一)其他工人，(二)學生，(三)議員。議員方面，先是，王恆等向北京政府提出質詢，後又有向黎元洪總統建議設法調和者，如呂復、褚輔成等所提出之「解決鐵路工潮建議案」，其辦法有五：(一)由政府特頒明令嚴禁軍隊干與鐵路行政；(二)將此次對於工潮處置失當之京漢鐵路局長即撤差懲處；(三)通令各路局以後遇有工人集會務須和平對待，不得操切從事；(四)對於被害工人之遺族及被傷工人須妥爲撫卹，並將被捕工人釋放；(五)工會法未頒布之前所有各鐵路現有之工會須認其存在。(註二)類此建議案，後由議長整理提出，條件如下：(一)撤退臨時增調彈壓軍警，同時恢復各路工作；(二)釋放被捕工人；(三)所有已經成立之工會，經政府查明情形，允許暫行存在，俟勞工法頒布後依法改組。時黎元洪對於此次工潮，似乎不肯負責，要責成主管軍事當局解決京漢路事件。

本日，參眾兩院議員一百餘人在眾議院議場討論工潮問題，議決建議案一件，內四條和前次提出之三條略有不同：(一)政府應根據約法承認工會；(二)釋放此次工潮之被捕者；(三)撫卹此次工潮之傷亡者，撤退臨時增調彈壓軍警，同時恢復各路工作。(註二)

自國會態度觀之，因其主張政府承認工會及制定勞工法，頗能代表部分民意，實爲進步之表現。

北京審計院特派辦理財政清理事宜傳增湘呈報財政部發行國庫證券暨支出浮濫弊端。

自去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英、美、日、法四國向北京政府提出整理外債覺書後，國內金融界大爲動搖，北京財政部所擬定之整理內外債案，竟是停付內債基金本息一年二千四百萬元，而以一千四百萬元給付外債，一千萬元充作政費，引起國內債團一致反對。北京審計院院長莊蘊寬特派財政清理事宜傳增湘澈查，是日將財政部發行國庫證券暨支出浮濫情形呈報黎元洪總統，請予改善。據傳增湘指出，發行、支出國庫證券弊端有八：一曰發行期限違法。二曰發行毫無預算。三曰不應支付軍餉。四曰支付用途不明。五曰數起鉅款不明著落。六曰支付轉移曖昧。七曰不應支付慈善機構。八曰償還無期，墜失信用。（註三）

附錄：審計院院長莊蘊寬特派辦理財政清理事宜傳增湘呈大總統呈報清理財政部發行國庫證券情形
繕表呈鑒文（附表）（註四）

爲呈報清理財政部發行國庫證券情形繕列總表，附呈鑒見，仰祈鑒核事。竊增湘奉派辦理財政清理事宜，遵卽督率各員調集案卷，從財政部所管各案先行入手，並查照呈准辦事章程會同蘊寬逐案核定，茲將該部發行國庫證券全部共六十案清理完竣，計原發券額銀元四千六百七十四萬零三十四元零六分二釐，除先後償給現金及換發支票公債票並有一部分抵銷解款外，現在實負券本銀元三千三百八十八萬一千五百七十七元一角八分五釐，內有業經到期一再展限者，亦有尚未到期者。爲核算利息劃一計，統以十一年六月底爲截止日期，共應給利息銀元二百四十九萬四千六百四十一元六角九分五釐。伏查財政部所發各庫券數目既極繁重，頭緒又復紛歧，疑義之環生，固有資乎研究整理之方法，尤有待於考求，謹將蠡見所及爲我大總統縷陳之。查會計法第十條載政府於歲計必要時，得發行短期國庫證券等語，循繹原文所謂短期者，當限於本年度以內庶與歲計必要之義相貫徹，前項各庫券大都跨越年度以外，內有補助中央醫院及海濱公益會兩款，且照公債票辦法，還本之期扣至十四年以上，殊非會計法准予發行之本意，此期限之違法定一也。與會計年度有關聯者，厥惟預算查預算以收支適合爲要素，其偶有聲請追加者依法亦應提出，必不可免及本於法律或契約所必需各理由；並通盤籌計，果在總預算範圍以內，方能應付前項各庫券；祇圖

數衍，於臨時不顧困難，於日後將來到期償還，斷不能與各年度預算一無抵觸，此支付之妨預算二也。預算款項政費而外，以軍費爲大宗，統核各項庫券抵撥欠餉者十居六七，查軍費既在預算範圍以內，當有收入的款足以抵支，乃近年各省賦稅大半扣抵餉餉，扣抵不足，並向中央取償，以致預算中之政費轉形不敷，似軍餉卽有增加，亦不至尙有短絀，何以欠數仍層見疊出，究竟現支軍餉超過預算之額若干，各軍餉欠數實有若干，財政部有無確數可稽，此索欠之無根據三也。庫券用途除有的款可指外，其餘均概括之曰某省軍費，某軍軍費，依審計法各官署每月經過後應編造上月支出計算書，連同證憑單據送審計院審查，前項各庫券之支出，從未據各軍編造計算書送查；究竟所發之券曾否一一分配，確有單據可憑，無法證明，此用途之不明瞭四也。各庫券中有撥付西南善後經費，或援桂援閩出發經費者，發行之額爲數皆在百萬以上，其確已支出者，自無問題，乃有該省之獨立迄未取消，或軍隊之開拔亦未實行，領去之券實際並未動用，究竟作何支銷，遍查各案，均無片紙隻字，足資考證此款項之無著落五也。所發軍餉之券某省某軍按款可查，乃有領券之軍事長官久經挾券去職，所屬軍旅並未實在分領，且聞有甫經領到，卽經軍娛樂，落於毫不相干第三者之手，因之發生糾葛，疑竇叢滋，此中馬跡蛛絲人言嘖嘖，此移轉之涉曖昧六也。中央醫院海濱公益會兩處，執有元年公債票，因整理案折換新票，基本虧短，呈請補發庫券以維善舉，未嘗不言之成章，第整理公債係屬通行辦法，以慈善性質而受此等虧耗，諒不止該醫院等兩處，乃該兩處以此爲請，財政部遽昧然給以巨額之庫券，國家無端賠受巨損，又安用此整理爲耶，此補助之不經濟七也。國家信用何等重要，財政部因臨時支絀，權以庫券抵撥，原屬出於萬不得已，惟發行後應隨時籌備基金，按期償給以維信用，乃查各券所訂限期一展再展，卒之一無辦法，以至持有證券者人人危懼，非久長之計，此信用之全失墜八也。綜核以上數端，或於法律殊多未合，或於事實有所不符，亟宜立一清釐標準，以爲償還地步，謹按各證券性質，略可分爲三等，其欠款確有可考其用途，確無可疑者，似應提早籌歸，補救信用；至支用之界，在疑似補助之迹近冒濫者，不妨權衡事理，量予折價，彼其索欠之無根據，用途之不明瞭，款項之無著落，移轉之涉曖昧，皆假借虛名，冀飽私囊，際此司農仰屋，巧婦停炊，勢不能以有限之搜羅，供無窮之婪索，惟有宣布停付，以維國帑而杜虛糜，若夫券期之限制，預算之維持，嗣後尤須依據法律勿再任意發行，凡此主張，擬請飭下財政部斟酌情形確擬辦法，呈請

核定，是否有當，理合將清理財政部發行國庫證券緣由繕列總表，附陳蠡見，會同具文呈報，仰祈大總統鑒賜批示施行。再此係增湘主稿，蘊寬會銜不會印，合併陳明謹呈。十二年二月十一日已奉指令。（以下計呈總表一件略）

臺灣議會期成會請願委員抵達東京，受到臺灣青年會員熱烈歡迎。臺灣出身之飛行家謝文達，駕機由東京上空散布傳單數十萬張，作熱烈之示威運動。

本日，臺灣議會期成同盟會請願委員抵達東京，因期成同盟會被取締而憤懣不平之新民會及臺灣青年會員數百人，集合於東京車站，揭起大書「歡迎臺灣議會請願團」大旗二幅帶頭，各人手執寫著「自由」「平等」「臺灣議會」之小旗，以興奮之心情熱烈之情緒表示歡迎。留學生代表致詞後，合唱「臺灣議會請願歌」，高喊萬歲，然後散去。請願委員與新民會員則分乘汽車七輛，沿途散布彩色傳單，赴東京市牛込區若松町臺灣雜誌社。當天在千葉縣津田沼飛行場研究之臺灣出身飛行家謝文達，駕機由東京上空散布傳單數十萬張，作熱烈之示威運動。該宣傳單之內容如左：

「臺灣議會設置請願委員來了！」

臺灣人三十年來，呻吟於專制政治之下，備嘗塗炭之苦，專制政治不但違背人道，而且違背立憲法治。日本帝國這種統治方針絕對不為世界公論所容許，請把臺灣人從現在的桎梏下拯救出來，欲收統治臺灣之功，除設置臺灣立法議會，付與臺灣人民參政權之外，別無方法可想。

現在我們的臺灣議會設置請願委員一行，遠自臺灣來了，我們以滿腔的熱忱迎接我們的請願委員，同時切望賢明的朝野人士賜予聲援支持。

臺灣青年會

在蔣渭水、蔡培火、陳逢源等赴日之前，同年一月二十八日，蔡惠如由上海來到東京，與新民會幹部林呈祿、黃呈聰、王敏川、鄭松筠、吳三連等屢次協議運動方針，並訪問有關代議士、新聞記者，事

中華民國十二年 二月十一日

二一九

中華民國十二年 二月十二日

三〇

先作過一番佈置。蔣渭水等抵日前後，日本有力各大報，國民、讀賣、東京日日、時事、大阪每日、福岡日日、河北等報紙，均關重要篇幅，以大字標題報導：「臺灣自治的要求，島民代表上京，請願設置臺灣議會」或撰社論，表示同情與聲援。（註五）

上海總商會致電北京外交總長黃郛，請明白宣布金佛郎全案交涉經過，以釋羣疑。

北京政府允准以金佛郎支付法國庚子賠款，全國輿論大譁，本日上海總商會致電外交總長黃郛白，請明白宣布全案經過以釋羣疑。電云：

「頃閱中西報載：政府承認中法欠款，收紙佛郎爲金佛郎，價值相去數倍，如果更換，損失甚鉅。我公履任伊始，不宜即留污點，爲全國詬病。務請明白宣布，以釋羣疑，一面根據前案，慎重對付，不勝企盼。」（註六）

註一：「東方雜誌」第二十卷，第二號，頁一一——一三。

註二：馬超俊：「中國勞工運動史」，頁二五一。

註三：「政府公報」第二五〇七號。

註四：同註三。

註五：「臺灣近代民族運動史」，頁一二四——一二五。

註六：「黃膺白先生年譜長編」，頁一五三——一五四。

十二日 蔣中正上書中國國民黨總理孫先生文，請轉電許崇智疏解誤會，並請暫緩赴粵。

本日，蔣中正上書孫總理，書曰：

「日前面陳，以先生抵粵，則粵局乃平，故建議以先生速行爲是；今一再審慎，如先生獨行，而中正不來隨侍，心實不安。中正之所以不能從者，實有委曲之苦衷，非筆墨口舌所能形容。今中正必行，請先生致電汝爲兄，言明『赴粵左右乏人，閩粵比較，閩重於粵，本欲促介石來閩，茲因時局變遷，不得不携之赴粵，到粵後，布置略妥，即當囑其來軍相助，可否盼復。』等語。待其復電到後，中正再起程，則其誤會或可減少若干，否則不但汝爲兄與中正更生誤會，且恐對先生亦生誤會，則中正之罪累，更加一層矣。此則許電未到，中正不能行之一端也。因中正不能隨從，所以今日主張先生緩行。至於緩行理由，其端不一，亦非盡如致胡汪電中所言者。而其大要，緩行數日，利多害少，有益無損，非如延遲至一月半月之久，有礙大局者可比。如果先生同意，則請將代擬致各處稿改正分發，中正待汝爲兄復電到後，必來隨從，以副厚望，決不敢方命也。」（註一）

沈鴻英上書孫大總統，聲言服從命令，促請還粵，孫大總統復書，勸其悔過自新。

自東路討賊軍許崇智部奉命離閩回粵，沈鴻英聞訊懼，先是移師廣州郊外，繼則通電辯釋，今又派鄭某携書向孫大總統輸誠，促孫大總統還粵，並言服從命令，蓋緩兵之計也。孫大總統復之以書，反覆曉諭，格之以誠。函曰：

「冠南足下：令親鄭君賁來手書，並備述尊指，具悉。國家之事，須正當辦法，乃能得正當解決，絕非挾私任術、好逞陰謀、與民治之道背馳者所能得勝；中間或能僥倖得一二勝利，結果亦終歸於敗，可以斷言，此古今中外之成事具在，可資考證者也。今足下本西南護法諸將中勦力國事之一人，三、四年來異向殊趨，足下率衆奔突，轉戰於粵、桂、贛、湘，其勢已極，然而今日所得不過如此。文以爲足下飽經憂患，閱歷益深，凡人性之眞僞，民意之向背，必灼見無遺，而得一眞正覺悟，故有聯軍討陳之舉。不幸聯軍甫入廣州，即有二十六日江防會議之變，此不獨貽笑於人，即足下且不免各方之疑義。足下全日通電辯釋，則足下之懷有隱痛，定可知矣。足下勇毅善戰，文

所深知，倘得相維始終，共力國事，誠文之願，亦國之幸也。貴部偶有不諱，未免貽人口實，傳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望足下勤加戒飭，勿使人笑貴軍以義始，以不義終，而文亦得免於自決藩籬，引鬼入室之議，則豈惟吾兩粵之休，大局前途，實利賴之。來書促文還粵，並言服從文之命令，文日間即來粵一行，勉副期望。耑復，藉頌禱祺。」（註二）

附錄：沈鴻英出入廣州之詳情（註三）

據廣東十三日特訊云：自江防司令部會議決裂之後，民黨中人紛紛逃避，所有粵軍及討賊軍、民軍等亦均拔隊離去，此時廣州勢力已盡握於沈鴻英之手，沈鴻英即欲乘機攪得廣東總司令一席。初擬運動九善堂院總商會及省議會等推舉，惟九善堂院總商會各公團聲明對於此次時局概不預預，省議會則因政學系之林正煊與民黨之鄭里鐸互爭議長，尙未能解決，因此亦不能開會。沈鴻英又分托京中要人，極力設法，以任命沈鴻英督粵爲統一之藉口，迭經吳佩孚等催促中央下令後，經粵籍國會議員力爭，遂致擱置。且以沈鴻英不過據有廣州一隅，其餘各屬尙非權力之所能及，廣東一省，尙未能統一，更何有南北統一之可言。沈鴻英受此絕大打擊，決意先將各屬收復，遂委任沈榮光爲南韶連督辦，李易標爲肇陽羅督辦，呂春榮爲高雷督辦。至於惠州督辦，初擬委劉達慶，劉達慶所部桂軍第一師已先有兩團開赴東江，及劉達慶既死，由陳天太代統其衆，即由陳天太統率二千餘人，會同劉達慶所部開赴東江之兩團，欲進向惠州。不料僅至樟木頭，南嶺鄉地方，竟被楊坤如所部伏兵截擊，陳天太大爲挫敗而回。民黨中人又紛紛至電上海向岑春煊詰責，故岑春煊亦電飭沈鴻英妥善辦理，勿稍失人心。蓋沈鴻英自入粵之後，首先佔據各處要隘，紛紛委任各機關長官，復分向各軍繳械，所部軍隊又任意佔駐商店民居，近日竟公然大開烟賭，藉名會議，而將魏邦平拘禁，以勒令第三師繳械爲條件。及第三師繳械之後，尙不即將魏邦平釋放，直至六號始釋，種種舉動久爲粵人所痛恨。既不能得粵中公團所推舉，又不能得中央之任命，據有廣州旬日之久，竟束手無策並無發展，軍上伙食，亦恃每日所收賭規以資挹注，徵收各機關則絲毫無所收入，欲向總商會及鹽商借款，亦無以應實，不啻坐困廣州一隅。自陳天太東江失敗之後，已無進取希望，而孫文與陳炯明又有復行携手之說，陳炯明舊部之在潮汕者，如洪兆麟、翁式亮、鍾景棠各軍，已由李烈鈞收編，在惠州者如楊坤如各軍，亦已由姚雨平收編，至於各路

粵軍之退駐江門者，不下三四萬人，另有江防艦隊三四十艘，虎門要塞、長洲、魚珠各炮臺，均在民黨之手。許崇智大兵，亦聲言定期由閩返粵，粵軍亦已決議分三路進攻廣州，更有朱培德所部滇軍三千餘人，由梧州直下扼守西江各要隘，以阻止沈鴻英之歸路。沈鴻英爲環境所迫，自知不能在廣州立足，不得不亟行退防。現在沈軍已退出廣州，仍分向西北兩江駐守，沈鴻英前此所委任各機關人員，亦均辭退。省長胡漢民、財政廳長楊西巖，亦已復職照常行使職權，沈鴻英之總司令部亦已移設北江，其未即返桂者，大約將來必有條件提出交換，須俟孫中山回粵方能解決。近日常聞傳說有謂孫中山允給軍費四十萬元，故沈軍始行退出等語，尙屬未確，惟將來之補給軍費或所不免。又有謂沈鴻英擬要求委任沈榮光爲南韶連善後處長，李易標爲肇陽羅善後處長，此爲條件中之一云云。但沈鴻英雖名爲退防，其舉動仍不可測，粵局之結果究竟如何，尙未可逆料，請拭目以觀之。

吳佩孚派盧金山助楊森攻川。

去年八月二十八日，楊森兵敗出川，由吳佩孚改編爲「中央陸軍第十六師」，駐屯宜昌；偵川軍劉成勳、鄧錫侯因爭權而戰。第一軍（但懋辛）、三軍（劉成勳）、邊防軍（賴心輝）聯合攻擊鄧（錫侯）、陳（國棟）、田（頌堯）三師。川東但懋辛部主力西調重慶，川東空虛。吳佩孚爲實現其武力統一西南計劃，特命楊森率部返川，並派孫傳芳率盧金山、孟昭月、張允明、趙榮華等旅，助楊森回川。但孫傳芳已於上月奉命援閩，率所部第三師入江西，盧金山已升任第十八師師長。此次助楊回川，初爲盧師，其後加派湖北各軍，大舉援川，除第十八師外，尙有趙榮華、宋大霈等各混成旅，分山長江水路及施南、利川，陸路西進。（註四）

附錄：梓生：四川戰事開始（註五）

四川年來因各軍人的競爭權利，早已弄得兵戈滿地，民不聊生。去年八月，楊森一派失敗，表面上內部的競爭者少了一個；而實際上楊森率殘軍駐川鄂邊界，受吳佩孚的指揮，與川陝邊界的劉存厚，川邊的陳遐齡連成一氣，

外結鄂陝甘客軍，內則煽動川軍使自相攻伐，以便乘機活動，川局的危險反而比前益甚。川中得勝的軍人，因受了武力成功的教訓，各謀擴大勢力，以圖攘奪權利，所以爭防區，爭餉項的，已時有所聞，而各軍反極力擴充兵隊，因此外間頗有譏「四川民少兵多」的。這種現狀，經過了去年十一月間川中各領袖軍人的「軍事善後會議」，高談了一番廢防區、廢軍長制等等的辦法，仍不能有所改善，有識者早已料定必有橫決的一日了。

川局的決裂，我們初時以為必由：（一）楊森、劉存厚、陳遐齡等外面的進迫，或（二）熊克武、但懋辛的第一軍，與劉成勳的第三軍的衝突；而不料這次決裂的導火線，卻由屬於劉成勳第三軍下面的師長陳國棟與劉成勳的自閥，因而引起第一軍的助劉攻陳，與中立系鄧錫侯等的助陳攻劉，並以引起外敵。這固然是我們料事的不準，但川中情勢的複雜，於此卻大可想見！

這次戰亂發動的事實是：第三軍下面的第七師師長陳國棟，因去年收編第二軍降附的何金鰲一團，並使擴充為旅，意圖編成該師的獨立旅，以謀自己勢力的擴大。而何金鰲則不願附屬第七師，運動該旅歸四川總司令或第三軍軍長管轄，以爭自己的地位。陳、何暗潮迭起，爭議不決，於是何金鰲於本年一月二十三日正式宣告與陳國棟脫離關係，並露布陳國棟罪狀，令所部向安岳方面集中。何軍移動時，在大足與陳部開釁，於是戰機遂啓。陳何開釁後，各發通電互訐，並各呈報四川總司令兼第三軍軍長劉成勳核辦。劉成勳頗不直陳國棟所為，以「佔編軍隊、擅開兵燹」的罪名，免去陳國棟的師長，而委第七混成旅長藍世鈺去查辦何金鰲。陳國棟表面通電解職候查，而暗中密與鄧錫侯軍聯絡暗襲藍軍，於是劉成勳乃令第一軍但懋辛所部與邊防軍賴心輝等夾擊陳師。鄧錫侯駐軍重慶，其地盤早被但懋辛所覬覦，第一軍乘這機會，頗有從事壓迫鄧軍的趨向；加以石青陽的川東邊防軍移駐江津，扼住重慶的腹背，鄧錫侯外迫於敵黨的侵害，內鑒於同黨的被殘，也不得不即行發動。鄧氏一面於二月初把所部第三師集中永川，與安岳、銅山、大足間的陳國棟軍聯成一氣，以便進攻成都；一面因第一軍余際唐的第六師，把他方始退出的重慶地盤占據，乃聯合劉存厚、陳遐齡、楊森、田頌堯、劉斌、陳洪範、唐廷牧等通電聲討熊克武、但懋辛等歷年亂川的罪狀。鄧錫侯的移軍，其初是以武裝調和陳、何兩軍衝突為理由，以要求總司令劉成勳力懲何金鰲為目的。不料劉成勳因此將鄧第三師師長免職，並電各軍分派勁旅，星夜馳往，強制解兵與陳國棟並案查辦；而鄧軍在隆

呂方面又與查辦軍藍世鉅、張成孝的五七兩混成旅開戰；但懋辛、賴心輝等更電斥鄧、陳，移兵攻擊，於是成都、重慶、綏定間便成一混戰的局勢了。同時，鄂邊楊森一軍，因助鄧、陳起見，也即向川東夔州萬縣發展，圖攻重慶，以牽掣一軍，但懋辛乃不得不轉兵東向，竭力與楊森周旋；而久蓄武力定川的大志的吳佩孚，此時即令北軍王汝勤、宋大霈、盧金山等力助楊森，以爭川東、巫峽間另起爐灶的戰爭，據最近形勢觀察，似乎劇烈異常！

川中信息本不易通；近因川省與外面交通的咽喉各地，都已在戰爭中，川局真相，更令外邊莫明其妙。現在根據所宣布的公電和較確的消息，把四川戰爭中的形勢，列在下面：

(一) 川中的戰爭，其戰區爲南起江津北至遂寧，東起永川、榮昌西至成都。交戰軍隊一方爲鄧錫侯、陳國棟的三七兩師約二萬人，一方爲劉成勳所派的五七兩混成旅，川北邊防軍賴心輝所部以及第一軍但懋辛所部的一部分，其數約倍於鄧、陳兩軍。其勝負形勢，據劉成勳二月二十一日通電，稱「迭克江津、永榮、隆銅、大合、璧、內、資等邑，」又稱「賴心輝將簡陽完全克復。」二月二十三日電，稱「鄧錫侯、陳國棟來電謝罪，……除令各率所部靜候處置外，……」似乎劉軍已勝；而劉存厚領銜的鄧、陳、楊的三月一日通電，則稱「劉兵迭敗，連克名城，成勳坐困核心，不難指日就擒，一俟奠定，即轉旆東下，掃除熊、但、賴」等語，則又似乎鄧軍已有勝勢，據最近所傳，則說：陳國棟被藍世鉅所敗，從資州退安岳；鄧錫侯則在富順一帶與賴心輝所部相持，大約兩方都沒有如何的發展罷！

(二) 川東的戰爭，其戰區一路從鄂邊宜昌起，經巫山、夔州及萬縣、綏定；一路在鄂邊恩施，利川交戰軍隊，一方爲但懋辛、石青陽的軍隊，其數不能知悉；一方爲楊森的川軍及王汝勤、盧金山、宋大霈的北軍，其數三師一混成旅以上。其戰地分兩區：一區楊森的軍隊占領平夔後，向萬縣進攻，但軍堅守萬縣，並相傳有綏定軍隊附和楊軍攻萬縣背面的事情；一區川軍圍出利川、建始，以攻楊宋背面，與盧金山相持。這方面的戰事，兩方勢均力敵，如果不受他種的影響，恐怕不易分出勝負。

(三) 川軍中其餘的各軍，如近鄧的田頌堯、劉斌，近但的何光烈等軍隊，頗爲各方所注意。劉斌部駐在忠州，似乎還在整軍觀變，而但懋辛所調防止劉斌的第五師，卻已宣告與但脫離關係，自稱民軍總司令，這是與川戰前

中華民國十二年 二月十三日

二二六

途很有關係的。

(四) 吳佩孚武力定川的計畫，蓄之已久，現在已決定四路攻川。吳氏攻川的軍隊，計派定：(一) 從湖北方面進攻的，以王汝勤爲鄂西援川總司令，盧金山爲總指揮，楊森爲前敵指揮，率三師二旅軍隊，分路由施、宜入夔、萬。(二) 從陝西方面進攻的，以劉鎮華爲陝邊援川總司令，吳心田爲總指揮，王鴻恩爲前敵指揮，率陝軍及第七師軍隊約一師一旅，由寧羌、廣元入川。(三) 從甘肅方面進攻的，以甘肅鎮守使孔繁錦爲甘邊援川總司令，率一旅由甘邊摩天嶺入川。(四) 從貴州方面進攻的，以袁祖銘爲黔邊援川總司令，率一師由畢節入四川敘州。這四路人馬合川中劉存厚、陳遐齡及鄧錫侯、陳國棟各軍，兵力共計有十二師十一旅之衆。吳氏這種計畫如果能實行，的確可稱爲洋洋大觀，但廝肉鬻鬻的川民，不知對此將作如何感想呢？

註一：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第五冊，頁一四一—一六。

註二：「國父全集」第三冊，頁八九九。

註三：民國十二年二月二十三日「順天時報」。

註四：周開慶：「民國川事紀要」，頁二九〇，四川文獻研究社，民國六十三年十二月初版。

註五：「東方雜誌」第二十卷，第三期，頁二一五。

十三日 中國國民黨總理孫先生文批准「中國國民黨入黨規則」

本日，中國國民黨係總理批准「中國國民黨入黨規則」十條，並自即日起實施，其規則如后：

第一條 凡中華民國之成年男女，依本黨總章第一條之規定加入本黨者，依本規則行之。

第二條 凡願入黨者，須在當地支部或通訊處入黨，如因特別事故經本黨許可時，亦得在本部入黨。

第三條 凡入黨者，須由介紹人於願書上親筆簽字。

第四條 入黨金定爲國幣五元，於入黨時繳納。

第五條 關於左列人員之入黨者，其入黨金得從便宜上分期繳納或緩納：

(一) 在各界供職之人員及農工軍人等，每月收入不及國幣二十元者；

(二) 學生自費不充分者。

第六條 前條緩納入黨金之人員於入黨滿一年後，爲黨盡力有成績者，經中央幹部會議查實，得免入黨金，以資獎勵。

准許分期繳納或緩納而未經允免者，如不納入黨金，得停止其黨籍。

第七條 常年捐每黨員每年定爲國幣一元，以一次繳納。

第八條 黨員不納常年捐滿三年以上，又經屢次徵收不應者，得宣告除名。

第九條 黨員入黨後有構成總章第二十一條所列各款之行爲者，依總章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二條辦理。

第十條 本規則自總理批准之日施行。(註一)

胡漢民電告孫大總統粵省情況。

胡漢民與楊希閔商討粵省軍事佈置事宜，於本日電告孫總理稱：昨見紹基（即楊希閔），談甚親切，其主張：一、使某部（指沈鴻英部）讓出北江，而令滇軍駐之，以斷其與北方及陳逆之勾通；二、盼鉤座速來主持大計，擬農林試驗場爲駐節地；三、於未有具體計劃以前，江門等處不宜輕於啓釁。按一項即與前約所允未返桂前劃定防地一條相應，果能速行辦到，至合機宜。二、三項均候卓裁。(註二)

附錄：廣東三大實力之調查（註三）

廣州通訊云：此次滇桂粵聯軍討陳僅半月，而克復廣州，今又越半月，而陳家軍先後俘降，粵局遂稱底定，前此役成功如是之迅速者，固陳氏人心已失，大勢已去所致。然聯軍東下勢如破竹，則聯軍之實力如何，與其今後所取之態度如何，不獨與廣東局部有關係，抑於西南全部，及孫中山所主唱之裁兵統一問題，亦有足引資研究。茲特調查其梗概，以報告注意南中事情者。

一、滇軍 滇軍此次東下，係先在濠江略有改組，總司令張開儒以病辭職，五旅長乃主張擁金漢鼎繼承，金未

中華民國十二年 二月十三日

到任前，由楊希閔以總指揮資格兼任之。故抵廣州以後，楊乃以總司令名義宣告於粵中人士，總司令下有五旅長即將光亮、范石生、楊希閔、楊池生、楊如軒是也。另有梯團一團長爲朱成鈞，統計得九千人，現分駐於廣三路沿路之佛山、三水西南，及石圍塘各車站。附城方面，則分駐於河南及東門至白雲山，瘦狗嶺與西關市場，至於各機關其派人主持者，有廣東全省印花處、全省礦務局、全省沙佃局與弛禁山票等是也，其進退態度，楊希閔全權主之。至楊與李部長有師生之關係，而又迭次宣言擁戴孫大總統，其堅決護法之誠，粵中人士甚爲許之。獨江防司令部會議之變，魏邦平被留，而又未與劉震寰部携手進擊陳軍，初頗起人疑惑，其時又有某系策士爲之造作蜚語，在楊幾無可辯。幸連口與港中民黨疏釋，及電孫大總統遞誠相示，故得諒解，而民黨因此與之携手益摯。聞廣州市治安於許總司令未蒞臨以前，統情瀝軍維持。如胡省長昨委滇軍團長那其仁擔任公安局長，孫大總統電令滇軍旅長楊廷培爲江海防司令，卽爲携手益摯之實證。蓋滇軍以轉戰數省之健兒，勞苦功高固有足膺服而將來建設合法政府亦胥賴之也。

二、桂軍 桂軍分爲三部份，一卽粵桂聯軍西路總司令劉震寰部，一卽沈鴻英部之沈家軍，一卽廣西陸軍第二師劉玉山部，分別述後：

(甲) 劉部 劉震寰部在未東下前僅三旅，第一旅韋冠英，第二旅嚴兆豐，第三旅黎鼎鑑，又卽原日廣西陸軍第一師全師也。東下後，沿途收編陳軍，故兵額大增，現已陸續成軍者，計得六旅，並依前三旅次序定爲第四旅吳中桂，第五旅余六吉，第六旅陸蘭清，第七旅練漢雄，第八旅任鶴年，第九旅王興中。陸旅現駐三水縣屬之西南，余旅則駐肇慶，練旅則駐虎門，黎旅則駐東莞，餘則分駐廣九路及石龍，握東江交通之孔道，人數則二萬名。至劉震寰態度，則自抵粵以還，未嘗委任人員，佔領行政機關，足爲無權利思想之表證。其現在駐節石龍，則於許總司令未率部到省時，權爲鎮攝東江計也。至其擁護孫大總統，尤爲矢誠，如江防司令部會議之變，卽認爲某系欲實行征服廣東之方策，遂對某系加以忠告，飭所部嚴守石龍，以觀厥變，並宣言候大總統令，以爲進退，是其證也。

(乙) 沈部 沈部原有軍隊僅李易標、沈榮光統得二千餘人，入粵後，紛紛收編陳家軍，初欲收陳德春旅及楊坤如兩旅，而陳楊均不從，乃僅收得袁帶殘部，及以五萬元買梁若谷團。嗣仍以兵力薄弱爲嫌，乃設六軍，除原有

之李沈二部改稱軍外，則又委前莫榮新時代之統領古日光，及清末招撫之李耀漢，暨省議員黃鴻猷，及李根源之弟李根源爲軍長，使各招募綠林以成軍。隨又編粵軍第四師呂春榮，以高雷綏靖督辦使率其殘部，僅得一團到降。此外尚有劉達慶帥，劉死，沈改以陳天太指揮，仍屬沈部，統計其兵力可八千五百人。現除沈榮光部駐韶關外，餘均駐廣州，如兵工廠、造幣廠、一中學校，鹽運署、觀音山、粵漢路之黃沙西村各站，五眼洞、河南及永漢堤岸，泰康各馬路之賭館，皆其駐紮地。至沈鴻英以沈軍總司令資格或李易標以軍長資格委定各機關主持人者，鹽運署爲李耀庭、軍械局爲劉昆麟、江防司令爲麥勝芳、公安局爲古日光、番禺縣爲陳天球、陸軍醫院爲朱兆槐、電話局爲陳端、粵漢路爲溫良彝、保商衛旅督辦李易標、兼航政局王世藩、官紙印刷局容伯挺、財政廳擬以楊梅賓，省長擬以李耀漢，至於其他新組織者，則有憲兵營、緝私隊、衛兵營等一面又嗾使楊永泰私人林正煊，在省議會活動，以圖所謂民意之贊助，聞其背後仍有某係之主動云。但自江防司令部會議決裂後，社會對沈關於是非肆行月旦，而滇軍及桂軍之劉部以本扶粵人治粵之心，對粵人迭示好感，即許軍自東江而來自治之呼聲甚急，沈軍知環境已變化，是以最近表面上乃有不顧久戍粵中之意思，將擬率所部退駐北江西江徐岡今後之發展。至取道北江者爲沈榮光，如於粵不能立足時，則由韶關而左折連陽以入賀縣、桂林。取道西江者爲李耀漢、李易標等部，先抵肇慶，觀察形勢如能稍留者，便稍留，不，則竟再由肇分赴懷集及梧州。至沈鴻英本人原駐造幣廠，昨亦藉名出巡北江離廠矣。但聞新投誠許軍之熊略、林烈兩旅及投誠姚軍長之楊坤如旅，確有會師過江，進駐韶關之訊。大抵沈之北巡或預有置退防路線免將來有所誤會也。至兩李部則連日又已向肇慶方面進發，其在粵之勢力殆後茲而消滅矣。

(丙) 劉部 廣西陸軍第二師劉玉山，原爲盧燾舊部，此次東下改由楊希閔指揮，故楊乃有滇桂聯軍總司令之名義，抵廣州後，既無大增兵額，又無佔領行政機關，故其言動，不甚起人注意。至其師長則奉孫大總統委任，計僅旬日耳實力約四千人，其所取態度，乃與劉震寰一致，自江防司令部會議之變後，即隨同劉震寰，率部向東江進發，現集中於廣九路之新塘車站。

三、粵軍 粵軍從名義上看去至爲複雜。當軍興之初，奉孫大總統令舉義者，有中央直轄廣東三路總司令，即北江何克夫、西江周之貞、中路謝良，又如中央直轄游擊總司令朱卓文、警衛軍軍長姚雨平、第三軍總司令盧師諦

中華民國十二年 二月十三日

二二〇

、華僑討賊軍總司令方瑞麟、美僑討賊軍總司令李競生、廣東江海防總司令陳策、惠軍討賊軍王和順等是也，現則次第歸編爲正式隊伍分駐各屬矣。至原有之粵軍第一師梁鴻楷、陳德春旅，第四師楊錦龍團，第三師鄭潤琦未在省，被繳械之餘部均集中江門，可得一萬二千人。至陳策所統之江海防艦二十餘艦，亦集中江門河，此屬於西江方面情形也。至於惠州楊坤如八營，陳炯光四營，則已編入警衛軍姚雨平部，聞王和順部亦編歸姚指揮部下，至於北江龍略、林烈兩旅林虎、劉志陸八營、謝文炳四營，亦均編歸許總司令節制，至欽廉方面則有南路討賊軍總司令黃明堂，三支隊亦統領約五千餘人，惟現尚在收編，胡漢卿、馮銘楮各部中，胡、馮兩部約千餘人，瓊崖鄧本殷部亦向黃投誠，鄧部共八營約四千餘人，至與黃明堂在欽廉合作者，則有中央直轄欽廉討賊軍第一路總司令施正父。施部分兩支隊一爲羅大光，二爲唐忠璧，步鎗四千餘枝，實力頗厚。至潮汕方面，洪兆麟、翁式亮、鍾景棠、黃鳳綸、賴世璜經先後由李部長改編，其尹驥、翁式亮、鍾景棠、賴世璜四部改爲師亦已成立，凡此皆以擁戴孫大總統而拱衛桑梓爲態度者也。至其他則尚有些民軍等，惟未編入正式隊伍，故無從調查焉。

統上述以觀東路討賊軍許崇智全部尚未計入，一俟歸來則廣東當得二十萬衆，蓋亦一時之盛也。然苟依孫氏救兵之主張，從而裁汰其弱者，訓之以主義，剷除其私爭思想，則改選廣東改造西南固猶反掌也。

中國國民黨中央幹部會議舉行臨時會議，總理孫先生文宣布日內赴粵，本部黨務交各同志積極進行。

本日下午四時中央幹部會議舉行臨時會議，出席張繼、孫洪伊、周震麟、黃復生、詹大悲、覃振、葉楚傖、彭素民、陳樹人、張秋白、謝持、林業明等。由孫總理親自主持，除發表國是意見外，並宣布「本人一二日間赴粵，以後本部黨務交由諸同志辦理，望大家積極進行。」旋指定張繼代理本日主席，孫總理即退席。會議繼續討論發展北京黨務問題，注重青年學生與國會議員之組織。又決定入黨規則、上海分部組織及修正總支分部各項通則等案。（註四）

中國國民黨總理孫先生文電蔣中正，促即刻啓程赴粵。

本日，中國國民黨總理孫文電促蔣中正即刻啓程赴粵，電曰：

「電悉，弟寒晚或明早行，如兄趕不上，請乘他船速來爲禱。文、元。」（註五）

北京衆議院召集緊急會議，質詢以金佛郎付法國庚子賠款案。

北京舊國會衆議院因政府承認法國要求以金佛郎付還庚子賠款，是日召開緊急會議，並函請國務總理張紹曾、財政總長劉恩源、外交次長沈瑞麟、外交部司長周傳經、財政部秘書程錫庚等列席備詢。

先由褚輔成說明提案理由：政府允諾法國要求，以金佛郎交付庚子賠款，其損失在五千萬兩以上，折銀元有七千餘萬元之鉅，如果政府允諾，本席認爲有三大危險之點，（一）二十三年後，中法實業銀行並無剩餘，則中國股款又如何交涉？（二）法國政府於二十三年以後不爲中法實業銀行擔保。（三）佛郎價格再跌，對於俄法如有同樣要求，則又如何應付。接著國務總理張紹曾報告交涉經過：

「因法公使向我外部提出聲明，關於要求以金佛郎交付庚子賠款一事，必須在二月十日正午十二時以前得到答覆。經國務會議五次討論，僉認爲如不決定，則上年七月九日之中法協定勢必取消，因不認金佛郎，則協定上規定之各種用途不敷分配，而中法實業銀行不能復業故也。且取消後，法國部份之庚子賠款反不能拋棄，而金紙問題依然不能解決，權衡輕重，遂決定。因法國有拋棄賠款之協定關係，其以金佛郎計算，立即詳細呈報總統裁可，當蒙總統批准，由國務院將議決案並總統批准原件發交財政部，於次日遵咨由外交部準時照會法使。此乃交涉之經過，在政府意思，中國實有利益，希望國會諸公斟酌利害議決。」

吳榮萃繼起質問：「對於法國庚子賠款，究竟有否付過紙幣佛郎。」財政部秘書程錫庚答覆：「並未付過紙幣佛郎，因當時紙幣佛郎與金幣佛郎均係同一行市。」褚輔成質問：「西班牙賠款時，曾憶及

中華民國十二年 二月十三日

二二二

付過紙幣佛郎。」程錫庚答覆：「西班牙賠款數目甚少，曾經付過紙幣佛郎。」吳榮萃又質問：「不拘多少，總之，曾經付過紙幣佛郎，外交部即有先例。」劉恩源答覆：「將來與管理公司交涉時當參照此例細定條件。」

最後，張紹曾同意即日將金佛郎案咨送國會議決。（註六）

北京國會議員王廷弼等三十三人，聯名通電全國，請求取銷內閣通過之金佛郎案，以資挽救。

舊國會議員王廷弼等三十三人，以北京政府允准法國金佛郎賠款，損失過鉅，且在中法銀行有債權之中國人，類多權要，內閣通過金佛郎案頗有損削國家以附益個人之嫌。故而聯名通電全國，要求取銷內閣通過之金佛郎案，以資挽救。通電全文如下：

「大總統、各部、參眾兩院、馮檢閱使、各省巡閱使、督軍、督理、省長、總司令、督辦、都統、護軍使、省議會、各法團、各報館均鑒：庚子賠款，我國忍痛久矣。從前償還法款，均按市價，以海關兩折紙佛郎交付。紙佛郎與金佛郎市價雖甚懸殊，在法國政府當認為有同等價格，故我以紙佛郎交付，彼亦受而無詞。乃政府對於今後應繳法國賠款之三萬九千一百五十餘萬佛郎，竟於本月九日閣席議決一律改還金佛郎。查目前一紙佛郎合銀元一角二分五厘，一金佛郎合銀元三角二分五厘，比較相差損失在七千萬左右。據政府宣布：謂事如為單純賠款問題，則用紙用金，損益即可確定等語。是政府已明認用金價還，確有鉅額損失。又謂荷從法律上認定前項賠款有交付金佛郎之必要時，則由賠款項下移充中法實業銀行復業用款、及擴充中法間教育經費等項，數目亦可增多，就我國本身觀察，實屬損益互見等語。不知所謂認定有交付金佛郎之必要者，是政府認定耶？抑是法國人認定耶？苟為法國人認定要交金佛郎，政府即不惜犧牲七千萬，敲剝吾民骨髓以奉之，是媚外也。設政府以增多中法實業銀行用款，及中法間教育經費為理由，認為交付金佛郎為損益互見，試問損國庫者七千萬，而益於吾民者有幾？豈真明察毫毛而不

見邱山也，是直巧飾其說以欺瞞國民也。輿論喧傳，咸謂前在中法銀行有債權之中國人，類多權要，藉此以便私圖，若果如此，是內閣故意損創國家以附益個人也。況我國庚子賠款，不僅法國，倘有情事相類，援例要求，損失之大，更將繼七千萬而數倍之。民膏已竭，國將破產，而內閣一切不顧，悍然爲之，是可忍，孰不可忍？鄙人等代表國民，緘默難安，除請求元首即將現內閣通過此項原案取消外，務懇合力糾正，以資挽救，臨電迫切，諸維亮鑒。

國會議員王廷弼、王澤敏、任煥黎、黃佩蘭、任同堂、陶毓瑞、陳鴻喙、田增、孔慶榿、李永聲、潘大道、王志勳、董效先、高旭、王法勤、鄺元、胡鄂公、馬驥、王傑真、彭養光、張樹森、黃政素、胡祖舜、駱繼漢、錢崇澍、賀贊元、康士鐸、褚輔成、張鼎彝、張善與、王兆離、竇應昌、王用賓、元（十三日）。」（註七）

駐北京法使傅樂猷照會北京外交部，關於庚款未付部分，重申照民國十一年七月九日之協定實行。

去年七月九日，北京政府與法國訂立協定，法國允許退還庚子賠款未繳部分，撥充下列各項用途：（一）償還中法銀行遠東存戶存款五厘金券之基金；（二）中法間教育事業；（三）代償中國政府應繳中法實業銀行股本餘額二千五百萬佛郎；（四）清結中國政府欠中法實業銀行各款之國幣一千餘萬元。法方條件爲我國須用金佛郎賠付庚款。（註八）

本月十日，北京外交部照會法使館，允以金佛郎賠付庚款，本日接得法使照會，重申去年七月九日之協定。照會全文如下：

「爲照會事。關於庚子賠款餘而未付，每年攤款之使用，所有批准去年七月九日中法協定之法律，業經法國大總統宣布。茲奉訓令，囑爲轉達貴總長，並准本月十日貴總長來照，以法國部分庚子賠款，已經中國政府於二月九日議決，照金錢付款等情知照前來。本公使閱悉之次，查中國政府意見，以爲所有辛丑條約第六條所規定之賠款，法國本照該約所享之權利，已經去年七月九日之協定，將其重爲證明，不使更改，而本國政府亦以爲如此。且本國

中華民國十二年 二月十四日

二三四

政府對於該項賠款，原有國際性質之體制，必要堅執其完全維持，並將來不認可是項體制受任何之更改，以使辛丑條約載明之擔保各項，得以完全保守，而中法實業銀行之遠東存戶，暨中法教育慈善事業，以及中國政府將來均獲其利。該庚子賠款餘而未付之每年攤款，茲後須照一九二二年七月九日協定，及顏前總長解釋該項協定之同日互換公文，規定其使用此項協定辦法，應即迅速實行。諒貴總長對此必與本公使表示同意，故請立予轉飭總稅務司將庚子賠款（查該賠款到期未付之款項已有兩月）以金錢交付本公使，隨即祇候教旨，俾將一九二二年七月九日協定之履行，與貴總長現定一切，以副各關係者所切盼之至意也。須至照會者。」（註九）

註一：「革命文獻」第八輯，總頁一〇五八—一〇五九。

註二：「胡漢民先生年譜稿」，「中國現代史叢刊」，第三冊，頁一九四。

註三：民國十二年二月廿三日「順天時報」。

註四：中央幹部會議紀錄原稿（黨史會藏）。

註五：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第五冊，頁一六。

註六：民國十二年二月十四日「順天時報」。

註七：「黃膺白先生年譜」，頁一五五—一五六。

註八：「東方雜誌」第二十卷，第二號，頁六一八。

註九：同註七，頁一五四。

十四日 孫大總統嘉勉李炳榮。

李炳榮於討賊軍返廣州時，策應配合，殊有功績，孫大元帥特致函嘉勉，函曰：

「變承足下：粵局多變，何止滄桑，撫今追昔，欣慨交集。前黃亞伯偕令兄汝訓寶來手書，已悉一切。比恐形跡過密，貽累足下，故未裁覆；惟託亞伯與令兄代致慰勸，然深爲足下危；而足下竟毅然不動聲色，策應討賊軍，使粵垣無喋血之慘，珠海有澄清之期，輜略之奇，識者無不稱歎，足下功業固有其不朽者在也。茲因醉生返粵之便

，特具函致候，即詢近佳，不一。孫文。」（註一）

中國國民黨總理孫文批准「中國國民黨上海分部組織綱要」。

本日，中國國民黨孫總理批准「中國國民黨上海分部組織綱要」七條，自即日起實施，其條文如次：

- 第一條 上海商埠內得依同鄉同業及其他關係之結合，由總理特許分別組織分部；但在同一組合內不得設兩分部；其分部以成立之次序，別為第幾分部。
- 第二條 分部未成立以前，暫設籌備處，籌備主任由本部呈請總理委任之，其任務至分部成立為止；但籌備期間，以兩個月為限。
- 第三條 分部在籌備期間以內，非有新黨員三十人以上不得成立。成立後黨員以轉徙或其他事故減至不足員數時，得取消之。
- 第四條 分部部長由該分部黨員選舉，報由本部呈請總理委任之。
- 第五條 分部於支部或總支部未成立以前，直屬於本部。
- 第六條 分部開辦及經常費，本部概不支給。
- 第七條 其餘未經特定事項，暫行參用海外分部通則。

註一：「福建文獻」，第九期，頁五五。

註二：「革命文獻」，第八輯，總頁一〇五九—一〇六〇。

十五日 孫大總統由上海啓程赴粵。

自孫大總統於一月二十六日發出和平統一宣言後，黎元洪、張紹曾、段祺瑞、張作霖、盧永祥等

中華民國十二年 二月十五日

中華民國十二年 二月十五日

二三六

均復電贊同，黎元洪、張紹曾且派代表南下謀和。孫大總統本擬於二十七日赴粵，詎沈鴻英謀變，乃告展期，而各軍則紛電促請孫大總統回粵主持粵局，孫大總統遂復捨駐滬統籌全局，而作回粵之計。

(註一) 本日，由上海啓程南下赴粵。

北京政府任命馮國勛為外交部山東交涉員。

北京政府發表命令：外交部特派山東交涉員施履本調回外交部；任命馮國勛為外交部特派山東交涉員。(註二)

漢口軍法處槍斃律師施洋。

施洋在漢口業律師，因支持京漢鐵路工人組團罷工而被軍方逮捕，本日上午被軍法處執行槍決。事後軍法處布告云：

「案奉督軍令：『審漢鎮守使、漢口警察廳、武漢稽查處會呈：拿獲迭次煽惑工人罷工犯施洋一名到處，當經本處訊明，該犯施洋供認迭次參加工團，公然演說，主使煽惑罷工等情不諱。據此，茲經呈奉督軍命令，施洋一名，既經迭次公然演說，煽惑工人罷工，供認不諱，自應從嚴盡法懲治，而遏亂萌，該犯施洋一名，准即按照刑律第十六章妨害秩序罪，第二百二十一條第一項，從重處以極刑，以昭炯戒，而儆效尤。仰即遵照執行，等因奉此。除將該犯施洋一名，遵令提案宣布罪狀，當庭驗明正身，於本月十五日上午七時，綁交衛隊連押赴行刑場執行槍決外，合亟布告，仰軍民人等一體知悉。』(註三)」

註一：岑學呂：「三水梁燕孫先生年譜」，下冊，頁二四五。

註二：「政府公報」，第二四九一號。

註三：民國十二年二月廿八日「順天時報」。

十六日 許崇智回粵軍隊在大埔與洪兆麟部衝突，洪旋令所部退讓。

許崇智軍離閩赴粵，途中經過陳炯明舊部洪兆麟防地大埔，而與洪軍發生衝突。洪兆麟未敢與許崇智軍正面阻礙，旋下令所部退讓。（註一）

附錄：粵省現況（註二）

昨（三月七日）接廣州電訊粵中局勢現可分為三派，陳炯明雖經失敗，尚有一部分潛勢力，暗中結合。沈鴻英負戰勝之威，雖退出粵垣，而實力未嘗少殺。孫中山回粵經多數之歡迎，自有實力之援助，布成鼎足而三之形勢。但孫對陳部自思滅此朝食，永絕後患；陳對孫氏亦擬重整旗鼓，恢復舊觀，雙方既各有所懷，則沈鴻英適居其中，確有舉足重輕之勢，故孫陳對沈均思聯絡，以爲己援。但沈近已退出粵垣，正欲回桂他圖，頗不願爲左右袒。孫即因利乘便，允撥沈軍開拔費十萬元，令沈速行回桂，以免爲陳所用。惟沈又接北方某要人電，令暫緩移防，以防中山在粵重組政府，沈氏對此頗感進退維谷之苦。又許崇智部、張明達，前在大埔繳去尹驥所部軍械，兩部遂大起衝突，現由許部朱參謀到汕，送回繳械並向尹道歉，雙方始行諒解。而許與陳炯光、陳修爵、鍾景棠等部，又在興寧五華等縣發生戰事，頗爲劇烈，勝負現尙屬未卜，可謂一波甫平，一波又起矣。

吳佩孚通電呼籲國人羣起力爭，保衛片馬領土。

英人佔我雲南片馬，歷年交涉，迄未獲得結果。上月二十四日雲南省長唐繼堯發出通電，促請各方注意，本日吳佩孚通電全國，呼籲國人一致起而抗爭，以保衛疆土，固我邊塞。電曰：

「頃接雲南省長一月二十四日代電，於片馬交涉懸案」列舉英人爭持要點暨將來我國禍害關係，洵中癥結，朗若列眉。本愛國之熱忱，定保疆之至計，名爲雲南一隅，實則關係全國。凡我國民，理應一致贊同，共圖挽救。查中英片馬定界，遷延迄今，已閱廿稔。始而僅議小江以內，繼則涉及小江以外，且藉口通至西藏，得寸進尺。在彼則原係長蛇封豕之心，而予取予求；在我寧甘剝膚噬臍之痛。抗拉大山爲原有之界線，本已定若鴻溝；高黎貢山

中華民國十二年 二月十七日

二三八

係意外之要求，何得任其鹿馬，國際首重事實，弱國詎無外交，世界日進和平，公理終須戰勝。願我朝野上下，羣策羣力，共起力爭，保雲南之疆土，即所以措國家於磐石。賈長沙所謂蹈盜之患，非獨一方之痛也。心所謂危，泣涕陳之，敬希舟鑒。吳佩孚、願。」（註三）

註一：「東方雜誌」第二十卷，第六號，頁一二九。

註二：民國十二年三月八日「順天時報」。

註三：民國十二年二月十七日「順天時報」。

十七日 孫大總統抵香港。

孫大總統是日由滬抵港，寓楊西巖宅，隨行有譚延闓、楊庶堪、徐紹楨等。（註一）

附錄：周卓懷：四十二年前國父經過香港盛況（註二）

民國十二年二月十七日，國父由陳友仁、古應芬等陪同，從上海乘「傑斐遜總統輪」抵達香港，目的是轉往廣州。當天香港氣候寒冷，港口大霧瀰漫，但是香港市民因為預先知道國父將在干諾道中的卜公碼頭登陸，因此從下午開始，就有大批歡迎的羣衆在卜公碼頭等候。香港華人海員工會更租了許多汽船，船上張掛綵旗，懸起鞭炮，下午五時左右，由中環直駛出筲箕灣的鯉魚門海外去迎接，沿途大放鞭炮，整個香港海面，洋溢着一片喜氣。

當天因為氣候不佳，「傑斐遜總統輪」直到下午六時半才在港口出現，同時也不在照預定計劃在海面停留，而直駛入對海的九龍倉碼頭。因為大郵船靠岸需要很多時間，因此在卜公碼頭等候的新聞記者，看見總統輪轉駛向九龍倉，便紛紛雇了電船追過去。但是碼頭把守嚴密，在國父未下船之前，不許任何人進入，連新聞記者也不例外。好在國父並未在九龍倉碼頭下船，仍舊按照原計劃，乘汽船橫渡港口，在卜公碼頭著陸。

國父一出現碼頭，頓時掌聲雷動，歡呼四起。國父步出碼頭後，即乘汽車直駛半山區干德道九號，下榻於楊西巖先生私寓。這時全香港都傳遍了國父已抵達香港的消息，於是全市鳴放鞭炮，由下午八時一直放到十一時，這是

香港有史以來對任何個人前所未有的盛大歡迎。

二月十八日中午，國父應港督葛羅斯汾之邀，在港督府進午餐，下午到西摩道何東爵士（何世禮將軍之父）寓邸與何爵士歡談並共進茶點。二月十九日上午，國父應邀到香港大學發表演說，這是此番國父經過香港的一個高潮。

當天上午，香港大學禮堂內外擠滿了學生和來賓，在講臺上與國父同坐的，除了陳友仁之外，還有港督葛羅斯汾、港大副校長布蘭特的夫人、香港西商會主席皮西士博士、以及何東爵士。

當國父由何東爵士陪同進入禮堂時，受到聽眾熱烈的歡迎，港大學生們起立鼓掌數分鐘之久，他們揮動着帽子，歡呼聲與拍椅聲夾成一片。

港大學生會主席何世儉（何世禮將軍之兄），首先致介紹詞，他的介紹詞講得非常中肯而得體。他說孫中山先生是香港華人西醫學堂的畢業生，香港華人西醫學堂就是香港大學的前身，這是香港大學的光榮。他說用任何言語來介紹孫中山先生都沒有必要，因為孫中山的名字就是中國的同義字，孫中山先生的經歷如果用書本記載下來，無疑的將是最吸引人的事蹟，如果愛好自由是偉大的考驗，那麼孫中山先生將與偉大共存，因此現在在我們面前的，就是這麼一位中國的偉人，一個真正的君子，和一個胸懷廣闊的愛國者。

國父一站起來，禮堂中便響起了很久不息的掌聲。國父說他回到香港大學來，就好像回到了自己的家一樣，出於旅途匆忙，他並未作演講的準備，他想趁這個機會，回答一些常常被人問起的問題，他說這些問題，他不止被問過一千次，但是從來都沒有機會答覆，他認為當日在港大禮堂聽演講的人，也許有許多人也會提出同樣的問題，因此他就在這裏答覆。

國父說人人都問他革命的思想是怎樣產生的。要回答這個問題，就要回溯到三十九年前的往事，國父說當時他在香港華人西醫學堂讀書，每年有兩次假期回到故鄉香山縣，每次回去，都要自己作自己的警察和保護者，第一件事是把長槍拿出來，看看有多少子彈，準備晚上應付意外。他說香山縣的滿清政府官吏已經是貪污枉法、無惡不作，但有一次他到廣州，發現那裏的情況更壞，幾年後他到北京去，更發現那裏比廣州還要壞幾百倍。

中華民國十二年 二月十七日

二四〇

國父說，當他在華人西醫學堂唸書的時候，有一次回到香山，發覺街道實在太骯髒，他乃親自動手打掃。不久就有許多年青人追隨他的行動，大家齊心合力，就將村內外的街道，打掃得乾乾淨淨。當時在香山做知縣的是一個比較開明的人，很贊成他的做法，並叫他第二年暑假回去，再帶頭打掃街道。但是過了一年，他回到鄉下，卻發現那個開明的知縣已經丟了官，新上任的是一個用五萬兩銀子買得烏紗帽的人。

國父說他從西醫學堂畢業之後，更加深入社會和各階層接觸，深刻體驗的結果，知道他必需放棄救人的職業，而以救國為他的終身事業。

國父說中國的積弱，是由於許多世紀以來都沒有一个好政府，他認為中國一旦有一个好政府，以中國人民的勤勞與智慧，中國一定會成為世界上一个第一流的國家。

國父結束了他的演講之後，聽眾熱情高漲，許多港大學生擁到講壇前面，把他舉起來，一直抬到禮堂外面，拍照留念，然後送他出去。國父在登上汽車之前，被介紹給三位聽講的美國婦女，其中一個名叫珍·羅斯福，是當時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的堂妹。

國父於二月廿一日清晨，離開半山區下德道九號楊西巖先生寓所，乘汽車到干諾道中省港澳碼頭，搭「香山」號客輪前往廣州。隨行者除了上海回來的軍政要員之外，還有若干在香港加入的，一行共七八十人，包下了「香山」號全部西餐房。香港警察從干德道一直護送他們到碼頭，碼頭外齊集了送行的市民，碼頭內則有大批武裝及便衣警察，因為國父離開上海時，曾經傳說北洋軍閥要買人在船上謀害他，因此這一天「香山」號輪上的二三等搭客被搜查得特別嚴格，船上的警衛隊，也都荷槍站在西餐房的入口處守衛。

在輪船開行之前，國父和他的隨行人員，曾在甲板出現，國父談笑自若，並頻頻向送行的羣眾揮手致意。

八時正，「香山」汽笛長鳴，啟碇開行，華人海員工會又派了好幾艘汽船送行，燃起鞭炮，岸上的送行市民也歡聲雷動，互相呼應，場面極為壯觀動人。這些送行的船隻一路尾隨「香山」號，駛出港外數里才折返。

翌日的德臣西報有這樣的描述：「香港市民如此熱烈的歡迎孫博士，其盛況在香港的歷史上是空前的。更難得的是，這種熱情完全是發自每一個市民的內心，沒有任何外力的強制與脅迫……孫博士以前曾在香港受教育，孫博

士的偉大，也就是香港的光榮……」

其實，國父的偉大，何僅是香港的光榮，他該是全中國的光榮，全亞洲的光榮，乃至於全世界的光榮。

曹錕、吳佩孚及直系六省督軍，聯請北京政府任命沈鴻英督粵，孫傳芳督

閩。（註三）

註一：鄭澤如：「中國國民黨二十年史蹟」，頁二七五。

註二：「傳記文學」，第七卷，第五期，頁二〇——二二。

註三：「東方雜誌」，第二十卷，第六號，頁一、二九。

十八日 孫大總統致電蔣中正，請速來粵就任參謀長職。

本日孫大總統在香港致電蔣中正，請速來粵就參謀長職。電云：

「介石兄鑒：頃閱兄與滄白、湘芹兄函，甚慰。展、季二兄現時均有重要職務，須暫留滬及赴浙奉。此間須兄助至切，萬請速來，勿延，並已發表兄參謀長，軍事樞機，不可一日無人也。文、巧。」（註一）

北京政府通電自辯允用金佛郎付法國庚款理由。

自從北京政府承諾金佛郎案以後，衆議院乃於十三日召集緊急會議，議員褚輔成等提案竭力反對，大致謂北京政府允諾法國要求以金佛郎交付庚子賠款，其損失在五千萬兩以上，折銀元有六千餘萬元之鉅，損失國家權利非淺等語。結果咨請北京政府速將該案提交國會議決。北京政府因已經答應法使付金，勢難取消前議，乃運動議員使不反對，一面又於本日通電自辯，謂如果不允許付金，則（一）庚子賠款不能退還；（二）去年七月九日之修定悉行推翻；（三）中法銀行存戶受損，而政府積欠該行八千餘萬佛郎勢須另籌的款付還；（四）前此緩付五年賠款協定內應允推展至一九四五年之辦法隨之取消，須於最近五年期內連

中華民國十二年 二月十八日

二四一

同各該年度應付之賠款一併攤還。國務院電云：

「近政府議決以金佛郎付給法國部份庚子賠款一項，外間不無誤會，特爲詳述事實，俾明真相。查從前償付法國部份庚子賠款，均以關平銀照約購買佛郎電匯交付，其時佛郎爲法國唯一貨幣，並無金紙之分，故以銀兩購買電匯，歷年從無問題。歐戰以還，佛郎匯兌率低落，乃有金、紙之殊。適又在緩付五年期間以內，故亦不生問題，直至上年十一月底，緩付五年期滿，法使乃據約聲請以現金交付賠款。查光緒三十一年五月，即西歷一九〇五年七月，前外務部總理慶親王與駐京各使換文，對於交付賠款一層訂定，或按倫敦銀價用銀付還，或以金期票，或以電匯票，各債權國有自由選定權，惟政府希圖減輕國庫負擔，曾一度議決否認以金佛郎付給。旋接答覆，始終據約堅持，法使且引去年七月九日中法換文，拋棄賠款，用以維持中法銀行，及撥助中法間教育事業，與代償中政府欠債該行股本與股息之協定，謂如再遷延，迫不得已，祇得取消協定，乃須履行辛丑和約第六條之規定等語。政府以敘事體大，迭經國務會議五次討論，愈謂法使既根據條約主張，倘我堅不允許，其結果爲庚子賠款不能退還，爲去年七月九日之協定悉行推翻，爲中法銀行存戶受損，而政府欠債該行八千餘萬佛郎，勢須另籌的款付還；爲前次緩付五年賠款協定內，應允推展至一九四五年之辦法，隨之取消，須於最近五年期內，連同各該年度應付之賠款一併攤還。政府斟酌各項情形，並基於退還之原則，議決照原案，仍以金佛郎付給，呈請大總統統裁可，並由院交由財政部咨請外交部查照轉復法使，此政府辦理此案之經過情形也。抑更有陳者，法國方面實行上年七月九日協定，以本年二月十二日爲最後限期，由北京通電巴黎，時間約須兩晝夜始達，故法使要求中政府之答復文，必須於二月十日正午以前送交法使。上述五次閣議，最後一次二月九日，限期迫促，稍縱即逝，此又當時之實在情形也。玆恐遠道傳聞失實，用特詳述，諸希亮察。院、部、巧、印。」（註一）

註一：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第五冊，頁一五。

註二：民國十二年二月十九日「順天時報」。

十九日 福州二次閩局善後會議，決定請林森辭省長職，改任全省公路督辦，促薩鎮冰接任省長。

第二次閩局善後會議於本日在福州召開，王永泉主張舉林森爲全省公路督辦，逼林森辭省長一職，擁護薩鎮冰接任省長。（註一）

註一：「東方雜誌」，第二十卷，第六號，頁一二九。

二十日 孫大總統在香港大學演講「革命思想之產生」。

孫大總統於赴粵途中，住停香港，本日在香港大學發表演講，講題爲「革命思想之產生」。講詞如下：

「我此時無異游子歸家，因香港及香港大學，乃我智識之誕生地也。我本未預備演說，但願答復一問題。此問題即前此屢有人向我提出，而現時聽衆中亦必有許多人欲發此問者。

我以前從未能予此問題以一相當答復，而今日則能之。問題維何？即我於何時及如何而得革命思想及新思想是也。我之思想發源地即爲香港，至於如何得之，則三十年前在香港讀書，暇時輒閒步市街，見其秩序整齊，建築闢美，工作進步不斷，腦海中留有甚深之印象。我每年回故里香山二次，兩地相較，情形迥異，香港整齊而安穩，香山反是。我在里中時竟須自作警察以自衛，時時留意防身之器完好否？恆默念香山、香港相距僅五十英里，何以如此不同？外人能在七八十年間在荒島上成此偉績，中國以四千年之文明，乃無一地如香港，其故安在？

我曾一度勸其鄉中父老，爲小規模之改良工作，如修橋、造路等，父老避之。但爲無錢辦事，我於放假時自告奮勇，並得他人之助，冀以自己之努力貫徹主張。願修路之事涉及鄰村土地，頓起糾葛，遂將此計畫作罷。未幾我又呈請於縣令，縣令深表同情，允於下次假期中助之進行。迨假期既屆，縣令適又更迭，新縣官乃行賄五萬元買得此缺者，我無復希望，祇得回香港。由市政之研究進而爲政治之研究，研究結果，知香港政府官員皆潔己奉公，貪

賄賂之事絕無僅有，此與中國情形正相反。蓋中國官員以貪賄納賄爲常事，而潔己奉公爲變例也。我至是乃思向高級官員一試，迨試諸省政府，知其腐敗尤甚於官僚。最後至北京，則見滿清政治下之齟齬，更百倍於廣州。於是覺悟鄉村政治乃中國政治中之最清潔者，愈高則愈齟齬。

又聞諸長老，英國及歐洲之良政治，並非固有者，乃人經營而改變之耳。從前英國政治亦復腐敗惡劣，顧英人愛自由，僉曰：『吾人不復能忍耐此等事，必有以更張之。』有志竟成，卒達目的。我因遂作一想曰：『曷爲吾人不能改革中國之惡政治耶？』

中國對於世界他處之良好事物皆可模倣，而最要之先着，厥爲改變政府。現社會中最有力之物，即爲組織一良好之政府。中國則並無良政府，數百年來祇有敗壞一切之惡政府。我因此於大學畢業之後，即決計拋棄其醫人生涯，而從事於醫國事業。由此可知我之革命思想，完全得之香港也。

我既自稱革命家，社會上疑義紛起，多所誤會。其實中國式之革命家，究不過抱溫和主義，其所主張者非極端主義，乃爭一良好穩健之政府。

我經多年之工作組織，卒將滿清推倒，而建立一民國以代之。民國成立僅十二年，然自願存在，必永久常在無疑。在此十二年間，困難至多，人民深遭痛苦，乃資革命家之造亂，謂舊時君主較愈於今。然此事實漠視數重要問題，凡民國以人民爲主人，彼之目的，即在使中國四百兆人皆躋於主人地位，而如何取得此地位之法，一般人似皆未知之。

此次改革如造屋然，舊屋已倒，新屋未成，將來造成之後，幸福無量，今日之痛苦，實極小之代價而已。

中國以外革命家之同志甚多，而反對者亦不少。反對派人謂中國改造民國之機會尙未成熟，以恢復帝制爲宜。然十二年來復辟企圖已有二次，一爲袁世凱，一爲清帝，均經失敗。夫民國之未成功，乃因尙未全上軌道，而在過渡中耳。果欲中國長治久安者，必須首先完成此工作，即必須將新屋建造竣工。革命黨所遭反對元素甚多：第一、爲滿人，力圖撲滅新思想；第二、爲官僚，務與革黨爲敵；第三、則爲軍閥。必此等阻力悉除，中國始能永久平安。

黨人今仍爲求良政治而奮鬥，一俟達此目的，中國人民即將滿足而安居。試觀海峽殖民地與香港，前者有華人一百萬有奇，後者有華人六十萬，彼等未往該兩地之前情形如何不必論，今則皆安居樂業，而爲良好公民，可見中國人民乃容易管理者也。

學友諸君乎！諸君與余同受教育於此英國屬地，並在同一之學校，吾人必須以英國爲模範，以英國式之良政治傳播於中國全國。」（註一）

附錄：孫中山之中國政府腐敗談（註二）

香港二十日電稱：孫中山氏應香港大學之聘，對於該大學三百名以上之學生，曾有一場沉痛之演說，植民大臣謝班氏致歡迎詞後，孫氏即登臺演說。略謂中國政府與香港政府之差異，業與余（孫氏自稱下同）以非常之感銘，英國於七十年間，能在如香港之不毛地，建設如斯之良好政府，實堪令人驚嘆。然試一觀中國，已經有一百年之歲月，今尙未能建設如香港之政府，觀茲香港之行政府腐敗，實爲例外，蓋肅清以支配全部，然中國之行政，乃腐敗以支配全部云云。更謂余昔日在香港受教育後，曾過赴北京，即覺諸北京實較廣東腐敗百倍，當時即悟，在中國吾人不應有一政府，蓋吾人數百年間已被誤於政治之下矣，余於是拋棄余之職業治病理想，專從事於救國事業云云。最後孫氏對同窗之學友云，諸君既學得英國人之事例即應於中國到處努力，建設如英國之良好政府云。

孫大總統在香港對工商界演講「裁兵築路」。

本日晚，孫大總統在香港楊西巖宅對香港工商界領袖以「裁兵築路」爲題，發表演說。其講詞大要如下：

「予此次來港，蒙工商各界到碼頭歡迎，殊深感謝。惜當時政府爲保護予計，未許諸君下船相見，未免抱歉。但香港政府已向予表明意見，自後彼此互相協助，一致行動，各商人亦可與予一致行動。從前因各商家協助革命爲政府逮捕，今可無虞。予所希望於各商家者，亦係望其與予一致行動耳。當予前在上海時，北京政府及各省要人，均派代表來與予磋商統一問題。予曾發表宣言，主張先裁兵後統一。予發表宣言後，當得各方面贊成，且有裁兵會

中華民國十二年 二月二十日

之組織；惟曹錕、吳佩孚欲以武力統一，未表贊成，故事未就。但予爲實踐宣言起見，當從廣東裁兵始。或謂廣東若裁兵，他省來攻奈何？予將應之曰：兵不貴多而貴精。苟廣東有十萬兵，將其裁去一半，餘一半之精兵，當能衛省及保護地方有餘。至所裁之兵用以築路，則全省道路自通，地方自然發展，則兵之工價雖厚，於兵餉亦無妨，而兵亦甘於築路，而不願當兵也。不過築路須款，是目前最要問題。然借款亦已有把握，因今日下午上海銀行總理梯雲君請予茶會，余曾以裁兵借款事告之，彼極贊成，願向小呂宋、爪哇、星架坡各分行借出，不需特別抵押。至借款用途，係照予目前宣言辦法，由本省農、工、商、學、報五界各舉代表一人，連同債主派出一人共同監督。若各商家贊成此事，和平統一之希望目的，當可立見也。」（註三）

直隸、山西兩省當局勒令解散正太鐵路工會。

正太鐵路工人得知京漢鐵路二月四日大罷工消息，即開緊急會議，準備罷工，經三日準備，於二月七日正午實行罷工，嗣雖聞京漢鐵路罷工失敗，但該路仍延續罷工至十一日，始行復工。本日當地警局即將該路工會封閉，路局復將工會領導人開除示儆，經工人向路局請願，始准被開除者復職，但工會未能啓封。（註四）

蘇俄脅迫外蒙代表在莫斯科締「俄蒙密約」。

蘇俄控制外蒙成立偽組織後，去年四月以「親華」罪清算其傀儡偽「國務總理」波多等十餘要員，另以外蒙留學俄國份子掌握偽政權。本日，蘇俄又脅迫外蒙駐俄代表，在莫斯科與俄締結密約，規定外蒙之一切天然資源許俄國實業家開採，蘇俄軍隊得長期駐紮外蒙。密約大要如下：

- 一、外蒙當局須宣告一切森林礦產及土地以後均歸國有，凡無人佔有之土地，均給蒙古貧民及俄國農民居住耕種。

- 二、外蒙天然富源禁止私有，一切礦區許俄國實業家雇用蒙人開採。

- 三、金鑛事業歸俄國工會及工團承辦。
- 四、貴族享有之土地權當即廢止，代以蘇維埃自由交易財產制度。
- 五、聘請俄國實業家開發富源，振興工商。
- 六、聘請俄國專門家入外蒙政府以資指導。
- 七、請蘇俄工會參與創設勞工制度事宜，以便得以完全保護工人。
- 八、依蘇俄政府之建議，外蒙一切政府職權均歸人民政府之行政部施行，先設立一革命委員會，及軍事委員會，再召集議會以便制憲。

九、允許蘇俄軍隊駐紮於外蒙，協助蒙人保全領土以禦中國。

十、活佛及蒙古王公之頭銜一律廢除，以活佛爲革命委員會會長。（註五）

吳佩孚積極援助楊森、劉存厚川軍。

吳佩孚積極援助劉存厚、楊森以軍費及兵器，俾使劉、楊軍進攻成都。本日，由漢陽兵工廠送去大砲八門，砲彈四十箱，又與蕭耀南協議令第八師師長王汝勤爲援川司令，令第十八師師長盧金山爲副司令，進兵四川，以爲楊森之後援。（註六）

湖北督軍蕭耀南派員視察鐵路沿線狀況。

京漢鐵路全線罷工風潮雖藉武力壓制平息，湖北督軍蕭耀南猶不放心，本日特派第二十五師補充團團長尹紀倫率軍前往視察沿線狀況，意在示威及安撫。（註七）

註一：「國民週刊」，第一卷，第一號。

註二：民國十二年二月二十二日「順天時報」。

註三：同註一。

中華民國十二年 二月二十日

中華民國十二年 二月二十一日

二四八

註四：「東方雜誌」，第二十卷，第六號，頁二二九。

註五：民國十二年三月十一日「順天時報」。

註六：同註二。

註七：同註二。

二十一日 孫大總統自港抵廣州，續行大元帥職權。

本日孫大總統自香港抵廣州。先至省長公署，接見各界畢，詢鄧澤如曰：「林樹巍、林直勉、陸志雲等，現在何處？」澤如答以樹巍、志雲在高州；直勉已往香港，不日將隨漢民赴滬。孫大總統囑即電三人返省來見，蓋念念不忘三人去年維護出險之功也。（註一）

孫大總統即在廣州積極籌設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續行大元帥職權，統率各軍。（註二）

孫大總統演講「和平統一，化兵為工」。

本日孫大總統在廣州滇桂軍歡迎宴會上演講「和平統一，化兵為工」，強調「仁者無敵於天下」，表明革命是為人民謀幸福，行大義之行爲。楊希閔、劉震寰及各將領均在座聆聽。講詞全文如下：

「楊總司令、劉總司令、各將領和同志諸君：今天蒙楊總司令、劉總司令來歡迎，本大總統是很感謝的。

本大總統向來是在廣東的，爲甚麼今天再回廣東呢？因爲去年六月陳炯明造反，粵軍叛亂，本大總統在廣東不能行使職權，至八月離開亂地，北往上海。到了今年正月，得滇桂聯軍和各附義諸軍隊的力量，趕走了叛賊陳炯明，所以今天再回廣東。滇桂聯軍爲大義討賊，剛才恢復廣州，但是各軍隊進城之後，非常複雜，不幸而有主軍和客軍的猜疑。惟現在大敵當前，如今日報紙已載陳家軍曾和東路討賊軍宣戰，這項猜疑是萬不可有的。本來各軍同爲大義討賊，原來是沒有主客之分的！如果說到主客之分，粵軍是主，滇桂軍是客，去年威迫本大總統走的，就是主軍；今日歡迎本大總統來的，還是客軍。現在東江叛亂的粵軍，一定是要討伐的，萬不能說革命的軍隊，可以任意

叛亂，如果有叛亂的便要誅滅。不但是叛亂的粵軍要誅滅，就是各省的反叛軍隊，都是要誅滅的。本大總統是中華民國的大總統，要中華民國成統一的國家，從此就要打破各省的界限。本大總統這次回廣東來，是要統一滇桂粵諸軍，造成統一的中華民國的！

我們中國本來是統一的，但是自辛亥年革命以來，革命的事業還沒有成功，這個病根便在於調和。調和的意思，本來是大公無私，求和平統一的；無奈一般腐敗的官僚和軍閥，發起反對共和。譬如袁世凱稱帝，張勳復辟，督軍團造反，同割據的聯省自治，把一個國家弄到四分五裂，所以中華民國便不統一。這個不統一，便是革命沒有成功。這回滇桂諸軍收復廣州，功勞是很大的，責任是很重的，但是以後的責任還要更重大。這個重大的責任，便是在整頓內部，以廣東為模範，統一西南；以西南為模範，統一中國。至於統一的方法，有輿論和武力兩種。本大總統這次回粵，是主張和平統一的，因為現在全國人心實在厭亂，是有輿論做我們的後援，又有諸君的武力做基礎，有了武力和輿論，這次革命是一定成功的。原來革命本是發源於南方，但是北方的共和程度，也是很高的，譬如辛亥年武昌發起革命，北方便有許多省分贊成，不久便成了一個統一的中華民國。我們現在如果要再創造一個統一的共和國家，只要先除去西南的盜賊和反叛，再用武力和輿論，北方一定是贊成的。就中國現在情形而論，最有力量的，東北方有奉天的張雨亭，東方有浙江的盧子嘉，其次有段祺瑞的皖系，和西南革命發源的各省。但是盧子嘉屬於皖系，所以可簡單分之為奉、皖和西南三系。這三系已經攜手了，但是北方還有一系，表面似乎是很強的，就是盤據直隸、山東、河南、湖北幾省的直系。這一系管轄北方政府，無惡不作，好像古人說「挾天子以令諸侯」一樣，主張純用武力，統一中國；反對這項主張的有三派，就是剛才所說的奉、皖和西南三系。這三派都已聯合，主張和平統一。直系主張武力統一，譬如調孫傳芳征閩，利用楊森征川，他若兩廣和雲貴也被他們干涉。他們武力雖然很大，然而只能及於北方，不能及於南方。譬如去年吳佩孚想干涉南方，使用計謀聯絡陳炯明造反，所以滇軍這次打敗陳炯明，便是打敗吳佩孚，便是吳佩孚已經失敗！本大總統這次回來，專在整理廣東。近來西南為甚麼打仗？因為反對共和的叛徒沒有除盡。這次已經除去陳炯明，但是他的餘毒，尚盤據潮、梅、惠州一帶，這一帶地方是很大的，幾乎佔廣東全省之半。如果不掃清這個餘毒，便不能安享泰平，這個餘毒尚存，便是大患當前。所以還要請

諸君擔負責任，除清這個大患，方可稍事休息，再來整理民事，為人民謀幸福。發展西南富源，從前沒有機會的原故，因為有明為革命而暗為叛逆的，所以不能成功。其他各省也是如此，不過力量不如陳炯明之大罷了。現在陳炯明已經趕走了，如果用廣東的大力量做根本，掃清內亂，成功的機會，當較大於前。譬如本大總統這次經過香港，覺得有一個很大的機會。香港政府的態度，從前是很贊成吳佩孚的，譬如香港報紙，便極力代吳佩孚宣傳。到了陳炯明造反之後，數月內中國不但不能統一，並且廣東的軍隊姦淫搶劫，無所不為；政治腐敗，日甚一日。香港的外人看見，知道吳佩孚真不能有為，覺悟他們從前的主張大錯，所以這次便根本改變方針，竭力和真正民黨親善。我們現得了一個和門戶極接近的幫助，便是成功的大機會。

革命的成功與否，就古今中外的歷史看起來，一靠武力，一靠外交力。外交力幫助武力，好像左手幫助右手一樣。從前美國獨立，草英國的命，所以成功的原因，一半固然由於本國武力的血戰，但一半可說是由於法國外交力的幫助。如果專靠武力，決計是難於成功的。譬如洪秀全革命，由廣西打過湖南、湖北，以至建都南京，而終不能成功的原因，大半是由於外交失敗，沒有外交力的幫助。所以革命的成功與否，外交的關係是很重大的。我們現在既得了香港外交力的幫助，又有諸君武力的基礎，以後要想革命成功，統一很快，便要取和平的態度，以取得輿論的後援。所以本大總統這次回粵，便主張第一和平統一，第二掃清叛亂軍隊，第三化兵為工，第四精練一部分軍隊。如果不想法則，安插過量的軍隊，便和四川一樣，兵士太多，長年的打仗，從前有主軍與客軍相打，現在內部相打。目前兩廣兵多為患，真是和四川相同，要消滅這個禍患，應該趕快設法安插不良之兵。

本大總統前在上海宣言，主張化兵為工，奉皖兩系是很贊成的，只有直系不贊成。我們主張是先裁兵，後統一；直系主張先統一，後裁兵。諸君要曉得裁兵便是統一的方法，先裁兵後統一，那才算是真統一；如果先統一後裁兵，便是假統一。譬如袁世凱從前不裁兵，借統一的招牌，便借了很多的外債，打敗我們民黨。又如兩個國家械鬥，要想和平解決，便先要停止器械的戰爭。佛家所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我們要想成佛，必先要放下屠刀才好呀，這個道理是很容易明白的！至於本大總統主張裁兵，是在化兵為工，並不是把所有的兵完全裁去。就現在兵士的情形而論，在廣東的餉項每月只發六七元，有時伙食都領不到手，另外每日還有早操、午操、晚操，總共約

有七八小時之多，一旦有了戰事，還要去拼死命，這項情形是很苦的！是很可憐的！不但廣東的兵士是如此，就是各省的也是一樣。到了化兵爲工之後，每日做工不過六小時，在勞動一方面是很舒服的；餉項除原餉之外，另加工錢一倍。簡言之，便是可以得雙餉。至於做工的種類，或是開闢道路，或是辦極大工廠，所做的工是永遠的，不是臨時的。像這樣講來，在沒有化兵爲工之先，兵士的餉項既少，操練又辛苦，生命又危險；在已經化兵爲工之後，兵士的餉項加倍，勞動合度，生命又安全，他們一定是情願去做工的。所以這次歐洲大戰之後，歐美聯軍一共有幾千萬的兵，不到一二年之後，大半可以裁去的道理，便是用這個安插的方法。本大總統這次回粵，化兵爲工，便是利用歐戰後各國裁兵的方法，整頓西南的交通，發展一切的實業。諸君要曉得我們革命，是要做甚麼事呢？是替人民謀幸福的！革命的責任是愛民的，不是害民的！本大總統自明日起，就想一個辦法，整理內部，令西南可以成一個模範，讓東北各省看見了，誠心向我，自可不用武力統一全國。如果各省明白了西南的革命是爲大義的，就是到不得已的時候，要用武力，自然是「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所謂「仁者無敵於天下」，不一定要用大武力，各省是很歡迎的。到了各省歡迎，所用的武力是很小的。我們自今晚起，要把這個責任擔負起來，大家向前奮鬥，另外造成一個新局面。這次得滇桂諸軍的援助，趕走叛賊陳炯明，本大總統是很感謝的，特爲公敬一杯！」

（註三）

中國國民黨總理孫先生文委任趙公璧等爲廣東支部長等職。

本日，孫總理委任趙公璧、林麗生、林雲陔等爲中國國民黨廣東支部科長。另又委任坎問頓、三寶雁、怡朗、庇能、萬磅、巴生港、初貝、芹苴、滿臻、興民、丐冷等地各分部部長、各部主任、書記、評議員等職務。

附錄：孫總理委任職務狀（註四）

一、委任趙公璧爲廣東支部黨務科長狀

委任趙公璧爲中國國民黨廣東支部黨務科科長。此狀。總理、印。總務部部長彭素民副署、黨務部部長陳樹人

中華民國十二年 二月二十一日

中華民國十二年 二月二十一日

二五二

副署。

一、委任林麗生爲廣東支部財政科長狀

委任林麗生爲中國國民黨廣東支部財政科科長。此狀。總理、印。總務部部長彭素民副署、財政部部長林業明副署。

二、委任林雲陔爲廣東支部宣傳科長狀

委任林雲陔爲中國國民黨廣東支部宣傳科科長。此狀。總理、印。總務部部長彭素民副署、宣傳部部長葉楚傖副署。

四、委任何效由等職務狀

委任何效由爲坎問頓中國國民黨分部正部長，伍碧梧爲坎問頓中國國民黨分部副部長，呂見三爲坎問頓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正議長，朱彪汧爲坎問頓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副議長。黃漢章爲三寶雁中國國民黨分部正部長，丁芳園爲三寶雁中國國民黨分部副部長，鄭壽培爲三寶雁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正議長，王信智爲三寶雁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副議長。王尙琴爲怡朗中國國民黨分部正部長，關國深爲怡朗中國國民黨分部副部長，陳文遠爲怡朗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正議長，胡維材爲怡朗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副議長。陳家蘭爲邦咯中國國民黨通訊處主任。譚瑞恭爲庇能中國國民黨分部正部長，朱子機爲庇能中國國民黨分部副部長，陳應欽爲庇能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正議長，廖格卿爲庇能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副議長。詹行塊爲萬磅中國國民黨分部正部長，雲逢益爲萬磅中國國民黨分部副部長，韓卓章爲萬磅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正議長，林幹廷爲萬磅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副議長。蘇法聿爲巴生港口中國國民黨分部正部長，嚴福紀爲巴生港口中國國民黨分部副部長，王瑞廷爲巴生港口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正議長，王覺民爲巴生港口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副議長。楊建周爲初貝中國國民黨分部正部長，林欽爲初貝中國國民黨分部副部長，郭子昂爲初貝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正議長，林鴻寶爲初貝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副議長。陳殿生爲芹苴、興亞中國國民黨分部正部長，吳逢初爲芹苴、興亞中國國民黨分部副部長，胡振南爲芹苴

、興亞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正議長，蘇受滔爲芹苴、興亞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副議長。劉柳坡爲落臻、興民中國國民黨分部正部長，黃治仁爲落臻、興民中國國民黨分部副部長，梁秀林爲落臻、興民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正議長，馬宗峻爲落臻、興民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副議長。陳慈名爲巧冷中國國民黨分部正部長，張伯蔭爲巧冷中國國民黨分部副部長，陳振有爲巧冷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正議長，彭子耕爲巧冷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副議長。陳星閣爲薄寮中國國民黨分部正部長，陳侶雲爲薄寮中國國民黨分部副部長，李少帆爲薄寮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正議長，李斗旧爲薄寮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副議長。此狀。總理、印。總務部部长彭素民副署、黨務部部长陳樹人副署、財政部部长林業明副署、宣傳部部长葉楚傖副署、交際部部长張秋白副署。

五、委任陳卓郎等職務狀

委任陳卓郎爲坎問頓中國國民黨分部黨務科主任，鄭其妙爲三寶雅中國國民黨分部黨務科主任，陳章宙爲怡朗中國國民黨分部黨務科主任，嚴雲卿爲邦喀中國國民黨通訊處黨務科科長，鄭烈卿爲庇能中國國民黨分部黨務科主任，范濟沈爲萬務中國國民黨分部黨務科主任，林鴻興爲巴生港口中國國民黨分部黨務科主任，吳元瑛爲初貝中國國民黨分部黨務科主任，馮濤生爲芹苴興亞中國國民黨分部黨務科主任，游子山爲落臻興民中國國民黨分部黨務科主任，孔祥麟爲巧冷中國國民黨分部黨務科主任，張蔭庭爲薄寮中國國民黨分部黨務科主任。此狀。總理、印。總務部部长彭素民副署、黨務部部长陳樹人副署。

六、委任伍毅廷等職務狀

委任伍毅廷爲坎問頓中國國民黨分部宣傳科主任，丁芳園爲三寶雅中國國民黨分部宣傳科主任，容觀棟爲怡朗中國國民黨分部宣傳科主任，陳家玲爲邦喀中國國民黨通訊處宣傳科科長，崔民生爲庇能中國國民黨分部宣傳科主任，馮駿聲爲萬務中國國民黨分部宣傳科主任，戴保珍爲巴生港口中國國民黨分部宣傳科主任，林鴻曜爲初貝中國國民黨分部宣傳科主任，李鏡泉爲芹苴、興亞中國國民黨分部宣傳科主任，梁孝鑄爲落臻、興民中國國民黨分部宣傳科主任，李心漢爲巧冷中國國民黨分部宣傳科主任，黃偉卿爲薄寮中國國民黨分部宣傳科主任。此狀。總理、印。

中華民國十二年 二月二十一日

二五四

。總務部部長彭素民副署、宣傳部部長葉楚傖副署。

七、委任李俠夫等職務狀

委任李俠夫爲坎問頓中國國民黨分部會計科主任，黃碧湖爲三寶雁中國國民黨分部會計科主任，黃道生爲怡朗中國國民黨分部會計科主任，陳毓成爲邦咯中國國民黨通訊處會計科科長，張志坤爲庇能中國國民黨分部會計科主任，邢詒祿爲萬隆中國國民黨分部會計科主任，林興宜爲巴生港口中國國民黨分部會計科主任，吳選英爲初貝中國國民黨分部會計科主任，葉子清爲芹苴興、亞中國國民黨分部會計科主任，馮錫如爲洛臻、興民中國國民黨分部會計科主任，王星南爲丐冷中國國民黨分部會計科主任，陳仰之爲薄寮中國國民黨分部會計科主任。此狀。總理、印。總務部部長彭素民副署、財務部部長林業明副署。

八、委任林文彬等職務狀

委任林文彬爲坎問頓中國國民黨分部總務科主任，許鳳儀、梁旭東爲坎問頓中國國民黨分部執行部書記，李卓生、譚楊榮、麥榮坤、江卓熊、謝將興爲坎問頓中國國民黨分部幹事，許瑞龍爲坎問頓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書記，彭紹榮、盤全昌、李持邦、甘耀華、戚甘強、張晴旭爲坎問頓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評議員。黃興夫爲三寶雁中國國民黨分部總務科主任，陳存漢爲三寶雁中國國民黨分部執行部書記，夏求、楊世經、陳振抱、黃奕會、余章廣、鍾鳴、黃廣育、陳登爵、王康、林改良、蔡世秀爲三寶雁中國國民黨分部幹事，鄭寄望爲三寶雁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書記，黃允材、陳存漢、鍾榮興、陳金創、陳掃淨、余斯博、何文坤、鄭其祥、呂口、曾杏初、李石平、葉良齊、陳文章、陳創全爲三寶雁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評議員，余伯昭爲怡朗中國國民黨分部總務科主任，施模生、陳宇明、王尚乳、楊捷、黃三英、王文舉、張響瑞、陳醉村、顏文耀、戴寒松、胡維創、陳文光爲怡朗中國國民黨分部幹事，趙平山、孫瑞隆、顏錦標、楊開珍、曹傑夫、黃漢壽、葉景文、陳媽意、余和光、伍松現、黃和甫爲怡朗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評議員。丘啓輝爲邦咯中國國民黨通訊處總務科科長，嚴雲卿爲邦咯中國國民黨通訊處執行部書記，丘觀勝、馬國仁、周成訓、陳發吾爲邦咯中國國民黨通訊處科員。崔廣仁爲庇能中國國民黨分部總務

科主任，許炳康、劉兆基、謝炳光、黎日滋、梁淪芳、林貞、吳銑萬、梁潔、濃茹霏、周陳會洪、鄭百富、黃安山、譚桂初、陳堯爲庇能中國國民黨分部幹事，林德勝、李憲民、黃世和、區小光、黃顯仁、黎熾生、羅禹言、伍勳民爲庇能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評議員。洪繼全爲萬隆中國國民黨分部總務科主任，陳略爲萬隆中國國民黨分部執行部書記，吳泰、韓萬華、邢業舜、吳登呂、符鴻杏、張生笏、潘應卿、邢定培爲萬隆中國國民黨分部幹事，邢福岑、陳鎮清、林明盛、林猷旭、邢定鑽、林壽喬、邢福雲、黃聞任爲萬隆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評議員。陳德亮爲巴生港口中國國民黨分部總務科主任，林梅瑞爲巴生港口中國國民黨分部執行部書記，周公松、嚴安助、陳再喜、王宗沂爲巴生港口中國國民黨分部幹事，黃運國、陳克佩、黃禮坡、林生財、蘇有福、張運秀、蘇法賀、許松禎爲巴生港口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評議員。曾自先爲初貝中國國民黨分部總務科主任，楊月喬爲初貝中國國民黨分部執行部書記，王明初、符英、鄧華僑、林克利、張永益、唐昌存、符福東、陳玉清爲初貝中國國民黨分部幹事，黃有程、傅峻山、符氣仁、林月軒、符壽山、吳善初、林魚新、符致琳爲初貝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評議員。馮獎卿爲芹苴、興亞中國國民黨分部總務科主任，王有容爲芹苴、興亞中國國民黨分部執行部書記，陳堯生、錢國卿、鍾明、羅子山、蔡有門、李卓雲、袁振、陳錫球、李秀生爲芹苴、興亞中國國民黨分部幹事，余冠英爲芹苴、興亞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書記，李灼軒、陳植生、盧炳良、張孟鵬、關鐵剛、陳鳳五、丁瑞生、陳瓊玲、鄧合爲芹苴、興亞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評議員。吳逸民爲落臻、興民中國國民黨分部總務科主任，陳徵爲落臻、興民中國國民黨分部執行部書記，劉照軒、黃壽州、楊鎮勝、趙福、羅敦惠、鍾聲鴻、廖謀、林昭春、馮成、趙淘臣、蕭寅健、黎迪、張漢溪、蕭茂業、侯恆爲落臻、興民中國國民黨分部幹事，翁洗塵爲落臻、興民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書記，曾鳴鸞、戴文蔚、殷子榮、張永錚、柳嘉發、張刷五、黃昇平、洪遠霖、陳克貴、任彤爲落臻、興民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評議員。林銘三爲可冷中國國民黨分部總務科主任，黃睦爲可冷中國國民黨分部執行部書記，文炳榮、曹雲光、許映初、李豐、陳滿庭、盧正興、盧陽豐、陳向榮、鄭卓仁爲可冷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評議員。陳振先爲薄寮中國國民黨分部總務科主任，陳勉之爲薄寮中國國民黨分部執行部書記，吳潤生、吳竹之、陳遜謙、郭清石、吳慶雲、陳鎮邦、蕭友三、楊競華、蘇子彬、陳卓卿、呂緒知、黃少文爲薄寮中國國民黨分部幹事，劉漢山爲薄

中華民國十二年 二月二十一日

二五六

察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書記，劉巽生、陳少輝、關日昇、游子章、李錦華、楊維三、陳繼南、林若豪、許仰山、王人偉爲薄察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評議員。此狀。總理。印。總務部部长彭素民副署。

英國新任駐北京全權公使馬克烈呈遞到任國書。（註五）

「臺灣議會期成同盟會」改在東京牛込區若松町成立。

民國十二年二月十一日臺灣議會第三次請願代表蔣渭水、蔡培火、陳逢源三人抵達東京。十三日在東京市神田區仲猿樂町日華會館，召集新民會暨東京臺灣青年會員二百餘人商討請願運動之步驟。散會後重要人員繼續在該處討論「臺灣議會期成同盟會」被禁止之善後事宜。十六日蔡惠如、蔣渭水、林呈祿、鄭松筠、蔡培火、陳逢源等六人，於東京市牛込區若松町一三八番地臺灣雜誌社樓上會合，籌備再建臺灣議會期成同盟會，並作決議如左：

一、將被禁止之同盟會會則第四條修改爲「本部置於東京，支部置於臺北及島內重要各地」。又第八條理事人數改爲「理事若干名」。

二、刪除會員林梅堂、准蔡惠如等八人新加入。

三、再建同盟會以林呈祿爲主幹，置會址於臺灣雜誌社內，並即提出政治結社組織豫屈於早稻田警察署。

本日蔣渭水、蔡培火、陳逢源、蔡惠如、林呈祿、鄭松筠、蔡式穀、蔡先於等八人，在臺灣雜誌社舉行「臺灣議會期成同盟會」成立典禮。席上選舉主幹爲林呈祿，專務理事爲蔡惠如、林呈祿、蔣渭水、林幼春、蔡培火等五人，理事爲鄭松筠、邱德全、石煥長、蔡式穀、林麗明、林篤勳、蔡年亨、林伯廷、簡仁南、石錫勳、陳逢源等十一人，並即通知未在席之理事及會員。（註六）

註一：鄧澤如：「中國國民黨二十年史蹟」，頁二七五。

註二：「毛恩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第五冊，頁一八。

註三：「國父全集」，第三冊，頁五二〇—五二四。

註四：「中國國民黨本部公報」，第一卷，第七號（民國十二年三月十日）。

註五：「政府公報」第二四九六號。

註六：「臺灣民族運動史」，頁二〇五。

二十二日 孫大元帥令徐紹楨繼胡漢民任廣東省長，胡漢民為大本營總參議，謝良牧為省府政務廳長。

先是，受命出任廣東省長職之鄧澤如，以廣州城內局面不靖，沈鴻英部軍紀極壞，加以政學會藉省會選林正煊為省長，情勢十分複雜混亂，自認無法勝任省長一職，乃於上月二十日上電孫大總統謙辭，並推薦胡漢民繼任，旋胡抵廣州，奉命出長省政，就職之後，廣州秩序略定。詎沈鴻英陰懷不軌，欲殺害胡漢民、魏邦平等人，以使滇軍無以自解，而受其要挾，投降北京政府，遂有江防司令部之變。胡漢民臨危脫險，沈鴻英計未得逞，反造成各方一致聲討。嗣許崇智部自閩回師赴粵，沈鴻英懼，上書輸誠。但黨內同志已顯見不合，楊希閔參謀長葉夏聲亦有謀得省長之意，因而有助長沈變之嫌，箇中情形，極為複雜；事變後胡漢民與楊希閔商討軍事佈置，並電請孫大總統回粵。孫大總統於二月十日致胡漢民函中有謂：「……我到粵則必以兄等在中央機關做事，不欲兄等在地方機關做事。」可見孫大總統已知沈鴻英輩之詭謀，為安定局面作權宜之計，省長一職不宜由胡漢民續任，遂於本日收任胡漢民為大本營總參議，另任命徐紹楨為廣東省長，謝良牧為廣東省政務廳長。（註一）

北京政府通令共遵約法。

中華民國十二年 二月二十二日

北京政府黎元洪總統本日通令共遵約法。令曰：

「約法爲立國根本，今國會已復，政府依法成立，在憲法未佈以前，凡屬國民均應共遵約法，以維法治，本大總統爲鞏固國本起見，特申明令，其共懷之。」（註二）

北京政府任命范源濂爲北京師範大學校長。

范源濂，字靜生，湖南省湘陰縣人，光緒二十四年就學於湖南時務學堂，後游學日本，入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法政大學法政速成科。民國後曾任教育總長暨內務總長。本日，北京政府特任范源濂爲北京師範大學校長。（註三）教育總長彭允彝並特別致函范源濂，敦促其就職。函曰：

「靜生先生惠鑒：敬啓者，北京高師改設大學前，已由湯爾和先生敦聘先生擔任校長，弟就任以後，又一再電懇回國就職，未邀允諾。默察此時情勢，該校校務急待進行，祇因主持無人，頗呈停滯之象，全校員生，盼駕慕切，深恐毫端堅辭不就，致妨師大前途，故一再致電歡迎，並派代表來部商請，設法挽留。臺端遨遊海外，情殷高蹈，苟有曲全之方，何敢一再煩瀆，惟八百學生愛戴出於至誠，實不容改聘他人，致生枝節，故已援北京大學成例，提出閣議，正式任命先生爲北京師範大學校長。先生德望並隆，社會宗仰，且愛護學生，維持教育，素具熱忱，當不忍堅持初意，辜負全國學界翹盼之切也。倘荷俯允，曷勝欣禱，或者調查未竟，一時不克回國，亦請時以師大爲念，將一切設施遙加指示，一俟事畢東旋，即行就職，俾全國師範學校得所瞻依。豈獨第一人之幸，教育前途實利賴之，書不盡意，敬希鑒鑒，並候教覆。」（註四）

北京政府派內務總長高凌霨兼充「揚子江水道討論委員會」會長。（註五）

北京政府發表張競仁等爲「全國財政討論委員會」委員。

北京政府是日派張競仁、朱有濟、劉彭壽、李寶誠、楊儁、王鏞基爲全國財政討論委員會委員。

（註六）

北京政府下令查辦京漢鐵路工人罷工情由，並著主管部妥擬工會法案，咨送國會議決。

北京政府本日發佈命令，斥令內務、交通兩部會同查辦京漢鐵路工人罷工情由，並著主管部妥擬工會法案，咨送國會議決。令曰：

「邇者京漢鐵路工人偶因集會細故，率爾罷工，又不服長官勸告，竟與軍警衝突，致有死傷，殊深痛惜。查集會自由固爲約法所特許，而罷工滋擾亦爲刑律所不容。況鐵路所以利交通，一旦停止，國家人民同受莫大損失。在路工人縱有被抑隱情，亦應稟候政府處置，何得遽以罷工爲要挾，妨礙全路交通，置身咎戾。所有此次肇事情由，着由內務、交通兩部會同查明，呈候核辦；並着主管部妥擬工會法案，咨送國會議決，尅期公布，俾資遵守。」（註七）

保定會議進行倒閣。

自民國九年直皖戰爭後，保定曹錕、洛陽吳佩孚成爲政治重心，任用官吏等要政，莫不以此二處意見爲轉移。

曹錕弟曹銳，字健亭，人稱曹四先生，庸懦無能，因曹錕之故，於民國七年被任爲直隸省長，又因受吳佩孚鄙視，於十一年六月去職。銳雖辭去直隸省長職務，然久在天津，與直隸督軍兼省長王承斌、直省議會議長邊守靖關係深厚，結成一股勢力，操縱局勢。

曹銳窺知乃兄志在總統大位，然因避嫌之故，不便出面接洽運動。而吳佩孚則不甚贊成曹銳汲汲於謀奪大位，對總統選舉問題，常呈消極態度。曹銳則希圖事成邀功，壓抑洛陽，故積極出面活動。

衆議院議長吳景濂，本爲護法議員，護法運動期間，備受顛連之苦，故於去年舊國會在北復會之後，決心不惜任何手段，換取富貴安逸，故而極力支持曹銳競選總統。曹銳以吳具有拉攏價值，加以吳

景濂因羅文幹案，對內閣極爲不滿，常思推倒之，而曹銳、王承斌等則欲利用倒閣，掀起政潮，以迫黎元洪辭去大總統職位。彼等利害相投合，乃於本月十九日，在天津開會，商討倒閣事宜。（註八）

吳佩孚以張紹曾爲其姻親，對閣員人選相當滿意，本無倒閣之意。然吳佩孚素抱武力統一之志，屢次要求發表沈鴻英督粵、孫傳芳督閩之人事命令。張紹曾因倡言和不統一，對沈、孫兩令遲延不決，故吳佩孚對張紹曾亦感不滿，也有推倒之意。

本日曹銳、王承斌、吳景濂及吳佩孚代表李倬章，江蘇齊燮元代表孫發緒等齊集保定，再次共商倒閣。會議結論，大致爲西南局勢驟變，統一漸趨無望，張紹曾所標榜之和平統一，可謂完全失敗，既然如此，張紹曾卽不應戀棧，當辭去總理職。實則彼等之欲推倒張閣，在謀黎元洪去位，而爲曹錕競選總統鋪路也。（註九）

「臺灣議會期成同盟會」遞請願書於東京日本帝國議會。

「臺灣議會期成同盟會」於昨日在東京成立，本日卽遞請願書於日本帝國議會。諸重要會員不久乃返臺，向各方面募集期成同盟會會員。專務理事蔡惠如，此際亦由上海返臺，吸收有力會員九名。

（註一〇）

註一：「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公報」，第一號，大元帥令；「胡漢民先生年譜稿」，中國現代史叢刊第三冊，頁一九二—一九五。

註二：「政府公報」，第二四九七號。

註三：同註二。

註四：民國十二年三月四日「順天時報」。

註五：同註二。

註六：同註二。

註七：同註二。

註八：「東方雜誌」，第二十卷，第六號，頁一二九。

註九：民國十二年二月二十三日「順天時報」。

註一〇：「臺灣省通志」抗口篇，頁八二。

二十三日 孫大元帥飭令指定在粵各軍防地。

孫大元帥鑒於各軍齎集於廣州城及北江一帶，以各該將領對於軍隊管理諸多不便，本日孫大元帥飭令在粵各軍各按指定防地，分別駐守，俾資統率；並申明非奉大元帥命令，不得擅自移動，致滋紛擾。著令桂軍總司令沈鴻英部移駐肇慶，及西江北岸；所遺北江一帶防地，由滇軍總司令楊希閔派隊接守；西路討賊軍總司令劉震寰所部駐石龍、東莞、虎門各地；東路討賊軍第四師呂春榮部移駐羅定各地。

孫大元帥此次重定在粵各軍防地，因已洞悉沈鴻英與吳佩孚暗通款曲，故將其所部西調。一者切斷湖南方面對其之供應線；一者將其所部與陳炯明舊部林虎部隊隔離。至勢力較弱小之劉震寰部，則置於陳炯明舊部與粵軍之間，以防生變。（註一）

附錄：一、飭滇軍按指定防地駐守令（註二）

令滇軍總司令楊希閔。陳逆叛國，我滇桂粵各軍奉命討賊，不浹旬而戡定國難，曾經本大元帥下令褒嘉，以彰勛勞。現當粵局粗定，各軍齎集於省城及北江一帶，各該將領對於軍隊管理諸多未便，亟應指定防地，分別駐守，俾資統率。桂軍總司令沈鴻英着將所率全部移駐肇慶，並西江北岸上至梧州各地方，擇要防守。所遺北江一帶防地，着滇軍總司令楊希閔迅即派隊接防。西路討賊軍總司令劉震寰所部，着駐石龍、東莞、虎門各處。東路討賊軍第四師長呂春榮所部，着移駐羅定各地方。此外各部軍隊着就現駐地點駐紮。自經規定以後，各部軍隊非奉本大元帥

中華民國十二年 二月二十三日

命令，不得擅自移動，致滋紛擾。該總司令等務各督率所部，申明紀律，保衛地方，以期毋負本大元帥撫兵恤民之至意。此令。

二、孫文返粵後之一舉一動（註三）

粵局自孫文抵省後，形勢又為發展，據香港電訊，孫文抵省先到省署休息一夜後，由滇軍護送至試驗場駐節，孫氏此次到粵，擬先設元帥府，任譚延闓、楊庶堪為秘書，又訊孫文決命滇軍駐省，桂軍駐西江北江一帶，李福林駐河南，李烈鈞所改編之陳炯明部駐潮州，汕頭、劉震寰軍駐東江，又令沈鴻英、楊希閔還第三師軍械，徐紹楨則於二十二日午刻接粵省長任，廣東局勢至此又為粗定，將來孫氏又有若何舉動，頗足為全國注目，姑拭目以觀其後。

昨據香港電訊：孫中山抵港時於二十日晚在楊西巖宅，邀集工商界茶會，躋躋踰踰，盛極一時。中山起立演說，略謂：余年來飽經世變，深知武力之不足恃，前曾宣言先裁兵後統一，表示謀和之誠意，嗣為浙廬、奉張、滬商會，及各團體一致贊成，甚覺人心未死，時局尚有可為，而抱無限之樂觀。不圖保曹洛吳仍迷夢武力，未予同意，又不能不增一種缺憾。但余為實踐宣言計，裁兵政策當自粵始，所裁之兵即用以築路，今日午間滙豐總理史緒芬，邀余茶會，余以裁兵借款事告之，彼極樂予援助，並願向小呂宋、星加坡等支行分借以將來所築鐵路為抵押品，用途則由農工商學及新聞界各舉一人協同債權，履行宣言。若各商贊成此事，深望一齊援助云云。各商聞此一層言論甚為欣慰，當即協議在港設一籌餉局，向孫聲言內債不足，再借外債，此一面歡聚可謂盡美盡善。又是日中山應香港大學之請，孫抵校後由該校代表致歡迎辭畢，孫即向眾演說：略謂香港政府與中國政府有種種不同之點，使彼發生深切之感想，英人以七十年之經營，使香港荒島成世界重要之口岸，而中國何以於二千年來，不能有此事績，此則由香港之行政尚廉潔，而無舞弊，中國內政以賄成，有以致之，昔余在香港畢業後，即往遊北京，見北京之腐敗，逾廣東百倍，中國實無政府可言云。爾由歷朝惡政，積重難返，放棄醫人之術，而從事醫國之事業。末乃箴告學生曰：君等當學英人之模範，吾人當以良政府之模範用及中國各部（眾歡呼不已）。繼由北京政府所派四川學生吳伯能演說，贊助孫氏之說，並代表全體學生面致謝函。中山是日演說畢，即於翌晨赴廣元。

註一：「東方雜誌」，第二十卷，第六號，頁一二九。

註二：「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公報」第一號，大元帥令。

註三：民國十二年二月二十四日「順天時報」。

二十四日 孫大元帥在廣州通電宣言實行裁兵。

本日孫大元帥通電宣言實行裁兵，以爲今日而言國治，舍裁兵實無二法，故斷然回粵，決裁粵兵之半，以昭示天下。同時復從事建設，期以十數年苦心經營之建國方略，一一徵諸實現，進而推之西南諸省，以暨全國，是爲所願。宣言全文如下：

「北京參眾兩院議員及護法議員諸先生、黎宋卿先生、張敬輿先生、馮煥章先生、王亮畴先生、各部總次長、天津段芝泉先生、奉天張雨亭先生、保定曹仲珊先生、洛陽吳子玉先生、杭州盧子嘉先生、南京齊撫萬先生、上海岑西林先生、何茂如先生、章太炎先生、蔡子民先生、南通張季直先生、成都劉禹九先生、熊錦帆先生、雲南唐廣先生、湖南趙夷午先生、貴州袁鼎卿先生、南寧林蔚山先生、各省省議會、省長、督軍、總司令、各師旅團長，並各省教育會、商會、工會、農會、各法團及各報館均鑒：文曩在上海於一月二十六日宣言和平統一及裁兵綱要，並列舉國內實力諸派，冀共提携，推誠相與，以酬國人殷殷望治之盛心。其後迭奉芝泉、雨亭、子嘉、宋卿、敬輿諸公先後覆電，均荷贊同。文亦以叛陳既討，統一可期，雖滇、桂、粵、湘諸將及人民代表，屢電籲請還粵主持，文仍遲回，思以其時爲謀和平統一良好機會。又以滬上交通便利，各方接洽亦最適宜，故陳去已將彌月，而文之返粵固尚未有期也。不圖以統籌全國之股，致小失撫寧一方之雅，江防司令部會議之變，閏勳一時。黠者妄思從而利用，間文心膂，飛短流長，以惑蔽國人耳目，以致黎、張南下代表因而中止，其爲淺薄，已可慨歎。文之謀國，豈或以一隅勝負生其得失也。而直系諸將，據有國內武力之一，乃獨於文裁兵主張，久付暗默懷疑之端，亦無表示。報紙所傳，竟謂洛吳對於自治諸省，均欲以武力削平，以平背信使往還，推之當世諸賢，不容獨有此迷夢。賢者固

中華民國十二年 二月二十四日

二六四

不可測，文於今日，猶未忍遽以不肖之心待之，而深冀其有最終之一悟也。抑文誠信尚未孚於國人，致令此唯一救國之談，或反疑爲相對責難之舉。藉非然者，何推之浙盧、奉張而準，而於舉國人心厭亂之時，復有一二軍閥，逆此潮流而趨，而隣於悍然不顧一切也。以文與西南護法諸將，討賊伐暴之初志，固有大梗，何難重整義師，與相周旋。顧國人苦兵久矣，頻年犧牲，已爲至鉅，而代價復渺然不可必得，文誠思之心悸。萬不獲已，唯有先行裁兵，以爲國倡。古人言：「請自隗始」。以是之故，斷然回粵決裁粵兵之半，以昭示天下。文茲於今月二十一日重蒞廣州矣。於撫輯將士，綏靖地方外，首期踐文裁兵之言；同時復從事建設，以與吾民更始，庶幾文十數年來苦心經營之建國方略，一一微諸實現。以吾地廣人衆之中華民國，卒與列強共躋於平等大同之域，共和幸福，乃非虛語。天相中國，能進而推之西南諸省，以暨全國，其爲國願，豈勝企仰。然一隅之與全國，漸進之與頓改，其圖功之利鈍，收效之速緩，昭然未可同日而語，稱銖而計。故文之愚，尤以統一爲能立供國民以福利，遂不惜舉當世所矜之武力，以爲攘竊權利之具者，躬自減削，以導國人。亦冀擁節諸公，翻然憬悟，知今日而言圖治，舍裁兵實無二途。文倡於前，諸公繼之，吾民馨香之禱，豈有涯涘！若必恃暴力以壓國人，橫決之來，殊可危懼；諸公之明，當不出此。披瀝陳言，鵠候裁教。孫文。敬。」（註一）

附錄：一、粵省風雲之緊迫（註二）

孫中山已抵廣州，對於發文布令仍用大總統名義，但拍來北京電文則用孫文名義，其文中曾聲明此次入粵之本旨，在於厲行裁兵，現已預備組一監督裁兵委員會，孫氏自兼委員長，各軍將領分任委員，以利進行。黃陂對於孫氏此種主張，頗表贊同，昨日（廿六）上午，復孫一電，大爲嘉勉，甚致欽佩之意云。又某方消息：洛陽吳使以孫文入粵一事，認爲有意破壞統一，擬請中央發布明令，正式申討。最近保定光園會議，某使曾派參謀長張某參列，對於此事有所提議，並聞將於日內發一長電，來京請求大總統批准，但政府以此事關係重大，恐難容納其請云。孫中山抵粵自任大元帥後，民黨聲光雖一時爲之騰展，但粵局內容，仍然危機四伏。某方面昨接香港電訊：沈鴻英因反對粵軍收容呂春漢、梁若谷兩部，及孫氏令其發還第三師軍械兩事，已將西江、北江兩方軍隊，向近省方面移動，北江軍隊業已在樂昌一帶與謝文炳部接觸云。

二、孫中山的兵工政策（註三）

孫中山之工兵政策各方同聲贊成，已認為收拾時局之不二法門。特軍閥恃兵專激，不但不肯裁兵，且招募之聲，時有所聞，故日言裁兵，而兵轉口多。中山有見於此，擬從民軍入手，以為之倡，未返粵之先，即與外國資本有所接洽，擬借款為裁兵之用，入粵以後更積極進行。昨據粵訊，廣州領事對於孫之主張極表同情，且謂此項借款孫氏果能用之於裁兵，並語誠各將領不再招募，則北方督軍無所藉口，中國年來所希望之裁兵一事，當能實現，外國資本團對此事亦甚樂予贊助，現正在接洽之中。各國領事並電商本國政府，決定粵局底定，即予以經濟上之助力俾實行其政策云。

又聞粵中戰事近已爆發，某方面昨接香港電訊：西江、北江兩方現均發生劇戰，西江方面呂春榮、梁若谷兩部，奉孫中山之命，已由都城向封川進攻。沈軍恐封川一失根據盡喪，特將江口上游之兵全數調赴封川助戰。北江方面謝文炳部亦於敬日（廿四）與沈部在樂昌一帶開始接戰云。

孫大元帥任命傅秉常為廣東特派交涉員。（註四）

孫大元帥嘉獎楊希閔、沈鴻英、劉震寰、朱培德、程潛及海軍將士。

孫大元帥以各軍將士奉命討賊，均能奮勇作戰，踴躍赴義，本日特令嘉獎滇軍總司令楊希閔、桂軍總司令沈鴻英、西路討賊軍總司令劉震寰、滇軍總司令朱培德、駐江辦事處主任程潛、及海軍各艦官兵，並勉以任勞任怨，努力不懈，共同為革命工作繼續奮鬥。

附錄：

一、孫大元帥獎勵令（註五）

中華民國十二年 二月二十四日

中華民國十二年 二月二十四日

二六六

(一) 獎勵滇軍總司令楊希閔令：

令討賊軍滇軍總司令楊希閔。辛亥之役，滇軍將士光復雲南，構成民國，自是以後，宣勞於國，平城之望，與日俱隆。丙辰護國，實爲功首。丁巳以後，護法軍興，轉戰西南，厥助至偉。前歲本大元帥督師北伐，該軍將士忠義奮發，問關會師，方期奠安中原，削平大難，而去歲奸宄竊作，百粵淪陷，該軍將士奉命討賊，不避艱險，卒能摧鋒破敵，驅除大慝，克復名城，使正義復明，國命不墜，勞苦功高，實深嘉慰。滇軍總司令楊希閔忠誠特著，督率有方，允爲元功，宜加特褒。並著該總司令將有功將士擇尤獎勵，全軍將士一律犒勞。當此國難未靖，凡我將士務宜同心一德，始終不懈，以酬夙志，而竟全功，有厚望焉。此令。

(二) 獎勵桂軍總司令沈鴻英令：

令桂軍總司令沈鴻英。去夏粵中變作，正義淪晦，本大元帥分命諸將出師討賊，該總司令沈鴻英，躬率所部，會合西路諸軍舉兵東下，軍威所指，賊勢披靡，遂使元惡竄奔，南都光復，奇勛偉績，嘉尚實深。該總司令暨所部各將士於護法之役，久著勛勞，近復不避險艱，同扶大義，允宜褒獎，以勵戎行。尤望共矢公忠，勉成大烈，使六年以來之護法事業得竟全功，分崩離析之邦家終歸安定，有厚望焉。此令。

(三) 嘉勉討賊西路總司令：劉震寰令：

令討賊軍西路總司令劉震寰。十年援桂之役，討賊軍西路總司令劉震寰建義梧州，遂立奇功，自是馳驅全桂，備歷賢勞。去歲粵中變作，正義幽晦，該總司令躬受密命，矢志討賊，於逆焰踴張之際，堅苦經營，忠信以結軍心，和衷以聯諸將，終能會師東下，驅除巨慝，克復名城。該總司令忠勇兼備，助勞特著，允宜褒嘉，用彰殊績。所有該軍將士，均着犒賞，以示激勵。當此百粵粗定，國難未平，尤宜益矢忠勤，卒成偉業，有厚望焉。此令。

(四) 獎勵直轄滇軍總司令朱培德令：

令中央直轄滇軍總司令朱培德。去歲本大元帥督師北伐，分命諸將略定贛中，中央直轄滇軍總司令朱培德率百戰之健兒，轉戰千里，軍鋒所指，無堅不摧。及閩粵中變作，政府播遷，慷慨旋師，氣吞狂虜，忠義激烈，允爲軍人之楷模。迨至元惡稽誅，師行蹉跎，該總司令堵柱危難，固結軍心，崎嶇湘桂之間，備嘗艱苦，終能會合各軍，

削平粵難，前功獲竟，嘉慰實深。該總司令朱培德捍衛正義，懋着勲誠，允宜褒獎。所部各將士均加犒勞，以慰勞苦，尤望益勵忠藎，爲國宣勞，終成護法之全功，共奏建國之大業，有厚望焉。此令。

(五)嘉勉駐江辦事處程潛令：

令駐江辦事處程潛。粵軍將士自隨從護法以來，轉戰閩海，返旆粵中，戡定桂疆，勲勞著於天下，本大元帥久視爲干城腹心之寄。去夏陳炯明負義作亂，幾使百戰之健兒蒙萬劫之奇恥，至深痛憤，各該將士隱忍待時，志存匡復。及西路討賊諸軍舉兵東下，第一三四師首先響應，以振軍威，各路將士翕然從風，共扶大義，遂使元惡成瓦解之勢，士民慰來蘇之望，令名克保，可爲嘉尚。尤望各該將士，念前功之難繼，國難之未已，益加奮發，共矢貞誠，俾建國之樂臻於完成，上不負先烈，下以示來者，其共勉之。此令。

(六)嘉勉海軍各艦長及官佐士兵令：

令海軍各艦艦長及官佐士兵。往者護法之役，本大元帥躬率海軍來粵，首倡義師，西南諸省相繼響應，我海軍將士爲國宣勞，厥功至爲宏偉。去年粵變，海軍守義至堅，本大元帥督率諸艦親討賊軍，中經三戰，我親愛之海軍將士死傷各數十人，本大元帥躬與其役，親茲慘烈，爲之隕涕，我中華民國之海軍於歷史著莫大之光榮者，實以是役爲最，本大元帥感愴之情，尤爲特深。今幸滇桂聯軍討賊成功，本大元帥重返廣州，顧念前勞，允堪嘉尚，褒卹之典，將以次頒給。而所以殷殷期望於諸將士者，則在念國難之未平，歷史之足貴，長保初志，共襄偉業，勿爲奸人播弄，以自喪其榮名，而貽先烈以羞。本大元帥亦與諸將士永相終結，共保無疆之祚，勉之勿怠。此令。

一一、孫文對滇桂湘各軍之援助（註六）

孫中山已回粵矣，第一步之計畫實在奠定粵局統一各軍，然後進謀發展西南大計。中山所恃之軍隊，本以許軍爲主力，惟許軍現未完全返旆，滇軍既一意傾向民黨，桂軍勢成孤立，亦不能不表示服從。聞沈鴻英之意，以中央已任命林俊廷督桂，而彼督粵之希望又成畫餅，未免進退維谷，因轉其方針，擬借粵力引師西還以謀桂省地盤。經特派鄧林面謁孫氏，請予協助，中山主張亦以桂軍回桂爲最善辦法，一俟粵事稍定，卽予以資助，俾得回桂。至劉震寰所部則暫留粵。擔任衛戍事務，滇軍以客軍遠戍，終非了局，楊希閔亦亟望回滇，重組西南團體。如將來確能

中華民國十二年 二月二十四日

二六八

使桂軍回桂，滇軍回滇，則粵中糾紛可以立解，亦視中山之調度何如耳。現中山經已宣言提倡裁兵統一，大有快刀斬亂麻之手段，其平日之主縣自治，不主省自治，即爲杜絕野心希圖割據之漸，最能迎合人民心理。故孫氏此行係專解決廣東內部事，至恢復總統府及出師北伐諸問題，均未提。及民黨內部頗有主張驅逐桂軍者，中山則力主和平。徐固卿爲省長後尤能與沈鴻英、李易標等投契，因之桂系林正煊等亦已來省表示團結。中山既主張和平，則粵中現狀似可保持不至再興兵禍。現在根本辦法首在統一各軍，中山擬將現在軍隊編爲國防軍、省軍兩種，國防軍隸屬中央，省軍隸屬於省長，粵軍總司令一職即行廢除，滇桂兩軍如願由中央直轄即留粵調遣，共同維持西南大局，否則桂軍回桂，滇軍回滇，各予資助，以獎勳勞，至裁兵之說現時似尙未能達到也。

又據廣東電稱：滇軍與孫派之諒解略已成立，其軍隊之分配及軍餉之補給等，亦已交涉妥協。是以擬由現駐省城之二萬滇軍中，酌留一旅維持省城治安，餘皆移駐北江方面。現滇軍與沈鴻英軍雙方感情甚洽，他日兩軍或將提携，以入廣西。至滇軍最後之目的似在實行過返雲南。再，唐繼堯所部不過土匪之集合，據觀滇軍之入滇似甚易易云。

孫大元帥任命沈鴻英為桂軍總司令，楊希閔為滇軍總司令。

本日，孫大元帥正式任命沈鴻英爲桂軍總司令，楊希閔爲滇軍總司令，統領該軍爲國效勞。（註七）

附錄：孫中山回粵後的西南局勢（註八）

在吳佩孚向政府催發沈鴻英督粵命令聲中，前因粵變中止南行的孫中山，竟突然於舊曆除夕（二月十五日）從上海向香港出發了。孫氏在香港略爲耽擱，見粵省大局已漸趨平靜，即於二十一日到廣州，以大元帥名義節制主客各軍；而派下將吏，則都稱他爲總統。孫氏回粵後的態度和在粵一切舉措，與時局前途，關係很大，特詳記於下：

（一）孫氏對於和平統一的主張，表示不顧拋棄。他在上海將出發時，雖說須看將來的形勢，決定是否再組西南政府，而他於到廣州後，則聲明他的回粵足以調和各派維持大局爲宗旨，不說到與北方對抗的一層。他並且派定徐謙

、孫洪伊、汪兆銘、胡漢民等四人爲駐滬辦理和平統一全權代表，以表示他仍在向和平統一的方向進行。

(一)孫氏對於軍事的處置，分爲改編、移防、裁遣，三種方法。他決定將在粵軍隊，編制成國防軍與地方軍兩類。大約以在粵的滇、桂、湘、贛，各軍爲國防軍，由大元帥直接指揮；以粵省各主軍爲地方軍，歸粵省長指揮。又因現下主客各軍防地未經指定，易致誤會，特行令派沈鴻英桂軍開駐西江；朱培德滇軍開駐北江；劉震寰桂軍駐東江；李烈鈞收編各軍仍駐潮汕；楊希閔所部及粵省各師則令駐省拱衛。孫氏並於二月二十四日發出『斷然回粵，決裁粵兵之半，以昭示天下』的通電，據說他的裁兵擬借款一千萬元爲裁兵費，以實行『決裁粵兵之半』的計畫，至滇、桂、湘、贛，各客軍中有不願裁遣的，則任令各回原省。

(二)孫氏用大元帥名義發布命令，將在粵各職官加以委任。他自己在農林試驗場設了個元帥府，又保留江門的大本營，委任程潛、楊庶堪、譚延闓各人主持其事。並改任徐紹楨爲廣東省長，令沈鴻英爲桂軍總司令，楊希閔爲滇軍總司令，劉震寰爲衛戍總司令，其餘各職官也各加以委任。

粵中各軍對於孫氏的態度，滇軍楊希閔部是絕對服從，孫在農林試驗場便是由這支軍隊保護；江門大本營所統轄的各粵軍，其服從孫氏自不待言，且都要求孫氏須對於桂軍沈鴻英有所處置；至桂軍中最爲人注意的沈鴻英，則表面表示服從孫氏命令，並就孫氏所委的桂軍總司令職，惟實際上於移防命令，則置之不問，且有向孫索餉情事；其餘陳炯明舊部各軍表面上似乎也極服從孫氏，惟內中則傳說尚有別項醞釀。

北方對於孫中山的南行，也分二種態度：北京的黎張，爲自身利害起見，似乎正在運用『遠交近攻』的妙計，與孫氏及三角同盟內的奉張、浙盧互相敷衍；直派各軍人，則視孫的南下爲張內閣和平統一計畫已破裂，而以爲非改用他們的『武力統一』計畫不可；所以保定洛陽兩方聯合迭電向政府催發沈鴻英督粵，孫傳芳督閩兩令，以爲對抗的計畫，而齊燮元對於孫氏也表示大不滿意的態度，或者孫氏的南下，反足使將欲分裂的直派各軍人因此再行鬧結罷！

以上是事實上極平淡的敘述，至於驚人的，與時局的變化關係最切的，則爲：

(三)孫中山對於西南全局的發展的計畫。據說孫氏擬於廣東方面穩定後，即令譚延闓率洪兆麟、謝文炳等湘籍軍

隊回湘，去代趙恒惕；楊希閔、朱培德滇軍回滇，去逐唐繼堯；沈鴻英部桂軍回桂，去替陸榮廷、林俊廷；李烈鈞率賴世璜贛籍軍隊攻贛，向長江方面去發展；許崇智回粵軍隊則令留駐閩省泉州，以免將閩中原有勢力失去。這計畫如果實行，則孫氏於湘、桂、滇、贛、閩各省既可肅清軍閥，而又能為粵省驅出許多客軍，祇留劉震寰、桂軍及粵籍各軍隊。現在湘省雖已因此發生不穩的情形；但是滇省正對此有所預備，而擬令回桂之沈，則與陸、林，另有妥洽；贛閩方面，吳佩孚也正在着手他的平南計畫了。

(二)沈鴻英及陳炯明舊部的態度。沈鴻英所部前已盡行離去廣州，沈氏自身也出駐韶關。而於孫中山剛在上海動身時，則沈氏復回駐石井兵工廠，所部軍隊也重復占據廣州的觀音山等各險要地方。外間更傳有吳佩孚以沈鴻英督理粵省軍務，沈奉吳令在試驗場軟禁孫氏的傳說。日前沈鴻英對於孫中山表面尚是服從，而從沈氏向孫索取軍費五百萬一事看來，則使人不能無疑。至陳部被改編各軍，總計有六十營之多，實力尚是不弱。前此沈軍橫行廣州時，傳有陳部聯孫倒沈的風說；而孫中山回粵以後，則外面又改傳陳部將聯沈倒孫了。證以事實，則謝文炳奉孫令襲擊沈部梁呂駐軍；而尹驥則在西江拒絕孫派許崇智回粵的軍隊，因而大戰。此中情形，尤使人莫明其妙。

(三)北軍對南急進的形勢。吳佩孚武力統一西南的計畫，因了孫中山的回粵而益急進。吳氏除於湘省援助趙恒惕，以遏孫氏出武漢的一路外；並於贛閩方面大事準備。吳氏南進的策略，是：以孫傳芳入閩，壓迫泉州許軍，並監視臧致平、王永泉；更使贛中北軍聯合北江沈鴻英，東江陳炯明殘部，合力攻入廣州。據沈鴻英電告蔡成勳，已準備以廣州駐軍為中路，集中主力軍隊，以韶關為北路，聯絡贛南北軍；以肇慶為西路，扼守粵中門戶，以進行他的軍事計畫。粵中南北的戰機雖尚未開，但我們觀於吳氏助楊森四面攻川的進行，也可想到粵局將來的形勢了。

至於孫中山到粵後粵各派的小衝突；則肇慶張希斌桂軍與粵軍呂春榮爭防地，呂軍已被擊退。榮昌謝文炳奉大本營令襲攻沈榮光軍也被沈軍擊潰；而陳炯明舊部阻許崇智的回粵則戰事正在開展；至於沈鴻英部的再回廣州，奪占險要，與江門方面各軍對於沈軍的潰散，形勢尤為危急。於這紛爭不息中，孫中山調和各派維持大局的困難，殊可想見。

註一：「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公報」第一號（民國十二年三月九日）。

註二：民國十二年二月二十七日「順天時報」。

註三：民國十二年二月二十八日「順天時報」。

註四：民國十二年二月二十八日廣州「國華報」。

註五：「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公報」第一號。大元帥訓令第一號至第七號。

註六：民國十二年三月四日「順天時報」。

註七：同註一。

註八：「東方雜誌」第二十卷，第五號，頁二一一〇。

二十五日 孫大元帥命鄧澤如、林雲陔等每日到大本營籌商各事。

孫大元帥令秘書處函知鄧澤如、林雲陔、劉紀文、周之貞、羅翼羣、朱卓文、吳鐵城、趙公璧、謝良牧、李章達、李天德、李卓峯、林麗生等每日午後六時，到大本營舉行會談。（註一）

福建省長林森去職。

自本月初，所謂福州「公民大會」掀起擁護薩排林之運動後，自是即多方施加壓力，迫省長林森辭職。林森爲避免爭端，本日遂自行去職。（註二）

註一：鄧澤如：「中國國民黨二十年史蹟」，頁二七五。

註二：「近代中國史事日誌」，民國十二年二月二十五日。

二十六日 傅秉常接任廣東特派交涉員職務。

二十四日，孫大元帥任命傅秉常爲廣東特派交涉員，傅秉常於本日接任視事，並委韓佩荃爲秘書。

（註一）其呈報到任日期文如下：

中華民國十二年 二月二十五、二十六日



中華民國十二年 二月二十六日

二七二

「呈爲呈報，到任日期事：竊奉大元帥第一號令，任命傅秉常爲特派廣東交涉員，此令。等因奉此。隨准前暫代特派廣東交涉員黃建勳將外交部特派廣東交涉員銅質印信一顆，小石章一顆，咨交前來，當即接收。經於二月二十六日接任視事。除呈咨通告外，理合將交涉員接印視事日期，並繕具履歷，備文呈報大元帥察核備案。謹呈陸海軍大元帥」（註二）

粵海關監督范其務因病請辭。（註三）

按：孫大元帥於三月二日令准其辭職。

中國國民黨總理孫先生文委任張繼（溥泉）為中國國民黨北京支部長。（註四）

中國國民黨總理孫先生文委任澳洲雪梨黨支部各重要職務。

本日，孫總理委任余榮爲雪梨中國國民黨支部正部長，馬樹培爲雪梨中國國民黨支部副部長，黃右公爲雪梨中國國民黨支部評議部正議長，郭照爲雪梨中國國民黨支部評議部副議長，張紹峯爲雪梨中國國民黨支部黨務科正主任，朱景爲雪梨中國國民黨支部黨務科副主任，黃樹培爲雪梨中國國民黨支部會計科正主任，林汝揚爲雪梨中國國民黨支部會計科副主任，黃來旺爲雪梨中國國民黨支部宣傳科正主任，馬伯喬爲雪梨中國國民黨支部宣傳科副主任，董直爲雪梨中國國民黨支部總務科正主任，徐日初爲雪梨中國國民黨支部總務科副主任，李少勤、馬亮華爲雪梨中國國民黨支部執行部書記，方錫、馬月華、陳福祥、陳金蘭、蕭照彬、蘇冠民、陳富章、劉思華、劉才、黎秉興、劉啓華、董晃、鄭觀陸、陳恩夫人爲雪梨中國國民黨支部幹事，李迺文爲雪梨中國國民黨支部評議部書記，劉博明、高金玉、黃品、馮關田、陳福、伍六、余吉屏、陳孔如、高義、梁乙、司徒坤、余孫耀、梁維林、歐陽南、余提、劉疇、

余瑞、陳芳、楊寬、蕭貴、梁學爲雪梨中國國民黨支部評議部評議員。（註五）

註一：民國十二年二月二十八日廣州「國華報」。

註二：「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公報」，第一號，大元帥令。

註三：同註二。

註四：鄧澤如：「中國國民黨二十年史蹟」頁二七五。

註五：「中國國民黨本部公報」第一卷第八號（民國十二年三月二十日）。

二十七日 孫大元帥又電蔣中正，盼速來粵。

本日，孫大元帥又電蔣中正，曰：

「轉介石兄鑒：各要事須兄相助，萬望速來，並示行期。文、有。」（註一）

孫大元帥任命李章達為代理廣東電政監督兼廣州電報局局長，各電局意以罷工抵制。

孫大元帥以時值軍書旁午之際，廣州電局事關機要，特將舊局長方熙撤去，另候委用，改委李章達為電政監督兼該局局長，以防洩露機密。不意為該電局各人員所反對，乃通電各電局同盟罷工，以事抵制。孫大元帥恐一時難於解決，因將大元帥府電政生八人調往該局接辦，並設法消弭該項風潮。（註二）

北京政府任命蘇錫第為財政部次長，王嵩儒為內務部次長；熊炳琦兼任督辦宮家壩黃河堵口事宜。

北京政府發表命令：准署財政次長凌文淵辭職，仍回參事本任；任命蘇錫第為財政次長。准署內務

中華民國十二年 二月二十七日

二七三

中華民國十二年 二月二十八日

一七四

次長劉馥辭職，仍回參事本任；任命王嵩儒爲內務次長。准督辦官家壩黃河決口堵合事宜田中玉、會辦勞之常辭兼職；特派熊炳琦兼任督辦官家壩黃河決口堵合事宜，張慶濡兼任會辦。（註三）

京畿衛戍司令王懷慶辭職赴天津。

王懷慶爲曹錕麾下重要將領，於二十四日上書黎元洪，索取駐京軍警餉銀，並以解散軍警要挾。黎元洪接書後立刻批交國務總理張紹曾，轉飭財政部迅速籌撥發放軍警餉銀。時張紹曾正全力應付天津倒閣，疏通各方，謀求穩固現閣，乃將王懷慶索餉書積壓下來。王候三日，不見答覆，乃於本日辭職赴天津。（註四）

註一：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第五冊，頁一九。

註二：民國十二年三月八日「順天時報」。

註三：「政府公報」第二五〇二號。

註四：民國十二年三月一日「順天時報」。

二十八日 孫大元帥派胡漢民、孫洪伊、汪精衛、徐謙等為駐滬進行和平統一代表。

自孫大元帥於一月二十六日發表通電，主張和平統一，實行兵工計劃後，奉系之張作霖，皖系之段祺瑞、盧永祥，北京總統黎元洪、內閣總理張紹曾，均先後復電贊同，其未復電者，僅有直系軍閥。黎元洪、張紹曾且派代表南下，誠意謀和。孫大元帥以上海交通便利，各方接洽適宜，故雖粵中將領迭次電催，仍遲遲其行，因著眼於全局之和平，亟願中國之早日統一也。及聞江防之變，不能不回粵，以作

安定後方計，遂於二月十五日起程赴粵，而以胡漢民、孫洪伊、汪精衛、徐謙等駐滬，以爲辦理和平統一之代表。（註一）

附錄：孫中山注意和平統一（註二）

據香港特訊：孫中山所抱之裁兵統一政策發表之後，中外人士均表同情，並願與以財政之援助，而連日廣州城之呼聲，如總商會，及各團體，又有協助裁兵之會議，似此趨勢，中山之政策必可望實現。然繼此裁兵之事業，急須進行者，厥爲統一問題。中山之統一計畫，一月廿六日已在滬宣旨，然茲以留粵一時未卽能返滬，以便於與各方接洽，於是乃特派胡漢民先行赴滬，權爲駐滬代表，凡各方代表或函電到滬者，俱由胡君轉呈之，此項任命日內卽可發表，將來中山於裁兵問題已解決時，使卽親行回滬，蓋所以如是者，以認定現在時機確爲謀和平統一所不可輕輕放過云。

孫大元帥任命傅秉常爲粵海關監督，仍兼廣東特派交涉員職。

二十四日，大元帥任命傅秉常爲廣東特派交涉員。二十六日，原任粵海關監督范其務因病辭職，本日，大元帥乃任傅秉常繼充，仍兼廣東特派交涉員職。（註三）

護法議員發表宣言，指斥北京政府無權號令國民遵守約法。

本月二十二日，黎元洪發布命令，略以「約法爲立國根本，今國會已復，政府依法成立，在憲法未公布以前，凡屬國民，均應共遵約法，以維法治」。國民黨在北京議員，咸以爲「約法乃國民所以限制政府者也，縱令政府合法，亦只有絕對服從之義務，而決無轉以號令國民，使之服從之權利也」。彼等本日本在京頭髮胡同六號，集會討論，發表宣言，指出黎總統之復位，國會之復會，內閣之成立，均屬

權宜，本身合法與否，尙屬疑問，怎可遽然發布要求國人共遵約法之令。其宣言全文如下：

「約法之在國家，豈立時間，橫被四海，凡人民所必遵從，非言語所能輕重，此不獨中華民國之當然，乃天下萬國所莫敢不然者也。民國開創十二年，而政治至今不入軌道，察厥原因，不在乎無遵守約法之人，而在乎玩弄約法之政府。上無道揆，下無法守，遂成今日軍閥橫行之世界，同人起而護法，正爲此也。上年國會北遷，以偽亂眞，至今成爲懸案，各當局亦已表示悔禍之心，呂言和平統一，同人以愛國爲前提，維持現狀，徐圖根本解決，亦既革新有路，敢不委曲求全。乃北京政府本月廿二日突發命令，謂國會已復，政府依法成立云云。閱覽之下，令同人大惑不解。自六年解散國會以來，毀法亂國之禍首，既未懲辦，依法解職之議員復混跡於國會之中。總統任期未經過合法國會解釋，內閣同意非出自合法機關，一言約法，則政府本身先有痛苦不堪之問題。且約法乃國民所以限制政府者也，縱令政府合法，亦只有絕對服從之義務，而決無轉以號令國民使之服從之權利也。同人等以護法相終始，決不忍坐視弄法轉而假法欺國民，故對於二月二十二日北京政府共遵約法之命令，認爲示天下以不誠也，爰發宣言咸使聞知。中華民國十二年二月廿八日」（註四）

附錄：孫洪伊宣言：指摘尊重約法令之誤謬（註五）

本月二十二日黎元洪發布命令，謂約法爲立國根本，今國會已復，政府依法成立，在憲法未公布以前，凡屬國民，均應共遵約法以維法治云云。洪伊固極望和平統一之成立者，故數月以來，對於時局不願多所主張，以啓糾紛。今和平統一既已絕望，而黎氏反假借約法欺我國民，不得不繼述所見，敬爲我國民陳之。自彭允彝出長教育，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君慨政治清明之無望，決然去職，北京學生起而向議會反對彭氏之請願，又橫遭軍警之凶毆，而彭氏反以多數通過於兩院，以致人心憤激，舉國皇皇，咸集矢於國會。夫今日之國會，以少數不良分子混於其間，致於政治上根本之大計，未能有所建樹，斯誠重有負於國民。然國會爲立法機關，終無執行之能力，倘非行政首長舉措乖方，有以自亂政治之紀綱，則國會雖腐敗無良，究不能自立於行政之地位，以躬行違法亂政之事者。蓋吾國歷史上積久之習慣，政治之中心勢力恒集中於行政首長，行政首長得人，則挈領提綱，一時政風爲之不肅，否則政

其樞，紀綱掃地矣。去年北京政變之時，北方將領擁戴黎氏，當時洪伊即以黎氏之爲人祇知利己，向不忠於國家，必不能負收拾時局之責任，而其總統任期已滿，更不應曲解法律以徇事實，曾於六月發表元電以反對之。乃不蒙國人之諒察，而黎氏卒以權宜就任鑄成大錯。黎氏自辛亥以還，每當大難之次，舉足重輕，關係國家之安危，輒以其苟且固位之私，致危於民國。辛亥之役，南北統一，雖勉告成功，而起義各省與袁氏實隱成兩大勢力，以相對峙。黎氏介乎其間，而又坐鎮形勢中心之武漢，其勢力及地位實足以左右大局，苟能協力同心，撐持危局，以監視袁氏，則洪憲之禍可以潛消。乃黎氏竟背起義各省，而輸誠於袁氏，以啓奸雄攘竊之心，致斯民重遭塗炭之禍，於是而有洪憲之變。迨夫護國軍興，袁氏自殒，黎氏以副座繼任總統，苟能痛定思痛，措置得宜，國事亦未始不可徐圖挽救。而黎氏於此，既以釀成督軍團毀法之亂，又復召張勳入京，而又無忠貞之氣節以臨大難，三不之約，信誓旦旦，言猶在耳，而解散國會之命令早已懸之國門，於是而有復辟之變。自是以後，國會南遷，南中豪俊誓師嶺表，以護法大義號召於國人。黎氏苟於此時趨赴南疆，共拯國難，則護法之役未始不可早告成功。而乃避匿津沽，優遊觀望，於是而國亂益熾，紛紜擾攘者數年，迄於今而未息。由是觀之，民國十餘年來之變亂，黎氏均有重大之責任，是國民無負於黎氏，而黎氏實有負於國民也。直奉戰後，國會恢復，徐氏被逐，當是時黎氏法定之任期早已屆滿，其總統之資格早已消滅，按之法理，實無復任之理由，祇以徐世昌去後，一時當國無人，黎氏權宜攝行，已爲國家開一事實總統之惡例，然苟能開誠心，布公道，提携國中各派不同之份子，化除畛域，共上軌道，羣赴於建設之一途，則措國家統一之基，於各派大同團結之上，亦可以告無罪於國人，乃以一念固位之私，以墮闔之術，操縱南北各派，以矯飾虛僞之文電，欺我國民，以釣虛譽。其對於西南及黨人也，始謀剷除之，既而剷除之不能，則又欲招降之，至無誠意以相與，遂致大局崩離，不可收拾。其現行政治，則軍人跋扈而不能制，政客朋比而與爲奸，破壞司法，摧殘教育，慘殺無辜，政象愈趨於黑暗。夫討袁之役，黎氏無與焉，復辟之役，黎氏無與焉，護法之役，黎氏亦無與焉，黎氏釀亂而國人爲之戡定，及時局稍定，黎氏又出而釀亂焉。國人以崇信黃老之過，每喜陰柔取巧之人，黎氏乃乘此國民心理之弱點，而進退於其間，國事遂墮壞於冥冥之中，而亂將靡已。今所謂和平統一者，換言之則使西南獨立之各省當局及所有黨人服從中央之命令已耳。黎氏以政治上歷有罪惡，法律上已無地位之人，竊

居樞要之位，而日以釀亂爲事，既以種種禍國殃民之舉，致人心憤激，舉國洶洶，其何能使人服從。或謂黎氏恐統一後，易置其地位，故不願統一告成，惟欲效徐世昌苟安旦夕，以圖私利耳。證以其復任以來之言行，此言殆亦可信。國人所殷殷切望者曰統一、曰裁兵，而今皆已無望於黎氏。且黎氏以一平民而冒竊總統，根本破壞約法，揆之國人護法之精神、之希望實已大相刺謬。今反強調，謬謂：政府依法成立，而以均應遵守約法責我國民，國民豈可坐視無睹，而不早爲之所，一聽其長奸養亂，以誤我國家也哉。要之欲求今後時局之進展，必當努力以求改造，與其因循時日，使國家人民隱憂其害，何如促進程期，或可減少痛苦。一國革新之大業，雖非一蹴所能躋，果能不誤於苟安之心理，一洗因循之故習，而清明之期必不在遠，惟我國民幸利圖之。民國十二年一月二十五日孫洪伊。

唐繼堯致電國會，促請兩院議員迅速完成憲法以奠國本。

自直奉戰爭，直系勝利以來，即致力於武力統一全國。曹錕更是悉心布置選舉總統事宜，將制定憲法事擱置不提。本日雲南都督唐繼堯以內有南北分裂之虞，外有英、俄侵略之憂爲山，促請國會議員迅速完成憲法，以奠國本。電曰：

「自法紀凌替，政變迭興，日尋干戈，迄無寧宇。內則九州幅裂，人民有膏溺之憂，外則積債難償，列強有共管之議。加以英踞片馬，以窺衛藏，俄侵蒙古，而信新疆，國之危亡，懸於眉睫。南北當局非不知國勢岌危，徒以內部紛爭，無暇計及外患。及今補救，惟有速謀統一，庶可協力圖存。顧今之謀統一者，或主武力，而武力已窮，或主調和，而調和失效。蓋因各方情勢各異，利害不同，地醜德齊，既難以武力征服，情阻勢隔，亦難以空言調和。故欲弭內外之紛爭，固國家之根本，舍制定憲法外，其道莫由。查憲法草案將次告成，徒因地方制度之爭持，遂至擱置。自國會恢復，即以制憲爲首圖，而國權及地方制度兩章，已由憲法起草委員會草定，提交大會討論。就中如各省於不抵觸國憲範圍之內，得自制省憲及省權，收概括主義，國權取列舉主義等項，平均爲審查會三分之二以上人數贊成，並經草案採納規定。方期民國憲法可計日公布實行，不意又生政爭，防碍制憲。夫國家必有不易之大法

失，而共與遵守，庶內外可弭無謂之爭端，而自歸統一。今憲法未定，國難日深，誠全國人民所痛心，當亦爲國會諸君子所軫念也。尙祈注重國本，使憲法早日完成，以範圍人心，而共維國是。國家存立，實利賴之，迫切電陳，敬祈公鑒。唐繼堯叩。儉。」（註六）

臺灣議會期成會請願委員於東京築地精養軒招待東京市內各新聞通信社記者及請願運動支持者田川代議士等四十六名。

二月十三日，在神田區仲猿樂町日華學會，舉行歡迎請願委員大會，青年學生出席者二百餘名，當場並得到多數學生之簽署。二月二十三日以蔡惠如等二百七十八人之連署，經貴族院山脇玄議員，衆議院田川大吉郎及清瀨一郎兩議員分別介紹，向日本第四十六次帝國議會提出第三次臺灣議會設置請願書。第三次請願書除對文句略加修改外，另印小冊「臺灣議會設置請願理由書」數千份，分送貴衆兩院議員及新聞記者，竭力宣傳，喚起公論。

請願書提出後，二月二十六日又用「向帝國議會請願設置臺灣議會」之標題，印製小型宣傳單數萬張，散布於東京市內各處。二月二十六日及二月二十八日，招待東京市內各新聞通信社記者及請願運動支持者田川代議士等四十六名，於築地精養軒，蔡惠如即席致詞謂：「本運動多數同志計劃來日請願，惟因官方壓迫，不得成行，人數減少，實感遺憾。關於日華親善，政府視爲時下的難題，若由同族關係的我們臺灣人居中斡旋，相信是最捷徑且最爲切實。然而政府毫無所悟，徒然束縛我們的自由，實屬不當，對於必須設置臺灣議會的理由，印刷品裏面已有詳細記載，請多多賜予支援……。」會後又在會客室裏互相交提意見，氣氛極爲融洽，予人印象甚深。（註七）

註一：胡去非：「總理事略」，頁二四八—二五一。

中華民國十二年 二月末

二八〇

註二：民國十二年三月十三日「順天時報」。

註三：「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公報」第一號，大元帥令。

註四：民國十二年三月一日「順天時報」。

註五：民國十二年三月二日「順天時報」。

註六：民國十二年三月六日「順天時報」。

註七：「臺灣近代民族運動史」，頁一二五—一二六。據「臺灣省通志」，卷九，革命抗日篇，第五章政治運動記載第三次請願日期為二月二十二日。

二月末 四川女界聯合會發表宣言，呼籲女同胞振作起來，謀自身之權利，享法律上之一切平等自由；要求創制省憲應規定男女一切權利義務平等。

四川女界聯合會於本月十四日成立，連日繼續開會，時值省憲正在創制中，因議決請願條件，一、省憲法規定一切義務權利應男女平等；二、省憲法草案非經女子團體所選出之審查員承認，不得承認；三、省憲法非有女子加入總投票決定，其憲法為無效。並發表宣言，呼籲女同胞振作精神，疾起謀自身之權利，享法律上一切平等自由。宣言曰：

「四川諸位女同胞聽者：

我們四川自從辛亥反正以來，到如今民國已是十二年了，這中間我們所經過的痛苦，也不知受了若干，日日都在那「水深火熱」之中，那裏有一件高興的事情，使我們心裏得愉快。近年來說甚麼『男女平等享一切權利』和甚麼『言論集會結社有絕對自由』，這幾句話不是震人的耳鼓嗎？據我看來，也不過是箇『畫餅充飢』『空言慰藉』罷了，又何曾真正享了甚麼利益來。你看他們外國的婦女，在社會上所佔的地位是何等的高尚，是何等榮光，如像芬蘭的女子得為國會議員，日本女子得為下級判任官，近來歐洲女子有為女內閣、女議員及服充兵役者也很不少。

究其原因，無一不從奮鬥得來，可見文明國的男女享一切平等權利，並不是作口頭禪，簡直是要實行的。比較我們中國的女子，除卻少數人在教育界佔一小部份而外，只有管理家庭的權利和義務，莫有在政治上、經濟上佔一席的地位說來，真正令人可嘆可恨。他們男子只有顧他們自身的權利，還不得暇，那有工夫來援助我們。為此看來，我們的女同胞還是要振作精神，快出頭來，謀我們自身的一切權利，享法律上一切平等自由，莫再存那箇倚賴他們的心罷！好在我們的四川，如今是獨立自治的區域，目前正在創制省憲，發揚民治，這算是規定百年的大法，千載難逢的時機，況且各國憲法上所載『自治區域，人民有請願於行政官廳及議會之權』，『和行政官廳及議會有受理本省人民之請願』的條件，依據這條件看來，我們平日所蓄的志願，在這箇時機，就不可自暴自棄，畏難的苟安的了。現在我們中國的女子學識經濟，雖然不及歐美開明得早，但一切志願卻也不弱於他們。不過中國是數千年來處於封建專制積威之下，男子尚不得自由，何況我們女子呢？自古三綱三從之義，彰明著顯以來，女子比男子更多幾層的壓制，一切不得自由，還有甚麼權利可言。如今是共和國體，一切法律採用社會制，遂把那箇家族制推翻，無論男女國民，都應受法律上一切平等待遇，這正是我們女學昌明，女權伸張的時候了。你看北京、天津、南京、上海、浙江、湖南、廣東等省，已有女權運動同盟會、女子參政協進會、女界聯合會、女教職員女學生聯合會，要求選舉權、被選舉權、及參政權，力爭人格，擴張女權，業有達目的的了。我們川省的女同胞也是圓顱方趾，同他們一樣的人，怎我們的志願就不同他們一樣，難道別人做得到，我們就做不到嗎？古人說有志者事竟成，只要立起百折不回的志願，無有達不到目的，因此我們省城各女校教職員就發起組織了一箇四川女界聯合會，已於本月（二月）十四日在四川女子實業講習所開成立會，選舉職員，討論請願的條件，連日都在繼續開會，所有簡章及一切進行事項，都已議定，陸續刊布，這箇會本來是時期促迫，倉卒成立，不料到會人數非常之多，可謂極一時之盛。

茲將議決請願條件開列如左：

- （一）省憲法規定一切義務權利應男女平等。
- （二）省憲法草案非經女子團體所選出之審查員承認，不得成立。
- （三）省憲法非有女子加入總投票決定，其憲法爲無效。

以上三條就是我們的『志願』、『希望』，要曉得這並不是非份的要求，完全是恢復我們已喪失的人格和權利，想來省議會，省憲籌備處，省憲起草委員會諸先生，本七千萬人民公意，制定根本大法，我們三千多萬的女同胞，都是國民的一份子，決不會將我們攢諸法律之外的，望我們女同胞大家起來振起精神，擔當責任，同他們男子一樣的做事，更望男界同胞隨時指導，使我女子出黑暗而躋文明，本會同人就感激不盡了。」（註一）

附錄：四川女界聯合會簡章（註二）

第一條 本會定名為四川女界聯合會。

第二條 本會以聯合女界力爭女權為宗旨。

第三條 凡四川女子年滿十六歲，贊成本會宗旨，並願依此宗旨實行者，得入會為本會會員。

第四條 本會組織分二部：

理事部。

評議部。

第五條 理事部設理事長一人，綜理會務，對外代表本會，理事二人，協理會務，理事長因事缺席時，以理事

一人代行，其職權理事部設左列各股：

文牘股 辦理文牘之撰擬，收發記錄，保管事務。

編輯股 辦理書報之編輯出版事務。

交際股 辦理本會一切交際事務。

宣傳股 辦理本會一切宣傳事務。

庶務股 辦理庶務會計，暨不屬他股事務。

右列各股每股設股長一人，受理事長監督，綜理股務，股員若干人，由股長指揮監督之。

第六條

評議部設評議長一人，副評議長一人。評議員若干人，議決會員提議或理事部交議事項，交理事部執

行，評議會由評議長召集並主席會議，評議長因事缺席，副評議長行其職權。

第七條 理事長、理事、各股股長、評議、副評議長、評議員，由會員選舉之。各股股員由會員自由擔任，任期暫以半年為限，但得連任。

第八條 各部辦事細則由各部自定之。

第九條 本會立法權及選舉權屬於全體大會，大會由理事召集並主席會議。

第十條 本會經費由會員自由擔任其無力擔任者，聽便。

第十一條 本會會所暫設四川女子實業講習所所內。

第十二條 本簡章未盡事宜經會員三分之一以上之提議，由大會修改之。

第十三條 本簡章自議決日施行。

註一：民國十二年三月八日「順天時報」。

註二：同註一。



中華民國十二年 二月末

二八四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三月

一日 孫大元帥任命朱培德為大本營參軍長，姚觀順、路孝忱、張九維等為大本營參軍。

朱培德係中央直轄滇軍總司令，率領屬下，轉戰各地，民國十年北伐，曾有良好表現，十一年六月陳炯明叛變，更慷慨討逆，終能會合各軍，削平粵難，尤以捍衛正義，懋著勳誠。孫大元帥特加賞識，為求更能益勵忠盡，貢獻才能，本日正式任命為大本營參軍長；另委姚觀順、路孝忱、張九維等為大本營參軍。同日，又令中央直轄滇軍改編為大本營鞏衛軍，特任朱培德為大本營鞏衛軍司令。（註一）

孫大元帥自廣州電邀護法議員回粵。

北方軍閥崇尚武力，堅持以武力統一全國，尤以吳佩孚堅請發表孫傳芳督閩、沈鴻英督粵之事，最足表現其用心所在。孫大元帥鑒於此，認為北方絕無謀和誠意，乃於大本營組織告成之日，特致電北京護法議員辦事處，邀請議員速回廣州，不必再與北方政府周旋。（註二）

舊國會衆議院議員黃政素為最高問題領款賣票事，向北京政府提出質詢。

邇來盛傳曹錕因競選總統問題，以每票五千元賄賂國會議員，賣身議員每月支車馬費二百元，多由內務總長高凌霨接洽其事。衆議員黃政素為此特別向北京政府提出質詢曰：

「近日都城各報滿載各有力方面運動最高問題甚力，運動方法竟明目張膽以金錢賄賂相授受，並明載種種買票

手續，自本月起每議員月支車馬費二百元，限制投票之價不出五千元，此種賣買專由高五接洽，穢弊四張，有心人爲之酸鼻。高五何人，直明指署內務總長高凌霨氏。竊以總統選舉載在國憲運動，當選非爲違法，公開運動乃共和立憲國家先例。然聞以政見公開，勲業公開，未聞以金錢賄賂公開也。近年來賣官鬻爵相習成風，以多金爲榮，以掠奪騙詐爲能，廉恥道喪，四維不張，救國之道端在養廉。今對於議員養廉薪金，慳而不與，乃假議員困苦之名，別給津貼，以金錢操縱之術，強姦國會。高氏歷任政府中重要閣員，既知議員困苦，何不爲之籌撥養廉薪金，既能籌給津貼，何不以津貼劃歸歲費之需。若以此款出於有力私人，則國家養兵無制，幾陷破產，何妨以此款輸公，直接以舒國庫，間接助成國會製憲，亦事之光明磊落者。且今日各有力之方面，索餉索薪之使不絕於途，少加催索，區區議員歲費，何愁無着，胡事私人解囊。乃索款公門，實恩私室，以堂堂閣員，竟明目張膽爲之作經理，成何氣象。且議員等來自出閭，習於平民生活，使歲費照發，足以維持在北京生存，固無須汽馬車示威示榮，更何須車馬費之例外津貼。此次國會恢復，國人皆承認本屆議員人格視安福國會高尚，方將利用此高尚人格製定國憲，令國人信守，解決南北紛擾之局。今以操縱方術，污辱國會，直接破壞議員人格，間接破壞國憲信用，政府方以統一南北相標榜，乃反其道而行之，南轅北轍，糾紛滋甚矣。即退一步言，議員盡歸私家御用，國會歸私人操縱，充其量亦不過等於徐樹錚之操縱安福國會耳。徐樹錚竭全國精華，豪養安福國會，即列入三等議員，亦月給津貼三百金，而今徐樹錚之勢力安在乎？蓋國會之勢力在國民信用，信用掃地斯，勢力亦掃地。國民抱恨安福國會，益以抱恨徐樹錚，此徐樹錚所以速敗也。何國人富於模仿性，一一步武徐樹錚後塵，如飛蛾撲火，前仆後繼，至死不悟也。縱最高問題，以此種鄙劣方法得如所願解決，段徐失敗前車，亦足令人心慄。況若輩現在活動於一種特殊勢力之下，爲閣員謀肥缺，何求不得，即其所擁戴之首領加上總統職銜，其個人之活動範圍亦不能視此更進，何苦自尋煩惱，必以賄賂方術，猛力進行，污辱議員人格，並污辱其所擁戴首領之人格者，豈真誠意對其首領効忠，亦欲借此問題撤其職，非其明徵乎。試觀近日報載有某氏藉收買議員名義中飽，秘密運動款項甚鉅，爲其首領方面所悉，怒極且欲撤其職，果事出無因，何轉載多日，不速行聲辯，足默認也。本員等受國民付托之重，以事關政治、法律、風紀、關係

過巨，不能緘默，爲此提出質問政府。是否有所聞知，有所取締，或政府甘爲藏垢納污之主動機關，請即明白答覆。」（註三）

上海工界總罷工，因總商會反對及政府當局取締而中止。

上海各工會團體原預定是日開始勞働界總罷工，嗣因總商會之反對暨政府當局之嚴重取締，而未能舉行。時順天時報刊載「上海工界之罷工運動與政治階級及中產階級之關係」一文，分析上海勞働各團體總罷工未成之原因，頗具見地。其文曰：

「上海勞働各團體所預定之計畫，原擬本日開始勞働界總罷工。據最初所傳，其範圍頗廣，其根柢甚深，嗣後既有總商會之反對，復有官憲之嚴重取締，及至最近，勞働者之間，亦有從事反對者。如安徽四川駐滬勞工總會，上海印刷公會及其他十餘團體，現已聯名發表反對罷工之意見。由斯而觀，勞働界之總罷工，當不能如預定計畫開始，縱使勉強實行，其範圍勢力亦不免狹小薄弱耳。」

夫在改良社會及政治之時，原不免有急進派與漸進派之分。而改良社會及政治之第一步，在排斥現在壟斷政治之階級，此則爲急進漸進兩派之一致，不過其手段稍有不同。至推倒壟斷政治階級之後，爲社會中堅而握政治實權者，亦有二階級。一爲無產階級，包含多數勞働者。他爲中產階級，包含多數商工業者，小中資本家及小中企業家是也。此二者利害固不相容，縱其推倒壟斷政治階級之利害一致，而其行動常不能協力一致。前者行動常傾於急進的，蓋若輩現在一無所有，縱紊亂社會秩序，彼亦無損失之虞，反有利益之望。反之，如中產階級如因政變及社會改革，遭逢社會秩序之紊亂，則彼輩勢必直接受損害。極端而言之，如上流政治階級者，縱一旦遭逢革命，紊亂社會秩序，然彼輩如捲其所積之資產，逃往外國，猶足以維持其身體財產之安全。反之，如中產階級則無地可避也。由此點而觀，最恐怖急激革命行爲之出現者，非政治階級，寧屬中產階級。包含此等多數之商會，首出反對罷工之態度者，固當然之歸結。蓋工潮之極點，勢必馴致過激的革命也。彼京漢罷工之終熄，雖由於官憲之壓迫，實則漢口商會之反對聲明，其挫折工人氣勢甚力，至爲顯然之事。且官憲之武力壓迫，亦因得商會之贊成，始敢斷然出此

中華民國十二年 三月一日

二八八

措置也。

由以上論據而推論，中產階級與政治階級合力，而防備無產階級之跳梁，較諸無產階級與中產階級合力而推倒政治階級，其可能性似更大也。惟其中有中產階級，主在令政治階級爲警犬的用，政治階級主在以中產階級爲奴隸之問題。然兩者壓迫無產階級不已，則其不益增大，不益增大，則其反抗力益強盛，反抗力與壓迫力愈增加不已，至達於極點之時，則其慘禍亦不得不極大也。吾人不願以無產階級爲革命之主體，而在中國發生如斯急進的革命，尤爲有害無益也。（理由俟機再詳）雖然，視工人或無產階級如奴隸如物品，不認其人格，抑制其權利，限促其生活，束縛其感情，則吾人可斷認其爲極不合理也。故吾人第一勸告現在有實力者之政治階級，驟然覺悟，願念民主政治之常道，即對於具有行將爲實力者之中產階級，亦勸其力去階級差別之觀念，充分考量工人之利益，吾人茲敢再行警告政治階級及中產階級，倘不澈底的覺悟，勢將釀成戰慄之結果耳。」（註四）

薩鎮冰通電就福建省長職。

福建方面推舉薩鎮冰爲福建省長，薩於本日在福州城內孫公祠就職，並致電北京政府曰：

「天佑閩人，變亂漸告平息，刻正從事籌策善後，俾期底定而安閭閻。更蒙鄉邦不以衰殘見棄，迫就省長之職，堅辭不獲，遂於本日勉試就職。惟鎮冰老耄衰朽，任重材輕，深虞鄙越，尙望時錫南針，以匡弗逮。」（註五）

附錄：梓生：福建問題（註六）

孫中山到了廣東，因爲沒有親信的軍隊，特召許崇智率領在閩粵軍回粵，粵軍一經離去，福建軍政各界失了重心，於是日漸多事。原來閩中自從在省內漸次掃除李厚基殘部的勢力，在省外把北軍常德盛打出杉關以後，內部的自閥日烈，其所以不致決裂，是由於許崇智、林森藉粵軍威勢，將閩省事權集中的緣故。所以許軍剛離省城，而倒林擁薩的省長風潮便首先發動。

林森的福建省長是孫中山所任命，許崇智所擁護的。福建人民，因爲一月中旬許軍回粵拉夫風潮，罷市至一星期之久；省議會及民黨也與林不睦，而在福州方面占勢力的軍人本是依違南北的，也惡林的民黨派色彩太重。因此

，許崇智軍隊於二月初離開福州，各方即共同計畫倒林。至於倒林以後的省長人物，各方都推重前任臨時省長薩鎮冰。因為薩氏人極渾厚，對內能為各方所容，對外於南於北都是無忤的。二月八日的福州公民大會，一致主張請林退位，擁薩繼任，並設參事會參與省政；其後閩局善後會議以綏和海軍為理由，主張非倒林擁薩不可；省議會也經過同樣的選舉；十九日的第二次閩局善後會議，王永泉也列席，主張舉林為全省公路督辦，使林下臺後有事可做。這種運動醞釀多日，林森方面絲毫不肯讓步，於是二十五日公民代表聯合遊行，並擁入省署追林交印的一回事。對手方面抵抗這倒林擁薩運動的，在林森自己則一面與薩鎮冰直接交涉，一面對代表設詞延宕交印期限；在閩南黨人則召集與福州類似的公民大會，舉宋淵源為省長，以表示設若閩北倒林擁薩，則閩中當有南北兩省長；而許軍已開去的孫本戎軍隊復回福州，相傳也是為擁護林森而來的。這種紛擾經過多日，林氏方面終沒有較好的形勢，林森乃聲言他的省長是孫文所任，必須待孫文命令到後交卸。不久，孫文果然命令林森去職，以薩鎮冰繼任。這時薩鎮冰的福建省長，經過北方任命，繼由人民推舉，更得孫文委任，並得軍人同情，可謂四面穩妥了。但這命令的到達，離三月一日薩鎮冰的正式就福建省長職，已有多日，而林森始於這時將省長印交出，省長風潮告一結束。（下略）

北京政府任命馮國勳兼外交部膠澳交涉員。

署外交總長黃郛呈請任命馮國勳兼膠澳交涉員，是日經黎元洪總統命令照准。（註七）馮字孔懷，廣東省番禺縣人，曾任江蘇省金陵關監督。

北京政府令沈步洲暫代教育次長。

教育部次長胡鄂公未到任，教育總長彭允彝呈請暫以沈步洲代理次長職務，是日黎元洪總統令准其代理。（註八）沈為江蘇省武進縣人，曾任教育部專門教育司司長。

中華民國十二年 三月一日

中華民國十二年 三月二日

二九〇

註一：「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公報」第一號，大元帥訓令。（民國十二年三月九日）

註二：民國十二年三月二日「順天時報」。

註三：民國十二年三月三日「順天時報」。

註四：同註二。

註五：民國十二年三月四日「順天時報」。

註六：「東方雜誌」第二十卷，第四號，頁六一七。

註七：「政府公報」第二五〇四號。

註八：同註七。

二 日 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在廣州正式成立。

孫大總統返粵，爲貫徹初衷與北方謀和平統一，故不復任大總統。但各軍又不能不有名義以資統率，乃允就大元帥職，籌設大本營。本日，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成立於廣州農林試驗場，爲執行軍政之總機關。

大本營下設五部二局一庫二處：

內政部長 譚延闓

軍政部長 程潛

建設部長 鄧澤如

財政部長 廖仲愷（時在日本，未到任前，暫由鄧澤如兼理。）

外交部長 伍朝樞

法制局長 古應芬

審計局長 劉紀文

金庫長 林雲陔（未到任前，暫由劉紀文兼理。）

參軍處參軍長 朱培德（兼大本營鞏衛軍司令。）

秘書處秘書長 楊庶堪（註一）

粵海關監督兼廣東特派交涉員傅秉常接任視事。

傅秉常於三月一日奉命出任粵海關監督並兼特派廣東交涉員，本日，正式接任視事。（註二）

註一：「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公報」第一號，大元帥令。

註二：同註一，第二號。

三日 孫大元帥任命楊熙績為大本營秘書，謝良牧為廣東省政務廳長。（註一）

孫大元帥令准廣東省財政廳長楊西巖呈請明令劃分軍費及收回各征稅機關。

廣東省財政廳長楊西巖以受事之初，正值變亂之後，四民失業，元氣凋殘，百貨不通，稅源枯竭，杼柚有其空之嘆，司農徒仰屋而嗟，困難情形達於極點。是以楊廳長在任雖僅一月，而日惟智盡能索於籌款一途，以云整理，幾於無從著手。其因在於財政權未統一，且各征收機關全被軍隊佔據，而解庫之款，幾至無分毫。軍費既無定額，而各處又催支急如星火，楊廳長雖極力籌措，終難應付。此等事雖為變亂後必不可免之現象，但以大局已定，亟須明定辦法，以劃一而利征稅進行，遂於本月一日呈請孫大元帥准令，「嗣後各軍軍費概行劃歸大本營軍需處支發，即由該處將各軍每月額支數目先行核定，令知下廳，以便按月籌撥。其各軍佔據之征收機關，應即一律交還，不得再有截留稅款。」楊廳長以為依此

中華民國十二年 三月三日

法辦理，在財政廳而言，既可統籌兼顧，在各軍亦免彼此盈實，於軍財兩政俱有裨益。本日係大元帥明令曰：

「呈悉。財政固應統一，軍餉亦宜同時兼顧，仰該廳長先行籌款一批，俾固軍心。至劃分軍費及收回各征收機關，自應次第施行。各軍長官均深明大義，該廳長勿庸總總過慮也。此令。」（註二）

北京政府任命余榮昌兼司法官懲戒委員會委員長。

余榮昌，字戟門，浙江省紹興縣人，任大理院院長，又兼司法官懲戒委員會委員長。（註三）

註一：「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公報」第一號，大元帥令。

註二：同註一。

註三：「政府公報」第二五〇六號；劉壽林編「辛亥以後十七年職官年表」（文海，民國六十三年七月初版）一頁一四三。

四 日 北京學生聯合會為元宵提燈大會，警察毆傷學生一百餘人，通電控訴北京政府罪行，並籲請孫大元帥北伐。

北京學界與各國體聯合會，二日夜晚舉行元宵節市民提燈遊行大會，以廢督裁兵為口號，並抗議北京政府近日摧殘教育之行動。遊行隊伍行至前門大街時，與預伏該處之軍警衝突，遂發生慘案。學生受重傷者三十餘人，受輕傷者九十餘人。（註一）昨日（三日），北京學生聯合會開會議決通電全國，否認國會及反對北京政府；同時北京各國體聯合會亦開緊急會議，議決反對北京政府各案。本日，北京學生聯合會電請孫大元帥北伐。電曰：

「廣州孫大總統鈞鑒：黎元洪以陰險小人，遭逢時會，盤據要津，贛寧之役，倒戈屠殺義軍；洪憲時代，甘爲武義親王；電召張勳入都，釀成復辟之役，不獨不肯殉國，且復破壞約法，解散國會，盜竊國幣，安富津門；近因軍閥利用，復竊大柄，任期早滿，恬不知羞，竟與非法國會賞識之洪憲勸進功臣張紹曾、及湖南軍閥保薦之彭允彝等，狼狽爲奸，破壞司法，摧殘教育，槍殺工人，屠戮學生，斷送旅大，實行賣國，一萬萬元之借款，七千萬元之賄賂。輿論沸騰，悍然無忌。乃復野心不死，竟於元宵節各國體提燈之時，密令軍警圍殺，希圖一網打盡。死傷枕藉，另電奉聞。我公護法討賊，國人共仰，同人既深惜亡之痛，更切雲霓之思，謹掬血淚，爲民請命。尙祈速鑒義師，尅日北上，解散非法國會，驅逐黎張暴賊，拯民水火，在此一舉。毋任社鼠城狐，殘民以逞，含生之傷，皆拜公賜，引領南望，不勝翹企之至。北京學生聯合會支叩。」（註二）

日本天津駐屯軍司令官鈴木一馬往訪吳佩孚，商請聘用日本顧問，為吳所拒

（註三）

註一：丁致聘：「中國近七十年來教育記事」，頁一〇三。

註二：中華民國學生聯合會主編：「一九二三年全國學生大會特刊」第一期。民國十二年三月十四日發行。

註三：「吳佩孚年譜」，民國十二年條。

五日 孫大元帥命令廣東司法官吏應一律由大元帥委用，不受地方行政干涉，以維司法獨立。

孫大元帥爲維持司法尊嚴及審判獨立，矯正地方行政干涉司法之時弊，本日令廣東省長徐紹楨，照得司法獨立，宜不受地方行政干涉。現在廣東司法官吏，應一律由大元帥委用，以昭慎重。（註一）同時，任命陳融爲廣東高等審判廳廳長，陸嗣曾爲廣州地方審判廳廳長。（註二）

中華民國十二年 三月五日

陳逆炯明派人携款至廣州，圖運動士兵叛亂，並發電詆譏孫大元帥，廣州市內漸形紛亂。

陳逆炯明被逐後，心仍不死，派人持款至省城運動，復濫發電詆譏孫大元帥，廣州各地並出現招兵告示，以抵制孫大元帥之裁兵計劃。（註三）

附錄：

一、危急萬狀之粵局（註四）

香港電信云：孫中山鑒於日來沈鴻英紛紛調兵，遂於石龍兵工廠召開軍事會議，行動極行詭秘。在接有陳炯明派人携帶現款五十萬元到港，與一半與沈，以一半運動其他各軍之消息，而久盼歸來之許崇智軍，又在大埔樂昌、坪石等處，屢受挫折；一時恐難到省，是內無心腹之軍，外有虎狼之敵，深為焦灼。故曾下令數道，指定地點，分令各軍駐紮以殺其勢，並對於各軍將領獎勵有加，以資籠絡。復以彼所持之裁兵計畫已多得各方表示同情，如能加以外人贊助，實現較易，且於現在各軍之勢不難因此而銳減使之就範，並其他種種亦有需外人贊助之處，乃於六日赴沙而遍訪各領事，冀試此旨各領事均深表同情，並願盡力贊助。至裁兵後之兵工計畫，所疑者為款項問題，聞已由香港富商募得巨款五百萬元，昨已先付一百萬元。中山得此助力，始稍自慰，業將裁兵委員會及兵工委員會，極力預備，以便早日實行。至實行時有反抗者，則樹此名正言順之旗，聲罪致討。故日來各軍無不大起恐慌，均思添募，以備將來裁減時如去一半，尚不減現在實力，並得厚集兵力，以留反抗之地。於是李福林在南海、番禺兩縣招回舊部約三四營；李耀漢在兩陽招回舊部約五六營；而省城各大馬路及附近城鎮亦遍貼漢軍及其他各軍招兵佈告；以致現在兵額溢出前數數萬。而尤令人着急者，則沈鴻英軍，高據西北兩江，加以口來在梧州運到鎗彈二巨艦，石井兵工廠運到鎗彈七列車，又有陳部從中之助，大有躍躍欲動之勢；遂連日分軍向省城方面移駐，取高壓之勢，開呂春榮部已退出省垣，集中連灘，以事堵截，業在距連灘三十里之古馮地方與沈軍接戰。省中現已下戒嚴令，商民多有向港澳逃避者，亦可見現在粵局之危急萬狀也。又據香港電訊：李福林派員在南海、番禺兩縣，招回舊部約三

四營。李耀漢在兩陽招回舊部，連日陸續抵肇，在李氏家祠設接粵第五軍司令部。又聞劉震寰、姚雨平、李耀漢、及滇桂軍紛紛暗中招兵。而滇軍第五路第七師且大張招兵佈告，現在粵中兵額較前此溢出數萬云。又電云：西江上游滿佈桂軍，有下壓城都之勢，駐都呂春榮部退出，集中連灘，四日呂下令戒嚴，有再戰勢，該地商民停業遷徙。聞呂、桂兩軍五日早在距連灘三十里之古馮地方接觸。又七日有滇軍六排，帶機槍赴黃沙，欲繳黃志恒舊部軍械，黃部聞報即散開抵抗，滇軍不敢繳，祇派員點名了事，黃沙商民極驚恐云。又電云：海軍陸戰隊在保安縣與劉震寰軍爭駐地，開戰數天，與前日劉軍劫海珠海軍司令部案有關。據以上所述各項消息粵中戰亂不易收拾，粵民何辜而遇此塗炭也。

二、陳炯明尙圖恢復耶（註五）

據某方面昨得香港十三日電訊：陳炯明失敗後，即潛伏於惠州，前日惠州各團通電云：陳去惠並各報載陳赴日，皆係陳密使人所爲，用遮人耳目也。茲以與沈鴻英訂立協約，遂陡然而興，宣言驅孫，除於文日通令林虎出兵樟林，尹驥出兵箭竹關，賴世璜出兵和平，以便三面圍攻許（崇智）軍外，並有通電拍出。略謂：國會恢復，法統重光，南北統一，問題已漸趨於解決。詎孫文返粵重組政府，背違約法，阻得統一，本總司令以爲欲謀和平，促進統一，勢不得不驅除障礙，特於青日設置總司令部於惠州，召集舊屬，整裝備械，尅日興師，進攻廣州，以期除此和平之障物。願我袍澤，一致協助，驅奸剷逆，四夫有責，必不待炯明呼而後興也，尙望弗棄，示我方針，以匡不逮。

北京政府教育部規定新學制小學校長資格。

北京政府教育部本日通咨各省：新學制實行後之小學校長資格，國民學校擴充爲六年者，其原有校長如有成績經地方官認可，准予續任。新設六年小學校長，須有舊設高等小學之程度。（註六）

北京大學教職員學生聯合發表宣言，反對組織評議會主持校務。

自蔡元培爲羅文幹再議案辭卻北京大學校長職務之後，校務陷於停滯。本月三日，黎元洪指令北大

中華民國十二年 三月五日

二九六

教職員組織評議會代行校長職務。本日北大教職員暨全體學生乃聯合發表宣言，反對組織評議會主持校務。其宣言全文如下：

「本月三日，政府公報載有總統指令：教育部呈：北京大學校務重要，擬請暫由該校教職員組織評議會代行校長職務由。呈悉。予所擬辦理此令云云。同人等讀之，不勝駭異。查本校評議會為本校固有機關，此次蔡校長離校之次日，評議會立即宣言以評議會名義會同總務長及總務長維持校務，並聲明至教育當局問題及校長解決之日為止，是本校評議會早已存在組織云云，不知何指。推其本，顯係蔡允彝計無所施，乃利用總統指令，希圖間接行使職權，並藉口組織評議會，一面破壞本校現狀，一面防禦蔡校長回校。同人等為防悉未然起見，再將同人等主張及同人等態度重行聲明如下：

- (一) 根據大會之議決，一致挽留蔡校長，驅逐彭允彝。
 - (二) 仍一面拒絕政府命令校內外之任何人來長本校。
 - (三) 本校校內事務仍由原有之評議會主持，尊重評議會會同總務長及教務長維持校務之議決案。
- 中華民國十二年三月五日北京大學全體教職員學員宣言。」（註七）

北京銀行公會嚴重抗議發行十二年公債。

北京政府拖欠內、外債，本息無著，又醞釀發行十二年公債，並計劃將原定之債額一千二百萬元擴充為八千萬元，而未恤金融界之困難。是以北京銀行公會，急起向政府提出嚴重抗議。本日並推舉代表八人，赴財政部呈遞抗議書，藉促當局之猛省。該抗議雖未提及十二年公債，然拒絕發行之意，確已躍于紙上。抗議書原文如下：

「敬啓者：竊經人民竭其鎔銖血汗之資以奉國家，國家以克勤克儉至誠至信之精神以答人民，此固確乎不易之理，當為吾總長所熟聞。乃頻年政治紛更，信用掃地，敝會有不得不一言以促政府之反省者。溯自政體改革，人民屬望於民國者，至深且切，故於維護財政之熱忱，亦既無微不至。十年以來，國家財用，無歲不仰給於內、外債，

人民輸納惟恐不先，迄今內債一項，已達六萬萬餘元，元年、五年、八年、九年等等公債，皆政府藉此吸收人民之現金。及至本息無着，遂有整理之舉，或則減折債本，或則延長期限。整理之後，政府無確實抵品，不易發行公債，則易以鹽餘向銀行抵押，日積月累，以至鹽餘不敷支配，因有九六公債之發行。減輕其利息，延長其期限，平日零星借貸，如鹽餘、崇文門等庫券，大都展期減息，凡此種種皆隱忍而未一言。乃政府對於整理公債，則定案中所規定之鹽餘，交通基金，任意停撥，以至不得不仰賴於關餘。去年幸有准許稅司隨時提撥關餘之變通辦法，藉以維持敷衍。及本年關餘增收，勉敷本息，政府又思濫撥政費，破壞優先權成立之次序，馴至引起四國之照會。今財政討論會已通過繼續去年變通辦法之議案，提出於國務院及大部，乃始終擱置不理。對於九六公債，則基金僅提二次，第一屆付息勉由各行撥付，今年已到期而息尚無着，大部視若無事。餘如崇文門庫券，總額達六百萬元，爲數亦不爲不鉅，原定由崇文門稅收月撥十萬元，津浦貨捐月撥十二萬元。乃津浦貨捐祇撥出六十餘萬元，卽已停撥，崇文門稅款雖曾撥百餘萬元，今因總統府、陸軍部、教育部爭相提取，以致分文無着。又如九六公債之尾欠及無擔保之各項短期透支借款，共約三百萬元，本息既無償還，甚至展期結帳等手續亦幾無人顧問。此四者係就內債言之。至如外債之無擔保者已及二萬餘萬，到期本息之無着落，展期手續之不履行，與內債如出一轍。若美國之煙酒借款合同，滿期已逾一載，本利置之不問，阿卜脫代表到京坐候數月，專與搪塞敷衍，不爲確實之答復。日本借款各項到期，利息要求轉息爲本，重訂合同，又未聞有何辦法。去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四國照會，至今不復。日本九六公債，既由日本方面扣足基金，此次抽籤，屆期一再催詢辦法，亦不與之接洽。其漠視人民之財產既如彼，損害國家之信用又如此。循此不改，對內則必至自棄於人民，而財源斷絕；對外則必至喪失國際之地位，而財權旁落。當此民情憤激，外交緊迫，敝會懷經濟亡國之痛，爲亟求自救之謀，不得不直言警告，應請大部對於整理公債，如何維持原案，無擔保內外債務如何整理，及四國照會如何答復，九六公債到期本息如何應付，各機關於崇文門稅收，每日自由派員提款。如何防止，迅予明示，以遏危機。再敝會有維持金融之責，故對於內外債務不得不通盤籌畫，兼提並論，合併聲明。此致財政部。北京銀行公會啓。」（註八）

北京臺灣青年會召開華北臺灣人大會，發表宣言，反對日本對臺灣議會期成同盟會大檢舉，並號召臺灣青年「一致起來奮鬥」。

北京臺灣青年會召開華北臺灣人大會，對日本壓迫臺灣行為表示抗議，並發表宣言，號召臺灣青年「一致起來奮鬥」，其宣言原文如后：

「親愛的同胞！自日本佔領臺灣，我三百四十有餘萬，無辜可憐的臺灣遺民，受日本人之侮辱，官僚之欺壓，軍閥之殘虐，資本家之橫暴，種種痛苦，諸人親歷其境，知之最詳。前年以大部隊軍兵在大埔林、噶吧嘑慘殺無辜老幼數萬人，如虎似狼之警察，以酷刑處置彰化無數良民，惡毒萬端之官僚，欺壓全臺灣勞苦羣衆，種種使人聞之痛心，沒世不忘。此次我等之內政運動先鋒，爲保持人格，擁護民權，照日本憲法第二十九條所揭，人民集會結社之自由權，依法向帝國議會陳情，竟遭總督府拘禁四十九人，就中被起訴十四人，出動數百名警察，搜索家宅，使人心不安，老幼迷於路上。同胞們！有志的學生青年們！諸君請看此慘虐無道，悖逆天理之日本總督政治，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剝奪了臺灣主人翁的自由。是可忍，孰不可忍？同胞們！有血有淚的各界人士們！起來！團結！速驅逐此殘虐無道的官僚。諸君！我們最親愛的諸君！不願受壓迫、掠奪、殘虐、而願休戚相關的諸君！總督的專制，臺灣的禍害，現在已達極點，爲人當享受的一切自由，一切幸福，已被剝奪無遺了。爲臺灣人爭權利，求幸福的臺灣民選議會請願團諸先鋒，現時身在囹圄，自己的人權被蹂躪，自由被佔領，幸福被掠奪，趣味被侵犯，所受摧殘，申訴無由。凡臺灣遺民，及全世界被壓迫弱小勞苦民衆，應當一齊起來，捲起大規模民衆運動，一致向我們共同仇敵政府、軍閥、資本家、及其爪牙反抗。而援助我們內政運動的臺灣諸先鋒，並解救全世界被壓迫勞苦人類同胞，此即我們全島同胞，全世界同胞，爲求生存，求自由，起而剿滅共同仇敵，解除共同壓迫，而回復享受共同幸福與權利。

全島的同胞們！有志的青年們！有血有淚的全世界人士們！我們華北臺灣人大會，已全體決議，用實力援助貧

弱而幼稚之臺灣民選議會諸願圖，及其期成之同盟會，而諸先鋒得猛烈進入暴動的大衆運動，暴露日本帝國惡辣政治於世界。願各地的同志們，連絡合同，推翻一切強權，打破一切不自然制度。同胞們！有志的學生青年們，全島被壓迫悲苦的諸同胞們，快起來，奮鬥！願諸君一致起來奮鬥，事到生死關頭，時期極其緊迫。」（註九）

註一：「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公報」第一號，大元帥令。

註二：同註一。

註三：民國十二年三月十二日「順天時報」。

註四：同註三。

註五：民國十二年三月十五日「順天時報」。

註六：丁致聘：「中國近七十年來教育記事」，頁一〇四。

註七：民國十二年三月六日「順天時報」。

註八：同註七。

註九：「臺灣省通志」抗日篇，頁九九。

六 日 孫大元帥實施裁兵計劃。

孫大元帥爲貫徹裁兵主張，自本日起著手裁兵。其辦法係調查各軍實數，限各軍於半月內，將該軍營駐在地點，造具軍官姓名履歷，及兵士名冊，呈報大元帥府。由大元帥派員分赴各軍駐在地，逐一點驗，倘有虛額，不准再招，其老弱及無槍枝者，一律裁汰。（註一）

孫大元帥令准廣東討賊聯軍總司令魏邦平辭職。

廣東討賊聯軍總司令魏邦平以本身誠信未孚，致動輒予人口實，使人無故生疑，遂致擾及軍民，自謂知難勝任，遂於四日呈請辭職。本日，孫大元帥令准免職。（註二）

中華民國十二年 三月六日

二九九

孫大元帥手令委楊仙逸為航空局長。

大本營成立，大元帥派定各部、處、局長；旋設立航空局，本日令委楊仙逸為局長。有飛機六架，水上飛機一架。（註三）

孫大元帥派程天斗為中央銀行籌備員暨省立廣東銀行清理員。（註四）
黎元洪責令統兵將領脫離政爭。

黎元洪自復任總統職務以來，頗受直系將領曹錕、吳佩孚之挾制，不特內閣人選須要他們同意，羅文幹案之拘審亦受到他們干涉。（按：曹錕主拘審，吳佩孚主釋放。）近日曹吳聯合逼迫即刻發表沈鴻英督粵、孫傳芳督閩之令。黎等至感為難，本日黎乃下令，切責所有統兵將領永遠脫離政爭，奔走政治者亦應各循正軌，切勿假借武力以自重。令文如下：

「比年各方勢擾，積不能平。始於集權分權之爭，循演黨同伐異之劇。浸假牽及軍事，仇怨相尋，離析分崩，至有今日。長此以往，匪第政治難期澄清，而軍人亦同作齒。前車已覆，來軫方遘，與其自誤以誤人，何如自救以救國。自此次明令以後，所有統兵各將領，務期抱澤一體，永遠脫離政爭。至奔走政治者，尤應各循正軌，以盡其愛國之忱，切勿假藉武力，希圖自重，國家前途庶幾有多。本大總統有厚望焉。此令。」（註五）

北京政府特派黃郛兼充外交委員會委員長。（註六）

孫傳芳、周蔭人等部軍隊自閩贛邊境開入福建延平。（註七）

註一：鄒魯：「中國國民黨史稿」頁一〇七九—一〇八〇。

註二：「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公報」第一號大元帥令。

註三：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第五冊頁二五。

註四：同註二。

註五：「政府公報」，第二五〇九號。

註六：同註五。

註七：「東方雜誌」，第二十卷，第七號，頁一三一。

七日 孫大元帥令滇軍總司令楊希閔，尅日就廣州衛戍總司令職。

廣州前兼衛戍司令劉震寰因事辭職，孫大元帥改令滇軍總司令楊希閔繼任，並飭尅日就職。（註一）

孫大元帥獎勵中央直轄桂軍第二師師長劉玉山。

本日孫大元帥明令獎勵桂軍第二師師長劉玉山，令曰：

「令中央直轄桂軍第二師師長劉玉山：去歲大軍攻贛，迭克名城，不圖陳逆炯明終始參差，蒼黃反覆，竟有六月十六日之變，致民國中興之局蹉跎至今。中央直轄桂軍第二師師長劉玉山，遠在柳州，屢思討賊，當逆敵方張之際，有國仇必報之心。故師次潯江，特伸大義，始與監於白馬，旋奏捷於蒼梧，提兵而東，轉戰千里，卒得驅除陳逆，克奏膚功。該師長劉玉山爲國宣勞，深堪嘉尚，所部各將士，均著傳語慰勞，尤望該師長當益念國難未已，民困未蘇，以討逆伐暴之初衷，成撥亂反正之偉業，本大元帥有厚望焉。此令。」（註二）

孫大元帥令准兩廣鹽運使伍學煥整理鹽務及籌借稅款。

兩廣鹽運使伍學煥，爲期經費有著，自就任以來，卽不斷設法籌集餉稅。惟以軍事繁忙，各地徵稅機關多爲軍人把持，地方則又盜匪猖獗，是以各商對於官方籌借預稅，不以舊預稅未清爲由，而藉口連船來往阻滯以爲推託，致官商雙方均處困難地位，故請西北江各軍隊長官通令所屬，對鹽商運鹽加以保

護，以維持出入口鹽餉，以使各商借款較易成議。但舊預稅未抵消之數尚有十一二萬元，幣價低折所繳之稅尚有四五十萬元，此二稅款爲籌新稅之障礙，爲維持政府信用及安撫借款各商，對稅收不能不製定限制辦法。時伍學熹擬將各商配鹽每一千包須完納新稅五百包，方准搭抵舊稅五百包，亦即一包新稅准搭一包舊稅，配鹽多少類推，以期減少障礙，俾便辦理。近日已將各商認搭借新稅稅款陸續解繳，召集商議大宗搭借。所有整理鹽務借款及籌借稅款情形，俱由伍學熹於本月二日呈報孫大元帥，本日，經大元帥核准。（註三）

北京政府以金佛郎案咨衆議院，委責於前國務院。

二月十一日北京政府張紹曾內閣通過，允以金佛郎代庚子法國賠款。時國會甫經恢復，於有關金佛郎案中法交涉經過，俱不明瞭，屢次要求政府說明中法實業銀行復業與賠款之關係，北京政府支吾其詞，忽聞閣議通過承認金佛郎案，衆議院即於十三日召開緊急會議，由議員王葆真、李慶芳、張琴勳議，謂中法實業銀行復業協定及償還法國庚子賠款，改用金佛郎，有關國庫負擔一案，應咨請政府將該案速交國會議決，經獲多數通過，遂即咨國務院。國務院分函財政、外交兩部，調卷詳細根查。本日咨覆衆議院，以金佛郎案委責於前國務院。其咨文曰：

「政府咨復衆議院：關於金佛郎案之文件，關係複雜，經維鈞所起草，嗣因改用交議手續，故未發出前日各報所登者僅爲此文之一段。茲本社覓得全稿特爲披露如下：爲咨請事，本年二月十五日，奉大總統交下貴院咨文一件，內開……云云等因查此案係於去年七月間，在顏惠慶代開兼外交總長任內與法使協商訂定。茲將其經過情形，先述於下：其初由於駐法京使根據辛丑條約及一九零五年換文要求，將關於法國部分庚子賠款餘額，用金佛郎計算付給。繼請法政府願以此項賠款充作中法兩國間教育慈善及維持中法實業銀行復業等用途，並開具節略，交由顏代函知財政部，即經財政、外交兩部互相討論，迭由外交部照會法使，往復磋商結果。於去年七月九日，由法使將商定各節

列爲十六款，備文照會外交部。外交部即據以函達財政部徵求同意，財政部於七月二十五日函復外交部，表示贊成。其用金佛郎付給庚子賠款一事，法使亦於七月九日備文按照金佛郎，計算分期二十三年攤還，詳列每期應付金佛郎數目及用途與協定十六款，同時照會外交部，外交部乃於七月二十七日、二十八日先後照復法使，分別表示贊同承諾，法使即以用庚子賠款維持中法實業銀行復業電法政府，提交兩院，先後通過，復經大總統公布，此去年七月間顏兼外交總長與法使協商議定，以迄成立之實在情形也。迨至王正廷署外交兼代內閣時，雖經提出閣議照會法使，拒絕用金，乃旋接法、日、比、義各使羣起要求用金佛郎償還賠款，日使且請將歷年用紙佛郎所受損失如數補還。現內閣成立，即將此案提出閣議。當以前閣既對協定提出異議，現閣亦祇有繼續進行以圖補救，遂議決照會各使，拒絕請求。詎法使於本年一月六日照復外交部略云：接法政府復電，謂：庚子賠款餘額，應按照去年七月間雙方所簽定各辦法辦理，不應拒絕，法政府於批准協定之議案不使在法國議會再提討論。法使並謂法國有許多議員反對此案，若拒絕用金，必推翻協定。在中國一方面不但損失協定內所得利益，仍須用金佛郎償還賠款，損失更巨。一月二十二日法使又來照，略稱：中法協定，法國憲法限定之一月期間，暫停宣布，以俟中國措置一切，如不妥爲措置，法政府有認協定爲無效權，負切實表明賠款，用金照付，任有何種不能變更，不論協定將來如何，必照所援引條約之權執行追繳。倘協定撤銷，法國應得之庚子賠款即可自由應用，語極堅決。閱數日又面告外交部謂：中國政府如認協定有效，務於二月十日正午以前照會本使等語。政府以事關重大，開閣議五次，以金紙價格懸殊，用金償還，比較紙幣相差甚鉅，而法使最後照會，堅持原約，表示無交涉之餘地，且鄭重聲明協定撤銷，亦非用金不可。雖爲我方計，苟能撤銷原案，堅持用紙付還賠款，寧非至願。惟彼堅據原約三種貨幣選擇權，要求用金，在我必於原約有正當之解釋，交涉方有根據。因向國內學者及外國顧問詳爲諮詢，僉爲原約規定，即留有選擇之餘地，約文甚明，無從置辯。我既爲條約所束縛，勢不能破壞國際信義，其非因此次交涉損失，不待煩言。若竟提出國際公判，輕於嘗試，非特推翻協定有失國際信用，而又放棄重大利益，將來交涉結果，仍須用金，政府實不能負此重大責任。況時機緊迫，稍縱即逝，以是遂決定維持顏閣用金原案，陳經大總統批可，交由財政部轉知外交部，於二月十日據情照會法使。此現政府議決，維持顏閣與法國協定原案之實在情形也。自奉大總統交下貴院咨文，即經特派專員調

取外交、財政兩部卷宗，詳細根查，以便呈交。先後嚴催該兩部文件，僅抄送來院寥寥數件，正在核辦間，閱報載褚議員與王議員等意見書所據事實，核與財政、外交兩部原卷情節懸殊。王議員意見書謂中法協定附件清單有重大瑕疵，詳查原協定並無附件，始知褚、王兩議員議案係根據一種油印本案報告書。詢據財政部據云：此項報告書係在總統府，聞諸周自齊，遂藉人據，以撰述倉卒脫稿，未及核對補案即油印分散，致成此錯。今有詳細聲明者三：

(一)數目單係因周自齊現由外洋携回，曾致函財政部聲明，非正式等語。查協定係在北京議定，並無附件，單內數目，據財政部云，並非錯誤，係有無複利之差，現由財政部另撰算式說明書說明。(二)五厘金券，據法使與外交部正式換文，係由法國政府發行，而油印報告誤為中政府發行，並加以申述，純屬錯誤。(三)外交部送到法使往來文件，均稱以庚子賠款維持銀行復業、或支配、或運用庚子賠款等字樣，並無拋棄退還庚子賠款字樣。查貴院咨文係退還庚子賠款油印報告書，係拋棄庚子賠款。總之退還、拋棄與支配運用實大相徑庭，該報告書之叙述大半多與原案不符，考中、法協定係維持國際間營業之辦法，並無國庫負擔契約之性質。其第十四款載管理公司股本中國政府準備認三分之一。詢據財政部云：原議此項股本時，因國內銀行團曾代收該行鈔票，利害關係，議由銀行團擔任，究竟如何，須俟法人甘斯東到京議定，管理公司章程方能決定。股本之擔負等語，惟顧代閣與法使協定，關於收組中法實業銀行等款，僅具大綱，遇有疑義，詢問外、財兩部主管人，員多不能道其真相，政府亦十分注意。對於貴院議員研究此案，極表贊同，除派專員調查，一俟繼續調到卷宗，核明真相，或俟甘斯東到京，詢明原委，再檢齊全卷，咨詢貴院，徵求意見。外查去年七月，法使與外交部換文裁原金卷，由法政府名義發給，即係以庚子賠款維持。銀行復業之文，庚子賠款係履行辛丑條約，非自民國發生，外人根據原約，堅持用金，屬於解釋條約問題。此項賠款，原係分期付款，祇須於原約有正當之解釋，每屆付款之期，均可提出異議，非無交涉之餘地，現內閣對於此案毫無成見，祇以事非經手，內容多不明瞭，僅據抄來文件審核，似非國庫有負擔之契約，貴院緊急會議，表決有關國庫負擔，不知是否根據油印報告，抑係另有發見。事關法律，義涉懷疑，特先抄外、財兩部送到文件各一本，謹依約法第十九條第六款咨請貴院查核答覆，以便根據事實依法咨交。此咨。」（註四）

衆議員彭養光提案，請北京政府嚴懲元宵節肇事之軍警。

元宵節日（三月二日）北京學界與各團體聯合會，爲裁兵廢督問題，舉行提燈會，被軍警毆傷多人，輿論大譁。衆議員彭養光以裁兵廢督並不違反政府，遏抑民意有背共和精神等因，提案請北京政府查懲元宵節肇事軍警，業經王恒、張善、凌毅等連署。原案全文曰：

「查共和國元首重民意，集會結社載在約法，民國肇造以來，軍閥專橫肆虐，禍國殃民，達於極點。國民對於軍閥痛心疾首，大有時日曷喪，與汝偕亡之慨。以故裁兵廢督之聲，騰於中外，且現政府之大政方針，亦以統一裁兵相號召。惟是軍閥所恃者兵也。一旦進言裁兵，倘無正確偉大之民意民力以盾其後，必難竟其成功。本年三月二日爲夏歷上元節，京都市公民聯合各界舉行提燈大會，對於裁兵廢督爲一種正當表示，以期促政府當局及軍閥之覺悟，事先曾呈報官廳得其許可。迨遊行街市，秩序井然，並無激烈講演及越軌行動，不料行至珠市口及前門大街一帶，忽由大街兩旁闖出多數軍警，與遊行時派監視警察軍隊會合包圍，槍刺刀劈，如剿匪盜，立時呼號震天，秩序大亂。事後檢查，受傷人數至三十餘人之多，並有北大學生一人頭部受刺刀戳傷甚重，該提燈會受此暴行，遂致中途逃散，此係養光當時目擊之實在情形也。竊以共和政體之下，京師首善之區，演出如此怪象，貽羞騰笑。寧有底極。日本爲君主國家，近年以普選問題，人民集衆示威，結隊遊行，數見不鮮。上月東京市民亦開提燈大會，爲大規模之國民運動，從未聞彼邦執政有所壓制。我國以共和立國，乃對於真正民意之表示竟出於極端遏抑，不但違反共和政體之精神，且適足以證明現政府裁兵政策之虛偽，此種謬舉，是否政府當局甘心媚合軍閥意旨，曠使軍警圍殺市民，抑或軍警長官疎於約束，演成如此慘狀，亟宜究明責任，咨請政府當局從嚴澈查懲辦，以警將來。謹提議，敬候公決。」（註五）

曹錕、吳佩孚分派代表入京逼迫張紹曾派沈鴻英督粵、孫傳芳督閩。

曹錕、吳佩孚欲以武力統一東南，本月三日舉行洛陽會議，決以沈鴻英督粵、孫傳芳督閩。（註六）

本日，曹錕之代表項致中，吳佩孚之代表李倬章，入京迫張紹曾即下沈鴻英督粵、孫傳芳督閩各令，以掣肘並破壞孫大元帥在閩粵之革命力量。（註七）

註一：「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公報」第二號，大元帥令。

註二：同註一。

註三：同註一。

註四：民國十二年三月九日「順天時報」。

註五：民國十二年三月七日「順天時報」。

註六：「最近卅年中國軍事史」下頁。

註七：「東方雜誌」第二十卷，第七號，頁一三一。

八 日 孫大元帥指示，補救紙幣低跌之弊，應俟財政統一別籌根本整理之方。

本月六日，滇軍總司令楊希閔以紙幣低折，商民交困，請示孫大元帥應如何設法維持。其呈文曰：

「呈爲呈請事：現據廣州全體商民函稱：『吾粵不幸，變亂頻仍，蒙總司令仗義赴援，陳逆逃遁，重蒙鼎力維持秩序，市塵不驚，商民實深感戴。竊維成大事者，必順人心，此次陳逆失敗，全在失人心，故討賊軍興，人心解體，前途倒戈，而粵局以定，其所以致此之由，則以陳逆亂發發紙幣，而不能維持，以致紙幣低跌，商民吃虧，無門告訴。查廣東省立銀行發出紙幣，爲政府發出十足行使者十分之八九，陳逆叛變以後，低折時發者十分之二，今市面紙幣價格不及二成，商民痛苦莫可言狀，而政府未見維持，是何異以政府劫奪民財，天下不平事無過於此。幸值總司令削平粵難，孫大總統蒞臨粵垣，天日重光，伏懇總司令轉商孫大總統、徐省長迅予設法維持，以維人心，而蘇民困』等情前來。據此，查紙幣低折，商民交困，應如何設法維持之處，理合備文轉呈，仰祈鑒核轉飭地方長官妥爲設法維持，以蘇民困，實爲公便。」（註一）

本日孫大元帥以指令第一八號令滇軍總司令楊希閔曰：

「呈悉。紙幣低折，重苦吾民，皆由陳逆等濫發於先，復不能維持於後，致茲紛擾，言之殊堪痛恨。查惡幣之害由無固定基金，以致信用全失，應俟財政統一，別籌根本整理之方，支節補救殊未有良策以善其後也。此令。」

(註二)

北京政府張紹曾內閣因反對下沈鴻英督粵、孫傳芳督閩令，呈請總辭。

張紹曾內閣標榜和平統一，難以接受曹、吳之逼迫，是日召開國務會議，因一部分閣員如李根源、彭允彝等反對下粵閩兩督理令，主張總辭，於是總理及八總長遂呈請全體辭職。辭呈全文如下：

「爲瀝陳下忱，懇請全體辭職事。竊紹曾等德薄能鮮，承鈞座特達之知，受國民付託之重，遭際時艱，出膺國寄。受任之始，卽宣言和平統一，爲職志，以促成憲法爲指歸，期於掃除已往之糾紛，企圖未來之建設，義義之思，敢誓天日。視事以來，淹踰兩月，心長力短，事與願違。自維才不足以濟變，誠不足以感人。近日以來粵中有僭名竊位之行，各方呈枕戈待旦之兆，和平立破，調劑無方。佳兵既與本志相違，坐視又惟滋亂是懼，息壤在前，惟有援立憲國之成例，全體引咎辭職。務請另簡賢能，卽日接替，以明責任，而重國務。不勝屏營待命之至。謹呈。」

(註三)

附錄：王恒：張內閣總辭職之無理由。(註四)

張內閣此次之總辭職，就國會本身，有應加以研究者，卽(一)現內閣在政治原則上有無辭職之義務；(二)現內閣在今日之事實上有無辭職之必要是也。

何謂辭職之義務？記者昨日通訊題曰：『民黨運用北京政治之勝利』，爲內閣總辭職問題言之也。然此次之總辭職立於閣員本身上，尙有應特別研究者，卽(一)查內閣在政治原則上有無辭職之義務，(二)現內閣在今日之事實上有無辭職之必要是也。

何謂辭職之義務？爲閣員之政治道德問題。所謂政治道德之者，其第一要義卽區別於法律之謂也。大抵內閣就職時，必挾有一箇以上之政治目的，以標榜於人民，至其時對於目的之運動，完全失敗或失其成功之可能性，此時

全體閣員即當以辭職表示負責，且同時必有一定之形式，即問有課責之權利者負責是也。今張內閣既早標榜和平統一，則其總辭職亦當然有一定之條件，即和平政策失敗，或無和平希望時，乃得辭職。且辭職之用意，應對國會，乃為責任內閣之精神。發布命令乃中央特權，保洛何得強迫中山赴粵？明明宣布和平宗旨，並無一矢加遺。惟洛吳則今日兵壓閩疆，明日挑動川亂，大與和平主義，根本背馳。內閣因不能順從保洛之要求而辭職，則此種負責意義，亦可謂之因有功而負責，不得謂之因有罪而負責；只可謂之對軍閥負責，不得謂之對國會負責。此其毫無理由一也。何謂辭職之必要？即予道理上、法律上一概不講，而事實上非出此不可也。顏子淵無天死之理由，而不得不死，莊列帝無亡明之理由，而不得不亡，陳炯明造反，中山無棄粵之理由，而不得不去，張內閣在道理上雖無辭職之理由，若至水窮山盡之時，棄之而去，吾人或亦不能不為之曲諒。蓋豹虎逼人，未易以筆墨口舌爭也。惟依吾人之所知，則張閣所處之環境尚不至此，以利害言之，七八位閣員要去便去，無土地可愛，無軍隊之累，有可以挾持之名義，（國會通過）無形勢之羈絆，一次干涉，則加以申斥，二次干涉，則下令免職，以警效尤，三次干涉，則通告天下，宣布罪狀，國民必有起而討伐之者，萬一舉兵犯闕，則一摩托車之力，十五分鐘已達東交民巷，而生命財產安如泰山矣。而乃跼天蹐地，不知正義之可寶，而惟武力之是懼，舉槍自殺，（見今日各報新聞）徒効西夫溝瀆之諒，以視中山當炎燄海暑之中。冒長洲車歪之險，受各國領事無禮之質問，堅持兩月，必待事無可為而後去，其人格強弱之相去，奚啻霄壤耶。

古人云：『不侮矜寡，不畏強禦』，簡言之，即人格獨立之謂也。張閣，既挾和平統一主義而來，即當堅持和平主義死生，以之大丈夫開府調策為國民所信任，即當不顧一切，排除萬難以赴之，成固為國家人民之幸，敗亦不失為一代之英雄。不下『孫督閩』『沈督粵』之令，以求和平，即不見諒於保洛，終不見諒於天下後世。否則正義與武力交綏，甫經接火，前線並無何等敗徵，即便引兵退卻，是欲苟全性命，不得謂之以一身擔當國事，先樂後憂之偉人也。滄海橫流，衆生隨波折靡，乃有一種圓融通達之好人，以苟且為溫和，以恒怯為穩健，有馮道乃得身歷四朝，有錢謙益乃得斷送明社，退讓固屬美德，然用之不善，其遺禍人倫，決不亞於洪水猛獸也。明季有黃淳耀先生者，有名之八股家也，生平最惡懼而無禮之人，彼曾為『見義不為無勇也』一文，中有兩股吾最愛之，至今服膺不

忘。爲述之如左：

樸儒出于天性，則雖學問經術本異庸流，而舉平日之所知所能，盡以佐其浮沈之具。畏葸積于閑廢，縱令醇謹者成，不無可取，而因爾日之一前一卻，遂以釀夫篡弒之階。

可爲臨時退卻者痛下鍼砭矣。其後黃先生于明社已屋之後，舉兵起義，以身殉之，垂名千古，可謂行能顯言者矣。當民六督軍團圍肇慶之際，黃陂以『三不主義自矢』當時，記者曾爲一文，並引黃先生之論以實之，載在醒華報（衆議員吳君宗慈所辦），而黃陂不能用，卒下解散國會令，使中國大亂七載，今更以此爲黃陂與敬輿重申警告，不知其能有所覺悟否也。所謂民主政治家者，非徒可亦曰可，否亦曰否，毫無抵抗力擔當力之謂也。遇事退卻，只是暴力張目，決不能爲真理効命。既有一定之主張，即當反對其他一切之主張，斯一定之主張，乃能實現。既已遵奉一個使命，即當反對其他一切使命，斯一個使命乃克完成，今日之張內閣，乃遵奉國會之使命，而求達和平統一之主張者也。故吾得以最終之一言警告之曰：

國會要爾辭職，爾即不能不辭職，國會不許爾辭職，爾即不得妄行辭職。

關於張內閣總辭職問題，姑擱筆於此，明日再將從國會方面討論之。

按：張內閣辭職通電「粵中有僭名竊位之行」一語，但此事吾人只能認爲內閣秘書修詞上之作用，於政治實質上無關，不過借此種話頭，於無可如何之中望軍閥之萬一的相容，非真意也，然亦大可憐矣。何則，果張之意非反對保洛，而爲對中山，則又何必不先向中山提出嚴厲之詰問，俟其不聽乃下令曹吳而使之討伐乎？（如此辦法於和平之真理並不相背，況依法統之澈底研究，南北雙方誰實僭竊名位，天下獨無公理耶？）

北京政府令免東北三省特區高等審檢廳廳長李家駿職，調陳克正繼充。

羅文幹案經京師地方檢察廳審理，於本年一月十日宣告「犯罪嫌疑不足，行爲不成犯罪」，而以不起訴處分。嗣因國會議員反對，教育總長彭允彝於閣議中提出再審理羅案之要求，司法總長程克乃以部令飭法庭拘羅再議。一月二十八日東三省特別法院全體發出致北京司法部、大理院、法律館、總檢察廳

中華民國十二年 三月八日

三一〇

、高等審核廳、律師公會通電。其電云：

「羅文幹案本係他人告發，自始無合法告訴人，依刑訴條例，即無再議之餘地。縱使原處分錯誤，或有新證據發生，亦應依法另謀救濟。乃竟命令再議，重行羈押，實屬蹂躪法權。司法獨立上精神既已破壞無遺，轉瞬華會考察員即將來華，其將何辭以對，應請立將此項違法命令取消，否則明令將特區法院停辦，以免貽人口實。」（註五）

司法總長程克接電之後，非但不採納東三省特區法院之建議，反而電斥之。東三省特區法院於二月十日再上電抗議法部處置羅案違法，（註六）繼而，全體總辭。其辭呈如下：

「早為合詞籲懇准予辭職，並速派員接替事。竊東省特區法院為我國收回法權之基礎，關係至為重要。職等供職此間，愼勤自矢，兩載以來，幸無隕越。整理既漸，就完成外論，亦日趨平允，私心竊喜，以為無負國人。不料首善當局，因處置羅案，一再違法，以致外議譁然。司法不能獨立之聲，已盈耳鼓，影響所及，實有碍於收回法權，瞻念前途，痛心何極？職等迭次電陳所見，本屬維持法律，萬不得已之苦衷。乃事隔月餘，未蒙採納，法已失效，職何所司，在上既無尊崇法律之誠心，在下敢存戀祿位之私願。職等求去早具決心，而所以不即引退者，以是非當有公論，改弦或尚有時，則亡羊補牢，猶為未晚。陳難責善，亦見虛衷，今竟置若罔聞，已絕挽回希望，職等良心具在，詎甘隨俗浮沉，歸志浩然，自信尚無慚愧。伏乞准如所請，遂我初衷，還乞迅派賢員，俾資接替，所有合詞籲懇准予辭職緣由，理合具文呈請鈞部鑒核，訓示施行。謹呈司法總長。李家鑒、傅春懋、宋景蒸、陳熙賢、金淑祥、林祖繩、王增潤、孫再、厲震歐、周樹梅、王家標、崔淑言、于光熙、譚寅、宋庚倉、李鳳標、王仲麒、王振南、周思道、區爭存、曾有瀾、朱樹聲、張啓鴻、朱孝寬、高熙、葉在聘、魏大同、陳國翰、鄒耀生、周翰、邢福頤、趙鴻賓、龍燦雅、程甘霖、盧益美、瞿錢、朱楚哲、蕭普瀛、朱蔭棠、鄭成績、戴松、閔學瀛、陳大經、王肇麟、徐祉善、謝光國、戴景馳、沈晉金、鐘毓、祝明康、鄭立綱、李瑤圃、董廷芬、白玉堅、朱煥文、章思齊、劉樹義、彭漢斌、沈頤、石福靈、朱文濤、吳明煥、韓庚、辛沐、允中、居朝棟、姚國璋、石福錢、劉柏蔭、趙國柄、楊仲椿、王金鏞、周詒銑、貝壽章、唐意修、朱應達、嚴曾榮、張世祿、馮壽齡、韓吉信、宋家澤、郝樹寶、

王鏡川、洪啓海、梁振鐸、黃世楫、劉震、趙龍熙、余一乾、趙德厚、黃爾宇、呂礪、周集間、楊國鈞、周元鉅、伊里春、涂景新、杜帥、馬延勳、孫偉、鈕壽頤、佟栢春。」（註七）

程克以「於職務外干涉政事」之罪名，呈請將東三省特區高等審檢廳廳長李家鏊免職，另調陳克正署理。是日經黎元洪大總統令准之。（註八）

附錄：朔一：「法潮」（註九）

羅文幹一案在初起時既然掀起了政潮，再拘時又激成了學潮，現在又轉到法潮方面來了。原來羅案雖含有政治作用，而他的根本還是個法律問題；所以其初有許多對羅案主張公道的人，都說此案是非虛實應由法庭公平處理。

法庭——京師地方檢察廳對於羅案的處理，於本年一月十一日宣告『犯罪嫌疑不足，行爲不成犯罪』予以不起訴的處分，釋放羅、黃出獄。這處分的反動，便是議會中一部分的反對，彭允彝在閣議中的提出再辦，與程克的用司法部命令飭法庭拘羅再議。而這含有政治作用的羅案再議，既由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憤而辭職出京，激起不可收拾的學潮；又由修訂法律館總裁江庸，繼蔡出京，並以司法總長破壞法令，司法獨立絕望通電全國，而引起法潮。

法潮的第一聲，是一月二十八日東省特別法院全體給北京司法部、大理院、法律館、總檢察廳、高等審檢廳、律師公會等的通電，是說『羅文幹案本係他人告發，自始無合法告訴人，依刑訴條例即無再議之餘地。縱使原處分錯誤，或有新證據發生，亦應依法另謀救濟；乃竟命令再議，重行羈押，實屬蹂躪法權獨立之精神，既已破壞無遺轉瞬華會考察員即將來華，其將何辭以對？應請立將此項違法命令取消，否則明令將特區法院停辦，以免貽人口實。』等語。繼這嚴厲的抗議而起的，有湖北、安徽、奉天、河南、山東、直隸、江西及察哈爾等地方司法界的響應；而北京高等檢察廳也詰責地方檢察廳再行拘羅的非法；上海律師公會也電請北京律師公會調查實情，以便力爭。司法總長程克對付這法潮的手段是：（一）降大理院院長董康爲法權討論會副會長以示威，並免他將來嚴正的解釋法律；（二）撤去北京司法機關重要人物，易以親信，以便對羅加罪；（三）補送聲請再議羅案理由書於法庭，抹殺告訴人，再拘，等各節，而以受賄瀆職偽造文書等入羅以罪；（四）電斥首先發難的東省特別法院，加以威嚇。這手段（一）（二）（三）

項的施用都毫無阻礙，獨用到第四項中斥東省特別法院一層，即遭該院的據法痛駁。該院痛駁程克對羅案違法的電文中，有最沈痛的一段是：『特區法院原為撤廢領事裁判權而設，……今違法之舉動竟出首善之當局。使上行下效，相率而不守法，是為無法之國家，收回法權，寧不絕望！』這話真使司法當局的程克讀了無話可答。

程克因遭各省司法界的攻擊，於是以對待北京司法人員的手段對待外省司法人員，將出名攻擊的各省司法重要官吏大事撤換，並於撤換東省特別法院院長李家鑒的命令中，加以『於職務外干涉政事』的罪名，於是法潮醞釀到第二步了。

現在經程克更調重要官吏的各省司法機關，像直隸，湖北以及東省特別法院等，一面根據約法第五十二條『法官在任中不得減俸或轉職；非依法律受刑罰宣布或應免職之懲戒處分不得解職』的規定，斥司法部任免命令為不合法，不予接受；一面全體一致不使原任交卸、新任接手，置任免命令於不顧，並以全體罷工為最後手段。最激烈的東省特別法院並已通電全體辭職，又由李家鑒電政府責問不先付懲戒徑行免職的非法。而各省司法機關也正在醞釀響應，想以全力爭約法第五十二條的效力。至於這法潮何以不進行到第三步？則因為各該省的實力派也不以政府這種『朝上諫章，夕被罷免』的命令為然，容許各司法機關不接受任免命令仍舊維持原狀，而政府一時也不敢再行進逼，所以風潮也不能再行進展。

我們對於法律問題的爭執，實在不情願草草加以批評。不過上海律師公會已經託北京律師公會向承辦的司法機關調查得實情，斷定這法潮的主要點的『羅案再議』是違背約法第五十一條及法院編制法五十九條的規定，請全國律師公會共同起來力爭，這是我們所贊成的。將來這主要點既已解決以後，那麼，這欲罷不能的法潮，自然可迎刃而解了。

楊森部攻佔萬縣。

吳佩孚為實現武力統一計劃，於本年二月十二日，令楊森率改編之第十六師入川。至本月一日川戰範圍擴大，南起江津，北至遂寧，東起永川、榮昌，西至成都。交戰軍隊雙方為北軍劉存厚、鄧錫侯、

棟、楊森之軍隊，與劉成勳、熊克武、賴心輝和但懋辛之部相對壘。

楊森率部會同北軍西進，二月下旬佔領夔巫，進攻萬縣。時第一軍但懋辛部隊在萬縣者約萬餘人，聞楊森率北軍至，倉皇退避。楊春芳旅投降楊森，長江正面及北岸之但懋辛部向重慶、成都潰退。楊森部於本日佔領萬縣。（註一〇）

註一：「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公報」第二號。

註二：同註一。

註三：「政府公報」，第二五一三號。

註四：民國十二年三月十三日「順天時報」。

註五：「東方雜誌」，第二十卷，第四號，頁九。

註六：同註五，第五號，頁一三六。

註七：民國十二年三月十三日「順天時報」。

註八：「政府公報」，第二五一三號。

註九：同註五，頁八一—九。

註一〇：周開慶：「民國川事紀要」，頁二九一。四川文獻研究社發行，民國六十三年十二月初版。

九日 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公報第一號出版。

大元帥大本營成立後，本日發行「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公報」第一號，載命令、訓令、指令、公電、附錄五欄，由大本營秘書處發行。（註一）

孫大元帥命令廣東省長徐紹楨派員查勘河口火災實情，量予賑濟。

雲南陸軍第七旅兼三水城防司令朱世貴等日前以代電報告，稱：微日（五日）申刻，河口街市棚廠失火，全埠商店民居，焚燒殆盡，商民露宿山崗，哀鴻遍途。現經世貴等捐款，及將所部士兵餉項暫爲挪墊，辦理急賑，謹代災民呼號，乞迅賜撥款散賑，以惠災黎。孫大元帥覽悉，即於本日訓令廣東省長徐紹楨遴派委員，迅赴災區查勘實情，量予賑濟，並將查勘情形具報。（註二）

孫大元帥批准廣東省長徐紹楨所呈「保商衛旅營辦法」，並准暫時開始試辦。

廣東省長徐紹楨就任後，以粵省喪亂，百廢待舉，而以恢復交通爲首要之急務，但以盜賊頗多，商船航行欠安，致使貨物來源幾致停頓。爲挽救此局面，徐紹楨乃擬規復以前之「保商衛旅營辦法」，於本月七日呈請大元帥令示祇遵。呈文曰：

「竊粵省喪亂，迭經民生凋敝，善後諸政，待理萬端，而要以肅河道，恢復交通爲尤急。近兩月來，航道梗塞，商航停擺，貨物留滯，米珠薪桂，幾絕來源，重以四鄉患盜，水陸不通，行者欲避未能居者，無由接濟。省長仰蒙大總統畀以重任，受命之頃，滿目瘡痍，中夜傍徨，未知所措，昨晤李軍長福林，因囑先行規復廣東，保商衛旅營，遴委李惠民充任統領，責成督飭所部分投規劃，切實進行。查從前廣東水上警察廳，原有劃定巡段，出入商船，由各該段輪護送，按段交替，意美法良。無如現在各江巡艦，或因軍事運輸，或因別有任務，一時未能集合編定艦隊分防，似應因時制宜，酌予變通辦理。當飭暫租商輪，遴選幹練營員，酌撥可靠軍隊，逐日由省河護押各貨船輪渡，照常往來，按段護送，以爲急治其標之計，所需軍費、輪費，准照向章於貨項客腳酌議征收。惟是沿江海岸，如南堡、坭塘、三山、石壁、河窖、及三洪奇、黃蘗涌、東西馬寧、九江、太平、逢蘭、裕涌、龍潭、沖鶴、南沙等處，悉爲盜匪出沒之區，加以散軍四竄，潛爲勾結，動輒嘯聚橫行，人船並擄，非得陸路防軍與護商營隊互相策應，遇警迎頭兜擊，協同追剿，終恐收效未鉅。合將辦理情形呈請大總統鑒核俯賜特頒明令，嚴飭各軍司令，各於駐防地段，抽調勁旅，駐紮沿江要隘，擔負衛戍河道之責。如遇商船失事，務須無分水陸險域，一體痛加追剿，

驅除醜類，以補力所未逮。庶省外百貨彼此均護流通，物價可劑於平，而稅餉亦增收益，似於國計民生兩有裨益，是否有當並乞訓示禪遵。」（註三）

本日，孫大元帥批以暫行試辦，並飭令各軍一體保護。（註四）

孫大元帥任命廣東及廣州司法檢察人員。

孫大元帥令：本日任命黃鎮磐爲廣東高等檢察廳檢察長，區玉書爲廣州地方檢察廳檢察長。（註五）

逆探黃璧魂槍決。

常陳逆炯明叛亂時，逆探黃璧魂屢次誘捕黨人，致殘多命。近復在澳門參與陳逆組織，秘密潛入廣州，分設秘密機關，圖謀不軌。經公安局拿獲訊明，解到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參軍處驗明正身，於本日下午二時綁赴廣州郊外刑場，執行槍決。（註六）

北京黎元洪大總統批令慰留張紹曾內閣總辭並發表通電。

張紹曾自組閣之始，即宣稱以和平統一爲職志，不斷與各方電商和平統一之事，然而直系將領曹錕、吳佩孚倡言以武力統一東南，一再逼迫張紹曾發表孫傳芳督閩、沈鴻英督粵之命令。本月八日國務會議，總理張紹曾報告保定洛陽追發沈鴻英督粵，孫傳芳督閩等命令經過情形，閣員中如李根源、彭允彝等表示反對，主張總辭職，於是一面發表通電，一面由閣員共同攜帶總辭職呈文赴公府面遞。黎元洪接到辭呈後，即於本日批令慰留，其批曰：「該總理等力任難鉅，依畀方殷，尙望勉爲其難，毋萌退志。」同時又發表通電曰：

「北京參議院、衆議院、馮檢閱使、保定曹巡閱使、洛陽吳巡閱使、熱河王巡閱使、各省督軍、督理、督辦、省長、總司令、各都統、各護軍使、各鎮守使、各省議會、教育會、農會、各省各埠總商會、各報館均鑒：萬急。

中華民國十二年 三月九日

中華民國十二年 三月十日

三一六

(全銜) 國會重光，生靈望治，張總理出膺艱鉅，揭櫫和平，衆論翕然，朔南一致。閣員組織既本於國會之尊嚴，行政方針又胥合人民之心理，迺中樞方籌統一，而現狀益感糾紛，竟有內閣總辭職之舉。元洪遺大投艱，負尤含垢，苦心莫諒，虛願難償。何難隨我元良，共還初服，第念國事不可漠視，民命不可忍遺。幸得負責有人，同舟共濟，方當假以歲月，課其事功。豈可因責言之來，遂令作潔身之計？方今外重內輕之局，本非久安長治之方。各省疆吏與張總理，情同袍澤，誼共寅僚，宏濟艱難，應相維繫，縱有政見之同異，當以民意爲從違。綱紀雖隳，名分尙在，若短垣自踰，長源竟塞，縱足快意，如國家何？外患日深，內亂未沮，華府之盟已束高閣，共管之禍恐在目前。元洪受國民之託，萬不能使中樞瓦解，神州陸沈，陷京邑於荒墟，淪士民於臣僕。已敦促閣員卽日視事，邦人君子，實鑒此心，元洪。佳印。」(註七)

註一：「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公報」，第一號。

註二：同註一，第二號，大元帥令。

註三：同註二。

註四：同註二。

註五：同註二。

註六：同註二，頁三三。

註七：「政府公報」，第二五一二號。

十日 孫大元帥嘉勉陳天太討賊有功。

本日孫大元帥嘉勉代理直轄桂軍第一軍軍長、中央直轄桂軍第三師師長陳天太討賊有功，令文如下：

「令代理直轄桂軍第一軍軍長、中央直轄桂軍第三師師長陳天太。去歲聯軍東下，所向有功，未及浹旬，而粵局以定。該代軍長陳天太，陳師鞠旅，戮力同心，方弭民伐罪之初，有見義勇爲之舉，卒共削平大難，以成討賊之

功，每念賢勞，實堪嘉尚。所部各將士，均著傳語慰勞。該代軍長等大猷聿著，務當益篤忠貞，作國家之干城，垂勲名於永久，本大元帥有厚望焉。此令。」（註一）

孫大元帥令以梅光培代理金庫長。

本日孫大元帥令准劉紀文辭金庫長兼職，而於大本營金庫長林雲陔未到任以前，著梅光培暫行代理。（註二）

張紹曾內閣再上辭呈，黎元洪又予以退還，遂決定召開非正式國務會議，以謀求向曹、吳轉圜復職。

張紹曾內閣於八日總辭，九日黎元洪批令慰留，張因閩、粵督理問題未能解決，再上辭呈，曰：

「爲奉批慰留再申前請，仰祈鈞鑒事。竊紹曾等昨上辭呈，蒙派廕上將昌桂、哈中將漢章傳諭慰留，並奉鈞批，該總理等力任艱鉅，倚畀方殷，尙望勉爲其難，毋萌退志等因。仰承鈞座眷遇攸隆，有加無已，五衷惶惑，莫可言宣。紹曾等既荷深知，宜圖報稱，但使微衷共諒，事尙可爲，雖知其難，敢不自勉。祇以政策既難貫徹，戶位適足誤公，用再瀝陳下情，重申前請，伏懇迅賜簡賢，尅日接替，俾得早卸仔肩，不勝迫切，待命之至。」（註三）

黎元洪再度退還其辭呈，張紹曾因此決定在其私宅召開非正式閣議，以圖向保定曹錕、洛陽吳佩孚轉圜復職。（註四）

北京政府外交部照會日本駐華公使，聲明取消中日二十一條及換文。

中日二十一條及換文爲民國四年五月二十五日所締結之辱國協約。本年一月十九日舊國會參議院通過宣布中日協約二十一條無效案，咨北京政府照辦。本日外交部照會駐京日使小幡，取消民國四年五月二十五日所締結之中日協約二十一條及換文，並訓令駐日廖代辦恩燾向外務省同時提出，電令駐外各

中華民國十二年 三月十日

使館及京內外各機關知照。此項協約原爲日本所脅訂，久爲國人所共憤，至是毅然宣布無效，頗爲輿論所推許，其照會原文如下：

「爲照會事：查中日兩國素稱輯睦，值此世界各國羣向和平力持公道之際，允宜益謀親密，以保障遠東和平者促進世界和平。查民國四年五月二十五日所締結之中日條約及換文，實爲中日親善之最大障礙。當時該條約簽定後，中國政府曾經發表宣言，聲明中國雖以迫壓不得已忍受最後通牒中各條件，然因此而侵犯各國條約上之權利時，中國不負責任。嗣於巴黎和會聲明理由，要求和平會議廢止該條約及換文，經和會會長復函，充量承認此項問題之重要。至華益頓會議開會，復經我國代表根據下列理由，在會提出要求取消：(一)無交換利益；(二)侵犯中國與他國所訂條約；(三)此項條約換文與華會通過原則不能相容；(四)此項條約及換文已屢發生中日間之誤會。當時日本代表着重我國提案，曾聲明將日本在南滿、東蒙建築鐵路及承辦稅課作抵之借款優先權、南滿聘用政治、財政、軍事、警察顧問教官之優先權，完全拋棄，並將訂約時原有關於第五項之保留，即予撤回。我國代表除承認日本代表拋棄及撤回所保留各項外，視爲未能滿意，仍聲明應將全部放棄，並聲明保留他日相機解決此案之權利，經列席會議各國代表正式承認我國保留全案，並經會長在大會正式宣告登入會議錄在案。查此項條約換文，本國輿論始終反對，本國政府迭次在巴黎、華盛頓提出此案，要求取消，原以全國民意爲根據。茲本國國會於民國十二年一月常會議決：對於民國四年五月二十五日所締結之中日條約及換文，認爲無效。准本國參議院咨請查照辦理前來，足徵本國民意始終一致，而旅大租期又瞬將屆滿，本政府認爲改良中日關係之時機，業已成熟，特向貴國政府重行聲明：所有民國四年五月二十五日締結之中日條約及換文，除已經解決及已經貴國政府聲明放棄並撤回所保留各項外，應即全部廢止。並希指定日期，以便商酌旅大接收辦法，及關於民國四年中日條約及換文作廢後之各項問題。本國政府深信貴國政府及國民着重中日邦交，必能容納本國國民全體之意思，將數年間兩國親睦之障礙，完全掃除。從此兩國國民得謀真實之親善，東亞和平益臻鞏固，豈惟中日兩國之福，抑亦世界之幸也。除訓令駐東京代辦正式照會貴國政府外，相應照會貴公使，即希查照，須至照會者。」（註五）

新疆省長楊增新電覆北京外交部，謂已斥令各邊卡文武，切實阻止土耳其代表思裴布沙入境。

外交部電詢新疆省長楊增新，關於土耳其委員團團長思裴布沙取道新疆來華事。本日新疆省長楊增新覆電稱，已斥令各邊卡文武，切實阻止土耳其代表思裴布沙入境。電曰：

「三月十日准外部電稱：聞土耳其委員團團長思裴布沙近由俄國中部抵布哈爾，取道新疆來華，是否確實，請飭查電覆等語。查新疆封鎖邊界，多歷年所，從無土耳其人由新疆入境之事，再查近來歐亞各回教國發生大一回教會問題，無非爲抵制列強之吞併壓制起見，此等舉動，或有所激而然。至於新疆回疆，在歐戰期間，並未受土耳其影響，何況今日，應請勿庸過慮。除電飭各邊卡文武，如果土人思裴布沙來新，即行切實阻止外，特此電陳。敬祈鑒核，新疆省長兼督軍楊增新。三月十日印。」（註六）

註一：「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公報」第二號，大元帥令。

註二：同註一。

註三：「政府公報」，第二五一三號。

註四：「東方雜誌」第二十卷，第七號，頁一三二。

註五：民國十二年三月十一日「順天時報」。

註六：民國十二年三月十四日「順天時報」。

十一日 孫大元帥任命軍政部所屬三局局長。

本日，孫大元帥任命馮祝萬爲大本營軍政部軍務局長，胡兆鵬爲大本營軍政部軍衡局長，周貫虹爲大本營軍政部軍需局局長。（註一）

註一：「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公報」第二號，大元帥令。

中華民國十二年 三月十一日

十二日 唐繼堯攻黔，佔領貴陽，袁祖銘敗退鎮遠。

本月五日，貴州袁祖銘電稱：雲南唐繼堯勾結劉顯世，借名出兵侵入貴州。九日，貴州師長王天培等電稱：雲南侵入黔省鎮寧之唐軍，已被擊退。本日，唐繼堯軍佔領貴陽，袁祖銘率部退鎮遠。（註一）

青島鹽田接收完竣，由主任吳大業與日人訂約簽字。

青島鹽田接收主任委員吳大業會同山東鹽運使王其康、鹽務署運銷廳會辦張同臬、鹽務稽核總所巡視委員秋杰、青島核支所長王銓洋、所長加藤謙一等，經切實調查，詳確評價後，於本日接收完竣。山東省長熊炳琦電北京政府曰：

「（銜略）青島鹽田接收竣事，於本日舉行總簽字，現將正本存於本署，各種簿冊，由委員吳大業送京，除另文分咨外，謹先電陳。熊炳琦叩。文、印。」（註二）

又以各參與工作人員異常出力，電請北京政府從優獎敘，電曰：

「（銜略）青島鹽田接收竣事，業經簽字，並電陳在案。查此項鹽田接收手續極為繁難，接收主任委員吳大業會同山東鹽運使王其康、鹽務署運銷廳會辦張同臬、鹽務稽核總所巡視委員秋杰、青島稽核支所長王銓洋、所長加藤謙一歷經切實調查詳確評價始獲接收完竣，洵屬異常出力，應請將以上各員從優獎敘，主任委員吳大業辦事尤為出力，現事竣回京，並懇迅予任用以示鼓勵。伏乞允准，是為至禱。熊炳琦叩。文印。」（註三）

孫大元帥發表談話，說明「裁兵之重要與處置方法」。

本日孫大元帥在廣州以大總統之名義，對某君發表談話，說明「裁兵之重要與處置方法」，要以欲達和平統一之目的，必須先裁兵，而裁兵之方法，則為化兵為工。其談話全文如下：

「本大總統這次來粵，經過香港時，覺得有一個很大的機會；香港政府的態度，從前是很贊成吳佩孚的，譬如

香港報紙，便極力代吳佩孚宣傳；到了陳炯明造反之後，數月內中國不但不能統一，並且廣東的軍隊，姦淫搶掠，無所不爲，政治腐敗，日甚一日；香港的外人看見，知道吳佩孚真不能有爲，覺悟他們從前的主張大錯，所以這次便根本改變方針，竭力和真正民黨親善。我們現在得了一個和門戶極接近的幫助，便是成功的大機會。革命的成功與否？就古今中外的歷史看起來，一靠武力，一靠外交力。外交力幫助武力，好像左手幫助右手一樣。從前美國獨立，所以成功的原因，一半固然由於本國武力的血戰，但一半可說是由於法國外交力的幫助，如果專靠武力，決計是難於成功的。譬如洪秀全革命，由廣西打過湖南、湖北，以至建都南京，而終不能成功的原因，大半是由於外交失敗，沒有外交力的幫助。所以革命的成功與否？外交的關係是很重大的。我們現在既得了香港外交力的幫助，又有諸君武力的基礎，以後要想革命成功，統一很快，便要取和平的態度，以取得輿論的後援。所以本大總統這次回粵便主張第一和平統一，第二掃清叛亂軍隊，第三化兵爲工，第四精練一部分軍隊。如果不想法子安插過量的軍隊，便和四川一樣，兵士太多，長年的打仗，從前有主軍與客軍相打，現在內部相打。日前兩廣兵多爲患，真是和四川相同。要消滅這個禍患，應該趕快設法，安插不良之兵。本大總統前在上海宣言，主張化兵爲工，奉、皖兩系是很贊成的，只有直系不贊成。我們主張是先裁兵，後統一；直系主張先統一，後裁兵。諸君要曉得裁兵便是統一的方法，先裁兵，後統一，那才算是真統一。如果先統一，後裁兵，便是假統一。譬如袁世凱從前不裁兵，借統一的方法，先裁兵，後統一，那才算是真統一。又如兩個民家械鬥，要想和平解決，便先要停止器械的戰爭。佛家所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我們要想成佛，必先放下屠刀才好呀！這個道理，是很容易明白的。至於本大總統主張裁兵，是在化兵爲工，並不是把所有的兵完全裁去；就現在兵士的情形而論，在廣東的餉項，每月祇發六七元，有時伙食都領不到手，另外每日還有早操、午操、晚操，總共約有七八小時之多，一旦有了戰事，還要拼死命，這種情形，是很苦的，是很可憐的。不但廣東的兵士是如此，就是各省的也是一樣。到了化兵爲工之後，每日做工不過六小時，在勞動一方面，是很舒服的；餉銀除原餉之外，另加工錢一倍，簡言之，便是可以得雙餉。至於做工的種類，或是開闢道路，或是辦極大工廠，所做的工是永遠的，不是臨時的。像這樣講來，在沒有化兵爲工之先，兵士的餉銀既少，操練又辛苦，生命又危險；在已經化兵爲工之後，兵士的餉項加倍，勞動合度，生命又安全，他們

一定情願去做工的。所以這次歐洲大戰之後，歐美聯軍，一定有幾千萬的兵，不到一二年之後，大半可以裁去的道理，便是用這個安插的方法。本大總統這次回粵化兵爲工，便是利用歐戰後各國裁兵的方法，整頓西南的交通，發展一切的實業。諸君要曉得我們革命，是要做甚麼事呢？是替人民謀幸福的！革命的責任，是愛民的，不是害民的。本大總統自明日起，就想一個辦法，整理內部，令西南可以成一個模範，讓東北各省看見了，誠心向我，自可不用武力，統一全國。如果各省明白了西南的革命是爲大義的，就是到不得已的時候，要用武力，自然是「東面而征，西夷恐，南面而征，北狄怨」，所謂「仁者無敵於天下」，不必要用大武力，各省是很歡迎的，到了各省歡迎，所用的武力是很小的。我們自今晚起，要把這個責任擔負起來，大家向前奮鬥，另外造成一個新局面。」（註四）

孫大元帥任命盛延祺等為肇和等艦艦長。

孫大元帥本日任命盛延祺爲肇和軍艦艦長，歐陽琳爲永豐軍艦艦長，潘文治爲楚豫軍艦艦長，宋復九爲肇平軍艦艦長，周之武爲海軍總輪機長。（註五）

中國國民黨總理孫先生文委任實兆遠等地黨分部正副部長，評議部正副議長及各科主任、書記、幹事等職務。

本日孫總理任命實兆遠、仙葛洛、舞士阻、孖沙打冷、童頌等地國民黨分部正副部長、評議部正副議長及各科主任、書記、幹事等職務。令文如下：

一、委任曾衛民爲實兆遠中國國民黨分部總務科主任，徐明注爲實兆遠中國國民黨分部執行部書記，司徒璇、王維妹、王鎮乾、黃作津、李榮、周偉烈、馮自衡、楊作義爲實兆遠中國國民黨分部幹事，柯錦全爲實兆遠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書記，陳水湛、周振國、王晏安、盧遠嘉、周振奉、鄭達禮、朱章俊、洪調發、曾兼金、劉貴長、王金水、凌競安爲實兆遠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評議員。葉昌榮爲仙葛洛中國國民黨分部總務科主任，劉麟書、葉

萃英爲仙葛洛中國國民黨分部執行部書記，陳排銓、謝亞德、謝彩泉爲仙葛洛中國國民黨分部幹事，廖章啓、楊伍璇、黃和祥、楊清高、葉光明、孫欽羨、葉佳魚、傅梓福、陳亞才、呂業鑒、陳由治、傅英隆爲仙葛洛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評議員。關衛民爲舞士阻中國國民黨分部總務科主任，余藉之、關光漢爲舞士阻中國國民黨分部執行部書記，黃興漢、梁洽、關創槐、邦悅、貴以南、鄺錫民、余振瓊、關和、關武、周家瀚、瑞華爲舞士阻中國國民黨分部幹事，周裕家爲舞士阻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書記，甄祥初、余珠章、陳秉民、余祝禮、周厚家、雷家華、黃煦和、鄺渭三、黃炳傳、馬璇瑛爲舞士阻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評議員。王東桂爲孖沙打冷中國國民黨分部總務科主任，林德安爲孖沙打冷中國國民黨分部執行部書記，余日波、方耀光、蔡泗、關錫安爲孖沙打冷中國國民黨分部幹事，黃石祐爲孖沙打冷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書記，余旭、余抗、蔡壽年、李煜禧、林權有、林壽池、鄭金強、李錫三、李連發爲孖沙打冷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評議員。邢詒源爲童頌中國國民黨分部總務科主任，岑學安爲童頌中國國民黨分部執行部書記，吳坤登、吳坤豐、吳冠球、吳善初、黃德華、黃乾澤、謝自運、許卿書爲童頌中國國民黨分部幹事，吳乾達、凌家俊、吳多銑、符福興、陳宏源、陳勳光、梁君祥、韓盛斯、郭始拔、黃善春爲童頌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評議員。此狀。總理、印。總務部部長彭素民副署。

二、委任葉漢溪爲實兆遠中國國民黨分部會計科主任，陳金鑾爲仙葛洛中國國民黨分部會計科主任，蔡社光爲舞士阻中國國民黨分部會計科主任，陳兆英爲孖沙打冷中國國民黨分部會計科主任，吳世富爲童頌中國國民黨分部會計科主任。此狀。總理、印。總務部部長彭素民副署、財務部部長林業明副署。

三、委任戴翠簾爲實兆遠中國國民黨分部宣傳科主任，黃隆進爲舞士阻中國國民黨分部宣傳科主任，趙羣旺爲孖沙打冷中國國民黨分部宣傳科主任，陳經堂爲童頌中國國民黨分部宣傳科主任。此狀。總理、印。總務部部長彭素民副署、宣傳部部長葉楚僉副署。

四、委任王叔金爲實兆遠中國國民黨分部黨務科主任，黃瑞朝爲仙葛洛中國國民黨分部黨務科主任，余毅生爲舞士阻中國國民黨分部黨務科主任，阮麗川爲孖沙打冷中國國民黨分部黨務科主任，陳卓民爲童頌中國國民黨分部黨務科主任。此狀。總理、印。總務部部長彭素民副署、代理黨務部部長孫鏡副署。

中華民國十二年 三月十二日

中華民國十二年 三月十三日

三二四

五、委任柯教誨爲實兆遠中國國民黨分部正部長，羅愛爲實兆遠中國國民黨分部副部長，吳智識爲實兆遠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正議長，陳美錫爲實兆遠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副議長。李則以爲仙葛洛中國國民黨分部正部長，葉聰明爲仙葛洛中國國民黨分部副部長，楊回來爲仙葛洛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正議長，林崑山爲仙葛洛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副議長。周文中爲舞士阻中國國民黨分部正部長，周雨泉爲舞士阻中國國民黨分部副部長，余日升爲舞士阻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正議長，麥悅志爲舞士阻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副議長。黃恭讓爲孖沙打冷中國國民黨分部正部長，黃自然爲孖沙打冷中國國民黨分部副部長，陳漢貞爲孖沙打冷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正議長，蔡天培爲孖沙打冷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副議長。何漢洲爲童頌中國國民黨分部正部長，吳瓊昭爲童頌中國國民黨分部副部長，符海東爲童頌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正議長，陳嘉簡爲童頌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副議長。此狀。總理、印。總務部部长彭素民副署、代理黨務部部长孫鏡副署、財務部部长林業明副署、宣傳部部长葉楚儉副署、交際部部长張秋白副署。（註六）

註一：「東方雜誌」第二十卷，第七號，頁一三一—一三二。

註二：民國十二年三月十四日「順天時報」。

註三：同註二。

註四：「國父全集」第二冊，頁八六四—八六六。

註五：「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公報」第二號，大元帥令。

註六：「中國國民黨本部公報」第一卷，第九號（民國十二年三月三十日）。

十三日 「大本營會計司官制」辦法公佈。

本日，孫大元帥命令公布「大本營會計司官制」辦法，共七條，條文如次：

第一條會計司置職員如左：

司長一人

司員二人

書記官一人

第二條 司長承大元帥命掌理大本營會計司事務。

第三條 司員承司長之命分掌左列事項：

一、關於出納事項；

二、編造大本營預算決算事項；

三、稽核大本營各機關出納事項；

四、關於大本營內統計事項；

五、關於撰擬文牘事項。

第四條 書記官承司長之命繕寫文件計算書及保管冊籍事項。

第五條 司長由大元帥任命之，司員書記官由司長委任之。

第六條 會計司辦事細則另定之。

第七條 本官制自公布日施行。（註一）

中國國民黨總理孫先生文委任海外黨支部、黨分部及通訊處等重要職務。

本日孫總理令委域多利黨支部，沙城、大溪地、詩誣、列必珠、吉礁等地黨分部，及庇鐸利、斗華必力打、扶朗爹碑、姊忌利、亞李士庇、巴市杰、巴梳、化古、那伏、蘇城、山坦、南和可、喇古、馬架連仙丹、活打擔步、呵利市、山拿羅、故里亞根、毛利企等地黨通訊處之正副部長、正副議長、正副主任等重要職務。其令文如次：

一、委任朱肇新為域多利中國國民黨支部正部長，趙安國為域多利中國國民黨支部副部長，馬漢哲為域多利中國國民黨支部評議部正議長，黃夏聲為域多利中國國民黨支部評議部副議長。黃秀文為沙城中國國民黨分部正部長，陸功甫為沙城中國國民黨分部副部長，黎藉為沙城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正議長，胡扶昌為沙城中國國民黨分部

中華民國十二年 三月十三日

三二五



評議部副議長。王健海爲大溪地中國國民黨分部正部長，余景星爲大溪地中國國民黨分部副部長，羅慶明爲大溪地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正議長，陳國安爲大溪地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副議長。劉杏津爲詩誦中國國民黨分部正部長，梁兆振爲詩誦中國國民黨分部副部長，沈弼爲詩誦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正議長，盧續爲詩誦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副議長。丘湘蘭爲列必珠中國國民黨分部正部長，黃紀堯爲列必珠中國國民黨分部副部長，曾雨佳爲列必珠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正議長，徐壽南爲列必珠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副議長。梅庚寅爲吉礁中國國民黨分部正部長，鄭懷聲爲吉礁中國國民黨分部副部長，蒲伯祥爲吉礁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正議長，覃國炳爲吉礁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副議長。李田揚爲庇縛利中國國民黨通訊處正主任，陳北海爲庇縛利中國國民黨通訊處副主任，馬煥河爲庇縛利中國國民黨通訊處評議部正議長，余普基爲庇縛利中國國民黨通訊處評議部副議長。黃圻爲斗華必力打中國國民黨通訊處主任，劉臻爲斗華必力打中國國民黨通訊處評議部正議長。鄭元歡爲扶朗爹縛中國國民黨通訊處正主任，黃喜爲扶朗爹縛中國國民黨通訊處副主任，吳佳榮爲扶朗爹縛中國國民黨通訊處評議部正議長，蔡華大爲扶朗爹縛中國國民黨通訊處評議部副議長。李觀卓爲姊忌利中國國民黨通訊處正主任，岑嘉茂爲姊忌利中國國民黨通訊處評議部正議長。阮樂爲亞李士庇中國國民黨通訊處正主任，周天順爲亞李士庇中國國民黨通訊處評議部副議長。譚啓文爲巴市祥爲亞李士庇中國國民黨通訊處評議部正議長，黃照攀爲亞李士庇中國國民黨通訊處評議部副議長。譚啓文爲巴市杰中國國民黨通訊處正主任，胡壽祥爲巴市杰中國國民黨通訊處副主任。馬愛羣爲巴梳中國國民黨通訊處正主任，伍美耀爲巴梳中國國民黨通訊處評議部正議長。黃唐瑞爲化古中國國民黨通訊處正主任，黃芹章爲化古中國國民黨通訊處副主任。伍超爲那伏中國國民黨通訊處正主任，鍾廣周爲那伏中國國民黨通訊處副主任。廖翹秋爲蘇城中國國民黨通訊處正主任，黃仲豪爲蘇城中國國民黨通訊處副主任，馮新民爲蘇城中國國民黨通訊處評議部正議長，林玉台爲蘇城中國國民黨通訊處評議部副議長。周道初爲山擔中國國民黨通訊處正主任，伍策勳爲山擔中國國民黨通訊處副主任，方亞民爲山擔中國國民黨通訊處評議部正議長，胡開業爲山擔中國國民黨通訊處評議部副議長。伍甘慶爲南和可中國國民黨通訊處正主任，黃子信爲南和可中國國民黨通訊處副主任，伍榮祺爲南和可中國國民黨通訊處評議部正議長，林瑤爲南和可中國國民黨通訊處評議部副議長。黃漢榮爲喇哈中國國民黨通訊處正主任，余福旋爲

喇帖中國國民黨通訊處評議部正議長。馮秉鑾爲馬架連仙丹中國國民黨通訊處正主任，梁益生爲馬架連仙丹中國國民黨通訊處副主任，馮培根爲馬架連仙丹中國國民黨通訊處評議部正議長，馮以照爲馬架連仙丹中國國民黨通訊處評議部副議長。梁欽記爲活打擔步中國國民黨通訊處正主任，余祐爲活打擔步中國國民黨通訊處評議部正議長。駱輝爲阿利市中國國民黨通訊處正主任，張巨華爲阿利市中國國民黨通訊處評議部正議長，黃鑾運爲阿利市中國國民黨通訊處評議部副議長。鄺進盛爲山拿羅中國國民黨通訊處正主任，鄧榮桂爲山拿羅中國國民黨通訊處副主任。黃財爲故厘亞根中國國民黨通訊處正主任，岑相培爲故厘亞根中國國民黨通訊處評議部正議長。余藹如爲毛利企中國國民黨通訊處正主任，余日長爲毛利企中國國民黨通訊處副主任，余榮仕爲毛利企中國國民黨通訊處評議部正議長，鄺文炳爲毛利企中國國民黨通訊處評議部副議長。此狀。總理、印。總務部部长彭素民副署、代理黨務部部长孫鏡副署、財務部部长林業明副署、宣傳部部长葉楚倫副署、交際部部长張秋白副署。

二、委任聶光漢爲域多利中國國民黨支部黨務科主任，阮石湖爲沙城中國國民黨分部黨務科主任，丘啓明爲大溪地中國國民黨分部黨務科主任，馮漢雄爲詩誼中國國民黨分部黨務科主任，盧省民爲列必珠中國國民黨分部黨務科主任，林裘壘爲吉礁中國國民黨分部黨務科主任，歐章本爲此縛利中國國民黨通訊處黨務科科長，甄國瑞爲斗華必力打中國國民黨通訊處黨務科科長，鄺光廷爲扶朗參縛中國國民黨通訊處黨務科科長，林霖義爲姊忌利中國國民黨通訊處黨務科科長，李岳輝爲亞李士庇中國國民黨通訊處黨務科科長，譚啓文爲巴市杰中國國民黨通訊處黨務科科長，伍覺魂爲巴梳中國國民黨通訊處黨務科科長，黃聰爲化古中國國民黨通訊處黨務科科長，劉坤爲那伏中國國民黨通訊處黨務科科長，袁遠勝爲蘇城中國國民黨通訊處黨務科科長，黃秀榮爲山擔中國國民黨通訊處黨務科科長，陳其壽爲南和可中國國民黨通訊處黨務科科長，林華爲活打擔步中國國民黨通訊處黨務科科長，梁雪巖爲阿利市中國國民黨通訊處黨務科科長，陳蛟騰爲山拿羅中國國民黨通訊處黨務科科長，陳發爲故厘亞根中國國民黨通訊處黨務科科長。此狀。總理、印。總務部部长彭素民副署、代理黨務部部长孫鏡副署。

三、委任黃桂華爲域多利中國國民黨支部會計科主任，譚在山爲沙城中國國民黨分部會計科主任，巫國順爲大溪地中國國民黨分部會計科主任，劉伯隆爲詩誼中國國民黨分部會計科主任，關崇潤爲列必珠中國國民黨分部會計

科主任，李振黃爲吉礁中國國民黨分部會計科主任，鄺錫森爲庇憐利中國國民黨通訊處會計科科長，甄蘭滿爲斗華必力打中國國民黨通訊處會計科科長，鄺民光爲扶朗參憐中國國民黨通訊處會計科科長，麥堯聖爲姊忌利中國國民黨通訊處會計科科長，黃新良爲亞李士庇中國國民黨通訊處會計科科長，余連爲巴市杰中國國民黨通訊處會計科科長，馬斯良爲巴梳中國國民黨通訊處會計科科長，陳松壽爲化古中國國民黨通訊處會計科科長，謝炳爲那伏中國國民黨通訊處會計科科長，黃禮漢爲蘇城中國國民黨通訊處會計科科長，黃淦源爲山擔中國國民黨通訊處會計科科長，甄光洵爲南和可中國國民黨通訊處會計科科長，鄺現修爲喇咕中國國民黨通訊處會計科科長，何熾益爲活打擔步中國國民黨通訊處會計科科長，趙一煥爲阿利市中國國民黨通訊處會計科科長，譚朝佐爲山拿羅中國國民黨通訊處會計科科長，劉懋爲故厘亞根中國國民黨通訊處會計科科長。此狀。總理、印。總務部長彭素民副署、財政部部长林業明副署。

四、委任李周爲域多利中國國民黨支部宣傳科主任，馬炳林爲沙城中國國民黨支部宣傳科主任，阮漢祥爲大溪地中國國民黨支部宣傳科主任，江湖爲詩誣中國國民黨支部宣傳科主任，余炳和爲列必珠中國國民黨支部宣傳科主任，黃練達爲吉礁中國國民黨支部宣傳科主任，鄺錫森爲庇憐利中國國民黨支部宣傳科主任，甄錦壽爲斗華必力打中國國民黨通訊處宣傳科主任，黃喜爲扶朗參憐中國國民黨通訊處宣傳科主任，方舟樹爲姊忌利中國國民黨通訊處宣傳科主任，黃金扶爲亞李士庇中國國民黨通訊處宣傳科主任，甄昌爲巴市杰中國國民黨通訊處宣傳科主任，黃執實爲巴梳中國國民黨通訊處宣傳科主任，黃心章爲化古中國國民黨通訊處宣傳科主任，鍾立爲那伏中國國民黨通訊處宣傳科主任，黃仲豪爲蘇城中國國民黨通訊處宣傳科主任，朱汝材爲山擔中國國民黨通訊處宣傳科主任，伍帝煥爲南和可中國國民黨通訊處宣傳科主任，陳齊愛爲喇咕中國國民黨通訊處宣傳科主任，林敬滿爲活打擔步中國國民黨通訊處宣傳科主任，余榮超爲阿利市中國國民黨通訊處宣傳科主任，黃振銓爲山拿羅中國國民黨通訊處宣傳科主任，梁杞新爲故厘亞根中國國民黨通訊處宣傳科主任。此狀。總理、印。總務部部长彭素民副署、宣傳部部长葉楚傖副署。

五、委任趙璧如爲域多利中國國民黨支部總務科主任，歐贊襄爲域多利中國國民黨支部執行部書記，林汝榮、

李正明、伍時愛、李敬芳、林煥有、繆頌川、張錫亮、雷玉昆、李卓明、甘霖、陳袞堯、李子敬、李憲之、郭康民、劉帝柱、蔡然、梁勵三、黃和謙、黃祖憲、李焯華爲城多利中國國民黨支部幹事，李子平爲城多利中國國民黨支部評議部書記，崔景、鍾南光、顏良伯、龔五之、劉芥漢、吳貫三、周神輔、方子倫、湯瑞南、聶星池、趙新民、甄明義、湯隆恩、李毓幹、陳耀生、雷結培、袁華伍、洪炯、陳悅寬、李耀麟、蔣立實、黃者三、黃洪、李壬聖、李毓民、趙雨晴、李照心、黃匯均、劉華英、高雲山爲城多利中國國民黨支部評議部評議員。黎保爲沙城中國國民黨分部總務科主任，李猷新爲沙城中國國民黨分部執行部書記，明啓、黃月庭、黃昂波、李開化、利其、梁兆森、陳潛、馬均、李壽、馬木哲、馬才是、余基、盤樹南、麥鼎南、林勝、梁在、黃貞民爲沙城中國國民黨分部幹事，麥添松爲沙城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書記，麥沐舟、陸天中、廖石山、譚漢裔、李美益、葉華源、黃保、林瓊爲沙城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評議員。鄒春茂爲大溪地中國國民黨分部總務科主任，黃明修、彭氏三爲大溪地中國國民黨分部執行部書記，鍾裕華、鄭應鵬、黃晉濱、楊述、廖金英、黃立發、黃道森、余漢強、巫奕鵬、陳茂榮、陳國雲、鄧運、黃觀茂、蕭時昌、黃懷瑞、曾祥瑞、李仁炳、阮耀祥、曹建偉、黃康偉、賴世現、阮信楠、蕭毓馨、鄺杞爲大溪地中國國民黨分部幹事，丘義斌爲大溪地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書記，黃懷傳、連慶湘、張明魁、蕭少雄、劉國森、黃安瀾、余文桂、蕭炳南、丘秀松、余文騰、袁國雄、曹建勳、彭春林、李章安爲大溪地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評議員。葉開爲詩誣中國國民黨分部總務科主任，黃恂爲詩誣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書記，賴國強、陳立煥、譚中漢、黃勳、江茂春爲詩誣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評議員。盧森爲列必珠中國國民黨分部總務科主任，敖漢堅爲列必珠中國國民黨分部執行部書記，陳春文、胡中、葉亨、李雅文、方渠、梁椒生、黃少漢、黃球、吳益、汪松、趙煜、李永義、梁朝繡、曾天福、梁鐸、梁奇、梁進德、余和珠、余文耀、陳安爲列必珠中國國民黨分部幹事，趙國揚爲列必珠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書記，盧萬瓊、梁秋、黃光啓、丘康、余祝平、黃玉清、敖蔭棠、葉惠南、盧作樹、胡文立爲列必珠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評議員。王健臣爲吉礁中國國民黨分部總務科主任，許亦周碧吉礁中國國民黨分部執行部書記，梅杰堦、龐世傳、黃惠南、郭清泉、陳燦文、張弼臣、吳克昌、汪仲如、歐陽爲南、朱紹南、何松順、黎宏運、陳如星、伍波杰、余昆治、何達海爲吉礁中國國民黨分部幹事，黃愛羣爲吉礁中國

中華民國十二年 三月十三日

三三〇

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書記，伍鴻福、謝卓峯、林買立、莊啓元、鍾炳華、余錦源、龐道榮、胡耀源、余海壽、郭連坡、賀飄揚、葉榮聚、黃昭鰲、翁漢傳爲吉礁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評議員。阮康爲庇埤利中國國民黨通訊處總務科科長，張百詔爲庇埤利中國國民黨通訊處執行部書記，馬啓潤、蔡湘、陳贊良、鄺品元爲庇埤利中國國民黨通訊處科員，阮堯爲庇埤利中國國民黨通訊處評議部書記，馬瑞炯、林延、龍榕光、陳浩、李金順、鄺才爲庇埤利中國國民黨通訊處執行部書記，余近德、鄺沾琪、楊官梅爲斗華必力打中國國民黨通訊處總務科科長，甄國瑞爲斗華必力打中國國民黨通訊處執行部書記，余近德、鄺沾琪、楊官梅爲斗華必力打中國國民黨通訊處科員，陳張周爲斗華必力打中國國民黨通訊處評議部書記，李買維、羅社疇、李添好、彭添揚、李賀祥、吳桂喜爲斗華必力打中國國民黨通訊處評議部評議員。黃章爲扶朗爹罇中國國民黨通訊處總務科科長，黃喜爲扶朗爹罇中國國民黨通訊處執行部書記，黃章、鄺光廷、鄺民光爲扶朗爹罇中國國民黨通訊處科員，陳龍桂爲扶朗爹罇中國國民黨通訊處評議部書記，陳北清、鄺源治、歐朝俊、梁社發、黃桂連、黃強爲扶朗爹罇中國國民黨通訊處評議部評議員。余毓鰲爲姊忌利中國國民黨通訊處總務科科長，方文琿爲姊忌利中國國民黨通訊處執行部書記，余植勳、黃炳俊、唐嵩、葉金榮爲姊忌利中國國民黨通訊處科員，馬柱榮爲姊忌利中國國民黨通訊處評議部書記，鄺卓林、方文浣、葉錫棠、方守嚴爲姊忌利中國國民黨通訊處評議部評議員。李岳輝爲亞李士庇中國國民黨通訊處總務科科長，鄺修華爲亞李士庇中國國民黨通訊處執行部書記，黃照攀爲亞李士庇中國國民黨通訊處評議部書記，陳亮、李東、蕭金大爲亞李士庇中國國民黨通訊處評議部評議員。嚴觀業爲巴士杰中國國民黨通訊處總務科科長，嚴紹林爲巴士杰中國國民黨通訊處執行部書記。黃聖蘭爲巴梳中國國民黨通訊處總務科科長，黃鼎新爲巴梳中國國民黨通訊處執行部書記，黃茂林爲巴梳中國國民黨通訊處評議部書記，黃昂昌、黃百鍊、黃福倫、黃炳潮、胡亮、趙公堂、雷風烈爲巴梳中國國民黨通訊處評議部評議員。黃芹章爲化古中國國民黨通訊處總務科科長，黃潔進爲化古中國國民黨通訊處執行部書記。余才爲那伏中國國民黨通訊處總務科科長，謝炳爲那伏中國國民黨通訊處執行部書記。廖漢裔爲蘇城中國國民黨通訊處總務科科長，廖劍秋爲蘇城中國國民黨通訊處執行部書記，甄登、廖漢裔爲蘇城中國國民黨通訊處幹事，林玉臺爲蘇城中國國民黨通訊處評議部書記，鄒德榮、李仁治、黃來就、袁遠勝爲蘇城中國國民黨通訊處評議部評議員。吳江爲山塘中國

國民黨通訊處總務科科長，雷安爲山擔中國國民黨通訊處執行部書記，雷維新、徐百長、方卓槐、伍策勳爲山擔中國國民黨通訊處幹事，馬光鍊爲山擔中國國民黨通訊處評議部書記，葉容、羅宗暹、陳華明、鄺百曉、余超瑞、胡槐、黃宗喜、周如柏、周道齡、周爵廷、鄧榮、余毓携、胡愛和、胡金星、雷社享、馬亮榮、伍葆初、譚弼、黃炳嗣爲山擔中國國民黨通訊處評議部評議員。伍長福爲南和可中國國民黨通訊處總務科科長，麥興華爲南和可中國國民黨通訊處執行部書記，甄國揚、甄光治、熊炯棠、甄龍齊爲南和可中國國民黨通訊處幹事，陳其壽爲南和可中國國民黨通訊處評議部書記，伍宋瑞卿、梅迺煦、伍福良、梅國進、林燕、鄺炎、伍認不爲南和可中國國民黨通訊處評議部評議員。鄺文慰爲喇咕中國國民黨通訊處執行部書記，陳德業爲喇咕中國國民黨通訊處評議部書記，余潤光、鄺兆才、鄺厚勳、鄺炯新、黃國彥、黃球琮爲喇咕中國國民黨通訊處評議部評議員。黃士詒爲馬架連汕丹中國國民黨通訊處執行部書記，張錦倫、彭國忠、黃輝漢、馮以添爲馬架連汕丹中國國民黨通訊處幹事，馮以桃爲馬架連汕丹中國國民黨通訊處評議部書記，陳景祐、陳振安、曾安韶、陳榮勝、李杏生、馮以桃爲馬架連汕丹中國國民黨通訊處總務科科長，繆覺非爲活打膽步中國國民黨通訊處執行部書記，黃善鳴爲活打膽步中國國民黨通訊處評議部書記，李林兆、鄭文集、高略、林雲生、何幹、區廣、黃日東、余有爲爲活打膽步中國國民黨通訊處評議部評議員。余民生爲呵利市中國國民黨通訊處總務科科長，余文仰爲呵利市中國國民黨通訊處執行部書記，黃稠晃爲呵利市中國國民黨通訊處評議部評議員。劉安爲山拿羅中國國民黨通訊處總務科科長，趙羣、鄭文保、余黃仙花爲呵利市中國國民黨通訊處評議部評議員。劉安爲山拿羅中國國民黨通訊處總務科科長，趙羣勝爲山拿羅中國國民黨通訊處執行部書記。李有爲爲故厘亞根中國國民黨通訊處總務科科長，李炎爲故厘亞根中國國民黨通訊處執行部書記，陳桂清、蕭昆、李華進、李降爲故厘亞根中國國民黨通訊處幹事，李降爲故厘亞根中國國民黨通訊處評議部書記，劉是明、繆亮、劉飛鴻、黃炳爲故厘亞根中國國民黨通訊處評議部評議員。余敬全爲毛利企中國國民黨通訊處執行部書記，余柱銓、余林仕、余彭齡、余振福爲毛利企中國國民黨通訊處幹事，余敬全爲毛利企中國國民黨通訊處評議部書記，余壽祺、余元亨、余宋如芸、余翁如英爲毛利企中國國民黨通訊處評議部評議員。此狀。總理、印。總務部部长彭素民副署。（註二）

中華民國十二年 三月十三日

三三二

國會議法議員發表第十次宣言，指責張紹曾內閣辭呈中之措辭失當。

本日下午，頭髮胡同護法議員通信處，因張內閣辭職問題，特開會集議，到者四十餘人，羣意對於張氏辭職庚電（八日）中之「粵中有僭名竊位之行」一語，認為有聲明之必要，遂公決發表護法議員第十次宣言一通。原文云：

「頃見張紹曾辭職庚電，有粵中有僭名竊位之行一語，不勝詫異，僅言粵中意指何人，不能懸揣。若夫中山，經國會非常會議選舉為中華民國大總統，付以護法勸亂之重任，此次從行蒞粵，鑒於舉國感軍閥之苦痛，憫平民之失業，首倡兵工主義，實行裁兵，先自粵始，並派代表四人駐滬謀和平統一之進行，且不肯遽建政府，僅設大元帥辦事處，以便收束粵中軍隊，其卑以自牧，表愛國之苦心，當為國人所公見，詎為僭竊，毋乃不倫。況法統問題，久懸未決，北京會議之事實，國會所產生之事實，內閣按諸法律尚未合，孰非孰是，公論自明，為此宣言，咸使聞知。」（註三）

奉、直榆關內外駐軍增防，北方局勢緊張。

張作霖為將榆關所儲意國軍械設法偷運出關，乃藉口剿匪及舉行春操，在錦州、綏中及喜峯口增調四個混成旅，直系因近口孫（中山）、段（祺瑞）、張（作霖）三角同盟之說，甚囂塵上，為防止奉軍起見，也以剿匪為名，抽調王承斌、曹錕、馮玉祥、田中玉各軍進駐軍糧城、喜峯口內及榆關附近。熱河則王懷慶以管地關係，派所部十三師前往增防。其後奉軍聲言為防止兩方誤會，停止春操，而暗中卻將榆關所儲意國軍械設法偷運出關。（註三）

註一：「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公報」第二號，法規。

註二：「中國國民黨本部公報」第一卷，第十號（民國十二年四月十日）。

註三：「東方雜誌」，第二十卷，第五號，頁六。

十四日 孫大元帥率西南各省軍政領袖發表時局通電。

孫大元帥以直系有併吞西南摧殘民治之野心，乏和平統一之誠意，因與唐繼堯、劉成勳、熊克武、趙恆惕、譚延闓、劉顯世等聯名通電，宣告對西南時局之意見。內稱：

「我西南各省，決以推誠相見，共議圖存，棄前事之小嫌，開新元之結合。分災恤患，載之簡書，外間內讒，一切勿受。兵爲防守，不爲爭權，雖折衝疆場，爲義興師，而終不背和平主旨。其他各省有被直系蹂躪，願同心敵愾者，文等爲之敬執鞭弭，所不辭也。」

按：本通電前節有「閩粵督理諸命既下，又復驅策川黔之將，乘間爲寇。……」之言。查閩粵督理之令，北京政府發於本月二十日，疑此電係在二十四日發出。又據「梁燕孫年譜」，亦列此電於閩粵督理令發之後。待考。

又按：高蔭祖主編「中華民國大事記」記載：上月十七日，直系曹、吳及六省督軍聯請北京政府，通其發表以沈鴻英督粵、孫傳芳督閩之令，則此時粵閩督理事已公開。

附錄：孫大元帥與唐繼堯等對西南時局通電（註二）

參衆兩院議員、各省議員、各省軍民長官、各法團、各報館鑒：文等不佞，昔以護法之行，爲人民所推，轉戰數年，幸告無罪。值茲人心厭兵，天道將復，於是有和平統一之宣言，願與直系諸將共圖善後。意謂人情助順，直系諸將當亦同此覺悟。不意言之諄諄，聽者藐藐，閩粵督理諸令隨下，而又驅策川黔亡將乘間爲寇，增兵直北，圖援關東，屯我閩贛，冀侵兩浙。所幸滇桂將領，素明大義，不肯苟從，其計不能行於嶺海，而川峽之間尙爲毒螫所集。窺其用意，非吞齧西南、摧殘民治不止。是則和平統一，祇爲片面之要求，強敵在前，果非文辭所能禦，文等豈敢自食前言，而正當防衛，有不得已。自今以後，我西南各省決以推誠相見，共議圖存，棄前事之小嫌，開新元之結合，分災恤患，載之簡書，外間內讒，一切勿受。兵爲防守，不爲爭權，雖折衝疆場，爲義興師，而終不背和平主旨。我西南諸父老兄弟常亦以敬恭桑梓，鑒其不得已之苦衷；其他各省有被直系蹂躪，願同心敵愾者，文等爲之敬執鞭弭，所不辭也。孫文、唐繼堯、劉成勳、熊克武、趙恆惕、譚延闓、劉顯世、寒。

中華民國十二年 三月十四日

中華民國十二年 二月十四日

三三四

孫大元帥嘉許廣東陸軍第一軍軍長李易標自請願為肅清東江逆黨前驅。

廣東陸軍第一軍軍長李易標以陳逆炯明餘黨在東江一帶負隅頑抗，於本月十二日上電自請願為討逆前驅。本日孫大元帥特令嘉許，並飭以用兵東江，事體重大，須待方略既定，務希整飭戎行，靜候聽命。令曰：

「侵電閱悉。比者陳逆披猖，紀綱掃地，該軍長隨沈總司令及滇粵諸將領奉命討賊，躬冒矢石，奮厲無前，至使旬日之間，逆軍潰敗，大慙潛逃，該軍長勇戰之功，實為炳著。茲復以逆黨稽誅，負隅抗命，未紓東顧之憂，因切請饗之願，愛國愛鄉，尤堪嘉許。惟用兵東江，事體重大，須方略之既定，斯乃武之維揚，務希整飭戎行，靜聽後命，平時能勤蒐討之實，將來定收肅清之效，本大元帥有厚望焉。此令。」（註二）

孫大元帥發表陳策等軍事任命。

本日孫大元帥任命陳策為廣東海防司令，楊廷培為廣東江防司令，蘇從山為長洲要塞司令，謝鐵良為魚雷局局長。（註二）

附錄：順天時報：戰雲密布之粵局。（註四）

據香港電訊云：日昨盛傳北軍已入南雄及連到鎗彈多箱，以致人心大形浮動。孫中山因派員問沈鴻英是否有北軍人雄？沈答並無此事，南雄為本軍防地，斷不許外兵侵入，請大元帥放心等語。惟據確訊，北軍入雄，確有其事，實數兩團，係蔡成勳所部，岳維峻部隊。日來省城關於此項傳單四散，詳載北軍入粵橫暴情形，並指為沈所勾結。沈乃派軍檢搜粵漢火車，及公安局、郵政局禁止該項傳單之傳播後，於十三日遽由石井司令部赴石圍，轉搭火車往肇慶，形蹤殊形詭秘，人多以為與北軍入雄之關係。加以陳炯明復由香港派黨徒數十人秘密入省，希圖舉事，為孫中山探悉，立即下令軍警嚴拿。於十二晚在長堤蘭亭旅館拿獲形跡可疑者二人，供認為受陳炯明賄賂賄賂某要人，及其他不法之舉不諱，業於十三日晨槍決。因之人心益形恐慌，而孫中山竟不慌不忙，委陳策為海防司令，楊廷

培爲江防司令，蘇從山爲長洲要塞司令，謝鐵良爲魚雷局局長。並令黃明堂分一部隊赴高州援鄒武，林樹巍將高州攻下。原據該城之胡漢卿，敗退水東，復分一部隊赴雷州，援黎民樂，以解雷州之圍。原攻該城之黃秉鈞，因四散搶掠退入廣州灣，現高雷勢力已盡入孫軍之手。

又一消息云：粵省軍隊對於中山態度如何，極堪注目。蓋不惟關係粵局，及中山個人，且與大局影響甚鉅。茲據由粵回京之某君談話，述及粵中滇桂各軍之情況頗詳，特誌之以供關心粵事之參考。據云：粵中軍隊以滇軍爲最多，計有五旅之衆，人數已逾兩萬，擁護中山之心甚爲堅決，現駐省城，孫中山亦甚信任。劉震寰所部對孫亦表示服從。惟沈鴻英之態度頗曖昧，現孫已下令任沈鴻英爲桂軍總司令，駐防西江。此外，尚有陳炯明之殘部萬餘人駐潮、汕、惠一帶，孫已令劉震寰、許崇智部分駐東江，預備將來對陳之殘部大加剷除，以清餘孽。至洪軍對許崇智返粵極力反對，現經李協和擬將洪部調開，讓許返粵，現正在調停中云。

中國國民黨總理孫先生文委任咄咄、泥古洒利等地黨分部重要職務。

本日，孫總理委任譚聲根爲咄咄中國國民黨分部正部長；余禮仲爲泥古洒利中國國民黨分部正部長，陳百庸爲泥古洒利中國國民黨分部副部長，鄭安爲泥古洒利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正議長，林奕添爲泥古洒利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副議長。譚煒南爲咄咄中國國民黨分部黨務科主任，梁顯西爲咄咄中國國民黨分部宣傳科主任；張炳生爲泥古洒利中國國民黨分部宣傳科主任。譚裁之爲咄咄中國國民黨分部會計科主任，林照爲泥古洒利中國國民黨分部會計科主任。陳鏡廷爲咄咄中國國民黨分部總務科主任。林榮爲泥古洒利中國國民黨分部總務科主任，陳百庸爲泥古洒利中國國民黨分部執行部書記，李妙航、陳韶光、黃松喜爲泥古洒利中國國民黨分部幹事，余百藻爲泥古洒利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書記，林蜜、鄭宏、鄭榮、汪漢、余萬清、余民安、余百漢、黃華初、林連財、練水記爲泥古洒利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評議員。（註五）

北京政府派任「蒙疆善後委員會」委員。

北京政府准鈕永建辭蒙疆善後委員會專任委員職，派曲達繼任；又派沈瑞麟、王嵩儒、蘇錫第、金永炎、薛篤弼、沈步洲、劉治洲、孫多鈺、蔣雁行、恩華、張紹程爲委員。（註六）

日本外務省分致復牒於中國駐日公使館及北京政府外交部，拒絕取銷二十一條及換文，與收回旅大之商洽。

駐日代辦廖恩燾本日接日外務省覆文，謂中日協約除已經聲明放棄撤回保留，此外絕無變更之處，對協商接收旅大及善後辦法，亦無酬對之必要。原文如下：

「准本月十日照會，遵照外交部訓令，廢止大正四年五月二十五日所訂中日條約及換文等因，業已閱悉。查來照於引用貴國政府訂約後之聲明，及巴黎會議、華府會議貴國全權所提出之要求後，請將該條約及換文中，除已解決或由日本政府聲明放棄撤回保留者外，全部廢棄等語。此實出於日本政府之意外，且頗爲遺憾者也。按大正四年之中日條約及換文，曾經兩國政府正當委任全權代表正式簽字，而該約又經兩國元首批准。日本政府對於該約之見解，業於華府會議由日本全權聲明。今貴國政府欲將兩國間有效存在之條約及換文，任意廢棄，不但非所以謀中日兩國國民親善之道，且有背於國際通義，此日本政府斷難承認者也。帝國政府常以增進兩國親善爲念，向來對於貴國政府迭經表示好意的處置，早在洞鑒之中。況本約及換文之一部分，業已另訂條約，或經聲明放棄、撤回保留，此外絕無可變更之處，特爲聲明於茲。至於來照所稱協商接收旅大，並籌廢約後善後辦法之議，實無酬對之必要。」

一（註七）

附錄：

一、張梓生：中日二十一條交涉之解剖。（註八）

九年以來爲全世界人士視線所集而中國國民全體誓死否認之中日二十一條交涉，今因一八九八年中俄條約所規

定旅順大連之租借期限屆滿，中國政府要求不以二十一條爲有效而接洽收回旅大，遭日本政府之拒絕，又喧嚷一時矣。此一九一五年之中日條約及換文交涉，雖由中日兩國關係所造成，實則日本方面藉一九一四年之歐洲大戰西洋各國無暇東顧之時，以日軍占領青島驅逐德人爲其發動之機者，其含有之世界性質實至濃厚。吾人固不必僅僅依據一九一九年之巴黎全世界講和會議中是項交涉之二次提出，及一九二一年華盛頓列強會議中是項交涉之三次提出，以爲論斷之根據，即以今茲是項交涉之四次提議而論，又適當法軍占領德屬魯爾世界各國羣注目於法國賠款問題之時，亦可以瞭然矣。

今據形勢而言，中國國民自必全體一致極力監督政府進行此否認二十一條之交涉，而日本政府又必一時不能不顧忌其國內軍閥之意志而未克卽行拋棄其帝國主義侵略政策已往所得之成績則是項交涉之兩相堅持不能立即解決，始爲無論何人所不能否認。在此兩國外交謀爲長時間相持之中，其最後勝利，必爲其國民之勢力雄厚態度堅決之一國所得；而欲使國民之對於是項外交發生雄厚之勢力而持堅決之態度，尤不可不使其國民對於是項外交有澈底之了解，庶幾其國民外交之方略，不致因政府之失策與外方之浮議而發生錯誤。記者固非外交專家，不敢貿然自認其有指示國民外交方略不使錯誤之能力；惟於解剖是項交涉之內容，俾國民得澈底了解之一層，則職責所在，不敢辭也。

吾人欲於是項外交事實得澈底之了解，則不妨退一步先假定其尙未失效，而再按諸是項外交之歷史，認明：

日本現在所冀保留之條款若何

查日本前外相加藤高明於一九一四年——民國三年十二月三日寄其駐北京公使日置益令其相機提交中國政府，而日置益於一九一五年——民國四年一月十八日不守國際交涉慣例，逕交袁世凱之條件實爲：(一)關於山東者四條，(二)關於南滿東蒙者七條，(三)關於漢冶萍者二條，(四)關於中國沿岸島嶼者一條，(五)關於聘日人充政治、財政、軍事之顧問及合辦警察、軍械廠，並土地所有權長江鐵道建設權，福建借款優先權，宣教權者共七條。此五號二十一條，將中國之主權、國防、經濟、交通侵犯殆盡，時人目爲亡國，實不爲過。其後日本雖於五月九日以後通牒壓迫中國，惟因其美之抗議，於五月二十五日訂約時，終將其最毒辣之第五號各條，除第三條中日合辦警察自行取消，第六條福建事項改爲換文外，其餘五條，亦改爲『容日後協商』以示讓步；而將其原要求四號之實質，改其形式爲條

中華民國十二年 三月十四日

三三八

約兩種計十五條，換文十二件以了事。

華盛頓會議中，日本代表幣原在遠東委員會席上正式聲明：(一)拋棄其南滿東蒙鐵路借款及稅收爲擔保之借款之優先權，(二)拋棄其以日人任南滿政治、財政、軍事、警察顧問及以日人任警察教練之優先權，(三)撤回第五號要求之保留。

吾人試就幣原所聲明拋棄撤回各條，加以業已另案完全解決關於山東之各條，則二十一條原要求之實質已不啻有三分之二無效或變更效力；而日本方面所堅持爲有效者亦不過爲：(一)關於旅順大連租借地及南滿鐵路九十九年期之契約；(二)關於南滿東蒙之土地商租權，居住自由，鑛山探掘之契約；(三)關於漢冶萍鐵廠鐵礦之契約；(四)中國沿岸不割讓之契約。

以上四項中，以吾人之推度，日本目前所重視者實以第一項之旅大租借南滿鐵路之九十九年延期爲最。而今茲吾國政府之提出廢約，亦以旅順大連按照俄約二十五年之期於本年三月二十六日屆滿爲其動機。吾國華盛頓會議代表在遠東委員會席上於日美聲明之後曾發言要求『保留將來於適當之機會有要求適當解決之權利』，則今茲以如約收回旅大爲

中日二十一條第四度交涉之動機

其理由實至充足也。嘗考吾國迭次否認此一九一五年二十一條約及換文之歷史：其第一次實爲當時日本以袁的美敦書壓迫後中政府正式宣布：『中國以受壓迫不得已而承受袁的美敦書之條件；縱承受矣，然凡有抵觸歷來列強所締結保障中國政治獨立領土完全或維持原狀聲明各國對華工商平等待遇之協定契約者，無論若何變更，均不能贊同。』是手訂此約之袁世凱政府已以對此約不負責任而表示其僅有臨時性質，預留後此否認之餘地矣。其後，巴黎和會中國代表於請廢除二十一條中日協約陳述書中，歷指是項條約之應廢除，其理由頗極圓滿，爲中國方面第二次之否認運動。惜乎此種否認運動，各國以迫於已國之外交形勢，不能爲中國之援助，於是有華盛頓會議中第三次之否認運動。在第三次否認運動中以日本之聲明放棄及另案之解決，已將是項條約及換文，去其三分之二之效力，其所餘三分之一，中國亦得有在適當機會謀適當解決之權利。吾人試就國際公法之原則，證以此次交涉中中國方面歷

次之舉動，則日本所持不能廢約之理由，業已不攻自破；而其設詞聳動各國，使惑於共同利益不爲中國主公道者，亦以中國對於各國所訂各種有效條約向無持此等態度，而不足動各國之聽聞矣。且卽純就法理上言，則

中國之否認二十一條亦自有其根據。

蓋兩國間訂結條約，實爲兩國國家至尊嚴之事務，是以所訂條約，於兩國政府同意後，必更以兩國國會之通過爲最後之批准，否則手續不備，是項條約卽根本動搖。此例不鮮：遠之如一七一三年英法商約，英國會可因其低觸英倫海上法而打消其條約之效力；一八三一年美法商業賠償條約，法國會亦僅以預算成案之關係而加以否認，該約卽不能成立；近之則巴黎和約，美國國會以山東問題故不予通過，而美國卽不負對於和約之一切責任；準此以推，則中國政府對於此根本手續未臻完備之二十一條亦何嘗不可取消？且條約性質，必須兩國均等負責始有效力，尤必於該約未廢除前保持其尊嚴始可認爲成立與有效。今之二十一條，在成約之始中國卽聲明不負因此發生影響之責任，不啻已表明其爲單方有效之畸形條約；日本在華盛頓會議中，更自宣言爲部分之放棄，對於中國代表之要求全部無效施其還價之手段，則是項條約之尊嚴之已失，根本上已發上問題。條約之至於如此地步者，從法理及先例言，倘使兩國對於該約猶有商議之餘地者則加以正式之改訂，否則廢除，此例甚多，無待贅述。今中國對於此二十一條視爲根本破壞無商議之餘地而宣言廢除，更誰得加以非難！吾人觀於英美輿論界最近之仗義執言，均指二十一條之宣廢，益足證明吾人法理上根據之充足而壯聲請廢約者之聲威矣。

以上既將事實上法理上二十一條之應廢除，加以詳悉之解剖矣。至於此次廢約交涉之經過，本期時事述評欄南雁君已有所記述，吾今爲避去煩冗計可略而不言；惟對於

中日外交當局態度及交涉情形之解剖

吾仍不能不有以自敘。就表面言，中國外交當局所持之態度爲堅決要求廢約，日本外交當局則拒絕廢約；然試一觀察其實際，則內幕之情形似又不盡如此。今試先解剖中國方面：吾人姑不問張內閣此次對日交涉，內中含有若干誠意抑或受迫於國會之通過及國民一致之迫促不得不勉強出此。（國會之通過請政府廢除二十一條案是否真心爲國，抑或內中含有若干政治作用，非本篇範圍所及，尤可不論。）祇觀其對日照會之送致乃在三月八日提出總辭職

中華民國十二年 三月十四日

三四〇

後之二日，其時舊內閣尚未有可以復職之形勢，新任負責之人尤不知其何在，乃不先不後，在此國內無政府之時代，對鄰國提出最關重大預料彼方定必堅持之外交事項，其舉措失當毫無思慮，固不必有意謀以外交失敗推倒內閣者作是論，凡稍稍留意時事之國民，實人人有此責備也。且旅大收回，應早有所籌備；國會提議否認二十一條，政府亦應及早有所布置，庶不致交涉發動，倉皇失措。今張內閣直至兩院相繼將是案通過為咨請政府施行之時，尙未有方略之決定；及國會方面頗有責言，乃由署外交總長黃郛邀集顧維鈞、王寵惠、施肇基等國內外交重要人物會議對日方法，頗聞顧、王、施等當時曾以外交之步驟為言，而後此政府之進行是項交涉，吾人實未見有若何之步驟，凡此種種，皆足證明現政府對於是項重大外交實有不勝重荷之苦，吾人固不必為過甚深刻之批評也。至若日本外交當局，吾人尤不可因其為敵國而抹殺其處置是項交涉內幕之困難。日本現內閣總理加藤友三為華盛頓會議日本方面之負責者，其對華外交，雖未能盡如吾人之意，惟其在日本方面為和平派，與昔年憲政會當國時之大隈重信較，實有顯然之區別。日本有識之士，對於二十一條之無益而有害，言之者本不乏人，其外相內田康哉本亦無必欲維持是項條約之決心，惟其國之軍閥及受軍國主義之毒最深之一部分國民，頗視此約之存否為其國家體面所關；而議會中之憲政會研究會各政黨尤欲以現內閣外交失敗為藉口而謀倒閣，俾得取而代之；加藤友三、內田康哉之徒，亦無若何之勢力與毅力，以開對華外交特創之局面，不得不勉循他黨之意見以為敷衍，吾人觀於日議會第四十六次召集時議員以外交詰責政府之嚴厲，與其政府對付之情形，大可明白其中之情況也。中日外交當局辦理是項交涉，既各成外強中乾之形勢，於是更有退讓之表示。中國政府方面，既有傳其對於是項交涉將以提交國際法庭公判為口後之退步者，亦有傳其將僅求保持後日再提之權利者，其不能運用全國一致誓死否認之民氣並無堅持不屈謀最後勝利之決心，實已人言藉藉矣。日本政府一面對中國之照會為決絕之駁復，而一面卻表示廢約雖不能承認，改訂則頗有磋商之餘地，以明其有退讓之可能，其外交之運用，實至敏活，使吾中國能以適宜之外交人材出而辦理是項交涉，於各國預有所布置，於自身按步驟而進行，下一不可退讓之決心，以與日本現政府交涉，其棘手當不如是之甚也。

日本駁復中國聲請廢約之照會發表後，適當張內閣準備軍閥意思下閔粵令而圖復職之時，亦正政潮洶湧不可遏抑之時。國會議員頗有以張內閣對日照會混二十一條與收回旅大為一，致遭日本之拒駁，通電責難者。吾於

二十一條與旅大收回分別交涉之主張

亦與通電責難張閣者相同。憶去年秋間顧維鈞君初任外交總長時，曾與日使小幡因便提及旅大租期屆滿，非正式的接洽收回，並詢小幡以將來籌備收回事宜，雖以小幡外交手段之厲害對此亦不能爲十分激烈之表示，此誠外交家之手腕爲吾人所贊同者也。不幸顧君被捲入國內無謂之政潮，遂爲國會方面視若不共戴天而驅之下野，而自此以往，都中政爭劇烈，人亦無有注意及此者，其成今日不可收拾之局面，有由來矣。自此國會方面請政府宣布二十一無效條案相繼通過兩院，咨請照辦；至收回旅大案僅於一月十七日通過衆議院，以後即無所聞；而催促政府速行向日廢約收回旅大之聲浪，則日益高。於是廢約與收回旅大既不覺合而爲一，以張內閣之冒昧荒唐，遂向日本提出混爲一事之照會，以鑄一大錯，亦殊無足怪。張內閣復職後，國會以此質問，外交部派錢泰以『如果僅向日本交涉收回旅大則日本必以二十一條爲藉口』等語答覆；此言實至可令人驚駭；吾人所主張之先向日本交涉收回旅大，豈其外交上毫無布置預備而貿然爲突兀之提出者，使其如此，尙何外交之足言！尙何外交手段之足尙！其爲失敗後之飾詞，顯而易見矣。吾人觀於此種言詞及中國送出對日照會時之真正毫無布置，而又觀日本駁復照會送出以前，其外相之先訪駐東京各國公使阻其幫助中國，即可明白吾外交官吏萬非日人之敵手，國民若果有決心者，不可不自起以謀補救；至於中國駐東京使館派秘書送照會時，手忙腳亂，致將應送文書課之文件誤置人事課而有日常局請中國使館收回照會二次送致之舉，雖爲足貽笑柄之事，惟尙屬小節，不足責也。

吾國民既知政府之不克負荷此重大責任，而共起爲國民外交之運動矣；惟國民外交尤貴知己知彼斟酌情形而運用，則

中日國民之態度

吾有不得不言者矣。日本國民之對華態度，今非昔比，其受軍國主義流毒最深者固不免仍持其數年前之對華態度，有所謂『對華國民同盟會』之組織，實至無聊；惟一般明白事理之人，已多以對華保持好感爲挽回其以前失策之方法，故此次交涉發生，日人之輿論界及個人，表同情於吾國，而贊同二十一條之廢除者頗有所見，吾人固不能一概指爲別有作用而加以忽視也。至吾中國於三月二十六日應行收回旅大之紀念日，各地舉行外交大遊行，主張對

中華民國十二年 三月十四日

三四二

日經濟絕交以行其激烈之手段者，幾於各省各地，無不有之。其人數多者五六萬，少者亦數千，似全國一致主張激烈矣，顧亦有頭腦較為冷靜，主張對日應取更為縝密鎮靜手段者，吾謂此兩派人主張所用之手段雖有總和激烈之不同，而其目的同在二十一條的及換文之必須廢除，則可斷言。至若國民外交究竟應取何種方略，則有待於國內外交家本其心得而指示，記者今茲之所言，僅止於此交涉內容之解剖而已。

一、收回旅大問題。(註九)

今年我國外交上的最重大問題，要算對日要求取消二十一條及收回旅大問題了。旅大到今年三月二十六日為租借滿期，照條約與公理應當收回。國內各公團對於這件事發電力爭的很多，最近哈爾濱遠東外交研究會也發電申論，謂國人對此問題，應當注意三點：

(一)我國對於二十一條約，前後曾有三次抗議。第一次在該約強迫簽字之後，我國立即發出宣言，通告各國，宣佈該約強迫成立之原委，及不能承認之理由。第二次在巴黎和會，第三次在華盛頓會議。日本聲明部份撤銷，我國代表對於日本尚未放棄之其他部份，仍與抗議，並切實聲明，以後遇有適當機會，中國仍保留隨時提出要求撤廢之權。美國代表許士，當即承認，併命載入會議記事錄備案。故我國歷來政策，均屬一貫，在法律上所佔之地位，極為穩固。今年三月二十六日，旅順大連，租期屆滿，此即所謂適當機會，為貫徹我國歷來政策計，為應合華會宣言計為繼續鞏固我國在法律上之地位計，均不容不乘此機會，提出抗議。(二)旅大租期屆滿，乃與我國以提出抗議之機會，而我國國民此次之要求，並不限於收回旅大為止，而係對於二十一條約中日本尚未放棄之部分，繼續否認。(三)日本嘗謂我國要求取消二十一條約，即足證明該約苟非取消，尚在有效期間之中，此語毫無理由。日本代表在華盛頓會議，即有此言。我國代表，曾經力駁其謬。蓋吾人僅認二十一條約有物質上之存在，而非有法律上之效力；吾人要求消滅此物質上之存在，決不能從而視為默認此約有法律上之效力也。參議員雷股、王家襄等曾在議院中提出議案，列舉應即收回的四大理由：

夫北京者，中國之堂奧；旅大者，又北京之門戶；門戶洞開，斯堂奧不保；旅大喪失，斯北京瀕危；庚子以來，前車不遠，此不能不收回者一也。肇造自大連而營口而奉天，遵京奉線而南，以抵天津，自青島而濟南

，沿津浦線而北向，亦以天津爲支點。海道則自膠澳繞成山達旅大，海陸銜接，形如滿月，在日本之本身，則與往世保、橫須賀遙遙相應，以屏蔽朝鮮；於我國則囊括沿海海濱險要，以控扼京津，而制我死命；此談形勢者所不能已於懷，迷夢大陸帝國主義者又所以日夕經營不遺餘力者也。今者青島已收回矣，膠濟鐵路亦已籌贖矣，豈獨旅大港甯滿路尙置之不足顧惜耶？此不能不收回者二也。欲談國富者須談運輸，欲談運輸者須求海陸之銜接。有陸運而無海運以宣吐之，則陸運之效力不彰；有海運而無陸運以收受之，則海運之功用不著。此俄人之所由爭出地中海，不得已而思其次，乃西築西比利亞鐵道而撷取遼東半島以遂其所大欲也。內蒙以富，舉世皆知；外蒙萬里，前途不可限量。然位置最良之旅大港運輸最利之南滿路，屬諸他人，則大好河山，無窮寶藏，適供他人所利用。久假不歸，蠶食無厭，恐並內外蒙之豐亮，亦復非歸我有。此不能不收回者三也。因利益均沾而與旅大同例租借者，除青島已歸外，尙有廣州灣威海衛九龍半島。旅大既可延期，則法人之於廣州灣，英人之於威海九龍，何莫不可援例以要挾？一延再延，何不可爲澳門第二？此不能不收回者四也。最近上海商報上載有譚高君的一篇評論，謂日本決不允交還旅大，國民宜以自力奮鬥。

蓋日本之經營滿蒙，定爲國策，視若第二生命，非一日矣。而旅大尤爲其注視之的。取譬以明之；旅大者，猶人之有首；南滿鐵路者，猶人之有體也。安奉吉長四洮開海各支路者，猶人之有手足也。幾年拓略，人形已具，從此得步進步，爲我國大患，已無疑義。若旅大交還，則南滿雖暫在日人手中，其運用卽難充分；其他支路，亦夷爲尋常營利之機關，此決非日人所甘心也。原來日人之經營滿蒙，無微不至。以軍事論，則不惜重資，修築鐵路，以利軍用。修安奉以連朝鮮，修吉長以接會寧，修四洮而達東蒙，有此三路包圍之勢成，南滿東蒙不啻牢牢在其掌握中矣。究其著著進行，不遺餘力，無非欲使數小時間能遍布軍隊於全區，以逸待勞，反客爲主，而制我之死命。以經濟論，則使南滿洲之物資，盡歸南滿路而運送之，盡達大連港而輸出之，其操縱之法，以運費高低，隱爲左右。譬如遠者運費故爲低廉，近者則昂貴。俾遠近之貨物運輸，咸不爲他路所奪，則大連商埠，百貨薈粹，商賈雲集，頓成繁盛之都會矣。又設航路以便運輸，使貨物無堆積之憂。設銀行以調濟金融，俾僑商有活動餘地，補政策之不足，收助成之效果。蓋其處心積慮，久已視滿洲爲日本第二家屋，故

中華民國十二年 三月十四日

三四四

經之營之，不撓不倦。若遼東交還，則滿蒙天然富庫，隨之以去，彼國之野心商人，必以妨礙國民經濟爲言，而一般武人，尤且攘臂叫呼，謂國防失其門戶。故國民今日以覺悟正義期待政友會之日內閣，實爲必無之事。外交之事，貴在知己知彼；彼國之情勢如此，凡我國民，苟欲達收回旅大之目的者，不可不急起直追，以自力奮鬥。徒懸想日本之自動改正，無當也。

三、南雁：「廢止二十一條」的中國國民外交。（註一〇）

當張內閣某閣員等鬧得不成樣子的時候，有某記者去詢馮玉祥的意見，馮不覺慨歎着說：「官乃亡國之官，民非亡國之民，」這話我們把他借來批評近來中國「官」「員」和國民對於中日「二十一條」交涉的舉措，是十分恰當的！

民四中日條約及換文，關係中國前途的發展，應該設法交涉廢止，這是現在全世界主張公道的人所不能否認的。但是局中的應負一半責任的中國「官」「員」，應該怎樣的注意「設法」和「交涉」，怎樣的運用外交方術以期達到目的；乃中國在北京的議員們既然乘了一時的高興——或者不免有某種作用——把廢止中日「二十一條」的議案輕輕在兩院相繼議決，咨請政府辦理；政府中人更是視同兒戲——或者更免不掉某種作用——在內閣總辭職中把聲請廢止的照會胡亂送出。等到日本駁覆照會送到後，因爲這「外交失敗」的大題目很可以作醞釀政潮的材料，所以一時議員們在院內的鼓噪，向全國的通電，弄得甚囂塵上；這時政府中一般閣員固然視若無睹，便是負責的外交總長也假藉他項名義辭職，逃避了應負的責任了。再過幾天，議員們忙着「倒閣」、「擁閣」，政府中人忙着「收買」、「疏通」，把這已經開手的關係中華民國前途的重大交涉，含含糊糊的擱置兩個多月，沒一人提及；致使日本人看破就裏，造成將來交涉上重大的困難。「官」「員」們這樣的舉措，亡國是綽綽有餘的了！

講到中國國民近來對日的態度，雖然間或有羣衆運動所難免的缺乏理性的行動；但是他們的對日行動，卻自從三月中旬日本拒絕廢止「二十一條」覆文送到後，一直到現在——或者更要繼續下去，至達到目的時始止——在各省各地相繼進行，持久不懈。全國國民能够這樣的熱心國家的外交，真不愧爲「非亡國之民」了。

近來中國的「官」「員」，既然沒有餘閒來管中日「二十一條」的交涉，於是這交涉的全責便落在國民的肩膀上；

而且國民對於日本的交涉有五四運動以來的經驗，所以進行上也還能大致無誤。我現在把他分記在下：

(一)、激烈的行動——於三月二十六日旅大應收回的日期前後所發生的示威遊行，在國內各省各地日有所見。於三月二十五日的上海五萬餘人大示威遊行後，更有四月十五日天津二十餘萬人的大示威遊行。接着「五七」紀念，「五九」紀念，相繼而至，國民外交運動的表示也陸續而起。北京的「五七」紀念，有馮玉祥軍隊萬餘人一同活動，是從前所未曾見過的。示威遊行以外，還有抵制日貨；這是前回所行之有效的，這回駕輕就熟，進行很易；而且這回已經不用前回「抵制劣貨」的名稱，而用「經濟絕交」的新名詞了。自從四月七日上海對日市民大會執行委員會議決經濟絕交大綱後；各地次第開始檢查並禁運日貨。日本本年對華商業，在未排貨以前，本來有出超變為入超的危險；現在再加以各商幫的相約不進口貨，商業的損失，是可以預想的。最近上海市民大會對各友邦宣言中曾說：「……是以中國人民憤慨填胸，無論何省皆主張對日經濟絕交；倘日本人民因感受經濟上之搖動而幡然覺悟，羣起督促其政府，自動的聲明完全拋棄二十一條要求，並自動的實行歸還旅大，吾人亦即與之恢復貿易。」這是經濟絕交的根本意義，願日本商民加以注意！

(二)、和平的行動——在旅大應照約交還日期的前後，中國留日學生中的和平派曾招待日本各報記者，開會交換廢止二十一條的意見，頗能得日本記者們的諒解。天津團體代表曾發表警告日本國民書，上海商界也曾致函日本旅華僑民團體，請促日政府廢止二十一條，但可惜都得不到什麼結果。

據現在的情形而言，中國政府既然將這重大交涉擱置不辦，日政府及國民也不能十分諒解中國國民的意思，這場交涉不能得到圓滿的結果，似已顯然。日本不照俄約交還旅大，已由北京全國商聯會主張發電向國際聯盟會控告，請提交國際法庭，依世界公理，國際公法，秉公判斷。惟據最近消息：國際聯盟本屆大會將在六月二十五日舉行，日本已派石井為全權代表，携有二十一條要求及歸還旅大兩案的檔案，準備為中國提出兩案的抵制。因此，記者敢鄭重對熱心愛國的同胞進一言：中國政府對於這交涉的不克負荷，已是顯而易見，國民務須在國際聯盟開會前，略分進行檢查日貨經濟絕交的精神，對將來交涉的進行上預先作充分的準備；並依華盛頓會議前例，派可靠的國民代表數人前往相機進行；否則，國際法庭上的曲直是非，一有差誤，中國前途的危險真是可怕哩！

中華民國十二年 三月十四日

康有為致電張紹曾內閣，主張以武力對付廣東。

自張紹曾內閣通電總辭之後，各方挽留之電絡繹不絕，惟多用調解字句，內容空洞。惟有本日康有為致張紹曾內閣之電，力勸張紹曾常與曹、吳通力合作，以武力對付南方革命力量，並主張立刻發表以孫傳芳督粵，以沈鴻英幫辦軍務，萬不可與曹、吳遽爾分裂。其電曰：

「北京國務院張總揆鑒：雲密。敬輿總揆兄執事；聞公以保洛諸放孫、沈兩督辭職，僕以為過矣。公主和平，仁聲丕著，然孫文不僭名位，則可也，若孫既僭大位，任免官吏，中國顯已破裂，其悖犯統一至矣。公既執政，乃不討伐，而言和平，是坐視中國分裂，則公先負失職之大罪矣。故保洛於今能以兵定亂，義也。惜其未能，而僅請放閩粵兩督也。係以巖爾粵，乃渺視中央，敢稱大元帥，而中政府乃不敢放閩、粵兩督，至辭職以爭，何其反耶。黃帝伐蚩尤，堯舜伐有苗，位文王伐崇密，孔子請討齊陳恒，魯莊公不討齊，則春秋譏其忘父仇國恥，公不問事如何，而力抱和平天下，古今未聞斯義。若用佛法，如喜普王之棄任乎敵，殺其身以糜爛其國民，則豈可行徒為天下後世笑耳。古今君子以去就爭者，必審乎國家大義。玉帥實直好義勇智果敢，十年來海內人材所未見，公擇人才與共國事，如玉帥之為人，即不相識亦應深相提携，況保洛與公至交，玉帥尤與公姻婭，豈可以此細故與玉帥決裂，而一去就爭所不應爭者哉。公好善優於天下，獨立不阿，軍閥僕所最敬，惟誤忽於和平之說，願公審於義之是非，勿困於政客謬說，勿輕與玉帥乖異，漢朱雲所謂，凡舉事勿為親厚者所痛，為寇仇者所快也。惟許崇智已入粵，賊致平、王永泉非與中央為敵，可以撫之，不必剿之，則不放孫固宜也。係文既據粵，別立國門，沈不敢任粵督，僕致玉帥電請以孫傳芳督粵，以沈鴻英幫辦軍務，竊以為最宜，望公酌行，幸勿辭職，以安國家。有為塞朱雲竊。」

（註一一）

註一：岑學呂：「三水梁燕孫先生年譜」下冊，頁二四七、二四八。

註二：「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公報」，第三號，大元帥指令。

註三：同註二，第二號。

註四：民國十二年三月十八日，「順天時報」。

註五：「中國國民黨本部公報」，第一卷，第十一號（民國十二年四月二十日）。

註六：「政府公報」，第二五一七號。

註七：沈雲龍：黃膺白先生年譜長編，頁一六〇—一六一。

註八：「東方雜誌」第二十卷，第四號，頁一七二—一七三。

註九：同註八，頁一〇五—一〇七。

註一〇：同註八，第七號，頁二一四。

註一一：民國十二年三月十七日，「順天時報」。

十五日 孫大元帥任命衛士隊正副隊長。

孫大元帥令：任命參軍姚觀順兼大本營衛士隊隊長，副官黃畫龍、馬湘兼副隊長。（註一）

胡漢民、汪精衛、鄒魯等由滬至浙江奉化，拜訪蔣先生中正。

胡漢民、汪精衛、鄒魯、林煥庭、林直勉、胡毅生等一行由滬至奉化，請蔣先生中正赴粵策劃軍事。是日蔣先生導引胡漢民等遊觀宗、延慶、七塔寺，並探天龍、育王諸名勝。十九日，偕蔣先生同返上海。（註二）

中國國民黨總理孫先生文委任利馬、樂居、汕爹沽等地黨分部職務。

孫總理本日委任黃祖芹爲利馬中國國民黨分部正部長，盧禹廷爲利馬中國國民黨分部副部長，陳夔石爲利馬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正議長，蘇啓文爲利馬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副議長；簡振興爲樂居中國國民黨分部正部長，歐陽壽康爲樂居中國國民黨分部副部長，陳天信爲樂居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正

中華民國十二年 三月十五日

三四七

議長，鄭炳中爲樂居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副議長；陳灼如爲汕爹咭中國國民黨分部正部長，陳景唐爲汕爹咭中國國民黨分部副部長，吳澤彬爲汕爹咭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正議長，何倫兆爲汕爹咭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副議長。委任楊桐桂爲利馬中國國民黨分部黨務科主任，李提爲樂居中國國民黨分部黨務科主任，吳衍樞爲汕爹咭中國國民黨分部黨務科主任。委任黃敦和爲利馬中國國民黨分部會計科主任，周煥忠爲樂居中國國民黨分部會計科主任，陳喬生爲汕爹咭中國國民黨分部會計科主任。委任李子鏗爲利馬中國國民黨分部宣傳科主任，譚吉爲樂居中國國民黨分部宣傳科主任，李家詒爲汕爹咭中國國民黨宣傳科主任。委任方肇漢爲利馬中國國民黨分部總務科主任，鄧啓陞爲利馬中國國民黨分部執行部書記，朱桂芬、黃惠宗、徐紹駒、林汝軒、麥麗生、連官大、楊林耀、李福昌、黎文富、徐景賢、黃繼垣、黃宗、周傑和、劉藻華、蘇漢孫、梁禮光、何忠、黃基、黃德昌、梁香池、余令端、鄭藻昌、葉成林爲利馬中國國民黨分部幹事，關亮榮、梁餘永、陳韶玉、朱康澤、劉乾初、余慶標、張國涵、鄭祖發、劉宗寶爲利馬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評議員；陳利扶爲樂居中國國民黨分部總務科主任，周文彩爲樂居中國國民黨分部執行部書記，周宗漢、黎克謙、譚維、簡世廷爲樂居中國國民黨分部幹事，姚瓊琚爲樂居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書記，陳繡文、梁關勳、陳爵永、李沙文、李厚、張華玲、林祺、陳壽南、楊子生、陳麟爲樂居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評議員；劉植臣爲汕爹咭中國國民黨分部總務科主任，張坤炳爲汕爹咭中國國民黨分部執行部書記，朱俠生、鍾凱強、余簡旺、朱覺之爲汕爹咭中國國民黨分部幹事，岑國楨爲汕爹咭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書記，張禧帶、吳英玉、岑泗、張彥同、馮森蔭、何炎梅、伍卓、朱作貞、吳卓峯、吳賢才爲汕爹咭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評議員。（註三）

貴州省長袁祖銘電請北京政府援應，以解滇軍入侵黔省危局。

唐繼堯爲實現其大西南主義之野心，於本月五日勾結劉顯世，借名出兵侵入貴州，十二日佔領貴陽

，貴州省長袁祖銘退據鎮遠左近，一面抽調各軍，擬與唐繼堯部做一死戰，一面派員與劉顯世議和，一面電請北京政府援應，以解黔省危局。電云：

「十萬火急。滇唐侵黔已另電聲。敍元日（十三）晚，滇軍吳學顯突以全軍猛撲貴陽，銘以衆寡不敵，暫退鎮遠，據探報劉前督已兼程進取，銘現一方整飭軍旅反攻滇軍，一方擬與劉軍（即劉顯世）派員議和，黔局危急至此，望速呈報中央，尅日援應，以救黔民。餘容續報。」（註四）

薩鎮冰、劉冠雄通電就閩省辦理善後職，並請孫傳芳入閩。

薩鎮冰、劉冠雄本日通電就北京政府所任「辦理福建善後事宜」及「幫辦」職，並請孫傳芳速入閩。（註五）

蒙藏院總裁貢桑諾爾布通電全國，呼籲速息內爭，注意邊患。

蒙藏院總裁貢桑諾爾布以「大局不安，蒙藏人情咸感疑惑」，「外人乘隙，庫亂復作」等因，通電全國，主張速息內爭，注意邊患。電文如下：

「保定曹巡閱使、洛陽吳巡閱使、承德王巡閱使、各省督軍、督理、總司令、省長、鎮守使、廣西陸督辦、杭州盧督辦、福州鎮撫使、龍華何護軍使、承德歸化張家口都統、長春電局轉哲里木盟長，張家口都統轉西林果勒盟長，歸化都統轉烏蘭察布盟長，伊克昭盟長，承德都統轉昭烏達盟長，廣東孫中山先生，上海岑西林、汪精衛、唐少川、孫伯蘭先生，天津段芝泉、梁任公、嚴範孫、靳翼青先生，南通州張季直先生鑒：民國締造，經逾十稔，內憂未已，邊局日危，溯自國體初定，大局未安，蒙藏人情咸懷疑貳，貢桑諾爾布猥以驚下，謬領邊曹，竭盡棉薄，冀挽危局。幸內蒙傾誠，歸向中央，三方締約，外蒙內服，主權無恙，領土安全。方期繼續進行規畫藏務，乃值國內多事，不遑遠圖，外人乘隙，庫亂復作，既乏補苴之術，惟有敬避賢能。追維往事，殊堪扼腕。迺者國會重開，中樞鞏固，人心厭亂，統一可期，現在重理邊務，艱鉅勉膺，惟當本其素志，亟圖挽救，雖力有未逮，而此念不渝。

中華民國十二年 三月十五日

，尙冀海內賢達，羣力匡助，亟圖進展，尤望速息紛爭，庶國力內充，邊患日戢，蒙藏幸甚，民國幸甚，臨電神馳，企候明教。貢桑諾爾布叩。刪印。」（註六）

川東邊防軍第二混成旅旅長周西成就定黔軍總司令，通電指斥劉顯世勾結滇軍入侵貴州。

周西成本爲黔軍旅長竇居仁舊部，隸屬王伯羣系。客歲黔省政變，王系失敗，銅仁一役以後，卽率所部退駐川境，嗣後改隸石青陽部，經石委任爲川東邊防軍第二混成旅旅長，指定涪陵等地爲其防區。此次滇唐助劉倒袁黔，袁出走，周西成於本日卽在涪就定黔軍總司令職，並向滇黔兩省發出通電，指斥劉顯世勾結滇軍入侵貴州之不當。電曰：

「吾黔不幸，天災人禍迭起環生，滇軍假託名義，妄啓兵戎，袁祖銘以人民共推之省長，日被脅於外來之強力，頓舍自治之樞紐，而倉皇退避，幾舉吾黔之省格喪失以盡，於是肝腦塗地，血肉橫飛，由西路以達會垣，凡數百里間，其蹂躪不堪問矣。嗟我人民，良善無辜，竟罹浩劫。雖諸公嚴於治兵，爲西成所素服，無如戰陣，旣作縱橫馳騁，終屬玉石俱焚，此父老之疾首蹙額垂涕泣以爲西成道者，稍有人心，夫何敢坐視不救。頃復衆口一詞，遙推西成爲靖黔軍總司令，免以師出無名，令人不能曉然於來意之所在，此則情無可卻，義不容辭。西成及所部將士，皆曾吾黔食之毛，踐吾黔之士，自當與吾黔共休戚，披髮纓冠，以赴之。使猶徘徊觀望若秦越人之視肥瘠，恐諸公於事過境遷，氣憤釋然，亦必責西成之冥頑弗靈，未能作當頭之棒喝也。爰於四月十五日在蜀之涪州就靖黔軍總司令之職，以慰人民之望，親率三軍爲武裝調停計，但求化劍氣爲日月之光，決不偏袒何方，轉增愧疚，應請諸公各派代表於適中之地，採受會議之方式，以談判是非，而言歸於好，實爲吾黔剗極必復之機，否則仍以窮兵黷武爲務，毫無悔念之萌，西成不避苦難，相感以誠，惟有視其力之所能及，稍伸公理，而爲人民爭一線之生存。成敗利鈍，非所計也。瀝血陳詞，佇候明教，靖黔軍總司令周西成率全體官兵同叩。銑。」（註七）

駐英國代辦公使朱兆莘致書梁啓超，告知已薦為萬國著作家俱樂部名譽會員。

倫敦萬國著作家俱樂部，徵求亞洲名譽會員二人，一為日本籍，另一則請中國駐英代辦公使朱兆莘推薦，朱兆莘乃推薦梁啓超。本日朱兆莘致書梁啓超，告知已薦梁氏為萬國著作家俱樂部名譽會員事。

書曰：

「近聞有擬設文化學院之舉，匪報讚美有加，名山大業，代有傳人，遙拜下風，穆然神往。倫敦萬國著作家俱樂部，徵求亞洲名譽會員二人，除日本應占一席外，由華推舉一人。該會懸格極高，入會者皆當世知名之士，環顧國中，著作等身，足膺斯選者，舍公誰屬，故擅舉大名，代表吾國，除由該會逕通訊外，謹將會章函件附呈備覽，乞賜復示，即頌著安。」（註八）

註一：「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公報」，第二號，大元帥令。

註二：「胡漢民先生年譜稿」，「中國現代史叢刊」第三冊，頁一九五。

註三：「中國國民黨本部公報」，第一卷，第十一號（民國十二年四月二十日）

註四：民國十二年三月十八日「順天時報」。

註五：「東方雜誌」第二十卷，第七號，頁一三二。

註六：民國十二年三月二十一日「順天時報」。

註七：民國十二年三月二十日「順天時報」。

註八：「文江：「梁任公年譜長編」，頁六三九、六四〇。

十六日 中國國民黨總理孫先生文委任坭益爹黨分部等職務。

孫總理本日委任張郁梅為坭益爹中國國民黨分部正部長，丘華增為坭益爹中國國民黨分部副部長，何紹通為坭益爹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正議長，巫子成為坭益爹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副議長，丘右傳

中華民國十二年 三月十六日

三五一

爲坭益參中國國民黨分部黨務科主任，巫廷福爲坭益參中國國民黨分部會計科主任，余伯良爲坭益參中國國民黨分部宣傳科主任，賴弼華爲坭益參中國國民黨分部總務科主任，余百良爲坭益參中國國民黨分部執行部書記，張福民、黃德煥、莊來、蕭廷才、賴大鴻、巫榮聰、賴啓元、巫士波、鄧登發、張發、宋茂勝、劉耀環爲坭益參中國國民黨分部幹事，張郁霖爲坭益參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書記，張建勳、張茂祥、巫榮業、張桂林、巫秋文、楊喜生、賴奕文、劉廷敏、巫新喜爲坭益參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評議員。（註一）

威海衛交涉移北京辦理，梁如浩與英代表作第十一次之接洽。（註二）

上海總商會致書吳佩孚，勸吳停止川戰，不再干涉政治。

民國九年之直皖戰役，十一年之直奉戰役，直軍均得勝，吳佩孚居功最偉，此後吳佩孚乃迷信武力統一，聲勢囂張。本年二月又發動川戰，並干涉政治，逼迫總理張紹曾發表沈鴻英督粵、孫傳芳督閩之命令。上海總商會是日致書吳佩孚，謂目下裁兵爲全國一致之主張，勸吳停止川戰，不再干涉政治。其書云：

「自我公湘南返旆，一戰而勝皖段，乃有國民大會之主張，再戰而驅鄂王，乃有廬山會議之主張，三戰而勝奉張，乃有恢復法統之主張。國民對於我公，亦換三副眼光以觀察我公。蓋國民大會之時期，我公之榮譽風起雲湧，無間遐邇，凡有血氣，無不視我公爲國民之第一救星。乃國民之企望方殷，而我公之野心立現，竟自取消此光明磊落之主張，甘與一班惡濁殘忍之軍閥爲伍，當時國民猶復原諒我公，或爲勢力所迫，乃未幾而奪取武漢，橫決江堤，殘賊我宜豫湘鄂健兒之血肉，換取公等巡閱督軍威武之頭銜，且欲假廬山會議號召一切，卒之司馬昭之心揭穿，天下側目，以視直皖戰後之聲譽掃地殆盡。及至直奉戰役，毀譽參半，幸而我公猶賴積年餘威，得以戰勝，深悔前非，乃以恢復法統相標榜。又幸陳炯明在粵，使護法者失其根據，我公遂以爲統一告成，不思澈底的從根本上改造

一切，聲言不干涉政治，而實際政府必由我任意指揮；聲言酷愛和平，而實際川戰皆由我公不肯罷手。夫武力之不能和平，不能統一，自袁世凱迄今，已屢驗不一驗矣。我公固皆身歷其中，乃猶迷夢未醒耶。護川之不足，復欲藉政會不出都門之政府命令，冀以擾亂閩粵，誠不知我公果何居心也。豈猶嫌國事不亂，地方不憫，國民死亡不慘耶？目下裁兵主張，全國一致，內閣不發表閩粵督理令，實不無見地，乃竟派一走卒，坐索力過，姑不問其實之合理與否，而蔑視國家最高機關已可謂橫暴至極。語云物極必返，段張之前車不遠，槍砲亦有時而窮，公之主義業已普照大地，竊恐我公結果欲求如假張之下臺而不可得也。」（註三）

註一：「中國國民黨本部公報」，第一卷，第十二號（民國十二年四月三十日）。

註二：「東方雜誌」，第二十卷，第八號，頁一五五。

註三：民國十一年三月十八日「順天時報」。

十七日 孫大元帥任命蔣中正為參謀長。（註一）

孫大元帥命令改組大本營，裁撤金庫，併入財政部，金庫長林雲陔免職。

本月二日大本營成立時，孫大元帥令林雲陔為金庫長，未到任前由審計局長劉紀文兼理。劉紀文旋請辭職，改由梅光培暫代。本日，孫大元帥命令裁撤大本營金庫，所有事務歸併大本營財政部辦理，金庫長林雲陔另有任用，應予免職。（註二）同日，又任命楊子毅為大本營財政部第一局局長，林達存為第二局局長，林雲陔為第三局局長。（註三）

孫大元帥任命李烈鈞為閩贛邊防督辦。

李烈鈞於本年一月奉命自港回粵後，即轉赴潮、汕，收撫陳炯明逆部之洪兆麟、尹驥、李雲復諸悍將，以通閩、粵之道，並收編尹驥、李雲復、翁式亮、賴世璜、蘇世安五師以待命。本日，孫大元帥特任李烈鈞為閩贛邊防督辦，令與許崇智調防。李烈鈞乃率部赴閩，以潮梅交許接防。是時廈門閩軍總司

令賊致平，頗持兩端，烈鈞諭以大義，片言折服，遂以禮相待，並時加接濟，餉糈得以無憂。駐閩數月後，因洪兆麟復潛至汕頭，誘烈鈞所部各師降將復叛，又迫許崇智部撤退，潮梅再失。烈鈞不得已由閩遣散幹部，赴港休養。未幾，復奉命回廣州。（註四）

附錄：粵省戰雲之急迫（註五）

廣東電詢云：自許崇智回軍潮梅後，孫中山因令原駐該處之中央直轄軍李烈鈞所部之調駐贛邊，一得將該地讓許，二得就近遣其入贛。該軍原為陳炯明舊部改編，因受陳運動之故，並以該地餉源充裕，不肯他調，竟宣佈脫離中央直轄軍名義，與林虎、黃榮興各部合擊許軍之傳說，而沈鴻英日昨陰行回粵，即與此中有若何關係，惟許早知必有此舉，已嚴為佈置，並由孫中山近將新運到之過山砲六尊，新式五排頭槍五千餘枝，子彈五萬發，毛銀十萬元，與許復在航空學校派飛機四架，前往探索各軍情形，以便相機行事，故該軍恐非許敵，尚未敢輕舉，沈鴻英復於十四日由肇電啓中山，謂其回肇，原為視察各軍駐防地點，並嚴令其固守原防，不得逾越起見，現已辦理就緒，不日即可回省，請大元帥勿聽謠言云云。亦可見沈之身懷鬼胎也，現孫已任許為粵軍總司令，以專責成，並委滇軍楊希閔部。楊池生為第一師長，楊如軒為第二師長，范石生為第三師長，蔣光亮為第四師長，孫現對人言：許軍現已遵命到粵，各軍自應遵命移防，假有陰圖不軌者，余惟命海陸將士加以討伐，不難就範。余所注意者即為裁兵問題，設得外交上之援助，則目的當易達，以余前此過港所受港督及英人歡迎態度之觀察，當有希望，故余現極力提倡中英合作，以收彼此臂助之效。自西南實行裁兵後，遂見推廣於各省，則倚靠軍閥生活之北庭則無形喪其作用矣云。

昨據粵訊：沈鴻英與陳炯明殘部暗中聯絡，各遣代表晤於南雄，當即簽定互攻廣州之密約，沈現已出巡西江，由肇赴梧，似將有待於西北兩路軍事布置妥當，即將有所動作者。沈氏並密派岑心叔與各方接洽，赴滬歡迎西林往梧，主持西林之態度如何，目下乃極形注目矣。

又據香港十八日電訊：沈鴻英率兵駐粵以來，即積極擴充實力，編成廣東陸軍三軍，委李易標為第一軍長，沈

榮光爲第二軍長，古日光爲第三軍長，刻奉孫文令改稱爲駐粵桂軍，因又添編兩軍共成五師，以中葆藩第二軍長，以沈榮光爲第四軍長，李耀漢爲五軍長，一、三兩軍駐防於廣州西北郊，第二軍駐於欽州，第四軍駐北江，第五軍駐新興、陽江，又沈鴻英日前曾有巧電致蔡成勳，略謂：分三路大軍鎮定粵疆，中路集駐廣州省垣，固其根本，以左路集駐韶州，與貴軍（指蔡）相連，以右路集駐肇城，遙爲策應，正在佈置間云。

孫大元帥令飭虎門駐軍不得扣留鹽船米船。

兩廣鹽運使伍學提面呈孫大元帥稱：據鹽商報告：有大號鹽船三十餘艘，在香港滿載鹽斤，因懼虎門炮臺扣留，不敢運省。據查此批鹽船，如能通過到省，運署可得鹽稅約一百二十餘萬元，當此軍餉奇絀，是所亟需，請予令行劉總司令轉飭虎門所駐軍隊不得扣留，以便鹽船早日通運，而裕餉源。又稱：據港探呈報：有米船六十餘艘，亦慮留難，留港不敢運省，請明令一律放行。孫大元帥即令粵桂聯軍西路討賊軍總司令劉震寰轉飭所部，一律保護放行。（註六）

北京政府外交部照會英公使，請派員會勘片馬界線。

片馬爲我國領土，位於雲南西南中緬未定界上，自光緒二十八年之後，迄未查勘，時生糾葛，歷有年矣。最近緬邊英人時有私越邊境打草、建屋等情事，因是又起英人佔領片馬之謠傳，故照會英國外交部，請派員會勘片馬界線。照會全文如下：

「爲照會事。查片馬界線事件，貴公使前次照會聲明，並無進佔情事。允由滇省、中、英官員就近前往查勘，足見一秉至公，至爲欽佩。惟片馬界線自光緒二十八年之後，迄未查勘，近聞緬邊英人時有私越邊界打草、建屋情事，應請貴公使迅飭駐滇領事官委員，會同滇省委員前往調查。至於勘界一事，關係中、英兩國國境，非地方官吏所可辦理之事，應請由貴公使派委幹員會同本部委員前往查勘。當此外間謠傳英人佔領片馬之時，惟有由中英派員

中華民國十二年 三月十八日

三五六

會勘，始可解除。貴公使素以增進兩國邦交爲目的，希即照辦，須至照會者。」（註七）

註一：「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公報」，第三條，大元帥令。

註二：同註一。

註三：同註一。

註四：李烈鈞：「參預護法時期之戰役」，見「李烈鈞自傳」。

註五：民國十二年三月二十日「順天時報」。

註六：同註一，大元帥訓令，第十七號（民國十二年三月二十三日）。

註七：民國十二年三月十八日「順天時報」。

十八日 孫大元帥電催蔣中正速來粵就任新職。

昨日，孫大元帥任命蔣中正爲大本營參謀長，時蔣中正任甬，本日，乃特電催請，盼速來粵就任新職，以軍事樞機不可一日無人也。電曰：

「介石兄鑒：頃閱兄與滄白、淵芹兄函，甚慰。展、季二兄，現時均有重要職務，須暫留滬及赴浙、奉，此間須兄助至切，萬請速來，勿延。並已發表兄爲參謀長，軍事樞機，不可一日無人也。文、巧。」（註一）

駐江門陳德春軍謀叛，陳策等率軍，予以繳械。

陳德春於去年陳炯明叛變時率軍附逆，後以悔罪投誠，經恕其既往，予以自新，先後授以粵軍第四軍軍長及八屬總司令等職，駐軍江門。惟陳德春居心險詐，近復勾通逆黨，預定三月二十三日起事，圖謀反叛。孫大元帥偵知其叛跡，密令大本營駐江門辦事處陳策等人及各將領，先發制人，本日暗襲陳德春軍，悉數予以繳械，陳德春潛逃。（註二）

張紹曾終、循曹、吳之意，擬下達閩、粵督理命令，實行內閣總復職。

初，張紹曾以不能滿足曹、吳之要求，發表沈鴻英督粵、孫傳芳督閩之命令，而提出內閣總辭職。其後，經岑春煊電促，以及王永泉之代表陳光燾面謁張紹曾陳述，告以孫、王間業經接洽妥協，已可兵不血刃，奠定閩局，請求給予王永泉會辦軍務之職，並坐候孫傳芳督理命令之發表。復有李根源奔走其間，左右府院，調和保、洛方面，張紹曾於是乃決定循曹、吳之意，下達閩、粵督理命令，實行內閣總復職。（註三）

附錄：順天時報論說：「武力統一乃擴張地盤別名」（註四）

張內閣動搖之主因，純係發生於閩、粵督理問題，業經世人所週知矣。而直系軍閥所以強要孫沈命令不已者，實因洛吳必須進行其所謂武力統一政策之懷抱，尤無俟乎喋喋說明也。據聞洛吳自孫中山回粵以來，益決意貫徹其武力統一政策，擬採用以毒制毒之手段，即利用敗將潰兵，給以餉械，令其反攻。如袁祖銘之收黔，沈鴻英之取粵，林俊廷之督桂，楊森之攻川，無一非出自此種方針。俟驅逐孫中山出粵，屈服唐繼堯於滇，藉孫傳芳入閩而令浙盧孤立，將東西南漸次收歸肘下，掃除一切後顧之憂，然後竭全力討伐奉張，以達其武力統一全國之野心云。

竊思武力統一政策，向來藉武力掌握中央實權者，曾迭次試驗失敗。如袁項城、段合肥、張雨亭皆是也。而國家因此所蒙之損害，則不知其為數幾何，於是識者均認武力統一為武人之迷夢，凡屬國民無一不反對，此吾人所以屢屢指摘其謬誤，冀促洛吳之反省也。顧洛吳鑒於護法主義既不能完成統一，妥協主義亦難得統一之情形，遂堅執其宿懷之武力統一政策，固未始無一面之理由，但吾人無論從何點而言，亦絕不能贊同吳氏之主張也。

考民國所以繼續不統一狀態之根本原因，實係許多軍閥及甘為軍閥走狗之政客，專在中央、地方以爭奪自身權勢為事所致。凡屬真正國民之間，固毫無何種反目，亦無不統一之事實，故所謂國家不統一者，不過軍閥社會不統一而已。倘各軍閥力改其爭奪權勢之風，服膺其護國保民之天職，則國家統一不求自現。雖然，吾人希望現在利己軍閥發生此種覺悟，實無異希冀緣木而求魚，故此種軍閥如跋扈於全國各處，則民國終不能脫離擾攘紛亂之狀態。

中華民國十二年 三月十八日

中華民國十二年 三月十九日

三五八

耳。

夫武力統一之萬難，業經歷史所證明，獨洛吳可望成功，殊無從發現其理由。茲假定可藉武力統一各方軍閥，然亦不過化各方軍閥為直系軍閥，並不能認為國家真正統一，亦不能謂絕滅國家之亂源也。蓋一軍閥得勢而壟斷政權之際，其餘軍閥即糾合反對派而推倒之，往事俱在，歷歷可考。吳氏之武力統一縱成功，亦決不能久占優越之地位，此則不待識者而知其然也。然則洛吳之武力統一政策，不過欲藉此名義擴張自派地盤，成否尚未可知。縱使倖成功，得利者亦僅直系武人，在國民反因此蒙再戰慘禍。在國家反因此益增紊亂，中外所切望之實行裁兵，更因此而愈形困難矣。回憶安福派全盛時代，該派欲以吳光新代豫督趙倜人，洛吳曾憤然致電政府反對，略謂：疆吏非私產，政權非一系營業，安系跳梁既久，祇腐心於黨勢之擴張，竟欲更迭河南督軍，此乃滿清之所不敢為，袁世凱之所不敢行，茲安系竟欲悍然為之耶云云。洛吳前既發如斯警告，茲政權歸到自派手中，遂不變其從來仗義執言態度，其專橫今將凌駕安系，為天下所側目耳，吾人亦祇欲引用洛吳之公言，以促其反省而已。

註一：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第五冊，頁一七。

註二：「東方雜誌」第二十卷，第八號，頁一五五；「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公報」第三號，大元帥訓令，第四十號。

註三：民國十二年三月二十二日「順天時報」。

註四：民國十二年三月十六日「順天時報」。

十九日 孫大元帥任命李易標為中央直轄第五軍軍長，沈榮光為第六軍軍長，熊秉坤為大本營參軍。

李易標原為廣東陸軍第一軍軍長，討伐陳炯明時，功績卓著，曾蒙孫大元帥明令嘉許，至是受命為中央直轄第五軍軍長。沈鴻英之子沈榮光同時被任命為直轄第六軍軍長，歸大元帥節制。另任命熊秉坤為大本營參軍。（註一）

中國國民黨總理孫先生文委任波地堅、洛錦頓、烏卡素、亞包、般埠等地黨分部各職務。

本日，係總理委任蕭錦爲波地堅中國國民黨分部正部長，梁卓文爲波地堅中國國民黨分部副部長，何官偉爲波地堅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正議長，吳海機爲波地堅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副議長；趙溢光爲洛錦頓中國國民黨分部正部長，容少康爲洛錦頓中國國民黨分部副部長，雷宜意爲洛錦頓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正議長，梁士洲爲洛錦頓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副議長；劉仰廷爲烏卡素中國國民黨分部正部長，繆沛堯爲烏卡素中國國民黨分部副部長，繆朝佐爲烏卡素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正議長，楊錫遐爲烏卡素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副議長；李譚德爲亞包中國國民黨分部正部長，萬金培爲亞包中國國民黨分部副部長，梁年爲亞包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正議長，林興爲亞包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副議長；林飛雲爲般埠中國國民黨分部正部長，李壽南爲般埠中國國民黨分部副部長，鄭欽爲般埠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正議長，劉杰爲般埠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副議長。委任劉惠良爲波地堅中國國民黨分部黨務科主任主任，黃雁輝爲洛錦頓中國國民黨分部黨務科主任，楊曉爲烏卡素中國國民黨分部黨務科主任，葉美爲亞包中國國民黨分部黨務科主任，鄭森爲般埠中國國民黨分部黨務科主任；委任梁捷煒爲波地堅中國國民黨分部會計科主任主任，周華倫爲洛錦頓中國國民黨分部會計科主任，鄭惠添爲般埠中國國民黨分部會計科主任；司徒發位爲亞包中國國民黨分部會計科主任，阮品琛爲烏卡素中國國民黨分部會計科主任；委任盧華岳爲波地堅中國國民黨分部宣傳科主任，李德南爲洛錦頓中國國民黨分部宣傳科主任，繆近爲烏卡素中國國民黨分部宣傳科主任，羅昆爲亞包中國國民黨分部宣傳科主任，陳卓烜爲般埠中國國民黨分部宣傳科主任。委任梁捷煒爲波地堅中國國民黨分部總務科主任，李月芳爲波地堅中國國民黨分部執行

部書記，盧華岳、劉天堯、楊勤、劉才枝、梁卓文、吳信寬、劉瑞業、李敏周、何德、梁勝林、林傑新爲波地堅中國國民黨分部幹事，何德爲波地堅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書記，何天勝、梁人、黃顯貴、劉德志、劉靄、林炳、林容勝、陳福長、馮德、黃泗、高連結、梁夢成、關正華、林天喜、黃昌錦爲波地堅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評議員；伍愛爲洛錦頓中國國民黨分部總務科主任，高妙勝、蕭植芳、雷宜攀、雷維讓、蕭章解、蕭元合、雷維盛、杜福、雷學益、雷學鉅、黃賜、蕭蔭、雷宜允、方求得爲洛錦頓中國國民黨分部幹事，容五雲爲洛錦頓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書記，黃鏡光、蕭寬、蕭啓和、劉西就、雷道月、伍物、黃社揚、伍松、周甜、蕭北垣、容熾、蕭泗、高亮煒、伍時具、林燦禮、高裕東、曹德然、蕭國昌、方榕基爲洛錦頓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評議員；劉耀墀爲烏卡素中國國民黨分部總務科主任，蔡妙提爲烏卡素中國國民黨分部執行部書記，林敬忠、蔡洪意、何興茂、劉杏、繆秋、余四、譚輝爲烏卡素中國國民黨分部幹事，繆甘瀛爲烏卡素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書記，繆國珍、楊裕勤、伍子良、劉傍、楊賀、鍾義帝、劉偉衡、楊開、林寬在、繆慶堂、繆社松、林華焯爲烏卡素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評議員；陳財爲亞包中國國民黨分部總務科主任，司徒慈、司徒尙珍爲亞包中國國民黨分部執行部書記，陳清輝、司徒俊士、梁海、呂鈞、鍾慶楠、司徒文銳、黃順、鄧慶煒、李來發、陳福林、司徒純、司徒發海、蔡旺、司徒枚、譚輝屏、司徒雅文、司徒作、黃四爲亞包中國國民黨分部幹事，司徒泮衍爲亞包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書記，司徒俊廉、譚富、司徒士倫、張文、司徒安謀、司徒良、余瑞芝、林幹、盧泰基、林章、梁杰、司徒廣永、譚明、譚梈、謝富、司徒羣、黃聰爲亞包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評議員；梁全煥爲般埠中國國民黨分部總務科主任，陳卓烜爲般埠中國國民黨分部執行部書記，梁捷喜、林信逕、吳信寬、陸敬輝、譚庚、梁占、陳發、徐贊泉、周冬、李肇南、梁希冉、陸宏、盧光、黎祥輝、陳連長、鄧林權、雷學振爲般埠中國國民黨分部幹事，周蔭初爲般埠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書記

，何汝、李璫、幸煥基、梁羨、劉生、馮川爲般埠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評議員。（註二）
吳佩孚電促張紹曾發表沈鴻英督粵、孫傳芳督閩之命令。

自張紹曾內閣總辭後，曹、吳對於沈、孫督理粵、閩之命，窮催不捨，後經李根源從中斡旋，張紹曾乃有轉意。吳佩孚本日繼之以電報催促，以爲機會若去，則萬難挽救。電曰：

「西南變幻無定，應速將沈、孫督理粵閩令發表，萬勿再事因循。前者袁祖銘入黔，電請頒明令，任爲貴州省長，未邀採納，現經劉顯世指袁爲竊位，此時間、粵既有收歸中央良機，請勿猶豫，否則機會已去，縱再發令，亦難挽救萬一。」（註三）

註一：「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公報」第三號，大元帥令。

註二：「中國國民黨本部公報」第一卷，第十二號（民國十二年四月三十日）。

註三：民國十二年三月二十二日「順天時報」。

二十日 孫大元帥批復黃展雲等來電，告以「固粵乃能救閩」。

福州黃展雲（魯貽）等來電云：

「百粵克復，還我河山，敬賀。但閩局關係西南，亦非淺鮮。際此黨軍出發，他黨圖謀益急，倍形艱危，倘一得一失，影響所及，後患尤大。敢仗神武，維持大局，並懇電覆，藉慰羣情。」

孫大元帥批示云：

「粵局陳逆雖倒，沈賊又來，此與吳佩孚大有關係。彼輩以爲既已得粵，遂敢伸手於閩，此時必澈底固粵，乃能救閩，望諸兄竭力維持，不日當有大解決也。」（註一）

孫大元帥飭令嚴拿逃匿叛逆陳德春。

中華民國十二年 三月二十日

三六一

中華民國十二年 三月二十日

三六二

本月十八日，駐江門陳德春軍爲陳策等率軍暗襲繳械，陳德春潛逃。孫大元帥本日特下令免去陳德春本兼各職，嚴拿究辦，並嘉慰大本營駐江辦事處陳策各將領出力人員。令文如后：

「令大本營軍政部長程潛、大本營駐江門辦事處、第一師師長梁鴻楷、第二師師長周之貞、第三師師長鄭潤琦、廣東海防司令陳策。據大本營駐江辦事處古應芬、梁鴻楷、周之貞、鄭潤琦、張國楨、陳策等巧電呈稱：『各軍於本日遵令將陳逆德春所部悉數繳械，陳逆受傷潛匿』等情。查陳德春於去年六月之變，出兵助逆，叛跡已著，旋據其悔罪投誠，本大元帥予以自新，恕其既往，先後授以粵軍第四軍軍長及八屬總司令等職。詎陳德春居心險詐，反覆性成，近復勾通逆黨，希圖擾亂大局，定期三月二十三日起事。本大元帥經密令駐江辦事處及各將領，將陳德春嚴行查辦，所部全數繳械去後，茲據電呈前因，陳德春着即免去本兼各職，由駐江辦事處及各將領轉令所屬一體嚴拿，務獲究辦。該主任等調度有方，忠誠衛國，深堪嘉慰。此役出力人員，着由大本營軍政部詳細調查，分別優予獎勵，以示本大元帥彰善癉惡之至意。此令。」（註二）

中國國民黨總理孫先生文委任末士卡利、加蘭姐、佛地、參迫咕、米麻、達打、華冷架、泮大連、屈慎委利、山地巴把、梳叻、聖藹、必珠卜、粒卜碌、祖笋、檸檬、葛崙、紐約、柯連、德郡、鉢崙、烏木打、亞頓、保士頓、斐市那、士作頓、芝加哥、費城、篤城、羅省、加士華利、杞連湖、乞佛、博夫蘆、紐特、積彩、斐匿、晏埠、個郎中、意基忌、埃崙頓、莫架、波利莫、三藩市、粗李杜、貝市、二埠、等地黨分部正副部長，評議長等職務。

孫總理本日令委末士卡利等海外黨分部重要職務，令文如次：

一、委任吳伯羣爲末士卡利中國國民黨分部正部長，黃佳爲末士卡利中國國民黨分部副部長，陳式和爲末士卡

利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正議長，曾績之爲末上卡利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副議長。陳寶記爲加蘭姐中國國民黨分部正部長，黃賢洽爲加蘭姐中國國民黨分部副部長，李引大爲加蘭姐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正議長，鄭啓清爲加蘭姐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副議長。吳瑞泉爲佛地中國國民黨分部正部長，阮湖爲佛地中國國民黨分部副部長，陳社安爲佛地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正議長，黃彰金爲佛地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副議長。黃如寬爲參迫咭中國國民黨分部正部長，鄭即起爲參迫咭中國國民黨分部副部長，謝崇雅爲參迫咭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正議長，趙俊才爲參迫咭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副議長。蕭祖桂爲米麻中國國民黨分部正部長，彭綱爲米麻中國國民黨分部副部長，張國振爲米麻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正議長，余錦和爲米麻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副議長。周錦輝爲達打中國國民黨分部正部長，馬文聰爲達打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正議長，鄭科爲達打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副議長。李月天爲華冷架中國國民黨分部正部長，陳鑑賢爲華冷架中國國民黨分部副部長，鄒口初爲華冷架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正議長，吳贊堅爲華冷架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副議長。吳得如爲泮大連中國國民黨分部正部長，李學鈞爲泮大連中國國民黨分部副部長，盧松坡爲泮大連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正議長，陳孟裕爲泮大連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副議長。卓祥爲希爐中國國民黨分部正部長，陳成爲希爐中國國民黨分部副部長，阮利爲希爐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正議長，占賀爲希爐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副議長。高廷槐爲屈慎委利中國國民黨分部正部長，陳典槐爲屈慎委利中國國民黨分部副部長，陳友年爲屈慎委利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正議長，徐耀南爲屈慎委利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副議長。雷民志爲山地巴把中國國民黨分部正部長，孔憲成爲山地巴把中國國民黨分部副部長，余潤生爲山地巴把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正議長，甄秀山爲山地巴把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副議長。余壽屏爲梳叻中國國民黨分部正部長，李光爲梳叻中國國民黨分部副部長，盤朋爲梳叻中國國民黨分部副部長，郭子釗爲梳叻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正議長，李光爲梳叻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副議長。周練梓爲聖嵩中國國民黨分部正部長，李偉權爲聖嵩中國國民黨分部副部長，薛欽遠爲聖嵩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正議長，吳澤堯爲聖嵩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副議長。吳伯鰲爲必珠卜中國國民黨分部正部長，余敬禮爲必珠卜中國國民黨分部副部長，李偉基爲必珠卜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正議長，余和淦爲必珠卜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副議長。趙玆爲粒卜孫中國國民黨分部正部長，司徒冰福爲粒卜孫中國國民黨分部副部長，趙慈爲粒卜

中華民國十二年 三月二十日

三六四

豫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正議長，陳龍光爲粒卜豫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副議長。甄倫準爲祖笋中國國民黨分部正部長，余頌和爲祖笋中國國民黨分部副部長，林樂吾爲祖笋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正議長，周九爲祖笋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副議長。吳述仁爲檸檬中國國民黨分部正部長，吳作道爲檸檬中國國民黨分部副部長，甄樹昂爲檸檬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正議長，余積中爲檸檬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副議長。阮漢年爲葛崙中國國民黨分部正部長，鄭源爲葛崙中國國民黨分部副部長，歐陽洪卿爲葛崙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正議長，蔡炳橋爲葛崙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副議長。吳朝晉爲紐約中國國民黨分部正部長，趙養爲紐約中國國民黨分部副部長，趙鼎榮爲紐約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正議長，黃芹生爲紐約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副議長，雷子陶爲柯連中國國民黨分部正部長，朱弼臣爲柯連中國國民黨分部副部長，周合安爲柯連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正議長，朱進銳爲柯連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副議長。黃基爲德郡中國國民黨分部正部長，余鏡和爲德郡中國國民黨分部副部長，陳揚錫爲德郡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正議長，余達章爲德郡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副議長。李焯常爲鉢崙中國國民黨分部正部長，朱伯平爲鉢崙中國國民黨分部副部長，趙培爲鉢崙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正議長，黃竊生爲鉢崙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副議長。陳漢子爲舍路中國國民黨分部正部長，葉崇濂爲舍路中國國民黨分部副部長，伍毓寬爲舍路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正議長，陳想爲舍路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副議長。梅笑春爲烏市打中國國民黨分部正部長，陳大銳爲烏市打中國國民黨分部副部長，江長爲烏市打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正議長，梅笑春爲烏市打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副議長。曹治三爲欖面頓中國國民黨分部正部長，陳光耀爲欖面頓中國國民黨分部副部長，朱毓爲欖面頓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正議長，阮本旺爲欖面頓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副議長。黃世棟爲亞頓中國國民黨分部正部長，黃煜進爲亞頓中國國民黨分部副部長，黃世惠爲亞頓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正議長，黃世棟爲亞頓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副議長。陳培庵爲保士頓中國國民黨分部正部長，余鳳棠爲保士頓中國國民黨分部副部長，余鳳棠爲保士頓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正議長，余君俠爲保士頓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副議長。李錫三爲斐市那中國國民黨分部正部長，周光魂爲斐市那中國國民黨分部副部長，周光魂爲斐市那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正議長，張洛川爲斐市那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副議長。林蓬洲爲位夜基中國國民黨分部正部長，梁仲昆爲位夜基中國國民黨分部副部長，黃日生爲位夜基

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正議長，程善庚爲位夜基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副議長。黃啓堂爲土作頓中國國民黨分部正部長，陳樹棠爲土作選中國國民黨分部副部長，葉殖蘭爲土作頓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正議長，葉玉堂爲土作頓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副議長。譚贊爲芝加高中國國民黨分部正部長，余仁舟爲芝加高中國國民黨分部副部長、吳漢爲芝加高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正議長，謝祝三爲芝加高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副議長。伍仲華爲費城中國國民黨分部正部長，曾培爲費城中國國民黨分部副部長，伍游學爲費城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正議長，麥衍振爲費城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副議長。吳德操爲篤城中國國民黨分部正部長，李陸堂爲篤城中國國民黨分部副部長，馬才傑爲篤城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正議長，湯元爲篤城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副議長。趙簡文爲羅省中國國民黨分部正部長，朱炳麟爲羅省中國國民黨分部副部長，譚述唐爲羅省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正議長，劉世隆爲羅省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副議長。劉榮初爲加士華利中國國民黨分部正部長，呂煥棠爲加士華利中國國民黨分部副部長，陳光漢爲加士華利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正議長，鄧守慎爲加士華利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副議長。趙子蕃爲杞連湖中國國民黨分部正部長，江世衡爲杞連湖中國國民黨分部副部長，李偉昌爲杞連湖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正議長，薛新遠爲杞連湖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副議長。黃振魂爲乞佛中國國民黨分部正部長，李惠連爲乞佛中國國民黨分部副部長，黃揚威爲乞佛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正議長，方富珍爲乞佛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副議長。何澤隆爲掘地打轉中國國民黨分部正部長、黃鉉遠爲掘地打轉中國國民黨分部副部長，梁善爲掘地打轉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正議長，梁福榆爲掘地打轉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副議長。周夢年爲美打寫中國國民黨分部正部長，周瑞鈿爲美打寫中國國民黨分部副部長，何欽燕爲美打寫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正議長，周禮現爲美打寫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副議長。黃文運爲博英蘆中國國民黨分部正部長，李聖林爲博英蘆中國國民黨分部副部長，鄧京爲博英蘆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正議長，李翼棠爲博英蘆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副議長。方洪爲紐特中國國民黨分部正部長，吳良信爲紐特中國國民黨分部副部長，趙錫之爲紐特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正議長，伍秋學爲紐特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副議長。林光漢爲積彩中國國民黨分部正部長，司徒樹敏爲積彩中國國民黨分部副部長，梅金波爲積彩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正議長，梅鶴父爲積彩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副議長。余康中爲斐匿中國國民黨分部正部長，黃振漢爲斐匿

中華民國十二年 三月二十日

三六六

中國國民黨分部副部長，甄英常爲妻匿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正議長，黃喬禮爲妻匿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副議長。翟熙爲晏埠中國國民黨分部正部長，黃觀洲爲晏埠中國國民黨分部副部長，劉有羣爲晏埠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正議長，鄺欽靈爲晏埠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副議長。李榮芳爲個郎中國國民黨分部正部長，張金源爲個郎中國國民黨分部副部長，甘汝雄爲個郎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正議長，馮嵩爲個郎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副議長。吳盛輝爲意基忌中國國民黨分部正部長，鄭俠民爲意基忌中國國民黨分部副部長，聶卓爲意基忌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正議長，陳生爲意基忌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副議長。吳善標爲埃崙頓中國國民黨分部正部長，李天影爲埃崙頓中國國民黨分部副部長，鄺修沛爲埃崙頓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正議長，唐中爲埃崙頓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副議長。張旭昌爲莫架中國國民黨分部正部長，張蔭芳爲莫架中國國民黨分部副部長，毛玉書爲莫架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正議長，李文記爲莫架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副議長。劉顯聰爲波利磨中國國民黨分部正部長，李毓秀爲波利磨中國國民黨分部副部長，林壽爲波利磨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正議長，朱兆良爲波利磨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副議長。陳子植爲三藩市中國國民黨分部正部長，譚貞林爲三藩市中國國民黨分部副部長，梁樹南爲三藩市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正議長，周敬爲三藩市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副議長。余優想爲粗李杜中國國民黨分部正部長，羅松貴爲粗李杜中國國民黨分部副議長。黃榮泮爲貝市中國國民黨分部正部長，伍子鋪爲貝市中國國民黨分部副部長，伍子鏡爲貝市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正議長。陳祝堯爲二埠中國國民黨分部正部長，鄺棋標爲二埠中國國民黨分部副部長。黃秀德爲那罇中國國民黨通訊處正主任，鄭洪安爲那罇中國國民黨通訊處副主任，李有爲爲那罇中國國民黨通訊處評議部正議長，伍錦留爲那罇中國國民黨通訊處評議部副議長。此狀。總理、印。總務部部长彭素民副署、代理黨務部部长係鏡副署、財務部部长林業明副署、宣傳部部长葉楚倫副署、交際部部长張秋白副署。

二、委任鄺維新爲末上卡利中國國民黨分部黨務科主任，黃榮耀爲加蘭姐中國國民黨分部黨務科主任，阮焜爲佛地中國國民黨分部黨務科主任，關焜植爲參迫咭中國國民黨分部黨務科主任，高鈞康爲米麻中國國民黨分部黨務科主任，朱姿爲華冷架中國國民黨分部黨務科主任，陳海爲泮大連中國國民黨分部黨務科主任，古樞爲希城中國國

民黨分部黨務科主任，梁夢熊爲屈慎委利中國國民黨分部黨務科主任，李佑爲梳叻中國國民黨分部黨務科主任，吳翼佑爲聖嘉中國國民黨分部黨務科主任，李師赤爲必珠卜中國國民黨分部黨務科主任，劉羣安爲粒卜嶺中國國民黨分部黨務科主任，甄錦爲祖笋中國國民黨分部黨務科主任，吳能杯爲檳榔中國國民黨分部黨務科主任，歐棟爲葛崙中國國民黨分部黨務科主任，黃英俊爲紐約中國國民黨分部黨務科主任，陳芹初爲柯連中國國民黨分部黨務科主任，余毓衡爲德郡中國國民黨分部黨務科主任，何勝爲鉢崙中國國民黨分部黨務科主任，伍是民爲舍路中國國民黨分部黨務科主任，陳明豔爲烏市打中國國民黨分部黨務科主任，曹鳳作爲檳面頓中國國民黨分部黨務科主任，鄭文彬爲亞頓中國國民黨分部黨務科主任，關崇賢爲保士頓中國國民黨分部黨務科主任，方生財爲斐市那中國國民黨分部黨務科主任，楊榮爲位夜基中國國民黨分部黨務科主任，陳潔泉爲士作頓中國國民黨分部黨務科主任，簡俠魂爲芝加高中國國民黨分部黨務科主任，伍民甫爲費城中國國民黨分部黨務科主任，李健男爲篤城中國國民黨分部黨務科主任，馮錫垣爲羅省中國國民黨分部黨務科主任，阮棟春爲加士華利中國國民黨分部黨務科主任，趙德輝爲杞連湖中國國民黨分部黨務科主任，李簫訪爲乞佛中國國民黨分部黨務科主任，梁日初爲掘地开罅中國國民黨分部黨務科主任，周錦雲爲義丹爲中國國民黨分部黨務科主任，司徒職爲博茨盧中國國民黨分部黨務科主任，胡占上爲賓彩中國國民黨分部黨務科主任，鄧兆享爲斐匿中國國民黨分部黨務科主任，林新貴爲個郎中國國民黨分部黨務科主任，黃熙成爲意基忌中國國民黨分部黨務科主任，劉章顯爲埃崙頓中國國民黨分部黨務科主任，葉麗香爲莫架中國國民黨分部黨務科主任，李福如爲波利濟中國國民黨分部黨務科主任，黃滋爲三海市中國國民黨分部黨務科主任，羅樂事爲粗李杜中國國民黨分部黨務科主任，黃國俊爲貝市中國國民黨分部黨務科主任，李祖武爲二埠中國國民黨分部黨務科主任，胡焯爲那罅中國國民黨通訊處黨務科科長。此狀。總理、印。總務部部長彭素民副署、代理黨務部部長係鏡副署。

三、委任鄭修彥爲末士卡利中國國民黨分部會計科主任，甄明芹爲加蘭姐中國國民黨分部會計科主任，陳俊爲佛地中國國民黨分部會計科主任，宋逢春爲參追帖中國國民黨分部會計科主任，劉官九爲米麻中國國民黨分部會計科主任，鄺達生爲華冷架中國國民黨分部會計科主任，鄭杏嘉爲泮大連中國國民黨分部會計科主任，盧遠爲希爐中

中華民國十二年 三月二十日

三六八

中國國民黨分部會計科主任，孫璋琪爲屈慎委利中國國民黨分部會計科主任，陳松烟爲梳叻中國國民黨分部會計科主任，吳鴻光爲聖蔭中國國民黨分部會計科主任，余綽夫爲必珠卜中國國民黨分部會計科主任，司徒添福爲粒卜祿中國國民黨分部會計科主任，顧強爲祖笋中國國民黨分部會計科主任，吳衍道爲檳榔中國國民黨分部會計科主任，林文忠爲爲崙中國國民黨分部會計科主任，趙仲勳爲紐約中國國民黨分部會計科主任，譚裔錦爲柯連中國國民黨分部會計科主任，黃基爲德郡中國國民黨分部會計科主任，黃禮康爲鉢崙中國國民黨分部會計科主任，雷瑞山爲舍路中國國民黨分部會計科主任，杜官爲烏市打中國國民黨分部會計科主任，陸亨爲攪面頓中國國民黨分部會計科主任，黃樸家爲亞頓中國國民黨分部會計科主任，鄺卓生爲保士頓中國國民黨分部會計科主任，馬鰲爲斐市那中國國民黨分部會計科主任，阮達初爲位夜基中國國民黨分部會計科主任，蔡棟清爲士作頓中國國民黨分部會計科主任，李堅銓爲芝加高中國國民黨分部會計科主任，雷濃爲費城中國國民黨分部會計科主任，吳汴爲篤城中國國民黨分部會計科主任，胡俊爲羅省中國國民黨分部會計科主任，譚發湖爲加士華利中國國民黨分部會計科主任，吳業守爲杞連湖中國國民黨分部會計科主任，伍伯陶爲乞佛中國國民黨分部會計科主任，何金華爲地打磚中國國民黨分部會計科主任，何焯貽爲美打寫中國國民黨分部會計科主任，黃文田爲博美蘆中國國民黨分部會計科主任，余梓南爲彩彩中國國民黨分部會計科主任，周兆河爲斐厘中國國民黨分部會計科主任，余雨培爲個郎中國國民黨分部會計科主任，梁杰鴻爲意基忌中國國民黨分部會計科主任，胡利爲埃崙頓中國國民黨分部會計科主任，劉煥香爲莫架中國國民黨分部會計科主任，薛嘉祺爲波利磨中國國民黨分部會計科主任，崔豪爲三藩市中國國民黨分部會計科主任，羅洛翔爲粗李杜中國國民黨分部會計科主任，黃文就爲貝市中國國民黨分部會計科主任，鄺廉普爲二埠中國國民黨分部會計科主任，陳官勝爲那磚中國國民黨通訊處會計科科長。此狀。總理、印。總務部部长彭素民副署、財務部部长林業明副署。

四、委任馬達三爲末士卡利中國國民黨分部宣傳科主任，雷榮照爲加蘭姐中國國民黨分部宣傳科主任，李棟談爲佛地中國國民黨分部宣傳科主任，趙宗穩爲參迫帖中國國民黨分部宣傳科主任，李金銓爲米麻中國國民黨分部宣傳科主任，鄺普衡爲華冷架中國國民黨分部宣傳科主任，黃富英爲泮大連中國國民黨分部宣傳科主任，楊福榮爲希

爐中國國民黨分部宣傳科主任，曾璞丘爲屈慎委利中國國民黨分部宣傳科主任，李泗勤爲梳叻中國國民黨分部宣傳科主任，李耀爲聖崙中國國民黨分部宣傳科主任，余佳舟爲必疎卜中國國民黨分部宣傳科主任，黃麟爲粒卜碌中國國民黨分部宣傳科主任，曾春和爲祖奔中國國民黨分部宣傳科主任，鄭國輝爲檳榔中國國民黨分部宣傳科主任，陳觀宸爲葛崙中國國民黨分部宣傳科主任，彭辛酉爲紐約中國國民黨分部宣傳科主任，馮林炯爲柯連中國國民黨分部宣傳科主任，呂奕球爲德郡中國國民黨分部宣傳科主任，黎神護爲鉢崙中國國民黨分部宣傳科主任，曾詩傳爲舍路中國國民黨分部宣傳科主任，黃兼生爲烏市打中國國民黨分部宣傳科主任，王資源爲檳面頓中國國民黨分部宣傳科主任，黃庚棠爲亞頓中國國民黨分部宣傳科主任，余森郎爲保士頓中國國民黨分部宣傳科主任，黃漢偉爲斐市那中國國民黨分部宣傳科主任，程瑞卿爲位夜基中國國民黨分部宣傳科主任，熊錦湘爲上作頓中國國民黨分部宣傳科主任，陳祺銳爲芝加高中國國民黨分部宣傳科主任，李煥桐爲費城中國國民黨分部宣傳科主任，李榮福爲篤城中國國民黨分部宣傳科主任，張老深爲羅省中國國民黨分部宣傳科主任，周瑞厚爲美玆寫中國國民黨分部宣傳科主任，李逢均爲博茨盧中國國民黨分部宣傳科主任，譚偉林爲濱彩中國國民黨分部宣傳科主任，余中鉞爲斐匿中國國民黨分部宣傳科主任，甘汝庸爲個郎中國國民黨分部宣傳科主任，鄧學廉爲意基忌中國國民黨分部宣傳科主任，高貴超爲埃崙頓中國國民黨分部宣傳科主任，張觀顯爲莫架中國國民黨分部宣傳科主任，李德予爲波利磨中國國民黨分部宣傳科主任，董蔭卿爲三藩市中國國民黨分部宣傳科主任，羅啓鴻爲組李杜中國國民黨分部宣傳科主任，黃遠彰爲貝市中國國民黨分部宣傳科主任，黃錦添爲二埠中國國民黨分部宣傳科主任，伍漢才爲那縛中國國民黨通訊處宣傳科主任。此狀。總理、印。總務部部长彭素民副署、宣傳部部长葉楚儉副署。

五、委任張錦爲末士卡利中國國民黨分部總務科主任，蕭一葦、黎子棠爲末士卡利中國國民黨分部執行部書記，黃一強、袁哲汝、黃義、陳噪、陳松添、譚勉農、譚繁、賴壽祥、趙元立、朱壽康、黃立基、徐富爲末士卡利中國國民黨分部幹事，余其中爲末士卡利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書記，許治平、岑達天、胡金華、曾聯森、賴壽祥、陳端順、余鎮中、張福雙、余和翰、余華熙爲末士卡利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評議員。余焯禮爲加蘭姐中國國民黨分部總務科主任，梁炳芳、周運爲加蘭姐中國國民黨分部執行部書記，伍廣進、余樂純、余占魁、黃耀琪、周禮祥、余懷

添、鄺乃元、李三勤、余業和、余廷俊、陳炳和、周棟潮爲加蘭姐中國國民黨分部幹事，鄺振敬、張達一爲加蘭姐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書記，朱始森、張福榮、黃揚杰、黃日永、林長盛、朱長盛、譚廣大、甄來苟、鄺錫玉、周啓爲加蘭姐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評議員。陳俊爲佛地中國國民黨分部總務科主任，劉善焜爲佛地中國國民黨分部執行部書記，黃容照、吳鑑溪、張添賞、劉將傑爲佛地中國國民黨分部幹事，阮碧湛爲佛地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書記，陳清、林天齊、黃萬交、阮棟培、張賞權、朱有、蕭祖祿、林安定、阮來亞爲佛地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評議員。伍如碧爲參迫帖中國國民黨分部總務科主任，趙從達爲參迫帖中國國民黨分部執行部書記，鄺順恒、趙光煒、關開賢、黃洪益爲參迫帖中國國民黨分部幹事，黃扶亞爲參迫帖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書記，陳華樂、黃少翔、馬兆慶、趙成偉、趙錫華、黃閏瑜、趙崇光爲參迫帖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評議員。侯才耀爲米麻中國國民黨分部總務科主任，余逸濱、甄泮芹爲米麻中國國民黨分部執行部書記，李霍、劉永年、伍英文、侯祐才爲米麻中國國民黨分部幹事，伍維珍、侯才榮爲米麻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書記，李漢庭、司徒恩澤、梅悅卿、陳妙提、梁焜林、關添彬、梁熾林、陳妙柱爲米麻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評議員。馬文聰爲達打中國國民黨分部執行部書記，潘連斌、周錦輝、黃遐齡爲達打中國國民黨分部幹事，馬文浩、孫汝斌、孫惠良、程賢奮、周祥安爲達打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評議員。李樂平爲華冷架中國國民黨分部總務科主任，鄺愛平爲華冷架中國國民黨分部執行部書記，陳蔭榮、陳裕和、江兆湖、曾均明爲華冷架中國國民黨分部幹事，朱梅溪爲華冷架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書記，杜鵬、鄺禮光、李容、彭添堯、鄺祐、徐漢、甄同京、鄺順坤、李憲章、鄺啓濂、廖富榮爲華冷架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評議員。黃渭濱爲泮大連中國國民黨分部總務科主任，鄭次豪爲泮大連中國國民黨分部執行部書記，容華輝爲泮大連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書記，李宗炳、容華輝、陳培興、鄭庭安、陳以光、李宗榮、周煥華、鄭匡華、楊振聲、黃煥章爲泮大連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評議員。楊廩爲希爐中國國民黨分部總務科主任，楊廩爲希爐中國國民黨分部執行部書記，容華輝爲泮大連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書記，周嚴、張文、李豪、劉泗、孫建宗、鄺康、卓錦爲希爐中國國民黨分部幹事，鄭以均爲希爐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書記，周嚴、周強、占鵬張、鄭以均、劉如松、楊益、劉景輝、鄺彩爲希爐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評議員。李煥堃爲屈慎委利中國國民黨分部總務科主任，黃子春爲屈慎委利中國國民黨分部執行部書記，陳滋大、劉

灌顯、陳良仕、李燾、梁魯生、蕭真民、伍慧泉、陳均優爲屈慎委利中國國民黨分部幹事，衛厚綽爲屈慎委利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書記，陳友年、徐耀南、衛厚綽、陳宜隆、梁達民、許宗創、黃子春、司徒安、李達爲屈慎委利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評議員。余震華爲山地巴把中國國民黨分部執行部書記，馬民生、潘啓光、甄恩活、余澄坡、甄立國、潘啓民、甄兆瑚、余毓文爲山地巴把中國國民黨分部幹事，馬翊屏爲山地巴把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書記，余矩方、余易初、余卓華、余軍俠、余質生、余杰臣、余卓民、甄吉錦、甄耀漢、甄恩活爲山地巴把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評議員。李雲彬爲梳叻中國國民黨分部總務科主任，張敵清爲梳叻中國國民黨分部執行部書記，陳洽文、張楚白、鄧福盈、趙景山爲梳叻中國國民黨分部幹事，張策泰爲梳叻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書記，余塔中、陳雅平、陳日三、張福怡、張運盟、鄧國昭、鄧恭休、余朝振、余利得、張榮郡、陳健煥、雷炳爲梳叻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評議員。李宇南爲聖蔭中國國民黨分部總務科主任，林賢友爲聖蔭中國國民黨分部執行部書記，林啓任、余悅和、李祜春、余郁良、趙保林、李茂蓮、梁賢棟、梁象齊、鍾和、梁泳、梁傳啓、李悅爲聖蔭中國國民黨分部幹事，何貽禮爲聖蔭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書記，余悅和、吳襄佑、梁象齊、林賢豪、趙保、林鍾和、李茂蓮爲聖蔭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評議員。余林甫爲必珠卜中國國民黨分部總務科主任，余蕙洲爲必珠卜中國國民黨分部執行部書記，余官章、朱沛霖、余和淦、何振鵬爲必珠卜中國國民黨分部幹事，李汝湘爲必珠卜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書記，吳孟運、余文煖、余燦和、余葉和、李汝湘、余輝中、何振鵬、余煦中、吳文彬爲必珠卜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評議員。余贊和爲粒卜碌中國國民黨分部總務科主任，余杏爲粒卜碌中國國民黨分部執行部書記，黃元、黃寬參、黃培、黃國鼎爲粒卜碌中國國民黨分部幹事，余杏爲粒卜碌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書記，梁子元、黃泮、黃天池、黃文厚、周榮煒、梁柱海、黃瓊娣、黃美清、月好、余振貴爲粒卜碌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評議員。甄樑爲祖笋中國國民黨分部總務科主任，曾炳爲祖笋中國國民黨分部執行部書記，甄常兆、甄錫、林長、甄泮爲祖笋中國國民黨分部幹事，林賢炳爲祖笋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書記，余治中、羅信英、曾耀毓、黃瀚世、朱羨、鄧炳、朱瑞、甄續、甄壯、甄永銘爲祖笋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評議員。盧祝三爲檳榔中國國民黨分部總務科主任，吳克慈爲檳榔中國國民黨分部執行部書記，吳秋壽、甄奕紹、吳作植、黃少卿爲檳榔中國國民黨分部幹事，莫國猷爲檳榔中國國民

中華民國十二年 三月二十日

三七二

黨分部評議部書記，吳能雁、余家利、吳士配、吳作助、歐奕燦、吳作奕、吳作震、吳作合、甄國熾爲檸檬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評議員。林燦時爲崑崙中國國民黨分部總務科主任，王素樸爲崑崙中國國民黨分部執行部書記，楊玉如、歐陽官然、梁澤夫、鄭漢雄、伍時扮、歐陽寶珍、鄭計申、鄭沛華爲崑崙中國國民黨分部幹事，歐陽瀚祥爲崑崙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書記，阮灼宸、黃啓芬、伍良、周國榮、鄺沃初、周開基、陳初開、周慶藻、陳煥發、阮有添、歐陽潔祥爲崑崙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評議員。李民生爲紐約中國國民黨分部總務科主任，趙惠爲紐約中國國民黨分部執行部書記，黃頌民、李力、鍾國聰、陳鏡泉爲紐約中國國民黨分部幹事，劉兆明爲紐約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書記，黃淇、梁榮光、劉鼎雲、梅景森、李雨亭、劉孔珍、黃文、莊明清爲紐約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評議員。譚宗堯爲柯連中國國民黨分部總務科主任，譚宗堯、朱弼臣爲柯連中國國民黨分部執行部書記，朱開鼎、雷家添、朱秩章、馮廣敏、陳德煒、陳柱穩、朱榮基、黃社德爲柯連中國國民黨分部幹事，曹榮雲爲柯連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書記，朱裘炳、黃金祥、余彬章、朱漢光、陳棟海、譚宗榮、陳渭祥、張炳光、梁文富、雷合、雷利、葉福爲柯連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評議員。陳揚深爲德郡中國國民黨分部總務科主任，余耀正爲德郡中國國民黨分部執行部書記，李鴻儀、馬炎、楊揚錫爲德郡中國國民黨分部幹事，呂洪生、呂日光、余桃穩、陳植顯、余錦龍、鍾寅、陳續舜、黃錦、呂奕球、馬炎、陳揚深爲德郡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評議員。李炯爲鉢崙中國國民黨分部總務科主任，黃玉燦爲鉢崙中國國民黨分部執行部書記，李世泮、蕭受子、黃炳章、李奕椒、梅卓榮、余華章、李松林、梅志新、雷維安、雷根、梅標、李奕民、李佩芳、黃培欽、廖致和、許廷聰、李鑾波、李乾雲、黃德瑞、馮增元、李子明、李謀奕、雷祥、伍耀遠、梅啓明、陳瀚熾、黃錫牛、李少輔爲鉢崙中國國民黨分部幹事，趙瑞芝爲鉢崙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書記，黃崇錫、李煜、陳福柱、黃麟、劉希派、梁朗天、李尹衡、雷祜、李篤奕、陳文波、伍耀遠、劉社合、李澤、鄧九爲鉢崙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評議員。麥均爲舍路中國國民黨分部總務科主任，雷慶、葉冠傑爲舍路中國國民黨分部執行部書記，伍元裔、胡芳有、蔡燦瓊、伍廷壯、雷緯甫、許金旺、陳漢民、伍學銓、劉瑞慶、黃崇圻、黃顯章、胡冠炳、林強、許金柏、陳廣猷、伍元泮、雷富、駱重潤、陳澤民、黃吉人、陳應強、陳玉鉅、趙來、陸利爲舍路中國國民黨分部幹事，鍾肯爲舍路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書記，許金柏、羅月

柱、雷瑞山、陳邦、劉榮、陸文石、伍瑞龍、黃炎法、馬福慶、阮岐山、胡拔南、胡喬松、鄧光楚、陳漢石爲舍路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評議員。陳孔參爲烏市打中國國民黨分部總務科主任，梅參天爲烏市打中國國民黨分部執行部書記，陳旺、梅參天、陳明新、陳國照爲烏市打中國國民黨分部幹事，阮天培爲烏市打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書記，陳明燮、陳兆祥、張培焜、陳催德、杜喜、陳和、葉永達、翁聯略、阮天培爲烏市打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評議員。黃有淇爲檳面頓中國國民黨分部總務科主任，曹繡波爲檳面頓中國國民黨分部執行部書記，陳象聯、陳子簡、黎晉邦、曹廷昌、黃泮鐸、黃忠槐爲檳面頓中國國民黨分部幹事，陳典榮爲檳面頓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書記，黃福戴、黃盛基、丘世瓊、陳觀文、曹旭初、梅華佑、伍宏達、余焯章、曹鳳樸、伍來不爲檳面頓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評議員。黃警悟爲亞頓中國國民黨分部執行書記，雷九歸、伍子護、鄺修霞、黃福爲亞頓中國國民黨分部幹事，黃廣進爲亞頓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書記，李世周、黃宣湛、廖光亨、鄧浩振、黃俠夫、廖顯佐、黃恩世、梁德貞爲亞頓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評議員。阮漢卿爲保士頓中國國民黨分部總務科主任，余君俠爲保士頓中國國民黨分部執行部書記，李金明、敖文珍、陳榮漢爲保士頓中國國民黨分部幹事，司徒瑞南爲保士頓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書記，趙寶珊、伍子信、余達光、關崇賢、陳榮漢、黃蘭益、余芳、鄭榮春、阮漢卿爲保士頓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評議員。馬日爲斐市那中國國民黨分部總務科主任，余海爲斐市那中國國民黨分部執行書記，黃冠、關聰、劉漢明、朱不安、楊念、楊國旗、黃信南、蕭章計、李關雄、林金進爲斐市那中國國民黨分部幹事，張少齡爲斐市那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書記，關聰、馬日、黃漢偉、方生財、黃冠、朱益、楊念、楊國旗爲斐市那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評議員。梁文通爲位夜基中國國民黨分部總務科主任，嚴岳熾爲位夜基中國國民黨分部執行部書記，程國榮、黃銳柏、林開義、嚴懷新、陳炳葵、嚴錫榴、程永康、程賢成、程賢衰、梁有榮、程國桐、梁杯爲位夜基中國國民黨分部幹事，阮懋初爲位夜基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書記，嚴桂喜、關天彩、嚴華昆、程賢池、梁儉德、阮宏如、黎文樵、阮京寬、梁權、阮善初爲位夜基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評議員。林瑞忠爲士作頓中國國民黨分部總務科主任，蔡認爲士作頓中國國民黨分部執行部書記，黃炳坤、彭祿權、葉友華、李作舟爲士作頓中國國民黨分部幹事，蔡積爲士作頓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書記，伍子瑜、陳錦濤、黃汝珊、雷聘余、陳彬、余叔藩、張植卿、鄺義

中華民國十二年 三月二十日

三七四

敬、雷仲屏、鄺光銀爲土作頓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評議員。吳公義爲芝加高中國國民黨分部總務科主任，湯悅、李職鸞爲芝加高中國國民黨分部執行部書記，吳劍鳴、阮臻德、梅宗潮、黃傑、鄺球敬、歐陽棋、譚周、蔡森、吳合、甄英武、簡炳夫人、黃樂夫人、吳梓、胡松、陳錦添、周文彬爲芝加高中國國民黨分部幹事，鄭君澤爲芝加高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書記，方瑞雄、伍勳產、伍恩、蔡康、鄧炳、高梅榮、陳卓然、高軒理爲芝加高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評議員。黃連登爲費城中國國民黨分部總務科主任，鄺乃彰爲費城中國國民黨分部執行部書記，鍾夏卿、雷濃、鄺乃彰、曾培、麥緒益、曾秋、何金秋、李偉棠爲費城中國國民黨分部幹事，李智一爲費城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書記，黃子興、李謙蘇、麥順業、周朝棟、李連、岑逢、呂鎖、伍槐爲費城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評議員。湯壽田爲篤城中國國民黨分部總務科主任，李健男爲篤城中國國民黨分部執行部書記，余添旺、鄺麟、李兆雲、李友三爲篤城中國國民黨分部幹事，李少年爲篤城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書記，周道緒、李兆雲、李亮臣、方輪鏡、吳洽顯、吳在深爲篤城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評議員。趙一峯爲羅省中國國民黨分部總務科主任，趙毓靈爲羅省中國國民黨分部執行部書記，周恢三、趙務義、周初慎、朱培德爲羅省中國國民黨分部幹事，徐國楠爲羅省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書記，陳星南、譚楷道、關慎初、馮均、趙司炳、湯華崇、劉尊才、黃傳緒爲羅省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評議員。黃邦銘爲加士華利中國國民黨分部總務科主任，鄺佐治爲加士華利中國國民黨分部執行部書記，劉逸持爲加士華利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書記，簡玉廷、陳尊潤、簡永新、陳結慶、嚴連勝、梁名和、孫兆良、阮信材、阮慶金、張棟廉爲加士華利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評議員。薛春和爲杞連湖中國國民黨分部總務科主任，黃自文爲杞連湖中國國民黨分部執行部書記，余富爲杞連湖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書記，薛新遠、彭禹鑄、周憲實、余富、盧今洪、趙鑒波、朱炎、李偉昌、趙華美爲杞連湖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評議員。伍伯陶爲乞佛中國國民黨分部總務科主任，李簫訪爲乞佛中國國民黨分部執行部書記，方富彥、黃揚威、鄺玉敬、李惠連爲乞佛中國國民黨分部幹事，黃秉權、梁炳垣、鍾英壽、黃良、李元三、禰登臨、伍伯莊爲乞佛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評議員。黃寬安爲掘地打罇中國國民黨分部總務科主任，梁佑勳爲掘地打罇中國國民黨分部執行部書記，李珍、朱章惠、陳昌賢、陳仲謙爲掘地打罇中國國民黨分部幹事，關勝騷爲掘地打罇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書記，梁章允、曾墨園、梁禮垣

、梁禮乾、曾贊基、陳錫添、何金源、關瑞緒、霍祖紹、梁景為擲地并磚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評議員。謝能高為美并寫中國國民黨分部總務科主任，周光魄為美并寫中國國民黨分部執行部書記，周英、周家開、謝濟鑣、何欽燕為美并寫中國國民黨分部幹事，周無我為美并寫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書記，周光魄、謝濟鑣、周無我、司徒濂懷、周家修、關怡業、周家開、周連添為美并寫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評議員。司徒芬為博英蘆中國國民黨分部總務科主任，黃植槐為博英蘆中國國民黨分部執行部書記，司徒培芳、伍崇生、司徒堯、余星和為博英蘆中國國民黨分部幹事，司徒鳴緒為博英蘆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書記，陳泮、黃起宗、黃遠輝、鄧輝為博英蘆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評議員。鄺治為紐特中國國民黨分部執行部書記，伍立勳、伍煥、陳崇台、伍時銑、雷維創、黎光祥、伍英、伍同進為紐特中國國民黨分部幹事，伍禮廷為紐特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書記，江呂貴、伍湊學、伍文協、伍廣鴻、雷家捷、陳文捷、伍于爐、伍輝南、黎流霽、鄺維修為紐特中國國民黨評議部評議員。周成為積彩中國國民黨分部總務科主任，梅祖翼、司徒競強為積彩中國國民黨分部執行部書記，司徒競強、蕭亮乾、譚卓廷、司徒澤民、湯介眉、司徒獻、梅鶴父、譚錫麟、林元邦、司徒獻為積彩中國國民黨分部幹事，司徒獻為積彩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書記，巫天宋、梅光輔、司徒澤民、蕭亮乾、方神長、湯介眉、梅文傑、趙蔭父、林傑生、陳榮德、林天賀、譚卓廷為積彩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評議員。鄧貽棟為斐匿中國國民黨分部總務科主任，黃喬禮為斐匿中國國民黨分部執行部書記，余金鍊、鄧節隆、葉澤垣、鄧士培、鄧浩積、金玉輝、鄧奏隆、鄧樹灼為斐匿中國國民黨分部幹事，余中鉞為斐匿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書記，周兆河、陳宇、鄧節隆、鄧兆亨、鄧浩積、鄧樹錦為斐匿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評議員。鄧錫為晏埠中國國民黨分部執行部書記，翟吉、鄧有裕、鄧錫、鄧什為晏埠中國國民黨分部幹事，鄺欽靈為晏埠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書記，翟桂、翟丙寅、伍福常、翟波、李斯燦、李斯焜、李成安、鄺全壽、鄺庚為晏埠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評議員。黃玉僑為個郎中國國民黨分部總務科主任，黃毅臣、廖天送、李吉、甘金水為個郎中國國民黨分部幹事，曾集卿為個郎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書記，甘鴻鈞、廖維、陳寬發、黃建彰、梁偉、鄭文在、吳維汝、黃奕榮、劉其珍、洪肇清、陳頌賢為個郎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評議員。梁四為意基忌中國國民黨分部總務科主任，程少溪為意基忌中國國民黨分部執行部書記，吳液波、陳連生、何軒、謝晴、招體泉、

中華民國十二年 三月二十日

三七六

鄭阜南、曹杞南、葉知、何鈞臣、黃星藩、劉德、陳發、甘漢生、陳善秀、吳貢、鄭煜、何榮籍、馬信、林早爲意基忌中國國民黨分部幹事，羅乃閻爲意基忌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書記，嚴乾、蔡寧、吳翼德、彭國洪、陳淦、鄧達揚、蒙傑生、鄧熾楊、嚴勳昭爲意基忌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評議員。王壽爲埃崙頓中國國民黨分部總務科主任，雷昌爲埃崙頓中國國民黨分部執行部書記，林澤民、李耀、陳錫、高太爲埃崙頓中國國民黨分部幹事，林金養爲埃崙頓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書記，林杜、黃昆、黃暢、林金閣、林裕安、黃信武、周貽遠、劉炳全、高有連、劉藻成爲埃崙頓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員。劉發祥爲莫架中國國民黨分部總務科主任，張蔭芳爲莫架中國國民黨分部執行部書記，劉桂亭、譚帶勝、古茂昌、盧鉅芬爲莫架中國國民黨分部幹事，張鳳輝爲莫架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書記，蔡天球、葉金發、廖繼舜、甘王喜、譚景宸、鄭融康爲莫架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評議員。伍新晃爲波利磨中國國民黨分部總務科主任，李毓秀爲波利磨中國國民黨分部執行部書記，余康和、陳金富、伍新晃、李俠漢爲波利磨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評議員。薛嘉祺爲波利磨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書記，梅子青、謝汝湘、伍權達、李竹川、余康和爲波利磨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評議員。張泳康爲三藩市中國國民黨分部總務科主任，林屈伸爲三藩市中國國民黨分部執行部書記，謝益、邵釗、陳篤周、鄧傑三、陳渭賢、崔芳、趙康年、黃煥唐、余天民、馮根、鄧仙石、黃開基、李誅青、林尙平、唐貽拔、吳孔恆、譚漢波、譚裔燭、謝棟彥、陳泗發爲三藩市中國國民黨分部幹事，黃魯岩爲三藩市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書記，陳繼成、龔顯裔、李財、李旺、廖達生、李鈞衡、關烈臣、余日朝、余伯壽、胡亦桐、蔡妙琛、黃益經爲三藩市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評議員。李榮萱爲祖李杜中國國民黨分部總務科主任，胡持煒、張明春、羅儀盈、譚亮謀爲祖李杜中國國民黨分部幹事，張炳槐、羅迺翔、羅友信、羅永樂、張開智、放克明、陳楫、李金錫、羅金榮、羅鉅明、羅丙申、羅翔杏、張炳善、張汝勤爲祖李杜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評議員。黃煥文爲貝市中國國民黨分部總務科主任，鄺輯卿爲貝市中國國民黨分部執行部書記，鄺伯擎爲貝市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書記，梅渠遠、張椿澤、黃繼訓、石錦波爲貝市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評議員。鄺榮爲二埠中國國民黨分部總務科主任，黃篤初爲二埠中國國民黨分部執行部書記，鄺灼良、鄧棠業、鄺堯、鄺佐志爲二埠中國國民黨分部幹事，李子林爲二埠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書記，鄺廉普、鄺海公、鄺佐志、陳祝南、鄺振河、李子全、鄺堯、

子耀爲二埠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評議員。林秀棣爲那罈中國國民黨通訊處總務科科長，程藻芳爲那罈中國國民黨通訊處執行部書記，黃和、張社均、鄭謙、繆寬、黃月、李連合爲那罈中國國民黨通訊處幹事，阮祖閣、李萬足、李保河、周惠、陳霖榜、黃壽開、曾呀、李權爲那罈中國國民黨通訊處評議部評議員。此狀。總理、印。總務部部長彭素民副署。（註三）

北京政府張紹曾派王寵惠等資函赴粵，敦勸孫大元帥取消大元帥名義，離粵北上。

孫大元帥返回廣州後，遍發通電，提出國是主張，一新國民耳目。直系曹錕、吳佩孚大爲震恐，因強逼北京政府國務總理張紹曾下令以沈鴻英督粵，孫傳芳督閩，冀圖擾亂西南局勢。張紹曾原以和平解決時局相標榜，故率其全體閣員辭職，表示抵抗。但終爲曹、吳所屈，以沈鴻英督理廣東軍務、孫傳芳督理福建軍務之命令，卒於是日由張內閣發出。然爲敷衍孫大元帥，張紹曾乃以內閣全體名義派王寵惠、楊天驥資函赴粵，勸孫大元帥取消大元帥名義，離粵北上。函云：

「際遠光儀，流踰歲序，海天寥廓，悵望神馳！日者奉讀敬電，諄諄以武力爲不可恃，拳拳於裁兵爲不可緩，要諸統一，而期以和平；舉紹曾等奉職以來，馨香禱祝者，大聲而疾呼之，婆心苦口，天日爲昭！循誦再三，且感且佩！秉鈞三月，百無一舉，所可共信者，惟對於和平統一之臆誠而已。始而西南代表之招邀，繼而國事協議之商榷，將以消融隔閡，解除糾紛，聲氣相求，諒非矯飾。不幸粵局中變，大旆南引，報紙風傳，致淆視聽，恍於日者，責難交至，聒於耳者，謗告紛來，情勢如斯，窮於應付，遷流所至，遂有不忍言者矣。念自法統重光，中樞有主，既無當於非常之舉，又奚取乎無名之師！雖委曲求全，有苦衷之別具，而羣情惶惑，若大難之將臨。先生手造共和，爲國元老，義聲仁問，照耀藏寰，若因歧路之徘徊，致使盛名之虧累，私情公誼，非所落於先生者也。敢接兄弟垂涕之義，聊盡朋友忠告之懷，伏望顧念民邦，取消名義，棄一隅之事業，謀全國之安寧，廓破壞之非宜，期和平之實現，上京再蒞，東閣相延，俱棄細微，徐商善後，不亦休乎！或以歸結軍事，廻翔申浦，權時息駕，展續前

中華民國十二年 三月二十日

三七八

盟，亦紹曾等之所忻盼也。茲特委託王君寵惠、楊君天驥，代表政府，奉迓高軒，一切下懷，統由代達。」（註四）王楊抵滬，先訪浙江盧永祥，託其疏通。盧請先取消閩粵兩督命令，於是王楊二人留於滬上者久之。孫大元帥本知直系無和平誠意，故於十四日發表對西南局勢意見通電，表明決心。時吳佩孚力主平南，電張紹曾，謂非哀懇所能奏效，康有爲亦和之。自是遂成直系與西南對峙之局。

吳佩孚再電張紹曾，催促速下沈鴻英督粵、孫傳芳督閩之命令。

吳佩孚昨發一電，今又再電急催，促張速下沈、孫督粵、閩之命令。電曰：

「中樞現在誠意謀和之際，孫文忽又回粵，背道而馳，統一之局重行破壞，邇者孫更龐然自大，野心暴露。中山一日不去，則統一一日無望。迭請電發孫、沈兩令，實爲大局起見。查沈鴻英在粵駐軍有年，情形熟悉，近更實力充足，內則結聯陳炯明舊部外，則與林督俊廷共同聯防，如督理命令朝下，中山卽夕必去粵，至閩局糾擾。查周蔭人師已抵順昌，孫傳芳師已次延平，福州旦夕可下，務請速頒明令，不勝企禱。」（註五）

北京政府張紹曾內閣復職，依曹、吳意下沈鴻英督粵、孫傳芳督閩等令。

張紹曾等經與曹、吳妥協，日前在私宅召開會議，決定內閣總復職。本日，張內閣依曹、吳意發表如下命令：

「特派沈鴻英督理廣東軍務善後事宜，楊希閔幫辦廣東軍務善後事宜，林虎爲潮梅護軍使兼任粵軍總指揮，陳炯光爲廣東陸軍第一師師長，鍾景棠爲第二師師長，溫樹德爲駐粵海軍艦隊司令。」

特派孫傳芳督理福建軍務善後事宜，王永泉幫辦福建軍務善後事宜，臧致平爲漳廈護軍使。」（註六）

附錄：無意義之張閣復職（註七）

張閣自星期一復職後，卽於第一次定例閣議席上，解決一時聳動世人視聽之閩粵督理問題，發表沈鴻英督粵、孫傳芳督閩之明令，藉以告閣潮之一段落矣。惟吾人通觀此次之閣潮，殊不能不抱龍頭蛇尾之感。蓋張閣辭職之表

面理由。雖藉口於僭名竊位，枕戈待旦。然其實際之動機，實胚胎於曹、吳等實力派逼下閩粵督理命令，已爲世人所周知之事實也。即國民對於張閩辭職所以大表同情者，亦因其堅持國民所切望之和平統一政策，對於軍閥之強迫要求，顯示以去職抗爭之氣概也。茲經時未出旬日，張閩竟不惜大反其當初志願，背叛國民之期待，俯首屈從於軍閥轅門，以容認其武力統一政策，此吾人對張閩之復職，所以不禁大失所望也。

考張閩較諸歷來內閣博得國民稱贊者，吾人殊不能不歸諸次列二因。一係經國會通過之正式內閣，二係標榜和平統一主義，拮抗實力派不法之干政是也。雖然，國民所切望於政府者，冀其施行適合民情之善政，至其爲正式與非正式，無關國民實際生活之宏旨，故張閩之所以博國民同情者，要在其和平統一政策適合國民之切望。茲張閩竟拋棄其適合民望之和平統一政策，則其不能保持從來國民的信仰，實無待乎多言也。

竊思孫督閩與沈督粵之實現，原爲實力派武力統一政策之前驅。換言之，此二命令可認爲實力派向孫派宣戰之通告，此明明與標榜和平統一政策之張閩不相容。鑒之所以決行辭職者，亦純爲此事。國民正翹望張閩堅決拮抗實力派，以貫徹其和平統一政策，不謂張閩竟不出此途，蔑視國民之切望，屈服軍閥之強要，拋棄和平統一主義，而趨於武力統一主義焉。夫就立憲國家之成例而觀，當政府所標榜之重要政策不能實行之時，全體閣員即應引咎辭職，以明責任之所在。張閩辭職之通電中，亦曾言及此理，故當其毅然發出辭職通電時，縱該電措辭稍有不當，而輿論仍不惜大予稱贊，謂張閩行動爲中國前此未有之立憲行動也，不料復職後，竟怡然拋棄其政策，是由立憲常軌而論，亦不能不謂張閩貽中國立憲政治上一惡例也。再就別一方面而觀察，國會之通過張閩，因是認其政策也，今竟拋棄其政策中最重要之和平統一政策，則國會通過張閩之信條，自己大形動搖矣。故據立憲成例而言，變更重要政策之張閩，必須向國會說明變更政策之理由，本國會信任投票之結果，而決定內閣之去就也。要之，張閩復職之行動，謂爲背叛國民之期待，重垂立憲之大義，亦似非過言也。

北京政府公布國幣型式。

北京政府本日公布國幣型式：前爲龍鳳及十二年造字樣，後爲嘉禾及壹圓字樣。（註八）

中華民國十二年 三月二十日

北京政府令派幣制局等財政金融要員多人。

北京政府令：特任張英華爲幣制局總裁；特派李根源爲全國國貨展覽會總裁，徐佛蘇爲全國財政討論委員會委員長，于煥年、李鑒鑾、周琮、徐東藩、李士熙爲委員。（註九）

北京政府派段永新爲綏遠墾務總辦。

北京政府令：綏遠墾務總辦元愷免職，派段永新兼任。（註一〇）段永新，字定成，甘肅省武威縣人，自民國十年十二月起，任綏遠實業廳長。

註一：「徐樹錚先生文集年譜合刊」，頁二八九。

註二：「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公報」第三號，大元帥訓令第四十號。

註三：「中國國民黨本部公報」第一卷，第十三號（民國十二年五月十日）。

註四：岑學呂：「三水梁燕孫先生年譜」下冊，頁二四七—二四九。

註五：民國十二年三月二十二日「順天時報」。

註六：「政府公報」第二五二三號。

註七：同註五。

註八：同註六。

註九：同註六。

註一〇：同註六。

二十一日 孫大元帥令傅秉常卽與英領事交涉放逐潛匿香港之陳逆炯明等。

陳逆炯明及其黨羽多匿跡香港，以圖再舉，是以對英交涉至爲重要。孫大元帥因於二月二十八日任命傅秉常爲特派廣東交涉員兼大本營外交秘書，負責對港方交涉事宜。本日，孫大元帥手令傅秉常卽與

駐粵英領事進行交涉，驅逐陳逆炯明等，令曰：

「著廣東交涉員傅秉常即與駐廣州英總領事交涉，請香港政府放逐陳炯明、葉舉、翁式亮、金章、黃強、鍾景棠、鍾秀南、陳永善、黃福之等逆首，退出香港，免至擾我治安。此令。」（註一）

北京政府發表以林俊廷暫行兼代廣西省長。

北京政府為擾亂西南局勢，本日又發布命令：特任林俊廷暫行兼代廣西省長。（註二）

北京政府令將迪化南關一帶闢為商埠。（註三）

「繼續懇讓庚子賠款會」在北京舉行成立大會。

民國三年五月，伍廷芳、王文典等在上海發起「懇讓庚子賠款會」，呼籲各國政府支持減免此項非人道之賠款，或免利息。後因歐戰之關係，該會未能進行，賠款也因故緩付五年。現在緩付已經滿期，王文典等復發起『繼續懇讓庚子賠款會』，本日在北京開成立大會，並發表宣言：

「中華民國三年五月，伍廷芳、王文典等在上海發起懇讓庚子賠款會，並由該會中外發起人公舉王文典赴各省埠，及俄國暨歐美各國為民衆運動，又向海牙和平會為人道之請願。中外各國，聞風興起，設立分會，共一千六百餘處。同時各國政府，有主張全免者，有主張若干成或免利息者，有主張緩期者。主張雖異，而贊成是會之聲浪，盈溢全球，此誠二十世紀競尚人道之道德家，發揮其主義於世界之大效；亦我中華良善國民解除擔負避免苦病之良機。王代表文典奔馳海外，呼號運動，一年而越七月，不幸歐戰發生，泰西主持公道尊崇道德之國家，從事於剷強權伸張公理之行爲；此項運動，中途停止。遂致多數贊同之讓庚子賠款義舉，暫從擱置，僅允為展緩五年。至民國八年，歐戰告終，美總統威爾遜召集國際和平會議時，該會又公舉伍廷芳、王文典、伍朝樞等，向和平會為第二次之請願。結果美國主張自由無條件退還，惟須審查用途。有主張辦理中國教育者；有主張辦理慈善生產事業者。今退還者無論矣，展緩者自民國七年起，至上年底止，五年之期已屆滿矣。吾中華全國人民，受前清朝貴之波累，列國

懲戒之痛苦，依然如舊，際此歐戰業已告終，公理業已伸張，強權業已剷除，歐洲大陸業已享和平之幸福，正人道主義之國際家，表示其道德觀念之秋，亦世界人道主義人士，發揮其道德運動之日，我國人其何能默然乎？當本會成立之初，英文京報曾曰：『上海懇讓庚子賠款會，由伍廷芳、王文典等發起，現已成立，吾人深望其能如願以償。』又云：『拳匪之亂，本與人民無與；然因政府之失而令國民負此賠款，歷史上固非公平之事。若就退還賠款論之，美國既倡始於前，必有一二國繼之於後。今者中國既自行發起，則各國更宜贊成其事。』又英相格雷之言曰：『各國之賠款，無異為中國將來添一擾亂之種子，各國所以要求巨額之賠款者，固欲以示懲創；然時局設有他故，則又若何？就賠償言，固有相當之額；若過為需要，是使中國永無回復之日，而其改良之機，亦從此息矣。』同時泰晤士報亦言：『各國聯合要求之賠款，不但阻礙中國之進步，並其用意亦失矣。蓋拳匪之亂，不過國內之小部分；而主其事者，不過政府一二親貴。今擔負此賠款者，則非政府與其一二親貴，而為全國之人民也。』善哉言乎，此真世界道德家之公論也。蓋國際野蠻，與二三國民之野蠻，本自有別。國際戰爭，國民全體通過，經過哀的美敦書之手續，橫行無忌，此真為國際之野蠻，一朝戰敗，割地賠款，實為國際之公例。乃拳匪之禍，並非如此，不過二三朝貴，愚頑無知，戕害外人，此為二三國民之野蠻，而非國際之野蠻。以此而使全體國民，受如此之重罰，以法理而論，在華無請求退讓之餘地，緣其時政體專制，政府舉動，不准人民過問。二三朝貴，包庇拳匪，開罪友邦，吾曹華人，尚有不畏專制之淫威，死命力爭，捨身諫阻者。事實昭然，在人耳目，區區此心，固亦可以告無罪於各友邦也。今罪魁往矣，專制易為共和，人民自組政府，日謀與友邦親善，乃蒙此歷史之奇羞，擔世界之巨款，在華人原無應受波累之理由，在各國亦應有解除波累之正義。今茲債務負擔，多於往時，而財力困窮，甚於曩日。若不急求友邦之諒解，以解除此橫受波累之負擔，一旦滄海橫流，變生意外，豈獨華人之不幸，抑亦非世界文明各國之所應坐視。本會用是本斯意旨，再為繼續之運動，以求人道正義之昭宣，願與全世界人道主義之道德家，共起而圖維之。』（註四）

附 錄：

一、懇讓庚子賠款會章程草案。（註五）

第一條 本會無國界、宗教之別，由各國人民共同組織之。

- 第二條 本會以請求各債權國退回庚子賠款（即拳匪賠款）為宗旨。
- 第三條 本會分設於中外各地方，即冠以各該處地名。
- 第四條 本會暫以北京（在全國商會聯合會內）會所，為聯絡通信處。
- 第五條 凡中外人民贊成本會宗旨者，均得為本會會員。
- 第六條 本會幹事無定額，由會員中公舉之。
- 第七條 本會幹事分擔左列各部事務：一總務部、二交際部、三宣傳部。
- 第八條 本會各部辦事細則由各部自定之。
- 第九條 本會分常會與臨時會兩種，如遇重要事務，得開中外聯合大會，會期及地點臨時定之。
- 第十條 本會會議事件，以出席會員過半數贊成通過。
- 第十一條 本會經費由會員分擔之。
- 第十二條 本會章程有未盡事宜，得公議修改。

二、密勒評論報：「關於退還庚子賠款之評論」（註六）

近來每一星期中，幾必有一國宣布其願還拳亂賠款於中國之意，最近宣布之國則日本與比利時也。日本議會於數日前延會時通過一議案，決以日本應得賠款用於中國「文化」事業。比利時之計畫，雖無所聞，但諒其目的亦必在用教育方法以增該國在華之勢力。英國如何利用此賠款，計畫已逾一年，尚未公布辦法，預期亦充教育之用。綜此以觀，可知一切對華侵略，皆將以教育的形式出之。各國皆以教育中國男女青年為競爭，西方對東方之心理從茲一變，斯誠大佳之事矣。猶憶一九〇八年美國將其所得賠款第一批退還中國，一時在華各外報對美國大肆譏評，美竟為衆矢之的；今苟能檢出讀之，當大有趣味。假令羅斯福而猶生者，見彼所發起之還款興學計畫數年前猶為侵略中國者所非難，今實際上已為參加各國一致贊同，則其欣慰尤為何如乎？

夫還款興學，既顯已成爲共同計畫，則必謀所以統一各方面之教育企圖者；否則各自為謀，不相聯絡，其結果將使中國教育制度之紛亂，且較目前為尤甚。現時中國教育事業之有繼續性而經濟充裕者，祇有教會所辦學校；至



國立學校，除一二例外之外，幾皆在破產之境。各省官員一有更換，教育界人隨之而更換，教育事業聽政政治上、軍事上之支配，無獨立性質。今各國將以巨款辦理中國教育事業，預料將來所得總結果，厥為中國之教育制度完全破壞或喪失其固有之精神。蓋中國之中央或地方政府慣於因人成事，外國人一日代其辦理教育，彼即樂得一日不自負教育上之責任，教育之是否獨立，非彼所計也。然今各國所擬辦理中國教育事業之計畫，皆以自利的商業或自利的宣傳為背景。此種思想存在一日，則斷不能各國合力發展一種劃一整齊的教育計畫，俾中國前途得藉此而獲統一之發展，果爾則豈中國之利乎？唯彼欲以教育的宣傳誘引華人之傾向，實亦不思之甚；試思中國青年受日本學校之教育者，為數非渺，何嘗於華人對日感情上有絲毫影響乎？據近數月間之報告，在青島積極運動排日之中國青年，即其教育完全受諸日本者；再則北京國會通過否認廿一條要求案者，其議員百分之五十為日本留學生也。夫中國一般青年自有其感覺觀察之力，決無能特施一種教育即永遠受此教育支配之理。中國青年男女曾受新教育者，均具有遠大眼光，能適當考慮中國與他國間之關係，若他國對華關係不根據於正義，縱用盡全世界之特別教育，亦未必能一改變彼等之感覺觀察。反之，轉足使彼等益悟此特別教育之真意味，而增重關係各國之困難也。

註一：黨史會藏抄件。

註二：「政府公報」第二五四號。

註三：「東方雜誌」，第二十卷，第八號，頁一五五—一五六。

註四：同註三，第五號，頁一九—一二〇。

註五：民國十二年三月二十七日「順天時報」。

註六：同註四，頁一二—一二二。

二十二日 孫大元帥任命趙士兆為大理院長。

本月五日，孫大元帥命令司法應不受地方行政之干涉，廣東司法官吏一律由大元帥任用。本日，任命趙士兆為大理院院長。（註一）

趙士兆，廣東省新會縣人，曾任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代表，臨時參議院議員。

中國國民黨總理孫先生文委任雲丹拿黨分部各職務。

本日，孫總理委任林植庭爲雲丹拿中國國民黨分部正部長，梅蔭平爲雲丹拿中國國民黨分部副部長，羅齊柱爲雲丹拿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正議長，陳洛猷爲雲丹拿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副議長，梁振琴爲雲丹拿中國國民黨分部黨務科主任，梁賢清爲雲丹拿中國國民黨分部會計科主任，許武權爲雲丹拿中國國民黨分部宣傳科主任，彭榮榮爲雲丹拿中國國民黨分部總務科主任，秦斌華、梁雨池爲雲丹拿中國國民黨分部執行部書記，鄭興玉、黃達民、謝汝和、洗錫鴻、鄭洪榮、盧泗初、蔣喜光、盧志棉爲雲丹拿中國國民黨分部幹事，許若山爲雲丹拿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書記，許若山、許大煜、羅玉衡、曾勤康、林其薤、謝祝初、彭礪石、何能柔、馬輝堂、梅雲巖、蘇桃舫、謝一平爲雲丹拿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評議員。（註二）

北京政府任命福建省法官。

北京政府發表命令：任命鄭至暫署福建高等審判廳廳長，李炳年暫署福建高等檢察廳檢察長。（註三）

駐外各公使向北京政府總辭職。

駐外各公使，因使館經費積欠多月，聯合向北京政府外交部總辭職。（註四）

註一：「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公報」第四號，大元帥令。

註二：「中國國民黨本部公報」第一卷，第十四號（民國十二年五月二十日）

註三：「政府公報」第二五二五號。

中華民國十二年 三月二十二日

註四：「東方雜誌」第二十卷，第八號，頁一五六。

二十三日 孫大元帥任命鞏衛軍高級軍官。

本日孫大元帥任命王均爲大本營鞏衛軍第一混成旅旅長，趙德恆爲大本營鞏衛軍參謀長。（註一）
孫大元帥令飭將廣東黃沙查緝廠務移交兩廣鹽運使所委人員接管。

孫大元帥令第五軍軍長李易標將黃沙查緝廠移交兩廣鹽運使所委人員接管，以重鹽政。令曰：

「令中央直轄第五軍軍長李易標。據廣東省長徐紹楨呈稱：『現准兩廣鹽運使函開：現據黃沙兼連江口查緝廠總辦吳鎮呈稱：竊鎮二月十三日奉委任令第五號內開：照得黃沙兼連江口查緝廠總辦令委該員暫行代理，除分令外，合行令委，仰該員即便遵照到差，並將接管鈐記文卷及一切軍裝器具，逐一核明列冊報核。等因奉此。遵即馳赴黃沙查緝廠與張前總辦星輝接洽交替事宜。據張前總辦云：該差前係奉陸軍第一軍軍長李委任權理，現須請命李軍長核示等語。茲由張前總辦交來函內開：逕覆者：頃展大函，敬悉一是。當將來函面呈李軍長核示，奉李軍長命令開：查黃沙查緝廠係屬本軍範圍，爲本軍餉源之一，嗣後無論何人來接，非擔認本軍餉項有着，本軍長概不承認；倘有率隊來擾，敢于嘗試，本軍長即作土匪懲辦，除派兵一連前往該廠保護外，仰該總辦遵照辦理。等因奉此。合亟函覆臺端，請煩查照爲荷等語。爲此謹將奉委未能到差情形，詳爲呈覆，即乞察核示遵等情，據此，查省城各機關，現在均已一致回覆原狀，由各該主管衙門委員辦理，不至如日前之紊亂無章。該黃沙查緝廠係專管車上運鹽，爲敝署直轄機關，與軍事絕對無涉，在理應由本署遴員接辦，以昭慎重，而明統系。即謂軍餉一層，自有主管衙門負擔，似不必牽入鹽務範圍，致生枝節。且該廠收入無多資藉，軍餉有限，李軍長明達事理，運使一缺，業經商令李前運使耀廷退讓，是則區區查緝廠差，何致顧惜不交，甘與迭次宣言抵觸。據呈前情，誠恐不無誤會，除由敝署函請李軍長轉飭照案移交外，理合具函恭請鈞署察照，俯賜轉函李軍長易標轉飭張星輝，將黃沙查緝廠務移交吳總辦，以重鹽政，實爲公便等由。伏查黃沙兼連江口查緝廠，向係運使直接管轄機關，准函前由，理合據情呈請大元帥鑒核，俯賜飭令該軍遵照，迅速交代，實爲公便。』等情前來。查現在大局漸定，所有各財政機關，自應歸主

管機關委員辦理，以專責成。除指令外，合行令仰該軍長查照辦理具覆。此令」。(註二)

孫大元帥致函焦易堂，嘉勉其為主義宣傳之功效。

焦易堂供職於大元帥府時，甚得孫大元帥賞識。大元帥為開展黨務，除任命各地黨分部、支部負責人外，並派人赴各地宣傳主義，以期開化人心。焦易堂駐北方，宣傳主義甚為得力，本日，孫大元帥特致函嘉勉。函曰：

「易堂兄執事：三月九日來函，誦悉。執事仍駐北方，為黨宣傳，並決心非不得已，即專注意宣傳事業，不欲他往，兼已印刷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等演說詞數萬份，分送各界，閱之致為欣慰。吾黨主張，以大多數人民未能了解，故於推行時，每多阻礙，此在北方，更覺較甚，得執事在彼宣傳，必見偉大之效。尙祈宏此遠謨，以竟將來水到渠成之全功，為至望也。肅復，即頌時祉。孫文、十二年三月二十三日。」(註三)

北京政府任徐元誥為江西省長。

北京政府令：江西省長謝遠涵開缺另候任用，特任徐元誥為江西省長；徐未到前，以陶家瑤署理。特派謝遠涵為江西全省官鑛督辦。(註四)

去年六月三日，北伐軍克江西境內各要地，孫大總統任命謝遠涵為江西省長，徐元誥為江西政務廳長，均接受任命。北京政府則以何剛德護理省長，旋被蔡成勛迫其離職，蔡委李廷玉任省長，贛民激烈反對，蔡乃宣布自兼。今北京政府忽作此任命，實係以擾亂西南局勢為目的，謝、徐均未在贛境也。

北京舊國會內十個團體，聯合將不信任張紹曾內閣案，提交院秘書廳。

舊國會中屬於全民社、新民社、民治社、羣治社、壬戌俱樂部、頭髮胡同六號、石附馬大街三號、順城街三號、怡園、南蘆等十個政團之議員，(註五)公推葉夏聲、牟琳起草不信任張紹曾內閣決議案

，本日修改完妥，送交議院秘書廳。不信任案係以學潮、京漢鐵路工潮處理不當，閩、粵兩督人選失誤，中法實業銀行復業及金佛郎案之誤國，廢除中日二十一條及收回旅大之無能等爲理由。全文如下：

「前者張紹曾以標榜和平統一出而組閣，兩院同人予以同意，原冀其言行相符，始終一致，力持大體，勉策平成。詎該總理自秉政以來，凡百措施，大相刺謬。卽如學潮迭起，該總理不謀平息，而以軍警妄肆傷殘。路工被虐，該總理不行查究，而任武人更恣兇殘，目報紙爲毒飽，而任意詆譭。視記者如仇讐而違法逮捕，閣議何等重要，而該總理使非國務員廁列其間；閣席何等尊嚴，而該總理竟懷挾手槍藉爲恫喝，似此行止乖方，舉動輕躁早已辜國民之期望，騰世界之譏乎。然猶以爲偶出無心，事屬苛細也。乃觀其聲望大者，則和平統一本該總理之大政方針，而乃陽示促和，陰謀用武。川、閩、兩粵飽經變故，方企息爭，而該總理密派反奸，挑撥引誘，意存搗亂，釀起兵戈，猶復不知度量，妄欲無故逞兵，輕言討伐，弩張劍拔，去就力爭，曾不思該總理前此所藉以號召者爲何，口血未乾，遂寒前誓，翻雲覆雨，倒行逆施，一至於此，然此猶曰內政失當，或可求諒於國人也。而該總理最近外交乃復誤國喪權，屢致失敗。中法實業銀行復業一案，該總理竟不經國會議決，擅簽協定，照會法政府，又以紙幣折合金佛郎，致國家受七千餘萬之損失，啓列國最惠條款之要求，違法溺職，已堪痛恨，不謂西隅之失未已，而東隅之失又聞。收回旅大，本根據於中俄協定，與中日二十一條款無涉，中日二十一條款早經國會宣告無效，並迭經衆議院分別議決咨達政府執行。而該總理絕不關心，竟爾混爲一案，照會日政府，致日政府駁復前來，而旅大一案竟被牽入，斷送國家固有之領土於無形，而陷外交於窘境。不寧惟是，前者國會對於二十一條款，係宣告無效，根本未認其成立，乃該總理照會日政府，違反國會議決之法律根據，而撫拾浮詞，率稱廢止，意義迥殊，無效自始不生效力，而廢止不能溯及既往，差以毫厘，謬以千里，而該總理又漫無覺察，坐令一言既出，駟馬難追，授人以矛，攻己之盾，天下痛心之事，無過於此。本月十九日，衆議院以外交緊急，要請該處總理出席質問，該總理對於無效廢止之區別，瞭然莫答，嗣經同人解釋，始赧然自承其誤，似此顛倒庸懦之材，曷足以勝國務。又詎容尸位，怙勢貽害邦家。況此次對口外交，爲該總理一誤再誤，幾於無法轉圜。補牢之計，自非另選賢能，無由挽救。該總理尙尙

有天良，自應引咎卸職，以謝國人。查世界立憲國通例，內閣政策失敗，即應負責辭職。該總理以和平政策宣示國中，今忽變更態度，力主用兵，與國會前此同意之意思，完全相反，是張紹曾對於國會之信用，業經完全喪失，何況內政、外交種種失敗，其不能擔負國家重任，已屬確無可疑，謹提出不信任案，即祈大會公決。提出者葉夏聲、駱繼漢、牟琳、王乃昌、呂泮林、陳純修」。(註六)

附錄：最近各政團之調查(註七)

近來最高問題躍躍欲試，因之政團之成立，亦與日俱增，茲據最近調查列表如左：

(名稱)

(主持者)

(派別)

(地點)

民憲同志會

吳景濂。

舊益友社。

小燕線胡同，吳宅。

新民社

張伯烈、胡祖舜、鄧人康等。

新保系。

石駙馬大街廿二號。

石駙馬大街三號

吳蓮炬、趙時欽、劉輔同等。

王毓芝關係保派。

見名稱。

全民社

溫世霖、錢崇愷等。

保系。

甘石橋一百十七號。

宣外二百號

黃明新、任煥黎、裴廷藩等。

保系、劉夢庚關係。

見名稱。

化石橋五十六號

彭占元等。

劉夢庚關係。

見名稱。

壬戌俱樂部

張漢、孟昭漢、田永正、廖希賢、余紹琴等。

蔣雁行關係，保系。

化石橋十六號。

後孫公園十一號

鄭江灝、牟鴻勛等。

新民社所分裂。

見名稱。

函河沿一百八十六號

張益芳、景耀月、林繩武等。

保系。

見名稱。

觀音堂十號

許峭嵩、董慶餘、林伯和等。

保系。

灰廠。

憲友俱樂部

王謝家。

保系與陸錦有關。

北新華街。

憲法學會

鄧毓怡。

直隸議員勢力，劉夢庚關係。

南長街。

報子街十八號

常培璋。

直隸議員勢力，王毓芝關係。

見名稱。

漠南寄廬

諾們達賴。

保系蒙藏議員。

石碑胡同。

中華民國十二年 三月二十三日

三八九

中華民國十二年 三月二十三日

以上十四團體對最高問題均極端贊助。

西北議員俱樂部

董士恩。

旭廬

宋祥。

改選議員俱樂部

宋祥。

是廬

于式芳。

宏廟廿三號

李春榮。

蒙藏議員俱樂部

黑玉。

以上六團體亦贊成最高問題，但較前十四團體略遜耳：

中鐵匠胡同二號

政學會要人均有分。

憲法急進會

蒲伯英。

香爐營頭條十六號

易次乾。

西交民巷七十四號

籍忠寅。

適廬

江天鐸。

樂園

司徒頴等。

頤園

彭漢遺、黃贊元等。

以上七團體大概接近府方。

護法議員聯歡會

謝持。

南溝沿六十四號

凌毅、徐清和等。

民治社

王湘。

地方制度協進會

王試功。

以上四團體主張真正統一與西南有關。

甘、新兩省議員。

吉林議員。

第二班改選參議員。

政團聯合會。

全民社之支店。

蒙藏議員。

政學會。

研究系之一部分。

完全政學會。

研究系之一部分。

討論會。

討論會。

討論會。

饒漢祥關係。

大孫派。

民八派。

小孫派。

小孫派接近洛陽。

小孫派接近洛陽。

豐盛胡同。

吉林新館。

報子街五十號。

石燈菴。

見名稱。

石碑胡同。

見名稱。

未央胡同一號。

見名稱。

見名稱。

見名稱。

宣外椿樹頭條。

東太平街七號。

西城。

頭髮胡同。

見名稱。

松樹胡同。

未祥。

蒙事研究會

白逾桓。

湖北議員。

油房胡同。

南廬

王欽宇、楊詩浙、范殿楨等。

廣東派。

絨線胡同。

順城街三十三號

劉可均。

蜀蘇議員。

見名稱。

翠花街十七號

混合制。

浙江議員。

見名稱。

朋社匡廬

湯漪、葉夏聲、陸達等。

江西議員。兩廣議員。

江西會館。丞相胡同。

永月庵七號

王紹鑒。

順城街三十三號支店。

見名稱。

以上七團體新訂結合即通電主張促成制憲者也。

梁園

未詳。

未詳。

東華門口袋胡同。

第一班參議員聯歡會 未詳。

任瀚參議員。

手帕胡同。

廣西議員俱樂部 未詳。

廣西議員。

宣外，北堂子胡同。

以上三團體趨向未詳。

註一：「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公報」第四號，大元帥令。

註二：同註一。

註三：「革命先烈先進傳」，頁九八五。

註四：「政府公報」第二五二六號。

註五：「東方雜誌」第二十卷，第四號，頁六。

註六：民國十二年三月二十四日「順天時報」。

註七：民國十二年三月六日「順天時報」。

二十四日 北京中國國民黨民中俱樂部發表通電，駁斥張紹曾辭職通電中「粵中有僭名竊位之行」用句之不當。

中華民國十二年 三月二十四日

三九二

張紹曾辭職通電中有「粵中有僭名竊位之行」字句，意指國父孫中山先生在廣東開府之事。本日北京中國國民黨民中俱樂部發表宣言，指斥張紹曾用辭不當，喪心病狂，甘爲戎首，毫無平實法理根據。於是列舉孫大總統在民元薦袁自代，以達統一之高風，證明其非爲好榮慕利之人。至其開府廣東乃爲宏濟大業，更何況自黎元洪棄位，國會南遷，共選孫中山先生爲大總統，迄今並未解職，據約法規定大總統爲海陸軍大元帥，其開府廣東，乃合法之舉動，不可遽謂僭竊。最後並聲名當本孫大總統裁兵之主張，與國人共同合作，期以革命精神打破現狀，以求人民之幸福，國家之救平。通電全文如下：

「全國父老兄弟姊妹，各省省議會、各機關、各法團、各學校、各報館、北京外交團、中國國民黨本部暨海內外各同志、岑西林先生、汪精衛先生、胡展堂先生、孫伯蘭先生、徐季龍先生、謝慧僧先生、譚祖菴先生、張溥泉先生、居覺生先生、鄒海濱先生、楊滄伯先生、王伯羣先生、林子超先生、葉楚傖先生、盧錫卿先生、熊錦帆先生、段芝泉先生、盧子嘉先生、張雨亭先生、徐又錚先生、何茂如先生、王伯川先生、陳柏生先生、李協和部長、許汝爲總司令、徐閏卿省長、唐翼虞省長、劉如舟總司令、劉禹九總司令、劉禹九總司令、趙炎午省長、孔文軒總司令、但懋剛軍長、石青陽督辦、彭齡九、馮自由、焦易堂、王用賓、李彌青、徐可亭、田梓琴、王靜菴、凌蕉菴、盧伯鄺先生轉兩院同志各先生鈞鑒：閱張紹曾等庚日辭職通電，粵中有僭名竊位之行一語，不勝駭異，值此舉國渴望和平之日，竟有此挑釁厚誣之詞，破和平空氣而出，設非喪心病狂，何至甘爲戎首，此後銷兵之計，果格不行，和平大局重歸破壞，張紹曾等不能辭其責任也。至以中山孫公開府羊城，比之僭竊，揆之法理，事實均失根據。查約法載大總統爲全國海陸軍大元帥，孫公以合法國會選出之總統，行其固有之職權，事有本根，云何僭竊。溯自督團干政，黎元洪非法解散國會以還，國會南遷，我中山孫公以共和手創之元勳，不忍大法之瓦解，與南行議士共策扶持，間關嶠海，備歷難處，法統中輝，翳公之力，乃當黎元洪棄職逃亡之日，卽僞國會私選徐世昌僭名竊位之時，淆惑聽聞，益滋國難，合法國會乃選孫公爲正式大總統，事實昭彰，中外共覩，雖中遭陳逆肆變，以致孫公宏濟艱難之大業未竟全功，然其總統地位既未經合法國會解除，孫公亦未嘗聲請辭職，則在今日本靖難輯民之心，行約

法上付與特權，允爲至當，無足非異者也。卽就事實而論，孫公首創民國，不居其功，民一之際，不惜微屣尊榮，付諸袁氏，是其皎然淡泊之心，實爲天下所共諒。倘非顧念國艱，憫民疾苦，則羊裘釣竿，自足優游，黃屋左纛，棄之若浼，必不至受合法國會之推崇，輕就高位。孫公前既可居正式總統之榮，今又何必倒行僭竊之事，此就孫公歷史人格而言，足證張紹曾等所詆之不當也。且共和國家主權在民，民意所歸，厥爲正統，孫公建立民邦，闡發民治，十數年來無一事不與國民同利害，無一日不與國民共甘苦，羣情屬意，舉國共尊，國父來蘇，雲霓渴望，比之壞法媚外，穢惡彰聞，毆士虐工，多行不義，爲全國所共棄者，更足以證明僭竊之誰屬也。然張紹曾所以必妄詆孫者，其故有二，一爲反對裁兵，一爲破壞和平。蓋自孫公避地滬濱，再蒞百粵以前，首倡裁兵，一時中外欽崇，推爲解決時局糾紛，改進政治之無上辦法。惟裁兵則利在國民，而蒙其禍者厥爲軍閥。軍閥欲固其萬世不拔之根基，故張紹曾等不能不與力倡裁兵者以打擊直接誘孫公接助軍閥，此張紹曾陽標贊成裁兵美名，陰行抵制裁兵之政策也。僞徐退位法統復明，兵氣潛清祥和漸進。張紹曾倘能開誠佈公，與孫公磋商時局，去其機詐，共靖艱危，未嘗不可玉帛相將，立徵和叶。乃孫公甫經返粵，着手裁兵，而軍閥野心，欲緣殲滅卻代表於淞、滬，增重兵於閩、粵，孫公雖命許部回戈，以示修輯，特派專使以企和平，竟不能遏軍閥用武之野心，醒張紹曾助惡之迷夢，是以蜀道鑿兵，閩中挽甲，荼毒生靈，和平瓦解，尤可怪者，加孫公以惡名，用爲進兵之口實，以達其助長軍閥毒民割據之私。此又張紹曾志欲破壞和平，假孫公爲發難之工具也。由此可證張紹曾無絲毫實行裁兵之心，無一分要求和平之意，行見殺人暴虐之卒，日益加多，略地攻城之慘，繼茲不絕，淪全國爲砲火之場，陷人民於萬劫之地，此於庚電可發其梗概矣。故國人友邦應當以全力贊助孫公，俾達裁兵、民治之目的，以利和平弭戰之進行，非然者將見軍閥逞兇，破壞全國安寧，使國民友邦俱蒙大害而莫之止也。吾人本積年之觀察，與固定之宗旨，知非澈底改革，不足以完成澈底政治，非實行裁兵，不足以打倒軍閥，此後當本孫公裁兵主張，與國人協作，期以革命精神，打破現狀，以求人民之幸福，謀國家之救平，謹布腹心。伏維鑒鑒。北京中國國民黨民中俱樂部叩」。(註一)

川邊鑑霍、道孚兩縣火山爆發。

中華民國十二年 三月二十四日

中華民國十二年 三月二十四日

三九四

本日午後七時，四川鑪霍縣境內之仁達溝、斯宜木、雅德、宜拜等處，暨道孚縣境之孔邑、麻孜兩處，同時發生地震，火山爆裂五六分鐘，震區內生命財產損失嚴重。川邊鎮守使陳退齡，特此急電北京政府，請求撥款救濟。電曰：

「（銜略）昨據鑪霍縣知事崔由呈報，三月廿四日午後七時，縣治城內以及所屬之仁達溝、斯宜木、雅德、宜拜等處同時地震，火山爆裂成災，延及五里餘，官署民房概行傾陷，人民牲畜傷斃無算，維時翟山同道孚縣知事薛孔經，均帶團練駐紮太寧辦理，土匪聞信當各馳回，履勘屬實，懇請速籌賑濟。又據道孚縣知事薛孔經報稱：縣城同所屬之孔邑、麻孜兩鄉，與鑪霍毗連各境，同日地震，人民損失甚巨各等情。據此，退齡隨即派員星夜前往，會同兩縣，詳晰查勘，議辦賑撫。旋據該印委等會呈，此次道鑪兩屬地震，火山崩裂，約五六分鐘之久，變起非常，為歷來所未有。道孚縣城官署民房雖遭摧圮，幸未傷人，惟孔邑、麻孜兩鄉人民、屋宇、糧食、牲畜全然無存，壓斃男婦老幼約五百餘人。並有被房屋倒壓現未挖出聲被壓傷者尚不計其數，二百里之內炊煙斷絕，成為邱墟。電城一帶以及仁達溝稅局受災尤為慘酷，縣署眷屬員司丁役，以及附城商民教士教民稅局委員梁士誠，同時傷斃，鮮有存者。該處駐防陸軍一排官佐士兵，亦同被壓傷，該縣轄境以斯木、宜木兩鄉，被災為最重，雅德、宜拜兩鄉稍輕，約計全縣傷斃人口三千名以上，至有壓塌全家尚不知，其人口若干更待詳查，現在歿者無人棺殮，生者露處啼飢號寒無以度日，哀嗷遍野，目擊心傷。復查道鑪為關外北路往來要道，遇茲慘劫，若不迅予賑卹，行見全縣流離哀嗷莫救，刻在鑪城商會暫借銀三千元，發交印委携往擇要急賑，以顧目前，兼值春耕，民間杆杵已空，無力播種，並飭該兩縣知事開倉借給糧石，免誤農時。一面令該印委等，招集災黎，設置醫院，將受傷人民上緊醫調。惟災區甚廣，死亡枕藉，雖經借款暫時補救，仍屬杯水車薪。現刻川邊軍政兩費，支絀萬分，地方羅掘已窮，丁此大災，直同束手，且非有十萬以上大宗賑款，不足拯濟。仰懇大總統，鈞院俯念邊陲，罹此慘狀，迅賜籌撥賑款十萬，發交駐京代表陳啓圖等，尅日滙邊，以活災黎，並懇電致各省，量予資助，庶使兩縣人民，得以再謀生聚，免致流離。於邊地、國防而有裨益，敬候復示，無任感禱，川邊鎮守使陳退齡叩。漾。」（註二）

註一：民國十二年三月二十五日「順天時報」。

註二：民國十二年五月一日「順天時報」。

二十五日 沈鴻英、楊希閔電辭北京政府任命。

先是，本月二十日，北京政府命令特派沈鴻英督理廣東軍務善後事宜，楊希閔幫辦廣東軍務善後事宜，林虎爲潮梅護軍使兼任粵軍總指揮，陳炯光爲廣東陸軍第一師長，鍾景棠爲廣東陸軍第二師長，黃業興爲廣東陸軍第一混成旅長，王定華爲廣東陸軍第二混成旅長，溫樹德爲駐粵海軍艦隊司令。特派孫傳芳督理福建軍務善後事宜，王永泉幫辦福建軍務善後事宜，臧致平爲漳廈護軍使。本日，沈鴻英、楊希閔通電辭北京政府任命，（註一）沈、楊表面仍表示效忠大元帥府。

附錄：一、粵令發表後之沈鴻英態度（註二）

沈鴻英督粵令發表後，其對中山之態度，凡關心粵事者，莫不欲明其真相，惟北京方面，言人人殊，咸謂沈據粵垣已實行驅逐中山，或謂中山對沈猶在虛與聯合，其實沈之勢力在粵中不過一部份耳，能否與聯軍對抗，殊屬疑問，但沈鴻英近與各聯軍總司令會銜，發出布告，表示擁護中山之態度，是否出于至誠，吾人因不敢漫爲判斷，茲姑錄其佈告原文如下：照得聯軍，奉命荷戈東指，義本討逆，非爲權利，入粵之始，卽首以服從元首，驅除餘孽，安定粵民，維持地方爲職志，文告再三，事實具在，兩月以來，四周環顧，師行所至，草木無驚，軍民之間漸臻融洽，今復恭承帥座南臨，主持軍國，日月既出，羣霧皆銷，各軍移防實行在即，全粵秩序恢復可期，凡我軍民同深幸，聯軍師以義動，一德同心，袍澤多年，交盟金石，惟誠報主，惟忠報國，尙存一息，斯志不渝，耿耿赤忱可質天日，苟保境安民之是賴，雖百折九死而奚辭，鴻英、震寰、希閔等，飽經世變，久閱人情，百無可恃，惟民心爲可恃，百無可勝，惟公理爲可勝，從茲發揚民治，努力康衢，拔棘斬荆，願爲前導，合行佈告民軍，務須各安所職，勿動浮言，熙往攘來，褒然富庶，雲山無恙，珠海不波，本總司令有厚望焉。此佈中華民國十二年三月總司令官

中華民國十二年 三月二十五日

中華民國十二年 三月二十五日

三九六

沈鴻英、劉震寰、楊希閔。

又據確聞，沈鴻英昨因接到北京政府任以督理之命令，特致吳佩孚一電表明態度，其電中原文最重要者爲

（上略）鴻英前奉孫先生之命，舉兵討賊入粵以後，屢有「職在治軍不干政治」之宣言，近更奉令移軍西江保境設防，忽接京報，我公電促北庭發表鴻英督粵命令，自顧朽材，何能勝任，且孫先生回粵，力促和平統一，適合人心，無違潮流，鴻英何人敢不服從，務懇收回成命，免以愛鴻英者轉增罪戾云云（下略）。

民黨某議員昨接楊希閔敬日（二十四）來電云：

「希閔既係民黨軍隊，爲國爲己均不能受北方命令，所有幫辦廣東軍務一職，決不就任，請轉告京中同志勿滋誤會」。

觀此電語氣似楊之態度較沈尤堅決也。

政界消息云：中央所發表之督理廣東善後軍務沈鴻英是否就職，至今多日，尙無表示，政府曾將此項情形電詢洛吳，洛吳於昨日（廿六）上午拍來復電一件稱：沈鴻英目下尙在民黨勢力範圍之內，故對於就職一節，尙在考慮中，但沈氏迭次來電表示好感，決不至變更其態度，此間已另派蔡副官兼程赴粵，俟口內有確實報告再爲詳述云云。

二、沈楊果拒絕北方命令耶（註三）

昨據港電：沈鴻英自正式接到北方命令後，即日派其參謀周某攜帶原令赴元帥府謁中山談話，力言沈氏始終擁護元首（指孫氏）之決心，乞勿誤信謠言，末並將北方電令交中山，在府中銷燬。周某出府後，次日沈氏即與楊希閔、朱培德出一聯銜，佈告聲明堅決宗旨，服從孫大元帥發兵主張，並嚴拿陳炯明及北軍間諜，凡形跡可疑，造謠生事者，一律繩以軍法，不稍寬容云云。又廣州各團體亦於二十六日開會決議，拒絕北方命令組織民權大同盟，以爲中山後盾云。

北京政府以沈瑞麟暫代外交部務。

因駐外各使爲積欠使館經費，聯合向北京政府外交部總辭職，外交總長黃郛應付爲難，乃請辭職。
(註四) 北京政府予以慰留並給假十日，以次長沈瑞麟暫代部務。令曰：

「呈悉。該總長幹濟才長，正深倚界，所請辭職，應毋庸議。惟既稱舊病復發，亟須醫調，准予給假十日，俾資休養，所有部務著該次長沈瑞麟暫行代理，此專責成。此令。」(註五)

上海市民為支持否認二十一條舉行遊街大會，各地隨即響應。

上海市民因中日交涉舉行遊行大會，主張否認二十一條，及如約收回旅順大連，並以經濟絕交爲抵制手段。全省各省各埠，先後響應。(註六)

註一：「東方雜誌」第二十卷，第八號，頁一五五—一五六。

註二：民國十二年四月十日「順天時報」。

註三：民國十二年三月二十八日「順天時報」。

註四：「黃鵬白先生年譜」，頁一六一。

註六：「政府公報」第二五二八號。

註五：同註一，頁一五六。

二十六日 孫大元帥令李易標撤出所部駐觀音山軍隊，開放觀音山為公園，以供市民遊憩。

本日孫大元帥令第五軍軍長李易標將該部觀音山駐軍撤出，並令軍政部長程潛，廣東衛戍總司令、討賊軍總司令楊希閔等，不得再於觀音山駐軍；另飭廣東省長徐紹楨開放觀音山爲公園，並通告市民

中華民國十二年 三月二十五日

三九七

中華民國十二年 三月二十六日

三九八

，以爲市民遊樂處所。

附錄：孫大元帥飭李易標、程潛、徐紹楨、楊希閔等訓令（註一）

一、令中央直轄第五軍軍長李易標。仰該軍長將該部所駐觀音山軍隊，尅日另擇市外適當地點移往駐紮。此令。

二、令大本營軍政部長程潛。查廣州觀音山一帶，地處市內，駐紮軍隊，諸多不便，業經明令李軍長易標，將所部現駐觀音山隊伍，尅日另擇市外適當地點移往駐紮，並令行廣東省長，俟李部移駐後，即行出示通告居民人等，將觀音山開放爲公園，嗣後不得再行駐紮軍隊。經復令知楊總司令查照辦理各在案，除分令外，仰即查照。此令。

三、令廣東省長徐紹楨。查廣州觀音山一帶，地處市內，駐紮軍隊，諸多不便，業經明令李軍長易標，將所部現駐觀音山隊伍，尅日另擇市外適當地點移往駐紮，仰該省長一俟李軍長所部移駐後，即行出示通告居民人等，將觀音山開放爲公園，嗣後不得再行駐紮軍隊。除分令外，仰即遵照。此令。

四、令廣東衛戍總司令、討賊滇軍總司令楊希閔。查廣州觀音山一帶，地處市內，駐紮軍隊，諸多不便，業經明令李軍長易標，將所部現駐觀音山隊伍，尅日另擇市外適當地點移往駐紮，並令行廣東省長，俟李部移駐後，即行出示通告居民人等，將觀音山開放爲公園，嗣後不得再行駐紮軍隊各在案。除分令外，仰即查照。此令。

中國國民黨總理孫先生文委謝持為全權代表，執行中國國民黨本部黨務事宜

。（註二）

中國國民黨中央幹部會議舉行第二次會議，決定改組東京支部及進行北方宣傳工作，黨務工作逐漸於北方展開。（註三）

中國國民黨總理孫先生文令鄧澤如速行恢復中國國民黨廣東支部。

本日，孫總理令鄧澤如速行恢復中國國民黨廣東支部，並任命其他各科職員。令曰：

「着鄧澤如速行恢復中國國民黨廣東支部，以利宣傳三民主義。委任黃隆生爲總務科，鄧慕韓爲宣傳科，林麗生爲財務科，趙公璧爲黨務科，此令。」（註四）

北京政府特派王正廷籌辦中俄交涉事宜。

北京政府本日令派王正廷籌辦中俄交涉事宜，（註五）王親赴保、洛、蘇、奉籌商進行辦法。（註

六）

臺灣發生大火災，毀屋五百餘家。

是日大火發生於臺南州曾文郡下營庄（今臺南縣下營鄉），燬屋一百三十七家，同日高雄市鳳山郡林園庄（即今高雄縣林園鄉）亦發生大火，毀屋二百八十家。（註七）

註一：「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公報」第五號大元帥訓令（民國十二年四月六日）。

註二：「國父全集」第三冊，頁九〇四。

註三：「中央幹部會議紀錄」原稿。

註四：鄧澤如：「中國國民黨二十年史蹟」，頁二七六。

註五：「政府公報」，第二五二九號。

註六：「東方雜誌」，第二十卷，第八號，頁一五八。

註七：「臺灣省通志」，大事記，頁一二九。

二十七日 孫大元帥分函焦易堂及雷鳴夏等，指示工作。

中華民國十二年 三月二十七日

三九九

中華民國十一年 三月二十七日

四〇〇

本日，孫大元帥致函護法議員焦易堂等，望能與楊度商洽和平。函曰：

「護法議員同志諸兄鑒：楊度君近助文盡力於和平統一事業，其態度愈明，而受彼方忌刻亦愈甚，能爲之助力者，非諸兄莫屬。特爲專函紹介，幸推誠與之商洽一切爲荷。此頌公安。孫文、十二年三月二十七日。」（註一）同日，另函雷鳴夏，答允助其主持晨報。函曰：

「鳴夏志兄鑒：來書備悉。雲卓晨報既由兄主持，公意簽同，自能勝任愉快，幸勉厥職，無事推辭，黨義輝光，實所深賴也。至籌款一節，已另函加總支部，通告加屬各部協助矣。特復，並頌公祺。民國十二年三月二十七日、孫文。」（註二）

雷鳴夏主持加拿大雲卓晨報，平時宣傳黨義，對於海外地區言論之發揚，貢獻殊多。

孫大元帥令綏靖處長周之貞放還所扣電生粵秀兩輪，免生事端。

第五軍軍長李易標所部於梧州僱得天和洋行電輪一艘，名電生，隨同該軍赴粵。抵粵後，復派該輪與另一粵秀電輪返肇，行至甘竹灘，爲周之貞所部扣留，船上除載軍實外，並有軍用地圖多份，極爲重要，李易標乃呈請大元帥飭令放還。本日，孫大元帥命令周之貞放還電生輪。令文如下：

「令四邑兩陽香順八屬綏靖處長周之貞。據中央直轄第五軍軍長李易標呈稱：『竊職部前由梧州會師入粵，僱到天和洋行電輪一艘，名電生，隨同出發，聲明到省遣還。抵粵後，復俘獲敵人電船一艘，改名粵秀，以備差遣。省局粗定，旋派兩輪運載戰利品返肇，使將電生一輪歸還梧州洋商。詎該輪開至甘竹灘，被周司令之貞所部扣留，至今迄未歸還。伏查電生輪係屬洋商物業，萬難據爲己有，致貽外人口實；其粵秀一輪，爲職部運輸所必需，現方籌議移防，該輪實不可缺。又該兩輪除載軍實外，並有鄂湘贛省軍用地圖多份，均被截去，現當國家多事之秋，軍長渥受恩知，尤必熟察地形，方克枕戈待命；況今同隸幟幟，周司令荷顧全大局，當必樂爲贊助。事關交涉軍用，不得已惟有仰懇大元帥，俯念職部困難情形，迅賜飭令周司令之貞，立將電生輪放還洋商，併將粵秀輪暨外省軍用

地圖，一並交還職部點收，以便分別存發，實爲公便』等情。據此，除指令呈悉候令行周綏靖處長之貞發還外，合行令仰該處長即便遵照，尅日發還。此令。」（註三）

楊希閔通電拒絕就任北京政府委任粵軍幫辦。

北京政府於二十一日發表任命楊希閔爲粵軍幫辦，楊希閔特致電北京政府、國民黨暨各省有關當局，聲明拒絕就任粵軍幫辦。其電文如下：

「北京參衆兩院、黎宋卿、張敬輿先生，各國務員，上海岑西林、章太炎、汪精衛、胡展堂、徐季龍諸先生，各省總司令、省長、廣州孫大元帥，徐省長，各總司令，各軍、師、旅長，各法團，各報館均鑒：昨據報載，北廷廿一日發表閩粵督理令，並浼及希閔，以爲粵軍幫辦，意若以此二三頭銜，即能處分粵局，似此滑稽政令，毫無理由，不值識者一笑。業經會同沈總司令通電拒絕矣。恐遠道不知，特電申明，伏乞垂鑒。滇軍總司令兼廣州衛戍總司令楊希閔叩。宥。」

本日楊希閔復通電全國，表示願意服從孫大元帥和平統一宣言，勵行化兵爲工政策，堅拒北京政府委任粵軍幫辦之職，並力勸北京政府，以民意爲依歸，視人心爲向背，樹和平統一之幟，以昭礙國人。其通電如下：

「通電全國均鑒：竊希閔等自束髮受書，恥言功利，辛亥以還，即率我滇中健兒，撰甲前驅，護國護法，無役不從。數年來，轉戰於錦江，今又勞師於珠海，寧有他圖？蓋欲保障共和，護持此國命所託之法統於不墜耳。皇天在上，實鑒此心，此次陳逆叛變，率師進討，純出於義憤之誠，絕無權利之見，故自入粵以來，即與沈總司令，以道義相弔，宣言不干粵省政權，雖粵中各界迭次上書推戴，均經婉詞謝絕，區區愚忱，諒早爲國人共鑒。竊謂歷年以來人，國人苦兵革矣。自孫大元帥發表和平統一宣言，潮流所趨，沛然莫禦。此次大節南旋，即汲汲勵行化兵爲工政策，謀軍事之收束，以期和平之實現。風聲所播，薄海同欽，國人稍有良心，孰忍復持異議，不謂保洛諸公，

中華民國十二年 三月二十七日

四〇二

莫肯念亂，沉迷於武力統一噩夢，亟謀擾亂閩粵，紛碎西南。近聞迫脇黎張，發表閩粵督理令，並浼及希閔，以爲粵軍幫辦，此等滑稽行爲，誠不值識者一笑，當經希閔與沈總司令通電拒絕，計蒙察及，惟是曹吳別有肺肝，固無論已。黎宋卿、張敬輿諸公初本贊同和平統一之人，當閩粵兩令醞釀之時，至於全閩辭職，以去就爭，方幸南北賢俊，聲應氣求，此天心由剝轉復之機，國家撥亂反正之候。苟能順從民意，竭誠相商，則政策既然相同，亂機當可漸弭。乃不意今忽軟化，竟甘仰軍閥之鼻息，以固寵榮，不惜犧牲大局，毅然發表此項亂命，在公等個人之志節固不足惜，竊恐影響所及，國家統一前途，勢將愈惹糾紛。此等挑撥搗亂行爲，司馬昭之心，早爲國人共見，度天下人必有起而責之以正義者。希閔等一介武夫，罔諳治理，惟念國人浩劫已深，舍和平統一之外，寧有弭亂救亡之道。耿耿此心，祇知服從孫大元帥，勵行兵工政策，以爲全國倡，南山可移，此心不變。夫士各有志，安能相強。若謂餌之以利祿，而遽喪所守，如公等之所爲，縱人不我責，吾恐魂魄猶有餘羞。望北廷諸公，此後幸勿以此相嘗試，幡然憬悟，力蓋前愆，以民意爲依歸，視人心爲嚮背，樹和平統一之幟，以昭凝國人，則思同道，則希閔等亦樂與周旋，進而謀國家之統一，國利民福將焉是賴。若仍違反民意，逆抗潮流，不惜以挑撥陰狠之伎倆再醢，南北無窮之殺機，致使全國人民沉淪浩劫而不能自拔，則是甘爲國民公敵，破壞和平大計，人心不死，天道好還，國人報公如響斯應，時日曷喪，吾輩將拭目以觀，公等結局如何也。慷慨陳詞，不盡悲憤，特電關謬，尙鑒惻忱。滇軍總司令兼廣州衛戍總司令楊希閔，師長楊池生，楊如軒、范石生、蔣光亮，旅長章杵、趙成梁、廖行超、楊廷培、朱世貴、胡思舜、王秉鈞、吳光榮，率團營連上全體官兵同叩。感。」（註四）

全國內外債審查會在北京舉行成立大會。

全國商聯會、商約研究會及京師總商會本日在北京甘石橋商聯會事務所舉行全國內外債審查會成立大會。以整理內外債審核用途，協贊北京政府清釐財政，實行國民負經濟責任爲宗旨。其組織章程共有二十二條，由劉文英、王觀彤、劉怡甫、胡炳堃、馬炎文、張家驥等六人草擬。章程全文如左：

第一條 本會由全國商會聯合會、商約研究會、京師總商會共同組織，名曰全國內外債審查會。
第二條 本會以整理內外債，審核用途，協贊政府清釐財政，實行國民負經濟責任爲主旨。
第三條 本會設於北京，各省總商會於認爲必要時，得設各該省內外債審查會。

第二章 評議部

第四條 評議部設評議員名額如左：

- 一、爲全國商會聯合會十一人。
- 二、商約研究會十一人。
- 三、京師商總會十一人。

第五條 評議員之選舉由上列各團體自行之。

第六條 評議員議決關於內外債一切事項，交付幹事部執行之。

第七條 幹事部，執行會務評議員部有監察之責。

第八條 評議部議事細則，由評議員自定之。

第三章 幹事部

第九條 幹事部設常務幹事及幹事名額如左：

- 一、全國商會聯合會常務幹事五人，幹事六人。
- 二、全國商約研究會常務幹事五人，幹事六人。
- 三、京師總商會常務幹事五人，幹事六人。

第十條 常務幹事常川到會，辦理關於內外債一切事務。

第十一條 幹事定期到會，辦理關於內外債一切事務。

第十二條 凡關於內外債重要事項，非經評議部之議決，不得執行。

第十三條 幹事部審查內外債，得分股行之。

中華民國十二年 三月二十七日



中華民國十二年 三月二十七日

四〇四

第十四條 交議及交付執行幹事、評議兩部，各以書面行之。

第十五條 幹事部辦理細則，由幹事自定之。

第四章 經費

第十六條 本會經費由組織各團體分任之。

第十七條 本會評議幹事均名譽職，但常務幹事因公外出得的支公費。

第五章 附則

第十八條 本會設書記若干人，由常務幹事延聘之。

第十九條 本會成立後應呈請政府備案。

第二十條 本會之解散由評議、幹事兩部決議行之。

第二十一條 本會對外行用公文，以常務幹事過半數之署名行之。

第二十二條 本章程未盡事宜得公議修正。（註五）

北京政府外交部通知蘇俄勞農政府轉飭越飛回京開議。

北京政府外交部以政府重視中俄交涉，本月二十六日特派前外交總長王正廷籌辦中俄交涉事宜，乃於本日致電駐莫斯科沈委員、日本廖代辦，請通知勞農政府轉飭越飛迅速回京，以便開議。（註六）

北京政府派巴圖、白雲梯等為「政治善後討論委員會」委員。

北京政府令：派巴圖、白雲梯、韓志正、王曰兪、朱念祖、黃策成、博爾和德、彭廷珍、恩克巴圖、拉什尼瑪為政治善後討論委員會委員。（註七）

註一：「國父全集」第三冊，頁九〇五。

註二：同註一。

註三：「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公報」，第五號，大元帥訓令。



註四：民國十二年四月十日「順天時報」。

註五：民國十二年四月二日「順天時報」。

註六：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文海出版社），「中俄會議參考文件」，頁三四七。

註七：「政府公報」第二五三〇號。

二十八日 中國國民黨總理孫先生文委任甲必地分部職務。

本日，中國國民黨總理孫文委任胡維濟爲甲必地中國國民黨分部正部長，黃振爲甲必地中國國民黨分部副部長，李其爲甲必地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正議長，梁澤生爲甲必地中國國民黨分部宣傳科主任，余雲初爲甲必地中國國民黨分部黨務科主任，余京爲甲必地中國國民黨分部會計科主任，謝維惻爲甲必地中國國民黨分部總務科主任，黃國爲甲必地中國國民黨分部執行部書記，張友、梁錫爲甲必地中國國民黨分部幹事，甄添、甄植、鄺迎、黃積、區買、張雙爲甲必地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評議員。（註一）

桂軍總司令沈鴻英電稱遵照大元帥命令，移防西江，設司令部於肇慶。

自沈鴻英、楊希閔於二十五日通電拒絕北京政府之任命後；本日，沈鴻英復通電遵照孫大元帥命令，將所部移防西江，設司令部於肇慶。然沈表面服從，實則陰謀叛亂，欲佔廣州。（註二）

附錄：沈鴻英移防西江之粵訊（註三）

三月三十日廣東特約訊云：自北庭發表粵督命令之後，粵局爲之一變，聞此令未下以前，沈鴻英原已得有消息，三月十六日在兵工廠召集會議，已決定種種計畫，由石井、西村等處紛紛調兵，復進廣州市所有觀音山、狗頭山、大北小北、與德宜街、天平街、蓮塘街、司後街，均已握要，嚴密佈置，原擬約同楊希閔一同宣佈就職，不謂楊希閔因某種障礙，未能卽行就職。沈鴻英爲環境所迫，亦未敢逕行就職，各方面復紛紛催促沈鴻英發表意見，沈鴻英不得已，遂與楊希閔聯銜發出有日通電，拒絕北庭之任命，孫中山又催其實行移防西江，以表示服從，而解釋外

中華民國十二年 三月二十八日

中華民國十二年 三月二十八日

四〇六

間疑惑，沈氏之計畫又不得不因此變更，現在已將廣州市區及觀音山所駐之軍隊，完全退出，仍分駐西、北兩江，以環守廣州，沈鴻英之總司令部擬移設肇慶城中學校，所遺兵工廠防地，則由李易標移駐，李易標爲沈鴻英之心腹親信，此等掩耳盜鈴之計畫，實與從前陸榮廷名爲辭退粵督，實則交下譚浩明、陳炯明、莫榮新代理無異，孫中山所決定移防原案，指定西江爲沈軍駐地，北江爲滇軍駐地，是則現駐北江之沈榮光所部，現駐石井、西村之李易標所部，均須一併移駐西江，乃沈榮光、李易標兩部籍名由孫中山收歸中央直轄，不隸屬桂軍範圍，自不在移防之列等語，故沈榮光所部仍駐北江，李易標所部仍駐石井、西村，以至小坪、高塘一帶，決不移動，此次所謂移防者，除移出廣州市及觀音山之外，祇係沈鴻英將總司令部由石井兵工廠，移設於肇城中學校，此外各軍隊並無移動。一月以來內外喧傳各界注目之移防問題，至此已告一段落，所謂移防者原來如此如此。沈鴻英藉名移防西江，以廣三鐵路爲西江交通機關，現由楊希閔派滇軍保護，沈鴻英要求讓出，歸其保護，又以朱培德所部滇軍在西江下游河口、三水、西南一帶分駐，近日沿途節節佈防異常嚴密，凡廣三火車來往須經其檢查，發出佈告，全副武裝軍隊不許經過，從中作梗。隱然有監視沈軍行動之意，最爲沈鴻英之所忌視爲心腹大患，現藉口西江上游未敷駐紮，請朱培德將防地退讓，且以西江既劃出爲桂軍防線範圍，倘防線內有別項軍隊混雜於其間，亦最易發生誤會衝突，彼此皆不相安等語，經往反交涉多次，朱培德嚴行拒絕，但沈鴻英仍以全力爭持，聲言不達目的不休，雖因此決裂亦有所不惜，將來如何解決，尙未可知。蓋沈軍前次之退出廣州市，亦因係朱培德所部滇軍初由梧州、肇慶而來，恐後路爲其堵截，坐困廣州一隅，故迫得退出，及沈軍退出廣州後，朱部亦在中途暫駐於河口、西南等處，現在沈鴻英未敢就督理軍務之任者，亦未始不因朱部駐守於此，隔絕其西北兩江交通不能互相援應之故，俟佈置就緒，然後宣佈就職，不過遲早之問題。沈就職後，孫中山及其黨人必不能在廣州立足，孫中山亦已預爲之計，現已由農林試驗場將大本營移設於河南土敏土廠，孫中山亦即日移駐該處，外間有傳孫中山已逃，又有傳其被留於某處，均屬不確，總之粵局不久將有一番變化此則不能爲諱，請拭目以俟之。

北京全國商聯會呈請國務院勿讓中法銀行即行復業。

全國商聯會以中法實業銀行復業，關係金紙佛郎、國家公利、商民私益等問題，認為應先從容研究，然後作根本之解決。本日上書國務院，呈請在未經明確解決之前，暫緩准許中法銀行復業。其原呈云：

「呈為中法實業銀行復業，關連金紙佛郎，國家公利，商民私益各問題，在以上諸問題未經明確解決以前，懇請令緩開業事。竊自金紙佛郎問題發生以來，舉國上下咸以關係國家利害至鉅，聚訟紛紜，迭經敝會，各省區總商會，駐京代表開會評議，僉以為欲解決本案根本問題，當先將去年七月九日周自齊、董康兩君與法人所訂十六條之協定，及與法國往來函件報告，並中法實業銀行章程組織內容等逐一詳細研求，庶真相大明，此案乃有根本解決之希望。業於昨日由敝會具函懇請外交部、財政部，將各該件照抄全份發下，俾即從容研究，以求根本之解決，正待覆聞，忽聞中法實業銀行有即日復業之論。敝會同人，認為該銀行發起之初，曾向我國政府請求立案，並由國家加入巨股，以示提倡開業。以後各地發行紙幣，吸收存款，備形踴躍，乃辦理不良，中途停止，此來恢復營業，尤多賴我牽匪賠款之助力，因而牽及金紙佛郎之風潮。關於此點，容俟外財兩部抄下各要件，再為澈底之討究，圖謀根本之解決外，所有該銀行今次復業所謂新管理公司之組織，即此後中法職員之分配與管理之權限，以及此後營業之方針等等，未經我國人同意、我政府批准以前，不能遽聽即行復業，為此呈請鑒核施行實為公便。謹呈國務總理。」

（註四）

註一：「中國國民黨本部公報」第一卷，第十四號。

註二：「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公報」第四號。

註三：民國十二年四月八日「順天時報」。

註四：民國十二年三月一日「順天時報」。

二十九日
孫大元帥任命陳友仁，韋玉為大本營秘書，楊希閔為中央直轄滇軍總司令。

本日，孫大元帥任命陳友仁、韋玉為大本營秘書，楊希閔為中央直轄滇軍總司令；並任命楊池生為

中華民國十二年 三月二十九日

中央直轄滇軍第一師師長，楊如軒爲中央直轄滇軍第二師師長，范石生爲中央直轄滇軍第三師師長，將光亮爲中央直轄滇軍第四師師長。（註一）

顏惠慶致函張紹曾，聲明在其署內閣總理任內金佛郎並未決定；且中法協定無一字牽及金佛郎事。

本月七日北京政府致國會咨文，說明金佛郎問題，有謂：「議決金佛郎付賠款，係維持顏閣原案」等語，顏惠慶特於本日致函內閣總理張紹曾，聲明中法協定無一字牽及金佛郎，且在其署內閣總理任內，金佛郎案並未決定。函曰：

「敬與總理閣下：敬啓者，昨閱報載，政府咨復國會關於中法實業銀行復業協定，及法國退還庚子賠款改用金佛郎兩案，謂係弟署閣時，協商議定，用金佛郎償還，並謂現政府無拒絕議決用金，係維持顏閣原案云云。與事實不符，查中法協定與賠款付金佛郎，截然兩事，不能混爲一談。蓋一爲中法間之交涉，一爲中國與各國間之問題，故在外、財兩部始終分別辦理，茲應聲明者（一）弟任內所協商議定者，祇有法國政府表示好意以庚子賠款政變用途，維持中法間經濟、教育等項，並無一字牽及賠款用金佛郎之事。咨文中所稱外交部於七月二十七、二十八兩日所贊同承諾者，不過中法協定一案而已，界限分明不容假借。（二）金佛郎問題在弟任內於十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准駐京法使來函，以緩付賠款期內所用，折算方法核與該國照約應得之數並不相符，嗣後可改用金圓計算，較爲簡便等因。經外交部於六月二十八日咨行財政部轉行稅務處飭知總稅務司核議，具復轉知本部，以憑答復。七月十三日又准法使來函撤回改用金圓之提議，並謂嗣後法國部份庚子賠款之帳目，仍以金佛郎計算，每年應付之款仍按照辛丑條約暨光緒三十一年協約以金幣照付各等因，完全根據前清條約，並無一字牽及中法協定，復經外交部於七月二十二日轉咨財政部併案核奪，一面並於七月十八日電飭駐英、美使館，徵求外國公法家意見，在財政部與駐英、美使館尚未復到之前，弟已於七月三十一日去職。弟任內關於金佛郎案，經過情形祇此而已。咨文中所稱現政府於二

月十日照復法使維持顏閣原案云云，案未成立，何從維持，文牘具在可以復按。總之金佛郎問題，財政部提出國務會議之節略。（載本月二十三日晨報）及外交部說帖敘述金佛郎經過情形，最爲詳盡確切。執事試加詳閱，必可瞭然於此事之責任所在矣。再政府咨送衆議院文件共計外交部二十件，財政部十三件，查中法協定及賠款用金佛郎兩問題，文件不止此數，合併聲明，倘蒙將以上情形補送衆院，俾明真相，至緬公誼，敬頌助綏，弟顏惠慶啓。三月二十九日。」

附錄：四月九日張紹曾覆顏惠慶函（註二）

駁人先生閣下：接展惠書，備聆一議，承示報載政府咨復國會公文，關於中法實業銀行復業協定及庚子賠款用金付還兩案，文內所述政府無法拒絕議決用金，係維持顏閣原案云云，與事實不符等語，查此次政府所擬復文，純係根據外財兩部原案辦理，文內所述法使堅持辛丑條約及一九〇五年換文云云。政府以原約關係無法拒絕等語，乃係現政府負責之言，非如尊函所稱諉卸之意，茲特附上咨文原稿，用資印證。尊函謂協定與賠款付金截然兩事，不能混爲一談，又協定庚子賠款用途並無一字牽及賠款用金法郎之事，外交部七月廿七、廿八兩日所贊同承諾者不過中法協定一案而已等語。查協定與賠款用金係屬兩事，此理至明，文內所述執事任內承認用金法郎付還賠款者，係根據外交部去年七月九日所收法使照會兩件，一係照會中法實業銀行協定十六款，外交部於七月二十七日復照贊同。一係照會庚子賠款餘額，按金法郎計算償還，並協定用途，外交部於七月二十八日復照承諾。且查法使照會內所載之期賠款，不但均按金法郎折算數目，並載明每年應還金法郎若干。該照會內既經說明用金，今尊函乃謂並無一字牽及賠款用金之事，是執事自將兩次照會承認兩事，混作一事，轉責政府混爲一談，未免誤會。茲特附上法使去年七月九日按金法郎計算賠款原文，一經檢閱，當可瞭然。尊函又謂『去年七月十三日法使照會庚子賠款用金佛郎償還，全根據前清條約，並無一字牽及協定。又現政府於二月十日照復法使維持顏閣原案云云，案未成立，何從維持』等語查法使要求用金，牽及協定始於執事任內。上述之七月九日照會，一閱便知，無庸備述。其七月十三日之照會係專爲根據條約要求用金付還賠款，自無牽及協定之必要。夫法使既於七月九日照會按金佛郎計算，應還庚子賠款數目，隨於十三日廣續照會依約用金請求諒解且鄭重聲明，所付還之金錠或金幣所含之純金分量須與法國法定

中華民國十二年 三月二十九日

四一〇

之金幣所含之純金分量相等，措詞與手續何等嚴重。按諸外交方式，不外承諾、保留、拒絕而已。今法使兩次照會在先，且詞嚴意重，要求用金佛郎付還賠款，執事於七月二十八日照復法使，敘明復七月九日來文，而九日文內主要請求即係用金佛郎付還賠款。復照內既未表示拒絕，又未聲明保留，其屬完全承諾，殆無疑義，現閣廢續前案，承諾用金，自是維持前閣原案，不謂尊函對於七月二十八日照復認為外交上之承諾。又謂案未成立，非矛盾之論乎。尊函又『謂七月二十三日晨報載財政部節略及外交部說帖，敘述金佛郎經過情形，最為詳盡確切。』等語查外交部說帖載明總稅務司等均主張用金付給賠款，而晨報所載財政部節略則反是，此外兩部文卷歧異之點尚多，報載云云要不過假托外人顛倒是非而已。執事乃轉認為詳確，未免過於誤會。尊函又謂『政府咨送國會文件不止此數』等語。查外、財兩部去年辦理此案多非該部員司親手主持，以至定案月餘之久，主管兩部尚不知與法使議定締結者為合同，抑係換文，致再電駐外公使聲明更正。類此離奇事實，若不先事審查，恐送交國會，一經議員詰問，出席委員無從具答，轉類諉卸也。抑更有進者，庚子賠款分期二十三年還清，現又在繼續展緩二年，猶豫期間之內外人，基於原約三種貨幣選擇權，要求用金，現尚未屆付還之期，國人對於原約果有正當解釋，每屆付款，均可提出抗議，拒絕用金，是前後內閣承諾用金，並非廢除原約，另訂新章，本無過失之可言，似無庸張皇其詞，自相驚擾，執事為國內外交互掣，當能諒解一切也，專復順頌。臺綏惟照不備。弟張紹曾拜啟。四月九日。附原咨及法使七月九日來文各一件。（略）

北京政府任命張福運為北京交通大學校長，劉式訓為唐山大學校長。（註三）

北京政府公布「特別市教育局規程」及「縣教育局規程」等法令。

左：

本日北京政府以命令公佈「特別市教育局規程」十一條；「縣教育局規程」十五條，兩項規程如

一、縣教育局規程

第一條 縣設教育局以局長一人，視學及事務員若干人組織之。

前項視學事務員名額，視該縣教育事務之繁簡酌定之。

第二條 縣教育局長商承縣知事主持全縣教育行政事宜，並督促指導屬於該縣之市鄉教育事務。

第三條 縣教育局長以合於左列資格之一者充之：

- 一、畢業於大學校教育科、師範大學校、或高等師範學校者。
- 二、畢業於師範學校，並曾任教育職務三年以上者。
- 三、畢業於專門以上學校，並曾任教育職務二年以上者。
- 四、曾任中等學校校長或小學校校長三年以上者。
- 五、曾任教育行政職務五年以上，著有成績者。

第四條 縣教育局長由縣知事就具有前條資格者推薦三人，呈請該省區教育行政長官選任，並報教育部備案。

第五條 縣教育局設董事會，董事定額為五人，但視地方教育發達情形，得增至七人或九人。

第六條 董事會董事除由縣知事選派縣視學一人外，其餘中縣參事會依左列標準選舉之：

- 一、辦理教育著有成績者二人。
- 一、從事實業或辦理地方公益著有聲譽者一人。
- 一、縣參事會參事一人。

前項第一、第二兩款之董事，縣參事會參事，不得兼任。

董事定額增至七人時，合於第一款資格者，得選舉三人，合於第一項第二款資格者，得選舉二人。如增至九人時，合於第一項第一款資格者，得選舉三人，合於第一項第三款資格者，得選舉二人。

各縣在未成立自治團體以前，前縣教育局董事會董事，除由縣知事選派縣視學一人外，其餘由教育局長依本條第一項第一、第二兩款規定之資格加倍推薦，呈請縣知事選任。

第七條 縣參事會選出之董事其任期為三年，但縣參事應以其參事任期為任期，依前條第三項推選之董事，其

中華民國十二年 三月二十九日

四二二

任期亦爲三年。

第八條 董事會之職權如左：

- 一、審議縣教育之方針及計畫。
- 二、籌畫縣教育經費及保管縣教育財產。
- 三、審核縣教育之預算決算。
- 四、議決縣教育局長交議事件。
- 五、提議關於縣教育事項。

第九條 董事均爲名譽職，但開會時得由縣教育局酌給赴會旅費。

第十條 董事會開會時縣教育局長得出席會議，但不加入表決之數。

第十一條 全縣市鄉應由縣教育局酌劃學區，每區設教育委員一人，受縣教育局長之指揮辦理本學區教育事務。

第十二條 市鄉學區教育委員由縣教育局長，就素有教育學識經驗者，選任之。

附則：

第十三條 本規程頒布後，勸學所規程應即廢止。

第十四條 各縣遇有特別情形，得酌量變通辦理，但須呈請教育總長核准。

第十五條 本規程自公布日施行。（註四）

二、特別市教育規程

第一條 特別市教育局以局長一人，視學及事務員若干人組織之。

前項視學事務員名額，視該市教育事務之繁簡酌定之。

第二條 特別市教育局長，商承市長主持全市教育行政事宜。

第三條 特別市教育局長由市長遴選三人，呈請該省區教育行政長官選任，並呈報教育部備案。



京都市教育局長由市長遴選三人，呈請教育總長選任。

第四條 特別市教育局長之資格，準用縣教育局規程第三條第一二三款之規定。

第五條 特別市教育局設董事會，董事定額九人，除由市長遴派市視學一人外，其餘由市參事會依左列標準選

舉之：

一、辦理教育著有成績者三人。

一、從事實業或辦理地方公益著有聲譽者三人。

一、市參事會名譽參事員二人。

第六條 市參事會選出之董事，除市參事會名譽參事員以參事員任期為任期外，其他均以三年為任期。

第七條 董事會之職權如左：

一、審議市教育之方針及計畫。

二、籌畫市教育經費及保管市教育財產。

三、審核市教育之預算決算。

四、議決市教育局長交議事件。

五、提議關於市教育事項。

第八條 縣教育局規程第九條及第十條之規定，本規程均適用之。

第九條 特別市應由市教育局酌劃學區，每學區設教育委員一人，受市教育局長之指揮，辦理本學區教育事務。

第十條 特別市教育委員由市教育局長就素有教育學識經驗者選任之。

第十一條 本規程自公布日施行。（註五）

北京政府公布修正「縣知事審理訴訟暫行章程」。

中華民國十二年 三月二十九日

本日北京政府公布修正「縣知事審理訴訟暫行章程」四十四條，其條文如次：

第一條 凡未設法院，或司法公署各縣，應屬初級或地方管轄第一審之民事、刑事訴訟，由縣知事審理。

設有承審員各縣屬於初級管轄案件概歸承審員獨自審判，以縣公署名義行之，由承審員負其責任。地方管轄案件，得由縣知事交由承審員審理，但縣知事應與承審員同負其責任。

第二條 縣之司法區域，與其行政區域同。

第三條 民事、刑事訴訟之管轄有錯誤時，在判決前發見者，應分別情形移交該管縣知事或法院審理。

第四條 聲請縣知事迴避，應向高等審判廳爲之。

第五條 刑事訴訟條例第三十一條第七款，應行迴避之情形，於縣知事不適用之。

第六條 高等審判廳得依職權或依聲請將縣知事應迴避之民刑案件移轉於距離該縣最近之法院，或司法公署，

或兼理訴訟之縣知事審理，或酌派所屬推事及鄰近縣公署或司法公署之承審員到縣審理。

第七條 縣知事自認爲應行迴避或應否自行迴避有疑義者，得請高等審判廳裁決之。

第八條 第四條至第七條之規定於承審員準用之，但高等審判廳得斟酌情形指定該縣知事或他承審員審理。

第九條 聲請書記員迴避，向縣知事爲之，由縣知事裁決。

第十條 刑事案件縣知事因告訴發自首，或其他情事知有犯罪嫌疑，或由司法警察官署移送者，得逕行審判，但須告訴乃論之罪，而未經告訴者，不在此限。

第十一條 告訴以書狀爲之者，應記載左列事項。

一、告訴人之姓名、籍貫、年齡、住址、職業。

二、被告之姓名、住址、及其他足資辨別之特徵，若爲告訴人所不知者，勿庸記載。

三、告訴之事實。

四、告訴之年月日。

前項規定於告訴準用之。

以言詞告訴，或告發者，縣知事應作筆錄，向告訴人、告發人朗讀，命其簽名。

第十二條

縣知事及承審員就其所審理之案件，有發傳票、拘票及押票搜索票之權，並得不用搜索票親自搜索。前項各票應以縣公署名義行之，由縣知事或承審員簽名，並蓋用縣印。

第十三條

民事被告有逃匿之虞者，得管收之。

受管收之民事被告，如繳納相當之保證金，或有價證券，或由該管區域內殷實之人或商舖出具保證書者，應即撤銷管收。

第十四條

民事被告管收，不得逾二月，刑事被告羈押，不得逾三月。

逾前項期間有應繼續管收或羈押之必要者，應詳敘事由，聲請高等審判廳裁決之。

第十五條

刑事被告逃亡，或藏匿者，縣知事得分別情形呈請高等檢察廳通知附近或各處兼理訴訟縣知事，司法公署、檢察廳、司法警察官署通緝，遇有必要時，並得呈請高等檢察廳登載報紙或以其他方法布告之。

第十六條

附帶民事訴訟關係複雜者，得依民事訴訟程序另案審判。

刑事訴訟諭知無罪免訴或不受理之判決者，應專就附帶民事訴訟，依民事訴訟程序審判之。

第十七條

訊問刑事被告於問明姓名、年齡、職業、住址後，應告以犯罪嫌疑之要旨。

第十八條

訊問方法由縣知事或承審員相機爲之，但不得非法凌辱。

第十九條

民刑案件訊問筆錄，應由審理該案件之縣知事或承審員並記錄之書記員簽名。

前項筆錄應向供述人朗讀，令其簽名或印指模。

第二十條

勘驗由審理該案件之縣知事或承審員行之，但應由縣知事勘驗之事件，遇有必要時，得命承審員代行之。

勘驗筆錄，應由縣知事或承審員簽名。

第二十一條

裁判書應由縣知事及承審員簽名，並蓋用縣印，但承審員獨負責任之案件，僅由承審員簽名。

第二十一條 裁判書應由縣知事及承審員簽名，並蓋用縣印，但承審員獨負責任之案件，僅由承審員簽名。

第二十二條 刑事裁判書除依刑事訴訟條例，應送達當事人外，並應送達告訴人。

第二十三條 徵收訟費，依修正訴訟費用規則，及司法印紙規則辦理。

第二十四條 負擔訴訟費用之判決，未諭知額數者，由縣知事於執行時，依訴訟卷宗定之。

第二十五條 告訴人對於縣判得依上訴期限向第二審之檢察官呈訴，不服請依上訴程序提起上訴。

前項情形應以檢察官爲上訴人。

告訴人呈訴不服之案件，其呈訴權雖已喪失，而檢察官認縣判爲不當者，仍得提起上訴。

第二十六條 除前條第二項情形外，檢察官因其他原因發見縣判有不當時，得分別管轄自行提起上訴，或移送該管

檢察官提起上訴。

第二十七條 第二十五條第二項，及前條之上訴期限自各該檢察官接受卷宗後起算。

第二十八條 刑事受諭知拘役或百元以下罰金之案件，得爲被告利益起見，向第二審上訴。

第二十九條 俱發罪之案件其一罪判處死刑、或無期徒刑，並未上訴者，其他罪之判決雖係違法，不得上訴。

刑事判決僅係從刑失出，或雖失入，而於被告權利無重大影響者，不得專就從刑上訴。

第三十條 不服縣公署裁判者，以左列機關爲管轄第二審。

一、原審事件應屬初級管轄者，以舊制管轄該縣之府、廳、州內地方審判廳，或分廳爲管轄第二審，

舊制管轄該縣之府廳州內無地方審判廳時，以高等審判廳預行指定之地方審判廳爲管轄第二審。

二、原審事件應屬地方管轄者，以高等審判廳或分廳爲管轄第二審。

三、新疆高等審檢廳未成立以前，暫以該省司法籌備處受理第二審，除第二款事件經司法籌備處判決

後，得上訴於大理院外，其第一款事件經司法籌備處判決後，不得上訴於大理院，逐案於裁判書

內載明之。

第三十一條 民事、刑事上訴，應於上訴期限內向第二審爲之，但得呈請原縣知事轉送上訴狀於第二審，縣知事接

受上訴人前項呈請後，應速將上訴狀或代上訴狀之筆錄連同訴訟卷宗送交第二審，民事上訴並應將上訴狀或代上訴之筆錄抄送被上訴人。

第三十二條

覆判審發回覆審判決案件，事實明確，僅係從刑失入，或程式間有未合，或主文用語不當，經檢察官提起上訴者，第二審得用書面審理。

第三十三條

縣知事及承審員，對於訴訟人呈請有所准駁，得以批行之，於訴訟進行中有所指揮，得以諭行之。前項批諭得以牌示代送達，訴訟人，如有不服，得於牌示之翌日起七日內，聲明抗告。縣知事或承審員認抗告為有理由者，得更正原批諭，認為無理由者，應即附具意見書將全案卷宗送直接上級審裁判。牌示在抗告期限內不得撤除。

第三十四條

上訴以書面為之者應記載左列事項：

一、上訴人之姓名、籍貫、住址、年齡、職業。

二、原審判決之要旨。

三、不服之理由。

四、上訴之法院。

告訴人呈訴不服時，準用前項之規定，但應載明呈訴不服字樣。

第三十五條

刑事判決應送覆判者，依修正覆判章程辦理。

第三十六條

刑事判決未經上訴，或覆判審提審而確定者，其再審由管轄該案之第二審管轄之。但第二審得因其情形，準用修正覆判章程覆審之規定。

大理院審理前項判決之非常上訴，如認為有史審原因者，得發交更審。

第三十七條

羈押之刑事被告受罰金，無罪免訴，或不受理之判決，應送覆判者，得繼續羈押之。

第三十八條

執行判決除其他法令別有規定外，由縣知事行之。

第三十九條

人事事件，高等檢察廳得依職權或聲請令縣知事審理、或上訴、或為相當之指示。

中華民國十二年 三月二十九日

四一八

第四十條 人事事件裁判後，應自宣告或宣示之日起五日內，將全案卷宗及裁判書呈送高等檢察廳，如有提起不服之訴者，應將上訴狀併送或補送高等檢察廳。

第四十一條 高等檢察廳接到前條卷宗及裁判書上訴狀後，應於十日內爲左列之處分。

一、有提起不服之訴，及雖無提起不服之訴，而高等檢察廳認爲應提起不服之訴者，應加附意見書將全案卷宗送高等審判廳裁判。

二、無提起不服之訴，高等檢察廳亦認爲不應提起不服之訴者，即將原卷發還。

第四十二條 法院編制法、民事訴訟條例、刑事訴訟條例，及其他關於法院適用之法令，規程之規定，除與本章程

抵觸者外，於縣知事準用之。

第四十三條 本章程未盡事宜，司法部隨時呈請增加或另訂章程行之。

第四十四條 本章程自公布之日施行。（註六）

江西督理蔡成勳電告北京政府，已重開九江商埠，並自任督辦。

九江紳商以九江扼滬漢咽喉，又有南潯鐵路，誠爲水陸交通中心，各種貨物轉運薹積之所，呈請重開九江商埠，以推展商業，並杜絕外人覬覦。本日江西督理蔡成勳特電北京政府，告以已重開九江商埠，並自任督辦諸事。電曰：

「北京大總統鈞鑒：國務院內務部鑒：前據士紳條陳，轍以重開九江商埠爲請，迭經委員會查勘，均據繪圖解說呈報前來，成勳覆加考覈，以爲九江扼滬漢之咽喉，車船接迹，鐵軌走馳，嶺省商業集中於此，且蘆阜峙其上，翻湖經其後，將來森林礦業靡不以此埠爲轉運，薹積之所，天然形勢，水陸交通，設置商埠，誠爲事實難緩，況龍開、河之南、賓興州之帶，地勢平坦，前臨大江，後繞長河，旁有汽車馬路直達廬山，因其逼近車站，商業日趨發展，外人從而垂涎，曩歲私向民間租賃，屢起交涉，倍極煩難，若不趁此時機，自開商埠，使外人僑居此間者，一切建築、營業事宜，悉受我國法律範圍，將來江南江岸，恐爲彼所侵用，即南潯客貨，亦慮爲彼所吸收。成勳爲推

九江商業，保全國家主權起見，因特按照自關商埠開辦章程第三條之規定，就九江、龍開、河賓、興洲一帶公地，及附近民地，自關商埠，先行設立商埠局，遴委前贛南道尹、陳富元爲局長，並援浦口開埠先例，由成勳擔任督辦，隨時督飭該局長積極進行，除擬具簡明辦法十條，並附圖說分別呈咨外，所有決定就九江、龍開、河賓、興洲地方自關商埠各緣由，理合先行電陳，即乞鑒核備案，毋任企叩。蔡成勳、艷、印。」（註七）

接收魯案未了各事，中日最後協定在青島簽字。（註八）

註一：「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公報」第五號，大元帥令。

註二：民國十二年四月十三日「順天時報」。

註三：「政府公報」第二五三二號。

註四：同註三。

註五：同註三。

註六：同註三。

註七：民國十二年四月一日「順天時報」。

註八：「東方雜誌」第二十卷，第八號，頁一五六。

三十日 孫大元帥令司法行政事務著歸大理院長暫行兼管。

本月五日，孫大元帥命令司法獨立，不受地方行政之干涉，廣東司法官吏應一律由大元帥任用。二十二日，任命趙士兆爲大理院長，綜管司法事務。本日，大元帥又令司法行政事務，歸大理院長暫行兼管，以專權責。（註一）

孫大元帥令准大本營財政部第三局局長林雲陔辭職。

自本月十七日明令裁撤大本營金庫後，金庫長林雲陔調任大本營財政部第三局局長。林雲陔未就，

中華民國十二年 三月三十日

本月二十五日，函呈孫大元帥請辭，內稱：

「前蒙任命爲大本營金庫長，後復改任爲財政部第三局局長，經面辭兩次，未蒙俯准，本當勉竭駑駘，以報知遇，惟賦性疎懶，對於經理錢穀錙銖計較等事，素無經驗，深恐偶一失慎，貽誤匪輕。敬請另行遴選幹員，承乏斯職，雲陔當量其才力之所能勝任者，再圖效勞。」（註二）

至是孫大元帥允其所請，准予辭職。

孫大元帥任命楊池生等師長職務。

本日孫大元帥任命楊池生爲中央直轄滇軍第一師師長，楊如軒爲第二師師長，范石生爲第三師師長，蔣光亮爲第四師師長。（註三）

註一：「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公報」第五號，大元帥令。

註二：同註一。

註三：同註一。

三十一日 孫大元帥任命劉震寰爲中央直轄西路討賊軍總司令及所屬各師師長。

本日，孫大元帥任劉震寰爲中央直轄西路討賊軍總司令，韋冠英爲中央直轄西路討賊軍第一師師長，嚴兆豐爲中央直轄西路討賊軍第二師師長，黎鼎鑑爲中央直轄西路討賊軍第三師師長，伍毓瑞爲中央直轄西路討賊軍第四師師長。（註一）

北京政府任命張競仁代理財政次長。

北京政府令：財政次長蘇錫第辭職照准，任命張競仁代理財政次長。（註二）

北京政府特派劉朝望爲「安徽全省查勘煙禁大員」。（註三）

舊國會議員彭漢遺等提案，籲請限期制憲。

舊國會議員彭漢遺、張琴、胡鄂公、景耀月等以衆議院將屆滿期，提案籲請在第三期常會延長之四月內，制成憲法公布，以定國事，安定亂局。其提案全文如下：

「爲限期制憲事。竊以國憲不成，國亂莫已，國亂不已，後患何堪？況衆議院將屆滿期，制憲又爲第一屆同人專責，憲成與否？個人之功罪攸關，國會之信仰所繫，既懲前以愆後，宜協力而同心，外杜輕侮，內示堅決，提議公決，於第三期常會延長之四閱月內，制成憲法公布，以定國是，以慰民望。萬一專章浩繁，能議決若干，即先公佈若干，決議後，當交參議院決議，隨同宣示，公佈憲法日期，昭告天下，咸使聞知，是否有當，即希公決。提出者彭漢遺、張琴、許嘯嵩、王宗堯、張益芳、胡鄂公、景耀月、舒祖勳、白逾桓、馬驥、任郁文、董毓枚、周克昌、金永昌、田稔、蕭汝玉、萬鈞、王國祐、王蔭棠、彭養光、張廷弼、張玉庚。」（註四）

湖北督軍蕭耀南出巡鄂東防務。

湖北督軍蕭耀南以支援入侵川軍，毗連湖南省之鄂東地區，時有不穩之謠傳，因此乃分電命令各駐軍從嚴戒備，並於本日親往蒲咸及鄂東一帶查防。（註五）

安慶軍火庫爆炸，死傷搬運工人百餘名。

前督軍張文生在任時，有人建議售賣存儲之舊軍火，以裕餉需，張從其議，啓庫招商銷售。承購者有滬上協記洋行，計省垣菱湖、西門外等火藥局所存儲，及曩日水師所用，現儲太平、采石等處之軍火，共估價十五萬元，以之充軍實，誠不無小補。不意貨未售罄，價未兌齊，張即去任。馬聯甲升任督理後，催索餉項甚急，搜尋羅掘，無微不至，既知有此項大宗進款可以濟急，乃急謀銷售。因協記洋行所購，僅需槍彈外之銅殼，而不需其內之火藥，於是乃僱工拆燬，傾出彈內火藥。就東門外之老砲營內從事工作，協記洋行亦特派代表來皖監收起運。雙方就該營內設一臨時辦公處，工作開始已數日，每日從

菱湖火藥庫搬取各種子彈，用小車推至營中，以供傾燬。前幾日所給工資甚豐，故前往工作者極形踴躍。聞最多時有五百餘名，至近兩日定爲三角錢一天，較前爲減，前往工作者亦較少，本日在該營工作之人僅有一百三十餘名。連日已運至該營之彈藥爲馬梯尼猛烈彈、榴散彈，共計約千餘箱。而自菱湖至該營之路上猶車聲軋軋，搬運未止。是日約午後十二時許，一羣工人午飯甫畢，齊就工作，不知若何敲擊失常，一彈驟然著火，隨即爆裂，延及他彈，遂轟然齊發，不可收拾。其時有行經該營門首之人，其始但聞劈拍小響，嗣即驟發大聲，屋內頓見白烟噴射，旋有工人向外逃避，有奔躍而出者，有匍匐蛇行或翻滾而出者，均已焦頭爛額，或失手、或斷足、或衣猶著火、或皮肉盡焦、或血流被體，皆無復人狀，不可逼視。復有因灼痛難禁，出門即自投入江中者，又有哀呼呻吟者，展轉悲鳴，耳不忍聞，如此者約有數十人，尚有數十人則盡留屋內，已不能逃出。時屋內火更盛，槍彈著火，滿屋穿射，劈拍之聲不絕。幸外圍牆壁甚高且堅，尚無流射於外者。少頃，城內已經聞信，東署人員胡吉祥首先率警奔至，隨後旅部派軍士若干名到場，督理署亦派憲兵起來，警處消防隊昇水龍趨救。警處長趙國琛、懷寧縣知事高壽恒亦先後親赴營前。當將逃出而尚未氣絕之人陸續昇送同仁醫院救治，則十九皮裂肉焦，毛髮俱燼，面目模糊，能否幸全生命，均在不可知之數。傷者送院後，仍有多人在該營門首羣思施救，然因屋內彈藥，轟射不停，究不敢冒險逼近瞻視。屋內則臨院牆壁已被轟倒，屋柱炎炎著火欲燼，屋內地上望見有數人相抱展轉翻滾者；有身已不動而手足尚伸縮不已者。縱橫偃仰，究不知尚有若干人羅難其中。其時東門外全市店鋪盡行緊閉，門戶停止交易，城內外一般工人之家屬，男女老幼無不分頭出外，四處尋覓其父兄夫子，悲泣呼號，倉皇奔走；更有相聚紛紛議論，大罵馬聯甲害人者。久之，始見消防隊與水龍返城，則砲營內火已熄滅，一時死傷之人數一時尚難調查確實。據官署方面所傳，謂已查得死者二十七人，傷者三十餘人，但同仁醫院云，送往醫治者已有四十八人，且聞該院因藥不敷用，連發兩電至滬索

購藥品，則傷者之衆可知。天色傍晚時，街上即時見有昇尸而行，後隨婦孺搶地呼天者，僻街小巷亦時有悲音，從矮屋中傳出，其淒慘之情，誠筆難盡述。督理馬聯甲近幾日本有將返蚌埠之說，此事發生，輿論上大有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之憤慨，馬聯甲亦有所聞，決計於明日（一日）下午首途返蚌。

。（註六）

註一：「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公報」第六號，大元帥令。

註二：「政府公報」，第二五三四號。

註三：同註二。

註四：民國十二年四月一日「順天時報」。

註五：同註四。

註六：同註四。

中華民國十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四二四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四月

一日 中國國民黨恢復廣東支部。

上月二十六日，中國國民黨總理孫先生文手令著鄧澤如儘速恢復中國國民黨廣東支部，以便宣傳主義，鞏固基礎，並委任黃隆生主持總務科，鄧慕韓主持宣傳科，林麗生主持財務科，趙士觀主持黨務科。本日，中國國民黨廣東支部正式恢復，開始從事基層黨務活動。（註一）

附錄：鄧澤如：恢復中國國民黨廣東支部。（註二）

四月一日，爲中國國民黨廣東支部恢復日。是日天氣清明，太陽麗空，既令人生無限的喜悅，而各界人士復慶祝的慶祝，巡行的巡行，非常熱鬧。大空中表現着的青天白日，與大地上蓬蓬勃勃的正誼民氣，一齊湧現於目前，更覺令人歡欣起舞，茲將是日盛況，分誌如下。

一、會場之布置，是日支部內外，均點綴華麗，煥然一新，門前所懸之生花及紙尾扎作物品尤爲悅目。第一度橫額，上題「無往不復」四字，襯以「國難未已，民意在茲」之楹聯。第二度橫額，上題曰：「天日重光」四字，襯以「國賊既滅，民權復張，」楹聯。樓上樓下，均掛滿各界所題贈之橫額，正堂簷前及總理肖像之四週，懸滿五色電燈，各種器物，陳列井然，可謂應有盡有。

二、開會之情形，十二時開會。由支部長鄧澤如主席，宣布開會理由畢，全體起立，向黨旗行三鞠躬禮，由宣布員宣讀祝詞，主席代表全體黨員答詞，復由主席請全體黨員來賓行一鞠躬禮，隨即介紹陳獨秀演講，旋由徐紹楨、謝英伯、朱乃斌、周公謀、鄧宏順、譚達三、黎炎新、馮公平、林汝桂、鄧漢鐘、李霞舉、郭應等同志，依次演講，各人演畢，鐘鳴三下，茶會禮成。

三、各界之慶祝，上午九時後，各方軍政領袖及各團體之代表，即紛紛赴支部慶祝，飛機隊亦於十時駕駛飛機凌

中華民國十二年 四月一日

空，在長堤方面環繞數匝，表示慶賀，並於空中散放慶祝傳單。省港澳各工團之巡行隊，除舉代表赴支部慶祝外，九時先在豐寧路集合，然後巡行，以港澳各工團爲先導，本省各工團及瑞獅金龍化裝鼓樂等，則次第隨行，所至之處，觀者萬人空巷，各店戶多燃串炮歡迎，計該巡行隊參與巡行者，共有三百餘工團，巡行情形，甚爲熱鬧，幾令觀者目不暇給，是晚除在天字碼頭大放烟花外，並於部前大開菊部助興。以上爲支部恢復日之記盛也。

沈鴻英奉孫大元帥令，移防西江，所部向三水肇慶移動。

沈鴻英自去（十一）年因陳炯明亂作，藉機揮軍進攻廣州，本年一月復陰謀獨霸廣州，致有江防司令部之變。後以各路討賊軍陸續向省垣集中，沈懼，遂於二月初移師廣州郊外，並電迎孫大總統回粵。孫大總統不念舊惡，冀其自新，於二十四日尙嘉獎其討陳逆之功。至三月二十日，北京政府任命沈鴻英爲督理廣東軍務善後事宜，沈予拒絕。二十八日，沈電稱遵孫大元帥命令，移所部於西江一帶，設司令部於肇慶。本日沈部移防西江，向三水肇慶移動。（註三）

註一：鄧澤如：「中國國民黨二十年史蹟」，頁二七六。

註二：同註一，頁二八三、二八四。

註三：「東方雜誌」第二十卷，第九號，頁一三七。

二 日 孫大元帥令派古應芬爲大本營駐江門辦事處全權主任。

孫大元帥令派古應芬爲大本營駐江門辦事處全權主任，所有留駐江門水陸各軍隊概歸節制調遣。

（註一）

孫大元帥命令，廣東全省財政應由財政廳綜管，以一事權，而免紛歧。

先是，廣東財政廳長楊西巖呈稱：

「現奉大本營駐江辦事處第一一二號訓令開：查江門東口會河厘廠，經已批准恒源公司商人郭民發承充，咨請省長令行該廳照准在案。該廠監辦委員，現經遴委劉秉剛充任，飭卽到差，合行令仰該廳知照，並加發委狀，呈處轉給，俾專責成，此令。等因。奉此。查江門東口會河厘廠，原歸漢榮公司商人譚德尉承辦，年認餉銀一十三萬六千元，扣至十二年四月二十日止，卽屆期滿。鍾前廳長任內，曾將該商餉額減爲大元一十二萬元，准予續辦，惟未給諭遵守。嗣據義利公司商人馮耀南呈稱：該商對於江門一帶情形熟悉，於厘務一途，尤爲深知利弊，際此軍需緊急，庫款待支，惟願照舊商漢榮公司減定年餉一十二萬元繳納，請准承辦前來。當經批准，並飭繳按預餉去後，隨據該商將按餉一箇月、預餉一箇月共銀大元二萬元繳廳核收，卽經呈明，核給文告，准予承辦在案。現若改由別商擅承，似與原案不符，廳長奉令綜管全省財政，職權所關，未便示商民以不信，且財權不專，措置尤多窒碍，奉令前因，理合呈請鈞座察核，俯賜令行大本營駐江辦事處，卽將批准恒源公司郭民發承辦江門東口會河厘廠一案註銷，飭令交回義利公司商人馮耀南，依期於十二年四月二十一日接辦，以一事權，而維信用。是否有當，伏乞迅賜核飭遵。」

孫大元帥閱悉此呈，以粵局漸定，所有全省財政，自宜由廣東財政廳綜管，以一事權，而免紛歧。本日，除指令廣東財政廳長楊西巖所請應卽照准，並令大本營駐江辦事處遵照辦理。（註二）

北京政府公布「縣自治法」施行日期及施行區域。

北京政府本日命令「縣自治法」自民國十二年十月一日起，於直隸省所屬天津縣、臨榆縣、玉山縣、昌黎縣、高陽縣、灤縣、蠡縣、安國縣、交河縣、束鹿縣、趙縣、定縣、磁縣、永年縣、冀縣、徐水縣、清苑縣、大名縣、宣化縣、懷安縣、蔚縣、靜海縣、大城縣、撫寧縣、定興縣、深縣、滄縣、文安縣、獲鹿縣、邯鄲縣、河間縣、易縣、正定縣、柏鄉縣、深澤縣、赤城縣、盧龍縣、邢台縣、吳橋縣、棗強縣、豐潤縣、遵化縣等四十二縣施行。（註三）

舊國會參議院討論不信任張紹曾內閣案，衆議院討論整理公債案。

舊國會參議院本日開議不信任張紹曾內閣案，經審查後改爲彈劾案。衆議院本日討論整理公債案，決議：非經議會通過者不能認爲有效。（註四）

北京內國公債債權人二十萬人聯名致函上海銀行公會，要求組織債權團，向北京政府爭取付息還本。

北京政府推翻所擬整理內債基金原辦法，計劃停付內債基金本息一年二千四百萬元，而以一千四百萬元付外債，一千萬元充作政費。消息傳出，內國公債持有人均感不安，於是聯名致函上海銀行公會，建議組織債權團，向北京政府爭取付息還本，請上海銀行公會支持採擇。其原因如下：

「公啓者：自公債風潮起後，其中黑幕，北京各報言之極詳，而尤以京報爲燃犀鑷鼎，毫髮畢現，毋俟贅敘。但我北京債權同人，見聞較切，此中內容，總括言之，實由於九六投機團，欲犧牲整理案，以求其投機事業之成功而已。組織此投機團者，即財政當局，並聯絡京津在野有資者，（其姓名姑暫隱）蓄心處慮，已非一日。上自內閣閣員，下至財政官吏，現均串通一氣，而財長劉文泉昨更宣言，另有積極辦法。新任財次張仁競，實爲此次陰謀主持，四週空氣逼我債權同人，已無可呼籲。惟日聞磨刀霍霍，不久將供彼等之砧肉釜魚矣。此次整理案，萬一破獲，關係如何重大，諒貴會早經洞悉，同人不敢，謹擬辦法數條，務懇貴會，速行公決採擇，立見施行。（一）宣告公債獨立整理案。公債由債權團通告，總稅務司永遠照安格聯條陳辦理，總稅司即作爲債權團全體之委託人。嗣後關於公債事宜，不受政府指揮命令，並請速草公債獨立宣言書，布告全國。至於九六公債，亦應請總稅務司速行設法維持。（二）組織債權團，此項債權團即請滬上先行發起，九六債權人亦得參入主張權利，惟不得侵害整理案公債。至於債權團如何組織機關，如何釐定股權，均請速擬辦法。（三）以後定期抽籤，付息還本。在上海由債權團執行之，完全脫離財政部。北京二十萬債權人同叩。四月二日。」（註五）

附錄：樸之：推翻內債基金運動（註六）

關於整理內外債問題，記者曾在本誌第一號裏說過，希望政府能籌劃出好的辦法來。現在政府已經將好的辦法籌劃出來了，就是財政部整理內外債案內所擬的停付內債基金本息一年二千四百萬元而以一千四百萬元付外債，一千萬元充作政費的計劃。政府近年來的財政狀況，已到山窮水盡之境；非特內外債的本息不能如期照付，就是軍政兩費亦無的款可以指撥。敷衍度日，已成慣例。自去年十二月英、美、法、日四國提出要求整理外債覺書以後，因而牽動內債基金問題，引起國內債權團的同樣要求。一時政府處於四面楚歌之中，不得已乃將整理內外債案提交財政會議及財政討論會，由該兩處先後議決：以二五附加稅作為整理外債之用，內國公債則仍照原案之優先權辦理。這件事尚可謂差強人意。不料迨劉恩源上臺後，請出楊壽枬幫忙，楊乃吳想天開與黨徒部員組織內外債審理委員會，擬出停付內債基金本息一年二千四百萬元，而以一千四百萬元付外債，一千萬元充作政費的計劃，將以前的整理內外債原案完全推翻。這個消息傳出後，首先反對的是總稅務司安格聯及財政次長蘇錫第，其餘國內債權團如全國商聯會銀行公會等，也都發電力爭。就是使團方面也極不贊成，因為內國公債名稱上雖屬本國，而實際上落在外人手中的很多。所以外國持票人之重視內債基金，與我國人相同。並且因為商務上的關係，更不願重創中國的金融界，致減少中國人民的購買力，所以有許多外國商人電請其本國公使對於內債基金，仍予維持。楊壽枬見這個計劃不成，乃遷怒於蘇錫第，迫令辭職，以同黨張競仁繼任。一面再變更計劃，改為停止付本一年；利息仍照付，即以所停的本金，分配於外債及九六公債應付的利息及政費。這個計劃的內幕是因為劉、楊黨羽在上臺的時候收買九六債票很多，這次想操縱行情，藉此發財。不料被安格聯窺破陰謀，仍竭力反對，並聲言受託管理基金，不受非法支配，政府無理移用，礙難撥款云云。他因為四月六日要回國，所以先期致函銀行公會，謂關於三、四及十一年公債，委託代理總稅司包羅經管；關於整理案內各公債，仍由本人自行主持，並派秘書艾德士稟承辦理；所存中交行基金，艾得按照定案及條例支取等語。他發這個聲明，是表示整理基金不受拘束的意思。國內商界金融界對於他這次的竭力維持，非常感戴。天津銀行公會因於他臨行時贈言道謝，並由會長親往車站歡送。上海總商會、納稅華人會、銀行公會、錢業公會、華商證券交易所五團體，亦開茶話會歡送。因為這個緣故，財部遂又遷怒於銀行界，指使議

中華民國十二年 四月二日

四三〇

員先提出查辦中行案，以圖報復；但是同時衆院又開會議決內外債整理案無效。五花八門，真令人莫名其妙。現在各方都在爭持中，結果尙不可知呢？

我們認這次政府的推翻內債基金計劃是很荒謬的，希望他早日打消這個計劃而恢復以前財政會議及財政討論會議決的整理內外債原案。同時更希望國內債權團力爭到底，不達到最後的目的不止。

蘇俄勞農代表團覆北京政府節略，對王正廷任命事，表示欣然同意，惟越飛仍稱病不回京開議。

蘇俄勞農代表團接獲北京政府外交部三月二十八日關於特派王正廷籌辦中俄交涉事宜節略，特於本日將駐華蘇俄全權代表越飛自日本復電照轉北京外交部，其電曰：

「余得此通知，深爲感謝，並欣幸如此有經驗之外交家如王正廷者被派代表中國，且中國政府異乎前此延宕如議之政策，終竟預備開議，余尤爲欣幸此事與余意完全相同，一日余能起床，卽於回京時清理一切事務，余雖仍在病中，亦將慶其終得與中國開議也。」（註七）

註一：「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公報」第六號，大元帥令。

註二：同註一。

註三：「政府公報」，第二五三六號。

註四：「東方雜誌」，第二十卷，第九號，頁一三七。

註五：民國十二年四月十二日「順天時報」。

註六：同註四，第五號，頁一〇——一一。

註七：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文海），中俄參考文件，頁三五—。

三日 陸海軍大元帥府遷至廣州河南士敏土廠。

孫大元帥回廣州，於三月初正式成立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府址原在廣州市北郊農業試驗場，本日遷至河南士敏土廠。（註一）

附錄：周雍能：雲水蒼茫——葉舟（註二）

十二年元月，滇桂軍克廣州，總理委許崇智爲粵軍總司令，胡漢民爲廣東省長。此外，上海本部同時進行改組，總理起用若干年輕新人如彭素民、葉楚傖、陳樹人、張秋白等出任部長，而改委廖仲凱、汪精衛、居正、謝持等爲本部參議。先是，譚延闓（組安）向總理建議由我出任宣傳部長，我自忖不能勝任，於辦黨則較有心得。總理亦表示對我另有安排。結果，總理委我爲秘書，辦理機要文件，而以葉楚傖擔任宣傳部長。

改組後上海國民黨本部的人事大致如下：

本部秘書長——謝持。

總務部部長——彭素民，林祖涵副之。

黨務部部長——陳樹人，孫鏡亞副之。

財務部部長——林業明，茅祖權副之。

宣傳部部長——葉楚傖。

交際部部長——張秋白，周頌西副之。

總理辦公處秘書——徐蘇中、周雍能、李鳳梧。

民國十二年元月十六日，滇桂軍克廣州、逐陳炯明，並電請總理回粵復任大元帥。二月十五日（即陰曆除夕），總理旋由上海起程，搭乘「林肯號」南下，隨行者有周震麟、譚延闓、路孝忱與我共四人，另侍衛黃惠龍、馬驥二同志。「林肯號」於十七日抵香港，汪精衛、孫科等均上船相迎，總理率我與黃、馬二同志在楊西巖家暫駐，接見各方要人。

中華民國十二年 四月三日

中華民國十二年 四月三日

四三一

總理自港抵廣州後，以東郊農林試驗場作爲臨時辦公處，續行大元帥職權，汪精衛辦秘書長之事。胡漢民因沈鴻英事件，在香港、廣州均未與總理會面，其所遺廣東省長缺改以徐紹楨繼任，而汪精衛離粵矣！

農林試驗場因陋就簡，僅就總理辦公室內加多兩、三張桌子，爲我們臨時辦公之用。當時我們的職務並未排定，有事則大家一齊動手。我泰半負責簡單電稿與經管機要文件，譚延闓擬文稿，急要時還自動幫忙抄寫，孫科、吳鐵城等人每日均到，遇事就做，大家一起工作。譚出身官宦之家，科舉場中高中解元、會元，做過湖南都督，老於世故，於民國九年在上海加入中華革命黨，追隨總理革命，遇事謹慎盡力，對總理左右的人相交以敬，對海外辦黨回來的我甚爲獎掖。他最能適應環境，故胡漢民詩句中曾有「太傅冲和未易師」之懷念也。

廣東省長徐紹楨爲人忠厚老成，總理擬借重陳樹人來粵擔任秘書長兼民政廳長以輔佐徐，而派我前往上海接陳的黨務部長缺。所以總理在大本營所下的第一個條子爲「發周雍能路費五百元」，此亦大元帥府的第一筆開支。我對黨務素感興趣，領取大本營的第一筆路費與冲冲至上海接事，不意以秘書長代行本部事宜的謝持認爲我「年輕氣盛」，電總理反對。總理只得又召我回廣州。謝持係廣東生出身，做過府學老師，品學兼優，黨望亦高，惜觀念作風偏於保守，若謂我年輕，則有之，氣盛則未免太過。自忖平生行事循規蹈矩，入黨是稟受總理偉大感召，辦黨時存救國志向，故任事勇往直前，但求俯仰無愧，於官職得失並無所謂。時至今日，反覺未接任黨務部長有「寒翁失馬」之幸，因當時共黨份子如林祖涵、毛澤東之徒，已滲透進入本部。我有幾位親密同志常常滿口「勞動神聖」，張秋白於祭列寧祭文中說，在莫斯科看見時承蒙握手，賜給了五分鐘會談是無上的光榮云云，足見同志受共黨蠱惑者不在少數。當時環境氣氛異常，我年輕急進，一心革命工作，若留在上海身居要職，極可能爲共黨所利用。

重回廣州時，大本營已由農林試驗場遷往士敏土廠，我仍任總理之秘書職務。那時廣東局面複雜：陳炯明雖退守惠州，其殘部仍與滇桂軍時作零星戰鬥；滇桂軍首長盤據西江、北江，對總理多是陽奉陰違；粵軍總司令許崇智忠貞不渝，但所部駐於潮汕，距廣州甚遠，鞭長莫及；其餘零星隊伍與總理關係有密有疏，但各以自己利益爲重。故云：「大元帥的號令不出士敏土廠」，事實幾乎如此。革命前途雖不樂觀，但同志們並不灰心，仍極力設法推展工作。

北京政府又發表在粵之洪兆麟、劉冠雄等軍銜，立意分化粵局。

北京政府爲繼續擾亂南方，本日發表命令，特派劉冠雄爲「閩粵海疆防禦使」，任命洪兆麟爲「廣東陸軍第三師師長」，李易標爲「廣東護軍使」，申保藩爲「欽廉鎮守使」。（註三）

章炳麟致電李烈鈞，敦請捐棄私利小怨，團結西南各省，共抗曹吳。

章炳麟復電李烈鈞，縱論時局，嚴斥曹吳武力統一全國之野心。並敦請李烈鈞捐棄私利小怨，團結西南各省，共抗曹吳，凡能與曹吳對抗者則與之親，凡陰爲曹吳與謀者則與之絕，庶能戰守無憂。其電文如下：

「潮州李協和將軍鑒：按通勘電，智照癡結，陳義侃然，夫和平統一爲孫公之仁信，武力統一則北洋之積習，曹吳輩自知不理衆口，而關東又爲其腹心之憂，欲效司馬懿故智，先制吳蜀，然後征服遼東，於是以督理命令制粵，以騙策楊森，誘致袁祖銘制黔蜀，所幸滇桂將領，洞曉情僞，不肯苟從，而申維隱憂，至今未歇，楊森挾北虜以危宗國，袁祖銘親寇仇而慢隣交，猶以改革蜀政，鞏固黔防爲口實，鑠亂聾聞，號召徒黨，患在一隅，而實影響全局，此曹吳所以制西南之長技也。關東在遠，聞此猶知儆惕，況親處其境者，能無懼乎？方今西南六省，除廣西尙懷兩端外，其餘五省，誠能戮力致果，未必不足以抗曹、吳，要在豁除小怨，棄捐私利，則團體自堅，誰能禦我。夫今日之對於北洋曹吳猶昔日之對於滿清也。枝言贅行，一切可以勿談，但能與曹吳抗者，雖小有瑕釁，不得不與之親，其陰爲曹、吳謀者，雖僞作正言，不得不與之絕，以簡單之宗旨，爲安攘之大謀，西南一方，庶其有多執事，久更患難，無役不從，雖方面未開，而威信久著，如能贊成此義，內以方略輔中樞，外以懇誠聯各省，誰無心肝，必多應者，誰虞既泯，屏翰自成。孫公雖指麾如意之勢，而處之自可泰然，各省雖無平步中原之力，而戰守無憂不足。能知此，能行此者，非執事而誰望哉。敬布腹心，勿謂迂囂。章炳麟、江。」（註四）

安徽省長呂調元撫卹安慶砲營軍火爆炸被難家屬。

中華民國十二年 四月三日

安慶砲營廢藥炸斃工人一事，皖省學生會曾召集各界及被難工人家屬，就省教育會開會。推定訴訟、調查、救濟三股幹事，並議決三項：(一)售賣槍彈之價，完全發給被難工人之家屬。(二)改撫恤二字為賠償。(三)根究私售軍火間接殺人之首要。一時予會者千餘人均極贊同。昨日傍晚，各界代表暨被難家屬忽齊至省公署，席地而坐於大堂之上，哭聲喊聲，嘈雜不堪。省長呂調元由外公回，幾至被衆包圍，困在垓心，不能走脫。當令推舉代表晉見，各代表以賠償爲言。呂曰：「須調查後方可辦。」衆始一闕出署。本日警察廳遂張貼佈告，謂奉省長面諭，慘死工人，被難家屬即日赴東嶽廟報名，俾領恤金。於是東南路商團復開會討論辦法如下：(一)推舉辦事人。(二)分收殮掩埋與撫恤家屬。(三)討論募捐辦法。(四)取締危險物及毛祥泰存藥辦法。(五)速將砲營所存子彈遷移。(六)通告與調查並設立砲營廢藥爆炸慘死工人善後處。(註五)

上海銀行公會電北京政府請求取消推翻內債基金計劃，以安定金融，維護國家信用。

上海銀行公會以「公債爲國家命脈，人民身家所寄託，」特電大總統、國務院、財政部，請求取消推翻內債基金案之計劃，以維護國家信用，安定金融。其電文如下：

「大總統、國務院、財政部鈞鑒：連日報載財政部擬推翻公債基金案，否認安稅務司說帖，蘇次長力爭不得，潰而去職，且聞財部以公債均係資本家、銀行家所執，有意摧殘，是以羣情尤爲憤激。查公債爲國家命脈，人民身家所寄託，銀行與社會經濟有關係，外國人方以受託保管，尙設法爲債權人保全，而我國財政當局竟言破壞，毀滅國信，騰笑友邦，論情理似不應至此。惟是人言藉藉，致使執有債票者紛紛向鄰會探問，是民情已可概見，應請鈞座院部，以國家信用、金融安寧爲前提，如有前項主張，速即取消，一面迅將安稅務司說帖由閣議通過，宣布全國，以息浮議，而安人心。上海銀行公會、江。」(註六)

總稅務司安格聯爲維護整理內債基金案，數與財政部爭論，上海銀行公會爲此特別致電安格聯以誌感謝之忱。電曰：

「報載執事爲公債基金事，致財政部及銀行界公函，商民間之感爲感動，聞財政當局尙欲別有主張，業由敝會分別電陳利害，並請其迅將執事說帖決定照辦，宣布全國。現在此間商民咸來敝會，聲明據稱守定執事所議優先順序，誓死不能拋棄，藉答公誼，而闢異議云云。合以電達，並誌感忱。」（註七）

註一：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第五冊，頁二六。

註二：「傳記文學」，第十七卷，第一期，頁四九。

註三：「政府公報」，第二五三七號。

註四：民國十二年四月八日「順天時報」。

註五：民國十二年四月十一日「順天時報」。

註六：民國十二年四月七日「順天時報」。

註七：同註六。

四 日 孫大元帥電許崇智促蔣中正赴粵相助。

孫大元帥擬出師東江，夾擊陳炯明餘孽，以蔣中正未就參謀長職，倍感殷切需其襄助，本日特電許崇智總司令，促蔣中正速來粵相助。電曰：

「此間擬出師東江，爲夾擊之計，需介石來助，望兄加電促之來粵。前敵之事，介石所能者，陳翰墨當能之，望重用之，必有補也，孫文、蒙。」（註一）

孫大元帥任命林雲陔為大本營秘書、梁鴻楷為中央直轄討賊軍第四軍軍長。

林雲陔原任大本營金庫長，後改大本營財政部第三局局長，以理財非其所長，屢請辭職，迄未到任。

中華民國十二年 四月三日

，至上月三十日，孫大元帥始准其所請，惟以其能力甚佳，本日乃另調任大本營秘書。又任命梁鴻楷爲粵討賊軍第四軍軍長、馬伯麟爲虎門要塞司令、楊鶴齡爲港澳特務調查員。（註二）

梁鴻楷原爲粵軍第一師師長，去年北伐入贛頗著戰績，及陳炯明叛變，北伐軍回師討賊，梁受陳誘，中途變節，潛赴惠州附陳。但所部將士多不願從，乃於孫大元帥回粵後，復率部悔過來歸（唯陳修爵團長未歸）。孫大元帥嘉其悔過，予以優容，旋即升任中央直轄廣東討賊軍第四軍軍長。

孫大元帥任命馬伯麟爲虎門要塞司令，楊鶴齡爲港澳特務調查員，李濟深、鄭潤琦爲師長。

孫大元帥手令，任命馬伯麟爲虎門要塞司令，派楊鶴齡爲港澳特務調查員，（註三）李濟深爲中央直轄廣東討賊軍第一師師長，鄭潤琦爲第三師師長。（註四）

護法議員尹承福、閻容德、周維屏、李曾魯等人聯合發出通告，反對修改制憲會議規則。

依國會組織法第二十一條之規定：民國憲法之議定由兩院會合行之；非兩院各有總議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不得開議。自國會北遷以來，歷次召集制憲會議，皆因出席議員不足法定人數，而告流會。因而有熱衷制憲之議員，倡議修改制憲會議，達兩院總議員五分之三以上即可開議。尹承福、閻容德、周維屏、李曾魯等護法議員，爲防止少數人操縱立憲，使國家大法不致淪於危險，而聯合發出通告，反對修改憲法會議規則。其通告曰：

「國會來京開會，夾雜一些解職份子，本已不配言制憲，果然屢出開會通知，每次流會，或者他們是自慙自愧，不敢到院，怕製出不驢不馬的憲法，徒惹唾罵。不料昨日（三日）憲法會議人數不足，改談話會，湯某、呂某竟

發言主張由兩院聯合會，修改憲法會議規則第二條：本會議依國會組織法第二十一條第二項，非兩院各有總議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不得開議，非出席議員四分之三以上之同意，不得議決。此法自公布施行。民二制憲、民六制憲、民八制憲，歷經依法定人數開會。惟現在半官式之國會，每多不能出席，遂妙想天開，意欲改制憲人數。查憲法爲立國根本大法，與普通法律不同，特定四分之三的人數出席，嚴格限制，所以昭鄭重而示尊嚴，以妨操縱於少數人之手，致國家根本大法淪於危險。若隨便修改不成爲刚性憲法，亦不得爲柔性憲法，使國家陷於無法之地，其害曷窮？設人數再或不足，又將改爲三分之一的人數，全國人民亦將聽從之乎？卽或幸而製成，少數人專制，比袁氏御製之憲法，尤爲齟齬，何以取信全國？豈復有人遵守？心所謂危，不敢緘默，用特鄭重聲明，憲法爲全國人之國法，非他們少數人之家法，全國須知提倡變更憲法會議人數之份子，卽是破壞憲法之蝨賊，全國人民應當注意，視爲公敵，務希共起監視，俾憲法依法生出，奠定國是，期亦愛國愛法共有之責任也。」（註五）

四川鄧錫侯攻至成都，劉成勛退出，由劉文輝維持秩序，戰事停止。

四川劉成勛（第三軍總司令）部師長鄧錫侯，去年攻楊森獲勝時，因與劉爭權，自重慶回師反攻至成都；經由劉文輝調停，讓劉成勛軍隊和平退出成都，由劉文輝以衛戍司令名義維持省城。——戰事暫告結束。（註六）

註一：「國父全集」，第三冊，頁九〇八。

註二：「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公報」，第六號，大元帥令。

註三：黨史會藏原件。

註四：同註二。

註五：民國十二年四月七日「順天時報」。

註六：周開慶：「民國川事紀要」。頁二九二。

五日 孫大元帥令將印花稅事務交由財政部辦理。

中華民國十二年 四月五日

中華民國十二年 四月六日

四三八

孫大元帥本日令兼理大本營財政部長鄧澤如、廣東印花稅分處處長孫祥夫將廣東印花稅事務交由大本營財政部辦理。（註一）

北京政府任命潘毓桂為蒙藏院副總裁。

是日北京政府令准蒙藏院副總裁易次乾辭職，任命潘毓桂為蒙藏院副總裁。（註二）

註一：「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公報」，第六號，大元帥訓令。

註二：「政府公報」，第二五三九號。

六日 孫大元帥令清理獄政，統限三個月辦理完竣。

本日，孫大元帥訓令大本營軍政部長程潛、廣東省長徐紹楨、大理院長趙士北，清理獄政。將民事被告人，無論有無保人，一律釋放；刑事被告人證據不充分，或係應處五等有期徒刑以下之刑者，准以取保釋出候審。令文如下：

「案查十年十月五日曾經明令清理庶獄，以普東澤。旋值粵亂發生，此令迄未實行，甚非本大元帥慎重庶獄之意，亟應重申前令，切實辦理。應即由大理院督率廣東高等審檢兩廳，及所屬各廳庭，各派專員清查，現在監獄中執行刑罰之罪犯，擇其情可原者，呈請減刑，至羈押民事被告人，無論有無保人，應一律釋放。其刑事被告人，證據不充分，或係應處五等有期徒刑以下之刑者，及案經上告，危宗於上年變亂損失，一時難結者，均應取保釋出候審。仍督所屬以後務遵刑事審限，並依法勵行緩行假釋，責付保釋。此外軍事犯及受行政處分被羈押，或因犯已廢止之治安警察法被懲治者，並應由各軍事長官，及廣東省長遵照前令，分別辦理，統限三個月辦理完竣具報，勿稍延玩。」（註一）

中國歷代冤獄甚多，官吏之擅作威福者，動輒拘押人民。民國成立，此風並未改進，侵犯人身自由，莫此為甚。孫大元帥在內憂外患交相煎迫之中，特注意及此，一面促進司法獨立，一面釋放民事囚犯

；刑事犯罪刑較輕者，並准保釋候審。此不僅維護人權，抑且改良司法，非大仁大智，決不能頒發此種命令。

北京政府總稅務司安格聯自本日起告假回英，所有假期內事務委由總務科稅務司包羅暫行代理。

總稅務司一職，自清季以來，即由英人擔任，關係中國財政甚鉅。北京政府現任總務司安格聯亦爲英人，前以財政部破壞其所擬訂之內債整理案，怏怏不樂，遂以緊要私事亟須回國自行料理爲由，呈請擬自四月六日起請假四五個月；所有請假期內一切日行事務，照往例委派總務科稅務司包羅（英人）暫行代理。安格聯之告假，經稅務處照准並於二月二十八日咨行財政部查照，至是請假離職，即將啓程返英。（註二）是日，安格聯以總稅務司名義發布關於內國公債之通告。其文曰：

「本總稅務司現因奉准給假行將離京，在此假期之內，所有下列三項公債還本付息各事，宜俱委由代理總稅務司包羅按照向章辦理。」

計開

三年公債

四年公債

十一年短期公債

至所有下列整理案內各項公債即係

八釐軍需公債

整理七釐公債

九年整理金融公債

五年公債

七年長期公債

整理六釐公債

仍由本總稅務司親自經理，所有還本付息事宜，已令由整理內債基金處（在本京東長安街門牌第二號）秘書艾瑞時隨時按所存基金之款儘數撥付，特此通知。」（註三）

附錄：財政之危機（註四）

中華民國十二年 四月六日

中國之財政狀態。既非議論整理辦法之時機，如非早速從事整理，勢必馴致列強起而干涉，或失去整理之時機，馴致不可收拾之狀態。聞總稅務司安格聯氏之快快不樂請假歸國，實因政府破壞其所企劃之整理案，足以動搖內債基金。中國銀行方面不滿甚大云。惟據財政當局向中美通信社記者之辯明，則謂政府非必動搖內債基金，惟內外債中有以關稅收入及關餘爲擔保之優先權，倘概行除外而整理財政，則九六公債等之內債，勢必無款可付，此乃不得已之舉也云云。若政府對於此項內債本息之支付，如其辦法稍有錯誤，致其信用墜地，政局之混沌與民心之不安，當更加增大耳。倘內國銀行團際此國步艱難之秋，一致默認政府之提議，援助政府渡過難關，固可以得一時之小康，但北京政局常形動搖，中樞財政負責無人，銀行團不敢深信政府。亦自然之數也。

然而近日國務會議所議決寶道之財政整理案，又果如何耶？其內容固無由詳悉，惟據寶道本年一月二十三日在財政討論會席上所發表之說帖：(一)將短期無擔保之高利內外債約三億七千萬元，概行變更為開稅擔保之長期債務，謀利率之低下。並根據華會九國協約之決議，裁撤內地釐金，實行關稅值百抽七·五。如寶道所預想之收入，每年約得八千八百萬元。倘此後益見增加之趨勢，則每年可還九千萬元本息債務，不數年即可償還清楚。雖然，短期無擔保之內外債，連年多未支付本息。茲變爲關稅擔保之長期債務，果可得內外債權者之承諾耶。(二)假令如華會九國協約之決議，今秋竟實行召集關稅會議，然非厲行裁撤釐金，則列國甚難承認增加稅率。益以中國政府近來之信用，遠非華會當時可比，美國之對華同情者已漸次覺悟，關稅會議之前途成效，殊大堪悲觀者也。(三)寶道之整理案完全除外交通借款，謂此項借款當由路電收入而償還。故交通借款關係各國，現在極表猛烈之非難，如美國尤爲嚴重反對，故縱欲實行寶道之提案，亦有上述之困難。政府果有如何成竹在胸耶？

竊思中國歷來財政當局，殆無異敗子之浪費。關於財政之處理，隨入隨出，東挪西借，絕無計劃，祇求彌縫一時，卸去自身責任，絕不顧念國庫之窮乏，積債至今，遂陷於進退兩難之境。此次縱決欲藉寶道提案而着手整理，然寶道案既有上述三難點，倘不先具適當方策，貿然欲一試行，則人仍將認爲一時彌縫方策，而財政當局之信用，更當日形墜落而已。

最近美國財團阿卜脫電告本國曰：「煙酒借款合同期滿，與中國政府交涉始終無確實答覆，日本西原借款，到

期求轉利爲本，重訂合同，亦無何等辦法。中國財政實已破產，坐索無益，已回國另籌應付」云云。歐美論壇見此電文，已宣告中國財政死刑，近又轉駐京英美日法四使將再勸告中國政府，謂中國政府如此藐視各國債權，不顧國家之信用，各國因擁護本國債權起見，或當取適宜之處置，恐於中國人不利云。是中國財政今正在危機狀態之中耳。

劉冠雄電辭海疆防禦使。

本年一月二十一日北京政府停止援閩軍隊，責成劉冠雄與薩鎮冰、孫傳芳辦理主客各軍善後事宜，北京政府復以劉冠雄在閩頗爲王臧等所擁戴，故於本月三日特派爲閩粵海疆防禦使，以爲調劑閩局之計。劉於本日迭電辭職，原電兩通如下：

一、國務院張總理鑒：歌電謹悉，遠辱賜賚，無任感愧。冠雄自顧衰庸，慮難勝任，經電陳請另簡賢能，乞予玉成，俾遂初服。專電布臆，並展謝忱。劉冠雄叩。魚印。（註五）

二、大總統鈞鑒：國務院鑒：恭讀明令，特派劉冠雄爲閩粵海疆防禦使此令，等因奉此。仰見恩施，稠疊篤及棄材，聞命之餘，悚愧無地。竊維此次閩亂甫起，即蒙大總統惻然軫念，擬派劉冠雄簡人南下，以自治相屬爲統一之圖，乃以討逆令頒，糾紛滋甚，又使銜命鎮撫，其時荷政府倚畀之重，念鄉人責望之殷，力病從公，於今數月，幸得各方諒解，漸能貫徹和平，乃以秩序粗寧，力求解除職責，魚電陳，未荷允從，敬體政府制法之謀，因就辦理善後之事，咸電呈報，本越一句，而三月二十日令下，政府所以措置閩事，已極周至，遠方隔閡，莫測高深，爰請將鎮撫使名義撤消，幸蒙賜准，擬乞假日，修掃先塋，茲復任以閩粵海疆防禦使，責任更重，自維衰朽，益懼難勝，計維顛懇，另簡賢能，藉奠南紀，冠雄雖居鄉里，少息仔肩，然苟利國家，仍當竭力相從，藉酬知遇。區區愚悃，伏乞鑒垂，臨電據誠，不勝屏營待命之至，除快郵呈請外，謹電奉聞。劉冠雄叩。魚印。（註六）

周蔭人率一混成旅入福州，王永泉讓予駐地。（註七）

中華民國十二年 四月七日

四四二

楊森、趙榮華攻克重慶，但懋辛退瀘州。

吳佩孚派趙榮華等旅援助楊森回川，三月更遣第八師師長王汝勤助之，本日進占重慶。（註八）

註一：「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公報」，第七號，大元帥令。

註二：「政府公報」，第二五三八號。

註三：同註二，第二五三九號。

註四：民國十二年四月十日「順天時報」。

註五：民國十二年四月八日「順天時報」。

註六：同註五。

註七：「東方雜誌」第二十卷，第九號，頁一三七。

註八：「最近三十年中國軍事史」上冊，頁四一三—四一四。

七日 孫大元帥令飭各軍事首長嚴禁提徵鹽稅及變賣官鹽。

先是，兩廣鹽運使伍學煜呈稱：

「案據小靖場知事唐鏡湖呈報：『現駐陸豐粵軍警備隊司令馬永平所部統領葉德修，以軍用支絀，運鹽接濟，先後用船運去場鹽二十一載，計一千四百二十八擔；又陳統領漢南派隊押船十四艘，在淡水廠由雍合等運館配去鹽四百七十六擔，二共運去軍用鹽一千九百零四擔。又三月十日該司令部副官馬方平，遣兵運配下尾廠存鹽四載，計二百七十二擔。似此假借軍用名義，擅提軍鹽，毫無限制，將見場鹽立盡，稅收損失，何堪設想。目下實無抵拒之方，理合先行呈報核銷備案，如軍隊繼續載運，再行具報。』又據代理雙恩場知事姚世儼具呈：『本年二月二十五日東路討賊軍第三路司令官梁，派副官梁士衡、黃日偉到場轄之雙魚廠採賣官鹽二百五十包，又派委員任心符將北寮廠存鹽採賣七百包，該價提解司令部充作軍餉，呈請核銷備案』各等情。據此，查場產鹽觔，為國稅之根源，如

果駐近軍隊自由提售，將價充餉，是鹽法軍紀藩籬盡挾，稅源既塞，國用無資，關係大局，殊非淺鮮。除令復各該知事切實勸阻，其以前提過鹽餉向之補取收據送使署備案外，理合據情呈報帥座鑒核，俯賜設法維持，以顧產銷，並乞指令祇遵。」

孫大元帥據此以爲鹽課純爲國稅，關係外債，自應由鹽政法定機關管理徵收，不得任憑軍人濫行干涉，以亂稅則，而招責言。本日令飭海軍艦隊司令溫樹德、江防司令楊廷培、海防司令陳策、長洲要塞司令蘇從山、閩贛邊防督辦李烈鈞、大本營軍政部長程潛、滇軍總司令楊希閔、桂軍總司令沈鴻英、西路討賊軍總司令劉震寰、東路討賊軍總司令許崇智、大本營駐江辦事處全權主任古應芬、南路討賊軍總司令黃明堂、高雷討賊軍總司令林樹巍，並轉飭所屬，嗣後無論何部軍隊，所需餉項火食，應各向該管長官直接具領，不得假借軍費名義，擅在駐地有提徵鹽稅或變賣官鹽情事，如違，定行重究。（註一）

許崇智部回粵接防潮汕，蔣中正電促先破沈鴻英，以防引北敵入粵

李烈鈞率所編陳炯明部歸順各軍，由潮汕移閩邊；東路討賊軍許崇智回粵部隊接防入駐。是日，蔣中正由滬電許，主張本軍先破沈鴻英，以防其引北軍入粵。（註二）

川軍總司令劉成勳發表通電，痛責北方軍閥禍川害民。

吳佩孚爲達成武力統一全國之目的，指派鄧錫侯、田頌堯和楊森等率兵進攻川北，挑起爭戰。本日劉成勳特別通電全國，說明北軍藉口統一，擅開釁端之真相，呼籲南北當局，對野心軍閥，嚴加警告，並鄭重宣言，若北方軍閥仍甘爲戎首，決意禍川，則誓率川軍與彼相見於疆場。宣言文曰：

「年來國家多故，戰禍頻仍，政治中樞久失統馭能力，各省爲保持安寧，不得不急謀自衛。吾川據長江上游，形勝夙稱天府。辛亥以還，歲罹兵禍，創深痛鉅，尤較他省爲烈。故於九年之冬，以全省軍民之公意，宣布四川自治，並經鄭重聲明，勿論何省軍隊，均不能犯入川境，蓋一方爲桑梓謀永久之福利，實一方爲國家保局部之安寧。

中華民國十二年 四月八日

四四四

數年以來，軍民上下，循茲故轍，罔敢或違。邇者南北當局，羣知黷武之非，毀法之謬，欲以意見之交換，促合法之統一，吾川同隸中國版圖，吾民同屬中華民國，豈復自外國家獨樹異幟？現在四川省憲，不日觀成，方將隨南北羣公之後，解決大局糾紛，以共促全國於統一。不幸川省以整飭內部，進退軍職人員之故，偶起局部紛擾，致北方野心軍閥，利用時機，勾結川中師長，鄧錫侯、田頌堯，及潰竄鄂西之楊森等，竟以重兵掠我東北邊陲，文電傳來，證據確鑿。夫苟爲統一起見，則川省亦一致贊助，何不可爲法律之協商，若爲征服而來，則吾川亦屬中國領土，又豈等於化外，乃輒舉無名之師，急急西犯，司馬心跡，路人皆知。吾川軍民共明大義，協心禦侮，憤慨同深，現鄧田各部叛軍，疊經痛懲，綿瀆要塞，次第收復，北道軍事，指日蕩平，爲此敬告全國，幸垂評聽，所望南北當局，對於野心軍閥，嚴加警告，俾其幡然覺悟，知張皇武力，實與世界潮流，國民心理相背馳，立將入川部隊一律撤回，並望我自治省區，敵愾同仇，特申正義，爲有力之援助，成勛忝領軍民，捍患衛鄉，責無旁貸，若仍甘爲戎首，決意禍川，誓當率我全體川軍，悉索敝賦與暴軍相見於疆場，義憤所在，九死弗移，謹此宣言，佇候明教。」

(註三)

註一：「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公報」，第七號，大元帥訓令。

註二：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第五冊，頁二六。

註三：民國十二年四月八日「順天時報」。

八日 沈鴻英再次拒絕北京政府任命職務。

沈鴻英於本月五日起，連日宴請要人，說明不受北京政府命令之因，並闢謠言，雖然如此，仍無法掩蓋其陰謀。(註一)

附錄：粵局不受北庭命令之影響(註二)

廣東八日特約通信云：北京政府三月廿一日對粵所下委任令，至今日久不特督理軍務之沈鴻英，幫辦軍務之楊希閔，與及駐粵海軍艦隊司令之溫樹德，固未就職，即陳炯明舊部林虎之潮梅護軍使兼粵軍總指揮陳炯光之第一師

長，鍾景棠之第二師長，黃業興之第一混成旅長，王定華之第二混成旅長亦未報告就職，是此項命令固完全失卻效力，而對於粵局亦絕不發生若何影響，乃四月三日，北京政府又對粵再下第二次之委任令，委任洪兆麟爲洪威將軍兼廣東陸軍第三師長，委任李易標爲廣惠護軍使，委任申葆蕃爲欽廉鎮守使，並佈散流言謂爲沈鴻英密電保薦，其中實具有一種作用，以爲第一次命令既不能搗亂粵局，此次故意宣佈指爲沈鴻英密保，使各方對沈頗起猜疑，以行其離間之計，沈鴻英亦知其用意所在，故自五日起，連日在大新公司四樓酒菜部，及亞洲酒店設筵，特請各方面要人宴會，將此事爲之詳細解釋，沈鴻英因駐在新街，未暇親到，特派鄒參謀、秦副官二人爲代表，名爲聯絡感情，實爲解釋嫌疑起見，其大意略謂：沈總司令既不就督理軍務之職，安有逕行保薦他人之理，即使保薦，亦必就職後出以督理名義，堂堂正正方合手續，何必爲此鬼域伎倆，況且北庭既謂爲沈所密保，已俯如所請，而下委任令則北庭與沈必係情意融洽可想而知，安有沈則出以秘密而北庭則不守秘密，故爲宣佈，即此可知其爲有意挑撥離間，諸公明達，諒不爲其所愚等語，此經明白解釋之後，各方對於此事亦多已諒解，惟此次所委任三人除洪兆麟爲陳炯明舊部外，李易標則爲沈鴻英所部，申葆蕃雖非沈部而與沈亦最爲接近，洪兆麟前月已將潮汕軍事交下李雲復代理，自行避往香港，其就職與否，雖未可知，李易標、申葆蕃二人則必爲沈鴻英之馬首是瞻，沈未就督理之職，李、申二人亦決不就職也。又聞北庭現有緊急密電催促林虎、陳炯光、鍾景棠、黃業興、王定華等早日就職，復授以進行方略，預籌最後之退步，謂如果就職後，爲各方所迫不能立足，萬不得已時，准可退駐贛邊，已與贛蔡磋商妥協，允爲容納並許以接濟，准可放心云云。聞林虎現亦赴港，故陳炯光、鍾景棠等接電後，特派員赴港，請示進止機宜，因陳炯明已在港設有秘密總機關，想陳黨中人日間當有重要之會議，至謂沈鴻英確已拒絕北庭，而與孫中山有真意之結合，則又似未可遽信，孫、沈二人兩方應付之機宜，雖非外間所能制悉，惟有一事最顯淺明白，爲衆所共見者，則孫中山與沈鴻英至今尙未嘗會晤一次，則其中猜疑未泯，未能誠信相孚，實在不能爲諱，無怪外間謠言紛紛而起，挑撥離間之事。

北京政府任顧維鈞署外交總長。

中華民國十二年 四月八日

北京政府外交總長黃郛假滿辭職，任顧維鈞繼署外交總長。（註三）

附錄：順天時報論說：「顧新外長與張內閣」（註四）

八日明令去黃郛君署外長之職，而特任顧維鈞君署外長。現在顧氏表面上尚未允諾，似此非與財長問題同告安定，則張內閣之完全復蘇，尚在不可保障之狀態。夫張內閣之根本使命，原在和平統一，而其應急的使命，又在彌縫財政與解決外交，張揆關於和平統一，固未嘗不極力籌畫，第中經粵局之變化與孫氏之南行，其和平統一方案在事實上完全破產，業經吾人曩所指明矣。張揆於此自宜決然下野，乃一旦提出辭呈，復翩然重行復職，爾後縱尚和平統一，亦不過表面上之飾辭。縱近日曾致函請孫氏北上，然決不能因此認為和平統一之誠意，張內閣之不能完全復蘇，其根本純在此一大弱點也。至於財政問題，頗在困難狀態。縱以劉財長之手腕與努力，似亦難以籌出絕好方法。蓋財政困難之根本原因，既在南北分離與軍閥爭權，則非芟除此根本原因，其難以安定財政，乃當然之事。逮至今日，一時的彌縫方策，似亦已山窮水盡矣，然馴致今日之狀態，早為吾人所預想，於當局可以施行一時彌縫方策時，早應想到根本解決國事之必要，是吾人迭次向國人所勸告者也。

外交與財政俱為歷來北京政府之難關，其中最重要而且困難者為魯案交涉。當時因王正廷氏之堅毅態度，與日本方面之誠實好意，幸告圓滿之結果，此後遂無外交之足觀。蓋問題自身既形困難，蒙昧世論復成有力，而又缺乏適當之外長，實此三原因所致。黃氏之無所為而辭職，固可想見其無能耳。雖然，縱使具有多少之能力，而處今日之狀態，其不能進行有效之外交，亦當然之事。蓋非具有非常能力者之手腕，則斷難見各種繁難外交之解決也。曩者施肇基氏嘗署外長，其對於同意案之不熱心者，實因豫想為外長不能有所為，嗣後之不得通過於參議院，寧可認為施氏如願相償也。夫施氏與顧、顧兩王諸氏，雖同以通曉外交見稱於世，然為其中思想最穩健者，吾人曩曾加以批評。在施氏或當有處置今日外交之意見，然彼深知今日不能執行，自進而求所以不克通過，固可謂知機，但其無愛國之勇氣，殊屬遺憾。在王正廷氏或亦獨具處置今日之卓見，然彼亦不欲出肩此任。至於顧氏，才幹有餘，識見非凡，加以年少氣銳，極富勇氣，對於今日之外交，當非胸無成策，就其意見而論，或與施氏有所異。或與王正廷

氏亦有所異，惟吾人未克獲見施、王兩氏之識見與手段，殊屬引為遺憾也。但顧氏果發揮如何識見與手腕，以解決外交之困難，對於瀕死之張內閣，能否加以注射劑，俾添一脈之生氣，吾人惟刮目以待之。

上海各軍艦通電宣布贊助「聯省自治」，由艦長許建廷等推林建章為海軍領袖。

駐青島之海籌軍艦，由艦長許建廷率領至上海，會合原駐上海各軍艦永績、建康、列字等艦艦長於高昌廟，通電宣布與王永泉、臧致平及自治軍合作，贊助聯省自治，反對孫傳芳入閩，並推少將林建章為海軍領袖。其通電曰：

「今日吾國政治紊亂極矣，強藩擅權，道德淪喪，禍機倚伏，迭為乘除。中央政府不能任其用，地方兵爭無以舉其度。全國騷然，吾閩尤甚。李逆禍閩，已經九稔。客歲我海軍與王、臧兩軍，及自治軍、粵軍樹自治之旗幟，以驅李為職志。困苦艱難，甫達目的，方冀脫軍閥之羈絆，與浙粵各隣省同樹聯省自治之基。不謂中央無權，聽命軍閥，竟以孫傳芳為督理，提師直壓閩疆，實行其侵略政策，蹂躪地方，增加餉項。閩本極貧，何堪荼毒，我海軍將領，閩籍居多，為國為鄉，責無旁貸，當此舉國贊成聯省自治之時，加以省憲問題草案已定，民意所在，誰敢抗違。應請我海軍全體同人，毅然主持，宣布聯省自治宗旨，鎔王臧兩軍及自治軍于一冶，戮力拒孫，以貫徹閩人治閩之宗旨，並率各艦開駐高昌廟，為集合地點。林少將建章公正廉明，澄清有志，即於本日公推為海軍領袖，以維全局。邦人君子鑒此區區海軍。海籌艦長許建廷、永績艦長蔣斌、建康艦長周壽華、列字艇長彭瀏、江南造船所長劉冠南、軍機課長王辰齋、軍械課長張瀾清、電務課長陳翼宸、軍醫課長許世芷率全體官佐士兵同叩。庚。」（註五）

註一：民國十二年四月二十日「順天時報」。

註二：同註一。

註三：「政府公報」，第二五四二號。

註四：民國十二年四月十一日「順天時報」。

註五：民國十二年四月十二日「順天時報」。

九日 孫大元帥明令褒揚前雲南總司令顧品珍、靖國軍第二軍軍長趙又新。

前雲南總司令顧品珍、靖國軍第二軍軍長趙又新等，於護國護法等役，功在黨國，深得將士景仰，不幸均於作戰中陣亡，孫大元帥特明令褒揚，並追贈陸軍上將銜。褒揚令文如下：

一、大元帥令：前雲南總司令顧品珍，忠誠純篤，勇略冠時，治軍有方，勲勞夙著。護國護法，無役不從，艱阻備嘗，志氣彌厲，本大總統特任爲雲南總司令，綏輯軍民，有功邊徼。前年自請率師北伐，董率將士，爲國馳驅，不幸中道隕於寇亂。所部將士，秉承遺志，間關千里，以赴國難，遂能攘除叛逆，戡定廣州。本大元帥每維教戰之績，益懷赴義之勛，宜有褒榮，用彰遺烈。顧品珍着追贈陸軍上將，照上將陣亡例給卹，由軍政部查照定章辦理。生平事蹟並宣付國史館立傳，以昭崇報，而示來茲。此令。

二、大元帥令：前靖國軍第二軍軍長趙又新，志慮忠純，韜略嫺習，護國護法兩役，轉戰黔蜀，躬在行間，所向有功，軍民愛戴。民國九年之役，隕於行陣，見危授命，無愧軍人。本大元帥每軫干城之寄，益興聲鼓之思，特予褒揚，用彰遺績。趙又新着追贈陸軍上將，照上將陣亡例給卹，由軍政部查照定章辦理，以昭義烈，而勵戎行。此令。（註一）

中國國民黨總理孫先生文委任吉譙黨支部、霹靂嗶乞黨分部等重要職務。

本日孫總理委任林有祥爲吉譙中國國民黨支部總務科主任主任，陳萬錦爲吉譙中國國民黨支部總務科副主任，李忍辱爲吉譙中國國民黨支部執行部書記，陳元機、李孔塔、林呈祥、陳悌英、呂俊典、李金鑾、李大蟬、羸壬癸爲吉譙中國國民黨支部幹事，林永昭爲吉譙中國國民黨支部評議部書記，陳麗水、林水漚、李引相、伍遠鋤、林箕忠、李國釵、鄭文倩、何玉麟、李文梓、黃水龜爲吉譙中國國民黨支部評議部評議員。陳楚良爲霹靂嗶乞中國國民黨分部總務科主任主任，梁炳然、高周、馮如椿、鄭潤民、高石、羅林、周福爲霹靂嗶乞中國國民黨分部執行部書記，張統垂、梁錫餘、梁榮銳、李文卿、楊玉、譚祖

幸、何玉、蔡恆釗、葉春譜、吳海華爲霹靂噶乞中國國民黨分部幹事，翁鏡祥爲霹靂噶乞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書記，梁元亨、馮藉生、周九、伍子金、林賢、胡傑生、黃連、林達九、黎業初、黃萬湖、趙永、陳炎初、藍楊、陳炎成、張澄和爲霹靂噶乞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評議員。林耀如爲吉礁中國國民黨支部宣傳科正主任，陳誥遠爲吉礁中國國民黨支部宣傳科副主任，岑醒亞爲霹靂噶乞中國國民黨支部宣傳科主任。林潤澤爲吉礁中國國民黨支部會計科正主任，陳玉兔爲吉礁中國國民黨支部會計科副主任。麥森爲霹靂噶乞中國國民黨分部會計科主任。陳英擔爲吉礁中國國民黨支部黨務科主任，李茂海爲吉礁中國國民黨支部黨務科副主任。高逸山爲霹靂噶乞中國國民黨支部黨務科主任。李引口爲吉礁中國國民黨支部正部長，顏金葉爲吉礁中國國民黨支部副部長，戴甫季爲吉梁中國國民黨支部評議部正議長，張日新爲吉礁中國國民黨支部評議部副議長。梁棟英爲霹靂噶乞中國國民黨分部正部長，胡□爲霹靂噶乞中國國民黨分部副部長，鍾發爲霹靂噶乞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正議長，李智壽爲霹靂噶乞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副議長。（註二）

舊國會衆議院倒閣與擁閣兩派發生互毆。

舊國會衆議院開議不信任張紹曾內閣案，倒閣與擁閣兩派議員互毆，幾釀人命。是日下午一時開第三期第卅四次常會，議長吳景濂主席，延長時間至二時十分，主席報告出席人數三百十二人，已足法定人數，宣告開會。主席報告，錢崇愷動議，請先議第十四案：『對於內閣不信任案』（議員葉夏聲提出）。諮詢有無附議，附議者在五人以上，主席請錢崇愷說明變更議事日程理由。錢崇愷謂國務員辦理外交種種失敗，喪失國家主權甚鉅，議員葉夏聲提出不信任案，本席極表贊同，尤希望早日成立，故提出動議請先議不信任案。同時，尚有牟琳亦請變更議事日程，先議不信任案。主席依法請牟說明。牟謂本席請變更議程，意思與錢君意思相同，錢君既已說明，本席可以省略說明。主席以變更議事日程付表決

，時在場人數三百四十六人，起立者一百五十六人（少數否決）。陳純修、胡祖舜、陳邦燮等提出有異議，主席謂既有人提出異議，應依法反正表決。乃以不贊成變更議事日程先擬不信任案者請起立，起立人數亦爲一百五十八人。主席宣告正表決錯誤，請衆討論不信任案。張琴、萬鈞等聲明反表決有異議，請再表決。陳純修、王乃昌等遂大罵萬鈞等爲政府黨，得了政府多少錢，不要臉等等，向萬等謾罵，萬等亦以惡聲相報，繼乃互相揪打至三數團。于此揪打數團之時，主席連振警鈴，場中復有某已被打死之聲，衆乃放手。齊聞至已受重傷，氣已昏閉之張昇雲處，經張之同鄉議員等將張抬至國務員休息室至一時許，張氣始回。場中之秩序紛亂，請拿兇手者，請一面起訴，一面由院懲戒者，乃爲毫無秩序之發言。張琴、萬鈞、彭漢遺等謂動手打人者爲王傑、陳純修、王乃昌、呂泮林四人，請主席注意此四人，並將王傑揪交主席，請交警衛看管。主席當命兩警衛將王帶至秘書長室，暫爲看管，一面屬秘書電震旦醫院請醫生診治被傷者，並請檢察廳派檢察官來院驗傷。又報告現在雙方均有懲戒案提出，如以此付表決，必有第二次之打架，現在電邀檢察廳請來驗傷，俟驗傷結果如何，再定辦法，遂振鈴散會。據云傷者腦部受重傷，腦部震動，一時間未能言語，但無性命之憂。（註三）

上海艦隊領袖林建章電孫大元帥，矢志衛國保民，不為強權所利用。

海軍少將林建章昨日被上海艦隊推爲領袖，宣布獨立，本日即電孫中山先生，矢志衛國保民，順應羣衆意志，贊助聯省自治，不爲強權利用。電曰：

「廣州孫中山先生鈞鑒：國家之有海軍所以衛國保民，原非供一二人政爭之武器。頻年以來，我海軍袍澤，屢爲一二強權所利用，喋血爭鋒，竟無主義，既無益於國家，復府怨於人民，長此不已，誠恐爲人詬病，無以自容，每一念及，輒用寒心。竊幸我海軍同人，應時勢之潮流，順羣衆之意志，本聯省自治主旨，以閩人治閩爲聯治之先河，藉解糾紛之時局，既可洗從前依人之積習，又以樹和平統一之先聲，庶幾不背國家設置海軍之本意。風聞

之下，欣忭莫名，復承共推建章主持一切，自維德薄能鮮，愧不敢當，惟是救國義舉，曷敢自耽暇逸。我海軍同人垂誨及於鄙人，敢不勉執鞭弭，以從諸君子之後。擬暫任其難，維持秩序，一俟大局稍定，即當退讓賢路，尙冀我袍澤同心戮力，共策進行，願以和平統一實現爲息壤，區區此心，希垂察焉。林建章、佳、印。」（註四）

註一：「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公報」第七號，大元帥令。

註二：「中國國民黨本部公報」第一卷，第十六號。（民國十二年六月十日）

註三：民國十二年四月十日「順天時報」。

註四：同註一，第十一號，頁三七—三八。

十日 孫大元帥令准蔣中正辭大本營參謀長職，另以張開儒充任。

孫大元帥自回廣州重組大元帥府後，即屢催蔣中正速來粵就任參謀長職，並於三月十七日任命蔣中正爲參謀長，以襄助軍事。時蔣中正因事尙留滬上，屢辭是職，迄未赴粵，至是孫大元帥始改以張開儒代大本營參謀長。（註一）

孫大元帥飭大理院長趙士兆，將僑商設廠工人陳祥等三人刑期予以從寬減刑。

日前有僑商名潘嘉者呈告於大元帥府，謂其本在小呂宋開設商號，專賣國貨，因民國政府提倡實業，歡迎僑商投資，是以集資返國，在廣州河南鳳凰岡鳳寧北開設大強織造廠。地方偏僻，不入警察範圍，且無更保，常受盜擾。去年五月十三夜，又來強徒，在牆外挖洞，廠中工伴陳祥、胡德、潘成三人醒覺，突起開門瞋之，火光中已認得爲屢偷廠物之匪。匪聞門開，反揮刀撲來，三伴急以鐵釧木棍抵禦，將其戳傷，匪始急竄，遂不窮追，實不知該匪逃至中途受傷倒斃。伏思地無兵警，門有兇徒，喊叫無從，迫得自出防衛，自衛固無干罪，禦盜更可獎巧。莫奈時當孫大總統蒙難離粵，潘嘉亦逃避回岷，未暇爲之營救，陳、葉竊政，司法界之黑暗，已盡人皆知，竟於十一年十月十六日判決，處拒盜之工伴三人

四等有期徒刑一年，扣至本年三月底，已被押八個月。竊念僑商投資歸國，既無保護，不得已出於自衛，而自衛反受濫刑，不特工件之冤無可伸，即僑商歸國之心，何難因是而灰冷。今幸孫大總統回粵，如雲開見天，人民冤苦，必蒙矜憫，故前月十日曾茹痛泣叩公府，乞念僑商橫受冤押，特赦出獄。雖蒙面許，未見明令，今陳祥等雙腳受鐐，初而腫漲，繼而潰爛，日夜呻吟，勢成廢疾。似此無辜被禍，莫不矜憐，故孫市政廳長科、吳公安局長鐵城皆曾爲三人設法請主張公道，使昭雪冤獄。爲此萬不得已再叩崇轅，乞念僑商受竊政者所摧殘，受枉法者所濫罰，立下明令特赦出獄，使陳祥等三人不至無辜瘦斃，則永感者不特潘嘉與工件三人，即一般投資歸國者，亦聞風頌德，謳歌國父不置矣。

孫大元帥以陳祥、胡德、潘成等三人，事出自衛，情有可原，且已經執行徒刑數月，應予從寬減刑省釋，本日特批令大理院長趙士北轉飭該管檢查廳遵照辦理。（註二）

沈鴻英召集部將密議於新街，陰謀叛變。

上（三）月二十日，北京政府任命沈鴻英督粵，沈未敢就，並電告遵照孫大元帥令移防西江，設司令部於肇慶。日前，吳佩孚遣人至港，陰爲慫恿，沈約晤於新街。促沈就職，沈從之。是日沈召其部將沈榮光、李易標、李根灝、古日光等舉行秘密會議；時又得岑春煊電及滙款，衆益爲動，遂決叛變。（註三）

附錄：國內戰爭的綜核（註四）

我們以前把國內的戰亂，自廣東起，一直到四川、福建，都已經分篇評述過；可是到了現在，東北角加添了個「持滿待發」的奉直戰事，西南角經過了個剎那過去的滇黔戰事，沿海方面又有了個推波助瀾的海軍獨立，而危如累卵的浙江省，也是調兵遣將準備有所舉動；因了這許多相繼而起的戰亂，使我們評述的方法，不得不中途改變；因爲這行將「衆水歸源」的時局，如果仍是分別去講，不但作者的文中難於接筭，恐怕讀者的腦中也過於頭緒紛繁

了；因此，在這將次「由分而合」的中間，不得不把他綜核一下。

時局的癥結固然在於國內的分裂，而我以為各派首領都想使「分裂的國家統一於我」這一點，尤其是癥結中的癥結。吳佩孚的武力統一計畫發生出南征西聯東討的惡劇，固然被許多人看作亂源，而對手方面的孫、段、張三角同盟，使大局東潰西爛，更是應該負相當的責任的。

時局的重心點，甲方在於洛陽的吳佩孚，乙方則分寄於廣東的孫文，浙江的盧永祥，以及關外的張作霖。因為乙方民黨派的勢力從廣東延到四川、福建，所以甲方的吳佩孚，派鄂軍助楊森入川，派贛軍合孫傳芳入閩，聯沈鴻英據粵，以為對抗。因為乙方的張作霖謀響應西南，所以直派運大兵五六萬，以大將六人向榆關、熱河進迫。甚至因為吳佩孚的圖川而發生唐繼堯驅吳系袁祖銘而奪取貴州。因為吳佩孚的圖閩，而有海軍中一部分受浙系的援助脫離直系，以及浙江派兵增防衢州、處州。我們試將上面所述的事項翻開中國全圖來查核一下，對於這四面八方的國內亂事，便可曉然其中的關鍵了。

我在上面把國內的戰亂提過綱領以後，為便讀者詳悉內容起見，更不得不再來分別講述一下：

一 廣東大變化的醞釀

從北京方面下了對粵八道命令，人人都以為粵局將破裂，至少粵中各派的態度可明白了；那知大謬不然。不但沈鴻英一面表示服從孫文，電辭北方任命，並揚言依孫令移防西江；一面又電洛陽說明困難，要求實力援助，使我們莫明他的究竟真心如何；就是外面所傳許崇智軍侵占贛南八縣，和北軍數千到韶關換用。沈軍服裝旗幟向廣州進行的兩種矛盾消息，也足使我們墮入五里霧中了。還有潮、汕方面的李烈鈞，因所收編的陳部與許崇智回粵軍隊衝突，致孫文令他全部移防，許崇智迫他限日退出，而他的部下因被人侵迫過甚，要他作主，一時也頗成為謠言的目標。我現在姑且除去莫明真相的那些事情，而將比較可靠的簡明述在後面：

(一)孫文對於北方的下閩、粵令尚未有正式表示，而北京的黎、張則亟謀挽回對孫的感情，任孫文為全國兵工督辦的命令雖未下，而託王寵惠因便帶交的信中，於「伏望……棄一隅之事業謀全國之安寧」以後，已有「上京再蒞，東閣相延」的表示了。

中華民國十二年 四月十日

中華民國十二年 四月十日

四五四

(一)林虎所率陳炯明殘軍謀在興寧五華截阻許崇智回粵軍隊，確已被許軍擊退，暫駐贛南附近。江門方面自從陳德春被陳策等趕走後，大約那邊陳黨的勢力已消失，完全在孫系範圍中，潮汕李烈鈞所編陳炯明部軍也已於四月七日退出。廣州各孫系軍隊已得與許軍通聲氣。

(二)民黨的聯絡滇軍，似乎已告成功，所以沈鴻英不但受了牽制，不敢就北方任命的督理職，且不得不有遷孫令移防的表示（僅爲外面的表示，實際不移動），及一度退出廣東觀音山等要隘（後仍回據白雲山）。

(三)沈鴻英似乎正在竭力布置，看了他聲言移防，而原駐各地的軍隊未見大部開出，反而伸張勢力於肇慶方面，石井兵工廠仍交李易標駐守，觀音山桂軍退出後於四月三日仍復回駐，便可明白。而且吳佩孚接濟沈軍，似乎也可證實；如大批軍械由韶關運入沈軍司令部，北軍從韶關易服開入粵省等等的消息，我們只見續續傳布而尋不出否認的資料，可見不盡是謠傳了。

我們根據上述的事實，可以看出廣東方面孫系勢力固然日見鞏固而擴大，沈軍準備也漸次完成，一旦爆發，正不知是鹿死誰手哩！

至於民黨在廣州，因要進行他的裁兵計畫，及維持現狀，不得不籌款，籌款的方法除開賭籌餉，標賣公產及借款外，實在並無別法。借款一層，因抵押瓊州的風說，惹起各方劇烈的反對；而標賣公產也不爲省民所贊同，弄得財政廳長因此地位不穩。賭捐則大部被滇軍所收，各派殊難分潤。而沈軍則刻刻以要索移兵費，這財政問題，或者於將來的變化不無關係罷！

北京政府任命廣西高等審判廳長及檢察長。

本日北京政府命令任命藍呈祺暫署廣西高等審判廳廳長，葉鏡湜署廣西高等檢察廳檢察長。（註五）

衆議員何弼虞等對於議員在議院中毆鬥事提出懲戒案。

昨日，衆議院常會討論不信任張紹曾內閣案時，擁閣派與倒閣派議員互相爭執，乃至發生羣毆之事

。本日倒閣派議員何弼虞等，乃提議懲戒在院逞凶之議員，意指擁閣派議員張琴、萬鈞等人。其提案文曰：

「爲議員在院逞兇，提議懲戒事。竊四月九日，本院常會討論不信任內閣案，首由萬議員鈞迭次拍案叫罵，伸拳頓足，其勢洶洶，而出言辱及王乃昌父母，污穢之詞，爲上等人不能出之於口，以致激起衆怒，發生紛擾。而谷思慎、彭漢遺、張琴等，攙扶同萬鈞向王乃昌撕打，經李鈞、吳宗慈、戴書雲等拖救，始免於難。當紛擾之際，王傑在旁勸解，有史澤威、谷芝瑞、王雙岐、陳堃等目擊，可以證明，而谷思慎、張琴、彭漢遺等，竟將王傑兇扭至本院秘書長室，不容王傑分辯，強令警衛看管，公然侮辱，儼如囚犯。議員非司法警察，議院亦非監獄，擅行逮捕管押，尤爲犯罪行爲，應請將萬鈞、張琴、彭漢遺、谷思慎等提付懲戒，卽祈大會公決。提出者何弼虞、陳嘉會，連署者數十人。」（註六）

註一：「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公報」第七號，大元帥令；「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第五冊，頁二九，則載「九日總理准公辭東路討賊軍參謀長職」。

註二：「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公報」第七號，大元帥訓令。

註三：李烈鈞：「孫大元帥戡亂記」（一），頁一七。（民國十三年參謀本部編印）

註四：「東方雜誌」第二十卷，第五號，頁二一四。

註五：「政府公報」，第二五四三號。

註六：民國十二年四月十一日「順天時報」。

十一日 孫大元帥飭令廣東省長徐紹楨向英國領事交涉，驅逐電報罷工禍首陳昌，並引渡歸案究辦。

先是，廣東電政監督李章達呈稱：「竊維此次電報局罷工風潮，實沙面電報局長陳昌爲首，收聚徒

中華民國十二年 四月十一日

衆，接濟金錢，妨害交通，擾亂電政，實應受刑事上之制裁。經將該局長撤差聽候查辦，遺缺即委電報畢業生麥蕁樓接充，又被多方推宕，抗不交代，前經呈請帥座飭行通緝在案。付電報關係交通，不容停滯，特派員督匠四出修整桿線，復電省外各局協修，方期指日功成，恢復原狀。詎邇來叠接廣局及各局員司報告，各線隨修隨阻，查係陳昌峻使奸人暗中攪亂，冀遂其破壞電政之私，始則濫觴於廣州一隅，繼而波及於廣東全省，似此行爲，不法已極，其心不可測，其罪不容誅，理應咨會軍警，將該犯拿獲解辦。惟該電報局落在沙面英段租界，陳昌常匿居是間，倘若直接逮捕，手續上不無窒碍，基此原因，理合將陳昌爲首滋事、聚衆罷工、及抗不交代各情，備文呈懇帥座俯准，迅飭省長轉飭交涉員向英領交涉，務將陳昌驅逐出局，引渡歸案究辦，以維國法，而重主權。」據此，孫大元帥本日命令廣東省長徐紹楨轉飭交涉員迅向英領交涉，驅逐罷工禍首出局，並引渡歸案究辦。（註一）

北京國會參議院通過不信任張紹曾內閣案。

本日北京國會參議院，以九十四票對二十一票，通過不信任張紹曾內閣案，並於十八日咨達衆議院。其文曰：

「參議院爲移付事：本院議員張我華對於張閣外交失敗及變更和平統一政策，提出不信任決議案，於本月二日提付院會議決，組織特任委員會審查，審查結果，僉以不信任與議決案兩種方式似於法律無甚根據，多數主張彈劾案，經委員長王觀銘報告大會，於本月十一日繼續開會，由議員焦易堂對於審查報告，仍修正爲對於張內閣不信任決議案，當用無記名投票表決，多數可決通過，復於四月十八日大會，以即日移付衆議院諮詢院議，衆無異議。茲依據國會組織法第十三條之規定，相應抄錄張議員提出原案全文移付貴院，希即查照依法辦理可也。此咨衆議院。」（註二）

附錄：

一、倒閣聲中的內閣現狀（註三）

張內閣復職，下閩、粵十一道命令後，一時議會方面的彈劾聲、不信任聲隨之甚囂塵上。政團方面加入倒閣運動的，其初爲八政團，不久便成十政團。先後提出倒閣議案的，在參議院有張我華的不信任內閣案，衆議院有葉夏聲的不信任案，都有法定人數以上的連署，其餘像彭養光的提案，王湘的質問等更不一而足。他們倒閣的理由大約爲外交失敗，處置西南失當等。倒閣聲浪最高的時期，爲張內閣方始復職的時候，那時大孫派、小孫派、保定派，各小政團共同組織政團聯合會，每日開會討論倒閣，甚至吳景濂的民憲同志會也加入；對手方面旗幟鮮明，擁護張閣的祇有一個政學系了。但是倒閣派的結合，因爲團體太多，份子太雜，命意各別的緣故，舉動頗難如意，所以除外面造成不可終日的空氣以外，其餘成績很不足說。據一時的傳說，倒閣派十個政團中，除大孫派、小孫派以外，連號稱倒閣中堅「三民聯合」中的全民、新民兩政團也是別有作用的，其餘更不消得了。張內閣顛破政敵的內幕，就一面使吳景濂等在內部掣肘，使院內不足法定人數而流會，或開會而不信任案不予列入議事日程；一面張閣左右四出拉攏議員，派作顧問諮議或實缺官等以爲對付，並於財政萬分竭蹶中發給一次顧問諮議薪水，以示實惠。果然這手段很有效，倒閣的聲浪漸漸低下去了。

張內閣自身的困難，其實不在外面的攻擊而在本身的無法應付時局。像對付孫文問題、取消二十一條問題、財政問題等都是內閣的致命傷。記述這三件事項的應付，不但可以作「日薄崦嵫」的張內閣的寫真，而且說來也很有趣，現在且分段講來：

(一)對付孫文——張內閣自知所下的閩、粵十一道命令，一面雖然把保、洛兩方敷衍過去，而一面卻大大的得罪了孫文，不但抓破和平統一的面皮，而且也和他八方敷衍以維持地位的根本計畫大相衝突。於是先使二月初派定的兩廣慰問使丁槐於三月底出京南下，以派孫文爲全國鐵路督辦裁兵督辦去徵孫的同意，並請孫北上就職，不料丁槐在上海於孫文所派的和平統一代表孫洪伊等處大大的碰了釘子，不敢赴粵。於是又硬拉赴海牙國際法庭就任法官的王寵惠帶了內閣全體具名的一封信去接洽孫文北上。

(二)對付外交——張內閣的二十一條交涉無成績，金佛郎案損失國家巨款，以及美國的克門案無法了結，英國的威海衛片馬交涉無從進行，甚至被駐京外交團看輕，譏爲瘋人院，一切外交悉行停閣，這是最感痛苦的。黃郛吃不

起這痛苦，借張閣復職爲名，辭去外長，張氏怕在這外面羣謀倒閣的時候再現「三無主義」的狀況，使倒閣派益有所藉口，於是以中日二十一條二次通牒無人任責爲理由，不待顧維鈞的同意，下令派署外交總長。去年推倒王閣通電中所指爲羞與爲伍的人，現在爲自身緊急計，不得不勉強拉之入伍了；但顧氏則態度非常冷靜，以要國會先行通過爲條件，這大約是張內閣局部改組的先導罷。

財政當局的舉措——張內閣的成立，內外銀行團對之都缺少同情，所以不但外債和大批公債發不成，就是想通融些小借款也極爲難。劉思源本以中行的王克敏作一個後盾的，不知何故王氏於二月間也對現內閣表示絕交，南下不歸。於是張內閣的財政不得不入於「窮斯濫矣」的一途了。張內閣財政當局最惹人注目的舉動是：決定所有內債，停止付給本息，並抽出內債基金改充外債基金。但是劉思源、楊壽枏等雖然自動的向外交團送情，而不料外交團反因外人購買內債證券的很多，加以拒絕。要想藉九六債爲名活動鹽餘，又被安格聯以優先權的規定不肯承認。財政當局既然要應付軍閥的軍費、政客的應酬費、政府的常費，而又無處得錢，事到其間，除出偷印印花稅票，濫發流通券，甚至運動鴉片公賣實在沒法可想，管不得什麼鬧笑話、演活劇，傷國家的人格了。

現時雖然如外面所說有十三政團的護閣，但是倒閣派經過多日的努力，參議院於四月二日，衆議院於四月九日先後開議。衆議院方面倒閣派的聲勢最盛，張閣的對付也最用力，並且有吳景濂以議長的憑藉在那裏中梗，所以四月九日的開議弄得一場大鬧，幾乎釀成人命，以後也便毫無動作。參議院方面經好幾次開會討論修改，於四月十一日以九十四票對二十一票議決不信任張內閣，各衆議院微同意，國會方面的倒閣運動形勢如此。

二、不信任案之法律效力如何（註四）

內閣不信任案，曩經參議院通過，前日復經衆議院討論終結，交付全院委員會審查。該會是否通過，現時固屬不明，第逆揣張閣形勢，似極爲不良也。查不信任案所持之理由，以外交失敗及變更和平統一政策爲主旨，但不信任只以不信任爲理由，固無特舉確定理由之必要，此所以異於彈劾之點也。吾人對於國會之態度，未嘗不疑其有種種政治上之作用，然而表面上實無議論此點之必要。茲對於此問題所欲研究者，約計有兩點：一爲內閣對於此案之態度，二爲此案在約法上根據之議論，此兩點爲國法上及政治上之問題，今乘機從事論究，實大有裨益於將來故

也。

內閣對於不信任決議之處置，照通例或實行總辭職，或呈請大總統解散國會，現在張閣似亦有此兩種議論。雖然，中國約法既不承認大總統解散國會之權，自然絕對不能呈請解散。蓋大總統爲國家之機關，並非法人，故無獨立之法律的意思，故其行爲不能逸出約法上所列舉事項以外。至謂：現在國會不能代表真正民意，欲斷行改選，即問真正民意，亦屬掩飾空論。況必須約法上有此規定，始可從而主張。茲既認現總統、現總理、現國會爲適法，則必須主持其爲適法至於最後，既須主持其爲適法，則自應確實尊重其意思，此乃立憲政治之常軌也。故不信任案如通過於議會，內閣理應自行總辭職，國會及其他方面暗中有何作用，實概無過問之必要也。

約法上關於不信任案，固無明文之規定，倘非以失職或違法爲理由，從事彈劾，實無約法上之根據可依，現在國會對於張閣，因責以失職或違法，其理由過於薄弱，遂僅提出不信任決議案，然反對者則謂不信任案，在約法上既無明文規定，自不能從事討論云。查現國會亦與大總統同，爲國家之機關，並不具獨立人格。故其有效之行爲，僅限於約法上所列舉之事項。雖決議約法上未列舉之事項，亦未始不可，惟此時之決議，不過所謂表示多數議員之意思，僅僅顯明此種事實，實無法律的效力，此點亦同於大總統之行爲。

大總統之發通電，或開園遊會，固有此自由，但法律的效力不相附隨而已。大總統如遇國會通過彈劾案，則不可不罷免國務員。蓋彈劾乃約法所予國會之權限，自然發生法律的效力故也。至於不信任案，因其不發生斯種法律的效力，故此時大總統對於內閣，自無採取何種手段之必要。國會對於內閣及大總統，亦無再迫以何種手段之權能也。雖然，由內閣而觀，不信任案既爲多數議員之意思，則自以承認其決議之價值爲妥當，此中理由，則業如前面所述矣。

北京政府聲稱暗殺程璧光之張梓樵處死刑

本日北京政府令：據京兆尹劉夢庚呈稱，張柏青即張梓樵，在浙省謀亂案內被獲，供出暗殺程璧光情事屬實，已呈准判處死刑，所有此案同謀逸犯孫葆初、孫雲生、陳伯熙，嚴緝懲治。（註五）

中華民國十二年 四月十一日

按：民國六年六月，程璧光任海軍總長，首與外交總長伍廷芳出京南下，擁護孫大元帥倡導護法。中華民國軍政府成立，任軍政府海軍總長；護法戰爭，任海陸聯合軍總司令。七年二月廿六日，在海珠對岸渡口，被刺客數人發槍暗殺，即時殞命。孫大元帥下令緝兇未獲。（註六）莫榮新曾私謂：「程璧光何苦欲做廣東省長。」人皆疑其主使。（註七）本日北京政府令，並未述案情原委及張粹樵身世、籍貫資料，真象待查。

附錄：程案緝兇之研究（註八）

緝兇案懸數月，未得解決。當公被刺約四小時後，警察去木柵碼頭數步處，拾得六響左輪式手鎗一，乃美國警察所常用，而市上所稀觀者。鎗甚新，似向未經用，中尙留子彈四枚，其爲行刺公用之兇器無疑。次晨去木柵碼頭約二十步處，有炸彈爆發事。斃清道夫陳某一人。先是是早陳某至該處，見有形如牛奶罐之鐵質物一，因拾起以手擊之，卽旬然被炸而斃，且傷數人，此可斷定該炸彈亦爲謀刺公用者。兇手見槍命中，故遺炸彈逃去。當夜差艇蚤婦，雖云隱約見二人，惟此外必尙有數人，立稍遠處，蓋志在死公而後已也。至兇人果爲誰，則迹涉嫌疑者，僅一水魚雷局局長周淦，在勢不能不問。聞曾繼留周氏於軍署者數旬，經數次研鞫，均無實據，旋釋之。此外另有數起，皆以不得要領置之。衛沙統領歐陽榮之，是晚與公同席，先公約十分鐘渡河，過木柵時，似見有二人遽起，迎面逼視，歐陽君行數步回顧之。二人似有迴避意，辦事處中人有云，先數夕公退時，似常見有人在木柵旁窺伺，惟兇兇未獲，鴻飛冥冥，凡此皆迷離撲朔之詞耳。滔天巨案，破獲何時，傷哉。

旅京順直同鄉會通函舊國會議員，指斥省長王承斌指派省議員，違背民主精神。

河北省長王承斌不尊重民選，擅自指定省議員，引起旅京順直同鄉會之憤怒，乃發出致舊國會議員之通函，指斥王承斌指定議員，破壞民主，務望本民主精神，以維護民權與選法。其函如下：

「敬啓者，素稔台端在當代碩彥，國會名賢，倡導自治，維護民權，貧國基於飄搖之際，復約法於毀滅之餘，義烈光昭，曷勝欽佩。竊維民主根本，端在選權；法律施行，貴在有效。慨自民六以來，順直省議會改選兩次，皆由省長指派，並不由人民選舉，因之反抗運動，迄未止息。願以約法既毀，國會尙可任意更置，區區省選，安得有

依法解決之門。蓋地方長官既憑藉暴力，從根本上破壞選法，即為法律有效與無效，適用與不適用之爭，而斷非選舉訴訟所能解決，此人人所共知也。去年十一月十七日經順直人民八百餘名，親至衆議院，推代表五人，面見議長，說明情形，並遞呈請願書，業經請願委員會審查報告，提付大會，時歷數月，迄未解決，且現已另由同鄉國會議員多人，提出建議案，交付院議，倘若此案遷延不決，即選法不得恢復，一省之指派有效，各省相率效尤，以代選舉，民國根基從此破壞，地方自治安望實行，將不惟順直人民食其賜也。務祈閣下本多年主張民治之精神，維護選法，通過此案，我順直三千萬人民實無任感禱。翹盼之至。祇此敬頌議安，旅京順直同鄉會公啓。」（註九）

孫傳芳率部抵福州。

東路討賊軍奉孫大元帥令自閩回粵，北京政府召李厚基還，改任孫傳芳、劉冠雄、薩鎮冰辦理善後，王永泉勢孤，遂於四月迎孫傳芳入福州。（註一〇）

鄧錫侯被推為四川聯軍總指揮。

四月四日鄧錫侯、陳國棟率軍自羅江、綿陽以急行軍潛襲成都，佔領成都西北兩門外街市暨兵工廠，四月六日楊森部及北軍攻入重慶。留守成都之劉成勳以重兵均在前線，成都無可用之兵，恐街市作戰，軍民損失必大，故於昨日派人出城和談，熊克武、賴心輝以成都被佔，楊森入渝，急欲殲滅鄧、陳暨田頌堯各部，雙方情勢緊張。鄧錫侯乃被陳國棟、田頌堯推為四川聯軍總指揮。（註一一）

註一：「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公報」第八號，大元帥訓令。

註二：民國十二年四月廿一日「順天時報」。

註三：「東方雜誌」第二十卷，第五號，頁七十九。

註四：民國十二年四月廿五日「順天時報」。

註五：「政府公報」，第二五四四號。

中華民國十二年 四月十一日

註六：莫汝非：「程璧光殉國記」，頁一二四；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五六七號。

註七：邵文沖：「總理護法實錄」。

註八：同註六，頁一二三—一二四。

註九：民國十二年四月十二日「順天時報」。

註一〇：「最近三十年中國軍事史」上冊，頁二三五—二三六。

註一一：周開慶「民國川事紀要」，頁二九三，四川文獻出版社。

十二日 孫大元帥電復奉天張作霖允為剖白近日報紙所傳奉天圖謀復辟謠言，冀其愛護共和，解決大局。

張作霖於十日致電孫大元帥，略謂：「近日報紙登載，奉省有圖謀復辟之說。此種無意識之謠言，在稍有常識者見之，不值一哂。惟市虎杯蛇，深恐引起一般誤會。作霖素性光明磊落，但知愛護共和，顧念大局，我公夙所深悉，敬祈代為宣布，轉飭各報更正，無任禱企。精衛兄已來奉，厚意至感。並謝。」孫大元帥復電曰：「蒸電關復辟謠言，並囑宣布，轉飭各報更正，且見矢忠民國，曷勝欽佩。國建共和，十餘稔矣，中經復辟之變，不旋踵而滅，國體既定，誠有非頑民所能顛覆者，執事之明，豈或屑此。不圖乃有以是為中傷者，人心之險，良可浩歎。執事通電明志，國人皆將喜聞此祥和之言，文亦將視力所及，勉為執事剖白之。更冀本愛護共和之初衷，進而為解決大局之盛舉。文雖不敏，至願與時賢共之也。」（註一）

孫大元帥特派廖仲愷為勞軍使。

蘇俄勞農代表越飛自上海赴日時，廖仲愷奉命偕行，先是住中國公使館其兄駐日代辦廖鳳書（恩燾）處，旋至熱海，與越飛時相往還，月餘後乃歸廣州，至是孫大元帥特派其為勞軍使。（註二）

孫大元帥發布劉玉山、陳天太等軍事任命。

本日孫大元帥任命劉玉山爲中央直轄第七軍軍長兼中央直轄第二師師長；任命陳天太爲中央直轄第三師師長。（註二）

北京政府任命項肩爲政治善後討論會秘書長。

北京政府令：兼政治善後討論會委員長張紹曾呈秘書長溫雄飛另有任用請予免職，溫雄飛准免本職；任命項肩爲政治善後討論會秘書長。（註四）

項肩，字佛時，浙江省衢縣人，護法國會衆議院議員。

北京政府國務院派員南下疏通海軍各艦。

北京政府國務院本日討論上海海軍獨立事，決定派海軍部員分別南下疏通，並宣慰閩海及長江未獨立之各軍艦。（註五）

駐滬海軍領袖林建章發表談話，決與王永泉、臧致平等一致驅逐孫傳芳。

本日駐滬海軍領袖林建章，對記者發表談話，謂當率各艦赴閩，與王永泉、臧致平等一致驅逐孫傳芳。其言曰：

「海軍軍人之福建出身者，現約計十分之六，大多數對於吾人之旨趣，現均表示贊成之意。祇杜錫珪等海軍高級人員之中，有因地位與直派之關係，不能直接表示贊成者，然亦並未公然表示反對。至海軍經費一項，已九個月未領分文，幸藉盧永祥之好意，得發一二個月之欠餉，現在內部組織，業經次第完成，當率各艦赴閩，與王永泉、臧致平等一致驅逐孫傳芳。孫傳芳雖欲借南方海軍之力，但南方軍艦已八年未加修理，不僅無戰鬥力，且各艦之乘組員，亦素表好意於我輩，故到底不至援助孫傳芳。」（註六）

中華民國十二年 四月十三日

四六四

註一：「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公報」第八號，公電。

註二：同註一，第七號，大元帥令。

註三：同註二。

註四：「政府公報」，第二五四五號。

註五：「東方雜誌」第二十卷，第九號，頁一三八。

註六：民國十二年四月十四日「順天時報」。

十三日 孫大元帥發佈軍事調度與編組命令。

孫大元帥本日命令廣東討賊軍第一師師長李濟深，中央直轄第四獨立旅旅長張振武及現駐新興第一獨立旅旅長余六吉所部，均歸廣東討賊軍第四軍軍長梁鴻楷指揮，並由大本營駐江辦事處全權主任古應芬節制調遣。又令：中央直轄第二、第三兩師，改編為中央直轄第七軍。（註一）

附錄：滇桂軍衝突後之粵訊（註二）

香港電訊自滇桂軍於文日（十二）在黃沙實行衝突後，日來廣州市全區已宣布特別戒嚴，所有多寶橋、石圍塘、花埭、白鵝潭、河南、白雲山五處，均滿布軍隊，如臨大敵，而沈鴻英各部之調動尤有可注意之價值，據云沈之本部在韶關一帶者，刻已添築礮樓，及挖掘土壕準備作戰。元日（十三）在廣州方面者，又添派兩團，駐紮白雲山，另由西江調兵一旅，直趨新街與李易標部遙相策應，形勢極嚴重，因此民軍滇軍亦陸續向各要隘調動，計自文日（十二）始由孫中山電令設防者約有三處：（一）朱培德軍由三水進駐石圍塘，並控制肇慶西下之桂軍各部；（二）廣州黃沙南、花埭均歸楊希閔所部駐防以一號令；（三）虎門、白鵝潭、珠後等處均為海軍各艦及陸戰隊之防區，一面又由中山電令許崇智速即進駐潮汕，並增兵於惠州一帶，以防陳炯明殘部乘機擾亂云云。又據京中某方面所得廣州電訊謂：滇桂衝突業已終了，係兩軍小部份在黃沙車站發生誤會致起爭執，當時桂軍即自引退，並無重大意義云，又電傳謂：滇軍解除陳炯明部下武裝，致起衝突，廣州市民異常驚慌云云。據熟悉粵局者言，此息亦似不確，蓋現在滇軍

駐防之地爲自廣州至韶州一帶，而陳炯明殘部多在惠州，不致在廣州發生解除武裝之事云。至現在滇桂軍駐防地點，亦有關係粵局形勢者，最初沈部（桂軍）駐紮韶州，南下可以四小時直達廣州，北向可以與江西呼應，形勢至爲扼要，自北京政府下閩粵命令，促成滇、桂兩軍之換防，桂軍退至肇慶，滇軍接防韶州，而後沈軍通贛之路既隔，入省之道亦斷，此以地理言，廣東一時可保無問題發生，又沈部軍隊以李易標爲中心，沈榮光爲沈鴻英之子，毫無勢力，而李獲戰功每爲沈榮光所掠，以是李沈（榮光）積不相能，且李隸籍民黨，傾向中山，又係粵人，在粵時常自稱粵軍，由軍隊內部情形言之，滇桂兩軍現亦決無開釁之理云。

孫大元帥嘉獎師長楊坤如勇於為善，立功以贖前愆。

本日孫大元帥嘉獎師長楊坤如，將駐惠陽之翁輝騰部全數繳械。令文如下：

「令大本營軍政部政程潛、警備軍軍長姚雨平、師長楊坤如。據警備軍軍長姚雨平、師長楊坤如電稱：『遵令於佳日拂曉，將駐惠陽之翁輝騰部所部全數繳械，並派隊向海豐、汕尾進發，肅清餘孽。』等情。查該師長勇敢善戰，於回粵援桂兩役，頗立奇功。昨年六月之變，爲陳逆誘脅，不能自拔，每念前勞，深致痛惜。近據其自請立功，用贖前愆，本大元帥念其夙勞，許以自新，密令該軍長責以肅清餘孽之任。茲據前情，足徵該師長勇於爲善不遠，而復愛護國家，猶本初志。方今賊氛未靖，正壯士立功之會，一俟該師長尅日將海豐、汕尾一帶逆軍完全撲滅，本大元帥論功行賞，自當與起義諸將，一體從優獎勵。至此次出力人員，着由軍政部詳細調查彙案核辦，除分令外，仰卽遵照。此令。」（註三）

北京各校向教育部索薪，北京教育部人員亦開會向彭允彝索薪。

北京八國立學校，連日向北京政府教育部索薪；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內人員亦欠薪累月，本日開會向教育總長彭允彝索薪。（註四）

註一：「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公報」第八號，大元帥訓令。（民國十二年四月廿七日）

中華民國十二年 四月十四日

四六六

註二：民國十二年四月十七日「順天時報」。

註三：同註一。

註四：「東方雜誌」第二十卷，第九號，頁一三八。

十四日 孫大元帥暨唐繼堯、劉成勳、熊克武、趙恒惕、譚延闓、劉顯世等聯合通電，決團結一致，採取正當之防衛行動，以對付直系之武力政策。

孫大元帥主張和平統一與裁兵政策；而曹、吳則志在武力統一，近又迫北京政府國務總理張紹曾下達孫傳芳、沈鴻英督理閩、粵之命令，以壓迫廣東革命勢力，又派楊森入川，挑起戰爭。本日西南五省以孫大元帥文爲首，及唐繼堯、劉成勳、熊克武、趙恒惕、譚延闓、劉顯世等聯合通電，聲明和平已無望，將不得已而出於正當之防衛。通電文曰：

「北京參眾議員、各省議會、各法團、各報館鑒：文等不佞，昔以護法之旨，爲國人所推，轉戰數年，幸告無罪，竊值人心厭兵，天道將復，於是有和平統一之宣言，願與直系諸將共謀善後，意謂人情助順，直系諸將當亦同此覺悟。不意言之諄諄，聽者藐藐，閩粵督理諸令既下，又復驅策川黔亡將，乘間爲寇，增兵直北，圖擾關東，屯軍閩贛，冀侵兩浙，所幸滇桂將令，素明大義，不肯苟從，其計不能行於嶺海，而川峽之間，尙爲毒螫所集，窺其用意，非吞齧西南，摧殘民治不止。是則和平統一，祇爲半面之要求，蠱茲苗頑，更非舞干兩階所能化，文等豈敢自食前言，而正當防衛有不得已。自今以後，我西南各省，決以推誠相見，共議圖存，棄前事之小嫌，開新元之結合，分災恤患，載之簡書，外間內讒，一切勿受，兵爲防守，不爭事權，雖折衝疆場，爲義興師，而終不背和平主旨。我西南諸省父老兄弟，亦當以敬恭桑梓，鑒其不得已之苦心，其他省有被直系蹂躪，同心敵愾者，文等爲之敬執鞭弭，所不辭也。孫文、唐繼堯、劉成勳、熊克武、趙恒惕、譚延闓、劉顯世同叩。」（註一）

附錄：西南聯名發表寒電之因果（註二）

上海通信云：孫中山、唐繼堯等聯名發出寒電，西南各省顯見已有嶄新結合之徵象，數年來，西南以內部支離而召外敵，今亦因外敵逼迫過甚而復形結合。年來國內雖充滿和平協商之聲浪，而北方軍閥武力圖南之心，實際上尚未悔悟。此次北軍入川，其目的不僅在川，據聞川軍由萬縣退梁山後，由川北調兩旅東下，本擬反攻。乃陝西吳新田部入川北，鄧錕軍復向省城進攻，以致新調兩旅進退失據，遂棄重慶而退瀘州，至不得已時，祇得退至滇黔邊界。但有周西成者，本與袁祖銘為敵，昔由黔退川，為石青陽所收容。今因北方之機謀，又與袁合。袁由銅仁返攻，周由川境入黔，其計至巧。自以上二事觀之，則知北方對於川黔實係同有計劃，乃因北方軍閥野心過甚，利用過於操切，遂使南方各省握有軍權者，人人自危矣。西南各省，既憬然於非相互團結之不能圖存，遂為重新結合之運動。寒電為章太炎氏所起草，而在滬拍發者也。此事之醞釀，距今約有二星期餘。當時與議者署名之七人，除劉顯世並無代表在滬，並以其依唐繼堯為生命並未徵其同意外，其餘孫之代表徐謙、胡漢民、孫洪伊等，唐之代表王九齡，劉之代表趙鐵橋、費潤生，趙之代表吳某諸人。而章太炎是時適覆李協和一電，電中勸西南釋小忿，團結以抗曹、吳，其主張與彼等聯合，故亦居中斡旋頗力。允協議既成，乃推章氏草電文，草畢，以原電徵中山同意。中山初次覆電，尚極猶豫。詢署名諸人，此項表示是否出於真誠。後在滬各代表答以確係出誠心，中山乃復電贊成，而此電乃宣布矣。

顧此表示新結合之通電，亦當有兩大難點。其一中山署名之下，即為唐繼堯，唐與滇軍楊希閔意見至深，萬難融合。楊等累次通電，均聲明滇軍回滇，攻唐為言則，中山與唐聯名不免引起不安。但自實際上言之，唐既無必欲與楊為仇之心，而楊必欲轉徙數千里由粵返滇，亦無此事。至中山則更欲以滇軍監視滇軍，一時亦不願其離粵，故此次通電經中山向楊一度解釋，已一無問題。其二為譚、趙問題。譚延闓返湘，今所喧傳也。則譚、趙自無結合之理，然譚等目下覺如果率部入湘，引起戰爭，結果亦僅使北軍乘機而入，將湖南輕輕斷送，故圖湘之心，已因外患而轉戢。一面經人解釋，故個人感情亦已捐去。即通電中所謂棄前事之小嫌也。

通電發出後，各省現擬派代表向謁中山交換意見，西南形勢又一變矣。

唐繼堯電告趙恒惕、張瑞萱，劉顯世出任貴州省長。

唐繼堯致電北京衆議院議員張瑞萱，告知貴州局勢已經平定，辯白劉顯世之入黔，係受袁祖銘（鼎卿）之邀請，然自劉率滇兵入黔後，袁又反悔，發兵抗拒，遂開戰端。今袁逃往湘西，且其部已被趙恒惕（炎午）遣散，貴州局勢業經平定，現由劉顯世出任省長，主持庶政。電文如下：

「長沙趙炎午兄，轉北京張瑞萱先生鑒：澤密碼電悉，儉一儉二兩電達否？前因粵局驟變，中山又有令湘軍回湘，滇軍回滇之謀，並派人分圖黔、桂，西南局勢不免大爲變動，彼時迭接袁鼎卿電詢應付之策，經往復商榷，決定滇、黔兩省共謀防衛。適值黔中各界籲請劉公如周回黔，鼎卿亦來電歡迎，並懇滇軍同時出援。不意鼎卿反覆無常，迷信洛吳武力，加以愈王挑撥，忽變初衷，發兵抗拒。此間聯同如周聲明回黔主旨，志在禦侮，並不攘奪政權。鼎卿仍派彭漢章、王天培等中途截擊，戰端遂開，幸黔軍多如周舊部，於滇軍表示一致。於安順一帶將逆軍擊潰。三月元日同入貴陽，逆勢不支，鼎卿東走銅仁。聯軍跟蹤追擊，勢窮逃往湘西，前經電商炎午省長，設法將袁部遣散，以免後患。昨得覆電，已允照辦。現黔人公推如公爲省長，黔省大政悉歸主持。從此黔局大定，滇、黔攜手，以發展聯治，國家前途幸甚。繼堯、鑒。」（註三）

北京政府令派劉恩源、趙椿年、文羣爲整理內外債委員會正副委員長。

北京政府組織整理內外債委員會，本日發表命令：特派劉恩源兼充整理內外債委員會委員長，趙椿年、文羣爲副委員長。（註四）此外尚有顧問一項，亦經財政部分別聘定。其名單如下：熊希齡、孫寶琦、顏惠慶、周自齊、陳錦濤、汪大燮、張耀曾、張國淦、傅增湘、安格聯、威爾敦、寶道、葛諸發、士屋楨二。（註五）

北京政府任命王獻臣爲福建汀杭鎮守使。（註六）

北京財政總長兼鹽務署督辦劉恩源呈黎元洪，收回青島鹽業償價，已商由四國銀行墊付。

依照中日協定山東懸案細目規定，收回青島鹽業償價，應於移交後一個月內支付日金二百萬元。北京財政總長兼鹽務署督辦劉恩源乃商由四國銀行墊付，原定利息八厘，後經磋商，改爲年息七釐五毫。原定四月起攤還，因四月中始定約，故改作七月起攤還。本日劉恩源呈黎總統元洪，得奉指令照准。其呈文如下：

「爲收回青島鹽業償價商由四國銀行墊付，恭呈仰祈鈞鑒事。竊部署收回青島鹽業，按照中日協定山東懸案細目規定，應於移交後一箇月以內支付日金二百萬元，前項鹽業日本方面已於三月十三日交清應付償價，即須於日內撥交。目前部儲奇絀，鉅款難籌，而交款之期近在眉睫，事關國際信用，又難稍事遲延，思維再四，不得已商由糧核總所，向四國銀行暫行墊付日金二百萬元，自本年七月份起，每月由鹽款項下撥還二十萬元，年息八釐，亦隨同扣付。此種辦法四國銀行業已大致承認，一俟完全商定，即將前款交付日本公使，以完手續。此項鹽業收回之後，應照官產處分條例招商承辦。所有管理權限，仍照定章辦理。凡關於膠澳鹽業所得收入，及一切應收稅款，悉行劃歸稽核總所管理，並照善後借款合同所載各條徵收處置。以上各節業經部署提交國務會議議決，事關重大，用特再行呈明，以昭慎重，所有收回青島鹽業償價，商由四國銀行墊付緣由，是否有當，理合具陳。伏乞鈞鑒，訓示祇遵。謹呈。」（註七）

旋由財政部咨呈國務總理張紹曾，將收回青島鹽業償價商由四國銀行墊付，業已商改年息暨推展攤還月份與原議略有變更等情，請查照備案。咨呈曰：

「爲咨呈事部署收回青島鹽業償價，商由四國銀行墊付，業將四國銀行所提墊款條件五條，提交國務會議議決照辦在案。茲查條件內關於利息一項，原定八釐，現經稽核總所會辦與四國銀行竭力磋商改爲年息七釐五毫。又還

中華民國十二年 四月十四日

中華民國十二年 四月十四日

四七〇

款日期當時四國銀行提出此項條件爲時尚早，故原擬自四月份起每月由鹽款項下攤還，現於四月中旬始經訂約，故將攤還月份展至本年七月份爲始，至十三年四月爲止。以上兩項因與原提議案略有變更，應再聲明，以昭慎重。相應咨呈貴院查照備案可也。此咨呈。」（註八）

章炳麟通電贊成海軍獨立。

民國九年章炳麟卽力倡聯省自治，此次滬上海軍獨立，宣布贊助「聯省自治」，章炳麟乃特發通電，表示贊成，並主張南北十省湖南、四川、雲南、貴州、廣東、浙江、福建、奉天、吉林、黑龍江聯合以自治名義，共拒曹吳。其電曰：

「長沙趙省長、成都劉總司令、雲南唐省長、貴陽劉副司令、廣州徐省長、杭州盧督辦、張省長、福州薩省長、奉天張總司令、王省長、吉林孫督軍、黑龍江吳督軍、高昌廟海軍林少將、潮州李將軍協和、成都熊錦帆先生、上海柏烈武先生暨各省議會、各法團、各報館鑒：聯省自治之議造端民九，鄙人實建其謀。蓋以政治言，地大非一政府所能獨理；以歷史言，則中華民國之建立，本由各省政府集合所成；以時局言，非聯治不足以戢軍閥之野心也。倡議以來，西南各省皆以此爲救國保民之唯一方法，而關東、浙江亦應之，獨彼直系包藏禍心，始終以武力統一主義，破壞自治。頃歲西擾川黔，南窺閩粵，或誘致將校爲其先驅，或迫脅政府下令置將。尙幸粵中滇桂兩軍，深達時義，動順民心，不肯貿然受命，而川、閩二省，尙被寇氣糾紛未解，頃得海軍通電以保閩之赤誠爲自治之援助。義聲所播，海宇震驚，想向來提倡自治各省，必當以人心助順，益加奮勵。即鄙人數年贊畫之苦心，亦因之愉快矣。然鄙意更有進者，大凡出師征討，務在有名。南方諸省，昔有護國、護法之師，今有自治之師，或保固疆圉，或援濟鄰封，皆非無因而作。自關以外，其捍衛桑梓，靖獻鄉邦之情，亦豈異此。而以旗幟未明，旁觀者疑爲忿兵尋仇之舉，使直系利用間隙之手段，煽惑中外，夫豈無因？今者南北十省，唯當以自治名義，聯拒寇仇，然後兵以義舉，不爲利動，遠作新共和之根本，近杜旁觀者閒言，較之虛言革命，馳想和平統一者，其於人心遠順，必相去遠矣。敢貢悃忱，惟希鑒察。章炳麟、寒。」（註九）

閩省各軍劃分區域，劃延平、水口、福州為孫傳芳部之駐兵區，福寧、興化、長福為王永泉部之駐兵區；漳泉、永春為臧致平部之駐兵區。

孫傳芳於十二日抵省，本日在督署邀請王永泉（百川）、薩鎮冰（鼎銘）等開善後會議。結果擬劃延平、水口、福州為孫部之駐兵區，福寧、興化、長福為王部之駐兵區，漳泉、永春為臧部之駐兵區，其省長一席仍擁戴經北京政府所任命之薩鎮冰，並於昨日致北京政府一電，呈報抵閩情形。其原電如下：

「北京張總理鈞鑒：傳芳於文日率隊行抵福州，仰托威福，諸凡順遂，知關匯注，謹電奉聞。孫傳芳叩。元。印。」（註一〇）

註一：民國十二年四月十七日「順天時報」。

註二：民國十二年四月二十日「順天時報」。

註三：同註一。

註四：「政府公報」，第二五四七號。

註五：民國十二年五月七日「順天時報」。

註六：同註四。

註七：「政府公報」，第二五五〇號。

註八：同註七。

註九：同註二。

註一〇：同註一。

中華民國十二年 四月十五日

四七二

十五日 孫大元帥函覆北京學生聯合會，望宣傳主義，轉移輿論，共討禍國軍閥。

上月（三月）二日，北京各學界團體舉行元宵節提燈遊行大會，北京政府預伏軍警，毆擊學生，致受輕重傷者達一百二十餘人。北京學生以北京政府及舊國會均在直系軍閥控制之下，摧殘教育，罔顧民命，實已不足以代表國家與國民，遂於四日由北京學生聯合會通電控訴北京政府罪行，並表示熱望孫大元帥迅即北伐，以討兇逆，拯民於水火。（註一）復推派代表朱務善、李敏二人，自北京南下至廣州，晉謁孫大元帥，面達學界公意，請求速整義師，尅日北上，討伐國賊。孫大元帥予以接見，並親筆覆書，慰勉有加。書云：

「北京學生聯合會諸先生公鑒：朱務善、李敏二君來，獲誦惠書，備聆尊旨，足徵謀國公忠，見義勇爲，國之不亡，將於諸君乎是賴，欣感無已。北京本爲吾國首善之區，今乃變爲首惡之地，蕩滌而廓清之，夫豈異人之任。今諸君毅然定議促我北征，責任在躬，義無或後。況復和平絕望，轉移之術，惟出於戰之一途，文自當整率六師，冀副厚望。所慮根本未固，往轍堪虞，於勢不能不稍有待耳，然終必有以勉副諸君之望也。君等主張，極表贊同，倘遇機緣，當力副厚望。抑文更有進者：北庭今日所憑藉以禍國者，吳佩孚一人已耳。佩孚朝伏誅，北庭夕瓦解。然佩孚之有今日，則實曩日之輿論爲之，故居今日而欲滅佩孚，仍非先轉移輿論，不易爲功也。且宣傳主義以爲義師之導，較之徒恃武力，其難易不可同年而語。諸君明達勇決，尚望極力從事宣傳，使北方民衆皆曉然於佩孚之惡，而亟思去之，則庶乎成功不遠矣。國步艱難，時乎不再，諸君苟能以時各抒所見，迪文不逮，尤所願欲而企禱者焉。臨筆不盡。專覆，藉頌學祺。孫文、四月十五日。」（註二）

蔣中正由滬啓程赴粵。

孫大元帥曾於四日電許崇智總司令轉促蔣中正來粵。本日蔣中正始自上海啓程，越五日抵廣州。

（註三）

黎元洪發表通電，勸告曹錕、吳佩孚早銷兵氣，以實現和平統一。

黎元洪復位之時，以裁兵廢督，和平統一爲條件，然而復位將近一年，閭閻戰方休，川戰又起，自覺毫無作爲，受曹吳擺弄，有如傀儡，本日通電呼籲「早銷兵氣，以仁義爲感召，以法律爲依歸」，「踐撤藩之舊約，宜立憲之新機」。通電雖無前銜，根據「以數載之資，而樹衆敵，以一隅之帥，而令羣雄」兩句推斷，當指曹錕、吳佩孚無疑。其電曰：

「國家苦兵十二年矣，伏尸盈野，僵殍載塗，旅舍無煙，巢禽無樹，天陰鬼哭，地曠人稀，偶有孤嫠，復傷重斂，犬馬將斃，猶或矜之。誰非同胞，而忍心若是。自我復職，寒暑又周，文告屢頒，羽檄愈密，被兵之廣，將驘朔南。夫以宋國之偏，卿位之卑，昌言弭兵，晉楚回聽，曾是共主，不感一夫，我實未誠，於人何咎？怵以人禍，則傲然弗聞，傲以天刑，則夷然罔信，割據雄蕃，宰制區夏，逐欲萬里，發縱四方，勝者喜功，負者洒恥，果使殘民以逞，如願相償，刻日可以下名城，分期可以定全國，逆取順守，吾猶懲焉。今之雄帥何如，項曹彼且，五侯先叛，三國終分，身滅名隳，重貽謗笑，然猶可諉曰時異也。今之強兵何如？俄德彼且宗廟邱墟，室家蕝醢，土崩瓦解，相繼淪胥，然猶可諉曰地殊也。項城軍界之斗獄也，輕估武力，遽毀盟言，邊人舉師，親將解體。芝泉民國之干城也，誤信兵威，致爲怨府，方輿破裂，部屬崩離，濟濟諸公，微論弗逮。且所憑之衆，孰若項城之雄，所託之位，孰若芝泉之正，以數載之資，而樹衆敵，以一隅之帥，而令羣雄，此其顛危，寧待著卜。元洪不敢概責驕兵，悉非愛國，或有標心薦亂，銳志更新，以爲猛虎決驤，壯士斷腕，忍一時之痛，貽百世之安，內難既寧，外虞不作，屯亞夫於柳塞，驅老上於龍城，然後歸馬山陽，騎驢湖上，生爲國父，沒爲軍神，既抱雄心，寧顧流俗，重以狂於久練，汰於羣趨，拘怒既生，虓闌並附，尙氣之英，倚以爐憤，急公之將，假以顯名，酒酣耳熱，弓燥手柔，掀髯劇談，鼓掌交響。謂桓文不足侔，昆彭不足儔也。古者受命出師，弔民伐罪，有感人以德，無利土之心，夫是，故望之如雲，從之如市，今之戰伐，果何名乎？同己者援，異己者逐，幸得其地，徧植之監，上拒廷推，下阻民選，壓制若弗及，剝割如弗窮，潛魚慘而靡伏，連鷄迫而俱棲，解仇合從，背交附敵，膠漆可釋，冰炭可融，節操陵

夷，信義踴躍，萬民疾首，詎其同亡，敗未必興，勝寧足恃，師之倖勝，非善戰也，民心所向，天福隨之。建國以來，民心屢變，朝爲子弟，暮爲仇讐，今之失勢，昔多得民，得民而驕，覆宗立至，四勝者弊，五勝者禍，殷監不遠，能勿寒心。人心於所親，鮮不愛憐，項王將敗，雪涕虞姬，曹公將亡，摧心季豹。誰無骨肉，猶有鬼神，殺人之子，子必受殃，掘人之親，親必罹禍。楚靈寤其必及，郭令悔其自招，繁寃所鍾，陰報不爽，人奏凱歌，則思敗軍洞腹穿胸之痛。出觀軍實，則思遺族剝膏剝肉之哀。左顧孺人，則思寡妻盪氣迴腸之狀。右弄稚子，則思孤兒椎心泣血之聲。一朝驟蹶，百覺親遭，孽作自身，禍延後嗣，疆圉盡失，部曲無存，輿論播爲快譚，國史傳爲炯戒，以壯圖始，而以慘劫終，死若有知，廢將何及。元洪相漏慙魂，循牆弔影，勉循衆請，重蒞高居。冀以濡足之誠，稍效纓冠之誼，必欲一意孤行，胡不別求同氣，而顧勸辱王以桀纘，強慈氏以兜鍪，縱我爲狗，於公何利。誠知譟譟之言，無裨藐藐之聽。顧自傷智拙，深感才難，不詭意以逢迎，不陰謀以牽制，不乘機以操縱，不逐利以合離，積憂在懷，垂涕而道，報友之愚，如是而已。尙望共納忠言，早銷兵氣，以仁義爲感召，以法律爲依歸，倘更峻阪回轍，急流返楫，踐撤藩之舊約，宣立憲之新機，恩澤所濡，勲華靡歇，果有負嶠之靈，仍修授鉞之儀，拉朽摧枯，滌瑕蕩穢，其爲難易，奚啻霄淵。人壽幾何，天命不又，何必袒衣暴虎，緣木求魚，微難立之功，冒必至之險，始爲樂耶。漏舟共溺，燒屋偕焚，肺腑之詞，不覺沈痛。元洪、珊。」（註四）

附錄：順天時報社論：大總統之文字遊戲（註五）

黎總統昨又發出通電，其文冠冕堂皇，其意含蘊藉，其所具之主旨，則在阻止軍閥之爭權攻略。夫軍人之互相爭權，自殘同袍，其爲國家之不利，爲生民之不幸，當爲舉世所公認，固無待乎今日總統之諄諄致辭。第黎總統今既復出此言，果有如何之意義耶。顧其文章辭意縱甚佳妙，畢竟不過闡明干戈相尋之禍害，與無名興師之殘忍，吾人聞此語出自大總統，殊不禁爲之極不滿足也。蓋大總統爲國家之代表，而居政治策源之地位。國家之不幸，即大總統之不德，軍閥之跋扈，乃大元帥之無能所致。總統苟知軍閥之不法行爲，認爲國家之大不祥事，則宜亟講殄絕之方法，若既不從政治上法律上而講救濟彈劾之方法，祇形式上發表一篇無熱烈誠意之空文，則絕非所以盡大總統之職務。故吾人對於此次一篇文章，絕不信其在法律上發生何等效力。在政治上發生何等效果，唯疑大總統是否覺

悟其自身之職責而已。

若大總統毫無救國之意，夫復何言；苟有意於救國，則宜積極的確定政治方針，統率國務院，本自身權能，由政治、法律兩方面，進行自身政治方針，如國務院不助自己之政策，則宜罷免黜陟。凡見以爭權爲事，有妨礙大總統息爭方針之虞者，則無論其爲巡閱使、督軍、督理、總司令及省長等項文武官吏，概宜更換或令其退職，若尙有不奉命令者，則宜頒佈討伐令，實行興師討伐，祇實行討伐之時，宜力免不公平之嫌而已。現在大總統之威令不行，已爲萬人所公認，而因大總統不使用其所有之法律政治諸權能，其威望益不免低落，夫大總統威望既低落，國務尙無進行之理，豈克遂行救國之大事耶。

吾人當徐總統時代之際，曾迭進此類忠告之言，至黎氏復職後，亦屢言不一言，蓋吾人窮極之目的，在救國濟民、而吾人所舉救國濟民之法，一在藉有力者自覺而妥協，二在藉多數國民自覺而革命，三在藉大總統自覺而奮起。縱根本的救國，自當首推國民之自覺，但斷難望諸今日之國民程度，殊不能不有待於將來，次則藉有力者自覺而妥協，固非絕對難望。凡真謀和平統一者，不可不出此主旨，雖然，可望亦爲程度問題，而處現今之狀態，亦似非容易之事。至大總統之自覺，則屬最易望者，何則、僅須一人自覺與勇氣故也。但懌懌大總統一人勇氣，終難望全部之改革，吾人亦知之。惟藉大總統之奮起，足以促進革新改造之機運，殊屬彰著之事，且亦爲今日最易望之事也。縱大總統無力，倘揮其渾身之勇氣，從事國家之改造，則亦絕非困難之事，命令固可，通電亦可，只須內部充盈誠心與勇氣，勿以遊戲文章爲事而已。萬一有志難成，更可藉此退位。蓋足以刺戟真純國民之心血故也。要之，處今日之緊急時會，倘黎氏不以熱誠而遇事物，則吾人殊不能認黎氏爲大總統之意義與價值也。

張紹曾赴保定請曹錕護閣。

本日張紹曾以舉行軍官學校畢業典禮爲名赴保定，面請曹錕主持護閣，曹錕表示現任內閣須局部改組，除去財政總長劉恩源、農商總長李根源、教育總長彭允彝等人。（註六）

中華民國十二年 四月十五日

北京政府採取三決策應付海軍獨立辦法。一、極力籌撥欠餉；二、責成杜錫珪、劉冠雄、薩鎮冰出面調停；三、分電長江各省嚴防四艦及閩艦之行動。

自上海海軍發生事變後，北京政府已先後分電各省，切實疏通，至是日止四艦獨立雖未取消，而其他各艦之形勢實已稍見和緩。此次張紹曾赴保定與曹錕接洽之結果，對於海軍異動一事，亦力主和平解決，其辦法：（一）責成杜錫珪、劉冠雄、薩鎮冰出頭調停，但使林建章等肯取消庚電，則中央決不溯及既往。（二）速電齊燮元監視未獨立各艦之艦隊行動，並預防西南乘機煽惑，致使其他各艦改變趨向。（三）調查積欠各艦隊之月餉，修補燃料等費，共有若干，嚴令海、財兩部磋商籌墊，勿再因循，一面仍請曹錕發電勸告盧永祥與北京政府取一致行動，而後再徐圖接洽南北統一問題。（註七）

臺灣民報創刊。

臺灣雜誌社另在日本創刊白話文週刊「臺灣民報」，以白話文撰文，並設文藝欄以鼓舞臺灣青年學習寫作。臺灣革命志士蔡惠如在臺灣民報創刊祝詞中強調：「民報達民情，民權任你評，民心真未死，民族自尊榮。」後蔡氏赴祖國率臺灣同胞參加革命行列。蔡氏同時請我國白話文運動發起人胡適博士在臺灣民報撰寫喜劇小說「終身大事」。（註八）

按：臺灣民報即臺灣新民報之前身，係繼承臺灣雜誌社改為株式會社以資本金八萬元而創立者。臺灣民族運動日漸茁壯，而「臺灣」係月刊雜誌只能作批評，未能作報導，臺灣所有言論機關均操在日人手中，對於臺人民族運動之消息大都不予理睬，有之則故意歪曲事實。是以同志深感報導機關之必要，乃籌劃創一週刊，以充報導與批評時事之機關。該報於四月十五日發刊創刊號，在東京發行輸送臺灣配佈，總督府當局對該報之歧視自是意料中事，但其取締之嚴，跡近瘋狂，對得目之記事，恣意剪除塗銷姑勿論，扣留禁止之頻繁，幾乎令人難於置信。扣留報紙

之最高紀錄曾及半年之久。禁止發行之頻度曾有連續七、八期者，後來竟變本加厲，對無辜之讀者亦橫加壓迫，幾有覆報有罪之概。故文化協會乃在各地支部附設讀報處以供民衆之閱讀。（註九）

附錄：蔡惠如傳（註一〇）

蔡惠如，臺中清水街人。憤日人之苛虐，致力民族運動。每往來於臺、滬間，時大韓民國假政府，設中、韓互助社於上海，謀朝鮮之獨立；臺灣志士多參加者，惠如亦與焉。民國九年秋，互助社歡迎大理院院長徐謙於滬上，惠如即席揭露日人暴政，曰愚民政策，曰殘忍之殺戮事件，曰極端之差別待遇，曰橫暴之榨取制度，冀喚起國人之排日運動。是多與林獻堂等，以臺灣議會設置運動往東京請願，乃聯絡臺灣留日學生，期共起以赴。民國十年，臺灣文化協會成立，惠如任理事，壯志未展，尋以疾歿於福州。

註一：一九二三年全國學生大會特刊第一期。

註二：「國父全集」第三冊，頁九〇八—九〇九。

註三：「中國國民黨八十年大事年表」，頁一五五。

註四：「政府公報」，第二五四九號。

註五：民國十二年四月二十日「順天時報」。

註六：「東方雜誌」第二十卷，第五號，頁九一—一〇。

註七：民國十二年四月十七日「順天時報」。

註八：「臺灣報業史的研究」，頁六四。

註九：「林獻堂先生紀念集」，頁六七。

註一〇：「臺灣省通志」人物志，頁二六七。

十六日

沈鴻英叛變，孫大元帥下令褫其職，著各軍兜剿。

沈鴻英隨討陳炯明師東下，原具陰謀，故當沈軍入廣州之日，即欲假廣東省議會選舉政學系林正煊

中華民國十二年 四月十六日

爲省長，以取代廣東政權；後又藉江防司令部會議，欲盡殺各軍政要員；以上兩計均未得逞。東路討賊軍奉命回師返粵，沈迫於軍事壓力，懼而移師廣州郊外，並通電歡迎孫大總統返粵主政，自是陽爲服從，遵命調防，移司令部於肇慶，陰則暗圖不軌。

本月十日，沈鴻英在新街密議謀叛，遂於十四日發表就僞「廣東軍務督理」職宣言，妄言和平統一，請孫大元帥下野，並扣粵漢路局機關車六輛，貨客車八十輛待用，戰機四伏，廣州已呈恐怖狀態。沈軍集中於石井方面；在前線之李易標部則基佈於白雲山西村間，伺機待發；其後方部隊，則逐次增加於兵工廠新街一帶。十五日，貿然爲挑戰之舉。（註一）本日拂曉四時，開始叛變。李易標部六七營分三路撲攻廣州市：一路由白雲山向農林試驗場猛攻滇軍楊希閔總司令部，滇軍早得訊防備，卽出隊抵禦，孫大元帥親偕楊希閔督戰擊退之。二路撲攻造幣廠，爲盧師諦部擊退。三路進攻流花橋，爲劉震寰部所阻。李福林聞警，卽調所部福軍八營，渡河助戰。孫大元帥復親登觀音山督戰，廣州市轉危爲安。是時沈鴻英傾力大舉，自任中路，沿粵漢鐵路南下；沈榮光出英德、四會，直攻三水；西江一帶之沈軍，亦先後叛變。（註二）孫大元帥乃卽下令褫奪沈鴻英桂軍總司令本職，並命各軍進剿，以遏亂源。令文如下：

「大元帥令：沈逆鴻英，反覆無常，奸詐成性，陰謀內亂，逆跡久彰。本大元帥念其微勞，恕其既往，屢示優容，冀與感化。不意狼子野心，始終不悛，一面呈報移防，一面陰行鬼蜮，竟於昨夜擅自稱兵，進襲省城，幸我軍將士用命，戒備有素，當經擊退。似此恣行叛戎，甘爲戎首，擾亂軍紀，貽害地方，實屬罪不容追，法所必誅，沈鴻英應卽褫奪桂軍總司令本職。着滇軍總司令兼廣州衛戍總司令楊希閔、東路討賊軍總司令許崇智、西路討賊軍總司令劉震寰、大本營駐江辦事處全權主任古應芬、東路討賊軍第三軍軍長李福林、中央直轄第七軍軍長劉玉山、中央直轄第三軍軍長盧師諦、海軍艦隊司令溫樹德、駐汕海軍各將領、廣東江防司令楊廷培、廣東海防司令陳策等，各督飭所部分途兜剿，迅速撲滅，以正法紀，而遏亂源。此令。」（註三）

北京政府褒卹王金銘、施從雲等。

北京政府令褒卹王金銘、施從雲，各追贈陸軍上將。陳諫聲、白亞雨、戴純齡、張振甲、董錫純、劉瀛、黃雲隨，各追贈陸軍上校。（註四）

註一：李烈鈞：「孫大元帥戡亂記」(一)，頁一七。

註二：鄒魯：「中國國民黨史稿」，頁一〇八〇。

註三：「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公報」第八號，大元帥令。

註四：「政府公報」，第二五四九號。

十七日 孫大元帥電許崇智，告知陳天太部已出四會，並指示戰機。

本日孫大元帥電汕頭許崇智，告以「陳天太部已出四會，現戰情已變，江門軍當全數出三水、蘆苞，向高塘、新街方面進攻，以速掃滅襲擊省城之敵爲先，然後再爲第二步進取。」（註一）

孫大元帥任命廖湘芸爲虎門要塞司令。

廖湘芸，湖南安化人，原任大本營參軍，曾隨孫大元帥于永豐兵艦，並奉命密赴三水、梧州等處，徵滇桂軍東下討賊平亂，深得孫大元帥嘉許。本月四日，大元帥任命馬伯麟爲虎門要塞司令，因故未能到任，本日，乃改任廖湘芸爲虎門要塞司令。（註二）

西路討賊軍總司令劉震寰電呈大元帥，報告收復瘦狗嶺經過。

西路討賊軍總司令劉震寰本日電呈孫大元帥稱：捷報：(一)寰親率韋巖兩師，於篠日晨攻擊瘦狗嶺之敵，激戰數小時，斃敵數十，生擒百餘人，奪獲槍枝百餘桿。午後五時三十分，完全佔領瘦狗嶺。現正在追擊中。(二)特遣一支隊，已驅逐瘦狗嶺附近之敵，擬向龍眼洞進剿，以絕敵後。（註三）

中國國民黨總理孫先生文令委黃冠三等為曄造中國國民黨通訊社正主任等職務。

孫大元帥本日委任黃冠三等為曄造中國國民黨通訊處正主任，劉芹為曄造中國國民黨通訊處評議部正議長，楊結板為曄造中國國民黨通訊處評議部副議長。陳金晃為曄造中國國民黨通訊處黨務科科長，吳澤庭為曄造中國國民黨通訊處會計科科長，陳祥為曄造中國國民黨通訊處宣傳科科長，蘇孟齋為曄造中國國民黨通訊處總務科科長，孔超武為曄造中國國民黨通訊處執行部書記，蔡翊超、李電輪、梁紫垣、方鐵俠、蔡子文、何寬榮、陳秩生、劉潤祥、鄭衍祥為曄造中國國民黨通訊處科員，曾秩軍為曄造中國國民黨通訊處評議部書記，梁帝柱、劉森耀、陳仲良、黃華貴、古振煊、黃耀祺、簡軍權為曄造中國國民黨通訊處評議部評議員。（註四）

中國國民黨黨員李希蓮上書孫總理，報告在奉天工作結果。

李希蓮於三月十九日赴奉天，四月十五日返滬，是日上書報告在奉所事如下：

「（一）意大利械事未成；（二）吉林黨事已允辦理，日期聽我方定奪；（三）學潮事，學生已回，無問題；（四）條陳合作事，長江柏文蔚方面、黃河劉榮棠方面、山西閻錫山方面、陝西陳樹藩方面，各方聯絡已承允諾而贊許之。此蓮到奉天之結果大概也。」（註五）

北京政府對元宵節軍警毆傷學生案咨復參議院，將毆傷學生一節諉之於有人故意滋事，擾亂秩序。

舊國會參議員雷殷、章士釗、馮自由等為元宵節提燈遊行學生與軍警發生衝突一事向北京政府提出質詢，本日北京政府提出咨復參議院；將毆傷學生一節，諉之於意在保護提燈之人，因有人故意滋事，秩序紛擾，而生錯亂。咨曰：

「爲答復事，迭准貴院咨送議員雷殷、章士釗、馮自由等提出關於本年舊曆元宵節提燈遊行，學生與軍警衝突質問書各一件，請答復等因。當經先後函詢內務部去後，玆准復稱詢據京師警察廳併案呈復，內稱遵查本年陰曆正月十五夜，北京市民舉行提燈大會一案，事先據學生韓致祥等以北京各團體聯合會名義函報廳，當以慶祝元宵舉行提燈，自係民間恒有之事。惟旅行時不得散佈傳單，及聚衆持旗演說，以防誤會。又北京各團體聯合會並未依法報廳核准，不能認爲合法團體，因有一部份學生在內，遂批示該生等應以學校或個人名義具呈官廳，以符手續。同時分別函達教育部轉知各該學校學生，不得有越軌行動，以維公安，並通令各區同時加派長警維持秩序安寧，此本廳對於此案事先慎重辦理之實在情形也。乃本月二日即陰曆正月十五日晚七點，該生等由北大出發，順序南行，區警隨同照料，並未發生事故。嗣據外左一區警察署報告，本日夜有持燈之市民，由前門出城，行至正陽橋迤南地方，持燈人及遊人不下萬餘，互相擁擠，秩序極亂，迨至大柵欄東口外，突聞內中忽有多人噪嚷撕打之聲，遊人及持燈者均四散奔避，區警單薄，幾無法維持，嗣保安隊、游緝隊趕至彈壓，始覺鎮定，事後查知維持秩序之巡警受傷二名，亦不知何人用何物所傷各等情。當時本廳各界市民等舉行提燈臨時突生滋擾，除偵查滋事及行兇之人，俟得實再行懲辦外，先將受傷長警驗明存案，送醫院治。此又本廳對於此案臨時分別辦理之實在情形也。查近年以來本京市民及各校學生恒以對於政府有所請求，聚衆遊行，非止一次，本廳職責所在，地方秩序固當竭力維持，而於青年學子尤存愛護之心，是以歷屆遊行之舉，均未發生事故，爲市民及各校學生所共見共聞。此次各界市民提燈遊行，學生參加在內，其分子本已複雜，復以元宵佳節，遊人雜沓，車馬紛紜，而以前門外大柵欄等處爲尤甚。是日持燈者，行經該處，不知何故突然發生紛擾，繼以衝突，秩序紊亂。當時警察惟有一面保護提燈之人，一面彈壓滋事之人，但彼時情形紛亂已極，以致彈壓之警亦被波及，倉卒之間，多數市民持燈遊行時，或因意見紛歧，抑或有所誤會，發生此等事故，實爲本廳意料之所不及。玆身任地方，辦理未臻妥善，致有國會議員之詰責，撫衷循省，慚疚莫名。惟本廳尙有不能已於言者。謹案質問書內或稱軍警殺傷，或稱刀槍殺戮，謂以懲治盜匪之手段，施諸赤手空拳之學子等語。查警察素以息事寧人爲宗旨，但期秩序驚慌即顯加以保護，縱有越軌行動妨及治安，亦儘可以依法制止，奚必橫加暴行，況愛護青年學子，尤爲本廳之素志，況既許可於前，豈能摧殘於後，事實具在，此尤本廳所

中華民國十二年 四月十八日

四八二

可自信而並可共信者也。至原質問書內又稱被害人起訴政府究採如何態度一節，現在司法獨立，自應靜候法庭依法辦理。行政方面未使過問，等因前來，相應併案咨復貴院查照。此咨參議院。」（註六）

廈門臧致平宣佈對孫傳芳獨立。（註七）

註一：黨史會藏原件。

註二：「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公報」第八號，大元帥令。

註三：同註二。公電。

註四：「中國國民黨本部公報」第一卷，第十六號。

註五：「國父年譜」下冊，頁九六九。

註六：民國十二年四月十八日「順天時報」。

註七：「東方雜誌」第二十卷，第十號，頁一三三。

十八日 孫大元帥令朱培德暫行兼代軍政部長。

本日孫大元帥令派軍政部長程潛往三水指揮左路討賊軍隊，其未回任前，軍政部事務由朱培德兼代。

。（註一）

朱培德兼代軍政部長至五月七日程部長回廣州後，即行解除。（註二）

孫大元帥犒賞滇軍官兵。

沈鴻英叛，滇軍總司令楊希閔率軍分道攻討，作戰兩日，辛勞備至，孫大元帥爲嘉獎滇軍將士之忠勇奮發，特於本日發給犒賞毫洋四萬元，由財政廳長楊西巖賁送楊總司令分別頒發，以獎勵有功。

（註三）

李福林軍告捷，沈鴻英叛軍攻勢頓挫。

昨日，西路討賊軍總司令劉震寰率兩師攻克瘦狗嶺，本日東路軍討賊軍第三軍軍長李福林追擊叛軍至龍眼洞，劉震寰軍又收復小坪，沈鴻英叛軍攻勢頓挫。（註四）

附錄：滇桂兩軍接觸之詳情（註五）

廣州大局較前更穩，因許李調防經周君道映往來疏通，並未發生衝突，陳氏餘孽由謝君良牧，力保楊坤如於中山先生，使之進兵東江一帶，次第剿除，所存僅林虎殘部，雖尚偷息賴邊，已無返撲能力，現爲粵之障礙者，只沈鴻英一部，爲數僅一萬七千之譜，合滇許、劉鎮寰各軍力實三倍於沈，如沈仍不就範，將必出於一戰，而亦不難掃除之也。

四月十六號早四時沈鴻英叛變，李易標沈之軍長也，以四千人由白雲山包抄農林試驗場之滇軍總司令部，另以二千人由觀音山後道攻省城，已至大北門內，西華二巷一帶，其他各部則由新塘、江村、石井、沙河等處節節進逼，幸中山先生一星期前，見沈之逆迹顯露，業飭滇粵各軍暗爲防備，故自十六日早至午後四時，衝鋒數次皆爲滇軍擊敗，因省外援軍未集，滇軍暫取守勢，相持至十七日早五時，沈軍乘大雷雨以風之際，四面猛攻，滇軍四面拒敵，戰至午十二時，各路援軍大集，分路進攻，午後二時擊退西村逆衆，三時克復白雲山，四時進拔石井，奪回兵工廠，沈軍大敗，各軍連夜追剿，現逆軍退走新街，各軍奮勇追趕至夜半尚未收隊。兩日之戰，據救傷隊報告，沈軍死六百餘人，滇粵各只死百餘人，奪獲逆槍三千七百餘枝，其他軍實不計，俘獲逆軍中下級軍官十餘員，兵士二百餘名，團長一員，李易標負重傷逃去，據當事者云：逆軍以李易標一部爲最驍勇善戰，易標已受重傷，部屬十損七八，一俟許汝爲軍隊調到，由北江方面，橫出源潭，將沈軍截斷，石龍劉鎮寰一軍由增城抄出新街，左面紅門梁鴻楷一軍出三水河，擊沈軍右面，滇軍直攻其前，逆軍四面受敵，不出旬日可告肅清云云。以愚意（廣州致信人自稱）推測之，沈軍實數不及二萬人，精利槍枝不及六成，各軍已調集者三倍於敵，且多久經戰陣，訓練有素者，陳逆餘孽業經肅清，無所牽掣，八九十日之內沈逆全部實不難盡數撲滅，粵中去此一大障礙，西南基礎即可穩固，但於

中華民國十二年 四月十八日

四八四

財政加以整理，不難大有可爲也。

王寵惠自滬啓程赴海牙，繞道廣州謁孫大元帥。

王寵惠本日自上海啓程赴海牙，就任國際法庭法官，擬繞道廣州謁見孫大元帥，代表北京政府有所接洽。（註六）

旅京安徽各團體籲請政府徹底查辦安慶子彈爆炸案。

三月三十一日安慶軍庫子彈爆炸案，爆炸原因，起於馬聯甲將舊存子彈私售於上海協記洋行處理不慎所致。當時，因恐關津扣留，乃令工人搥彈傾藥，以便運滬。工人敲打子彈時，不幸爆炸，死傷慘重。而馬聯甲一面含糊向北京政府報告，一面出私囊以圖了結此事。旅京安徽各團體，以其爲罪魁禍首，遂聯合發出通電，要求依法查辦馬聯甲、呂調元，並治以應得之處分。通電原文如下：

「北京順天時報轉各報鑒：前閱報載，馬聯甲、呂調元世電，報告炸斃工人案，謂因軍裝庫子彈運儲城外砲營，失慎炸裂云云。含糊閃灼，其詞似有不可告人者，及得省城學校聯合會等電證，以各報紀述，並各方情報，乃知事由馬貪圖私利，將舊存子彈以十餘萬元售與上海協記洋行，因恐關津扣留，乃令工人搥彈傾藥，以便運滬。鄉民最畏砲火，誰肯以身試險。馬則派軍隊便從電燈廠省道局抓去工人數十名猶不足，復用官場拉夫惡例，將街上賣菜、擔水、推車、抬轎等苦工捉去數十名，共計一百三四十名，派兵把守營門，強制工作，以致演此滔天慘劇。夫出售軍火，法令限制綦嚴，馬之變賣子彈，並未報部核准，其爲私售肥己可知。且果事出於公，其世電何不公然說出。乃以軍庫年久失修爲詞，更何以將搥彈傾藥事實一概隱瞞，捏爲搬運甫畢，安置失慎之誑語。一種情虛畏究隱衷，不啻自呈於楮墨。依刑事法理，凡明知爲危險物，而致人於死傷者，皆爲過失犯。馬係軍人，不能謂不知砲彈炸藥之危險，乃令毫無技術之工人，以生命爲嘗試，而並出於威迫勢禁之所爲，則其至少爲重大之過失殺人犯，雖百喙不能爲解。呂調元事前是否同謀，尙不可知。而身爲省長，負有保民專責，乃漠視民命，扶同隱匿，亦屬

咎有難辭？現聞馬呂秘密議定，令馬出私囊，每死者撫卹三百元，傷者酌給醫藥費，以圖私了了結。馬在皖省吞蝕軍餉，包辦釐金，積有十年，家財五六百萬，前歲殺傷學生四十餘人，尚未伏法，又以私售軍火，橫肆脅迫，致死傷工人數十百名，此而可以賄免，則馬敲吸皖人脂膏，一日不盡，而時出其餘以購買皖人身命，是可以殺盡皖人而不使遺種也。惟望海內仁人，梓鄉義士，同起作人道主張，公促政府將馬聯甲褫職，依數罪俱發律，與殺傷學生案，併案懲辦。一面籍沒其贓私，酌充死傷者之撫卹，其呂調元亦必依法查辦，治以應得處分。人命至重，國法何存，以死傷數十百人之慘案，又事涉私售軍火，政府不加詰責，法庭不聞檢舉，乃任馬、呂朋比為奸，湮滅證據，欺壓鄉愚，模糊了事，則中華民國尙成何世界？吾安徽尙謂有人哉？迫切陳詞，無任翹跂。旅京皖事改進會、皖事革新會、皖人同志會、安徽裁兵協會、安徽裁兵促進會、淮社、新皖社、淮潁學會、皖籍學生同志會、嘯。」（註七）

註一：「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公報」第十一號，大元帥令。

註二：同註一。

註三：同註一，大元帥訓令特字第一號。

註四：鄧澤如：「中國國民黨二十年史蹟」，頁二七七。

註五：民國十二年四月廿八日「順天時報」。

註六：「東方雜誌」第二十卷，第十號，頁一三三。

註七：民國十二年四月廿五日「順天時報」。

十九日 孫大元帥任命陳同贊為欽防司令，朱和中為兵工廠廠長。

本日大元帥任命陳同贊為欽防司令；大本營高級參謀朱和中、廣東兵工廠廠長朱卓文均另有任用，均予免職；任命朱和中為廣東兵工廠廠長。（註一）

孫大元帥飭發給劉震寰軍費五萬元，獎勵作戰有功將士。

中華民國十二年 四月十九日

四八六

自沈鴻英叛亂，各軍奮勇剿賊；劉震寰率所部桂軍進討，擊潰叛軍，著著功績；孫大元帥爲體念辛勞，並嘉勉將士，特飭發給軍費五萬元，以激勵有功將士。（註二）

沈鴻英叛軍潰敗。

沈鴻英叛軍攻勢頓挫後，各軍迭復要地，沈軍遭受決定性打擊，白雲山一帶，完全克復。沈部狼狽向北路江村、新街敗退。蔣光亮之第四師及第二混成旅胡思舜部，擔任三水、蘆包、炭步等地右翼作戰，以抵禦西江一帶沈軍。（註三）

戰至本日，沈軍士氣已衰，戰力已竭，既棄白雲山陣地，兵工廠亦不能守，全線陣地，遂爲聯軍所有，省垣附近，無復敵踪。此次戰役，沈軍所部計一萬八千人，聯軍方面一萬七千人。（註四）

附錄：一、沈鴻英失利後之粵局（註五）

昨接香港電訊，沈鴻英經滇軍連戰皆北，已有一蹶不振之勢，計十七日戰況，沈鴻英由龍眼洞至太和，十八日沈由西村退至小坪，沈見軍事着着失利，急調勁旅保護兵工廠，嗣經滇軍猛力衝擊，兵工廠又爲滇軍完全收復，沈復退至三水，中山見民軍迭獲勝利，亦戎衣督戰，士氣倍增，催水路各軍齊向三水進發，沈軍又爲大敗，退走北江，經許崇智軍又於皓日趕到合力夾攻，不難一鼓而下。肇慶方面原有沈軍一部，與北江遙相呼應，現被滇軍截斷，中路已首尾不能相應，一俟北江攻下，即合兵進攻肇慶，劉震寰、程潛等以沈軍既敗，無肘腋之患，請孫即下北伐令，乘勝進兵長江云。又大本營之參謀長現又易人，令張開儒充任云。又據另一方面所得電告云滇軍已佔領高塘、新街，沈軍退至花縣，李易標部下死傷甚衆，陳策、周子貞率水師協擊滇軍，頗佔優勢，兩電可以互相參證也。

據熟悉廣東形勢者云：此次沈軍突然舉事，一面由黃沙沙河進兵，一面藉觀音山高臨下之勢以撲省城，地勢極勝，現觀音山、白雲山、石井兵工廠等要寨均被滇軍佔領，自沈軍方面言已失地利，而自滇軍方面言，已增鞏固之防地，且沈軍優於滇軍之處，厥爲槍械充實，滇軍既得觀音山，復據石井兵工廠，所獲槍械甚多，已足與沈頡頏

，查沈軍實數僅一萬五千餘人，李易標部下五千餘人，沈榮光二千餘人，陳天太一千餘人，其餘歸沈及其他部將率領，今李部既已大受挫折，陳天太本爲民黨，復有效順中山之表示，將來沈軍終恐難獲勝利。廣東十九日電稱：沈軍與滇軍刻仍未決最後之勝負，惟沈軍已暫時後退，因是戰局已由郊外移於北江方面，戰況沈軍雖似不利，然此次之交戰，不過偵察戰而已，又滇軍因子彈缺乏，並未追擊桂軍戰局或不至遽爲進展云。

二、沈鴻英被滇軍擊敗矣（註六）

香港專電：滇桂軍於銑日（十六）開戰後，聞篠日（十七）晨七時，楊希閔復聯合劉震寰、李福林各軍向沈軍加以極猛烈之攻擊，同時白雲山、燕塘、象崗各砲臺均用大砲俯向東北郊射擊，因之桂軍抵敵不住，遂紛紛由北江潰退，巧日（十八）朱培德率軍占領石井兵工廠，周之貞由江門進佔蘆包，陳策繞三水奪據花棟附近，廣州市一帶已無桂軍蹤跡，現孫文仍返住土敏土廠，並召集臨時軍事會議，議決四項策應：（一）派梁鴻楷等部肅清珠江並規復省城秩序；（二）派蔣介石赴三水河口堵截沈軍南下；（三）派廣、亨兩艦赴汕運載許崇智軍隊回省；（四）派楊希閔、朱培德、劉震寰開赴北江追擊沈軍餘部，並據交民巷消息昨日（二十）某使館曾接到廣州某領事皓日（十九）來電略謂：孫文軍隊於篠日以後確已迭獲勝利，桂軍完全退入北江，惟韶關北軍大隊刻已逐漸由英德南下，預料日內仍不免一番大決裂，刻英國已有兩艦開入粵港保護，除商務停滯，外僑尙安全。至李烈鈞之態度關係此次粵亂頗足注意外，傳李與北方已有協定，粵事定後任李爲閩粵贛三省邊防督辦云。又昨晚京中某方面接到廣州急電一件，似沈軍已完全退出省城，孫派軍隊充分勝利，此電並非民黨中人所拍發，接收此電者，亦屬私家性質，其無黨派宣傳作用，可知用特披露如下，以待證實。

（上略）沈軍自十六日與孫軍接觸，經兩日劇戰，初尙互有勝負，迄昨日滇軍已將沈軍駐省各部分擊潰，其餘部不能成軍，退至狗頭嶺地方，滇軍追至，用全力包圍沈軍，全軍竟至覆沒境地，殊出人意外（十八巧電）。以上之電，如屬可靠，則關係南北全局甚大，武力統一既受打擊，和平統一亦已一度表暴，北方之和戰並用主義，孫氏之氣焰既高，再度接洽，殊不可能，況奉浙尙挑撥於旁乎。

中華民國十二年 四月二十日

四八八

北京政府派陳紹唐幫辦接收威海衛事宜。（註七）

劉顯世通電自任貴州省長。（註八）

註一：「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公報」，第八號，大元帥令。

註二：黨史會藏原件。

註三：鄧澤如：「中國國民黨二十年史蹟」，頁二七七—二七八。

註四：李烈鈞：「孫大元帥戡亂記」，頁二〇—二二。

註五：民國十二年四月二十二日「順天時報」。

註六：民國十二年四月二十一日「順天時報」。

註七：「政府公報」，第二五五二號。

註八：「東方雜誌」，第二十卷，第十號，頁一三三。

二十日 孫大元帥明令通緝叛將沈鴻英、李易標、沈榮光（鴻英子）。

李易標、沈榮光於三月十九日先後接受孫大元帥任命爲中央直轄第五軍軍長、第六軍軍長，本應報答恩澤，貢獻能力，詎沈鴻英亂作後，李易標、沈榮光竟甘冒不韙，附逆從亂，擾害地方，實屬罪無可逭。本日，大元帥特下令褫奪李易標、沈榮光本職，並飭各軍懸賞通緝沈鴻英、李易標、沈榮光等逆將，以伸國法而快人心。（註一）

蔣中正抵廣州，就任大本營參謀長。

孫大元帥屢電蔣中正來粵，共任艱鉅。楊庶堪、古應芬亦紛電促駕，蔣中正乃於十五日由滬起程赴粵，本日抵廣州。自是陳獻決策，草檄批牘，籌戰守，饋餉糈，日不暇給。（註二）

孫大元帥令羅翼羣為兵站總監，喻毓西為高級參謀；派趙士覲為管理俘虜主任委員。

大元帥本日特任羅翼羣為兵站總監，喻毓西為高級參謀；又派趙士覲為管理俘虜主任委員，黃馥生、關漢光為管理俘虜委員。（註三）

中國國民黨總理孫先生文委任南非洲、蘇洛、萬隆等地黨支、分部職務。

本日孫總理委任霍居南為南非洲中國國民黨支部正部長，陳佐興為南非洲中國國民黨支部副部長，朱轟為南非洲中國國民黨支部評議部正議長，何偉臣為南非洲中國國民黨支部評議部副議長；郭致安為蘇洛中國國民黨支部正部長，呂水源為蘇洛中國國民黨支部副部長，何君子為蘇洛中國國民黨支部評議部正議長，林興為蘇洛中國國民黨支部評議部副議長。池任男為萬隆中國國民黨支部正部長，周子球為萬隆中國國民黨支部副部長，陳駿衡為萬隆中國國民黨支部評議部正議長，李覺民為萬隆中國國民黨支部評議部副議長。

委任廖文科為南非洲中國國民黨支部黨務科正主任，廖雲炳為南非洲中國國民黨支部黨務科副主任；張漢持為蘇洛中國國民黨支部黨務科正主任，趙卓為蘇洛中國國民黨支部黨務科副主任；張柏軒為萬隆中國國民黨支部黨務科主任。

委任鄧伯朋為南非洲中國國民黨支部會計科正主任，霍錫桂為南非洲中國國民黨支部會計科副主任。呂青雲為蘇洛中國國民黨支部會計科正主任，林開宗為蘇洛中國國民黨支部會計科副主任。古繼鵬為萬隆中國國民黨支部會計科主任。

委任霍勝剛為南非洲中國國民黨支部宣傳科正主任，朱印山為南非洲中國國民黨支部宣傳科副主任

中華民國十二年 四月二十日

中華民國十二年 四月二十日

四九〇

。吳麟趾爲蘇洛中國國民黨支部宣傳科正主任，林生江爲蘇洛中國國民黨支部宣傳科副主任。侯民柱爲萬隆中國國民黨分部宣傳科主任。

委任黎鐵石爲南非洲中國國民黨支部總務科正主任，岑宗煥爲南非洲中國國民黨支部總務科副主任，梁景星爲南非洲中國國民黨支部評議部書記，譚孫田、霍晉云、梁潔修、梁念德、霍錫根、萬麗生、葉嵩慶、梁景星爲南非洲中國國民黨支部評議部評議員。吳克明爲蘇洛中國國民黨支部總務科正主任，陳克明爲蘇洛中國國民黨支部總務科副主任，林德雄、呂媽成爲蘇洛中國國民黨支部執行部書記，余子豪、陳活生、陳勝、趙社龍爲蘇洛中國國民黨支部幹事，鄧義、黃玉科、張賢、陳槐、符家衿、林烟、鍾漢民、黎士啓、劉益、李林、伍德爲蘇洛中國國民黨支部評議部評議員。池任男爲萬隆中國國民黨分部總務科主任，黃伯蕃爲萬隆中國國民黨分部執行部書記，李問凡、劉進旭、藍茂春、房蔚岩、彭梓彬、朱偉南、崔文灼、胡潤盛爲萬隆中國國民黨分部幹事，彭伯良、楊輝蘭、丘漢根、鍾軍凱、潘克修、方漢京、楊兆創、楊繼初爲萬隆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評議員。（註四）

北京政府對陳逆炯明舊部各予任命。

北京政府依直吳意，乘沈鴻英之亂，本日對陳逆炯明舊部各予官銜任命。特任洪兆麟爲汕頭防務督辦，葉舉爲惠威將軍；任命鍾鼎基爲將軍府將軍；任命陸宗宇爲肇羅陽鎮守使，鄧本殷爲瓊崖鎮守使；任命尹驥爲廣東陸軍第五師師長，李雲復爲第六師師長，賴世璜爲第七師師長，蘇世安爲第八師師長，楊坤如爲第九師師長，翁式亮爲第十師師長。（註五）次日，又任命陸宗宇爲廣東第四師師長。（註六）至三十日又加官特派楊坤如兼「惠州清鄉督辦」。（註七）

北京政府任命姚傳駒爲全國財政討論委員會秘書長。

北京政府令：全國財政討論委員會秘書長張殿璽辭職照准，任命姚傳駒爲全國財政討論委員會秘書長。（註八）

姚傳駒，字詠白，江蘇省人，民國二年，曾任財政部賦稅司長、錢幣司長。

註一：「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公報」，第八號，大元帥令。

註二：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第五冊，頁三〇。

註三：同註一。

註四：「中國國民黨本部公報」第一卷，第十八號。（民國十二年六月三十日）

註五：「政府公報」，第二五五三號。

註六：「政府公報」第二五四號。

註七：「政府公報」第二五六三號。

註八：同註五。

二十一日 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公佈「大本營庶務司官制」及「大本營庶務司辦事細則」。

本日，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公佈「大本營庶務司官制」八條，「大本營庶務司辦事細則」三章、六節，共三十一條。其條文如次：

一、大本營庶務司官制

第一條 庶務司置職員如左

司長一人

司員三人

中華民國十二年 四月二十一日

中華民國十二年 四月二十一日

四九二

書記官二人

僱員無定額

第二條 司長承 大元帥之命管理庶務司事務。

第三條 司員承司長之命分理左列事務。

一 關於大本營公產公物之保管購置事項。

二 關於大本營工程及工役事項。

三 關於大本營衛生事項。

四 不屬於各處事項。

第四條 書記官承長官之命繕寫文件及助理其他事務。

第五條 司長由 大元帥任命之，司員書記官由司長委任之。

第六條 僱員於必要時由司長僱用之。

第七條 庶務司辦事細則另定之。

第八條 本官制自公布日施行。

一二、大本營庶務司辦事細則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條 本司遵 大元帥令辦理大本營庶務司事宜。

第二條 本司遵 大元帥頒行庶務司組織法組織之。

第二章 第一節

第一條 司長綜理本司事務有指揮監督全部事務之權率同所屬職員辦理本司事務。

第二條 本司分設三科各置司員一名由司長指派分任各項事務。

第三條 書記官承長官之命繕校文件及助理其他事務。



第四條 僱員承長官之命隨時指派執理本司雜務。

第二節

第一條 第一科司員一名主理下列各項事務。

甲、撰擬本司公文函件及保管文卷事項。

乙、關於府內營造修繕工程事項。

丙、其他不屬於第二三科各事項。

第二條 第二科司員一名主理下列各項事務。

丁、計算收支數目及編製每月決算表冊事項。

戊、採購本府應用品物事項。

第三條 第三科司員一名主理下列各項事務。

己、保管府內一切公用器物（除軍用品外）及支給各處應用品物事項。

庚、督察本府差役勤惰及進退事項。

辛、關於府內衛生潔淨事項。

第三章 第一節

第一條 凡關於本司公文函件由主管員可撰擬後將文稿送呈司長閱核蓋章方得繕發。

第二條 凡收發文件均須登記冊內歸檔編存保管。

第三條 府內房室遇有改建或修理時須陳報司長察勘召匠估價核准辦理。

第四條 凡工程竣畢即報明司長驗收。

第二節

第一條 本司出納數目每日分別門類登記隨時由司長調核。

第二條 凡支出數目在二十元以上者，須將用途向司長申明然後動支。

中華民國十二年 四月二十一日

四九三



- 第三條 凡購置物品價值十元以上者，須陳知司長然後購辦。
- 第四條 凡購辦物品須將單據及所買得之物交保管員司點驗蓋回點收圖記。

第三節

- 第一條 凡屬府內公用器物（除軍用品外）均須保管以重公物。
- 第二條 凡各處來司領取物品須持有憑證方可發給，其憑證條紙每日編釘成組以備存查。
- 第三條 凡購回物品點收訖即將來貨單價登記冊內以備查考。
- 第四條 凡物品點收後即存放儲物室內以備各處領用。
- 第五條 凡椅棹用具須標明號記以便查點。
- 第六條 凡購置物品每月結算一次列具表冊呈報司長察核。
- 第七條 凡各處領支物品均須備冊登記每月報銷一次。
- 第八條 府內聽差佚役人數衆多應隨時督察勤惰以重公務。
- 第九條 府內設有專廚應隨時巡視飭佚整潔以重衛生。

第四節

- 第一條 本司除例假休息外每日辦公時刻規定上午九時至十二時下午一時至五時，倘有緊急事件，即星期日仍應到司辦事。
- 第二條 本司每日夜間輪派職員一名值夜。
- 第三條 本司職員遇有因事請假先向司長陳明事由，須得司長許可方得離職。
- 第四條 凡星期日國慶日均照定章休假惟輪值之職員不在此例。
- 第五條 本細則自公布日施行如有未盡事宜仍得隨時更訂。（註一）

孫大元帥令免林雲陔財政部第三局局長職務。



上月三十日，大本營財政部第三局局長林雲陔以經驗不足請辭未准，本月四日，孫大元帥令林雲陔爲大本營秘書，爲使其能專任秘書職務，本日遂正式下令免其財政部第三局局長之職。（註二）

中央直轄滇軍總司令楊希閔、西路討賊軍總司令劉震寰聯電報告戰果，繳獲敵槍萬餘枝，俘虜九千，斃敵三千。沈鴻英等逆將身負重傷潰逃。

本日中央直轄滇軍總司令楊希閔、西路討賊軍總司令劉震寰等電呈孫大元帥，報告進剿沈逆鴻英戰果。電云：

「頃據前方滇軍第一師長楊池生、第二師長楊如軒、第三師長范石生，西路討賊軍第一師長韋冠英、第二師長嚴兆豐等報稱：逆軍自白雲山敗潰後，其僞軍長李易標身負重傷，命在旦夕，沈榮光隻身逃匿，莫知存亡，其精銳部隊俘虜傷亡已無餘幾，復被民團截擊，勢已不能成軍。連日以來絕無抵抗，肅清餘孽，指日可期。等語。又據李軍長登同、劉軍長玉山函稱：頃據北江民團報稱：茲俘得逆軍排長張得勝一名，士兵三十餘名，供稱沈逆鴻英自按白雲山潰退消息後，即由新街向北江逃竄。當亂軍之際，逃中復被民團紛紛截擊，沈逆胸部已負重傷，其殘兵敗卒，均皇皇無主，驚恐非常，棄甲改裝，到處皆有。各等語。查沈逆部隊向爲土匪結合，今此次既受聯軍痛剿，復被民團協擊，而沈逆、李逆又負重傷，肅清北江，事在指顧。計此役共繳獲敵槍約一萬三千餘枝，俘虜約九千餘名，斃敵約三千餘名，我軍傷亡約九百餘名，閔等擬即日出發北江，辦理善後諸事。特此電聞。」（註三）

北京政府任蔣方震等為全國財政討論委員會委員。

北京政府本日令派蔣方震、劉棣蔚、向瑞彝、彭淵恂、王愷憲、張頤、李宣威、顧行、伍錫河、沈仕榮、張膺方、談荔蓀、錢永銘、謝霖、馬鄰翼、劉馥、蹇先聰等爲全國財政討論委員會委員。（註四）

中華民國十二年 四月二十一日

北京政府嘉獎督理安徽軍務善後事宜馬聯甲、安徽省長呂調元、監察安徽裁兵事宜李玉麟、皖北鎮守使殷恭先。

本月十八日，皖北鎮守使殷恭先，監察安徽裁兵事宜李玉麟通電稱，新安武軍將裁撤完畢。北京政府乃於本日傳令嘉獎督理安徽軍務善後事宜馬聯甲、安徽省長呂調元、監察安徽裁兵事宜李玉麟、暨皖北鎮守使殷恭先。令曰：

「迭據督理安徽軍務善後事宜馬聯甲、安徽省長呂調元、監察安徽裁兵事宜李玉麟、皖北鎮守使殷恭先，先後報稱：所有新安武軍四十營，均經一律裁竣，當此時會艱屯，民窮財匱，該督理等和衷共濟，體國公忠，用能歲節鉅帑，績效懋著，良深忻慰，馬聯甲、呂調元、李玉麟、殷恭先均著傳令嘉獎，以彰勞勩。此令。」（註五）

張文生、殷恭先所統率之四十營新安武軍，係張勳定武軍之一部份。此四十營與民國六年張勳帶往北京被解散之五千人 and 目前白寶山所統率之數營，合稱定武軍。此係清末反革命之江防營改編擴充而成。

清末蘇、贛兩省官吏常用這支軍隊打擊革命黨，民國二年二次革命時，袁世凱利用這支軍隊攻克南京。當民國三、四、五年之際，是為此軍之全盛時期。張勳擁兵數萬，雄踞徐州，握南北交通咽喉，扼蘇、魯、豫交通孔道，大有號令全國之態勢。泊乎民國六年，黎、段水火，雙方皆想利用此軍抵制對方，張勳受復辟派之蠱惑，親率五千人入北京，導演復辟怪劇，被段祺瑞擊潰遣散。留防徐州一帶之定武軍遂不敢輕舉妄動。駐海州之白寶山部，因先前輸誠蘇省，得以安然編為蘇軍。駐徐州之張文生、殷恭先部，受命移駐安徽北部，取消定武軍名義，附屬倪嗣冲安武軍之下，改稱新安武軍。

民國九年直皖戰役，皖系失敗，倪嗣冲不敢回皖，北京政府因新舊安武軍積不相能，乃以張文生繼

任安徽督軍，使新安武軍監視舊安武軍。十一年直奉戰前，張勳因張文生之援引，頗謀在長江一帶活動，以響應張作霖，而舊安武軍首領馬聯甲則乘機納款蘇省，效忠直系。殆直奉勝負分而張、馬間之形勢亦定。加之皖人自倪嗣冲據省後，歷受軍多痛苦，乃由皖省仕紳協同省長許世英與馬聯甲密議全裁新安武軍，減少舊安武軍，以減少皖省軍餉、財政上之負擔，並定計由許世英迫退張文生，擁護馬聯甲出任皖省督軍，以實施裁撤新安武軍之計劃。

去年十月，北京中央政府任命馬聯甲出任安徽督軍，許世英遂會同皖省紳商，竭力就地籌款，以備裁軍之用。北京方面，亦派前倪嗣冲參謀長李玉麟前往監督裁兵。計於十一月中旬裁去徐州蚌埠所駐之一部二十餘營。惟尙餘殷恭先所部十二營，爲欲擁兵自重之蘇皖督軍及別有用意之中央監督員所不願裁。經許世英及皖紳等逼迫，雖至馬、許失和，互相攻訐，而終於無濟。許世英且因此見惡軍閥，被排去位。軍閥們另推呂調元出任安徽省長。皖省紳民因嫌惡軍閥，故曾竭力排呂，經呂以裁遣十二營新安武軍爲條件始得到任。呂到任後，遂有殷恭先、李玉麟將所餘十二營軍隊完全裁盡之通電。

新安武軍四十營之裁遣，因許世英預籌鉅款，使軍事當局得以從容使用，因此裁遣軍隊雖多，未生亂事。雖然五月六日臨城劫車事件初發之時，有人疑心與被裁之新安武軍有關，後經皖省軍事當局之辯白和事實證明，知臨城劫匪非屬新安武軍，乃張敬堯舊部。安徽省裁遣新安武軍之餘波，至此亦歸於平息。（註六）

註一：「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公報」第四號法規。

註二：同註一，第八號，大元帥令。

註三：同註一，第八號，公電。

註四：「政府公報」第二五四號。

中華民國十二年 四月二十二、二十三日

四九八

註五：同註四。

註六：「東方雜誌」，第二十卷，第七號，頁四一五。

二十二日 陳天太進佔肇慶城。

桂軍師長陳天太奉孫大元帥令，本日驅走駐肇慶城之沈鴻英軍張希棻部。（註一）

註一：「近代中國史事誌要」民國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二日。

二十三日 孫大元帥犒賞劉震寰部前敵官兵。

桂軍劉震寰部因討沈鴻英亂，著著功績，孫大元帥除於十九日先行發給五萬元以資獎勵外，本日，復令會計司發給前敵士兵犒賞金每名貳元，官長賞酒席，合共貳萬五千元。（註二）

中央直轄第三師陳天太部在肇慶失利。

中央直轄第三師師長陳天太部，十七日出四會；二十二日擊退沈逆所屬張希棻軍，攻佔肇慶；本日因其部下受張勾引叛變，肇慶再為張希棻部攻佔。（註二）

孫大元帥任命陳可鈺為廣東憲兵司令。（註三）

北京政府任王永泉兼建安護軍使，周蔭人兼泉永鎮守使。

本年三月設福建軍務幫辦一職，三月二十日任命王永泉為之。本日，北京政府又任命王永泉兼建安護軍使；周蔭人兼泉永鎮守使。（註四）

王永泉，字百川，直隸省天津縣人。周蔭人，字樾恩，直隸省武強縣人。

北京政府教育部令准中等學校學生在學時期限制結婚案。

先是，全國教育會聯合會以中等學校女子限制女子結婚，男子反聽其自便，妨礙女生畢業後擇偶；且男生大學畢業後對中學時代之眼光常生不滿，恐有重婚、離婚之舉，爲害青年身心發展，於是經該會決議請教育部規定，通令限制中等學校學生在學時結婚。案文曰：

查中等學校學生在學時期限制結婚，各國皆然，惟吾國僅限制女生，而於中等學校男生在學時期結婚與否，不加限制，常此辦理，害及青年實非淺鮮。茲將最重要最顯明者略舉之，男女中等學生入學年齡，大概相等，女子方面既限制結婚，男子方面反聽其自便，如此則女子求學完了時期，欲擇年齡相當之男生與訂婚約，實不易得，此對於女子待遇不平等之害也。至男子本身方面，由中學而專門，而大學，畢業以後，回顧以前中學時代之眼光，當然不同，於是欲滿足一時之希望，或恐有重婚離婚之舉，此對於青年將來之害也。吾國一般男子體格較外國素弱，其原因大概由於身心發育未成時期，即行結婚有以致之，此對青年身心發育之害也。綜此數端，不特於男女學生將來幸福多所妨礙，且於我國民族進化前途有莫大之關係。苟由最高教育行政機關特頒明令，加以限制，斯教育界所盼幸也。案經本會公決，謹請大部鑒核規定施行。」（註五）

是日北京教育部以訓令第一五六號令京師學務局及各高等師範學校，以該會議決一節甚有見地，應准照行。

東三省省議會聯合會通電，痛責武力統一迷夢，倡議弭兵息爭。

近日直、奉增兵榆關內外，開戰謠傳甚囂塵上，東三省議會乃聯合通電，痛責軍閥武力統一之迷夢，倡議弭兵息爭。並說明東省之簡練軍實，整飭戎行，是爲維持治安，捍衛邊圉，實無侵略外方、干涉內政之野心。其電曰：

中華民國十二年 四月二十三日

中華民國十二年 四月二十四日

五〇〇

比年兵連禍結，天日爲昏，帑藏空虛，民生彫敝，端由軍閥，擁衆自雄，誤用武力統一政策，窮兵黷武，有以致之。外患方殷，猶復內訌不息，亡國之禍卽在目前，言念及此，不寒而慄。讀張總理之和平宣言，黎總統之卹日通電，不憚曉音瘡口，痛下鍼砭，稍有天良，亟應猛省。邇來我東省人民，恍于鄰鄰跼逐，國是蜩螗，專以啓迪文化，修明法紀爲職志。于武力統一之政策，莫不痛心疾首，視若仇讐，玆竟謠譏繁興，謂奉直將復有戰事，無根之論，殊駭聽聞。須知我東省之簡練軍實，整飭戎行，原爲維持治安，捍衛邊圉，于外方則誓無侵略。於內政則絕不干涉，冀挽垂亡之國脈，樹和平之先聲，誼屬同袍，自當共諒，矧當此民窮財盡，國勢岌危，若再一意孤行，狐疑誤會，不顧大局，不恤人言，啓無謂之兵戎，張箇人之勢力，必致國歸共管，民無以生，統一之願望難期，顛覆之慘禍立見，逞一時之武力，作萬世之罪人，稍明是非皆所不敢。本會因大總統刪電之苦口熱誠，益堅和平之信念，用敢披肝瀝膽，沉切陳詞，深望舉國人士，共體和平息爭之誠意，剷除武力統一之謬談，同聲響應，倡議弭兵，出之以至誠，行之以毅力，勿懈於權勢，勿託于空言，勿令違反者取巧，遵守者受殃，庶統一之目的可達，共管之慘禍可免，拔斯民於水火，奠國本於磐石，國家前途實利賴之。東三省省議會聯合會、漾。」（註六）

註一：黨史會藏原件。

註二：「東方雜誌」第二十卷，第十號，頁一三三—一三四。

註三：「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公報」第八號，大元帥令。

註四：「政府公報」第二五五六號。

註五：「政府公報」第二五五九號。

註六：民國十二年四月二十五日「順天時期」。

二十四日 孫大元帥派宋子文籌備中央銀行。

民國十一年秋，孫先生文在上海發動西南各省聯軍集中軍力，驅逐陳炯明，當時先生深知將來廣州市與廣東省境內，軍隊複雜，數量亦多，恐增加百姓負擔，因此曾在上海旅滬廣東工商界、金融界商洽

，籌募戰債及經費，以便回粵後能立刻推行「化兵爲工」政策。民國十二年二月，中山先生回粵，路經香港時，即曾與旅港廣東工商金融界作同樣商洽，已略有頭緒。抵廣州後，在滇桂軍等將領歡迎會上，復發表「和平統一，化兵爲工」之演講。但不久沈鴻英叛亂，陳炯明又威脅廣州，因此「兵工政策」無形中打消。由於陳炯明威脅極大，中山先生檄調各軍入粵作戰，一時軍隊名目極多，且各省客軍分駐於廣東境內，就地徵稅、取糧，甚至爲截留稅收往往有彼此互爭地盤而械鬥之情事發生。時任財政廳長鄒魯之回顧錄中有云：

「……我因爲那時廣東所有的稅收，大都爲各地滇桂駐防軍所截留，不敢遽然答應，但總理以爲時機逼迫，切實叮囑，務必勉爲其難，並嚴令各駐軍，一律交還就地截留的稅收。我無法推諉，祇能就任。後來迭與各駐軍當局商洽，結果只有桂軍劉震寰答應把扣留的稅收歸還，滇軍卻沒有照辦，而所有大宗財政收入，都在滇軍手裏，因此廣東的財政整理工作，不能如願進行。」（註一）

由於驅逐陳炯明擁護中山先生回粵，滇桂軍功勞不小，但這兩軍也最不聽命令。滇軍楊希閔、桂軍劉震寰，都是借擁護中山先生爲名，到廣東來發財的，當時廣東財政收入，幾乎全在楊、劉部下之手中，因此這兩軍也尤其跋扈。中央財政困難，而各省客軍入駐廣東人數極爲衆多，軍餉孔亟，各地財政既然混亂不一，無法統一以度收支，中山先生爲穩定金融起見，至是特派宋子文爲中央銀行籌備員，以爲穩定金融之初步。至十三年八月，中央銀行始正式成立。（註二）

中國國民黨總理孫先生文委任棉蘭黨分部職務。

孫總理本日委任郭鑄人爲棉蘭中國國民黨分部總務科主任，郭鑄人爲棉蘭中國國民黨分部執行部書記，黃丕安、梁如九、羅中奭、李聞一、嚴子芸、趙璧磋爲棉蘭中國國民黨分部幹事，方懷南爲棉蘭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書記，方懷南、蘇維亞、李良芬、洪敬銘、紀暉生爲棉蘭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評

中華民國十二年 四月二十四日

五〇二

議員，馮少強爲棉蘭中國國民黨分部會計科主任。張藍田爲棉蘭中國國民黨分部宣傳科主任，潘奕源爲棉蘭中國國民黨分部黨務科主任，陳白宣爲棉蘭中國國民黨分部正部長，伍璇璣爲棉蘭中國國民黨分部副部長，蘇英會爲棉蘭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正議長，葉燕淺爲棉蘭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副議長。（註三）

孫大元帥飭各財務機關應歸主管機關委員辦理。

年來因廣東地方秩序未定，行政系統紊亂，事權不一，以致委派地方主管人員，往往由駐軍主管處長等權宜暫派，而不由省委，實非常制。於是，兩廣鹽運使伍學煜呈稱：

「竊電茂場知事員缺，前經運使委任伍時賢接理；三亞場知事員缺，則委鄺錫堯接理；梅菪分局委員，則委趙子瀾接充。該員等均經起程赴任，茲接伍時賢函稱：『以電茂場知事員缺，已先由高雷綏靖處林處長樹巍令委李詞垣接代，不允交代；三亞場知事鄺錫堯，亦以前知事劉亞威既不接見，亦不交代；梅菪分局委員趙子瀾，均以梅菪局委員已由林處長樹巍令委鄺培豪權理，抗不交代。』等情函報前來。查各處鹽務場局，前因地方秩序未定，有先經由該處司令處長就近委員暫代者，均屬一時權宜之舉，現在大局已定，既經由省委人，自應交代，以期事權統一，藉以督率整理而顧稅收。據呈前情，理合呈請察核，俯賜電飭高雷綏靖處林處長樹巍，轉飭現代電茂場知事李詞垣、梅菪分局委員鄺培豪趕速交代，並懇電飭瓊崖善後處鄧處長本殷，轉飭三亞場知事劉亞威即日移交，不得抗延，俾明統系，實爲公便。」

據此，孫大元帥以爲現在大局漸定，所有各財政機關，自應歸主管機關委員辦理，以專責成，本日特指令高雷綏靖處長林樹巍遵照辦理。（註四）

北京政府任命鄧如琢為南雄鎮守使。

鄧如琢，字和璞，安徽省阜陽縣人，本日北京政府任命其爲南雄鎮守使。（註五）

註一：鄒魯：「回顧錄」，頁一六一。

註二：「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公報」第九號，大元帥令。

註三：「中國國民黨本部公報」，第一卷，第十八號。

註四：同註二。

註五：「政府公報」第二五五七號。

二十五日 王寵惠、楊天驥晉見孫大元帥，並致送北京政府內閣總理張紹曾敦請孫先生北上之書信。

王寵惠受聘為海牙國際法庭法官，須於四月底前往海牙就任；楊天驥以私人身份隨行，照料瑣事。王因欲送夫人靈櫬返粵，故不自天津出海，而提前南下，繞道廣州，由香港起程。（註二）

北京政府內閣總理張紹曾因孫先生在廣州組織軍政府，對其標榜之和平統一大有妨礙，曾多次要求孫先生取消大元帥名義，未得要領。又鑒於王與孫先生私交甚篤，南下必往拜晤，乃乘王、楊赴粵之便，委託王、楊代送書信予孫先生。王、楊以私事不願參與政治行動，再三推辭，終因張紹曾與黎元洪一再敦請，遂應允以私人身份代送信函。絕不接受北京政府任何名義與任務。（註二）

王、楊四月初抵滬，先訪浙江盧永祥，託盧代為疏通，盧請先取消孫、沈督閩、粵命令；（註三）王、楊在上海又與胡漢民、徐謙等交換意見，胡、徐則請終止軍事行動。此皆北京政府所不能接受之條件，雙方陷於膠著狀態，王、楊盤桓至四月十八日，始再由上海動身赴粵。（註四）

本日王寵惠、楊天驥在廣州晉見孫大元帥，並面呈張紹曾以內閣全體名義發出之信函。其信主旨在於勸請孫中山先生取消大元帥名義，為求和平統一，懇請北上，共商大計。其信曰：

中華民國十二年 四月二十五日

「睽違光儀，淹踰歲序，海天寥廓，悵望神馳！日者奉讀敬電，諄諄以武力爲不可恃，拳拳於裁兵爲不可緩，要諸統一，而期以和平；舉紹曾等奉職以來，馨香禱祝者，大聲而疾呼之，婆心苦口，天日爲昭！循誦再三，且感且佩！秉鈞三月，百無一舉，所可共信者，惟對於和平統一之誠誠而已。始而西南代表之招邀，繼而國事協議之商榷，將以消融隔閡，解除糾紛，聲氣相求，諒非矯飾。不幸粵局中變，大旆南引，報紙風傳，致清視聽，恍於目者，責難交至，聒於耳者，譁告紛來，情勢如斯，窮於應付，遷流所至，遂有不忍言者矣。念自法統重光，中樞有主，既無當於非常之舉，又奚取乎無名之師！雖委曲求全，有苦衷之別具，而羣情惶惑，若大難之將臨。先生手造共和，爲國元老，義聲仁問，照耀瀛寰，若因政路之徘徊，致使盛名之虧累，私情公誼，非所望於先生者也。敢援兄弟垂涕之義，聊盡朋友忠告之懷，伏望顧念民邦，取消名義，棄一隅之事業，謀全國之安寧，凜彼壞之非宜，期和平之實現，上京再蒞，東閣相延，俱棄細微，徐商善後，不亦休乎！或以歸結軍事，廻翔申浦，權時息駕，賡續前盟，亦紹曾等之所忻盼也。茲特委託王君寵惠，楊君天驥代表政府，奉迓高軒，一切下懷，統由代達。」（註五）

王、楊雖完成張紹曾託付面送書信之任務，然因孫、沈督閩粵之任命，已挑起南北戰端，非張紹曾一紙信函所能發揮作用，於是王、楊乃轉赴海牙而去。（註六）

陳策、周之貞部再克肇慶，沈逆鴻英援軍至，復陷。

本月二十二日，中央直轄第三師陳天太部攻克肇慶，次日因變退出。本日，江防司令陳策、討賊軍第二師師長周之貞等奉孫大元帥令再克肇慶，旋以梧州東下之沈逆部後援開到，再陷。陳、周率部退回三水。（註七）

附錄：滇桂兩軍之戰事消息（註八）

粵戰消息昨日略有變動，已經報告，茲據香港方面來電云其形勢愈爲顯露，香港二十六日電：孫軍因分途應付，兵力單薄，楊坤如佔據石龍後，率所部兩旅向省城方面進攻，廣九鐵路已爲熊略軍隊佔據，隔斷孫軍來往。又一

電云：孫文令許崇智急調軍隊馳往廣九鐵路救應，雙方已開始交戰。又一電云：沈軍復奪肇慶，二十五日孫文令程潛親率三師猛攻肇慶，旋復佔領，沈軍折向北江退去。又一電云：二十五日沈軍得北軍大隊援助反攻甚急，李福林、劉震寰二軍退守江村，楊希閔將小坪一帶軌道拆斷，阻止沈軍前進云云。此外聞徐紹楨有一通電拍來報告戰況電云：萬火急，段芝泉、盧督辦、福州王總司令、臧司令、何護軍使、林總司令、章太炎、唐少川、林子超、徐季龍、汪精衛、胡展堂、孫伯蘭、蔣介石、謝慧生、鄒海濱各先生，奉天張總司令、北京參眾兩院、各省、各報館，均鑒吾粵不幸戰禍迭興，此次元首返旆倡導和平統一，方冀共息內爭，同禦外侮，不圖沈鴻英心存反側，蓄謀倡亂，甘爲戎首，突於銑日發難，圖襲省垣，先撲農林試驗場滇軍總司令部，楊總司令希閔躬率所部相與轉戰，大元帥並親臨戰地督師，用是士卒用命，立將逆軍擊退，西路討賊軍劉總司令震寰、東路討賊軍第三軍軍長李福林、中央直轄第三師軍長盧師諦、第七軍軍長劉玉山聞報，均先後督率將領忠義奮發，冒雨衝鋒，協同作戰兩晝夜間，遂將逆軍追逐至數十里外，附城要隘如白雲山、兵工廠等處，完全收復。現奉大元帥明令海陸軍將領，合師痛剿，正名討罪，沈逆鴻英受北庭亂命，負元首之裁成，破壞和平，卽爲民國之公敵，是非順逆，自有公論，日下省垣秩序安謐如常，誠恐遠道傳聞，或有失實，特先電聞餘續報。徐紹楨叩。皓。

中國國民黨孫總理委任威靈頓、谷架坡、蘇華、普扶、庇利士濱、紐絲崙屋、墨溪、美利濱等地黨分部正副部長、議長、主任、評議員、書記等職務。

本日，中國國民黨孫總理委任黃同發爲威靈頓中國國民黨分部正部長，顏繼昌爲威靈頓中國國民黨分部副部長，周細爲威靈頓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正議長，吳楫康爲威靈頓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副議長。司徒桂爲谷架坡中國國民黨分部正部長，鄭松爲谷架坡中國國民黨分部副部長，周想爲谷架坡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正議長，梁業爲谷架坡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副議長。郭醴泉爲蘇華中國國民黨分部正部長，方漢章爲蘇華中國國民黨分部副部長，余順爲蘇華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正議長，張廷琛爲蘇華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副議長。關桐澄爲普扶中國國民黨分部正部長，譚英文爲普扶中國國民黨分部

副部長，謝坤爲普扶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正議長，關嗣澣爲普扶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副議長。陳立梅爲庇利士濱中國國民黨分部正部長，蕭庚蓋爲庇利士濱中國國民黨分部副部長，阮力爲庇利士濱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正議長，楊健清爲庇利士濱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副議長。陳公秉爲紐絲崙屋崙中國國民黨分部正部長，吳羣芳爲紐絲崙屋崙中國國民黨分部副部長，周桂枝爲紐絲崙屋崙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正議長，劉南爲紐絲崙屋崙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副議長。林甲爲墨溪中國國民黨分部正部長，趙珊達爲墨溪中國國民黨分部副部長，馮壽爲墨溪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正議長，余冠成爲墨溪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副議長。雷鵬爲美利濱中國國民黨分部正部長，陳任一爲美利濱中國國民黨分部副部長，雷惠和爲美利濱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正議長，劉希波爲美利濱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副議長；陳中爲威靈頓中國國民黨分部黨務科主任，梁秩爲谷架坡中國國民黨分部黨務科主任，朱許爲蘇華中國國民黨分部黨務科主任，胡迺和爲普扶中國國民黨分部黨務科主任，陳景廉爲庇利士濱中國國民黨分部黨務科主任，劉錦梁爲紐絲崙屋崙中國國民黨分部黨務科主任，梁騷爲墨溪中國國民黨分部黨務科主任，雷衡爲美利濱中國國民黨分部黨務科主任，楊劉安爲威靈頓中國國民黨分部會計科主任，司徒聖爲谷架坡中國國民黨分部會計科主任，方生發爲蘇華中國國民黨分部會計科主任，鍾啓鎮爲普扶中國國民黨分部會計科主任，劉敬爲庇利士濱中國國民黨分部會計科主任，區星耀爲紐絲崙屋崙中國國民黨分部會計科主任；孫鑑貞爲墨溪中國國民黨分部會計科主任，周家珍爲美利濱中國國民黨分部會計科主任；顏麗邦爲威靈頓中國國民黨分部宣傳科主任，梁秩爲谷架坡中國國民黨分部宣傳科主任，梅迺銘爲蘇華中國國民黨分部宣傳科主任，黃達峯爲普扶中國國民黨分部宣傳科主任，孫玉韶爲庇利士濱中國國民黨分部宣傳科主任，鮑以文爲紐絲崙屋崙中國國民黨分部宣傳科主任，曾三貴爲墨溪中國國民黨分部宣傳科主任，蕭述之爲美利濱中國國民黨分部宣傳科主任；顏鑑光爲威靈頓中國國民黨分部總務科主任，謝巨非爲

威靈頓中國國民黨分部執行部書記，顏孟璣、黃嘉樹、謝福煦、顏耀華、楊培基、蘇樹榮、黃灼南、顏焯輝爲威靈頓中國國民黨分部幹事，顏利和爲威靈頓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書記，朱棟、黃子培、黃華健、顏炳抵、顏炳聯、謝伯倫、謝容光、梁星儔、蘇炳培、顏緒華爲威靈頓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評議員。謝登爲谷架坡中國國民黨分部總務科主任，劉景三爲谷架坡中國國民黨分部執行部書記，李石、麥更、關敖、司徒宗、黃有、陳才爲谷架坡中國國民黨分部幹事，楊焯爲谷架坡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書記，司徒福、李萬、黃帶、黎東、司徒揚、利亨爲谷架坡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評議員。梁壽顯爲蘇華中國國民黨分部總務科主任，蘇惠潮爲蘇華中國國民黨分部執行部書記，黃龍佐、司徒高、鄭誠敬、劉麟、林芳、蔡銓、梅迺安、鄭央、蘇惠潮、鄭日波、李祥、司徒專佑、鄭敬活、黃品輝、蕭福、黃添喜、黃用源、鄭修猷、毛週照、譚聲攸爲蘇華中國國民黨分部幹事，謝參漢爲蘇華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書記，陳石蘭、黃照康、張元琮、鄧創強、鍾連福、余堯禮、鄭修棟、雷華桂、李祐、馬社祥、鍾慶、鄭松偉、譚南、李惠金爲蘇華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評議員。司徒董爲普扶中國國民黨分部總務科主任，陳立祚、譚小赤爲普扶中國國民黨分部執行部書記，溫振洽、胡昌熾、錢椿榮、謝華威、梁修文、潘積、謝海、鍾大囊、陳典賽、尹德、黃麟望、何貽煥、謝維顯、伍遇春、趙啓棠、梁乃纘、何燕傑、謝永璉、鍾孔心、潘保榮、李昌濟、李傳遠、劉景士蔑女士、關柏、陳鴻榮爲普扶中國國民黨分部幹事，謝棟爲普扶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書記，李仲泉、陳瓊宜、范明揚、劉暢亨、潘盛財、黃宗培、朱始杏、廖登、胡植邦、黃彪、張文桑爲普扶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評議員。高紹清爲庇利士濱中國國民黨分部總務科主任，楊健清爲庇利士濱中國國民黨分部執行部書記，劉廷、高永安、劉敬、劉泗全、劉平、劉玉湖爲庇利士濱中國國民黨分部幹事，鄭昌信爲庇利士濱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書記，歐頌堯、蕭介生、蕭生賢、侯然、侯留、阮義順、麥健昌、鄭何、蔡己未、蕭炤然、陳華慶、馮興、劉見、李茂、劉

中華民國十二年 四月二十五日

五〇八

耀倫、蕭焯熙、黃兆光、阮禮宏爲庇利士濱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評議員。陳華福爲紐絲崙屋崙中國國民黨分部總務科主任，吳砥伯、陳華東爲紐絲崙屋崙中國國民黨分部執行部書記，陳興、楊文捷、王北善、黃鑑澄、吳千蒿、吳滌凡、鍾錦芬、張若湖、陳登翰、陳明、關榮南、謝麟柱、石大、黎並佳、李愛用、陳壽南、黃卓池、莫汝材、黃添培、黎閏華爲紐絲崙屋崙中國國民黨分部幹事，鍾桃輝爲紐絲崙屋崙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書記，張麗璦、黃錫堯、葉汝葵、林茂齡、李敬之、李成、邵棟華、蔡永光、方祐、林泉、余淦、繆晃、盧玉顏、鍾妙容、黃坤一爲紐絲崙屋崙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評議員。陳乾爲墨溪中國國民黨分部總務科主任，葉經和、劉晚江爲墨溪中國國民黨分部執行部書記，楊水、王保、梁金福、司徒雙龍、趙祥、曹樹棠、黃賜、梁達、梁望爲墨溪中國國民黨分部幹事，劉海爲墨溪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書記，陳總平、黃丁貴、林錦華、何桐、陳傍、溫觀福、麥根、林達、陳仰、譚振、曾康義、黃來爲墨溪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評議員。陳孟樞爲美利濱中國國民黨分部總務科主任，黃襄望爲美利濱中國國民黨分部執行部書記，高厚華、劉維侶、余權和、鍾鎰、劉康民、雷學海、雷惠和夫人、林榛、劉維光、黃天祥、陳壯、張祥、蕭述之夫人、周申、梁解、雷岳爲美利濱中國國民黨分部幹事，甯麗琴爲美利濱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書記，黃孔望、黃銓比、楊備朝、梁梅、黃樓望、雷家稔、張孔鈿、陳宗權、關玉雲、雷遇、潘森、鍾燮、繆官維、李理臣爲美利濱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評議員。（註九）

北京政府公布司法法規審查委員會條例。

司法法規審查委員會掌審訂修正關於司法之重要法規，設委員長一人，由司法總長兼任，副委員長一人，由修訂法律館總裁兼任，及常任、臨時委員三十人組成之。該條例是日由北京政府命令公布之，共十四條。條文如下：

第一條 司法法規審查委員會，掌審訂修正關於司法之重要法規。

第二條 司法法規審查委員會，以委員長一人，副委員長一人，及常任、臨時委員三十人組織之。

第三條 委員長由司法總長兼任，副委員長由修訂法律館總裁兼任。

委員長因事不能行職務時，由副委員長代行，副委員長亦因事不能代行時，由司法次長代行。

第四條 常任委員由司法次長、參事，修訂法律館副總裁、總纂、纂修兼任。

第五條 臨時委員由委員長按各法規於左列各員指派或延聘充任：

一、司法部司長。

二、大理院庭長、總檢察廳首席檢察官、高等審檢廳長。

三、其他富有法律學識。

臨時委員之任期以六個月為限。

第六條 委員長因必要得延聘中外顧問，但不得過十二人。

第七條 司法法規審查委員會應行審查之法規如左：

一、預備提交國會者。

二、委員長特行提出者。

第八條 已經頒布或施行之法規委員認為應行修正或廢止時，得請委員長提出委員會審查之。

第九條 顧問對於委員長諮交之法案得發表意見。

第十條 應行審查之法規委員長得酌定完竣期限。

第十一條 司法法規審查委員會置事務員六人以內，掌理文書記錄及一切庶務。

事務員由委員長委任。

第十二條 司法法規審查委員會得因繕寫繙譯事項，酌用雇員。

第十三條 司法法規審查委員會職員兼任者概不支薪津，其非兼任者，委員及顧問得月支夫馬費壹百圓以內，事

中華民國十二年 四月二十五日

中華民國十二年 四月二十五日

五一〇

務員得月支薪百圓以內，雇員得月給薪五十圓以內，均由委員長定之。

第十四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註一〇）

北京政府任命李傳業為皖北鎮守使，王普為皖南鎮守使。

北京政府本日令准殷恭先辭皖北鎮守使，調李傳業為皖北鎮守使。李傳業原為皖南鎮守使，其遺缺任命王普繼充。（註一一）

李傳業，字培基，安徽省毫縣人。王普，安徽省人。

舊國會衆議院，將不信任張紹曾內閣案退回參議院。

舊國會衆議院本月九日為討論不信任張紹曾內閣案，兩派互毆；十一日，參議院通過不信任案，容衆議院再於二十三日開會討論，當日決定交全院委員會審查。本日審查決定退回參議院，待報告大會後施行。（註一二）

上海郵差同盟罷工、要求增加工資，減少工作時數並廢除貯金制度。

本日夜間起，上海郵差四百人，同盟罷工，向郵政司代理斯密司氏提出下列三條件：

- 一、要求增加工資。
- 二、減少工作時間。
- 三、廢除貯金制度。

其理由則謂近年以來，銅元幣值低落，物價昂貴，工人生計困難，若不增加工資，難以生活。而工作時間希望一天減十小時為八小時。至第三條之貯金制度，郵局在其工資內每月扣存一元，為強制儲金，因工資很少，實在無力儲蓄，所以要求將此制度廢除。

斯密司氏原認此次罷工，含有過激思想，遂多方查訪，鼓勵檢舉，然無絲毫過激跡象可尋，乃召集罷工代表商討，結果允許左列條件，風潮得以平息。

一、每月增加工資二元五角。

二、勞動時間改爲每日九小時。

三、每月一元的貯金最高限度，由一百元降至六十元。（註一三）

註一：民國十二年三月二十七日「順天時報」。

註二：同註一。

註三：岑學呂：「三山梁燕孫先生年譜」，頁二四八。

註四：民國十二年四月二十日「順天時報」。

註五：民國十二年四月十日「順天時報」。

註六：「東方雜誌」第二十卷，第十號，頁一三三、一三四。

註七：同註六，頁一三四。

註八：民國十二年四月三十日「順天時報」。

註九：「中國國民黨本部公報」第一卷，第十八號

註一〇：「政府公報」第二五五八號。

註一一：同註一〇。

註一二：同註六，頁一三四。

註一三：馬超俊：「中國勞工運動史」頁一五九。

二十六日 孫大元帥飭財政廳鹽運使及各機關將各項收入解大本營會計司，以應軍需。

中華民國十二年 四月二十六日

五一

大本營因軍事緊急，需用浩繁，遂決定所有政府欠債悉停止還期兩月，並着財政廳鹽運使及各機關，將各項收入悉解到大本營會計司，以應軍需之用。（註一）

孫大元帥派王國璇為造幣廠總辦。

孫大元帥本日令派王國璇為廣東造幣廠總辦，鄭次昆、王棠為會辦，黃驥為監督兼工程師。（註二）

孫大元帥偕蔣中正赴江村勞軍。

孫大元帥是日偕蔣中正赴江村勞軍，全體將士聞大元帥蒞臨，咸大興奮。（註三）

附錄：粵省現勢（註四）

香港電訊：自聯軍於有日（二十六）在新街失敗後，聞連日廣州已下令特別戒嚴，一夕中必數易其口號。沁（二十七）日晨孫文曾下令三道（一）派楊希閔為北路總指揮統率李（福林）、劉（震寰）、劉（玉山）、盧（師諦）等部進攻英德、花縣。（二）派程潛為西路總指揮統率朱（培德）、周（之貞）、陳（策）等，用水陸兩路夾攻肇慶。（三）派魏邦平為東路總指揮，輔以滇軍兩團，粵軍廿營，在石龍固守以抵禦陳（炯明）殘部。勘（二十八）日聞江村方面軍情已極緊急，沈部暨北軍鄧旅，有由新街分兩路逆襲江村之說，兩軍相隔僅有七八里，滇軍勢已不支云云。孫聞信深恐江村動搖，則省城必不守，故於是日亦親率隨從武官黃惠龍、馬龍湘等數人，羣赴江村督師，勝負如何目下尚無確報。又據廣州二十九日來電：許崇智軍之張民達旅，聞於敬日（二十四）已由翁源率軍直趨英德，丘耀西旅，亦間道由潮安而入海豐，昨已有電來省報告，請即知會前方各軍一體查照云云。又大本營二十七日布告謂：北路戰事滇軍已於感（二十七）夕占新街，敵退源潭，西路戰事仍在肇慶，我軍現在力謀反攻云。又一消息云贛南與粵毗連，自粵省發生戰爭後，該處不免間接受軍事上之影響；聞駐紮大庾、虎南、崇義各縣之陸軍三、九兩混成旅，早經悉數開往大庾嶺及小梅嶺一帶，各要隘駐紮，一說有謂開過庾嶺已抵南雄、韶關者。聞軍務公署曾得贛守使方本仁來電謂，該處軍事日形緊急，請派勁旅前往，以安人心，而資鎮懾。故廿二日軍署庶務科，派人在章外河，

千封雇民船八十餘艘，即曾裝貨物者，亦飭令將貨搬卸上岸。至二十三日蔡成勳乃令順外綏遠陸軍混成旅，王麒慶所部，全旅開往贛南，已陸續搬運軍用物品帶去子彈數百箱，定二十四日用各輪船公司小火輪拖帶南上，又開駐順外之砲兵團，及輜重營不日亦將開動。據軍界消息蔡氏此舉，似與沈鴻英聯合爲夾攻孫文之計劃，日昨並得洛吳來電嚴催速爲出動。

北京軍警首長，陸軍檢閱使馮玉祥、京畿衛戍司令王懷慶、警察總監薛之衍步兵統領聶憲藩等率兵包圍國務院索餉。

緣京畿軍警因北京政府對於欠餉一味敷衍不發，遂有主張用激烈方法，向張紹曾、劉恩源等迫索餉銀，幸經馮、王、聶、薛、馬等各軍警領袖竭力勸阻，始決定先用和平方法催索，如仍視諸等閑，再組織乞丐索餉團，如乞丐之乞憐，以促北京政府覺悟。設當局者再不措意，即由軍警官吏首先一體辭職，將軍警等交由北京政府自行處理。該計畫決定後，於本日上午十一時，有軍警各長官馮玉祥、王懷慶、薛之衍、聶憲藩、車慶雲、馬龍標等，帶同部下及重要僚屬一百八十餘人，計汽車四十餘輛，由福佑門至第三道門口，幾爲布滿，展開大舉索餉運動。先是，早十時，軍警各長官及官佐等，爲索餉問題在傳心殿開會，以軍警餉項實至欠無可欠之地步，各長官私人設法，亦已心力俱瘁，而畿輔治安岌岌可慮，於是決定乘國務例會之期，全體閣員在院，即赴院交涉。當時到院者除王懷慶、馮玉祥、聶憲藩、薛之衍、馬龍標、車慶雲各長官外，有第九師陸錦及該師參謀長，護軍管理處紹英，提署袁得亮、申振霖、田德山、年德壽、鮑維翰、劉竹溪等，督察處馬夢吉、陳國鈞、馬吉笏等，警廳楊欽三、張雨霖、彭祖澤、汪仲周等，十三師褚參謀長，及旅、團長，馮軍旅、團長，游擊三大隊長張國慶，京師一帶稽查處張德恂等。起起氣象，如入畫圖。公推王懷慶與張揆談話，王、馮二使歷述軍警餉項積欠過鉅，現已計窮力絀，無法維持。此事關係北京治安，務請設法速爲籌撥餉需，以維現狀。張紹曾謂：「此事無日不

在當軸籌畫之中。現在雖有幾宗款項，但皆預備辦理統一（即洛吳用武力取川攻粵之軍費）之用，而統一成功即在眉睫，此後軍警餉即可陸續補償，決不至積欠不發。」張語至此，當有督察長楊君接言曰：「總理辦統一需款，固屬重大。然軍警餉銀較辦統一尤關緊要，蓋統一者，如人之患癆病，急治不但無功，反促病之增劇。若京師軍警欠餉者，仿若患白喉雙蛾之急症，醫治稍緩，即可立喪其命。甚望總理斟酌緩急，權衡輕重，設使軍警因餉久欠不放，一旦發生危險，雖總理、總長（指劉恩源）政躬重要，恐亦無人保護矣。」劉恩源聞言，關於籌款艱難上亦絮絮不已。不料竟將某旅長激怒，當對劉云：「我等今日爲索餉而來，非來聽總長訴苦也。餉事如何，請於今日解決，餘非我等所欲聞。」言詞頗形激烈，當經王懷慶等起而勸阻謂：「諸位站立已久，可請往客廳暫憩用茶。」因此衆人遂擁某旅長赴客廳而去，王遂與嚴詞交涉，請籌一切實辦法，不可再以口頭敷衍。劉答以：「四月份鹽餘正在磋商中，至早尚須三五天撥到。如諸位迫不及待，亦可先發支票。王言：「如此則請先發支票，惟請將分配法示知。」劉言：「分配法須與部中斟酌，晚間方能確定。」嗣復言財政種種困難情形。王言：「國家財政困難，我等亦知之。惟所問者，三五天後如再無款，則將如何？」劉答以：「如果爽約，我當辭職以謝諸公。諸公不妨另覓賢能，以圖善後。時馮檢閱使發言：「我等係來索餉，財長之辭不辭，非我輩所宜問，抑亦無此權能。劉總長愛幹不幹全管不著，但知財長一日在職，即須籌款之責。」王見馮聲色俱厲，乃出面調解，謂題外之事，不必研究。遂詢劉：「鹽餘究有若干？支配軍警究有若干？」劉言：「此係鹽務署長之事，須詢楊味雲。」王言：「既如此不妨請楊味雲到院，當面分配。」隨電話召楊到院。此時張紹曾對於時局及財政問題，略有演說，遂均到客廳用茶少憩。下午一時，楊到院，在客廳與各長官面談。各長官訴述軍警生活之窘，令人不忍聽聞，並謂今晚十時以前，必須解決，若再無切實辦法，則我等不能再負責任，至少亦須發一月。楊答以：「四月份鹽餘之能否預撥，尙是問題。我總竭力籌措，擔任

發放七成」。衆堅持不可，磋商半小時之久。又電請張競仁偕庫藏司王毓霖到院，幫同籌畫。並據全部軍警餉核算計開如左：

(一)衛戍司令名下十四萬七千二百元。(二)步軍統領名下十二萬四千元。(三)檢閱使及五旅名下三十七萬元。(四)十一師名下五萬三千九百元。(五)軍警督察處八千二百六十元。(六)憲兵司令部下三萬五千元。(七)第九師名下十四萬元。(八)十三師名下十四萬五千元。(九)京師一帶稽查處二千八百四十九元。(十)護軍管理處一萬一千四百四十六元。(十一)警察廳名下二十三萬元。(十二)毅軍名下十六萬三千六百元。以上共計一百四十三萬一千二百五十五元。

磋商良久，經內務總長高淩霨交通總長吳毓麟兩總長出首調停，乃決定先發一個月餉，即一百四十餘萬，分三期發放，第一期十五萬元，五月三日期。第二期十五萬元，五月五日期。第三期全數付清（指一個月言），五月十日爲期。議定之後，每機關推代表一人赴財政部領支票，並由交通總長吳毓麟負擔保之責，於是各官長官佐遂興辭而退，時已四時餘。（註五）

衆議員張書元、陳純修等致函議長吳景濂，請召開參、衆兩院聯合會，解決總統任期問題。

衆議員張書元、陳純修等見倒閣不成，斷然提出總統任期問題，以抵制黎元洪。本日致函衆議院長吳景濂，請速將黎元洪總統任期問題，提交參、衆兩院聯合會解決。其原函如下：

「蓮伯議長大鑒：查去年大總統辭職，咨文到院。八月二十三日，本院常會主席報告，俟與參議院協商後，再行辦理。八月二十一日，參議院常會亦決定與本院開會，合會解決。其辭職原文明言六月六日、十二日違法解散國會，因之復辟亂作去職，馮國璋繼任等事。是此次辭職牽涉復職任期問題，以六年至去年已越五年之久，忽然復職繼任是復何項職，抑繼何年任，亟待討論，確定法律上之地位。辭職咨文到院，已半年有餘。兩院迄未開會討論，

是爲溺職，是爲對國家不負責任。半載以來，國事敗壞，多由於此。在西南各省，以總統法律上之地位不定，迄未承認。本月十二日，駐滬海軍宣言尙稱總統爲黎宋卿先生，故曰言統一，去統一愈遠。在總統個人，亦自認在位無法律上根據，稱爲事實上總統，對國家無絲毫責任心。試觀羅案發生甲說有罪，卽下令捕之，乙說無罪復下令赦之，以刑事重案，皆憑左右一言，爲出入，是其不負責任之明證也。至考其年來政績，除赦罪魁，發勳章以及遊園觀劇外，其他直無所事事，豈總統竟自菲薄耶？抑亦以地位不固，責任不明，而故作逍遙閒散之態度耶？方今內憂外患紛至迭乘，亟應確定總統法律上之地位，俾其負重大之責任，愛護國家，愛護總統，皆應如斯主張也。本京本月十四日正義日報，星報均載總統對某記者談話，稱余之任期問題，則辭職咨文固早已於數月前送達國會矣。早卽可以據以解決，何待遲至今日云云。是總統亦極感不早解釋任期之痛苦矣。請速開聯合會，解決久懸總統辭職之要案，研究任期至何時而止。庶使國人知其法律上當有地位，方足以謀統一，而救危亡。人之愛國，誰不如我，區區之愚，當蒙同人贊助也。並請將此函刷印分配同人爲荷。此請大安。張書元、陳純修等卅餘人謹啓。」（註六）

監察安徽裁兵事宜李玉麟、督理安徽軍務善後事宜馬聯甲電呈北京政府報告

新安武軍裁撤完畢，並請發放積欠及遣散經費。

自去年十月馬聯甲就任安徽督軍以來，卽會同安徽省長許世英著手裁撤新安武軍。本年呂調元繼任安徽省長之後，繼續其事。本日監察安徽裁兵事宜李玉麟、督理安徽軍務善後事宜馬聯甲聯名電告北京政府，新安武軍已裁撤完畢。其電曰：

「北京國務院、參陸辦公處、陸軍部賜鑒：續裁新軍十二營，自本月庚日着手裁遣，業將壽州、鳳臺、定遠、懷遠、蚌埠所駐步兵九營，砲兵一營，陸續資遣回籍，經電陳在案。茲復將駐紮滁州、合肥之步兵兩營一律遣送完竣，所有新安武軍十二營裁遣已告厥事。幸皆帖然就範，廬市無驚，合行電聞，以慰廑系。李玉麟、馬聯甲、有、印。」（註七）

同時，李玉麟以新安武軍業已裁撤完畢，監察辦事處應即撤銷，電請速發積欠經費，以資遣散，而清手續。其電曰：

「北京大總統、國務總理鈞鑒：皖省裁兵已告竣，監察辦事處應即撤銷，所有調用員司差弁自應分別遣散，以資結束。積欠薪費及除借貨款諸待支給，伏查本處自去冬成立，六月於茲，按部定公費津貼，統計約六千餘元，玉麟兩次來皖，共由部籌借旅費二千元，陸部有案可查，前後結算不敷甚鉅，現公務既竣，勢難久淹，務懇鑒諒，先予撥匯銀四千元，俾便歸墊，而清手續，不勝惶愧待命之至。李玉麟叩。有。」（註八）

日本駐華公使小幡酉吉請假回日。

小幡酉吉於民國八年一月就任駐華公使，迄今已四年四閱月，此次係依請假慣例，於本日起程返國。（註九）

小幡氏與中國之關係至為深遠，民前七年（光緒三十一年，西元一九〇五年），出任駐煙臺領事，繼而代理天津總領事，旋真除。復轉任駐北京公使館一等參贊官，臨時代理公使，嗣奉調回國就日本外務省政務局長，僅三載，於民國八年又調駐華公使。其自辛亥革命以來，即在北京公使館供職，舉凡中日兩國之交涉，無論鉅細，莫不參與或主持之。以其在華日久，故對我國風土文物、政界實狀，均極瞭然，而在日本外交界被譽為中國外交專家。

註一：黨史會藏原件。

註二：「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公報」，第九號，大元帥令。

註三：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第五冊，頁三〇。

註四：民國十二年五月一日「順天時報」。

註五：民國十二年四月二十七日「順天時報」。

中華民國十二年 四月二十六日

中華民國十二年 四月二十七、二十八日

五一八

註六：同註五。

註七：民國十二年四月二十九日「順天時報」。

註八：同註七。

註九：民國十二年四月二十六日「順天時報」。

二十七日 大本營軍政部長程潛上電孫大元帥，報告聯軍攻克清遠城情形。

本日軍政部長程潛於三水行營上電孫大元帥，報告聯軍攻克清遠城之作戰情形，電云：

「捷報：左翼軍第一師於廿四日拂曉與清遠境內百家地逆軍接觸，激戰至九時，我軍奮力攻擊，逆勢不支，向清遠方面潰退，追擊於上飛水，另以主力由徑口渡河，抄襲逆軍後路。自廿五日清晨，激戰至午前十時，逆勢不支，紛向琶江洲心墟筆架山潰退，遂於本日午後一時佔領清遠城，向琶江追擊。此次戰事，激烈異常，擊斃逆軍甚多，我軍稍有傷亡，並奪獲退管砲一尊，砲彈數千，槍枝子彈無算。其駐清遠逆軍首領爲沈榮光、鄧耀堃，有衆四五千人，彼之重視清遠，蓋爲顧全歸路計也。查逆軍既疊被我滇軍及劉李各部挫敗，今其右翼又被我軍擊破，遂已無固可負，萬乞中右各軍猛力追擊，不難指日肅清也。」（註一）

註一：「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公報」第九號公電。

二十八日 孫大元帥令准大本營秘書楊熙績辭職，另以林直勉接任；並派李亦梅等十八人為中央財政委員會委員。

孫大元帥本日令准大本營秘書楊熙績辭職，改由林直勉接任；並令派李亦梅、李煜堂、吳東啓、林護、徐儀峻、余斌臣、雷蔭蓀、黎海山、吳業創、林澤生、馬永燦、蔡昌、王國璇、郭泉、林暉庭、李星衢、鄭香題、伍于簪爲中央財政委員會委員，以整理財政。（註一）

北京政府派鄧萃英等為萬國教育會代表

北京政府令：派鄧萃英、秦汾、李建勛、謝冰為出席萬國教育會代表。（註二）

註一：「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公報」第九、十號，大元帥令。

註二：「政府公報」第二五六一號。

二十九日 孫大元帥任命田士捷、盧興原、徐于等人職務。

本日，孫大元帥任命田士捷為大本營參軍，（註一）盧興原為總檢查廳長，徐于為大本營軍事委員。（註二）

沈鴻英部又陷清遠。

滇粵桂聯軍集中全力攻粵漢鐵路沿線，惟清遠又為沈軍攻陷。（註三）

註一：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公報「第九號，大元帥令。

註二：同註一，第十號，大元帥令。

註三：「東方雜誌」第二十卷，第十號，頁一三四。

三十日 孫大元帥任命羅偉彊為中央直轄東路警備軍第一路司令。（註一）

孫大元帥令飭免稅軍用物品概憑駐江辦事處護照放行。

本日孫大元帥令粵海關監督傅秉常轉飭江門海關，無論應稅免稅各軍用物品，概憑大本營駐江辦事處護照，隨時免驗放行，以利戎機。令文如下：

「令粵海關監督傅秉常。據大本營駐江辦事處全權主任古應芬呈稱：「竊職現准江門海關稅務司許禮雅第五十六號函開：『本月二十一日曾致一函，並聲明容日將何者應稅、何者應免之軍用物品開列函送，計已上達臺端。茲

中華民國十二年 四月二十九、三十日

中華民國十二年 四月三十日

五二〇

將定章所載持有護照應稅應免之各項軍用物品分別列單送上，希爲查收。至於輸運軍用物品之護照，如貴主任呈請大元帥行知敝關，准憑大本營護照，照章分別征免驗放，則日後可省文牘，並可免稽延軍用矣等由。計送單二紙。『准此。查職處前因軍事吃緊，軍用物品不時派員赴港購買，比到江門，往往爲該稅關誤會扣留，當經函致該稅務司，將應行免稅理由理合備文並繕呈送單，一經呈請鈞府察核，伏懇俯賜令飭粵海關監督咨行稅務司，轉令該關，以後准憑職處護照免驗放行』等情。據此，除指令呈及送單均悉候令行粵海關監督遵照辦理外，合行令仰該監督迅即函知該稅務司轉飭江門海關，無論應稅免稅各軍用物品，概憑大本營駐江辦事處護照，隨時免驗放行，以利戎機，送單抄發。此令。』（註二）

滇粵聯軍再克清遠，肅清北江下游及粵漢鐵路之敵。

在三水、蘆包方面作戰之滇、粵兩軍，於二十二日會師，溯北江而上，追躡敵踪，粵軍卓仁機旅於二十五日攻清遠，拔之，旋失。滇軍第四師及鞏衛軍於本日參加戰鬥，協同反攻。時粵軍卓旅已佔清遠城東高地，瞰制敵軍；粵軍第三師已克四會，合而攻之。沈榮光知不敵，率隊以遁，北江下游及粵漢鐵路之敵，遂告肅清。（註三）

曹錕、張作霖互電否認備戰。

曹錕因近來外間盛傳奉直又將發生戰爭，乃於昨日（廿九日）發表通電，否認對奉備戰。其電曰：「自法統重光，兵端告戢，數月於茲。海內人心期望統一甚於望歲。竊念國家建設常有爲山之難，而破壞則若決川之易。爲今之計，惟有合國人之全力，以謀建設，斷不可更從事於破壞。錕和平素志終始不渝，凡我軍人咸同斯旨，邇者道路流言驚悚，觀聽甚謂兵事將見，目前此等造謠生事或由妄意之推測，或由陰謀之捭闔。所幸國中明達必不爲所蒙蔽。直隸軍隊向駐原汎，地有定點，兵有定數，從無調動之舉，更無備戰之事。耳目昭然，非可諒飾。軍人者，國家人民之一；直軍者，國家軍隊之一。若錕者，又國軍軍人之一耳。人之愛國，誰不如我，當此國家多

故，風雨飄搖，凡我袍澤，惟有以誠相見，同舟共濟，幸免淪胥。豈可輕啓猜嫌，自召離析，縱有同異，猶當先國家之急，而悉泯其私，況我袍澤，兄弟骨肉，本無同異可言乎。覬雖不敏，嘗奉教於君子，耿耿此心，天日共鑒，抑覬猶有不能已於言者。治國者，當先正其根本，則枝葉自從之；而正法治者，今日國家之根本也；國家立法當與全國人民共守之；國家行政當與全國人才共任之。人人守法，自不容一人競爭權利，而有法律外之行爲。人人效用於國家，則人才無見棄之。時而國家自無不辦之事，以此而言，統一庶乎，其爲眞一，以此而言，和平庶乎其爲眞平和。覬在兵間垂四十年，服務民國亦逾十稔，艱難備嘗，不敢虛爲高論，謹就一得之愚，宣諸邦人君子惟垂察焉。不勝幸甚。」（註四）

張作霖本日亦發表否認對直備戰之通電，連日榆關熱河一帶之緊張形勢，頓形緩和。其電曰：

「頃讀曹仲帥艷日通電，尊重法律，渴望和平，企謀統一，宗旨正大，極表贊同。國人苦兵禍久矣，火熱水深，民生重困，厭亂心理，南北相同。倘再憑藉武力，逆此潮流，天道有知，寧非自尋覆滅。東省自去歲以來，只知以保境安民爲幟志，他方理亂概不與聞，但期和平統一之速成，毫無權利功名之可戀。海內賢達有能福利國家者，無論何人，作霖罔不竭誠推重。當此外侮方亟，寧堪再啓內爭，報紙所載，徹處調兵備戰之詞實無其事，尤願各方諒解此意，從事提携。勿以挑撥爲能，勿以兵力自恃，共守仲帥和平之旨，實爲國家大局之祿。敬布，區區伏希公鑒」。（註五）

是日張作霖並致電直隸省長王承斌，電云：

「天津王省長鑒：昌密艷電敬悉。聞贊帥談及吾兄保障和平，顧念桑梓之盛意，正深佩仰。敵軍自始至終均各駐原防，未經調動。一人一騎經已切告仲帥，並由贊帥向兄據實聲明。今來電所云，停止貨軍抓用民車，以備運兵之說，實屬影響毫無此種謠言。究不知何自而來，殊深詫異。大抵奉直愈接近即忌者愈多，讒間亦因之愈盛。不特報紙及奸人播弄，即敵省前方軍報張皇失實者亦多有之，連日以來張敬輿兄之電，謂敵處將派航空隊向秦皇島一帶飛行。彭司令則謂敵軍有一旅以上向九門口活動，合之尊電已有三端。此外，未經函電揭明者恐尙不知凡幾，究竟

中華民國十二年 四月三十日

五二二

錦榆一帶貨車會否停止，每處一經派人查察即可不辨自明。至雇用民車一節，張輔臣前在錦州修造營房或有之，實非爲運兵之用。總之，敝軍無論如何決不越本境一步。自聞兄有保證直方不侵犯之語，邊境亦不增一兵，弟於兄所言既已深信不疑，亦願兄信弟之誠。對於各項報告詳細審查，勿爲謠言所惑，以致發生誤會也。張作霖、卅、印。

。（註六）

全國商聯會通電呼籲調停直奉雙方弭兵。

全國商聯會對於直奉關係至感關切，除派出代表四人分赴直、奉各當局處疏通外，並發電三通，分致東三省省議會、天津省議會及保定、奉天總商會，請贊助弭兵之議。其電如下：

一、致東三省省議會電：

（銜略）頃讀漾電，力倡息爭，愛國熱誠，救時良藥，敝會同人，贊佩無已。除電請順直省議會同聲策應，並電保定奉天總商會請代先容，敝會代表隨即出發，晉謁雙方請願外，特此覆聞。仍候明教，全國商會聯合會叩。陷、印。

二、致天津省議會電：

（銜略）讀東三省省議會聯合會漾電，以直奉問題，謠言四興，當此外患方亟，奚堪再起內訌，倡議弭兵，力求贊助，敝會集議極表同情，除電保定、奉天總商會請代先容，敝會代表隨即出發，晉謁雙方請願外。深望一德一心，同聲策應，臨電翹切，佇盼嘉謨，全國商會聯合會叩。陷、印。

三、致保定奉天總商會電：

（銜略）讀東三省省議會聯合會漾電，以直奉問題，謠言種種，內訌再起，外患愈深，亡國殘兵，禍迫眉睫，倡議弭兵，力求贊助。敝會集議極表同情，並經商舉代表，分赴直奉，懇求雙方切勿輕信謠傳，遂致兵戎再見，惟念事機急不暇待，特請先推代表，就近面謁曹使（錕）、張總司令（作霖），代達鄙誠。敝會代表容即束裝就道，特電至懇，佇候明教，全國商會聯合會叩。陷、印。（註七）

吳佩孚加派贛南鎮守使方本仁為「援粵總司令」。

吳佩孚勾結沈鴻英、陳炯明作亂，派張克瑤旅為援。及沈逆變起，而張旅逗留贛邊不前，吳乃於本日加派贛南鎮守使方本仁為「援粵總司令」，令協同岳兆麟部前進。吳並逼北京政府下令，特派楊坤如兼「惠州清鄉督辦」，圖擾亂廣東。（註八）

附錄：沈軍督守韶關俟援再舉之粵訊（註九）

廣東廿二日特約通訊云：沈鴻英就職後之粵省戰事情形，經紀前報，沈軍連日潰敗，由西村而小坪，而石井，以至高塘、新街、銀盞、坳第，一二度防線均被攻破，石井之兵工廠亦已被滇軍佔領，新街原為沈鴻英總司令部之所在，現亦已遷往韶關，故滇沈兩軍近日戰略又已變更，前者沈軍主攻，而滇軍主守，目下沈軍主守，而滇軍主攻，但滇軍現在前敵進攻者，祇有第三師范石生所部之楊廷培之一旅，其餘則為劉震寰、劉玉山、李福林等部，此中實有種種原因：一則因戰事發起之初，各路援軍尚未到，專恃滇軍以為抵禦，故滇軍連戰數日，不免過於疲勞，亦當稍為休息。二則因劇戰多次，子彈已竭，兵工廠久為沈軍據守，僅賴小北之造彈廠，每日造出之彈，未足供給。前日特向廣州商團借給子彈，商團以此等子彈專為保衛商場之用，歷年迭次政變，商團皆不受絲毫影響，乃此次竟將子彈繳去，不免大失人心，商團曾於巧日發出通電，佈告其事。三則因廣州現為滇軍防地，若被沈軍攻入，則無從立足，不得不拼死以爭。四則因沈軍前此運動滇軍上級長官無效，今則改變方針，轉向滇軍中下級軍官及兵士等運動，連日滇軍各部捕獲此等間諜多人，現駐省長公署之滇軍第三師，范石生之司令部，亦均有數人，經訊明一為李文甫，一為鄧珠，一為胡正清，已先後提出槍決。五則因駐黃沙之滇軍二師八團，本月十二日發生繳械之事後，內部嫌疑尚未盡泯，此次滇沈兩軍戰事一起，滇軍第一獨立旅黃志桓舊部改編之林國佩一團，即響應沈軍，投向北江而去。有此上述各原因，故滇軍決不願輕易遠離廣州防地，滇軍既未能全體一致加入前敵，則戰事或不免因此而受影響。惟沈軍大敗之後，軍心渙散，銳氣潛銷，而沈鴻英倚為左右手之李易標，又因受傷，不能臨陣督戰，此最為沈軍之不幸。聞沈軍決議暫行固守韶關，俟援兵開到然後再行大舉，沈軍之現時分駐於西江、肇慶、及廣西梧州

、柳、潯一帶者，尙有何才傑、黃振邦、張希栻各旅，然三羅江口及三水、河口、蘆苞等處，已有第四師及梁若谷之砲團，周之楨、陳天太等軍扼守，又有陳策所部海防各艦堵截，已不能再越雷池一步，所恃以爲後援者，祇爲北軍。前者盛傳贛南鎮守使方本仁及贛祭所部，岳維竣等軍，入粵援助，現仍寂然，大約係因李烈鈞、許崇智有進攻贛南之說，贛軍尙難抽調。聞北庭原與沈鴻英訂有一種條件，以粵省爲革命黨人之發源地，而且黨派紛歧，非有得力軍隊一師以上，不足以資鎮懾，擬將孫岳所部第十三混成旅擴充爲師，改爲廣東陸軍，卽令其常駐廣東。該混成旅全屬北人，以之移南本不甚相宜而召募擴充又需時日，故又擬將林虎所部編歸該師，日前林虎統率所部，由五華、興寧退入贛邊，復由贛邊轉入南雄，隨卽改用廣東陸軍旂號，外間遂誤傳北軍由贛邊大庾嶺入南雄之事，其原因實由於此。所以改爲廣東陸軍者，係因避免北軍客軍等嫌疑起見，如果將來該北軍入粵之後，粵局必爲之一變。至於陳炯明舊部粵軍之在東江者，尙不下萬人，楊坤如所部爲姚雨平監視，雖已向海陸豐進攻，然尹驥、李雲復、翁式亮各部，現雖由汕頭移防，隨同李烈鈞開往饒平，轉入閩邊，聞李雲復一部有中途折回之說，倘林虎確已入南雄，則陳炯明與沈鴻英，必有密切關係，陳炯明之舊部起而爲沈鴻英之響應亦在意中，孫中山之後援則全恃許崇智。近日，許崇智大軍亦已陸續由大埔行抵汕頭，聞孫中山已接汕頭來電，謂汕防佈置就緒，許軍長日間卽可抵廣州等語。許軍與北軍兩方援兵既到，則一場劇烈大戰必不能免，粵局之如何解決者在此，南北統一問題之如何解決者亦在此。此所謂最後之五分鐘，凡一般關心時局之人，當無不於此注意，而現時之所演者，不過開始之第一幕，請拭目再觀其後焉可矣。

上海總商會電請北京政府重申煙禁，並要求派員切實調查。

上海總商會因得前英國公使朱爾典來電，請商會代表民意，要求政府重申煙禁，切實禁種鴉片。商會乃於本日致電北京總統府、國務院及內務部，要求政府重申禁煙之令，並派員切實調查執行效果。其電曰：

「禁煙之議，肇自清末。當時功令森嚴，禁運、禁種、禁販三者，尙能認真辦理，粗具成效。鼎革以後，各省

多故，專閫之間，恃爲利藪。陽禁陰弛，煙苗遍地，外人既屢有責言，政府亦迭申文告，徒以外重內輕，已成積習空文，詰責無俾實際，遂致乘機迎合者流，乘司農仰屋，急不暇擇之時，公然向政府倡鴉片，專賣之論。雖係私人建議，不負責任，然必係窺破我政府無爲民除害之決心，以及實行禁種之能力，始敢有此藉端嘗試之論，清夜捫心，能無愧悔。遜清末年，雖多失敗，而禁煙一舉，尙能法行自近以今視昔，殆令人有匪風下泉之感。現當各方圖謀破壞禁煙之時，政府若再猶豫觀望，不急表明態度，恐堤防盡潰，非特戕害全國國民之健康，而國際流傳又將多一笑柄，應請嚴令各省，重申禁種之令，一面分道派員，切實查察。當此國內雲擾，政令固難遍及，第以煙禍百年，全國靡不切齒。此事既無南北畛域之可言，亦無政見不同之藉口，當局果秉民意而行之，自無慮有藉端阻撓也。」

（註一〇）

註一：「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公報」，第十號，大元帥令。

註二：同註一。大元帥訓令。（民國十二年五月十一日）

註三：李烈鈞：「孫大元帥戡亂記」（一）頁三三；鄧澤如：「中國國民黨二十年史蹟」，頁二七四。

註四：民國十二年五月一日「順天時報」。

註五：民國十二年五月三日「順天時報」。

註六：同註五。

註七：民國十二年五月二日「順天時報」。

註八：「政府公報」第二五六三號。

註九：同註七。

註一〇：民國十二年五月五日「順天時報」。

中華民國十二年
四月三十日

五二六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五月

本月 中國國民黨總理孫先生文派張秋白為代表祭吳樾烈士。

本月，中國國民黨總理孫先生文派張秋白為代表，赴安慶祭弔吳樾烈士，並為文祭之。其文曰：

「維中華民國十有二年，安慶烈士墓重修工竣，士紳祀之以禮，中國國民黨總理孫文，乃遣張秋白以清酌素羞之奠，為文以祭之曰：胡虜猾夏，八表同昏，毀室取子，戮我彝倫。天道周星，物極必反，犬羊運終，神眷皇漢。民族自決，適應潮流，匪勢之囚，亦曰人謀。惟我先烈，力廻乾軸，鳳不永棲，龍不終伏。投袂而起，劍及履及，前仆後興，再接再厲。江淮奧區，代產人豪，光復舊物，濠泗功高。虜廷懼亡，愚民自飾，爰有吳君，奪身一擲。丁未義軍，耀武揮戈，腹地興師，此為先河。血不虛流，流者必獲，百年腥膻，以除以祓。大業之隆，有開必先，及茲淳熙，亦念辛艱。崇德報功，萬邦維憲，矧乃國殤，民極庸建。鬱鬱佳城，英靈式依，貞珉紀勲，用詔來茲。長江若帶，皖山若礪，於萬斯年，榮盛勿替。尙饗。」（註一）

東三省為應付奉直間緊張情勢，調整佈防。

近日奉直關係緊張，奉天為籌自衛起見，特將防區劃為三處，其佈署如下：

一、中路以綏中、新立、興義為防線。派李景林為正司令，郭松齡副之。二、南路以山海關、錦縣、葫蘆島為防線，派張作相為正司令，湯玉麟副之。三、北路以遼源、彰武為防線，張學良為正司令，闕朝璽副之。雙方均已派出斥候隊，晝夜梭巡，大有一觸即發之勢。（註二）

註一：「中國國民黨本部公報」，第一卷，第十一號。

註二：民國十二年五月二日「順天時報」。

中華民國十二年 五月

一日 孫大元帥委派余育之為中央財政委員會委員。

余育之原為香港一富商，乙未廣州重陽之役，由楊衢雲介紹加入興中會，並曾慨助軍餉萬數千元。後經商失敗，改供職於祺昌洋行，藉以餬口，仍熱心於革命事業。（註一）孫大元帥本日委派其為中央財政委員會委員。（註二）

廣東省長徐紹楨電北京衆議員陳家鼎，說明西南局勢，並告以沈鴻英軍已被逐出粵省。

廣東省長徐紹楨為免各地對粵省戰事之報導混淆不清，誤認沈鴻英軍勢盛，西南局勢險惡，本日特致電其友人北京衆議員陳家鼎（汗園），詳細澄清沈鴻英軍完全被逐出粵省之確訊，以正視聽。電文如下：

「北京陳汗園先生道鑒：解携襟袖，寒暑頓更，竚仰賢勞，時殷軫結。楨何人斯承乏粵長，去歲之變，犯上作亂，倫常法紀，蕩無靡存。執事毒暑，孤蓬艱難，營護雖陰靈，沈翳莫挽狂瀾，而正誼扶持，凜然高義，凡在吾黨，稱頌弗衰，驚下如楨，服膺尤至。然而天地之理，剝極必復，古今之鑒，順昌逆亡，自夏組多，僅去數月，義旗朝舉，凶燄夕摧，公道未亡，人心可見，粵既光復，帥旆南下，不察不肖，謬假節符，楨以鏈資，仰感知遇，未敢棲遲，借以鳴高，抗顏而出，如墮苦海，受事以來，瞬涉旬月，衣化為縐，變化為絲，百未一舉，徒乖初願，進退維谷，旁皇中宵，老友如公，應為太息。日昨沈鴻英稱兵謀叛，旋為我軍完全擊退，已不能軍，市廛不驚，如天之福，惟覺既啓，謀和愈難，孰令致之，思之滋痛，知勞屢注，併以奉聞，相去萬里，勞結何極，元帥念舊，垣道公勞，北鴻南翔，時流嘉耗，專事幸甚，和平幸甚。徐紹楨叩、東、叩。」（註三）

北京政府公布修正國會組織法第二十一條第二項。

原國會組織法第二十一條第二項規定：

「前項會合時，以參議院議長爲議長，衆議院議長爲副議長。非兩院各有總議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不得開議；非出席議員四分之三以上之同意，不得議決。」

根據此項條文，參議員總額二百七十四人，須有一百八十三人出席；衆議員總額五百九十六人，須有三百九十八人出席，方能開議。每次開會，衆議員出席常能足法定人數；而參議員常不足法定人數，以致流會，故將原條文中兩院各有之各字除去，並改開議人數爲總議員五分之三以上；表決數改爲總議員三分之二以上，此項修改案屢經國會兩院討論，作成決議，於上月二十八日咨達政府，本日公布之。其修正條文如下：

「前項會合時，以參議院議長爲議長，衆議院議長爲副議長，正副議長均有事故時，以兩院副議長臨時代理。非兩院有總議員五分之三以上之出席，不得開議，非出席議員三分之一以上之同意，不得議決。但關於議憲程序，以兩院議員總數過半數之出席開議，出席議員過半數之同意議決。」（註四）

附錄：吳宗慈：修改國會組織法（註五）

國會第二次恢復，當以制憲爲最重要之職務。故姚桐豫、姚守先、彭漢遭、羅永紹、杜成鎔、杜師業、李文熙等於開會之始，分別提案，主張速開憲法會議，或暫緩行使他種職權，先議憲法，乃遲之又久，憲法會議終以不足法定人數，而常常流會。查國會組織法第二十一條之規定文爲：（民國憲法之議定，由兩院會合行之。）第二項爲（前項會合時，以參議院議長爲議長，衆議院議長爲副議長，非兩院各有總議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不得開議；非出席議員四分之三以上之同意，不得議決。）根據此項條文，參議員總額二百七十四人，須有一百八十三人列席；衆議員總額五百九十六人，須有三百九十八人列席，方能成會。當時衆議院法定人數不虞不足，參議院常差三數人，不足法定。於是呂復等於衆議院提出修正國會組織法第二十一條第二項之案文爲：（前項會合時以參議院議長爲議長，衆議院議長爲副議長，同時均有事故時，以憲法起草委員會委員長暫代之。兩院非各有總議員五分之三以上之出

席，不得開議。非出席議員四分之三以上之同意，不得議決。）；又李春榮等提出修正案文爲（非有兩院議員總數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不得開議，非出席議員四分之三以上之同意不得議決。）黃雲鵬等提案修正文爲（前項會合時，非有兩院議員總額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不得開議，非出席議員四分之三以上之同意不得議決。）當時提案要義有二點：（一）因參議院議長一時難以選出，憲法會議主席祇有衆議院議長一人，倘有請假等事故發生，憲法會議即因無人主席而生障礙。（二）因憲法會議屢次流會，乃因參院議員不足法定人數。憲法會議之組織，以兩院議員爲其議員，兩院議員之列席於憲法會議，蓋爲憲法會議之議員，而非各代表其本院者也。依此定義，則原條文中各有之各字，理宜刪除。於議憲人數分量既無增減，而可免除流會之障礙。當將此種提案由衆議院大會議決，交付審查。法律審查會於三月十四日，以審查結果報告於大會，當日議決付二讀會，繼續於二十一日、四月十三日、二十日開二讀會，議決修正案文爲（前項會合時，以參議院議長爲議長，衆議院議長爲副議長，正副議長均有事故時，以兩院副議長臨時代理，非兩院有總議員五分之三以上之出席，不得開議，非出席議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不得議決。但關於議憲程序，以兩院議員總數過半數之出席開議，出席議員過半數之同意議決。）即日咨達參議院，參議院於二十七日依法議決，二十八日咨達政府公布，於是憲法會議開會乃稍減少法定人數之困難矣。兩院議員總數爲八百七十人，出席人數爲五百二十二人即可開會，關於當時衆議院審查會報告及兩院分別討論詳情摘載如後。

一、衆院審查會之報告

法典委員會理事沙彥楷報告云：關於國會組織法第二十一條第二項之修正案，由黃君雲鵬、呂君復、李君春榮所提出者，共計三件。業由本會合併加以審查，審查結果，約分兩層說明之。（一）憲法會議議長代理問題，此層專指事實而論。查憲法會議，只有正、副議長，如果正副議長均有事故時，遂致無人主席，則於憲法之進行，殊多危險。故呂議員復之修正案，正副議長均有事故時，以憲法起草委員會委員長暫代之。審查會對於此項修正，以爲不甚合宜，應加入由參衆兩院副議長，及憲法起草委員會委員長，依次代理主席。如此於事實上有所救濟，即不患開會時無人主席。（二）關於開議及議決人數問題，亦有三項修正案。呂議員復之修正，係減少開議人數，黃議員雲鵬及李議員春榮之修正，係將原案（非兩院各有總議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之（各）字刪去，均經委員會加以審查，以爲

兩院各別人數之規定，與憲法會議之議事並無重要關係，所謂總數，應由兩院合併計算，不能各別計算，前此憲法會議所以屢致流會原因，均係參議員人數不足之故，今後果能照此修正，不但對於法律事實均無低觸，並可不致再有從前不能開會情形。至於議決人數問題，經委員會另行修正，與開議人數係同樣之限制。蓋原案規定之開議人數，係三分二以上之出席，則議決人數亦應規定為三分二，不必嚴格限制為四分之三。且與常會開會人數規定過半數之出席及過半數之議決，事同一律，不相違背。

二、贊成者發言摘記

（王侃）本席贊成審查報告，有人謂修正案刪去各字，未免輕視參議院。如衆議院議員全體出席，即可足法定人數，不啻無形中剝奪參議院多數同人之制憲權。本席以爲此種理論，實爲誤會。大凡立法決不能不顧及事實，在事實上參院決不能無一人出席，衆議院亦不能全體到會，此論未免言之過甚。且國會組織法，以及憲法會議規則，皆重在議員，而不重在兩機關參議院議員與衆議院議員同爲憲法會議議員。憲法會議乃係另一機關，並非參議院與衆議院合成者，謂之憲法會議，乃兩院議員共同組織者，謂之憲法會議，祇須足法定人數，即可開會，而無分別上院下院之必要，此就出席人數言，本席贊成審查報告之理由也。其次再就表決人數言之，按普通合議制之慣例，無論議會或議會以外之法定團體，均爲過半數出席，過半數表決。簡單言之即係取決多數，其出席人數與議決人數前後貫徹，憲法會議將出席人數提高至三分二，則表決人數亦應提高至三分二，始爲貫徹。若云表決人數應爲四分之三，則出席人數亦應提高至四分之三。如國會組織法原文之規定，出席人數爲三分二，而表決人數爲四分之三，前後不相貫徹，在理論上殊講不通。審查委員會爲前後貫徹起見，主張出席人數與表決人數皆改爲三分二，毫無瑕疵可指。至於代理主席問題，所關甚輕，故本席發言次序，亦移置於後，蓋增加代理主席之意思，惟在救濟目前困難，現在參議院議長尚未選出，照現在法文可以作憲法會議主席者，只有衆議院議長一人，萬一衆議院議長有事故，或有疾病時，憲法會議即不能開成。如此因一人之有無事故，而關係憲法之進行，殊爲不妥，故爲制憲順利起見，應將代理主席之範圍推廣，惟據呂君復之修正案主張，以憲法起草委員長代理主席，本席以爲亦有缺點。蓋衆議院議長之外，尚有參衆兩院之副議長，換言之，即憲法審議會之審議長，如拋開憲法審議長，而使憲法起草委員長代理主席

，未免凌亂次序，故委員會修正爲：（正副議長同時有事故時，由參議院副議長，衆議院副議長憲法起草委員長以次代理。）或謂憲法起草委員會，非常設機關，此種條文等於虛設，亦未免誤會。蓋修正案意思，原爲救濟目前缺陷，將來即歸無用，亦不爲病。而目前缺陷，固可因此救濟矣。本席贊成審查報告之理由如此。

（張琴）審查會之修正案，對於憲法會議議決人數將四分之三改爲三分之二，本席對於此層加以修正，其餘則贊成原修正案，所以對於表決人數另有修正者。其理由有三：（一）查憲法會議，自開會以來，所有表決人數，均適用四分之三之規定，今如依照審查會修正，則將來關於地方制度一章之表決人數，即應適用三分之二之規定，似此比較前後爲兩種表決，是於精神上不能一貫。又按憲法二讀經過之條文，對於表決人數，俱按國會組織法四分之三之規定表決時，如不足四分之三，即被否決。今後關於地方制度之制定，而表決人數乃爲三分之二，似恐不足以堅將來之信仰心，是前半部與後半部之經過不同，則對於憲法之本身不一貫也。（二）從前所有經過二讀之憲法，其表決人數，概係四分之三之規定，現在既未經過三讀，若日後開三讀會時，竟照審查會之修正改爲三分之二之表決，則二讀會爲一種表決，三讀會另爲一種表決，是爲二讀與三讀之不一貫也。（三）關係將來憲法解釋問題，如憲法中一部分之大總統選舉法，業經公布施行，亦係經四分之三之同意制定者，若將來解釋時，是否仍須四分之三之同意，今者修正如爲三分之二之同意，是前後之手續不一貫也。故本席主張仍照原案改爲四分之三之規定。再審查報告將『兩院各有總議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句之『各』字刪去，係本席相對贊成之點。蓋憲法會議自繼續開會以來，往往因參議院之出席人數不足，甚有僅差一二人不足法定之數，竟致延會者，亦殊可慮。今照審查會之修正，將『各』字刪去，則日後再開會時，如果衆議員出席人數較多，亦即可以開會，且與憲法會議原則並不違反，似無不可之處。又本席對於黃雲鵬君之修正案，亦屬相對贊成。因爲參議院議長至今並未選出，憲法會議亦受其影響，按照憲法會議規則之規定，乃參議院議長爲主席，現在參議院議長既未選出，故由衆議院議長以副議長資格代理主席。今黃君修正如參衆兩院議長同時均有事故時，以憲法起草委員會委員長爲憲法會議主席，以資救濟，本席深表贊同。至於表決人數問題，有關憲法之信仰，故本席另行加以修正，大致理由如此。

（林長民）審查報告將原案（各）字改爲（總數）字，以爲足以調劑之，蓋歷次憲法會議開會，衆議院出席人

數每較參議院爲多，以衆議院之所餘補參議院之不足，此種用意，本席固表贊成。惟事實上卻有不盡然者，因參議院議員總額爲二百七十四人，此固法律規定之數。顧按之實際，則中央學會之八人，現在迄未選出，蒙古議員第二班之應補選者，亦並未選出，而總數之中，則又併入此項缺數計算，殊非事理之平，故本席之對於審查委員會之將（各）字改爲（總數），表示贊成。惟主張以已選出之議員數計算，是二百七十四人之總額內除去所缺人數，再以三分二計算，約計可以減少十餘人之出席困難，此爲本席修正案之要點。至審查報告，關於表決人數，將原案四分三修正爲三分二，本席以爲出席人數既已減少，則表決人數即不宜爲過少之規定，以免影響於憲法效力之分量，故主張仍維持原案。

（褚輔成）查修正國會組織法第二十一條第二項各案之用意，皆在希望憲法會議可以開成，憲法可以產出，即審查報告，亦係本此用意，加以修正。其所以將第二十一條第二項原文之（各）字刪除，並將總額改爲總數者，意在衆議院之有餘補參議院之不足，且將總額改爲總數，亦可以將人數減少數名，修正用意本甚妥當。惟本席則仍以爲未足。蓋如審查會之修正，將來憲法會議容或能開成幾次而必不能有每次開成之現象。故本席主張與其修改後，尙不能必其每次開成，不如痛痛快快修改爲過半數之出席，較爲妥當。設使衆議院每次出席人數甚爲踴躍，則如審查會之修正，刪去『各』字，以衆議院之有餘，補參議院之不足，固可綽有餘裕。特就歷次不能開成之事實觀察，衆議院所多出者，亦不過七八人或十數人，即刪去『各』字，將來結果仍不能達以有餘補不足之目的，而憲法會議仍恐不能每次開成。本席以爲現在既欲修改規則，以便憲法會議之開放，總希望其每次皆可開成，然後憲法進行，始能順利，此本席主張修改爲過半數之理由也。惟衆同人對於修改出席人數爲過半數之主張，均有兩種疑慮。第一以爲從前既爲三分二之出席，現在改爲過半數，將來憲法公布，必至減少國人對於憲法之信仰心。本席從社會上觀察現在全國人民所渴望者，惟在憲法之早日公布，而對於出席及表決之人數從未有人注意及此，可見現在改過半數於憲法之威信並無所損失也。第二或謂改爲過半數出席，將來不能容納少數人之意思，本席以爲少數人意思之容納，不在出席人數而在表決人數。本來開會時，原希望同人全體出席，以各自發表其意見，若不出席，直可謂之無意思，並不能謂改爲過半數之出席，少數人之意思即無由表現也。

(呂復)關於修正國會組織法第二十一條第二項，從前有本席所提及其他同人所提之修正案，與審查會之報告。本席今日之意見，係贊成褚輔成君之修正案，將三分之二之出席人數，簡單明瞭改為過半數，而表決人數則仍維持原案四分之三之規定。贊成之理由，蓋以從前其他之修正案，有主張刪去原文之(各)字者，以為衆議院每次出席之人數，比較參議院爲多。若刪去(各)字，綜合計算，則以有餘補不足，可以達到法定人數。但就現在事實觀察，參議院固每次皆不足法定人數，而衆議院所超過，亦屬無多，且有不足法定人數之時。若刪去(各)字，參議院議員以為有衆議院議員補其欠缺之數，則出席益不踴躍，恐結果仍不能達總數之三分之二開會，十次有九次流會，彼時再欲修改更爲麻煩。故爲一勞永逸計，與其刪去(各)字，爲不澈底之修改，不如照褚君主張，澈底修改爲過半數，將來即不至再發生修改問題。現在反對議論，亦甚有價值。本席爲尊重反對之議論，對於所見不同之處，特加批評。有人謂現在修改國會組織法，易失憲法之尊嚴。本席對於此種理論，殊不知其所謂。大凡所謂尊嚴，乃由一物之本身發生，必先有憲法，然後始有尊。贊與不尊嚴之說，如不刪去(各)字，或不加修改，根本上憲法即不能產出，本體既無，復何有於尊嚴可見。現在只求有憲法，尊嚴與否，係乎國民之心理，與出席之人數無關。試看國內一般人之議論，皆謂國會何不從速制定憲法，並無謂須多少人出席，方能制定憲法者。誠以根本上若無憲法，更無所謂尊嚴矣。第二種議論，謂憲法乃國家根本法，關係憲法會議之組織法，不能輕易變更。此種說法，所見未必盡是。須知制定憲法，與修正憲法不同。蓋以憲法之產生，並無須絕對的剛性法律，爲之拘束。世界各國產生憲法時，均係根據其當時情形，並無法律規定。此非本席個人之私言，請舉一例。如美國一千七百八十七年之憲法，根於一千七百八十六年威提尼舊議會，發起十三州共同組織委員會，商議通商事件，並及憲法。各舉出同數之委員，此事在一千七百八十六年一月間至是年六月間，十三州只有四州之委員到會。論州數，當不及三分之一，會議結果，決定於明年即一千七百八十七年制定憲法報告，由美國國會承認，預由各州公舉委員制定憲法。屆期即一千七百八十七年五月二十五日開會，在費拉德爾非亞舉行，只有七州之委員到會，並非全國。當時即由七州之委員制定憲法。制定後，應由各州之委員署名，而結果署名者只有五州。至其憲法頒佈令，十三州認可，而認可者只有十一州。可見憲法產生之初，在必要情形之下，不必拘執，即以美國而論，發起制憲者十三州中，只有四州；制定時十三州

中，只有七州；而署名者，只有五州；認可者，只有十一州；乃至至今並無一人對於憲法有輕視之意思。可見產生憲法之方法，不妨變通。先進各國如此，則現在對於國會組織法修改，並非創舉，不必驚怪。再者，現在之憲法會議之組織，根本上即為不合。同人中，凡曾經研究憲法學者，均當知比較憲法內容之如何修改，至於憲法之如何制定，如何產生，則不在比較之列。即因憲法之產生，均基於當時之特別情形，臨時參議院之立法，不能謂非大錯謬，本席對於國會組織法第二十一條第二項，備查各國無此種成文法之先例。關於制定憲法，尋不出根據，乃將各國修正憲法之方法，作為制定憲法之方法。當初參議院既已錯謬，現在豈容一誤再誤。至所謂剛性憲法，柔性憲法之分，不在如何制定，乃在如何修改。修改之手續嚴重，即為剛性憲法，修改之手續簡易，即為柔性憲法。不能謂國會組織法，一經修正，即失卻憲法之剛性效力。天壇憲法草案一百十三條通過之後，對於修改憲法，非兩院議員三分之二之出席，四分之三之表決，不能修改。故無論如何制定，均可謂之剛性。蓋以國家，已有憲法修正案，無論通過與否，國家尚有原憲法存在，而制定憲法則係自無而有，若不能制定，即永無憲法，與修正憲法情形大不相同。誠由以上三點研究之，修正國會組織法，改為過半數出席，與憲法尊嚴毫無損傷。故本席根據學理、根據歷史，均贊成褚君修正案，其餘各修正案，以為均係隔靴抓癢，無裨事實。

（潘大道）本員贊成衆議院之移付及審查報告，現在本員之贊成，是相對的。照本員主張，乃絕對贊成改為過半數。因制定憲法時，人數規定非三分之二以上出席不可者，以為無必要之理由。法律上既無必要之處，事實上乃更不必說。現有多數人，誤將法律看死了，以為以前制定之法律，在事實上倘有不對之處，不能輕易更動的。本員以為不然，因法律之為物，不是裝飾品。裝飾品者，但求其壯觀瞻，只要合乎裝飾，就可不問其作用，而法律之精神，則不然。據本員之意見，以為以過半數之出席通過憲法，限制已不謂寬。今以英國論，英國之憲法，為不成文憲法，所謂不成文者，非無條文之謂，因此項憲法與普通法律相同，隨時可制定，隨時可以修改，與普通法律之手續，全然一樣，是為柔性的憲法，不是剛性的憲法。現在二十世紀之後，所有制定憲法，應取柔性的手續，不應取剛性的手續，因柔性的，將來易於修改，現在吾國憲法，尚在創制時代，未至修改之時，更無高的限制之必要。故本員對於審查報告表示，相對的贊成，更進一層言，照約法規定，中華民國之憲法由國會制定，所謂由國會制定者係

由兩院會合制定的，既由兩院會合制定，則兩院之各別計算人數，根本上已屬不妥，兩院倘欲各別計算人數，則兩院何不各別制定憲法，且兩院議員，在會合制定憲法之時，其議員資格，當然另爲一種資格，不是仍爲參眾兩院議員之資格。所謂參議院議員，衆議院議員者，不過爲憲法會議員中之一份子而已。比如水爲輕養二化合而成的，既已化合爲水之後，原素因以變化，不能再指水爲輕氣或養氣。因水雖由輕養化合而成，而原來之輕養二氣，卻另爲二物，非水所能代表，此理甚易明瞭。今之憲法會議，雖由兩院分子會合而成，但憲法會議者另爲一項職務，與參議院、衆議院之職務不同，吾同人須先將職務分別清楚。在參眾兩院爲參眾兩院議員之資格，在憲法會議乃爲憲法會議議員之資格，二者絕不能含混。所以計算人數之時，彼此何來區別。照以前之各別計算，大爲不妥，故本員亦主張有修改之必要，請大家注意。

（雷股）本席對於審查會報告，是贊成的。其贊成之理由有四：（一）原條文三分二以上之規定，是少數人牽制多數人，非多數人牽制少數人。如以一百人計算，三分二人數爲六十六人，如果三十四人不出席，六十六人即爲此三十四人所牽制矣。參議院三分二之人數爲一百八十三人，如果內有十人或八人不出席，即不能開議，是一百八十三人中常常因此十人或八人不出席之故而流會，而此十人或八人即屬牽制一百八十三人矣。（二）以立法原意而論，所謂各別三分二之規定，並不是一定貫徹的。蓋開議固然須各有三分二以上之出席，然表決時，則非是按照各別之人數計算，還是混合的照出席議員四分之三以上計算，並非是將衆議院與參議院出席之議員各有四分之三以上分別計算之，是可知各別之規定，並非固定之性質，非各別不可也。表決既然可以兩院混合計算，出席又何以不能兩院混合計算乎。揣從前立法時意旨，殆未嘗料到，現在事實上有窒礙之處。現在既然知道有窒礙，即不能不思出一個補救方法，此本席所以贊成的。至於無各別之規定，更不成問題矣。（三）希望中華民國憲法（一）可以速成，（二）須有柔性憲法，千萬不可是一種剛性。有剛性則不易施行，有柔性則施行自易。再憲法如果易於制成，則將來修改亦易。若是現在制成甚難，則將來亦難於修改。頃聞潘議員大道之主張，頗有至理，如英國憲法富有柔性，故實行易，而編製亦易，中國大可以仿行。故就希望憲法可以速成，所以改爲五分之三是最適當的。再原修正案是五分之三，如果再改爲過半數之規定，則其通行尤屬易易也。就事實上不能通行而論，是贊成的參議院議員名額雖然是二百七十

四人，而實際上人數中央學會八名至今尚未選出，蒙古西藏又尚有缺額未經選齊。其各省中亦間有缺額尚未補到，總計缺額議員大約有四十多人。缺額者既然無有辦法，而又有常不出席者多人，是三分之二之規定，就參議院人數而論，實在不易辦到，並非由於在京之人不肯出席，有一種懶性的原因，蓋根本上人數固已不足耳。故就事實上着想，改為五分之三出席，人數稍少，庶幾可以易足法定，而憲法會議可以開議，憲法全部可以早成，此本席贊成之四種理由，應請公決。

（韓玉辰）適有多人發表反對言論，綜其反對理由，約有數點，本席個人對於反對言論，甚為尊重，但對於反對理由，則頗有懷疑。茲就反對言論之已經發表者，略為辯論。查反對論中之主持最有力者，為黃議員佩蘭，所謂審查報告違背約法第五十四條之說，此說固不為無理，但本席以為應請黃君注意者，須知憲法會議與國會之兩院係屬截然兩物。約法第五十四條規定，係是將制憲之權賦與國會，但國會如何以制定憲法，其權固仍在於國會，不過國會組織法中規定，國會制憲不得照普通立法程序，由兩院分別開會以議定之耳。約法上對於國會制憲權之規定，不過如此。但國會制憲當用如何之程序，其制憲機關之組織應如何，則在國會組織法第二十及第二十一兩條中規定之國會組織法，第二十條所規定者，係憲法起草機關之組織法第二十一條所規定者，則為議定憲法機關之組織法。觀第二十一條文內（會合）二字，可知憲法會議與院會合會之性質大略相同。國會組織法第二十一條規定，民國憲法之議定，由兩院會合行之，約法第五十四條則規定，民國憲法制定之權，在於國會。可見約法與國會組織法，其所規定，實屬一貫，而並不相衝突。國會制憲之程序，其規定在於國會組織法第二十一條。照國會組織法第二十一條之規定，制憲須兩院會合行之。而非由國會行之，即是言不能照普通立法之例，由一院議決後，再行移付他一院。更有一點可資以為證者，憲法會議另有憲法會議規則，另有憲法會議議事日程，可見制憲之實，固是國會，而其名則是兩院會合以組成之另一種憲法會議也。此項憲法會議之機關，實與國會有不同，所以此項憲法會議之機關，其本身之組織實是純一之有機體，而非是截然之兩院。本來憲法會議之開會，須參議院、眾議院兩院議員各有三分之二出席之規定原有錯誤。本席並非議定國會組織法之一人，但今日議場上尚有制定國會組織法之當局者。本席適才聞楊君永泰謂，當時所以議定憲法會議須兩院各有總議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始得開議者，非因欲使兩院出席人數相等，實

因恐憲法內對於兩院權限規定不平等，爲使兩院權限立於平等地位起見，所以如此規定，此實爲臨時參議院所鑄之大錯。蓋因憲法會議，本有自身獨立之組織，豈宜如國會組織法第二十一條斤斤然分開兩院以規定之乎。所以現在對於國會組織法第二十一條加以修改，無異於是對於從前所鑄之錯加以補救。反對審查報告之第二種說，係根本反對論。謂憲法條文業經通過二讀會者甚多，使於現在修改憲法會議之組織人數，是一部憲法之制定，其程序前後不相同，恐致影響於國會之信用，及憲法之效力。張議員端即係主張此說者。不知制憲之程序規定在國會組織法，使不修改國會組織法，而即將憲法會議出席人數減少，則不惟是前後程序不相同，且是違法。如將國會組織法加以修改，則無所謂程序不相同，因前後之人數，雖不相同，而在法律上之效力則實一樣也。所以此說理由更爲不充分。又有一說，謂如照審查報告之修改通過，則此後制憲事業可由衆議院包辦，此說理由尤爲薄弱，幾無辯駁之價值。蓋參議院議員如果全數放棄制憲之責任，衆議院議員如果全數極熱心於制憲，則制憲事業即由衆議院包辦，本席亦甚贊成。不知此乃爲事實上絕對無有之事，所以此種反對之說，其理由尤爲不充分。至於本席所以贊成審查報告之理由，茲說明之。本席以爲從根本上，就制憲與修改憲法之關係論，應贊成。蓋憲法之爲物，非係由於法律學家閉戶憑空而造成之者。係因當非常變革之時，變革成功，其變革之首領，對於將來國家組織，定出一種綱領，此即謂之憲法。所以憲法之爲物，是創造的，是變革成功之結晶品。現在之憲法會議，其時期甚長，其組織方法繁重與否，其關係尚淺。但亦宜使其活潑，而不宜如國會組織法第二十一條之規定，過於繁重。當時立此法者，多爲讀書甚多之人，所以定出如此繁重之手續者，係恐修改憲法之程序，如不繁重，不足以鎮定變更國體之往事，固亦特有其用意。但不知近來潮流所趨，因種種之關係，並世界各國對於剛性憲法已多不採用，至於修改憲法，尤無採用繁重之手續者，所以贊成審查報告，認爲制憲程序，無須如此繁重也。更進一步言之，諸君對於刪去國會組織法第二十一條文中之（各）字，已表示反對，其實本席原係主張修改爲過半數者，原係認爲無須有三分之二之限制者。再進一步言之，本席以爲即以露天大會，亦未嘗不可以制憲法。誠以憲法者，本係非常變革之產物也，豈必待有繁重之手續，乃能制成之乎。我中華民國不幸至今未有憲法者，制憲程序之繁重，未始非其一因。所以本席尙主張修改之爲過半數，兩院同人如加一次表決，則即公布草案，此事並不奇怪。本席原爲贊成憲法速成之一人，現在憲法會議既

因人數問題發生困難，於是減少出席人數，以期達到速成目的用意甚好，再則本席對於同人，稍有忠告之言。現在憲法權係屬授於國會，而究能制成與否，則係國會責任。不能謂國會既有制憲權即可任意遲緩也。再則現在國內種種變亂，實由於地方中央分裂之故，此種情形惟有憲法可以改革。若南征北伐，機巧奸詐，則無所用也。本席對於憲法之速成，除法律上理由之外，對於政治上之解決，以為亦非速成不可。故對於衆議院移付之案，甚為贊成。因欲期安定中國局面，舍從速制定百年大計之憲法外，並無他權辦法也。

（金兆棧）本員意見係贊成衆議院移付之修正案，而仍將（各）字加上。主張加（各）字之理由，以為五分之三之人數，仍照原文，而條文中之規定應為各五分之三。前日開會時，在反對修正案者，以為將（各）字刪去之後，祇衆議院一院够五分之三之人數，就可開會，此明明使我參議院，將歸於消滅，顯此說本員不敢贊成。因我參議院，尚有機關在，謂（各）字刪去，為不妥，則可，若云因此可以消滅參議院，其理由殊欠充分。至前日嚴成原者，所持理由，以為據國會組織法之規定，憲法會議雖為另一機關，但因由參衆兩院合組而成，所以主張不必將（各）字刪去，顯此為相對的理由。試閱國會組織法第二十一條之原文，（民國憲法之議定由兩院會合行之）。既謂由兩院會合行之，對此原文想大衆咸已明瞭，再查臨時約法之規定，（中華民國之憲法由國會制定之）。所謂由國會制定者，究如何制定乎？若云兩院會合制定，試問更如何會合乎。要知會合云者，莫非就兩院之分子為共同之組織，斯即會合之意，既以兩院之分子組織，則緊要之點就在此（各）字，其間必得有此（各）字，方足表示會合之精神。由此觀之，（各）字明明不能刪去，因有此（各）字，方能證明其如何會合，若將（各）字一刪，會合之精神即無從表示矣。此本員所以不贊成將（各）字刪去，特為提出修正，主張仍以（各）字加上，此為本員對於（各）字應行說明之理由。其次對於人數問題，據本員主張，參衆兩院能各有過半數已可。今改為五分之三，雖亦贊成，但此為本員相對的贊成，於是理論上對於有此（各）字，以為亦無妨害。以前衆議院之提案意思，無非因憲法會議屢次流會，急急設法進行之意，本員亦甚贊成。因吾人之心理，對於抱定促進憲法之苦心，彼此正同。現照本員之主張，在事實上試問有無妨害？本員敢說決無妨害。因自來憲法會議之開會不成，參議院所少人數，多者不過十幾人，少者四五人而已。現在之修正以五分之三計算，參議院只要有一百六十五人出席，便云足夠。以前之以三分之二計算者，出席

人數須一百八十三人，屢次之流會，所差者，常常不過十幾人，現在改為五分三後，只要一百六十五人之出席，查本院每次常會之出席者，往往有是數目，所以對於各五分三之規定作用，還是一樣，在事實上絕無妨害。

（戰滌塵）多數同人爭論之焦點，差不多全在此（各）字上。在反對刪（各）字，主張加（各）字者，其所持理由蓋恐衆議院包辦憲法會議，而參議院不與，此說本員甚不以為然。據本員意見，（各）字刪去之後，不特不能剝奪參議院之人數，反足以表示參議院人數之增加。何言之？因兩院議員總數計算後，並不是限制參議院五分三以外之人數不准出席，故如此修正，並不是欲加以限制。況參議院同人，咸負制憲之責任，應當全數出席，二百七十八人若全數出席，對於三分二之出席，四分之三之表決，在我參議院應占優勝地位，何以言之。因原條文規定三分二之出席者，衆議院人數應為三百九十九，參議院人數應為一百八十三，表決時之四分三者，衆議院應為四百四十九，而參議院應為二百十餘人，方均足法定人數。現在修正總數五分三之後，參衆兩院合計只須五百二十三人已足法定人數，至三分二之表決，衆議院只須三百九十九人，參議院只須一百八十三人，參議院總數二百七十四，倘均有出席，豈非吾參議院還是占多數乎。所以（各）字一去，將兩院人數合併計算，在參議院本無甚關係。況憲法會議，雖係兩院會合，由兩院議員組成。但既組成憲法會議之後，該會議即有獨立之精神，既具獨立之精神，其中分子當然要合併計算，不能強為區別。況且憲法會議雖然由兩院會合組織之，而其實憲法會議亦自有獨立之精神，其中分子本來是併合性質，不能強為區別。再兩院常會會期只有一個多月，如若因為（各）字，一個字加以修正，將來即須開兩院會合會，以協商之。勢必遷延時日，因此多耽時日，於憲法速成上，即有妨礙，故本席贊成審查會報告也。

（向乃祺）反對原案者，其理由不外兩種：（一）恐出席人數一經減少，有失兩院調劑之精神。（二）又恐暗中剝奪了參議院制憲之權利。其實主張第一說者，是就形式上而論，並非是在精神方面設想。主張第二說者，亦只是就消極方面而言，並非是積極方面着想也。蓋憲法會議出席人數之規定，此種人數並非是一種機械作用，其目的完全是欲令出席之人，其所有意見，均能發表無遺，是可知出席人數之多寡，其精神是在既能令會議可以開成，而且個個可儘量發表意見故也。現在憲法會議，每每以人數不足之故，不能開會。關於一種案件，無論反對與贊成者，均不能

將意見發表，是開會之真正精神固已毫無表現，故欲注意於精神方面，即不能不設法修正。況且即就形式上立說，如若將來人數減少，決非成爲衆議院方面人人皆能勤勞出席，人數日見增多，而參議院方面反個個均是懶懈出席，人數更形減少之地步，則是出席之人，皆可發表意見，是形式上雖覺更改，而精神上仍毫未變更也。至於顧慮人數一經減少，則將來只須衆議院一院出席，人數即可開議，恐成爲衆議院一院制憲之局云云，此殆所謂只就消極方面着想，並未就積極方面設想。頃聞金議員兆核主張，仍須加一各字。在本席亦以爲未始不可。不過在本席意見以爲，僅僅乎出席人數加一各字，而表決人數如若不加各字，則實質上是主張各別之意思仍然不能貫徹。現在本席有一精確計算，一經申述，即可知其弊之所在。查衆議院議員，總額共五百九十六人，參議院議員總額共二百七十四人，是兩院議員總共全額爲八百七十人。茲若假定錙銖必較，所謂四分之三倘是議決，則將來即衆議院一院，亦庶幾可以到四分之三之程度。蓋參衆兩院全議員名額爲八百七十人，按四分之三計算只須六百三十餘人。就衆議院議員而論，其名額爲五百九十六人，與四分之三人數相差無幾，只須參議院有最少部分之三十餘人，即成爲四分之三之限度矣。是以真正在理論上說，如若兩院均欲完全達到會議之精神，即不但僅僅乎在出席方面，其人數須各別計算，即是表決方面，亦宜各別計算，方爲正當。據聞國會組織法關於此條此項，在臨時參議院議決時，爭論甚久。所以到表決的時候，仍然以分兩院計算出席人數通過，可知在臨時參議院議決組織法，多數主張出席人數分兩院計算，用意亦無非欲兩院可以達到會議之精神耳。現在爲解決憲法速成起見，所以將人數減少，然於「各」字，自然可以主張保存仍與臨時參議院之目的相同，未始不可。然此係在法律上論，若就事實上論，現在兩院會期瞬即屆滿，衆議院咨來原案，業已將「各」字刪去，如若本院加以修正，仍將「各」字加上，自必須開兩院會合協商，輾轉遷延，時日必多，是其始意爲欲憲法可以速成，故有修正組織法之舉，而其實仍於憲法速成上，反未得絲毫效果，此本席所以就事實上着想，而詳細考求，雖無「各」字，究與會議精神毫無妨礙。

（湯漪）同人對於衆議院提議之修正案，及審查報告所具懷疑之點，以爲若將此條條文內之各字刪去，則即非兩院會合制憲之原意，本席以爲無須有此懷疑。茲先試問對於憲法之制定，是否應以參議院爲單位，抑以衆議院爲單位，制憲之權，約法規定，賦與國會，國會組織法制定之際，因爲憲法上規定兩院權限不平等，所以限定兩院

出席人數，平等立法原意，是否如此，姑姑不論。若謂衆議院此項修正案，是欲無心之中，將參議院制憲之權，使歸於消滅，此說實屬言之過甚。制憲問題本係兩院共同應負之責任，據本席所聞，衆議院議員常言衆議院會爲參議院籌算，謂：參議院議員缺額過多，如中央學會應選出之議員八人，因中央學會迄未成立，至今未能選出，又蒙藏議員亦有數名未選出，又安徽省缺額之遞補議員，因省議會未正式成立，未能選出；湖南省缺額之遞補議員，因該省憲法不承認國會組織法所賦與選出參議院議員之權，所以該省省議會對於選出遞補議員之權不行使，因此種種原因，以致參議院議員缺額過多。於是主張使此後參議院計算人數，就已選出之議員之總額計算，其餘各省未選出之議員名額，則剔開不計。嗣又恐國家以後變故莫測，深恐此端既開，以後或僅有數省選出議員，即得以修改憲法，於是遂有將「已選出」三字取消，而將「各」字刪去。總論衆議院此項修正案，計有兩種理由。一因爲憲法之制定，本無須用最高額之人數，以表示其尊嚴。所以將開會人數減低。二因爲憲法會議本係離開兩院而自行獨立之機關故雖不加「各」字亦與約法所定憲法由國會制定之原意不失且若果加一「各」字，萬一以後參議院議員出席者較五分三只差數人，則因不及額限，亦須流會，而刪去「各」字，此後開會結果，參議院議員出席者，亦必不致最多只有五分三，此本席所敢斷言者。蓋法的規定不嚴，議員出席者反爲踴躍；法的規定若嚴，則結果每多流會，此世界之通例。而就我國會此次繼續開會以來，亦有足以證明者。此次國會繼續開會，九閱月以來，憲法審議會，只會流會兩次，憲法會議則不然。或謂憲法會議之所以不能成會，係另有其他原因，所以出席者不能足數。然當初開憲法會議之時，同人對於憲法之觀察，與現在不同。何以當時亦不能開成會。或又謂從前所以開成會，係由人數多，現在則因人數少，所以不能成會，其實亦絕不然，完全是因人數限額過高之故。總計憲法會議開會以來，成會只有三次，流會則有十六次之，總計此十六次之流會，固有多次係因參議院議員出席者不足數之故，但亦未嘗無因衆議院議員出席者不足數而致流會之時，可知其所以不易成會，係因人數限額過高之故。如將「各」字刪去，在法律上並無關係，現在同人對於此項法律之修改意見，已完全一致，僅對於刪去「各」字，略有懷疑。以爲此後開會恐衆議院人多，參議院人少，本席以爲我同人如只以此爲懼，則此後開會，我同人即多多出席可也。總之勤於出席與否，其問題之關係在於議員之程度，而不在於各字之刪去與否。如果本院現在必欲增加一各字，則按照法定程序

，應於本院議決後，由本院咨復衆議院，經衆院開會議決。如衆議院認爲同意固好，不然則更須開兩院協議會，協議會開會後，更須各報告本院。如此一事週折，則以衆議院會期只有一月餘之時間，恐即須耽延將盡矣。況雖無各字，但既有（參議院衆議院）之字樣，則與約法原意絕不背失乎？所以本席主張莫如即照審查報告通過，以免多費時間。

三、反對者發言摘記

（金燾）據審查報告，關於二十一條第二項之修正，始而係呂議員復主張，正副議長均有事故時，由憲法起草委員會暫代之。而法典委員會之議決，係增加修正改爲正副議長均有事故時，由參議院副議長、衆議院副議長、憲法起草委員會委員長依次代理云云。本席反對此項修正，蓋以修正憲法而言，不論何時，均可提議修正。如果規定憲法起草委員會委員長亦得代理憲法會議主席，而憲法起草委員會乃臨時機關，即如關於憲法有應行起草事宜，始有起草委員會之設置，否則如遇修正憲法時，憲法會議正副議長及兩院副議長同時均有事故，而其時適又無起草委員會之設置，則究應何人主席？至於開議時之人數問題，國會組織法，原係非兩院各有總議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不得開議。而法典委員會之修正，係將「各有」二字刪去，如果改爲非有兩院議員總數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不得開議，則以衆議院一院之總數五百九十六人，足敷憲法會議開會之數，參議院豈不向隅。兩院性質不同，若遇表決重要條文，參議院議員雖不出席，而衆議院一院即可從容通過，恐難免失於考慮。再議決人數改爲與開議人數之限制一律，亦有不妥。蓋憲法爲根本大法，關係至重，在表決時之人數，原應不厭其多。多則既可免被多數黨之利用，更可預防包辦之野心。且一部憲法，如前半之議決爲四分之三，而後半部之議決又改爲三分之二，豈非前後兩歧。

（徐際恒）本席對於修正國會組織法第二十一條第二項，是不敢贊同的。其理由有三：（一）動搖憲法會議之基礎。一部憲法出席及表決，用兩種辦法，實易使憲法會議基礎動搖。蓋修正案人數雖同爲三分之二、四分之三，而參衆兩院分子，顯有差別。夫法者，天下之公器，其足以使一般人民信仰服從者，非僅此數條文字，有如許效力，必立法自身，先能保其尊嚴，始可望將來推行無阻。若隨時遷就，以法徇事，則法之威信掃地矣。（二）不合兩院制之精神。共和國兩院制之通例；一院代表地方及特種團體；一院直接代表人民。吾國參衆兩院組織權限雖無甚分別，然亦

中華民國十二年 五月一日

五四四

大概含有斯意。憲法會議分院計數，正足表示兩院制之精神。若不以院分，專以人計，僅一院已足，何須以兩院會合行之。蓋衆院人數已够三分二，反有一院包辦制憲之嫌。故本席以爲修正案，即由本院通過，將來參院亦難成立。(二)立法手續解釋上必發生疑問。組織法固爲普通法，然第二十一條第二項既爲憲法會議規則採入，則本條條文即移步換形，成爲憲法會議規則條文矣。修改規則當然由兩院會合常會修改，其效力是否能及於憲法會議，實爲立法手續解釋上一大疑問。

(邵瑞彭)本席反對者共有兩點：第一憲法起草委員會委員長代理憲法會議主席問題，本席就議事先例觀察，以爲凡提案人，不能自己主席，主席如欲提案，即須另行易人代理。今審查會之修正，以憲法起草委員會委員長可以作憲法會議主席，即違反此種議事慣例。且兩院正副議長共有四人，依次代理主席，並不虞其乏人。現在參議院議長尙未選出，乃一時之現象，但即使一時不選出，現在既不開審議會，遇衆議院議長有故時，由衆議院副議長代理，事實上亦無妨碍。故本席對於憲法起草委員會委員長可以代理主席一層，表示反對。第二爲憲法會議表決人數之問題。查憲法會議表決人數原爲四分之三，現在審查會改爲三分之二，在表面上係爲議事進行便利起見，然而實際上亦有兩種弊端：(一)現在各派對於憲法上之意見甚不一致。如表決人數減少，勢必使各派之意見不能盡量發揮。(二)兩院議員總額在八百人以上，如出席人數爲三分之二，表決人數亦爲三分之二，則表決者不過三百八十餘人，尙不足兩院總額之半數，殊失尊重憲法之意，故本席對於審查會修正表決人數爲三分之二一層，亦表示反對。

(黃佩蘭)本席對於衆院移付之修正國會組織法第二十一條第二項案，係反對者。或謂爲救濟事實起見，不能不承認衆議院之修正案。本席以爲此在法律上無根據。蓋因國會爲立法機關，遵守法律尤爲其天職，況制憲更關重要。此次衆議院移付之修正案，本席認爲違背臨時約法。查臨時約法第五十四條，係規定中華民國之憲法由國會制定。又國會組織法第一條，係規定民國議會以參衆兩院構成之。又第二十一條第一項，係規定民國憲法之議定由兩院會合行之。其第二項係規定非兩院各有總議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不得開議；非出席議員四分之三以上之同意，不得議決。查組織法第二十一條原案之規定，本甚妥善。民國憲法由兩院會合制定，所謂國會者，指參衆兩院而言，當無疑義。其他如普通法案，由兩院各別行之，另有規定。如制憲雖規定由兩院會合行之，然出席與議決之人數，

卻分別計算，即各院計算各院之人數，現如修改爲以兩院總議員之人數計算，則臨時約法上國會制定之意義完全被其打消矣。且民國憲法由國會制定，質言之，即會合兩院議員制定憲法，並非臨時。又另組織一憲法會議機關，制定民國憲法。假使法律上可以另組織一憲法會議機關，由兩院議員會合組織憲法會議，尚可打破兩院之界限。譬如大總統選舉法第二條之規定，即係由國會議員組織總統選舉會，舉行選舉時，係以選舉人總數計算，蓋以此原爲法律上另行組織之一機關。至若國會制憲，既我國臨時約法上並未規定另行組織一機關，當然由兩院會合行之，不能刪去各字。爲大一統之計算，漫然規定兩院總議員五分之三以上之出席，即可開議；出席議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即可議決云云。此依法律方面觀察，絕對不敢贊成衆議院移付之國會組織法第二十一條第二項之修正案之理由也。再就事實方面觀察，當臨時參議院議決本條時，頗多爭執，有議事錄可考。推測當時所以如此規定者，完全係爲保存兩院精神。如爲大一統之計算，參議院人少，衆議院人多，其結果恐參議院終歸消滅。本席以爲，既爲兩院議員員額不等，出席人數當然各別計算，如爲大一統之計算，則與兩院會合制憲之本旨相反，此就事實方面觀察，絕對不敢贊成衆議院移付之國會組織法第二十一條第二項修正案之理由也。再如修改出席人數爲總議員五分之三以上之低限度，本席亦不敢贊成。其理由以憲法會議屢次開不成會，並非係因法律上規定出席人數限制太高之故，本席認爲憲法會議屢次開不成會，其原因絕不止此一端，不能純粹歸咎於出席人數限制太高之故。如果開會不成，確係出席人數限制太高，何以民國六年竟有此高額之出席人數，能議決一百餘條。若憲法會議始終未開成一次，尚可說得係出席人數限制太高之故。殊不知民國六年之憲法會議，每次開議即係兩院各有總議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議員四分之三以上之議決，豈民國六年可以如此開議，而民國十二年反須修改乎。本席認爲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人數，確與制憲前造無妨礙，略有因果關係者：(一)本院議長未選出，(二)憲法會議懲戒規則未實行，(三)退職議員未完全遞補到院。大家不從此等方面去設法救濟，一意孤行的要修改法律，此本席大惑不解者。查憲法審議會係規定祇須過半數之出席即可開議，何以審議會當時亦常流會，兩院常會亦祇須過半數之出席即可開議，又何以兩院常會亦常有流會之現象，此另一問題不必多加討論，若果流會一次，即認爲法律不適用，本席期期以爲不可，故讓一步說，修改法律正所以促成憲法，要知每次憲法會議不能開議，參議院不僅祇差一二十人，並有差至四十、五十、六十餘人之多者，但亦有僅

差三五人或七八人而致不能開議者，此所差之少數，尚可設法促其出席，何至竟然主張爲大一統之計算，冀以衆議院出席人數之有餘，以補參議院出席人數之不足，究不知其用意之所在。本席以爲欲如此而促成憲法，試問憲法之制定係僅要兩院同人少數者之遵守，抑係欲得國民大多數之遵守，此不得不慎重加以考量者。又況六年所議決之各條，均係適用兩院各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出席員四分之三以上之同意各規定。現如改爲總議員五分之三以上之出席，出席員三分之二以上之議決，前後辦法不同，能否博得國民大多數之遵守，此又本席根本上所不贊成之一點。

（婁裕熊）本員反對有三要點：（一）將「各」字取消後，參衆兩院之界限爲之打破，要知兩院之界限萬不可以打破，因國會之組織參衆兩院之性質完全不同，參議院所以代表地方，衆議院乃以代表人民，因衆議院之代表人民，所以議員之額數各省不同。如直隸有四十餘名之多，而吉林則有十人。至參議院議員因代表地方，故每省十人，省分不分大小，大省十人，小省亦是十人。參議院議員既承地方團體之支配，在同人不能不加注意。現在儼將兩院之界限一經打破，則參議院代表地方之權完全剝奪了，所以「各」之二字，本員以爲萬不可刪去。至於人數一層，儼將三分二改爲五分三，查參衆兩院議員總數爲八百七十人，五分三之數爲五百二十二人；表決時儼爲三分二，其數爲三百四十九人，以八百七十人之多數，而得三百四十九人之同意，就可表決通過，請問能否滿意。三百四十九之對八百七十，是否謂之少數，以三百四十九人之少數意思，就能通過憲法，請問將來憲法即使公佈，能否得國民之信仰？本員亦是主張憲法速成之一人，今所發表之意思，並非存心破壞憲法，祇以此事爲人民期望已久，吾同人今後須制定最良之憲法，不宜匆匆造成不良之憲法。現因事實上之障礙，主張修改法律，減少人數，萬一修改後，人數仍舊不夠，更將如何辦法，是否再爲第二次之修改，最後之不拘人數，行將以十數人或數人亦可制定憲法歟？如此做法，反足減少人民之信仰，須請大家注意。

四、憲法會議規則之修改

國會組織法修改原因，乃欲減少憲法會議出席人數，而促憲法之速成也。然因修正結果，憲法會議規則亦不能不相隨修改。查憲法會議規則第三條第二項文爲，本會議開會，以議長爲主席，議長有事故時，以副議長代理之。故褚輔成對於憲法會議規則提出修正案，即將國會組織法所修改者加入之。但於臨時代理句前，再加依次二字，其

說明理由，以爲兩副議長中，屆時究應何人代理，將來難免發生爭論，不如現在明白規定。正、副議長均有事故時，以參議院副議長、衆議院副議長依次臨時代理，意義較爲明確。於五月三日開兩院會合會，經衆討論付表決結果，修正文爲：「本會議開會，以議長爲主席，議長有事故時，以副議長代理之。議長、副議長均有事故時，以參議院、衆議院、副議長依次臨時代理。」

北京政府代理外交部長沈瑞麟請辭，以去就力爭使領館經費。

中國駐外各使館、領事館經費積欠纍纍，竟有全年毫未發放者，各使領館迭次催解，當局置若罔聞。本年三月二十二日，駐外各使領，因使、領館經費久無著落，聯合向外交部總辭職。沈瑞麟以身當外交之衝，認爲此事對國體、私情都有妨礙，乃提出辭呈，以去就力爭使、領館經費。其辭呈曰：

「爲使費無着，難再維持，據實上陳，仰祈鈞鑒事。竊瑞麟備位次官，毫無建樹，玆承代部，咎戾益增，自維綆短汲深，對於駐外使領各館經費一層，迄未籌有相當辦法，法據各駐使先後來電，均抄呈鈞座，暨國務院有案。始則聯銜告急，繼且聯袂乞歸，引領待援，不可終日。就中央財政而言，瑞麟目擊情形，何敢置喙。第念海外使領，挪借俱窮，維持無術，意謂政府果垂念外交重要，國體攸關，何獨于使費一項置之度外，中間雖經瑞麟種種籌畫，俱成畫餅。竟至月月展期年年欠解，積欠至十有一月之久。騰諸報章，傳爲笑柄。溯自設館通使以來，從未有此狀況。此則關於國體，使瑞麟不安於位者一也。兼以各駐使，躬被使命，卽一國之代表，爲歷邦所重視，昔則輕裘肥馬，尙請粟以使齊，今則嚙雪吞氈，因脫旄而思漢。既有風雨同舟之誼，能無饑寒與共之心。就令同在國中，義難坐視，況皆遠居海外，呼籲無門，此則關於人情，使瑞麟不安于位者又一也。綜此兩因致遭詰責，萬一該駐使等相率歸國，邦交或受影響，瑞麟不敢負此重咎。惟有仰懇鈞座，先予罷退，以謝衆來，所有使費無着，難再維持情形，理合據實陳明，伏乞大總統飭交院部，迅籌切實辦法，俾得遵循、謹呈。」（註七）

省憲同志會發表宣言，期望國會於本年十月以前制憲法及施行細則公布之。

省憲同志會以民國成立，十二年來，國無憲法，自去年八月國會復會以來，已歷九月，關於憲法問題只通過一條文，即「國家事權列舉，省事權概括；省於不抵觸國憲範圍內得自定省憲法；縣制定其大綱。」省憲同志會有鑒於此，乃於本日發表宣言，期國會於本年十月以前制成憲法及施行細則，公佈之，方不負國民重託，而免誤國禍國。茲錄其宣言如下：

「國會第二次恢復，繼續制憲，自十一年八月至於今日，九閱月，審議會開會凡卅一次，流會兩次，大會開會三次，而流會乃十六次。衆議院議員任期三年中，更禍變兩次，絕續積計年月，至本年十月爲任滿。自今日以後，所餘期限不及半年，制憲之權屬諸國會，二年起草並公布總統選舉法，五年審議全案，六年二讀，十一年又專爲地方制度之審議，審議之後，再交起草，十一年八月以前，事變相乘，國會不能早竟其制憲之業，無論矣。十一年八月以後，經三閱月之審議，所得結果僅僅之事，曰國家事權列舉，省事權概括；曰不抵觸國憲範圍內，省得自定省憲法；曰縣制定其大綱。憲法起草委員會根據審議會所議決者，從事起草，十一年十二月提出地方制度及國權兩章新草案於大會，至今又四閱月。因大會之流會，與意之未一，通過於二讀會者，只有地方制度之第一條，曰地方劃分爲省縣兩級。十二年來，國無憲法，十年來制憲未成，九閱月來，關於憲法上最重要之問題，即國家組織問題，國權分割問題，只通過一條文。假令通過一條，動經九閱月，則全部憲法之期成當待何日？百事叢脞，國本凌夷，大法之立不容再緩者，舉國之公言也。大法雖立，苟國家組織問題、國權分割問題，無所厘定。則叢脞者依舊叢脞，凌夷者依舊凌夷，苟非舉國之所屬望，吾人責任，匪特完成大法而已，更須制定適宜之大法。法之適否，在開議之成不成，實繫乎意見之協不協。意見不協，則商略得失，互相退讓，以期於調。凡在和議，應持此度，即有根本主張之異同，不能自己，亦宜各秉所信，盡量發揮，以求歸於一當，至於消極抵制之習，本會同人所當力戒。本會成立於衆議院任期垂滿之日，憲法成否，一髮千鈞之會合。兩院之同志謀急起而直追，不敢故爲高論，不敢預挾成見，兩審議會之所議決，則期期以爲我同人有維持之義務。國權與地方制度兩章內，重要之條文，及其大體之規定，我同人本於維持審議會議決之旨，應予贊成，若並此而推翻之，則審議會之前功盡棄，我同人決不承認者，謹標

之義，願以同人互勗，且以宣示我國人也。

第一、於本年十月以前，應制成憲法及施行細則，公布之。

第二、制成憲法務有以解決國家組織及國權分割問題。

第三、解決國家組織及國權分割問題，認審議會所議決，『國家事權列舉，省事權概括』，『省於不抵觸國憲範圍內得自定省憲法』，及『縣制定其大綱』三事最爲適當，且應乎國民之要求。

綜上三義，爲本會所確信，果荷制憲同人鑒其誠意，共策進行，則於至短期間，完成大法，決非難事。否則衆議院未了之任期，轉瞬卽屆，十年受託，重負國民，不獨屬於同人責任問題，且將爲今後國家大法如何產生問題，又將爲從此能否產生大法問題，其糾紛恐什百千萬於今日。誤國罪小，禍國罪大，事勢如此，無可諱言，希共惕之。

。（註八）

北京各界聯合舉行「五一紀念大會」，主張推倒張紹曾內閣。

本日北大、師大、法專、工專、平大、平民中學等十餘校學生會，及民權運動大同盟、平民階級大同盟、勞動組合書記部、國民監督議會團、社會主義青年團、少年中國學會、北京自治會、競新社、新生社、中俄協進會、東三省收回旅大急進會、國立八校教職員聯合會等數十團體並各界人士共約二千餘人，在北京天安門，舉行「五一紀念大會」，議決五項議案：（一）擁護工人集會結社及罷工自由，並恢復被封工會。（二）推倒張閣，並嚴懲張紹曾、彭允彝、劉恩源、程克。（三）肅清國會中被張紹曾金錢收買之不良份子。（四）請國民一致主張收回旅大與片馬。（五）嚴懲『二七』殘殺工人禍首。臨散會時，並分發參與大衆人員「五一紀念刊」及「五一紀念美術片」以廣宣傳。（註九）

註一：『革命人物誌』第二集，頁三五五—三五六。

註二：『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公報』，第十號，大元帥令。

中華民國十二年 五月一日

中華民國十二年 五月二日

五五〇

註三：民國十二年五月八日「順天時報」。

註四：「政府公報」第二五六三號。

註五：吳宗慈：「中華民國憲法史」，頁五一—七三。民國十三年二月發行，東方書局印刷。

註六：「東方雜誌」，第二十卷，第八號，頁一五六。

註七：民國十二年五月二日「順天時報」。

註八：民國十二年五月一日「順天時報」。

註九：同註七。

二 日 孫大元帥令劉震寰所部桂軍集中石龍，鞏固東江下游，以防陳炯明之蠢動。

沈逆鴻英於四月中叛亂，東江之陳炯明部原冀坐收漁利，以俟潮梅變異，故而動作遲緩，及林虎、洪兆麟轉取攻勢，陳炯明蠢然以起。四月杪，楊坤如、熊略率兵七千人迫走姚雨平，據惠陽、博羅間，明樹反幟，陳演雄部復經三多祝、平山，擾廣九路，熊略由河源、龍門窺增城，希圖兩翼包圍廣州。時討賊各軍正激戰於軍田，孫大元帥慮陳軍之蠢動，而又察於北江之勝利，乃令桂軍劉震寰等移防石龍，預爲之備。是日，劉震寰、劉玉山、陳天太等所部桂軍集中完畢，孫大元帥令其鞏固東江下游，扼制敵寇，待命行動。（註一）

附錄：粵省軍事與孫總統之處境（註二）

廣東四月二十七日特約通訊云：西、北兩江軍事，正將結束，而東江軍事又已發生。連日盛傳陳炯明舊部，在東江約期起事，除林虎所部加入沈軍，在北江作戰外，陳炯光、鍾景棠等所部，則在海、陸豐、五華、興寧、焦嶺一帶，抗拒許崇智軍隊。由惠州返省楊坤如所部，雖名爲歸姚雨平收編，且飭令進攻海、陸豐，然楊坤如近日竟有反

攻石龍之說，因駐守石龍之劉震寰軍隊已調往西北江，祇留第八旅任鶴年所部駐守石龍，故兵力極為薄弱。陳漢男憤馬永平改歸姚雨平收編，已恢復其粵軍警備司令名義，通電與馬永平脫離關係。現時內幕雖未盡揭破，楊坤如之態度亦尚未十分明瞭，但沈鴻英與陳炯明携手，果成事實，則東江陳炯明舊部必起而響應，西北江之死灰必為之復燃，許崇智既不能返省，則孫中山不知如何應付，是此次軍事不特於粵局有關，且於西南大局有莫大之影響。蓋孫中山初時以為既將沈軍擊退，則粵局完全歸其掌握，因此北伐之聲浪又起，總統之奢望復生，已飭令李烈鈞率師由大埔出和平、連平以入贛南，浙軍張載揚一師則由常山開赴贛省玉山、廣豐各屬。趙恒惕恐譚延闓、程潛等乘機回湘，迫得與李烈鈞另訂一種條件，擔任派湘軍一師由萍株路直出峽山口，以助李烈鈞之攻贛，從此和平主張，工兵政策之假面具盡行揭破。一方面則由孫中山與唐繼堯、劉成勳、熊克武、劉顯世、譚延闓等五省首領於寒日通電後，名為西南之新結合，亦即為組織西南政府之張本，故孫中山之大元帥府近日已大加擴張，以為改作總統府之預備，對於人才一項，亦已廣為延攬，吳稚暉、章太炎等均已電招來粵。國民黨中之急激一派，且欲即時舉行，因去年五月五日為孫中山在粵就職總統之期，當時係由國會選舉，此次祇可作為總統復職，則手續較易，不過將大元帥之招牌易為總統招牌，發出一二通電即可了事，今為東西北江軍事牽制，欲於五月五日即行復職總統，萬難如此迅速可以辦到，惟仍須於是日舉行孫中山就職總統一週紀念之慶祝，現已設立慶祝籌備處，但孫中山現時既非總統，安有一週紀念之可言，更安有慶祝之可言，乃彼黨於此軍書旁午之秋，尙有此餘閒以辦此等無謂之事，彼黨之意可想而知。茲據深悉時事之某君云：和平統一之議，尙於孫中山在滬時與之接洽，或者尙易於降心相從。及返粵之後，占有根據地盤，則慾望較奢。今大敗沈軍之後，更無和平磋商之餘地云云。總之粵省軍事結束，大局平定之後，孫中山之由大元帥升為大總統，實為意中之事，但西南各省是否於此次從新結合之後，團體是否因結，將來是否即可一致推戴，此又另一問題，是則孫中山總統之命運如何，全視粵省之軍事如何以為斷，請拭目觀之。

中央直轄滇軍總司令楊希閔上電孫大元帥報告戰況，已克軍田，進抵琶江。

自上月末，聯軍全力攻擊粵漢鐵路沿線，沈鴻英逆軍不支，聯軍旋攻克源潭，沈鴻英軍敗退。

(註三) 本日，中央直轄滇軍總司令楊希閔上電孫大元帥報告戰況，已克軍田，先頭部隊進抵琶江，斃俘敵軍甚衆，奪獲槍砲頗多。電云：

「據俘虜北軍供稱：此次在軍田之逆軍，係北軍第九混成旅及第三混成旅之一團擔任鐵道正面，桂軍除沈榮光在清遠外，其主力完全加入擔任左右兩翼，全日被我蔣師長光亮率胡思舜、王秉鈞、羅振銓各旅由國泰墟襲軍田側背，楊師長池生率趙旅洪隆兩團，韋旅朱吳兩團，由鐵道東方向逆左翼猛攻，正面范師長石生率廖行超、楊廷培兩旅向敵猛攻，衝鋒肉搏數次，敵勢不支，紛紛潰退，被蔣師截擊，逆不敢沿鐵道退走四會，奔逃復被民團義軍擊斃甚夥。沈逆鴻英僅以身免，鄧如琢及桂軍高級官均未逃出，總計是役斃逆甚衆，北軍不熟地形，死傷尤多。俘虜北軍桂軍千餘人，奪獲退管砲六門，水機關八挺，步槍數千枝，炮彈槍彈軍用物品三十餘車，機關車頭五架。刻希閔率隊跟蹤追擊，先頭部隊已抵琶江，逆軍沿途拋物，路爲之塞，其狼狽可知，區區餘孽，一鼓可殲。特電奉聞。」

(註四)

附錄：一、沈鴻英反攻中之粵省戰事(註五)

香港電訊：沈鴻英近得北軍援助，于東日(一日)已進據新街並電調淪江各桂軍東下，其計畫擬分兩路入粵：(一)由連山直入北江，抄攻花縣之背，以取英德、新田。(二)由梧州運赴西江，與北軍聯合分攻高明、鶴山等縣。現沈榮光、李根雲兩部約五千餘人，已開始向心田、坳井反攻，沈之本部亦於多日(二日)由花縣分三路猛進，連日程潛、楊希閔、劉震寰等部正在併力抵禦之中，勝負如何在省港方面尙無確實消息足資報告。又據另一消息，東江方面多日始亦已開戰，在海豐方面，許崇智佔勝，在惠州方面，因楊坤如獨立電報已不通云。

民黨方面昨(四日)接三日香港來電，我軍於東日佔領銀盞坳、魏邦平進駐源潭一帶，此次戰爭頗烈，沈軍死傷甚大。曾敗潰時，我軍蔣光亮部再獲大砲數尊，機關槍數挺，步槍千餘枝，范石生部，奪獲大砲數尊，機關槍十餘挺，步槍三百餘枝，砲彈二百餘箱，步槍子彈百餘萬，陣斃沈軍旅長鄧如琢，並中下級軍官多人。又電銀盞坳之戰，我軍蔣師長羅旅長腿部亦受微傷。

二、沈鴻英固守韶州待援之計畫（註六）

廣州五月二日特約通訊云：昨日廣州所有各軍隊又紛紛調撥出發，甚至零星派在各處賭館守衛之滇軍，或三四人或十人八人不等，亦皆集合出發。西堤二馬路，及源昌東西街，因拉夫代軍隊運送品物，被拉夫三百餘人，此次拉夫均係拉苦力，工人及游民，乞丐等。警察十區及十區二分署，則專拉賭徒，最爲得法，其穿長衣之斯文中人，及真正商人，未聞被拉，故現在雖有拉夫，亦不若從前之騷擾，未始非辦理者之得法。聞北路前敵，現又發生劇烈戰事，惟詳情若何，尚未得悉，即大本營及軍事各機關，亦未接有前敵報告。蓋自三十日沈軍退出銀盞坳之後，聯軍已向源潭以上進攻琶江，因此戰線離廣州愈遠，消息愈形遲滯。左翼清遠方面，則兩軍皆視爲戰爭之焦點，但清遠城爲長河圍繞，進攻原屬不易，駐守清遠城者爲沈榮光及鄧耀坤所部，內有沈部第三團長陳荃，從前原由粵軍改編。西路總指揮大本營軍政部長程潛，特派人運動陳荃，與之密訂條件，仍任爲團長，並將所欠三個月軍餉發給，另獎以十萬元，使爲內應，廿六日聯軍進攻清遠之時，陳荃遂開城門以迎接聯軍入城，沈軍即向北門逃出。及李根雲調到援兵二千餘人，復會同沈榮光、鄧耀坤兩軍，向清遠反攻，已將清遠城克復。聯軍向後方蘆苞方面潰逃，未及渡河者皆溺斃河中，不下千餘人，鄭潤瑞所部第三師損失最鉅，所有大炮及槍彈亦多已投棄於河中。周之楨欲由蘆苞督隊赴援，不料行至山塘，大魁閣地方，後隊一部忽然變叛，開槍向前隊攻擊，前隊紛紛潰敗，狼狽異常。陳策督率艦隊來援，亦爲該叛兵及沈軍截擊，奪獲小兵艦二艘。將光亮所部滇軍退出清遠時，又竟將共同作戰之友軍梁鴻楷所部之第一師二旅四團之兵士，繳去長槍一百七十餘桿，因此聯軍內部團體頓生惡感。陳荃投降聯軍後，程潛已將其與陳荃所訂之條件呈明，孫文已經核准，乃該款尚未交給，清遠城已被沈軍克復，現在程潛不允照條件履行，陳荃大爲不服，與之交涉，謂我祇擔任內應，經已辦到，自應履行條件，後來之失守，非我之罪，不能以此藉口等語，幾經磋商，亦僅允給餉一月，故論者皆謂陳荃罔作小人。沈鴻英於昨日一號，特將後方南雄、始興各軍隊，盡行調來，加入清遠方面作戰，欲藉此恢復西北兩江交通聯絡之路，而對於北路則決議縮短防線，故三十日退出銀盞坳、源潭，以琶江口爲第一防線，英德、河頭爲第二防線，馬壩爲第三防線，以固守韶州，韶關外之帽子峯、芙蓉山、蓮花山皆已嚴密布防，聞係接有吳佩孚來電，飭令固守韶州待援。黎元洪、張紹曾以沈鴻英節敗退，擬將

中華民國十二年 五月三日

五五四

其任命撤銷，並飭令率師回桂，欲以此見好孫文，再派員與孫文磋商統一進行計畫；經電商吳佩孚，大為吳佩孚所反對，決以全力再行援粵，並擬先調張克瑤一師，及孫岳所部第十三混成旅，刻日拔隊出發，沈鴻英得此消息之後，已預備會同援兵大舉進攻云。

舊國會衆議院，通過將不信任張閣案再交全院委員會審查。

本日，衆議院院會，原未將不信任張閣案列入議程，乃倒閣派議員彭養光臨時動議，提出不信任張閣案。惟倒閣派議員以繼任閣選尚未醞釀成熟，因主暫時維持張閣，以爲過渡時期，故而投票通過將不信任張閣案，再交全院委員會審查。（註七）

註一：李烈鈞「孫大元帥戡亂記」（一）頁三八。

註二：民國十二年五月五日「順天時報」。

註三：「東方雜誌」，第二十卷，第十一號，頁一三一。

註四：「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公報」，第十號，頁五二—五三。

註五：同註二。

註六：民國十二年五月十三日「順天時報」。

註七：民國十二年五月三日「順天時報」。

三日 孫大元帥覆函張作霖，盼助餉需，共討曹、吳。

覆函略謂：「來示謂藉武力以濟和平之窮，極爲扼要。至尊見以協和（李烈鈞）回贛，組安（譚延闓）回湘，乃與鄙意不謀而同。所以遲遲，徒以財政過細，不能因應咸宜。協和回軍之需，至少須五十萬元；組安之需，亦必須二十萬元，乃克有濟。此間自戰事起後，救死扶傷，在在需款，倉卒乃無以應之。如公處此時能助此額，協、組皆可立發，他無所顧，不識尊意以爲可行否？」又致汪兆銘一電，囑

其向張作霖商助軍費，並轉告軍情。

附錄：

一、孫大元帥復張作霖函（註一）

雨亭先生執事：精衛轉到手教，懇摯無倫，自非神明契合靡聞，不獲聞此讜論。某氏之惡已昭著於國人，吾輩爲國除患，知之當爲切至，相期之殷，不敢不勉。來示謂藉武力以濟和平之窮，極爲扼要。此間於固有兵工廠外，曾於桂陸敗後，以外交手段爭得最新式機械，足敷建廠之用。惟需款二百五十萬，需時半年，乃克成功。此間支出過鉅，尚未有力遽及於此，常日念之，徒呼負負，稍可設法，終當爲之，此固軍實之至要也。至尊見以協和回贛，組安回湘，乃與鄙意不謀而同，所以遲遲，徒以財政過絀，不能因應咸宜。協和回軍之需，至少須五十萬元；組安之需，亦必得二十萬元，乃克有濟。此間自戰事起後，救死扶傷，在在需款，倉卒乃無以應之，如公處此時能助此額，協、組皆可立發，他無所顧，不識尊意以爲可行否？川軍因內訌過深，即引吳者亦非本懷，此時已漸醞釀逐吳之謀，頃已派人前往開說，大要不至無望。反吳軍隊如熊、但、石、湯諸人，尙餘軍額三四萬，足以一戰。其中立諸軍，仍可望結合，尊旨不難達到。沈逆自攻省潰敗後，乃集全力於西北兩江；直軍兩旅加入作戰，初頗頑強，我軍小挫。三十日軍田、銀盞坳之役，我軍拼死力戰，已將直旅擊潰，不能成軍。其後方張克瑤一旅聞已喪膽，不敢遽進矣。是役我軍傷師長一、旅長二、團長四、營長六、下級官與士兵死傷約近千人，敵兩倍之，我團長一已死，北江敵兵紛亂逃死之情，極可憫歎。吳賊造孽，已極其能事，天不助亂，我幸而獲勝，此後萬端待理，大局底定，更未知何日？我公高掌遠矚，何以見教？萬冀不遺，進而爲具體之商榷，則公私之感，寧復有暨。精衛初擬返粵報命，後以俄事及敵方緊急，乃電囑其先赴尊處，唯有以辱教之。此覆，即頌助祺。孫文、中華民國十二年五月三日。

二、孫大元帥致汪兆銘電（註二）

精衛兄：雨亭函已收到。渠主協和回贛，組安回湘，與鄙見極同。惟協和需五十萬元，組安需二十萬元。此間因戰事劇烈，費款至鉅，力難兼顧，擬由兄力向雨公商助見復。協組得款，均可立發，別無他顧，已專函雨公言之矣。我軍連日大勝，北軍兩旅，均已擊潰，已佔領琵琶江，日內可得韶關。唯東江餘孽，尙思蠢動，已嚴備，當不至

中華民國十二年 五月三日

中華民國十二年 五月三日

五五六

爲鉅患也。孫文、江。

孫大元帥至源潭勞軍。

源潭克復不數日，孫大元帥卽往勞軍，以激勵士氣。蔣中正隨行。（註三）

孫大元帥飭查民團兜剿沈逆功績，並予以慰勞。

孫大元帥以此次沈逆叛亂，各軍奮勇殺賊，迭奏膚功。而北江一帶各處民團，亦能乘機出奇，協同兜剿，斃敵無算，殊堪嘉許。本日特令廣東省長徐紹楨詳查，所有得力民團立功較著者，一律轉令慰勞，並將所有戰績分別切實呈報，以憑核辦。（註四）

黎元洪電曹錕嘉許其對奉張表示息爭止戰之態度。

自三月十三日，奉直雙方增兵榆關內外，局勢頓形緊張，謠傳奉直卽將開戰。曹錕忽於四月二十九日發表和平通電，表示息爭止戰，張作霖亦於四月三十日發表贊成和平通電，奉直緊張情勢爲之大解。本日黎元洪總統，特致電曹錕，表示嘉許之意。其電曰：

「保定曹巡閱使鑒：豔電悉，同室與戎，異邦騰笑，矧當喪亂，寧莫懲嗟，固知元老之公忠，不忍戎行之私鬥，朔南共信，今皆不渝，重奉德音，益昭誠誓。今之袍澤，本無異同，裁兵廢督，既鮮違言，保境息民，各申成說，縱橫之謀已寢，統一之望方殷，縱生治法之爭，亦待議郎之決，憲章朝布，氣祲夕消，十輝不生，九日自息，有何危急，先蹈凶殘。略地四方，連兵萬里，豈惟執事所痛悼，抑亦含生所憤懣。元洪猥以凡材，親逢末劫，臨庖湔涕，顧俯危心每慙守府之官，難動閭閻之聽。執事地居分陝，資重元戎，令公之裨將通侯，晉國之上卿盟主，冠裳會衆，孰敢不遵。干羽班師，孰敢不諾，仰獲同聲之應，頓紓異日之憂。至於盡人奉法，通國程才，不以朋黨蔽要津，不以權位踰軌物，至誠可感，名論不刊。威柄久隳，強權紛起，居官者倚壘和爲捷徑。擁兵者視象魏爲私家，

猾盜充廷，神奸必路，移朝文逆，賣國售貪，先路既淪，末流難挽。溯自都門再蒞，樞軸旁求，徹履尊榮，宏羅俊乂，乞身之請，屢見移文，亮采之徵，率緣剋刻，差信倦勤之耄，尙無臚仕之姻。祇以賢路未恢，法防易蕩，頻致內輕之誅，或生外決之猜，服艾盈腰，攬銘廢手，遠承讜論，首樹休聲，立賢貴於無方，利已期於有則，杜蹂躪憲綱之禍，革把持朝柄之風，三軍聽而改容，九牧聞而革面，推此持危之志，可知嫉惡之心。苟有害於國家，亦何私於僚案，周依晉鄭，唐倚汾淮，凡茲息壤之盟，永作長城之恃，西常山而南漳水，下后土而上皇天，惟爾有神，咸當默相，人心未死，國老猶存，念天步之艱難，痛民生之憔悴，佇望列辟，胥體此懷。元洪肴、印。」（註五）

北京政府國務總理張紹曾備就「討伐廣東」命令送總統府，黎元洪拒蓋印。

北京政府國務總理張紹曾爲結好曹、吳，在本日之國務會議中，由張及農商總長李根源提議下令「討伐廣東」，備就命令送總統府，黎元洪拒絕蓋印。（註六）

北京政府公布商標法四十四條。

北京農商部爲加速工商發展，保障生產、製造者加工或批售商品人之權益，制訂商標法四十四條，經完成立法程序，本日由北京政府公布之。

附錄：商標法四十四條（註七）

第一條 凡因表彰自己所生產製造、加工、揀選、批售、或經紀之商品，欲專用商標者，須依本法呈請註冊。

商標須用特別顯著之文字、圖形、記號或聯合式爲之。

商標須指定所施顏色。

第二條 左列各款之一，不得作爲商標呈請註冊。

- 一 相同或近似於中華民國國旗、國徽、國璽、軍旗、官印及勳章者。
- 二 相同或近似於紅十字章或外國之國旗軍旗者。

三 有妨害風俗秩序或可欺罔公眾之虞者。

四 相同或近似於同一商品習慣上，所通用之標章者。

五 相同或近似於世所共知他人之標章，使用於同一商品者。

六 相同或近似於政府所給獎章及博覽會勸業會等所給獎牌褒狀者，但以自己所受獎者作為商標之一部份時不在此限。

七 有他人之肖像姓名商號或法人及其他團體之名稱者，但已得其承諾時不在此限。

八 相同或近似於他人註冊商標失效後未滿一年者，但其註冊失效前已有一年以上不使用時，不在此限。

第三條 二人以上於同一商品以相同或近似之商標各別呈請註冊時，應准實際最先使用者註冊。其呈請前均未使用或孰先使用無從確實證明時，得准最先呈請者註冊。其在同日呈請者，非經各呈請人協議妥洽，讓歸一人專用時，概不註冊。

第四條 本法施行前以善意繼續使用五年以上之商標，於本法施行後六個月以內，依本法呈請註冊時，得不依第二條第五款及第三條規定之限制，准予註冊，但商標局認為必要時，得令其將形式或使用之地位加以修改或限制。

第五條 同一商人於同一商品使用類似之商標，得作為聯合商標呈請註冊。

第六條 外國人民依關於商標互相保護之條約欲專用其商標時，得依本法呈請註冊。

第七條 因商標註冊之呈請所生之權利，得與其營業一併移轉於他人。

承頂前項之權利者，非呈經更換原呈請人之名義，不得以之對抗第三人。

第八條 凡在中華民國境內無住所或營業所者，非委託在中華民國境內有住所或營業所者為代理人，不得為商標註冊之呈請及其他程序。並不得主張商標專用權，或關於商標之權利。

前項代理人除有特別委託之權限外，於本法及其他法令所定關於商標之一切程序及訴訟事務，均代表

本人。

第九條 前條代理人之選任更換，或其代理權之變更消滅，非呈經商標局核准註冊，不得以之對抗第三人。

第十條 商標局於商標有關係之代理人認為不適當者，得令更換。

代理人既令更換後，商標局得將其關於商標所代理之行爲作爲無效。

第十一條 商標局於住居外國及邊遠或交通不便之地者得以職權或據呈請延展其對於商標局所應爲程序之法定期間。

第十二條 凡爲有關商標之呈請及其他程序者，延誤法定或指定之期間時，其呈請及一切程序，得作爲無效，但認爲確有事故窒礙時不在此限。

第十三條 凡聲明事由呈請關於商標之證明圖樣之摹繪及書件之查閱或鈔錄者，商標局除認爲須守秘密者以外，不得拒絕。

第十四條 商標自註冊之日起，由註冊人取得商標專用權。

商標專用權以呈請註冊所指定之商品爲限。

第十五條 凡以普通使用之方法而表示自己之姓名、商號或其商品之名稱、產地、品質、形狀、功用等事者，不爲商標專用權之效力所拘束，但自商標註冊後，以惡意而使用同一之姓名商號時不在此限。

第十六條 商標專用期間自註冊之日起以二十年爲限。

依第六條所定以外國註冊之商標呈請註冊者，其專用期間以該註冊國原定之期間爲準，但不得逾二十年。

前二項之專用期間，得依本法之規定呈請續展，但仍以二十年爲限。

第十七條 商標專用權得與其營業一併移轉於他人，並得隨使用該商標之商品分析移轉，但聯合商標之商標權不得分析移轉。

第十八條 商標專用權之移轉，非經商標局核准註冊，不得以之對抗第三人，其以標商專用權抵押時亦同。

第十九條 商標專用權除得由註冊人隨時呈請撤銷外，凡在註冊後有左列情事之一者，商標局得以其職權或據利害關係人之呈請撤銷之。

一 於其註冊商標自行變換或加附記以圖影射而使用之。

二 註冊後並無正當事由迄未使用已滿一年或停止使用已滿二年者。

三 商標權移轉後已滿一年，未經呈請註冊者，但因繼承之移轉不在此限。

前項第二款之規定於聯合商標仍使用其一者，及以兼在外國註冊之商標於註冊國已使用或未停止使用者，不適用之。

商標局為第一項所定撤銷之處分，應於先期六十日以前示知，商標專用權者或其代理人。因受第一項所定撤銷之處分有不服者，得於六十日內依法提起訴願於農商部。

第二十條 商標專用期間內廢止其營業時，商標專用權因之消滅。

第二十一條 商標專用或其專用期間續展之註冊，違背第一至第五條之規定者，經商標局評定作為無效。

第二十二條 商標局應備置商標簿冊，註錄商標專用權或關於商標之權利及法令所定之一切事項。

凡經核准註冊之商標，分別註錄之於商標簿冊，並發給註冊證。

第二十三條 商標局應刊行商標公報，登載註冊商標及關於商標之必要事項。

第二十四條 商標專用或其專用期間續展之註冊，應由呈請人於呈請時照繳規定之註冊費，但經商標局核駁時，應發還之。

第二十五條 呈請註冊者，應就各商品之類別，指定其所使用商標之商品。

前項商品之分類方法，另以施行細則定之。

第二十六條 商標局於有呈請商標專用或其專用期間續展之註冊時，由審查員審查之。

審查後認為合法者，除以審定書通知呈請人外，應先登載於商標公報，俟滿六個月別無利害關係人之異議，或經辨明其異議時，始行核准。

第二十七條 商標呈請人對於核駁有不服者，自審定書送達之日起，三十日以內得具不服理由書呈請再審查。

對於再審查之審定有不服時，得依法訴願於農商部。

第二十八條 左列事項得由利害關係人請求評定。

一 依第二十一條規定其註冊應無效者。

二 應認定商標專用權之範圍者。

違背第一條或第二條第一至第六款規定其註冊應無效者，審查員得請求評定。

註冊之商標違背第二條第七款第八款第三條至第五條規定者，自登載商標公報之日起，已滿三年時，概不得請求評定。

第二十九條 請求評定時，應呈請求書於商標局，凡關評定事項各當事人所呈之書狀，商標局應鈔示對手人，令依

限具書互相答辯，並得發詰問書令之陳述。

第三十條 評定依評定委員三人之合議以其過半數決之。

評定委員由商標局長就各該事件指定之。

評定委員於該事件有利害關係或向曾參與者，應行迴避。

第三十一條 評定得就書狀評決之，但認為必要時應指定日時，傳集當事人口頭辯論，關於評定之各當事人延誤法定或指定之期間時，評定不因之中止。

第三十二條 關於評定事件有利害關係者，得於評定終結以前呈請參加，其准駁應詢問當事人併由評定委員合議決定之。

參加人爲關於評定之行爲與其所補助當事人之行爲相抵觸者無效。

第三十三條 對於評定之評決有不服時，自評定書送達之日起三十日以內得請求再評定，其一切程序適用關於評定之規定。

第三十四條 對於再評定之評決有不服時，得於六十日以內依法提起訴願於農商部，對於前項訴願之決定有不服時

，以其決定違背法令爲限，得依法提起行政訴訟。

第三十五條 關於商標事件經評定之評決確定後，無論何人不得就同一事實及同一證據請求爲同一之評定。

第三十六條 關於商標專用權之事項有提出民事或刑事訴訟者，應俟評定之，評決確定後，始得進行其訴訟程序。

第三十七條 凡非營利事業之商品，有欲專用標章者，須依本法呈請註冊。

前項之標章，準用關於商標之規定。

第三十八條 商標註冊費及其他關係商標事件應繳之公費，其數額於施行細則定之。

第三十九條 犯左列各款之一者處一年以下之徒刑，或五百圓以下之罰金，並沒收其物件。

一 使用他人註冊商標於同一商品或使用附有他人註冊商標之容器包裝等於同一商品或以此種商品交付或販賣者。

二 意圖令人使用於同一商品而以他人註冊商標或以附有他人註冊商標之容器包裝等，交付或販賣者。

三 意圖自行使用或令人使用於同一商品，而偽造或仿造他人之註冊商標者。

四 以偽造或仿造之註冊商標使用於同一商品，或意圖令人使用於同一商品，而以之交付或販賣者。

五 以使用偽造、仿造、商標之同一商品交付或販賣者。

六 以使用與他人註冊商標相同或近似之商標之商品、交付販賣或意圖交付販賣而自外國輸入者。

七 關於同一商品以與他人註冊商標相同或近似之商標，使用於營業所用之廣告招牌單票及其他交易字據者。

前項第一第二款及第五第六款交付或販賣之罪，其意圖交付或販賣而持有之者，亦同第一項各款之罪，須被害人告訴乃論。

第四十條 犯左列各款之一者，處六個月以下之徒刑或二百圓以下之罰金。

一 以詐欺取得商標專用權者。

二 以未註冊而冒稱註冊之商標使用於商品，或以此種商品交付販賣或意圖交付販賣而持有之者。

三 以未註冊而冒稱註冊之商標表示於營業所用之廣告、招牌、單票及其他交易字據者。

第四十一條 依第三十九條應沒收之物件於判決前，經被害人之請求，得估計相當價值宣告交付被害人。

被害人之損害額超過前項交付物之估價時，其不足之數，仍得訴請賠償。

第四十二條 證人、鑑定人及通譯對於商標局及其囑託之行政或司法官署爲虛偽之陳述者，處六個月以下之徒刑，或二百圓以下之罰金。

犯前項之罪者，於該案之審定或評定以前自白者，得減輕其刑罰或免除之。

第四十三條 依第三十九條至四十二條所定關於商標之罪罰及賠償損害，其審理及執行關於外國人民時有條約特別

規定者，依現行條約辦理。

第四十四條 本法自公布之日施行。

依附曹錕參議員張端提議迅速組織大總統選舉會，選舉大總統、副總統。

參議員張端以近一年來時局狀況愈趨糾紛，統一時期毫無希望，外債愈積愈重，推其原委，在於中央政府式微，無力統馭。如今總統任期長短已不成問題，主張咨請衆議院迅速共同組織大總統選舉會，選舉強有力的大總統（按：指曹錕）以撐持時局，挽救國家。其議案原文如下：

「查大總統選舉法第二條，大總統由國會議員組織總統選舉會選舉之。現在法統恢復將近一年，時局狀況愈趨糾紛，統一時期毫無希望，外債愈積而愈重，軍費愈增而愈多，司法罷工、軍警索餉、使館有絕糧之虞、部員有枵腹之歎、搜括之密及於風雀，抵押之窮及於衙所。外省坐視而不援，強帥勒兵而催欠，收入被截，支出無節，日日闊窮，遑言制憲。憂大厦之將傾，嗟噬臍之難免，揆厥原因，均由政府式微，無力統馭，解款均被截留，收入亦爲悉索。軍人恣肆，爲所欲爲。此外機關悉爲向隅，借債爲國會不許，墊款起軍閥之交訐，無款不能維持，有款亦難分配。中央至此實水盡山窮之時，同人於此亦當爲改絃更張之計。夫專制政府，權操君主，共和國體，責在國會。

中華民國十二年 五月三日

五六三

中華民國十二年 五月三日

五六四

行政首長由國會選舉負責，閣員經國會同意，國會果能運用得其方，政府自能舉措得其當，再四思維，國家至此，非擇一強有力行政首長，使之撐持時局不為功。其強有力之程度，以能控制最多省分者為適當，蓋中樞險象，在於破產。中樞破產，各省崩潰，此理甚明，不待贅言。各省固多明達之人，豈獨昧此淺近之理。祇以利令智昏，祇圖私利，不暇公益，祇顧眉睫，不見高遠。任中樞之破產而不為一援，瘡口吮音，充耳無聞，我輩居國家最高之機關，有改造政府之職權，優游坐視，豈能無罪。現任大總統恬淡自守，謙德為懷，辭職之書，早達兩院，任期長短，毫無問題。國會於選大總統後，即於大會中議決，准其辭職，即已解決，杞人之憂天，墜簪婦之懼周隕。時急勢迫，不能緘默。謹陳意見，請大會即日公決，咨眾議院，請其可決，刻日開會，共籌辦法，是否有當，請大會公決。

(註八)

阿富汗代表到北京商恢復關係。

阿富汗國代表帕拉塔普到北京，與北京政府外交部商恢復中、阿歷史上關係事。(註九)

註一：黨史會藏原稿。

註二：同註一。

註三：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第五冊，頁三〇。

註四：「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公報」，第十號，大元帥令。

註五：「政府公報」第二五六六號。

註六：「東方雜誌」第二十卷，第十一號，頁一三三。

註七：同註五。

註八：民國十二年五月四日「順天時報」。

註九：同註六，頁一三一。

四日 孫大元帥令撤消八邑綏靖處，任周之貞為中央直轄廣東討賊軍第二師師長。

本日孫大元帥令四邑兩陽香順八屬綏靖處着即撤消，並着將該處所駐各縣之隊伍，悉調赴前敵。次日，又令免該綏靖處處長周之貞職，調任為中央直轄廣東討賊軍第二師師長。（註二）

北京政府代理教育次長沈步洲因經費困竭，無法應付，稱病請假。

沈步洲自三月一日受命代理教育次長職務，近以經費竭蹶，籌款困難，於上月二十六日稱病請辭。其辭呈曰：

「呈為懇辭代職事：竊步洲承乏代理教育次長，倏已兩月，汲深綆短，籌補艱虞，近以經費竭蹶，秉承總長籌措應付，昕夕不遑，夙有怔忡之疾，因之復發，雖欲勉強自效，實屬力不從心，惟有仰懇大總統俯鑒微忱，准予免去代理教育次長之職，俾得安心調治，以免隕越。所有因病懇辭代職緣由，理合恭呈鈞鑒，伏乞裁奪施行。謹呈大總統，代理教育次長沈步洲。」（註三）

本月三日，奉批：「該次長贊襄部務，得力良多，尙望免為其難，勿萌退志。」沈步洲遂繼續視事。旋因教育部職員及各大學教職員索薪孔亟，應付困難，乃於本日以身體不適為辭，呈請給假二十日，俾資休養。其呈曰：

「為呈請給假事：竊步洲前因舊疾復發，呈懇解除代理教育次長職務，頃奉溫諭慰留，自應仰體鈞意，力疾視事。特是日來籌措經費，備極勞頓，怔忡加甚，寢饋難安，療養稍疏，將成痼疾，雖欲勉強自效，殊苦綿力不勝，惟有仰懇大總統俯准給假二十日，俾資休養，一俟所患稍痊，即當繼續任事，以副鈞座殷殷慰勉之意。所有因病乞假緣由，理合呈懇裁奪令遵。謹呈大總統，代理教育次長沈步洲。」（註四）

至本月十日黎元洪總統始批令准予給假。（註五）

北京學生舉行「五四紀念」再起驅彭運動，彭允彝向法庭控告蔣夢麟等。

北京學生本日舉行「五四紀念」，再起驅彭運動，並結隊搗毀北京政府教育總長彭允彝住宅。彭向法院控告北大教職員蔣夢麟等主使，蔣等亦控彭誣陷。（註六）

據警署報告此事件發生之情形如左：

「今日（即四日）下午三時餘，有北大學校教職員等約有五六十人，擁至本境丁章胡同教育總長住宅，因總長未在家，門戶已閉。該校教職員等不由分說，竟有多數之人打門，巡官詢問，答因學校經費及薪水未發，到此討索等情。當即勸諭，今因總長不在家，請諸位到教育部聽候辦法，竟自不聽，後有多人用手杖將該宅臨街玻璃窗戶打破五六扇，車門已被拆毀，並向院內拋擲磚塊，勢極猛烈，後經該代表招聚多人，稱到國務院找總長，如無着，再來，遂蜂擁散去。當即強索該代表名片一紙，已將此等情形電報本署在案，理合先行報告。謹呈。」（註七）

又據檢察官王起榮勘驗筆錄云：

「勘得丁章胡同路南彭宅，臨街車門東扇下半段，有由外將門帶擊折損壞。又臨街北房四間最東第一間窗戶，東扇下面玻璃擊破一塊，又次東一間窗戶東扇下面玻璃擊破二塊，及西扇窗戶下面玻璃擊破一塊，又次東一間窗戶玻璃西扇下面擊破一塊，車門、院內及客廳院內，落有拋擲破磚數塊，又東廂房南牆外根下，落有拋擲破磚一塊，再車門被擊之處，由外查看有窟窿大小三個，由內查看有碎木片大小五塊。據被害人聲稱係用鐵棍向內戳成等語。合併聲明。」（註八）

註一：「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公報」，第十號，大元帥令。

註二：民國十二年五月六日「順天時報」。

註三：「政府公報」第二五六號。

註四：同註二。

註五：「政府公報」第二五七三號。

註六：民國十二年五月五日「順天時報」。

註七：同註六。

註八：同註六。

五日 中央直轄滇軍第二混成旅旅長胡思舜上電孫大元帥，報告戰績，克黎洞、連江口。

中央直轄滇軍第二混成旅旅長胡思舜本日上電大元帥，報告與逆軍作戰情形，謂已克黎洞、連江口，正向英德追擊逆軍，取韶石指顧間耳。電云：

「沈逆軍自被我軍打潰後，思舜奉楊總司令命令爲先遣追擊包圍，卽率部跟踪緊追，業於微日未刻，克復黎洞。西刻克復連江口。初黎洞前方有一山洞，曰大廟峽，右依絕嶺，左扼北江。北兵以三四千之衆，憑高據險，死力抗拒。正面既憚敵火之猛烈，右翼復畏崎嶇之跋涉，稍施奇兵，勢成下迫，於是山洞之敵不得不退守白鵝頭矣。白鵝頭聳崎江邊，屏障數里，鳥爲怯翼，水作迴漩，既無船隻可渡，亦只攀藤是事，將士之汗，遙疑驟雨，槍砲之聲，響徹深壑，局部紆回，後方足慮，於是敵又不得不向英德潰退矣。思舜乃率隊沿鐵道直迫於前方，各地民團兜截於兩翼，北兵爭先乘車而遁。桂軍落後，漫山潰逃。沿途繳械，遍野傷亡。興言及此，良用惻然。惜沈逆聞風預逃，殊爲恨事。然發蒙振落，韶石亦指顧間耳。除明日仍向英德跟踪追擊外，謹此電聞。」（註一）

廣東省議會發出通電，請孫大元帥重組政府，以奠大局。

本日，廣東省議會議長鄭里鐸以議長身份發出通電，要求孫大元帥重組政府，召集國會，以奠大局。其電曰：

「（銜略）：公鑒：粵自陳炯明出走，沈鴻英秉承吳岑密命，隨聯軍入城，所有形勝地點，重要機關，皆先派隊侵佔，識者早知其不懷好意，江防司令部變故發生，則其叛跡益彰，當時沈軍在粵不過三數千人，本不難一舉撲滅，惜當局者過事優容，欲以信義感彼頑兇，弭銷烽火於無形，遂使其留桂部隊從容東出大庾，北軍改裝入韶，一

中華民國十二年 五月五日

五六七

中華民國十二年 五月五日

五六八

且變起蕭牆，倉皇應敵，槍彈彌漫於珠江，血肉橫飛於嶺表，宋襄之仁誰實爲之，是不能不求所以自解也，我孫大總統手創民國正統，所在徒以謀和心切，故僅以大元帥名義，統馭各軍，藉促和平統一，不圖北廷怙惡不悛，倒行逆施，既以一格僞令，搗亂吾粵，復唆沈逆稱兵殘害吾民，是其破壞和平，欲以武力征服西南，昭然若揭，況以恢復國會爲名，而護法議員反被擯於院外，護法事業亦未成功，媚外自保，斷喪國權，尤爲國人所共棄，際此內患外侮，相逼而來，非有正式政府，不足以圖挽救，粵省爲護法根據地，粵民爲護法中堅分子，民國六年孫公躬率艦隊與國會議員南來，省議會首先發電歡迎，以表示粵民心理，今本會同人多離省避亂，一時未能開會，鑒謹代表粵民，進請我大總統當機立斷，重組政府，執行職權，召集國會，伸張民意，用竟護法救國之責，大局幸甚，國家幸甚，廣東省議會議長鄭里鐸叩。歌印。」（註二）

北京政府任命楊樹莊署海軍練習艦隊司令。

北京政府令：海軍練習艦隊司令楊敬修另有任用，應予免職。任命楊樹莊署海軍練習艦隊司令。

（註三）

楊樹莊，字幼京，福建省閩侯縣人。

北京政府公布整理內外債委員會章程。

自去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英、法、美、日向中國提出整理外債覺書後，國內公債債權人大起恐慌，羣起要求整理內債。北京政府財政部，在內外債交逼之下，極爲狼狽，遂有整理內外債之計劃，爲清理內外債額，籌議整理方法起見，乃設立整理內外債委員會。本日公布整理內外債委員會章程，共十二條，條文如左：

第一條 政府爲清理內外債額，籌議整理方法起見，設立整理內外債委員會。

第二條 本委員會設委員長一人，由大總統特派，副委員長二人，由大總統簡派。

第三條 本委員會委員以左列人員充之。

外交次長一人，

財政次長二人，

交通次長一人，

稅務處會辦一人，

審計院副院長或廳長一人，

財政部公債司長一人，

公債局一人，

由委員長遴選諳習財政人員呈請大總統簡派十二人。

第四條 本委員會得聘任富有財政學識經驗之人員，為顧問諮議。

第五條 本委員會得令中外債權人酌派代表若干人出席，或用書面陳述意見。

第六條 本委員會設秘書若干人，由委員長遴派，承委員長副委員長之命，掌理本會一切機要文件事宜。

第七條 本委員會設事務長一人，事務員若干人，由委員長派充，承委員長副委員長之命，分別辦理本會文牘

、會計、庶務、議事、清檔、核算各科事務。

第八條 本委員會因繕寫及襄理雜務得酌用雇員。

第九條 本委員會會議規則及辦事細則另定之。

第十條 本委員會開支經費由委員長編製預算提出國務會議議決，交財政部按月撥發。

第十一條 本章程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之。

第十二條 本章程自公布日施行。」（註四）

附錄：徐廣德：內外債之類別及其整理計畫（註五）

我國今日情狀，真如百孔千瘡，無從補起；而最感困難者，尤為財政問題。譬如舊家衰落，負債纍纍，主持家

中華民國十二年 五月五日

五六九



務者祇知東挪西湊，寅吃卯糧，斷未有不破產者。然一家破產，使有賢子孫出，尚有恢復門庭之希望。若國家而破產，則挾債權以臨我者皆為外國人，主權土地，儘量瓜分，而吾民乃真陷於萬劫不復之境矣。然則當此存亡絕續之交，安可不集全國智能，求得一澈底辦法，以期挽此劫運哉？斯篇意旨，即在備留心國事者作參考之資料，舉一漏百，殆所難免，尚希讀者諒之。

(一) 外債之類別

我國外債，三十年來，日積月增，本已無從計核；加以近數年來，政潮起伏無常，中央財政多未公開，債款之真相，更無從探悉。所可言者，我國現負外債總額，當在國幣十二萬萬元以上；而鐵路借款，尚未計算在內也。此十二萬萬元外債，可別為有確實擔保品，與無擔保品兩類。其中有擔保品之外債，約占九萬萬元以上。外債上所謂確實擔保品，厥有三種：一關稅，二鹽稅，三鐵路收入。先就關稅一項言之。關稅之用作外債擔保品，在前清同光之間，已有先例可尋；然正式開端，當在甲午中日戰爭一役。當時我國因軍事需要，及戰後賠款庫平銀二萬五千萬兩，乃向俄法借款四萬萬佛郎，——即一八九五年四釐息金款，其期限為三十六年；英德借款一千六百萬鎊，——即一八九六年五釐息金款，其期限亦三十六年；英德續借款一千六百萬鎊，——即一八九八年四釐五息金款，其期限則四十五年；所有本息，均逐年由關稅淨收入項下提撥，歸總稅務司管理。次則為庚子拳亂八國賠款。總額為庫平銀四萬萬兩，分四十年本息清償，（按近以我國參預歐戰關係，德、奧、俄諸國賠款，已完全取消，其他各國賠款，一律延付五年。）由關稅淨收入項下直接提交。以故我國每年關稅收入，須儘先供甲午庚子兩役賠款之用，總稅務司握有分配之全權，有餘則謂之關餘，方可由政府挪用。此關稅作為外債擔保品之大略也。次論鹽稅，以上所述各項外債暨庚子賠款，曾將鹽稅列入第二擔保，付償到期本息。惟關稅收入，二十年來，隨商務之自然增加率，已增收數倍，儘足以付上項外債之本息，故第二擔保品實際上毋須應用。鹽稅在事實上正式指定為外債擔保品者，當為民國元二年間之兩項外債：——元年英國克利斯浦公司之五百萬金鎊借款，二年英、德、俄、法、日之二千五百萬金鎊五國善後借款。前款本息分四十年清償；後款分四十八年攤償，起首十年祇付息金，後三十八年本息兼付。兩款本息，每年均由鹽稅收入項下按月直接提交，歸鹽務署總稽核所洋會辦保管分配，有餘則謂之鹽餘，方

得提作別項用途。復次則爲以鐵路收入作擔保品之外債。我國鐵路，約而言之，可分三類：用外資建築，歸外人管理，如昔之中東，今之南滿及雲南鐵路等是；用內國資金建築歸國人自辦者，如京綏路是；借外資建築歸政府管理，爲我國已成三十餘幹線，除上述數路外，均可歸入此類。大抵用外債造成各路，不外將本路資產及收入作擔保，並由工程司洋帳房監理清償本息辦法，故債務穩固，不致發生問題。其一般人認爲本息無着之鐵路外債，實多指未成各路所借之款而言，——如湖廣鐵路借款，濟順高徐借款，及滿、蒙、回路借款等皆是。其性質雖有不同之處，要皆未能以鐵路收入作擔保品，則爲共同之缺點也。

(一) 內債之類別

上節所述，依債務上擔保品之不同，以定外債之類別也。尙有無擔保品之各項外債，暫且置而勿談，請先就各項內債之較有確實擔保品者，分類述之。一爲稅務司直接管理者：有(一)三年六釐公債，(二)四年六釐公債，(三)十一年八釐公債。三年六釐，票額二千四百萬元；四年六釐，二千五百萬元；十一年八釐，一千萬元；本息基金，均劃歸已取銷之德、奧、俄三國賠款擔保。二爲整理案內各項內債：有(一)八釐軍需，(二)五年六釐，(三)七年長期，(四)整理六釐，(五)整理七釐，(六)九年金融等票額總計，當在國幣二萬萬元以上。查整理公債還本付息，每年約需國幣二千四百萬元，民國十年三月，政府規定辦法三端：(一)由鹽稅收入項下，每年撥付一千四百萬元；(二)由於酒稅收入項下，每年撥付一千萬元；(三)由關稅項下，每年撥付外債暨庚子賠款，以及三四年公債應需之款外，若有餘款，悉數撥充整理公債基金之用；所有保管基金辦法，歸總稅務司執行。三爲十一年九千六百萬短期公債，分八年償還本息，歸新增關稅切實抽五收入擔保；在增抽關稅未實行以前，暫歸鹽餘擔保。各項內國公債之大略情形如是。

(二) 內外債應付本息一覽表

今就以上所述各項內外債之有確實擔保品者，參照法國顧問寶道氏所上財政債務意見書錄其債務本息一覽表於此，以便讀者參考。其中庚子賠款，因德、奧、俄部份，已經減除，照原數折半計算。原表並未將關、鹽兩稅擔保分列，今由作者略加更動。

中華民國十二年 五月五日

年 度

外 債

內 債

五七二

關稅項下

鹽稅項下

單位：千元

	俄法 借款	英德 借款	英德 續款	庚子 賠款	克利斯 浦洋款	善後 借款	三年 公債	四年 公債	五年 公債	七年 公債	整理 公債	十一年 公債
民國十二年	八、三六六	九、五三三	八、二七七	一八、三七〇	二、一五〇	三、五〇〇	三、五〇〇	五、七〇〇	一、二二五	二、七〇〇	二〇、四五五	二、七六〇
十三年	八、三六六	九、五二三	八、二七四	一八、三七〇	三、二二三	一五、〇〇〇	六、〇〇〇	—	一、二二五	二、七〇〇	一九、六六七	二、六〇〇
十四年	八、三六六	九、五〇五	八、二七〇	一八、三七〇	三、二二三	一五、〇〇〇	三、〇〇〇	—	一、二二五	二、七〇〇	一九、八六一	二、四〇〇
十五年	八、三六六	九、四九七	八、二六七	一八、三七〇	三、二二三	一五、〇〇〇	—	—	四、二五一	二、七〇〇	二二、六四四	二、二八〇
十六年	八、三六六	九、四八九	八、二六三	一八、三七〇	三、二二三	一五、〇〇〇	—	—	七、〇九六	三、七〇〇	二二、七二八	二、二二〇
十七年	八、三六六	九、四八〇	八、二五九	一八、三七〇	三、二二三	一五、〇〇〇	—	—	六、七一〇	七、二二三	二二、〇九五	—
十八年	八、三六六	九、四七〇	八、二五五	一八、三七〇	三、二二三	一五、〇〇〇	—	—	三、二一〇	六、八六一	二一、四六三	—
十九年	八、三六六	九、四六〇	八、二五〇	一八、三七〇	二、二二三	一五、〇〇〇	—	—	—	六、五九三	一〇、八三一	—
二十年	八、三六六	九、四五〇	八、二四六	一八、三七〇	三、二二三	一五、〇〇〇	—	—	—	六、三三三	—	—
二十一年	—	九、四四〇	八、二四二	二六、五〇〇	三、二二三	一五、〇〇〇	—	—	—	六、〇五二	—	—
二十二年	—	—	八、二三六	二六、五〇〇	三、二二三	一五、〇〇〇	—	—	—	五、七八三	—	—
二十三年	—	—	八、二三二	二六、五〇〇	三、二二三	一五、〇〇〇	—	—	—	五、五二二	—	—
二十四年	—	—	八、二三五	二六、五〇〇	三、二二三	一五、〇〇〇	—	—	—	五、二四三	—	—
二十五年	—	—	八、二三〇	二六、五〇〇	三、二二三	一五、〇〇〇	—	—	—	四、九七三	—	—

[illegible]

依上列表中數目言之，內債部份，於民國二十六年份，可悉數償清。外債部份，由關稅擔保者，首列三項，在民國三十二年可清；次則庚子賠款，民國三十四年爲末次付款期；以鹽稅擔保者，克利斯浦洋款，償清當在民國四十一年；善後借款，則在民國五十年也。從可知關鹽兩稅與內外債務關係之密切；債務償還一部份，關鹽兩稅放鬆一部份。以故債務雖多，尚有軌轍可循；不若其他部份債務，本忌無着，莫知所措也。

中華民國十一年 五月五日

四 無確實擔保品之債務

民國十一年來，中央財政，從來公開，各項債務，絕少有統系的報告。去歲財政部雖有財政部欠各項內外債款一覽表之公布，國人對於我國財政近況，略知其底蘊，然中央債務，本身亦未歸劃一；近數年來，債項歸交通部經手者，爲數甚鉅，且其來源及用途，外間均難明真相，無從討論。所可言者：無擔保品之外債，現負數目在四萬萬圓左右，——其中包括一部份鐵路借款，內債之無確實擔保品者，並十一年度九千六百萬元短期公債計算在內，當在國幣三萬萬元以上。而欠薪欠餉兩項，尙未計及也。且年來因種種關係，中央財政，收支不敷，常在國幣一萬萬元以上。卽就維持本身政治生活而言，經費亦日見竭蹶，遑論整理內外債務。故近來政治上之變故，雖有種種原因，而財政問題，實爲其最大之難關；各方面種種糾葛，亦以財政問題爲最難解決。至去歲駐京使團提出整理外債之警告，而中國破產之期，遂迫於眉睫矣。

(乙) 外交團之警告及其所生之影響

此項警告之由來，實因多種無確實擔保品之外債，到期本息無着，——若湖廣鐵路借款，菸酒借款等；在日本方面，又因寺內閣時代之各種借款，皆累次積欠本息甚鉅。公使團因各該國債權人之催促，遂於去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正式提出警告，致我國政府，略謂：『中政府不注意於外債之整理，致中國政府之信用，在英、法、美、日各國之金融市場，頓形低落，公使等爲擁護本國債權，深盼中國政府，從速整理外債，以維信用。今值關稅實現值百抽五改訂稅則實施之機會，關稅有增加之希望，應由中國政府以增加後之關稅，作整理外債之用。』因此項警告，又引起內國公債基金搖動之恐慌。請先言整理項下各項公債基金。據此項公債基金，分爲三部：第一部爲關稅，第二部爲鹽餘，第三部爲菸酒收入。然在實際上第二第三部份基金，早已落空。整理項下各項公債，所以尙能維持信用者，徒以總稅務司對於關稅收入，有指撥調用之全權；除償付外債暨庚子賠款外，儘量撥付整理公債之本息耳。今執票人方希望值百抽五實行後之新增關稅，作鞏固整理項下各債基金之用，而外交團乃欲用以整理外債，此其意見之相衝突者一也。次言十一年度九六公債。此項公債基金，亦規定以實行值百抽五之新加關稅爲擔保，此與外交團之意見相衝突者二也。故總稅務司安格聯，因京津滬各埠商會銀行公會等團體，電請維持各項公債基金原案，提出

意見書，略謂：『清償各項債務，其唯一正當辦法，厥維嚴守優先權之原則。迄今所有關稅收入，作爲擔保之各項債務，按照優先權成立之次序：（甲）用關稅擔保之外債，（一）一八九五年四釐息金款，（二）一八九六年五釐息金款，（三）一八九八年四釐五息金款，（四）庚子賠款，（五）一九一三年善後借款；（乙）用關稅爲擔保之借款：（一）三年內國公債，（二）四年內國公債，（三）整理案內各項公債，（四）九六公債。照本年度情形，切實抽五新增關稅，可增收一千萬圓。若中政府不再先違背優先原則，由關稅項下提撥行政費，則以上內外各債本息，本年度不慮落空。惟九六公債本息一項，不能負責擔保。至於外交團提議擬移內國公債基金抵付積欠外債之主張，按照優先權之原則，實不能成立』云。此爲安格聯最近之宣言，即駐京使團警告整理外債後表示之態度也。

（四）各項整理計劃之經過

外交團提出整理外債覺書後，吾國財政界方漸加注意；如財政會議籌辦處及財政討論會兩機關，均因國務院之諮詢提出整理國債辦法。籌辦處所擬辦法，大致分爲兩項。甲項關於內債者：（一）上年財政討論會議決整理案內各項內債基金，由稅司安格聯隨時在關稅內撥付一案，本以上年年終爲止，現在應請稅司繼續前議辦理。（二）現在實行值百抽五所增關稅，應一律先撥充內債基金，並九六公債基金。乙項關於外債者：（一）決定以二五附加稅。爲整理各項無確實擔保品外債之用。（二）在二五附加稅未實行以前，則增加之關稅，宜先儘內債，緩付外債。財政討論會亦提出整理國債具體辦法，與上述辦法大致相同。惟對於外債部分，該會意見：政府應從速催促各國履行華府會議議決案，在北京召集關稅特別會議，議加二五之附加稅，作爲整理各項無擔保品外債之基金。但九六公債及內國尚有無擔保品之債款，亦須在二五附加稅項下一併整理云云。時熊希齡亦有整理內外債務委員會組織之建議，略謂：『爲政府計，應先自行設立整理內外債委員會，搜集內外債案卷表冊，公同討論，清查數目，研究辦法。此會會員，應由外、財、交三部鹽務署總稽核所、稅務處、總稅司、審計院、中外銀行團、公債局各推代表組織之，庶得財政公開，中外咸知，通盤籌算，不受掣肘』云云。然因種種妨礙，政府迄未採行。此外在民衆方面，若全國商聯會，則有組織國債委員會之提議；上海總商會，則有理財裁兵制憲之通電。此皆整理計劃經過之大略也。

（五）結 論

中華民國十二年 五月五日

今日所提出之整理內外債計劃，不出以下數端：（甲）將所有內外債，不論有無其擔保品，劃併在一共同債務名義內，以關鹽兩稅，於酒稅，及他項收入之可靠者，作為共同擔保品，另發出一種新債券，以維信用。此種計劃，第一步先與已有確實擔保品之各項債務抵觸，其勢殆難實行。因打破優先權之次序，當然為債權者方面所不許也。（乙）向新銀團或單獨國方面，另舉一大批新外債，以清償各項無擔保品之內外債務，然後徐圖整頓財政，償還外國新借款項。不知各債權國，因我國各債，到期本息，屢次延宕，已覺受累不淺；且歐洲金融，自經過大戰以後，日見緊迫，自顧不暇，決無大宗新款借給我國之希望。故此項計劃，亦不易實行。（丙）另發大批內國公債，以期吸收國內資金，整理財政。此策中央政府正在計議籌劃中，然在事實上，其困難情形與再舉外債相同。鄙見以為：維持中央財政，在最近期間，對於已有擔保品之債務，自當嚴守優先權之原則；至無擔保品之內外債，則須由此後增加收入項下之關餘鹽餘設法擔保償還；並與債權方面磋商，將各債化零為整，期限化短為長，息金化重為輕。如能劃一辦法，謹慎將事，債務當可有悉數清償之日。蓋關鹽兩稅，收入頗豐，且將來增收之希望亦較確實：——關稅年來收入額，已近國幣八千萬元，本年度實行值百抽五後，可增收一千萬元；華府會議所允增加之二五附加稅實行後，又可增收三千萬元。（按二五附加稅，即由值百抽五增至值百抽七五，應由關稅特別會議內決定，本規定在華府條約實行後三個月內召集，今各國已有表示，非將附加稅整理外債，不能召集此會。）鹽稅年來收入額，在九千萬元左右，然除撥付外債息金外，為各省截留者，亦為數不小；此後中央如能從正本清源入手，將中央與各省所有收入，澈底劃分界限，絲毫不准混亂，一方面積極裁兵節餉，則中央政費，亦可獨立。按月鹽餘之由外國銀團放還者，概可用作未有擔保各項債務之基金。（按民國十一年度鹽稅淨收入為八千五百餘萬元，除撥付外債外，為各省扣留者三千餘萬元。）惟如何分配則尚待詳細之商榷耳。抑猶有不能已於言者：我國時至今日，各種內國公債不可謂不多，其市價參差不齊，不特影響我國財政信用，且時時足以引起社會各方面投機之心。其整理辦法，本篇上述各節，已論其大概。但鄙見尚以為用公債票充銀行紙幣準備金，在今日未始非維持內國公債之一種良善計劃。考近世銀行制度，大抵不出兩種情形：一、中央銀行制，全國銀行紙幣發行權，概歸中央銀行專利。二、國民銀行制，凡國內銀行依照發行紙幣條例所規定，得購政府公債票，作為發行額之十足準備金。前制為歐洲各國所取法，後

制則爲美國所創行，於維持內國公債，成效大著，共見共聞。我國在民國三四年間，銀行紙幣發行辦法，側重中交兩行，其餘概行取締，似乎取法單一發行制。及至今日，內國銀行及中外合辦各銀行，繼續取得紙幣發行權者，日見增加。若政府果有維持內國公債之決心，似可趁此時機，規定詳細辦法，使承受發行紙幣之銀行，購領公債票爲準備金。若果辦理得法，既可爲公債銷場闢一新路，又可維持各項債票市價於不墜，實屬一舉兩得之道。惟處理必須公正，債票種類之揀選，尤須審慎；否則反足妨害紙幣之信用，毋寧慎之於始之爲得也。

膠澳商埠督辦熊炳琦電請北京財政部令飭勿濫發輔幣，以維持青島金融。

青島市面輔幣充斥，價格日落，商民受虧影響甚大，膠澳商埠督辦熊炳琦本日電請北京財政部轉飭造幣廠勿濫鑄輔幣而維金融。電文如下：

「（銜略）昌密，據本埠商會呈，以輔幣充斥，價格跌落，商民受虧，皆由造幣廠折扣出售，及不能兌換大洋所致，請予設法救濟等情。查本埠金融，因輔幣跌價，半圓者尤甚。商民受損，係屬實情。因思輔幣之設，原以輔助正幣，數有畸零之用。是其使用之價格，應以正幣爲準則，法有專條，不得任意折扣，業經本署佈告在案。惟該商會所稱各節，究應有無其事，市上充溢之輔幣，能否請換主幣，應請轉飭該廠查明電復，以釋羣疑，而維金融。膠澳商埠督辦，熊炳琦。敬印。」（註六）

克門案依照美使所提條件辦理，察哈爾都統張錫元親向美使道歉。

美商克門於去歲十二月十一日與美國領事索考斌被張垣衛兵開槍射擊斃命，引起中、美交涉。本日上午十時，察哈爾都統張錫元特前往美使館正式道歉。美使舒爾曼氏代表美國公使親自接受道歉。克案大體解決。（註七）

註一：「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公報」，第十一號，頁三八—三九。

註二：民國十二年五月十七日「順天時報」。

中華民國十二年 五月六日

中華民國十二年 五月六日

五七八

註三：「政府公報」，第二五六八號。

註四：「政府公報」第二五六七號。

註五：「東方雜誌」第二十一卷，第九號，頁一九—二六。

註六：民國十二年五月八日「順天時報」。

註七：民國十二年五月六日「順天時報」。

六日 孫大元帥至三水慰問傷兵，蔣中正隨行。（註一）

中央直轄第二混成旅旅長胡思舜等再電報捷，進克英德。

滇軍第二混成旅旅長胡思舜、八旅旅長王秉鈞等，本日上電孫大元帥報捷，謂已將英德縣城完全克復，現正會師追擊前進。電云：

「上月卅日，沈逆全軍及北兵第九混成旅經我軍由軍田沿鐵路擊退，舜部進克連江口等處，節節勝利。於六日午，正追至翁源鐵橋附近，與敵接觸。沈逆鴻英親率李易標、沈榮光、李根雲及北兵第九混成旅鄧如琢等全部，並由韶關新墟前來之北兵第三混成旅高鳳圭全部，憑河據險，拼死力抗，鏖戰半日，將敵擊退三四里，連獲數陣地。前晚我第一師郭團增加作戰，敵愈不支，紛紛潰退，即於午後六時進克英德車站。舜部奪獲退管炮五尊，步槍五六百枝，鈞部奪獲退管大砲一尊，步槍三百餘枝，全部共獲槍炮子彈頗多，軍用品物無算，火車十餘輛，斃敵甚衆，俘虜北兵五六百名。逆軍向河頭韶關方面退卻。惟英德縣城尙有一步逆軍退據，當派隊進擊，於午後六時，將英德縣城完全克復，現正在追擊中。其小北江方面，亦由本軍第一獨立旅長何克夫親率所部，在體道地方截擊，由連江潰散之敵。計奪步槍百餘枝，火輪一艘。該隊擬由含光至英德會師，追擊前進，並聞。」（註二）

津浦路北上夜車在山東嶧縣臨城附近，遭土匪孫美瑤等搶劫，綁架乘客至匪巢抱犢崗勒贖，其中包括外國乘客二十餘名，案情重大，牽動外交，是謂臨城劫

車案。

昨日下午五點五十分，津浦路特別快車自浦口向北開行，本日凌晨二時五十五分，行至距臨城站約十公里離沙溝八里之處，爲土匪孫美瑤等率衆阻劫，火車機車、郵車、三等客車出軌傾覆，羣匪跳到臥車上打劫財物，綁架車上乘客，約計頭等車廂五十人，二等車廂九十三人，三等車廂一百六十七人。其中有外國乘客二十六人。除擊斃一名英僑羅斯門 (Joseph Rothman)，逃脫二十九人外，其餘悉被綁架至匪巢抱犢崗。

抱犢崗又名豹子谷，原名君山，爲山東嶧縣八景之一，高約二千五百尺，係泰山山脈之最高峯，儼如一大樹帽，山上良田約四百畝，有小泉一，蓄水池三，舊爲僧人居住，上山之徑僅有一條，險要處須攀援扒行，頗有一夫當關之勢。土匪孫桂枝、孫美珠、孫美瑤等據爲巢穴。

孫美瑤，號明亮，爲孫桂枝之侄，時年二十五歲。生於山東省滕縣之白庄，兄弟五人，美瑤最幼，故鄉人稱爲孫五。其長兄名美珠，號明甫，舊爲毛思忠之軍官，自毛軍解散後，回鄉度日，當地軍警屢擾其家，七八頃良田蕩然破產，美珠大憤，乃召集衆弟謂，與其爲民而爲官逼，誠不如索性落草，以與官抗，左右財產已空，日子亦不得過，舉此以征諸弟之志，二、三、四弟均答願出外謀生，獨孫（時年僅弱冠）奮然願隨美珠入山，因變賣餘產，得錢四五千元，將房舍焚燒，以五百與其妻崔氏（崔爲本縣望族，係崔翰林之姪孫女），告曰：嫁否由汝，不得志，今後勿相見也。時孫兄弟當以售產之數千元，招兵買馬，仿宋江之大興梁山，據豹子谷爲根據地。數月之內集聚亡命四千餘人，衆推美珠爲大都督，以孫美瑤與周天倫副之，此外郭琪才、褚思振等，分任各路司令。

民國十一年七月十五日，孫美珠在嶧縣附近地方，爲山東第六混成旅旅長兼兗州鎮守使何鋒鈺派隊擒獲，卽予槍決，梟首懸於津浦路臨城車站，號令示衆，並遍掛其屍像。匪衆復推孫美瑤爲總司令，周

天倫副之，並改名建國自治軍，厲兵秣馬，蓄意報仇。又以孫美瑤之堂兄名孫美松者，在附近落草，爲官軍包圍已近年餘，屢屢求救，勢頗危急。至是匪酋等徵得孫桂枝之同意，乃發動聳動中外聽聞之臨城劫車案。（註四）

臨城劫車案各股土匪首領共有三十六人，恰爲天罡之數，其姓名爲：原屬張敬堯部下者有褚思叢、郭其才、杜雲廷、郭五、孫美松、閻守聚、張傳德、王守業、劉守廷、李廷臣等十人；原屬張勳部下者有陳金升、王繼香、王如德、董福樓、胡先聖等五人；另二十一人是孫桂枝、孫美瑤、周天松、周虬龍、周天倫、孫玉乾、柏老太爺、趙德志、王文欽、郝三怪、閻振山、尹士興、朱朝聖、丁三、王孝禮、王守義、趙有、徐光西、戎換銀、徐鼻子、劉清源等。（註五）茲擇其要者介紹如下：

（一）孫桂枝 係孫美瑤之叔，與美珠等同時爲匪。係抱憤崗之寨主。所有該山之人票，均歸管理。此次因官軍圍困數月，水糧兩絕，故由其姪帶領各首領出此劫車之舉，以期稍解山中之圍。

（二）孫美瑤 係大桿首孫美珠之胞弟，行五，故小名孫五，孫本小康之家，又爲當地之紳董，於民國六年，因受土匪及官兵兩方之壓迫，遂亦挺而走險。當時由孫五首先發憤將自己房產焚去，以示爲匪之決心。孫美珠於去年七月十五，在西集被官軍擒獲被殺，匪部推舉孫五爲首領，其人年僅二十餘歲，性如烈火，不若乃兄之和平也。

（三）郭其才 於前清光緒三十三年，曾投入蘇州陸軍第四十五標充當兵士。退伍後又入山東防營，挾槍潛逃爲匪。於民國七年由張敬堯招撫，編爲連長。張敗，遂與毛思忠、栗鳳梧、郭安等服降王占元，駐紮武穴。後復於民國九年叛變，重理土匪生涯。其人現年約三十餘歲，性忠厚而具膽識，匪目中都認之爲皎皎者。

（四）周天倫與周天松係胞兄弟。天倫居三，向以賭博爲生活，天松行四，又名四圈把。於清末時爲匪，迄今十餘年，未嘗罷手。亦未嘗當兵，故匪中多信仰之。

（五）柏老太爺 係山祖，年齡最高之匪，現已六十餘歲，鬚髮皆白，其鼻因幼年染梅毒爛去，故又名缺鼻子。子名柏江，曾從事驅逐，民五時山東周繼之役，充吳大洲部下團長，故至今有老太爺之稱。

(六)周虹龍 係周天倫之本家堂叔，亦屬老匪，年亦六十餘歲，在匪中不甚出名。

(七)褚思叢 亦係山中老匪，年五十餘歲，民國七年，由張敬堯招安，編爲營長，張敗復理舊業，與孫桂枝同守抱犢崗，故稱爲二寨主。

(八)孫美松 係孫美珠之堂兄弟，曾充毛思忠部下稽查員。其人極刁滑，有事則逃，無事則回，故其匪性不若他匪之堅。

(九)劉守廷 (即漢漢六) 係抱犢崗之三寨主，爲人最猛惡。

以上九匪首各統數十人或百人，餘均係加入劫車案者，其外與該匪等通聲氣者，不在此數也。(註六)

是日上午二時，當該次列車開過沙溝站時，匪衆已將路旁之警拘禁，又將軌道偷拆一段。時值黑夜，未能辨明，幸司機靈敏，僅車頭及煤車出軌，餘車均無恙。惟當時車上旅客均在夢中，忽發生一劇烈聲音，車中物件亦隨之紛紛墜地，人人驚皇失措，探聽後知係出軌，當時車已停矣。乘客多在窗間出頭探望，忽而槍聲大作、彈如雨下，乘客紛紛縮頭伏地，槍聲起後，愈趨愈近及抵車前，匪人一擁而上。一部分搬運行李物件，一部分驅衆客下車，押解東行至山上匪巢。有一匪發令，各人務將車票保存，以待檢查。若遺失者，以頭等車票論。又令中西人分兩行排立，並以粗繩聯環繫手腕，一一問明姓名、車票、等級、載於簿上。聲稱三等客，每人二千元，二等客一萬元，頭等客三萬元，西人每名五萬元待贖。被綁架之外國乘客，除英僑羅斯門 (Joseph Rothman) 遭擊斃外，其他知其姓名者如下：

(Verea 夫妻) (Mussof 夫妻) (Miss Caralt) (以上義國人)

(A. L. Limmernan) (V. Hamovitch) (L. Firdeman) (J. A. Henley) (L. Solomon) (pingar 夫妻並二兒) (J. K. Powell) (Major and mrsallen and child) (Miss L. T. Aldrich) (Miss Kacadden) (Miss Schonbero) (Messrs F. & E. Elias) (以上美國人)

F. H. Day, (英國人)

中華民國十二年 五月六日

五八一

M. O. Bembe and T. Saphiere, (不明)

其他 Jacobseu, F. W. Pratt (夫妻)

Gensberger (法國人)

Hamovitch, 捕虜古免。(註七)

北京政府當日即獲知此劫車鉅案，尤以牽涉外國乘客在內，茲事體大，一時甚爲慌急，交通總長吳毓麟即急電各有關軍政首長，請迅予派隊會剿。電文如下：

「保定曹巡閱使、南京齊督軍、蚌埠馬督理、山東田督軍、熊省長均鑒：昨夜兩點五十分，津浦臨城站突來土匪千餘，拆毀軌道，北來特別快車，行至該站，機車、郵車及三等客車兩輛出軌，該匪等開槍擊死洋人一人，逃出六人，華人逃出二十三人，受重傷者二人，餘均被擄。牽動外交關係甚鉅，請迅予派隊會剿，並還被擄之人。無任焦急，盼禱之至。交通部吳毓麟、魚。」(註八)

附錄：一、順天時報論說：「津浦車遭劫之駭聞」(註九)

五日津浦鐵路突遭匪徒截擊，實爲前此未有之大事件。據傳死傷與被擄之人數，約計三百餘人，內中含有多數外人。當局宜盡全力以圖善後，固不待論，惟吾人因欲言其重大之所以，當考察其影響所及。查津浦線實爲中國最重要之交通線，威脅此交通線，即係橫斷中國之結果；從來南北二方雖有政治上之不統一，然交通毫無障礙；經濟及文化關係之南北流通，實足補政治上之不統一，而保存中國統一之形式。今津浦線既受如斯之威脅，則外人對於京漢、京奉諸線，亦皆不免發生不安之感，其結果當令中國實來分裂之端緒。至因外人被害而發生國際問題，自爲事勢所不免，且難保外人爲計此後之安全，對於鐵道管理法，不發生重大之要求也。

關於如斯之重大事件，自宜明辨責任而正厥罪狀。惟此次之責任，究在交通部耶？抑在直魯豫巡閱及副使耶？或在山東督軍耶？江蘇督軍耶？及關係各省部耶？據吾人所見，凡直接當保護責任而不能保護之當局及監督者，務

須問其責任，嚴重處罰。而關於今後之保護，尤宜速講辦法，完全保交通之安全，而掃除內外人士之不安。且此事非僅屬於津浦線，凡京漢，京奉及其他各線，亦須適用同一之保護方法，保障中國全體交通之安全，俾內外人士得以安然旅行焉。

傳聞匪徒有安武軍被裁兵士，是亦大應考慮者也。吾人迭次論及裁兵，均以慎重處置爲宜，曾謂裁兵實行以前，宜講授以職業之方法。所謂授職與裁兵，須同時並行；若無授職之法，莫如緩裁爲愈也。吾人此種論旨，匪特關於裁兵，即關於整理文官亦然。蓋漫然裁汰冗員，驟視之，似足節減國費，實則貽害社會甚大也。如此次之津浦匪變，事實上已證明此說非危言聳聽，是今後當局大應考量之點也。

從大體上而觀察，如此次之津浦匪變，其根本原因純在全國綱紀廢弛。一般官憲祇知營私舞弊，埋頭私爭，忘卻政治，並不顧慮國家與人民之利益所致也。再一方而觀，一般人民不知政治爲自身之權利義務，傍觀軍閥政客之私爭，而不諱劫除其弊害之方法所致也。縱有少數憂國之士，（或藉口憂國者）亦不着眼大局，祇拘泥於局部，不治根本，祇逐末節。於是其勢力不僅終於無益，且益令根本薄弱，遂不能不陷於枯槁之悲境。吾人常謂須銳意努力內政，即職是故也。一葉落而知天下之秋，吾人以爲此次之匪變，不能認爲津浦之特有原因而發生，乃認勃發如斯事變之可能性，全國各處均有之。若今後各方面陸續發生此種不祥事件，則國家勢必從根本而解體。故吾人乘此機會，特貢鄙見，切望當局速謀善後方策。

二、順天時報論說：津浦劫案與曹吳之責任（註一〇）

當茲政府國會埋頭私爭，不顧政治，國民亦爲一部分野心家所煽動，徒然喧囂外交問題，耽溺於恢復國權迷夢之時，竟發生津浦鐵路劫擄大案，暴露國內之混亂狀態，洵不能不謂爲諷示中國官民一大失態也。查此被害之旅客中，有多數外國人士，故外人方面關於本案，其非難已達極度。外國報紙異口同聲，主張關係本案之列國，須力謀適當手段，澈底究問中國政府之責任，以免將來再發生如斯之事變。即國內輿論亦力論政府國會埋頭私爭，各省督軍擁有多數軍隊，不能救平地方匪患，人民亦馳逐外交問題，絕不念及國家真正利害，遂致惹起此次事變，大損國家體面，而以爲將來最堪寒心之事，是皆欲力促官民之反省者也。

竊思去冬河南土匪猖獗之時，多數外人曾受生命財產之威脅，嗣既有張家口中國官民殺斃美人事件，復有青島官兵凌辱中國官民事件。今再發生臨城劫車大案，是無異確實暴露中國官兵終無保護外人生命財產之資格矣。故對於此次劫擄之案，如不能力講澈底之善後辦法。以保證此後外人生命財產之安全，則發生恢復國權論者最所忌惡之事件，亦可斷言其難免也。前日閣議席上對於此案，雖曾議決辦法，方查辦魯省軍民兩長，並將被害地方文武官吏撤任，他方力講救回被擄旅客之方法。然此不過一時之辦法，如欲確保此後外人生命財產之安全，則不可不改其本質，或令其覺悟保護安民之責任心，一方復下最大決心，確立根本剿匪之方針，以絕滅將來之匪禍。雖然，此決難望諸今日毫無能力之中央政府，祇有望諸保護安民之直接責任者。如各方巡閱使，並各省軍事長官，速自覺悟，以肩效重大責任，而免中國國際地位大受影響焉。

夫各巡閱使、督軍、督理或總司令，其唯一重要職責，原在保護安民。然若輩多將此項重大職責，付諸等閑，藉養兵以謀私利，或為自衛之利器，絕不顧念地方之安寧，其勢力強大者且藉統一美名，驅逐政敵，奪取地盤，致人民慘兵禍，益以多數敗兵變為土匪，危害各地之良民。是土匪之發生，多由於軍閥爭奪地盤所致也。試再就事實而觀，去冬豫省極形猖獗之土匪，多稱為趙倜部下，而趙倜部下之流為匪徒，純因直派奪取趙倜地盤所致。又如激起此次劫車事變之魯省土匪，亦多傳為龔被解散之新安武軍。而新安武軍之遭解散，亦多因直派爭奪權勢所犧牲。故直派首領曹、吳二氏，對於此次事變不可不負二重責任。專侵略外省，不能防其管轄內匪禍於未然，有曠職責，其一也。土匪發生時，不能補救之責任，其二也。若曹吳二使自覺此二大責任，則務宜拋棄從來之侵略主義以保護安民為天職。關於管轄內之匪禍，務宜根本剿滅，以保護內外人士，此後之生命財產免至再激起國際問題焉。

三、南雁：臨城土匪大掠津浦車（註一一）

五月五日由浦口北上開往天津的火車，在深夜二點五十分時開至山東嶧縣境內臨城沙溝兩站的中間，即有就地土匪千餘人預伏該處，掘燬鐵道一段，使火車出軌不能前行，該土匪等立時蜂擁上車，將車上行李財物悉行劫去，劫掠後，更將車上旅客西人三十餘人，（各國籍均有）中國人二百餘人，架往匪巢，以備勒贖。當時全車乘客三百餘人均在睡夢中驚醒，呼號之慘，耳不忍聞。其中除英人一名被匪槍殺，中國人二名身受重傷，及逃逸西人六名，

中國人二十餘名外，其餘都被架上山作「肉票」去了。在肇事地點附近韓莊地方，本駐有剿匪軍隊，聞警趕至，土匪一面開槍拒兵，一面以所架旅客當官兵槍彈，被架旅客羣向官兵哀求免擊，致官兵投鼠忌器，只得讓匪從容帶同贓物肉票上山而去。事後北京外交團因西人被擄，各向本國報告，並向外交部嚴重詰問，限令中國政府救出外人，於是形勢驟急，北京交通外交兩部，山東省軍政長官，鄰省有連帶關係的江蘇軍政當局都因此忙碌不堪了。

這大批土匪的來歷，當時盛傳是安徽新被裁遣的新安武軍所聚集；但後來經該省軍事當局的辯白和事實的證明，知是不確。而調查這大批土匪的真正來歷乃是：

「匪首爲孫美瑤，係張敬堯舊部，本籍江蘇銅山，在蘇魯爲匪多年，現在部下有郭奇才、周天倫、周虬龜、諸葛燈等十餘股，共六七千人。此次揭發建國自治軍第五路旗幟，帶有安福色彩。又孫匪在去年奉直戰爭時曾受奉軍旅長馮占元招撫，令在魯省擾直軍後方，許事後改編爲正式軍隊，孫匪之兄孫美珠因此被兗州鎮守使何錫鈺梟首示衆。匪中梓首有高級陸軍學校畢業曾任中級軍官者，部下有舊時法國遣回之參戰華工，故匪中能操外國語者頗多。」

至於在津浦路線交通大道附近，何以居然能容留這大批土匪呢？則我們不得不講一講匪巢的形勢，使讀者知道除我們耳熟能道的水滸傳上的梁山泊以外，同在山東省內還有這樣一個地方。據近來確實的調查是：

「匪巢即在肇事地點的鐵路線左右：一爲水寨，即獨山湖一帶；一爲山寨，即抱犢崗一帶的山中。——土匪水寨的形勢是：北有南陽湖，中有昭陽湖，南有微山湖，三湖首尾相銜作長蛇形，更有獨山湖在左，這形勢俗稱之爲龜蛇。水寨的範圍：北到山東濟寧，南及江蘇銅山，周圍七百多里，內中港汊非常繁複，非熟悉情形者不能辨來去道路。——山寨即在抱犢崗，舊名君山，又名抱犢谷，豹子谷，爲山東嶧縣界中的山系。亦是山東南部龜蒙嶺釋各山的錯雜處。可東達膠州，西至河南，向爲匪藪。祇就現在人人所知的匪巢抱犢崗一山而言，高約九里，周圍約五十里，山勢陡絕，形勢非常險要，歷史在此曾有數次大戰，近的是光緒時的捻匪餘黨，曾在這裏負固至數年之久。——又這回發見有曾在寨中羈居四五年的『肉票』，則孫匪等據此的時間的久長可想而知。」

至於土匪這回的劫車架票，人人都道不是尋常的「劫」「架」可比，其中必有何種用意或政治作用。據所傳的

中華民國十二年 五月六日

五八六

幾種用意是：

- (一) 是被裁兵隊的要求改編和給餉——後經證明不確；
- (二) 是孫美瑤的藉此威脅就地軍官，替兄報仇；
- (三) 剿匪官兵近來包圍豹子谷使谷內土匪將困斃，別股作此狡獪，希望藉此要求官兵解除豹子谷包圍；
- (四) 奉系安福系藉此擾山東並破壞直系對外的感情。

依我看來，則此四項完全都是，而卻不是僅僅其中的某種單獨的用意；等到官匪議和以後，反對直系或田中王個人的人紛紛上山，圖因此別有利用則又添出一種不可明言的政治作用進去了。至於還有兩種新奇而驚人聽聞的原因，則我雖不敢斷定他的是非真偽，但也不可不記之以備一說：

(一) 美籍白教士曾電告各報，在肇事前曾有日本人數名到臨城，縱跡非常曖昧；肇事時日本人無一及難，而日本報紙則藉此大興風波，鼓吹中國鐵路共管，斷定爲這回事件是日本的陰謀；

(二) 新聞報北京通訊曾載：土匪這回的劫津浦車，是因受奉天命令，捕拿乘在車中的上海某著名外國律師，而土匪實不識該律師，因而將全車乘客悉行擄去的。至奉天的要捕拿該律師，據說是因該律師在上海專辦向租界當局引渡要犯，及代各方秘密購買外國軍械；這回意械運奉原是該律師在上海替兩方接洽的，而不料該律師一方即暗以這項消息密告洛陽，阻止意械起運；事爲奉天駐上海暗探查悉，密告奉天，因而乘該律師乘津浦車北上的機會，電囑孫捕拿的。

以上各節既經解說清楚，那麼，可直接敘述土匪劫車後各方面忙碌的情形了。

劫案出後起首忙碌的是北京外交團，因爲各國僑民被擄，紛紛電告各該本國，並赴外交部質問，要求安全釋出；其後外交團每日開聯席緊急會議，籌商方法，一面各使領羣赴出事地點調查及營救被難僑商；一面仍迫促中國政府設法速行救出外商，計從五日至二十日止兩週之間，送外交部照會有八次之多；其中十日的第二次照會慮度最嚴厲，會限三日內（至十二日下午止）悉數救出被難外人，否則每逾二十四小時須增賠償若干。這時外交形勢最緊急

，像那『各國共同出兵保護津浦路』『美國準備武力解決』等等消息都是這時傳出的。——因北京外交團的壓迫而忙碌不堪的自然各該負責的官吏了。交通部責任所關，自七日連開緊急會議，討論援救旅客及善後方法，除派員赴出事地點辦理外，並電請山東督軍省長速與土匪和平談判贖外僑事件，又言如營救需費，魯省不足，交部可以代籌；至九日交通總長吳毓麟更親赴臨城與匪接洽。外交部應接外交團，並派員赴臨城招待蒞臨的外賓。至山東官吏，政府曾於八日下令將田中玉熊炳琦懲戒。田中玉、一度表示辭職後，即負責進行剿撫事宜，陸續派遣兵隊增厚臨城一帶勢力，並委鄭士琦為土匪剿撫總司令會同鎮守使何鋒鈺，旅長吳長植負責辦理；田氏自身亦於十二日抵臨與匪接洽。至鄰省之江蘇則由齊燮元派徐州鎮守使陳調元、南京交涉員溫世珍等赴臨協助辦理剿撫事宜。其餘如北京商聯會鑑於外人紛送衣服糧食上山，接濟其被難同胞，惟中國人政府既不接濟，家屬或未聞知，亦購備衣服食物由江經沅等携赴臨城致送，並助政府接洽收撫土匪。上海各地同鄉會亦組織聯合會，協議救出本國被難人民。

至土匪劫擄中外乘客上山後，初時查頭二三等乘客姓名，定頭等客每人贖價三萬元，二等客一萬元，三等客二千元限期勒贖。其後於七日放出康通一，楊琪山等使與官吏接洽平和收撫，計提出條件：（一）不派軍隊剿攻；（二）收撫改編軍隊，給餉一年；（三）以被擄西人為質，剿則撕票。時山東官吏正苦外交團迫壓無法救出外人，聞訊即邀嶧縣紳士李麟閣等入山與匪磋商，在匪巢附近喪莊地方設立臨時辦事處，借中興煤礦公司為臨時會議地點，官匪往來磋商，經匪方陸續釋出中外被難乘客多人，以示好意。其後官府顧問美人安特生，南京交涉員溫世珍到臨幫同入山與匪磋商條件，各國領事及田中玉、吳毓麟、陳調元等重要職官先後蒞至，土匪亦派代表郭其才等四人下山面商退兵釋放外人。據十四日安特生所告土匪條件，已改為：（一）先將豹子谷軍隊完全撤退百里（經商定改撤退百里為三十里）即交付一部分外人與華人，但須外人及田中玉簽字；（二）軍隊撤退後認官府有誠意編為國軍，應先將槍械補充，方將第二部外人交出；（三）官府速派代表上山，商量條件履行辦法，最好田督親來。其後官兵即允許條件，並已實行後退；但土匪則在山上招集各桿首會議後，條件改變，藉口官兵退後里數太少，不將第一批外人釋出，和議形勢，大為緊急。聞曹錕將派以善辦盜案著名的天津警察廳長楊以德到臨城襄助辦理。惟後事如何，本篇因急於付刊，不及敘述了。

中華民國十二年 五月七日

五八八

註一：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第五冊，頁三一。

註二：「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公報」第十一號，公電。

註三：民國十二年五月九日「順天時報」。

註四：民國十二年五月二十七日「順天時報」。

註五：民國十二年五月二十九日「順天時報」。

註六：民國十二年六月七日「順天時報」。

註七：民國十二年五月八日「順天時報」。

註八：民國十二年五月七日「順天時報」。

註九：同註七。

註一〇：民國十二年五月十日「順天時報」。

註一一：「東方雜誌」第二十卷，第八號，頁二一六。

七日 孫大元帥電勉上海海軍司令林建章，應戮力同心，共紓國難。

上月（四月）八日，上海各軍艦推林建章為領袖，發表反對北京政府之通電，贊助聯省自治，並拒孫傳芳入閩，九日，林建章電孫大元帥，略謂頻年以來，我海軍袍澤，屢為一二強權所利用，喋血爭鋒，毫無主義，無益於國家，今後願以和平統一實現為息壤。（註一）孫大元帥本日復電，勉其應戮力同心，共紓國難。電文如下：

「上海海軍林司令鑒：佳電遲至昨午始達，雖語迴環，欣慰無量。以為此時全國兵士，皆如在滬海軍袍澤，其將領皆如執事者，則和平統一盛業，不難指揮立定。年來國事凋蟻，由於一二軍閥之憑藉武力，恣行攘奪，實由於多數軍人昧厥衛國保民之天職，甘為強權所利用，而供無主義之犧牲。尊論一語破的，讀之令人快慰。方今和平統一，已為全國人心所嚮嚮，少數冥頑之徒，乃必背道而馳，於川閩粵諸省，均已屢試其技，野心未達，而吾民顛沛



流離之苦已微增，至不忍見聞矣。文迭次宣言，標明主旨，凡贊助和平統一者皆吾友，反抗和平統一者皆吾仇，如執事之明達，與在滬海軍之激憤，文當竭其棉薄，相與戮力同心，共紓國難。南來海軍諸將士，亦極表同情，幸毋前途，以竟全功。臨電欽遲，至深企禱。孫文、陽。」（註二）

孫大元帥改組大本營及廣東省政府，以徐紹楨為內政部長，葉恭綽為財政部長，譚延闓為建設部長，廖仲愷為廣東省長。

孫大元帥本日令免大本營內政部長譚延闓、建設部長兼理財政部長鄧澤如、高級參謀鄧泰中、廣東省長徐紹楨、廣東省財政廳長楊西巖、兩廣鹽運使伍學煜等本職，均另有任用。特任徐紹楨為大本營內政部長，葉恭綽為大本營財政部長，譚延闓為大本營建設部長。特任廖仲愷為廣東省長。又任命鄧泰中為大本營軍政部次長，楊西巖為內政部次長，鄭洪年為財政部次長，伍學煜為建設部次長，鄧澤如為兩廣鹽運使。財政部長葉恭綽兼理廣東財政廳長。派鄧慕韓為大本營廣東宣傳委員。（註三）

葉恭綽、鄭洪年隸屬交通系，奉梁士詒為首魁，自客歲士詒下野，皆避居香港。至是，奉天張作霖、浙江盧永祥、與孫大元帥信使往還，約共討曹、吳，梁薦葉、鄭赴粵佐大元帥，大元帥遂任葉為財政部長，鄭為次長。（註四）

梁士詒通電擁護孫大元帥，謂為全國重心所在。

是月六日之山東臨城劫車案，直系以之誣蔑梁士詒等，謂發現與交通系有關，由曹錕電北京國務院知照英使，要求驅梁、葉、鄭離香港。曹電云：

「據香港密探確報，交系梁士詒、葉恭綽、鄭洪年等來港，與孫勾結，希圖擾亂大局。連日彼輩頻與天津電報往還，均係勾通土匪，久竊外人，以香港為策源地，已電請中央，以正式公文，知照英使，轉達港政府，將梁、葉

中華民國十二年 五月七日

中華民國十二年 五月七日

五九〇

輩驅逐出境。」

梁士詒與葉、鄭乃聯名發出通電，予以駁斥，並公開表示擁護孫大元帥之忱。電云：

「……士詒今春爲父祝壽，恭綽、洪年來港進祝，順道廣州，一謁我手造民國之孫先生，與談國家建設，堅留在粵辦事，恭綽等以對國對鄉，一種責任，與其在北方服務十餘年，委曲艱難，冀達事功，而終不見諒，未竟所長；無寧服從我先覺先知，或可一償素抱。此次來粵，深知先生固抱和平統一主張，其忠心民國，百折不回，允爲全國重心所在；如天不絕中華，先生主義必永存於天壤；固非世所稱以屬地主義爲地盤者。恭綽、洪年……惟思竭其智慮，以酬先生之知，以回國家劫運。……」（註五）

陳逆部林虎向梅縣許崇智部進攻。

陳炯明冀圖趁討逆軍集中討伐沈鴻英時，坐收漁利，乘機圍攻廣州，故而蠢蠢欲動，其部下林虎所部逆軍於本日開始向梅縣許崇智部進攻。（註六）

護法議員發表宣言，反對修改國會組織法。

熱心制憲議員因參議院議長無人，又因人數不足，迭次流會，且不足人數以參議院居多，乃思以衆議院浮額補參議院人數之不足，遂將原條文「國民憲法之議，由兩院會合行之。前項會合時，以參議院議長爲議長，衆議院議長爲副議長，非兩院各有總議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不得開議。非出席議員四分之三以上同意，不得議決。」修正爲：「前項會合時，以參議院議長爲議長，衆議院議長爲副議長，兩院議長同時有事時，以兩院副議長臨時代理。非兩院有總議員五分之三以上出席，不得開議，非出席議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不得議決。」護法議員以爲如此將破壞憲法之莊嚴威信，故發表宣言，反對修改。其宣言曰：

「法律從嚴格解釋，此種事實，國會並無制憲權，既假制憲權，而制憲矣。規定憲法會議之規則，尤須視其是否適合國會組織法。按二十一條原文『國民憲法之議定，由兩院會合行之。前項會合時，以參議院議長爲議長，衆議院議長爲副議長，非兩院各有總議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不得開議。非出席議員四分之三以上同意，不得議決。』依此條文初讀，二讀通過之憲法，已有多條。茲因參議院議長無人，人數又不足，迭次流會。遂修改組織法二十一條，『兩院議長同時有事，得以兩院副議長代之。兩院議員會議五分三出席，三分二可決。』又因參議院人數不足五分三，將『非兩院各有總議員五分三以上之出席』之各字刪除，以衆議院五分三之浮額補參議院人數之不足，一削再削，一就再就，順是推之，雖數十人人數。均可制造憲法，而憲法之莊嚴威信掃地無餘。憲法爲根本大法，根本不固，根據憲法之一切法律將何所附麗。同一憲法條文，其制造既用舊組織，又用新組織法，前後矛盾，不知此憲法性能究屬何種。同人職守即在法律，不能不揭其假公遂私，任意弄法之處，以宣告國人，咸使聞知。」（註七）

北京政府令准國務院秘書長呂鈞辭職，以薛篤弼暫行兼代。

北京國務院內務總長高凌霨、交通總長吳毓麟、司法總長程克，與國務院秘書長呂鈞時生衝突，高等拒不出席閣議，張紹曾不得已示意呂鈞自請辭職。呂鈞乃稱病提出辭呈。辭呈曰：

「爲任重事繁，舊病復發，懇請辭職，俾資醫調，其呈仰祈鈞鑒事。竊鈞猥以菲材，渥承知遇，服務四月，事變萬端，夙夜屏營，冰淵凜惕，雖乏涓埃之補，幸免霄越之害。原期自竭鈍愚，用全終始。惟鈞素患頭眩，舊疾發時，疼痛異常。近因事煩，復致觸發，亟就中西醫治。稱非靜養難痊，祇以秘書廳爲闔院承轉之機關，秘書長又是全部當衝之職務，何敢以病羈戀棧貽誤軍機與其絕廼而行，莫補高深千萬一。何若乞身而退，容圖報稱於將來。所有因勞致病緣由，理合披情瀝詞，陳情伏乞鈞座迅賜批准辭職，一面另簡賢能俾得就醫調養，不勝感戴待命之至。謹呈大總統、國務總理。」（註八）

本日令准呂鈞辭職，而以現任司法次長薛篤弼暫行兼代。（註九）篤弼亦懇辭暫兼，其請辭原函曰：

中華民國十二年 五月七日

「總理鈞鑒：敬稟者，篤弼猥以菲材，夙蒙青睞，知己之感，鑢骨銘心。日昨鈞院秘書長一職需人，又擬以篤弼承乏，提出閣議，當經一再堅辭，頃蒙溫諭，仍令暫兼，雅意殷拳，無微不至。篤弼既非木石，寧不知感。然自維駑駘之姿，實不足以任重致遠，矧鈞院經緯萬端，政務殷繁，秘書長一職，對內對外，在在均關重要。假使貿然任此，稍一不當，則貽誤於國家前途者不小。匪獨有損鈞座知人之明，抑大悖篤弼忠誠事上之悃矣。再四思維，與其蒙過於後，毋寧審慎於先，務懇鈞座俯鑒愚忱，前議篤弼權代秘書長一節，希即打消，萬勿發表，以昭鄭重。倘鈞座以篤弼為可用，嗣後無論有何項騙策，罔弗竭其棉薄，力圖報稱。若篤弼於目前政局苟有一得之愚，亦無不傾肝吐膽，披瀝上陳，竊附於諍友之末，聊若高深於萬一也。款款之愚，伏乞矜鑒。專此祇叩，鈞安。司法次長薛篤弼謹稟。」（註一〇）

北京政府以胡惟德、劉式訓、劉鏡人為外交委員會副委員長。（註一一）

教育總長彭允彝以通電與訓令，指北京大學教職員蔣夢麟、譚熙鴻等，到教育部索薪騷擾，並搗毀其私宅。

北大教職員蔣夢麟、譚熙鴻、楊棟林、馬裕藻、馬衡、白鵬飛、韓致祥等，以積欠薪金未發，生活困難，屢至教育部索薪不果，羣情憤急，曾於五月四日率眾搗毀北京政府教育總長彭允彝之私宅，彭乃於本日發出通電與訓令，指責蔣夢麟等，到教育部索薪騷擾，並至其私宅蠻橫行暴，聲言將由法庭依法辦理。其通電及訓令如下：

一、通電：

北京參議院、衆議院、京師總商會、保定曹巡閱使、洛陽吳巡閱使、北京王巡閱使、馮檢閱使、上海何護軍使、各報館、直隸、山東、山西、河南、江西、浙江、湖南、湖北、陝西、甘肅、新疆、四川、雲南、貴州、福建、廣東、廣西、奉天、吉林、黑龍江、督軍、督理、省長、教育廳長、各法團、各報館、各學校均鑒：查北京大學教

職員蔣夢麟、譚熙鴻、楊棟林、馬裕藻、白鵬飛、馬衡、韓致祥等盤踞學界，淆亂是非，妄肆詆謔，不循事理，允彝以其列身學校，寬恕再三，乃彼輩竟怙惡不悛，更無忌憚。近且外假索薪之名，私圖破壞之實，日前統率百數十人，來部索薪。允彝以教職員清苦，自應盡力維持，一句之間，已湊發兩月。楊棟林、馬裕藻、馬衡、白鵬飛、韓致祥等，故意刁難，必須掃數發付。允彝告以目下財政困竭，籌措維艱，且查驗該校發款公啓，實已發至本年二月。勸其共體時艱，不必如此急切。楊棟林、馬裕藻、馬衡、韓致祥堅執不允，日統率百數十人到部滋擾，以致員司驚惶，部務停頓。五月一日，楊棟林、白鵬飛、馬衡等復統率百數十人圍擾、允彝住宅。四日韓致祥等復繼續前之行動，圍攻私宅，攜帶鐵器，傾折車門，搗毀窗戶，復以磚塊向內轟擊，勢甚猛烈，不可抵禦。幸賴巡警盡力防護，兇謀未得盡逞。現警察已經據實呈報，檢察廳亦派檢察官勘驗，各在案。此等暴亂行爲，不獨有玷教職員身分，實已顯犯刑章，除由法庭依法辦理外，恐傳聞失實，謹此電聞。彭允彝、陽（註一二）

二、教育部訓令：

爲令知事。查北京大學教職員蔣夢麟、譚熙鴻、楊棟林、馬裕藻、白鵬飛、馬衡、韓致祥等，盤踞學校，淆亂是非，妄肆詆謔，不循事理，本總長以其列身學界，寬恕再三，乃彼輩竟怙惡不悛，更無忌憚，假索薪之名義，逞破壞之私心。暴戾恣睢，目無法紀。前者假用教職員全體宣言，與政府脫離關係，不受本部命令。而蔣夢麟、譚熙鴻、楊棟林又暗中主使，於發款命令則受，其他命令則不受，索款時不獨立，索款後則仍獨立。反復無常，存心叵測，昨四月二十八日報載，八校教職員聯合會議錄，彼輩則有主張運動議員，查辦彭某之語。並議決此次醫專風潮，硬說係彭某煽動，並說正月十五之事，是彭主使。使張彭意見不合，又議決用聲東擊西之法，使其疲於奔命。又議決速聯合八校學生，凡此種種，不一而足，報章具在，皆可覆按。平時蔑視國會，誣毀議員，有事則極意張羅，巧爲運動，以學生爲武器，假學界爲護符，日前楊棟林來本部索薪，曾自詡知廉恥，此種鬼蜮行爲，本總長誠不知其廉恥何在，人格何存也。本總長自蒞任以來，事取開誠，毫無偏袒，凡教育應維護者，無不極端維護，政務應進行者，無不竭力進行，縱或有與願違，尚能自信無愧。到部五閱月，各校經費已按月發足，譚熙鴻、楊棟林等，來部宣言。一、必須掃數清還積欠。二、如不能，則請下令解散八校。三、再不能，則請總長辭職。本總長告以辭

中華民國十二年 五月七日

中華民國十二年 五月七日

五九四

職與否，係簡人自由，命令之權在總統，同意之權在國會，本總長無以為答。解散八校顯係一種要挾行爲，本總長在職一日，祇有維持一日。此種橫詞，更無以為答。至若掃數還積欠，希望宜然，然重要莫如國會，辛苦莫如軍警，欠薪亦皆數月，若必超過軍警國會，不獨政府目下力有未逮，亦恐於勢不能。楊棟林則大肆咆哮，謂本總長不負責任。本總長誠不知其意在索薪，抑意在搗亂也。數日以來，楊棟林、馬裕藻、馬衡、白鵬飛、韓致祥等，主張掃數索清積欠之旗幟，肆意鼓煽，按日騷鬧教育部，以致部員不能辦公。本總長以日來財政緊急，日常參列國務會議，彼輩要求接見，曾疊派司長、秘書招待。五月一日楊棟林、馬衡、白鵬飛一面統率百數十人來本總長住宅索薪，一面派代表要求親見。本總長在國務會議時，曾抽暇與該代表晤談，告以財政困難情形及以後辦法。該代表亦表滿意，並約定三日再商。不料事隔一日，彼輩態度忽大變，前所商榷，完全無效，仍非掃數發清積欠不可。五月四日，韓致祥繼續楊棟林、馬衡、白鵬飛之舉動，統率百數十人，復蜂擁至本總長私宅，包圍騷擾。本總長適因要公他往，巡警旋至勸解再三，彼輩不由理喻，各携鐵器，傾折車門，搗毀窗戶，並用磚石向內室轟擊，勢極猛烈，不可禦止。當時情形，已由巡警呈報，及檢察官勘驗筆錄各在案。此等強暴行爲，顯犯刑律。馬裕藻、馬衡、白鵬飛、韓致祥一若身為教職員，挾有萬能之勢，幾於無事不可爲，法律可以不顧，事理可以不循，列身國立學校，政府之命令可以不受，把持學校視爲世業，妄動蠻行，驕橫自大，本總長以其敗壞學風，且慮其貽害於我最可重愛之青年學子也。除由法庭依法辦理外，爲此通令知之，以免受其蠱惑，此令。

部印

中華民國十二年五月七日 教育總長彭允彝（註一三）

各國駐北京公使向北京政府嚴重抗議臨城劫案。

英、美、法、義、比五國公使，因臨城劫車案，先後向北京政府提嚴重抗議，又因怕傷害僑民生命，均堅決反對使用武力進剿，並分別報告本國政府，交涉緊急。（註一四）

註一：「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公報」，第十一號，頁三七—三八。（民國十二年五月十八日）

註二：「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公報」，第十一號，電文。

註三：同註二，第十號，大元帥令。

註四：岑學呂：「三水梁燕孫先生年譜」下冊，頁二五五。

註五：同註四，頁二五五—二五七。

註六：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第五冊，頁三一。

註七：民國十二年五月十日「順天時報」，護法議員第十一次宣言。

註八：民國十二年五月八日「順天時報」。

註九：「政府公報」第二五七〇號。

註一〇：同註八。

註一一：同註九。

註一二：「政府公報」，第二五七一號。

註一三：同註一二。

註一四：「東方雜誌」第二十卷，第十一號，頁一三二。

八日 孫大元帥至連江口巡視。

孫大元帥巡視各地，蔣中正隨行，至連江口而返。（註一）

北京政府令飭懲處臨城劫車案肇事地區之文武官吏。

六日晨發生之臨城劫車案，北京政府以肇事地區之文武官吏有失職守，本日下令將山東督軍田中玉、省長熊炳琦交陸軍、內政兩部議處，其他文武官吏，均先行撤職，聽候查辦，並責成該督軍省長，速將被擄人等先行設法救回。令文如下：

中華民國十二年 五月八日

五九五



中華民國十二年 五月八日

五九六

「據交通部呈稱：本月六日上午三時，由浦口北上特別快車駛至沙溝臨城間，遇匪千餘人，毀軌、傾車、開槍，強劫。傷斃華洋旅客及路警數名，並擄去百餘人等語。查此次事變，匪數逾千，地方官吏軍隊事前毫無覺察，臨時亦無救護之法，殊堪痛恨。山東督軍田中玉、省長熊炳琦著交陸軍、內務兩部議處，所有肇事地點文武官吏，均即先行撤任，聽候查辦。並責成該督軍、省長迅將被擄人等先行設法救回，務令安全出險，嗣後沿路各省區應各一體切實防範，以靖匪患，而利交通。如再疏虞，該管軍民長官斷難當此重咎也。此令。」（註二）

北京政團全民社聯合各團體連署進行倒閣。

北京全民社政團捨棄在議會中以不信案倒閣之方式，而採用以通電指斥內閣過失，冀以引起各方響應之方法，逼迫張紹曾內閣總辭。本日將電稿送至各團體連署，進行倒閣運動。其電稿文曰：

「銜略」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彰也。民國成立，歷任內閣違法失職之事，雖曰數見不鮮，然來有無法無天，若此次張閣最近舉動之甚者也。查張總理紹曾執政以來，信任匪人，狼狽為奸，內則授意院秘書長呂鈞，以聽其招搖。外則結緣財政廳長劉恩源，以仰其供給。故實官竊送，營私舞弊，明日張膽，莫敢為之誰何？其外交失敗之情形，除月前通電宣布外，再以其執法徇私之最著者而言，如不由印花稅呈請而私印花稅票五百萬元，且縱容薛子奇偷運出印刷局外。是之謂損害公產。未經國務會議議決，而私發額外流通券一百萬元，且密令彭解等私向裕華銀行押款，是之謂詐欺取財。擅改國務會議，議決將印花稅票案，查辦大員莊蘊寬，易為趙椿年，又魏聯芳本係簡派勸辦實業專員，無端變為特派字樣，是之謂偽造公文書。至於違反國會，決議，而先抽籤償還內外短債，日本部分債券四千萬元，私受美商運動而竟過戶，承認津浦北段德國部分債票七千萬元，非構成外患罪，而何？明分中日實業公司將中國方面口百五十萬官股改填張紹曾、劉恩源、呂鈞、彭解、文羣等私人名義，非構成侵佔罪而何？凡此種種證據確鑿，無一不觸犯刑網，初不待公賣煙土、密售蘆鹽、登諸閣議，而始知其禍國殃民者。最近乃向新銀行團舉債五萬萬，而以關稅、鹽稅、煙酒稅為擔保，秘密進行，計抵償無擔保之外債，及回扣費用已去四萬萬七千萬，所餘之三千萬，作為墊款，按八個月，分期交付。此項借款，舉中國所有財源抵押以盡，不啻將

中國財政交之各強國共管。自新銀團成立，其宣布之政策，即在掌握中國財權，今政府乃迎合新銀團意旨，訂此借債條約，如竟成爲事實，則將來一切政費，非得銀團許諾，絲毛不能動支，共管之局一成，亡國之禍立見。而所得之三千萬，外人於八個月內，只將關稅、鹽稅、煙酒稅入撥付政府，已無不足，按之實際，確係毫無所得，張閣貪此兩千餘萬之回扣，竟將國家主權財政生命斷送無餘，稍有人心，甯忍出此。衆議院前日開會，要求當局出席質問。張總理、劉財長避不出席，財次張競仁到會，質問條件內容，堅不答覆。近與各國公使秘密談判，猛烈進行，若非揭破其奸，先事防阻，亡國之禍，即在目前。此尤我國人應加特別注意者也。其他違法失職書不勝書，報章登載，國人共見。總之張閣在職一日，則外交無術，挽回內政，益趨凌亂。若非立加罷斥，國事益不可爲。現參議院已通過不信任案，而張閣抵死不去，並特設機關，公行賄買，扶廉恥之藩籬，破政治之常軌，瞻念前途，言之滋痛。諸公熱忱愛國，義憤同深，尙冀同聲伸討，去此惡魔，謹貢區區，佇候教益。」（註三）

附錄：國民黨議員王用賓對通電倒閣之談話（註四）

吾黨之倒張閣，爲其破壞和平統一，爲其外交失敗，本來乾乾淨淨出於政策倒閣，故倒閣手段亦不願求諸政治常軌以外。不幸不信任案，張閣不知其爲政治問題，而牽附法律，妄發不理之言；又不幸衆院同人，從而和之，致穢德彰聞於世；更不幸倒閣問題，因此頓挫，而情急者乃欲以通電求援於院外。吾人殊有懷疑：一則若通電出而無人響應，將如之何？二則若擁護方面亦發通電，而彼此求判斷曲直於軍閥之前，成何事體。三則若軍閥一體響應，內閣不倒於國會，而倒於軍閥，何以爲訓。四則不信任案吾國雖無法律根據，而各國尚有政治慣例可援。若通電倒閣，實軼出政治常軌，吾人以爲政治家之行動，關係於一時之成敗者事小，而關係於後來政治先例之善惡者事大。往者一部分議員內而辭職，外而勾結督團干涉制憲，以致解散國會，痛定思痛，對於軼出政軌之運動，吾人安敢不愼。

張紹曾因倒閣風潮辭職，黎元洪慰留。

北京政府國務總理張紹曾，因近日舊國會參衆兩院討論不信任案，及國民集會倒閣風潮，本日又行

辭職，經黎元洪予以慰留。隔二日（十日），張在私宅舉行會議，決定內閣仍恢復原狀。（註五）

參議員陳銘鑑促請參眾兩院同人先定憲法，再議選舉總統問題。

參議員陳銘鑑以參、眾兩院汲汲於選舉繼任總統問題，而置制憲於不顧，乃撰文敬告參、眾兩院議員，先制憲法，然後公決現任大總統辭職問題，繼任總統選舉問題，方不負國人所托。其書曰：

「於戲！我四萬萬國民望憲如望歲久矣。共和建國十有二稔，憲典虛懸，邦基杌隉，較諸歐戰後新進各國，如德、如奧、如波蘭、如捷克，（以上各國新憲法均已宣布）均有遜色。借鏡反觀，凡我負有制憲責任之國會同人，寧弗滋愧也邪。茲幸修正國會組織法第廿一條，業經大總統依法公布，正宜趁此時機專心制憲，一致努力，儘於今後一二個月內，將六年經過二讀條文，及憲法起草會新提各草案，迅速議定宣布。夫如是則國家與地方權限劃分明確，基礎既固，無慮動搖，然後再將現任大總統辭職問題、繼任總統選舉問題，一一提付公決。此項問題所關匪細，各議員職責所在，斷無輕予放棄之理。依次解決，旬日可定，似不必於此時，亟亟圖之，反啓紛擾也。況現任大總統黎公，恬淡退讓，舉世同欽。既無拿破崙自帝之野心，又非麥亞士魔王之可比。我同人濟跽於議壇之上，從容辯論，無望無礙，以視民二亥氏之通電干憲，與民六督團之壓迫議會，其景象之良否，相去何啻天淵。回首前塵，當念來軫，且吾亦非謂總統辭職，與選舉問題可置勿論也。特以憲法關係最要，認為宜儘先制定，再議其他次要問題，較為得計耳。譬之憲法會議猶主人也，憲法猶新屋也，繼任總統猶貴賓也，為主人者，因舊房破漏，改建新屋，必須俟新屋落成，然後再接待貴賓，方足以表示敬重之意。而為貴賓者，當亦甚願稍緩須臾，待新屋布置周備，始來相就。此理至明，無俟龜卜。我愛國愛憲之兩院同人乎，盍拋棄一切枝節，共懸一促成憲法之的，併力奔赴，剋期完成，為民國開一新紀元，俾應運而生之繼任總統，獲為新憲法上之產兒，豈不懿歟。再銘鑑先定憲法後選總統之主張，自三期常會開幕伊始，即已倡之，今茲意見猶宿志也，以是關於議憲場合，無論為憲法會議或審議會或起草委員會，無役不從，有會必到。而任何黨派概不參加，非份金錢絕不收受，凡此皆我兩院同人共見者也，掬

誠再布，統維亮警。」（註六）

駐日使館全體館員，因被留學生逼迫，聯合電北京政府辭職。（註七）

註一：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第五冊，頁三一。

註二：「政府公報」，第二五七一號。

註三：民國十二年五月八日「順天時報」。

註四：民國十二年五月十日「順天時報」。

註五：「東方雜誌」，第十二卷，第十一號，頁一三二。

註六：同註三。

註七：同註五。

九日 滇粵聯軍攻克韶關，沈鴻英遁走南雄，北江戰事暫告結束。

粵軍、滇軍進克韶關，沈鴻英遁走南雄。沈軍在北江者，完全失敗，相繼向湘、贛邊境逃竄，北江戰事遂告結束。（註一）中央直轄滇軍第一師師長楊池生於是日連上兩電報告戰果。電文兩通如下：

一、廣州孫大元帥鑒：逆敵北軍第九三兩旅及沈逆各部共約六千餘人，盤據英德車站及刀頭山一帶高地，拒抗我軍北上，經本師協同胡王兩旅於六日向該逆施行攻擊，該逆死力抗拒，戰鬥激烈，自午前十一時開始戰端，至午後七時始將該逆擊退，逆軍紛向馬壩方面潰退。計是役我軍奪獲退管炮七門，機關槍十餘挺，步槍千餘枝，其餘軍用品無算，並俘虜敵人千餘，我軍卽於是夜完全佔領英德城，其餘殘潰逆軍向馬壩退卻時，復被民團截擊繳械，土崩瓦解，狼狽不堪。查是役舉全力扼險拒戰，作孤注一擲，經我軍一鼓殲滅，此後風聲鶴唳，當無能爲役矣。本師於虞午追抵沙口，擬繼續向韶關追擊前進。除呈報外，特此報聞。滇軍第一師師長楊池生，叩。（註二）

二、萬急。分送大元帥孫鈞鑒：此次沈逆叛變，勾引北軍寇粵，本軍奉令討伐，當經迎頭痛擊，該逆等屢戰皆北，異常狼狽，遂紛紛向韶關潰散，已不成軍。本師奉令跟蹤追擊，已於本月佳日酉刻完全佔領韶關。現沈逆僅率

中華民國十二年 五月九日

五九九

中華民國十二年 五月九日

六〇〇

殘部二千餘人及北軍千餘向始興逃竄，遺棄槍械輜重甚夥。倚馬露布，謹電奉聞。滇軍第一師師長楊池生，叩。佳印（註三）

附 錄：

一、李劍農：國民黨與北洋軍閥鬥爭的初期（註四）

孫中山於十一年八月十四日到上海，陳炯明於八月十五日回廣州，不久便自任粵軍總司令，準備再作廣東王。但是他的廣東王，也作不得幾時，不久又要去作惠州王。原來中山的北伐軍從贛南回師，被陳炯明部擊敗時，並未銷滅，分兩方面退卻：許崇智、李福林、黃大偉等部退閩邊，朱培德等部的滇軍由湘邊退桂林。許崇智與閩有歷史上的關係，與當時駐軍延平的王永泉早有聯絡。王永泉與閩督李厚基，本來都是北洋系段派的爪牙；自段祺瑞一蹶不振後，曹吳聲勢日隆，李為保全地位計，頗有轉附曹吳的傾向；王永泉則想奪取閩督的地位，因與許通聲氣，謀共同逐李。中山在滬，也日謀恢復廣東的地盤，和奉皖兩系依然保持向來關係，就是吳佩孚表面上也向他表示好意；皖系尤想規闕以益浙，而進圖江蘇。因是許崇智等由閩邊與王永泉密謀結合的時候，徐樹錚也由上海經過浙江潛往延平，促王永泉與許等共同發動。九月末，十月初，王許等分途向福州進攻，徐樹錚於十月二日通電「設立建國軍政制置府，自任總領，尊奉中山及段祺瑞為領導，俟擁戴二老踐尊位後，即奉身以退。」此時福州還未攻下，徐等限李厚基於二十四小時內退去福州。至十二日福州被李福林、黃大偉軍所占領，李厚基逃去；十七日，許崇智偕徐樹錚王永泉同入福州。許等踐約，以閩省軍政交王永泉主持，王旋任總司令，民政則推國民黨的林森主持。這算是國民黨和皖系合作公開之始。此時奉系曾派人向中山獻策，主張放棄廣東的恢復計畫，令福建許崇智等部，會同駐桂的滇軍分向江西湖南，進窺武漢，奉方則擔任由北部進攻。中山因為痛恨陳炯明，並且有了前次失敗的經驗，因答復奉方的使者，說：「孔明欲圖中原，先定南中，吾黨欲出長江，非先滅陳不可；蓋必得廣東，乃能有力圖長江，否則腹背受敵矣。」乃命以入閩各軍，編為東路討賊軍，任許崇智為東路討賊軍總司令，黃大偉為第一軍軍長，許兼第二軍軍長，李福林為第三軍軍長，旋由許崇智任蔣中正為總部參謀長，襄辦部隊的整理改編事宜。陳炯明聽到許等在福建活動的消息，如芒刺在背，一刻不能安居；因為從前他自己也是由閩南回粵的，恐怕許等將蹈襲他從前

的舊路而行；故於十月六日派馮兆麟爲援閩總司令，向閩邊戒備。誰知福建方面尚未生問題時，廣西方面已發生問題了。中山於許王等取得福建後，即派鄒魯等南下香港，秘密糾合廣西的滇桂各軍，由梧州東下，聲討陳炯明。此時在桂的滇軍，秘密受指揮的，除了前此北伐挫敗的朱培德部以外，還有前此由顧品珍派來隨從北伐的楊希閔、范石生等部；桂軍除了駐紮梧州的劉震寰，已與中山的使者通聲氣以外，還有由贛南再回桂林的沈鴻英部，（沈本陸榮廷的部下，陸挫敗後，轉徙於湘贛之間，）也表示擁戴中山；（實則爲奪取廣東的一種陰謀）。駐在梧州、肇慶一帶的粵軍陳濟棠、莫雄等部，也允許於滇桂軍東下時，一致響應。於是在十二月中旬發動，首先取得梧州，各軍陸續分途東下，勢者破竹，於十二年一月十五日，陳炯明勢窮力蹙，率所部退往惠州，通電下野，滇桂各軍蜂擁入廣州。馮兆麟在汕頭，看見大勢不好，也假意的宣告離陳獨立，歡迎中山及在閩的許崇智軍回粵。於是陳炯明據粵的幻夢復破。

中山在上海得到這種消息，當然很高興，但這方是他與大小各軍閥惡戰苦鬥的再行開始。因爲廣東內部的情形從此更複雜了，中山一面要對付北方的大軍閥，一面對於廣東內部無數的小軍閥，應付尤不容易。除了陳炯明不計外，就是所謂擁戴中山回粵的滇桂各軍，有許多都是蒙着一種假面具，想到廣東來分割防地，創刮地皮的；例如此次出力很大的楊希閔、劉震寰，後來都成爲廣東內部統一的障礙物。不過日前的問題，還不是楊、劉，而是被直系利用的沈鴻英。當沈自贛南回至桂林時，北政府便任命沈爲桂林鎮守使以誘之；及沈附隨其他滇桂各軍共入廣東時，吳佩孚更認沈爲收服廣東最好的工具，一面迫政府下令，任命沈爲廣東軍務督理，（不過，張紹曾以和平統一爲標榜，起初不肯下此命令，延至三月二十日，始任沈爲粵省軍務督理。）一面令沈相機行事。沈雖陰受曹吳的運動，但因自己的兵力有限，不能制服許多滇粵桂的軍隊，故初到廣州時，未即發難。此時陳炯明散布「客軍入境，廣東亡省」的流言，想借此離間擁戴中山各派的軍隊，沈鴻英便利用此種流言，煽動滇軍，說「魏邦平（時任海陸軍警聯合維持治安辦事處主任）將聯合廣東各軍，解決滇桂各軍，非先把他制服不可。」楊希閔一時果然相信，乃用楊希閔、劉震寰的名義，約胡漢民（時受中山命，任粵省長），鄒魯、魏邦平、陳策等到江防司令部滇軍楊如軒的旅部開善後會議。屆時楊希閔不到，沈鴻英預先布置想乘開會時，將各重要人物一網打盡，並劉震寰而除之。乃臨

事時未能如願，僅僅拘捕了一個魏邦平，其餘諸人皆脫險。滇桂各軍都看破了沈氏的陰謀，從此嚴爲戒備，沈氏暫時更不敢動了。這是一月後旬內的事。中山在一月後旬內，本已預備回粵，及聞此變，暫時中止回粵；於一月二十六日發出一道和平統一的宣言，大旨說：現在陳逆既已逐去，粵局戡定，自當力求和平統一的進行；不過北京政府，託言恢復法統，實則國會的糾紛至今未解，各省尙多獨立；人民所渴望的廢督裁兵不惟不見諸實行，反有增兵備戰的趨向；可見執政柄兵的人，尙無尊重法律的誠心；假使各方的實力派，果能開誠布公，很願意和他們商量和平統一的方法，所謂和平統一的方法，便是以實行裁兵，化兵爲工爲唯一下手處。假使辦得到，則統一可期，否則「民言可畏，不敢自焚，文愛國若命，將不忍坐視淪胥，弗圖拯救諸君之明，當不復令至此……」二月初，許崇智部粵軍，也離開返粵，沈鴻英一時計無所出，於二月六日移駐廣州郊外，也通電歡迎中山回粵，主持善後。中山於二月十五日由滬啓程南下，二十一日由香港重入廣州，又發表一道主張裁兵的宣言，大略說：

「芝泉、雨亭、子嘉、宋卿、敬輿諸公，先後覆電，均荷贊同；文亦以叛陳既討，統一可期，雖滇桂粵海軍諸將及人民代表屢電籲請還粵主持，文仍遲回，思以其時爲謀和平統一良好機會；又以滬上交通便利，各方接洽，又最適宜；故陳去已彌月，而文之返粵，固尙未有期也。不圖以統籌全國之股，致小失撫寧一方之雅，江防司令部會議之變，閏動一時，黠者妄思從而利用，間文心脅，飛短流長，以蔽惑國人耳目……文之謀國，豈或以一隅勝負，生其得失也。而直系諸將，據有國內武力之一，乃獨於文裁兵主張，久付暗默，懷疑之端，亦無表示報紙所傳，竟謂洛吳對於自治諸省，均欲以武力削平。以平昔信使往還推之當世諸賢，不容獨有此迷夢。賢者固不可測，文於今日猶未忍以不肖之心待之，而深冀其有最終之一悟也。抑文誠信尙未孚於國人，致令此惟一救國之謨，或反疑爲相對責難之舉，藉非然者，何推之奉張浙盧而準，而於舉國人心厭亂之時，復有一二軍閥，逆此潮流而趨，以鄰於悍然不顧一切也。以文與西南護法諸將討賊伐暴之初志，何難重整義師，相與周旋；顧國人苦兵久矣，頻年犧牲，已爲至鉅，而代價復渺然不可少得，文誠思之心悸。萬不獲已，唯有先行裁兵，以爲國內倡，古人有言，「請自隗始」，以是之故，斷然回粵決裁粵兵之半，以昭示天下，文於今月二十一日，重蒞廣州矣，撫輯將士，綏靖地方外，首期踐文裁兵之言，同時復從事建設，以與吾民更始。……亦冀擁節訴公，翻然景悟，知今日而言圖治，舍裁兵實

無二途……若必恃武力以壓國人，橫決之來，殊可危懼。諸公之明，當不出此……。」

這道宣言，分明是警告曹錕吳佩孚的；其實廣東那些小軍閥的兵，那裏容他去裁呢！並且陳炯明方盤據惠州，圖謀反攻；沈鴻英尤好比「箭在弦上」一觸即發。故中山一面宣言裁兵，一面組織大本營，自任大元帥，說各軍在未裁以前，不能不有一個統率的機關，大元帥的名義，就是用以統率這些複雜的軍隊的。隨於二十四日，以大元帥名義指令：「……桂軍司令沈鴻英，着將所率全部，移駐肇慶並西江北岸，上至梧州各地方擇要防守，所遺北江一帶防地，着滇軍總司令楊希閔，迅即派隊接防；西路討賊軍總司令劉震寰所部，着駐石龍東莞虎門各處；東路討賊軍第四師長呂春榮所部，着移駐羅定各地方；自經規定以後，各部軍隊，非奉本大元帥命令，不得擅自移動，致滋紛擾。」三月二日大元帥的大本營組織告成，分四部，二局，一庫，及參謀處秘書處，任職人員如下：

內政部譚延闓

外交部伍朝樞

財政部廖仲愷

建設部鄧澤如

法制局古應芬

審計局劉紀文

金庫林雲陔

參謀處長朱培德

秘書處長楊庶堪

讀者須知道：這個大元帥的大本營便是後來國民政府的遠祖。曹錕吳佩孚，聽得南方又有大元帥出現了，天天逼迫北京政府明令孫傳芳督閩，（李厚基被逐後，北政府即令孫傳芳率兵由贛援閩，此時孫偕、周蔭人軍已由閩贛邊境，進入福建的延平矣。）沈鴻英督粵，以謀抑制中山；張紹曾原以和平解決相標榜，至奉國務員全體辭職，以抗曹吳；但終拘不過曹吳，到三月二十日，沈鴻英督理廣東軍務，與孫傳芳督理福建軍務的命令，終由張紹曾的內閣發出來了。沈在三月二十五日猶通電辭卻北政府的任命，二十八日並表示遵照大元帥的命令移防西江，設司令部於肇慶；但至四月十日，沈以移防西江爲名，將軍隊集中新街韶關等處，開秘密軍事會議，到十六日，在新街就任北政府的廣東軍務督理，通電請中山離去粵境了。幸而中山早有戒備，立即命令各軍一致討沈，沈軍不支，約至五月中，沈軍全失勢，沈鴻英退往南雄，討沈的戰事，暫告一段落；大元帥的大本營，算是站穩了。

中華民國十二年 五月九日

二、粵省最近之戰訊（註五）

香港電訊滇黔聯軍自江支兩日，先後占領英德，清遠後，北江戰事已漸見平息，惟肇慶方面仍在激烈爭持中。據聞沈軍麇集於西路者，尚有萬餘人之衆，加以北軍三千，勢頗不弱，目下已將各隊分佈於各山之巔，架炮防守，並派別動隊四營，馳往新興，助李耀漢發難，藉爲牽掣聯軍兵力。魚日（六日）晨七時，聯軍約有一萬人，分三路開始總攻擊，截至陽日（七日）勝負如何，此間尚未得確報云。又訊，孫文自得聯軍戰勝之捷報後，麻日（六日），親赴三水犒師，虞日（七日）回省，在帥府召集軍事會議，結果決定分四項辦法進行：（一）派楊希閔、朱培德圍攻韶關，限七日內驅逐沈軍出境。（二）派程潛、李福林、陳某奮力攻取肇慶，以遏北軍來路。（三）魚電許崇智另派一軍，繞道進駐始興，堵截桂軍歸路。（四）急電謝文炳，由湘邊回粵，共商攻肇策應云云。

廣州函云：沈軍敗退之消息屢經證實，最近謝文炳一部之護法軍，且與李軍會合，將韶關佔領，斷絕沈軍北退之路，是則，沈氏對粵既不易得手，恐自保亦有所不能矣。茲覓得謝文炳入韶關前之通電如下：

（銜略）沈鴻英、沈榮光父子包藏禍心，謀危大局，凡屬粵人，靡不痛憤。茲聞沈軍竟於本月銑日，分兵四路，襲擊廣州，以圖謀個人之權利，而不惜犧牲莊嚴璀璨之廣州，其糜爛人民之罪，萬死不足蔽辜。文炳前奉東路討賊軍許總司令收編，率軍屯駐粵邊，嚴重監視。猝聞警耗，三軍髮指，一致請纓，已於號日，由湘邊出動，親率所部健兒，先克坪石，進攻韶關，殲除醜類，共賦同仇，倚馬陳詞，希爲鑒察，謝文炳叩。又沈鴻英昨日續有電致京原文如下：

（銜略）去歲湘贛旋師，奠定桂局，征輟甫息，粵變方興，鄰災迭告，義難漠視，因與滇桂聯軍結約，促成統一。誓激始終，率師東下，削平大難。數月之間，兵無儲糈，土有饑色，猶整飭軍紀，維持治安，對於粵人可告無罪，尙冀中山真誠爲國，除卻虛榮，乃開府稱尊，圖謀北伐，言行謬妄，威信掃地。鴻英軍人，祇知愛國，豈肯違反民意，附同長亂，陷國家於滅亡，置民生於不顧。況其內容腐潰，民怨叢集，爲中山計，非棄職赴滬，實倡兵工，無以恢復。令名用是宣言，請其返滬，並表示擁護中央，完成統一，一切苦衷，業於銑日電陳，想爲國人所共諒。無如中山忠言逆耳，怙過實行，含沙射影，顛倒是非，厚誣橫誣，熒惑耳目，自維德薄，誠感未孚，方寸無慚何

庸深辨，猶望粵滇友軍，激發天良，一同勸告，俾中山翻然覺悟，粵禍可期消滅。不料楊希閔、楊如軒、楊池生等，辜信寒盟，勾結朱培德、劉震寰、陳策輩，脅持中山，稱兵逞亂，襲擊我軍，甘爲戎首。鴻英素以至誠待人，不忍共舟之相澤爲同室之操戈，函使婉勸，至再至三，彼等竟置弗恤，增兵來犯，露自彼開，義無返顧，揮戈環甲，誓掃妖氛。伏懇中樞明令撻伐，勿再優容，各省義師協力征討，務令逆黨授首正義，重申障礙悉除，陰靈頓掃，民國前途庶幾有光。鴻英職重，典軍備嘗艱苦，宦情久淡，解甲無緣，何忍輕事兵戎，重貽民累，惟念亂徒一日不除，則統一一日不成，故寧忍痛須臾，不欲多滋紛擾，爲粵爲國，在此一舉，現在楊希閔等逆軍迭被痛擊，紛紛潰散，指日即可蕩平。其他各軍，苟非甘心助逆，無不可開誠提攜，披肝瀝膽，同紓國難，粵局綏靖，爲期不遠。誠恐遠道傳聞，失實淆亂觀聽，特此電陳，伏希垂察。沈鴻英叩。有此電文極爲沈鴻英本身掩飾，事實與電文或有出入，惟聯軍勢已漸盛，料不久沈鴻英軍將逞危境。

陳炯明部在東江復叛。

陳炯明部在東江復叛，陳修爵進佔龍門，圖襲增城；楊坤如攻石龍。往歲陳炯明叛變，楊坤如稱兵首亂，旋因窮蹙乞降，至是又叛。（註六）陳逆部葉舉、洪兆麟於次（十）日到惠州，成立偽粵軍總指揮部，進擾增城、石龍。孫大元帥十一日電汕頭東路討賊軍總司令許崇智，令嚴加注意。（註七）據李烈鈞「孫大元帥戡亂記」敘述：陳逆部復叛，在四月杪已開始行動。（註八）

北京政府以金幣付還庚款案，咨舊國會衆議院。

北京政府以比利時、意大利、美國、日本、西班牙、英國、荷蘭、法國八國，因張內閣於二月十一日已通過應允法國要求，以金幣付還庚款，故而在法國策動之下，要求以金幣付還庚子賠款。北京政府乃將此案，咨舊國會衆議院公決。（註九）

北京政府財政總長劉恩源辭職赴津。

四月二十六日，北京高級軍事首長馮玉祥、王懷慶等人率領軍警，包圍財政總長劉恩源，勒令出立筆據，限本月三、五、十等日，分三期發放一月經費一百三十萬九千餘元。惟至今日，軍警餉錢仍無着落，劉恩源恐再受軍警包圍凌辱，遂於本日遞上呈辭，動身往天津去矣。其辭呈如下：

「呈爲時艱事急，材力難勝，懇請辭職，仰祈鈞鑒事。竊恩源一介武夫，未諳財政，前蒙鈞令俾掌度支，受事之初，年關逼近，庫空如洗，窘迫萬分，勉勉支持，差免罪戾。惟臨時補救，尙易見功。而來日方長，何以爲繼，既膺重任，豈敢畏難。邇來所夕籌維，擬謀根本計畫，現雖曾進行，稍有端倪，實非急切所能奏效。旁觀不諒，責備紛來。凡屬同舟，誰非舊雨，軍政欠費，寧不洞知。正在積極張羅，藉以少資點綴，乃以時機所迫，殊多緩不濟急之虞。遂使顛蹶貽譏，竟有力不從心之慮。處茲困境，應付俱窮，瞻念前途，殷憂尤甚，與其戀棧，何若讓賢，政擅下情，上陳鈞聽，懇乞俯允特簡賢能，俾得早卸仔肩，以免更滋貽誤，實國家之福，亦恩源之幸也。所有懇請辭職原由，理合呈請鑒核批准，謹呈大總統。中華民國十二年五月九日，財政總長劉恩源。」（註一〇）

外國使節催逼北京政府，限期將臨城劫車被擄外僑救出。北京政府派員分訪各國駐京公使，說明處理此案方針。

英、美、法、義、比等五國公使繼嚴重抗議之後，本日又發表聲明，限北京政府於三日內，全數救出臨城被擄外僑，逾限依時要求賠償。（註一一）北京政府以事態嚴重，遂集中全力討論營救外僑問題。

北京政府既急於營救外僑，則所有進剿土匪計劃，均祇好暫擱，即山東督軍田中玉亦以遵從外人意見先行相機救出被擄之人爲是。本日田中玉電國務院張總理、交通部吳總長、保定曹巡閱使曰：

「昌密。疊電敬悉。前因魯省兗沂一帶匪勢披猖，經玉飭隊嚴剿，將該匪等歷來盤據之巢穴，如豹子谷等處嚴密圍困，以冀根株剷除。不料該匪勾引外匪，竟敢劫車架擄西人，以爲要挾，殊堪痛恨。惟此事現既牽動外交，揆情度勢，自未便操之過激。昨據美國公使與敝署張參謀面談，現在臨城方面之外人意見，均希望軍隊對於匪徒暫緩進剿，以免被擄之人，發生不測情事等因。經已飛電兗州何使，相機趕辦。如果彼等主張，確於事實有利，自不妨暫行從權辦理，知注特復。田中玉、佳。」（註一二）

是日，北京政府特派代理部務沈瑞麟分訪各國駐北京公使，說明北京政府處理方針。此爲臨城劫車案後，北京政府爲此案首次分別與各國公使正式會晤。

當時，以英、義兩國公使反應最爲激烈，茲節錄沈瑞麟分訪英、義兩公使館「會晤問答」紀錄，用觀其概：

一、英館會晤問答

「部長（沈瑞麟）云：此次土匪搶劫津浦快車，綁擄外國旅客，並擊斃貴國人一名，實屬意外事變，本國政府抱歉達於極點。

「麻使（英公使）云：貴國係文明國，竟有此類之事發生，誠爲不幸。津浦鐵路係京滬要道，時刻有外人旅行，今因保護不力，以致快車被匪搶劫，擄去外國搭客二十餘名，並擊斃本國人一名，殊屬駭人聽聞。……

「部長云：自昨日領銜公使謁見總理後，政府已決定採用和平方法，務期先將外人營救安全出險，然後進剿，以免被擄人遭遇不測。本日交通部接准曹巡閱使來電，贊成先用和平權變辦法，曹使已派幹員馳赴濟南，幫同田、熊軍民兩長，商議急救辦法，並帶食品慰問被擄外國搭客。

「麻使云：此事至爲重大，尙不知貴國政府已否覺察其中利害，應請貴代總長轉總理暨全體閣員，自從庚子以來，貴國外交事件之重要，誠未有過於此次者，敢請貴國政府急籌相當辦法是幸。

「部長云：昨日大總統業下命令，將山東督軍省長交部議處，並將所有肇事地點文武官吏先行撤任，聽候查辦

。並責成山東地方長官迅將被擄人等先設法救回。此令貴使當已閱悉。貴使所述各節，明日自當代陳總理。惟貴使以爲本國政府或不覺察此事關係重大，貴使對於本國政府之責任心，似有未盡了然之處。

「麻使云：此次遇匪之本國搭客，除被害之饒特納君（按即羅斯門），及現時姓名未詳一人外，尙有三四位英國人民，現仍被匪拘留，合應開單，以便設法營救。」

「部長云：一俟本部接有消息，即當隨時用電話與貴署接洽。」

二、義館會晤問答

「翟使（義公使）云（面提照會一件，口述照會內容要點）……首述穆安素律師尙在匪處，次謂卡羅麗女士（按即六日被土匪釋放者）已於昨晨狼狽來京，義人所受損失，本公使應保留要求賠償之權，穆安素之生命應由中國政府負責。末謂中國政府應即撤回追剿之軍隊，並立刻救回被擄之人。最後根據領銜公使用外交團名義向總理所作之聲明，特向貴政府抗議。」

「部長（沈瑞麟）云：昨晚總理、吳總長與本次長曾經會議此案辦法，先用和平手段救回被擄之人，然後再由四省會剿，以清匪患。」

「翟使云：此次事故發生，貴政府若不急切設法救出被擄之人，並速圖善後辦法，則將來影響於貴國前途，誠非淺鮮。」

「部長云：政府對於此事極爲注重，業已電飭當地軍民長官停止進剿，迅籌和平辦法，營救被擄外人安全出險。此項訓令極爲嚴厲。」

「翟使云：據義女士所稱，被擄之人，飲食極苦，並帶來麵包一小塊，以示衆人。」

「部長云：飲食一事，現已由交通總長、曹巡閱使，備就鋪蓋及食品，運送該處，托由鄉人前往送贈。」

「翟使云：如此甚善。……」（註一三）

附錄：一、金聲：學理上之外力干涉論（註一四）

學理上之外力干涉論

自臨城劫案發現以後，外力干涉的聲浪，一時充滿於國際團體；及至最近北京的政變，並有倡國際共管論的。但何者是外力干涉？何者足以引起外力干涉？則國人還沒有明白的觀念。金聲君在國民週刊上本歐本哈姆之說，將外力干涉在國際公法上的意義，加以論釋，很足爲國人思患預防之助：

歐本哈姆者，國際公法界之山斗也，在英國劍橋大學主講是科有年，於一九一九年十月七日謝世。著作等身，其中兩巨冊之國際公法論，尤名震一時，爰節取其論外力干涉者以實吾文。

外力干涉云者，係一國因維持或變更一事之實際情況，對於他國之國務加以強力的干涉也。此種干涉，不論其性質係有權的或無權的，常與被干涉之一國之獨立及其領土或統治權有密切影響。

就保護國際人格一面言，外力干涉一層，非萬國公法所允許。然有許多例外之事，蓋非特有權之干涉；在相當之狀況下，即乏合法之基礎，亦尚有他存在之理由之可能也。

所謂外力干涉，係外國用強力之干涉也。友邦因任何兩國間之衝突，勸其用會議形式和平解決者，是曰周旋，非干涉也；友邦對於前述之會議，而親行參加者，是曰調停，非干涉也；對於一國之內政，提出忠告或辦法，供其採擇者，是曰居間勸解，非干涉也；因一國之要求，他國與以助力者，是曰協助，非干涉也；無權干涉之所以異於有權干涉者，因其縱非國際法所深禁，甚或可加以原諒，然終有侵犯一國之獨立或領土及人格之處。而有權之干涉則不然，蓋不僅在法律上干涉關於他國獨立領土或人格之根據，且對手方亦具有任其干涉之義務也。

有權干涉之種類，重要者凡六：

(一) 宗主國於附屬國之事務，頗多有權加以干涉者；握有保護權之國家之對於被保護國也亦然。

(二) 一國之外交，同時於他國有相等之連帶關係者，若一國逕行已意時，他國有干涉之權。

(三) 如一國之對外獨立及其領土或政治上之至高權，已受國際條約之限制，而不能遵照此限制行動時，其與有關係之國家，得加以干涉。

(四) 不論在平時或戰時，苟有一國違背國際間習慣上公認之規則或國際條約，對手方得有權干涉，並使彼國服從此項規定。

(四) 凡一國會以條約保證他國之政體或保證某朝代之統制者，當其變更政體或統治者之時，得有權干涉。

(五) 一國因保護其僑外人民之生命全名譽財產等起見，對於他國得行使其保護僑外國民權，加以干涉。

所謂不得用干涉手段強迫他國償還公債之學說，雖經阿根廷及其他南美諸國在一九〇七年之第二次海牙和平會議極力主張，迄未獲成立，不過採用北美合衆國提出之限制用強力索償還債務案。此項限制案所指，不問私債或公債，除債務國拒絕或怠於一種公斷之提出，或於承諾公斷後，竟使無調和餘地，或於業經公斷後不履行公斷之結果外，不能用國家之勢力索還債務也。

除上列之有權干涉外，尙有其他數種干涉，雖有足以侵犯一國之獨立及其領土上或政治上之至高權之處，然常爲國際習慣所允許，即於自存及於均勢之關係上有必要時之干涉是也。由第一種言之，祇須出於自衛之必要，即可不問此種必要出於第三國之行動，或其他偶然發生之事實也。至第二種所具之理由，則因保存國際間之均勢，實爲使國際公法得以存立之一大條件，設國際團體不能互相牽掣，行見權力強大之國，一意孤行，毫不顧及國際法律矣。

此外尙有爲人道主義起見而使之干涉。斯種干涉不特爲多數法學家所許可，且有承認其爲一種之有權干涉者。此舉在國際法上究竟有無根據，固尙待研究，惟輿論上已有一致之傾向。

四：

苟將國際法上所謂之外力干涉及已出現之事實詳爲分析，則知其與戰爭相類，純係一種政策作用，其原因有

(一) 即就有權干涉言，無非干涉不可之規定，對於一事應否加以干涉，純由當事國之主持。

(二) 本國之權利曾否被其動搖，與當時是否有自衛之必要等等，皆須由己國自行取決。

(三) 均勢之內幕，既屬甚形複雜，而各國國權之歷史的發達，尤多逐漸開展之象。是以任一事實，是否果足以影響均勢之局，而有加以干涉之必要，各國所見殊不一致也。至於人道主義是否被某國之某行動所破壞，亦更乏一定之標準。

世界絕少於已事毫無關係而妄行干涉他國之事者。縱干涉之口實，（如爲自存均勢及人道主義等）不患無

所藉；視干涉爲一種政策作用，於各國之幸福，實無重大危險。然因國際之關係，既如其密切；列強之互妬，復如是其甚，是以設有一國妄行干涉他國之事，鮮不引起極大之反響。爲各國利益計，有時殊不得不一致維持國際法律之效力也。北美合衆國之門羅主義出世後，干涉一事之政治的性質，益行明顯。門羅主義者，原爲合衆國總統門羅於一八二三年十二月二日在國會所宣布之主張，用以抵制歐洲各強國干涉南美各國之事者也。此主義所含之要點有二：

(一)關於美洲西北境界線一點，該宣言稱，美「洲各國業已維持其自由及獨立，此後將不受歐洲任何國家之干涉。」此雖未經歐洲列強之承認，（英俄兩國反對尤烈）。然自斯時起，美洲之土地，從未爲歐洲國家所佔有。

(二)關於抵制當時歐洲列強干涉南美洲各國之事，該宣言聲明，合衆國從未干涉歐洲之戰事，此後亦將絕不干涉；惟爲保持合衆國之和平及幸福起見，不能允許歐洲各國伸其勢力於美洲之境，以干涉南美各共和國之獨立。

自此以往，北美合衆國對於南美各國之事，幾有一種政治上之特殊勢力；凡歐洲國家與彼等有所爭議，合衆國無不出而干涉。迨南北戰爭後，漸有不能堅持門羅主義之傾向，惟合衆國仍重視此主義如故也。

就法律方面言，美洲各國之干涉他國之權利，及被他國干涉之責任，與歐洲各國無或稍異。且歐洲各國之得在美洲佔有土地，亦與他洲相類。國際公法爲世界文明各國所共守，關於干涉之規則，歐美實屬一致。故門羅主義之重要，不在法律的關係，而在政治的關係。且門羅主義之濫觴，固爲維持南美各國之獨立；而南美各國之獨立，實足以減少門羅主義之效用。迨一旦羽毛豐滿，不特不能再受合衆國之節制，更將自有其門羅主義以保其獨立與自由也。

凡上所陳，無非用以詮釋外力干涉一詞在國際公法上之意義。茲更重錄其驚心動魄之原文數行於左：

「此等之干涉，不問其爲有權的或無權的，而常得實現，且必牽及被干涉國之自主權，土地權或最高權。」

「夫國於世界，苟非於己國有重大關係時，固無無端干涉他國之事情者。然果出於干涉矣，則欲在法律上覓得口實，實非難事。謂出於自存可也，謂均勢關係可也，謂出於人道主義亦可也」。

二、國內土匪問題與國際法（註一五）

關於論我國土匪問題與國際關係的文章，本誌第十一期的評論之評論已選登過一篇金聲君的學理上之外力干涉論了。最近燕堂君在太平洋雜誌上論國內土匪問題與國際法，很可以使我們得到些國際法常識。該文共分三節，第一節論外僑所屬國保護之權利及駐在國保護之義務：

國家保護僑居外國之人民，及駐在國政府給與外僑之保護，此種現象在憲法上及國際法上均係國家觀念進化之近代產出物。當國家對於個人之法律關係在公法上未明確以前，國際法上亦無所謂保護僑民之國際權利義務。羅馬法對於外僑採取屬人主義，雖與外僑以保護，然僅限於友邦之人民。日耳曼民族習慣上對待外國人尚屬寬大，而其保護之方法則多以酋長之喜怒為待遇優劣之標準。及至歐洲中古，人民與土地之關係成為權利義務之準繩；臣對君有盡忠之宣誓，君臣之間保護與服務之相互關係，因之而生，然其保護仍不能達於國境之外，逮至歐洲三十年戰爭告終，各國不分大小強弱，均互相承認法律上為平等獨立之國家。僑居外國之國民有時不脫離或不能脫離本國之國籍及其主權之支配，同時不必須受駐在國之管轄及其處分。於是僑民所屬及駐在國之間因僑民之待遇問題即不免發生衝突矣。

不特此也，近年來交通日便，遷徙日易。再加以海外投資，國人隨之而至；國際貿易發達，彼此往來自然增多。各國人民間之各種交際，皆足以構成待遇外僑問題國際爭議之原因。

因僑民之待遇既發生法律上及事實上各種國際衝突，國與國之間因保持交際之需要，自不能不有一種規則，以爲解決此項爭議之標準，用之以定外僑所屬國與駐在國間之權利義務。駐在國國際義務之範圍即所屬國權利之範圍。國際法上關於駐在國保護外僑之國際義務之規則，至爲明顯，至爲確定——各國對於領土內之他國人民，必須給與與本國人民同等法律上之利益，同等行政上之利益，同等保護之利益，如其被侵害，並給以同等救濟之利益；但其給與其本國人民之保護，須以合於國際公認之「文明標準」爲限。此乃國際習慣及國際法

學家所共認之規則也。

所謂「文明標準」即學者所稱國民所享受之「國際權利」International rights 是也。「國際權利」普通認為各文明國之國內法對於國境內一切人民所給與之權利。國際團體內之國家，在現在文明程度之下，凡屬個人，以其人之資格，不問本國人外國人，皆給與一種根本權利。此種根本權利。在立憲政體之下。普通名曰「人權」(Right of man)，雖其內容不甚確定，而英國著名法家 Blackstone 謂為人類之絕對權，即身體安寧權自由權財產權是也。人權不謂之「自然權利」(Natural rights)。此種自然權利之觀念盛行於十八世紀。國際法之根基成於自然法學派之哲理，名「人權」為國際權利，亦當然之變化。此種權利，無論其為歷史之結果，或為法律之進化，抑為人造立法之效果，而文明各國之國內法莫不承認個人之根本權利，此乃確無疑義者也。假如外僑於駐在國領土內此項權利被侵犯而無相當之救濟時，駐在國即為怠於履行國際義務，侵犯僑民所屬國之權利。許多國際法家主張：外僑在駐在國所有一切權利皆源於國際法，而其所以得有此項權利者實因其有國籍也。就實際而言，外僑所享各權利，實由駐在國之國內法，國際法僅定其不可踰越之最低限度，而令其所屬國充當監視機關而已。

簡單言之，現在世界文明各國對於國境內之居民，無論本國人或外國人，憲法上俱有保護其生命財產自由之義務，承認此項個人之權利為文明人所應享受權利不可少之最低限度。故文明各國亦莫不承認：一國人民僑居外國之際，其所屬國對於駐在國有要求其保護外僑至此限度之權利。誠以國與國間之交際不如此不足以維持其安全也。假如一國之政治不良，組織腐敗，不能追隨世界文明各國所共認之標準，雖其本國人民認為滿意或被迫而忍受，則他國保護已國人民權利之標準決不因此而減低也。關於外僑所屬國保護之權利及其駐在國保護之義務，國際習慣及國際法學家所共認之規則，大略如斯。

第二節論外僑所屬國保護之權力及其駐在國保護之責任：

外僑所屬國之權利及駐在國之義務，既如上述。如駐在國不盡或不能盡保護外僑之義務，侵犯其所屬國之權利後，即發生外僑所屬國保護權力及駐在國國際責任之問題。在有強健政府之國家，如外僑受有侵害之時，

中華民國十二年 五月九日

其所屬國政府之保護權力，僅限於警告駐在國之政府履行其國際義務而已。然外僑所屬國之政府，並不即刻行使此項權力，普通則常靜待駐在國按照自己之法律使用各種救濟之方法，而不遽然行使交上之干涉。但對於政府不良秩序不定之國家，如其僑民受有侵害，則其所屬國常直接行使外交上之干涉，提出警告，並有時要求損害賠償。如駐在國政府實無維持秩序之能力，在社會紛亂狀況之下，外僑所屬國常本國際習慣直接以武力干涉，實行保護自己之僑民。我國拳匪之變亂，中美革命之紛擾，招外國武力之干涉，其例也。此種手段，容易濫用，故學者主張，須於不得已之時行之，不宜輕用，以免外僑對於駐在國發生輕視之驕心，致惹起本地人民之惡感。

外僑駐在國因不履行國際義務所負國際責任之範圍，正與外僑所屬國之保護權力成正比例，隨之而為廣狹，確定此項國際責任範圍廣狹之標準，則以防止侵害之「相當注意」為定衡。凡外僑駐在國之政府對於可以行使相當注意所能避免之侵害，皆須擔負責任，法律上無可逃避。至於何者為行使相當注意？何者為未行使相當注意？學說習慣，均不一致。英美關於阿拉巴馬事件 (Alabama Case) 美國主張：所謂相當注意者乃指行使「與危機相等」 (Commensurate with the emergency) 之注意而言。該事件之公斷院亦似承認此項主張。但英國著名國際法學家郝魯 (Hall) 對之痛加攻擊，以為危機之性質普通非俟事後不能發現，若以「與危機相等」之注意為相當注意，是迫常人為所不能為，按之情理有所不合，云云。

國際習慣上，對於有秩序之國家與無秩序之國家，則每適用兩種標準。對於有秩序之國家，其政府之責任，則以其於特定案件保護受害人之「能力」為標準，而將案件之性質視為重要問題。即南美著名法家價魯孚氏 (Calvo) 所謂「盡當時之所能」 (Facilities at hand) 之標準是也。若發生侵害之原因至為顯著，人所共知，則駐在國之責任即較為重大，例如成羣結隊之土匪所加外人之侵害；若發生侵害之原因為驟然之暴力，則駐在國政府之責任即較為輕微，例如謀殺，雖組織極完備之國家亦不能預防。故一國政府所不能禁止之個人不法行為，若政府無事前事後參加之嫌疑，則對之不負責任。此乃國際機關及文明國之政府屢次聲明之原則也。

但對於組織不完備之國家，如中國，如土耳其，如從前之摩洛哥，從前之希臘，及中美南美各國，關於個

人之不法行爲，即政府無參加之嫌疑，亦多被列強之脅迫，擔負責任，不顧國際責任之原則。其表面上所持之理由，則以此項國家政亂之源，由於法律執行之不當，及軍警保護之懈怠，因之而構成國際之不法行爲。換言之，此等國家之責任，不以防止侵害之「能力」爲標準，而以「不」防止爲根據。列強此種辦法，主張寬大主義之學者多認爲與原則不合：外人僑居組織不鞏固之國，早知危險之存在，即當忍受一部份之危險，若列強此種辦法，不啻強迫弱國爲外僑生命財產自由之安全「保險」，實屬過當之處置云云。

中美南美各國自叛西班牙獨立以來，革命屢起，紛亂時見，外僑被侵害者自然爲數不少。其所屬國政府要求損害賠償，不遺餘力。故南中美各國政府及學者咸抱不平，思有以救濟之，南美大法律家價魯孚氏大聲疾呼，表示反對，謂承認此項責任有三種危險，——（一）強國得利，弱國受害；（二）優待外僑，劣待國人，發生僑民與國人不平等之狀態；（三）此項問題宜歸地方法庭辦理，外交干涉，實侵犯駐在國之主權及尊嚴。大亞美利加第二次會議，中南美各國曾宣言：外僑因叛黨或個人之行爲受有侵害，除駐在國有過失外，駐在國政府不負責任。中南美各國彼此締結條約及與歐陸數國締結條約，有將此項宣言之意思載入條約者，謂之「無責任條款」（Clause d'irresponsabilité），亦有將此項意思載入自國之憲法者，甚而至於以國內法禁止外僑請求其本國之保護者。其用意蓋在脫離歐美列強要求賠償之壓迫。但條約之規定只能拘束締約國。至於國內法之禁條，焉得變更國際之習慣？此則法理上殊欠斟酌，實際上亦不能達到目的也。

第三節是結論：

保護外僑之國際習慣與規則，雖不能脫國家勢力之影響，然吾人亦不可以愛國之熱心，而忽略國際制度之真理也。個人與國家之關係及二者活動之範圍，自來哲學家之討論，至爲詳盡。希臘關於國家之學說，則以國家之本身即國家之目的，個人僅國家之部份而已。羅馬雖不承認政治上之自由，然其保護私人權利則頗爲周密。至十九世紀德國康德之學說，以維持個人法律上之安全爲國家惟一之職務，個人主義與功利主義皆視國家爲增進個人幸福之手段。最近社會學說以國家爲社會之團結。各種學說，雖各有所偏，然莫不承認國家利益與個人利益有密切之結合。個人權利受損失，國家亦不能不受其影響，故不能不承認保持個人之利益爲國家之重要

中華民國十二年 五月九日

六一六

職任。其達此項目的，對內則有法律與機關之設立，以保護個人不受他人之侵犯；對外則有國際法及外交之方法，以保護己國之人民不受他國之壓制。研究政治學者謂政治之目的在人類之福利者以此也。國際法學家謂國家最終之使命及國際組織之目的在保證國家與個人之安全並增進羣與人之利益者，亦以此也。若一國不能保護國境以內之個人，是其國家本身之資格發生缺欠，外國於相當範圍內從而干涉之，正所以補其缺欠，與國家之目的並無不合，與國際之組織亦不相背。責任國惟有努力改善，以求恢復其國家完全之資格，以期達到國家根本之目的而已，國家與人民之虛榮心無補於實際也。

津浦鐵路局長孫鳳藻向北京政府交通部電告臨城劫車案事變經過；交通、內務兩部當即分電地方政軍首長，速設法營救被擄者出險。

本日津浦鐵路局長孫鳳藻向北京政府交通部總、次長及路政司電告臨城劫車案發生經過。電曰：「據警察處張處長文通八日由臨城電稱，文通在濟南謁田督軍，將接洽情形報告後，隨乘快車於今日十一點抵臨，當即招集各段長及逃回之員警，詳詢一切。據各方聲稱，失事之晚，匪等先將道旁工警拘禁，後拆軌道，地點距臨城十餘里，距沙溝八里。車行時，匪衆一部包圍游擊車，大部上客車搶掠。游擊警長下車抵抗，因警察不敵，被匪擊散。迨陳分段長暨南下游客車李巡官率警趕至，匪衆已向娘娘墳、狗窩、豹犢谷、黃風口一帶逃去。探聞匪首爲孫美瑤，旗上大書，山東建國自治軍第五路總司令孫等字樣，何鎮守使已率隊前往追剿。又據逃回者云：「匪衆曾向彼等聲明，汝等回去轉告田督，如將軍隊撤回，當將洋人放回，否則撕票」云云。查此次匪行此舉，一因被兵追逃無路，一即故意惹起外交，以爲要挾招安地步。觀其注點架人一事，即可知其梗概。失事地點現有陸軍、路警共同雲護。除容續報語。謹轉陳，請鑒察。」（註一六）

臨城劫車案確已引起外交上之嚴重問題，駐北京外國使節連日來紛紛責難北京政府，英國公使嘗對北京政府說：「自庚子以來，貴國外交事件之重要，誠未有過於此者。」（註一七）語含威脅，視此次劫

車綁架外人，不啻又一次庚子事變。英、美、法、義、比等五國公使以僑民被擄，曾先後向北京政府提出嚴重抗議，催迫速謀營救之法，又恐被擄之人身遭不測，故堅決反對使用武力。北京政府對此案焦灼萬分，交通部於接到孫鳳藻電報後，當即致電保定曹大帥、濟南田督軍、熊省長，務請積極設法，早將中外乘客營救出險。其電曰：

「保定曹大帥、濟南田督軍、熊省長均鑒：呂密。據津浦局報稱，探聞此次臨城搶案，匪首爲孫美瑤，旗上大書「山東建國自治軍第五路總司令孫」等字樣。匪衆聲稱如將軍隊撤回，當將洋人放回云云。查匪衆此舉因被兵追逃無路，故意惹起外交，以爲要挾招安地步等語。此事公使團極爲憤激，以爲庚子後一次之變，務請積極設法，早將中外搭客營救出險，是所至禱。交通部叩。佳」（註一八）

內務部亦發出兩通電報分致南京齊督軍、韓省長，安徽馬督理、呂省長與山東軍民長官，以臨城劫車案，事關民命、邦交，至爲重要，務請迅籌救護中外客商辦法，並妥謀善後。兩電原文如左：

一、南京齊督軍、韓省長、安徽馬督理、呂省長鑒：魚日津浦站臨城地方，大幫匪徒預拆鐵道，劫擄中外客商，迭准交通部暨田督軍先後咨電各到部，洵屬變出非常，駭人聞聽。事關民命邦交，外人責言煩至，影響國際，尤甚重要。除已電致田督軍，熊省長迅籌救護中外客商，妥謀善後外，特此電達貴督軍、督理、省長，迅於嚴飭津浦沿線及與魯省交界地方該管軍民官吏，趕速會籌防堵，協力進行，俾清匪患而資補救。並將辦理情形，隨時電部爲要。內務部、佳、印。（註一九）

二、濟南田督軍、熊省長鑒：准貴督軍陽電馳報，津浦路被劫情形，同時並准交通部咨達各到部。查此次匪徒預拆鐵路劫擄中外客商，實屬變出非常駭人聞聽，事關民命邦交，外人責言煩至，影響國際尤關重要。應請迅予分別嚴飭軍民官吏，立籌辦法，救護被擄中外客商，速使出險，一面妥謀善後，肅清匪患，以資補救。並將辦理情形，隨時電部，不勝切盼。內部、佳、印（註二〇）

中華民國十二年 五月九日

六一八

註一：李烈鈞：「孫大元帥戡亂記」(一)頁三一—三二。

註二：「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公報」第十一號，頁四一。

註三：同註二。

註四：李劍農：「最近三十年中國政治史」頁五一〇—五一六。

註五：民國十二年五月九日「順天時報」。

註六：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第五冊，頁三一。

註七：「國父全集」，第三冊，頁九一二。

註八：同註一，頁三三。

註九：「東方雜誌」，第二十卷，第十一號，頁一三二。

註一〇：民國十二年五月十日「順天時報」。

註一一：同註九。

註一二：民國十二年五月十一日「順天時報」。

註一三：田少儀：「細說孫美瑤與臨城劫東案」藝文誌，第五十九期，頁四五—四六。

註一四：同註九，頁一一三—一一六。

註一五：同註九，第十二號，頁一二三—一二八。

註一六：同註一二。

註一七：臨城劫車案外交檔案「英館會晤問答」第十號。

註一八：同註一二。

註一九：民國十二年五月十三日「順天時報」。

註二〇：同註一九。



十日 孫大元帥着中央直轄滇軍總司令楊希閔及各師長傳令嘉獎有功將士，並令軍政部查明協助作戰鄉團分別頒獎。

孫大元帥迭獲北江戰事捷報，頃又悉克復韶關，欣慰之餘，乃於是日電令滇軍總司令楊希閔及各師長，嘉勉討逆有功將士。電云：

「頃據韶關無線電局報稱：沈逆逃竄，我軍已於今早進駐韶城等語。此次沈逆倡亂，勾引北敵，盤踞北江，傾危大局。賴我軍將帥忠勇，士卒用命，摧破強敵，克復名城，奠安粵局，功在國家，本大元帥欣慰之餘，深用敦賞。所有此次戰役出力人員，着該總司令先行傳令嘉獎，以勵有功。其負傷陣亡諸將士，並着從速造報，優加撫卹。至各士兵血戰兼旬，勞苦可念，所需餉項，應即發給，着一併造具餉冊，前來請領。並着該總司令激勵將士，跟蹤追擊，以竟全功，有厚望焉。」（註一）

又以此次討逆軍興，沿粵漢鐵路各地鄉團，深明大義，協同剿逆，致收迅克之功，着令軍政部查明，分別頒獎。令曰：

「沈逆叛變，勾結北軍，進窺粵垣，冀危大局。賴我各軍將士戮力同心，勇猛殺賊，不兼旬而追奔逐北，逆氛以戢，西北兩江名城大邑，次第克復。諸將士勞苦功高，一俟殘賊肅清，自應另案一體分別從優敘獎。惟查此次討逆軍興，沿粵漢鐵路各地鄉團，深明大義，乘機殺賊，或協助我軍作戰，或擾亂逆敵後方，致收迅克之功，該鄉團等爲國效命，甚屬可嘉。着軍政部調查明確，分別呈候頒給匾額，以彰義聲，而昭激勸。」（註二）

孫大元帥下令通緝黃大偉。

前東路討賊軍第一軍軍長黃大偉受北京政府嗾使，希圖擾亂治安，倒行逆施，悍然無忌，自四月在香港，密與陳炯明往還，挾有多金，運動討賊軍將士，背叛革命，本日孫大元帥特令宣布罪狀，交各軍長官一體通緝。令文如下：

中華民國十二年 五月十日

中華民國十二年 五月十日

六二〇

「前東路討賊軍第一軍軍長黃大偉，近受北廷嗾使，挾陳逆重金潛伏香港，派遣黨羽，散布謠言，運動軍隊，希圖擾亂治安，破壞大局。該前軍長以青年學子，受本大元帥訓誨培植十有餘年，內預機要，外參戎行，優渥隆重，鮮有倫比，乃桀驁放縱，屢抗軍令，善誘嚴督，訖無悔改，本大元帥猶曲予優容，冀終悔悟。前討賊軍進駐福建，該前軍長一意孤行，剛愎自用，上級長官命令，均等升髦。本大元帥爲統一軍令起見，不獲已飭令解職，並擬任以他項重寄，以酬前勞。乃該前軍長毫不思過，倒行逆施，悍然無忌，以至此極。茲特宣布罪狀，交各軍長官一體傳令通緝，務獲究辦，以儆背叛而肅軍紀。此令。」（註三）

黃大偉去年北伐，討陳及入閩各戰役，均有功績。入閩後，因部隊改編事，與總司令許崇智衝突，蔣中正勸其暫避上海，以維上下感情。（註四）在上海孫總理委以中國國民黨本部軍事委員重任。（註五）及孫總理回粵復任大元帥，黃未隨往。近則私往香港，與陳逆惻明勾結；時陳逆再叛，大元帥遂下令通緝，明邪正順逆也。

中國國民黨總理孫先生文委任壩羅、意基度、智京等地黨分部及那卡利、主咕、高老沙、世利喬等地黨通訊處職務。

本日，孫總理委任朱鳳吾爲壩羅中國國民黨分部正部長，詹仲民爲壩羅中國國民黨分部副部長，王弗鴻爲壩羅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正議長，李嘉鵬爲壩羅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副議長。黃一新爲意基度中國國民黨分部正部長，萬民強爲意基度中國國民黨分部副部長，陳茂華爲意基度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正議長，鍾昌鶴爲意基度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副議長。趙彪爲智京中國國民黨分部正部長，李滿爲智京中國國民黨分部副部長，李珍爲智京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正議長，梁有成爲智京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副議長。陳福元爲那卡利中國國民黨通訊處正主任，羅景華爲那卡利中國國民黨通訊處副主任，李霖義爲那卡利中國國民黨通訊處評議部正議長，余百發爲那卡利中國國民黨通訊處評議部副議長。

周澄清爲主咭中國國民黨通訊處正主任，陳錫棠爲主咭中國國民黨通訊處副主任。鄭錦達爲高老沙中國國民黨通訊處正主任，周瑞典爲高老沙中國國民黨通訊處副主任。鄧以光爲世利喬中國國民黨通訊處正主任。

又委任符潮波爲壩羅中國國民黨分部黨務科主任，鍾蔭墀爲智京中國國民黨分部黨務科主任，胡堯亞爲那卡利中國國民黨通訊處黨務科科长，唐敬富爲主咭中國國民黨通訊處黨務科科长，李年常爲高老沙中國國民黨通訊處黨務科科长。

又委任朱維烈爲壩羅中國國民黨分部會計科主任，潘桃爲智京中國國民黨分部會計科主任，甄增培爲那卡利中國國民黨通訊處會計科科长，唐敬富爲主咭中國國民黨通訊處會計科科长，陳棠爲高老沙中國國民黨通訊處會計科科长，司徒德煒爲世利喬中國國民黨通訊處會計科科长。

又委任陳克珍爲壩羅中國國民黨分部宣傳科主任，黃昌爲智京中國國民黨分部宣傳科主任，朱義然爲那卡利中國國民黨通訊處宣傳科科长，周澄清爲主咭中國國民黨通訊處宣傳科科长，李嶺南爲高老沙中國國民黨通訊處宣傳科科长。

又委任符漢精爲壩羅中國國民黨分部總務科主任，張漢彰爲壩羅中國國民黨分部執行部書記，朱儒翰、鍾日南、符牛坊、陳良謀、何信魯、白繼文、黃得光、吳漢光、詹所奉、李運淑爲壩羅中國國民黨分部幹事，李命根爲壩羅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書記，梁月臣、許之祿、鄭邦鍾、洪熙初、詹開奉、詹開柏、陳壯英、吳坤珍、顏書鸞、黃漢章、陳漢英、陳良鈺、黃自銘、符獻川、何鑫、符壽山爲壩羅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評議員。劉民特爲意基度中國國民黨分部執行部書記，劉民特、馮樹榮、劉廣泰、鄒科珍爲意基度中國國民黨分部幹事，劉覺民爲意基度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書記，鍾曉鳴、巫世珍、陳秀廷、郭德明爲意基度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評議員。鄧香泉爲智京中國國民黨分部總務科主任，李

中華民國十二年 五月十日

六三二

起鳳、鄧香泉爲智京中國國民黨分部執行部書記，鄭受田、羅肇初爲智京中國國民黨分部幹事，馬舜民爲智京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書記，陳樹章、賴海珊、黃朗池、趙饒、余來、梁買爲智京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評議員。馮俊三爲那卡利中國國民黨通訊處總務科科長，甄香泉、馮俊三爲那卡利中國國民黨通訊處執行部書記，謝雨生、余仲強、練瑞隆、黃進優爲那卡利中國國民黨通訊處幹事，胡聯爲那卡利中國國民黨通訊處評議部評議員。周楫爲主咭中國國民黨通訊處總務科科長，陳錫棠爲主咭中國國民黨通訊處執行部書記。李維垣爲高老沙中國國民黨通訊處總務科科長，李錫蕃爲高老沙中國國民黨通訊處執行部書記。鄧鏡墀爲世利喬中國國民黨通訊處執行部書記。（註六）

張紹曾在私宅恢復閣議，討論臨城劫車案、軍警餉項案及財政總長劉思源辭職案。

張紹曾在私宅舉行閣議，出席者有內務總長高凌霄、司法總長程克、農商總長李根源、海軍總長李鼎新、財政次長張競仁、交通總長吳毓麟、教育總長彭允彝、代外交總長沈瑞麟等，討論臨城劫車案、軍警餉項案及財政總長劉思源辭職案。決議如下：一、臨城劫車案，據交通總長吳毓麟報告：該匪係孫美珞爲首，已打起建國自治軍旗號，若過於迫逼，必至撕票，牽動外交絕大問題，應請各軍暫緩剿辦，一面設法營救被擄之人。議決照辦。二、軍警餉項，仍責成財部從速籌畫，務於三日內發清。三、財長劉思源辭職問題，各總長意見一致主張劉財長應行引退，以避賢路。對於繼任財長，應請府方即日選任，藉維現狀。（註七）

護法議員實應昌發表聲明，要求民八議員亦得參加制憲。

民國六年黎元洪非法解散國會，部分議員南下廣州，依法自由集會組織軍政府，從事維護約法之舉，是謂護法議員。民國八年彼等在廣州開憲法會議，議決依照民國六年名額，將不贊成護法、未曾南下之議員解職，其缺額另選議員遞補之，世稱民八議員。去年國會在北京復會，納入昔日不曾南下護法之民六議員，而擯斥在粵新選之民八議員。竇應昌深感不平，乃發表聲明，要求民八議員亦得出席制憲會議，並接續八年議事日程，以次開議，方能完成護法之功，光大制憲之業。其聲明如下：

「（上略）查前憲法會議議事日程爲『中華民國憲法案地方制度修正案第二條至第四條，憲法起草委員會提出二讀』。場中討論不外此次修正案與民六原案之爭執。本席忽憶民國六年國會非法解散，依約法自由集會於廣州。民國八年，以多數贊同護法之結果，在廣州開憲法會議，依照六年原案修正，討論至地方制度第十一條第一項。有一派因主張任命省長，不能通過，藉口表決不合手續，迨極抵制，堅請變更議事日程。當時吳主席以規則無變更議程之文，堅持不移，流會至於八次。白君逾桓演說憲會停頓之原因，泣數行下，在場者亦莫能仰視。本席至今思之，猶爲愴然傷懷。」

夫廣州通過條文，乃同人辛苦艱難討論表決於南北大戰之時，不知犧牲多少生命，損失多少財產，較之民二，民六在北京通過者，尤甚寶貴。今幸憲法會議續開，自應根據八年議事日程，將地方制度第十一條提出表決，順序進行，毫無疑義。何以復有第二條至第四條之修正，更何以有撤消民六原案之質疑。且吳副議長在廣州時，對於議事日程堅持不移，甚至破壞制憲，亦所弗惜。此次開議對於議事日程，尙未聞有力爭變更，如廣州時之烈者，何以屢次變動，前後如出兩人耶。當日演說泣下之人，何以不聞提說八年制憲一字耶。本席主張接續八年議事日程以次開議，並主張八年遞補同人一致出席，以完護法之功，而光制憲之業。既和且平，兩統歸一，國利民福，其庶幾乎如何，即希指教，並頌議祺。竇應昌。」（註八）

依附曹錕議員范樵、吳蓮炬等，提出解釋黎元洪總統任期案。

民國九年直皖戰爭，民國十一年直奉戰爭，直系連戰皆捷，氣勢鼎盛，已成爲北京政府之後臺老板

。直系領袖曹錕進而覬覦總統之位，所謂請黎元洪復位，亦祇是其佈置圖謀總統職位之踏腳石而已。然而舊國會於去年八月一日開會後，不亟將黎元洪復位任期依法解釋，俾正名定位，不貽反對者以事實總統之誚，而曲突徙薪，並絕覬覦者急不暇擇之想。於是議論紛呶，依張耀曾之解釋，則謂黎元洪六年七月之離職，乃事實上之離職，非法律上之離職，馮國璋之代理乃事實上之代理，非法律上之代理，今次復位，其任期尙有一年三月餘。駁之者又謂，馮國璋代理之期間爲有効，黎元洪任期，僅能補足洪憲改元之八十三日及復辟之七日。而依附元洪者，又流言飛語，推波助瀾，謂元洪任期，須由袁世凱召集修改約法會議，舊約法失效之日起算，延至十四年九月始滿。曹黨聞之，愈覺迫不及待，於本日先由附曹錕議員范樵、吳蓮炬等，提出解釋任期案，謂黎元洪此次復職，爲補足洪憲改元，迄袁氏死亡之日，其任期爲百六十日。而黎元洪自客歲六月十一日復任，迄今已三百三十五日，業超過任期一百七十五日，應由黎元洪自動退位，依法由國務院攝行總統職務，一面速組織總統選舉會，選舉次任大總統。而於制憲之事，避而不談。（註九）

附錄：范樵等關於黎元洪復位之任期解釋並依法速組織總統選舉會選舉次任大總統以遏亂萌而固國本案（註一〇）

自徐氏退位，黃陂復職，國人聚訟紛紜，各持一是。有不認黃陂之復職，主張六年之李內閣在法律上有有效者；有謂洪憲之八十三日，復辟之七日，依法應由黃陂補任者；有解釋大總統選舉法第五條第二項因故二字，認黃陂之任期尙有年餘者。第一說，某記者主張之。浙盧滬何亦半近之，謂黃陂之任期，業由河間代滿，已無職之可復，研究法律，頗有見地。惟謂六年之內閣在法律上有有效，未免先後矛盾。夫不認黃陂之復職，是認河間之代理適法也。既認河間之代理適法，則由河間所組織之內閣，當然亦爲適法故自河間入代，段閣成立，即爲李內閣消滅之日，事屬連帶，法律一貫也。第二說，多數法學家均持之。依法立言，名論不刊，惟所謂洪憲之八十三日者，係就洪憲初元迄洪憲取消時計之，洪憲以後之三月，尙認爲項城之在任期間，不無千慮一失。夫洪憲之事，已成陳跡，不談法

律則已，既依法律，舊事重提，即當依法澈底根究洪憲之改革，爲約法之謀叛，即成刑事之罪犯，罪犯依法只有解職之例決無復任之理。故自民五月一日，洪憲稱帝起，迄民五月六日項城死亡止，中間一百六十日，俱當認爲民國中斷期間，依法均當由黃陂補任，不僅洪憲八十三日已也。至若復辟七日，不過國家首都一時被陷而已，各省猶是民國正朔，釜底游魂，曇花一現，漢臘不改，河山依然，事既異乎鼎革，即無補任之可言。第三說，張鎔西主張之，岑西林引伸之，解釋因故二字，至爲詳盡，於研究法律之中，寓防微杜漸之意，尤屬苦心孤詣，獨具心得。查大總統選舉法第五條第二項，係就天壇原案通過，張君係起草之一人，個中人知中趣，所言或不爲無因。惟愚細繹因故二字，似爲廣義的，非狹義的。果如張氏所云，當時何不明白規定爲因病，何必定爲因故，則外來之故障，與本身之故障，均屬之，例如也先入寇，英宗北狩，于謙迎景帝而立之。元洪之退位，猶英宗之被擄於也先也。河間之入代，猶景帝之入攝也。明史不以英宗之在擄，斥景帝爲僭竊，即今日不能以黃陂之健在，認河間爲非法，國體雖殊，義例則一也。此種事實，固不能謂之本身故障，決不得不謂之故障，國家不幸，設有此事發生，就廣義之解釋，尚有伸縮之餘地，洵如張氏之言，豈非作繭自縛，作法自弊乎。西林又謂河間代理，自非繼任，代理限於故障期間，故障既除，即應歸還大政。責備河間良是，不知自河間入代，至河間任滿，中央政權，始終操於段徐之手，是終河間之任，其故障固未一日去也。故障未去，河間自無歸政之機，即黃陂亦無復政之機，事實俱在，國人共知。岑張諸公，當憶及之，況視棄天下如棄敝屣，惟大聖賢大英雄乃克爲之。以宋太宗之仁，而有殺姪之事，以明成祖之英，而有靖難之師，以太宗、成祖之所不能者，而以責之河間，未免陳義過高，責備非人矣。推原岑張之用意，不過爲障總統之地位，防副座之奪門，爲國家立綱常，爲千古立大防，義至正至嚴也。不知六月十二日之變，完全係皖系督軍所爲，贛李，寧馮足跡未入國門一步，是無謀叛之意思也。叛督稱兵，犯上作亂，河間無一兵之出，一電之發，無謀叛之行爲也，既不同謀，又不同亂，安能構成其謀叛之罪名，剝奪其代理之位號。假使當時副座係合肥，或河間亦與謀，不妨依張氏之言，褫其勳、削其位可也。無如謀叛者係一人，入代者又一人，煨燂周納，強相比附，揆之情理，似爲不合平心論之。段徐唆使叛督，稱兵犯闕，河間手握重兵，坐鎮東南，不聞加遣一矢，律以春秋不討賊之義，河間誠萬喙莫辭。若以其消極旁觀，即認爲同惡共濟，深文刻入，誅心之義，理論或是，法律則非

也。以上三說，前辨別有政治作用，無辯論之價值，後說似矣，不免對人說法之弊，中說固屬牽強，然法統中斷於今五年，既無適法之副座，往事爲黃陂之地步，雖不無爭議之處，亦無法中之較爲合法者也。或謂黃陂之復職，係解釋法律問題，未經國會解釋以前，黃陂爲事實上之總統。斯言也，愚疑之。夫解釋法律，係因法律有疑義，所以有待於解釋。總統復職，法無明文，無從解釋。任期五年，載在憲典，法義甚明，無庸解釋。然則如之何而可，愚謂黃陂今茲之出，係根據洪憲之變而來，有前之總統復位，有民五之民國中斷，所以有民十之黃陂補任，黃陂之所以能復職者在此，黃陂之所以爲合法者亦在此。至謂黃陂爲事實上之總統，立言尤謬。蓋自洪憲改元之日，與袁氏總統資格消滅之時，雖洪憲以後六月期間，袁氏仍在總統之地位，行使大總統之職權，然此事實上之總統，則今日復位之黃陂，當然爲法律之總統也。總之黃陂此次復職，於事實既合，於法可通，惟洪憲懸案未解決，法律手續不備耳。事關國家紀綱，中樞基本，國會開會之初，卽宜提前解決此案，則糾紛自解，國是自定矣。乃時逾十月，會開百次，不聞同人一語及之，迄今猶懸案未決，國是猶在混沌中。遂致好事者援爲口實，挾爲武器，一則曰僭竊，再則曰事實總統，國人惑於浮言，昧於眞義，如處五里霧中，黑白莫辨，而國會同人熟視無覩，若罔聞知，一若默認者。然倒持戈矛，授人以柄，貽誤國家，淆亂國是，辜職之咎，萬口莫辭，謠諑之興，有自來矣。抑有更進者，民國之總統，與君主國之君主有別。君主國君主，係世襲終身的，無所謂任期，民國總統有法定任期，在此法定期間則爲總統，逾期則爲平民，固不能任意縮短，亦不能任意延長者也。查大總統選舉法第三條，大總統任期五年。又第二項，大總統任滿前三月，國會議員應自行集會，組織總統選舉會，行次任大總統之選舉。又第六條，大總統應於任滿之日解職，如次任大總統尚未選出，及選出後尚未就職，前任總統亦不能代理時，由國務院攝行其職務。黃陂此次復職，法定期限，僅一百六十日，而黃陂於客歲六月十一日復任，迄今已三百三十五日，業超過任期一百七十五日，法律資格久已不存。總統任滿而不退位，是總統違法也；內閣不依法攝行總統職務，是內閣違法也；國會不依法改選，是國會違法也，並導政府於非法，陷總統於不義也。政府當局方以法律爲國人倡，跡其所行，適得其反，將何以明示國人，號令天下乎。且履霜堅冰，致亂有漸，曲突徙薪，禍在防微。黃陂不退位，在黃陂淡泊爲懷，婆心救世，初無久私大位之心，但恐漸端一開，奸人效尤。近之貽南人之口實，尉佗之王粵可慮；遠之開延

任之惡例，狄氏之亂墨堪憂，徒滋紛擾，實長厲階，此則區區之愚，鯁鯁竊慮者也。吾人側身議會，十年於茲，兩度集會，兩被放逐，無法之痛，已備嘗之。猶幸天心悔禍，國會重光，創巨痛深，痛定思痛，宜如何懲前毖後，改絃易轍，恪守法律，力矯前非，納斯民於軌物，導政府於軌道，庶可圖未來之功，贖前日之愆。乃前車既覆，後車不戒，甫爾復位，即以居奇總統爲事，復以不法開於國人，壞法亂紀，興戎召寇，已則不德，何以規後。脫有不幸，重生意外，恐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國人不我假也。往事已矣，來猶可追，今日之事，與其以過期總統維持現狀，啓奸人之心，開毀法之先，名不正，言不順，不如由內閣暫攝總統職務，尙爲合法，較有根據也。爲今之計，請一面依約法第十九條與四十一條解決洪憲懸案，正中樞之名，糾已往之失。一面由黃陂自動退位，依法由國務院攝行總統職務，以遏亂萌而符法治。一面速組織總統選舉會，選舉次任大總統。如是庶中樞有主，國基以固，統一可望，法治可期，恢復和平，漸臻上理，萬世瞻仰，在此一舉。要之，端不可開，漸不可長，中樞不可無主，大位不可虛懸。總統延任，且夕尊榮，爲口幾何，所裨於黃陂者甚小，而始基不正，亂是用長，小之滋一時之紛擾，大之釀百年之戰爭，爲害於國家者實大也。尙望同人權衡重輕，統籌利害，於根本大法加之意焉，事關國家大法，百年理亂，心所謂危，未便含糊，謹依法提出，伏候公決。

註一：「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公報」第十一號，公電。

註二：同註一，大元帥令。

註三：同註一，大元帥令。

註四：蔣總統大事年表稿，民國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及十二月十一日。

註五：「中國國民黨本部公報」第一卷，第十四號。

註六：同註五，第十九號。

註七：民國十二年五月十一日「順天時報」。

註八：同註七。

註九：劉楚湘：「癸亥政變記」頁二四—二五。

中華民國十二年 五月十日

中華民國十二年 五月十一日

六二八

註一〇：同註九，頁二五——二八。

十一日 孫大元帥電汕頭許崇智囑注意葉舉、洪兆麟等行動。

葉舉、洪兆麟於十日到惠州，成立偽粵軍總指揮部，向石龍、增城大舉進擾。孫大元帥電汕頭東路討賊軍總司令許崇智，應嚴加注意。電曰：

「汕頭許總司令：密。葉舉、洪兆麟等逆已於十日到惠州，成立粵軍總指揮部，現已大舉來犯石龍、增城，望爲注意。孫文。」（註一）

附錄：孫陳兩軍最近之劇戰（註二）

香港電訊：粵省戰事邇來西北江方面已漸告一段落，東江方面復日趨嚴重。聞灰日（十日）粵軍葉舉、洪兆麟率部進攻石龍，與二劉劇戰二小時，二劉不支，向省城退卻，葉、洪兩部率軍追襲，沿途所得槍械馬匹頗屬不少，石龍遂爲粵軍佔領，因之省城大形動搖。嗣經孫文急調大兵，趕赴石龍救援，葉軍略退，惟目下仍在極激烈戰爭之中，勝負如何，尙難預決。又訊孫軍李福林部近因東江方面陳軍極形活躍，滇軍頗受頓挫，於灰日（十日）午率全部乘車，開赴東江，仙村，橫朗一帶，協助作戰，並據某軍事機關消息，聯軍自由三水攻下肇慶後，聞最近復與陳策會合，其作戰計畫，大抵分水陸兩路：（甲）陸路由胡思舜爲先鋒，向德慶左右兩翼分攻，桂軍因梧州爲大本營，對於德慶防線未加防備，已被聯軍乘機佔領，現仍繼續進攻梧州。（乙）水路由陳策率領，廣貞，廣利兩艦直抵悅成，待劉軍進攻梧州時，卽同時前進，以期肅清全局云。

孫大元帥通令懸賞通緝叛逆第一師師長楊坤如。

陳逆之變，楊坤如稱兵首難。旋因窮蹙乞降，至本月九日又叛，經討賊軍圍剿，退入惠州城；孫大元帥於本日通令懸賞通緝楊坤如。（註三）

和。
中國國民黨總理孫文致電上海南方議和代表，必北方放棄武力統一，乃可議

該電指示「略以戰勝對北自仍可議和。此次獲沈軍前後密碼電中，有曹錕致沈鴻英電多通，亦積極主戰。此後勿聽其甘言，必其覺悟不能以武力統一，乃可從長商議也。」（註四）

蔣中正赴廣利，與各將領議攻肇慶計劃。

蔣中正赴廣利，與各將領議攻肇慶，旋加以包圍；李耀漢因肇慶被包圍，另由陽江發動進攻江門，以圖牽制。（註五）

北京政府特派馮玉祥為西北邊防督辦。（註六）

北京政府命令裁撤「蒙疆善後委員會」。（註七）

山東督軍田中玉捕獲日本奸細，揭破日本對臨城劫車案之陰謀。

山東嶧縣保衛團團員連續捕獲兩名日本奸細，經田中玉親自偵訊結果，始知其受命入抱犢崮，冒充臨城劫車案肉票，以為日本政府對北京政府大肆要挾之口實。原來臨城劫車案被難外僑，皆屬歐美國籍，無一日人，在各國對中國抗議交涉聲中，日本因無被擄日僑，不能與風作浪，從中漁利，遂出此毒計。現以奸細連續被捕，陰謀敗露，因而作罷。

附錄：

一、有峯突起，發現日本陰謀（註八）

抱犢崮的土匪在臨城劫車所擄的「洋人」，都是歐美國籍，沒有日本人。這在中國立場說，是不幸中的大幸；在日本來說，卻是很大的「遺憾」！這話粗看起來極為費解，且從頭說明其緣由。

中華民國十二年 五月十一日

中華民國十二年 五月十一日

六三〇

民國十二年，正是歐洲大戰結束不久，日本人從德國手中撰奪的在山東的各種權益，在極不甘心的情形下，方陸續交還中國，也無異是把吃在肚內的肥肉再吐出來，其內心之難過，是可以想見的。他們不能忘情於山東的豐富資源，自然要想盡方法再事撰奪。日本，本來就是個善於無中生有，憑空製造「事件」的民族，以便藉題發揮，達到他們侵略的目的，這種事例在我國已多到不勝枚舉。突然，臨城劫車案發生了，這該是多好的一個藉口？但可惜被劫擄的洋人中沒有日本人，豈不是很大的遺憾？日本是不肯輕易放過這種機會的，他們要彌補這個遺憾，於是就着手「製造」了。

五月十日的傍晚時分，進剿的官軍都已撤出山區，在鳳凰嶺負責警戒的嶧縣保衛團隊員們，都有一種孤寂之感，情不自禁的全神注視着山區的動靜。忽然發現一個人騎着毛驢，鬼鬼祟祟的直向山裏跑，覺得此人很可疑，有通匪嫌疑，喝令他停止前進，不料他跑得更快，於是隊員們一擁而上，就把他逮捕起來，立即解送到棗莊山東督軍行轅去。督軍行轅當時以「通匪」嫌疑審問他，雙方以中國話問答，漸漸地，對方的中國話就不十分靈光了，馬腳露出，發現他是日本人。這時田中玉正如熱鍋上螞蟥，為限期營救洋人，焦思苦慮之際，忽據報又發現了日本人，立即一驚，馬上親去接待，禮遇有加。等到這位東洋客人把蘭陵美酒喝得差不多了，醺醺然而忘形，慢慢的口角鬆馳，就把實情吐露出來，原來他是要到山裏去充當被擄的東洋肉票呢！田中玉一聽這事非同小可，稍經遲疑，立即離席，派他的親信衛兵，迅速把這位東洋客人弄到僻靜地方「安置」起來，同時下令當時知道逮捕日本人的所有官兵，嚴格封鎖消息，如有洩露，所有知曉此事的官兵一律槍斃！第二天（十一日）在同一地點與時間又逮捕了一個，也是以同樣方法處理的。以後就沒有再發現。

日本人這個陰謀，是「偷雞不着蝕把米」。但是，這種手段，極端卑鄙而惡劣，不啻於國際社會，所以他們雖然蝕了「兩把米」，仍是不敢主動張揚出去。田中玉畢竟有些政治頭腦，他能看清楚這個要點，並能把握這個要點而迅作處理，在糾糾武夫中，應是難得的一個。因此，當時的新聞報導中，沒有人提及此事；在北京政府的官方文件中，也查不出這個記載來。它幾乎是已經被湮沒的事實，若不是當年會親身經歷此事的人們今天還健在，恐怕它永遠不會為世人所知了。

二、石小川解決臨城事件之談話（註九）

石小川少將，現承張閣之托，調理臨城案件。石君日前派與匪方素有關係之人調查，業經回報，所獲各項情形，確係真相，與外間所傳略有不同。茲將石君所談解決辦法與土匪情形，條錄如下，甚盼當局平心採納，或可速結此案，以免外人之責難也。

（一）交涉失敗之原因：此事初起，處理並非難事，乃一誤於延忽因循，再誤於重視外人太過，致造成今日棘手之局面。官廳最初處理茲事之誤點，最大在事權不一，北京所往之專員，各有輾集之代表。當地之官員以及外領商人等，雜查一室，聚訟盈庭，竟無一主宰之人，類皆袖看熱鬧者。如吳交長雖臨聚莊，表面非不熱忱，然除臥花車玩雀牌以外，有人問人責任，則云往問地方長官。而田中玉則以有交通總長在此，有事不須問我，交相推委，田實情焦灼而苦於無辦法，且一無統一之事權。至所派與匪接洽之人李麟閣，確為土匪所信仰之人，而政府任之不能專，政府中人入山與匪接洽者，前後有郭泰盛、丁振之。郭初入，先允匪以改編三師之條件，匪轉生疑心，丁向充偵探，與匪徒原多夙嫌，故亦不得要領，是後遂無人焉。至報載吳、田願入山，且願親身為質，不過搪塞外人而已。

（二）解決之辦法：匪方所要求者，原不過奢，祇以官廳接洽未當，以致決裂，甚為可惜。目下解決此案其要點有四：（一）改編遊擊隊，按槍計人，以孫美瑤為司令，以周天倫為副司令，其餘郭琪才、褚思振等酌任參謀、副官等職，如編兩隊，即以孫為第一隊司令，周為第二隊司令亦可。（二）由部省派員會同地方文武官吏（如知事旅團長等）作為官府代表，與匪首直接商議，由當地教堂與商會作保，以堅雙方信用。（三）放出中西人士分為三期，至多不得逾十五口。第一期釋西人二分之一，第二期釋西人全數，華人二分之一，第三期全體釋放。（四）改編費先撥十萬元，駐紮地點由官府指定。（或調往前方效力圖功，臨時酌定。）以上所擬辦法，與官匪兩方意見相去不遠。果政府肯下明令，當可如期解決，惟辦理此事之手續上，須恩威並施。第一須先示威，第二亦須有開誠之處，蓋非示威不足以殺其氣焰，非開誠又不足以示信也。若匪猶頑抗不遵，則據石君云尚另有方法，足以制服匪徒。惟現守秘，不便宜佈云。

中華民國十二年 五月十一日

六三二

全國商聯會推派代表前往臨城劫車匪巢商洽釋回綁架人票問題。

全國商會聯合會鑒於政府與臨城劫車匪徒間交涉有不便之處，以爲民間團體或可作緩衝之中間人，乃推派代表江經沅、馬炎文、張家驥、王誠齋四人爲代表，前往棗莊與匪首接洽釋俘事宜。並隨帶醫師二人、藥品多種及麵包食品等，以備診治、慰勞被擄人士。商聯本日爲此特致電匪首孫美瑤，又電魯督田中玉、山東省長熊炳琦，請派兵保護。其電文如下：

一、致匪首孫美瑤電：

「孫美瑤先生鑒：敝會爲維持國際地位，尊重人道起見，特公推江經沅、馬炎文、張家驥、王誠齋四君爲代表，於文日趨謁臺端。務懇先將中外人士，悉數釋回，尊處如有主張，統希與敝代表開誠接洽，敝會當轉商政府，切實爲雙方保證也。臨電傍徨，貽候明教。全國商會聯合會。眞、印。」

二、致山東督軍田中玉、省長熊炳琦電：

「山東田督軍、熊省長均鑒：敝會爲維持國際地位，尊重人道起見，特公推江經沅、馬炎文、張家驥、王誠齋四君爲代表，於文日前往棗莊，設法面晤孫美瑤，籌商釋回中外人士，並當趨崇階，磋商善後，請即與敝代表接洽，並請派兵保護爲荷。全國商會聯合會。眞、印。」（註一〇）

註一：黨史會藏原件。

註二：民國十二年五月十七日「順天時報」。

註三：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第五冊，頁三二。

註四：民國十二年五月十六日「順天時報」。

註五：「東方雜誌」第二十卷，第十一號，頁一三二。

註六：「政府公報」，第二五七四號。

註七：同註六。

註八：細說孫美瑤與臨城劫車案，「藝文誌」，第五十九期，頁四七。

註九：民國十二年五月二十七日「順天時報」。

註一〇：民國十二年五月十二日「順天時報」。

十二日 中國國民黨中央幹部會議決定對津浦路劫案態度，對內重責北京政府與軍閥，對外表示歉忱。

山東嶧縣臨城抱犢崗，地形阻險，土匪孫美瑤據爲巢穴。五月五日津浦車北上時，該匪毀路劫車，將全車中外乘客三百餘人，擄往抱犢崗。北京政府交通總長吳毓麟親往山東與魯督田中玉商討處理。惟北京政府欲將劫案責任卸諸交通系梁士詒、葉恭綽、鄭洪年等，且隱指梁等在港與廣州政府勾結，挑撥英方。（註一）是日，國民黨中央幹部會議第三次會議討論對於津浦路劫案態度，由與會人員葉楚傖說明此案「關係重要，其理由：（一）北京政府直轄地方，釀成對外對內如此失態，國民應羣起而糾其過失；（二）本黨乃國中唯一之大政黨，應有相當表示，方足領導羣衆，對付國交。」孫洪伊主張「本吾黨總理裁兵和平統一之旨以立言，對內重責北京政府與軍閥，對外表示歉忱。」決議：照孫洪伊意見起草通電。（註二）

陳炯明部葉舉等率部分三路攻石龍，進窺廣州。

沈鴻英叛亂後，陳炯明原冀坐收漁利，及至沈亂將平定，陳炯明部林虎、洪兆麟等即開始向廣州騷擾，黃大偉又附逆，陳炯明、葉舉、洪兆麟等於十日在惠州成立偽粵軍總指揮部，向石龍、增城等地進擾，孫大元帥曾電汕頭東路討賊軍許崇智應嚴加注意。本日，葉舉等率熊略、楊坤如、練演雄等分兵三路進攻石龍，並進窺廣州。（註三）

中華民國十二年 五月十二日

六三三

北京政府令准財政總長劉思源辭職，以張英華署財政總長。

北京政府財政總長劉思源，因庫空如洗，支應困難，尤以不能如期支付軍警索餉，於本月九日提出辭呈，隨即避往天津，不肯回任。張紹曾於十日在其私宅召開閣議，議決另選賢能。本日北京政府正式令准劉思源辭職，特任張英華署財政總長。（註四）

張英華，字月笙，直隸省衡水縣人，曾任四川鹽運使，山西省河東鹽運使，甘肅省財政廳長，江蘇省蘇州關監督等職。

劉思源發表辭職通電，自作表白。電曰：

「（銜略）思源一介武夫，謬筭財政，智疏才短，時懷冰淵。受事之初，即掬誠奉告國人，冀竭愚庸，徐圖補救。乃以時勢所迫，事與願違，負國負民，深滋內疚，今當去職，敢貢一言。邇來度支奇窘，無可諱飾，中央所資以用付者，惟此鹽餘一項。然每月扣還借墊各款，實得已屬無幾之杯水車薪，焉能有濟。擬另籌挹注之方，而庫空如洗，抵押俱無，困難情形，令人束手。思源到部伊始，適值陰曆年關，挖肉醫瘡，暫顧目前，惟念來日方長，空言無補，非速謀標本兼治之法，何以爲維持長久之計，整理內外債所以促進二五附加稅之實行，藉免監督財政之危險。一面磋商墊款及克利斯浦借款，以應急需，使本年軍政各費有著，不致再蹈臨渴掘井之弊。昕夕籌維，心力交瘁，接洽結果，可望有成。乃誠不足以感人，才不足以應變，旁觀責備紛至沓來，官吏索薪，軍警索餉，財政一席，頓成怨府。加以國會彈劾，報紙攻擊，衆矢畢集，意沮心灰。思源從政二十年，素嚴操履，撫衷自問，可誓無他。物議沸騰，莫名惶悚，與其貽譏戀棧，勿寧避路讓賢，心跡昭然，天人共鑒。除具呈大總統懇請辭職外，謹佈區區，伏惟垂察。劉思源、印、元。」（註五）

附錄：

一、賈士毅：民國初年的幾任財政總長——劉思源（註六）

在羅文幹總長被捕以後，經過汪大燮、王正廷的短期代閣，於民國十二年一月四日，由直系張紹曾組閣。張字敬輿，係保定軍官學校畢業，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一期砲兵科出身，與蔣雁行、吳祿貞、王廷楨等爲同期同學。清

末歸國，宣統三年任第二十鎮統制（師長）。張氏此次組閣，並兼陸軍總長，鬧過不少笑話，有「三無主義」（即所謂無外交、無教育、無法律）內閣之稱。河間劉恩源便是這個內閣的財政總長。

劉恩源字文泉，河北河間縣人，早年在天津武備學堂肄業，又去德國留學。學成歸國後，並未大展其抱負，歷任貴胄學堂監督、陸軍部一等諮議官、陸軍部參事、總統府軍事顧問等職。在其任顧問時，因與曹錕經常在一起研討軍政，過從至密，甚獲曹氏寵信，遂派任浦口商埠事宜督辦。及張紹曾組閣，特擢為財政總長，以軍旅出身，來筦度支大權。

張紹曾上臺後，起初標榜和平統一，後來受吳佩孚的影響，又採取壓迫南方的態度。因為吳佩孚在直系的勢力，如日中天，一心一意要實行其武力統一的迷夢，當時軍隊中流行着一句口號，就是有多少錢便打多少錢的仗，因此，各方索餉的電報，紛至沓來。劉總長因為窮於應付，乃聽從印刷局長的建議，加印了價值三十五萬元的印花稅票五百萬張，向上海大同公司和大中銀行抵押借款十三萬元，引起輿論界的一致攻擊，認為違法。劉總長不得已，把印刷局長免了職，這場印花稅風潮才算平息。計劉總長在任只八個月，終因銀行團借款無着，支配軍政費用困難，不得不自動請辭。

在劉總長任期內，還有一段秘辛，在當時也曾引起過一陣不算太小的風波。即劉酷愛平劇，頗賞識名票蔣桂稼，因蔣學識尚可，劉想予以提拔，乃呈請派蔣為僉事。僉事的位置不低，按照當時的成規，必須以勞績遞升，非服官十年，不能獲補此缺。財部同人遂大為不滿，揭諸報端，將因此不敢到部，坐領乾薪，以息紛紜。當時以閣內大員之尊而捧票友者，尚有內務總長高凌霨捧言菊朋，司法總長程克捧朱琴心，交通總長吳毓麟捧尚小雲，蔚為一時風尚，不讓劉總長專美於前，這也是民國以來歷任閣員所少有之事。

二、賈士毅：民國初年的幾任財政總長——張英華（註七）

張英華字月笙，河北衡水縣人，光緒二十七年在大洋大學畢業後，即赴英留學。學成歸國後，成為民初之新進人才。唐紹儀組閣，邀熊希齡任財政總長，任張英華為財政次長。及熊辭職，張亦罷官，一度出任菸酒事務署督辦。直到民國十一年高凌霨組閣時，始任之為財政總長。張總長在當時是屬於直系而接近吳佩孚，但他很圓滑，與各

中華民國十二年 五月十二日

派系均有周旋。

三、朔一：張內閣局部改組（註八）

五月十日以前的倒閣風潮，真是鬧得厲害。那時議員圖以不信任案倒閣；軍警部員圖以財政倒閣；而交通總長吳毓麟因張紹曾親信院秘書長呂鈞對派魏聯芳為實業專使，張會卿為塞北關監督兩事擅自假造閣議，於三日在國務院當面嚴厲斥張後，即赴天津，內務總長高凌霨，司法總長程克，也繼續赴津表示共同對張內閣拆臺，這內潰的一路，更其是倒閣派的生力奇兵，似乎可以使張內閣不得不倒了。便是張紹曾自身，這時也似乎準備下野，據當時傳說，他藉改組中日實業公司為名，與呂鈞、劉思源朋分國家在該公司的幾十萬公股，便是他預備下野後的享用的。

但是我們略記前事，當還記得張紹曾初就職時的「除非大砲打到新華門，決不離開集靈囿（國務院所在地）」的宣言。張氏本此宣言，在危急萬分中，還勉力支撐，除從前收買議員外，更分別向保定、洛陽、天津投降，以贊助最高運動，努力供給餉項為條件。——從前府院會的三位一體，會方吳景濂因謀倒張後組議會內閣，已先分離；府方至此，也完全與院決裂。——又因呂鈞為吳高程等閣員所不容，決計調任為銓敘局長，而以國務院秘書長一職分別送情於曹錕秘書曹本章，馮玉祥親信薛篤弼，以示投降之誠意。其後，外面對呂鈞仍在國務院任局長表示不滿，曹、薛對院秘書長也表不屑就，於是不得不更進一步，把素所親信的呂鈞完全犧牲，把自己的責任內閣的責任一切都委卸他，而院秘書長一職，則暫令柯逸代理，以便將來得機再好送個人情。

外面倒閣運動並不因呂鈞去職而有所改變，張紹曾也以風潮太烈，不能再行留戀，向公府請假，準備就此轉去；適值劉思源因五月十日第三期軍警費辦不出，恐怕被擄到南苑去喫苦，先期微服狼狽逃往天津，並遞呈堅決辭職，於是張氏得一機會，一面准劉辭職以去倒閣目標之一，一面便以這財政總長一席，應酬倒閣派後臺牽線的張英華，於五月十二日下令。並傳聞張氏準備倘如此再不濟事，將更進而排去政學會兩閣員，以農商教育兩席地位與天津派，訂立護閣條件，惟這一事現在還未得事實的證明。

果然，這樣一來，倒閣風潮和緩了不少。五月十日張氏私宅的會議，拆臺諸閣員都到了；軍警部員聞餉索薪聲也暫時靜止了；衆議院中的不信任案雖然在全院委員會覆議成立，但有全民社的議員出來謀替他設法圖謀推翻了。

雖然張內閣不久必倒，但這一時的勝利，很可證明他所施手段的有效。

我們對於近來的倒閣運動和張內閣藉局部改組以暫時存活的事情，不覺發生了些悲痛感想。張紹曾的組閣，固不得國民的同情，在理應行推倒；但細察從他署閣時代一直到現在的連續不斷的倒閣風潮，主動者卻大半不是深惡痛疾他的國民，和旗幟鮮明的政黨，甚至也不是軍閥的直接表示；乃是假藉軍閥的某種黑暗勢力，或竟是輾轉假藉這黑暗勢力的一二不得志的政客。半年來政局不寧的原因在此，安得不令人悲歎！進一步講，張內閣的失政和他所開笑柄的多，爲民國十二年來歷任內閣所無，這樣的內閣在政治清明的國家早就推倒了，而張內閣竟得隨意施用或隨意拋棄「聯絡西南」，「拉攏公府」「投降實力派」「收買議員」等等的手段，利用眼前有力的各方，在風雨飄搖中苟延殘喘將及半年，則中國政治道德的破壞真到絕點了，唉！

參議院議員張光燁等對臨城劫車案追究責任，提出查辦曹錕、吳佩孚議案。

參議院議員張光燁、周澤南、何海濤、張端、黃紹侃、梁登瀛、呂志伊、李思端、張世昌、文登瀛、李文臺等十一人，以臨城劫車案肇事地點在直魯豫巡閱使轄區內，曹錕、吳佩孚身爲直魯豫巡閱使副，自難辭其咎，爰提議查辦曹錕、吳佩孚。其議案原文如下：

「近自津浦車大劫案發生，損失國威，牽動外交，爲歷來未有之奇變，政府明令將該省督軍、省長、交陸軍、內務兩部議處，所有肇事地點文武官吏均撤任聽候查辦。本員以爲該地方官吏軍隊，事前毫無覺察，事後復未救護，溺職之罪，自無可辭。惟山東係直魯豫巡閱使曹錕及巡閱副使吳佩孚屬境。既拜兼轄之職，即負共同之責，律以首重從輕之義，斷未有部曲獲罪，反置長官於不問者也。況該兩使軍隊之多，甲於全國，兵勢所及，遠及邊方。自皖奉戰勢，氣愈驕橫，近且對於閩、粵、川、黔，不惜冒窮兵黷武之名，一意孤行，欲加剷滅，豈賊在肘腋轉，不能先事預防，坐使滋大。然而轄境之內，竟有此變，則該兩使非形同壘贖，即有意縱容。夫形同壘贖，則國家何貴，有此特設駢枝之官。若有意縱容，論刑律亦應施法，行自貴之典。乃讀政府明令，僅將督軍田中玉、省長熊炳琦及肇事地點文武官吏處治，而反置首重之曹錕、吳佩孚逍遙法外，釋僭號而責包茅，舍豺狼而問狐狸，失刑弛威莫

此爲甚。本員爲維持政府威信起見，謹依法提出查辦案，應請政府迅將曹鑑、吳佩孚撤去兼職，一併查辦，以圖善後，而警將來，實爲公便。提出者：張光燾、周澤南、何海濤、張端、黃紹侃、梁登瀛、呂志伊、李思端、張世昌、文登瀛、李文臺。」（註九）

臨城劫車匪徒堅持先撤退包圍抱犢崗官兵，始肯開始談判。

本日山東督軍田中玉、省長熊炳琦相繼電告北京政府，臨城劫車匪徒提出條件：非先解抱犢崗之圍不開談判；與官廳人員接洽，須由外人或地方紳士居間方足以資保證。兩電原文如左：

一、田中玉電：

「（銜略）頃日各電計達，今晚七時抵臨城，沿途視察，九時抵棗莊。據鄭幫辦士琦面稱，嶧縣紳士李麟閣等三人，偕同被擄釋回之楊毓珣，於昨日九時入山，與匪接洽，晚九時回棗。據稱匪等待遇外人尚優，惟仍提昨提條件，非先解抱子固（即抱犢崗）之圍不開談判，並不願與官廳人員接洽，須由外人或地方紳士居間，方足以資保證。琦（按：鄭士琦）意先行解圍之要挾，身爲軍人，似難輕於承認，惟迭奉電令，均以救外人出險爲第一義，又駐棗之領團，環請從權，立速允許，以表示救票之誠，當令圍攻抱子固之吳旅（按係第二十混成旅旅長吳長楨部），暫行撤退，仍由李紳麟閣等偕同美人安迪森入山接洽，尚未據報等語。查此次匪徒，擄挾外人，肆意脅制，投鼠忌器，剿撫兩難，竟一步迫於無可如何，已從權允許，而匪情鬼蜮，難保不得步進步，俟接洽稍有頭緒，再以奉聞。玉來此接見領團，業將上項困難情形，剴切申說。領團目擊實在狀況，並見官廳之誠意，營救一切，均深諒解。時期一節，允電使團，勿過堅持，並電附陳，諸希指示。田中玉、文未、印。」（註一〇）

二、熊炳琦電：

「（上略）頃據吳旅長植真電報告，本日申刻入山各員回棗，稱匪第一步要求，非吳旅先解抱子固（即抱犢崗）之圍撤退，無交出餘地。本晚已請在棗，外人說明交還情形，並奉鄭幫辦諭，准其求生，單日午前十時吳旅長、王團長以及保衛團撤至馬廠，峨山口待命。文日與美人安迪生、江蘇滙交涉員、及該縣李紳入山，交涉釋放中外

票民事件等語。查該匪搶車架票，出此毒計，其最要之點，即爲解抱子固之圍。茲既准其要求，撤退軍隊，釋放票民，當可依限解決，謹先電陳，餘容續報。熊炳琦叩。覃未、印。」（註一一）

註一：岑學呂：「三水梁燕孫先生年譜」下冊，頁二五四。

註二：中央幹部會議紀錄，見「國父年譜」下冊，頁九七六。

註三：李烈鈞：「孫大元帥戡亂記」（一），頁三八—三九。

註四：「政府公報」第二五七五號。

註五：民國十二年五月十五日「順天時報」。

註六：賈士毅：「民國初年的幾任財政總長」，頁八九—九〇。

註七：同註六，頁九三—九四。

註八：「東方雜誌」，第二十卷，第八號，頁九—一〇。

註九：民國十二年五月十三日「順天時報」。

註一〇：同註五。

註一一：同註五。

十三日 中央直轄第七軍軍長劉玉山所部收復博羅。

是晚十時許，劉玉山軍收復博羅城，次晨劉軍長上電大元帥，報告收復博羅作戰經過，電云：

「元日拂曉，令第二師三、五兩旅向嚮水前進，職率第三師及警衛團游擊隊向義和、博羅攻擊前進。午前拾時，抵龍溪墟前方，適我四路嚴師通報，現與敵相拒中，敵正向我左翼增加等語，職即令陳師長天太率九團及警衛團向正面增援，十團由左側面高山繞擊敵背，嚴師則移攻右翼，劇戰一小時，敵仍負隅頑抗。陳師長天太親率駁壳隊，冒火向該敵突擊，敵不支退守大陸墟前方一帶高山，並將由惠州河源來援熊逆略全部，衆約二千，密佈高山要隘。我顯丞部攻右翼，職部攻左翼，敵以生力之增援，據天險之形勢，屢欲反攻，因我軍極力抵禦，卒不得逞。劇戰

中華民國十二年 五月十三日

六小時，乘敵稍懈時，衝鋒十數次，敵用火力壓逼，至薄暮時，我軍向左右翼砲擊，各部同時搏肉相戰，始大潰亂，紛向博羅竄去，我軍乘勝尾追，十時，我九、十團警衛團先入博羅城，敵即棄城狼狽潰竄，我軍遂將博羅城完全佔領，刻正整隊追擊中。查是役楊、熊二逆精銳已失，惠城指日可下，職部斃敵官長數員，敵兵百餘名，俘虜敵排長一名，士兵一百餘名，奪獲敵槍二百餘桿，子彈及軍用品無數，職部陣亡士兵四十餘名，陣傷官長二名，士兵五十餘名，消去彈藥另文呈報，謹先電達。」（註一）

北京政府代表與臨城劫車匪首開議。

在各國駐北京公使嚴重抗議，並限期「於三日內全數救出被難外僑，逾限依時要求賠償」之壓力下，交通總長吳毓麟於五月九日夜間，專車馳赴濟南，會同山東督軍田中玉，於次日連袂到達棗莊。

吳毓麟、田中玉到達棗莊之後，爲求打開談判之門，乃先分頭拜訪地紳，請託協助交涉。經鄉紳們會商之後，挽請黨金元、李炳章二人入山勸說土匪與官府開議。黨、李於十二日入山會晤匪首，經黨、李勸說，並責以大義之後，匪首應允與官方代表交涉。本日官府代表交通總長吳毓麟、山東督軍田中玉偕美國人安特生（曹錕私人代表）、交涉員溫世珍（齊燮元代表）於棗莊與孫美瑤、郭其才正式見面，商議贖放外僑及改編匪軍爲官軍問題。議決官軍撤退三十里，解除抱犢崗之圍後，匪方即釋放被劫外僑。政府方面並應允改編匪兵爲正規軍隊。（註二）

附錄：田少儀：「細說孫美瑤與臨城劫車案之四」（註三）

官、匪交涉，是臨城劫車案的最高潮，還有一波三折之致。爲期有助於了解，在敘述之前，先把北京政府的政局作一介紹。

民國十二年春，亦即臨城劫車案發生之前，北京政府的總統是黎元洪。黎氏是於民十一年六月徐世昌辭職後復任。一月四日，北京政府准兼代總理王正廷辭職，任命張紹曾爲國務總理，閣員爲：外交施肇基、內務高凌霨、財

政劉恩源、陸軍張紹曾兼、海軍李鼎新、司法王正廷、教育彭允彝、農商李根源、交通吳毓麟。這時，直系軍閥曹錕運動賄選總統之說已經盛傳。同月十二日，署司法總長王正廷辭職，以程克繼任。二月三日，署外交總長施肇基辭職，黃郛繼任。同月十九日，曹錕控制下的天津會議，進行倒閣。三月七日，曹錕代表項致中、吳佩孚代表李偉章，入京迫張紹曾即下沈鴻英督粵、孫傳芳督閩之命令，翌日，內閣部份閣員反對下粵、閩兩督理令，全體辭職。九日，黎元洪「退還張紹曾內閣辭呈」，並通電全國挽留。十日，張閣再上辭呈，黎再退還；因決定暫在張紹曾之私宅開非正式國務會議，圖向保（曹錕）洛（吳佩孚）轉圜復職。十七日，張紹曾私宅會議決定內閣總復職。二十一日，北京八政團接洽不信任張紹曾內閣。二十五日，外交總長黃郛辭職，慰留，給假十日，以次長沈瑞麟暫代部務。四月二日，參議院開議不信任張紹曾內閣案，經審查後改為彈劾案。八日，外交總長黃郛假滿辭職，任顧維鈞繼署。十一日，參議院通過不信任張紹曾內閣案；二十二日，衆議院開議參議院咨送張閣不信任案，決交全院委員會審查；二十五日，衆院審查不信任張閣案，決退回參議院，待報告大會後施行。五月一日，北京天安門五一國民大會，主張推倒張紹曾內閣。二日，衆議院通過將不信任張閣案，再交全院委員會審查。三日，張紹曾、李根源在國務會議時主張下令討伐廣東，並備就命令送總統府，黎元洪拒絕蓋印，府院之間開始有了明顯爭執。就在北京政局這樣波譎雲詭之際，五月五日午夜，抱犢崗的土匪在臨城劫車事件發生了！這時山東省的地方官吏是：督軍田中玉、幫辦軍務鄭士琦、省長熊炳琦。

五月八日，也就是北京政府對於臨城劫車事件開始處理之際，張紹曾因倒閣風潮辭職，黎元洪慰留。十日，張紹曾在私宅會議，決定內閣恢復原狀，張閣二次復活。隨後，臨城劫車案就開始了「官匪交涉」。十六日，衆議院全院委員會通過不信任張閣案。六月二日，黎元洪對國務會議決定之崇文門稅務監督任免案拒不蓋印；國務院則對總統府所籌制憲經費（即國會議員出席費）藉口手續不合，退回稅務處，府院爭執日烈。六日，張紹曾內閣因與總統府爭執權限，全體總辭。七日，北京軍警藉口內閣已辭，餉項無人負責，向黎元洪索餉。九日，北京警察全體罷崗以逼黎。十三日，也就是臨城劫車案的官匪交涉完成，被擄「洋人」獲釋的第二天，黎元洪即因直系軍警索餉，並雇游民組織公民團，逼其退位離京；衛戍司令王懷慶又以兵擁之登車，窮蹙赴津。自此，黎元洪與北京政府的總

統寶座，即告絕緣。此外，四月八日，顧維鈞被任命繼黃郛署理外交總長，當時並未就職，所以臨城劫車案最初有關國際間的交涉，是由外交次長代理部務沈瑞麟所主持。到七月二十三日，顧氏始就任外交總長。

於此聲明一句；我們這樣歷述當時的北京政局，並不是要說明臨城劫車案對於北京政局有何重大影響；而在說明北京政府處理臨城劫車案之際，是在何種情況之下。這是要了解「官匪交涉」，應先了解的一個背景。

公使團抗議與北京政府的舉措

茲依序敘述臨城劫車案的「官匪交涉」。

當民國初年那個時代，土匪「架票」是極平常的事，可說隨時隨地都有，地方官府並不過問，被綁架的苦主尤其害怕官府來過問；因為苦主要「贖票」，官府則說贖票就是「通匪」，那就變成「失火挨板子——雙倒灶」了。所以苦主總是含着眼淚，不惜傾家蕩產，自己偷偷設法去贖票，官府也就「不訴不理」；這類地方事件從沒有人特別注意過。臨城劫車案在本質上說也是土匪架票，從抱犇崗的土匪劫車的動機就可以看得出來：他們除爲了要報復官軍之進剿而劫車架票外，別無其他意義，如果被擄的肉票都是中國旅客，官府中也可能是「不訴不理」。祇因爲他們意外的也擄了「洋人」，牽動了國際交涉，這個事件就得「升級」，而由北京政府直接來處理了。

且說五月五日午夜，臨城劫車事件發生，六日，消息即傳遍各地。七日，各國駐北京公使分別電告其本國，並由公使團領袖公使，葡萄牙駐北京公使符禮德趨訪國務院，謁見總理張紹曾，面提嚴重抗議，國際間之緊急交涉，於焉開始。這時的北京政府，正處於風雨飄搖之際，內閣閣員意見與聞，其不願因此引發外交上的緊張情勢，而陷於內外交迫之窘境，自可想見。是以翌日（八日），亦即張紹曾內閣因倒閣風潮辭職，黎元洪慰留的一天，北京政府即因臨城劫車案而由大總統頒發一道訓令，作爲對公使團抗議的答覆，以期暫時緩和情勢。這道訓令之要點如下：

「山東督軍田中玉，省長熊炳琦，交陸軍、內政兩部議處；所有肇事地點文武官吏均先行撤職，聽候查辦。並責成該督軍、省官，迅將被擄人等，先行設法救回爲要」。

訓令所謂「迅將被擄人等，先行設法救回」，究應設什麼辦法？並未說明；事實上，北京政府在頒發訓令之時

，也沒有任何決定。這天的晚間，國務總理張紹曾、交通總長吳毓麟、外交次長代理部務沈瑞麟，爲臨城劫車案而舉行了一次會議，他們始作了初步決定：先用和平辦法救回被擄之人，然後再由直、魯、豫、蘇四省會剿，以清匪患。不過，北京政府是在直系勢力之下，一切舉措，大都須先徵詢直魯豫巡閱使曹錕的意見，此事亦不便擅專，於是立電保定。翌日（九日）即得到曹錕的復電：「贊成先用和平權變辦法」；並「已派幹員馳赴濟南幫同田、熊軍民兩長商議急救辦法」。此即「官匪交涉」的決定經過。

公使團聲明限期救出外僑

五月九日，各國駐北京公使團發表聲明：限北京政府「於三日內，全數救出臨城被難外僑，逾限依時要求賠償」。外交上的壓力陡然加重。於是，外交次長代理部務沈瑞麟，奉命分訪各國駐北京公使，以說明北京政府的處理方針，期獲諒解，緩和壓力。此爲臨城劫車案發生後，北京外交當局，爲這個事件分別與各國公使正式會晤的第一次。

當時，各國公使對於這個事件的態度，以英、義兩國最爲激烈。茲節錄沈瑞麟分訪英、義兩公使館「會晤問答」紀錄如後，用概其餘。

（一）英館會晤問答

「部長（沈瑞麟）云：此次土匪搶劫津浦快車，綁擄外國旅客，並擊斃貴國人一名，實屬意外事變，本國政府抱歉達於極點。」

「麻使（英公使）云：貴國係文明國，竟有此類之事發生，誠爲不幸。津浦鐵路係京滬要道，時刻有外人旅行，今因保護不力，以致快車被匪搶劫，擄去外國搭客二十餘名，並擊斃本國人一名，殊屬駭人聽聞。……」

「部長云：自昨日領銜公使謁見總理後，政府已決定採用和平方法，務期先將外人營救安全出險，然後進剿，以免被擄人遭遇不測。本日交通部接准曹巡閱使來電，贊成先用和平權變辦法，曹使已派幹員馳赴濟南，幫同田、熊軍民兩長，商議急救辦法，並帶食品慰問被擄外國搭客。」

「麻使云：此事至爲重大，尚不知貴國政府已否覺察其中利害，應請貴代總長轉總理暨全體閣員，自從庚子以

中華民國十二年 五月十三日

六四四

來，貴國外交事件之重要，誠未有過於此次者，敬請貴國政府急籌相當辦法是幸。

「部長云：昨日大總統業下命令，將山東督軍省長交部議處，並將所有肇事地點文武官吏先行撤任，聽候查辦。並責成山東地方長官迅將被擄人等先設法救回。此令貴使當已閱悉。貴使所述各節，明日自當代陳總理。惟貴使以爲本國政府或不覺察此事關係重大，貴使對於本國政府之責任心，似有未盡了然之處。」

「麻使云：此次遇匪之本國搭客，除被害之饒特納君（按即羅斯門），及現時姓名未詳一人外，尙有三四位英國人民，現仍被匪拘留，合應開單，以便設法營救。」

「部長云：一俟本部接有消息，即當隨時用電話與貴署接洽。」

（二）義館會晤問答

「翟使（義公使）云（面提照會一件，口述照會內容要點）……首述穆安素律師尙在匪處，次謂卡羅麗女士（按即六日被土匪釋放者）已於昨晨狼狽來京，義人所受損失，本公使應保留要求賠償之權，穆安素之命應由中國政府負責。末謂中國政府應即撤回追剿之軍隊，並立刻救回被擄之人。最後根據領銜公使用外交團名義向總理所作之聲明，特向貴政府抗議。」

「部長（沈瑞麟）云：昨晚總理、吳總長與本次長曾經會議此案辦法，先用和平手段救回被擄之人；然後再由四省會剿，以清匪患。」

「翟使云：此次事故發生，貴國政府若不急切設法救出被擄之人，並速圖善後辦法則將來影響於貴國前途，誠非淺鮮。」

「部長云：政府對於此事極爲注重，業已電飭當地軍民長官停止進剿，迅籌和平辦法，營救被擄外人安全出險。此項訓令極爲嚴厲。」

「翟使云：據義女士所稱，被擄之人，飲食極苦，並帶來麵包一小塊，以示衆人。」

「部長云：飲食一事，現已由交通總長、曹巡閱使，備就鋪蓋及食品，運送該處，托由鄉人前往送贈。」

「翟使云：如此甚善。……」

八方冠蓋雲集棗莊

在各國駐北京公使嚴重抗議，並限期「於三日內全數救出被難外僑，逾限依時要求賠償」的壓力下，北京政府慌了手腳。爲了營救「洋人」，須派大員前往全權處理，事不宜遲，交通總長吳毓麟，於五月九日的夜間，奉命專車馳赴濟南，會同山東督軍田中玉，於第二天（十日）即連袂到達棗莊。

根據可信資料檢查：在田、吳二人到達棗莊之前，已有交通部爲營救旅客所派的專員，和曹錕所派「幫同田、熊軍民兩長商議急救辦法」的幹員等先行抵達。與田、吳二人同車而來的，有幫辦山東軍務鄭士琦，和外交部的馮特派員等。隨後陸續奉命而來的，有江蘇督軍齊燮元的代表交涉員溫世珍、徐海鎮守使陳調元，直魯豫巡閱使曹錕的代表美人安特生等，安特生本是北京政府的總統府顧問，這次則是以曹錕的代表身份前來的。爲了便於土匪交涉，更招集了幾個可以與土匪說話的人，如當時北方的幫會首領、天津警察廳長楊以德，已被招安的土匪頭目郭泰勝、丁宏荃等。此外尚有北京、天津、上海各地的公團代表，見於記載的，北京商界代表是江經沅、上海商界代表是馮少山；後來他們曾聯合組成「全國公團棗莊臨時聯合會」，以協助官府，接濟被難人員的衣食，營救中國籍「肉票」爲其主要任務。一時之間，真可說是八方冠蓋，雲集於此。

棗莊，是津浦鐵路臨城支線上的一個大站，位於抱犢崗山區之南，地當山區的出口處，屬嶧縣境，因爲中興煤礦公司設於此地，所以它比嶧縣縣城反而繁華得多。這時它成爲北京政府處理臨城劫車案在前方的司令臺，山東督軍田中玉的行轅就設於棗莊車站，所有來此的要員們，也一律住在火車上，站內爲調車使用的各股鐵道，都被要員們的花車擺滿了！因而使棗莊在繁華上又平添一種空前的「熱鬧」。請看吧：車站內外警衛林立，要員們的隨從和各色人等進進出出，大街小巷更是人潮如流，男女老幼，人仰馬翻，從四鄉八鎮不斷湧來看熱鬧。這是棗莊自開埠以來歷史上空前未有的盛況，此後數十年間，也從未再出現過第二次！

田中玉到達棗莊的當天，第一個舉措，是立即下令進剿抱犢崗的官軍停止攻擊，一律撤出山區待命，山區的各出入口，則仍由地方保衛團警戒著，這是自四月間吳長權率領官軍進剿抱犢崗山區以來，至此（五月十日）正式宣告「停火」，它又暫時恢復到官軍進剿以前的態勢。

中華民國十二年 五月十三日

中華民國十二年 五月十三日

六四六

奇峯突起發現日本人陰謀

就在官軍撤出抱犢崗山區的當天晚間，奇峯突起，在鳳凰嶺警戒的嶧縣保衛團團員，截獲了企圖潛入山區的本國人。這是在臨城劫車案中日本人的的一個重大陰謀。本文前章已介紹：抱犢崗的土匪在臨城劫車所劫擄的「洋人」，都是歐美籍，沒有日本人。這在中國立場說，是不幸中的大幸；在日本來說，卻是很大的「遺憾」！這話粗看起來極為費解，且從頭說明其緣由。

民國十二年，正是歐洲大戰結束不久，日本人從德國手中攘奪的在山東的各種權益，在極不甘心的情形下，方陸續交還中國，也無異是把吃在肚內的肥肉再吐出來，其內心之難過，是可以想見的。他們不能忘情於山東的豐富資源，自然要想盡方法再事攘奪。日本，本來就是個善於無中生有，憑空製造「事件」的民族，以便藉題發揮，達到他們侵略的目的，這種事例在我國已多到不勝枚舉。突然，臨城劫車案發生了，這該是多好的一個藉口？但可惜被劫擄的洋人中沒有日本人，豈不是很大的遺憾？日本人不肯輕易放過這種機會的，他們要彌補這個遺憾，於是就着手「製造」了。

五月十日的傍晚時分，進剿的官軍都已撤出山區，在鳳凰嶺負責警戒的嶧縣保衛團隊員們，都有一種孤寂之感，情不自禁的全神注視着山區的動靜。忽然發現一個人騎着毛驢，鬼鬼祟祟的直向山裏跑，覺得此人很可疑，有通匪嫌疑，喝令他停止前進，不料他跑得更快，於是隊員們一擁而上，就把他逮捕起來，立即解送到棗莊山東督軍行轅去。督軍行轅當時以「通匪」嫌疑審問他，雙方以中國話問答，漸漸地，對方的中國話就不十分靈光了，馬腳露出，發現他是日本人。這時田中玉正如熱鍋上螞蟥，為限期營救洋人，焦思苦慮之際，忽據報又發現了日本人，立即一驚，馬上親去接待，禮遇有加。等到這位東洋客人把蘭陵美酒喝得差不多了，醺醺然而忘形，慢慢的口角鬆馳，就把實情吐露出來，原來他是要到山裏去充當被擄的東洋肉票呢！田中玉一聽這事非同小可，稍經遲疑，立即離席，派他的親信衛兵，迅把這位東洋客人弄到僻靜地方「安置」起來，同時下令當時知道逮捕日本人的所有官兵，嚴格封鎖消息，如有洩露，所有知曉此事的官兵一律槍斃！第二天（十一日）在同一地點與時間又逮捕了一個，也是以同樣方法處理的。以後就沒有再發現。

日本人這個陰謀，是「偷雞不着蝕把米」。但是，這種手段，極端卑鄙而惡劣，不啻於國際社會，所以他們雖然蝕了「兩把米」，仍是不敢主動張揚出去。田中玉畢竟有些政治頭腦，他能看清楚這個要點，並能把握這個要點而迅作處理，在糾糾武夫中，應是難得的一個。因此，當時的新聞報導中，沒有人提及此事；在北京政府的官方文件中，也查不出這個記載來。它幾乎是已經被湮沒的事實，若不是當年曾親身經歷此事的人們今天還健在，恐怕它永遠不會爲世人所知了！

李炳章黨金元開啓交涉之門

且說田中玉、吳毓麟前來環莊的任務，是限期營救被擄的「洋人」安全出險，他們的錦囊妙計是「和平手段」「權變辦法」，明白來說，就是要與抱犢崗的土匪們辦「交涉」。但官方的要員們，都不能、也不敢冒冒失失的直接入山，必須先探詢匪方是否願意交涉，並能說服他們；因爲自事件發生以來，土匪們還沒有透露出交涉的意向。對於這個任務，他們很自然的就想到地方鄉紳們身上來。所以田、吳二人抵步伊始，席不暇暖，就開始分頭拜客，凡地方上稍具聲望的鄉紳們，一一登門拜候，見面一律是央請出面幫忙，爲國家也爲地方，請協助官府與土匪交涉。督軍總長而有那種卑躬屈節，磕頭作揖的樣子，實屬前所未見。

在地方人士的觀念中，所謂交涉，就是「說票」；說票則與土匪同罪。有身家地位的鄉紳們，誰都不肯承擔這種事情，但經不起官方的苦苦懇求，也爲了地方上能早日安靜下來，經鄉紳們共同商議，總算挽請出黨金元、李炳章二人來，並向田中玉、吳毓麟聲明；他們二人代表地方，祇負責勸告土匪們答應與官府交涉；至於如何交涉，仍請官府中人直接去辦，他們不承擔那個干係。田中玉等自然表示同意。他們於十二日清晨，就連袂入山去了。

黨金元、李炳章入山後，匪首們聞訊立即前來會晤。他們開門見山，以鄉長身份責備匪首們說：

「臨城劫車這個案子，你們鬧得實在太大了，爲國家招惹了麻煩，更爲地方惹來了禍害。現在南京有個謠傳說：外國軍艦已集中下關，洋兵就要登陸，前來救洋人。如果真有其事，洋兵們能不能打進抱犢崗來，暫且不說，地方上可要難免塗炭。就是官軍如果不顧一切，集中兵力來打，抱犢崗又怎樣防守呢？地方上可也要遭受兵荒馬亂之災。請你們爲地方上的鄉親們想想吧，不要爲地方上多惹事，到死後還留下罵名」。

中華民國十二年 五月十三日

六四八

匪首們聽罷，頗爲動容。於是繼續勸告說：

「你們這樣胡鬧下去，將來是個什麼結局呢？任何事情總得有個了結，現在田督軍已下令官軍撤出山區，你們不如趁此機會，接受招安，從此洗手，大家可以圖個出身，官府也算有臺階可下，這是兩全其美的辦法，你們覺得怎麼樣？」

匪首們面面相覷，無人表示意見。沉默很久，據說：還是郭其才先說話，他提出條件說：

「兩位老爺子這樣說，我們當然得依從。不過，也不能太便宜了官府，我們希望：①官軍們撤得遠遠的；②給我們管個餉；③收編我們爲一個師，先發給槍彈；④田中玉，何豐玉這兩個人最可惡，都得撤職。」

黨、李二人立即答覆說：

「我們不是官府中人，也不是來說票。祇是看到你們辦事沒準頭，將來無法收拾，指給你們個明路。你們可以再商議，推出代表，一切條件直接去與官府交涉，保證官府不扣留你們代表；官府或許也有代表來，你們也不能扣留或殺害」。

匪首們齊聲應諾。於是黨、李二人稍事休息，當天晚上十時就回到棗莊，向田中玉、吳毓麟說明詳情，他們自是千恩萬謝，感激非常，官匪交涉之門於焉啓開。

黨、李二人之能說服羣匪，並不是偶然的；在地方上他們確有一言九鼎的力量。黨金元，滕縣人，安清幫「大字班」，附近各縣的領袖。李炳章，嶗縣人，是翰苑門第，世代書香，其高祖是大翰林李曉東，他的舅父是光緒朝的翰林，他本人也是安清幫「大字班」，在魯南一帶，人們都以「李太老爺」稱之。可見他們的聲望如何了。

孫美瑤爲代表與官方首次接觸

匪首們送走了黨金元、李炳章後，即時又商議起來。因爲黨、李二人臨行囑咐他們：推舉代表，一切條件直接去與官府交涉；或許官府也有代表來。這是他們馬上需要商議的事。

本文前已介紹：抱犢崗山區的土匪共有十餘夥，他們互不隸屬要在羣匪中推出一個總代表來，還真是一件煞費斟酌的事。細數衆家英雄：論實力，應數孫家弟兄美松、美瑤的一夥，和周家弟兄天松、天倫的一夥，實力最大，

各有人槍一百多。論智謀，要數軍師郭其才，可惜他的實力太薄弱，除其自己外，再沒有人槍是他的。論儀表，要數劉清源，與官府辦交涉，人樣子不壞。論兇狠，應推「鎮鎮六」，兇名在外，對官軍和老百姓都有震懾作用。其餘如李振海、張黑臉、齊守江、王二掌櫃的……等匪首，也都各有其長短。不過，大家對於要做衆家頭目的總頭目與總代表這個事，都不表示熱衷。因為年齡大、經驗多的匪首們，自臨城劫車以來，都覺得這個案子做的有些鹵莽；再聽到黨、李二人的責備和勸說，似已預感到後果可能不妙；他們更懂得「出頭的椽子先爛」的道理，所以誰都不肯出頭。祇有那個少不更事的孫美瑤，流露出興致勃勃，躍躍欲試的樣子。於是，經過匪首們一番交頭接耳，竊商議之後，就把孫美瑤推為交涉的代表，要官府收編，孫美瑤就是收編司令，並推郭其才做參謀長，算是保駕。匪方的交涉代表與未來的收編司令，就這樣決定下來。

第二天（五月十三日），官方的正式代表果然前來，他們是美人安特生，和齊燮元的交涉員溫世珍。稍作洽談，即邀請匪首們派人與田中玉、吳毓麟會晤，俾開正式談判。孫美瑤的差使來了，他邀約郭其才相陪，為他壯膽出主意，帶了幾個自以為悍不怕死的土匪，以單刀赴會的氣概，隨同安特生、溫世珍來到聚壯，田中玉當然要假以辭色；土匪們橫眉豎目，表示兇狠，初見世面的孫美瑤則故作大刺刺狀。在通名報姓後，官方要求先行釋放洋人；匪方答覆陸續釋放，但須「官軍再退三十里，解除抱犢崗之圍」；「先送一批蓆子毯子毛巾臉盆和肉渠的糧秣來」，並「收編我們這支部隊」。田中玉完全應允。據說：他曾喜不自勝的拍着孫美瑤的肩頭說：「各位有這層稟暗投明的意思，那真是太好了！我跟吳總長負責向黎大總統、張總理說成，保證不出三天，定有佳音」。

這是臨城劫車案的官、匪交涉第一次正式接觸，時間是五月十三日下午，地點是聚莊車站作為督軍行轅的花車上。「官匪開議」釋放洋人、收編軍隊的消息，迅即傳播各地。也從此時起，孫美瑤遂被人們視為抱犢崗土匪的總頭目，姓名因而大著。

就在當天的下午，官府與各地公團運來接濟被擄人員的物品，包括食物、用具、煙酒、飲料等等，開始雇民夫運送入山，從聚莊到嶺山口的道路上，大車小輛，肩挑背負，人車絡繹不絕。土匪們一禮全收，大部份被他們自己所享用，祇有極少數粗劣的一部份，分潤到肉票。這也就是匪巢的肉票們開始受到優待的一天。

中華民國十二年 五月十三日

六五〇

各國公使再提嚴重抗議

在當聚莊的官匪交涉進行之際，各國駐北京公使，因救洋人脫險的限期已過，認為「中央似無能力辦理此事」，迫不及待，英、法、義等國公使，於五月十五日，再向北京政府提出嚴重抗議；竟至嚴重到要以「無政府之國」對待中國，「直接與匪人談判」。茲錄義大利公使向外交次長代理部務沈瑞麟面提抗議的紀錄如后；在這個文件裏，可使我們窺見各國態度之強硬、急切，北京政府的處境，以及聚莊官匪交涉的進行實況：

「翟使云：津浦車被劫案，據報告：所派部員暨將官，均云未接訓令辦理云云。查外交團所定期限早屆期滿，尚無釋放被擄人消息。倘此事在國外發生，主管大員當日乘專車至出事地點；而貴國乃於四、五日後，總長督軍始行出發；到臨城後，並未切實辦理。……」

「部長云：本部長接馮特派員十三日發、十五日到來電一件，內稱：昨晨入山人員，晚十時始返；據云前途要求解圍招撫等項，田督軍為急於營救起見，均允照辦。今晨復派人去約該方要人來此商議，對於外人已允先行陸續放還等語。又據聚莊吳總長今日來電一件，內稱齊督代表溫交涉員世珍，曾巡閱使代表美人安特生，前、昨兩日赴匪穴兩次與之接洽，囑其推舉代表一人，指定地點開議，以免人衆言龐。今日各幫股匪在山會議推舉代表，大致要求受撫後如有切實保障，果不失信，然後將外人全數放回。……等語。貴公使所接報告如何？」

「翟使云：本公使所接報告，在該處中國官員並未切實辦理，以致被擄外人仍未釋回。照此情形，中央似無能力辦理此事。如果中央無此能力，則我等可以無政府之國待之，直接與匪人談判。」

「部長云：自此案發生後，本部長不分晝夜與交通吳總長、孫次長辦理此事，吳總長田督軍親臨聚莊，則中央對於此案，不能不為特別注意。貴公使諒已早知，由山中來回係十四點鐘。」

「翟使云：雖如此說，然至今毫無成績可言。」

「部長云：撤退軍隊即是成績。」

「翟使云：領袖公使星期日據實部告知，所有被擄之人，大約於次日或星期二可以放回一部份，此種報告，全屬子虛。」

「部長云：本部亦據所得來電告知領袖公使。貴公使所得報告，內容可見告否？」

「翟使云：本公使所接十五日所發之電謂，昨日匪人開會，商議提出條件等語。」

「部長云：據入山人員報告，被擄之人極爲優待。」

「翟使云：優待固好，然至槍斃之時，已無救矣！」

「部長云：本部長可電詢吳總長，盼有較爲滿意之回電。」

「翟使云：本公使以此事迫切，貴國無切實辦法，故再正式抗議。」

「部長云：俟得答覆，即行奉告。」

註一：「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公報」第十二號，頁四五、四六。

註二：民國十二年五月十六日「順天時報」。

註三：「藝文誌」，第五十九期，頁四四—四九。

十四日 孫大元帥令派魏邦平為西江討賊軍總指揮，周震麟為大本營勞軍使兼督率中央直轄第一、第二兩師事宜，尹驥為中央直轄陸軍第一、第二兩師指揮。

（註一）

孫大元帥令准兵站總監羅翼羣改革兵站劃一路線方案，分設東、西、北三路支部。

先是，大本營兵站總監羅翼羣呈報大元帥，略以各軍舊日兩站系統不明，名目岐異，接濟物品路線不能劃一，以致手續繁冗，並有濫取浪費之弊，因此建議設立東、西、北三路支部，以一事權，而免虛糜。本日孫大元帥令准照辦。令文曰：

「令大本營軍政部長程潛、中央直轄滇軍總司令兼廣州衛戍總司令楊希閔、大本營警衛軍司令朱培德、中央直

中華民國十二年 五月十四日

中華民國十二年 五月十四日

六五二

轄西路討賊軍總司令劉震寰、東路討賊軍第三軍軍長李福林、中央直轄第三軍軍長盧師諦、中央直轄第七軍軍長劉玉山、大本營駐江辦事處全權主任古應芬、廣東海防司令陳策。據大本營兵站總監羅翼羣呈稱：「爲厘定兵站路線統籌接濟，懇請通令各軍查照，以明統系，而免虛糜，恭呈仰祈鑒核事。竊職部成立以來，已逾旬日，各路站所設置，略有端倪。惟各軍舊日有自行設置兵站者，領取物料每不一致，有向職轄各兵站領取者，有直接到職部領取者，亦有由職部直接運送前線供給者，名目歧異，於統系上難歸一致，於經濟上亦不免虛糜，職總監兵站，愚見所及，應行改革之處，不敢含默。茲由職部略爲厘定，以一事權。現擬分爲東、西、北三路，各路設支部一處，分站若干處，視兵力之大小，戰事之進度如何，逐漸增加站所，以期能達普及任務。北路支部專接濟粵漢鐵路附近，及琶江口以上大小北江一帶作戰軍隊之給養；站所位置，則隨前方戰況之進步移設，以韶關爲支部駐地。西路支部固定位於河口，專接濟西江、綏江兩河沿岸附近，及清遠以下作戰軍之給養。東路專接濟沿廣九鐵路及石龍增城以上東路作戰軍之給養。至兵站線所轄區域內之作戰軍隊，統歸職部所轄各部站直接供給，其舊日各軍原有自行設備之兵站，似無庸設置，亦不再向各方領取，庶省手續繁冗，且免重領濫取浪費之弊。所有以上各緣由，理合厘定計劃，附圖呈請鑒核，伏乞俯賜通令各軍查照職部計劃，派員到職部妥協接洽，庶明統系，而省虛糜，是否有當，恭候訓示祇遵。」等情，並附圖前來。據此，除指令照准外，合亟令行各軍一體查照辦理，除線略圖隨發。此令。」（註二）

護法議員梅寶璣等發表通電，指責國會及憲法會議容納民國八年在粵已經解職之議員，佔據議席之不當。

去年，國會在北重新召開，迫於環境，任令民國八年在粵召開憲法會議時已經解職之議員，佔據議席，而將在粵召集各省依法補選之議員摒諸國會之外。護法議員梅寶璣等一百三十餘人爲此特在中央公園來今雨軒開會，討論護法問題。會後發表通電，指責國會及憲法會議，容納在粵已經解職之議員，

佔據議席之不當。電文如下：

「全國父老兄弟諸姑姊妹公鑒：我第一屆國會議員去年又到北京集會，果何爲也，非國人所謂法統重光者乎？我中華民國立國以來，於我第一屆國會，再遭迫散之後，迄於今茲，何以更有法統重光之名詞發現？非因毀法竊權之輩，憑藉實力，妄肆簞鼓，置國步於荊榛，陷人民於水火，禍國兼以自禍之實驗者乎？同人等或代表地方或代表人民，曩者被暴力迫散而後，羣赴廣州，依法自由集會，組織軍政府以從事於護法之舉，俾我四萬萬人民立國之約法，不失效力，鞏固統一，以免人自爲法，致國人永久陷於前後五代，南北分裂之禍，此同人等所以認爲有始終護法之必要也。數年戰亂，所有漠視約法者之武力統一政策，均經試驗失敗，遂覺悟其所憑藉之政府，國會均與約法不合，不足以資號召，而固國基始，任我第一屆國會。仍行在京，依法集會，同人等護法功成，是非大白於天下，自宜懲前毖後，依法進行，以從事於建築事業，使我國人漸躋永久和平之域。不料我護法議長，迫於環境，委屈遷就，任令民國八年在粵開憲法會議時，已經解職之一部分議員，佔據議席，將在粵召集各省依法補缺之議員，摒諸國會之外，如此倒行逆施，尙有何法統之足云。夫法必有統，而法始不亂，此自然之理也。今國會雖經開會，而一部分議席仍爲曾經解職者所篡，據致法統陷於凌亂狀態，實等於無法，無法之國，何以昭信中外，同人等不幸於國會來京開會以後，又爲法統之爭，非最爲痛心之事乎？我國人所謂民八、民六問題，實卽國會合法不合法之問題也。此種問題在不察者，以爲係個人飯碗問題，誠屬大謬，不知實係國家是非問題，及服務於國家者之功罪問題也。國無是非國何以立此，同人等所以對於法統之爭不敢偷一時之安以貽萬世之累者。詎爭者自爭，而兩院非法會議之進行不已，以致護法事業無正當結束之機。南北血戰數年，十數省無量數犧牲，竟不能易得一萬眾景仰合法之憲法正式宣布，如此現象，誠所謂莫名其妙者。更於衆議院門外，使軍警林立，如防大敵，其對於同人等同意之所在，百思莫得其解。我國會如此現象，眞屬國民全體之羞。同人等以環境關係，惟有隱忍，待時而已。夫民主國家，值政象混純之秋，國民企望澄清而不注意於關係國本，代表民意之國會，勢必治絲愈勢，禍亂相循，終無已時。此同人等就學驗所得，敢斷言也。故同人等認爲今日解決時局，必使國會承護法之緒，完全合法，然後依法制憲，再依憲法解決一切政治問題，我國人所殷望之和平統一，乃能如願以償，否則南轅北轍，愈趨愈遠，況現在國會根

中華民國十二年 五月十四日

中華民國十二年 五月十四日

六五四

本既不合，違法之點，又筆不勝書。同人等就其大端，已爲十一次之宣言，代表尊嚴完全失墜，國本所繫，亦國家體面攸關，我國人實有應行注意之必要。今更擬於最短期間，速成憲典，以敷衍國人，試問以一小部分之不合法議員列席憲會，此種制憲，適足以啓國內之紛爭，招國外之輕視。同人等於力爭法統之時，又不禁爲憲法前途危。此種根本不合法之憲法，假使倖成，實爲我四萬萬民衆之大恥。同人等爲慎重國本起見，萬難緘默。誓與力爭，務使憲法依法告成。更敬告我國人以冀羣起，有以糾正憲法，前途實利賴之。護法議員全體同叩。」（註三）

四川熊克武部攻入成都。

鄧錫侯、陳國棟、田頌堯各部本與賴心輝所率各部對峙成都附近，後因川東形勢緊急，鄧、陳兩師爲與陳遐齡會師於成都，乃於四月十四日由成都撤退，經德陽、羅江、綿陽、三臺、閬中、達縣直趨川東萬縣。田師則撤退保寧固守。

五月一日滇黔軍在瀘州助川軍第一軍但懋辛向楊森部反攻，川戰重開。本日，熊克武因東路失利，集中兵力，進入成都重作佈署。

熊氏入成都後，第三軍劉成勳以成都空虛爲理由，留守兩師，不再參戰。川東一帶派遣第一軍喻華偉師會同邊防軍向鄧錫侯、陳國棟、田頌堯部進攻。南路方面，討賊軍第一路總司令兼川東邊防總司令石青陽部，原駐重慶、長壽、涪陵一帶，以楊森軍與北軍入渝，撤至綦江、南川、江津等縣，川、滇、黔邊區一帶，與熊克武取得聯繫，聯合對付楊軍、北軍作戰。東路正面，則由熊克武、賴心輝親率第一軍與川北邊防軍主力，向簡陽、資中、安岳之楊軍、北軍迎擊。（註四）

註一：「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公報」第十一號，大元帥令。

註二：同註一，大元帥訓令，第一二六號。

註三：民國十二年五月十六、十八日「順天時報」。

註四：周開慶：「民國川事紀要」，頁二九三—二九四。

十五日 陳逆炯明舊部林虎攻佔梅縣。

沈鴻英叛，陳炯明乘機漁利，本月七日，陳逆舊部林虎向梅縣許崇智部進攻，本日，梅縣陷落，戰事轉趨激烈。（註一）

北京政府交通總長吳毓麟自願入抱犢崗為質，換取臨城被難中西人質。

官方與臨城劫匪開議談判之前，匪方要求撤退包圍抱犢崗官兵，始肯開議，釋放被劫中西人質。當十四日官兵撤退之後，匪徒竟尾隨撤退之官兵攻擊之。官軍以中外人質性命攸關，不敢回擊。匪徒得寸進尺，不但不放人質，反而進一步要求再撤退抱犢崗附近之駐軍三旅。主理其事之交通總長吳毓麟暨楊以德、美國人士安特生、溫世珍乃自願入山作質，以為釋放中外旅客之交換條件，吳毓麟致電北京說明其事。電文兩通如次：

一、「（銜略）匪現又要求將附近剿匪之三旅撤退，俾彼等召集各幫集議，聞其計畫，用緩兵計集合范銘新及青島、河南一帶土匪，為大部份之組織，以綁去華人為贖金之用，外人為要求編列軍隊之用，現麟邀士紳等，往與彼等開誠見心，如果誠心求撫，應先將被擄之人全數放回，保障之法，麟與楊處長等皆可入山為質，破釜沈舟，為最後之商洽，俟調人回報，即再詳陳，再部務請以孫次長暫代，伏候裁奪。棗莊。吳毓麟、咸。」

二、高總長、王巡閱使、馮檢閱使、呂密、弟今晨到棗莊會晤龍督及當地士紳，接洽一切。溫交涉員世珍、曹巡閱使代表美人安特生，前昨兩日赴匪穴，兩次與之接洽，囑其推舉代表十人，指定地點開議，以免人雜言龐，今日各幫股匪在山會議，推舉代表，大致要求受撫後，如有切實保障，確不失信，然後將難人全數放回。下午麟與田督軍及來棗莊之各國領事開議一次，俟明日匪中舉出代表一人，再行會議，由滕、嶧兩縣官紳為之保險。其他條件，俟開議時，酌為容納。期將中外人士早日釋回。吳毓麟叩、翰。」（註二）

中華民國十二年 五月十五日

上海英人電請英國政府干涉中國內政。

臨城劫車案發生後，中英協會上海支部開會，特別報告：「臨城事件已電達倫敦本部，並請其向英國政府極力提議，偕同列國政府要求中國：

(一)利用外資于外人監督下實行裁兵。(二)中國鐵路幹線置守備兵歸外國將校引率。(三)中國軍閥危及外人生命財產且爲一切進步改善之根本障礙應取廣義的方法爲之淘汰。(註三)

法國駐北京公使催北京政府以金佛郎付賠款。

法國駐北京公使奉巴黎政府令，本日催北京政府飭稅務司，速以金佛郎支付庚子賠款。(註四)

註一：毛思誠：「民國十五年前之蔣介石先生」，第五冊，頁三二。

註二：民國十二年五月十七日「順天時報」。

註三：民國十二年五月十八日「順天時報」。

註四：「東方雜誌」第二十卷，第十一號，頁一三三。

十六日 桂軍劉震寰部黎明鑑師為陳逆炯明部練演雄所敗，由寶安退深圳。

陳逆炯明左翼軍練演雄部在平湖、深圳間爲蔣光亮師所拒，其後因東江戰事吃緊，練演雄乘機率部進攻討逆軍右翼，黎明鑑師爲其所逞，退往深圳廣九路一帶。(註一)

北京舊國會衆議院全院委員會以二五七票通過不信任張紹曾內閣案。(註二)

北京政府派李國定為政治善後討論會副委員長。

北京政府本日令派李國定為政治善後討論會副委員長。(註三)

李國定，字靜安，四川省溫江縣人，曾任民國二年第一屆國會成立時議員，民國五年至六年第一次恢復國會時議員，民國六年至十一年護法國會參議院議員。（註四）

註一：「東方雜誌」第二十卷，第十號，頁五。

註二：民國十二年五月十七日「順天時報」。

註三：「政府公報」第二五七九號。

註四：劉壽林編：「辛亥以後十七年職官年表」頁五〇七、五五三。

十七日 孫大元帥准葉恭綽辭財政廳長兼職。

七日，孫大元帥任命葉恭綽為財政部長兼理廣東財政廳長職；葉恭綽以身兼二職，不克專責，遂請辭廣東省財政廳長職，本日經孫大元帥批准。（註一）

劉震震部攻克福田聯和圩。

東江討逆軍右翼雖受挫於陳逆炯明所部練演雄部，但東江沿線討逆軍則攻克福田聯合圩一帶，戰事互有勝負。（註二）

衆議員錢崇愷、李載賡、賴慶暉、梁昌誥、梅光遠等，提議迅速組織總統選舉會，選舉下屆總統。

依附曹錕之衆議院議員錢崇愷、李載賡、賴慶暉、梁昌誥、梅光遠等聯名提出議案，以黎元洪任期早滿，如今國家無法律上之總統，亟應組織總統選舉會，選舉下任大總統。提案文曰：

「提議事。年來國家多故，南北分歧，其造因雖為政治問題，而藉以為爭執之具者，則為法律問題。去秋法統重光，國事始趨正鵠，徐世昌以無法律上大總統之地位見棄於國人，彼時之所謂國務院者，亦同為非法政府之產物

中華民國十二年 五月十七日

六五七

當然不能援引大總統選舉法第五、六等條之規定，攝行總統職務。中權失馭，舉國徬徨，當時國人僉謂第一任大總統之任期中，更有洪憲、復辟二次變亂，民國正統中斷，應請黎公元洪復位補足前項任期，未嘗不名正言順也。顧自黎公復位以後，關於任期及法律上地位之解釋，互有辯論。綜其要旨約有三說。其一謂：黎受人民之付託，應對國家負責，乃以非法解散國會之故，釀成復辟巨變，且其去職之電文，出於自動，既無職矣，何以復爲。其二謂：取大總統選舉法第五條第二項「因故」二字旁徵曲引。謂當日黎之去職，國變使然，其任期尚有年餘。換言之，即不承認馮國璋之代理爲有效。其三謂：洪憲改元迄袁氏死亡之日，與民六復辟之期間，爲民國中斷，應由黎公補任，紛紜聚訟，互有是非，荏苒至今，迄無正當之解決。竊以爲第一說及第三說俱成過去，問題至今日已無庸深辯。何則？謂黎無職可復，而黎應時勢之需求，業已再生而爲總統矣。謂洪憲、復辟兩役之期間，應由黎補任。黎自去年六月十一日復職，今已將近一年。超過應補之期數倍矣。追論之，亦復何益。故今日之亟須研究者，厥爲第二說。當時馮本依法入代，國人久無異言。若謂其無效。則馮固國會選出之副總統也，不承認副總統之代理，是即根本推翻大總統選舉法第五條第二項之規定，有是理乎。總之，無論黎之地位爲合法爲不合法，但既有二說以上之爭持，應即速謀解決之方法，以免一國元首之地位，永立於徬徨無據之秋，致滋口實。值此國家多故之時，吾人即姑舍法律而就事實，然煌煌憲典期限早經規定，豈能視爲具文。查大總統選舉法第三條，大總統任滿前三個月國會議員須自行集會組織總統選舉會，行次任大總統之選舉。屈指法定期間轉瞬即屆，此時亦應着手爲次任大總統選舉之組織，庶對內可以樹民意取代之的，對外可以防友邦非議之來，此爲國家根本所關，萬不可緩，特依法提出，伏候公決。」（註三）

臨城劫匪未按協議交出被俘外僑。

根據十三日北京政府官員代表山東督軍田中玉、交通總長吳毓麟與臨城劫匪孫美瑤、郭其才之協議，官兵撤除抱犢固之圍後，匪方即釋放被俘外僑。本日北京政府撤退臨城勦匪軍隊，解除抱犢固之圍。匪方因內部各股匪首意見不和，暨深悔所提條件太低，復恐收編後遭受殘酷殺戮，乃幡然變卦，拒不交

出被俘外僑，並向田中玉提出五項條件：

- 一、二十旅撤回濟寧、第六旅回原防。
- 二、滕、嶧兩縣紳耆擔保事後不背盟殺降。
- 三、指定東臯山爲官匪會議地點。
- 四、匪衆編成兩旅。
- 五、鄒縣上村等五處，改編後許其自由行動。（註四）

註一：「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公報」第十二號，大元帥令。

註二：「東方雜誌」第二十卷，第十號，頁五。

註三：民國十二年五月十八日「順天時報」。

註四：「藝文誌」第六十期，頁一八一—一九。

十八日 孫大元帥任鄒魯爲廣東省財政廳長。

本月七日，孫大元帥令大本營財政部長葉恭綽兼理廣東財政廳長，葉請辭照准，本日任命鄒魯爲廣東財政廳長。（註一）

按：黨史會藏抄件（051/147）「周贈遺囑」，孫大元帥於民國十一年五月十日令任王國旋爲廣東財政廳長，（註二）而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公報未載。

滇粵軍克肇慶，沈逆部張希棧旅殘部退奔梧州，西江戰事勝利結束。

沈逆軍在西江者，以張希棧旅爲主力，四月二十二日，中央直轄第三師陳天太部攻佔肇慶，次日因變又退出；二十五日，孫大元帥派陳策、周之貞再攻肇慶，克之，旋因梧州東下之沈部後援開到，復陷。陳、周率軍退回三水。上月末，粵軍第一師卓旅及第三師來援，於本月一日水陸並進。三日，達肇慶。

中華民國十二年 五月十八日

城之東、南、北三面而包圍之，圍攻十餘日，至是重行克復。沈逆所部旅長張希棻引殘部退奔梧州，西江戰事勝利結束，討沈之役，告一段落。（註三）

一、西路討賊軍總指揮魏邦平等呈孫大元帥巧電（註四）

廣州大元帥睿鑒：捷報：我軍於巧晨拂曉先由地雷隊將東門及北門城基爆破，第一師乘機衝入，巷戰甚烈，第三師王團及江防陸戰隊同時由城西北及南門進擊，猛戰良久，龍頂崗以次各要隘悉爲我有。梁旅及楊團進擊圭頂山，截擊由西門竄出餘寇，午前八時完全克復肇城。除派梁旅及楊團向祿步窮追外，並令三師何團在祿步兜截。是役奪獲敵械槍枝約千餘桿，子彈軍用品無算，斃敵數百名，俘虜若干，餘情續報。除仍一面派隊搜索，一面安集流亡外，合先將克復肇慶情形電達。總指揮魏邦平，軍長梁鴻楷，師長李濟深、鄭潤琦，司令陳策同叩。巧、印。

二、大本營駐江門辦事處全權主任古應芬呈孫大元帥巧電（註五）

特急。廣州孫大元帥鈞鑒：今旨炸破肇城，一師三四兩團率先衝入，殺賊無數，詳情續報。古應芬、巧、辰。

註一：「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公報」第十二號，大元帥令。

註二：「國父全集」第四冊，公牘，頁六四九。

註三：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第五冊，頁三二。

註四：同註一，公電。

註五：同註一，公電。

十九日 孫大元帥令准李福林派員收容舊部。

先是，東路討賊軍第三軍軍長李福林呈孫大元帥，以去年韶州一役，轉戰入閩，遺下舊部散匿始興、仁化一帶。自夏曆歲杪返粵，即派員招集回省，均爲沈逆間阻不得下。此次沈軍敗退，密飭該兵等四處要截，現擬在韶設立辦事處，以便整理一切，並派員率領回部，庶免苦戰士卒散漫無歸，懇請令飭楊總司令，轉飭所屬一體知照，俾免誤會。孫大元帥以李福林軍長所陳屬實，本日除指令照准外，並令中

央直轄滇軍總司令楊希閔轉飭所屬一體知照。(註一)

孫大元帥電魏邦平，着速調鄧演達所部來省。

本日，孫大元帥致電三水大本營駐江辦事處主任古應芬轉魏邦平，着速調鄧演達所部來省。電文如下：

「三水古主任速轉魏總指揮鑒：禮大密。希即着鄧演達所部即日來省(爲大本營衛隊)。此令。孫文。(註二)」

東江戰事激烈，劉震寰部再克博羅。

討賊軍十三日收復博羅，逆軍翁式亮部赴援反擊，遂使博羅又陷。討賊軍旋調集西北兩路軍隊，重新佈署反攻，至是重行克復博羅。(註三)

附錄：粵省戰事(註四)

香港電訊東江戰事自文日(十二)雙方開始接觸後連日戰鬥異常劇烈，聞效日(十九)石龍劉震寰部，及石壚劉玉山部，迎頭痛擊，未幾滇軍將光亮部趕到，隨即加入正面攻擊，福田孫軍之楊坤如部，其擔任左翼之福軍，亦同時由增城追擊，至正東墟劉震寰右翼，復由龍溪進追，劉玉山分兵由石灘直搗右方，陳軍被聯軍三面圍攻，欲突圍而出，被將部用衝鋒法，計不得遂，時聯軍以左翼攻福田後方，以右灘劉部截斷博羅。楊軍之一部，以滇軍猛搗福田，楊部繼將鍾子廷不支，向後復退，福田爲劉軍所有，博羅楊軍見左路盡失，聯軍大隊又啣尾而至，知軍勢浩大，難以抵禦，遂棄博羅而走，劉部遂首先進城，惟鎮龍墟、三和墟、龍華墟之楊熊部隊尙死守不退。現聯軍以欲取惠州必須先將陳軍左翼全數撲滅，始能得手，除一面由博羅直迫惠城外，一面由福田、永清分路前進，相持於硯崗及磨榨墟之間，兩方支持一晝夜，陳軍以惠城危在旦夕，無心作戰，遂分兩路潰退，一退河源，一退龍門，現聯軍尙在追擊中云。

中華民國十二年 五月十九日

中華民國十二年 五月二十日

六六二

上海美商電請美政府出兵解決臨城案件。

本日美國商會召開緊急職員會議，決定致電美國政府，略謂：此事除外國軍隊出動，釋放被擄外人，當無其他辦法。美國由天津可即派十五聯隊，並可由菲律賓派飛行機隊，及多數軍隊，駐屯華北之英、法、義、日軍隊亦可出動。如屬必要，並可令上海義勇隊出動。所望速取適當之處置。（註五）

註一：「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公報」第十二號，大元帥訓令，第一三五號。

註二：黨史會藏原件。

註三：「東方雜誌」第二十卷，第十號，頁五。

註四：民國十二年五月二十六日「順天時報」

註五：民國十二年五月二十二日「順天時報」。

二十日 孫大元帥令中央直轄滇軍總司令楊希閔，嚴禁各師旅處決人犯。

孫大元帥本日命令中央直轄滇軍總司令曰：

「近日查有各師旅部，有緝獲奸細即自行處決，市內大場廣衆之中而竟至陳屍數日者，殊於文明人道大相違背。着該總司令嚴行禁止各師旅部自行處決人犯，所獲奸細務令解至總司令部辦理。此令。」

又查各處之有無兵而猶某某司令等名目以招搖舞弊者，着該總司令嚴行拿辦。此令。」（註一）

討賊軍總攻惠州城。

本日，討賊軍總攻惠州城。劉震寰率軍深入鴨仔步鍾洞等地。（註二）

附錄：

一、粵省局勢（註三）

廣州通信云沈鴻英兵敗，韶城收復，北江軍事正在收束中，而東江陳炯明部，忽又起擾惠、博諸屬，惟從實際

的調查，陳部之衆，不及沈軍軍餉，軍實尤不若沈軍，茲述其經過之大略，及現在之攻守狀況如下：

溯陳部之發動，實與沈軍有預約，其計劃則東西北三江，同時共作，沈軍任西江，北軍任北江，陳部任東江。嗣北江事發，北軍遲遲不肯赴前線，沈不得已遂兼任北江。陳部不動，初則騙沈軍，蓋希冀其兩敗俱傷，彼得從東江偷入廣州，坐收漁人之利也。繼沈軍着着不利，而恐動無濟，故又遲疑觀變，及於最近，一則被洛吳責其失約，二則因葉舉、洪兆麟等回港會同陳炯明、金章、陳炯光、黃強、陳覺民、黃大偉等，經幾度之軍事秘密會議，遂認出動之時機已至，因遂發作。其根據地仍在東江之惠州，及海陸豐一帶，先期由葉、洪二人潛行入惠，設總司令於百花洲，遙戴陳炯明爲總司令，而實以洪兆麟代之，葉舉爲總指揮，楊坤如爲前敵總司令，其前曾編改爲警備軍之楊坤如部，仍改回粵軍旗幟，布置既定，卻向廣州方面進發，而先犯博羅屬之聯和圩，當被駐該處之劉玉山部擊退，繼又犯後灘，水口各處，又被駐該處之劉震寰部擊退，現兩劉所部已乘勝直搗惠城。據探報楊坤如已於十二日逃出惠城，楊所部計共四千人左右，而此四千人中表示投誠而不願再戰者，佔其大半，意者楊之逃走，非因所部反戈，即因軍心不一致也，然其不堪一戰，於此可見。至於陳軍合計，林虎、熊略、鍾景棠、陳炯光、陳小岳、練演雄、楊坤如等，號稱六十營，人數共得萬人，然內部既潰裂，軍實又不足，故其戰鬥力祇得海陸豐土著，共有四千餘人，但其所持者，則爲黃大偉之加入。黃在香港會議自告奮勇，擔任運動，其前所部之東路第一軍將士，改與陳部一致行動，不知東路討賊軍將士，深明大義以討賊來，誠不能反顧投賊，遂將黃之陰謀密報中山，故中山已明令將黃通緝也。

至中山之佈防東莞、石龍、平湖、後灘各方面，則有劉震寰部之一、二、三、四師共萬餘人；博羅、增城各方面，則有劉玉山部之第二、三師共八千餘；東莞、博羅之間，則有李福林部七千餘，除新由北江調往佈防者，則有滇軍第四師蔣光亮部二千餘人，兵力甚爲雄厚，此均屬惠城西南方面者。至其節制中山，擬特派蔣某暫駐石龍，代達意旨，俾便利進行，至惠城東北方面。據最近消息，駝河源許軍所部現已進抵觀音閣（離惠城僅六十英里），其餘則集中梅縣，計有二萬人，將以最短促時間直赴東江撲滅餘孽云。

又訊孫中山任命伍朝樞爲外交部長，後伍氏迄未赴粵就職，近孫氏以外交重要，又致電敦促，惟伍因現正整理

中華民國十二年 五月二十日

六六四

乃翁伍老博士之函牘文件，一時未能就緒，故赴粵尚須稍緩幾日，至對於部長一職就否，雖未一定，但彼意外交方面，祇須有人負責辦事，不必另設機關，關於外交方針，則以撤銷北京政府之承認為最重要，亦可謂獨開生面矣。一說伍朝樞從唐紹儀之勸准日內赴粵云。

汕頭電在離汕頭二日程之鮑湖，有許、陳兩軍之衝突。陳部配置林虎於興寧方面，最近反抗孫文之黃大偉於惠州方面，又陳軍舊部根據海豐、陸豐地方而向潮梅方面前進；至於許軍，已將第三旅長丘鴻鈞，第五旅長許濟，第十三旅長張仲剛，二路司令周潛之軍，分派潮陽、普寧、揭陽地方，其他孫本戎、張民達等之旅伍，分派河涼地方，以為盡力防禦，但許軍兵額雖占優勢，原來皆係烏合之衆，部將向背不可逆睹是以難期必勝也。

一一、惠州方面之戰事吃緊（註四）

香港電訊：東江方面，陳軍自經劉震寰在博羅迎頭痛擊敗退惠州後，現在利用惠城天險，一面似取守勢，一面注重兵力，于樟木頭欲由增城直取省垣，此外並派其餘黨向虎門軍隊運動，以短促時間乘隙銳進省城，以絕聯軍歸路。聯軍方面已早有準備，計石龍有劉震寰司令部，新塘屬之新塘墟有劉玉山軍部，增城有李福林軍部，博羅有陳天太司令部，虎門有廖湘雲司令部，其餘朱培德、盧師諦、范石生、蔣光亮等部，均先後向惠陽進攻。聞聯軍近日作戰計畫約分三路同時進攻（甲）劉玉山、范石生率全部會合，劉師長為中路進攻惠州正面；（乙）福軍聯同王興中及新附彭團為北路，進攻河源一帶；（丙）黎鼎鑑一師與劉鎮華一團為南路，繞道進奪龍岡鎮墟，包襲惠陽。至許崇智方面，現亦決定入惠計畫，已由潮安取道豐順、興寧直逼河源，陳軍聞訊亦不得不復變從前方針，已令楊坤如、熊略暨劉志陸，等率大隊拔駐河源，興寧以拒東路部隊入惠之路，許崇智據報，以河源、興寧、老隆等處，既有陳部大隊據守，勢難渡過，其海陸豐方面，必屬空虛，因此更易入惠路線，電令許旅暫行前進，另派三旅直趨海陸豐一帶，與聯軍為過角之勢，協逼惠城，惠城一破，則老隆、興寧可垂手而得，現前鋒已抵海陸豐，與陳軍開始衝突，預料一二日內必有一番劇戰云。又據滬訊：孫中山實在預備召集議員，已在此間設立籌備處，但經費無着，借款難成，此間民八議員三十餘人，預備赴粵然將來亦不易招成。又有由浙來滬之某君云：浙盧日前開軍事秘密會議，議決軍隊增加，惟不另設師旅團營，各機關人數亦增加一倍，現已派人赴魯之東濟皖之類毫壽等處招兵，此法

係滅灶主義乃出人不防之計也。

北京政府教育部訓令北京大學校，約束學生，毋使擾亂政府，破壞法紀。

本月十日社會主義青年團李大釗、王文彬、劉仁靜、張國濤等在北大第二院北大樓第二教室開秘密會議，主張破壞政府，以張紹曾、彭允彝爲矢的，加暴動行爲於其身、宅，聯合教職員，每日到教部或彭宅索薪聲討。教育部得此消息，乃於本日訓令代理校長職務之學校評議會蔣夢麟等人，應約束學生，毋使擾亂政府，破壞法紀。訓令曰：

「爲令飭事。頃據警察密報稱，五月十日下午八時，社會主義青年團在北大第二院北大樓第二教室開秘密會議，有李大釗、王文彬、劉仁靜等約共四十餘人，公推劉仁靜爲主席，張國濤爲書記，首先報告本團近增團員，計各校已二百五十餘人皆謀主義之發展，改造社會、擁護工友，推倒軍閥爲目的，繼有學生會代表李駿尤等相繼報告出席。謂五一、五七兩次在天安門開國民大會，議決中有關於內政者二條，一推翻政府，二肅清國會不良份子。遂大衆發言，俱主張破壞現政府，利用羣衆之運動。一各會代表提倡羣衆對於政府，雖學生會已有不承認之宣言，然可以張紹曾、彭允彝爲矢的，則由本團以暴動行爲加諸二人之身，或羣至其宅，如無軍警防範，則提倡將各持紙旗堆集乘隙燃之，而燬廬舍，以擾亂政府，無法收拾。一對於國會不良份子云，云不錄一議決，由學生會提議聯合教職員，一致每日齊到教部或其它，共同聲討驅逐之等語，據此種越軌行動，殊出恒情意料之外，國家紀綱社會秩序，應共維護，況既列身學界，尤應保持以爲羣倫表率，該評議會前奉大總統明令代行校長職務，對於職員學生應負監察告誡之責，如有以上情事，該評議會應即速爲防止，毋得稍涉疏虞，任干法紀，切切。此令。」（註五）

北京政府財政總長張英華堅請辭職。

前任財政總長劉恩源因軍警索餉，款項無著，呈請辭職，大總統黎元洪乃於本月十二日特命張英華署財政總長，張亦視爲危途，滯留天津不肯就任，並上辭呈曰：

中華民國十二年 五月二十日

中華民國十二年 五月二十日

六六六

「爲懇辭財政總長署職，仰祈鈞鑒事。本年五月十二日，奉大總統令特任張英華署財政總長此令，等因奉此。伏讀之下，感悚交並，竊以比年以來，中央財政羅掘一空，司農仰屋，軍政各費，待款孔殷，急切情形，等於星火。英華猥以輜庸，補苴乏術，投艱遺大，隕越滋虞，與其遺誤於將來，毋寧早安於愚拙。誠以量可而進，古有明訓，知難而退，初非鳴謙再四思維，惟有仰祈收回成命，另簡賢員，俾英華免覆餗之譏，而國家收得人之效，事關國計，未敢自緘，掬臆陳詞，不勝企禱，所有懇辭財政總長署職，緣由理合恭呈具陳，伏乞鑒核施行。謹呈大總統。」（註六）

黎元洪接到辭呈後，默然無語者良久，未加批語。旋將原呈派人送交六條胡同張英華介弟張膺方宅，囑張膺方赴津勸乃兄速行到京就職。（註七）

護法議員致函兩院議員，聲明必須合法制憲法。

國會在北復會後，既排斥民國八年在廣州補選之護法議員，又將憲法會議組織法「三分之二以上出席開議，四分之三以上可決」改成「五分之三以上出席開議，三分之二以上可決。」護法議員對此至爲不滿，曾發表十一次宣言反對其事。本日又致書參、衆兩院，主張制憲不可輕率，聲明必須合法制憲法。其函曰：

「法律事實爭辨已久，通電宣言中外咸知，在我同人履同志合，又何事剖析，惟念同人爲法律二字不爲勢屈，不爲利誘，職守所在，未敢或墮，自京而粵、而滇、而川，流離顛沛，共矢不渝者五年，此五年行事，有史必書，豈能因一時環境，自將此五年行事否認，而遽易初衷，既圖厥始，宜慎厥終，故不避繁冗，再爲同人述之。

約法以制憲職權付於第一屆國會，第一屆國會行使職權，又迭遭不幸，憲法草創即被摧殘，雲南首義，用兵征討者近二年；六年制憲，法案二讀，宰衡專政，又遭驅逐；兩粵繼起，用兵征討者近三年；八年制憲，二讀告終，即開三讀，變生意外法敗垂成，而兩粵互相攻伐，自相糜爛者更四年。綜合前後，憲法戰爭，已歷九年之久。此九年中，裂統一爲南北，散南北爲割據，民脂民膏，餉精是供，民肉民骨，干戈簇集，是寥寥數條憲法，不啻萬民

血書，試問同人，必制成何種憲法，始足酬答國人？必應曰憲法之性質效力，一則是立百年根基，一則能息南北紛爭。百年根基，如何得立？必也使制憲權之議員，在法律上毫無疑議，議員之行使制憲權在事實上毫無障礙，此其一也。製造憲法必依照憲法會議組織法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四分之三以上可決，始能昭鄭重，示威信一成而不易變，又其一也。南北紛爭，如何得息？必也南方所召集之國會，即北方所招集之國會，北方所承認之國會，即南方所承認之國會。南北既奉同一國會，國會所制成之憲法，必能通行於南北，南北亦必能結合於憲法，納人民於同軌，此其一也。民國以民爲主，主權大部藉國會行使，不遵憲章，則爲違法，不遵根據憲章之命令，則爲抗命，是非既定，罪有專歸，俾反側者，無從藉口，又其一也。今日所謂制憲者，又何如乎？使行制憲權之一部議員，在法律上失卻根據，迭經修改之組織法，在手續上又欠鄭重，易成易改，其性流動，幾與普通法相埒，而欲以此建百年不拔之基，其誰信之。北方恢復國會，原爲統一南北，今國會未邀南方承認其制成之憲法，與根據憲法之命令能否有效，不問可知。兵端已啓，紛爭益烈，而欲以此息南北多年之爭，事屬難能，既不能立國家百年之基，又不能息國家南北之爭，國人何須乎此種憲法。不能推行於南，保能必行於北乎！南拒北斥，所謂憲法，不過空文而已。誠恐使憲法造成空文，同人馳驅嶺海，跋涉滇川，所爲何事？人民捐棄財產，犧牲性命，所換何物？嗟我同人，經艱險，冒煙瘴，不折不撓，不磷不礪，冰炭未可同爐，黨齟豸能共器；渭清涇濁，尋源終難相混，今是昨非，操舟倚箸共濟。以一簣而成山九仞，同人何樂不爲，併一爭而建業百年，君子當仁不讓。今有一言爲同人正告，無論事體如何重大，法律當提前解決，事不可輕，時不可失。願我同人，秉五年護法之精神，羣起力圖，勿僅令院外同人負此重責，則人民幸甚，大局幸甚。」（註八）

吳佩孚電請保存太和、中和、保和三殿。

舊國會議員以兩院象坊橋舊址欠佳，擬遷往清宮太和、中和、保和三殿，拆除原物，重新建築西式議院。吳佩孚得知其事，亟以三殿爲中國古跡，不宜拆毀，特電北京政府，請予以保存。電文如下：

「大總統鈞鑒，國務總理、內務部、財政部鈞鑒：頃據確報，北京密謀，決拆三殿，建西式議院，料不足則拆

中華民國十二年 五月二十日

六六八

乾清宮以補足之，又遷各部機關於大內，而遷各部署。實五百年大棟木殿柱利一；遷各部署利二；建新議院利三；建各新部署利四。倡議者處心積慮，無非冀遂中飽之私。查三殿規模闕麗，建明永樂世，垂今五百年矣。光緒十五年，太和門災，補修之費，每柱糜國帑至五萬。嘗聞之歐西游歸者，據云，百國宮殿，精美則有之，無有能比我國三殿之雄壯者。此不止中國之奇蹟，實大地百國之瑰寶。歐美各國無不斷斷以保存古物爲重，有此號爲文明，反之則號爲野蠻。其於帝殿教廟，尤爲鄭重。印度已逐蒙古帝，英人已滅印度王，而施麥利，鴨加喇兩地，蒙古皇帝宮殿，至今珍護，壞則修之，其勒橈各王宮至今巍然。英滅緬甸，其阿瓦京金殿，莊嚴如故。至埃及六千年之故宮，希臘之雅典故宮，意大利之羅馬故宮，至今猶在。累經百劫，靈光巍然，凡此故宮，指不勝屈。若昏如吾國今日之舉動，則久毀之矣。驟聞毀殿之訊，不禁感喟，此言雖未必信，而究非無因，而至若果拆毀，則中國永喪此巨工古物，重爲萬國所笑，即亦不計，亦何忍以數百年故宮，供數人中飽之資乎。務希毅力維一保存此大地百國之瑰寶，無任欣幸盼禱之至。吳佩孚：號、印。」（註九）

東京臺灣青年會舉行例會，決議組織文化講演團，利用暑假返臺，巡迴全島各地，展開文化啓蒙運動。

本日，東京臺灣青年會假小石川區傳通院前的西川西餐館舉行例會。席上決議組織文化講演團，利用暑假返臺，巡迴全島各地，展開文化啓蒙運動。

該文化講演團於本年七月十五日正式成立，團員爲吳三連、呂靈石、黃周、謝春木、林仲輝、郭國基等，公推吳三連爲團長。十六日搭乘由神戶出航班輪返臺，二十三日在彰化展開活動，巡迴全臺各地演講。對民衆產生極大影響。（註一〇）

註一：黨史會藏原件。

註二：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第五冊，頁三三一。

註三：民國十二年五月廿三日「順天時報」。

註四：民國十二年五月廿九日「順天時報」。

註五：「政府公報」第二五八二號。

註六：民國十二年五月廿一日「順天時報」。

註七：同註六。

註八：民國十二年五月二十日「順天時報」。

註九：民國十二年五月廿二日「順天時報」。

註一〇：「臺灣民族運動史」，頁九二。

二十一日 孫大元帥令大理院兼司法行政事務趙士北呈報減刑辦法。

爲顧念受刑人，並體諒庶獄之意，孫大元帥特令大理院兼司法行政事務趙士北呈報減刑辦法，令文如后：

「呈悉。此次申令清理庶獄，重在平反冤獄，省釋無辜。凡在疑獄，從寬免刑，輕罪可原，迅予開釋。至於減刑一節，除真正命盜要案外，宜詳加審查，視其情罪之輕重，與在監執行刑罰之久暫，分別等差，呈請減免，以副本大元帥哀矜庶獄之至意，有厚望焉。此令。中華民國十二年五月廿一日。」（註一）

孫大元帥任命陳樹人爲大本營內政部總務廳長、古應芬爲廣東政務廳長。

本日孫大元帥任命陳樹人爲大本營內政部總務廳長，其原任廣東政務廳長一職由古應芬擔任；另任命夏醉雄、王隆中、謝百城、許行懌、唐支廈、宋鎮華爲大本營參議；劉成禺、陳羣爲大本營宣傳委員。

（註二）

中國國民黨總理孫先生文委任駱譚、黃球等爲利物浦黨支部正副部長等職務。

中華民國十二年 五月二十一日

孫總理本日委任駱譚爲利物浦中國國民黨支部正部長，黃球爲利物浦中國國民黨支部副部長，馮琳爲利物浦中國國民黨支部評議部正議長，黎珪爲利物浦中國國民黨支部評議部副議長，吳池波爲利物浦中國國民黨支部黨務科主任主任。岑相佐爲利物浦中國國民黨支部會計科主任主任，黃球爲利物浦中國國民黨支部會計科副主任。謝五有爲利物浦中國國民黨支部宣傳科主任主任。張靜愚、蔡錦全爲利物浦中國國民黨支部執行部書記，馮遠、顧根福、吳欽德、曾福、鄧利、馮普、馬日龍爲利物浦中國國民黨支部幹事，梅邦華爲利物浦中國國民黨支部評議部書記，黃明哲、梅宗才、楊容、唐煜秋、黃文卿、莊添、劉昌、郭雲鳳、黃仲蘭、梅棟、張福安、莊保、黎福、嚴慶輝、黃玉波、周勝、鄧鎮鴻、譚維、馮廣魁、甄深、譚俊信、黃均、司徒于業、鄭權修、吳毅、江錦煥、馮昆鵬、鄧柱進爲利物浦中國國民黨支部評議部評議員。（註三）

黎元洪咨國會兩院，請依法進行選舉總統。

本月三日附曹參議員張端提議咨請衆議院速組總統選舉會，選舉大總統。十日附曹議員范樵、吳蓮矩等，又提出解釋案，謂黎元洪此次復職，爲補足洪憲改元，迄袁氏死亡之日，其任期爲百六十日，而黎元洪自去年六月十一日復任以來，迄已三百三十五日，已超過任期一百七十五日，應由黎元洪自動退位，依法由國務院攝行總統職務，一面從速組織總統選舉會，選舉次任大總統。繼之提案者二十餘起。黎元洪自知不可久留，遂於本日函咨兩院，謂兩度咨請辭職，未承開議，補任期間亦未解釋，深望轉告同人，查明總統選舉法，準備選舉。咨曰：

「逕啓者：元洪復職之初，曾宣言法律問題，聽候國會解決，嗣兩度咨請辭職，未承開議，補任期間，亦未解釋。元洪當國家艱大之衝，受人民付託之重，自慙涼德，深望替人，使微守法之心，早作潔身之計。現在尸素已久，歲序將周，雖議案尙無遵循，而法理究有限制，博考衆論，固非一辭，假定長期，亦僅數月。念來日之大難，冀

及時之有託，深望轉告同人，查照總統選舉法，注意準備，無任盼禱，等因。特達公府秘書廳、簡。」（註四）

北京政府本日命令裁撤建安護軍使、泉永鎮守使，任命王永泉兼興泉永護軍

使，周蔭人為閩北護軍使。（註五）

劉顯世電請政府注意俄土勢力入侵我國西北。

貴州省長劉顯世電請北京政府注意俄土勢力在蒙疆之擴張，希望政府嚴重交涉，切實防備。其電云：

「（銜略）均鑒：近日西北風雲日緊一日，俄則佔據庫倫，謀攫東清鐵路；土則擴張回教，擬在新疆發難。邊防多故，國勢瀕危，務望當局嚴重交涉，切實防備。顯世雖老，謹率黔民為諸公後盾。貴陽劉顯世，馬、叩。」（註六）

第六屆遠東運動會在日本大阪舉行，中國成績列第三。

第六屆遠東運動會於本日在日本大阪開幕，共舉行六日，於二十六日閉幕。總成績：日本第一，菲律賓第二，中國第三。（註七）

附錄：第六屆遠東運動會簡報（註八）

第六屆的遠東運動會，從各方面說來，比較着以前的都有進步了，代表中國的運動員有一百十三人，代表菲律賓的一百四十一人，代表日本的一百七十七人。看了日本的代表人數，可以知道這次是在日本舉行的，它的會場在大阪；日期是一九二三年五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六日。還有這次運動會裏，中國和日本都有女子排球隊的參加，開東方國際女子運動比賽的新紀元，也是會中的一個特色。至於觀眾方面，總數共有二十五萬人，可見那時的熱鬧了。

中華民國十二年 五月二十一日

中華民國十二年 五月三十一日

這次的成績列下：

球類：

足球

排球

籃球

壘球

網球

游泳

五十碼自由式

百碼自由式

四百碼

一哩

百碼仰泳

二百二十碼蛙式

二百二十碼接力

田徑賽：

百碼

二百廿碼

四百四十碼

八百八十碼

一哩

中國隊第一

菲律賓隊第一

菲律賓隊第一

菲律賓隊第一

日本隊第一

二五秒又五分之二（日）

五八秒又五分之二（日）

五分三九秒又五分之三（日）

二四分五〇秒又五分之一（日）

一分十二秒（日）

三分十二秒又五分之三（日）

一分四一秒又五分之三（日）

十秒又五分之二（菲）

二十二秒又五分之一（菲）

五二秒（日）

二分二秒又五分之一（日）

四分三九秒又五分之一（日）

六七二



五哩	二七分七秒（日）
高欄	十七秒又五分之一（菲）
低欄	二七秒又五分之二（菲）
跳高	五呎九吋（中）
跳遠	二二呎七吋又四分之三（日）
三級跳遠	四六呎十吋又八分之一（日）
撐竿跳高	十一呎二吋（日）
鉛球（十二磅）	四五呎（日）
鐵餅	一一·九呎七吋半（菲）
標槍	一六六呎七吋（日）
八百八十碼接力	一分三三秒又五分之一（日）
一哩接力	三分三二秒又五分之四（日）
五項運動	日本第一
十項運動	菲律賓第一

結果日本得三個錦標，菲律賓三個，中國一個。日本在田徑賽裏這樣地占了優勝，真是出人意外；而中國向來以爲有把握的，卻都失去了。可以自慰的，就是中國所得到的跳高第一，卻破了以前一切的紀錄。

註一：「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公報」第十三號，大元帥指令，第一九二號。

註二：同註一，第十二號，大元帥令。

註三：「中國國民黨本部公報」第一卷，第十九號。

註四：「政府公報」第二五八四號。

註五：同註四。

中華民國十二年 五月二十一日

六七三



中華民國十二年 五月二十二日

六七四

註六：民國十二年五月三十日「順天時報」。

註七：「東方雜誌」第三十卷，二十號，頁六四。

註八：同註七，頁六四—六五。

二十二日 孫大元帥命令褫奪楊坤如本兼各職，懸賞購拿懲辦。

孫大元帥以楊坤如反覆無常，竟於本月十一日又稱兵叛亂，本日命令褫奪楊坤如本兼各職，並飭懸賞購拿，務獲懲辦。令曰：

「楊逆坤如，反覆無常，奸詐成性，去年陳逆之變，稱兵首難，此賊實為禍先。及聯軍奉命致討，楊逆窮失據，指天誓日，服罪乞降，本大元帥特示優容，恕其既往，委以重任，冀終感化。而狼子野心，怙惡不悛，一面呈請自效，一面陰結逆黨，竟於本月十一日，擅自稱兵，進窺石龍。賴我將士用命，合力迎剿，逆賊敗竄，惠城猶復收合，餘燼負隅固守。似此恣行叛逆，視為固常，惡愆疊積，法所必誅，楊坤如應即褫奪代理警備軍軍長及第一師師長本兼各職。着各軍長官轉飭前敵將領，將楊逆坤如懸賞購拿，務獲懲辦，以伸國法，而快人心。此令。」（註二）

同日，又令：

「桂盜餘孽李耀漢，於沈逆叛亂之際，竟敢率領醜類，肆行搶掠，騷擾地方，塗炭生靈，實屬罪無可追，仰前敵各軍長官，一體懸賞購拿，務獲懲辦。此令。」（註二）

孫大元帥命令嘉獎廣寧縣長李濟源。

廣寧縣長李濟源於沈鴻英叛亂時，討賊有功，本日，孫大元帥特令廣東省長廖仲愷傳令嘉獎。令文如後：

「令廣東省長廖仲愷。據駐江門大本營主任古應芬刪日（十五日）快郵代電稱：『據鄭師長快郵稱：廣寧縣長

李濟源，對於此次討賊資助甚力。近日沈逆健飛等，糾率黨羽千餘，嘯聚懷集，圖擾廣寧，進窺四會，該縣長能先事預防，一面飛報敵部戒備。本月眞日（十一日），匪分兩路撲廣寧，一由古水，一由大汕，聲勢浩大，牽動我軍後方，該縣長又能督率團警，據險截擊，斃匪甚夥，卒能將敵擊散。似此賢明勇敢之縣長，實所罕觀，自應電呈鈞座轉呈大元帥，酌予嘉獎，以勵賢勞等語。查該縣長李濟源，辦事熱心，智勇兼全，用能禦寇安民，應請鈞座傳令嘉獎，以勵賢良，是否可行，仍乞鈞裁。」等情前來。據此，該縣長既能先事預防，又能臨陣殺敵，卒以禦寇安民，不忝職守，殊堪嘉尚，仰該省長即行傳令嘉獎，以勵賢良。此令。」（註三）

山東督軍田中玉至北京列席國務院會議，報告臨城官匪交涉情形，並力主剿

辦。（註四）

註一：「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公報」第十三號，大元帥令。

註二：同註一。

註三：同註一，大元帥訓令第一四七號。

註四：「東方雜誌」第二十卷，第十二號，頁一三五。

二十三日 孫大元帥電令許崇智固守潮汕。

孫大元帥密電許崇智，令其固守潮汕，並轉電海軍將士協助之。致許電云：

「已肅清西、北二江，東江戰事，亦甚爲得手，不日當可肅清。聞洪兆麟圖攻潮汕，而此時形勢，與沈逆圍攻廣州時不同，故潮汕萬不可放棄，當固守之，以待此間戰況之發展，則逆賊必無能爲。此時能固守潮、汕，便是勝利也。」（註一）

另轉電海軍將士與許崇智協力固守潮汕。電云：

「汕頭許總司令：某密。轉電海軍各將士鑒：現在我軍已肅清西、北二江，現正用力撲攻東江餘孽，已節節勝

中華民國十二年 五月二十三日

中華民國十二年 五月二十三日

六七六

利，不日當可肅清。近聞洪逆兆麟圖攻潮汕，務望各將士與許總司令協同一致，鞏固潮汕，毋使逆賊得逞爲要。孫文。」（註二）

蔣中正抵博羅，與劉震寰總司令等議決作戰計劃。（註三）

北京政府任命廣西各處鎮守使。

北京政府本日任命賁克昭爲柳慶鎮守使，陸雲高爲潯梧鎮守使，李宗仁爲桂林鎮守使，韓彩鳳爲龍州鎮守使，陸福祥爲百色鎮守使。（註四）

按：自孫大總統去年春季率全軍出桂北伐，中經陳炯明之變，廣西乃入混亂時代，擁軍者各佔地盤，各樹一幟，上列各部，多有同時受數處委任，而兼數名稱，隨時隨地應用者。（註五）

北京政府派赴臨城代表靳志，條陳黎元洪謂：臨城劫匪除兜勦外，別無他

法。

臨城劫車事變發生之後，直魯豫副巡閱使吳佩孚，以轄區治安所關，堅指主張剿辦。北京外交團則惟恐被俘外人遭受土匪「擄票」，乃包圍曹錕，主張收撫，北京政府乃決定以和平手段、權變辦法與土匪交涉。

北京政府總統府禮官兼外交部秘書靳志被派前往臨城，會同外國領事查勘劫車案。靳志主張兜剿，曾於二十一日、二十二日，分別造訪葡、英兩國公使，告以外交團臨事張惶，不准山東軍隊剿匪，反而助長臨城劫匪驕狂之氣，使其他土匪效行，將影響及於旅居中國外人之安全。葡、英二使甚爲所動，已不再重提撤退官軍、限期救出外人等語。

山東督軍田中玉昨日（二十二）列席國務院會議，報告官軍交涉情形，指陳土匪狡詐事實，力主勦

辦，其意見極受國務院重視。（註六）本日靳志條陳黎元洪，力言臨城劫匪除兇勦外，別無他法。其條陳云：

「竊靳志自臨城歸來，目觀實情，以爲除兇勦之外，別無他法。而欲實行勦辦，須先徵求外交團同意。自肇事以來，外交團恐危險及於俘擄，不准中國軍隊勦辦，態度頗爲嚴重。然靳志以爲如有人向外交團責以大義，曉以利害，亦未始不可轉圜。靳志常以私人名義於二十一日訪領袖葡使，二十二日訪英使，告以此次外交團不准山東軍隊勦匪，而強迫使與之協議條件，九洲之鐵不能鑄此大錯，其影響及於旅居中國外人之安全者，至大且遠，外交團不能不負此重責也。葡、英兩使問何以故？靳志答云：庚子一役，外國曾給予中國一種最有力量之教訓，使中國人知道尊重外人生命財產。故自庚子以還，所有旅居中國西人，非常安全，遇有內亂時，華人多移居外國人家中，借資保障，此昭昭在人耳目者也。去歲老洋人在河南擄西人勒索，河南軍民長官迫於外交團壓力，不得已將土匪編成軍隊，外交團此種態度及辦法，不啻對於庚子所既得之保障，加以打擊而否認之也。其影響所及，卽爲獎勵土匪，使其對於綁外票勒贖一事，認爲一種絕好生意。而臨城劫車一案，亦卽從此發生矣。然老洋人綁票尙不過續錢勒贖，而臨城匪則又甚焉。所謂聯合蘇皖魯豫四省土匪，開聯席會議，而要求全數編爲軍隊是也。其第一結果，津浦遂將中斷，而四省騷然矣。雖云此不過中國內政，外人本不甚關心，然不知外交團第二次再如獎勵土匪，使中國政府束手無法，不得不與土匪爲城下之盟，則豈止土匪而已，卽一班普通人民亦將認綁外國票一事，爲升官發財之捷徑，恐不久所有赴北戴河、西山、唐山消夏旅行之外國人，均岌岌可危矣。誰尸其咎，外交團不能當此重責也。雖云當今之世，已非羅馬時代，吾輩不便明言犧牲某某人之生命，然如將十四個人的生命，放在天秤之一端，又將所有旅居中國西人的安全放在天秤彼一端，其利害懸重之分，不待選擇矣。語云兩害相形，取其輕者，此之謂也。葡英兩使頗能容納上項陳說，惟葡使對山東軍隊勦匪之能力，不能不懷疑。靳志謂本人與田督軍事前並不相識，亦素不諳山東軍事。然此次在棗莊居留一星期，親見田督軍日赴戰地，在火車上眠臥食息，不辭勞瘁，憂國憂民，形於顏色，其部下亦嚴整振作，竊以爲外交團肯令其放手爲之，必可奏成功也。再當外交團如仍不放心，似亦不妨酌派外國武員參觀，或竟參與戰事，想中國政府亦必能歡迎也。外交團倘肯廢其干涉態度，使中國得放手痛剿土匪，則懸崖

中華民國十二年 五月二十三日

六七八

勒馬危機或可挽回於萬一乎。」（註七）

靳志又將所陳各節報告國務總理張紹曾，冀由國務院與各有關機關接洽，以期迅見施行。其報告曰：

「總理鈞鑒：竊靳志以大總統府禮官兼外交部秘書上辦事，於五月十日奉外交部派赴臨會同外國領事調查規事場人一案，回京銷差後，於二月十三日午謁見大總統，條陳剿匪辦法及其次第。仰蒙大總統垂詢嘉納以爲切實可行，並奉面諭將所陳各節報告於國務總理，即由國務院與各有關係機關接洽，以期迅見施行等因，爲此相應將胥謁談話詳情繕錄送呈鈞鑒。如謀賜以垂詢，請通知外交部秘書廳，即當趨謁，仰備諮詢也。順頌台安。靳志謹啓。」（註八）

「京滬航空線」京津一段通航。

京滬航空線，本日自北京至天津一段通航，中外人士多人參與通航典禮。（註九）

註一：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第五冊，頁三二。

註二：同註一。

註三：同註一。

註四：「政府公報」第二五八六號。

註五：「最近三十年中國軍事史」上冊，「廣西軍史」，頁三三九—三四五。

註六：「藝文誌」第六十期，頁一九—二〇。

註七：民國十二年五月廿六日「順天時報」。

註八：同註七。

註九：「東方雜誌」第二十卷，第十二號，頁一三五。

二十四日 大本營駐江門辦事處全權主任古應芬上電孫大元帥，報告痛剿李耀漢情形。

本日大本營駐江門辦事處全權主任古應芬，以電文呈報孫大元帥，報告進剿李耀漢情形，並請嘉獎有功將士，電文兩通如下：

一、廣州孫大元帥鈞鑒：據第三師長鄭潤琦養日報稱：馬夜會同第一師行抵肇慶下游約三十里處之九官墟，得悉我艦隊在江口附近與敵激戰中。本日拂曉，一三兩師上陸向德慶猛進，敵將鄧瑞徵、何材傑、羅德祥等約二千人，速射炮一兩門，望風潰奔，現在追擊中。又漾日報告稱：職部於漾日會同艦隊追擊至封川江口，殘敵聞風遠颺，西江餘孽即日肅清矣。等由。古應芬叩、敬。（註一）

二、廣州孫大元帥鈞鑒：李賊耀漢糾衆三千餘人騷擾新開一帶，迭經痛剿，仍佔領新會縣屬沙涌、沙灣等地方，構築堅固陣地，頑強抵抗。今晨我軍將賊包圍，同時開始總攻擊，梁旅及陸戰隊經南洋學堂山，朱伍兩部由大凹直出合洞，分向敵人正側兩面攻擊，楊旅由單水口直搗敵背，龍驤、江漢等艦沿河側擊敵人，鏖戰至未，敵勢不支，紛向宅梧退卻。除分飭各部跟踪痛剿外，並電魏總指揮、梁軍長分兵由新興截擊，以絕根株。計是役獲匪二百餘，退管七五山砲一尊，槍五百餘桿，子彈輜重甚多。楊旅長錦龍來往應戰，不避艱險，厥功窮偉。其餘在事各部隊長，亦異常出力，應請一併傳令嘉獎。是否有當，仍候鈞裁。古應芬叩、劉紀文代、敬亥。（註二）

中國國民黨致電北京外交團，以北京政府不能克盡政府之責，徒足延長中國之內亂，勸其撤銷對北京政府之承認。

山東臨城劫車案發生後，中國國民黨於本月十二日決議通電全國，指責北京政府措施不當，促國民共同聲討之。本日再電北京外交團，勸其撤銷對北京政府之承認。電文如下：

中華民國十二年 五月二十四日

中華民國十二年 五月二十四日

六八〇

「北京駐華領袖公使並轉各公使均鑒：此次臨城劫案，固完全由於北京政府及其所任命之巡閱使督軍之溺職所致，而根本原因，則在不能裁兵與統一。本黨總理孫中山先生前曾代表本黨及西南各省迭發警告，倡議裁兵，並派遣使者，冀與北京政府與其將吏協商一切，詎北京政府仍悍然擴張軍備！孫先生曾主張用和平方法促成統一，而北京政府與其將吏，反以窮兵黷武相號召！徵諸全國國民所屢次呼籲，及四川、福建、廣東等省痛遭北兵蹂躪之事實，即可證其不誣。因不裁兵不統一之故，以致兵愈多，匪愈熾，國家分裂，地方靡爛，吾人民被害者不知凡幾，今更波及外國人士矣！彼僭竊之北京政府及其將吏，溺職肇禍，固屬責無旁貸；惟本黨負有改進國家責任，對於貴公使及曾有被難人民之友邦，實應深致歉忱。猶有進者：北京僭名竊位之徒，已為國民所共棄，現在其所以苟延殘喘者，無非僥賴諸友邦之尙予承認而已。以如此不克盡責之政府，而使其存在，徒足以延長中國之內亂；各友邦對之，竟仍予以維持，直不啻無意中干預中國之內政也！今吾人以最誠懇之意志，希望各友邦對於北京政府之承認立予撤消，並予中國人民以另行建設全國公認之政府機會。中國國民黨，一九二三年五月二十四日。」（註三）

蔣中正返回大本營。

昨日，蔣中正赴博羅城，與劉震寰總司令等議決作戰計劃，並與范石生師長商談，本日，返回大本營。（註四）

北京政府任命張廷謬為國務院秘書長。

北京政府於本月七日派薛篤弼暫行兼代國務院秘書長，薛一再懇辭，至是任命張廷謬為國務院秘書長。（註五）張廷謬接到任命後當日即行懇辭。其辭呈曰：

「竊以居寵思危，書垂名教，任官度職，國有常經。本月二十四日恭讀大總統策令任命張廷謬為國務院秘書長，此令。等因。伏讀之下，感悚莫名。伏念時會孔艱，萬端待理，匡襄夾輔職務綦繁，欲無叢脞之愆，端賴賢名之選。廷謬樗櫟庸才，學識謏陋，操觚率爾，覆餗滋虞，至再籌思，惟有仰懇轉呈大總統收回成命，另簡賢能，俾廷謬免債事之譏，而樞府收得人之效。臨呈迫切，無任屏營。所有擬請准辭國務院秘書長職務緣由，理合具呈，代乞

轉呈大總統指令遵行，實爲公使。謹呈國務院總理。張廷謨謹呈。」（註六）

張紹曾閱悉辭呈，批令秘書廳慰留，次日（二十五日）乃以大總統指令第二三一九號，稱：「該秘書長辦事勤慎，持躬端正，現在時會孔艱，正資倚畀，所有呈請辭職應無庸議。」（註七）於是張廷謨乃走馬上任。

張廷謨，字直卿，直隸省豐潤縣人。

臨城劫匪提出釋放被擄人質之條件。

北京官方代表與臨城劫匪開議釋放被擄之人質問題，匪徒提出條件如下：

- 一、附近兵隊當一體撤回至原駐地點。
- 二、傳諭匪徒不得再行劫掠，但政府當設法於編入陸軍之前，俾得有所養活。
- 三、匪徒（時號稱計有萬人）應編入四混成旅，直轄中央政府，不歸何省當局節制，且其軍裝又須足備。
- 四、中央政府當預發六個月餉項，其短欠六個月之餉款，亦須補發。
- 五、上述要求各條件一經表示同意，即由中央政府與匪首訂立協約，由外交團代表簽名，爲擔保人。（註八）

附錄：一、錢錫霖之呈報（註九）

敬陳者：錫霖此行在濟南車站與熊省長諸君同見吳交長於車上，並見楊敬林處長，聞楊云：丁振之、郭泰盛均已回京，聞吳總長向王財政廳長令，其速籌軍餉，有不分畛域，先急其所急，以顧大局，無論有何意見，將來再說。其言沉痛，實洞見時局之言也。竊在濟南住二日，察聽匪情，此時已無平和收撫之餘地。今日痛剿外，別無良法。蓋現在軍、政、商、工、財政支絀，已遍及全國，即土匪亦綁架皆窮。山東土匪，從前僅架紳富之當家人或孤子，曰請財神，曰抱鳳凰雛。其後漸進而架女界，或刨挖人家祖墓，實因擄財亦不易，不得不變其搜擄之術也。倘此次架外票而可以陞官發財，名利雙收，則將來國中外人無一地不在危險界中矣。況此次之土匪首領十五人，曰王守業，饒饒六、孫美瑤、孫美松等，其中僅緒、郭、周三匪曾歷湖南張敬湯部下，其散匪中亦有少數新安武軍，或少

數湖南散兵，其大多數嶧、滕、沂、蒙之土著，其實數僅千餘人而已。此次之舉，孫美瑤爲當家者，因劫車者孫美瑤爲首出力也。其實孫美瑤係新出之年輕人，並非積年老匪也。若縱其召集在包圍以外之匪桿，若范銘新、孫矮子、顧得林之類，聚匪成羣，則其勢大力足，恐所要挾之收撫條件，尤難著手也。總之無論如何，欲救出所擄外人及被難華人，非實行痛剿不可。欲痛剿非實力任事，不存派別，不存意見，籌足糧糈，竭力痛剿，或可密密因勢利用暗收匪類，使之伏處匪巢，保護中外人票以作內應，以策萬全，是爲一計劃。錫霖除派舊隨兵士之鄉居者，並所識之嶧、滕、沂山內之紳商，切實偵察匪情，以爲他山之助外，謹以管見上陳，略備芻蕘之一。謹上。

二、臨城劫車後的官匪交涉（註一〇）

臨城土匪劫掠津浦車架擄中外乘客一案，匪方用意雖狡，但當初他們所抱希望，決不如後此的那樣奢，是可以斷言的，乃駐北京公使團張惶於先，中國官吏張惶於後，土匪看破隱衷，已有不易就範的形勢；而國內一般無聊之徒，因此廣集輿莊，羣想藉此邀功；官僚政客紛紛以調人代表資格入山，對土匪胡亂提出條件，土匪便益存奢望，交涉更不易進行了！

官吏方面其始對匪竭力的謀妥洽，幾有惟命是聽的樣子，包圍抱犢崗軍隊既退三十里以循匪意；更招集可以與匪說話的人如天津警長楊以德，招安匪首郭泰勝、丁宏荃等入山與匪談判；並循匪意委孫美瑤爲收撫司令，郭其才爲參謀。乃官兵退後，匪於十四日夜間在抱犢崗開二十餘股匪首會議，突然變卦，既不遵約交出第一批應放外票，更於十五日向官方改提五項條件：（一）二十旅撤回濟寧，第六旅回原防；（二）滕、嶧兩縣紳耆擔保事後不背盟殺降；（三）指定東崑山爲官匪會議地點；（四）匪衆編成兩旅；（五）鄒縣上村等五處改編後許其自由行動。於是交涉形勢驟形緊急，據當時傳說，土匪這種條件，是一個緩兵之計，意在遷延時日，俾得與河南、青島等地土匪聯合，成一大規模的組織；所以雖有楊以德、郭泰勝而無所施其技，吳毓麟因怕外人變臉，急得要入山爲質了。所幸這時外交團已覺前此過事張惶的非計，態度略形和緩，十四日曾聲明：（一）前次所定十二日之限期從寬展限；（二）祇求中國當局能將此案迅速解決，且設法保障在華外人之安全，則對於此次意外損失並不苛求賠償。而總統府顧問美國人安特生也由京到魯，加入調和，與溫世珍一同入山，與匪爲切實的磋商。官匪交涉遷延，至十七日，官方提出最後條件：（一）被擄者完

全釋出後，再由調人赴匪巢磋商；(二)招撫改編以山中原有匪中之有槍者爲限。而土匪所提最後條件的對案則爲：(一)官軍限二十二日午止，完全撤回原防；(二)改編三師，先補充軍械；(三)以上兩條件履行後始放人票。其後田中玉最後讓步，定三步驟法：(一)官方由田循匪意委孫匪爲招撫司令，郭匪爲招撫參謀長，匪方交出人票三分之一，爲第一步；(二)上條實行後官軍再退後，匪再交出人票三分之一，爲第二步；(三)匪軍收編妥貼人票全放爲第三步。土匪這時因各派政客多入匪巢謀利用，頗施其手段，一面與臨東官吏敷衍，一面派被擄法人貝路比携照會到京，分致英、美、法、意等領事，請使團壓迫中國政府速撤兵。及至二十日有外匪一股意圖突破官軍陣線，衝進抱犢崗加入，已與駐軍開槍。山中土匪更將所擄外票移至山巔，以防官軍於決裂時奪票。二十一日曉，官軍乃進行包圍抱犢崗，吳毓麟、楊以德等先行赴津，陳調元、溫世珍回蘇，調人星散，田中玉使人京會議剿匪方針，交涉成決裂形勢，收撫事件也告一段落了。

官匪交涉決裂後，臨城方面由剿匪總司令鄭士琦主持包圍抱犢崗，使山內土匪坐困；田中玉、吳毓麟聞到京分別訪謁外交團報告土匪狡詐情形，又迭在國務院及總統府會議進行剿辦方針；更以曹錕、熊炳琦竭力主張收撫，田吳又分赴津保疏通。結果，總統府、國務院固始終主剿，外交團亦諒解以剿爲撫的用意，曹錕、熊炳琦亦不完全堅持收撫，於是直魯豫蘇等省各抽調軍隊赴臨，增加剿匪軍勢力，航空署更組織飛機隊往匪巢示威，並散布傳單：一時主剿的空氣大爲濃厚了。土匪原是外強中乾的，其所以敢於這樣變卦，乃是誤於政客入山的勸誘，以及鑑於調人的張惶失措，以爲可以大事要挾；不料交涉決裂後，包圍軍既非常憤激，表示要踏破這老巢的態度，山內外又爲官軍完全隔絕，不能通消息，於是土匪不免略生畏懼，於二十六日央被擄美人上海密勒評論報記者鮑惠爾氏下山，向鄭士琦磋商二次和議，形勢乃又爲之一變了！

二次和議既開，官方由鄭士琦、陳調元主持，調人則除鮑惠爾外，亦僅安特生、溫世珍等數人，京津、上海所來代表亦組織聯合團體，舉江經沅等數人主持幫助官吏與匪協商及救濟山內被難華人事宜；山外的情形已不似初次交涉時那樣亂雜無章，交涉自然易於進行了。

土匪初次託鮑惠爾要求先撤官軍，將匪改編兩混成旅，並須四國領事簽字作證。鄭士琦則主張先放人票，收撫

中華民國十二年 五月二十四日

六八四

時有槍土匪編軍，無槍追散。經鮑惠爾迭次往返磋商，匪已表示讓步，二十七日鮑惠爾偕匪代表劉武剛等三人與鄭士琦及公團代表接洽，先於三十日放出外票，英人史密斯，美人愛倫以示信。三十一日駐京各公團救濟聯合會推本地紳士八人，北京商聯會代表二人，上海商會代表一人，紅十字會代表一人偕同陳調元、溫世珍、安特生等在匪巢附近霧家厚地方與匪代表郭其才、劉武剛等會議，匪允有槍者編，不定人數，請官入山點名改編，臨城劫車後，官匪交涉將及一月，到此始得略有頭緒！

六月一日陳調元、溫世珍携同書記數人，備帶名冊，入山點名改編；山中云亦派人赴津購備軍裝二千副，運洋五萬元，預備改編事宜辦妥時使吳長植入山分給。以後的事情，記者當於這事完全終了時在本誌下期或再下一期作一臨城劫車土匪收撫成功記，以賀土匪諸君的降官，並頌辦理本案諸官吏的豐功偉烈！

外交團方面態度和緩後，曾準備各國派遣在華軍官組織國際委員會團赴臨察視察護路圍匪情形，向中國政府建議；並調查肇事時的事實報告使團，作將來要求賠償的標準。這委員會組織事宜，初時中國政府議決拒絕；以後因拒駁無效，決派陸軍部人員張騰方同去照料，更因張須留在北京參預政爭，臨時改派梁上棟於六月一日隨同七國武官組織的委員會團赴京。田中玉於拒絕國際委員會團赴京無效後，曾電委員會團請過濟南時下車賠商，經委員會團嚴詞拒絕，預料這委員會團的報告一定於中國官吏是有損無益的。

漢口外僑協議臨城劫車案善後方策。

漢口外僑於本日夜舉行僑民大會，討論臨城劫車案善後方策。當經決議如下：

一、漢口外僑各訴於本國政府，令中國政府即將臨城方面軍隊代表及調停人，與以撤退，由外交團直接向土匪交涉，所需一切費用，歸中國政府負擔，並將惹起禍害區域內官憲與以處罰。

二、要求中國裁去過剩之軍隊，於必要時，外國可與以武力的援助。

三、於外國人指揮下，組織守備隊，以當保護鐵路幹線之任並可適宜利用之。該案極為妥當應立即採用。

四、漢口及九江常川停泊大型軍艦，以保護鷄公山及廬山外僑，於萬一場合，得於上記各地派遣義勇兵，但廬山依領事團之要求，其派遣陸戰隊之權，限與諸首席海軍士官。（註一一）

上海全國學生總會在法租界開會，法領事飭捕房予以封閉。（註一二）

註一：「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公報」第十三號，頁四四。

註二：同註一。

註三：「中央黨務月刊」第五期（民國十七年十二月出版）特載。

註四：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第五冊，頁三三。

註五：「政府公報」第二五八七號。

註六：民國十二年五月廿六日「順天時報」。

註七：「政府公報」第二五八八號。

註八：民國十二年五月廿七日「順天時報」。

註九：民國十二年五月卅一日「順天時報」。

註一〇：「東方雜誌」第二十卷，第九號，頁二一四。

註一一：同註八。

註一二：同註一〇，第八號，頁一五六。

二十五日 孫大元帥電江門大本營辦事處劉紀文傳令嘉獎有功將士，並飭督隊追剿逆賊。

本日孫大元帥爲嘉獎有功將士，電江門大本營劉紀文，傳令嘉獎有功將士。時劉紀文任大本營審計局長。電文如下：

中華民國十二年 五月二十五日

中華民國十二年 五月二十五日

六八六

「江門大本營辦事處劉紀文鑒：敬亥電悉，李逆耀漢，附逆倡亂，糜爛地方，經我軍迭予痛剿，仍復頑強抵抗，此次我水陸各軍，包圍攻擊，大挫逆氣，乘勝追剿，指顧肅清，皆由各官長調度有方，士卒踴躍用命，聞之嘉慰。楊旅長錦龍，往來應戰，不避艱險；梁旅長及其餘各部隊長官，奮勇克敵，出力異常，均着先行傳令嘉獎，以勵有功。仍飭令督隊窮追，淨絕根株，毋留遺孽爲要。大元帥、有。」（註一）

孫大元帥電西江討賊軍總指揮魏邦平等，指示西江戰略。

孫大元帥爲顧念廣西百姓疾苦，避免兩粵興兵，擬於粵邊暫取守勢以待從逆者之覺悟，本日，特電西江討賊軍總指揮魏邦平等，指示西江戰略。電文如后：

「肇慶魏總指揮、占主任、梁軍長、李師長、鄭師長、陳海防司令鑒：占主任、陳司令敬電均悉，我水陸軍隊追擊逆敵，已至封川江口，西江餘孽，即可肅清，皆由將士忠勇，迅奏膚功，殊深嘉尚。本應窮追痛剿，以絕根株，惟念桂人皆吾赤子，粵境既已奠定，不欲更煩兵力，以苦吾民，我軍應於粵邊暫取守勢，以待桂人之覺悟。如桂人幡然向義，自除敗類，則兩粵一家，更無畛域；即或自知悔悟，不復從逆稱兵，我軍亦當宥其既往，不更進攻，以示大公。仰各軍隊長官遵照出示，曉諭廣西軍民一體周知爲要。大元帥、有。」（註二）

潮安、汕頭失陷，陳炯明赴惠州。

前（二十三）日，孫大元帥雖電許崇智固守潮安、汕頭，但陳炯明部林虎率隊竟於本日將潮安、汕頭攻陷，許崇智率部退向揭陽，陳炯明赴惠州。（註三）戰事逆轉，孫大元帥因命閩南自治軍總指揮何成濬率部回援廣東。據何成濬八十自述云：

「余到泉州後，湖北同志之在廣東者，多往聚義。……惟所帶軍隊，均爲福建民軍，指揮殊感不易。攻閩南時，與陳炯明部下洪兆麟師鏖戰於大埔平和漳州間者多次，……終成相持之局。其時，許崇智奉命回廣州，亦在潮州一帶爲陳炯明部所阻，且頗受損折，總理因命余兼程回援廣東。」（註四）

國會議員吳景濂、王家襄、張伯烈、湯漪等聯名復吳佩孚電，說明國會必須遷入太和、中和、保和三殿之理由。

報紙喧騰，國會議決，拆除太和、中和、保和三殿，在原址另蓋西式議院，以供國會兩院之用。吳佩孚於本月二十日通電，要求保存古蹟，請勿拆毀三殿。本日國會議員吳景濂、王家襄、張伯烈、湯漪等，聯名發表復吳佩孚通電說明，國會必須遷入三殿之理由，並力闢誤傳拆除三殿改建西式議院之說，申言僅就三殿楹柱之間，增設議席及旁聽席而已。電文如下：

「洛陽吳巡閱使鑒：頃閱各報，載公致府院號電，本保存三殿之旨，以立言，對於國會遷移之舉，以為非是，各報且從而和之，力持異議。弟等讀而疑之，以為果有此電，則必以告者過也。今日國中百度紊亂極矣。其為吾人討議所及者，不過一二，未遑致議者，殆千百也。設此一二事，猶復傳聞異詞，意見舛牾，賢如我公，卒不諒解。弟等以為決不至此。國會遷移三殿之議，弟等實共創之，用意所在，願為公一述焉。一曰正視聽以固國本。凡國之大事，如大總統之選舉，及其就職宣誓，憲法之宣布或修正，與夫解釋憲法之會議等，必於其國歷史上最莊嚴闊闊之地行之，此古今中外所同也。法之費塞依王宮其王路易十四之所營也，而今則為法國國會會合之所，其明證也。民國二年，項城就總統職典，於太和殿行之，公所知也。然按諸總統選舉法，大總統就職時之宣誓，實為出席國會之所，有事當然於國家固有會場行之。若項城時代之故事，則國會非接受誓言之主體，議員為參觀就職之來賓，於法理至為背馳，斯又往事之足為反證者也。共和以來，清帝猶擁尊號，遺老因而生心，曩者帝制復辟之變，恐再見矣。如曰三殿當留，以有待國家一切大事，皆可於象坊橋行之，甚非所以別嫌明微之道也。二曰謀古建物之保存。凡建物莫不以獲用而後存，以不用而就圯，此常理也。今之三殿荒廢已久，其旁殿尤甚，倘不加以修葺，別無保存之法，自始議迄今，中外工程師所製圖案，不下十數，無一非就原有楹柱之間，增設議席，及旁聽席而止。既無所用其拆，更不知何所謂毀也。不觀乎天壇乎，在民國二年曾為憲法起草之會場矣。且附設辦事處於其中矣。究竟此精美壯麗之建物，果有毫末之損否，其所以為煥然改觀者，果足指為耗費國帑之舉否。天壇如此，三殿可知。憲法

中華民國十二年 五月二十六日

六八八

起草會如此，國會可知。綜計修理工程所費不過二十萬左右，節省極矣。且聞當局擬以公開投標方法，估定其價格，中飽之弊當可杜絕。總而言之，國會兩院將來當另有新建築，而一切兩院會合時之所有事，則必於三殿行之，水爲定制，垂諸無極。所以正名分，別嫌微，實維立國之常經，絕非不急之細務，悠悠之口，顛倒事實，故爲危詞，何足算也。臨電神馳，惟希亮察。吳景濂、王家襄、張伯烈、湯漪、有。」（註五）

註一：「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公報」第十三號，大元帥公電。

註二：同註一。

註三：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第五冊，頁三三。

註四：何成濬：八十自述，「何雪竹先生紀念冊」，頁一五。

註五：民國十二年五月廿七日「順天時報」。

二十六日 孫大元帥任周家琳為諮議。（註一）

國會修正有關參、衆兩院議員出席會議請假條文。

國會爲提高議員出席率，以免出席議員不足法定人數，特訂出席獎懲辦法。其中最惹人注目者爲議員出席費問題，擬定議員每次出席憲法會議領出席費二十元，每缺席一次扣歲費二十元。

本日參議院委員湯漪、雷殷、張樹枏、潘大道、韓玉辰、陳銘鑑、江浩、戰滌塵、田永正、王湘、王用賓、潘訓初、蔣舉清、宋汝梅、胡鈞，衆議院委員林長民、裴廷藩、史澤咸、胡祖舜、褚輔成、梅光遠、彭漢遺、徐蘭墅、張佩紳、馬驤、李肇甫、彭養光、吳宗慈、王侃、呂復等開會合會，湯漪報告前次審查結果略云：關於修正憲法會議規則各提案，上次大會議決交由本委員會審查，本委員會經於本月三日開會審查，現由本席將審查結果加以說明。審查結果對於條文內容，大概係根據兩院議員各提案參合而加以修正。查原案第五章第十八條，係「議員非有正當理由，不得請假，一月中請假滿三次以上

議，須付會議決定之。」審查結果，認為正當之理由，範圍不確定，應有一種具體之規定。所謂具體之規定者，即實質上非要有喪事、疾病，不能請假。當委員會開會討論此點之際，即有種種意見，有說應於喪事疾病之外加婚事一層，有說疾病為人生不可幸免之事實，不能保其必無。至於喪事之來，更為不幸，到時即非辦不可，無所謂延期。若說到婚事，愈以為可以延期。譬如在此制憲時代，議員個人必可以料到，在此時期之內，不能離開北京，即可延宕下去。且婚事日期，係由人所擇定，並非不可避免者，故審查會修正為議員非因喪事疾病，經會議許可者，不得請假。再原案係一月中可以請假三次，滿三次以上者，須付會議決定之。其意即三次以內，議長有許可之權。審查結果，根本上即不賦與議長以許可之權。當討論本條文之時，反對者謂議院法第十一條已規定有議員請假期間在七日以內者，得由議長許可。七日以上者，須付院議決定之云云。認為憲法會議規則，不能與此項規定相衝突。要知原案條文所規定，即與議院法第十一條之規定有出入。原條文係三次以內，議長有許可權，議院法係七日以內，議長有許可權。試問憲法會議三次是否完全即在七日之內，此不攻而自破。且憲法會議規則，原不必受議院法所拘束，因此憲法會議規則第四十八條，本委員會議決修正為：「議員非因喪事疾病經會議許可者，不得請假。」又於第四十八條本文之外，增加一第二項為：「前項請假書之提出，須得議員五人以上之證明。」此種修正，係根據眾議院議員下佩之提案，以為議員因喪事疾病請假，祇須有五人以上之證明，不必一定要有診斷書證明。蓋因中國現在之醫生制度尚未臻完全發達時期，且議員設於臨開會議以前，真發生疾病，不能出席，倉卒之間，從何處取得診斷書來。故將診斷書證明之一個條件取消，以免發生困難。又原第四十九條係「議員有缺席者，應由議長勸告之。一月中缺席至三次者，應酌定次數停止其發言。一月中缺席至五次者，應酌定次數停止其出席。」本委員會討論結果，以為裁制方法如停止其發言或出席，均係不切於事實之辦法。既因之根本上開不成會，如何停止其發言，停止其出席。因

此審查修正爲：「議員有缺席者，每次扣歲費二十元，一月內缺席滿六次者除名。」查各修正案，有主張缺席一次扣歲費一百元者，此亦未免矯枉過正。故審查結果祇定爲每次扣二十元，一月內滿六次者除名，比之原條文較嚴。查原條文係一月中缺席至五次，受停止出席之處分，受停止出席之處分至三次時除名，是一月中要缺席至十五次始除名，如此規定，恐等於虛文，所以嚴加限制，無非希望其每次出席，以免不足法定人數。又原文第五十條係：「議員受停止出席之處分至三次時，應即除名」，修正案既歸納於第四十九條內，則原第五十條應全刪，而另於第四十九條之後增加一條爲第五十條文曰：「會議日議員到會者，每次支出席費二十元。」此種規定，係採納議員張漢、黃佩蘭、張善與各提出修正案之意義，當時討論約分兩派，反對支出席費者之意見，略謂：議員個人應自己避免此種嫌疑；主張支出席費者，以爲並非議員個人嫌疑問題，乃係國家制度問題。憲法爲國家根本大法，不但現時制憲，應開憲法會議，如將來憲法宣佈後，條文發生疑義，應解釋時，亦須開憲法會議，憲法因修正時，亦須開憲法會議。凡此種種場合，均須開憲法會議，是不僅制憲時代開一次憲法會議而已，故憲法會議在事實上，即絕對不能無一種特別經費，此本委員會所以修正第五十條原文之理由。議員出席憲法會議，既支出席費，則簽到而不出席，或中途自由退席者，即應有所限制。乃於第五十條第一項後又增加一第二項爲：「議員簽到而不出席，或於宣告延會前，自由退席者，均以缺席論。」此無他，無非促成憲法之意。第五十一條依原文無修正。又第五十二條原文「議員有非禮之言動時，分別輕重，依下列各款懲罰之。」下文分一、二、三、四款，本委員會審查結果，以本條文所規定前提太無標準，如非禮之言動，重者除名，試問重到何種程度始除名。僉認爲當日立法輕重，不得其宜。且原第三款之規定，與現在情形不同。應將第三、四兩款全刪，祇留一二兩款，並於第五十二條之後增加一條爲：「議員因缺席應行除名者，由議長查明通知各該本院，依法遞補之。」其意祇要一月內缺席至六次，即由議長通知各本院，並不

必加以審查。又第五十三條數目字，因以前條文之順序，即不能不變更，並非修正。以下原條文順序則依次遞推更正，但尚有應補充說明者，第五章標題原文係請假缺席及懲罰審查結果，既內容增加有出席各規定，即應加出席二字於請假二字之下。又第六章附則第五十六條之後，增加一條爲「本會議經費於國會經費預備費內支出之」，查國會經費原分三種：（一）議員歲費及公費。（二）秘書廳及警衛經費。（三）預備費。因規定出席費之結果，關於經費一層，即不能無特別經費，特別經費即應包括在預備費內。審查報告之結果如此，經衆討論付表決通過者如左：

- 一、第四十八條修正文爲（議員非因婚、喪、疾病經會議許可者，不得請假）。
- 二、增加第四十八條第二項文爲（前項請假書之提出，須得議員五人以上之證明）。
- 三、第四十九條修正文爲議員有缺席者，每次扣歲費二十元，一月內缺席滿十二次者除名。
- 四、原規則第五十條（議員受停止出席之處分至三次時，應除名）全刪。
- 五、第四十九條後增加一條爲第五十條文爲（會議日議員到會者，每次支出席費二十元，不願支者，得辭卻之）。
- 六、於前條後加一項文爲（議員簽到而不出席，或於宣告延會前，自由退席者，均以缺席論）。
- 七、第五十一條照原文衆無異議。
- 八、第五十二條刪去第三、四兩項。
- 九、第五十三條後加一條爲第五十三條文爲（議員因缺席應行除名者，由議長查明通知各該本院，依法遞補之）。
- 十、原第五十三條改列爲五十四條，原第五十四條以下其順序皆遞推之，衆無異議。
- 十一、第六章附則於第五十六條後加一條文爲（本會議經費於國會經費預備費內支出之）。

又議決憲法會議經費支給方法：

- 第一條 本會議經費之概算，由議長提出之，決算時由兩院院內審計委員聯合開會審查之。
- 第二條 每次開會於會場計算人數時，發給出席證，散會時，出席之議員以出席證換取出席費支付證，支付證

中華民國十二年 五月二十六日

中華民國十二年 五月二十六日

六九二

之換給，每次用抽籤法，籤定議員八人行之。

第三條 出席費按一星期計算，於次星期一支付之。

第四條 本會議秘書辦事處各職員，每月總津貼二千元，由議長分別任務之繁簡支給之。（註二）

北京政府署財政總長張英華通電說明財政方針。

北京政府財政窘迫，連借貸之門亦無路可尋，新任署財政總長張英華是日發表通電，述財政之困難情況，又揭示其財政方針，要以輿論爲方針，以公開爲主旨，以酌劑平均爲定則，以維持國信爲本圖。

其電曰：

「本月十二日大總統令，特任張英華署財政總長此令，等因。奉此承命，慙惶屏營萬狀，竊維吾國財政困難，已臻極地，內外債款交迫，急於燃眉；軍警餉需積欠，動逾累月；百室待膏，而繼火庶可枵腹以從公；言開源則東計西計，已羅掘之俱空；言節流，則內銷外銷，苦盈虛之罔詰。向病飲鴆止渴，今則稱貸之途盡絕，雖飲鴆而莫與爲供。昔譏挖肉補瘡，今則挪移之術悉窮，即挖肉而已無完體，乃至理財機關，並成爲債府，主計官吏咸視爲長途。當此山窮水盡之交，猝膺遺大投艱之任，點金乏術，無米何炊，敢以非材，謬承管乏。乃元首以英華曾攝度支，尙無過舉，諄命殷渥，不允固辭，念在千鈞絕續之危機，忍復三讓，雍容而作態，惟有矢捐頂踵，勉竭涓埃。以輿論爲方針，以公開爲主旨，以酌劑平均爲定則，以維持國信爲本圖，冀紓旦夕之難關，用植方來之基礎，尤仗我京外賢僚，各方賢達，並心協贊，合志匡扶，貴以力之可能膺其才之所不逮，仰資羣策，同指導於幾先，更賴衆擎庶推行之罔阻，但一致事權之共假持籌幸免於周章，即七年痼疾之已深，苦艾敢忘其黽勉，迷陽叱馭，專倚南箴，謹此布聞，伏候裁教。張英華、有。」（註三）

註一：「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公報」第十三號，大元帥公電。

註二：吳宗慈：「中華民國憲法史」，頁七三—七七。

註三：民國十二年五月廿九日「順天時報」。

二十七日 討賊軍再攻惠州城，受挫。

各路討賊軍於二十日總攻惠州城，以受逆軍阻擾，進展不順。各路兵力部署：右路指揮官范石生，兵力五千一百人，以惠州爲前進目標，由廣九路樟木頭方面攻擊敵人左翼；中路指揮官劉震寰，兵力七千二百人，亦以惠州爲前進目標，沿東江向惠州攻擊；左路指揮官李福林，兵力三千三百人，由增城向龍門方面攻擊，以掩護主力軍之左側；預備隊蔣光亮所部滇軍第四師及朱培德之鞏衛軍，兵力計五千五百人，位置廣州，爲總預備隊。二十三日，中、右路各軍，即抵惠州外圍一帶，並進占惠州南方飛鵝嶺陣地，但受逆部楊坤如反攻，旋即退出，不獲續進，博羅城亦因討賊軍之深入，而致後防空虛，竟爲逆軍乘機攻佔，遂至進展受阻。左路軍之進展亦遭阻碍重重。二十五日，中路各軍再向惠州、博羅城攻擊，次日再佔博羅。本日遂開始攻擊惠州城，方酣戰中，以中路與左路之間地區遼濶，佈置未周，逆軍之一部乘虛潛至蘇村鐵場擾亂，中央軍後路爲之遮斷，本次攻擊再遭頓挫。（註一）

臨城劫車案匪首孫美瑤，央請被俘之美籍人士鮑爾惠下山，磋商二次官匪和議。

五月十七日，臨城劫匪未按協議，於官兵撤除抱犢崗之圍後，交出被俘外僑，官匪交涉因之宣告決裂。五月二十一日官軍再度包圍抱犢崗山區，嚴密封鎖。劫匪見事態嚴重，乃於二十五日央請被俘之美籍人士鮑爾惠下山，向鄭士琦要求重開和議，雙方條件不洽作罷。本日官方派兩架偵察機飛往抱犢崗偵察。劫匪們震驚之餘，乃再度央請鮑爾惠下山，磋商和議。（註二）

附錄：田少儀：「細說孫美瑤與臨城劫車案之（五）。（註三）

匪方變卦改提五項條件

中華民國十二年 五月二十七日

中華民國十二年 五月二十七日

六九四

北京政府的要員吳毓麟、田中玉們，不消糾尊降貴，和土匪們站在對等的立場上，要用和平手段，權變辦法，希望迅速救出「洋人」來，能不能如願以償呢？事實的發展，恰好與他們的願望相反。

以老百姓的經驗來說，向土匪「贖票」，切忌緊張慌亂，所謂「越害怕，鬼越嚇」。更不必過份恐懼土匪「撕票」，因為土匪綁票的目的是勒索，撕票並不是他們的目的。在我國歷史上，類似土匪綁票的事例也有很多，不過這種綁票所勒索的是政治利益，而不是單純的財物。試舉一例：楚漢相爭，項羽曾劫持劉邦的太公，要「烹而食之」；劉邦出身鄉里，深懂箇中訣竅，所以他的答覆非常乾脆：「請分我一杯羹」？那位力能拔山的楚霸王，除了氣得哇哇怪叫之外，卻沒有真的把劉太公烹而食之。這個事例的是非姑不置論，但可以看出：北京政府急切想把洋人救出來，一開始就不如劉邦高明，方法錯了！

且說五月十三日的官匪交涉第一次正式接觸後，孫美瑤、郭其才等回山，十四日夜間，匪首們開會，聽取交涉的經過。當時外界傳說：「抱犢崗中開二十股匪首會議」，說得聲勢相當浩大，好像各地的土匪頭目都來參加了這次會議。其實不然，仍是抱犢崗中原有的那十幾個匪首。在聽取這次交涉的經過中，匪首們很驚奇的發現了洋人們奇貨可居的價值，因而產生了兩點結論：

①認為軍師郭其才提出的條件太低，他們有大批「洋票」掌握在手中，正好予取予求，何妨獅子大開口？
②他們不相信官府有收編他們的誠意，唯恐洋票一交出去，他們馬上會受到官軍的猛烈攻擊，殘酷的報復，到那時他們再後悔可來不及了！

這時，田中玉對孫美瑤、郭其才等匪的承諾，諸如官軍再退三十里，接濟肉票的物品先行運送入山等，已大都做到；但土匪對於陸續釋放洋人的承諾，卻突然變卦，不肯釋放了。在這次會議上，匪首們決定毀棄昨天的承諾，而向官方改提五項條件，於十五日就送達到田中玉的行轅。匪方的五項條件如下：

- ①二十旅撤回濟寧，第六旅回原防；
- ②滕、嶧兩縣紳耆擔保事後不肯盟殺降；
- ③指定東嶗山為官匪會議地點；

④匪衆編成兩旅；

⑤鄒縣上村等五處，改編後許其自由行動。

等待洋人獲釋，望眼欲穿的田中玉，於十五日見到的不是洋人，而是匪方的五項條件，於是頓形緊張起來；吳毓麟則深怕駐北京的外國公使們變臉，據說他急得要入山爲質去了！官方的窘態，於此可見。

另據當時一項傳說：「土匪這種條件，是一個緩兵之計，意在遷延時日，俾得與河南、青島等地土匪聯合，成一大規模的組織」。但據我們現在所見及的資料中，對於這個傳說無從證實。

官匪雙方互提對案

在萬分緊急的情勢下，田中玉針對匪方的五項條件，於十七日提出了官方的對案如下：

①被擄者完全釋出後，再由調人赴匪巢磋商；

②招撫改編，以山中原有匪中之有槍者爲限。

匪方也對田中玉的對案，提出對案來；且較原提的五項條件，更爲嚴苛：

①官軍限二十二日中午止，完全撤回原防；

②改編三師，先補充軍械；

③以上兩條件履行後，始放人票。

田中玉迫不得已，再行讓步，規定出三個步驟來，並聲明這是最後的讓步，匪方如不接受，即放棄和平手段，揮軍進剿。三個步驟如下：

①官方依照匪意，由山東督軍田中玉委孫美瑤爲招撫司令，郭其才爲招撫參謀長，匪方交出人票三分之一，爲第一步；

②上條實行後，官軍再退後，匪方再交出人票三分之一，爲第二步；

③匪軍收編妥貼，人票全放，爲第三步。

上述官匪雙方互提的對案，其負責往返磋商的人，據現有資料可證實者，是以直魯豫巡閱使曹錕的代表美人

中華民國十二年 五月二十七日

六九五

中華民國十二年 五月二十七日

六九六

安特生，與江蘇督軍齊燮元的代表溫世珍二人爲主體；尚有楊以德、郭泰勝等人，或爲幫會領袖，或爲招安的匪首；以及若干名爲參加調解，實則別有用心的人物。總之，在這幾天裏，從甯莊入山的道路上，川流不息的「調人」們極爲複雜；惟其詳細名單，在現有資料中，已無從查考了。

於此，須再解釋一下溫世珍在官匪交涉中的地位；因爲「臨城劫車案」是在山東省境的事件，與江蘇何干？原來在劫車案發生之初，因爲事件出在鐵路上，交通總長責無旁貸，吳毓麟於五月六日晚，曾通電直魯豫巡閱使曹錕、山東督軍田中玉、江蘇督軍齊燮元，請迅予派隊會剿，並救出被擄之人。齊燮元即根據這個邀請，派遣他的交游員溫世珍，和徐海鎮守使陳調元前來。

在此後的交涉中以及收編土匪時，徐海鎮守使陳調元，也都是擔任着重要角色。其原因，不祇是因爲陳有幫會的特殊背景，也是以吳毓麟給齊燮元的通電爲根據的。

情勢趨於複雜交涉決裂

匪方對於田中玉最後讓步的三個步驟，肯接受嗎？不肯。因爲匪方牢守着一個絕不肯退讓的要點，就是他們向官方所提的要求在未實現前，絕不釋放「洋人」；同時，官匪交涉發展到這個階段，其內情已變得非常複雜了。

自五月十三日官匪交涉正式開始以來，由於入山的「調人」極其複雜，使交涉的情勢起了變化，正如本文前面引述民國十二年「東方雜誌」第二十卷第九號的記載所說：「一般無聊之徒，因此麀集於甯莊，羣想藉此邀功，官僚政客紛紛以調人資格入山，對土匪胡亂提出條件」；「各派政客多入匪巢謀利用，頗使其手段」；土匪們「誤於政客的勸誘」，「以爲可以大事要挾」。這就是當時的實況寫照。雖然，這些入山的「各派政客」的名單，我們現在已無從查考，但從另一件事情上，卻足以反證確有這種事實。在五月十七日至二十日間（詳確日期待考），土匪們曾派遣了一個被擄來的法國籍「洋票」貝路比，攜帶土匪分致英、美、法、義四國公使的照會到達北京，請求公使團壓迫北京政府迅速撤兵。請試想：這種方法，若不是善於出賣風雲雷雨的政客們爲之教唆，僅憑抱犢崗的土匪們，能想得到和做得到嗎？不僅如此，據說這個法國洋人貝路比臨去北京時，土匪要他發誓：一個星期之內一定回山；結果，他真的如期回來了。請想：此時這個洋人的身份，恐怕不是肉票了吧？實際上，他已是土匪們勒索官府

的幫凶了！由此種種，可見當時的情形是如何的複雜。

五月二十日，山區外突然有一股土匪潛圖入山，經過官軍陣線時，和官軍「開火」；這是自五月十日田中玉下令官軍停止攻擊之後的第一次開火。當時傳說：這是「抱犢崗的土匪，聯合蘇、皖、魯、豫四省土匪加入，要求全數編入國軍」。惟經事後查證不確。這可能是政客們教唆土匪為張大聲勢的一種策略行動，再由政客們散播這種謠傳。田中玉則深怕情勢果如所傳，於是下令官軍於二十一日拂曉再度包圍抱犢崗；土匪們深怕官軍前來「奪票」，也於這天的拂曉把所有肉票都騙上抱犢崗峯頂。田中玉和吳毓麟，各懷着無限懊惱與沮喪的心情，分別返回濟南、北京，臨行指派幫辦山東軍務鄭士琦為剿匪總司令，對抱犢崗山區實施嚴格封鎖，期使土匪坐困。陳調元、溫世珍也分別回蘇，「調人」星散，官匪交涉遂告決裂。

官方改變方針以剿為撫

田中玉返回濟南後，稍事停留，即行晉京，於五月二十二日列席國務院會議，報告官匪交涉的情形，與土匪之狡詐，並力主剿辦。他的意見，當然會受到國務會議的相當重視。

但是，北京政府最初決定以和平手段、權變辦法與土匪交涉，一方面是來於外交上的壓力，一方面是事前取得直系領袖曹錕的贊成。現在若不要調人；其餘細節，相機全權處理。

本來，土匪的主要要求是請地方士紳出面作見證，也就是保證的意思。鄭士琦初步擬定作見證人的名單相當浩大：計地方士紳八人，北京商聯會代表二人，上海商會代表一人，紅十字會代表一人。嗣得到田中玉的覆電，才作了大幅度的修正。他再度婉請當初開啓交涉之門的黨金元、李炳章出面參加，作為地方士紳的代表。這時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的公團，已經組成「全國公團聚莊臨時聯合會」，且分股舉定幹事，很有秩序的在協助官府救濟被擄的中外肉票，乃由全國公團聚莊臨時聯合會推出江經沅代表參加。另有紅十字會代表一人（姓名未詳）。此前曾任調人者，祇曹錕的代表安特生。官方的主持人，則是鄭士琦和陳調元，總共七人。此即官方參加和議的名單。

這次和議的地點是在嶺山口，匪方的代表是郭其才和劉守廷二人。另據民國十二年的一項記載說：和議地點是「在匪巢附近霧家厚地方」，匪方的代表是郭其才和「劉武剛」。惟抱犢崗山區附近並沒有霧家厚這個地名，可能

是一種筆誤；至於劉武剛其人，在抱犢崗的匪首中也無此人名；證以吳長植下「戰書」時，抱犢崗的覆信都是劉守廷出名，我們認爲綽號饒六的劉守廷是可信的，他有資格代表匪方參加和議。祇是係美瑤沒有參加，不明其詳確原因。在這次和議中，沒有交換條件的爭執，匪方曾竭力表示要把「面子」賣給地方父老，祇討論如何收撫一件事，所以很順利的就達成協議：

匪方同意：有槍者編，不定人數，請官方入山點名。

官方同意：先發軍裝兩千套，每人先發兩個月餉。

高潮迭起，極盡波折的官匪交涉，其最後協議，就是如此這般完成的。近年來有些記載說：臨城劫車案的交涉，土匪不信任官府，要和清紅幫裏的人物說話，田中玉從上海請來了黃金榮，徐州請來了陳調元，天津請來了楊以德，才談妥了這件案子。更有人說：上海某聞人仿效「黃天霸拜山」，單刀赴會，與孫美瑤、席談，就把臨城劫車案的善後談妥了。這些說法中，祇有一點是對的，即陳調元參加了最後和議；但他也不是以幫會的身份參加，本文前已說明，不再贅述。其餘的說法，都是欠缺事實根據的。

官方點名發餉「洋人」獲釋

一波三折的官匪交涉，費時二十餘日，終獲協議，田中玉接到這個報告，自然喜不自勝。他請示北京政府辦理善後的經費，久久始獲答覆：由山東省庫支付。於是派人專程到天津購備軍裝兩千套，運往棗莊，又撥發現大洋五萬元，派陳調元、吳長植二人入山點名發餉。陳、吳二人於六月十一日入山，第二天（十二日）「洋人」們就被釋放了，祇有穆安素一人仍被留在山裏，到六月廿四日土匪經收編完成時，他才和吳長植一同出山。不過，這時北京的政局，適在張紹曾內閣總辭，軍警向黎元洪逼餉之際，此即田中玉請示善後經費久久始獲答案的原因；也因此，人們的視線都集中在北京政局上，洋人獲釋的消息，並未像臨城劫車時那樣被人注意。

這其中，尚有個插曲，也頗值一述。

且說陳、吳二人入山點名發餉，洋人獲釋。一天，陳調元看到土匪們都已穿上軍裝，他問匪首們：

「穿軍裝該紮上武裝帶，爲什麼不紮？」

「沒發武裝帶。」匪首們這樣回答。

「這不成，不像軍官樣子，我去替你們辦！」陳調元就大搖大擺的出山而去，卻把吳長植給留在山裏。這時包圍抱犢崗的官軍有吳長植的一個團，誤會陳調元出賣了他們的旅長，大罵陳調元不夠朋友，荷槍實彈，要找他算帳！當時吳的一個傳令兵卻很有信心的說：「不用慌張，旅長早在道院扶過乩，不會有危險，大家放心好了！」

這裏所說的「道院」，是一種宗教性質的集會場所，在民國初年頗為盛行，濟南南關就有道院，房舍壯麗，設備豪華，一些失意下野的軍閥官僚，都在這裏修心養性。道院供奉之神，為「至聖先天老祖」，遇有疑難，就用「扶乩」的方法占卜決疑，說是神的降示。吳長植是道院的信徒，當他指揮官軍進剿抱犢崗下令總攻擊的那天晚上，他所下的警戒口令就是「至聖先天老祖」，可見其篤信程度。臨城劫車事件發生，他又跑到道院去扶乩，神降示給他如下幾句話：

「事成了，何難保；

且待舟楫順風跑，不必多煩惱！」

據說：這些話都「應驗」了。頭兩句是說等到事情完了，何豐玉的官難保。的確，六月廿四日孫美瑤被收編下山，廿五日北京攝政內閣就令免兗州鎮守使何豐玉職。後兩句是指他和陳調元入山點名；陳的威名中不是有個「風調雨順」的調嗎？吳長植好比一隻船，順着風跑就是了。不錯，他的確是平安歸來，也沒有因臨城劫車案而丟官，自然也不必多煩惱了！

這是民國初年大小軍閥們的百態之一，茲記於此。

從「洋人」利益看官匪交涉

敘述到此，臨城劫車案的官匪交涉已告結束。在這個交涉的歷程中，我們可充分看到北京政府的顛覆無能。但北京政府之不惜在對等的立場上與土匪交涉，當時北京政局的風雨飄搖、動盪不安，固不無其影響，惟主要原因則是來於外交上的壓力。外國公使竟至強橫到要以「無政府之國」待中國，要與「匪人直接交涉」。不僅如此，若是某國的僑民被擄而提出交涉，猶有可說；實際上祇是四國的僑民。而竟有十六國共提抗議，那些與此案毫無關聯的

中華民國十二年 五月二十七日

中華民國十二年 五月二十七日

七〇〇

國家，豈非趁火打劫，落井下石？固然，在軍閥操縱下的北京政府，禍國殃民，不值得憐憫；但在國家的立場來說，帝國主義者的嘴臉，可謂暴露無遺。於此也使我們更加領悟到 國父遺囑要把「廢除不平等條約」列為最近主張之一，以及國民革命軍北伐，要內而打倒軍閥，外而打倒帝國主義的深意了！

外國公使壓迫北京政府與土匪交涉，是爲了「洋人」的利益。但這種做法是否符合洋人們的利益呢？本文前章曾提到：在官匪交涉進行時，爲另組「規軍案中西調查委員會」事（此事且待下章敘述），外交部秘書靳志，與英國公使有一次會晤，曾辯論這個問題。靳志對於外國公使們的做法，極不以爲然。英國公使請其「直言勿諱」，於是他表示了他的意見，並鄭重聲明：是他「宣布個人意見，並非代表外交部」。茲引錄靳志的「個人意見」如下：

「庚子一役，外國給予中國人民一番最有效力之教訓，使中國人民知道尊敬外國人生命財產；故自庚子以還，在中國外國人生命非常安全，偶遇內亂，平民多請外人出爲保障，此彰彰在人耳目者也。去歲老洋人在河南綁西人勒贖，中國地方官迫於外交團壓力，不得已將土匪編成軍隊，外交團此種態度及辦法，不啻對於庚子所既得之保障加以打擊而否認之也，其影響所及，即爲獎勵土匪使其對於綁外票勒贖一事認爲一種絕好生意，而臨城規軍一案亦即從此發生矣。然而老洋人綁票尚不過索鈔勒贖，而臨城匪則尤甚焉。所謂聯合蘇皖魯豫四省土匪開聯席會議而要求全數編爲國軍是也。其第一結果，津浦路遂將中斷，而四省騷然矣。雖云此不過中國內政，外人本不甚關心；然不知外交團第二次再獎勵土匪，使中國政府束手無法，與匪爲城下之盟，則豈止土匪而已哉？即一般普通人民，亦將認綁外國票一事爲升官發財之捷徑，恐不久所有赴北戴河、西山、唐山消夏旅行之外國人均岌岌可危矣。誰尸其咎？外交團不能當此重責者也。雖云當今之世，已非羅馬時代，吾輩不便明言犧牲某某人之生命，然如將十四個人的生命放在天秤之一端，又將所有旅居中國西人的安全放在天秤彼一端，其利害輕重之分，無勞選擇矣。語云：兩害相權取其輕者，此之謂也。……」

根據當時「會晤紀錄」記載：英國公使「頗納上項理論，彼此辯論經四十分鐘之久」。靳志又曾將此項意見與公使團領袖公使葡萄牙公使符禮德討論，符禮德亦「無以駁難之」。這也就是官匪交涉一度決裂之時，各國公使的態度忽趨緩和，不再堅持撤退官軍、營救洋人；以及土匪們分致四國公使的照會也沒有下文的原因之一。惟其中有

兩點須要補充說明。其一，所說老洋人在河南鄒西人勒贖，影響所及，而發生臨城劫車案，與事實不無出入；詳見本文前章之敘述。其二，所謂聯合蘇、皖、魯、豫四省土匪而要求全數編為國軍，當時確有此謠傳，但非事實。這可能是他為加強其立論根據而有所強調，與他的意見本身是無害的。我們現在可以這樣說：在當時的北京政府中，能有人提出這種見解，可謂空谷足音。同時亦可以看出：單從洋人們的利益上着眼，各國公使之壓迫北京政府與土匪交涉，亦殊屬非計了。

臺灣發現一千二百萬年前貝之化石。

日籍化石採集家澤田後治於阿里山鐵路通車後，在阿里山發現化石，經携回日本勘定為一千二百萬年前貝之化石。（註四）

註一：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第五冊，頁三二一—三三。

註二：「藝文誌」第六十期，頁二〇。

註三：同註二，頁一八一—一二。

註四：「臺灣省通志」大事記，頁一二九。

二十八日 討賊軍佔領惠州飛鵝嶺。

日前，討賊軍發動總攻惠州，以飛鵝嶺地勢險要，遂成為奪取目標，雖以攻擊略受頓挫，但本日終將飛鵝嶺攻占，逆軍退向惠州城。中央直轄西路討賊軍總司令劉震寰電呈大元帥，報告作戰情形。電文如下：

「提前萬急：廣州孫大元帥鑒：頃接飛機隊通告，陳隊今早六時出發惠州，見我軍七時三十分向敵攻擊，敵向飛鵝嶺退卻，繼由惠州轉駛博羅時所得情報如左：一、敵逆約三千餘人由飛鵝嶺向惠城退卻；二、博羅附近見有我軍約四五百人，在東江東南岸向博羅前進。劉震寰呈。儉、午。」（註一）

中華民國十二年 五月二十八日

黎元洪擬洽借滬海關建築費，以應付議員出席費及駐外使館經費，北京政府財長張英華反對此舉。

黎元洪商蔡廷幹，向代理稅務司包羅指借滬海關建築費一百二十萬兩，分四月撥交，每月撥交十七萬元制憲經費（議員出席費），十三萬元駐外使館經費。北京政府署財政總長張英華，則另進行關稅公債，鹽餘庫券，反對黎元洪所籌之制憲及使領經費。（註二）

註一：「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公報」，第十四號，公電。

註二：「東方雜誌」第二十卷，第十二號，頁一三六。

二十九日 孫大元帥任命林雲陔、宋子文為中央銀行正副行長。

本日，孫大元帥免林雲陔大本營秘書職，（註一）任命其為中央銀行行長，宋子文為副行長。（註二）

林雲陔，廣東高州府信宜人，生於民前三十一年，民前三年加入革命黨，民國成立後，曾赴美留學，入紐約省會聖理喬斯大學，研習法律與政治，民國七年，學成回國。民國九年，粵軍回粵，中山先生設大元帥府於廣州，任為秘書兼土地登記局局長。迨北伐進行，取道桂林，又任為大本營金庫長，兼廣西銀行行長。民國十二年，陳逆炯明被逐，奉命出任廣州市市長，旋改任廣東高等審判廳廳長、高等檢察廳廳長、大本營秘書等職，至是受命出任中央銀行行長。嗣以辭不就任，乃以副行長宋子文代之。

（註三）

按：中央銀行正式成立於民國十三年八月一日，並設總行於廣州。

附錄：黃呂毅：中央銀行成立（註四）

國父於民國十一年秋季，在上海發動西南各省革命軍，集中廣州，以驅逐陳炯明叛軍，深知將來廣州市與廣東

全省境內，駐軍必甚複雜，而且數量亦必多，恐增民難於負擔其軍費。故曾預與在上海之廣東旅滬工商界與金融界接洽，籌募戰債與兵工經費，以便回粵後，即能推行「其化兵爲工政策。」民國十二年二月回廣州經香港時，向旅港廣東工商界與金融界亦作同樣接洽工作，已有頭緒。所以當其抵廣州之第一日接受滇桂等軍將領之歡迎宴會上，即作其「化兵爲工」之演講。豈知此一新兵工政策尚未展開，即發生三次戰事：一爲沈鴻英等部雜軍，二爲駐於江西之北軍入寇粵北，三爲陳炯明叛軍自廣九鐵路入寇廣州。國父經此三次戰事，其原擬行之「兵工政策」，遂於無形中打消。各省客軍，即在廣州市與在廣東省各縣市分駐防地，就地取糧，於是又影響了廣東省政府之民政與財政，無法統一。同時國父前向滬港粵僑籌募戰債政策，亦被三次戰事所打消。當時廣東省政府與廣州市政府之行政經費，尙可賴其省稅與市稅之一部份收入與其官產公賣收入，得以勉強維持其生活。至大本營會計司所需用於前方與後方之軍餉，毫無着落。而國父以財政將至山窮水盡之境，不能不另想辦法。乃與記者（於民國十二年夏季）研究救急方略。記者即向國父報告：前廣東省銀行，尙存有印就（因其成品低劣）仍未發行之鈔券，可向之借用五元與十元券各五萬元，在石龍小市，試行現兌發行制度辦法首在石龍市區，發行大元帥行營金庫券。其法先將大元帥行營金庫，在廣州各財政機關所籌集之少數現銀，先行分散放存於石龍市商會銀號與殷實商店，商會各銀號商店則在其門前懸掛「大元帥行營金庫券兌現處」招牌，辦理兌換事宜。一方對領取戰費者不發笨重之現銀，改發金庫券，以測驗領用戰費者的觀感，試驗金庫券之錢幣信用，以及流動情形。國父許予試行，當給記者向前廣東省銀行保管此項舊券人並示以借用命令一紙，記者遂將借得之舊鈔十萬元，加蓋大元帥行營金庫券圖章，帶到石龍，如法泡製。試行一個月後，行營金庫券，在石龍附近鄉村，以至東莞博羅與石灘樟木頭一帶，極受歡迎！此一現兌發行制度，當時維持大元帥行營與當地駐軍軍餉，極有效果。記者據實報告國父，國父非常欣慰！更與記者詳細研究在廣州市內創辦中央銀行之方案。國父因此信心更增，遂任命林雲陔爲中央銀行行長，宋子文爲中央銀行副行長，在廣州長堤設立中央銀行籌備處，並向美國印製中央銀行兌換券運到廣州後，宋子文副行長，亦仿大元帥行營金庫發行金庫券之方法，在廣州發行中央銀行兌換券，頗見其效。至國父在中央銀行（舉行開幕）作「銀行的最高信用在現兌」之演講時，中央銀行兌的換券，已能流通於廣州、佛山、三水、石龍、博羅；並南到香港、澳門；西到廣西

中華民國十二年 五月二十九日

七〇四

梧州；北到廣東曲江等處；均到處流通使用。中央銀行遂以毫無資金之空頭銀行，歷時不過三月，便一躍而為富有五千萬元資金之銀行矣。至是時國父與今將總統，在經濟實力方面，已無後顧之憂，更無接受俄國盧布等類經援之必要矣。推源其始，仍不能不歸功於大元帥行營金庫，發行金庫券這一珍貴經驗也。

孫大元帥召蔣中正籌議退敵之策。

東路討賊戰事遭頓挫後，桂軍劉震寰部劉玉山師，敗退至馬嘶。（註五）北江戰事亦趨不利，楊希閔將總司令部移至英德城，孫大元帥聞訊甚為憂慮，於深夜召蔣中正籌議退敵之策。（註六）

孫大元帥任命王柏齡為大本營高級參謀，徐方濟、丁士杰為大本營出勤委員。
。（註七）

中國國民黨總理孫先生文電麥造周、趙泮生，囑向加拿大政府抗爭移民新例，另委劉蘆隱為加拿大總支部總幹事。

本日，孫總理電麥造周、趙泮生，對加拿大政府公佈新移民條例，據理抗爭。電文如下：

「造周、泮生兩先生：王登雲君歸國，藉奉手書，及移民新例一紙，閱之慨歎。前此奉電後，即已電加政府要人，抗爭此案。茲將英文來去電抄上，並華文電一通，希為察覽。現在惟一之希望，則上院之否決而已，亦已竭力設法做去，結果如何，尚不可知。至冀兄等努力爭之，文當盡其棉薄，以為後盾，不敢有怠也。此頌時安。孫文、十二年五月二十九日。」（註八）

同日，孫總理委劉蘆隱為國民黨加拿大總支部總幹事。（註九）

北京國務院將「發行十二年公債案」咨請衆議院同意。

北京政府年來財政艱窘至甚，軍政各費均無法支應，署財政總長張英華爲救眉急，爰提出發行十二年公債案於國務院會議，經開議議決，是日咨衆議院，請求同意。咨文曰：

「大總統爲咨行事。據財政部呈稱：查中央財政近年以來，益見艱窘，積欠軍政各費日多一日，平時尙藉放還鹽稅餘款一項，於無可支配之中，略爲挹注。現查六月初應放五月份鹽餘，本係淡月，而已經指定鹽餘，萬萬不能不撥之款，如湖廣債息暨日金九六債權，及一四庫券，爲數已達三百餘萬元，是預計所放，鹽餘恐已不敷分配。而軍政各費，更屬絲毫無著。加以午節伊邇，需款尤急，勢非發行公債，殊不足以救眉急。然欲發行公債，又非妥籌確實基金不可，茲撥指定關稅項下，除儘先撥付俄法洋款、英德洋款，續借英德洋款、庚子賠款，善後借款五項本息外，每年提撥關稅銀元約五百數十萬元，作爲新公債基金，發行民國十二年八厘短期關稅公債二千萬元。所有保管基金事宜，概照七年短期公債及十一年八厘公債成案，委託總稅務司辦理。至包募該項公債經手費，擬照三四年公債及十一年八厘公債辦法，以六厘爲限，其應付本年六月至十一月利息，擬照交款日期之先後，按月預付，是否有當，理合擬其公債條例，暨預付利息及募債經手費規則，並借款分配五個月用途清單，一併呈請，咨行國會，徵求同意，等情。據此相應將該項公債條例並預付利息暨募債經手費規則、用途、清單，依據臨時約法第十九條第四項及中華民國國會組織法第十四條之規定，咨請貴院查照，依法議決，咨覆爲盼。此咨衆議院。國務總理張紹曾。」（註一〇）

北京政府任命沈庸爲外交部特派察哈爾交涉員。

察哈爾交涉員一職，民國十一年五月六日設，六月二十七日以張紹曾充任。是日，北京政府令免張紹曾此職，另任命沈庸爲外交部特派察哈爾交涉員。（註一一）

沈庸，字君崇，江蘇省吳縣人。

國會衆議員張書元等聯署提出關於議員領出席會費之質詢。

中華民國十二年 五月二十九日

本月二十六日兩院會合會擬定議員每次出席憲法會議可領出席費二十元。衆議員張書元認爲此舉破壞議會尊嚴，損毀議員人格，況政府財政困竭，兩院法定歲費未發，政軍薪餉無法支應，今突有此出席費，不知此款究由何而來，因提出質詢書，限政府即日答覆，連署者六十餘人。書曰：

「案查本月二十六日，兩院開會合會，修正憲法會議規則，擬定憲法會議，每議員出席一次，另加出席費廿元。當時議長並聲稱此款已由政府籌定云云。查兩院法定歲費，除民二、民六積欠甚鉅不計外，自去歲法統恢復，又月有拖欠，本年數月，僅發一月之七成，議員多典當爲生，幾饑餓不能出門戶，乃屢備文催索，政府竟置若罔聞。說者謂政府有意將議員餓走四方，爲無形之解散，非苛論也。政府推諉之詞，不曰點金乏術，即曰庫空如洗。且查政府所欠各項要需，非僅議會歲費久無着落。即賴以維持北京治安之軍警費，聞已五月有餘未發一文，致警士時有拉洋車及餓死之奇聞。首都現狀如此，試問尙有政府否。不意於索餉索薪，舉城窮餓愁困聲中，突有議員加出席費之事。即就議會本身論，試問政府既有款可籌，何竟積壓歲費而不發。如無款可籌，出席之費由何處飛來，制憲本議員天職，加費有何理由。如念薪桂米珠，長安居大不易，按月發給法定全費，豈非正當辦法，何必移花接木，化公爲私，破壞議會尊嚴，致受輿論詰責乎？況聞指定此款，並未通過國務會議，究竟款自何來，負責何人，謹依法提出質問，限政府即日明白答復。提出者：張書元、連署者王乃昌、陳嘉會、李鈞、陳純修、張敬之、李東璧、王雙岐、王湘、萬鴻圖、彭介石、李素、王法勤、閻秉眞、龔煥辰、宋楨、鄧元、戴書雲、陳莖、曹振懋等六十餘人。」（註一一）

奉直雙方代表在榆關舉行聯歡會。

北京國務總理張紹曾爲消彌奉、直兩方劍拔弩張之氣氛，特派李際春將軍作調人，奔走於曹、吳、張各帥之間。本日李際春又邀集直方代表王承斌、陸錦，奉方代表孫烈臣、于冲漢，在山海關舉行會議，調解雙方誤會。上午八時，由調人李際春邀集雙方，正式會見。李先起立致詞，演述直奉携手之必要，並擔保兩軍撤退之實行。雙方代表，皆向調人申致謝意，隨就應行解決各問題，按照調人預先接洽之

辦法，加以承認，並商定施行手續若干條。會議時間約經四小時之久，一切誤會之點，表面似已完全諒解，和議遂告成立。是晚七時，李氏復在鐵路飯店，譙請代表團，並約本地官紳各界作陪，夜深始散，備極歡洽。李際春在會場中之講詞如下：

「今日爲北洋袍澤直奉將領萃聚一堂，促進交誼之日。際春不敏，得附驥尾之末，私衷榮幸，固不待言。試就公誼而論，今日一會，實爲國步前途造無量數之幸福，謀無量數之安全，更不禁以手加額，爲民國呼萬歲也。猶憶彌月以前，京津各報，對於直奉戰事，無日不在鼓吹，宣播之中，一若彈雨槍烟，已迫眉睫，危機四伏，有觸即發，閱者心驚，聞者膽碎。其實論時、論勢、論公、論私，直之與奉，奉之與直，直奉之與中央，中央之與直奉，推而及於南北各省，東西友邦，無不有特殊之關係存乎其間。當局諸公，亟亟謀和，猶虞爲日之不暇，戰事云乎哉。（中略）不過曩者雙方地界，似曾增防。古人謂月暈而風，礎潤而雨，又曰物必先腐而後蟲生，人必先疑而後讒入。新聞界略有所聞，遂不免附會其說，如火如茶，以盡成蛇影杯弓之幻象，職是之故，行旅戒途，商民輟業，戰端未啓，影響已多，哀哀蒼生，何以堪此。今幸雙方代表，萃聚一堂，正可於杯酒談笑之間，籌磐石奠安之策，福民利國，寧有極涯。竊以前此謠詠既係起於增防，爲今之計，惟有彼此互展防地，以爲釜底抽薪之舉。治標治本，莫善於斯。就現在情形而論，直方軍隊均駐灤縣，原可撤至蘆臺，但蘆臺地方，房屋無多，不敷居住，只好暫駐灤縣。其灤縣以東，並未增防，自無研究之必要。至於奉方軍隊，錦西一帶，駐紮較多，除酌留護路者，似可一律撤至錦縣，以取雙方之一致。其熱河地面，雙方均駐軍隊，如能聯絡布防，會剿邊匪，以清地方，固屬甚善，倘慮發生窒礙，亦不妨互相撤退，以昭劃一，而泯猜嫌。如此舉措，不但謠無自而生，即意見亦無由而起。誠以彼此駐軍地點距離甚近，部屬稍有不慎，難免發生誤會，致肇事端。語云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又曰迨未雨綢繆牖戶。是又際春卽席增言，爲諸君期期奉告者也。抑際春尤有進者，此次曹張兩帥，鑒於國基之阽隕，愛國愛民，爰遣專員，會萃一堂，共籌息事寧人之計。熱心毅力，舉國所欽，凡我同仁，自應仰體此心，共襄義舉。所有關於撤防事宜，一經議定，當由雙方代表，與際春同擔責任，積極進行，嗣後設有誤會之發生，尤不能置身於事外。大義所關，不容

中華民國十二年 五月二十九日

七〇八

諛謝，榆關山海，實式憑之。經茲一會，直奉既聯休戚之盟，南朔咸有觀瞻之係行，見敦槃玉，帛遐邇從風，協力同心，共謀統一，國步前途，其可量乎！」

當日，李際春發出通電，宣稱經其效力奔走，直奉兩方在榆關推誠接洽，益敦舊好，自今而後，永矢和平，國步前途，實多利賴。其通電曰：

「北京大總統鈞鑒：參衆兩院、國務院、各衙門、王巡閱使、馮檢閱使、步軍統領、警察總監、京兆尹、各都統、督軍、督理、省長、總司令、護軍使、鎮守使、師旅長、省議會、教育會、農會、各埠商會、各法團、各報館、各名流均鑒：曩者京津各報，對於直奉雙方，多所揣測。載言某方集議，一似戰禍爆發，近在眉睫。在新聞家，以道路之傳言，作隨筆之記錄，固屬情所恒有，而影響所及，乃致百業廢弛，四民惶恐，風聲鶴唳，動魄驚心，視此情形，深堪憫惻。際春因奉總揆張公之命，効力奔走，迭赴奉直兩方，謁見曹、張、吳各帥，均謂樞密院抱和平統一之旨，各省自當一德一心，共謀贊助，沉當風雨飄飄之會，寧有周旋鞭弭之謀，所有各處風謠，顯係意存搆煽，德音所布，異口同聲。現在各帥爲杜絕謠詠起見，業於五月二十九日，由雙方代表，孫督軍贊堯、王省長孝伯、陸參謀長秀山、于總辦雲章同蒞榆關，推誠接洽，益敦舊好，永矢和平，國步前途，實多利賴。際春躬與其事，見聞較真，敢以實情，恭諸海內。邦人君子，幸垂察焉。李際春叩、誌。」（註一三）

註一：「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公報」第十四號，大元帥令。

註二：同註一。

註三：「革命人物誌」第二集，頁四二六。

註四：黃昌穀：「國父逝世前五十年之中國革命」。

註五：「近代中國史事紀要」，民國十二年五月二十九日，頁二二—二四。

註六：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第五冊，頁三三。

註七：同註一。

註八：黨史會藏抄件。

註九：同註八。

註一〇：民國十二年五月三十日「順天時報」。

註一一：「政府公報」第二五九二號。

註一二：民國十二年五月卅一日「順天時報」。

註一三：民國十二年五月卅一日「順天時報」。

三十日 孫大元帥免海軍艦隊司令溫樹德職。

廣州海軍謀叛，孫大元帥以海軍艦隊司令溫樹德不奉命令，擅離職守，本日下令免職。（註二）

陳炯明犯廣州，孫大元帥率蔣中正、楊希閔等督師擊退之。

二十八日討賊軍佔領惠州之飛鵝嶺。陳炯明見劉震寰軍圍惠州城急，乃令熊略部抄出後方，襲陷博羅，進窺石龍，廣州震動。孫大元帥親自督戰，是日上午率蔣中正及楊希閔出發，至石灘，潰兵鬪集，傳石龍已失，蔣中正不之信，自領衛隊鄧團二百人前行，各部始不敢再退。俄頃得報，石龍果無恙。孫大元帥問故，答曰：「料逆部佔領一城，須留滯時日，我軍昨失博羅，離石龍九十餘里，彼必不能迅疾若此，是以知之。」當晚孫大元帥在石龍軍次，陳部旋被擊退。（註二）

北京政府派李濟臣幫辦河南軍務。

北京政府本日命令特派李濟臣幫辦河南軍務善後事宜。（註三）

李濟臣，字倬章，直隸省獻縣人，十一年七月六日任和威將軍，十三年二次直奉戰爭時任河南省長，係直系吳佩孚親信。（註四）

中華民國十二年 五月三十日

四川楊森軍轉敗為勝，奪佔資州。

楊森率北軍自四月六日進佔重慶後，即派楊春芳師向川南推進，佔領瀘州。楊森自率主力由東路推進，先後佔資中、安岳、遂寧，並於二十日進入資陽、簡陽境內。（註五）本日其西路軍隊奪佔資州。

（註六）

註一：「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公報」第十四號，大元帥令。

註二：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第五冊，頁三三。

註三：「政府公報」第二五九三號。

註四：「最近三十年中國軍事史」上冊，頁一六九。

註五：周開慶：「民國川事紀要」，頁二九四。

註六：「東方雜誌」第二十卷，第十二號，頁一三五—一三六。

三十一日 孫大元帥令各軍艦暫由大元帥直接管轄，並改委各艦長。

廣州海軍謀叛，司令溫樹德不奉命令，擅離職守，孫大元帥於日昨下令免職，本日又令飭海軍各艦暫由大元帥直接管轄，同時任命吳志馨等人為艦長，又飭海軍各艦官兵應照常供職，益勵忠貞，戮力國家，毋負所期。三項命令如次：

一、大元帥令：海軍艦隊司令溫樹德，業經明令免職，繼任艦隊司令未經任命以前，所有現駐省河、赤灣、汕頭海軍各艦，著一律暫由本大元帥直接管轄。此令。（註一）

二、大元帥令：任命吳志馨為海圻艦艦長，何瀚瀾為海琛艦艦長，李國堂為肇和艦艦長，田忠柏為飛鵬艦艦長，潘文治為福安艦艦長，趙梯現為永翔艦艦長兼海軍艦隊司令部參謀長，胡文溶為楚豫艦艦長，繆慶福為豫章艦艦長，任治詭為海軍艦隊司令部輪機長，郭樸為海軍艦隊司令部軍需長，王文泰為海軍警衛大隊長，章煥文為海軍司

令部副長官。此令。(註二)

三、令海軍各艦長、處長、隊長等。據海軍艦長、處長、隊長等報告：「艦隊司令溫樹德於本月三十一日離職他往，不知去向，經該艦長等召集各艦官兵，一致宣言擁護大元帥，服從命令。」等語。溫樹德擅離職守，已有明令免職，海軍各艦，暫由本大元帥直接管轄。官兵士兵，照常供職服務，應領餉項，由大本營會計司按月發給。各該艦長等追隨本大元帥有年，素明大義，此後當益勵忠貞，戮力國家，以副本大元帥期望之至意。並着將此傳諭士兵，一體周知。此令。(註三)

同日，海軍艦長趙梯琨等上電孫大元帥，表明擁護心跡。電文如下：

「石龍大元帥鈞鑒：本月卅一日，海軍艦隊司令溫樹德離職他往，當由各艦長、處長、隊長等，召集官兵及海軍特派員會議，僉以海軍隨大元帥護法南來，備歷艱苦，服從命令，無有貳心。現溫司令遽然離去，艦長等仍誓矢忠誠，一致擁戴大元帥，始終不渝。特此報告。趙梯琨等十四人。」(註四)

附錄：粵省各方面之戰訊(註五)

近來廣東戰事又趨紛擾，據香港電訊：孫文於三十一日赴石灘督戰，電令梁鴻楷兼程馳援，又據昨日某方面消息：敗退潮汕行踪不明之許崇智有身亡之說，又粵軍羣起反對楊坤如，內訌甚烈，孫中山有已登海軍某艦，預備出亡之說。此種消息是否確實，一時尙難證明。又香港電訊：虎門有被陳軍佔領說，北軍三十日已下令總攻擊。又訊：陳軍大隊攻擊博羅，劉玉山退福田增城，李福林馳援，被熊略擊退，熊佔增城，劉玉山三十日退石灘，練演雄佔石龍，反攻惠州。又訊：孫文因海軍謀襲虎門，又因許崇智敗時，將軍械悉送海軍運輸艦，被溫樹德扣留，乃下令免溫職，各艦改歸元帥府直轄云。又頃接確息謂：沈鴻英此時雖全軍瓦解，不能復振，然廣西刻下又有第二之沈鴻英出現。此人爲誰，即助沈圖粵之林俊廷也。桂省局面自沈鴻英調隊侵粵後，林即自命爲廣西王，所部兵力亦有數師，其兵能戰與否，尙未可知，然擁有此實力，再復窺粵，亦一驚人之事。查林部以肇慶之桂軍大敗後，即急將原駐桂省藤縣、貴縣等部，悉數調赴梧州，以爲在粵西江沈部之後盾，先調一大部開赴封川，抵禦粵軍之進行，即以封川爲第一防線，梧州爲第二防線，又在梧州勒令烟稅公司籌借三百萬爲軍餉，一面電請北京政府速行接濟子彈，

中華民國十二年 五月三十一日

七二二

並謂刻預備五萬人也駐梧州及粵桂邊界，一俟請發之軍械運到，即行入粵云云。是西江方面一時未可樂觀矣。

北江方面：自沈部分兩股敗走後，（沈鴻英率殘部千人退入贛省，沈榮光率部二千取道北江之連縣，竄回桂省懷集等地），詎敵人以粵省陳軍崛起，東江戰事劇烈，到贛之老洋人豫軍二千餘人，前星期由贛開動，逾大庾嶺，日昨乘駐守南雄之軍不備，突派大隊來犯，駐南雄之軍以衆寡懸殊，急退出南雄，北軍乘勢直下，最近已進佔周田，北江滇軍聞訊即調駐始興之第一師進擊，相持數小時，北軍以不熟地勢，敗退十餘里，刻下省城聞報，即調滇軍第一、第二兩師擔任警備，師長楊池生即檄調始興部隊向古市進發，並由韶州調到一部，增防始興，佈置完妥，即下總攻擊令，務以最短時間將北軍掃蕩，免留禍根云。

北京政府任命嚴智鍾為醫科大學校長。（註六）

曹錕致電北京署財政總長張英華先發國會經費。

曹錕爲討好兩院議員，本日特致電署財政總長張英華，主張先發國會經費。電文如下：

「北京財政部張總長鑒：呂密，國會經常歲費，欠發甚多，兩院議員綢繆國是，客處都門，枵腹經年，旅居不易。雖君子不志於食，而餽糈本以代耕，現在國家要政，待議孔多，兩院關係根本，允宜特別優遇。台端近已履新，運籌早裕，敢希鼎力維持，務期發給從先，積欠有着，藉維邦本，愚見所及，多希鑒納。曹錕、印。」（註七）

註一：「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公報」第十四號，大元帥令。

註二：同註一。

註三：同註一。

註四：同註一，公電。

註五：民國十二年六月三日「順天時報」。

註六：「政府公報」第二五九四號。

註七：民國十二年六月一日「順天時報」。

六月

一日 孫大元帥親赴東江前敵督師，調朱培德部增援。

自五月下旬以來，東江戰役陷於不利狀態，陳逆炯明所部攻至廣州近郊，孫大元帥急調朱培德軍主力增援，本日並親臨前敵督師。（註一）

孫大元帥電祭居正母親胡太夫人。

居正母親胡太夫人病逝，本日在楊行本宅公祭，孫大元帥在粵，特電派代表致祭。文曰：

「中華民國十二年六月一日，侍生孫文謹以玄樽素俎致祭於居母胡太夫人之靈曰：文自與令子爲友，於今二十餘年，患難相從，莫或尤愆，試以大事，衆僉曰賢。平居與我，雅談便坐，淑則懋儀，知有賢母；母德懽懽，母教醇醇，江廻漢抱，忠義之門。時值傾覆，絕裾而走，顛沛流離，不遑回首。誰無兄弟，如金如玉；誰無父母，多壽多福。孝子之心，百年不足，乃爲國家，天涯地角。生不視藥，死不憑棺，雖非故我，我則何安。嗚呼哀哉！自起義師，血流如水，我故我舊，死者相繼；天留郎君，安母謫宦，母而有知，庶幾目瞑。嗚呼哀哉！尙饗。」（註二）

長沙發生日本水兵槍殺市民案。

昨日（五月三十一日）長沙學生聞商人有從日輪運到日貨，將乘雨起岸之消息，乃派人前往碼頭巡視。日領事田中據輪局報告，欲派水兵登陸，經交涉司楊宣誠勸阻了事。本日上午，湖南外交後援會游行講演隊在碼頭講演，以致搭乘由漢到埠之日輪武陵丸之乘客因畏懼學生干涉，不敢上岸。經日艦伏見號水兵二十餘名，登陸持棍亂打，擊傷學生工人多人。下午又有日輪金陵丸由湘潭到埠，日兵與學生大起爭執。即鳴號招荷槍實彈之日本水兵二十餘人上岸，在碼頭彈壓學生之中國巡官勸阻無效，日兵放槍

示威，引起傍觀者之公憤，日兵遂即逞蠻，刀槍並施，當場殺斃二人，受重傷者七人，輕傷者三十餘人。晚間七時，長沙外交後援會召開緊急大會，議決罷市、罷工、罷課三天，以表示對死事者哀悼之意，並呈請湖南當局，對日本領事嚴重交涉。（註三）

附錄：

一、南雁：長沙日艦肇事交涉（一）（註四）

對於廢止二十一條收回旅順、大連的辦法，我們很贊成北京全國商聯會發電向國際聯盟會控告的主張；記者並曾勸我熱心愛國的同胞略分進行檢查日貨經濟絕交的精神，對將來國際聯盟會方面談判上預先作充分的準備。（見本誌七號）當時的意見，無非是恐怕國民性中所含著的幾分浮動氣質，因過度的刺激而蠢行發揮，不免生出枝節，使對手方面得藉為口實。幸而這次的進行經濟絕交，國內官吏商人都有所諒解，兩三月來絕不見像前回的因此發生軍警毆學生與商學衝突的事情，即宜昌五月中旬的日軍艦水兵因檢貨而毆傷學生的風潮，也不致擴大，我們方私心竊喜，以為從此駕輕就熟，不必過慮了；而不料日人於無可挑釁中竟藉長沙事件而大鬧特鬧！

長沙事件的發生是：長沙學生聞商人有從日輪運到日貨將乘雨起岸的事情，派人在碼頭巡視，日領事田中據輪局報告，將派水兵登陸，經交涉司楊宣誠勸阻了事；這是肇事前一日即五月三十一日的事情。次日即六月一日上午，湖南外交後援會游行講演隊在碼頭講演，致由漢到埠的日輪武陵丸搭客懼學生干涉不敢上岸，經日艦伏見號水兵二十餘登陸持棍亂打，擊傷學生工人多人；下午又有日輪金陵丸由湘潭到埠，日兵與學生大起口角，即鳴號招荷槍實彈的日本水兵二十餘人上岸，在碼頭彈壓學生的中國巡官勸阻不住，日兵放槍示威，觀者大起不平，日兵遂即逞蠻，刀槍並施，當場殺斃二人，受重傷的七人，輕傷的三十餘人，一場大惡劇從此開始！

當晚七時長沙外交後援會開緊急大會，議決罷市罷工罷課三天，對死事的人表示哀悼；並決定對日八條件，請省長向日領事交涉。二日，省務院政務會議決定以省政府名義通電全國，並分三方交涉；（一）通牒駐湘日領事；（二）電請北京外交部轉向駐京日本公使交涉；（三）電請我國駐日本公使向日政府抗議。而省議會亦開緊急會議，決定咨請省

政府派兵解除日軍艦伏見號武裝，扣留該艦。

湖南省政府於三日向日抗議，除要求伏見號軍艦立即開去外，尚有條件五項，計（一）撤換日領與艦長；（二）開槍日兵以軍法治罪；（三）水兵上岸侵我主權，須日政府道歉；（四）撫卹死者傷者；（五）擔保以後不再發生此事。日本領事於四日答覆，措詞含混，除表示歉忱外，絲毫不得要領。同時北京外交部接湖南省政府報告電後，亦立即與駐北京日本公使嚴重交涉；但日公使則藉口此為中國當局不能阻止排日運動所致，不認負責，措詞與長沙日領事向楊宣誠回答的話如出一口，大約日人方面對於這回交涉是早有預備的罷！

日本在華僑民竭力求長沙事體的擴大，謀以此要脅中國停止排日運動，對經濟絕交問題為一大解決；所以湖南交涉司雖要求立即撤去伏見軍艦，而日僑民則立迫田中領事招在漢口的安宅軍艦於四日下午開抵長沙。那時羣情憤激，省政府恐秩序一亂授人口實，於五日宣布戒嚴，並特派軍隊保護日人。日人則因此大展狡謀，伏見號軍艦本已於五日開往靖港，乃忽於七日又復駛回長沙，藉口地方秩序，將婦孺盡行移入軍艦，領事署文卷亦移置艦上，並電請日政府派四驅逐艦來華，以張聲勢。同時常德方面日人因網毆學生激動公憤，全體日僑有離常赴漢的事情，一時中、日之間，大現緊張的狀態。

湖南省政府對於這次交涉，一面由趙恆惕、楊宣誠負責及急電北京政府迭次與日本使領嚴重交涉，毫不退讓；一面於六月八日更宣布特別戒嚴，以力保地方秩序，免為日人藉口；並因長沙外交接援會有激烈分子，恐生枝節，飭令解散改組。

現在中國全國各地方公團對日人逞蠻行為羣抱不平，均通電主張嚴重交涉；而日本在漢口、天津僑民則亦公開會議，贊助長沙日僑，交涉前途，殊難樂觀，願我愛國同胞有以自持！

二、南雁：長沙日艦肇事交涉（二）（註五）

六一長沙慘劇，我全國官民同深憤慨，一時函電紛馳，都主張速撤日艦，再向日本嚴重交涉；而日本方面則故意令僑民停業以製造緊急的形勢，並又開來兩艦以相脅迫。這交涉中、日兩國根本上的不同是：中國官吏專就長沙六一案辦理，是以向日領提出秩序已復，應令日僑復業，並速將日艦悉行開離長沙；而日本方面則意圖將長沙六

中華民國十二年 六月一日

中華民國十二年 六月一日

七一六

一案與各地排貨風潮混爲一談，不特不肯承認六一慘案的責任，且更謀以排外的責任加諸中國。

這回交涉，北京外交部、長沙省政府，駐日代使張元節都總算會與日本竭力交涉，但是我方就案論案，而彼方得步進步，結果弄得外交公文上此往彼駁，彼來此駁，枝枝節節毫無效果。一個月來不但當初撤去日艦的目的未達，且反而不得不勸日本僑民迅速復業，大有向彼請求的樣子，外交上勝負形勢頓易，全由中國官吏不曉得外交手段，只知一味瞎交涉；正與中國人民毫不講究國民外交的手段，一味盲目的因愛國的激烈而爲無手段的鼓噪一樣！

六月中旬間，中國因圖交涉速了，長沙方面曾由省長趙恆惕、交涉司長楊宣誠、科長鄧承暉等迭次親到日領事署交涉；但我方愈表示急情的態度，彼方愈以延宕爲手段，而謀另作狡獪，日本駐長沙領事及軍艦艦長，雖因外交禮節的關係，即答訪湖南省長，而對於撤艦一層，則藉口請示東京以延宕。六月二十一日日領反以常德排日風潮爲由，責中國保護不力。二十二日日人將江岸散步的小學生鍾振瀾拘入領事署，誣以投石斷纜妨礙日艦。交涉司聞訊，派鄧承暉科長親赴領事署交涉擅捕學生事件，而日僑民及領事已迫鍾生書立投石斷纜的字據，不但不容鍾生訴冤，且囑因鄧科長有不簽字證實鍾生犯罪，不令出日領事署的聲言。鍾、鄧二人在領事署被拘留多時，不得已竟如日人要求立據簽字，乃始得出。長沙、中國官吏雖即於鍾、鄧出後發布日領事署拘留學生官吏強迫立據簽字的實情，並向日領事嚴重交涉；而日領事竟置之不理，一面以鄧科長簽字的鍾生字據爲根據向東京外交部報告長沙秩序未復，一面即根據上項字據詰責長沙中國官吏。一時長沙交涉案的重心，移在「投石斷纜」與「拘留學生官吏逼立字據」的爭辨上，而撤艦一事竟如日領所願而被延宕，日本人的外交手段，真正令人可恨可怕！

日本國民的外交手段，也非我一味盲目的鼓噪而毫無手段的中國國民所能及。他們在日政府對這交涉冷淡對待的時候，則也緘默不聲，任令中國人進行「示威遊行」「經濟絕交」而不顧；一旦日政府抓住長沙事件派艦示威大做特做，他們也就起來作掎角之應。湖南全省日僑都停業聚集長沙，準備離去該省並預備向中國要求三百萬元賠償，這還可說是此次風潮關係者的行動；漢口、天津、上海等地日商民也乘機開大會議，一面對中國當地官吏提出禁止排日的要求，一面派代表回日本報告中國各地排日情形，陳請日政府對中國作所謂「斷然」的處置，以助他們政府對華交涉的氣勢。一時造成的空氣，竟將他們的「禁止排日」「擔保將來不再排日」的要求，蓋住了長沙案中

中國提出的五項要求了！

日本人辦理這回長沙交涉的方針，顯然是：一面以延宕手段，對六一慘案使中國無可進行，以躲避種種應負的責任；一面則藉此使在華各地日僑鼓動空氣，反而乘機請求日政府向中國交涉禁止抵制日貨風潮，以掩蓋六一慘案中日人的罪惡，並將因二十一條收回旅大交涉而起的中國排日風潮，旁敲側擊的弄得一個解決。長沙日領事藉詞不撤日艦，及以鍾振翩案移人注意是第一層延宕手段的小成功。最近日領事竟照會湖南省政府，聲明此案不願再與長沙當局交涉，當向北京外交部直接交涉，則竟圖將六一慘案由延宕而進為停頓；適值這時湖南交涉司長楊宣誠科長鄧承暉因受省議會攻擊辭職入居病院，省議會則意氣用事，堅持撤鄧懲楊，中國方面的自詎，適中日人之計，於是交涉實行停頓，日領事延宕手段大告成功了。至新聞界紛傳日本藉臨城案運動各國承認他對長沙交涉的最後手段，則事尤可怕，惟預料各國即使不滿意於中國，也將在別條路上進行，而不致承認日本人包藏禍心的處置。

目下交涉停頓中，北京外交部有派施履本到湖南辦理這交涉的風說；日人東方通訊社記者水野君又到長沙謁中國官吏願任調停；而湖南省議會更決議呈訴國際法庭。預料將來的發展，必將另成一種局面。

註一：李烈鈞：「孫大元帥戡亂記」（一）頁四三。

註二：「國民黨本部公報」第一卷，第十七號。

註三：「東方雜誌」第二十卷，第十號，頁四一五。

註四：同註三，頁三一五。

註五，同註三，第十一號，頁七一九。

二 日 中國國民黨總理孫先生文委任劉謙祥、伍尚銓等為宿務黨支部正副部長等職務。

本日孫總理委任劉謙祥為宿務中國國民黨支部正部長，伍尚銓為宿務中國國民黨支部副部長，黃瑞為宿務中國國民黨支部評議部正議長，關漢生為宿務中國國民黨支部評議部副議長。蔡兆慶為宿務中國

中華民國十二年 六月二日

國民黨支部會計科正主任，黃愛遜為宿務中國國民黨支部會計科副主任。林不帝為宿務中國國民黨支部黨務科正主任，王武昌為宿務中國國民黨支部黨務科副主任。黃蜚聲為宿務中國國民黨支部宣傳科正主任，郭錫年為宿務中國國民黨支部宣傳科副主任，林仲壽為宿務中國國民黨支部總務科正主任，包魏榮為宿務中國國民黨支部總務科副主任，陳水根、朱玉亭、林正復、陳承祖、吳祥祝、陳夏蓮、謝耀公、馮國華、江石龍、吳守箴為宿務中國國民黨支部評議部評議員。（註一）

孫大元帥任滇軍第二軍軍長胡思舜為東江右岸指揮官，並授予作戰方略。

孫大元帥以東江戰事失利，昨日急調朱培德軍主力增援，並親臨前線督師，本日，從蔣中正之請，任滇軍第二軍軍長胡思舜為東江右岸指揮官，並親授作戰方略。（註二）

孫大元帥任命張國元、伍大光為大本營建設部秘書。

孫大元帥本日令准大本營建設部長譚延闓呈請任命張國元、伍大光為大本營建設部秘書。（註三）

西江沈鴻英部鄧瑞徵、馮葆初反攻肇慶。孫大元帥令魏邦平往援。

沈鴻英被擊潰後，仍思蠢動，遂令所部鄧瑞徵、馮葆初等攻擊肇慶，孫大元帥令魏邦平赴援。

（註四）

北京政府任命杜巍為漢陽兵工廠廠長、陳紹寬為應瑞軍艦艦長。（註五）

北京外交團組「武官團」赴臨城調查劫車案。

駐北京美使發起由駐北京使館武官組織武官團，赴臨城調查劫車案之經過詳情，已由英、美、法、義等七國駐華使館武官組成，（註六）本日起程赴棗莊，陸軍部派梁上棟同往。（註七）

日本通告以芳澤謙吉為駐華公使。

駐北京之日本代使本日通告，日本已任芳澤謙吉為駐華全權公使。（註八）

註一：「中國國民黨本部公報」第一卷，第二十號。（民國十二年七月二十日）

註二：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第五冊，頁三四。

註三：「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公報」，第十五號，大元帥令。

註四：「近代中國史事日誌」民國十二年六月二日。

註五：「政府公報」，第二五九六號。

註六：民國十二年五月二十七日「順天時報」。

註七：「東方雜誌」，第二十卷，第十三號，頁一四三。

註八：同註八。

三日 孫大元帥仍駐石龍，因增城告急，省中政要，皆來晉謁。

自博羅失陷，石龍即暴露於敵軍攻擊之下，軍情危急，孫大元帥於上月三十日親至石龍，指揮應戰，本日仍駐石龍。又因梧州沈鴻英軍張希舫部山封川反攻，增城告急，省內政要，皆往石龍謁孫大元帥，以商對策。（註一）

朱培德部顧德恒旅抵蘇村，驅逐殘敵，與桂軍會師進攻博羅。

自上月二十九日，逆軍曾潛至蘇村騷擾，使討賊軍後路爲之遮斷，致喪失博羅城，東江戰事一度陷於不利，孫大元帥乃急調朱培德軍主力增援，顧德恒旅本日抵達蘇村，與桂軍會合，進攻博羅。（註二）

附錄：

一、粵省戰事（註三）

香港電訊：廣東戰事東路方面聞東日（一日），蔣光亮、劉玉山等部向蘇村攻擊，粵軍不敵退數里，據險抗拒，左路滇軍、福軍同時由麻柞攻福田，戰數小時，粵軍退博羅，麻柞爲滇、福兩軍佔領；蘇村粵軍因麻柞失陷，亦退博羅，江日（三日）聯軍將博羅包圍，粵軍死守，現尙在相持中。又訊：江日（三日）東江戰事極形劇烈，聞熊略等部，復由蘇村進佔茶蘭直趨石龍，左翼楊坤如又佔深鎮，兩說未知孰是，姑誌之以觀證實，另據某軍事機關消息，許（崇智）軍隊自在揭陽爲粵軍擊敗後，分兩路竄逃（一）向普寧者約三千餘人，乃沈（永福）、許（崇智）兩部，東日（一日）被粵軍黃大壁包圍，有被黃部收編說，（二）由湯沅、豐順退梅縣約二千餘人，爲粵軍黃任寰追至梅縣，已全數繳械，許崇智已向臧致平求援，臧飭孫本戎率部返粵應援，途中被林虎所阻，現尙未能入粵兩軍正在相抱云。又據廣州消息：粵軍洪兆麟部，近據前方報捷電三通，（一）黃岡周圍長蔚廷報告，江日（三日）在分水關與許軍陳肇英部接戰六小時，我軍佔分水關，敵向詔安潰退。（二）棉湖鄧旅長報告，追敵至五經富地方，與敵軍張敦一旅激戰六小時，張旅不支，已願歸黃軍長大偉收編。（三）海豐王縣長報告許軍來援，陸豐已爲翁、馮兩部撲滅，據此許軍大敗可知矣。至西路方面，沈鴻英自派員赴桂求援林俊廷後，聞林氏已派蒙仁潛，陸零高兩旅開入粵邊助沈云。

二、粵省戰事之激烈（註四）

香港電訊：東江戰事日來最爲吃緊，自劉震寰、范石生會同攻下惠陽後，該處陳軍由響水退入博羅，旋由博羅經蘇村，沿江西下，直進至距石龍東部三十里之茶蘭，聯軍駐茶蘭部隊無多，而且無險可守，遂有一部分退回石龍之高山，據險待援是時敵祇進至茶蘭，詎駐石龍後方部隊一時誤會，以爲前方戰敗敵人尾追而來，紛向廣九路之鐵

橋退守，一面以大砲架在橋頭，而前方據高山之部隊，亦以爲後方有變，同時退石龍前方部隊，既退入石龍，後方橋頭之軍又棄橋，向石灘而退，而前方部隊則退守鐵橋，詎扼守多時，不見敵軍來攻，前後均無異動，旋復過橋登山扼守，並在橋東架砲自固。孫中山聞訊即由省抵石灘督戰，前隊劉玉山部桂軍，及廖行超部滇軍，立向荖蘭反攻，滇軍由省大隊趕至，敵軍不支，紛紛渡河向蘇村退卻。又聞孫中山自赴石龍後，現仍宿營於石龍車站，於東日（一日）由省調滇軍蔣光亮之第七旅出發赴石龍，計大砲八尊，冬日（二日）調蔣部之第八旅，及楊希閔之第四路游擊司令楊應祥率部加入，現定三路向博羅進攻：（一）由荖蘭渡河直趨源頭圩，攻敵正面，以劉玉山廖行超部及蔣光亮當之。（二）左翼由石灘直趨石灣市，及福田圩，攻敵之右翼，熊略、陳炯光等部，以李福林、陳天太、王興中部當之。（三）右翼由原地警戒，惠城之敵軍來襲，以劉震寰、范石生等部當之，江日（三日）即開始總攻擊，陳軍據荖蘭抵抗劇戰一晝夜，將荖蘭克復支日，（四日）仍在馬嘶蘇村大戰勝負如何尙無確報云。

中國國民黨總理孫先生文委任林美回、蘇廣壽等為納卯黨支部正副部長等職務。

本日孫總理委任林美回爲納卯中國國民黨支部正部長，蘇廣壽爲納卯中國國民黨支部副部長，蔡振山爲納卯中國國民黨支部評議部正議長，洪癸永爲納卯中國國民黨支部評議部副議長。陳毅爲納卯中國國民黨支部黨務科正主任，梁侶梅爲納卯中國國民黨支部黨務科副主任。李賚明爲納卯中國國民黨支部會計科正主任，李吉庭爲納卯中國國民黨支部會計科副主任。甄海山爲納卯中國國民黨支部宣傳科正主任，余仕豪爲納卯中國國民黨支部宣傳科副主任。余民鐘爲納卯中國國民黨支部總務科正主任，鄭思漢爲納卯中國國民黨支部總務科副主任，李松偉爲納卯中國國民黨支部執行部書記，黃燦、陳文、馬柏桐、黃玉麟、黃耀、許振、馬冠可、鄭信達爲納卯中國國民黨支部幹事，戴爵谷、李錦全、黃芳春、譚衡、黃錦、黃棠、梁炎忻、鄭玉池爲納卯中國國民黨支部評議部評議員。（註五）

湖南省政府向日領交涉長沙日艦水兵槍殺市民案。

昨日湖南省務院政務會議決定以省政府名義通電全國，並分三方交涉；(一)通牒駐湘日領事；(二)電請北京外交部轉向駐京日本公使交涉；(三)電請我國駐日本公使向日政府抗議。同時省議會亦開緊急會議，決定咨請省政府派兵解除日軍艦伏見號武裝，扣留該艦。

本日湖南交涉司楊宣誠親向日領交涉長沙日艦水兵槍殺市民案。除要求伏見號軍艦立即馳離長沙外，尚要求條件五項，計(一)撤換日領與艦長；(二)開槍日兵，以軍法治罪；(三)水兵上岸侵我主權，須日政府道歉；(四)撫卹死者傷者；(五)擔保以後不再發生此事。日本領事於四日答覆，措詞含混，除表示歉忱外，絲毫不得要領。同時北京外交部接湖南省政府報告電後，亦立即與駐北京日本公使嚴重交涉，但日公使則藉口此為中國當局不能阻止排日運動所致，不認負責，措詞與長沙日領事向楊宣誠之答覆如出一轍。

日本在華僑民則力求擴大長沙事件，圖謀以此要脅中國停止排日運動，以解決經濟絕交問題。因此湖南交涉司雖要求立即撤去伏見號軍艦，而日僑民則立迫田中領事招在漢口之安宅軍艦，於四日下午開抵長沙，當時羣情憤激，省府惟恐秩序大亂，授人口實，乃於五日宣布戒嚴，並特派軍隊保護日人，日人則因此大展狡謀。伏見號軍艦本於五日開往靖港，又忽於七日駛回長沙，藉口維持地方秩序，將婦孺盡行移入軍艦，領事署文卷亦移置艦上，並電請日政府派四驅逐艦來華以張聲勢。同時常德方面日人，因緬毆學生，激動公憤，全體日僑有離常赴漢之事情，一時中日之間，大現緊張之狀態。

湖南省政府對於這次交涉，一面由趙恆惕、楊宣誠負責並急電北京政府迭次與日本使領嚴重交涉，毫不退讓，一面於六月八日宣布特別戒嚴，以力保地方秩序，免為日人藉口。並因長沙外交後援會有激

烈分子，恐生枝節，而飭令解散其改組。（註六）

附錄：

一、日本公使館復外交部有關長沙事件函節略（註七）

長沙排日運動，屢經日本方面向中國當局要求取締，而該地官憲取締緩慢，因之排日手段，近來益復露骨，妨害日本汽船及日本商店之出入，毫無忌憚，肆其不法行為。一日，日清汽船公司武陵丸在長沙入港，於其前夜探知排日團體將為從來所無之大規模妨害。日領事館至時派館員三名，赴日清汽船碼頭，視察實情，一方在港中之軍艦「伏見」令非武裝之水兵約十名上陸以備萬一。而排日團體之羣衆及到場取締之中國兵數名，向水兵及日本人投石，中國兵並以鎗擬水兵，於是，日軍艦令武裝兵約十五名上陸應援。彼我在對峙之形勢，而羣衆益復投石接近。少數水兵，深感危險，為自衛之必要上，乃放空鎗，而羣衆察知為空鎗，更進接近水兵，翼奪鎗。水兵至此，遂不得已而放鎗，當擊死二人，負傷數人。伏見艦長深慮事件再為擴大，為圖軍艦及領事館間之聯絡，僅留數名水兵於陸上，餘令全部歸艦，而羣衆仍集合日清碼頭，舉動不穩。湖南政府要求伏見軍艦一時出港，長沙日領事鑒於中國官憲從未取締之形情，未允該艦出港，目下正向湖南政府交涉保護日本人。長沙事件發生之前後，關係日本人之電話不絕，被阻通話，日本領事與交涉署之交涉，頗感困難。續接長沙急電，形勢益陷險惡，目內或有令婦女避難漢口方面之必要。

二、日本公使館發表排日事件之經過（註八）

長沙事件原不過關聯中國各地排日暴行所發之中日衝突一例。蓋自本年春間以來，在中國各地學生及其他團體，頻倡抵制日貨，妨害日貨買賣，甚至有侵入日本領事館或日本商店舖諸種行動。此項事實曾由各地領事館隨時報告。日本政府第期望中國政府及地方官憲自動的勵行必要之取締，所以絕未向中國政府為何種取締之要求。不幸學生及其他排日團體之橫暴日益盛行，地方官憲又不充分取締，殆有放任若輩所為之狀態。甚有一部分軍隊亦雷同若輩之行爲，煽動民心，遂造成排日氣勢益盛之形勢者。

中華民國十二年 六月三日

中華民國十二年 六月三日

七二四

五月九日吉田代辦曾往外交部，訪沈代理總長，指摘前記之事實。同時又力言如所謂經濟斷交，乃亞於戰爭之極端行爲，不應向親交國言之，殊屬顯明之事理。中國政府之不嚴重取締固係不善處置之最甚者，而中國官吏或軍警參加此種行動，或出增長此種氣勢之行動，尤係對於親交國之極非禮行爲。特此喚起中國政府之深厚注意，並要求此後嚴重取締，及至十二日，復本此主旨，用公文照會外交部矣。然與此互相前後之時，據駐長江各地領事之報告，該地排日運動日加劇烈。日清輪船公司所有之大元丸，五月十日航抵沙市碼頭之時，羣衆惡罵搭乘該輪之旅客，或有由陸上石擊該輪者。及該輪是夜抵宜昌碼頭，復遭該地排日團體之妨害，使乘客上陸，貨物起坡，均陷於不可能。至五月十三日該公司大吉丸投錨沙市時，羣衆竟以『賣國奴』三字塗染華人乘客，及挑夫之背上，敢行此種不法行爲。此外日本商人在杭州所屬之『仁丹』等之廣告各物，爲學生團等所破壞者，達十三件之多。杭州以外各地之被害，亦屬不少。五月十四日，日本公使館特以節略指摘此項事實，同時並力言學生及其他排日團體之行爲，是妨碍因條約所保障之通商航海自由之權利者。然中國官憲不採何種有效之手段，尤屬遺憾，且對於此等不法行爲之取締，並賠償損失等，自應由當地領事隨時與中國地方官交涉，然中央政府亦應電飭各省嚴重取締此等不法行爲。其對於各地方之排日不法行爲，業如上述。惟自當應即全然信賴中國官憲，任意取締，致排日狀況日趨惡化。對於中國政府既要求嚴重取締，而日本政府復訓令各地領事官，嚴飭管內在留日本人，務須慎重其舉措行動，免釀不測之事端，致與排日以口實，並應充分注意，毋得有激成其氣勢之舉動。是以中國各地所發生之幾多排日不法行爲，日本人民直至今日向惟隱忍自重，以待中國政府及地方官取締之成果，日本人民隱忍自重之事實，凡公平視察者無不公認。

排日之不法行爲，中國各地皆甚熾烈。蕪湖、長沙、漢口、天津、重慶、九江、杭州、廈門、煙臺、沙市、福州等處，皆由外交後援會及其他排日團體之煽惑，竟以不法之壓迫暴行加諸日本僑民，及日本之通商。其排日手段除上述之外，或奪取日貨，經與燒毀，或婦女之衣，目爲日貨，撒以劇燄，或於途上遇婦女着日本製之靴，強迫脫去，或向日商店放火，或亂入日本商所僱之民船內，掠奪廣告材料而一火焚之，或對運送業者，於輸送日貨時，每車一輛，強徵違約金一千元，千態萬樣，電以一一記述。今摘記湖南一二，例以明之。三月二十九日，長沙曾舉行

排日大遊行，衆約萬人。首先爲學生團，侵入該地日本領事館，演出取下該館門牌之暴行。又五月七日遊行，學生約數千名，搗毀該館已鎖閉之正門，即行闖入，將館內辦公處及館員官舍、窗上玻璃、及門戶搗毀二十餘處。迨五月下旬，出入日本商店之華商貨物，勿論其日本商所有之貨物，悉予損壞，並迫害日本船所僱之華人，在日本船停發之際，屢屢妨碍乘客之上下，其有對於日本婦人加以侮辱行爲，此事就長沙而言之。由日本公使館，五月中旬曾以二次公文，要求中國政府嚴重取締，乃排日行爲，益形激烈，是地方官憲無取締之誠意，亦大可明瞭矣。

關於此次長沙事件，六月二日及六月四日，日本公使館以節略先開示一切之事實，並派館員至外交部，要求嚴重取締，及保護日本人之生命財產。據其後所得詳報記述當時之真相如左：

五月三十一日夜，日清輪船公司之武陵丸，有長沙入港之報。羣衆遂集於日本商戴生昌碼頭，準備妨碍乘客。然因武陵丸未入港，遂自相散去，翌月一日早，復有多數學生及其他排日團，集合該處，仍爲妨碍之準備，以待武陵丸之入港。日本領事接得報告，以難恃中國官憲之取締，遂派館員四名前往該處，並飭非武裝之水兵十名上陸，斯時羣衆愈聚愈多，對於日本水兵及館員即出以侮辱的態度，甚有加以罵罵者。迨午前八時四十五分，武陵丸及戴生昌輪船先後入港，乘客相繼上陸。當時學生及羣衆即捕獲下船乘客，施以亂打，及其他暴行。一日本水兵目擊乘客被打，擬向前阻止，而學生對之即以棒毆，其腕流血，此水兵詰問羣衆，遂將水兵包圍，互投以石，勢極危險，水兵擬離去，日清輪船公司辦事房，乃羣衆包圍不放，且由外部投石益急，於是水兵奮不顧身逃出該辦事房，急歸船，羣衆投石如雨下，故水兵無一不被石擊者。斯時中國方面所派之軍警約二十名，袖手傍觀，並不加以取締。某日本人且要求中國軍警取締羣衆，中國兵二名，即執裝槍射擊態度，更向水兵亦示以同一態度，故指揮官將兵員移於武陵丸，即以信號要求武裝陸戰隊上陸。迨午後零時二十分，伏見艦接應隊到，於是武裝水兵二十二名於午後一時在碼頭上陸，羣衆因之欲四散。無幾恃衆又爲集合，相率亂行投石，水兵遂發射數次空鎗，冀其退避。嗣羣衆知所放者爲空鎗，反赴前接近投石如雨，或手持棍棒，猛烈亂擊。竟有奪水兵之槍者，以是萬不得已爲防衛上計，遂不得不發射實彈也。

如右所述之長沙事件，因中國官憲不力取締之結果，遂釀成排日團之行動，妨害日本人民適法之通商，並恃衆

中華民國十二年 六月三日

七二六

對於日本軍艦水兵表示對敵行為，而伏見艦陸戰隊之行動，實不認有何等不法之處。且長沙之中國人受排日團之煽惑，於市內各處散布傳單，不特此也。妨害日本商店之營業，禁止汽船等之出入，脅威日本人使用之中國人，妨害食料品之供給，並令艦船之煤炭、飲料、水、食料品等，亦不得收用。如此行為，中國官憲竟放任之不顧，排日團之兇暴，既愈形激烈，日本領事乃令居留長沙之日本婦孺，全部百餘名，於六日早晨，登日清汽船，沅江丸，引揚而去。其男子則收容於領事館，暫行自衛以避兇鋒之氣。

又，日清輪船公司湘江丸六月三日行抵常德，有多數學生與排日團警戒該船，勒令杜絕水陸間一切之交通，監視登岸之使用中國人，又不許在留口日本人接近該船，該船不得已遂於五日拂曉由該地出帆，歸還漢口。八日未明，該船再出帆漢口，轉向常德。探聞該處物情險惡，九日早與由常德避難於怡和洋行汽船之日人八名相遇於岳州，遂為收容返送漢口。據避難日人等之言，對日本人之施行強迫，中國官憲已無力保護。以此危險，遂決定撤退居留民共十五名，有四名已登民船，先發八名，乘入怡和洋行汽船，其三名尚殘居該地。

如上在長沙及其他之中國各地排日狀況，為外交後援會學生團及不務正業之商人團，其他為煽動家收買之無賴漢之集團，其勢日益增加，如此行動不僅對於中日之通商貿易關係，恐中日國交之情面由此受有惡影響矣。日本政府為東洋和平，願全中日國交之大局計，對之甚懷隱憂也。

日本政府願瞻以上之事態，電飭駐京日使即中國政府關於排日行動之最重取締方法，此際對於各地方官憲所執澈底的措置態度，要求日本人之保護萬無遺洩，同時若中國政府之訓令無徹底辦法，各地方官憲之取締依然缺少誠意，在留日本人之生命財產不得期為安全等事態發生時，日本方面難保不講認為臨機適當之措置。且關於此次長沙事件及各地排日運動，日本方面所受損害賠償其他事項，正在逐次公正嚴密之調查，以向中國政府交涉等旨，依此訓令，通達中國政府。

上海各團體開國民大會，揭發國民自決原則，應付臨城劫車事件。

上海各團體於本日下午三日召開國民大會，當時會席上有如下之提案：一、此次臨城事件，為北京

政府及該地方官之共同責任。被擄中外人之損害，應以黎元洪以下全體閣員，及曹錕、吳佩孚、田中玉、熊炳琦、何鋒鈺、齊燮元、馬聯甲之私財賠償。二、善後辦法應俟全國各地方開國民大會，然後開統一會議，以資決定。三、統一會議未成立以前由各團體選出之委員組織國務委員會。

嗣又通過對內、對外宣言，其大要下：

一、對內宣言：

際此外人盛唱中國共管論之秋，我國民不可不早為奮起。政府既無統一國內、鎮壓土匪之能力，而國民年年納多額之賦稅，以養此無用之軍隊，國內紛爭，殆無止日，用是上海國民大會，主張前記提案，鞭撻政府，覺醒同胞。

二、對外宣言：

此次臨城事件發生後，歐美人當然驚愕。如此不祥事件，發生之原因，直接為我國軍閥歷年造成內亂之結果，間接則為各友邦向北京當局提供武器，借款助長內亂之所致。所望慎重考慮，今後勿僅認北京政府有統一全國之能力。此次事件應由該地方責任者負責。其有增加國民負擔，侵害主權者，無論為直接、或間接，俱非我國民所承認。今後國民立於主人之地位，以解決國事，尊重民意，勿再援助不法政府及其官吏。（註九）

註一：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第五冊，頁三四。

註二：李烈鈞：「孫大元帥戡亂記」（一）頁四三。

註三：民國十二年六月七日「順天時報」。

註四：民國十二年六月十二日「順天時報」。

註五：「中國國民黨本部公報」第一卷，第二十號。

註六：「東方雜誌」第二十卷，第十號，頁四—五。

中華民國十二年 六月三日

中華民國十二年 六月四日

七二八

註七：民國十二年六月五日「順天時報」。按：其中所敘，強詞奪理、歪曲事實者甚多。

註八：民國十二年六月二十八日「順天時報」。

註九：民國十二年六月五日「順天時報」。

四日 孫大元帥任命熊克武為川軍討賊總司令，劉成勳為四川省長兼川軍總司令，賴星輝為川軍討賊總指揮。

熊克武原任四川督軍，劉成勳自任為四川省長兼川軍總司令，本年三月十四日，孫大元帥為反對直系有野心併吞西南，曾與熊克武、劉成勳共同聯名通電，宣告對西南時局意見。賴星輝原為川北邊防軍司令。孫大元帥為使川省加入革命陣營，特於本日任命熊克武、劉成勳、賴星輝等人職務，以集中力量，便於指揮。（註一）

廣東討賊軍收復博羅。

博羅城於上月底為逆軍所佔，聯軍待機反攻。朱培德部顧德恆旅進抵蘇村，將逆軍逐出，與桂軍會合後，進攻博羅，本日收復之。（註二）

北軍及沈鴻英部又陷韶關。

討沈戰事，雖於五月中旬告一段落，惟不久沈軍又有死灰復燃之勢。先是沈軍叛變，吳佩孚派張克瑤南下援沈，後因張部停滯贛邊不進，乃加派方本仁、岳兆麟二部為後備援軍。其時沈軍已節節敗退，無可收拾；然滇、粵、桂聯軍因東江戰事牽制，故攻克韶關後，對沈部未加窮追，沈鴻英即乘機聯絡北

軍，以圖再舉。本日，沈遂合北軍方本仁、粵叛軍謝文炳等部，攻陷韶關。（註三）

方本仁爲吳佩孚所屬贛南鎮守使；謝文炳初爲粵軍，隸許崇智部，其人反覆無常，先是降附桂軍莫榮新，旋又反正，嗣又叛附陳炯明逆部。本年二月間，謝表示願反正自贖，孫大元帥不究既往，任其爲中央直轄北路討賊軍總司令，惟賊性不移，至是又投於沈鴻英逆部作亂。

附錄：東江方面之鏖戰（註四）

香港電訊：東江戰事，聯軍自攻克博羅後，已乘勝進取惠州，嗣因陳軍反攻，博羅竟爲所獲，其後方不能不嚴密佈置，然後前進，且陳軍既以惠州爲中心點，聯軍中路已越過博羅，陷陳軍之中堅部份，並俟右翼進至淡水、平湖以上，然後四面包圍，聞支日（四日）始行總攻擊，是役以劉震寰爲最奮勇，先以步砲隊壓迫敵軍，復另出奇兵攻襲飛鵝嶺，陳軍未深加戒備，遂爲聯軍冲鋒而上，將該嶺佔領。查飛鵝嶺爲惠城屏蔽，聯軍既佔該嶺，惠州恐不能守。又訊惠城於支日（四日）晚，聯軍將惠城重重包圍，勢極危殆，陳軍擬欲解圍，由樟木頭抄擊聯軍後方，幸聯軍奮勇抵禦，敵始退卻，現石龍已無陳軍踪跡，後方甚形鞏固。目下聯軍爲防備陳軍乘機偷襲計，特令朱培德所部之鞏衛軍，及李福林所部駐守廣九鐵路，由大沙頭至新塘一帶，令盧師諦所部第一路全部駐守，由新塘至石龍一帶，令范石生所部及劉震寰所部駐守由石龍站至深洞一帶云。並據廣州消息：沈（鴻英）部自支日（四日）會同北軍攻克韶關後，即分向韶縣左近芙蓉、雲門、火燒山等分防，並另飭李易標統率第二旅，及新編之地雷隊，機關槍連，由韶向英德進發，接援贛軍進攻，聞先鋒軍已距英德八十里之高橋地方即與滇軍接觸雙方作戰極劇，現尚未有結果。

舊國會正式發放出席制憲費，衆議員錢崇澍聲明不便接受。

本日上午，北京國會方面發放上星期之出席制憲費，每人約得六十元，各議員前往領取極爲踴躍。至總統此次不先經由財政部而直接向稅務處接洽制憲經費，違法越權，京中輿論則一致攻擊。衆議院議

中華民國十二年 六月四日

七三〇

員錢崇澧本日致函吳景濂，聲明不受制憲經費。原函如下：

「蓮伯議長大鑒：制憲之權，約法賦與國會議員，制憲乃其天職，政府何得操縱。竟有所謂制憲出席費之劃撥，查議員自有歲費，制憲又分所當爲，鼓勵報酬兩無所用，崇澧不敏，敢爲個人意思之表示。自今以往，凡有憲法會議，照常出席，其出席費恕不領受，從吾所好，未敢強人，以相同也，請以斯函刊諸院報。此致、順頌議祺，錢崇澧拜啓。」（註五）

新學制課程標準起草委員會在上海開會，議訂小學、初中各科綱要，及高中課程總綱。

新學制課程標準起草委員會，在上海開會，議訂小學、初中各科綱要及高中課程總綱，刊布新學制課程標準綱要一冊。其標準如下：

一、小學課程分爲國語、算術、衛生、公民、歷史、地理（前四年衛生、公民、歷史、地理合併爲社會）自然、園藝、工用藝術、形象藝術、音樂、體育等十一項目。

二、初級中學課程分爲社會科（公民、歷史、地理）言文科（國語、外國語）算學科、自然科、藝術科（圖書、手工、音樂）體育科（生理、衛生、體育）等六科。（註六）

三、高級中學課程：必修科爲社會科（人生哲學、社會問題、世界文化史）、言文科（國語、外國語）、體育（醫學常識、其他）；分組必修科：

第一組：本科特設國文、外國書報閱讀、心理學大綱、論理學。

第二組：政治概論、經濟概論、法制大意、外國書報閱讀。

第三組：三角、立體幾何、大代數、解析幾何、用器畫、物理學、化學。

第四組：生物學、物理學、化學、三角、無機化學。（註七）

附錄：新學制高級中學必修科課程綱要草案（註八）

總說明

- 一、高級中學公共必修科及普通科分組必修科之科目及其學分之支配，由新學制課程標準起草委員會委員及各專家於十一年十二月八日在南京開會擬定。
- 二、本草案各科課程綱要由委員會函請各專家起草，並推廖茂如君彙集整理。
- 三、公共科之體育課程，因現正調查審核中國學生之身體發育標準，須於二、三月後編訂續寄。第二組之經濟概論，第三組之用器畫，均未交到，續俟印寄。
- 四、因時間促迫，先以整理之稿分寄各省區教育家核閱指正，另當分別提出每科課程，合小學、初中、高中各級，再請專家為縱的審核，以免一科中之銜接或有未當及教材複漏之弊，仍當再行分寄覆閱。
- 五、各省區高級中學因分組辦法有伸縮之不同，或其他關係，對於課程之支配，自可有相當之變通，仍請將本草案詳確審核指正；如以所擬本省區之課程標準見示，尤所歡迎。

高級中學公共必修科學分支配表

統計	社會科	人文社會問題史	語言文	外國語	體育	醫學常識	統計
	六學分	六學分	六學分	十六學分	二學分	八學分	
六十學分							



中華民國十二年 六月四日

高級中學普通科分組必修科目學分支配表

七三一

組 一 第	組 二 第	組 三 第
總 論 心 理 外 國 本 科 特 設 國 文	總 外 法 國 經 濟 政 治 制 大 書 概 報 意 閱 論	總 化 物 用 解 大 立 三 理 器 析 體 幾 幾 計 學 學 畫 何 數 何 角
二 十 學 分	十 九 學 分	四 十 學 分
三 學 分	六 學 分	四 學 分
三 學 分	三 學 分	六 學 分
六 學 分	六 學 分	六 學 分
八 學 分	四 學 分	二 學 分

第	四	組				
生	物	化	三	無	總	
理	物			機		
學	學	學	角	化	計	
八	十	十	二	八	三	
學	學	學	學	學	十	
分	分	分	分	分	八	
					學	
					分	

(說明一) 每年每週上課一小時為一學分。但用器畫、理化、生物之實驗工作，及其他科目無須課外預備者，折半計算。

(說明二) 高中最低學分限度，定為一百五十學分。

(說明三) 各分組除必修科目學分外，另加公共必修科目六十學分。

* * * * *

公共必修科人生哲學學程綱要(常乃應擬)

一、授課時間及學分每週授課三小時，一學年授畢，共六學分。

二、綱目

I 總論

- 1 人生哲學之定義及其對人生之關係。
- 2 人生哲學之派別及略史。
- 3 人生哲學之研究法及其與哲學及其他科學之關係。
- II 人生哲學與心理學
- 4 關於慾望與動機之諸學說。

中華民國十二年 六月四日

中華民國十二年 六月四日

七三四

5 關於品行與行為之諸學說。

6 關於道德判斷之諸學說。

7 關於人格與自我之諸學說。

Ⅲ 人生哲學與社會學

8 人在社會中之位置。

9 道德之演進與其所形成之制度。

10 道德病學。

Ⅳ 人生哲學與哲學

11 哲學之定義及其問題。

12 哲學之派別及略史。

13 哲學之研究法。

*

*

*

*

*

公共必修科社會問題學程綱要（孟憲承擬）

一、授課時間及學分，每週授課三小時，一學年授畢，共六學分。

二、綱目

I 緒論（佔全學程5%時間）

1 簡人與社會。

2 社會成立之原素。

a 人口。

b 地理環境。

c 人性。

d 交通。



3 社會的組織。

4 社會的問題——廣義及狹義。

II 家庭問題（佔全學程二五%時間）

1 結婚。

a 專制與自由。

b 早婚與晚婚。

2 離婚。

a 原因。

b 西洋離婚率增加之危象。

c 離婚與家庭幸福。

d 離婚與罪惡。

3 家長問題。

a 父權。

b 孝道。

4 遺產問題。

5 祖先崇拜及迷信。

6 婦女運動。

III 人口問題（佔全學程一〇%時間）

1 本國人口過剩之原因及補救。

2 西洋生殖率低減的危象。

3 馬爾塞斯定律及其批評。

中華民國十二年 六月四日



中華民國十二年 六月四日

七三六

IV 產業問題（佔全學程三〇％時間）

- 1 本國產業之不發達——原因及補救。
- 2 現代產業制度。

3 資本與勞動。

4 現代社會政策述評。

5 現代社會主義述評。

V 社會病理問題（佔全學程二五％時間）

1 貧窮。

a 原因。

b 救濟。

2 犯罪。

a 原因。

b 救濟（注重事實之搜集與調查）。

VI 社會學（佔全學程五％時間）

1 處理社會問題之方法。

2 社會學成立之略史。

3 社會學定義。

4 社會學與其他科學之關係。

*

*

*

*

*

一、授課時間及學分 每週授課三小時，一學年授學，共六學分。

公共必修科世界文化史學程綱要（徐則陵擬）



二、綱要

I 治文化史者應具之概念。

- 1 文化起於人心與自然環境及社會的環境之互感，其愛力則出於觀念之實現與開展。
- 2 世界文化資料可分爲五類，研究之途徑有四。

研究之途徑	史事之性質				
	宗教的	知識的	經濟的	社會的	政治的
活動					
狀況					
關係					
制度					

3 文化史所研究者爲特殊史象（採美國史學家弗霖 Fling 之說）。

4 文化史宜用重要潮流統率史事，無取乎博而寡要。

5 史象有因果可尋者，以因果關係證明之；否則，不牽強附會。尤宜不誤認兩事同時並現者爲因果。

II 教學時應注意之點

- 1 本學程注重研究世界文化之源頭及其同流交感之效果。
- 2 本學程以說明世界文化之性質及現代文化問題爲主旨。
- 3 本學程以領會現代爲歸宿，由是可得二原則：

中華民國十二年 六月四日

a 凡過去事實能解釋現代文化者，可選為教材。選取教材時，目光須注射現代。

b 近世文化史教材須占全部教材三分之二。

4 認清世界文化中本國文化之地位。注重本國文化之漸被及其感受外國文化之關係。

5 教材以用綱目式分配為宜。每課教材當自成一單元。合數單元以講習一大潮流之起源、特徵、影響。

6 指示研究途徑，多與學生以自己研究之機會。學校為本學程應有相當之設備。教員應斟酌學生程度，指定必讀之參考書。

7 教法用二種或三種以上之教科書為研究之始基。教員說明一時期歷史局勢之概觀。為研究引端時，得用講演式。此外當以分綱共同研究式為正軌，參用問題式以維持興趣。

*

*

*

*

*

公共必修科國語科學程綱要（馮順伯擬）

一、授課時間及學分 每週授課四小時，兩學年授畢，共十六學分。

二、綱要

I 甲項 文學欣賞

第一學年 最近文字。

學材計分四類：

1 散文文字：

取材於近代雜誌之論文及新著作內之序文（有文學價值之文）。

教學時應提出之點：

a 白話文學之價值及特點。

b 新文學之特質。

c 散文文學之條件。

2 小說

短篇小說取材於托爾斯泰集、胡適短篇小說集、現代小說譯叢與最近小說月報等有新文學價值之出版物。
長篇小說取材於譯本如父與子、甲必丹之女、工人綏惠略夫、小人物的懺悔等作品。

教學時應提出之點：

a 小說之特質。

b 小說文學之派別。

c 短篇與長篇小說之同異點。

d 小說文學評論之研究。

3 劇本

取材於譯本如林肯、易卜生集、一個青年的夢等作品。

教學時應提出之點：

a 新劇本之特色。

b 劇本文學評論之究研。

4 新詩

取材於新詩集內之佳作如女神、嘗試集、草兒、冬夜等著作。

教學時應提出之點：

a 新詩之成立理由及其特色。

b 新詩評論之研究。

第二學年 古代文字。

取材於詩經、離騷、古詩源、陶潛詩集、杜甫詩集、李太白詩集、白香山詩集以及盛唐以後有價值之詩。

教學時應提出之點：

中華民國十二年 六月四日

七三九

a 古詩之優點（技術方面切不可提及）。

b 詩之進化。

c 韻文之美質。

II 乙項 文字製作（技術研究包括在內）

第一學年 論辯文。

取材於子書如孟子、荀子、莊子、墨子、韓非子、淮南子、論衡等論理謹嚴之文以及秦漢以後各家專集之有價值之論辯文。

教學時應提出之點：

a 議論文著作之技術。

b 辯論文著作之技術。

第二學期 記載文。

取材於資治通鑑、史記、論語、左傳、國策及秦漢以後各家專集內之有價值之紀事狀物寫景之文。

教學時應提出之點：

a 敘述文的作法。

b 描寫文的技術。

三、說明

I 本綱要所列甲乙二項，每學年各佔四學分，茲將其分配概況列表於下：

項	學	程	第一學年	學分	第二學年	學分
甲	文學欣賞	最近文學	四	四	古代文學	四
乙	文字製作	論辯文	四	四	記載文	四



II 文法修辭應納在製作研究中教學。

III 製作以切於日用爲旨。

IV 甲項專以欣賞之教學爲旨，不涉及於製作之練習；乙項專以製作之教學與練習爲旨，不涉及於欣賞。

V 高級中學各科畢業生，關於近代文學與我國固有文學作品，雖不能從事製作，要不能不略一窺其門徑增加欣賞之興趣，故本綱要有甲項之規定。

VI 在初級中學時，關於實際應用之文字已略有門徑，故在高級中學可分論辯文與記載文二大類，作系統之研究與練習。

*

*

*

*

*

公共必修科外國語科學程綱要（朱復擬）

一、授課時間及學分 每週授課四小時，兩學年授畢，共十六學分。

二、主旨

I 養成學生欣賞優美文學之興趣，增進其閱讀書報雜誌等的的能力，如複述、分解、摘記、領受，能自評其所講所述之內容。

II 養成學生通常會話的優良習慣，練習其口才，使其聽講均能曉暢，並使其能與外國人談論日常生活之事件，而不感言語上之困難。

III 鼓勵學生自行表演的能力，使其能寫日常應用的簡短信札，能作簡明通順的有興趣的短篇文字，（說明的、或辯論的、或描寫的、或記載的。）

IV 使學生摘讀有統系的文法綱要，或參考較爲詳贍的文法，授以修詞學和作文法的智識，養成正確清順的翻譯能力。

三、教材

I 第一學期

中華民國十二年 六月四日

中華民國十二年 六月四日

七四二

I 閱讀（二學分）。

2 作文（一學分口述三分之二筆述三分之一）。

3 文法（一學分）。

4 會話（包括在讀作文法之內）。

II 第二學期

1 閱讀（二學分）。

2 作文（一學分口述筆述各半）。

3 文法（一學分）。

4 會話（包括在文法讀作之內）。

III 第三學期

1 閱讀（二學分）。

2 修詞學（一學分）。

3 作文（一學分口述三分之一筆述三分之二）。

4 會話和補充閱讀（包括在內）。

IV 第四學期

1 閱讀（二學分）。

2 修詞學（一學分）。

3 作文（一學分）。

4 會話翻譯和補充閱讀（均包括在內）。

四、方法 當以教授初學者的原則，變通而擴充之。茲略述各端如下：

I 教初學者，注重於養成學生聽覺與發音正確之官能。高中學生，尚須注意於其發音之正確。所以須有語音學



的基本知識和受相當的訓練。

II 教初學者，首先專重於具體的，循之抽象的教法。如採用實物指示、扮演動作、圖畫、模型等為活教材。教高級中學學生者，有時亦宜引用此法，以為作文或會話的資料。至於解說字義時可以用翻譯或定義或同義字與異義字或聯絡文等抽象法。

III 教初學者，引用歸納法以教文法。教高中學生者，宜採用其精神，並宜注重逐漸實進和練習，並宜持實驗態度。例如學修詞學者，須將其所習修詞學之智識應用於所讀之書報雜誌及其所作之文品，相參而互用之，以闡發其原理和方法。

IV 教高中學生者，宜注重於學生的興趣，利用其表演的本能。例如使其將所讀之故事、戲劇、小說、傳記等及其所作的記載文品，加以扮演；將所做所讀的辯論文登壇辯論；將所作所讀的描寫文口述出來；將所做所讀所聽的說明文，或互相譯述，或登壇講演，收事半功倍之效。

V 教初學者，注重於進程。如先用耳而後用目，先容受而後模倣，先口述而後閱讀或寫作，先注重形式的、機械的練習，後乃較為自然的、自由的。教高中學生者，亦宜本此精神進行：（一）對於各系之實施，宜有進行之程序。如練習口述時，須注重問答所授之目課，初步祇依閱讀的課本、命題和講解問答，然後憑課本為起發點，由學生引用所習語，隨意討論。又如筆述，須先使學生口述其意思，再以筆述之；後則祇須口述大綱，對於筆述則須分條練晰。（二）對於教材之選擇，亦須次第進程。如選擇讀本，須教材豐富，內容新穎，體裁差別，而有偉大之吸引者，其文之難易，意之深淺，篇之長短，又須適應學生程度和需要。

VI 教高中學生者，對於所教外國語之各系，須相聯絡、相引證，以收互助之效。如會話則從閱讀和口述的作文諸方面着手，如閱讀則為問答、翻譯、作文等之資料，而文法則以分解閱讀方面困難諸點或明晰個人作品之工具。

*

*

*

*

*

第一組必修科特設國文科學程綱要（穆濟波擬）

中華民國十二年 六月四日

七四三

中華民國十二年 六月四日

一、授課時間及學分 每週授課四小時，一學年授畢，共八學分。

二、綱要

I 甲項

(科目) 文字學。

(內容) 本科內容計分四項：

1 言語與文字 本項重要部分爲——

a 人類言語與文字之起源。

b 世界文字之大別(單音字與複音字音系文字與形系文字)。

教學時應注意之點：

(1) 中國文字之特質與其價值。

(2) 文字爲文學之基礎。

2 字音本項重要部分爲——

a 音紐與聲韻。

b 古今音韻之變遷。

c 反切。

d 注音字母。

教學時應注意之點：

(1) 古今音轉變之通則。

(2) 切音之方法。

3 字形 本項重要部分爲——

a 字形之孳乳。



b 字體之變遷。

c 六書釋例。

d 歷代字書述評。

教學時應注意之點：

(1) 文字體變之趨勢與其效用。

(2) 字類之部別。

4 字義 本項重要部分爲——

a 異代殊語與方音之轉變。

b 訓詁學之通例。

c 詞類。

d 詞典與語彙之編輯。

教學時應注意之點：

(1) 文字引申義與借義。

(2) 詞性的分析。

II 乙項

(科目) 文學概論。

(內容) 本科內容計分三項：

1 文學概說 本項重要部分爲——

a 文學界說。

b 文學與人生。

c 文學家的人格與修養。

中華民國十二年 六月四日



中華民國十二年 六月四日

教學時應注意之點：

(1) 文學的意義與價值。

(2) 文學的欣賞與創作。

2 中國歷代文學之變遷 本項重要部分爲——

a 周秦文學之蔚起。

b 魏晉六朝學術之衰替。

c 唐詩之極盛與文學復古運動。

d 詞曲與小說之進步。

教學時應注意之點：

(1) 中國文學與文學思想。

(2) 政治與宗教勢力之侵蝕。

(3) 民族的精神之遞嬗。

(4) 生活的適應與近世思潮之影響。

3 近代世界文學之趨勢 本項重要部分爲——

a 歐洲中古之文藝復興。

b 近世西方文學思潮之激變。

近世東方文學之漸起。

教學時應注意之點：

(1) 近代文學的精神。

(2) 未來派文學之新趨向。

三、說明

七四六



I 本綱要學程與學分之支配如下表

學 程	上 學 期	學 分	下 學 期	學 分
文 字 學	(1) (2)	2	(3) (4)	2
文 學 概 論	(1) (2)	2	(3) (4)	2

II 文字學除授以本國文字形、音、義訓之各種變遷外，應使知世界各民族言語聲音文字之比較與研究，以補助近來文字學教科書之不及。

III 中國切音方法與注音字母為常識所必具；字彙與辭典之編輯，亦為國民文學之重要問題；故應於本科中論及。

IV 中國學程中，每以本國文學史單獨列一科目，而遺棄文學基礎之知識與世界文學之趨勢，故本綱要特矯正其失，不列本國文學史一門，以本國文學之變遷附入文學概論講授。

V 文學概論應先授以文學的範圍與其研究之資料，說明其意義與價值。除了解本國歷代文學之變遷外，應使知世界文學的趨勢，作切實的比較的研究。

* * * *

第一、二組必修科外國書報閱讀學程綱要（陸步青擬）

一、授課時間及學分 每週授課三小時，一學年授畢，共六學分。

二、主旨 中學教授外國語，原為閱讀參考書報之工具，初級中學初學外國語，不能不以故事、小說為起點，以期引起興趣。但其內容及用字構造與其他各科無直接之關聯。高級中學外國語程度已具基礎，分科預備，亟須應用其已有之外國語能力，練習閱讀有關本科之書報，以增進其閱讀能力，擴充其知識範圍，庶將來入大學後對

中華民國十二年 六月四日

七四八

於外國語教科書參考書能迅速瀏覽，澈底明了，速度 (Rate) 準率 (Accuracy) 兩俱進步。

三、教材 教材從英美報紙雜誌上選擇其較有興趣者，由短篇至長篇，由簡易至複雜。第一組以關於文學、哲學、教育、心理、論理、歷史等文字爲宜；第二組以關於政治、法律、商業、經濟等文字爲宜。材料須從多方面選擇，而以近人著作爲佳，以其有時效關係，重可引起興趣。如 The China press, North China Daily News, London Times, Far East Review, Evening Post Current History, Worlds Work, The outlook, Literary Digest Review of Review (以上舉例以英文爲主) 等均有適宜之短篇文字可供選讀。

四、方法 此種教材決不可如必修科外國語之教學，宜完全令學生自行閱讀。最好每次以一部份教材限時閱讀，（譬如十分鐘）讀後，按所讀行數就方格表 (Square Paper) 填注曲線 (Readingcurve) 以記速度；復用種種測驗試其讀時是否明瞭內容，以記準率。其餘教材可令自由閱讀。如文中生字過多，亦可擇其生僻艱深者預行注解，以便學生參考；文中難句，於限時閱讀及測驗畢，可由教員解釋。普通英語句法 (Familiar Sentenortypes) 亦可提出練習，以便將來讀他書遇同樣句法時可以明瞭，不生誤會。

*

*

*

*

*

第一組必修科心理學大綱學程綱要（廖世承擬）

一、授課時間及學分 每週授課三小時，一學期授畢，共三學分。

二、綱目

第一編 學習心理。

第一課 緒論（分析學習的問題）。

第二課 討論小學校的讀法教授。

第三課 討論小學校的書法教授。

第四課 參觀教授。

第五課 實驗簡易的學習（如倒背或順背英文字母之類）。

第六課 解釋實驗的結果。

第七課 學習曲線。

第八課 經濟的學習法——普通要素。

第九課 續前。

第十課 經濟的學習法——特殊要素。

第十一課 續前。

第十二課 溫習。

第十三課 經驗的保存。

第十四課 關於記憶的實驗。

第十五課 解釋實驗的結果。

第十六課 經驗的保存（續前）。

第十七課 反射動作。

第十八課 兒童本能的發達。

第十九課 續前。

第二十課 習慣的功用。

第二十一課 習慣的遷移。

第二十二課 溫習。

第二編 個性差異

第二十三課 個性差異的概論。

第二十四課 度量個性差異的方法。

第二十五課 讀法的個性差異——讀法測驗。

中華民國十二年 六月四日



中華民國十二年 六月四日

第二十六課 書法的個性差異——書法測驗。

第二十七課 數學的個性差異——算術測驗。

第二十八課 環境遺傳和訓練的影響。

第二十九課 個性差異的常態分配。

第三十課 考查成績的方法（計分的方法）。

第三十一課 續前。

第三十二課 診斷的方法。

第三十三課 續前。

第三十四課 核算中點相關的方法。

第三十五課 續前。

第三十六課 溫習。

第三編 生理方面的心理學。

第三十七課 神經組織。

第三十八課 續前。

第三十九課 感覺。

第四十課 續前。

第四十一課 知覺。

第四十二課 續前。

第四十三課 生理方面解釋動境和反應。

第四十四課 結論。

第四十五課 全部溫習。

七五〇



第四十六課 續前。

第四十七課 續前。

第四十八課 續前。

三、說明

本學程教材採用混合編製，分學習心理、個性差異、生理方面的心理學三大部。內容注重具體的事實與實驗，關於理論方面稍略。

*

*

*

*

*

第一組必修科論理學學程綱要（倪文宙擬）

一、授課時間及學分 每週授課三小時，一學期授畢，共三學分。

二、綱目

I 結論（佔全學程一〇%時間）

1 論理學之定義。

2 思考之分析。

3 法則之討論。

4 形式與實質。

5 論理學與科學。

6 論理學之區分。

7 論理學之應用性。

8 論理學之對象及其研究材料。

9 論理學之史的發達。

10 論理學上之三趨勢與哲學上之三趨勢。

II 推理與論式之原理（佔全學程四〇%時間）

中華民國十二年 六月四日



中華民國十二年 六月四日

七五二

1 思考之要素。

2 思考與言語。

3 概念與名詞。

4 判斷與命題。

5 直接推理之法則。

6 思維原則。

7 間接推理中之定言推理。

8 間接推理中之假言推理。

9 間接推理中之選言推理。

10 歸納推理。

11 比附推理。

12 虛偽論。

III 科學方法論與試驗論理（佔全學程五〇%時間）

1 統合法。

a 定義。

b 分類。

c 論證。

2 分析法。

a 事實之獲得——觀察實驗。

b 因果之確定。

c 臆設。



d 立證。

3 評驗論理大指。

a 思想之詮釋。

b 思想歷程。

c 系統的推考。

d 判決。

e 意義。

f 具體的與抽象的思想。

g 經驗的與科學的思想。

*

*

*

*

*

第二組必修科政治概論學程綱要（黃叔巍擬）

一、授課時間及學分 每週授課四小時，一學期授畢，共四學分。

二、綱目

I 通曉國家之體用，國家之基礎、統治、組織、權限分配。

II 知識本國之政治制度、組織、運用等等。

III 能了解本國諸政治問題者。

*

*

*

*

*

第二組必修科法制大意學程綱要（黃叔巍擬）

一、授課時間及學分 每週授課三小時，一學期授畢，共三學分。

二、綱目

I 能了解法治之精神者。

中華民國十二年 六月四日

七五三



中華民國十二年 六月四日

七五四

II 對於法律之性質能通曉者。

III 對於法律之運用能了解者。

IV 具有本國法律之常識者。

*

*

*

*

*

第三、四組必修科平面三角學學程綱要（汪桂榮擬）

一、授課時間及學分 每週授課二小時，一學期授畢，共二學分。

二、綱目

I 銳角三角倚數。

1 銳角三角倚數之定義。

2 已知一銳角求其三角倚數。

3 四十五度、三十度、六十度之三角倚數。

4 二十二又二分之一度、十五度、十八度之三角倚數。

II 直角三角形解法。

1 直角三角形解法公式。

2 二等邊三角形解法公式。

3 正多角形解法公式。

4 對數表及三角倚數對數表用法。

5 直角三角形應用問題。

III 高低及距離之測量。

1 鐵練測量。

2 羅盤針測量。



3 經緯儀測量。

4 平板測量。

IV 任意角之三角倚數。

1 角之定義。

2 任意角三角倚數之定義。

3 各象限內三角倚數之正負。

4 三角倚數之線表示法。

5 三角倚數之變化。

6 三角倚數之圖解。

7 角之測法。

8 九十度 \pm \times 之三角倚數。

9 一八〇度 \pm \times 之三角倚數。

10 二七〇度 \pm \times 之三角倚數。

11 三六〇度 $-x$ 及 $-x$ 之三角倚數。

V 三角倚數之關係。

1 各種公式。

2 已知一倚數求其他各倚數。

3 三角恆等式。

4 三角方程式。

VI 斜角三角形。

1 正弦定律。

中華民國十二年 六月四日



中華民國十二年 六月四日

2 斜弦定律。

3 正切定律。

4 斜角三角形解法。

5 斜角三角形實用問題。

VII 三角形之性質。

1 三角形之面積。

2 三角形之垂線。

3 三角形之中線。

4 三角形之分角線。

5 三角形之外接圓。

6 三角形之內切圓。

7 三角形之傍切圓。

VIII 諸角三角倚數之關係。

1 兩角和之三角倚數。

2 三角和之三角倚數。

3 兩角較之三角倚數。

4 二倍角之三角倚數。

5 三倍角之三角倚數。

6 半角之三角倚數。

7 三角公式之形學證明法。

8 倚數之和較。

七五六



9 反三角倚數。

10 三角恆等式。

11 三角方程式。

K 極限論。

1 極限意義。

2 極小角之三角倚數。

X 對數級數。

1 指數級數。

2 對數級數。

3 對數表造法。

XI 雜數論及馬氏定理。

1 雜數之圖解。

2 雜數之四則。

3 雜數之乘方及開方。

4 馬氏定理。

5 三角級數。

XII 航海術。

1 同緯度航海術。

2 中緯度航海術。

3 變程航海術。

XIII 方程式之三角解法。

中華民國十二年 六月四日



中華民國十二年 六月四日

七五八

- 1 一元二次方程式之三角解法。
- 2 一元三次方程式之三角解法。
- 3 二項方程式之三角解法。

XIV 總複習

- 1 直角三角形應用問題。
- 2 斜角三角形應用問題。
- 3 三角恆等。
- 4 三角方程式。

三、說明

I 本編參合各書，力求條理適當；如三角倚數關係放於直角三角形解法之後，係根據 Granville 書；斜角三角形解法放於諸三角倚數關係之前，係根據 Breslich 書等等。

II 本編注重倚數思想、圖解表示、研究方法、實用問題。

III 本編所選實用問題，不偏重測量一方面，因平面三角對於科學及工程均有莫大關係。

IV 本編添高低及距離之測量一篇，所以滿足學生欲望。

V 本編力謀與代數形學相聯絡，且與他科相聯絡。

VI 本編主要參考書如下：

Plane Trigonometry	Hobson
Plane Trigonometry	Stranville
Plane Trigonometry	Nintworth and Smith
Plane Trigonometry	Marsch
Plane Trigonometry	Breslich



*

*

*

*

*

第三組必修科立體幾何學程綱要（倪苔水擬）

一、授課時間及學分 每週授課二小時，一學期授畢，共二學分。

二、綱目

I 空間之線及平面球

- 1 決定平面之要件。
- 2 平面與平面之相關位置。
- 3 關於平面之定理。
- 4 線與平面之相關位置。
- 5 關於線及平面之定理。
- 6 射影。
- 7 作圖。
- 8 二面角之定義及其定義。
- 9 球及其定理。

II 面與面積。

- 1 多面體。
- 2 圓柱體。
- 3 圓錐體之定義及分類。
- 4 尤拉氏定理。
- 5 截面。

中華民國十二年 六月四日

七五九



中華民國十二年 六月四日

6 關於錐柱體與其截面之定理。

7 錐柱體之面積公式。

8 相似多面體及其定理。

9 相似圓柱體、圓錐體及其理。

10 旋轉面。

11 球之面積。

12 球帶及其面積。

III 體積

1 長方體之體積。

2 體積之比較。

3 關於角柱體之定理。

4 角柱體之體積。

5 內切角柱體。

6 角錐體及平截角錐體。

7 切平面。

8 外切角柱體。

9 角錐體及平截角錐體。

10 圓柱體之體積。

11 Caaliris 定理。

12 角錐體及平截角錐體之體積。

13 圓錐體及平截圓錐體之體積。



14 球之體積。

15 分球體及其體積。

16 球面圓錐體及其體積。

17 球面扇形體及其體積。

IV 多面角四面體及球面角

1 凸多面角及其定理。

2 球面多邊形。

3 正多面體之數及模型。

4 四面體及其定理。

5 相似多面體及其定理。

6 四面體之內切球及外切球。

7 球面角之分類及其量法。

8 極三角形及定理。

9 球面剩餘。

10 對稱與相合。

11 關於球面三角形角邊之定理。

12 球面三角形之面積。

13 月形及其面積。

14 球面多邊形之面積。

註一：「四川文獻」，第五十二期，頁一六。

註二：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第五冊，頁三五。

中華民國十二年 六月四日



中華民國十二年 六月五日

七六二

註三：同註二。

註四：民國十二年六月八日「順天時報」。

註五：民國十二年六月五日「順天時報」。

註六：「教育雜誌」，第十五卷，第七號，總頁碼二二〇〇七—二二〇〇八。

註七：同註六。

註八：同註六。

五日 孫大元帥明令慰勞兜剿沈逆鴻英出力民團。

沈逆鴻英叛變，北江一帶民團協助討逆軍作戰，戰績甚懋，孫大元帥前曾傳令嘉獎，今又據報告，討賊軍在四會清遠及肇慶作戰時，各地民團協同兜剿，出奇制敵，功效頗著，因是命廣東省長傳令慰獎。令曰：

「令廣東省長廖仲愷。此次沈逆叛亂，各軍奮勇殺賊，迭奏膚功。而北江一帶，民團乘機助力，戰績甚懋，業經令仰該省長傳令嘉獎在案。現據報告，我軍左翼於四會清遠作戰及圍攻肇慶追擊餘逆通過廣寧大灣等處之際，各該地民團均能出奇應敵，協同兜剿，收效頗多，殊堪嘉許。仰該省長援照前案，詳查所有得力民團，一律傳令慰勞，並將所有戰績，分別切實呈報，以憑核辦，而勵有功。此令。中華民國十二年六月五日。」（註一）

中國國民黨總理孫先生文委任墨西哥黨支部、蘇荳黨分部、球那暗步黨通訊社及三藩市少年中國報社等職務。

孫總理本日委任余和鴻為墨國中國國民黨支部正部長，李霖義為墨國中國國民黨支部副部長，馮浚三為墨國中國國民黨支部評議部正議長，謝雨生為墨國中國國民黨支部評議部副議長。林萬燕為蘇荳中

國國民黨分部正部長，王福駢爲蘇萱中國國民黨分部副部長，蕭鎰基爲蘇萱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正議長，陳鏡安爲蘇萱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副議長。李炳爲球那暗步中國國民黨通訊處正主任。

又令委胡聯爲墨國中國國民黨支部黨務科正主任，余仲強爲墨國中國國民黨支部黨務科副主任。劉祺安爲蘇萱中國國民黨分部黨務科主任。

又令梁修林爲墨國中國國民黨支部會計科正主任，余百發爲墨國中國國民黨支部會計科副主任，胡焯生爲蘇萱中國國民黨分部會計科主任。

又令委甄增培爲墨國中國國民黨支部總務科正主任，胡聯爲墨國中國國民黨支部總務科副主任，胡聯爲墨國中國國民黨支部執行部書記，余毓源爲墨國中國國民黨支部幹事，陳福元爲墨國中國國民黨支部評議部書記，黃容濟、劉富生、陳銳生、黃連優、練瑞隆、陳湛、余仕鴻、余仕清、吳允亨、陳仕球、陳炯煥、蔡成興、阮官成爲墨國中國國民黨支部評議部評議員。王凱旋爲蘇萱中國國民黨分部總務科主任，王成爲蘇萱中國國民黨分部執行部書記，劉祺安、林炳橋、黃桂屏、陳錦發、陳文錦、王森桂爲蘇萱中國國民黨分部幹事，蕭國民爲蘇萱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書記，蔡棣生、林惠叶、胡漢輝、劉三苗、劉鵠、黃碧爲蘇萱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評議員。彭惠賢爲球那暗步中國國民黨通訊處執行部書記。

又令委朱義然爲墨國中國國民黨支部宣傳科正主任，甄增培爲墨國中國國民黨支部宣傳科副主任，陳文錦爲蘇萱中國國民黨分部宣傳科主任。

又令委黃二明爲三藩市少年中國報編輯。（註二）

北京政府為長沙日艦殺人案照會日使。

中華民國十二年 六月五日

中華民國十二年 六月六日

七六四

北京政府國務會議，對長沙日艦殺害市民案，決提照會於駐北京日使。湖南省政府宣告長沙戒嚴，並保護日僑。（註三）

註一：「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公報」第十五號，大元帥訓令，第一七〇號。

註二：「中國國民黨本部公報」，第一卷，第二十號。

註三：「東方雜誌」，第二十卷，第十三號，頁一四三。

六日 孫大元帥親赴博羅戰地，佈署第二次總攻惠州。

孫大元帥以博羅甫告克復，乃親往視察，蔣中正隨行，宿滇軍胡思舜營中，會商肅清東江右岸殘敵，總攻惠州賊巢。決定：派一旅守博羅城，令廖行超、王三衍兩旅出水北，與范石生師聯絡，定三日內施總攻擊。（註一）

附錄：粵戰局最近之形勢（註二）

香港電訊：邇來粵省東江戰務日形吃緊，現惠州方面，滇桂聯軍占優勝，潮梅方面陳軍略占優勝，陳軍自失惠州飛鵝嶺後，業已變更戰略，一面從潮梅各軍抽調精銳，趕行救惠，一面將圖攻廣州之師，初切三路，急合爲一，猛撲博羅，並隨時猛攻石龍。孫中山聞耗，親率滇軍赴石龍，決定會合諸點之師，先攻茶蘭，後沿茶蘭直攻博羅，兩軍相持尚不分勝負，可知陳軍兵力亦殊不弱。蓋陳軍再據博羅圖解惠州之圍，自是實情，惟不甚得手，則確曾爲練演雄部所據，當經朱培德所部鞏衛軍，其混成旅長胡思舜由石龍出發，擊散陳部，獲槍數百枝，胡旅卽向淡水進發，由永湖偷渡鴨仔步，直趨博羅之右翼。是時博羅陳軍方與劉震寰所部桂軍，及范石生所部滇軍酣戰，胡旅出其不意攻至，故博羅又入聯軍之手，現陳炯明以孫中山親到東江督戰，士氣百倍，將潮梅軍權完全託付洪兆麟，由汕赴惠，親行指揮。孫中山知陳軍非可輕視，故凡滇軍所部業已紛紛調至東江助戰，陳軍知滇軍可畏，於是在港連拍急電，催促北方，卽在北方發動，一面請沈在北江殘部從速反攻，以謀牽制。故江日（三日）沈軍殘部與謝文炳部

已侵入始興屬之大橋地方，滇軍朱世桂旅與之激戰，業將沈之殘部擊退。且陳軍方面亦欲由翁源方面竄入北江，以進窺英德，滇軍知其計劃，亦爲一種準備，將留省滇軍朱世桂旅，盡行調回韶州，紛紛由黃沙車站出發。楊希閔滇軍總司令部亦已移設韶州，孫中山將西江第一師梁鴻松部調往北江，李福林亦在韶設第三軍辦事處收集舊部。現粵軍近又密令林俊廷資助沈鴻英以謀再舉，故沈軍自肇慶失守後殘部已退回梧州，近聞張希斌、馮葆初各部，已在蒼梧發動，又有重行犯粵消息。而李耀漢爲其響應，又嘯聚徐東海部欲盤據兩陽，鄧本殷則在瓊崖，欲由雷州直上，與兩陽打通一氣，以爲西江沈軍援助，孫知其情已令呂春榮部出發兩陽，並電高州林樹巍預爲防閑。

黎元洪通電表明心跡；但期制憲成功，非爲見好國會，有運動蟬聯總統之意。

制憲經費之起因，蓋由於憲法會議。自本年入春以來，屢次流會，而衆院任期本年屆滿，熱心憲法之議員，恐至衆院任滿，憲法猶不能完成，重負全國之仰望，乃共商一懲獎之法，以促議員出席。乃於五月二十六日提案通過修改憲法會議規則，每次出席憲法會議者，給出席費二十元，缺席者扣歲費如之。又請假須有議員五人證明，缺席過二次者除名。並修改國會組織法，將憲法會議出席人數，由兩院議員總額各三分之二，改爲五分之三，表決人數，由列席人數四分之三，改爲五分之三。此雖有戾立法精神，損議員人格，然兩院議員爲數八百餘，烏可一道同風，亦舍經從權，不得已之辦法。此議成後，由衆議長吳景濂、參院前議長王家襄、及議員湯漪、褚輔成等，入府晉謁黎元洪，請爲設法籌措此項經費，以促成憲法。黎元洪即慨然允諾，乃召國務總理張紹曾、交通總長吳毓麟、並及財政楊壽枏、張競仁、稅務督辦孫寶琦、會辦蔡廷幹入府共商籌款方法。後決定由海關建築經費項下，借撥一百二十萬元，分四月提撥，每月撥制憲經費十七萬元，駐外使館經費（時駐外各使館經費亦半年未有滙出，各公使館經費無出，屢電政府云，再不滙款接濟，卽下旗回國。）十三萬元。此議定後，卽由黎元洪諭知稅務處，轉知總稅務司照辦。而曹錕及其所屬津保兩系黨徒聞之，以黎元洪此舉爲見好國會，欲運動蟬聯總統，乃於五

月廿六日，國務會議例案畢後，由交通總長吳毓麟盛氣言曰：「府方自定國會制憲經費，不經國務會議議決，實有違背責任內閣精神，予等應如何設法打銷。」內務總長高凌霨云：「此中定有黑幕，予等應向黃陂質問究竟。」司法總長程克附和其說。總理張紹曾云：「事前我與文泉（劉恩源）曾預其事，一但切均由府方規劃。」財政總長張英華云：「我未就職，故未知。」時農商總長李根源請假回蘇州，由其次長劉治洲起言，黎總統促成制憲之苦心，暨制憲經費，實有籌劃之必要各理由。是日星期六，公府例有會餐，各閣員入府就席後，黎元洪不待閣員開口，即將籌劃制憲經費經過情形，細說一番。財政總長張英華云：「此事論理固當辦，但辦理手續，似欠圓滿。」黎元洪云：「我辦此事，曾邀國務總理、財政總長、次長、兩院議長、議員，及關係各部長官，到府從長討論，與攬款亂花者，似有區別。」內務總長高凌霨云：「總統總得將此事交內閣議定，方符責任內閣制精神。」黎元洪云：「籌款制憲，係為國家打算，不是為個人打算，況且公開行事，何嘗違反內閣制精神。」內高、交吳即悻悻然辭出，餘亦不歡而散。（註三）

黎元洪即于本日發出一電，說明促憲原由，及借撥經費實情。電云：

「萬急。國會再斷，約法蕩然，混沌糾紛，久淪為無法之國。元洪痛父老身家，靡所保障，隱忍復職，冀見憲法之成，竊慮議之非艱，行之維艱。督軍不廢，雖成猶阻，乾喉焦唇，庶幾悔禍，誠信未格，事與願違，恐一旦去職，成立尚不可觀，瞻言前路，心膽俱碎，苟可促進，惟力是視。元洪憂患餘生，急於求去，憲法期成，不過兩月，制憲以外，絕無所求，耿耿此心，可質天日。憲法果成，國之福也，衆之功也，元洪何與如其不成寧復有國，涕泣盼望，實式圖之。」（註四）

北京政府張紹曾內閣總辭。

初，黎元洪之復職也，原欲於統一方面有所盡力，然直系對之，不過視為過渡時期一傀儡，非有真

正擁戴之意，故黎之所施，百無一就，深悔爲曹吳所愚，因而不安於位。張紹曾組閣，以和平統一爲標榜，與西南信使往還，大爲曹吳所不滿。致張亦曾一度露辭意，久之亦惟有仰曹吳鼻息而已。本年四月以後，直系如吳毓麟、高恩洪、邊守靖諸人及衆院之吳景濂等亟欲驅黎擁曹，吳佩孚於擁曹雖無異議，然初本不主急進，至是亦漸趨一致。於是急轉直下，謀實行推倒張閣，爲驅黎初步。張爲結歡曹吳計，無奈與反黎派結合，於本日開特別國務會議，首由高凌霨發言。並出辭呈通電兩紙，曰：「此呈電稿係高凌霨、吳毓麟、程克、張廷謨先時在高宅備妥帶院。」又聲言：「總統近來對於政務，或不經國務會議，直接處理，或以命令方式，交院照辦，實屬侵越職權，責任內閣精神至此掃地已盡，就我個人私見，總統既不信任我輩閣員，我輩惟有退避賢路，以免貽誤國事。」吳毓麟、程克、張英華附和其說。張紹曾及他閣員，尚未表示，高復謂：「如總理不願辭職，我輩當單獨提出辭呈。」吳毓麟復大罵黎總統不已。張紹曾至是始云：「我輩應取同一步驟，要辭大家辭。」李鼎新、沈瑞麟和之。農商總長李根源、教育總長彭允彝則默不一言。（註五）高凌霨即將擬好之辭呈電稿取出，依次簽名畢。呈電並發，其通電文云：

「呈爲輔弼失職，責任不明，請予罷斥事。竊於五月二十四日，財政部收到稅務處公文一件，內開：『借撥海關重建房屋經費一案，奉大總統批：出使經費月撥十三萬元，國會制憲經費月撥十七萬元，其修建江海關經費即照數勻撥，財政部查照行知』等因，僉以制憲爲國家根本大業，本應寬籌經費以促觀成，出使經費亦關重要，惟依法定手續，須先由國務會議通過，方生效力；歷次陳明，未蒙諒許。乃於六月二日，又接府秘書廳交函：『前由府派哈漢章往查京師軍警督察處覆呈一件，奉手諭：交院照辦』各等因。是日又經議決，調薛篤弼爲崇文門稅務監督，擬具命令副署，送府，時經三日，復未蒙蓋印發下，伏查民國約法，採取責任內閣制度，故於第四十五條明定：『凡大總統發布命令，須經國務員副署』，又查政府組織令『國務由國務會議行之』又查國務會議規條第一條所列國務會議事項：『第三項預算外之支出，第七項簡任官之進退』各等語，是借撥關款及簡任稅務監督各案之須經由

中華民國十二年 六月七日

七八

國務會議議決辦理，具有明文。今大總統事先出以獨斷，事後不納勸勤，凡勞主座之分憂，實出閣員之失職，紹曾等既不蒙信任，惟有仰懇鈞座，立予罷斥，以明責任，而重法制，不勝屏營待命之至！」等因。竊維責任內閣，載在約法，今既責任不明，以後危險情形，豈可言喻！紹曾等備員閣席，既不欲使一己蒙失職之咎，復不欲元首陷侵權之嫌，惟有聲請罷斥，解除責任，區區苦衷，伏希諒察。」（註六）

辭呈簽名完畢，吳毓麟、程克力勸張紹曾即日離京赴天津，由吳毓麟飭京奉鐵路局備車，張紹曾即於是晚，偕張廷謬出京。

北京政府任命李生春為福寧鎮守使。

李生春，字子賓，河南省沁陽縣人。本日，北京政府任命其為福建福寧鎮守使。（註七）

註一：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第五冊，頁三五。

註二：民國十二年六月十七日「順天時報」。

註三：劉楚湘：「癸亥政變記略」，頁三四—三六。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十七冊。

註四：「政府公報」第二六〇一號。

註五：同註三，頁三七。

註六：「政府公報」第二六〇二號。

註七：「政府公報」第二六〇〇號。

七日 孫大元帥至惠州前線慰問劉震寰部。

自上月末討賊軍總攻惠州不利，博羅失守，劉震寰負傷，形式極為不利，幸經朱培德軍增援，始得轉危為安。孫大元帥為激勵士氣，本日親至前線，蔣中正隨行，午時至惠城對岸之白沙堆，捨舟步行，過紅泥坑，巡察北門陣地。至深坑附近，易輿，次飛鵝嶺下之花園水，慰問負傷之劉震寰。至深宵二時

，回至白沙。(註一)

附錄：粵閩最近之戰訊(註二)

粵省東江戰事，聯軍攻克惠州，各情已由各報證實，其中經過情形，據香港電訊：此次聯軍攻克，惠州，而博羅復爲粵軍侵入，外間多莫明真相，蓋因博羅險要，粵軍若用實力進攻，亦難成功，故聯軍對於博羅不加兵力，而粵軍欲效圍魏救韓故智，以大隊反攻博羅，欲撲石龍，而入省垣，不料適中聯軍拋棄博羅之計，退守石龍，使分兵來攻，不能致力於惠州，是以聯軍竟取得惠州，而石龍安然，又據另一消息：陳軍自博羅、樟木頭戰敗後，精銳已失，意圖退守惠州，以待林虎由梅縣來援，迨飛鶴嶺惠州先後被聯軍失陷後，陳軍遂率殘部數千，直由博羅衝下，而留守博羅之陳天太部，因衆寡不敵，遂退守石灘，孫文聞訊即調隊三路進援：(一)滇軍一旅向石龍，而進與陳部會合進攻博羅，(二)蔣師長率領全部由增城直趨博羅，(三)梁鴻楷由石龍包抄其後，限三日內克復博羅，日下雙方仍在劇戰中，又據廣州消息：方本仁於東日(一日)率三旅抵南雄，即會同沈軍攻韶，冬口(二日)下總攻擊令，以沈(鴻英)攻中路，方(本仁)攻左路，李(易標)與謝(文炳)攻右路，江日(三日)由大橋進佔距韶城二十里之長壩，滇軍楊如軒部不敵，退入韶關，駐英德胡旅將鐵路掘斷，防沈軍急下，微日(五日)粵漢軍僅通至英德，日下雙方仍在相持中，勝負如何尙無確報云。

黎元洪派員赴津挽留張紹曾。

北京軍警藉口內閣已經辭職，餉項無人負責，又向總統府要素，經允於節前撥四百萬元，始行退去。黎元洪即派劉治洲、金永炎赴天津挽留張紹曾，並發出通電，曰：

「元洪不德，負我元僚，致有總辭職之舉，制憲經費，列爲主因，當時國會議決，議長請求，適財長闕員，元洪曾編約閣員，下及財次，公同籌議，始轉商稅司，緩築海關，批明用途，乃獲定約；不虞今日，復有後言。元洪贊助制憲，心在救國，縱責過失，猶勝阻撓，此可請邦人共鑒者也！使館斷炊，下旗歸國，此何等事，而忍漠然！爾時座中討論，亦無異詞；軍警督察，直接元首，項城設官，躬預其議，衛戍既立，何妨裁省，閣員反對，業予新

中華民國十二年 六月八日

七七〇

除；崇文稅差，閹員力主易人，比經許諾，第以陶立並無大過，可授別官，執意不從，亦允蓋印，乃電促再三，迄不退府，今猶在院，可覆按也。凡斯薄物細故，既非要政，決無成心，寧承勸勸，不垂嘉納！元洪與內長同寅推轂屢矣，張揆諸人，半託舊契，縞紵之交，硯席之好，歡若生平，恃府院之間，情同骨肉，維持調護，終始不移，垂拱觀成，未嘗掣肘，縱復責為失檢，亦僅此數端，偶據意見，初非拘束，旋復聽從，曾謂久要，而難原諒！一統未成，百廢未舉，閹員肯明責任，固所禱祀以求者，節關在邇，全賴偕行，中流失船，不知所屆。元洪縱不足惜，如國家何！閹員明達，寧忍忍然！已派劉次長治洲，金次長永炎赴津謝過，分勸就職，期於得諍，知念特聞。」

（註三）

四川賴心輝軍攻克資中，楊森敗退合江。（註四）

註一：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第五冊，頁三五。

註二：民國十二年六月十日「順天時報」。

註三：「政府公報」，第二六〇二號。

註四：「東方雜誌」，第二十卷，第十三號，頁一四四。

八日 孫大元帥由惠州前線回石龍，駐節大南洋輪。

孫大元帥視察惠州並慰問劉震寰後，回至白沙堆，本日由白沙堆返回石龍，駐節大南洋輪。（註一）

沈鴻英及北軍陷廣東英德。

沈逆鴻英乘討賊軍集中力量討伐陳炯明時，與北方吳佩孚相勾結，聯合北軍方本仁及粵軍叛將謝文炳部等反攻，陷韶關，逐步進迫，本日又陷英德。（註二）

津保派雇用流氓，冒稱「公民團」，舉行「國民大會」，驅迫黎元洪去職。

本日，津保派雇用流氓，冒稱「公民團」，在天安門前，高塔演講臺，集合數百人，舉行所謂「國民大會」，推定一葉姓者爲主席，登臺演說，略謂：

「今日內閣聯辭職，中央陷於無政府狀況，推原禍始。當今總統黎元洪，實尸其咎。黎氏此次復位，本無法律上之根據。今復播弄政潮，破壞法紀，吾人爲救國計，不得不請黎氏速行覺悟，尅日退位，以讓賢路。大家均屬愛國，望同抒卓見，拯此危亡。」

葉演說畢，繼復有登臺演說者多人，大致均認此次政潮，當由黎氏負責。卽由葉等將由天津印刷備好之電稿，朗讀一遍而散。（註三）

舊國會參衆兩議院決定延會至十月十日。

舊國會參議院本日決定延會至十月十日。（註四）十三日，衆議院咨北京政府總統，亦延長會期至本年十月十日。（註五）

山東督軍田中玉訂定護路防匪辦法七條。

山東督軍田中玉，鑑於此次臨城劫車事件之發生，職責攸關，倍受譴責，乃作亡羊補牢之法，除將膠濟路夜行快車先行停止外，復電召膠濟路局長劉堃、津浦路局長孫鳳藻會商護路方法，結果定出護路防匪辦法七條如下：

- 一、所有沿線紮定軍隊及警備隊，均應協同保護列車。
- 二、列車到站時一切警備，應由鐵路巡警完全負責。
- 三、駐紮沿路各軍隊或縣警，對於防備區域，應派部隊前往各站，與軍警互相聯絡。
- 四、所有駐紮沿線之軍隊、或縣警備隊、及鐵路巡警，應隨時偵探附近之匪狀，互相通告，俾得先事預防。
- 五、凡沿路匪徒，將有襲擊火車之事發生時，應急電督軍署知照。鐵路局預先準備以安行旅。

中華民國十二年 六月八日

中華民國十二年 六月九日

七七二

六、遇有緊急之時，鐵路應編制軍用列車以圖抵制。

七、駐紮沿路軍隊之配置辦法，應由各軍長官詳細計劃，呈候辦理。（註六）

時津浦沿線之軍力，尚不薄弱。唯膠縣、濰縣一帶，爲土匪出沒之區，遂決定將青島萬年兵營駐紮之第五師二十團第一營軍隊，於是月調往濰縣駐紮。

註一：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第五冊，頁三五。

註二：「東方雜誌」第二十卷，第十三號，頁一四四。

註三：劉楚湘：「癸亥政變記略」頁四二。

註四：同註二。

註五：「政府公報」第二六一四號。

註六：民國十二年六月九日「順天時報」。

九日 孫大元帥督師總攻惠州城。

滇、桂討賊聯軍奉命自本日起第二次總攻惠州城，孫大元帥及蔣中正參謀長等均在場督師總攻。

（註一）

北京警察全體罷崗索餉，以逼迫黎元洪去職。

張紹曾內閣於本月六日總辭職，政務無人負責。京畿一帶軍警，如陸軍檢閱使馮玉祥、京畿衛戍總司令王懷慶、步軍統領聶憲藩、警察總監薛之珩等，率領軍警官佐五百餘人於七日集合到總統府，黎元洪出見於居仁堂問：「爾等來何事？豈來逼吾退位乎？」軍官等猶齊聲稱：「不敢。惟軍餉無著，內閣無人，故敢直見總統，求總統主持。」黎元洪乃允於端陽節前二日，籌發軍餉，是日爲陰曆四月二十三日，距期尚有十天。軍警官佐等始退出。本晨，北京城內外警察一律罷崗，聲言索餉不得，不能枵腹

從公。時警察雖罷崗，而聶憲藩、薛之珩等，仍用便衣警察，及保安隊，巡邏城內外，以維持京師秩序。並由馮玉祥、王懷慶二人函告國會及外交團，謂：當尊重國會，保護外人，京師秩序，由伊二人負責。黎元洪不爲所動，外交團亦噴有微言，至晚七時，乃一律復崗。黎元洪當日通電有云：「本日上午，全城警察罷崗，因未到府，本宅電話被停，領袖公使符禮德來宅訊問，袖出王懷慶、馮玉祥聯名致外交團函，稱係政治作用，蓋有王懷慶圖章，元洪恐啓其干涉，比答不久應當平息。」（註二）

註一：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第五冊，頁三五。

註二：劉楚湘：「癸亥政變記略」頁三九。

十日 孫大元帥囑廣東財政廳長葉恭綽解決東征軍軍費之困難。

東征軍集中主力攻惠州，與敵相持不下，是時財政問題頗爲重要，設財政無慮，軍事當較有把握，而東江軍事能解決，則其餘西、北江軍事亦將迎刃而解，是故孫大元帥特函葉恭綽，囑速解決東征軍往費之困難。其函如下：

「譽虎兄鑒：九日函悉。所示各節，極端贊同，總望積極辦去，當收效果。至各種建設事業，如有投資承辦者，皆可通融將就，以廣招徠。獨於電話及無線電報（通世界者）二事，則已有成約，必待六個月後，方能開辦，始能另商。東江軍事，日前石龍之潰，幾誤大事，今則危機已過矣。西江、北江皆不足慮。此後勝負所關者，仍在東江一着，東江一解決，則西北北江必可同時解決。現敵人正集數路之力，來救惠州；然我兵之集中此地者尚不薄，所慮者則財政之困乏耳。對於此事，深望兄與諸同人之盡力。倘財政之困難能解決，則軍事敢說必有把握。現適東江緊急，故不得不專力於此，所期諸同人亦各就所急，努力奮鬥，則中國事必大可爲也。此復。孫文、十二年六月十日。」（註一）

滇、桂討賊聯軍總攻惠州，未下。

自九日起，滇、桂討賊聯軍奉命第二次總攻惠州城。本日惠州城外地雷爆發，城仍未下。（註二）

北京軍警暨「公民團」聯合包圍黎元洪滋鬧，黎乃電請曹吳解圍。

本日軍警官佐，又集合三四百人到東廠胡同黎元洪私邸索餉，由侍衛武官長蔭昌接見，略謂：總統現正從事組閣，在內閣未產生以前，軍警餉項，自無從發放。軍警官佐等，以節關日迫，非早日發放，則兵士家族，嗷嗷待哺等爲由，堅持守候至晚，經蔭昌再三勸慰，始允暫行退回。邸內電話，即被軍警派人監視，不許接傳，自來水管亦被堵塞。而「公民團」亦在天安門前，聚合千餘人，各執旗幟，標語不一。或書「府院勾結種種失政」、或書「財政無辦法」、或書「速即退位」、「總統不管市民」、「市民餓、總統肥」等字樣。前導以兩大白旗，上書「市民請願團」，向東廠胡同黎邸來。沿途散布傳單，中皆醜詆黎元洪之語，即八日天安門前開會所宣布之通電，及請黎元洪退位之呈文。至黎邸請見總統，黎元洪拒而未見。公民團在外搖旗吶喊，鼓噪喧嘩，竟日包圍黎邸未散。黎元洪派員往召步軍統領聶憲藩、警廳薛之珩等，前來彈壓，保護住宅，聶等亦坐視不理。至夜始自行散去。（註三）黎元洪甚以爲困，迫不得已，乃急電曹錕、吳佩孚求援，詞極哀懇，並將該電轉致各省。電云：

「連日留張不獲，請人組閣皆畏不敢就，罷崗開會，全城鼎沸，謠言紛起，皆謂有政治作用。本日復有軍警中下級官數百人，無故闖入住宅，藉名索餉；此豈元首責任所在？又有公民請願團，國民大會，約近千人，續來圍宅，元洪依法而來，今日可依法即去，六十老人，生死不計，尙何留戀！軍警等如此行爲，是否必陷元洪於違法之地？兩公畿輔長官，當難坐視，盼即明示！」（註四）

註二：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第五冊，頁三六。

註三：劉楚湘：「癸亥政變記」，頁四〇。

註四：「政府公報」第二六〇五號。

十一日 孫大元帥令廣東省長及各軍事長官轉飭所屬遵照兵站所擬募佚辦法實施。

自討賊軍興以來，軍運頻繁，各軍需索佚役甚衆。大本營兵站總監羅翼羣鑒於各軍出發，索取佚役，有擾民之虞；又恐佚役供應稍遲，而致貽誤戎機。因此呈請准予照舊章辦法，由各軍預定路程，以遠近行李軍需之多寡，約需佚役若干，優給工價，交由就近之警署商會代僱，聲明送達地點，立即遣回，軍隊不得擅行拉伕，則鄉人必樂於應募，庶佚役不偏蒙軍輸之勞，而各軍需佚亦樂得取攜之便。據此，本日孫大元帥除指令照准並分令外，又令廣東省長及各軍長官轉飭所屬一體遵照。（註一）

東路討賊軍許崇智部，奉命加入作戰。

滇、桂軍屢攻惠州城不下。許崇智適於是日由汕頭抵達，所部先後開到者數千人，孫大元帥因急於肅清東江，因令許部加入作戰。（註二）

附錄：粵省戰事（註三）

香港電訊，粵省北江戰事，沈北二軍自前次失敗後，退守贛邊，及東江戰事劇烈，北軍再入南雄，其戰略乃以方本仁爲總指揮，率兵一萬二千餘人，於佳日（九日）由周田大橋，分兩路向韶關進攻，（一）由間道分兵，直搗馬壩及翁源（二）由沈鴻英會合謝文炳部，及各處民軍直攻韶關，灰日（十日）下總攻擊，孫中山得訊，急調駐肇慶之第一師，火速赴援，乃灰日（十日）晚，韶城已失，滇軍退守馬壩，適左翼北軍，由後路包抄，遂將潰退之滇軍又擊退，沙口梁鴻楷率第一師第一旅來援，至沙口見滇軍已退，乃即折回英德，現駐守英德者有梁鴻楷一團，滇

中華民國十二年 六月十一日

中華民國十二年 六月十一日

七七六

軍一旅，又聞東江粵軍熊略所部，分軍由惠州、和平、連直、趨翁源之壩子，以攻英德，而沈軍呂定祥部，前退小北江者，復由大灣涂洮出連江口，以截英德之後，英德現傳已失守，自連江以下，無險可守，諒不日銀盞坳、源潭間必有一場劇戰云。又訊沈軍於眞日（十一），已佔英德聯軍竭力反攻，沈軍伴敗大坑口，分兵斜趨琶江，並退入英德，大山之劉毅警備軍，將聯軍後路包抄，截分七段，聯軍大敗，沈軍乘勝追擊至源潭，東路已到惠州，援軍林虎九千人，洪兆麟四千餘人，惠州城內粵軍三軍聯合反攻，聯軍退避博羅城，被粵軍包圍，西江桂軍將到肇慶，肇城震動，總指揮魏邦平文日（十二），返肇城督戰，陳策亦率艦及陸戰隊返肇，協同水陸夾攻，張開儒率兵千餘加入，東征已赴龍門，現聯軍因惠州不下，特運虎門念四生的大砲攻惠州城，已於眞日（十一），由兵艦運往云。

中國國民黨總理孫文令委曾唯為上海第四分黨部籌備處主任；又令委阮炎、李成功為檀香山黨支部正副部長等職務。

本日孫總理委任曾唯為中國國民黨上海第四分部籌備處主任；阮炎為檀香山中國國民黨支部正部長，李成功為檀香山中國國民黨支部副部長，劉福球為檀香山中國國民黨支部評議部正議長，阮藝為檀香山中國國民黨支部評議部副議長，麥民生為檀香山中國國民黨支部黨務科正主任，許棠為檀香山中國國民黨支部會計科正主任，歐紹欣為檀香山中國國民黨支部宣傳科正主任，杜廣為檀香山中國國民黨支部總務科正主任，卓麟、余讓為檀香山中國國民黨支部執行部書記，吳君平、陳荃、余揖、吳贊庸、黃熾、馮就、程春雨、楊鼎新、馮玉棠、梁華顯、林揚、黃北勝、蕭全棣、張金勝、李紹祥、蔡海、劉潤柱、林觀、林光、黃烈、黃華、蘇霖、鄭初、蔡正川為檀香山中國國民黨支部幹事，林祝泉為檀香山中國國民黨支部評議部書記，陳近冬、古石雲、劉棠、盧冠、楊華金、李流、楊帝榮、阮暖、王品、鄭弼、宋金福、任金、許石貴、楊滿、阮培、李進、李公武為檀香山中國國民黨支部評議部評議員。（註四）

黎元洪致函參衆兩院，報告數日來軍警暨公民團滋鬧情形。

自七日以來，黎元洪屢受軍警及公民團種種無禮滋鬧，卻仍意態鎮靜，不爲所動，本日黎將軍警暨公民團日來滋鬧情形函告國會，曰：

「本月六日張揆辭職赴津，七日派劉金按：陸軍次長金永炎，農商次長劉治洲，兩次長前往謝過，極力挽留。據敬輿言：『此次政潮，醞釀極久，原因複雜，箇人力難消弭，只得遠避。』等語，辭意堅決，無法挽留。八日，卽有軍警官佐數百人，佩刀入新華門，圍居仁堂，藉口索餉；經當面再三開導，始各散去。夜商議長，勸顧少川組閣，業經應允，卒以形格勢禁，合作難期，謝不肯任；同時向國務院詢取張揆副署空白命令兩紙亦不交出。九日，清晨，城郊警士，一律罷崗。領袖公使，來宅質問。天安門前，復有數十人，號開國民大會，散放傳單，虛構罪狀。新華門外及東廠住宅，守衛盡撤。比住宅數處，電話不通；查係軍隊派人監視，不許接傳。軍警當局，推薦顏駿人組閣，促先發明令，並詢是否政權卽交新閣。當答組閣並無成見，至箇人來去，一聽國會，正在約駿人籌商，而十日午後，京畿各師旅軍官數百人，闖入住宅，包圍索餉；三時後，復有自稱市民請願團公民大會，接踵圍宅，將近千人，手執『改造政局』，『總統退位』，『總統戀棧』等紙旗，呼喝之聲，響震屋瓦；百般勸諭，均不見聽；傍晚並推舉軍官代表廿餘人，守索不退。駿人初似肯相助，嗣因座中商議，元洪曾表示守法之意，亦不敢擔任。此日來元洪困難實在情形也。竊洪伏處津門，無心問世，去夏國會諸君，爲恢復法統計，主張元洪復職，既總統依法而來，自應依法而去，若在國會未經依法解決以前，潔身以去，未免爲政治上開一惡例。元首不負直接處理政務之責，此理至明，何得以索餉爲名，踞守住宅？更何得以政治不良爲辭，率逼退位？現在環境險惡，亂象紛呈，舊閣既不獲挽留，新閣復動遭破壞，因守法之一念，竟陷於困疑之境，甚至個人約法賦予之自由，亦且剝奪殆盡，將來波詭雲譎，後患更不知胡底，似非國會諸君護法統維持正義之本意。直魯豫正副巡使，爲畿輔長官，本日已電詢辦法，一面仍設法組閣，以維現狀，誠恐國會諸君，不明真相，用將日來經過情形，函達貴會，卽祈報告會內諸君，希特別注意爲荷！」（註五）

中華民國十二年 六月十二日

七七八

註一：「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公報」第十六號，大元帥訓令。

註二：李烈鈞：「孫大元帥戡亂記」（一）頁四三。

註三：民國十二年六月十八日「順天時報」。

註四：「中國國民黨本部公報」第一卷，第二十二號（民國十二年八月十日）。

註五：劉楚湘：「癸亥政變記略」，頁四四—四五。

十二日 蔣中正、許崇智往花園水，與劉震寰商議作戰計劃。

滇、桂討賊聯軍攻惠州不利，劉震寰負傷，駐於惠州飛鵝嶺下之花園水。七日，孫大元帥偕蔣中正往探視，十一日，許崇智率部增援至，蔣中正即與各將領會商作戰計劃，本日又與許崇智赴花園水，往訪劉震寰，協商作戰計劃。（註一）

北江滇軍張武旅叛變，牽動全線，楊希閔率部退至河頭。

自沈鴻英聯合方本仁、謝文炳，並勾結陳炯明，發動反攻，而於本月四日攻陷韶關，八日進陷英德，戰爭已趨逆轉；本日滇軍張武旅又叛變，遂使全線動搖，楊希閔不得已率部退至河頭。（註二）

附錄：一、粵省東西北三江軍事之互相牽制（註三）

廣東十三日特約信云：東江戰事近日孫中山之聯軍雖獲勝利，然惠州府城至今尚未攻下，前者各報紙所載謂：聯軍已攻下惠州者，乃係惠陽縣城，而非惠州府城，不免因此影響誤會，實則府縣兩城相隔一河，其險要係在府城，不在縣城，但府城雖未攻下而許崇智所部已於十一號由河源、柏塘直抵泰尾，該路如果可以貫通聯接，則惠州府城之攻下與否，原非重要已不成問題，粵省迭次政變如龍濟光時代，李嘉品之守惠州，莫榮新時代劉達慶之守惠州

，皆不能將惠州攻下，及大局既定，則久守孤城，亦屬無用，屆時自然退出，故現時東江戰事之焦點，已轉移於泰尾、龍門、龍華、正果等處，十一號聯軍正在圍攻泰尾之際，雙方爭持異常劇烈，乃許崇智所部第十一旅長王惠功由河源、柏塘直下，陳軍恐被包圍，遂棄泰尾，而退入龍門，泰尾一路極爲關係重要，由此側出，上可以通惠州，下可以通博羅，聯軍兩次在博羅得而復失者，皆由陳軍繞出泰尾，以包抄襲擊之故，今泰尾既由聯軍佔領已派重兵駐守於此，可免後顧之憂，以後以全力專注龍門，且更有許部一路加入，想龍門一隅之地，必不能抵抗，獨是龍門可以分出增城、從化、花縣直趨北江，而與北江沈軍聯合，此則大爲可慮，西北兩江軍事原已結束，祇因東江軍事吃緊時，原駐西北江之聯軍，已抽調轉赴東江，因此西北江防守不免空虛，沈軍北軍乘機而起，又復捲土重來，西江除沈鴻英舊部張希斌一旅外，沈部尚有向駐梧州之鄧瑞徵、馮葆初兩旅，同時猛進封川、都城、德慶等處，均已一連攻破，現又再向肇慶進攻，更有沈健飛一旅則由廣西之懷集、石馬繞出廣寧、四會，駐守該處之廣東駐軍第三師第九團長巫琦率部與之接戰，竟爲所敗，遂被沈部衝過，現已直趨清遠，倘由清遠再進英德，即可貫通西北兩江之路，則勢力頓增，時局又爲之一變，前次沈鴻英之失敗者，皆由清遠得而復失數次，西北兩江不能交通也，至於北江方面，則除原有北軍沈軍外，此次又加入謝文炳舊部，粵軍爲之響應，又有東江陳炯明所部由翁源、連平、和平，及從化、花縣等處分途繞出，駐守北江之滇軍已由韶關退至英德，現在楊希閔雖已親赴北江督師，且已調到梁鴻楷之第一師，朱世貴之滇軍獨立旅赴援，十一號已將沈軍驅出大坑、烏石，昨十二號又被沈軍攻，滇軍又復紛紛潰敗，現已退守英德之河頭站，如果沈健飛清遠一路得手，則由清遠可以包抄英德之後，英德異常危險，以目下情形觀察，則東江軍事似已稍緩，而西北兩江又反形吃緊也，現在孫中山仍親在石龍大本營督陣，已有日間移節返省之說，東西北三江軍事互相牽制，粵省大局前途孫中山尙未可視爲樂觀也。

二、東江軍事最近之重大變化（註四）

廣東十八日特約信云：近日東江軍事又生重大之變化，孫中山所部聯軍之在東江者，分爲兩路，一則圍攻惠州，一則進攻龍門，一星期以來，陳軍節節退避，絕無反抗，惟北江方面，則異常吃緊，自十二號北軍沈軍由大坑

中華民國十二年 六月十二日

、烏石敗退馬壩，即據馬壩上之左右兩山以爲固守，該兩山一名洪山，一名狗臥山，雖非高峻而形勢極爲險要，聯軍猛烈進攻。數次均被北軍、沈軍在該山上用水機關槍注射，因此不能再越雷池一步，十三、四等日北軍方本仁、沈軍沈鴻英，粵軍謝文炳各部分三路反攻，又將聯軍直追至英德、河頭以下，同時又有陳軍一大部，由東江、和平、連平，繞出北江、翁源，由翁源之隘子、壩子直下英德，英德爲聯軍後方重地，楊希閔之總司令部，楊池生之北江衛戍司令部，皆設於此，孫中山恐英德有失，以爲東江陳軍已無能爲，且許崇智所部，亦已由河源、柏塘回師，故特將東江胡思舜所部滇軍朱培德所部肇衛軍，改調北江，加入作戰，孫中山亦於十四號下午三時，由東江石龍返省，十六號親赴北江督戰，不料潮汕之粵軍以許軍既退，已無戰事發生，即於十四五號陸續抽調粵軍萬人，由河源進援惠州，惠州城內原有楊坤如，練演雄等部粵軍七八千人，雖被困日久，未嘗有所損失，養精蓄銳，亟思一戰，十四號聞潮汕援兵已至，即開南門乘勢衝出，與援兵內外夾擊，銳不可當，孫部聯軍圍困惠州府城兩旬有餘，尙未能攻破駐兵於堅城之下，實犯兵家之大忌，適連日天降大雨，東江潦水暴漲，況惠城三面環水，一望汪洋，聯軍突出不意，被城內之粵軍衝出，有如排山倒海，不能抵禦，紛紛潰退，溺斃河中者，亦不下數百人，圍困惠州城者，原爲劉震寰、劉玉山、盧師諦、范石生、蔣光亮等部，乃城中衝出之粵軍，專向劉震寰一部猛擊，因粵軍以爲此次尋梧發難之初，皆由劉震寰反覆無常，背叛陳炯明，以致釀成此次戰事，當未變叛之前數日，劉震寰尙親自由廣西來粵，騙去陳炯明，大幫餉械，又復介紹滇軍范石生、蔣光亮二人來粵，再騙陳炯明鉅款遂，以劉震寰爲此次之禍首罪魁，恨之刺骨，每見旗幟上大書劉字者，即認爲劉震寰之兵，故劉玉山由所部旗上亦書劉字，因此蒙絕大之影響，是役以二劉損失爲最多，陳軍由惠州岫尾直追，竟渡河追至博羅縣城，許崇智所部原駐博羅城北門內，不特不能援救，反先自退避於博羅以下之蘇村，故博羅縣城又爲陳軍第四次佔領，龍門方面之聯軍知惠州一路有失，恐陳軍由泰尾前來包抄，因此亦受牽動，龍門之陳軍乘勢反攻，大獲勝利，又向龍華戰炸而進，現在東江軍事陳軍已轉敗爲勝，惠州之重圍已解，並奪得要隘多處，且向石龍進攻，聯軍現在石龍之下石灘，趕緊佈防，但石灘爲廣九車站之一，並無險要可守，倘石龍一下，即可由廣九路直達廣州，廣州必爲之震動，最後五分鐘之勝利如何尙未可知也。

北京政府陸軍檢閱使馮玉祥，京畿衛戍總司令王懷慶聯名辭職。

日來馮玉祥、王懷慶率領軍警包圍黎元洪索餉滋鬧，意在迫使黎元洪去職，而黎元洪不爲所動。本日馮王更一步，聯名呈請辭職，爲不負責任之表示，以逼迫黎元洪。其呈曰：

「呈爲危機日迫，銷弭無方，懇請立予罷斥事。竊自司農告匱，月餉屢缺，近畿軍警積欠，多者一年有餘，少者亦將半載。諸將士餐風宿雨，枵腹荷戈，艱難情形，屢陳鈞聽。近以端陽節近，計授無方，以致警士罷勤，偏裨譁譟，上煩鈞慮，溫語撫綏，仰託德威，暫形安輯。雖望悔止渴，一時可用爲權宜，而畫餅充飢，終竟難蘇其困頓，含辛待命，又已連朝，實惠之來，爲其難必。京師重地，中外觀瞻，再有疏虞，何堪設想，欲繩之以法，則非分外之要求，欲勸之以情，莫解切身之痛苦，此誠法律所不能制止，父子所不能代謀，不敢不直陳於大總統之前者也。懷慶、玉祥對於部曲，撫馭無方，知之者謂爲竭盡智能，不知者謂爲別存作用，上無以對鈞座，下無以對人民，中夜旁皇，罔知爲計，欲求之於財陸兩部，則兩部負責無人，不得已而求之於大總統，又爲非責任所在，呼籲既已無門，實成待斃之勢，再四思維，惟有仰懇大總統俯賜矜全，立予罷斥，免致戀棧愈久，貽誤愈深。至懷慶等治軍無狀，不敢自寬，應如何付諸有司，加以處分，不勝惶恐待命之至。」（註五）

黎元洪旋派參謀總長張懷芝勸慰，退還辭呈，王馮拒不收受。

臨城劫案官匪條約簽字，被擄外僑悉數放出。

由於徐海鎮守使陳調元之留駐匪巢爲質，臨城劫匪始肯簽定官匪條約，釋放最後一批西人八名。據山東省長熊炳琦報告，電文如下：

「（銜略）均鑒：據駐文丑電稱：陳使、黃參謀長，在匪穴兩日，昨夕黃始回棗，據稱燕夕匪首孫美瑤、郭其才約赴十里河，晤孫桂枝、周天松，詎意孫周竟翻前議，謂受編人數至少須三千以上，簽字祇須留西人二名爲質，當即責其失信磋商竟夜不決，延至次午，一面派人阻止安德生、溫交涉員入山，一面告辭，中止談判。匪始略有

轉圜，因念此事倘再延擱，恐將途生枝節。始允稍增受編人數，有檢者編二千，徒手者編五百。外票必須盡釋，匪又欲于簽字後留安德生駐山，復經嚴拒，辯駁良久，允以陳使、黃參謀長駐山，擔保一切。俟編隊就緒再去，始定于文日午刻簽字，屆時約同安溫二君，膝燁紳士，各處代表到場，以昭信實簽字畢，即將中外旅客完全釋放。又文日西電，本日西人盡行出山，各等語知關厘系，謹電奉聞。熊炳琦叩，元、印」（註六）

附錄：尹雪曼譯：鮑惠爾：臨城劫車被俘記——「藍鋼皮」事件（註七）

一九二三年五月五日夜裏，我正搭火車從南京到北京，同行的還有幾位新聞界朋友。我們的目的是採訪最近剛完成的一個復原計劃，這個計劃原是與美國紅十字會撥款賑濟黃河災民有關。我們所乘的這列火車，包括頭二三等，在當時是中國第一流的火車——藍鋼皮，也是當時東方所僅有的全鋼火車，幾個月前，才由中國政府鐵道部在美國買來。而這一次的頭等車廂，全部是有臥鋪的小房間；客人則為六七個國家的國民，有的是在作環球旅行，有的是在中國做生意。

在這些頭等乘客中，有美國人、英國人、法國人、意大利人、墨西哥人，以及一個羅馬尼亞人和很多中國人。其中還有很多女人和兒童，包括小洛克斐勒（John D. Rockefeller, Jr.）的姨妹露絲·奧爾德利奇小姐（Miss Lucy Aldrich）。她也是羅德島州選出的故納爾遜·奧爾德利奇參議員（Senator Nelson Aldrich, Rhode Island）的女兒。奧爾德利奇小姐跟一位麥克費丹小姐（Miss McFadden）出來旅行，帶着一位法國女傭人。另外，還有兩位美國陸軍軍官；艾倫少校（Major Allen）、平格少校（Major Pinger），和他們的太太與孩子，以及幾位法國人和美國商人。兩位墨西哥人是墨西哥西部大城瓜達拉哈納（Guadalajara）的安西納·威瑞阿（Ancera Vereá）夫婦。這對夫婦剛結婚，這次是到亞洲來作蜜月旅行，威瑞阿先生原是墨西哥著名的工業家。此外還有一位非常富有的意大利律師墨索（G. D. Musso），此公雖然是在上海公共租界裏發的財，只是沒有人知道他的財是怎麼發的。他曾任上海鴉片煙公會（Shanghai Opium Combine）的法律顧問多年，是一位很早就支持意大利墨君墨索里尼的人，也是羅馬一家著名報紙一半的所有者。這一次北上，帶着他那異常漂亮的女秘書希格諾瑞亞·柏瑞麗小姐同行。後來我聽說有一些日本人，買的是從上海到北京的全程火車票，只是當這列藍鋼皮火車到達徐州府的時候，他們

卻利用夜晚，神秘的跳下火車離去。

跟我同住一個頭等房間的，是一位名叫柏如比（Perube）的法國人，他在中國國務署工作；這一次北上，是他回法國服役後再回中國來工作的。事先，我對柏如比毫無認識；但是當我們談起歐戰和亞洲複雜的政治情勢後，我倆的話匣子一打開，就一直談到深夜兩點鐘。這時的中國北方，時令還是早春，天空中有一輪明月照耀，使得光禿禿的山東山脈，清清楚楚的顯現在眼前。於是，我們推開窗戶，享受一下郊野中和暖春風的吹襲。但就在我們要入睡前，我隔窗望去，向柏如比說，我們現在正通過「土匪窩」；因為這一帶的山區，包括着三個省域；江蘇、河南和山東，老早就已經是大名鼎鼎的土匪出沒之處。這些土匪大多是一些軍閥手下的士兵；因為軍閥垮臺了，他們無以為生，才搖身一變而成土匪。表面上有些土匪雖然打着劫富濟貧的牌子，但實質上大多數都是幹非法勾當，搶劫城市和村莊、綁架、勒贖老百姓。

說着的時候，我們所乘的火車就越過了江蘇省界，進入山東省境，但車行的速度卻逐漸減低。接着當我忽然聽見一陣列車聲時，列車於是就猛然一下停住——它停得是如此猛急，以致車上的大多數乘客都從他們的座位中跌出。緊跟着，車廂外便響起一片叫喊，夾雜着槍聲；我於是立即把頭伸出去，想看看外面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但是，正在這時，忽然嗖的一聲一顆槍彈從我的頭頂上飛過去，嚇得我趕緊又把頭縮回車廂裏。雖然如此，我卻還是看見車廂外有一羣人蜂擁而至，一邊叫喊一邊開槍射擊，對着我們的列車所在衝過來。當他們衝到車廂跟前時，便紛紛的從窗口跳入車廂，把車廂裏的乘客一一趕出，他們則分別洗劫乘客們的箱籠和行李。這時那位羅馬尼亞乘客，因為不願聽從土匪的擺佈，突然抓起一把茶壺向土匪擲去，結果被一個土匪一槍打死！只是此後就再沒有反抗事件發生。在我的行李袋內，放着我在華盛頓購買的一把零點二五口徑自動手槍，跟我同房間的那個法國人，則有一支左輪。但因這兩把武器不能跟車上土匪們手中的武器相比，因此我倆就自動繳出。在我們房間裏洗劫的土匪得到我倆的武器後，表現得十分歡喜，因此特別允許我倆穿上襪鞋和衣服。至於其他的乘客，不論男女，則沒有此等幸運；他們有穿睡衣的，有穿睡袍的，被土匪押着在河堤上列隊。

這時，土匪派人在河堤上監視着我們，其餘的則在車廂中從容不迫的洗劫；從旅客們的箱籠行李到郵車中的郵

包，真是無一倖免。不但如此，甚至連牀墊、毛毯等也都被土匪搶走，並搜尋裏面有沒有藏着值錢的東西。而我親眼目睹的一個土匪，在他的口袋裏則裝滿了電燈泡。當劫掠工作完畢後，一位年紀輕輕的土匪，後來我才知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土匪首領孫美瑤，下令押解我們離去；於是我們便排成單行，在一條乾枯的峽谷中向山區前進。每一位俘虜都由兩個土匪，一邊一個的監視着。這列藍鋼皮特快車大約載有二百位乘客，但是土匪卻有一千多人。

我跟同室的那個法國人握握手，互相保證無論在什麼地方，什麼時候，不管結局如何，都要互相幫助；並儘可能的不分開，直到這場災難過去。但是當我們踏上那乾枯的、鋪滿亂石的峽谷時，忽然聽見一陣女人哭聲；於是我跟柏如比向前急走幾步，發現哭的女人原是奧爾德利奇小姐的女傭瑪達毛賽兒·施康葆(Mademoiselle Schorberg)。她一跛一跛的，用手搗着脇骨，好像受了傷似的。可是，當我們扶着她向前走了一會後，她就告訴我們她是法國和英國的混血兒，現在只因身上穿的睡袍裏藏着奧爾德利奇小姐的錢包，錢包裏裝的都是些名貴首飾珠寶，所以她才不得不用手搗着脇骨，裝作受傷的樣子；只是跟在她身旁的土匪，一直用好奇的眼光注意着她的行動。因此她向我倆請教究竟應該怎麼辦才是？因為她害怕天亮後，土匪會發現她的秘密。但是，柏如比和我，都不願意擔負保護奧爾德利奇小姐珠寶的責任。因此，我就勸這位法國女傭乘勢把它丟棄。如此，或者會被一位誠實的農夫拾到，將來終有原璧歸趙的一天。然而這位法國女傭卻是不肯，她最後決定即令因此喪命，也在所不惜。後來，當我們經過一塊田地時，土匪們在田裏捉到一匹驢子，我跟柏如比就設法說服土匪，讓這位假裝受傷的法國女傭和一位美國軍官的小兒子，一同騎着走。

天亮後，這個古老的山谷中出現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奇景。火車上的乘客們，一人由兩名土匪伴隨，一字長蛇陣的迤邐半里路的延伸到前面的山麓。後面，幾乎跟前面一樣長的是土匪隊伍；汗流浹背、背負着他們從火車上搶掠來的箱籠行李，和臥車廂裏的牀墊子的土匪們，當太陽逐漸的升高，氣溫逐漸的增加，而山勢愈來愈陡時，他們大概感覺太吃力了，於是便紛紛地把他們視作珍寶的牀墊子丟在地上，坐下或躺在上面休息。

所有的土匪都搶到一些小玩意兒，像牙刷、牙膏、保險刀、鬍子膏、照相機、膠捲、自來水筆、鑰匙串、小刀、爽身粉、以及女人們的化粧品等等。有一名土匪搶到一件女人奶罩，他把它圍在腰際，利用奶罩上的那兩個袋子

，盛裝他劫掠到的「寶貝」。由於大半的旅客在被土匪趕下火車時，都沒有來得及穿鞋子，因此，當他們順着一條山徑向山上爬時，行進得極為緩慢，而且也很痛苦。但是，我跟柏如比卻穿着鞋子；因此我倆走得較快，不久便趕到隊伍的最前端。在這兒，我看見一位婦女坐在一匹沒有鞍蹬的驢背上，顯得很吃力的樣子；同時，她身上所穿的絲質睡袍，也好像隨時有被大風吹走的可能！於是，我就想找些什麼東西幫助她在驢背上坐穩，最低限度也要幫助她不使大風把她的睡袍吹走。最後，我發現一名土匪手中拿着一頂從火車上搶來的女人寬邊草帽；我因之走過去一邊向他要，一邊指指坐在驢背上的女子。他笑了，懂了我的意思，於是便把那頂女人草帽給我。但是當我追上那位騎驢的女子，把草帽遞給她時，她卻隨手把它丟掉。因為她既要照顧自己在驢背上坐穩，又要小心睡袍不被大風吹走；現在如果再來一頂草帽，她當然無法照顧。這位騎驢的女子，便是奧爾德利奇小姐。我想她需要的是幫她坐穩在驢背上的什麼東西。

忽然間，在遠遠的我們的隊伍後面，響起來清脆的槍聲。同時，子彈呼嘯着從我們的頭頂上劃過去，射在山岩上，又被彈回來；致使我們這條向前緩緩移動的長龍，突然加速了腳步。開槍的是鐵路當局自附近縣城調來的民團部隊，但是土匪們也立刻開槍回敬。如此一來，我們這些俘虜便立刻紛紛地躲在附近的山石背後。不過，實際上這是沒有什麼危險的；因為雙方都是朝天開槍，打不住人的。

在這天上午十點鐘時候，我們居然爬上了這座山的最高峯。這兒有一座構築得相當簡陋的碉堡，有牆垛和槍眼。當我們好不容易地來到一塊空地上時，由於人人精疲力盡，饑渴要死。因此，一下子就像一堆爛泥似的癱瘓在地上。休息了一陣之後，土匪允許我們就他們搶來的行李箱籠中，各自尋找自己的衣服。這時，這個賊：「嗨，把我的褲子給我！」那個嚷：「別把我的鞋子穿走！」一片鬧嚷，倒給土匪們平添不少的笑料。只是有幾位男士則犧牲了他們的睡衣，把它撕作綳帶，給女人們包紮被刺破的腳或扭傷了的腳踝骨。

但是最奇突的場景，還是當奧爾德利奇小姐的法國女傭，跟奧爾德利奇小姐會面，把那些傳家珠寶交還奧爾德利奇小姐的時候。非常小心謹慎的，奧爾德利奇小姐仔細的觀察了一下身旁的地形，於是趁土匪不注意時，就把她的這個珠寶袋隱藏在一塊大石頭下面。之後，她向一名土匪頭目要來一支鉛筆，把藏錢包的地方，偷偷的繪了一

張略圖，放在鞋尖裏。幾星期後，當這件綁票案宣告解決，濟南府施康尼（Socony）辦公室的一位辦事員專程到這個山區來，找到奧爾德利奇小姐的錢包，完璧歸還原主。

當我們忙着醫治身上所受的跌傷和創傷，以及設法使女性俘虜們儘可能的少受些罪時，土匪首領們卻在忙着參加會議。這些會議，後來逐漸的增多，給我們一個印象：那就是這一次的劫車案，雖然可能是有過詳密的計劃，但是，對於劫車後的下一步驟，土匪們卻似乎沒有確定究竟應該怎麼做。他們經常派遣人員，下山偵探官方動靜，當偵探人員回報後，於是又再開會，一天傍晚，由於自從前一天晚上吃了頓晚飯後，我們一直再沒有吃東西，也沒有喝水；我們一直在期盼能够再吃一頓飯。就在天快要黑時，門口忽然起了一陣騷動，有幾個人背着籃子和瓦罐走來。籃子裏裝滿新鮮的生雞蛋，土匪們發給我們一人一個。接着，就表演給我們看如何吃；那是先在兩端敲破一個小孔，然後放在嘴裏，把蛋黃和蛋清一吸而盡。至於瓦罐裏面，則是裝滿了清水，可以儘情大喝，不受限制。

但是這天下午，槍聲曾經一度恢復；子彈從鐵路那邊射過來，呼嘯着攪在我們所在的山石上。下午五點鐘光景，一位土匪頭目走了來，要我們給交通總長吳鎮麟和督軍田中玉兩人寫一封信，警告他們除非立即停火，否則所有的外國俘虜，將一律被槍斃！但是，我們卻提出來一個反要求——釋放所有的女人和兒童後，我們就寫這封信。這時，由於我是土匪窩中唯一的一位外國新聞記者，俘虜們遂一致推薦我寫這封信。其實，跟我同乘這列火車的，還有當時上海英文大陸報（China Press）的記者賴瑞·拉伯士（Larry Lehrbas）；後來，當他擔任美聯社的特派員時，曾經大紅特紅一陣。離開了美聯社，賴瑞·拉伯士又在麥克阿瑟將軍總部任上校參謀。只是當劫車案發生後，他躲在火車廂裏一個座位的下面，然後，在混亂中逃走，因此沒有變成土匪的俘虜。當我把信寫好後，那個土匪頭目最初堅持要一個外國人，帶着這封信下山交給政府方面的人員；只是隨後他又改變主意，把這封信交給他的一个嘍囉。這名嘍囉在一根棍子上綁一塊白布，由他自己攆着，小心翼翼地走出大門。當這名嘍囉把這塊白布向對方搖了一陣，引起對方的注意後，便走下山去，這時槍聲也就停止了。

天黑後，土匪們忽然動手收拾他們的東西，準備離去；同時示意我們作跟他們同走的準備。就在這時，一位女俘虜帶着一份猶豫的態度向我走近，說她希望跟我單獨的談談。我答允後，她領我到一個角落，指指另外一個半身

隱蔽在其他兩個女人身後的女俘虜，問我肯不肯去跟土匪們談談，要他們在搶來的行李中，找一件女人穿的衣服。這時我已看見了那個女人，或者說那個女孩子；因為她的年紀不會超過十八歲；身上只穿一件非常薄的棉襖衫，以及一件黑色緊身假緞褲，長及膝蓋上五吋光景。這個女孩子就是那位意大利律師墨索的女秘書，希格諾瑞亞·柏瑞麗小姐。經過我們查對個人所有的箱籠行李，發現墨索律師沒有到達；大概由於墨索的身軀特別肥大，體重三百餘磅，我們揣想他必定是因為爬不上這麼高的山，所以未能前來。可是，他也許不知道他的女秘書，由於缺少衣服，現在已發生問題了。不過，這種尷尬情形最後因為有人找到一件絲質長袍，總算獲得解決。這件絲質長袍是從一名土匪的擄掠物中檢出來的；當柏瑞麗穿上後，她就用流利的意大利話向大家表示衷心的感謝，可惜沒有一個人聽得懂，只是她的謝意大家還是接受了。

夜裏，天氣忽然陰沉起來，很快地，閃電雷鳴就像大炮似的在山間轟隆隆的響起。接着當大雨傾盆而降時，土匪頭子忽然下令出發；山中的豪雨常常會使人呼吸困難，但是誰也不敢反抗。在不停的閃電中，我們跌跌撞撞的順着一條陡峭的山徑，從這座山的另一面走下來。最後，到達一處山谷，山谷裏的小河，這時因山水的下降，已經是一片汪洋。因此我們就在這一片汪洋的泥水中，蹣跚前行幾個小時，才來到一個村莊的邊緣。隱約中，我們可以看見村裏黑色的牆壁，以及聽見狗的一片狂吠。但是，土匪們押解着我們，走進一座漆黑的長方形四合院，院的周圍有一堵低矮的泥牆圍繞着，每一面都有一幢矮矮的房屋。我們走到院子裏後，土匪們便命令我們到房門大開的房屋裏。看起來，這些房屋建築得非常堅固，地上很乾燥，鋪着一些高粱桿子；這種高粱在中國北方，普通是代表稻米，用爲人和家畜的食糧。中國北方的農人把高粱磨成粉，滲入鹽和水，炕成薄餅來吃。但是，那天夜裏，土匪們並沒有給我們吃這種高粱麵餅；他們給每一個俘虜一碗熱茶，此外什麼都沒有了。我們因爲太累，所以脫下身上的濕衣服，躺在高粱桿子上便睡；如此，一直睡到第二天下午才醒。

我們是被突然間吵醒的，看樣子土匪們好像急着要走。但是當我們準備好可以出發時，在這座莊院的前面忽然起了一陣騷動；接着，我們便看到我們的那位大胖子旅伴，意大利名律師墨索躺在一個鋪着麥稈的擔架上。據說，當他爬山時，一不小心摔下山腳，脊椎骨受了傷，弄得土匪們沒辦法，只好抬着走。

這時，當我們集合在一起時，我們才發現所有的女人都不見了，尋遍這座四合院，也看不見她們的踪影。問跟前的土匪時，只獲得一個非常簡明的回答：「美瑤。」那意思是說：「我不知道，請問孫美瑤。」可是，正在這時，我們忽然聽到一個女人聲音，心中覺得十分驚訝；但這女人聲音卻是一個穿着非常華麗的年輕男人發出的。很快的，我們知道了這個年輕男子，原是墨西哥工業家安司納·威瑞阿女扮男裝的新婚太太。威瑞阿太太說，前天晚上，看守女性俘虜的土匪領着他們要走，並要她跟大夥一齊行動。可是，她拒絕跟她丈夫分開，於是就在土匪搶來的行李中，找到一套男人服裝，換穿上去，變成一個假男人了。這時，土匪就答應她留下來。我們希望所有的女性俘虜，這時都已回到鐵路上，實踐土匪頭子所作的允諾。過了好幾天，我們才確知所有的女人們確已平安回去。剩下來的俘虜，這時只有二十幾個。

此後的十天，我們一直被迫在深山裏多石的小路上前進；時間常常在夜裏，而且總是走走又折回，使我們感覺十分的痛苦。但是據說這是因為追尋我們的官兵就在我們背後幾十步遠近。然而奇怪的是我們會經兩次越過鐵路，令我們好多天都覺得納悶；後來才知道這是因為土匪要把我們送往一個孤立的地區；那兒有一條通往煤礦的鐵路支線。土匪送我們去的這個地方附近有一個火車站，名叫聚莊；可是我們當時沒看見，直到幾個星期後我們獲釋才看到。

最初幾天我們常常被迫走得很快；至於走了多少路，那只能揣測；但是我們相信超過一百英里。由於我們經過的田地裏，常有在那兒隨便吃草的驢子；因此，我們就要求土匪捉來給我們騎，但是土匪不肯。於是有一天，在一陣急行軍後，我就鼓動別的俘虜「罷走」，除非給我們騎驢子。這一來，土匪頭子知道這個「罷走」是我鼓動的，因此有一個土匪頭就走到我跟前，拔出手槍來威脅我。可是我心裏明白我們是土匪們的「活」寶貝，不是「死」貨色；因此就衝着這個土匪頭子傻笑，並把襯衫脫下來，假裝很不怕死的樣子叫他開槍。那個土匪頭子自然沒開槍，但是卻順手抓到一根粗木棍，照我的肩膀上打下來，使我的肩膀傷了好多天才痊癒。然而這總算還是值得的，因為當土匪們發現我們確實需要驢子騎時，因此就弄來些驢子和小馬給我們騎。只因大多數的驢背都是又尖又硬，因此，她們輾得與其騎驢受罪，遠不如自己步行舒服。

這時，那個意大利的胖律師墨索卻把我們主要的問題展示了出來。由於墨索是被幾個人抬着走的，因此也需要經常的照顧。墨索的腳底板上長滿了水泡，那是因為第一天晚上土匪強迫大家在乾河溝中赤腳跑步的結果。一天，我看見一個土匪裝滿劫掠物的口袋中有把安全剃刀，於是我就向那個土匪借來刀片，把墨索腳底板上的水泡一個個戳破；這一來，土匪們都認為我是一個醫生。因此，當我們被安頓在土匪窩中幾天後，經常就有一些土匪來請我治病。僥倖這時我們已收到美國紅十字會設法送來的藥品，使我能够答應他們的請求。但是有一次當我正要給一個人的背上看來奇形怪狀的傷口塗抹碘酒時，我們的一位譯員——一位大學醫學院的學生——走過來，把這個病人檢查了一下後，立刻說他患的是麻瘋病。於是，本來圍在四周看熱鬧的人，這時就一轟而散。起初，我心中也十分嘀咕；直到後來這位醫學院的學生說，這個麻瘋病人的病情，還沒到十分傳染的程度，我心中才獲稍安。

缺乏食物是我們在長途奔走中主要的問題。當我們把這種情形告訴押解我們的土匪們時，他們總是拍拍他們自己的空肚皮，向我們愁眉苦臉的說他們「也沒有吃東西」。有一天，他們給了我們一些很新鮮的肉，說是「小牛」肉，於是我們俘虜中的兩個人就負責來煮；煮了整整一天，直到夜晚我們才能從骨頭上撕下些肉來吃。但是，肉湯的味道卻很鮮美；因此，大家每個人都喝了一大碗。後來，有人告訴我們說，那天我們吃的小牛肉，實際是山東狗肉。這種山東狗是一種雜交的、粗暴的獺皮狗。我的一位牧師朋友也說，山東農夫有一種迷信，他們說：任何人吃了山東狗肉，七年以內，都會具有那種狗脾氣。

又有一次，押解我們的土匪們給我們一些常見的山東包子；只是這種包子的餡好像有些不同。於是，我把餡掏出來一點，問一個土匪這是什麼東西。他走到路旁邊，把一塊很大的平板石頭翻轉過來，捉住一個急速逃走的昆蟲，小心翼翼的捏在手裏，拿給我看。我看出那是一個蠍子。這個土匪因之向我解釋說，鄉下人捉來蠍子，照例先把螫刺拔掉，然後放在鹽水裏煮。煮過後，蠍子壳就可以脫落；剩下一小塊白肉，味道鮮美，很像蝦仁。我因為曾被蠍子扎過一次，所以決定不吃；等什麼時候到了別的什麼肉類多的地方再吃肉不遲。

這時我們開始感到土匪們已接近他們最後的目的地。我們越過一座高高的多石的分水嶺，來到一處肥沃的，寬約十五英里，長約三十英里的山谷，這個山谷愈往上行，寬度愈窄，如此直到一條隘路。這條隘路的兩旁，全是陡

峭的山壁；中間則是一條窄窄的小徑。在這條隘路的頭上，是一座圓錐形糖塊似的山；大約高五六千呎，山頂則是平坦的。從這座山的半腰間起，有了逐漸的傾斜度；但是上半部卻全是堅硬的岩石和陡峭的山壁；因此，很難攀登。在這座山的山腳下，有一座小小的村落；村落中間是一條急湍的山溪，山溪則由峽谷高處山石間湧出的泉水灌注而成。

我們被領導着走進這條窄狹的山路約有好幾百呎。其中有幾段路都是在堅硬的岩石上開出來的臺階。最後，我們到了一個滿是樹林的幽谷；那兒有一座沒有和尚的、古老的、房舍傾圮的廟宇。但是在廟後面，我們發現了好幾處洞穴，都是深深的挖進山裏。這些洞穴自然是用作糧食，或者囤積物的儲存庫。但是，當我們到達那座破廟跟前時，這些山洞還是空的。不過，很顯然的，土匪把我們帶到的這些山洞，都是易守難攻的堡壘。因為到達這些山洞跟前的唯一通路，是那條窄狹的隘路或者說峽谷；但是從山上防守下面被山包圍的山谷是非常容易的。有一天，當我們在這座山頂上漫遊時，發現一塊古老的石碑；碑上刻有老和尚的銘文。我們俘虜中的一個學生把銘文翻譯給我聽，原來是說土匪們在幾個世紀中經常到此騷擾，以致和尚們無法修行；最後只有決定放棄這座山和這個廟，把它留給土匪們去使用。

當土匪們押解着我們經過一些村莊時，村莊裏的男女老幼全部出動，跑出來看洋鬼子肉票的奇景；這種奇景是中國人從前絕對沒有見過的，唯一的例外是一九〇〇年義和團「扶清滅洋」的時候。有一次，當我們穿過一座村落時，我看見一個非常漂亮的女孩子；穿一身絲質衣服，戴了許許多多的珠寶，好像是一家珠寶店櫥窗裏的模特兒似的。當這個女孩子向我們揮手時，我忽然想起她原來也是這列被翅的藍鋼皮快車上的一個乘客。在藍鋼皮快車被截的那晚上，她十分的「歇斯里的」；她的尖叫聲比土匪們的槍聲和吶喊聲還要響亮一倍，當時，我們還猜想不知道她遭遇了什麼情形。

當我們在山頂上的土匪窟中住下幾天後，土匪們就允許我們有相當的自由；於是，我帶着一位學生翻譯員，以及土匪頭子派給我的兩名「護兵」，下山到那個村莊裏，去訪問那個神秘的中國女孩子——她大約只有十六歲。結果，我查出她是一個唱戲的伶人，被上海區軍閥何豐林當作「禮物」送給北方一位有名的將軍。只是這件「禮物」

卻永遠不會到達她的目的地。因為俘虜我們的一位土匪頭子，在火車上對她一見鍾情，於是就把她一併搶了來，當作「押寨夫人」。現在，她對她的新居和新夫十分滿意，並且十分渴望露出一露她的新夫給她的珠寶首飾。這些首飾大都是從這次藍鋼皮快車上的外國人手中搶來的；當我訪問她時，她手上還戴着我的學校班級紀念戒指；可是，我也只有看看的份兒。

我們被帶到的土匪窩名叫抱犢崗。這個抱犢崗山頭跟山東的正規山脈似乎有點分離；距棗莊車站和棗莊煤礦只有四十哩；晴天的時候，從棗莊可以清晰的望見抱犢崗。

由於在兩個星期內一直不停的跑來跑去，我們對身外世界因這個劫車綁票案所引起的巨大騷動，可說是一無所知。我們所獲得的第一條新聞消息，是以很不平常的方式到達的，但卻極受我們的歡迎。那是一份在上海出版的英文大陸報（China Press），包着一隻比大陸報還受歡迎的，燻得極好的半野豬火腿。這種半野豬在山東省的山野間是一種很普遍的野獸。

在這張大陸報的白邊上，註有幾句話：那是一位美國傳教士，葉各牧師（Rev. Carroll H. Yerkes）所寫；火腿也是他所贈送。葉各牧師在山東嶧縣辦有一所學校，屬於長老會嶧縣教區；而嶧縣離我們被窩藏的抱犢崗，還有一段距離。後來，葉各牧師說：他是從一位下級軍官口中，獲知我們的所在；這位下級軍官是由山東省政當局派遣，率領一小隊士兵前來嶧縣，負責保護嶧縣教會的財產和傳教士的安全。在他把他所獲得的情報通知美國領事館的官員後，葉各牧師又說動了一個改邪歸正的中國人，帶着這隻火腿包裹，通過土匪的防區，到達抱犢崗。過了幾天，這個送信的人帶着另外一個包裹又來了；包裹裏還是一隻火腿，另外有幾聽咖啡和一些書籍。我打開了書包，把書分給大家；每一位俘虜一本，書名是：「新約全書」。

幾天後，在上海做汽車買賣的佛萊德曼（Leon Friedman），放下手中細讀的聖經，抬起頭來說：「在這種情形下，你想一個猶太人會做些什麼？最初，我們感到饑餓，一位傳教士送給我們一隻火腿。跟着當我們需要閱讀些什麼書籍時，他又送給我們每人一部新約全書！」

過了不久，我們有了一位從外間來的訪客；那是一位年長的德國天主教傳教士，藍法神父（Rev. Father

Lenters)。這位監法神父是十九世紀末期，德意志帝國派這來華傳教的一隊傳教士中，現存的很少幾位中的一位傳教士。他的同伴，有的被土匪殺死，說不定還是俘虜我們的這些土匪的老前輩。這些土匪們的行徑，雖然給德國的威廉大帝 (Kaiser Wilhelm) 強佔中國山東省膠州灣的藉口，並要求修築一條自膠州灣至山東省內地的鐵路。但是威廉大帝的這種要求，卻沒有對德國傳教士的傳教工作有什麼幫助。因此，到了後來，山東省的德國傳教士只剩下很少幾個人。這幾位倖存未死的德國傳教士，穿中國衣服，說中國話，並且幾乎忘記了他們的祖國言語。我們這一小隊俘虜們，外國人和中國人，猶太人和非猶太人，天主教與基督教，莫不張開兩臂熱烈歡迎監法神父；因為他不僅給我們帶來了外面世界的新聞消息，以及非常寶貴的有關土匪的實力；同時，還帶來幾瓶他自行製造的好酒。

照監法神父帶來的新聞，以及我們從葉各牧師送來的報紙上所獲的消息看，由美國和大英帝國領導的列強們，已經對北京政府提出強硬要求，要北京政府立即採取行動，營救外國俘虜脫離匪窟。只有日本政府袖手旁觀，對於向北京政府施加壓力一事，採取漠不關心的冷淡態度。東京的日本政府各有關機關的官員們，一致聳肩表示說：他們所以不管不問，乃是因為俘虜中沒有日本人。當列強們跟北京政府，又跟山東省政府一再費時費事，延宕不決，交涉着的時候，有人就建議由美國、英國、法國和意大利四國的海軍艦隊，在青島和浦口這兩個距土匪窩最近的港口，舉行示威；日本政府的發言人立刻發表談話，提請列強注意「華府裁軍會議席上，列強諸國所採取的不適宜態度，逼迫日本自山東撤退」一事。接着並說，像這種土匪綁架外國人的事件，如果日本被允許留駐在山東省維持秩序，保證絕對不會發生。

對我個人來說，我的最大興趣乃是我從英文大陸報上獲知我所寫的兩篇報導：一篇火車被劫，一篇我們的被俘和被囚禁的特殊情境，先後都到達了自由世界；除了在我的報紙上；上海密勒氏評論報刊載外；並且經由電報拍發到世界各國各地。這兩篇報導都是我在我在山谷中行軍時，偷偷的寫在一些廢紙上的。寫完這兩篇報導後，我又在摺起來的稿紙上，寫下駐在濟南府的美國領事姓名和領事館的地址。於是有一天，當土匪不注意的時候，我就把它遞給一個我們經過的村莊裏的村民。這些稿件居然送到了濟南府的美國領事館，而我的「匪窟報導」竟也絲毫沒有被就誤。由於這件事太富傳奇性，因此很多人都不相信；說我的報導是捏造的。就是我的朋友，也不相信它是真的。

；直到我從匪窟中獲釋，證實我所寫的一切細節以後。

這時美國的駐華公使是舒爾曼博士(Dr. Jacob Golud Schurman 1854-1942)美國康奈爾大學的前校長；也許是美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二十世紀前期，派駐中國最有學問，最能幹的外交代表。當他獲知這次的土匪劫車綁票事件後，立刻通知當時的北京政府體認這項事件的嚴重性；並警告北京政府必須採取一切可能行動，保證這些俘虜的安全，以及設法使他們早日獲得自由。舒爾曼博士接着又親赴保定，直接跟大軍閥曹錕談判；之後，復一再的向濟南、南京和上海的中國政府當局，提出他的警告。

但是站在俘虜們的實際安全與福利方面來說，最重要的，還是舒爾曼博士跟美國紅十字會協商後，派遣人員攜帶食物和衣服到達棗莊；以及他跟英國、法國、意大利三國的外交人員協商後，派出各國公使的代表人員到達山東，以便與山東省政當局，甚至土匪頭子直接接觸；如果可能的話，也便於商談釋放俘虜問題。美國公使的代表是派駐南京的戴維斯(John K. Davis)。美國紅十字會的代表是極爲有名的新聞記者克羅(Carl Crow)。克羅曾任上海英文大陸報的總編輯。

另外一個參加這次不易對付的談判的著名美國人，是安德臣(Roy Anderson)。安德臣出生在中國，父母都是傳教士。他自己精通中國語言；而且跟中國政府的官員們相知者，在那個時候的外國人中，應以他爲最多。當時，安德臣由南京的外交交涉員溫世珍協助；雙雙冒着個人生命危險，進入土匪的地區，跟土匪頭子展開初步談判；首先獲得土匪頭子的允許，准外界送食物給我們這些外國俘虜。

於是有一天，我們遠遠的看見山谷裏有一大隊背伏着東西的苦力，向我們的洞穴處走來。過了大約幾個小時之後，這隊苦力的先頭人員已經到達洞穴前廟門外的廣場裏。這些滿頭大汗的苦力們背伏的是幾個大箱子，每隻箱子外面都貼着紅十字會的標幟。我們很快的便把箱子打開，裏面裝的盡是食物——麵包、牛肉罐頭、水果、青菜罐頭，甚至還有很多盒加州的葡萄乾。

美國紅十字會的負責人，寫了一封信給我們，向我們說明美國紅十字會曾跟土匪頭子談判很久，最後才商定准許美國紅十字會越過土匪地區，給我們送食物；但是同時要送相當多的食米和麵粉給土匪們食用。美國紅十字會曾

險險的隊長名記者克羅，因此要我們點驗收到的食物數量，以便測知土匪們是否遵守約定。我們點驗後，一毫不差；雖然這些食物由苦力們背負着通過土匪盤據的地區，行走了四十英里。

就在那天晚上，我們舉行了一個終生難忘的大宴會；並由一位美軍被俘軍官品爵少校領導祈禱，其他每位參加的人發表一通演說。歡樂的聲音同時也從臨近的空場上傳到我們這邊來；那裏，土匪們正跟中國俘虜舉行聯歡會，慶祝三個星期中第一次吃到的真正食物。而且這時，每一個人都在忙着寫信，以便第二天早上由苦力們帶走。

後到的一隊苦力，帶來由駐防天津的美國第十五步兵團贈送給我們的蚊帳和帳篷。這時，我們當作土匪貴賓似的寄居，開始有了到高山上遠足的味兒——除掉我們那些衣衫襤褸的「主人」們在場的時候。食物的到達大大的增進了我們與土匪間的關係，最低限度改善了我們與看守者間的關係；他們是在我們眼前的土匪。我們後來知道，土匪們爭取糧食成功的消息，在山中傳播的很快；結果，土匪們就只好更加獅子大開口，把他們最初說的一千人，增加到三千多人；因為大部份新來者都是剛從附近省份的部隊中逃亡的士兵。此外，我們還獲知中國政府派來剿匪的部隊雖有八千人；但是他們卻有英雄無用武之地之苦；因為土匪頭子們說，如果政府軍隊逼得太緊，他們就先宰掉洋鬼子俘虜。

一個土匪小頭目，也是個極壞的小流氓，大家都叫他「寶寶」劉，曾經在青島跟德國人鬧得很糟糕。（譯者按：此人或許即芝翁先生所寫「伏龍子與孫美珠兄弟之死」一文中的軍師諸葛亭。諸葛亭本爲此人假名。）一再主張宰掉一兩個洋鬼子俘虜，以加速土匪頭目與政府當局間的談判。這些消息和別的一些閒話，經常的由我們的學生翻譯員說給我們聽。這些學生翻譯員一方面跟土匪們表示得很親暱，一方面又把一切消息告知我們。（未完待續。）

譯者小啓：

「鮑惠爾回憶錄」第十章「華北之戰」，據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會趙副秘書長才標，暨現居香港之名報人胡漢君先生來函告稱，關於吳佩孚將軍再起組設總司令部之地點爲漢口，而非杭州；經查係譯文筆誤，謹此致謝並更正。

有一天，那位德國天主教神父藍法又到我們的拘留地來，並且把我叫到一邊，告訴我一則令我毛骨悚然的故事

他說他是聽一位居住在鐵路附近一個城市中的紳士說的；那位紳士說，土匪中有一隊人專門負責綁架兒童；因此，就在這座山頂上的一座茅屋裏，他們關了不少的兒童等待家長來贖。而這座山最陡峭的一面，正好在我們拘留地的那座廟頂上；藍法神父因此希望我們能够藉機去查看一次。

第二天一大早，我於是就向一位土匪小頭目請求，派一位護兵跟隨我與藍法神父，並陪伴我們在這座山的附近走走。但是按照規定，如果沒有兩位護兵「保護」，任誰都不准離開拘留地一步。而十分瞭解中國土匪與中國土匪習性的藍法神父，這時告訴我他帶來給我們欲用的幾瓶白蘭地酒，打開倒進軍用水壺中。我照他說的話辦了，於是就開始爬山；爬了大約一個小時，才爬到了那個絕崖的頂端。這座山幾乎是筆直地聳立在羣山中，直薄雲漢；我大略估計一下，從我們的拘留地到這兒，高約五百呎。

因為爬得滿身大汗，氣喘吁吁，於是我們便不管強烈的太陽照射，在一塊平整的大石頭上坐下來休息。接着，我向藍法神父要一下眼後，便把我們帶來的自製上好陳年白蘭地酒遞給陪伴我們的匪兵。這兩位可敬的匪兵接過去那隻軍用水壺，不管三七二十一，一遞一口，像喝牛奶似的大口吞嚥到肚子裏；因此，沒過好久，他們二人便躺在石頭上呼呼大睡，睡着了。這時，我和藍法神父便站起來，順着一條羊腸小徑，向這個絕崖的基地走去。我們的搜尋很快的便有了結果；因為我們來到這個絕崖的一條巨大裂縫的邊沿處，而裂縫那一面的峭壁就好像從一塊巨大的蛋糕上切下來薄薄的一塊似的，在雲漢中聳立着；只有抱犢崗的頂端，跟它有點相似。在這裏，我們發現走向頂端的一條小路——一條簡陋的，用手在花崗石上鑿出來的梯子，這條石梯在每隔大約五十呎遠近，就有一塊小小的可以迴轉或躲避的平台，凡是這種地方再往上的山勢，總是不太陡峭之處。但是再向上去，還是十分陡峭的階梯，如此直到最高處。

我們走着，向後看看那兩位「保護」我們的匪兵，仍舊平倒在石上，各自張着大嘴，鼾聲如雷的呼呼大睡。看見這種情形，我和藍法神父便決定不顧一切，試着向山頂跑去。於是，我在前面帶路，年高德劭的藍法神父則在後面跟着。我倆相隔幾個梯級；同時有一條繩子從我身上繫到他的腰裏；這樣，可使他的行動比較更安全些。但是當我們爬到第二個平台處，大約距我們上來的地點有一百呎遠近時，藍法神父便雙手捧心的坐下去。他已經累得寸

步難行。

我告訴他不如索性回去，回到我們上來的地點，看守住那兩個喝得酩酊大醉的匪兵；而讓我一個人爬到頂端去。藍法神父同意了；當他沿着石梯往下爬時，我因想到時不我予，恐怕兩個匪兵酒醒，於是便匆匆的向上爬；最後，終於來到頂端。這兒就像我們最初被土匪帶到的山頂一樣，也已變成一個堡壘；但是很顯然地可以看出，修造這個堡壘要比拘留我們的那個堡壘花費更多更大的人力。這兒有幾座以茅草為頂的茅屋，茅草上壓着石頭。另外，在山石上鑿有水溝和水池，以備落雨時貯積雨水。一些穀物和劈柴，也分別放在這同類型的石池中。照這種情形來分析，土匪幾乎可以無限期的守住這個山頂的堡壘；於是，我想起來我們被拘留的那座廟前的石碑；石碑上說這是土匪們盤據了六個世紀的堡壘！

當我在山頂上搜索時，我發現這個山頂約有三至四英畝大，而且幾乎全很平坦；這時我忽然聽見一座茅草屋中發出來的聲音。於是，我走向那座茅屋，掀開門上垂下開的草簾向內一望；啊！原來藍法神父所聽到的故事竟完全是真實的！這間茅屋裏全是些小孩子，論年紀，大約自八歲至十五歲不等。當他們看見我，向我擁過來時；我發現他們恐懼的望着這間茅屋另一端的一扇門。就在這時，一個携着來福槍的土匪走了進來；當他看見我時，立刻把來福槍從肩膀上取下。由於我沒有攜帶任何武器，我所能做的，就只有向他微笑，而且做出很友善的姿態，對他表示歡迎。他倒能懂得我的意思，對我手中舉給他的一盒香煙表示出他的興趣。只是，他還是先猶豫了一會，然後向我笑笑，才接過去那包香煙。我這時趁機約莫數了一下屋內的孩子，一共二十三個；大部份都穿着質料相當好，只是現在已經破爛的衣服。這一點，說明了這些孩子都是來自相當好的家庭。

當我把我的所見牢牢的記在心中後，我向那個土匪表示出我要走的意思，並且另外又送給他一包香煙。這時，他表示出毫無攔阻我，要我走的樣子；於是，我就急急忙忙的再沿着那陡峭的階梯，走下懸崖，再跟藍法神父會合在一起；藍法神父這會兒仍舊安坐在石塊上，靜靜的守候着那兩位爛醉如泥的匪兵。我先把我的所見所聞，報告了藍法神父，然後叫醒那兩個「保護」我們的匪兵，匆匆地趕回我們的拘留地。對於我在懸崖頂上的發現，在拘留地我一字不提；只是寫了一篇詳盡的報導，請藍法神父帶出去，寄往上海的密勒氏評論報社。當這篇報導在上海

「密勒氏評論報」刊出後，全中國立刻爲之震驚；因此，當劫案解決後，這些被綁架的兒童也從山頂上獲釋，全部帶到嶧縣，暫時由葉各牧師的教會予以收養。後來，這些小孩子再由葉各牧師的教會移交給地方政府，地方政府雖曾設法找到一些小孩子的父母，讓他們把孩子領了回去；但有些孩子的父母卻一下尋找不到。這大概因爲部份小孩子是土匪們從很遠的地方，甚至別的省份中擄來的緣故。沒有辦法，地方政府又把少數無家可歸的孩子，再交給一家教會孤兒院收養。後來，有人對我說，有些孩子的父母因爲無法籌集足夠的錢，向土匪贖回他們的兒子，土匪便認這些不得歸家的小孩子爲養子；把他們養大成人後，加入土匪行列中爲土匪。

這種大規模的土匪綁票行徑的發現和公開，對於多年流行在中國北方諸省的軍事與政治的無政府狀態，打擊甚大；並且爲未來推翻各省督軍，建立有秩序的政府鋪下了一條坦途。

但是，在土匪的拘留營中，時間過得好像很慢。我們對駐在附近火車站營救我們的人員的一無動靜，已表露出不能再予忍耐的樣子。我們不明白，爲什麼集四個有力的政府機構人員，竟然搞不過一羣山東土匪！不過，無論如何，我們心裏明白我們的「狐假虎威」已是被確定了的；因爲我們十分清楚，我們所以遲遲不能獲釋的真正原因，是由於我們的朋友和中國政府的官員，害怕激動土匪對我們有所不利！

又過了幾天後，當另一批委託運送的食物到來時，我拆開一包寫着我的名字的葡萄乾，結果，在裏面發現一張摺疊得十分小心，藏在葡萄乾盒子中間的寫有字句的薄紙。這張便條是駐在北京的美國公使館的一位美國軍官所寫；他被派至膠州灣調查這次劫車綁票案，並設法營救我們早日出險。這位軍官的便條說，由於土匪提出十分不合理的要求，致使地方政府與土匪間的談判釋放被俘人員一案，現已擱淺。他說，土匪們堅持要省方的負責人讓位，由他們出主省政，同時管理山東省境的鐵路交通。後來，當中國共產黨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向中國中央政府提出類似的要求時，就使我不禁想起當年綁架我的山東土匪！

鑒於囚俘虜們遲遲不得獲釋而日益高漲的憤怒，這位美國軍官要我與別的俘虜們再加商量前此提出的一項冒險拯救我們的計劃。依照那個計劃，他透露給我說，現在駐在一所煤礦場上負責拯救我們的人員，將秘密的把一支分遣隊帶到附近的火車站；這支分遣隊中有大約五十名美國陸軍和海軍陸戰隊，他們都是從北京和天津化整爲零的陸

續來到山京境內，穿着便裝，以免引起注意。但是，在這支分遣隊到達前，給我們運送食物的苦力，將先給我們送一批槍械和彈藥來。這些槍械和彈藥，將分別隱藏在葡萄乾箱子中。當所有這些在一個事先指定的日期裏準備妥當以後，俘虜們要先逃到山頂廟後的一個山洞中，把洞口封住，並且抵抗土匪的進攻，以待拯救部隊攻破山區裏四十哩路的土匪防線，把我們救出來。

那天夜晚，當看守我們的匪兵走了後；我就把所有的俘虜集合起來，告訴他們這個計劃。我先說我贊成這項計劃，接着贊成的是那兩位美國軍官：艾倫少校和平格少校。此外，支持這個計劃的，就只有兩位英國俘虜，和那對墨西哥人：威瑞阿夫婦。其他大多數的俘虜反對這項計劃，特別是那位意大利律師墨索。墨索的反對，是由於他根本無法行動。至於其他反對這個計劃的俘虜，是認為如果土匪們起而反抗，雙方打起來，美國的那幾個大兵，能不能突破土匪所佈署的這麼深長的防線，實在值得懷疑，倘若這個計劃，一旦失敗，俘虜們將遭到什麼命運，是大家可想而知的。

我將永遠不能忘懷，當我把那位美國軍官冒險拯救我們的計劃說出來後，我們那羣人的面部表情。由極端的危險和一連串的患難在我們這些俘虜間所產生的友情，在這個緊要的生死關頭，因種族、宗教和國籍的不同與隔閡，立刻化作一陣青煙。在那個夜晚，在抱犢嵐山傍的一座小廟裏，在一片微弱的燭光中，當我們討論一件關係在座每一個人的生死問題時，情形立刻變得十分明顯。在這種情形下，一項出乎意外的因素，則是那些中國學生。這些中國學生自從越案發生後，就和我们在一起生活，並作我們的譯員，表示如果那項冒險計劃實行，無論在任何情況下，都願跟我們站在一起。於是，我寫了一項秘密報告，將俘虜們對這個冒險計劃的反應一，加以敘說後，就偷偷的送了出去，交給負責拯救我們的單位。後來，我也就再沒有聽到有關這項計劃的事。

但是，那天晚上的討論卻產生了一個意見；這個意見竟然使我們因而獲釋。有一位俘虜當時建議，說我們不妨把土匪頭子請了來，問問他到底他真正要的是什麼。第二天早上，我們就把這個意見付諸實施；先是成立了一個委員會；然後再由這個委員會的委員們到設有土匪總部的村庄中，去拜會土匪頭子，並邀請他們當晚到我們被拘留的廟裏來會商。晚上他們果來了；共是六個人，但是其中沒有頭號土匪頭子孫美瑤。不過，孫美瑤卻派了一個代表

這時，俘虜們先開了一個預備會議，選出負責談判的人員。我被選爲秘書，因此，獲得了一本記事簿。這本記事簿大概是什麼人用作親友通訊錄的，在火車上被一個土匪檢了來。當我拿着這本記事簿在上面寫字時，使我一時身价百倍；尤其是我們的那些土匪「主人」們，對我更是另眼相看。

那天晚上，當這些土匪頭子們到來時，每個人都帶着一位護兵。我們邀請他們進入我們住宿的地方，給他們每人一杯我們貯存的茶。接着，我們便對這些土匪頭子們說，我們很瞭解他們的處境；因此極願幫助他們解決這個事件。如此，我們也可以早點回家。「但是在我們不明白你們的要求時，我們無法幫助你們做任何事。」我們大家這樣向他們說。這時，土匪頭子們臉上嚴肅的表情，和我們這些一臉鬍子的俘虜們的面部嚴肅表情，在那座廟房裏昏暗的，搖曳的燭光中，構成另一幅使我永遠不能忘懷的奇景。

「你們需要什麼？」我一邊在記事簿上大寫特寫，一邊向第一位土匪頭子說。這位土匪頭經過一陣猶豫後，開始發言；我於是就根據譯員的翻譯，一一記述下來。到了第二個土匪頭子，我仍舊問同樣的問題；如此，直到我把記事簿幾乎寫得滿滿的爲止。這本記事簿，後來我保存了很多年，因爲它構成了一個無價的，有關當時流行在中國北方諸省很多年的政治混亂情況的一面，特別是山東的情形。

當我把最後一位土匪頭目的最後一個要求記下來後；我發現這項要求是建議土匪和俘虜雙方各派代表一人，前往營救我們的人員和山東省政當局官員所駐的火車站，談判釋放我們的條件。這些土匪頭目們一致同意，並說第二天一大早，他們會派出一位代表，帶兩匹馬到我們所在的廟裏來一起去。

土匪頭目們和我們一直談判到午夜始散。散會後，每個人都大大的舒了一口氣，相信這次會談一定可以發生一些效果，由是而使我們獲釋。因爲算一算，這已是我們被俘的第四個星期。後來，俘虜們一致推舉我，要我代表大家跟那位土匪代表一齊去火車站談判；我只好答應。然而這一來幾乎使我一夜沒有合眼。不過，當第二天天剛亮，大家都不約而同的醒了時，我想他們大概也都是一夜沒好睡。可是這個消息很快的就傳遍了俘虜營，廟裏終於是站滿了俘虜和看守俘虜的土匪；人人好像都在等候土匪代表和那兩匹馬的到來。然而，當帶馬的人來到之後，我一看這兩匹「馬」原來是兩匹山東騾子。這種山東騾子的背，比前此我們所騎的山東驢的背，還要尖，還要硬，而且尖

中華民國十二年 六月十二日

八〇〇

硬得更像刮鬍子刀。

出發前，首先舉行傳統的慶祝儀式，以卜吉利。接着，土匪的頭號頭目就叫所有的俘虜們站成一排，又要他的嚙囉們排成一行儀隊，從廟門一直排到我們所圍聚的曠場口。之後，當他走到我的跟前時，就把一個封了口的信封交給我；信封是用中文寫的，收信人是山東省長的首席代表龐班（譯音）。然後，他從腰裏拔出盒子炮，走到那一列俘虜的跟前，用槍口對準他們每一個人的胸口比劃一下，意思是說，如果我這次前往談判失敗，或者出賣了他們，因而他們的代表被官兵扣留；那麼，一個或者全體洋鬼子就都要被殺死。可是，當我騎上我那匹騾子，開始四下哩的長途跋涉時，這位土匪頭子又用掌聲和歡呼來打破那一陣子的緊張空氣。俘虜和土匪們見他鼓掌，於是也都熱烈的鼓起掌來。在一片熱烈的掌聲中，我和那位土匪代表騎的騾子，也就飛也似的衝下山去。

當我們到達山腳下那個村莊裏，村裏的男女老幼好像全都等在街上等候我們。他們看見我們時，又是一陣熱烈的歡呼。可是，當我們剛來到村莊外邊，我忽然聽見有人急速的從後面追了來。那是一位大約十五歲的少年，騎着一匹小馬。他的衣着華麗，向我們表示願意跟我們一起走。那位土匪代表向他笑了笑，表示同意；於是，我們便向着決定我們命運的路途上前進。

我們走了整整一天，中間只在一個小小的山村裏休息幾分鐘，喝了一杯茶，接着再走。最後，我們終於走出土匪盤據區最外邊的邊沿，向最後一個土匪哨兵說聲再見後，就進入三不管的「無人地帶」——在敵對雙方前哨間大約一哩寬。在這個「無人地帶」裏，什麼事都可能發生；但是僥天之幸，直到我們來到政府軍的前哨時為止，竟然平安無事。政府軍的前哨站軍官看了我們的信件後，就放我們過去。可是這時已是暮色四垂，而我們距離目的地尚有一段相當遠的路程。後來，當我們愈走愈接近我們的目的地時，我忽然注意到我的那兩位土匪同伴，好像很喜歡躲在後面走似的；於是我就堅持要他們二人走在我前面。這時，我們已快到煤礦礦場所在地，有一堵圍牆圍着的院落跟前。火車站和調車場也位在這堵圍牆裏面；牆是用很厚大的石塊修築而成；每隔一段距離，就有一個碉堡。每個碉堡中，有一架機關槍和一個哨兵。在那座用鋼皮包裹的大門樓的兩旁，有兩座碉堡。這強固的防衛，給人一個山東鄉下很不平靜的暗示。

在我們離那座莊院的大門尚有相當的距離時，一個哨兵突然向我們喝問口令；同時，剎那間一條強烈的燈光，把我們走着的大路照耀得如同白晝。我發現這種強有力的搜索燈光，是來自一座碉堡內；但是我的那兩位土匪同伴卻不像我這樣鎮定，他們掉轉馬頭，橫過大路，立刻衝往旁邊的田野裏。當我想到我的那些俘虜同伴們艱苦的處境時，我想假如我失去這兩位土匪代表，我也將重新陷入絕境，於是就驅策坐的這匹山東騾子，緊跟着他們二人向路旁的田野裏衝去。這時，莊院裏的守門人，也用那強烈的探照燈始終照耀着他們；這樣，給了我不少幫助；使我在一邊追，一邊用盡我那有限的幾句罵人的中國話喊叫後，終於追上了他們；並要他們跟我回頭向莊院的大門走去。

之後，直到我聽到那扇沉重的銅皮大門再度關上，而我的兩位土匪同伴被關進這所莊院裏時，我才長長的嘔出一口氣，並且幾乎因過份虛弱而從騾背上摔落下去。我覺得使我們獲釋的最大困難，現在已經克服。

一位士兵領我們到一列火車車廂裏；在那兒，我看見了美國領事戴維斯，以及英國、法國和意大利的領事們，軍事代表們。在這列火車車廂裏，他們各有其臨時辦公室和臥房。我們的到來立刻引起很大的騷動；對於我帶來的兩位土匪代表，他們更有一份空前的好奇。這時，安德臣和克羅兩人首先跑過來歡迎我。接着，跑來歡迎我的，還有我的一位好友，也是我米蘇里大學的同班同學班納特(Roy Bennett)。班納特本來是經上海去馬尼拉，到馬尼拉新聞報(Manila Bulletin)工作的；但剛到上海，就碰上劫車案發生。於是，他拍了一封電報給馬尼拉新聞報的發行人泰勒(Carson Taylor)，要求允許他留在上海，直到劫車案解決後再去。獲得泰勒的同意後，他就任上海密勒氏評論報代替我主持社務。

後來，當珍珠港事變發生，日軍侵入馬尼拉，由於班納特拒絕跟日本人合作，致遭日本人把他關入馬尼拉的西班牙皇城監獄中；前後歷時三年之久。可惜那時我即令想以同樣的方式回報他對我的友情，卻不可能。

對於我突如其來和奇異的出現，我對美國和英國的兩位領事先作了一個詳盡的說明；然後又把我的兩位土匪同伴介紹給他們。這兩位土匪代表現在算是我的客人，我決定把他們介紹給山東省省長代表龐班；龐班的辦事處在另外一節車廂裏。去的時候，由戴維斯領事陪同；到後，首先做了一個很正式的介紹。龐班以政府高級官員的尊嚴，

正式的接見了這兩位土匪代表；然後，他們就開始深談。我因不懂中國話，因此稍坐一會就溜了出去；到辦公車廂裏，跟我的朋友們混在一起。在這兒，我一邊吃一頓一個多月來第一次真正的飯菜；同時一邊談着怎樣說也說不完的話。但當我們稍一注意時，才知道時間早已是午夜以後。他們於是就把我帶到煤礦經理的家裏洗了個澡；這也是一個多月來的第一次。然後，再換上班納特從上海我的家中爲我帶來的一套乾淨的衣服，準備上車休息。

他們把我帶到火車上給我準備的臥車廂裏時，意外的我發現土匪頭子的兒子旺（譯音）也在那兒。這天晚上，他吃了一頓豐盛的晚餐；或者由於吃了太多的糕餅和糖菓的緣故，他的樣子好像肚子就要漲破似的。但因他堅決拒絕供給他的睡舖，所以跑到我的臥車廂裏來，寧願在走道的地板上睡一宿。

第二天一早，就舉行了一次會議，參加的人，有戴維斯領班，龐班說他可以隨時跟土匪頭子談判，並建議在雙方據守的戰線中間一所村落裏舉行會議。官、匪雙方各派人數相等的代表和衛士；同時要我和安德臣參加，作爲雙方對談判結果信守不渝的證人。在龐班寫好他所提出的建議信件後，他小心翼翼的摺好，裝入一個信封內封起來，把一份正本給土匪代表，一份副本給我留存。

我於是到煤礦經理家裏，準備換上我在匪窟中原來穿着的衣服，好跟兩位土匪代表回抱犢崗；那曉得大出我的意料之外的，是我發現我的朋友班納特準備跟我一起走；我以爲他要陪我一同去匪窟。不料這個想法我卻想錯了；原來班納特竟想代替我前往匪窟，並堅持要我同意。他說他曾跟我家裏的人詳談過；我家裏的人全部同意他代替我，以我的替身身份進入匪窟。結果，我費了好大的勁，才說服班納特。我說不管我的被俘使家裏的人多麼焦急，我是非親自回到匪窟裏去不行。否則，土匪頭子將認爲我不守信用。班納特雖然終於接受了我的意見，同意由我自己回匪窟，但是卻說他確信我是不可能活着出來的。他一邊說，一邊掉眼淚；瞧着我跟兩位土匪代表騎上我們的騾子，通過那扇沉重的鋼皮大門，向深山裏走去。

我們一直向前走，只有偶爾在一所小小的村落裏停一下喝杯茶，或者吃一些我們隨身帶的三明治。當我們穿過無人地帶，來到土匪盤據區裏後，那個土匪少年遂跟我併轡而行；一邊走一邊大笑着把他的上衣掀起，給我一把握在皮套中的大型手槍，赫然隱藏在他的內衣裏。這個發現使我十分震驚；同時也始終弄不清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我猜想是他父親給他的這支槍，要他在我出賣他們的時候將我宰掉呢？還是在省長那邊的官兵軍營中，隱藏着他父親的好友，給他這支槍，以作獻給他父親的禮物？對於這件事我一直迷惑了好久，始終無法找出一個滿意的答覆。

在我們到達抱犇崗的土匪大本營前，時間已經接近午夜時分。後來，我們終於到達目的地，我又重見了我的難友們。當我把一切情報報告出來後，立刻歡聲雷動，並深信我們就可早日獲釋。第二天，土匪頭子到我們俘虜營中來，恭賀我此行所獲得的成功。他們說他們已同意省長代表龐班雙方舉行會談的建議；一俟各項準備就緒，他們就要我帶着他們的答覆再到棗莊跑一次。我一聽，趕忙去撫摩那被尖刀一樣的騾背磨傷的屁股，並想着如何再忍受那四十哩的長途跋涉，回到那座火車站去。十分僥倖地（站在我磨傷的屁股的立場上來說），土匪們過了好幾天，才把他們的答覆交給我，要我再到棗莊去。

這一次到棗莊，仍舊由一位土匪代表陪着，一路平安無事。但是當這一次從棗莊回土匪窩，所見所聞，卻非常值得長久的記憶。這一次，我是由正式的和事佬安德臣陪着回土匪窩，另外還有相當多的外表看來像中國部隊的裝備的東西，以及好多輛由五、六匹騾馬拖拉着的，載重很沉重的馬車。他們說，這些馬車裝載的是給土匪頭子的大量銀元，以及幾千套軍裝，用來給土匪的匪兵們穿戴的。這些匪兵現已被編為山東省政府軍隊的一部份。這些原都是土匪方面的主要要求，是我們幾位俘虜代表當初在山廟中跟土匪頭目談判，經他們提出並一致同意，由我記在我那本小小的記事簿上的事。只是我不知道還有多少別的要求，業經山東省長在中國北京政府和衆列強的雙管壓迫下，被迫接受，以換取我們從土匪的魔掌中的獲釋。

土匪們的要求的全部內容及其所含意義，直到土匪和政府雙方的代表「和談」開始後，才爲大家所知悉。這一次「和談」是一次空前奇異的和充滿戲劇性的會議。在山麓旁那座小廟裏坐着的一小羣俘虜們，他們的命運完全要看雙方代表搖來擺去的談判能否獲得平衡。從那所舉行「和談」的小村莊中，是可以遙遙的望見俘虜們所住的那座小廟的。但是對我和安德臣來說，最使我們心煩意亂的。是經常出現的一小組一小組的「會外」會議，而且常常是在舉行「和談」會議的那座小樓的後面秘密舉行。我跟安德臣每次看見他們從會議室裏跑出來，簡直不知道他們還會不會再回到會議桌上去；因此，當他們回去後，我倆就長長的舒一口氣。在會議舉行時，每一位土匪頭目，都要

求一大批白花花現銀；有幾個的要求甚至高達一百萬個袁大頭。但是，這些錢並不能被視為卑鄙的贖金；他們說那是對匪兵們補發的糧餉；因為他們都曾經一度在山東省政府的部隊中服役。此外，每一位土匪頭目還要求所有他的人都編入正規部隊，換穿新的軍服，同時，又要求給予大量的米和麵粉，數量高達數萬擔之多。

但最具深長意義的要求，顯明的帶有政治意識，而且還很可能的帶有外國的陰謀，是所謂包括一塊廣袤數百平方哩，佔有山東、安徽、江蘇三省各一部份土地的，在列強共同保證下，予以中立化的匪區。土匪頭子們劃出來的這塊所謂匪區，包括南北東西重要鐵路交通咽喉的徐州府在內，是東西橫貫的隴海鐵路和南北縱貫的津浦鐵路的交叉點。土匪們並堅持改編後可能成為一師人的他們的部隊，要駐紮在這個中立的地區之內；他們並得在這個中立地區內課征各項捐稅，採掘煤礦及其他礦藏，並發展交通。我聽了他們的這些要求，覺得這樣的要求一定是外邊的人為他們所設計的；因為這不像是一羣深山中的土匪所能想出來的主意。

這些特殊要求，除了可以說是土匪們出於自保的動機外，其餘的動機始終是一個謎。有人認為那是日本人在華盛頓會議後，對被迫交還山東省的一種報復。另外還有人認為是當時反對北京政府的人，故意鼓舞土匪們變幹，以期削弱北京政府的威信。舒爾曼公使在劫案解決好幾個月後對我說，他始終搞不清這件事的內幕；但他對北京政府忽然願意賠償這列火車乘客遭受的損失，同時並同意對俘虜們在被俘期間按每日應得多少錢的標準予以賠償一節，感覺相當的驚異。

×

×

×

在並不太久遠的過去，曾經有一個時期，一個外洋強調國或幾個外洋強國，很可能藉這樣的劫車事件，在中國境內建立特殊的控制地區。德國人在二十三年前，爲了三名德國傳教士的被害，佔據了山東省濱海的青島；俄國奪取了渤海灣中的大連和旅順，英國在山東半島的北面威海衛，建立了個訓練基地。只是德俄兩帝國沒有搞好久就把青島和旅大吐出來，而別的與太平洋利益有關的列強，彼此之間以及他們與中國之間，又採行了了一種新的辦法，自華盛頓會議後，開始發生效力。所有這些列強們，包括日本在內，同意放棄他們在中國的勢力範圍和租借地，並共同簽約，保證不干涉中國的內政，就像這次劫車案所引起的。可以確定的是，土匪們自己絕不可能想出像外國和

借地這樣的主意來。這樣的主意，必然是來自外面的教唆；很可能是爲了試一試列強們對維護九國公約的誠心。

在把那些荒謬的條件剔除後，這個和談會議終於恢復了它的鎮定；雙方並在互以黃帝子孫的期許下獲得妥協。土匪們對釋放洋俘虜的條件最後縮小爲兩點。第一，政府願不願意把全部土匪改爲正規軍？第二，政府願不願意給他們足夠的錢，使他們能够預發這支「新軍」「官兵」六個月的薪餉？在各強國壓迫下的北京政府表示願意；只是錢的數目和改編爲正規軍的土匪人數，應該減低到一個合理的比例。後來，北京政府究竟付了多少錢，以及究竟改編了多少人，始終沒有對外宣佈；但是雙方爲此爭論既久且辛辣。可是，當那個年輕的土匪頭子孫美瑤，舉起他的右手，宣誓效忠政府後，他接着便在雙方的同意書上簽了字；其他的土匪頭目於是也相繼簽字，政府方面的官員這時也跟着簽字，並在這件同意書上蓋下大印，然後遞給安德臣和我，要我們兩人簽字作證，保證雙方信守不渝。

六個月後的一天，安德臣打電話給我，以非常憤慨的口吻說，他剛接到消息說，山東省長違反了那份與孫美瑤簽訂的同意書，用一個莫須有的藉口，將孫美瑤部繳械，然後以機關槍射殺六百餘人。那位年輕的領袖孫美瑤，亦被槍殺。對於山東省長此舉，大半的外國人都表示贊成；但是對當時中國「棋盤」政治情況異常熟習的安德臣，卻認爲山東省長此舉，將爲別的被土匪或叛軍綁架的外國人帶來惡果——這項預言後來果見分曉；那是當許多外國人，主要的是傳教士被土匪綁架後，因贖金沒有很快的送到，都喪失了性命。因此傳教士成爲山東省長這一行動的主要受害人；因爲他們害怕給土匪以贖金後，土匪們更要綁架傳教的外國人。

由於抱犢崗小廟裏的洋俘虜們，知道政府官員和土匪頭目正在山下的村莊裏進行談判，因此他們都焦灼不堪的在等候結論。可是，當這一天很快的過去，俘虜們一個個大失所望的時候，一個送信的人來了，帶着一張紙片，命令釋放俘虜。「噢，謝謝地！」引起來一片呼聲。但是，天下的事並非那麼順利；俘虜們一下子還走不成。因爲土匪頭目堅持要給我們這些洋俘虜們，每人準備一架座椅轎子，以期我們都能以外國賓客身份，風風光光的下山回去。這麼一來，一直到夜色降臨，我們才獲離去；午夜過後好久，才到達賈莊，我們從一夜好睡中醒來時，我們所乘的火車正在前進。中國政府當局給我們準備了一列直達上海的火車。第三天，當我們所乘的火車到達上海後，上海所有的外國人，他們曾經要求嚴厲懲處那些土匪的，現在傾巢而出，滿坑滿谷的從大街上向上海北站蜂擁而去。

中華民國十二年 六月十三日

八〇六

整整二十年以後——緊接着珍珠港事變，當日本人侵佔上海的公共租界——一個美國人和一個英國人，他們二人都曾經在臨城劫車案中被山東土匪俘虜，而此刻又被日本人關在罪惡昭彰的提籃橋監的同一個囚房內，當這兩位山東土匪的前俘虜互相認出來以後，他們不自覺的互相伸出手，緊緊的全心的握在一起，同時並一致大叫着說：「我喜歡中國土匪，不喜歡日本無賴！」我便是那個美國人。

英、美、法、日四國駐北京公使，向北京政府質問山東田中玉扣留鹽稅事。

（註八）

註一：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第五冊，頁三六。

註二：同註一。

註三：民國十二年六月二十二日「順天時報」。

註四：民國十二年六月二十六日「順天時報」。

註五：劉楚湘：「癸亥政變記略」，頁四〇。

註六：同註三。

註七：「傳記文學」第十六卷，第一期——第四期。

註八：「東方雜誌」，第二十卷，第十三號，頁一四四。

十三日 黎元洪被逼離京赴津。行前咨請國會撤銷去年辭職公文，另函國會及外交團，表示在京不能行使職權，暫行移津；又發表七道命令，並通電揭穿馮玉祥·王懷慶以辭職要挾，脅迫其退位之意圖，且聲明自去年復職以來，即志在完成憲法，絕無意戀棧和競選連任。車抵天津，為王承斌劫持，勒逼交出印信。

黎元洪再電請曹、吳出面調處，語有「兩公畿輔長官，保定尤近在咫尺，坐視不語，恐有百啄無以自解，應如何處置，仍盼示。」黎雖怨聲哀懇，曹、吳卻裝聾作啞，仍無一字復黎，而軍警、「公民團」繼續滋擾不已。黎困處東廠胡同，求援無路，知大勢已去，於昨日（十二日）下午三時，在其私邸舉行最後一次高階層會議，作離京出走準備，商得農商總長李根源出任國務總理，乃擬就七道命令，由李根源副署，於本日中午由總統府兼國務院秘書劉遠駒送交印鑄局發布，惟印鑄局已爲直系所把持，未予照辦。七道命令如左：

一、大總統令

國務總理張紹曾呈請辭職，張紹曾准免本職。此令。

大總統蓋印

農商總長李根源

中華民國十二年六月十三日

二、大總統令

特任農商總長李根源兼署國務總理。此令。

大總統蓋印

農商總長李根源

中華民國十二年六月十三日

三、大總統令

署外交總長顧維鈞，內務總長高凌霨，署財政總長張英華，海軍總長李鼎新，兼陸軍總長張紹曾，司法總長程克，教育總長彭允彝，交通總長吳毓麟呈請辭職，顧維鈞、高凌霨、張英華、李鼎新、張紹曾、程克、彭允彝、吳毓麟均准免本兼各職。此令。

大總統蓋印

署國務總理李根源

中華民國十二年 六月十三日

中華民國十二年 六月十三日

八〇八

中華民國十二年六月十三日

四、大總統令

特任金永炎署陸軍總長。此令。

大總統蓋印

署國務總理李根源

中華民國十二年六月十三日

五、大總統令

巡閱使、巡閱副使、陸軍檢閱使、督軍、督理著即一律裁撤，所屬軍隊歸陸軍部直接管轄。此令。

大總統蓋印

署國務總理李根源
署陸軍總長金永炎

中華民國十二年六月十三日

六、大總統令

此次京師亂起，顯有發縱指使之人，本大總統委曲求全，脅迫愈急，毀法亂政，罪惡昭彰，舉國官民，當同義憤，扶危定亂，願與天下圖之。此令。

大總統蓋印

國務總理李根源

中華民國十二年六月十三日

七、大總統令

迭據全國商會聯合會、全國商會、商約研究會，呈請宣佈實行裁釐日期，先行根據約章，次第勵行，增加進口稅率，值百抽十二五，以資抵補。等語。所有全國釐金，茲定於民國十四年一月一日一律實行裁廢，著外交部、財政部、農商部、稅務處妥為籌備，如期施行，以期無負改善稅法，保惠商民之至意。此令。

大總統蓋印

農商總長 李根源
署國務總理

中華民國十二年六月十三日（註一）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云：

黎以怨氣在胸，無從發洩，不願就此一走了之，遂同時咨請國會兩院撤銷去年辭大總統咨文。文
「本大總統去年復職之始，曾補行公文，向貴院聲明辭職在案。現在國難方殷，萬難卸責，特向貴院聲明，將
去年辭職公文撤銷，即希查照。」（註二）

又另備函分致參眾兩院及外交團，函云：

「本大總統認為在京不能行使職權，定本日移津，特聞。」（註三）

又發出通電，宣布被逼離京去津經過，謂馮、王聯名辭職，以相要挾；曹錕近在咫尺，疊電求援不應，凡此豈得無因。並聲明其自去年復職以來，目的在於完成憲法，絕無延長任期與競選連任之用心，此次係個人自由受到侵犯，無法執行職權，故權移天津。其電云：

「昨日又有軍警官佐多人廣集門外，復雇流氓走卒數百人請願，手執『驅黎去位救國』『促黎下野』紙旗，包圍住宅。馮檢閱使、王衛戍司令，聯名辭職，比派參謀總長，退還辭呈，拒不收受。曹巡閱使近在咫尺，疊電不應，人言藉藉，豈得無因。元洪自武昌首義以來，未養一兵，未樹一黨，冀以誠心公道，容納衆流。去年復職，歷經客催國會遴選替人，但得憲法早成，於願已足。若謂延長任期，競選選舉，匪特毫無是跡，抑且毫無是心。何嫌何疑，而相脅迫。個人自由橫被侵奪，更何能執行職務。萬不獲已，權移天津，所望邦人君子，鑒諒苦衷，主持正誼，俾毀法奪位之徒，絕跡吾國，皇天后土，實式憑之。」（註四）

諸事辦理完竣，已是下午一時許，乃由金永炎出面向路局要專車一輛，黎則托詞出席衆議院提出辭職，即在美籍顧問福開森、辛博生等掩護下，偕同新任陸軍總長金永炎，侍衛武官唐仲寅，秘書韓玉辰、熊少豪等十餘人及衛隊四十餘名馳赴車站，匆匆開車逕赴天津。

黎元洪在出京前，已將大總統印信大小十五顆。交其如夫人危氏，並令公府秘書瞿瀛，隨之攜往東交民巷法國醫院居住，並揚言將先到國會交印辭職。至午後一時半，黎元洪行後，津保系之徒，即遍查

印信所在。衆院副議長張伯烈，馳往高凌霨宅報告，謂：「黎元洪並未來院交印，必已攜之出京。」高凌霨即發電話到天津，囑省長王承斌設法截留。承斌得電話，即率同警務處長楊以德，隨帶軍警，乘車迎至楊村站。適黎元洪車已到，承斌上車晉謁，楊以德率軍警監守車門，承斌開口即云：「總統既出京，印信已無用處，何以攜來天津。」黎元洪答以：「印在北京，並未攜來。」承斌不信，爭辯良久。黎元洪云：「看爾等將我怎樣處置，我決不能將印交給爾等。」承斌云：「總統既不交印，請仍回北京。」黎元洪不答。至四時半，車行抵天津新站，黎元洪原擬將車開到老站，以便下車回宅。乃到新站後，承斌即命將火車頭摘去，不准開行，並加派軍警千餘名，嚴密包圍，仍催交印。承斌云：「總統如下車，請往曹家花園，或省公署居住。」黎元洪不答。時其公子黎紹基來車站探視，亦被軍警阻止。黎元洪憤極，舉槍欲自殺，爲左右所救。承斌乃先回省署，黎元洪乃派其洋顧問辛博森携電稿往電局拍發。文云：

「上海報館轉全國報館鑒：元洪今日乘車來津，車抵楊村，即有直隸王省長，上車監祝。抵新站，王省長令摘去車頭，種種威嚇，已失自由，特此奉聞。」（註五）

辛發電後，往英美德領事署報告黎元洪被逼情形。英美德領事遣其副領事，到車站候問黎元洪起居，均被軍警拒絕。英美德領事憤甚，語人曰：「中國軍閥強暴如此，實爲世界所創見。」至夜十時，王承斌復來，盤詰印信究在何處。黎元洪逼不得已，乃云：「印信實交與瞿祕書，瞿隨眷屬在法國醫院，並未出京。」承斌云：「如此即請總統通知北京法國醫院，將印信交國務院，或國會照收。」黎元洪允交國會。唐仲寅兩次發電通知北京交印與國會保存，其如夫人危氏，堅謂：「總統印璽，關係綦重，非得總統口諭，不能交出。」黎元洪乃親下車。至車站電話室，用湖北鄉談，在電話中，告瞿祕書及其如夫人交印與國會。吳毓麟聞之，即乘車回北京收印。是晚因北京印未交出，王承斌等仍不許黎元洪回天津。

住宅，即扣留之，宿於車站室。承斌因夜深，回省署，仍留軍警監視，以待交印，並發通電云：

「本日午後一點半鐘，接京電，黎總統以金永炎名義專車秘密出京，並未向國會辭職，印璽亦未交出，不知是何意思。承斌當即乘車迎至楊村謁見，請示印璽所在。總統語意含糊，繼云在北京法國醫院，由其如夫人保管，乃屢次電京，迄未允文，嗣悉總統頒行有致兩院公函云：本大總統認為在京不能行使職權，已於今日移津。等因。黎邸在英租界，非組織政府之地，懇請移住省公署，從容商辦，徐圖解決，不蒙允許，現暫駐新車站，保護之責，承斌義無旁貸。此今日經過實在情形，特此電聞。餘容續布。王承斌、元。」（註六）

黃陂亦託辛博森再發一電云：

「前電計達，王省長率兵千餘人，包圍火車，勒迫交印，查明印在北京法國醫院，逼交薛總監，尚不放行，元洪自准張揆辭職後，所有命令，皆被印鑄局扣留未發，如有由北京正式發布之命令，顯係矯造，元洪不負責任。」

（註七）

吳毓麟回京後，即命薛之珩、張廷諤往法國醫院取印，往返磋商，至十四日晨四時許，其如夫人危氏始將印信全數交出。天津接電話後，王承斌復持電稿而至，一致參衆院，一致國務院，一致全國。電云：

「黎元洪因故出京，向國會辭職，交國務院攝行職權。」（註八）

承斌逼令黎元洪在電稿上簽名，否則羈禁車內，永不放行。黎元洪不得已乃在電稿上簽名，承斌始放之回宅。

附錄：

一、梓生：北京的政變（註九）

張內閣因完全降服於某種勢力，藉局部改組而二次復活，一時盛傳所謂最高運動者即將發動，而將以內閣當其衝。果然，公府方面費九牛二虎之力所籌得的制憲經費，高凌霨在閣議席上藉口內閣責任問題加以詬難，張英華且以財政總長資格函阻稅務司照發，遺公府方面以一矢；而歷史上向爲公府外庫的崇文門稅關一缺，財政部又故意欲

中華民國十二年 六月十三日

撤換原任監督陶立，以這缺給所謂實力派的軍需官薛薦弼，以惹起總統的不肯蓋印；又因公府左右覬覦京師軍警督察缺，特乘機出與爲難；以上三種問題，都是有心人故意造成府院的衝突，以使府院破裂後進行他們預定的計劃的。

六月六日張內閣突然召集特別閣議，提出總辭職，張紹曾且一變其從前戀戀不捨的舊態而立刻赴津，公府方面亦一變其從前殷勤慰留的手段而逕行向顧惠慶、顧維鈞商議繼閣問題，一時後任閣員名單披露各報，張紹曾在天津大呼上當。

時局內幕的壓力，終於使顧願不敢前進；關係內閣生命問題的財政總長一席，王克敏本有舍我其誰的把握的，也因明白內幕，知前途無好結果，不肯直捷擔任；總統府中恃以解決時局的名流會議，竟弄得一籌莫展；於是六月九日北京馮玉祥、王懷慶、薛之珩屬下的軍警，向總統府鼓噪索餉，並全城警察罷崗，開北京未有的局面；天安門軍夫苦力開國民大會，主張驅黎，烏煙瘴氣，鬧得北京幾乎不成世界。

九日起首，十日、十一日、十二日，連日軍警哄鬧總統府或東廠胡同黎宅索餉，令人羞憤的國民大會連日開會驅黎，負北京治安責任的軍警長官馮玉祥、王懷慶於十二日以辭職難黎，有繼任內閣總理資格的顧惠慶、顧維鈞不敢談及組閣，這是北京時局方面的緊急情形。至所傳：內幕中牽線人擬令駐京某團兵士奉命譁變，大掠西城一度，以便藉口迎新主入京的計劃；則因事實未曾發現，我們只好一面暗中替西城一帶的人民慶幸，一面斥責謠言的無稽罷了。這時政變日標的中華民國事實總統黎元洪，因於初次軍警逼迫時曾用電話招駐北京外交團領袖葡國公使訴說情形，致外交團嚴重質問，馮、王不得不丟臉自任維持治安，使對方恨之刺骨，既割斷他所用的電話，以免再打到東交民巷去，又截斷他家中的自來水水源，使他不得不趕到天津喝水，個人所受的苦痛也很多了。

黎元洪左右饒漢祥、李根源、彭允彝、張國淦、金永炎等一班人，連日或提筆寫通電，或絞腦想妙計，或奔走疏通，大家忙個不堪，但於事無補，六月十三日黎元洪終於不得不因馮玉祥的一聲電話跑到天津去。

黎元洪於被人逼迫離職一事是有過經驗的。他一面將總統印璽令如夫人帶入法國醫院，準備將來搬到別一個地方去蓋用；一面下令免張紹曾國務總理陸軍總長職，以李根源繼任總理，金永炎繼陸軍總長；並以李根源副署，下

令免各省巡閱使檢閱使，督軍職，以軍權歸陸軍部。不幸印璽一層被王承斌在天津車上勒交，三項命令，印鑄局不敢印發；於是他只好於被王承斌釋放後，在英租界私宅通告北京公使團以因故出走，並托京津泰晤士報代傳命令了。

時局內幕中主持者的目的，是驅黎後暫以國務院代行職權維持暫局，再進而謀達最後的目的。十四、十五兩日，高凌霨、程克、張英華、吳毓麟等曾本此意發表暫時代行總統職權，並一面替黎向國會辭職。但黎已早有『因故避地行使職權』的公函致兩院，而高凌霨等畫蛇添足的勸黎回京一電，已得到『執事業於塞（十三）晨免職』的復電，大碰一個釘子。

時局大變亂的前途，正不知將如何為止，記者本篇只好使用斬釘截鐵的手段把他在這時宣告中止；至於批評，則記者寫至此已心痛不堪，尤其只好向讀者告白了！（梓生）

二、黎總統赴津與吾人政變觀（註一〇）

黎大總統業於昨日赴津，是此次之政變，可認為院派全占勝利，而直隸軍閥之豫定計劃亦半厥成功，所殘餘者，只留使如何居大總統之地位而已。直派今後當講若何手段，其藉國會而選舉歟。如議員不足法定人數時，又將以如何之方法歟。查此次政變之表面理由，為府院權限之爭執。張總理所列舉之爭執理由，業經吾人評其為合理。雖然，大總統本無違法之責任。且立於不能違法之地位，故實際上大總統如有違法行為，則應歸國務總理負擔責任。此張總理所主張責任內閣制之當然歸結，張總理當然不能不辭職也。然而阻止大總統實際違法之道，或國務員不肯副署，或國務員不奉命令，或議會否認國務員，只有此三法而已，大總統力求不抵觸此三項之方法，亦為其當然之義務。如自行辭職，使國務全歸廢，則絕非完厥義務者也。然而由他方面壓迫大總統，使其不能執行職務，則不拘直接用兵與否，均係一種革命行為，非法不法之問題，不僅此次政變為然。如去歲徐總統之退位，亦係一種革命行為也，吾人原認今日中國之狀態，尚在繼續第一次革命之中，每遇事故，並不必期遵行約法。隨時隨地而有背反約法之行為。蓋亦情勢上之不得已者也。故吾人對於南方派屢言護法，曾指摘其不澈底與不條理，如此次黎總統聲明依法進退之語，亦係不條理。蓋黎氏之行為，並非一貫以法為前提也。於是吾人雖見逼迫黎氏不能不退位，亦並

不必起同情之念，且不能左袒其主張也。雖然，直隸派軍閥以兵力為背景，去年既驅逐徐總統，今年復逼走黎總統，吾人對於此種行為，亦絕不能同情而左袒之也。所盼於吾人眼中者，只不顧國家，不愛人民之惡魔醜漢。彼此互相搏擊，互相傷害之事情而已。且今後於相當期中，尚不能不目覩惡魔醜漢之搏擊與跳梁，是亦吾人最引為痛苦者也。

第長此繼續無法之革命時代，斷非國民所能堪，勢必至人心頹廢，產業不振。外勢壓力將日見其盛，吾人數年以來為中國所憂者，實在此點。故每遇機會，或促權力者之反省，或請操觚者新思想家勞動者及學生之自覺，第時至今日，尚無一人從高處洞觀大局，蹶起而以救國自任。現在內政益形紛亂，外交愈陷困難，國人好用「國將不國」，「是可忍，孰不可忍」等語，是豈非應在如斯之情況用之耶。

吾人洞觀中國之現狀，今亦深悉難望有法時代即行出現，於是並不仇視軍閥，只揮血淚，聊盡忠告，請其自今以後，稍生顧國愛民之念，倘不以依法為必要，將如何維持社會秩序，必須本一種澈底覺悟之意思，藉革命行為之終熄，使有法時代將近出現，而處理萬事萬物焉。吾人明知此等忠告，絕難入彼輩之耳，但知之而猶不能不望之，是謂大可悲傷者也。

北京政府陸軍檢閱使馮玉祥、京畿衛戍司令王懷慶於黎元洪離京赴津後通電復職。曹錕電令馮、王等妥善維持北京秩序。

北京政府陸軍檢閱使馮玉祥、京畿衛戍司令王懷慶昨日聯名辭職，意在逼迫黎元洪去職。本日黎元洪不堪軍警辱迫，隨帶衛隊四十名，乘坐專車離開北京，前往天津。黎離去後，馮王及步軍統領蔣憲藩、警察總監薛之珩等，即於下午四時，在衛戍司令部，開軍警緊急會議，議決四項辦法。一、維持治安，二、約束部下，三、擁護國會，四、保護外僑。並發一通電，宣告復職，文云：

「前於本月十二日合同呈請辭職，業於文電奉達，茲准參陸辦公處覃日公函內開：奉大總統諭，京畿衛戍總司

令兼陸軍第十三師師長王懷慶、陸軍檢閱使兼陸軍第十一師師長馮玉祥等，呈請辭職各節，均已閱悉，該總司令等公忠體國，素著勤勞，現在京師治安關係重大，務望同舟共濟，勉任艱鉅，所請辭職各節，應毋庸議。等因。奉此。相應函達查照爲荷。等因。合電奉達，王懷慶、馮玉祥、覃、印。(註二)

曹錕亦致電馮、王等，令其維護北京治安，其言外之旨，可以窺見矣。電文云：

「北京王總司令、馮檢閱使、聶統領、薛總監、陸師長、劉京兆尹、車司令均鑒：頃聞大總統於本日赴津，連日以來，內閣總辭，今又值元首離京，首都人心，益因此惶恐。國會爲國家法律根本所在，務望極力尊崇保護，以及人民治安，使館僑民，一切交通秩序，均須協力維持，以重首都，而奠國本，是所至要。曹錕，元。」(註三)

北京舊國會通過延長會期至本年十月十日。

本月八日，參議院議決延長會期至本年十月十日，咨達衆議院，衆議院於本日通過該延長會期案，即咨大總統曰：

「六月九日，准參議院咨開：『本月八日本院常會由議員董昆瀛、趙時欽提出動議，請繼續延長會期至本年十月十日，經衆討論，多數贊同，表決通過。查議院法第五條，民國議會會期之延長，其期間由兩院臨時定之。本院對於繼續延長會期，既經議決通過，相應移付貴院查照，依法辦理，可也。』等因前來。本院業於本月十三日常會提出會議，經衆可決。茲依議院法第五十六條之規定，除通知參議院外，相應咨達大總統查照，即希公布，可也。此咨。中華民國十二年六月十三日」(註一三)

谷鍾秀忠告曹錕，應即制止軌外行動，大選為期伊邇，以免千秋罵名。

曹錕爲取得總統地位，縱容馮玉祥、王懷慶、聶憲藩、薛之珩等人率領軍警騷鬧，向黎元洪索餉，並假借民衆驅黎。谷鍾秀乃致電曹錕，勸告曹錕應立即制止軌外行動，以免史筆嚴責。其電文如下：

中華民國十二年 六月十三日

中華民國十二年 六月十三日

八一六

「保定曹巡閱使鑒：邇者，張癸出亡，軍警騷動，大好都市，突陷惶恐，發縱指示，昌言驅黎，萬目睽睽，公將蒞止。夫以公盛德豐功，何求不獲，循序依法，尙有何人敢抗顏行。乃逢迎公意者，忽急爭翊戴之功，而猖狂忘行者，遂甘冒不韙之舉。以致紀綱墮廢，中外警營，卽所欲倖成，何所恃以號令國人，昭示後世。去歲迫徐退位，猶可以恢復法統爲詞，今日驅黎，有何名義可借，黎一人不足惜，民國擾亂已十二載，猶虞不足，而故爲播種耶。公若洞燭機宜，應立時制止軌外行動，大選爲期伊邇，公仍不失令名，否則黎果逼走，責有攸屬，四方動亂，必借此爲名，恐我公垂成大業，卽敗壞於二三豎子之手，雖悔莫追，至史筆千秋，嚴於斧鉞，更不足爲淺人道也。秀愛國愛公，特進忠言，危機一髮，幸垂察焉。谷鍾秀、文。（註一四）」

註一：劉楚湘：「癸亥政變記略」，頁四六、四八。

註二：同註一，頁四八。

註三：同註一，頁四八。

註四：同註一，頁四八。

註五：同註一，頁四九。

註六：同註一，頁五〇。

註七：同註一，頁五〇。

註八：同註一，頁五一。

註九：「東方雜誌」第二十卷，第十號，頁二二三。

註一〇：民國十二年六月十四日「順天時報」。

註一一：同註一，頁四一。

註一二：同註一，頁四一。

註一三：「政府公報」，第二六一四號。

註一四：同註一，頁四二—四三。

十四日 孫大元帥巡視虎門砲臺。

孫大元帥昨日偕蔣中正乘輪赴虎門視砲。本晨，輪舶下橫沙，親冒驟雨登砲臺巡視，衣履盡溼。周視一遍，知十五生的大砲，臺基堅固，砲身呆重，難以運至惠州前線使用。（註一）

北京政府國務院閣員高凌霄等宣布「攝行總統職權」；黎元洪在天津通電否認。

認。

北京政府國務院本日通告，自本日起攝行大總統職務。通電全文如下：

「（全銜）本日奉大總統寒電：本大總統因故離京，已向國會辭職，所有大總統職務依法由國務院攝行，應即遵照。等因。奉此。本院謹依大總統選舉法第五條第一項，自本日起，攝行大總統職務，特此通告。國務院高凌霄、張英華、李鼎新、程克、沈瑞麟、金紹曾、孫多鈺、鹽、印。」（註二）

黎元洪則在天津租界通電，聲明所發辭職由國務院攝政之通電，係由王承斌脅迫而成，非出己意，應屬無效。電云：

「逕啓者：昨日元洪以連日軍警藉口索餉，無業流氓，逼請退位，顯係別有作用，情勢險惡，迫不獲已，暫行移赴天津，一面已另行任命閣員，以維現狀。而是日下午三時，行抵楊村，即有王省長承斌等，坐車監視。抵天津新站，王承斌即傳令摘去車頭，百般要挾，數千軍警密布堅不放行，始則要求交印，迨交出後，要求發電辭職，交院攝行，否則羈禁車內，永不放行。旋出所擬電稿，迫令簽名，直至本日早四時，方得自由回宅。此在天津新站被迫情形也。竊維被強迫之意思表示，應為無效，此為通行法例。王承斌以行政長官，監禁元首強索印璽，古今中外，皆所罕聞。應如何維持法統，主張正義，敬希貴會諸君，迅議辦法，是為至盼。等因。特電佈達，希查照。」（註三）高凌霄等為遮掩國人耳目，復上電黎元洪，懇請回都，主理政事。電云：

「天津探投黎大總統鈞鑒：本日鈞座赴津，事前未蒙通諭，禁輾弗及北京為政府所在地，不可一日無元首，

合懇鈞座即夕旋都，用慰囑望，凌蔚等備位閣員，謹暫維本日行政狀況，只候還旌，伏希迅示。等因。合電達。」

黎元洪覆電，告以高凌霄、張英華、李鼎新、吳毓麟等人，業已於十三日被免去本兼各職，無權以內閣名義攝行大總統職務。其電云：

「北京高澤奮、張月笙、李承梅、吳秋舫諸先生鑒：元電悉，盛意極感，執事等呈請辭職，挽留不得，已於元日上午有依法副署蓋印命令發布，准免本署各職，並特任農商總長李根源兼署國務總理，請稍息賢勞，容圖良劑，特此覆謝，並傳沈次長爲荷。」（註四）

北京舊國會非法議決，由國務院攝行大總統職權。

黎元洪離京前，曾聲言先到衆議院交印辭職。是日衆議院開常會未成，至下午一時半，得到黎元洪業已出走消息。時京內謠傳，直系軍閥將於一、二日內，使用種種方法，強迫國會選舉總統。衆議院長吳景濂聞知，乃與前參議院院長王家襄，約集兩院議員數十人，在衆院第五休息室，開一談話會，並邀請北京軍警當局到院，約以兩事：（一）由軍警當局負責維持京師治安。（二）由軍警當局負責保護兩院議員。

本日開會，吳景濂主席，先報告其與王家襄於十三日下午邀請軍警當局到院，商議結果，軍警當局，力任維持京師治安，及保護議員之責，又報告黎大總統昨日出京，曾有公函分致兩院，謂總統在京不能自由行使職權，已於昨日移津。今日又由天津來電辭職，應請公衆討論。於是首由保派衆議員吳宗慈發言，略謂：時局糾紛，至今已極，合法機關，祇有國會，兩院同人不能不有正當表示。本席以爲當務之急：（一）應即定期開兩院會合會，解決黎大總統辭職事件，其日期以星期六爲宜（即十六日）。（二）總統未舉出以前，應由國務院攝行其職務。（三）俟秩序完全恢復後，即組織總統選舉會，選舉繼任大總統。並謂此時不宜多有議論，須以快刀斬亂麻之手段行之。宋汝梅等附和其說，保派議員羣鼓掌助勢，即呼散會。褚輔成尙登臺發言，略謂：此次政變，軍警流氓以暴力逼走總統，國會爲維持國家紀綱計，亦須有

正當之表示。保派議員即羣阻其發言，嘩噪叫囂，秩序以亂，吳景濂遂宣告散會。（註五）

直隸省長王承斌通電已取得總統印璽。

直隸省長王承斌在天津勒逼黎元洪交出印璽，本日通電宣告已取得總統印璽。電曰：

「查此次大總統突然來津，人心惶恐。婉勸回京，未蒙允允。所有總統職務，當然由國務院攝行。苟無印璽，則文告無以施行。即政務於以停滯，節閘在邇，軍警索餉甚亟，遽陷全國於無政府地位，前途異常危險。所有黎總統到津，對於印璽辦理情形，已於元電詳陳，計已達覽。茲因黎總統派秘書隨員等到京，於本日寅刻在京法國醫院將印璽取出，交由薛總監暫行點收，京津地方安謐，秩序如常，請紓憂注。王承斌、寒。」（註六）

註一：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第五冊，頁三六一三七。

註二：「政府公報」，第二六〇八號。按：於公報第二六〇九號，再次通電說明，由國務院攝行大總統職務。而其署名則改為國務名，不以閣員具名。

註三：劉楚湘：「癸亥政變記略」，頁五一。

註四：同註三，頁五三。

註五：同註三，頁五八—五九。

註六：同註三。

十五日 孫大元帥任命胡漢民為大本營總參議，伍朝樞為大本營外交部長。

胡漢民於二月二十二日，受命為大本營總參議，同月二十八日，孫大元帥復派胡漢民、汪精衛等為駐滬辦理和平統一代表，留駐上海，致未能赴任，至是，胡漢民回粵復任大本營總參議職。伍朝樞於民國九年，孫大元帥就非常總統時，曾為外交次長。十一年六月，陳炯明叛變，伍廷芳病歿，伍朝樞居喪盡禮，居於上海；本年三月底，孫大元帥電伍朝樞來粵效力，本日，伍朝樞被任命為大本營外交部長。

（註一）

中華民國十二年 六月十五日

八二〇

孫大元帥以直系操縱北京政變，特函國會議員，各盡所能，力持正義。

孫大元帥自廣州大本營函國會議員，勸其力持正義。緣自本月六日，北京張紹曾內閣總辭職後，連日北京軍警借索餉爲名，向黎元洪要索，罷崗開會，全城鼎沸，謠言紛起。至十二日，北京軍警首長馮玉祥、王懷慶等通電辭職。十三日，黎元洪被迫偕湯薌銘及顧問美人福開森 (John C. Ferguson) 隨帶衛隊四十名，離北京赴天津。車經楊村，復遭王承斌等攔車劫印。十四日，國務院宣告攝行大總統職權，由國務員高凌霨（內務總長）、程克（司法總長）、吳毓麟（交通總長）、李鼎新（海軍總長）組織攝政政府，執行命令。北方政變，實由直系操縱，而一部國會議員，亦與直系勾結，變節投奔，衆院之吳景濂即其一例。而「全民社」等三十餘政團之議員和之。僅民黨及政學系議員一百九十餘人反對，相繼離京赴津。孫大元帥派劉玉山去京對議員詳述一切，並發此函：

「民國護法各議員諸同志惠鑒：比歲以來，軍閥橫暴，破壞紀綱，故同志集合倡正義於廣州，逆陳叛變，粵局破壞，致使各同志流離出走，初衷未遂。及文移居滬濱，仍促國會北上開會，力謀國是，欲持和平統一化兵爲工之策，以定國家之根本，以促北方武人之覺悟。不意國會方開，民八、民六問題不定，更舉廣州政府數年召集所議之案，棄而不顧；可知北方軍閥對國會同人，有利用而決無誠意矣。今日軍閥攘位，故態復萌，視民國二年以兵力挾舉總統、民國八年以非法謬竊大位，殆尤過之。夫今日之所謂北京國會者，合法與否，尙屬問題；再加以非法之行，其何以對天下？文與國會諸公，始終相共，務望勸告同人，各盡所能，力持正義，其有以兵力金錢圖竊國權者，當以去就相抵抗，文必爲諸公後盾。粵局日內可定，一俟布置妥貼，必有函電達京，商榷兩行辦法。今先派劉生成禹來京，詳述一切。北望薊門，風雲晦明，持正愛國，是所切盼。手此，順候時安。孫文、十二年六月十五日自大本營發。」（註二）

附錄：

一、北京國民黨議員通訊處轉總理孫先生文致兩院議員電（註三）

兩院議員公鑒：頃接本黨總理中山先生自廣州來電，文曰：北京民黨議員通訊處轉兩院議員鑒：艱苦備嘗，始終不渝，民黨精神惟寄國會。此次時局陡變，大盜橫行，暴力之下已無國會行使職權之餘地，亟應全體南下，自由集會，以存正氣，以振國紀。茲特派汪君精衛，駐滬招待，劉君成禺、符君夢松北上歡迎，請毅然就道，聯袂出京，無任盼切等語。合行轉告同人，希即督照，順頌議祺。王用賓、彭養光、王恒、焦易堂等謹啓。

二、上海謝慧生（持）函轉徐希三自粵來電（註四）

昨賤到否，今日接徐希三自粵來電囑轉，因恐水電亦難交到，特照抄飛送，文曰：轉北京頭髮胡同六號，凌樵庵、杭辛齋、焦易堂、李彌青、張天放、劉莪青、王治安、田梓琴、梅寶璣、王太猷、徐可亭諸兄，並轉請同人鑒：塞、銑兩電計達，國會經費籌有辦法，精衛返滬，劉符去京，專事招待，祈同人毅然決然南下，餘函詳和等。養。

國會議員四百七十五人電請孫大元帥速正名位，復任大總統。

國會議員童杭時等四百七十五人本日上電孫大元帥稱：

「廣州孫大總統鑒：竊維我們爲中華先覺，民國元勳，受國會之重託，負統治之大任，乃自黎氏復職，不問任期如何，我公謙德退讓，甘願徹履尊稱，自治領表。不期都門變起，軍警橫行，黎氏被迫離京，匿居津埠，張閣解組，莫能依法攝政，法紀蕩然，人民惶恐。竊念國家不可有二元首，然亦不可無統治之人，茲經多數同人會同商榷，僉以政局紛亂，民心無繫，繫卵之危，在在堪虞，務祈我公速正名位，復總統職，昭告中外，慰億兆雲霓之望，延民國正朔之傳。翹首南天，無任跂盼。國會議員童杭時、呂志伊、丁超五、李文治、蕭錦輝、丁象謙、李希達、焦易堂、田銘璋、楊大實、王用賓、陸祺、周震麟、徐可亭等四百七十五人叩。卹。」（註五）

曹錕通電表示對黎元洪離京事置身事外。

黎元洪十三日離京赴津，曹錕遲到本日，始通電表示意見。其措詞冠冕堂皇，一面表示與己無干，

中華民國十二年 六月十五日

中華民國十二年 六月十六日

八二二

一面暗示國會，從速大選，其弦外之音，固可知也。電曰：

「連日接北京各方來電，歷述內閣總辭職以後種種情形，鑿以事屬中央行政，非驅吏所應妄干，正在勉籌匡救之方。乃本月十三日突聞大總統倉猝離京之說，殊深詫愕！不得已致電在京軍警當局，請保衛國會，維持治安。又於昨日大總統在津發布辭職通電，政綱解紐，尤為驚悚！竊念大總統為一國元首，京師為全國首都，今於旬日之間，竟有內閣總辭職總統去位之事，國家不幸，莫甚於斯。午夜焦思，為之隕涕！現大總統既已向國會辭職，自應聽從國會依法解決，使政治入於常軌，人民有所適從，此舉國之幸，前途之福也。設使少戾常經，危險不堪言喻，淪胥所屆，歷劫難回，所望憂時君子，同心維持，早圖奠安，不勝企禱！」（註六）

中國共產黨之「新青年季刊」在廣州出版，第一期為國際共產號。（註七）

註一：「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公報」第十六號，大元帥令；「胡漢民先生年譜稿」，頁一九六。

註二：「國父全集」，第三冊，頁九一六。

註三：民國十二年六月二十八日「順天時報」。

註四：同註三。

註五：同註一，第十八號，公電。

註六：沈雲龍：「黎元洪評傳」，頁一七二，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七九〇冊。

註七：「近代中國史事日誌」，民國十二年六月十五日。

十六日 孫大元帥巡視北江戰線。

州。（註一）

本日孫大元帥率蔣中正巡視北江戰線，至英德之巫村，楊希閔等來謁，即會商戰事。夜半，回至廣州。

孫大元帥飭令嚴行究辦運動軍隊不法之徒。

孫大元帥本日命令衛戍總司令楊希閔、憲兵司令陳可鈺、公安局長吳鐵城，以近有不法之徒，運動投入各軍，領得軍章爲護符，無惡不作，致人民與軍隊日生惡感，此與救國愛民之旨，大相違背。茲派大本營偵探長李天德嚴行偵察，如查有此等匪徒機關所在，即行報告衛戍總司令部、憲兵司令部並公安局協同緝拿，嚴行究辦。（註二）

北京舊國會被迫議決，自十三日起，黎元洪所發命令概不生效。

十四日在衆議院議長吳景濂主持之下，通過由國務院攝行總統職權，是晚即在袁家花園舉行會議，與會者有吳景濂、張伯烈、袁乃寬、劉夢庚、高凌霨等，決定先致送每位議員伍佰元，以爲端午節禮金，意在收買議員。次日（十五日）前往領款者約四百餘人。未領取該款者，則派人送至議員住宅。反對派議員有拒收者，有收而爲離京旅費者。

本日下午二時，再開兩院會合會，由吳景濂主席。延長時間至三時二十分，主席報告簽到議員五百六十人，在議場者四百六十七人，休息室尚有八十餘人，屢請不來。有人主張延會，星期一（十八日）再開會合會解決一切，保派議員恐夜長夢多，發生變化，乃由鄭江灝發言反對。主張由主席指定人，到休息室催請。主席常指定陳銘鑑、鄭江灝、蔡正煌、景耀月、王茂才、雷殷、饒孟任等，往休息室催請。少頃，陳銘鑑登臺報告云：「銘鑑等到休息室向各未出席議員，徵求意見若何，擬代轉達，並請至會場說明，自有解決方法。他們（指未出席議員）有人主張延會，又有一派主張開談話會。如開談話會，他們即到場。」藍公武謂：「今日兩院會合會，係上次談話所表決，今日萬不能推翻。」駱繼漢謂：「國會組織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所載，民國憲法上之議定，由兩院會合行之。今日乃議總統問題，並非憲法會議，故不須憲法會議之人數，有兩院人數過半數，即可開會。」主席謂：「今日到會場有四百七十二人，但係解決黎總統辭職事件，出席人數究應若干，其手續如何，請付討論。」彭漢遺謂：「民二、民六會開

會合會，其人數爲兩院總數之過半數，但非討論總統問題。今日係討論總統辭職事件，關係重大，萬不能以過半數即可解決。」張我華質問主席：「現在人數既不足，即不應開會，何得出席發言。」吳宗慈謂：「今日非制憲之會議，乃解決總統辭職問題，有過半數即可開會，此種問題，似乎應由兩院各別討論，惟事情重大，時機急迫，故宜以兩院過半數之出席表決之。」陳士髦謂：「現在既非談話會，又非聯合會，不能有人出席發言。」藍公武謂：「據總統選舉法第五條第二項所載，今日宜討論黎氏因何故而去職，以解決黎氏之責任問題。」林長民謂：「會合會本爲制憲或議定制憲程序之會議，若當國家大事變動時，兩院爲謀意思統一起見，可以以過半數之出席而開會合會以解決之。但此並非法律問題，乃政治問題之一現象，將來總統選舉，係屬於法律範圍以內，自不能牽入政治問題，而引以爲例。」王玉樹贊成過半數之人數開會。呂復謂：「今日開會，乃政治問題上之一重大事件，本席贊成林議員長民之主張。但國會爲立法機關，應以法律爲根據，若非常事變，尤應注意法學。今日到會而不出席之議員，當然有一種主張，爲尊重同人共同之意思，以引於法律軌道上，似須先謀疏通之方法，本席主張開談話會，請議長諮詢衆意。」駱繼漢主張即開談話會，繼續開大會。主席按報號次序，請鄭江灝發言。鄭江灝謂本席意見，擬在談話會內發表。王乃昌謂：「翻閱各國政治史，每當政變之際，國會當然有一種表示。現在不出席之議員，自然有一種主張，宜暫改談話會，俾其充分發表意見，復繼續開會合會以解決之。」主席以王乃昌動議即開談話會，諮詢衆意，衆贊成，遂開談話會。仍由陳銘鑑等，往休息室催請未出席各議員入場，時正四時。開談話會時，彭漢遺謂：「黃陂任期，自馮河間代理滿後，已無辭職之可言，現在既已棄職，本會宜討論一切之善後問題。」陳家鼎謂：「黎元洪自民六、十二（按民國六年六月十二日下令解散國會）以後，爲民國罪人，其間任其遷延一年之久，實爲國會之差，當然許其去職。」張魯泉謂：「黎已遯去津門，按大總統選舉法第五條第二項，應由國務院攝行大總統職務。現在宜訂於

星期二（十九日）組織選舉會，選舉繼任總統。」籍忠寅謂：「總統選舉法，應於三個月內組織總統選舉會，按之約法，一方面由國務院攝行職務，而辭職問題，國會無明文規定，不宜自投入漩渦。」牟琳主張即日解決黎氏辭職事件。馬驥登臺發言，略謂：「值此時局危急之秋，應用快刀斬亂麻方法處之，如就法律說，鄙人有三疑點。（一）解釋任期問題，是否為憲法會議之職權。（二）辭職問題，是否為大總統選舉會之職權。（三）解職問題，法律並無明文規定，應用何種手續，均有詳細研究之必要。惟今日所急宜解決者，對於黎元洪出京後所發表之非法命令，不能不設法制止。故本席提議，仍恢復大會，表決大總統黎元洪六月十三日離職出京，應即依大總統選舉法第五條第二項之規定辦理。自十三日起，黎元洪所發命令概不生效。」主席問馬議員之提議有無附議者。附議者二百餘人。主席遂宣告改開大會，以馬議員之提議付表決。張端發言反對，吳宗慈謂：「本席對於馬君之提議，極端贊成。如不贊成，試問黎元洪如在津下令解散國會，同人將如何表示。」駱繼漢謂：「大總統既已離職出京，則國會主張依大總統選舉法第五條第二項之規定辦理，係當然之辦法，無反對餘地，請主席付表決。」主席報告在場人數四百七十二人，宣告以馬之動議付表決。贊成者請起立，起立者三百五十四人，多數。遂散會。（註三）隨即咨文國務院。

國務院得此咨文，乃正式通電全國，自十三日起，黎元洪所發命令文電，概不生效。電文如下：

「北京參議院、衆議院、各省巡閱使、北京馮檢閱使、各省區督軍、督理、省長、都統、總司令、護軍使、鎮守使、師長、旅長、省議會、各法團、各報館均鑒：本日准參衆兩院咨開，爲會咨事本月十六日開參衆兩院會合會，提出大總統黎元洪六月十三日離職出京，應即依照大總統選舉法第五條第二項之規定辦理。自六月十三日起，黎元洪所發命令文電訊概不生效。經衆討論多數可決，相應備文咨達，查照等因。特此電達，希即查照。國務院、銑印。」（註四）

附錄：吳爲禍首（註五）

中華民國十二年 六月十六日

中國政客不能自樹一幟，別開生面，標明宗旨，號召全國，與環境之惡魔戰，為國家建百年不拔之基，謀長治久安之道。惟假借名義，依附軍閥，以為攘奪利權，及身富貴計。然電光石火，轉眼即滅，而國家之禍亂隨之，洵可哀也。直系軍閥於十一年夏，恢復法統，原為曹錕謀選總統，主此謀之首要人物，厥為衆院議長吳景濂。吳為人，不學無術，使氣逞強，六年因閣員不遂，與段祺瑞內閣不睦，致以參戰案之爭，釀成護法之戰，國家擾攘重六年。在南中護法，仍遇事把持，意氣憤張，致西南內訌，護法解體，其他侵蝕國會經費，腦滿腸肥，猶餘事也。吳景濂自恢復法統後，即以包辦曹錕大選為己任，恒語人曰，無論如何，誓不再作亡命之想。遂日與直系要人蠅營狗苟，以徼私利。然其同派之褚輔成、白逾桓等頗不嫌其所為，屢持異議。吳內部既受牽制，不得逕情直遂。乃一面與直系周旋，一面要索以鉅額黨費及自身組閣為報酬。直系苦其條件過苛，日久不得要領，適參議院議長改選，乃以重金改助王家襄競爭，約定王常選後，即召集開會，解釋黎元洪任期，並促成曹錕之總統。詎其同院議員楊永泰為王勁敵，凡南下護法之議員多助楊抗王，相持逾半年。直系又不得逞其計，至是遂一變而取急進手段。意黎元洪遁走後，中樞無主，國會責任所在，不得不迫而選舉，而吳景濂勾結已久，一旦形勢變遷，自亦易於就範，故釀成政變之第一原因，實由吳景濂尸之也。迨內閣辭職，軍警逼宮，公民團包圍，當此危疑震撼之際，可以排大難者，舍國會莫由。而兩院議員八百餘人，發言盈廷，莫衷一是，吳為議長，時參院議長王家襄解職後尚未選出繼任，領袖羣倫，若吳能持大體，一面曉實力者以大義，中止其強暴行為，一面即依據議員提案，時附曹議員已提案三十餘起，請開會解釋黃陂任期並組織總統選舉會，發出議程開會，將黎元洪任期依法解釋，使廢立元首之權，不至完全操諸武人，國家紀綱，法律尚有幾希維繫，吳為教忠曹氏，及保全大局，息事寧人計，俱當如此，乃吳於政潮發生後，即袖手作壁上觀，不置一詞。彼時調停者亦以斯說進，吳嚴詞拒之。聞吳所以堅決至此者，則以受王承斌勸誘之故。先是王自劫軍奪印之後，知為國論所不容，萬一再選不成，已身當負罪魁之責，異常惶恐，乃急遣其秘書長雲章入京求吳助，瀕行語雲曰：余與廉伯屬師生，汝與廉伯親為中表，廉伯倚念以誼，應即召集兩院聯合會，解除黎元洪職務，另選，如再徘徊，余二人與廉伯當斷絕一切關係，各行其是。廉伯所求者，國務總理耳，余以全力保其必得。吳聞之大悅，乃不顧一切以助之。於是遂有六月十六日之非法議決，是吳之誤國，並誤曹氏，實利令智昏，

誠百喙莫辯也。著者曾於六月九日，往謁吳，語之曰：國會爲國家法律主權機關，當茲政潮，危及國本，君領袖我輩，何不發一言，畫一策，君縱不爲黃陂計，寧不爲國家，爲國會計乎。吳答云：余不爲黃陂幫忙，亦不爲曹錕幫忙。著者曰：君之此言，卽爲曹錕幫忙，然曹錕亦爲君所誤矣。相與不歡而罷。故今次政變，吳景濂實爲禍首，特表而出之。

註一：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第五冊，頁三七。

註二：「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公報」第十六號，大元帥訓令，第一九四號。

註三：劉楚湘：「癸亥政變記略」，頁五九、六二。

註四：「政府公報」，第二六一〇號。

註五：同註三，頁七五、七七。

十七日 孫大元帥特任蔣中正爲大元帥行營參謀長。

四月十日，蔣中正懇辭大本營參謀長職，孫大元帥曾以人才難得，於十四日電許崇智催蔣中正來粵，襄助革命。蔣中正爲孫大元帥堅毅之革命精神所感，乃回至革命基地——廣州，追隨效命。至是孫大元帥特任蔣中正爲大元帥行營參謀長，倚爲左右手。（註一）

按：中國國民黨黨史會藏國父任命蔣中正爲大元帥行營參謀長手令原件，日期爲民國十二年六月十六日，較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公報所載提前一日。（註二）

孫大元帥令准中央銀行行長林雲陔辭職。

林雲陔原任大本營秘書，自上月二十九日，孫大元帥發表林雲陔爲中央銀行行長後，林雲陔卽以事非所專，呈請辭職，本日，孫大元帥令准之，（註三）並另任命副行長宋子文代其職位。（註四）

中華民國十二年 六月十七日

中華民國十二年 六月十七日

八二八

中國國民黨籍議員通電，指稱十六日兩院會合會出席人數，不足三分之二法定人數，以過半數表決，係屬違法。

國民黨籍議員本日通電，指稱十六日兩院會合會出席人數，不足三分之二法定人數，以過半數表決，係屬違法；且原先通告十六日開會議題為解決黎大總統辭職事件，竟未經變更議事日程手續，而乃涉及其他問題，亦屬不合法舉措。故凡十六日兩院會合會之表決，應作無效。其通電如下：

「各報館鑒：前日接兩院通告，十六日下午二時開兩院會合會，解決黎總統辭職事件，議員等屆時到會，吳景濂主席，報告在場人數四百四十餘人。旋有人提議會合會人數，依法須有三分之二以上出席，方能開會，爭論未決，已逾三時四十分，衆議改為談話會，當推陳銘鑑等九人，赴各休息室邀請未出席之議員，陳等以已開談話會相號召，始有十餘人續入會場。按三分二人數，仍差百八十餘人，乃駭漢動議請照過半數人數，仍改為會合會。主席草草諮詢，突由馬驥提出通電文一紙，謂黎總統現已棄職赴津，應適用大總統選舉法第五條第二項之規定，所有三日以後命令，一概無效，請主席付表決。表決結果，並未報告人數，遽行通過。此當時會場經過之實在情形也。查解決總統辭職事件，應依總統選舉會之人數行之。去年八月八日衆議院常會，表決退還總統辭職咨文，即以「大總統係總統選舉會選出，辭職咨文非一院所能收受為理由。」是此種會合會，須有三分之二以上人數，毫無疑義。即退一步言之，通用國會組織法第二十一條，其人數亦須以五分之三以上。今對於國家非常事件，竟敢以過半數之列席員，草草表決。結果是否成立，亦不明白宣告。此種會合會，不知有何根據，本何理由。其不合法者，。會合會開會，通告為解決黎大總統辭職事件，則對於本議題只應以贊否付表決，不應涉及議題以外。乃於應否准其辭職不著一字，而乃涉及其他問題，並未經過變更議事日程之手續。通告與表決，竟如風馬牛之不相及，覆雨翻雲，莫此為甚，其不合法者二。憲法會議規則第六條，議員出席不足法定人數，議長得展長時間，展長滿一時仍不足數，應宣告延會。今通告明載開會為二時，乃至三時四十分宣告延會，竟改為談話會，而旁聽之人如故，復由談話會再變而為會合會，不依法定時間及程序，從心所欲，變換無常，視議會為兒戲，等國事於弁髦，其不合法者三。議員等

本良心之判斷，爲正義之主張，敢據上述各種理由，宣告中外，凡十六日兩院會合會所有表決，應作無效，邦人君子，幸垂察焉。」（註五）

附 錄：

一、褚議員輔成等二百餘人否認會合會違法議決文件宣言書（註六）

萬火急。分送大總統、國務院、各部院署、各省巡閱使、督軍、省長、總司令、督辦、督理、檢閱使、護軍使、鎮守使、都統、師、旅長、省議會、總商會、教育會、各工會、各農會、各法團、各報館均鑒：昨接兩院通告稱，茲定本月十六日下午二時，開兩院會合會，解決黎大總統辭職事件，屆時務希惠臨爲盼。等語。又閱十七日各報載稱：是日開會，是衆議院議長吳景濤主席，延長時間至三時，報告簽到議員五百六十七人，到場列席者僅四百六十七人。其餘各員因主張不同，均在休息室，不願列席，不足憲法會議或總統選舉會之法定人數，不能開議。經林長民、駱繼漢等先後動議，主開談話會，照章旁聽人一律退席，乃突由馬驥提出動議，謂大總統黎元洪六月十三日離職出京，應即依照大總統選舉法第五條第二項之規定辦理，自六月十三日起，黎元洪所發命令文電，概不生效。旋由主席當場宣告，改開大會，即以馬驥之提議付表決通過，遂宣告散會，並以比項提議備具咨文，鈐用參衆兩院印信，會銜咨達國務院等語。此種舉動，種種違法，同人萬難緘默不言。查國會組織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民國憲法之議定，由兩院會合行之，前項會合，即名曰憲法會議。非有議員五分之三以上之出席，不得開議，非出席議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不得議定。又查大總統選舉法第二條，大總統由國會議員組織總統選舉會選舉之。前項選舉，以選舉人總數三分之二以上之列席投票，以滿投票人數四分之三者爲當選。是前者由兩院機關之會合而成獨立之憲法會議，後者則由國會議員份子之集合，而成獨立之總統選舉會。各有一定之職權，各有一定之名稱。遍查民國法規，並無所謂兩院會合會者。今此次通告開兩院會合會，儼成一種獨立之機關，究竟根據何法何條，此違法者一。民國總統准否辭職，辭職程序應由何種機關主辦，法律本無明文。縱總統之職可辭，亦必由原選機關，所謂大總統選舉會者辦理。乃此次通告，不惟開大總統選舉會解決，而付諸毫無根據之兩院會合會，其意何居。此違法者二。是日到場列席人數，既未足總統選舉會之三分之一，且不及憲法會議之五分之三，當然非國法上之機關，改開談話會，以

中華民國十二年 六月十七日

便私人意見之交換，原無不可。惟向例談話會與私室談心無異，不能適用表決。不能發生拘束力，安能對外有所表示。此違法者三。查臨時約法第二十一條，國會之議事須公開之，是日改談話會後，乃乘旁聽人之完全退席，忽又宣告改開會合會，任意變化。以政權更迭之重大事件，竟付之秘密議決，不令天下共見共聞，謂無隱情，其誰信之？此違法者四。兩院會合會，國法既無此種機關，會合會以過半數列席，列席員過半數之議決，尤為絕對無據。議員除名，依院法第七十九條，尚須出席議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可決。議長解職，依院法第二十一條，須得有總議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可決。彈劾國務員，依約法第十九條第十二款，且須總員四分之三以上之出席，出席三分之二以上之可決。今對於國之元首，解除其職務，移轉其事權，乃由絕無根據之機關密議，以最低限之過半數行之。此違法者五。辭職問題，非會合會所能解決，過半數出席，過半數表決，於法無稽。觀是日在場議員之演說詞，本一致承認，惟當場有人出而解釋，謂此次突生政變，非法律問題，乃政治問題之一現象，兩院既為謀統一意思起見，不妨以簡單辦法行之，遂置辭職事件於不問，避重就輕，由馬驥提出此種含混其詞之動議，果屬政治問題。原專屬國會之職權，自應由兩院各別開會行之，豈容於法無據之機關，妄行越俎，此端一開，此後凡屬國會職權以內者，隨時可為會合會攘奪以去。兩院制之精神，將根本破壞，此違法者六。查大總統選舉法第五條第二項，大總統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以副總統代理之。副總統同時缺位時，以國務院攝行其職務，各國元首雖京遠適異地，賅見不鮮。而執行職務之地點，法律更無限制之明文，出京固不得即謂之離職。而離職出京，亦不能逕認為選舉法上之所謂因故。軍警、流氓圍宅騷擾，直構成刑法上之妨害公務罪，安得釋為因故不能執行職務。如以此種犯罪行為，強作因故不能執行任職之解釋，則總統選舉法，實為教亂獎奸之資耳。同人並無所愛於黎元洪，亦無庸為其辯護，即退一步言之。此次黎氏離職出京，洵為選舉法上所謂，因故不能執行職務，亦應由憲法會議解釋，萬不能由兩院會合會認定之。此違法者七。查國務院官制第二條，國務院以國務總理各部總長組織之。第三條，國務總理為國務官員首領。第十條，國務會議時，以國務總理為議長。今之國務院既無總理，合法閣員不及半數，且全體辭職，復經免職，當然已無國務院之資格，亦安能攝行總統職務。此違法者八。黎氏受迫，不能死守殉國，誠難寬其諒責，惟辭職問題，既未經總統選舉會之解決，而繼任之日期，又未經憲法會議之解釋，則未經依法解職以前，其所發布之命令函電，是否生

效，豈能任意宣告。況兩院會合會之自身，既爲非法機關，又安能宣告他機關之行爲無效。而該會竟悍然行之。此違法者九。此次馬驥所提之動議，咨達國務院，既非在兩院提出，亦未報告兩院許可，何得擅用兩院會銜之咨文，擅鈐兩院之印信，會合會之自身，並印信而無之，更何得謂爲依法組織，此違法者十。同人等對於今次政變，並無擁護何方，反對何面之成見。惟議員職責所關，在法言法，不能知而不言。況以一國元首，受軍警流氓之騷擾，致不能安於其職，而國會未聞主持正論，整飭紀綱，乃組織一似是而非之機關，與軍警流氓相呼應，合力以去之，天下後世，其謂之何。而今後之爲總統者亦危矣。覆轍相尋，政變迭生，將永無寧歲矣。夫以法律無據，權責不屬，人數不定之機關，若竟聽其任意處決國之大政，舉國熟視無親，不亟爲匡正，則一切法律可以燒毀，一切機關亦可退聽矣。毀法兆亂，同人怒焉憂之。茲合鄭重宣言。六月十六日兩院會合會之議決，種種違法，根本無效，除要請兩院依法組織合法機關，另行議決，以維法紀外。特電聲明。尙祈國人嚴重監視，一致匡持，大局幸甚。參衆兩院議員褚輔成、吳崑、郭同、王用賓、白逾桓、李爲綸、高仲和、黃雲鵬、潘江、沙彥楷、杭辛齋、詹調元、丁惟汾、茅祖權、丁超五、劉榮棠、王恆、張大昕、凌毅、邱冠秦、田桐、田稔、王篤成、于洪起、趙舒、彭養光、于恩波、楊時傑、時功玖、劉燮元、覃振、張善與、王安富、王汝圻、王紹鑒、盧仲琳、汪秉忠、葉夏聲、蔣鳳梧、鄒魯、胡應庚、尙鎮圭、高杞、丁佛言、訥謨圖、周澤苞、鄭萬瞻、湯漪、劉星楠、解樹強、向乃祺、王葆真、鍾才宏、梁昌誥、孔昭晟、李執中、孔慶愷、王兆離、劉盟訓、耿春宴、劉重、蔡達生、秦肅三、寇遐、李正陽、唐哀廈、景定成、舒祖勳、陳國璽、袁弼臣、孫鏡清、唐玠、丁騫、黃汝鑑、王廷弼、霍椿森、楚緯經、陳宗常、范熙壬、劉振生、王立廷、楊振春、張瑾雯、吳淵、李汝翼、湯用彬、萬肇河、熊兆渭、邢鱗章、余司禮、廖希賢、王秉謙、焦易堂、董耕雲、蕭輝錦、蕭炳章、童杭時、周震麟、王樂平、續桐溪、竇應昌、李文治、呂志伊、馮自由、王鴻龐、謝良牧、侯元耀、賀昇平、張華祖、王法岐、陸祺、王宗堯、徐蘭墅、邵瑞彭、王人文、孫光庭、趙仲、陳祖基、張大義、丁文瑩、徐傳霖、李自芳、李鳳威、王源瀚、劉新桂、李安陸、陳祖烈、金兆棧、楊永泰、文登瀛、符鼎升、王有蘭、李肇甫、李英銓、雷煥猷、潘大道、黃攻素、周之翰、李克明、楊士聰、丁佩毅、萬寶成、趙守愚、張華瀾、梁登瀛、蕭汝玉、姜繼、魏鴻翼、韓玉辰、章士釗、唐理准、張光煒、陳光譜、張則川、阮

中華民國十二年 六月十七日

八三二

毓崧、王斧、黃伯耀、朱淳恩、蔣曾煥、陳尙裔、徐兆璋、瞿啓甲、楊擇、孫熾昌、郭椿森、高家驥、金溶熙、沈椿年、張世楨、周繼濬、鄭際平、陳時夏、周學宏、丁儁宜、王式、蔣著卿、余名銓、孫棣三、陳燮樞、傅師說、盧鐘嶽、朱騰芬、楊山光、楊夢弼、沈智夫、張映闌、張全貞、陳時銓、蔣宗、周樂山、劉楚湘、陳光勳、蔡復靈、潘學海、凌鴻壽、劉緯、曾銘、劉映奎、李燮陽、彭建標、胡兆沂、彭邦棟、祝光樾等同叩、禡。

一、議員丁佛言郭同致吳景濂函（註七）

運伯議長仁兄足下：昨午會合會以過半數出席，過半數可決馬彥充提出之案，弟等詳加研究，認為違法，請為足下陳之。查馬案之上半截，所謂大總統黎元洪去職離京，應依照大總統選舉法第五條第二項辦理者，若認為係法律問題，則應查照民二九月之先舉總統，後定憲法之先例，依據國會組織法第二十一條第二項辦理，則非過半數之出席，過半數之可決也。若認為係政治問題，則應由兩院開會議決，更非會合會可以過問也。馬案之下半截，所謂自十三日起，黎元洪所發命令無效者，則是解除黎元洪之大總統職也。查大總統之解職，有約法第十九條第十一項及第四十一條之規定。除此而外，國會別無明文，可隨便解其職權者。今黎氏棄離職京，應依約法第十九條第十一項及第四十一條所定辦理，亦非會合會之過半數出席過半數可決。即可解其職者，查大總統之選舉，出席人數為三分之二，大總統之彈劾，出席人數為五分之四以上，此皆法律所明言者也。今乃以會合會之過半數出席，遂解其職，開此違法先例，後之為總統者，得不太危險乎？世界各國有以過半數之出席，投票倒內閣者。近時兩院對內閣以此行之，我同人尚有謂為違法者。今以過半數之出席表決，解總統之職，其違法之程度，比之前此之倒閣又何如。准此以論，昨午之會合會議決案，實為違法，在根本上不能發生效力。公為會合會之主席，當然負此違法責任，請速設法糾正，若必固執己見，以委曲法律，則國會將為國人所唾棄，恐有根本之憂。弟等竊以為黎氏棄職離京，罪不容赦，並非可以解職了事。但其在未經依約法第十九條第十一項及第四十一條規定辦理前，黎氏之大總統職權，並未解除。其所發命令，如於手續無缺誤者，即不能認為無效，本此以論，則今之國務院即為既經辭職，又經正式明令免職之人員，則無大總統選舉法第五條第二項攝行大總統職務之資格。況有閣員而無總理，於責任內閣之本來，猶有未合者乎。弟等私心並不相袒護何人，反對何人，但軍警流氓可以無法妄為，我國會議員則斷斷乎不可出此。弟等

與兄患難相共有日矣，區區人格，區區顧全法紀之心，當爲高明所久知。弟等素以此自矢，竊願兄亦以此自勵焉，破壞法律，以附和軍警流氓之所爲，縱一時依傍他人勢力，人無如我何，獨不顧天下萬世之公論乎。辱在知交之末，敢附忠告之義，區區微忱，尙希諒察。如何設法糾正，幸以賜教，弟等竊所樂聞也。專此，敬頌、勳祺。

註一：「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公報」第十六號，大元帥令。

註二：黨史會藏國父手令原件。

註三：同註一。

註四：「革命先烈先進傳」頁一〇八八。

註五：劉楚湘：「癸亥政變記略」，頁六五—六六。

註六：同註五，頁六二—六五。

註七：同註五，頁六六—六七。

十八日 東江戰事激烈，陳炯明軍稍佔優勢，各方謠傳陳炯明有悔悟之說。

東江討賊戰事時好時壞，陳炯明軍據惠州頑抗，並自潮汕方面增援反攻，討賊聯軍被迫後撤，戰事失利。惟其時各方謠傳陳炯明有悔悟之說。（註一）

附錄：粵省和局不易實現（註二）

自中央發生政變後，廣東雖仍在混戰中，然形勢亦漸呈變化，卽外間喧傳孫、陳有媾和之說也。據某方接香港電訊：李烈鈞、鄒魯、姚雨平等，奔走孫、陳媾和，陳所提條件之大綱，（一）魏邦平長粵，（二）各路防地另行協商。滇軍范石生兩師長均表示反對，東江戰事雖因此緩和，而和議之能否成立恐不易辦到也。又聞黃大偉亦提出媾和方案（一）陳部全體會同滇軍移師攻贛，（二）駐粵桂軍全數回桂收拾廣西，（三）東江留陳軍一部分，須省政府接濟餉械，（四）陳部宣誓擁戴中山。此種方案顯有左袒孫氏之意，而欲陳氏勉就，範圍並將其大軍調出，以削其在粵之勢力，陳氏萬難服從，以現勢觀察孫、陳媾和斷無成立之望云。

中華民國十二年 六月十八日

沈鴻英部右翼謝文炳攻陷英德。

北江戰事逆轉，重鎮英德成爲爭奪之地，本月八日，沈鴻英及北軍曾一度占英德，旋被擊退。後又續攻，沈部右翼謝文炳率逆軍於本日再陷英德，北江戰事益趨不利。（註三）

舊國會議員劉楚湘，提議組織國政委員會，攝行大總統職務。

黎元洪於離京前，曾下令免除張紹曾暨全體國務員本兼各職，而內務總長高凌霨竟在黎出京後，召集財政、海軍、司法、交通四總長自行復職，並湮沒黎元洪所發佈之命令，使之無法完成法定程序，刊登於政府公報。依附曹錕之議員吳景濂、馬驥等，非但不能維護法律，彈劾復職閣員暨勒逼總統之軍警，反而玩弄國會，通過由「違法內閣」攝行大總統職務及自十三日後黎令無效等案。議員劉楚湘等甚以爲不當，乃提議由國會組織國政委員會攝行大總統職務，並剋期制成憲法，選舉大總統，組織正式政府，以謀統一。其提案如下：

「黎大總統於六月十三日出京，出京之前，由公府秘書廳發下命令三道：（一）准免國務總理張紹曾本兼各職。（二）特任李根源兼署國務總理。（三）准免全體國務員本兼各職。並致函兩院，聲明本大總統認目爲前在京不能自由行使職權，已於本日移津等語，迨抵津後，又致電兩院辭職，茲兩院訂於本月十六日，開兩院會合會，提議黎大總統辭職事件，議者將援引大總統選舉法第五條第二項，以爲解決此案之根據。本席竊以解決此案，須究其原因，層層分析，方得解決之方案，試設問如下：

（一）黎大總統因何故不能執行職務？

（二）張紹曾內閣是否存在？

答第一問者，皆以爲因最高問題，黎大總統方被迫出京，然此乃內幕活劇，略述誅心之論。而其所擇現於外，釀成政變之原因，蓋由於府院之爭。張紹曾內閣，以全體辭職爲脅迫，黎大總統組織繼任內閣不成，而端陽節關在邇，

軍警餉項，及各種政費無出，始迫而出走。欲答第二問，則須再設一問：

黎大總統於六月十三日出京前所發下之三道命令是否有效？

答此問者，皆以此三道命令，雖有大總統印蓋於上，國務員副署於下，命令之實質雖具，而未經政府公報印布，認為形式未備。然究此形式未備之原因，蓋由於張紹曾閣員，於黎大總統未出走之前，則具呈全體辭職；於出走之後，則除張紹曾及一二閣員外，俱自行便宜復職，並通電攝行大總統職務。因是故障，則黎大總統未出京以前所發下之三道命令，當然為自由復職之閣員所湮滅，不令公布。形式之不能完備，為必至之結果，且因其辭職復職之關係，構成三種罪狀：

(一)以辭職逼走大總統。

(二)因復職而湮滅大總統命令。

(三)以免職之國務員，擅行便宜復職。

據上論斷，為國家紀綱法律計，對於已免職而擅行復職，並通電攝行大總統職務之閣員，當提案彈劾，以聲其罪，若再由兩院會合會，援引大總統選舉法第五條第二項，加以法律之保障，則是國會自蹈於違法，何可對天下後世，以本席意見，黎大總統未出京以前所發下之三道命令，以法律嚴格之解釋，當然認為有效。茲總統出京，內閣免職，國家已陷於無政府狀況，國會為主權機關，當此政變，應開兩院會合會，選舉國政委員會，依大總統選舉法第五條第二項，攝行大總統職務，並於三個月內，制成憲法，即組織總統選舉會，選舉大總統，改組正式政府，以謀統一而奠國基，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組織國政委員會條文附後：

一、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第五章第四十三條至第四十七條，國務員之職權，暫由國政委員執行之。

二、國政委員會，以國政委員九人組織之。

三、國政委員之選舉，由兩院議員總數五分之三之列席，用無記名投票，連寫九人行之，以得票過半數為當選，但第一次投票不能足額時，須繼續投票，至足額為止。

中華民國十二年 六月十八日

八三五

中華民國十二年 六月十八日

八三六

四、國政委員會執行職務，以三個月爲期，至次任大總統選出就職之日爲止。」

劉楚湘事後特撰「政變後非法會合會始末記」一文，說明吳景濂、馬驥、吳志慈等依附軍閥，玩弄民主議會之內幕，暨劉楚湘提出本案之經過詳情。全文如下：

「按六月十三日政變原因，由於本年入春以來，憲法會議屢次流會，其故又由於國會中分子複雜，無責任心者甚夥。熱心憲法者怒焉憂之，以國家擾攘十年，國會三次集會，衆院任期本年屆滿，若憲法再不能產出，則無面目以對天下，乃共商一懲獎之法以促成之。於是提案修改憲法會議規則，每次出席者，給出席費二十元；缺席者，扣歲費如之；請假須有議員五人證明，缺席十二次者除名。並修改國會組織法，將憲法會議由兩院議員總數各三分之一之出席人數，改爲五分之三，又四分之三之表決人數，改爲三分之二。此項出席費，由衆院議長吳景濂、參院前議長王家襄、及湯漪、褚輔成等，就商於黎大總統。黎卽慨然允爲代籌，乃召國務總理張紹曾及財長劉恩源、交長吳毓麟、稅務督辦孫寶琦等，入府商議。後由孫寶琦商同總稅務司，由建築海關經費項下，撥借七十萬兩，以三十萬兩作駐外使館經費，四十萬兩作制憲經費。此議成後，保方聞之，深滋不悅，以黎此舉爲示惠國會，有蟬聯總統意，遂決計逐之，而旬日來議員中提案請開會解釋總統任期者，亦有數十起，乃由保派閣員內長高凌霨、交長吳毓麟、及派署財長張英華等，於閣議席上，提出以撥借此款，未經國務會議議決呈請，逕由大總統命令處分，有侵奪國務院權限之嫌。並因免梁文門稅關監督陶立職，以馮玉祥秘書薛篤弼繼任之命令，黎擱置未下，張紹曾內閣卽以此二事爲題，引咎辭職。黎派員將薛呈退還慰留，而張已赴津。當張出京之前，保派原與約定，俟黎遁走後，卽迎張回京復職攝政。張固貪戀權位者，固有此約。且恃馮玉祥爲後援，始允辭職，孰知黎走後，張卽爲保派所排，僅由內長高凌霨召集財、海、法、交四部閣員，自行復職，由高領銜通電攝政。保派之居心狡猾，及張紹曾之爲其所騙，思之眞堪發噱。余提此案，因黎出走之日，適衆院開常會，接黎決定出京之信，且云將先到衆院宣布出京理由，並送交大總統印信，由衆院保管。而候至三時，聞黎已搭車出京，當時卽由吳景濂約集各政團重要分子，在休息室商議，余卽發言國家不幸，復適今次政變。現在總統出走，內閣辭職，（時尚未聞黎出走前已發下之三道命令），國家合法

主權機關，只餘一國會，應請吳議長先與實力派接洽，若要國會出而維持政局，國會不得不一伸法紀。先提案查辦逼走總統之軍警，及賄買公民團，包圍京廠胡同黎邸之人。時褚輔成、湯漪、林長民、馬驥等均紛紛發言，僅決定於次日（十四日）開兩院談話會，商量辦法。至十四日開會，先已接黎由天津致電兩院辭職，並請依法由國務院攝行其職務。（此電係王承斌擬就在天津車站扣留黎十餘小時，脅其署名代發者。）於是首由吳宗慈登臺發言，即根據黎辭職電文，主張於十六日開兩院會合會，解決此事，並謂此時不宜多有議論，須以快刀斬亂麻之手段行之。羣相鼓掌，呼請散會，褚輔成尚登臺發言，謂亦須為國家維持紀綱法律，將肇事之軍警，及逼走總統之人，由國會提案查辦等語。時議場人聲嘈雜，羣呼散會，吳議長亦不能維持秩序，遂亦宣告散會。余乃尾追吳至國務總理休息室，嚴詞詰伊，何不令褚君畢其詞，即宣告散會，吳以無法維持為答，時各政團中堅人俱在座，吳即約往總統休息室，商議十六日會合會預備事件，余亦偕往。坐定，首由籍忠寅起言，謂不必由會合會准黎辭職，代人受過；只須依照大總統選舉法第五條第二項「大總統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以副總統代理之，副總統同時缺位時，由國務院攝行其職務。同時國會議員於三個月內自行集會，組織總統選舉會，行次任大總統之選舉。」辦理甚覺圓到云。時林長民、藍公武、馬驥、陳銘鑑、駱繼漢等均相繼發言，大致均贊同籍之意見，唯主張於三個月內總須先將憲法完成，方選總統，以符先憲後選之宗旨。余亦起而發言，略謂國會八百人中，心理可約分三派：（一）為熱心速選總統，對於憲法則不顧其成功者。（二）為僅顧制成憲法，對於選舉總統則甚消極者。（三）為憲法總統兩者俱要，唯必須貫徹其先憲後選之宗旨者。現在總須融和此三派心理，對於目前政變，有一正當處理，以保國會名譽。否則不唯名譽莫保，即國會人數，悉亦從茲瓦解，則憲法總統俱無產出之望云云。於是吳景濂起言，謂為融和余所言之三派人意見計，唯有決定先制憲法，後選總統。依總統選舉法，國會議員於三個月內自行集會，組織總統選舉會，行次任大總統之選舉。國會即可於此三個月期中，先將憲法制成，由七月算起至九月底，務將憲法全部三讀完成。至雙十節日上午公布憲法，下午選舉總統云云。在座者俱贊成吳說，復由王家襄起言，謂以後辦法雖已決定，唯十六日會合會，須先預備一提案，待開會時方有頭緒。於是羣相商議，將標題寫出：『黎大總統因故不能執行職務，副總統同時缺位，應由國務院攝行其職務，同時國會於三個月內組織總統選舉會，行次任大總統之選舉。』即公推王家襄為提案人，在

座者俱連署，約有三十餘人。馬驥執此案要余連署，余終覺此案關係太大，難以下筆，乃語馬曰，斯事體大，容余再爲考慮，以拒之。散議後，吳景濂約往濟南春酒宴，余亦不辭，宴將終，見京津晚報，將黎出京前所發下之三道命令登出，余即執報示座客曰，有此三道命令，現內閣業已免職，黎未出京前，在職之時，所發命令，不能不認爲有效。今日諸公議定之提案，恐須另行研究，以有此三道命令，則問題逾形擴大，不能將此草草作爲定案也。於此羣相駭愕，聚看比三道命令，不置一詞而散。十五日，民憲法同志會（余舊掛名該黨）開會討論王家襄等所提案。吳景濂主席，由馬驥報告提此案之經過，余即發言反對，略謂國會爲最高立法機關，斷不可無文玩法，將法律事實拋開不講。茲內閣業經黎大總統在京前命令免職，何可攝政？黎一年來既經國會承認其爲大總統，則伊在職時所發命令，何可認爲無效？國會兩遭解放，而能兩次恢復者，亦由法律神聖爲之保護。今直系軍閥噤令內閣辭職，並煽動軍警賄買公民，逼走總統，總統逼走之前，已將內閣全體免職，乃總統出走後，以免職之內閣，擅敢自由復職，國家紀綱，法律尙復何在。國會爲法律神聖機關，對此毀法亂紀之徒，不以法律繩之，反加以攝政之名，是國會與毀法亂紀之軍閥，內閣同惡相濟，爲其玩弄之傀儡，殺人之機械，吾輩何面目以對天下後世。今惟有推翻現在自由復職之內閣。李根源既形格勢禁，不能出而代閣，只有認國家日前陷於無政府狀況，由國會選舉國政委員，組織國政委員會，代行國務院職權，攝行大總統職務，依大總統選舉法第五條第二項，以三個月爲期。國會在此三個月期中，先將憲法制成，然後選舉大總統，改組正式政府云云。當時詞頗激昂，張瑞堂起而駁余，謂黎所發下之三道命令，未經政府公報公布，手續形式俱未完備，不能認爲有效。余云現內閣自由復職，當然將其免職之命令擱壓，不使發表，此因非常事變而然，何可認爲無效。馬驥亦駁余，謂國政委員會，事實上殊難做到。是日呂復亦發言，大致謂此問題甚重大，明日會合會不可草率通過，主張不出席，以俟從長討論。馬驥、趙世鈺、羅家衡等，則主張出席。在座者紛紛議論，主張出席與不出席者約相當。吳乃起言，伊爲議長，開會時爲主席，今日不能將出席不出席付表決，若表決爲不出席多數，則伊勢不能遵守黨義云云。即宣告罷會，吳復約到會同人往別室談話，吳將去歲直奉戰後，擁黎復位之經過，重述一遍，末謂黎之爲人，外忠厚而內狡猾，此次政變，實由伊運動下次連任所釀出，國會不可以機關去殉個人。又謂護法數年，國會頗沛播遷，由粵而滇、而蜀，到處俱託庇軍閥之下

，現在國中軍閥，無論南北，俱是一丘之貉，伊此後生活，決不出燕京一步云云。在座者談話甚多，不能盡記。余復言非將國會機關去殉個人，黎之爲人若何，可不必論，惟直系以此等強暴行爲逼之出走，吾輩非爲黎個人鳴不平，實因國家紀綱法律，不能不說幾句公道話，想一個正當辦法，爲國會顧全體面。吳聞之嘿然而罷，余出會後，復向各方探詢，聞主張次口不出席者頗多，乃歸寓草成此案。因褚君輔成等念餘人，於十四晚卽已赴津，余次晨携此案搭車赴津，私計此案必爲赴津同人所贊可，先要其連署後，又回京邀人連署，以此案作一調和京津兩方意見解決政局之方法，庶乎可行，且預計是日兩院會合會必不能成，縱令成會，或亦不能將此重大案件輕易解決，而余抵津時，將此案與褚君等諸同人閱看，亦荷彼等贊同。孰知余是日赴津，而是日之會合會，本不足法定人數。而吳景濂、馬驥等執法營私，開會時延長時間，人數仍不足，乃改開談話會，忽報稱人數已足，復改爲會合會，卽由馬驥將王家襄等所提之案說明，並聲明自六月十三日後，黎大總統一切命令文電，不生效力，吳景濂卽付表決。以在場過半人數起立通過。余等在津聞信，以爲軍閥毀法亂政，固是習與性成，而國會毀法助惡。實罪無可追，因將此案擱置未提，而余亦決意離京矣。嗚呼！吳景濂等以一念之私，始於非法會合會，終於賄選，使中華民國第一屆國會，不克保其晚節，穢德腥聞，騰播宇內，吳等之罪，誠通於天矣。」（註四）

北京政府聘瑞典籍教官曼德，訓練路警。

北京政府外交部告領袖公使，以瑞典籍保安隊教官曼德將軍，訓練全國路警。（註五）

註一：「近代中國史事誌要」民國十二年六月十八日。

註二：民國十二年六月二十四日「順天時報」。

註三：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第五冊，頁三七。

註四：劉楚湘：「癸亥政變記略」，頁六七—七三。

註五：「東方雜誌」第二十卷，第十四號，頁一四一。

十九日 黎元洪在天津聲明離京非離職，此後職權，未得國會正式允予解免時，無論以何途徑選舉繼任，概為非法。

黎元洪及其左右以被直系玩弄侮辱，到津後連日發出文電分致各方，言在京不能執行職權，移天津辦事，一身去就，關係過鉅，決不能率言辭職。又派人分赴各方接洽。時浙盧，奉張及政學系首領岑春煊均有代表參與。居津之一般皖系更欲趁此機會，恢復黎段感情，奔走尤力。去夏直奉戰爭以後，由京赴奉投效之人物，亦俱到天津活動。是日，黎對於十六日參眾兩院會合會之決議致函駁斥如下：

「報載本月十六日貴會提出大總統黎元洪六月十三日離職出京，應即依照大總統選舉法第五條第二項之規定辦理，自六月十三日起，黎元洪所發命令文電概不生效，經眾討論，多數可決等情。查元洪為暴力所逼，認為在京不能自由行使職權，六月十三日離京，貴院及公使團均經函達有案，國境以內，隨地均可行使職權，即越境出遊，各國亦有先例，此次出京，何得謂為離職？大總統選舉法第五條第二項之規定，係指大總統因故不能執行職務，副總統同時缺位而言，所謂因故之故，當然以本身自然之故障為限，若係脅迫元洪，非法律所定因故之故，貴會加以承認，解其職權，是不啻獎勵叛亂，開將來攘奪之惡例。至元洪由京移津，並非離職，更不得妄為援引。且前總理張紹曾，前總長顧維鈞、高凌霨、張英華、李鼎新、程克、彭允彝、吳毓麟早經辭職，於六月十二日由國務員李根源依法副署命令，准免本兼各職，六月十三日蓋印，交印鑄局發布在案。高凌霨等既經免職，國務員資格業已喪失，尤不容任其假借。六月十三日上午元洪尚在北京，所發命令，手續並無缺誤，貴會依何法律，可以追加否認？即元洪出京以後，仍為在職之大總統，所發命令，只須有國務員依法副署，自應一概有效。若夫個人文電，其無關政令者，更非貴會所得干預。至六月十六日貴會不根據法律，私開聯合會，其人數及表決皆率意為之，尤為不合。元洪遲暮之年，飽經凶釁，新站之危，已拼一死以謝國人，左輪朱股，創痕尚在；夫以空拳枵腹，孤寄白宮，謂為名則受謗多，謂為利則辭祿久，權輕於纖忽，禍重於邱山，三尺之童，亦知其無所依戀。徒以依法而來，不能不依法而去

，使天下後世知大法之不可卒斬，正義之不可摧殘，庶怙兵干紀之徒，有所鑒而不敢出，雖糜軀碎骨，亦所甘心。貴院若以元洪爲有罪，秉良心以判之，依約法以裁之，元洪不敢不服，若舞文弄法，附合暴力，以加諸無權無勇之元首，是貴院先自絕於天下後世也。元洪難認或不承認。自今以往，元洪職權，未得國會正確之解免，無論以何途經選舉繼任，概爲非法。除通電並分函外，相應函達查照！」

時國會議員，分爲兩派，如全民社等三十餘政團之議員贊成驅黎擁曹，政學系及國民黨議員則反對之，隨黎至天津。自黎發出此項聲明後，在津議員一百九十餘人亦繼之發出宣言，聲明六月十六日兩院會合會違法開會，根本無效，爲黎張目不少。（註一）

註一：岑學呂：「三水梁燕孫先生年譜」。頁二六一—二六二。

二十日 孫大元帥至博羅視察。

博羅城失而復得達數次，孫大元帥因北江戰事緊急，遂親赴博羅視察，並調遣滇軍增援北江。

（註一）

安徽全省學生聯合會對北京事變奮起聲討，上電孫大元帥，亟望討伐叛逆。

本日，安徽全省學生聯合總會對曹錕等謀圖竊國，導致北京事變，極爲駭憤，本日上電孫大元帥，指陳造謀附逆諸奸罪狀，並乞愛國同胞速即奮起聲討。電文如下：

「廣州孫大元帥鈞鑒：此次北京變起非常，中外駭憤，實由曹錕志圖篡竊，構此亂階。彼北洋武人官僚，去年逐徐迎黎，首以恢復法統相號召，戴黃陂爲總統，通電表示服從，信誓旦旦。在黃陂任期未經國會解決以前，固不容其反顏背抗。乃曹錕圖踞大位日亟，竟與邊守靖、曹銳、靳雲鵬等共造逆謀；馮玉祥、王懷慶、薛之珩、聶憲藩、甘心附逆，嗾使軍警僱買流氓，連日圍逼黎宅，追逐出京；王承斌、楊以德截車奪印，暴力橫加；舉歷史上莽曹賈充等犯上作亂之惡行，悉暴露於天下。外交騰笑，輿論激昂，而齊燮元馬聯甲喪心病狂，通電附和。彼兩院議員

中華民國十二年 六月二十日

中華民國十二年 六月二十日

八四二

廉恥掃地，甘爲曹家奴隸，不制憲而賣身，不扶危而助亂。報載黃陂未出京時，曾頒布撤廢巡閱使、督理之命令，該議員等竟於銑日捏用兩院聯合會之議決，認爲無效，矯誣至此，尤駭聽聞。本會深慨法紀陵夷，大盜竊國，爰本約法上主權在民之義，宣告曹氏及造謀附逆諸奸罪狀，乞我愛國同胞速即奮起聲討，臨電憤激，不擇所言。安徽全省學生聯合總會，叩、號。」（註二）

中國國民黨總理孫先生文令委巴生黨支部及布林、嘉柄、堅時等地黨分部職務。

孫總理本日委任鄭受炳爲巴生中國國民黨支部正部長，譚進爲巴生中國國民黨支部副部長，符昕爲巴生中國國民黨支部評議部正議長，黃方白爲巴生中國國民黨支部評議部副議長。陳利煥爲布林中國國民黨分部正部長，陳喜堂爲布林中國國民黨分部副部長，鄭敬樹爲布林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正議長，黃枝榮爲布林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副議長。麥斗元爲嘉柄中國國民黨分部正部長，司徒有拱爲嘉柄中國國民黨分部副部長，何義爲嘉柄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正議長，司徒俊明爲嘉柄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副議長。鄭泗全爲堅時中國國民黨分部正部長，林有祥爲堅時中國國民黨分部副部長，王開爲堅時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正議長，陳北進爲堅時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副議長。

又委任林詩必爲巴生中國國民黨支部黨務科主任，潘漢亭爲巴生中國國民黨支部黨務科副主任，鄭敬銓爲布林中國國民黨分部黨務科主任，司徒俊禮爲嘉柄中國國民黨分部黨務科主任，李天燦爲堅時中國國民黨分部黨務科主任。

又委任朱普元爲巴生中國國民黨支部會計科主任，何石安爲巴生中國國民黨支部會計科副主任，伍時宋爲布林中國國民黨分部會計科主任，葉全爲嘉柄中國國民黨分部會計科主任，陳卓祺爲堅時中國國民黨分部會計科主任。

又委任陳北平爲巴生中國國民黨支部宣傳科主任，陳學選爲巴生中國國民黨支部宣傳科副主任

，雷連德爲布林中國國民黨分部宣傳科主任，關華爲嘉柄中國國民黨分部宣傳科主任，黃澄溪爲堅時中國國民黨分部宣傳科主任。

又委任詹揚文爲巴生中國國民黨支部總務科主任，陳景星爲巴生中國國民黨支部總務科副主任，趙漢餘爲巴生中國國民黨支部執行部書記，阮平世、鄭心儒、伍光宗、劉桂芬、朱炳西、何惠民、黃漢雄、何福生爲巴生中國國民黨支部幹事，曾紀孔爲巴生中國國民黨支部評議部書記，楊古傑、梁錦泰、趙儒忠、馮銳生、黃清相、葉南強、呂仲珊、張東健、鄭開煥、姚金榜爲巴生中國國民黨支部評議部評議員。鄭五敬爲布林中國國民黨分部總務科主任，陳喜堂爲布林中國國民黨分部執行部書記，陳水萍、余五中、王永宏、伍于定、司徒承彩，符世祥、陳綏良、伍倉德、梁桂昌、鄭張、鄭國楨、何清潤、陳典學、黃廣賜、余玉章、鄭燮俊、鄭修鏢、陳齊奕、陳養貽、黃德光、余銓章、列玉珊、鄭棟敬、何國祥爲布林中國國民黨分部幹事，何恭誼爲布林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書記，陳治連、何恭誼、洪昌運、余瓊中、廖安田、鄭名安、鄭祝三、潘德培爲布林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評議員。謝松初爲嘉柄中國國民黨分部總務科主任，凌煥文、陳長勝爲嘉柄中國國民黨分部執行部書記，司徒宗盛、司徒炳仲、周盛、司徒煦航、司徒永芳、余祐晃、司徒渠、司徒振厚、司徒石、司徒俊良、司徒壽、司徒仕芳爲嘉柄中國國民黨分部幹事，李伯生爲嘉柄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書記，馬福田、司徒榛、黃認、鄭燕、司徒汝林、司徒紹、司徒福疇爲嘉柄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評議員。王康實爲堅時中國國民黨分部總務科主任，鄭夢蘭、趙東垣爲堅時中國國民黨分部執行部書記，劉禮謀、阮飛、劉漢彩、劉勝意、黃床、林建安、李金時、周錦庸、王康財、古帝培、方安爲堅時中國國民黨分部幹事，林秀山爲堅時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書記，林連富、繆祖紹、蔡連枝、李北、楊帝、鄭連、湯建寬、李和、梁超爲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評議員。（註三）

中華民國十二年 六月二十日

黎元洪自天津致函參眾兩院及外交團並通電全國，指斥十六日國會之議決為非法；並聲明已補任唐紹儀為國務總理，未到任以前，暫任農商總長李根源兼署。

黎元洪本自天津致函參、眾兩院及外交團，並通電全國，指斥十六日兩院會合會之議決，實不啻獎勵叛亂，開攘奪之惡例，否認離京即為離職，並聲明已補任唐紹儀為國務總理，未到任以前，暫任農商總長李根源兼署。通電曰：

「有人假借國務院名義，擅發鈐日通電，內稱各節，諸多謬妄。查元洪為暴力所迫，認為在北京不能自由行使職權，乃於元日離京，參眾兩院，及公使團，均經函達有案，國境以內，隨地均可行使職權，即越境出遊各國，亦有先例。此次出京，何得謂為離職？大總統選舉法第五條第二項之規定，係指大總統因故不能執行職權，副總統同時缺位時而言，所謂因故之故，當然以本身自然之故障為限。若謂當迫元首為法律所定因故之故，國會加以承認，是不啻獎勵叛亂，開將來攘奪之惡例。至元洪由京移津，並非離職，更不得妄為援引。且前總理張紹曾，前總長顧維鈞、高凌霨、張英華、李鼎新、程克、彭允彝、吳毓麟等，早經辭職，經於文日，由國務員李根源，依法副署命令，准免本兼各職，元洪蓋印，交印鑄局發布在案。高凌霨等既經免職，國務員資格業已喪失，尤不容任其假借。六月十三日上午，元洪尚在北京，所發命令手續，並無缺誤，國會依何法律可以追加否認？即元洪出京以後，仍為在職之大總統，所發命令，只須有國務員依法副署，自應一概有效。若夫個人文電，其無關政令者，更非國會所得干預。至六月十六日，兩院不根據法律，私開會合會，其人數及表決，率意為之，尤為不合。元洪遲暮之年，飽經凶孽，新站之役，已拼一死，以謝國人。左輪朱股，創痕當在，夫以空拳枵腹，孤寄白宮，謂為名則受謗多，謂為利則辭祿久，權輕於纖忽，禍重於邱山，三尺之童，亦知其無所依戀。徒以依法而來，不能不依法而去，使天下後世知大法之不可卒斬，正義之不可摧殘，庶怙兵干紀之徒，有所監而不敢出，雖糜軀碎骨。亦所甘心。國會若以元洪為

有罪，秉良心以判之，依約法以裁之，元洪豈敢不服。若舞文弄法，附合暴力，以加諸無辜無勇之元首，是國會先自絕於天下後世也。元洪雖歸，決不承認自今以往，元洪職權，未得國會確實之解免，無論以何途徑選舉繼任概為非法，特此聲明。又補任唐紹儀為國務總理，未到任以前，暫任李根源兼署。」（註四）

附錄：約法上「事故」之解釋（註五）

此次北京政變，於將來約法之解釋，可逆料其當發生許多疑問，今吾人欲就其重要之點，為將來計，聊試解釋焉。查其中最重要之問題，為約法上「事故」之解釋。約法中有「大總統因事故不能執行職務時」之句，直隸派為遷就此條文，特強迫黎總統署名於辭職電文，其中有「因故辭職」云云之句。雖然，約法上所謂因「事故」者，乃發生重大疾病，或為敵國捕擄時之謂也。其中勿論含有死亡之意，但並非含有普通疾病之意，要指身犯精神病，腦筋大呈異狀，而失去正當意識判斷之時而言也。即因內亂而為敵黨所捕擄，身受拘束，不能執行職務之時，亦不妨本此同一理由而解為「事故」。更進而言之，自身不願為大總統，（或受政治的壓迫），決然棄職而去之時，亦可解為「事故」。何則，由大總統之生理狀況而觀，固並非無執行職務之能力，然從客觀方面而觀之，實不能執行職務故也。惟是否有不能執行職務之事故，究應由誰為之決定耶，此為一大問題。就今日之約法而觀，實無決定之機關，固不能不根據事實，然認定事實者又為誰耶。如在疾病之時會，勿論以醫師之診斷為基礎，然醫師並無認定約法上事故之職權，故處今日之時會，求認定之權於國會，實為至當。此非法理問題，推測法之精神，應任當時權力者自行決定之問題也。

事故是否足為執行職務之障礙，非大總統自身所應決定，蓋此決定為重大國務之一，大總統如有決定之能力時，則不得謂其不能執行職務也。於是就事實上而觀，大總統如確實不能執行職務，則須大總統以外者從而認定，縱此時大總統自身認定之。而其認定亦不發生約法上之効力也。

本上述理論而適用於此次解釋，國會以黎總統所發之辭職電（即因強迫所為者）為基礎，藉以決議大總統之去職，殊屬不合法理。若認定大總統身體自由現為直派軍閥所拘束（不能出英租界以外）之事實，遂認此為不能執行職務之事故，藉以是認國務院之攝政，則為合法矣。又不問法不法，如國會自身左袒直派之革命行為，謂不認黎氏

中華民國十二年 六月二十日

八四六

之命令，則係超越法理，爲事實問題，藉事實與多數國民意思而保持實力。或亦不無是認之餘地也。

由黎總統方面而觀，則不認有不能執行職務之故事，既不認之，故發出國務員任免之命令，縱認直派之強迫，尙不認能藉此使其不能執行職務之程度，只認爲不便而已。由斯觀之，則成爲後日之問題者，在大總統身上是否存在有不能執行職務事故之一點，此一點爲決定，十三日以後大總統命令有效無効之關鍵。故在黎總統方面，不可不主張並無事故，其命令有效，如大聲疾呼直派之強迫，則對於斷定有不能執行職務事故者，反予其藉爲斷定之材料。在直派方面則不可不主張確有事故，其命令無効，主張命令無効，當然不可以張國務總理爲攝政機關之代表，但直派爲此項主張，則不可不是認自派之強迫事實。公言自派行爲非約法行爲，爲革命的行爲也，至兩派勝負之所分，則在多數國民是認黎派之約法的行爲耶，抑是認直派之革命的行爲耶，問題至此，則全部爲實事的問題，爲政治的問題，非法理的問題矣。

北京舊國會議員紛紛出京赴津，準備移地開會。

直系軍人逼走黎元洪，掀起政變，國會中之國民系、安福系、益友系、政學系及良心派之議員，以北京爲暴力所盤據，議長吳景濂等阿附軍閥，假神聖政權機關，爲萬惡策源之地。於是自十五日起紛紛出京赴津，準備移地開會。議員江浩、張繼、王法勤、王秉謙、解樹強、王立廷、蔣曾煥、沈惟賢、章兆鴻、汪律本、蕭炳章、湯漪、童杭時、盛邦彥、許樂、雷煥猷、宋淵源、董昆瀛、彭介石、周兆沅、葉蘭彬、韓玉辰、高仲和、周震麟、章士釗、向乃祺、唐支廈、尹宏慶、王樂平、閻秉真、王用賓、續桐溪、焦易堂、鍾允諧、謝持、潘大道、彭建標、李茂之、王鴻龐、黃金聲、楊永泰、陳峻雲、馬君武、潘乃德、呂志伊、孫光廷、趙仲、張光燾、周恭壽、魯璉、馮自由、謝良牧、呂復、王葆真、李永聲、劉恩格、李秉恕、董耕雲、楊振春、劉振生、汪秉忠、凌鴻壽、徐兆璋、王紹鏊、蔣鳳梧、徐蘭墅、姚文枬、瞿啓中、沙彥楷、茅祖權、孟森、董繼昌、王汝圻、陳士髦、胡應庚、張相文、余燦、唐理淮

、張敬文、鄭衡之、常恆芳、凌毅、陳光譜、王恆、邸珍、郭同、黃序鵬、鄒繼龍、張嶧、謝越石、歐陽沂、金溶熙、褚輔成、杭辛齋、張世楨、胡翔青、張傳保、盧鍾嶽、孫世偉、周繼灝、沈椿年、陳時、夏田稔、余名銓、袁榮叟、劉景晨、趙舒、洪國垣、王宗堯、鄭愷辰、丁超五、詹調元、范熙壬、汪嘏鸞、楊時傑、張則川、張大昕、田桐、阮毓崧、吳崑、白逾桓、彭養光、劉燮元、鄧萬瞻、時功玖、羅上霓、劉重、鍾才宏、覃振、李執中、張宏銓、彭施滌、艾慶鏞、丁惟汾、于洪超、于恩波、鄧天一、丁鸞、劉峯一、金燾、劉奇瑤、劉榮棠、谷思慎、劉盟訓、焦子靜、尚鎮圭、高杞、張樹森、李鴻綸、黃雲鵬、陳國璽、李肇甫、王安富、張瑾雯、盧仲琳、張知競、孔昭晟、林伯和、鄒魯、黃元白、王斧、張鴻倓、蒙民偉、翟富文、覃超、張華瀾、岳昌侯、劉楚湘、李臨陽、湯用彬、烏澤聲等發表離京宣言書。書云：

「民國十二年，擾攘相仍，姦宄竊起，推言其故，舉目無法。然約法早定於初元，同人迭會於南北，僅存之法，全等空文，制憲遠謫，垂成屢敗，是乃由於大有力者，非遷毀法以亂國，即求軌法以圖私，同人等忽東忽西，窮於避就，爲狙未覺，負咎已多。適者六月十三日之變，益了然於政治濁亂，武夫獷悍之區，無平情論政、澈底立法之餘地，以知立法救國不過空談，戡亂立法始成條貫。黎氏出走，於其個人，本當別論，惟是軍人動干大位，宵小把持政權，一國首都，化爲狐鼠豺狼縱橫墮突之地，綱紀盡壞，廉恥無存，國於天地果何以立。同人等亟於其間，足一動而偵隨，舌一挫而賂至；武人十慮之電，則誦於議堂；暮夜叩門之私，公言於同輩。此而議憲所議，果爲何事，此而大選所選，又爲何人，午夜捫懷，寧不自愧。同人等本此微衷，敢爲露布。國會在北京此時政情之下，其機關已陷於被圍狀況，其信用已瀕於破產地位，爰自六月十五日起，相率陸續離京，別謀建樹。凡當世所以詬病國會者，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有何見教，無不虛承。」（註六）

同時，離京議員又聯名致書兩院同人云：

「兩院同人公鑒：自國會成立，時逾十稔，政變起伏，國是擾攘，迄無寧歲。綜厥來因，或由於政策上之異同，

或基於法律上之爭議，背道而馳，不相爲謀，究其失敗之績，觀其對抗之局，亂象所呈，亦自有其限度。當國家締造之初，民志未定，慮始爲難，大權在握，經於一試，如是而已，斯固人類共同之弱點，不足爲吾歷史民族羞也。至若戴土匪之面目，倚流氓爲心膂，總統爲俘，國會爲質，橫行首都，盜竊名器，如今日者，則除臨城事件外，未肇亂若斯之甚者也。公等不察，或疑言之過甚，則曷不一詢此次政變經過之事實；以爲尙有行使職權之自由，則曷一考十三、十六兩次談話會之成績；以爲憲法尙有宣布之一日，則曷不一誦催辦選舉，不許制憲之各電；以爲可以懲辦罪魁，則曷不一思今日竊據國務院者，其人在法律之地位果居何等。以中國之大，四萬萬人之衆，其權是非，衡利害皆不如公等所云云，公等其謂之何矣。同人等處此奇變，不得已而有移滬集會之議，所以爲保持議員人格計，亦即所以爲保持國家人格計，匪直此也。凡我同人所負之重任，如完成憲法，選舉總統，今之所爲苟且求全而不可得者，皆不難次第行之。共和未改，則國會所擁權者之地位，柄若日星，固於金湯，苟有直接或間接障礙國會之自由者，所謂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是知凡秉正義，悉爲前途，何懼何疑，而不出此，竊所未喻。論者以公等今日既處軍警脅威之下，重以利誘之織聞，貽國民羞，節費五百，票價五千，點名發放，有如恩餉；存摺擔保，到期交付，識爲豬仔；目爲降卒，擬諸金營之徵飲，冀分項羽之杯羹，怨毒之中於人心極矣。故上海總商會，有根本否認國會之表示。同人等以爲此雖逆耳之忠言，尙非誅心之露布，假使奪位之徒，果欲以利誘者，則今次第二臨城之變，可以毋作。惟其無術點金，是以挺而走險，雖在貪夫，寧甘口惠，固知公等之智，決不出此也。尤有進者，背春秋之義，別嫌明微，惟懲至顯，故能撥亂世而反之正，以其是非明而勸戒彰也。今世共和國家，無慮數十，其所由建國於不拔之基者，綱紀整飭，裁制森嚴爲之也。今日之事，不忠倡亂者無悔禍之心，而患求治者無戡亂之志；不思毀法者竊名器以自固，而患立法者媚權奸以求容，此則我兩院同人所宜猛省，抑亦全國人民所不能寬其監視者。十年患難之交，區區責善之意，惟我同人幸垂察焉。離京國會議員褚輔成、湯漪、焦易堂、鄭萬瞻、王用賓、楊永泰、烏澤聲、覃振、白逾桓、王紹黎、黃雲鵬、韓玉辰、劉恩格等二百九十五人同啓。」（註七）

附錄：在津議員之宣言（註八）

追隨黎黃陂赴津之一部分議員，其反對直派運動日益顯著，若彼輩運動果如所期成功，則北京國會存立之基礎

，勢必大來動搖。即以正式政府自命之北京政府，其法律上立腳地亦必從此顛覆。故世人對於在津議員今後之活動，不可不本此意義力予注意焉。

據昨日日本報所載，在津議員本月二十一日曾開特別會議，結果已由同志議員一百八十五名之署名，發表對內外之宣言書矣。今概觀其內容，首則歷數直系軍閥關於此次事變之橫暴非法行為。次則糾劾與彼軍閥勾結之現在北京政府並國會諸種違法。且宣明北京為軍閥暴力所包圍。國會不能自由行使職權之旨趣，主張在亂事未戡定以前。暫將國會移往上海開會，並宣告六月十四日以後，北京國務院對內對外一切行動均屬無效。是該宣言之主旨，要在遷移北京國會與否認北京政府二點也。

查直系軍閥中所謂天津派者，關於此次事變，其對於黎總統之橫暴不法行為，誠如在津一派議員所指摘，為中外多數人士所公認。現在國民翕然同情於黎氏，憤慨痛罵直系橫暴之聲，行將瀾漫於全國耳。當此之際，在津一派議員標榜護法之旗幟。開始反對直系之運動，實可謂得時勢之勝利矣。況彼輩復有敵視直系之孫、段、張三角同盟為後援耶。故彼輩如真為大義法理協力奮鬥，則不難貫徹其目的也。雖然，就今日諸種情形而考察，彼輩運動之前途，尚不敢確認為光明坦蕩也。

茲吾人就在津議員運動主旨，即否認北京政府與暫移國會二點而論。現在北京國務院代行被逐之黎總統職權，如加以嚴正之法理的批評，則其地位確如在津議員之主張，謂現在北京政府撰竊名器，固絕非過言，第在可以代北京政府之有力政府未成立以前，如僅以一片之法理論，而否認北京政府，或為與中國有害關係之列國所難能之事。故在津議員如欲除去此種對外障礙，則不可不先從事實上成立有力之新政府，但此非一朝一夕所能實現者也。至於國會之遷移，吾人亦認為困難。蓋北京素在軍閥勢力範圍內，國會不能違反軍閥意思，自由行使職權，固不待論，然處今日政治道德腐敗之議員中，果有幾人顧慮及此耶。今日可以操縱遷移北京國會，則不可不具有金、權二力足以制勝直派之覺悟。而在津議員並其後援者，是否有此實力，是則吾人所不能不認為大疑問。假令一部分議員集會上海，而不足法定人數，則又不能稱為正式國會，加以在津議員之派別有護法派、有政學會、有奉天系、有安福系，

中華民國十二年 六月二十日

八五〇

其倒直目的雖彼此相同，然鑒於從來之歷史途徑。恐終不能長久共同動作，倘一旦爲直系金力所釣餌，則其向背殊不可逆料也。由是觀之，吾人深恐在津議員難保不終於龍頭蛇尾耳，竊願彼輩勉旃焉。

嘉義人李思禎在廈門創立「臺灣尚志社」，發行雜誌「廈門尚志號」，表面上標榜會員互助，暗中鼓舞民族思想。

廈門、臺灣間，只隔一衣帶水，臺灣人祖先多來自閩南兩地，文物交通頻繁。惟日本防備臺灣人親近祖國，以總領事館爲中心附設警察署以巡查偵密監視臺灣人活動，故在廈門臺灣人學生不達二百人。李思禎爲廈門大學學生，經招募同學王慶勳、翁澤生及集美中學同學組織「臺灣尚志社」，發行雜誌「廈門尚志號」，積極展開抗日運動。（註九）

註一：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第五冊，頁三七。

註二：「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公報」，第十八號，公電。

註三：「中國國民黨本部公報」，第一卷，第二十三號（民國十二年八月二十日）。

註四：劉楚湘：「癸亥政變記略」，頁七四—七五。

註五：民國十二年六月二十二日「順天時報」。

註六：同註四，頁七七—七九。

註七：同註四，頁八〇—八一。

註八：民國十二年六月二十四日「順天時報」。

註九：「臺灣省通志」，抗日篇，頁一〇四。

二十一日 孫大元帥往白沙堆晤各將領，議定作戰計劃。

本日孫大元帥偕蔣中正往白沙堆，晤劉震寰及東江各將領。決以許崇智部三旅專任攻惠州，悉調滇軍赴北江增援。（註一）

北京政府攝政內閣通過高徐、順濟鐵路改訂正約。

民國七年我國因財政困難，曾將允許德國借款興築之高韓順濟兩路轉向日本借款興築，又依日方之要求，將高韓線所擬之終點由韓莊改爲徐州，稱高徐路。旋由政府電令駐日公使章宗祥與日方簽訂高徐、順濟借款預備合同，由日本興業、臺灣、朝鮮三銀行先交墊款日金二千萬元。時我國交通總長爲曹汝霖，因我國各方反對此借款合同，故正約迄未簽訂，且自民國十年以後，連到期利息都不能支付。民國十一年，我國出席華盛頓會議代表與日本代表簽訂解決山東懸案條約，其中對於所擬之高徐、順濟兩路，規定應歸國際新銀團共同投資，由中國與該銀團逕行商洽，但後來並未進行。（註二）本年，日本銀行以中國方面無法付利息而連向我財政、交通兩部催詢辦法，時財政總長張英華、交通總長吳毓麟正爲保曹大選費用煩心，乃趁機向日本再借款項，正式改訂高徐、順濟鐵路正約。（註三）

附錄：樸之：攝政內閣之最近借款（註四）

張英華自辭職而又復職後，他的唯一的籌款計劃仍是借款。已絕望的克利斯浦借款又活動了，最近更有吉會、高徐、順濟、滿蒙四路借款將續訂新合同的消息。茲將經過情形略記於下：

（一）克利斯浦借款前本已有成功的希望，後英美以臨城案，法意比以法郎案的緣故忽然反對，以致停頓，記者已

中華民國十二年 六月二十一日

在本誌第九號的時事述評裏敘述過了。最近據倫敦的電訊，克利斯浦向朱兆華聲明百萬鎊墊款如果我國國會能够通过，並政府能够保證不資政爭，那麼，可以簽字的。但條件與前略有變更：（一）款額為英金一千萬鎊，須以五百萬鎊用之換給以前克利斯浦借款舊債券。（二）擔保品為業經指為內債優先權以外之關稅，及鹽餘全部。（三）現在先辦墊款一百萬鎊，年息八厘，九折交款。（四）墊款於簽字日先交五十萬鎊，其用途以國會經費、近畿軍餉、使領費教育費為限；支配方法：國會經費占五分二，其餘三種各占五分一，俟十月後再交五十萬鎊。（五）無論借款墊款之合同，必須事前徵得國會同意，不能事後再交國會追認。攝政閣員得到這項消息後，預備完全承認，他們的計劃是將這項借款的一部份報効保曹充作大選之用。雖克利斯浦的條件中並沒有這項用途，但他們以為只要款子騙到手後總可以『掉槍花』的。現在第一層關先要經過國會的通過，可是議員以政變發生，紛紛離京的日多，議會早已陷於『停會』的狀態。所以這項借款，理想上雖有成功的希望，事實上卻不是容易的！

（二）吉會、高徐、順濟、滿蒙四路借款已是很早的事了。民國七年曹汝霖做交通總長時，與日本興業、臺灣、朝鮮三銀行成立吉會路墊款日金一千萬元，高徐、路順濟路墊款二千萬元，滿蒙路墊款二千萬元。自民國十年以後，其到期利息都不能照付，結至本年六月止，共積欠日金七百九十九萬五千餘元。前次劉恩源財政總長時代，因日本及興業銀行方面的催索，曾有『找款展期』的擬議，後以事阻，不克實行。最近日銀團又向我國財政交通兩部催詢辦法，以期結束。張英華、吳毓麟這幾天正愁允許報効保曹的大選費一無着落，遂謀覓劉恩源未成之志，向日本方面提出找現金湊成整數另訂正約的辦法。據聞新合同可以找進的款數有七百萬，政府現已委託正金銀行電東京請示，不久可得回電。如果回電表示同意，那麼就可簽字了。

六月二十八日財政部又向中國實業銀行借十萬，同時外交部亦向北京銀行界借六十萬，均已簽字。最近聽說國會要向銀行公會借歲費三十萬，銀行公會尚未允許。我們計算自攝政內閣成立到現在，無日不在借債之中。只顧敷衍目前而不謀根本辦法，將來總要斃於財政的！

直隸省長王承斌致電吳毓麟、高凌霨、王毓芝等，要求三事，即：議員不得出京，不許制憲，妥速進行大選。

自黎元洪離京，北京風聲鶴唳，有強迫國會即日選舉曹錕爲總統之勢。直系軍人直隸省長王承斌本日致電交通總長吳毓麟、內務總長高凌霨、全國煙酒事務署督辦王毓芝等，藉口吳佩孚致電曹錕，要求三事：一、軍警嚴密監視議員，不得令議員出京；二、妥速進行大選，以法定正統名義，號召中外；三、不許制憲。電文如下：

「頃接吳巡閱使號電開：頃致大帥一電，文曰：自黎出京，連口所得各方面消息，漸趨緊迫，西南各省，不甘雌伏，伺隙而動，以北制北，彼翼倖收漁人之利，重以奉浙陰謀勾結，遠交近攻，藉題發揮，自爲意中之事。迭據京津報告，安福、政學聯合，以重金收買議員南下，並召集各處軍隊，自鎮旅以上代表到滬，將組織聯合辦事處云云。證以蔡督佳亥代電，所述以觀，湘軍進駐岳州，林虎請假規避，閩江形勢吃緊等說，蛛絲馬跡，可以概見。佩之愚慮，竊謂事已至此，應於最短期間，讓以法律手續，促成選舉，萬萬不可遷延稽遲，資敵以便利，以現值急轉直下之勢。總之，我方若不捷足先登，咄嗟立辦，半月以外，恐擁段之聲，紛擾南北，屆時再圖補救，事已大難，而議員法定人數，尤不易言矣。應請我帥，間接授意京中軍警各機關隨時勸慰各議員，無論何時，不得令一員出京他行，一週之內，迅定大選，中樞既固，便可以法定正統名義，號召中外，縱有一二反側，大勢已定，當易銷除也。際茲千鈞一髮之秋，須取當機立斷之義，迫切陳詞，敬請鈞察等語。特此奉聞，請即就近催促進行，是爲至盼。等因。當此千鈞一髮之時，亟由兩院議員，依法速辦大選以維國本，至憲法不許成立，更有把握，敬請諸兄就近設法，妥速進行，庶大選早日觀成，藉以消除反側，至爲盼禱。」（註五）

註一：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第五冊，頁三七。

中華民國十二年 六月二十一日

中華民國十二年 六月二十二日

八五四

註二：凌鴻勛：「中國鐵路志」，頁三九二。

註三：「東方雜誌」第二十卷，第十一號，頁一〇。

註四：同註三，頁九一一〇。

註五：劉楚湘：「癸亥政變記略」，頁七九。

二十二日 孫大元帥明令褒揚伍廷芳。

去年，陳炯明叛變，革命事業因以蹉跎，外交總長伍廷芳憂憤得疾，卒於廣州市醫院。本日適為其逝世週年，孫大元帥特頒令褒揚。令曰：

「前外交總長兼財政總長廣東省長伍廷芳，學術闡通，名重中外，民國肇造，翊贊共和，厥功至偉。當督軍團作亂，拒絕副署解散國會命令，大節凜然。隨本大元帥南來，以護法倡率各省，屢經艱阻，志氣不撓，非惟民國之元勳，實乃人倫之模楷。去歲廣州之變，憤慨成疾，遂以不起，凡在邦人，所同痛悼。日月云邁，忽已歲週，本大元帥眷懷往事，彌念同心，感國步之多艱，歎斯人之不作，本月廿三日為伍前總長身殉國難之期，應設奠致祭，以申追悼。本大元帥因督師東江，特派總參議胡漢民恭代行禮，並著內政部查取民國成例，優設褒揚之典，昭示崇樹，用詔來茲。此令。」（註一）

孫大元帥率蔣中正離博羅赴石龍視察軍事。

孫大元帥偕蔣中正至博羅前線視察軍事，並決定作戰計劃後，本日離開博羅赴石龍視察。（註二）

附錄：廣東之戰雲瀰漫（註三）

廣東消息：戰局最近趨勢，則聯軍已變更以守為攻之戰略，十八日至二十日，均在運輸軍實，及徵調軍隊佈防中。聞東江方面以許崇智軍已有四旅抵河源博羅之間，以之圍攻惠城，綽有餘力；故即改以許軍及劉震寰、劉玉山、及范石生之一部份軍隊圍攻惠城。其餘蔣光亮全師，及胡思舜、朱世柱、王圻、廖行超各部聯軍，均完全調赴北江，會同楊希閔、楊如則、楊池生各師滇軍，追擊沈軍及北軍與謝文炳部。至北江方面，二十晚已下總攻擊動員令。今據由前敵回省者言，聯軍下動員令後，沈軍已有着着退守之勢。蓋沈軍既因北方政變，洛吳無暇顧及以接濟，復以滇軍連日佈防，預料必極縝密，且震于前者之勇猛，遂有不塞而慄之心，惟北軍仍不得退守之令，以致被滇軍俘獲者甚眾，搜其身上皆帶有廣東地圖一紙云云。觀此，則北江之被滇軍收復，料亦甚迅速。至於東江方面，聞於廿一日始實行總攻擊惠城，連日飛機隊已繼行出發，因惠城三面環水，河面頗闊，城內外軍隊未易渡河，非賴陸路不可，既順陸路，又不能不多恃飛機為助，許軍現設總司令部於博羅城，並已誓師，除飛機隊外仍佐以攻城敢死隊。昨（二十日）午孫中山再由廣州赴博羅，與許崇智會商，攻惠軍事計劃。隨轉赴飛鶴嶺，會晤劉震寰、范石生，並面諭許、劉、范等，限於二十五日以前先復惠城。二十一日則巡視戰區，然後返石龍行營，隨行者有蔣介石、李朗如等。聞陳軍方面，現突驚於聯軍之總攻擊，而亦如沈軍之感，於北方無接濟，已有勢窮力竭之表示，故連日又請姚雨平等出任調停，不願再事阻拒，姚現亦奔走於各方面，但不知究能達到所期否耳。易言之，東北兩江形勢，二十日以前，廣東在防守期內，似無若何變動，惟廿日以後，則其趨勢乃有急轉直下之勢，於收束之情形也，至聯軍之所以突然變更以守為攻者，蓋不欲坐老其師，且乘北方之改變，亟應將粵中戰事收束，而從事於統一之進行云。

日領事誣指中國小學生鍾振翹投石斷纜，妨礙日艦，擅加逮捕，並勒寫筆據。

本日長沙小學生鍾振翹在長江岸邊散步，日人誣指鍾生投石斷纜，妨礙日艦，予以拘捕。湖南省政府交涉司聞訊，派科長鄧承暉親赴日本領事署交涉擅捕學生事件。時日領已迫鍾生立投石斷纜之字據，不但不容鍾生訴冤，且迫鄧科長用書面證實。鍾、鄧二人在領事署被拘多時，不得已，竟如日人要求立

中華民國十二年 六月二十二日

八五六

據簽字，始得放行。（註四）

附錄：南雁：長沙日艦肇事交涉（註五）

六一長沙慘劇，我全國官民同深憤慨，一時函電紛馳，都主張速撤日艦，再向日本嚴重交涉。而日本方面則故意令僑民停業，以製造緊急的形勢，並又開來兩艦以相脅迫。這交涉中日兩國根本上的不同是：中國官吏專就長沙六一案辦理，是以向日領提出秩序已復應令日僑復業，並速將日艦悉行開離長沙；而日本方面則意圖將長沙六一案與各地排貨風潮混為一談。不特不肯承認六一慘案的責任，且更謀以排外的責任加諸中國。

這回交涉，北京外交部、長沙省政府，駐日代使張元節都總算曾與日本竭力交涉，但是我方就案論案。而彼方得步進步，結果弄得外交上此往彼駁，彼來此駁，枝枝節節毫無效果。一個月來不但當初撤去日艦的目的未達，且反而不得不勸日本僑民迅速復業，大有向彼請求的樣子，外交上勝負形勢頓易，全由中國官吏不曉得外交手段，只知一味瞎交涉；正與中國人民毫不講究國民外交的手段，一味盲目的因愛國的激刺而為無手段的鼓噪一樣。

六月中旬間，中國因圖交涉速了，長沙方面曾由省長趙恆惕、交涉司長楊宣誠、科長鄧承暉等迭次親到日領事署交涉；但我方愈表示情急的態度，彼方愈以延宕為手段，而謀另作狡獪。日本駐長沙領事及軍艦艦長，雖因外交禮節的關係，即答訪湖南省長，而對於撤艦一層，則藉口請示東京以延宕。六月二十一日日領反以常德排日風潮為由，責中國保護不力。二十二日日人將江岸散步的小學生鍾振翹拘入領事署，誣以投石斷纜妨礙日艦。交涉司聞訊，派鄧承暉科長親赴領事署交涉擅捕學生事件，而日僑民及領事已迫鍾生書立投石斷纜的字據，不但不容鍾生訴冤，且囑因鄧科長有不簽字證實鍾生犯罪，不令出日領事署的聲言。鍾鄧二人在領事署被拘留多時，不得已竟如日人要求立據簽字，乃始得出。長沙中國官吏雖即於鍾鄧出後發布日領事署拘留學生官吏強迫立據簽字的實情，並向日領事嚴重交涉；而日領事竟置之不理，一面以鄧科長簽字的鍾生字據為根據，向東京外交部報告長沙秩序未復，一面即根據上項字據詰責長沙中國官吏。一時長沙交涉案的重心，移在『投石斷纜』與『拘留學生官吏逼立字據』的爭辯

上，而撤艦一事竟如日領所願而被延宕，日本人的外交手段，真正令人可恨可怕。

日本國民的外交手段，也非我一味盲目的鼓噪而毫無手段的中國國民所能及。他們在日政府對這交涉冷淡對待的時候，則也緘默不聲，任令中國人進行『示威遊行』、『經濟絕交』而不顧；一旦日政府抓住長沙事件，派艦示威大做特做，他們也就起來作桴鼓之應，湖南全省日僑都停業聚集長沙，準備離去該省，並預備向中國要求三百萬元賠償。這還可說是此次風潮關係者的行動；漢口、天津、上海等地日商民也乘機開大會議，一面對中國當地官吏提出禁止排日的要求，一面派代表回日本報告中國各地排日情形，陳請日政府對中國作所謂『斷然』的處置，以助他們政府對華交涉的氣勢。一時造成的空氣，竟將他們的『禁止排日』『擔保將來不再排日』的要求，蓋住了長沙案中中國提出的五項要求了！

日本人辦理這回長沙交涉的方針，顯然是：一面以延宕手段，對六一慘案使中國無可進行，以躲避種種應負的責任；一面則藉此使在華各地日僑鼓動空氣，反而乘機請求日政府向中國交涉禁止抵制日貨風潮，以掩蓋六一慘案中日人的罪惡，並將因二十一條收回旅大交涉而起的中國排日風潮，旁敲側擊的弄得一個解決。長沙日領事藉詞不撤日艦，及以鍾振瀾案移人注意是第一層延宕手段的小成功。最近日領事竟照會湖南省政府，聲明此案不願再與長沙當局交涉，當向北京外交部直接交涉，則竟圖將六一慘案由延宕而進為停頓；適值這時湖南交涉司長楊宣誠、科長鄧承璋因受省議會攻擊辭職入居病院，省議會則意氣用事，堅持撤鄧懲楊，中國方面的自詎，適中日人之計，於是交涉實行停頓，日領事延宕手段大告成功了。至新聞界紛傳日本藉臨城案運動各國承認他對長沙交涉的最後手段，則事尤可怕。惟預料各國即使不滿意於中國，也將在別條路上進行，而不致承認日本人包藏禍心的處置。

目下交涉停頓中，北京外交部有派施履本到湖南辦理這交涉的風說；日人東方通訊社記者水野君又到長沙謁中國官吏願任調停；而湖南省議會更決議呈訴國際法庭，預料將來的發展，必將另成一種局面。

註一：「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公報」第十七號，大元帥令。

註二：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第五冊，頁三八。

註三：民國十二年七月一日「順天時報」。

註四：「東方雜誌」第二十卷，第十一號。頁八。

註五：同註四，頁七—九。

二十三日 孫大元帥率蔣中正抵達石龍，商議時局，並討論黨事。（註一）

北京政府攝政內閣以「大總統令、國務院攝行」方式，下第一道命令。

北京政府攝政內閣本日下第一道命令，上署「大總統令」，下註「國務院攝行」，山高凌肅、吳毓麟、程克、李根源四閣員署名。（註二）

上海總商會議決應付時局之議案四條，並通電否認北京攝政內閣及國會議員行動。

黎元洪戀棧權位，不守原則，因而一再受人利用，出任大總統，備受侮辱去位，其行徑固為國人所厭棄，而驅黎者之非法與卑鄙齷齪尤為國人所不容。上海為全國輿論中心，對於六月十三日之政變，羣情非常憤激。素以穩健著名之上海總商會，亦於本日開臨時會員大會，議決四項應付時局之議案：

- 一、宣否認現在北京高凌霨等之非法攝政及不承認曹錕有候選總統資格。
- 二、通電全國軍民長官，維持地方秩序，加意保護外人，大局問題聽候人民解決。
- 三、現在國會議員不能代表民意，所有一切行動不能認為有效。
- 四、關於以外種種問題，組織一民治委員會，繼續討論進行方法。（按：民治委員會，於六月三十日舉出聶雲台等三十五人。是為將來組織所謂「商人政府」之基礎。）（註三）

附錄：

一、「商人政府」的批評（註四）

自北京政變發生後，上海總商會開會員大會，反對非法舉動，議決由會員組織民治委員會進行國是建設問題。徐謙君不滿意這種舉動，作文評之：

上海商人忽發表組織『商人政府』之主張，此等主張何由而來，實足啓吾人莫大之疑問。緣臨城匪案發生後，上海外僑曾經發表吾國宜組織『商人政府』推倒軍閥之說，今上海市總商會果有此項決議，其主動力何在，吾人不難揣知。余前曾親聞上海市總商會長宋漢章之言，外國商會勸中國商會出頭反對軍閥，外僑願爲後盾；惟宋以恐惹起外人干涉內政遂未敢出此。乃宋氏臥病之時，商會忽有此舉，吾於此不得不首先警告商人，切勿挾外人以自重。日本衆議院議員鷺尾正五郎前曾發表論文，主張國際共管中國，謂中國人決無抵抗，尤以商人爲然，謂彼等只顧營業發財，至中國歸何人管理，實不成問題。鷺尾氏此言，本洞中吾國商人之隱微，惟今商人竟欲自行管理國家，若果有此事，吾恐商人暗中已受外僑之操縱。若謂商人爲人民，卽有組織政府之資格，試問人民中僅商人乎？若謂商人納稅，則吾欲問商人納稅於何人？近年來皆由商人納稅於軍閥，間接助成軍閥之惡，尙可以納稅自誇乎？吾國本無過激主義傳播之患，惟商人政府如成，則不啻促過激主義之傳播。現上海商人動輒以有產階級高自位置，今若果能以商人而壟斷政權，則其結果絕不減於軍閥；因從來財閥軍閥狼狽爲奸，並無少異也。乃吾國商人尙敢公然號召，組織『商人政府』，豈非惹起階級戰爭之動議乎？最可笑者，上海商會妄欲組織『商人政府』自認爲民治委員會基本委員，一若除商人外無人民者，又若除上海商人外無人民者，更若除上海總商會之商人外無人民者。卽此一端，其無知妄作已可想矣。吾於此有三言警告商人曰：勿陰挾外人以自重。勿激起階級戰爭。勿敗壞國家政治。又有一言勉商人曰：果欲救國，宜各捐款速籌裁兵費至少一千萬元，然後監督軍閥實行裁兵，此則真可謂愛國矣。否則僅以組織政府自命，徒使外人齒冷，恐外人亦未必眞爲後盾也。

最近楊鈞君致函徐君，表示同情：

我國商人向缺乏政治常識，每激於一時熱情，輒思有所振作，殊不知盲從妄作，根本已錯。世界政府之組織，基於人才集中斷不容爲三數人團體所包辦。今上海之商人政府，完全爲一團體包辦。其所謂民治委員之三

中華民國十二年 六月二十三日

中華民國十二年 六月二十三日

八六〇

十五人，僅限於商會中會員，絕不容他人參預。此種政府，以之辦理本商會範圍內事，固屬甚宜，若謂其即可操柄政權，處理國事，寧非可笑？至借外力作後盾，尤爲自殺政策。我國雖貧弱，數十年來，不聞有外力干政之舉。彼東鄰之帝國主義，屢欲施其侵略政策，實行國際共管，每苦於無機可乘，今之商人政府，反欲借外力作後盾，何殊引盜入室？上海總商會向以穩健派自居，屢次宣言莫不同不受他人利用，本良心以救國，今竟聽外人主張，而自組織政府，是否受人利用乎？受國人之利用，尚可達改良政治之目的；若受外人利用，是負國亡無日矣！

一、梓生：大政變的第二幕（註五）

黎元洪在北京經不起王懷慶、馮玉祥等的壓迫，於六月十三日避往天津，爲洩憤起見下了六道命令——一、准張紹曾辭國務總理職；二、特任農商總長李根源兼署國務總理；三、免外交總長顧維鈞，內務總長高凌霨，財政總長張英華，海軍總長李鼎新，陸軍總長張紹曾，司法總長程克，教育總長彭允彝，交通總長吳毓麟等八人職；四、特任金永炎署陸軍總長；五、裁撤巡閱使，巡閱副使，陸軍檢閱使，督軍，督理，所屬軍隊歸陸軍部直接管轄；六、聲討北京政變中發縱指使之入。——抵天津後，於十三十四兩日連發通電，聲明離京爲自由行使職權起見，否認交印辭職爲出於己意，並咨衆院撤回去年所提辭職咨文；又於十九日函告兩院及使團並通電全國，聲明離京並非離職，此後職權未得國會正當解免前，則繼任者無論經何途徑產出，均爲非法。黎出走後仍以在職總統自居，於十六日函告國會擬以唐紹儀任國務總理，未到任以前由李根源代理。並擬下令自十四年元旦起全國裁撤釐金，以收民怨，這便是天津租界中的一個滑稽政府！

北京方面的高凌霨一班人，自逼黎走後，即於十三日在國務院開緊急會議，準備實行他們預定的攝政計畫。及王承斌在天津車站困黎十餘小時，威逼黎交出藏匿在北京法國醫院的十五顆總統印信，又強令簽發三種通電後——一、向國會辭職以大總統職權交國務院攝行；二、電令國務院，聲明已向國會辭職令國務院攝行政權；三、通電全國聲明上項事實。——即自行攝政，更自六月十六日兩院會合會承軍閥意旨通過：自十三日起黎元洪所有命令通電認爲無效以後，他們似乎略略得了一些根據。但是他們這班人從一方面看來，是爲黎所已經免職的閥員；從又一方

面看來，則一個總理九個閣員中，總理張紹曾既爲他們所排，不得回京，外交總長顧維鈞雖經他們力催，迄未就職；張英華又不理人口準備辭職；加以李根源、彭允彝已隨黎赴津，北京國務院中祇賸了程克、高凌霨、吳毓麟、李鼎新四人，已成不完全的內閣，雖然他們興緻不衰，拼命開閣議，發命令；但以已被免職的三五閣員，居然自行兼攝大總統職務，發號施令，自居政府地位，那麼，這種政府，豈非更其滑稽？

黎元洪的行徑固爲國人所厭棄，而驅黎者的卑鄙齷齪與非法，尤爲國人所不容，上海爲全國輿論中心，對於這回的政變，羣情非常憤激。素以穩健著名的上海總商會亦於二十三日開臨時會員大會，議決四項非常激烈的議案——一、宣布否認現在北京高凌霨等之非法攝政及不承認曹錕有候選總統資格；二、通電全國軍民長官，維持地方秩序加意保護外人，大局問題聽候人民解決；三、現在國會議員不能代表民意，所有一切行動不能認爲有效；四、關於以外種種問題組織一民治委員會，繼續討論進行方法。——據傳說，這種議案是爲將來組織所謂『商人政府』的基礎，現在他們的民治委員會委員，已於六月三十日舉出聶雲台等三十五人。但是民治的大問題，是否僅僅商人所能負荷，我們不能不發生疑問！

在這彼此爭立政府的時期中，在天津的張紹曾，一方面既被黎免去總理職；一方面又爲在北京的津保系閣員所排不得復職；於是異想天開，聲言國會既通過十三日後黎令無效，則彼可以總理資格在津設一國務院，頗有於北京攝政內閣外，再在天津設一攝政內閣的意思；但除少數前次被收買的國會議員及閣員張英華以外，他完全沒有添設攝政內閣的勢力，這一個滑稽而更滑稽之政府，我們可以斷定他是設立不成的！

在這混亂的時代中，『政府』一物，彼此都可假藉名義另起爐竈的設立；獨有『國會』一物，則似乎有『祇此老店別無分設』的樣子，於是『議員』『政團』乃成爲名貴的奇貨了。政變以後，北京全民社等三十餘政團的議員，既於十六日議決自十三日後黎令無效的議案，以報效曹錕；而政學系及民黨議員東三省議員等連合從益友系分裂而出的格輔成一派合成二百餘人隨黎元洪到天津，發布宣言，聲明：在北京不能自由發言，來津準備遷地開會，並指十六日北京兩院會合會爲非法，不承認所議決議案的效力。這在天津的二百多個議員，除迭次發布宣言外，並預備離津擇地正式開會。他們的開會地點，有人主張應浙江督軍代表的招待赴杭州；有人主張上海，或齊燮元能叛曹

則在南京；而民黨議員則堅持赴廣州，以爲孫文再建廣州政府的基礎。北京的五百多個議員，半個月來多忙於收領節敬，討論大選，擾攘攘攘，作無事忙。尤稱奇觀的，則北京議員以開憲法大會爲名，圖誘天津議員回京制憲。據傳說，吳景濂的手段，一待憲會人數足數大選的時候，即臨時閉門改開大總統選舉會以完成他包辦的最高運動；而天津議員則亦派人以種種優厚條件引誘北京議員離京，俾使北京的國會不能成會。在這議員人數對兩方關係都很重大的時候，兩方各以金錢爲招收議員的工具，北京有五百元的節敬，每次二十元的憲會出席費，五六千元的大總統選會投票費；天津有每日四十元的不出席費（即給與不出席於北京憲會者），並優厚的旅費，一時某幫議員被誘回京，某幫議員被誘出京的新聞，層見疊出，令人目迷五色；惟江蘇議員確已因本省省議會的電報回籍，章士釗、田桐兩議員確已到上海，在報紙上登出國會移滬開會的通告。

時局的解決與變化，各方都以法律做幌子，而實則各在準備實力，以爲解決或變化的後盾。曹錕於黎元洪走後，曾有電主張待國會依法解決，津保從罷諸人亦分用非常手段與用法律解決的兩派；而黎元洪及他醞釀中的與黨則更可堂堂地抓住這回北京政變的非法以相號召，但是這種假藉法律的行爲，一時恐不能有效，最後仍不能不各視他們自己的實力！

直隸系是常世所稱的實力派，他們實力所及有十二省三特別區域，他們的兵力有幾十萬，本可不管一切用實力擁曹錕上臺，但內幕中吳佩孚頗稱自好，不贊成這回的非法政變，鄂豫兩督尤表示冷淡，以致天津所擬好的各省區擁戴曹錕入京的通電，齊燮元不敢領銜，至今還發不出。黎元洪自身本無實力，而長於挑撥，他抵津後盛傳他要組織討賊軍，以段祺瑞、張作霖、盧永祥、唐繼堯分任司令，但實際上段、張各人未必願受他的委任。

時局混亂中所注意的是安福系的再起。天津段祺瑞宅中近來頗不寂寞，段的態度激烈，各報尤多記載，徐樹錚已到天津與黨徒會商活動方針，而浙江盧永祥聯絡寓居上海的民黨唐紹儀，表示政府當遷往杭州。而他派鄧鳴階到天津招待議員赴杭的傳說，一時也頗惹人注目。至於已經決裂的民黨系，與沉機觀變的張作霖、吳佩孚，則對於這半個月的時局上，還是不十分可注意的。

『山雨欲來風滿樓』，眼前的時局正與這句話恰合。一時報紙盛傳的黎、孫、段、張聯合，或某某表示態度，

某某發布通電，甚至如津保系所造曹孫聯合的空氣，我們只可看作這『雨』前應有的『風』，而我們務當拭清眼睛以看此後的『雨』！

浙江軍務善後督辦盧永祥通電，歡迎國會議員南下制憲。

浙江督軍盧永祥爲皖系僅存之實力派軍人。上年（十一年）直奉戰爭，直系勝利，總統徐世昌去職，盧永祥即於六月十五日自行宣告廢除督軍名稱，改稱軍務善後督辦。今直系軍人以武力脅迫黎元洪去職，復利誘議員做非法決定。部份不受威迫利誘之議員有國會南遷之議，盧永祥乃及時發出電報，歡迎國會議員南下制憲。其電文略云：

「共和國，憲法乃爲國本，元首猶是公僕，但使依法產生，則對人決無異議。惟默察近日趨勢，暴力愈益膨脹，立法自由，橫被剝奪，即如十六日之兩院會合會，係由少數人談話，臨時矯造而成，致引起院內外嚴重之駁詰，以兩院人材之盛，立法經驗之宏，而竟有此滑稽舉動，其非諸公之本意，可以斷言。然神聖議會，日在政潮震撼之中，將來憲法污點，詎勝抓撓。夫國會制憲權，乃由辛亥革命而來，今日垂成之憲法，乃以十數年人民流血爲代價，設竟鹵莽遷就，等於欽定憲法，俾怙勢專政者，反資爲保障，甚或陰謀構煽，力阻憲法成功，人民痛心失望，勢必激爲意外反動，則是諸公以興革命而制憲，反以制憲而造革命，衡諸歷史公例，與政治因果之法則，決非預爲不祥之談。（中略）昨讀諸公宣言，主張遷地自由制憲，卓識宏願，海內景仰，在京諸君，與諸公同一志願者，必居多數。雖形格勢禁，意志未盡發舒，而聲氣應求，終必趨於一軌，惟諸公爲國民謀百年福利，而任諸公置身危難，撥諸人類互助之義，竊有所不忍，國民既竭望良好憲法，義當爲諸公排除障礙。永祥職在軍旅，分屬國民，維護贊助之責，當與國民共之，息壤在比，敢有貳志。」（註六）

時離京赴津議員，見此電後，多決定移滬制憲。

附錄：議員南下之喧傳（註七）

中華民國十二年 六月二十三日

中華民國十二年 六月二十三日

八六四

每次政變卽有議員之變動，蓋政變爲勢力變動之表現，議員多隨勢力變動而變動者也。而所謂議員之變動者，卽由甲派變爲乙派之謂。因欲變爲某系，或欲謀被收容之便，遂有特行形成一派者。變動最多而惹人注目者，自北南行，由南北來者是也。曩者南北兩方有國會時，兩方均盛行爭奪議員，及南方政府財政困難，南方議員遂紛紛他散。嗣後北方國會因政變消滅，舊國會去年重行集會，各方議員復來集於北京，此次政變之結果，又有議員前往天津，更有南下說，喧囂塵上。而北京政府欲竭力留住多數議員，或以金錢誘惑，或以威力強迫。至國會在南方集會之地點，有廣州說，有杭州說，似尙無一定之計劃，故凡揭載於各報者，似多係各派之喧傳。至喧傳南下者，或欲利用眞謀南下者，藉促北京政府之焦慮，使其更進一步而力事收買。否則，眞欲南下者，何必力事聲張耶。喧傳北京政府苦心留住議員方策者，因欲使南方派決行收買方策，以便早速對抗北方，故概可認爲因自身而喧傳也。此蓋北京政府欲得大總統選舉之法定人數，反對派欲使總統選舉不足法定人數，乃現下激烈爭奪議員之反映現象也。

夫常爲萬惡軍閥之走狗，常爲野心政客之手足，仰其鼻息而決進退之一部分議員，固不足責備。惟原屬南方派而號稱護法議員者，吾人亦不能不聊表憐焉之忱。蓋彼輩之所言，實不符合其所爲故也。彼輩常露出否認北方總統、北方政府之口吻，乃身居北京國會，參加北京總統，北京政府提案之討論，或予以協贊，或加以否決。且既爲議員而列議席，向北京政府領受歲費，又時有否認國會自身之口吻，是可見其所言甚不澈底，與其所行絕不相符也。此種議員之無護法精神，無護法行爲，不待多辨而明，乃竟自稱爲護法議員，吾人殊不能不爲之驚嘆不置也。由他方面而觀，所謂護法議員者，非阿諛自欺，卽係自身不明也。吾人敢謂今日稱爲議員者，無論南派、北派，其中多數均係大同小異，匪特無代表國民之法理的理由，就道德上而言，亦無其資格也。彼有代表國民之精神智識道德者，實不過少數人士而已。吾人對於如斯議員集合之國會，自始卽不敢多所信賴，然所以欲維持之，且勸各界維持之者，實希望先從形勢上整頓，漸次推行於政治之精神方面，使其爲改良之階梯也。茲政界紛亂益甚，議員亦大白其惡質劣性，力主維持若輩，竟不見毫末利益，吾人殊不禁悲從中來耳。

凡欲利用此輩議員，以完成自派野心者，吾人以爲今日無再進忠告之必要。惟眞欲藉議員以舉救國之實者，吾

人殊不能不指摘其終歸徒勞也。吾人屢謂今日爲無法時代，且屢言拘泥於護法文字爲不合理，終不能藉如斯表面理由以謀國家統一，故爲南方派者，猶欲召集如口言護法之符號議員輩，以成國家大業，豈能望其成功耶。吾人見憂國之上，不企圖一大變革，不着眼於根本上創造新中國，尙戀戀於舊日臭味，欲糊塗表面，強飾合法，唯深憂其不能容易成就大業而已。

議員褚輔成等鄭重聲明，倘北京發生監視議員，強迫選舉情事，依法無效。

直隸省長王承斌二十一日致吳毓麟、高凌霄、王毓芝電，囑以監視議員不許離京，速行大選，阻止制憲等事，經傳出之後，聞者大駭。議員褚輔成等對王承斌此等荒謬行爲，至爲髮指，乃鄭重聲明：倘北京發生監視議員，強迫選舉情事，依法當然無效，論罪有攸歸。聲明文曰：

「各報館均鑒：本日查見直隸省長王承斌致吳毓麟、高凌霄、王毓芝等簡電一件，文曰：頃接吳巡閱使號電，開致大帥一電，文曰：（已見各報從略）特此奉聞，請即就近督促進行是爲深盼，等因。當此千鈞一髮之時，亟應由兩院議員依法速辦大選，以維國本，至憲法不許成立，更有把握，請諸兄就近設法，妥速進行，庶大選早日觀成，藉以消除反側，至爲禱盼。王承斌，簡，等因。查此次暴迫元首，主使有人，司馬之心，路人皆見，茲閱前電，益駭聽聞。夫人民自由，載在約法，議員保障、世界通詮。乃竟欲授意軍警，監視行動，甘犯脅迫，毫無顧忌，將來或藉公民之名，或假保衛之義，包圍議會，強架議員，暴力橫行，盜名竊國，極其所至，何事不爲。凡有血氣之倫，安忍強暴之辱。尤可駭者，憲法未成，舉國渴望，王承斌等竟謂不許成立，荒謬絕倫，令人髮指。同人等久窺隱謀，早圖防衛，冀存國家之正統，並保個人之自由。區區寸丹，天日共矢。茲復鄭重聲明，倘北京發生監視議員強迫選舉情事，依法當然無效，論罪且有攸歸，特布中外，咸使聞知。褚輔成、焦易堂、章士釗、鄭萬瞻、沙彥彬、邴克莊、丁維汾等二百八十三人同叩，漾。再此電在津被阻，專員來滬補發，合併聲明。」（註八）

新疆省長楊增新電陝、甘兩省長官，懇請嚴密查阻俄黨入新。

中華民國十二年 六月二十三日

中華民國十二年 六月二十三日

八六六

俄國舊黨窩鐵可夫，牙科員，假充商人，由天津起程前往新疆，意圖傳播社會主義，破壞治安。新疆省長楊增新得到密報後，除飭令所屬嚴行查阻之外，並電請陝、甘兩省省長督軍轉達各鎮守使，認真稽查。電曰：

「（銜略）頃據探報告，查有俄人姓窩鐵可夫，名牙科員一名，現由天津起程赴新，藉名貿易，實則有作用，兼受人指使，暗傳社會主義，希圖破壞治安。該俄人並未領有何項護照，擬領貿易憑證，藉以利用等語。查該俄人窩鐵可夫本舊黨首領阿並闊夫之黨羽，新疆官廳費盡心力，始將該俄人勒令回俄，今又假充商人，潛行來新，難保不別有陰謀，于邊局治安，殊有關係，前經電請外交部設法阻止在案。茲既據報該俄人，業經由津起行，應請陝、甘兩省貴督軍、省長轉達沿途各鎮守使，密飭所屬認真稽查，如該俄人窩鐵可夫經過貴境，一經查獲，即行阻止。勒令仍回遠東，萬勿放令前進，俾免到新煽惑，實紿公誼。萬一該俄人繞越前來，即由哈密文武嚴行查阻，決不准入新疆境內，教滋隱患，專電奉達，即希查照。新疆省長兼督軍楊增新，六月廿三日，印。」（註九）

川邊鎮守使電告北京政府，西藏增兵玉龍、巴安請速接濟，以維國防。

川邊鎮守使陳遐齡迭接駐防甘孜旅長朱憲文、團長李邦君暨駐巴安司令王政和馳報，藏兵進犯，川邊緊急。陳遐齡乃電請北京政府迅予接濟，以維國防。其電曰：

「（銜略）均鑒：遐齡去歲本隨隊入關就食，瞬經半載，川亂未平，迭據甘孜旅長朱憲文、李團長邦君飛報，藏番增兵玉龍維科、宜頂等處，接近本軍，復嗾使匪四出竄擾，又據巴安王司令政和馳報，匪擾、糧斷巴，安危在旦夕，外人生命財產尤關重要，均請加兵接餉各情，鑒井知事所報亦同。遐齡守邊以來，羅掘早窮，種種困苦，國人皆知。今年中央撥濟贍款案，甫成立，試撥一、二月，而稅票之折及規滙各費，耗已過半，言之寒心，所有五通橋原撥稅票八萬元概被阻扣，分文未得。連接上項警報，職責所在，除飛令駐邊各軍盡力防範並賁函詰問達賴外，擬仍就地募款、輸兵，顧邊惟費用浩繁，不獨後難為繼，即日前開拔活支，已無法維繫，如再延一月，不能進援，國防一失，咎有攸歸。齡不負責，憂憤陳詞，伏乞垂鑒。川邊鎮守使陳遐齡叩，極。」（註一〇）

註一：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第五冊，頁三八。

註二：「東方雜誌」，第二十卷，第十四號，頁二四二。

註三：同註二，第十一號，頁三。

註四：同註二，第十一號，頁一一六——一七。

註五：同註二，第十一號，頁二一五。

註六：劉楚湘：「癸亥政變記略」，頁一〇〇——一〇一。

註七：民國十二年六月三十日「順天時報」。

註八：劉楚湘：「癸亥政變記略」，頁八四。

註九：民國十二年六月二十八日「順天時報」。

註一〇：民國十二年七月十二日「順天時報」。

二十四日 孫大元帥任命胡思舜為中央直轄滇軍第五師師長。

胡思舜原為中央直轄滇軍第二混成旅旅長，作戰英勇，迭著佳績，深得孫大元帥賞識，本日擢為中央直轄滇軍第五師師長。（註一）

攝政。

吳佩孚、閻治堂、孫傳芳、王永泉、薩鎮冰等通電擁戴曹錕，並贊成國務院

本月十五日曹錕通電表示驅黎行動與己無干，並暗示速選總統。孫傳芳、王永泉、薩鎮冰、閻治堂、吳佩孚等乃紛紛通電響應，擁戴曹錕，並贊成國務院攝政。其電分別如下：

一、孫傳芳、王永泉、薩鎮冰皓電：

中華民國十二年 六月二十四日

中華民國十二年 六月二十四日

八六八

「(銜略)均鑒：接京電，黎大總統元日出京，中樞無主，政府不能中斷，副總統現尙缺位，代理乏人。讀齊督軍，韓省長、杜總司令通電，主張依法由國務院攝行職務，安定人心，此爲現時最要之舉，傳芳等極表贊同。應請海內文達，一致主持，以維國本，臨電迫切，敬祈公鑒。孫傳芳、王永泉、薩鎮冰，皓、印。」(註二)

二、吳佩孚養電：

「(銜略)均鑒：仲帥刪電諒達，頃復一電文曰：刪電敬悉，老成謀國，義正言明，自當一致謹遵等語。特電奉聞，吳佩孚，養、印。」(註三)

三、閻治堂敬電：

「(銜略)均鑒：頃讀王巡閱使等效電，熱誠謀國，偉畫宏籌，至深欽佩。務望一致主持，早定大計，鞏固邦基，曷勝拜祝。閻治堂叩，敬、印。」(註四)

臨城劫車案被擄華人獲釋，部分匪軍接受招安。

山東督軍田中玉電告北京政府，臨城劫車案被擄之本國人十八名，業於本日自抱犢固釋放下山；招安之匪軍郭其才一團亦開出，駐郭里集。電文如下：

「(銜略)均鑒：昨電計達頃據：鄭幫辦士琦敬二電，稱本日吳旅長及各紳士代表等，帶同華票秦錫隘、漆元、曹星洲、馬小周、錢克治、趙冀軒、李榮書、王有訓、焦子琴、劉恩玉、沙修夫、莊巽生、吳韻甫、張華行、王慶、符寶齋、史仲修等十八人完全出山到棗，除詳情另電外，謹先馳陳，仰慰廑系。又據該幫辦敬三電稱，頃晤吳旅長談及新編旅，准定感日一律編制成立，本日該旅第一團已開出兩連至郭里集，暫駐該處，人民均尙相安。該旅完全編成後，擬即分駐郭里集一帶，訓練各等情，特錄奉聞。田中玉，徑、印。」(註五)

附錄：一、田中玉二十五日致北京政府電(註六)

(銜略)臨案情形，自文日西人完全出險後，華人僅放回四名，餘因匪人要求，須俟編制就緒，再行釋放。經即電知鄭幫辦士琦，趕速進行，以資結束。茲據該幫辦皓日(十九日)電，稱據吳旅長報告：山中編制，再有五日，可以竣事

。惟彼中又擬以編隊與釋放中票劃爲兩事。謂中票一節，曾與陳使（陳調元）及商聯會江代表等有所接洽，非俟陳等回來，不能解決。當以編隊本意，卽爲釋放中西票起見，今西票釋而中票留將，何以能解。且各省紛紛電責，倘再遷延，實於編撫有碍。經已函知吳旅長，切實諭商，俾得早日釋出中票等語。續據該幫辦二十二日發日電。稱據杜參謀由山回棗，報告編制一層，已由吳旅長與孫美瑤親定，卽用新編旅名目，分爲第一、第二兩團，現第一團已編齊，第二團尙費手續，非數日不能竣事。擬于二十四日先將第一團調出峨山口，擇地暫駐。其第二團，亦限於最短期間成立，請將新編旅長孫美瑤、團長郭琪才、周天松等委狀先行頒發。至中票一節，據孫美瑤稱仍非陳使回來，不能辦理。緣陳曾許以鉅款，現孫已差人赴徐州請陳，如陳實不來，再行從長計議等語。除已分別電復，務將被擄中票，迅速磋商釋放，並將編撫善後各事宜，趕緊辦結，以免別滋糾葛外，特電奉聞，藉紓廑注。田中玉，有印。

二、臨城劫車土匪收撫成功（註七）

臨城土匪孫美瑤等劫掠津浦火車架橋中外乘客挾制官廳要求改編正式軍隊一案，官匪雙方交涉三十餘日，竭中外人士營救調解的力量，加以外人安特生、鮑惠爾，及華官陳調元、溫世珍等迭次出入匪巢，奔走協商，乃得有如下所述的結果，臨案雖未能從此全了，而釋票編匪兩端，總可算已告成功了。

改編匪軍與釋放人票兩事，在五月底六月初的時候，官匪兩方本已磋商就緒；只因匪方除孫美瑤的司令，郭琪才、周天松的團長已決定外，其餘諸匪正在爭做營連排長，未能着手編制；而官方因北京未能如約接濟經費及軍官間的爭功，也未得實行負責收編，以致遷延多日，直到十二日而始放外票。

十二日調人安特生、北京商會代表江經沅、上海商會代表孫福基、本地坤上代表管象坤、金方遠等入山簽訂官匪條約。而負責軍官陳調元、吳長植兩旅長，及鄭士琦的參謀長黃德本亦同時入山點名接收匪軍。簽約一事據傳由官方安特生、陳調元、溫世珍與匪方孫美瑤、郭琪才、周天松簽定一種正約，惟其約無具體發表，無從覓得。另由調人安特生與匪代表孫桂枝各出憑據，由紳商爲證人，共同簽定一種文件，這種文件，既可稱爲奇觀，將來或發生歷史的價值，略費篇幅，把他全錄在下：

一、安特生所出具的是『鄙人安特生，美國人，中國之生死至友也。鑒於山中諸弟兄之苦況，並屢次會議，今

鑒於諸「當家」表示之忠誠，言詞懇切，情願投誠，鄙人願擔保諸弟兄編入軍隊爲官與兵。不過三千人（附注：原二千人，徒手兵不過五百人，匪方臨時請增一千人。）政府擔任二千七百人餉，其餘三百人餉，由衆「當家」自任。鄙人並願擔保諸弟兄受撫之後，所有以前罪犯，由政府一概赦免；並受編之後，所有規定餉項，亦由政府按照階級，按月照發。此項擔保，自簽字日起，以三年爲限。諸弟兄投誠之後，爲國、爲民，應表示愛國熱誠，恪守軍紀，使國人皆知諸弟兄爲國服務，並贊揚諸弟兄個人犧牲之精神也。中華民國十二年六月十二日。安特生簽字。證人江經沅、孫福基、焦錫生、管象坤、金方遠、劉毓楨、高延廩、李炳章、陳家斗、劉玉德。』

二、孫桂枝所出具的是：『鄙人孫桂枝，代表衆弟兄，願受招撫編成國軍；從此之後，永遠忠心國家，決不作違反軍紀及其他有損軍人名譽之行爲；並代表衆弟兄鄭重聲明，對於安先生親信不疑，對於安先生擔保，永矢遵守。中華民國十二年六月十二日。孫桂枝印。證人江經沅、孫福基、焦錫生、管象坤、金方遠、劉毓楨、高延廩、李炳章、陳家斗、劉玉德。』上項的約簽定後，又經安特生擔保經費，即由匪將被架外票八名（以前陸續釋放二十餘名）全體釋放，華票洪錫祺等四名隨同放出，由安特生、溫世珍護同下山。外票既釋，匪恐官軍背約進剿，於是入山諸人，盡被留在山中作質！

外票全釋所贖華票新舊五十餘人，匪擬留以有待。這時安、溫兩有力調人，以外票得釋，責任可卸，分別回上海南京。陳調元又借母病爲名出山不返，商會代表江經沅、孫福基等亦各設計下山回北京上海。甌莊屬集的各方代表更都乘機走去。於是被留未放的新舊華票和入山作質的吳長植旅長，大有叫苦連天之慨。土匪之所以不放華票，當時有的說是想商會有所點綴，有的說是因爲陳調元及商會代表並華票自身，曾向土匪空許大願引起土匪的大慾。以後土匪聲言釋放華票須陳調元及商會代表到山方可解決，山東代表趙志澄因奔赴徐州懇陳再行入山交涉；並由舊票電向商會訴苦請求營救，而陳及商會代表竟設詞推卸，中國官紳熱心臨案的心理，令人不能不發生感想。遷延十餘日，直至孫美瑤、郭其才將匪軍第一團編制完畢，急圖開出山外，乃由羊入虎口的吳長植一番游說，自然成功，而六月二十四日新擄華票十五名始得偕吳長植一同出險，至所贖舊票四十餘名，已被留山中自三年以至一年，此刻更無人顧問了。

新編匪軍郭其才一團自二十四日新華票釋後，即開出峨山口。繼又奉令開駐郭里集（參看九號附圖）；其周天

松一團因內部編制未妥，且與山中老匪反對招撫的劉鎮一派接近，一時尚未易編就開出抱犢崗。舊票的所以未即放出，據說也爲這個緣故。現在統轄這新編匪軍的鄭士琦師長，於包圍抱犢崗的五、六及二十旅軍隊撤退後，另在棗莊威勢赫赫的盛陳兵衛，預備在大張威勢之下將新編匪軍全體點名編定，然後劃區舉辦清鄉以清匪源，或者匪軍第二團的下山及舊票的放出可不日見之事實；但該地對於鄭師長的盛張威勢，頗引起官軍仍將改撫爲剿的謠言，周天松一團的受撫，能否不因此而又生枝節，眼前頗難決定。

臨案中收編匪軍與釋放人票總可說已告成功。至懲辦負責軍官一節，爲敷衍外交團起見，已由山東督軍田中玉，將各官吏一切應負的責任加在素以剿匪認真出名的袁州鎮守使何鋒鈺一人身上，於六月二十五日由攝政內閣下令免何職，以張培榮繼任。

今後的臨案，當以外交方面的應付爲最重要。北京外交團曾聯合七國使館的武官，組織武官團，由陸軍部派梁上棟偕同於六月一日到匪區調查一切，作成報告，以爲後日向中國要求的根據。此外駐濟南各國領事也都到棗莊，組織有調查會，將調查結果向北京使團報告。使團得以上兩種報告後，曾連開秘密聯席會議多次，磋商將來向中政府交涉綱要，惟英使出京未返，未得決定，內容也秘不宣布，預料將來一定可以使人吃驚的！

臨城收編土匪的事情，一時頗爲中外所注意。但這事實乃是『承先啓後』，並非創作。以言承先，孫美瑤的收撫，不過繼去年十二月間河南的收撫張國信、張國威、樊鍾秀，與今年一月間山東的收撫孫百萬。以言啓後，則臨城案未了的時候，湖北應山土匪雷老么即於六月十四日在嚴行警備的鄂豫交界地方居然有據意國教士梅神父及附近居民男女百餘人，向鄂當局勒贖百萬及要求收撫的事情。預料將來繼跡而起的，必將不可勝數；倘使中間沒有阻礙，順勢而進，不出數年即舉中國而盡入於土匪勢力的範圍亦不爲難。不過將來土匪的架擄中外票，要求贖價與收編，外國使領的要求保全被架者的安全，中國官吏的先剿後撫，也必將與臨案一式，斷不能跳出這簡單的結構，則將來是項匪訊，倘非別開生面者，記者殊不願再爲無謂的評述；應山雷老么案當然也是如此！

三、田少儀：細說孫美瑤與臨城劫車案(六) (註八)

中華民國十二年 六月二十四日

中華民國十二年 六月二十四日

八七二

收編孫美瑤

編爲「山東招安旅」

話說臨城劫車案官匪交涉關於收編抱犢崗土匪的協議，是「有槍者編軍，無槍者遣散」；陳調元、吳長植二人入山點名發餉，就是執行收編事宜。後來陳調元以替土匪們「辦武裝帶」爲藉口離山，留下吳長植一人主持此事，花費了將近十天的時間，大體上才算就緒。抱犢崗的土匪們被編成一個旅，番號暫定爲「山東招安旅」；並依照官匪交涉之初田中玉的承諾，暫派孫美瑤爲旅長，郭其才爲參謀長；下轄兩個團，第一團團長孫美松（即孫美瑤的族兄），第二團團長周天松。

六月二十四日這一天，是山東招安旅下山的日子，從抱犢崗山區到棗莊一帶，又出現了一次空前轟動的熱鬧。也不知是誰的本領，竟從泰安縣把登泰山的特有交通工具的「爬山虎」（即二人抬的肩輿）統統都調到抱犢崗來，山東招安旅的軍官們，都坐在爬山虎上，顧盼自雄，神氣活現。官兵下山，家眷們也都跟了來，她們大都是半生未離開山區過。第一次出山去棗莊，都穿上過年時才穿的新衣；那時的婦女服裝，都是寬襟大袖，鑲邊滾珠，紅紅綠綠，五顏六色，一隊隊奇形怪狀的人羣，浩浩蕩蕩，零零亂亂，是軍隊卻不像軍隊，恰似廟會散場時一樣，鬧出抱犢崗山區來。

開下山來的山東招安旅駐地如下：

- ①旅司令部駐棗莊；
- ②第一團團部駐棗莊以西的齊村；
- ③第二團團部駐棗莊以東的郭里集。

上開山東招安旅的駐地以及它的兩個團長，一直到孫美瑤被殺時，都沒有異動。近年來有些記載說它的第一團團長是郭其才，駐地是嶺山口，與事實不符。

到七月八日，剿匪總司令鄭士琦代表山東督軍田中玉，率領第五師第十八團團長吳可章，在棗莊、齊村、郭里集各地，對山東招安旅加以點驗；同時孫美瑤發表了一個通電，聲明：綁架的新舊「肉票」（包括劫車案以前及劫

車時所擄)，已悉數交與鄭士琦釋放；匪隊已編成官軍，孫美瑤正式就任山東招安旅旅長。至此，收編抱犢崗土匪的事宜，正式宣告完畢。

當山東招安旅開出山區後，人們在抱犢崗的懸崖下，竟發現了有兩百多具白骨。原來，這是土匪們在臨城劫車案前從各地綁架來，以及臨城劫車時擄來，驅上抱犢崗的「肉票」，前後約有五六百人之多，土匪們爲顧慮飲水不繼，從崗上揪下二百多人，初則血肉狼藉，繼之白骨現天！據附近居民們說：每逢陰雨之夜，輒聞悲號鬼哭之聲。到第二年（民十三）春，由地方士紳及慈善人士梁步海等，發起舉行盂蘭會，超渡亡魂，延請高僧在山區的上觀和下觀設道場，誦經七日，所有白骨一一掩埋。據說：此後雖陰雨連綿，寒風大作，亦不復聞鬼哭之聲了。

烏合之衆亦兵亦匪

敘述到這裏，我們須解釋一個問題。按照正規編制，一個旅的兵員要三千多人。收編的山東招安旅有空額，實際人數不足二千。本文第三章曾介紹：抱犢崗山區的土匪，包括成夥的和半民半匪，約計千餘人，祇是現有收編人數的一半強。其餘大約半數的兵員是從那裏來的呢？且讓我們回溯了一個事實。

本文的第二章，曾對抱犢崗山區作了個簡要介紹。這個山區是物產貧乏，教育落後，居民窮困，經常衣食不繼，性格強悍，愚昧無知，極易挺而走險，以致成爲盜匪的淵藪。在這種情形下，他們是把土匪和當兵，是看作同樣出路的。但農民安土重遷的習性，若是離鄉背井到遠方去當兵的話，除非生活上完全失去了憑依，卻不無考慮之處。現在，他們的同鄉孫美瑤當了旅長，駐地就在自己的家鄉，有現成的「吃糧拿餉」的機會，誰不願意來呢？再以這次官府收編的協議，是「有槍者編軍」，換句話說，就是有多少槍，編多少人，並不是以他曾否當過土匪爲準則。於是，山區裏的老百姓們，凡是有槍的，或是能借到槍的，以及有辦法能買槍的，就都當上山東招安旅的兵了。也因此，山東招安旅的槍械極端複雜，手槍有自來得盒子槍，曲尺手槍；步槍有三八式，晉造，套筒子，水連珠，漢陽造等等，甚至連土造五響，單打一等，也都攪了來，簡直成了槍械的大展覽。

請想，這樣組成的軍隊是什麼樣子呢？不按典範令訓練出來的兵，持步槍和拿火棍一樣，仍是「活老百姓」一個。不祇如此，今天張三的親戚的來了，要補上個名；明天李四忽然想起了出間的收割未完，就馬上回家操作；各

種奇奇怪怪的名堂不一而足。那情形祇有用「烏合之衆」這句話，始可以差堪形容。其實，若祇是烏合之衆，並不是爲害地方，祇給人們添些茶餘飯後的笑料而已。糟糕的是他們把官軍與土匪的身份合一，穿上了北洋軍閥的「二大半」，玉皇大帝是老大，他們就算老二，飯館子裏吃白食，戲園子裏看白戲；洋廣雜貨綢緞店買東西不給錢；當年奉軍入關，大兵坐火車時，「媽拉巴子是免票，後腦勺子是護照」，那種情形是在津浦鐵路臨聚支線上最先出現的。這尙是小焉者。更可怕的是：他們在未收編成軍前，打家劫舍總得在暗中幹，現在都明目張膽的幹起來，四鄉八鎮牽牛架票的案件層出不窮，日有所聞。被害者連告狀的地方都沒有了，因爲山東招安旅駐防在聚莊一帶的任務就是剿匪，剿匪者也就是牽牛架票者，老百姓還到那裏去說理呢？善良的老百姓們人人自危，有冤也無處訴，山東招安旅成了地方上的官土匪，官禍害了！

這情形曾使地方士紳極爲苦惱，曾多次請求官府把山東招安旅調到別的地方去。後來又有不少的傳說：例如這年（民十二）的六月底，熊克武在四川就任討賊軍總司令，七月間，北京政府則任命劉湘爲四川清鄉督辦，四川的將領也推劉湘出任四川善後督辦，後來袁祖銘又就任援川軍前敵總司令，於是四川境內大小軍閥發生混戰，這時有調山東招安旅援川的傳說。後來又傳說：山東招安旅要調往江蘇，歸徐海鎮守使陳調元指揮；又傳說：曹錕的弟弟曹錕，爲擴充勢力，也想收山東招安旅於部下。不過，地方士紳的請求和這些傳說，都沒有實現。

莫名其妙的孫美瑤

若單從上述山東招安旅編組成軍的情形看，其能一下子號召起兩千左右的人槍來，雖然是基於當地的特殊條件，卻也不是可以輕視的事。如果山東招安旅的旅長孫美瑤，確如近年來某些記載渲染的那樣有頭腦的話，他在這個機遇下，在軍閥割據混戰的環境裏，未嘗不可創造出一番事業來。當然這所謂「事業」，未必與國家有利，也不一定與國家有害。祇是孫美瑤是個莫名其妙的人，整個山東招安旅似乎都找不出一個有思想的人來，像「肉票當師爺」的那位孫齋子，看到他們實在不足成事，就不辭而去，可見一斑。孫美瑤自當上旅長，一無正當表現，他不知把握機會，設法整頓訓練他的部隊，創造自己的前途，卻專幹些莫名其妙的事。他的不務正業，到現在還被人們清楚的記憶着，在此且舉出兩個事例來：

設於棗莊的中興煤礦公司，是嶧縣境內最大的企業，當然也是亦兵亦匪的孫美瑤部騷擾的對象。當時中興公司的總經理是朱啓鈴。提起朱啓鈴其人，可說是北洋時代的有名人士，民國元年開始任陸徵祥內閣的交通總長，民國二年以交通總長代理國務總理，其後，歷任交通總長、內務總長等職；民國八年，南方軍政府與北京政府在上海舉行南北和平代表會議，朱氏就是北京政府的總代表。從此種種可見其是如何的顯赫。但朱氏在棗莊面對孫美瑤的騷擾，卻感到無力應付，他聘請吳炳湘出任經理，來幫忙維持局面。吳炳湘也是北洋時代的名人，皖系的要角之一，民國九年他曾任京師警察總監，也就是北洋政府的特務首腦；到民國十四年段祺瑞任臨時執政時期，他又出任安徽省長兼督辦安徽軍務。此人與三山五嶽的人物有聯繫，也的確有一套辦法，他出任中興公司經理後，維持局面的方法，是不惜紆尊降貴拉攏孫美瑤。孫美瑤一打聽吳炳湘的來歷，或許以為和他結交可以抬高自己的身價吧？就喜不自勝起來。在軍閥時代，換蘭譜、拜把子的風氣很流行，孫美瑤認為是個結交的妙法；但孫與吳的年齡懸殊，於是改變方式，就給吳炳湘磕頭認乾爹，吳炳湘也就半推半就的收這位孫旅長為乾兒子了。到後來孫美瑤被殺時，就是他這位乾爹出面收的屍，棺殮起來，送到他的原籍山莊埋葬的，倒也算是沒有白給吳炳湘磕頭一場！

其次：中國人有種癖好，凡是有地位的人，尤其是文人雅士們，總喜歡在自己的「名」以外再加上個「字」。字者，表其取名之義也，所以也稱為「表字」，通俗的說法就是「號」。這倒是有來歷的。「禮」云：「男子二十冠而字」，可見這是古禮。大成至聖先師孔子不是就為他的兒子命名為鯉字伯魚嗎？孫美瑤雖是山區的土孩子，也沒唸過幾天書，但現在當上旅長，有了地位，想附庸風雅，於是敦請了三五遺老遺少，斗方學究們，共同吟哦推敲，為他起了個號叫玉峯，從此人們在官方場合中就稱他為玉峯旅長或玉峯司令，在私下社交中就稱作玉峯公，他的乾爹吳炳湘自然要親熱的喚聲我家玉峯，孫美瑤也就飄飄然而有全身骨節都酥軟之感了。

收編孫美瑤的影響

在民國初年北洋政府那個時代，軍閥們收編土匪是常有的事。就以抱犢崮山區來說，曾做過直隸督軍的褚玉璞，最初是經張勳在這裏招撫的，廣東軍閥龍濟光也在這裏收過土匪，以及湖南督軍張敬堯委郭其才為招兵團長在這裏招兵等等，都是人們司空見慣的事，毫不足為奇了。但像臨城劫車案這個事件，由土匪劫火車而演變到收編土匪

中華民國十二年 六月二十四日

，卻是破題兒第一遭。這是個特殊事件；它的特殊之一是：在中國歷史上土匪劫火車這是第一次。它的特殊之二是：引起了國際間的緊急交涉。在此以前和以後，土匪擄劫「洋人」的事件並非沒有，卻從沒有像臨城劫車這樣受到國內外的重視，到現在它還被人們記述着，就是現實的例證。其在當時必有其重大的影響，乃是理所當然之事。

臨城劫車案發展到收編孫美瑤這一地步，它的影響是什麼呢？其一是對於各地土匪業已猖獗的情勢，產生了推波助瀾的影響；其二是對於土匪擄架洋人，產生了鼓勵作用。當然，在尚未發現可信的資料足以證明之前，我們不能武斷此後的某一事件是受了收編孫美瑤的直接影響，但有許多事實卻擺在人們的眼前。我們就以民國十二年這一年來說吧：

六月廿四日是收編孫美瑤下山的一天。在他於七月八日發表通電聲明就任山東招安旅旅長的前三天——七月五日，廣九鐵路的大車被土匪擄掠，架去乘客七十餘人。八月十四日，郟城八里港村被土匪屠殺千餘人，焚燬數百家。八月十五日，湖北天門縣皂市鎮被土匪大劫，焚燬千餘家，並焚燬了教堂；為這個事件，各國駐北京公使團曾向外交部提出質問。九月二十三日，以范明新為首的一股土匪，由蘇皖竄入豫省之西華鎮，大肆焚掠，並架去英國籍女傳教士二人，及男女二百餘人；被架去的兩個女洋人，到十月二十五日始告脫險。再說河南的巨匪老洋人，民國十年冬，吳佩孚令趙倜，張福來剿辦無效，十一年趙倜派樊鍾秀往說加以收編。到這年（民十二）的十月十九日，駐防在河南鹿邑的老洋人部隊不穩，當局計劃圍剿，事機不密，老洋人開始流竄，並與官開戰。十月廿三日，老洋人部下分兩路西竄，在官亭車站被邀擊，竄入魯山老巢。十一月八日，老洋人股匪又由魯山外竄，攻陷宜陽，擄殺極慘。十一月廿七日，老洋人被剿竄鄂邊，謀入川，攻破李官橋村寨，殺戮四千餘人，並以寨民拋擲江中，填成人橋而行，惟入川未成。後來老洋人從鄂邊竄至陝邊，再謀竄四川未成，又改攻鄂西，於十二月廿八日棗陽被陷，焚殺極慘，並擄去外國教士。另一個事件是：膠東雙龍的一股土匪，他們竟能想出方法，與昌邑教堂裏的「上帝的子民」們取得聯絡勾結，於十一月十三日擄去法國籍教士周紳甫，向官軍要求收撫。從蛛絲馬跡上看，這個事件大概是直接受了收編孫美瑤的影響吧？

註一：「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公報」，第十七號，大元帥令。

註二：民國十二年六月二十六日「順天時報」。

註三：同註二。

註四：同註二。

註五：民國十二年六月二十七日「順天時報」。

註六：同註五。

註七：「東方雜誌」，第二十卷，第十一號，頁五——七。

註八：「藝文誌」第六十一期，頁四六——四八。

二十五日 孫大元帥任命楊虎為大本營參軍。

本年四月十四日，孫大元帥任命楊虎為海軍特派員，至是免職，另任為大本營參軍。（註一）

葉恭綽、鄭洪年就任大本營財政部長、次長。

上月十七日，葉恭綽請辭廣東財政廳長，孫大元帥即改調葉恭綽為大本營財政部長，以發揮其所長，並任命鄭洪年為財政部次長。本日，葉、鄭通電就職。電曰：

「奉天張雨帥、王省長、吉林孫贊帥、黑龍江吳興帥、杭州盧督辦、張省長、上海龍華何軍使、海軍林總司令、福州孫聲遠先生、王伯川先生、廈門臧相齋先生、李督辦、長沙趙省長、雲南唐總司令、成都四川討賊軍熊總司令、賴總指揮、劉省長鈞鑒：案奉大元帥令，特任葉恭綽為大本營財政部長，任命鄭洪年為大本營財政部次長，各等因奉此。葉恭綽、鄭洪年遵於六月廿五日接印視事，材輕任重，隕越時虞，尚望諸公時賜南針，藉匡不逮，無任盼禱。葉恭綽、鄭洪年叩，有、印。」（註二）

中國國民黨總理孫先生文令任麥燮棠、朱輝如等為仁丹黨分部正部長、評議部正議長等職務。

中華民國十二年 六月二十五日

中華民國十二年 六月二十五日

八七八

本日孫總理委任麥燮棠爲仁丹中國國民黨分部正部長，朱輝如爲仁丹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正議長，練芳爲仁丹中國國民黨分部黨務科主任，廖梓謙爲仁丹中國國民黨分部會計科主任，葉榮榮爲仁丹中國國民黨分部宣傳科主任，林天相爲仁丹中國國民黨分部總務科主任。（註三）

孫大元帥令准大本營駐江辦事處全權主任兼督辦西江籌餉事宜古應芬呈報辦事處章程十四條。

大本營駐江辦事處全權主任兼督辦西江籌餉事宜古應芬以西江地方遼濶，事務頭緒紛雜，如何整頓各縣財政，頗爲費神，爲求統籌規劃，遂擬訂辦事處章程十四條，本日經孫大元帥令准，其組織章程條文爲：

第一條 本處督辦西江區域內籌餉事宜，直隸大本營。

第二條 本處設左列各職員：

督辦一人，

秘書二人，

科長三人，

科員若干人。

委員若干人。

第三條 督辦由大元帥特派，綜理本處一切事務，及任免所屬各職員。

第四條 秘書承督辦命撰擬重要文件，及掌理機要事務。

第五條 科長秉承長官辦理本科事務。

第六條 科員秉承長官助理本科事務。

第七條 委員承辦臨時指定特別事務。

第八條 本處分設左列各科：

總務科，

核計科，

出納科。

第九條 總務科掌理左列各事項：

關於保管印信及收發文件事項；

關於分配文件及覆核文稿事項；

關於不屬各科事項；

第十條 核計科掌理左列各事項：

關於編造預算決算表冊事項；

關於稽核所屬各征收機關報告表冊事項；

關於規定各種簿記收據表式事項；

關於估計公產價值事項。

第十一條 出納科掌理左列各事項：

關於征收各種捐稅及解繳事項；

關於保管款項及收支單據事項；

第十二條 各科辦事細則另定之。

第十三條 本章程有未盡事宜得隨時增訂修改，呈請 大元帥核定之。

第十四條 本章程自呈奉核准公布日施行。（註四）

中華民國十二年 六月二十五日



北京政府攝閣因臨城劫車案免兗州鎮守使何鋒鈺職，以張培榮繼任。

北京政府攝政內閣發布命令：臨城匪徒劫車案肇事地點，屬兗鎮防地，兗州鎮守使兼山東陸軍第六混成旅旅長何鋒鈺免職查辦，調任張培榮繼任。（註五）又令：調任徐鴻賓爲曹州鎮守使兼山東第三混成旅旅長。（註六）令文曰：

「前據交通部呈報，浦口北上快車駛至沙溝臨城間，突遇匪徒劫擄情形，當將山東督軍田中玉、省長熊炳琦交部議處。茲據田中玉呈稱，肇事地點係屬兗鎮防地，請將兗州鎮守使兼山東陸軍第六混成旅旅長何鋒鈺，卽予罷免等情。此次事變發生，該使漫無覺察，釀成重案，實屬異常疏忽，何鋒鈺著免去兗州鎮守使，並山東陸軍第六混成旅旅長本兼各職，聽候查辦。至該鎮旅團營長以次軍官，姑准從寬，飭令立功贖罪，迅將被擄人等一律救護出險，一面對於防訊地方，加意保衛，毋再疏虞，致干嚴譴。此令。」

註一：「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公報」，第十七號，大元帥令。

註二：民國十二年七月十七日「順天時報」。

註三：「中國國民黨本部公報」，第一卷，第二十四號。（民國十二年八月三十日）

註四：同註一，第十九號，大元帥指令。

註五：「政府公報」，第二六一八號。

註六：同註五。

二十六日 孫大元帥任命姚雨平、鄭洪鑄、葉佩瑜、劉鐵城、黃仕強等人職務。

孫大元帥本日令派姚雨平爲惠州安撫使，鄭洪鑄、葉佩瑜爲大本營內政部科長，劉鐵城爲大本營財政部第二局局長；黃仕強原任內政部科長，辭職照准，改任爲大本營財政部第三局局長。（註一）

留京國會議員羣治社派主張制憲與大選並進，反對張紹曾復職，並派員與各社團協商。

留京國會議員羣治社派對時局主張制憲與大選並進，與主張積極大選之吳景濂對立。該社並反對張紹曾復職。本日推定代表毛玉麟、張駿烈、趙守愚、郭步瀛、唐支廈、葉蘭彬、楊肇錫、張漢章、雷殷、劉哲、胡鈞、李鍾麟、徐寶田、楊允升、閻光耀、桂殿華、辛漢、胡慶凌、林炳華、易仁善等二十人與各政團協商一切，並於昨日發出通知，知照各政團。通知書曰：

「逕啓者：時局緊急，一切問題均賴各政團推誠協商，以期一致。茲經敝社開會推定代表二十人，以便隨時向各團接洽。茲將代表名單送呈貴政團查照，此後敝代表到時，希賜接見，爲荷。順頌，公綏，羣治社啓。」（註二）

北京清宮大火，損失千萬以上。

北京清宮發生大火，焚屋一百三十餘間，延燒六小時，所藏古董多毀，損失在千萬元以上。（註三）

四川楊森部顏德基軍，叛楊攻萬縣，被擊潰。

四川楊森收編之顏德基軍，聞楊敗，退重慶附近搶掠軍械，叛攻萬縣，被擊潰，本日退忠州。

（註四）

註一：「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公報」，第十七號，大元帥令。

註二：民國十二年六月二十八日「順天時報」。

註三：「東方雜誌」，第二十卷，第十四號，頁一四二。

註四：同註三。

中華民國十二年 六月二十六日

二十七日 孫大元帥巡視北江，督討沈鴻英，並為嚴肅軍紀，令頒臨時軍律六條。

孫大元帥移節北江巡視，督諸軍討沈鴻英。前線將士，聞大元帥親蒞，士氣頓壯。同時，令廣東省長廖仲愷、兼衛戍司令楊希閔頒發臨時軍律六條，以安閭閻，而清匪患。臨時軍律如下：

「一搶劫財物者槍決；一冒充軍隊及不知會警察擅自拉伕者槍決；一未奉長官命令不知會警察擅自逮捕商民或入鋪屋搜索者槍決；一不經由兵站擅自封用船渡者槍決；一強佔商民鋪屋者槍決；一擄人勒索及打單嚇詐者槍決。」（註一）

中國國民黨中央幹部會議討論應付時局問題。

北京總統黎元洪被直系軍閥驅逐後，北方政局混亂，本日，國民黨中央幹部會議在滬舉行第四次會議，討論北方政變後之時局應付案。會中，由謝持報告孫大元帥來電稱：「須召議員出京，國會切不可選出曹錕來做總統。」謝持且謂：「此意已告之季龍（徐謙），渠可遵照進行。惟聞伯蘭（孫洪伊）方面，係大元帥亦逕有電致伊，大意亦稱不可任議員久留京中。而伯蘭情形如何，殊未了解，不過其同派議員在京之行動，殊可疑慮耳。」決議致電「促本黨議員南下」。（註二）

陳逆炯明由香港入潮汕，親率所部援救惠州。

東路討賊軍屢攻惠州，惠州岌岌可危，陳逆炯明本日由香港回潮汕，率所部救援惠州。（註三）

姚雨平進行招降陳逆炯明失敗。

粵省戰事激烈進行，姚雨平等在香港奔走進行息兵，並提出各種不同條件，以陳炯明並不心悅誠服，故戰事仍起，雙方和議遂告失敗。（註四）

附錄：粵局緊急中的兩個和平幻影（註五）

粵局東西北三方正在同時緊急，而北京大政變忽發生。直系在這政變中所用手段的卑鄙齷齪，全國中除該系中人外莫不一致憤恨；這影響所及，在粵省戰局中，也發現兩個和平的幻影；就是東江方面孫陳聯和以對北，及北江方面沈楊媾和以應付時局。

「孫陳復合」的聲浪，在陳炯明下野沈鴻英握粵省實力後，一時盛唱於陳系軍人翁式亮諸人口中，嗣以民黨那時白恃勝勢，未能盡量容納，且對陳部舊軍加以壓迫，以致即時破裂，而留五月中旬陳部各軍在東江方面實行叛變的禍根。這回潮汕既入陳系掌握，廣惠間的戰局，又係長久相持，勝負各半；孫系苦於西北兩江桂軍北軍的盡力進迫，難以應付，乃由近歸孫系與陳系疏有淵源的軍人政客姚雨平赴香港面謁陳炯明協商和局，嗣潮汕敗將李福林及梁鴻楷亦相繼到香港助逃進行。適值黎元洪被迫出京消息傳至南方，南方人士多主孫陳聯合出兵討直，以定國是，於是和議成功之說大盛。且有傳陳系中黃大偉、林虎竭力贊成和平，且因葉舉等反對和議而黃林停止援救惠州，內部因而分裂者。六月二十二日陳炯明已由香港至汕頭，新聞家亦都以陳將與洪兆麟、林虎、黃大偉、葉舉等在汕會議和平條件。至所謂和平條件，有傳孫方主以葉舉，代陳出面任粵軍總司令，劃定潮梅為統陳系軍隊駐紮地。而陳方則須陳再任粵軍總司令，擔任北伐後方接濟，孫統本系聯軍出江西北伐者；有具體的傳陳所提出的三條件，為（一）廣東全省軍民政權完全交陳氏；（二）凡不願受陳節制的軍隊由孫帶領向外發展；（三）留孫派一部人物在粵辦事；而孫氏則提出陳須盡率所部退出粵境入駐閩邊，然後由孫下令與以名義，粵局內部及各軍的處置陳氏不得過問者。據我們的觀察，雙方講和都缺乏誠意，倘欲成功，非經調人們長時間的奔走，將條件盡力修改不可。

北江沈楊秘密磋商媾和條件一事，實因桂軍的沈鴻英和滇軍的楊希閔，在廣東同屬客軍，地位相類；所以從前北京的謀粵，沈的督理和楊的督辦同時下令；在未決裂前，外人對沈楊也視為同類。楊的助孫攻沈，實因被許以廣州賭餉歸其獨擅大利而始拼命與沈爭勝負，至所謂維護中山，服從大總統，不過是一種名義罷了。沈楊雖已決裂，但最近發生一利害相共的事，即孫陳復合，如果見諸事實，他日陳炯明驅逐粵省客軍的主張，或須見諸實施，大家那時將都失去立腳地，所以先行預相接洽，俾將來共爭粵省的地位。這是北江方面與東江孫陳和議相照映的沈楊和議的原因。至有傳因政變中政學系助黎，沈奉該系首領命令將回師討直，所以與楊暗中接洽者，則我們對於沈鴻英

中華民國十二年 六月二十七日

八八四

與吳佩孚及政學系兩方的關係未能明白以前，對這傳說實不敢相信。加以他們磋商中的條件，外間一點沒見傳出，則或者沈楊媾和的事，竟出自新聞界的誤會，也未可知；而所傳蔣光亮、范石生聞沈楊將媾和，發生監視楊希閔的事情，則尤使人難以盡信。

外間傳說東北江兩局和平消息的證據是：這兩地的戰事在非常緊急後忽為多時的和緩，似為和平正在進行的表示；但最近於六月二十四日以後，惠州戰局又吃緊，盛傳孫軍大舉圍攻不得手後，將火燒惠州，必欲得之以甘心；而陳炯明則統率林黃各軍分三路急進救惠攻廣，則內幕中孫陳間的條件似乎終於未能接近而不得不再以兵戎相見了。北江方面大水退後，楊希閔對沈北兩軍亦再事攻擊，並有奪得英德，向北進展的事實，則沈楊內幕中的不能妥協，亦已顯然！至於西江方面的所以不見有發展，則完全因孫軍從東北兩方緩和抽調大兵往助；而林俊延一時不易增援，致成相持的形勢。總之，廣東最近的形勢，與和平說未傳出以前仍舊一樣。

黎元洪自津函總稅務司，請停撥制憲經費。

國會制憲經費乃國會、總統會同稅務處籌措而成，責成總稅務司籌撥。今議員紛紛出京，兩院已不足制憲法定人數。故黎元洪自天津致函總稅務司，請停撥制憲經費。其函如下：

「逕啓者：本月二十五日准參眾兩院議員褚輔成、焦易堂、章士釗、鄭萬瞻、沙彥楷、邵克莊、丁惟汾、黃雲鵬、白逾桓、韓玉辰、劉恩格、徐蘭默等二百八十三人去函，陳稱北京自變亂以後，法紀蕩然，秩序破壞，同人等日在恐怖之中，不能自由行使職權，業已陸續離京，擬擇一安全之地，再行開會制憲。故北京國會三次開憲法會議，均不足法定人數，前者鈞座所籌之制憲經費，此時不免虛擲無用，擬請函知稅務司，將此項經費暫行停付，一俟國會遷移適當地點繼續開會時，再行函知照發，不勝公盼，專此協陳等因，前來查憲法會議人數，須參眾兩院議員總額五分之三以上之出席，計須五百二十二人出席，方足憲法會議之法定人數。本屆國會議員除請假未到者外，實在人數不過七百五十人。現因北京為武力脅迫，不能自由行使職權。簽名宣布離京，另擇安全適當地點繼續開會之

舊國會留京議員勸駐津議員回京不諧。

議員，已有二百八十三人，留京議員實不滿五百人，不足開議憲法法定人數。所以自北京變亂以來，三次開憲法會議，均因不足法定人數而致流會，本大總統前次函請貴總稅務司撥付制憲經費，原爲促成憲法起見，現在北京國會既據裕議員輔成等陳稱，不足制憲人數，相應函請查照，即日停付該項制憲經費，一俟國會遷移適當地點，能繼續開憲法會議時，再行函知照撥可也。此致、總稅務司。」（註六）

舊國會留京議員張益芳赴津，促褚輔成等回京參加制憲，褚等以懲辦主持政變之軍警長官爲條件。

（註七）國會衆議院議長吳景濂不能接受，而造成民憲同志社分裂。

附錄：民憲同志社分家之真因（註八）

此次民憲同志社，兩首領褚輔成與吳景濂忽然分家而治，外間咸以褚因兩院會合會之通過黃陂辭職爲違法，而吳爲國會領袖，並不出一言，且又從中作俑，故憤而離京赴津。其實不然，蓋褚、吳係數十年患難至交，斷斷不至因此一事遂爾分裂，其間實有真因在。茲分遠因近因分述於左：

一、遠因：（一）褚、吳雖屬同志，其主張實有絕對衝突處。當去年法統重光，吳來京時，曾約褚同行，褚因素持聯省自治主張，謂且看聯省會議如何，再定行止。而吳本北人，又鑒於民國六、七、八三年在粵所受感觸，深以南人爲不足與圖大事，遂決計獨行。（二）吳既抵京，擬於是年（即去年）八月一日召集國會。惟是時來京議員並不甚多，吳深以會開不成爲慮。故又速電催褚務於八月一日以前到京，褚適因聯省會議不成，頗有赴京之意，但遷延至八月初十左右始抵京。八月一日之會，雖幸開成，然吳已怪褚不少。（三）衆院副議長本屬於褚，但有一部分議員以參院副議長王正廷與吳既同屬民憲同志會，若褚再爲副長，是兩院三長均歸民憲會，且參院議長王家襄與王正廷爲浙人，而褚又是浙人，是兩院三長均屬浙人，持此理由分途破壞，而該位張伯烈又運動甚力，故褚致落選，因而銜吳不與爲力。

中華民國十二年 六月二十七日

中華民國十二年 六月二十七日

八八六

二、近因：(一)此次制憲褚主張省憲甚力，雖經兩院協商會盡力討論，或能貫徹褚之主張，但褚以省憲派過於讓步，遂趁黃陂出京時機憤而赴津。(二)褚爲人甚和不，且有信用故極爲各方所推重，聯省之議若經褚辦理，當有成功希望，聯省之議倘得成功，則褚省憲之主張，可因而貫徹矣。此褚何樂而不爲。

舊國會參議院議員王秉謙致函參、衆兩院、數說兩院獻媚軍閥之罪。

王秉謙，字治安，奉天省錦西縣人，爲舊國會奉天籍參議院議員，鑒於大局岌岌，參、衆兩院之昏迷，乃致函參、衆兩院，數說其罪甚於軍閥，不求國是，獻媚軍閥，並希望兩院議員，本救國精神，澈底覺悟。其函曰：

「國無政府，共管聲高，大局呈累卵之危，民衆痛倒懸之苦，國人歸罪軍閥，固屬至當。然我兩院同仁，或代表地方，或代表人民，所應負之責任，當更有甚於軍閥者。諺略指一二，敬希有所覺悟。護法之下，假法統重光美名，而忽視約法，造成事實，國會是非淆亂，民無所從，此其一。以違法的事實國會而欺飾於國人，擅開憲法會議，補選不合法之憲法起草委員，提出不合法之憲法草案，減少議會表決人數，置原案於不顧。應得之歲費而外，又加制憲出席費，以政治陰謀而期促成憲法，此其二。護法軍興以來，數年戰亂，膏血盈野，餓殍載途。我兩院同仁受地方與人民付託之重，不求國是之所在，一意獻媚軍閥，組織大選賣票團體，國家榮枯，人民安危，概置不計，卒至演成無政府之狀態，此其三。以上三點實亂法之結果也，民主國家，政治本源，繫於議會，一不守法，國家政象未有不亂者。想我兩院同仁，當能早鑒及此，今者維持現狀之大總統，被迫出京，國都已陷入於北洋派奸謀包圍之境，我兩院同仁，不乏愛國賢豪，際此存亡一髮之時，如必欲自是，其是，悍然不顧，藉此事實，國會爲北洋派造亂機械，則謙無言矣。如其不然，想我兩院同人，或歷十年患難，或係二屆當選，必有以慰國人望治之殷，而兼以自愛者，自勿待謙之多贅，惟望本救國之精神，速爲澈底之覺悟，廢棄此不合法之事實，國會依據法律而從事於正本清源，國步前途，民生福利，庶有多手。謙生性愚拙，言多直體，區區微忱，尚希鑒察。此致兩院同仁，王秉謙拜啓。」（註九）

北京政府攝政內閣公布「修正司法印紙規則」及「訴訟狀紙規則」。

本日北京政府攝政內閣公布「修正司法印紙規則十七條」，廢止「司法印紙施行細則」。依本規則規定凡在司法衙門呈遞書狀，除依訴訟紙規則所定，應購用部頒狀紙者，不再貼用司法印紙外，均得貼用司法印紙，凡偽造司法印紙者，依刑律偽造有價證券論。並訂定各種司法印紙之種類、價格與應用。規則條文如下：

第一條 司法印紙由司法部製造。

偽造司法印紙者，依刑律偽造有價證券論。

第二條 司法印紙由各司法衙門發售。

發售細則另以司法部令定之。

第三條 司法印紙種類如左：

一	淡青色	一分。
二	綠色	五分。
三	紫色	一角。
四	棕色	二角。
五	赭色	五角。
六	藍色	一圓。
七	黃色	五圓。
八	紅色	十圓。

第四條 司法印紙價額以通用大銀幣計算，其不滿一圓者，得酌收小銀幣或銅幣，小銀幣或銅幣折合通用，大銀幣依各地市價定之收支一律。

第五條 貼用印紙額數，遇有畸零，用四捨五入法，凡在五釐以上者，購印紙一分，不滿五釐者，毋庸計算。

中華民國十二年 六月二十七日

第六條 凡在司法衙門呈遞書狀，除依訴訟紙規則所定，應購用部頒狀紙者，不再貼用司法印紙外，餘均貼用司法印紙一角。

第七條 左列司法收入，應貼用司法印紙。

一 依修正訴訟費用規則第二條至第九條，及第十條第一項、第十一條、第十二條徵收之各費用。
二 依修正訴訟費用規則第二十條，加徵收之各項費用。

三 登記費、登錄費。

四 罰金罰鍰，但應提成充實者不在此限。

第八條 貼用司法印紙之額數，由司法衙門主管人員核算，並出具證明書。

前項證明書交由請求核算之本人，自行持向印紙發售處購貼印紙。

第九條 司法印紙黏貼後，由收款人員立即抹銷，並填發收款證。

第十條 抹銷印紙之機具，由司法部製造頒發，或由各高等廳處仿照定式製造之。

第十一條 已購貼之司法印紙，除因司法衙門計算錯誤，致超過定額者外，概不退還原價。

第十二條 管轄錯誤之案，已購貼司法印紙，繳納審判費者，應隨案轉知有管轄權之機關，不再徵收審判費。

第十三條 司法衙門應依第六條及第七條所定，應貼用司法印紙之各項司法收入分別設置日記簿，記明貼用司法

印紙人姓名、住址、案由、或事由、黏貼司法印紙之額數、及其月日。

第十四條 司法衙門每屆月終，應將前條各日記簿之記載，造冊報部，高等以下各司法衙門，應報由該管高等廳處核轉。

前項冊報，至遲不得逾一個月。

第十五條 第八條證明書、第九條收款證，第十三條各日記簿，及第十四條月報冊之定式，另以司法部令定之。

第十六條 本規則施行後，司法印紙規則施行細則廢止之。

第十七條 本規則自公布日施行。

同時，北京政府攝政內閣公布「訴訟紙規則十一條」，規定人民於司法衙門有所陳述者，無論民事、刑事一律用訴訟狀紙。其規則如下：

第一條 人民於司法衙門有所陳述者，無論民事、刑事一律用訴訟狀紙。

依訴訟條例，得以言詞告訴、告發、或上訴之案件，事後仍應補具狀紙備案。

第二條 訴訟狀紙分爲十六種，如左：

- 一 民事訴狀 凡民事於後列各款情形外，有所陳訴者用之。
- 二 刑事訴狀 凡刑事於後列各款情形外，有所陳訴者用之。
- 三 民事辯訴狀 凡民事辯訴者用之。
- 四 刑事辯訴狀 凡刑事辯訴者用之。
- 五 民事上訴狀 凡民事上訴者用之。
- 六 刑事上訴狀 凡刑事上訴者用之。
- 七 民事抗告狀 凡民事抗告者用之。
- 八 刑事抗告狀 凡刑事抗告者用之。
- 九 民事委任狀 凡民事委任代理人者用之。
- 十 刑事委任狀 凡刑事委任代理人及辯護人者用之。
- 十一 限狀 凡經官署給予限期者用之。
- 十二 交狀 凡向官署交案者用之。
- 十三 領狀 凡向官署具領者用之。
- 十四 保狀 凡向官署具保者用之。
- 十五 結狀 凡向官署具結者用之。
- 十六 和解狀 凡民事兩相和解者用之。

中華民國十二年 六月二十七日

八八九

中華民國十二年 六月二十七日

八九〇

第三條 訴訟狀紙依左列各款收費。

民事訴狀	每套銀幣	三角。
刑事訴狀	每套銀幣	二角。
民事辯訴狀	每套銀幣	三角。
刑事辯訴狀	每套銀幣	二角。
民事上訴狀	每套銀幣	三角。
刑事上訴狀	每套銀幣	二角。
民事抗告狀	每套銀幣	三角。
刑事抗告狀	每套銀幣	二角。
民事委任狀	每套銀幣	三角。
刑事委任狀	每套銀幣	二角。
限狀	每套銀幣	一角。
交狀	每套銀幣	一角。
徵狀	每套銀幣	三角。
保狀	每套銀幣	三角。
結狀	每套銀幣	三角。
和解狀	每套銀幣	三角。

第四條 訴訟狀紙收費事宜，由左列各機關派員管理之，依各地市價定之收支一律。

一 各級檢察廳。

二 東省特別區域高等審判廳。



三 熱河、綏遠、察哈爾三特別區審判處。

四 新疆司法籌備處。

五 縣司法公署。

六 兼理司法各縣署。

第五條 第三條所定各種狀費，該管高等廳處長官得因必要情形擬定額數，呈請司法部核准後增收，但增收數目，民事狀紙不得逾原額一倍，刑事及民刑事通用之狀紙不得逾原額五成。

第六條 狀面由司法部製造頒發，各官署不得仿造，並不得另製副狀發售。

第七條 配製狀心依佐列各款辦理：

一 京師及京兆區域所用狀紙，其狀心由司法部配製。

二 各省所用狀紙，其狀心由高等檢察廳配製，新疆由司法籌備處配製。

三 東省特別區域所用狀紙，其狀心由高等審判廳配製。

四 熱河、綏遠、察哈爾三特別區域所用狀紙，其狀心由都統署審判處配製。

第八條 狀面、狀心兩紙黏合處，應由配製狀心各官署加蓋戳記，狀紙末頁應由發售狀紙各官署加蓋戳記。

第九條 各省區請領狀面，每年分四次辦理，應以三、六、九、十二等月為請領狀面之期，每屆由該管高等廳處預計應需數目，呈請司法部核發。

第十條 狀配製狀心用款，應於該管官署經常費內，作正開支，對於訴訟人不得額外徵收狀心費。

第十一條 本規則自公布日施行。（註一〇）

蘇俄勞農政府代表團通知北京政府外交部：越飛奉調回國，派加拉罕為駐華全權代表。

本日，蘇俄勞農代表團以節略一件通知北京政府外交部稱：

中華民國十二年 六月二十七日

中華民國十二年 六月二十七日

八九二

「本代表團奉本國政府訓令開：越飛代表奉調回國，特派代理外交委員長加拉罕（Karakhan）君爲駐華全權代表，擬於日內由莫京來華等語。相應通知，查照。」（註一一）

加拉罕里奧·米哈伊洛維契（Karakhan Leo Mikhaylovich），一八八九年生，一九一六年列寧大學法科畢業，曾參加一九一八年二月三日德俄和平會議訂定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條約（Brest-Litovsk treaty）。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一年間爲蘇俄駐波蘭大使。（註一二）

民國八年（一九一九）七月二十五日，加拉罕以代理外長身份簽署發表蘇俄對華宣言，分致中國國民及當時中國南、北兩政府。其內容大要爲：

一、工農政府曾經向中國提議廢止一八九六年之中俄密約，一九〇一年之北京和約（即庚子條約），以及一九〇六——一九〇七年與日本所訂之條約；將從前俄羅斯帝國政府時代取於中國的以及取於中國之特權轉讓日本及協約國者，一律交還中國。

二、凡從前俄羅斯帝國政府時代在中國、滿洲、以及其他各地用侵略手段而取得之土地，一律放棄。在該地之人民，願意成立何種國家，採擇何種政權，一任人民自由選擇。

三、工農政府將中東鐵路、礦產、林產等權利，及其他俄羅斯帝國政府、克倫斯基等政府，霍爾瓦特（見霍爾瓦特反蘇活動條）與俄國軍人、律師、資本家所取得之特權均交還中國，不取任何種類之報酬。

四、工農政府並放棄庚子賠款。

五、凡俄國從前所獲取之各種特權，以及俄國商人在中國內部所設工廠，俄國官員、牧師或委員等所有不受中國法庭之審判等特權，均一律放棄。

六、凡其他各種問題，如向來俄羅斯帝國政府對中國所施之暴亂而且不合正義之行爲，均應從此盡行廢除。

七、如果中國人民因俄國之提議而願作一種自由之人民，而免因巴黎和約致陷中國於朝鮮、印度第二之惡運，則深望中國人與俄國農民、工人及紅軍相提携，爲自由而戰！

此爲俄國蘇維埃政權建立之初，依其世界革命之策略，在東方首先嘗試之第一次笑臉外交。中國所受不平等條約之束縛與痛苦，中國人民無一時忘懷，而蘇維埃政權首先自動廢除，故能騙取普遍同情，特別爲知識份子。（註二三）

民國九年（一九二〇）九月二十七日，加拉罕以蘇俄外交人民委員身份再致一通牒給中國北京政府外交部，根據一九一九年第一次對華宣言，引申爲八項具體條件，作爲兩國正式談判之基礎。此卽所謂第二次對華宣言。其要點如下：

一、中、俄原有各種條約概爲無效，俄國在中國之租借地概行退還，帝俄政府及俄國資產階級在中國所侵奪或竊取之權利，一併無償退還中國。

二、兩共和國立即設法建設有秩序之貿易及經濟關係，以及訂立專約，雙方遵守最惠國待遇之條件。

三、旅華俄僑應遵守中華民國之一切法令，不得享有治外法權。

四、在中國政府不撥付款項給予俄國反動派之條件下，蘇俄政府放棄庚子賠款。

五、兩國互派外交代表及領事。

蘇俄第一次、第二次對華宣言之原則，均於民國十一年八月越飛到北京進行談判時，被故意狡賴推翻。（註一四）

本年八月，加拉罕來華，發表第三次對華宣言。重申蘇俄對華友好平等態度，並願見統一強盛之新中國出現。其宣言大要如下：

「帝國主義國家曾企圖變俄國爲其殖民地，而俄國歷盡艱難困苦之鬥爭，現已擺脫此項危機；中國則仍在掙扎中，在掙扎之途程上，蘇俄實爲其唯一之友邦。中國人民均已深感統一之必要，但由於在華帝國主義之陰謀，卻在盡力破壞中國之統一，想藉內亂來謀求彼等之私利，此爲中國之最不幸者。中國前途雖有種種艱阻，將來終有統一強盛之時，是時蘇俄人民將視爲最可慶賀之日子。因爲強大統一之中國，對於蘇俄而言將爲最可靠之友邦。中國對

中華民國十二年 六月二十七日

八九四

蘇決不會有侵略之目的，一如日前蘇俄毫無侵略中國主權與利益之旨趣相同。所以祇有強盛之中國，始能採行光明磊落，不因外強之利益或壓迫，而損及本國利益之真實的國家政策；蘇俄所望於中國者，也就是此獨立之國家政策。因為在此種政策下，中國將能用友好之態度，對待俄羅斯民族矣。」（註一五）

加拉罕此次來華主要談判建交問題，北京政府派任王正廷與之交涉。加拉罕狡賴推翻其第一、第二次對華宣言原則。談判遷延到十三年（一九二四年）五月三十一日，始由顧維鈞與之簽訂「中蘇解決懸案大綱協定」，又名中蘇北京協定。同年七月三十一日加拉罕受命為蘇俄駐華大使，向北京政府呈遞國書。加拉罕之任駐華大使，是各國駐北京第一位大使，使英、美、法、日各國極為緊張，亦紛紛將其駐北京公使升格為大使，以免加拉罕成為北京各國駐華使團領袖。

加拉罕任駐華大使期間，曾與日本芳澤謙吉公使簽訂日俄協定。一九一九—一九二六年間任外交人民委員助理，主持遠東外交，一九三七年遭整肅。（註一六）

註一：「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公報」第十八號，大元帥訓令，第二一五號。

註二：黨史全藏，中央幹部會議紀錄原稿。

註三：「東方雜誌」第二十卷，第十四號，頁一四二。

註四：「近代中國史事誌要」，民國十二年六月二十七日。

註五：「東方雜誌」第二十卷，第十一號，頁一〇—一二。

註六：民國十二年六月二十八日「順天時報」。

註七：同註三。

註八：民國十二年六月三十日「順天時報」。

註九：民國十二年六月二十九日「順天時報」。

註一〇：「政府公報」第二六二〇號。

註一：沈雲龍：「中國近代史料叢刊」中俄會議參考文件，頁三五五。

註二：國防研究院：蘇俄簡明百科全書，頁一二〇，民國五十四年出版。

註三：同前書，頁一〇四八—一〇四九。

註四：同前書，頁一〇四九。

註五：同前書，頁一二〇。

註六：同註一五。

二十八日 孫大元帥飭令外交部長伍朝樞，照會各國，設立西江船舶檢查所，並派黃建勳為檢查所長。

沈鴻英部騷亂西江，討賊軍進剿，迄未能徹底消滅。沈部依賴西江以爲物資出入孔道，繼續頑抗。爲截斷其交通，實有設立船舶檢查所之必要，以檢查來往船隻。然爲避免誤會及糾紛起見，本日孫大元帥特令外交部長伍朝樞照會各國領事。令曰：

「令大本營外交部長伍朝樞。據大本營駐江辦事處全權主任古應芬、濠。電稱：「帥座刪電敬悉。所請照九年成案，速設西江船舶檢查所，截斷敵人交通之處，應予照准。等因奉此，自應遵照籌設，業由本處派琼海關監督兼交涉員黃建勳辦理，應請帥座加給委派黃建勳爲西江船舶檢查所所長，以專責成，並知會各國領事查照。」等情前來，除電復照准並令派外，合行令仰該部轉飭照會各國領事查照。此令。」（註一）

同日並派黃建勳爲檢查所所長，以專責成。（註二）

滇、粵討賊軍大破沈鴻英部。

孫大元帥巡視北江，討賊軍士氣大振，粵軍第一師會同滇軍奮勇殺敵，本日大敗沈鴻英軍，乘勝進攻英德城。（註三）

中華民國十二年 六月二十八日

中華民國十二年 六月二十八日

八九六

附錄：粵省戰局之新形勢（註四）

香港電訊：粵省東江戰事聞二十七日，聯軍用大砲向惠州城猛轟，同時用地雷將城基炸毀一缺，並轟斃粵軍數百人，聯軍選衝鋒隊千人由缺口衝入，被粵軍用機關槍猛擊，聯軍僅三百餘人得入，劇戰二小時之久，粵軍將缺口填補，聯軍淹斃城內者三百餘人，現聯軍以進攻不得手，已收隊停戰，俟援軍及火攻物件到齊後，即實行大攻擊。又訊：劉震寰、許崇智與滇軍范石生共六萬餘人，業已聯絡一氣，陳軍被困惠州者三千人，其餘洪兆麟、林虎等，均在潮汕一帶，而賊致平又有由閩向粵東路而進，助孫攻陳，陳炯明處四面受敵一籌莫展，恐東江一帶不難於一鼓盪平，至北江方面，沈鴻英仍扼守河頭站，滇軍主力軍集中源潭，扼守琶江、英德、連江、橫石、黎潤各處，雙方均無發生戰事，惟據另一消息：楊希閔已復佔英德，孫文於二十七日再赴源潭，視察防線，又據廣州消息：粵省城參軍處，於二十八日曾佈告前方戰情云（一）接北行營二十七日申刻電，據前敵報告，謝文炳在龍頭嶺、碧落岩被我軍王旅全數繳械，斃日（二十九日）晚佔英德，沈北亮軍潰退，現在追擊中。（二）東江接前方報告，龍門被我軍於二十六日佔領，彼軍向從化潰退，奪獲槍彈無算云。

全國商會聯合會京兆事務所通電，只求地方安定，奚問政歸誰屬。

自六月十三日黎元洪離京赴津，北京謠譟繁興，盛傳軍警脅迫議員選舉曹錕爲下屆總統，至議員出走，乃更風聲鶴唳。全國商會聯合會京兆事務所爲免陷入政治漩渦，本日發表通電，聲明只求地方事安，奚問政歸誰屬。電曰：

一、北京參眾兩院、各部院、各巡閱使、各省督軍、督理、省長、省議會、教育會、總商會、上海、天津、漢口、各報館轉各團體均鑒：民國肇造，十有二載，南北紛爭，歲無已時。嗟我商民，受害最烈，苟獲一日之安寧，即享一分之幸福。邇來黎公去職，謠譟繁興，市虎杯蛇，羣疑大亂之將至。我商界同胞際茲千鈞一髮之時，允宜堅持冷靜態度，俾免陷入政治漩渦，如通電主張推翻國會也，否認攝政內閣也，高唱中央委員制也，既屬違背國憲，尤足以破壞和平，我京兆商民，首蒙不利，詎敢隨聲附和，收悅於人，只求地方事安，奚問政歸誰屬。況全國鼎沸，

政客縱橫，同此一邱，夫復何擇？與風作浪，竊爲商界所不取也。雖有區區，維希諒察。全國商會聯合會京兆事務所，儉。」（註五）

註一：「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公報」第十八號大元帥訓令，第二一六號。

註二：同註一，大元帥令。

註三：「中國國民黨八十年大事年表」頁一五六。

註四：民國十二年七月十九日「順天時報」。

註五：民國十二年六月三十日「順天時報」。

二十九日 孫大元帥發表對外宣言，痛斥北方軍閥擁兵禍國，兒戲政治，北京政府似有實無，應不予承認，並請列強嚴守條約，不干涉中國內政。

孫大元帥於本日發表對外宣言，外交部長伍朝樞署名，痛斥北方軍閥擁兵禍國，及兒戲政治、玩弄北京政府行徑。現北京政府職權不行，責任不屬，法律事實，兩無可言，國民視之，已如無物，應請列強不予承認，並望列強嚴守條約，勿干涉中國內政。宣言原爲英文，其中文譯文如下：

「比年以來，軍閥肆橫，中國騷然，人民受害，水深火熱，情狀之慘，殆難言罄。臨城劫車一案，外人詬爲奇聞，吾民則司空見慣，類此之案，且未可更僕數。試觀臨城四周百英里以內，彼北方軍閥，奄有五省之地，擁有五十萬之兵，而尚出此鉅案，其禍國殃民，顛覆債事，爲何如耶？一年以來，北方政狀之滑稽，有甚兒戲。所謂總統、總理閣員者，愛之則呼之使來，惡之則揮之使去，一舉一措，惟意所欲，以營其私利，填其慾壑，其敗壞綱紀，任性妄爲，爲何如耶？吾民對此萬惡之軍閥，靡不異口同聲，表示厭惡，嗚嗚之聲，厥惟南北統一，與地方和平。文熱察國民心理，以爲今日救國之道，莫急於裁無用之兵，而立一統一強有力之政府。故於去歲建議招集軍政各方領袖，會議救國方案：如裁撤全國過量之兵，使操生產工作也。組織一能得各省擁護而又能使職權之開明的、進

中華民國十二年 六月二十九日

八九八

步的、民治的政府也。規定中央及各省之建設程序也。解決有關於將來之和平幸福，及中央與各省之權限分配，各政治問題也。凡此諸端，北方軍閥，雖不敢昌言反對，而暗中阻撓，藉詞推諉，無所不用其極。蓋上列各案實行，則彼輩失其憑藉挾持之具，故與彼輩謀裁兵，無異與虎謀皮也。

不寧惟是，彼輩迷信其武力主義，近且資助叛將，遣派軍閥，使擾亂粵、川、閩諸省，其蟻視國民公意，彰明較著矣。然則彼輩果何所恃耶？亦因其盤踞歷代中央政府所在地，藉得列強之承認耳。北京政府職權不行，責任不屬，法律事實，兩無可言，國民視之，有如無物，然列強尙承認之，得無存一慰情勝無之思，以爲國際交涉之地乎？列強承認北庭，即不啻予北庭以精神上物質上之援助，彼輩遂藉爲荼毒吾民之資。否則北庭不可一朝居，可斷言也。列強固聲言不干中國內政者，按之事實，竟強置全國否認之政府於吾民之上矣！華盛頓會議固決議給中國以完滿之機會，使得自由發展，並維持一有力之政府者，竟妨礙之使不能實現矣！戰爭延長，秩序紊亂，即列強之商務，亦受鉅大之損失矣！凡此種種，列強或未計及歟？即以交涉言之，承認北庭，於列強使館，亦無何等便利。蓋北庭不能行使職權，有事仍須與各該省交涉，始克了結，雖有政府，如無也。溯滿清既倒，民國肇興，列強未承認民國之期凡二十月，國際交涉，無不便之感也。使北庭無列強之承認，則彼軍閥之威信掃地，餉源無出，其必贊成裁兵統一無疑。比者北庭軒然大波，陷於無政府狀態，各派惟知互爭虛榮，正宜保留承認，待有能代表全國而又爲各省擁戴之政府產出，然後再予承認。吾民無他望，惟望列強不干內政，嚴守條約，同謀列強之利益而已。列強其留意焉！」（註一）

孫大元帥任命魏邦平兼廣東西江戒嚴司令。（註二）

四川省議會電呈廣州孫大元帥，反對吳佩孚武力統一之迷夢，主張實行和平統一之宣言。

自孫大元帥回廣州後，屢欲集合各方勢力，共同打倒軍閥，故於本年三月十四日，爲反對吳佩孚對

西南野心，曾與川籍將領發表時局通電，本日，川省議會亦公開通電，反對吳佩孚武力統一之迷夢，主張實行孫大元帥和平統一之宣言。電曰：

一、廣州孫大元帥鈞鑒：吳氏勾結叛將，侵略吾川，疊經本會嚴詞切責通電聲討在案。詎意言者諄諄，聽者藐藐，竟引其虎狼，入我堂奧，動搖我自治之根本，破壞國家和平之統一。更復利用盜匪，擾害閭閻，抽收烟捐，顯干國禁，軍紀之壞，尤異常，擄掠姦淫，無所不至，所過之處，閭里爲墟。凡我川人，莫不切齒。夫吳氏之所以藉口圖川者，不過謂吾省主張自治，破壞統一耳，行同割據耳，不知自治與割據有別，而自治並不背於統一，凡稍有政法常識者，類能知之，已無俟本會曉曉置辯。且默察吾國之現狀，及將來之趨勢，亦惟有各省實行自治，始可以免除割據，促進統一。以今日各省尾大不掉之勢，必事事受制於中央，既有所不能；而各省人民在法律上又無直接監督地方政府之權，故今所謂督軍巡閱使，即不免橫梗於中央與地方之間，上不奉命，下不負責，陽奉統一之名，陰行割據之實。此民國以來之情形，無間南北而莫之或異者也。如欲除此弊患，廢省存道，既爲歷史所不許，則非謀政治根本改造之不可。質言之，則非主張聯省自治不可。而吳氏極端反對此種主張者，非此制之果不善，特不過與彼所持直系武力統一中國之政策大相妨害耳。故主聯省自治並反對武力統一者，莫若西南各省，而爲彼所嫉視亟欲吞噬者，亦莫如西南各省。今日粵、閩、川、黔，不免同時罹於戰禍，固不足怪也。且吳氏既以統一法統諸名詞號召國人，即當以身作則，風示天下。乃何以中央組閣，而閣員必由其支配；中央任命之官吏，竟可隨意拒絕到任。又何以國會制憲，議及容納省憲，即妄加干涉，竟敢聯絡直系軍人，通電反對。他如圖閩擾粵，事前並未請命於中央，事後乃逼迫中央下命。即以此次侵川而論，並未經由內閣決議，奉有黃陂明令，純屬個人法外行動。據此種種，則今日之破壞統一者，孰若吳氏！今日之實行割據者，又孰若吳氏！豈必以督軍總司令之資格，僅僅割據一省者方爲割據，而以巡閱使之頭銜，割據數省者反不得謂之爲割據耶？至法統之說，尤爲悖謬。查所謂法統者，不過指恢復國會及黃陂復職兩事而言。夫國會自身，若從法律嚴格解釋，已不無問題。至黃陂則人皆認爲事實上之總統，而不認爲法律上之總統，其所謂法統者安在？即姑認爲法統，而吳氏對於國會，對於黃陂，則又何嘗真心崇奉耶？總之

中華民國十二年 六月二十九日

九〇〇

，吳氏所謂統一，所謂法統，所謂服從中央，均屬自欺欺人之具，不過假以遂其北洋正統宰制中國之私心而已。吾川楊森輩知之而爲所利用，其愚可矜。若明知之而又附和之，實無人格。以今日而言服從中央，不如直截了當明言服從直系。夫楊森輩以個人而爲吳氏之奴可也，必令吾川七千萬人胥爲吳氏之奴則不可也。本會代表民意，誓全人格，義無反顧。尙祈西南各省與其他自治省分，同深敵愾，分道出兵，以期早日會師武漢，殲滅吳賊，實行聯治主義，進謀國家真正之統一。至我川中將領，乃同時宣言自治之人，息壤在彼，不易改節。當此大敵當前，尤須懷禍至無日之戒，守師克在和之箴，捐嫌親善，致果殺敵，安內攘外，在此一舉。他如團防義勇，均有保衛桑梓之責，對此無人道無公理之外寇，應分道堵截，合力兜剿，田塍地垠，均可作爲戰場，斬木揭竿，未始不爲利器。總期窮除凶逆，勿令生還，張我民氣，固我省防，打破吳氏武力統一之迷夢，實行孫公和平統一之宣言，則厚幸矣。四川省議會叩。甄、印。（註三）

北京政府免「政治善後討論會副委員長」陳則民職。（註四） 羅文幹案二次宣告無罪，保釋。

羅文幹案於本年一月十一日，經北京京師地方檢察廳宣告「犯罪嫌疑不足，行爲不成犯罪」，予以免訴處分。然而掀起羅案者，乃係衆議院議長吳景濂，羅案免訴之後，國會議員紛紛反對。署司法總長程克、署教育總長彭允彝，爲見好國會，交換同意票起見，於一月十五日內閣閣議席上，相繼提出羅案再議，羅文幹遂二次被捕。

法庭方面既須維護司法獨立，又得顧忌四圍之惡空氣，乃採取延宕方式處理羅案。四月初，王寵惠、顧維鈞聯袂前往保定，爲羅案向曹錕疏通，得曹氏首肯，吳景濂又欲聯顧別有作用，也對羅採取放鬆態度。四面空氣既變，羅文幹之辯護律師劉崇佑又竭力依法力爭，於是在驅黎政變發生，亟需外交系支持之際，經審判廳公開審問之後，於本日判決「偽造文書罪不成立，受賄等情弊均無實據。」羅文幹二

次宣告無罪。(註五)

附錄：朔一：羅案的第三幕開場（註六）

去年十一月十八日羅案突起，羅文幹以在任的財政總長，被黎元洪非法逮捕，一時雖因輿論的不平，及王寵惠等的據法力爭，羅氏由黎元洪派人迎接出獄，留居總統府聽候查辦；但因政客的攪亂，陰謀家的煽誘，保定的通電，天津的電話，羅氏終於不免嘗了一個多月的牢獄滋味，好容易經京師地方檢察廳宣告「犯罪嫌疑不足，行爲不成犯罪。」予以不起訴的處分。我們當時以爲羅案這樣結束，替中國的司法還留得一點面子；而不料從此以後，所發見的局面更壞。

本年一日十五日被外交團稱爲瘋人院的張內閣閣議席上，程克，彭允彝爲見好國會交換同意票起見，相繼提出羅案再議，羅文幹二次被捕。程的非法舉動，引起各省法界的責難，做成了「法潮」；彭的非法氣得蔡子民憤然出京，釀成北京的學潮。政府一切置之不顧，努力更換法官，準備後來的羅織，又明目張膽的獎勵羅案出力的人。告密的人和推波助瀾的人都先後得了官，張英華又做了財政總長，羅案之爲羅案，一時底面都明白了。法庭方面既須保全法律的面子，同時又不得不顧慮四圍的惡空氣，左右爲難，祇有延宕的一種辦法。王寵惠、顧維鈞於四月初走了一次保定爲羅氏疏解，吳景濂又與顧聯絡準備別有作用，對於業已無可利用的羅案，也已放鬆。四面空氣既變，而羅文幹的辨護律師劉崇佑又竭力依法力爭羅氏的無罪，於是在大政變發生需要外交系最急的時候，這外交系的一分子，羅文幹居然經審判廳的公開審問以後，於六月二十九日由審判官判決：「偽造文書罪不成立，受賄等情弊均無實據」，二次宣告羅文幹的無罪了。檢察官當場雖聲明不服審判廳的判決須向高等廳上訴，但延擱多日未經實行，直至張伯烈等鬧得不堪，始實行上訴，於是第二幕又告終，而第三幕乃開場了。

在混亂狀態的中國政局中，發生了一件羅案，原不算什麼；但記者所不免要多言的，便是因爲關於這案的國家方面的犧牲卻太大。——中國國家因羅案的犧牲，除政治的因此由半清明而入於大混亂不計外，最厲害的：（一）財政，羅案發生前數日羅文幹所發表的公開財政的計劃，以後完全推翻，經劉恩源、張英華兩任，財政狀況益不可

中華民國十二年 六月二十九日

中華民國十二年 六月三十日

九〇二

間，外交團已有停止關稅會議的表示。(二)法律，羅案原是法律問題，經各方面的破壞法律，頗引起外人對於中國司法前途的悲觀，各國考察司法團實行停止來華，收回治外法權的希望，恐將斷絕了。(三)教育和道德，因羅案釀成了學潮，直接以致北京半年來的無教育，間接以引起全國學生再行奔走政治，無心讀書；而主動者，除陰謀者，發動者的種種不顧人格，不顧道德的行為，直是暗示全國以破壞道德的不妨，尤足以養成全國不良分子的效法，使國人陷於無道德的。

羅案前兩幕中個人的犧牲不計，國家的犧牲已如此，將來第三幕的犧牲，至少是顧維鈞牽入政治漩渦，以斷傷中國的外交人才，其餘則我們還須拭目以待。

註一：「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公報」第十九號，大元帥對外宣言。(民國十二年七月十三日)

註二：同註一，第十八號，大元帥令。

註三：周開慶：「民國川事紀要」，頁二九四—二九五。

註四：「政府公報」第二六二二號。

註五：「東方雜誌」，第二十卷，第十二號，頁一五。

註六：同註五，頁一四—一六。

三十日 孫大元帥任命大本營外交部、內政部、軍政部、財政部等秘書職務。

孫大元帥任命陳長樂、伍大光為大本營外交部秘書，梁桂山為大本營內政部長，程壯為大本營出動委員，陳灝為大本營兵站第二支部長，王祺、李隆建、鄒建庭為大本營軍政部秘書，姚大慈為大本營軍政部纂譯官，馬驤為大本營軍政部高級副官，雲瀛橋、馮寶森、黃培燮、李濟汶、沈重熙、寧坤、李明灝、姚大願、潘培敏為大本營軍政部科長，梁祖蔭為大本營軍政法處委員長。(註一)張識塵為大本營諮議，陳其璦為財政部總務廳長，盧謬生、汪宗準、楊志章為大本營財政部秘書，黃樂誠、李景

綱、鄒慶時、廖朗如、張沛、梅放洲、沈欣吾、徐承煥、梁廷槐、鮑鏢、朱景豐、梁倣諮爲大本營財政部科長。(註二)

滇、粵軍克復英德。

日前逆軍謝文炳部攻占英德，北江戰事逆轉，孫大元帥乃移節北江，督軍討賊，軍勢大振，滇、粵討賊軍展開攻擊，本日，克復英德城，逆軍謝文炳部向河頭方面逃竄。(註三)

附錄：一、中央直轄滇軍總司令楊希閔呈孫大元帥電(註四)

廣州大元帥孫鈞鑒(餘銜略)：勘日逆軍經我中央軍左右翼軍猛攻後，由波羅坑退守翁源河大花橋縣城一線抵險據守，激戰二日夜，至斃日，經我中央軍左翼粵軍夜襲，猛烈攻擊，遂將翁源河大花橋英德城佔領，敵勢不支，分兩路沿江潰退。經派胡旅跟踪追擊，大隊繼進，日內即可直達韶關，進復南雄，諒此區區醜虜，不難一鼓蕩平。計是役逆軍謝文炳部，除繳槍五百餘枝，俘虜五百餘名外，餘衆潰散。沈北兩軍被我中央軍圍繳俘虜甚多，各路軍共繳得一千餘枝槍，殺傷數百，奪獲輜重無算。知關垂注，謹以電聞。楊希閔叩。全已、印。

二、大本營秘書長楊庶堪致胡總參議、蔣參謀長電(註五)

萬急。廣州胡總參議蔣參謀長鑒：成密。帥座已安抵連江口，紹基頃來談，據報我軍已佔領英德，附近謝文炳部兩團已被我軍圍繳槍枝，胡旅已到，士氣極振。庶堪。感成、印。

三、粵戰之最近新形勢(註六)

香港電訊：東江戰事停息確已成爲事實，孫中山所設之石龍行營，亦宣告結束；陳炯明亦由海豐專輪赴汕頭，與林虎、洪兆麟各軍官磋商調和條件，聞已就緒；同時孫中山於元帥府亦連開重大會議，對陳事大致亦已妥適，孫氏已由黃沙粵路車站轉乘專車北上，現東江方面戰事暫告停息。至西江方面，聞陸榮廷、林俊廷等，以孫陳復合之條件有桂軍全部回桂，由粵軍以一部分協助進行之一條，爲先事預防計，日來已加重兵於梧州，且有乘孫氏無暇西

中華民國十二年 六月三十日

九〇四

顧之時，先取肇慶以爲根據地，並決定分三路進攻：（一）李耀漢、李根澐、鄧瑞徵集中封川一帶。（二）何才傑、馮保初、沈恩甫、劉錦華集中都城一帶。（三）陸雲高、蒙仁潛各部，集中梧州，以爲後備。而孫文方面則由陳策統率江防各巡艦，暨譚啓秀、何俠等部，會同駐省鞏衛之一師魏邦平舊部之三師，在德慶河岸分段防守，並令西江總指揮魏邦平亦出發，趕赴肇慶，協助防禦。北江方面，現在東江撥回范、蔣、胡所部滇軍，已紛紛北上，趕赴前敵，兵力已足反攻，惟截至粵日（二十九）正得前方報告，滇軍仍守在連江口，未向英德反攻。現孫氏由東江轉赴北方，據聞此行或將敦促反攻出擊，以殲除北江沈軍云。又據某軍事機關消息，滇軍李根澐於粵日（二十八）電沈，稱感日（二十七）由鬱南出發，連攻連灘、南江口一帶之敵，咸日（二十七）晚克連灘、梁逆若谷、譚逆啓秀，各部先逃隨攻南江，咸日（二十七）晚佔領，根澐於粵日（二十八）進駐南江口，粵日（二十九）東下，攻肇慶云云。據此西北江戰亦趨於嚴重云。

陳炯明部林虎、洪兆麟、黃大偉等，進攻臧致平勢力範圍，向閩南進展。

二月二十日，北京政府任命臧致平爲漳廈護軍使，統領閩南一帶。陳炯明部林虎、洪兆麟、黃大偉等，以討賊軍壓迫甚力，爲求生存，遂進攻臧致平屬地，以擴展地盤。（註七）

閩南討賊軍總指揮何成濬因泉州防地爲王永泉所佔，率軍退至安溪。

接受北方任命之幫辦福建軍務興泉護軍使王永泉，乘陳炯明部林虎、洪兆麟等向閩南擴展之機，奪佔泉州，閩南討賊軍總指揮何成濬因所部係雜湊部隊，心志不一，步伍不齊，指揮不易，致使戰事失利，何率所部退赴安溪以待機反攻。（註八）

中國國民黨總理孫先生文委任上海分部及山姐咕分部等地部長、議長、主任、評議員及其他黨內職務。

本日，中國國民黨孫總理委任曾唯爲中國國民黨上海第四分部正部長，趙毓坤爲中國國民黨上海第四分部評議部正議長，羅立榮爲中國國民黨上海第四分部評議部副議長，黃俊爲中國國民黨上海第四分部黨務科主任，張少繁爲中國國民黨上海第四分部會計科主任，石順豫爲中國國民黨上海第四分部宣傳科主任，羅桓爲中國國民黨上海第四分部總務科主任，蘇效良、劉國定、何淵、周傳禕、韓仁舉、祁光華、李代斌、徐天趣爲中國國民黨上海第四分部幹事。劉恢漢爲山姐咕中國國民黨分部正部長，黃新爲山姐咕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副議長，林織雲爲山姐咕中國國民黨分部黨務科主任，鄭明現爲山姐咕中國國民黨分部會計科主任，關崇樞爲山姐咕中國國民黨分部宣傳科主任，譚淦明爲山姐咕中國國民黨分部總務科主任，譚毓雲爲山姐咕中國國民黨分部執行部書記，孫悅初、趙慶平、周傳權、周玉堂爲山姐咕中國國民黨分部幹事，杜朝爲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書記，關崇樞、譚憲謀、譚堯階、周積旺、譚子垣、余敦棠、劉祿、關崇樞、劉觀華爲山姐咕中國國民黨分部評議部評議員。（註九）

北京政府派蔡廷幹兼關稅特別會議籌備處副處長。

蔡廷幹，字耀堂，廣東省香山縣人。現任北京政府稅務處會辦，本日北京政府令派其兼關稅特別會議籌備處副處長。（註一〇）

註一：「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公報」第十八號，大元帥令。

註二：同註一，第十九號，大元帥令。

中華民國十二年 六月三十日

中華民國十二年 本 月

九〇六

註三：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第五冊，頁三九。

註四：同註一，公電。

註五：同註一，公電。

註六：民國十二年七月六日「順天時報」。

註七：「東方雜誌」第二十卷，第四號，頁八。

註八：同註三。

註九：「中國國民黨本部公報」第一卷，第二十四號。

註一〇：「政府公報」第二六二三。

本月 中國共產黨在廣州舉行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

本月，中國共產黨舉行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於廣州。是次到會代表三十人，（註一）包括陳獨秀、張國燾、瞿秋白、張太雷、蔡和森、毛澤東等人，出席共產黨黨員四百三十二人。（註二）

此次大會，陳獨秀連任總書記兼中央政治局主席及該黨黨報編輯委員會主席，瞿秋白任宣傳部長，毛澤東首次當選為中央委員，留中央工作。討論主題為國共合作。

會中，通過九項決議案，其決議原文均未發現，僅於民國十三年六月國民黨監察委員會彈劾案中摘錄其「關於國民運動及國民黨問題的決議」，主張應遵從國際決議，中共應加入國民黨，但仍保持中共自身組織，並努力擴大組織。

此次大會並命令「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員加入國民黨，但亦應保存團的獨立組織。團須受中共黨的指揮；在國民黨中，團員應贊助中共黨員的主張。（註三）

附 錄：

一、中共的三大大會（註四）

共黨之第三次全國大會，係十二年六月在廣州舉行。當時全國共產黨員，已有七百數十人，全國各省區，大多數有共黨之組織，惟新疆、西藏、青海、綏遠等邊區無之。大會之重要決議案如次：

(一)、C. P. 應為國民革命運動之領導。

(二)、C. P. 鑑於國民黨在國民革命運動歷史上的經驗，承認其為革命運動之中樞。（按此項與上項以C. P. 為革命領導之決定相矛盾。其時共黨無論在理論政策或行動上，類似此種矛盾荒謬之處，多不勝述。）

(三)、C. P. 應個別加入國民黨，（追認杭州中央全體會議之決定）。

(四)、重新決定黨綱，共計十八條。

(五)、C. P. 應特別注意於廣東國民黨統治下之工作，利用國民黨之政治的掩護，極力發展工農羣衆運動（按共黨陰謀破壞本黨及利用本黨之毒謀，於此充分暴露）。

(六)、嚴格的執行黨之紀律。

(七)、限期成立各重要企業之全國工會組織。

大會改選中委，仍以陳獨秀任為中央總書記，兼為中央政治局主席，並兼偽黨報編輯委員會主席，而以瞿秋白任為中央宣傳部部長。

二、郭華倫：中共史論——中共三大大會的論爭（註五）

(一) 初期的黨內鬥爭

如果仔細去考查各國共產黨以及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非常明顯的暴露出他們的一個特點，這個特點也許是其他任何政黨所沒有的，那就是共產黨人天天在內部作鬥爭；這種鬥爭偶而是「和風細雨」的，一般的都是大張撻伐，甚至坐牢殺頭。一個鬥爭過去了，第二個鬥爭又接踵而來，好像要永無休止的鬥爭下去。在執行路線或進行工作時，不是被指為左傾便是右傾，不是行動便是落後，總要鬥你一頓，然後給你戴上一頂機會主義的帽子；共產黨人好像永遠在鬥爭和錯誤中生活。當然匪黨對此另有一套奇妙的說法：認為黨內鬥爭是辯證的發展，黨是在鬥爭中長大的鞏固起來的。分析錯誤的來源時，則認為是由於社會環境的影響以及黨內社會基礎複雜、無產階級成份薄弱所使

然。因此把鬥爭當作家常便飯，當作每天洗臉，甚至當作「治病救人」的良藥，否則共產黨便要死亡，革命便要失敗。這樣，錯誤和鬥爭便成為共產黨人註定的無可脫逃的命運。

照此邏輯來分析，中共社會基礎最為複雜，工人成份最為薄弱，於是錯誤最多，而鬥爭也就最為慘烈，事實上匪黨內部的鬥爭也確實如此。不過匪黨的這種說法，實質上是為了掩護領導者主觀的錯誤，把錯誤責任推給客觀環境和社會基礎，同時把鬥爭的真實目的偽裝起來，把本來是爭奪黨內領導權的鬥爭，說成是黨內偏差或策略路線不同的鬥爭，以換取黨徒們的信任和擁護。因此匪黨的歷史便成為一部錯誤和鬥爭的紀錄。

遠在一九二〇年五月匪黨建黨的初期，黨內即開始鬥爭和分裂，而以無政府主義者為鬥爭對象。在北平，由張國燾發起建立的地方組織，在討論黨的臨時綱領時，無政府主義者黃凌霜、袁明熊等因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發生爭論，結果退出了匪黨組織。在廣東，由陳獨秀建立的地方組織，實際操縱在無政府主義者手中，直到陳公博、譚平山、譚植棠入黨後，始與無政府主義者分家。在湖南，則利用了無政府主義者黃愛、龐人銓所組織的工會，待黃、龐二人因領導罷工被殺後，便接收了這筆遺產，同時也與無政府人員分了家。這是匪黨初期的內部紛爭。

到了一全大會開會期間，匪黨就開始了反左而又反右的所謂兩條戰線的鬥爭。劉仁靜等的左派，反對參加任何合法運動，反對參加政治活動，主張共產黨人不得做政府官吏議員和校長，認為知識份子都是資產階級思想代表，一般應拒絕其入黨。右派的代表為李漢俊，「他認為今天中國共產黨祇需要從理論上進行宣傳工作，祇需要辦馬克斯主義大學，辦圖書館，出版各種報紙；認為黨今天不應該發展組織，不應該進行工人運動，以為勞動運動在今天是不無目的的」。所以當時張國燾指「李漢俊是有問題的，他的主張，不是列寧理論，而是考茨基理論，他是黃色的，不是紅色的。」會中討論大會宣言時，又因對於孫中山先生和徐世昌南北兩總統相提並論而發生很大的爭執。這是共匪建黨後又一次的內部鬥爭。

一全大會後，匪黨內部的鬥爭發展到與第三國際代表馬林間的爭執。馬林認為中共一年花了二十餘萬，工作成績如此，中國同志太不努力，要另作打算，但陳獨秀則力加否認。當一九二一年九月，陳獨秀剛由粵返滬時，即與

馬林發生齟齬。周佛海說：「不知爲一件甚麼事，仲甫和馬林雖然沒有見面，意見卻不一致。仲甫是一條硬漢，一定要馬林認錯，纔肯見面，而馬林卻不肯認錯。」馬林託我帶一封信給仲甫，竟把第三國際代表的頭銜拿出來，信中對仲甫說：如果你是真的共產黨員，一定要聽第三國際命令」。爭執期間，陳獨秀被捕，出獄後與馬林見面時，陳獨秀囑於第三國際的權威，祇好屈服。匪黨第二次大會後一個月，在西湖舉行中委會時，對於共產黨員以個人資格參加國民黨一節，又發生爭論；匪黨中委均不贊成第三國際指示，但又因馬林以國際紀律相威脅，才接受了這一命令。由此可見，共產黨人的鬥爭，不僅在國內如此，在國際間亦復如此。匪黨第三次全國大會，據說又是一場論爭，爭執的重點是關於聯合戰線問題。

(二)「三大」爭論的來源

匪黨第三次大會召開於一九二三年六月，與「二大」相距不到一年。自從西湖中委會接受國際指示、以「黨內合作」的形式建立聯合戰線後，第三國際執委於一九二三年一月十二日在特別決議中對匪黨作如下的指示：

「國民黨是現時中國唯一強大的民族革命組織，它以自由民主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以及一部分學生和工人爲依據。

因爲中國獨立的工人運動尙居薄弱；因爲中國目前的中心任務是反對帝國主義及其在華代理人……中國軍閥；尤其因爲解決民族革命問題直接有利於工人階級，而現時工人階級又尙未充分化爲完全獨立的社會力量——所以共產國際執委認爲：年輕的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實行合作是必要的。

祇要國民黨客觀上進行着正確的政策，中國共產黨就應在民族革命戰線上一切運動中幫助國民黨，但中國共產黨無論如何不應與國民黨合併，無論如何不應在這些運動中，隱藏自己特殊的旗幟」。

第三國際這一決議，顯然是一種不明確的含混的指示，可以作多種多樣的解釋，因此便成爲「三大」及以後匪黨內部爭論的根源。這一含混的決議指出：「國民黨是現時中國唯一強大的民族革命組織」，要在「一切運動中幫助國民黨」，「獨立的工人運動尙居薄弱」；根據這一決議，於是陳獨秀就在「九二三年四月出版的嚮導週報二十二期及十二月出版的前鋒月刊第二號寫道：「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若失了資產階級的援助，在革命事業中便沒有階

級的意義和社會的基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社會階級固然一體幼稚，然而資產階級的力量究竟比農民集中比工人雄厚。」「中國工人階級不是獨立革命勢力，……大多數還沉睡在宗法社會裏。」「中國大多數的工人，還沒有自己階級的政治鬥爭之需要與可能。」「陳獨秀這種觀點，雖然是當時第三國際決議的申論和解釋，但是在以後，卻被指為右傾機會主義的思想。

據鄧中夏說：「陳獨秀此種觀點是得到一部分中央委員的擁護，於是另一中央委員就說：『勞動運動麼？這一名詞根本不能成立，現時祇有一個國民運動，即是要勞動運動也祇能與青年運動、婦女運動等量齊觀，而共同的祇屬於國民運動之下，做國民運動之一部分。』」另一中央委員的這種觀點和第三國際決議「一切運動中幫助國民黨」的說法實質上不僅沒有矛盾，而且是這一決議的又一說明。

第三國際這一決議另一方面的解釋便是所謂左派的張國燾，決議說：「無論如何不應在這些運動中，隱藏自己特殊的旗幟。」「於是張國燾便主張工人應該在自己的政黨旗幟之下參加民族革命」，這種主張雖然本質上與第三國際決議完全一致，但是在「三大」爭論中卻被斥為左傾機會主義傾向。

由此可見，如果說「三大」有甚麼爭論，那麼這種爭論的對象正是當時第三國際的決議，爭論重點似乎祇是對第三國際指示的看法和解釋之不同而已。

三大之前，即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六日，國父與越飛發表共同宣言，宣言第一條稱：

「孫逸仙博士以爲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均不能引用於中國，因中國並無使此項共產制度或蘇維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況也。此項見解，越飛君完全同感，且以爲中國最急要之問題乃在民國的統一之成功，及完全國家的獨立之獲得。關於此項大事業，越飛君並確告孫博士，中國當得俄國國民最熱烈之同情，且可以俄國援助爲依賴也。」

這一共同宣言，是國父聯俄容共政策的根據，也是匪黨個人加入國民黨、建立聯合戰線的基礎。在越飛看來，中國根本沒有實行共產制度或蘇維埃制度之客觀條件，而以中華民國之統一獨立爲最急要之問題，所以「越飛告訴我，蘇聯命令中國共產黨加入國民黨，實爲完成中國的國民革命，而且越飛更鄭重的說，中國祇有實行孫先生的三

民主主義，絕不能行共產主義。我問越飛：蘇俄希望共產主義何時在俄實行？越飛祇是搖頭不答。我問越飛：六十年共產主義在俄會實現麼？越飛倒很老實，說還是一個疑問。」顯然的，越飛這一看法以及共同宣言的觀點直接影響了當時匪黨的中央。同時也成為匪黨「三大」決議和宣言的基礎。如果說「三大」有甚麼爭論，那麼這種爭論的第二個根源便是這一組成聯合戰線的共同宣言。

「三大」召開當時，匪黨黨員雖有若干發展，由「二大」之百餘人增加到三百餘人，但力量尚極微弱。一九二三年之「二七」事件，對於匪黨是一個沉重打擊，鄧中夏認為「二七」事件以後，是職工運動的消沉時期，所剩的祇是一個殘破局面。而在所謂聯合戰線方面，陳獨秀、李大釗雖於一九二二年九月在上海便參加了國民黨，陳獨秀而且參加了國民黨改進方略起草委員，並於一九二三年初被孫中山先生委任為國民黨參議，但「黨內合作」的進展困難重重，「孫中山屢次向國際代表說：『共產黨既加入國民黨，便應該服從紀律，不應該公開的批評國民黨，共產黨若不服從國民黨，我便要開除他們；蘇俄若袒護中國共產黨，我便要反對蘇俄』，國際代表馬林因此垂頭喪氣而回莫斯科」。另一方面，「當時黨中雖尊重國際的提議，而大多數同志祇贊成民主革命的聯合戰線，對於加入國民黨的組織十分懷疑，因此，在實際上，國際的提議未曾實行。」於是「到第三次大會（一九二三年六月）重新討論共產國際加入國民黨的指示……」。這一主客觀的困難情形和現實情勢，迫使「三大」不能不對聯合戰線重加討論，這也是「三大」爭論的又一原因。

如果「三大」對聯合戰線還有甚麼爭論，那麼，這些便是爭論的來源。

（三）「三大」決議和宣言

匪黨「三大」於一九二三年六月在廣州舉行，到會代表二十餘人，代表中有陳獨秀、張國燾、瞿秋白、譚平山、毛澤東、張太雷、蔡和森等人。會議根據第三國際執委的特別決議，重新討論「國共合作」問題和黨綱草案，通過了「中國共產黨關於國民運動及國民黨問題的決議」，並改選中央機關，選舉中央委員九人和候補委員五人，陳獨秀仍當選為中央總書記。

從「三大」所通過的決議（見附錄一）和宣言（見附錄二）看來，正如陳獨秀所說，當時的匪黨確係忠實的執

行了第三國際的決議和指示。第三國際決議對於國民黨的分析和政策，對於民族革命運動的指示和中國無產階級力量的估計，以及「國共合作」的原則方針，都在決議和宣言中充分反映出來了。而且在「不應與國民黨合併」、「不隱藏自己特殊的旗幟」這一點上表現得特別突出，決議說：匪黨加入國民黨，不僅仍舊保存組織，而且要擴大組織。加入國民黨後須注意保存不妥協之真面目，要阻止國民黨妥協改良、忽視民運、偏重軍事的傾向。還要努力使國民黨與蘇俄接近。根據此一決議，於是在「三大」宣言中公開批評國民黨的兩個錯誤觀念，即依賴外援和忽視民衆宣傳的偏向。同時表明了匪黨對於工人農民和世界革命的責任與願望。這一宣言，當時曾引起國民黨的不滿。一年以後，即一九二四年六月，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根據「三大」決議及社會主義青年團「二大」議決案和宣言，公開彈劾共產黨。可見「三大」決議和宣言，確係馬列主義的產物、第三國際決議的翻版。

當然，決議宣言僅僅是當時匪黨聯合戰線的原則和方針，具體的運用那又是另一套了。所以「三大」以後，陳獨秀在答覆周佛海（時周在日本、仍爲中共黨員）的信說：「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有兩種作用：第一步，利用國民黨的招牌，發展共產黨的勢力，因爲如果拿着共產黨的招牌去活動，一定到處碰釘子，因爲人家一見『共產黨』三個字，就要望而卻步，拿國民黨的招牌，就可和各方面接近……。第二，就是使國民黨共產化，因爲共產黨黨員，既取得國民黨黨員的資格，就可在國民黨內掌握黨權、操縱黨務、製造黨論、煽動黨員……。」這些話，如果和「三大」決議特別重視發展共產黨組織，阻止國民黨偏向，以及使國民黨與蘇俄接近等項相互參證，足見陳獨秀的覆信是當時匪黨的具體做法，當然是可信的。

其實，還在「三大」開會之前，亦即「二大」之後，一九二二年十一月至十二月，第三國際舉行第四次大會，陳獨秀曾率代表團參加會議，會中劉仁靜對聯合戰線問題，就曾作過詳細的說明，他說：「依據消滅在中國的帝國侵略主義的大前提，勢須形成一個反帝國主義的統一戰線，因此本黨（中共）決定與國民黨（國民黨）組織一個統一陣線。我們是以共產黨的名義並以個人爲單位參加該黨，其理由有二：第一我們要對國民黨內所組織的勞工作份子加以宣傳而爭取他們。第二祇有我們聯合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共同力量，才能對帝國主義作戰。對於組織、宣傳、羣衆工作，我們要與國民黨作競爭。假使我們不參加該黨，則我們將要陷於孤立，我們所倡說的共產主義

最多不過將成爲一個偉大高貴的理想——一個羣衆不願追尋的理想。羣衆無可諱言的願跟從資產階級的黨，而該黨也正要利用羣衆以達其目的。假如我們參加了該黨，就要對羣衆有所表現，讓他們知道我們的目標也是爲了一個民主的革命。但是我們對內部自己人來說，這個革命的民主祇不過是一項達到目的的手段而已。再者，我們更願指出，雖然我們是爲了這個長遠的目標，但是我們絕不會忽視羣衆的生活要求。如此，則我們就可結合羣衆親向我們而遠離國民黨了。」劉仁靜的說明，當然是經第三國際認可的，這種意見和以後的「三大」決議以及匪黨的做法，基本上是相符的。

第三國際第四次大會（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五日至十二月五日）之後，國際執委於次年（一九二三年）一月始有「國共合作」的特別決議。陳獨秀於一九二三年一月由俄返國，其所帶回的國際指示當不會超出特別決議的範圍。匪黨「三大」也就遵照此一指示而製定其「國際路線」了。

四 一三大「爭論」的重點

匪黨三次大會的論爭，最早的資料，發現於一九三一年五月十日匪黨中央機關刊物「布爾塞維克」第四卷第三期，在這期刊物上，華崗以「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的中國共產黨」爲題詳爲論列。他說：

「到第三次大會（一九二三年六月）重新討論共產國際加入國民黨的指示的時候，又曾發生過爭論：陳獨秀領導的右傾思想，贊成加入國民黨，同時主張『一切工作歸國民黨』，共產黨不應該有甚麼獨立的工作，甚至說『中國共產黨早生了五年』，這無疑的是取消主義的思想。同時有一派左傾的思想，則『反對在勞動羣衆中發展國民黨的組織，主張工人應該在自己的政黨旗幟之下參加民族革命，若加入資產階級性的國民黨，便不免有混亂無產階級的危險』（見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大會「對於民族革命之議決案」中之第四節「中國共產黨對於民族革命運動政策之經過」）。他們起初是反對加入國民黨，後來贊成共產黨加入國民黨，但要保留產業工人不要加入，這是一樣的不了解與資產階級爭奪革命領導權的策略……」

三次大會的結果，沒有把這樣的機會主義的思想駁斥下去，因此，一方面固然實行了共產國際加入國民黨的指示，另一方面機會主義的思想卻充滿了當時的指導機關。於是『一切工作歸國民黨，共產黨不要獨立的工

作』、『一切運動都是國民運動，工人運動祇是國民運動的一種』，便成為當時指導機關的路線。甚至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宣言還說：『中國國民黨應該是國民革命之中心勢力，更應該立在國民革命之領袖地位』。這是很明顯的與列寧所指示的『不要與資產階級混合，而要保存無產階級運動的獨立性』完全相違反，這就是極可恥的以階級利益去服從民族利益，以無產階級去服從資產階級的機會主義。這樣自然不會去在這聯合戰線中去力爭革命的領導權，更不會有『對待同盟者猶如對待敵人一樣』的認識……』

其次，一九三七年匪黨在延安出版的「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對於「三大」的爭論，有相似的記述，雖然措詞較為溫和委婉，但明確指出，在爭論中「主張工人應該在自己的政黨旗幟之下參加民族革命」的左派代表就是張國燾。

共匪竊據大陸後，匪黨的所有黨史書刊都有同樣的記載，同時作了若干的歪曲，以「中國共產黨歷史簡編」為例，它說：

「大會在通過國共合作的政策時，曾出現了兩種傾向：

一種以陳獨秀為代表的投降主義傾向。認為中國目前既然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那麼，革命就應該由資產階級來領導。「一切工作歸國民黨」，「民主革命成功了，無產階級不過得著一些自由與權利」。他們根本就沒有企圖由無產階級和共產黨來領導這個革命……。

另一種傾向是以張國燾為代表的關門主義傾向，認為共產黨不應當與國民黨合作，祇有工人階級才能够革命，國民黨是不能進行民主革命的，所以反對共產黨員和工人農民加入國民黨。

這兩種傾向都是否認無產階級在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都是有利於敵人而不利於人民的，這兩種傾向受到了大會的批判。

黨的第三次大會由於正確的解決了民族統一戰線這一重大策略問題，因而加速了中國革命的步伐，……但是第三次大會對於農民問題和革命軍隊問題，卻沒有加以應有的注意。

毛澤東同志在大會上堅持了正確的意見，反對了錯誤的意見，在這次大會上毛澤東同志被選為黨的中央委

員。」

這些就是匪黨書刊所記述的「三大」爭論的重點。

(四)可疑的中共記述

關於「三大」論爭情形，匪黨書刊前後的記述有若干不同：

第一、張國燾左派的主張，有「四大」決議可憑的僅僅是反對工人加入國民黨一點，但「中國共產黨歷史簡編」把它擴大為「國民黨是不能進行民主革命的」，擴大為反對「國共合作」，反對「共產黨員和工人農民加入國民黨」。

第二、「布爾塞維克」刊物說：「三次大會的結果，沒有把這樣的機會主義的思想駁斥下去」，「歷史簡編」則說：「這兩種傾向受到了大會的批評」，「由於正確的解決了民族統一戰線這一重大策略問題，因而加速了中國革命的步伐」。

第三、對於「三大」宣言，「布爾塞維克」刊物說，承認國民黨的中心勢力和領袖地位「是以無產階級去服從資產階級的機會主義」，但「歷史簡編」則於引用「三大」宣言第一節時說：「大會對當時國內外的政治情況和各階級的要求作了正確的分析」，「大會進而又正確地估計了孫中山對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的民主主義立場」。顯然是承認宣言的正確性。

第四、匪黨黨史前期書刊的記述，並未說到毛澤東在「三大」的情形，僅僅說到 he 出席了這次大會。「歷史簡編」硬說「毛澤東同志在大會上堅持了正確的意見，反對了錯誤的意見」。

因此，有關「三大」爭論的真象，除左派代表張國燾的主張，有「四大」之「對於民族革命之議決案」可予證實外，其他的說法，似乎值得重加研究。

國民黨清黨及武漢分共以後，匪黨自認失敗，承認犯了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錯誤，錯誤的主要代表為歷任中央書記的陳獨秀。但是在「八七」會議決議及告全黨同志書中，從未說到陳獨秀機會主義的來源係自「三大」開始，其他有關資料如史達林論中國革命，「六大」決議，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機會主義史等等，也從未指出「三

大」時陳獨秀便有了右傾機會主義思想。相反的，陳獨秀在告同志書中指斥國際代表為機會主義者，他說：「在此時期前後，中共所染機會主義（按：係指第三國際代表的機會主義）還不很深，所以還能够領導二七鐵路大罷工（一九二三年）和五卅運動（一九二五年），都未受國民黨政策的牽制，並且還嚴厲的批評國民黨的妥協政策。」而且在「三大」宣言中也確確實實批評了「中國國民黨常有兩個錯誤的觀念」。另外值得注意的一點，就是所有有關「三大」論爭中陳獨秀右傾思想的記載，都是在陳獨秀被開除出黨以後的補述，其真實性如何，實在值得懷疑。

在這論爭的記述中，從鄧中夏之「中國職工運動簡史」（一九三〇年），華崗的「一九二五—二七年的大革命中的中國共產黨」（一九三一年）起，以至以後所有匪黨黨史書刊止，大都取材於「嚮導」、「前鋒」等資料，從這些刊物中摘取陳獨秀的若干言論，來證明當時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思想。然而在同一時期也有陳獨秀非「機會主義」的論點。比如能黨批評陳獨秀低估工人階級的力量，忽視無產階級的革命領導權；可是在「三大」開會的同時，「新青年」改為中共的理論機關刊物（一九二三年六月十五日改版後第一期出版）發表了「新青年之新宣言」，在這新宣言中指出：「因此，中國黑惡反動的舊勢力，憑藉世界帝國主義要永久作威作福，中國資產階級自然依賴世界資本主義而時力謀妥協。於是中國的眞革命，乃獨有勞動階級方能擔任此等偉大使命。中國社會中近年來已有無數事實，足以證明此種現象——即使資產階級的革命亦非勞動階級爲之指導，不能成就；何況資產階級其勢必半途而輟失節自賣，眞正的解放中國，終究是勞動階級的事業；……」

在「新青年」第四期中，陳獨秀發表了「二十七年以來中國國民運動所得教訓」一文，文末結論稱：「二十餘年來國民運動給我們的總教訓是：社會各階級中，祇有人類最後一階級——無產階級，是最不妥協的革命階級，而且是國際資本帝國主義之天然對敵者；不但在資本帝國主義的社會革命他是主力軍，即在被資本帝國主義壓迫的國家之國民革命，也須他做一個督戰者，督促一切常有妥協性的友軍——農民手工業者、革命的知識階級、游民無產者（兵與會匪）及小商人，不妥協的向外國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國內的軍閥、官僚、富商、劣紳大地主、反革命的知識階級進攻，才能够達到國民革命之眞正目的——民族解放。」在同一期中，彭述之以「誰是中國國民革命之領導者」爲題，詳論「中國的資產階級不能領導國民革命」，「祇有中國的工人階級能够作領導者」，「所

以牠一方面須極力領導國民革命，推動國民革命到底；另一方面又須準備將來之無產階級革命。」

還在「三大」召開之前，即一九三三年四月十八日出版的嚮導週報第二十一期，陳獨秀就曾以「怎樣打倒軍閥」為題，高度估計了工人階級的重要性，他說：「必須認定勞動階級是國民運動中的重要部分」，「他們離了工人貧農的勞動羣衆便沒有當真革命的可能」，「勞動階級不僅要求真民主主義最切，而且能爲真民主主義奮鬥的力量也最大。並且此時中國的國民運動，勞動階級不但是重要的部分，已經是最勇敢急進的先鋒了。」

可見陳獨秀於「三大」前後，在另一些文章裏，不僅沒有低估工人階級的力量，沒有忽視無產階級革命的領導權，而且認爲勞動階級「已經是最勇敢急進的先鋒了」。匪黨史家祇是片面的斷章取義的摘取其若干語句，作爲「三大」爭論中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思想的證據，這種主觀的論斷，實難使人置信。

誠然，正如若干匪黨黨史資料所說，「三大」有過爭論。除若干爭論可能爲對第三國際指示的不同解釋外，就決議宣言研究，「三大」的爭論，係以反對張國燾的左傾主張爲中心。因爲：第一、這一爭論已有匪黨「四大」決議案的記載，爭論記載於大會決議，足見論爭的激烈。第二、張國燾從主持勞動組合書記部起，即從事工人運動，他在「三大」，根據不隱藏自己特殊旗幟的國際指示，主張工人在自己旗幟下參加民族革命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第三、張國燾曾主持「一大」，擔任「一大」大會主席，「一大」通過的黨綱決議都是極左的；到了「三大」，反對在勞動羣衆中發展國民黨的組織，主張工人不參加國民黨，是他一貫的左傾觀點。同時從「三大」決議研究，大會批判了他的左傾傾向，因而在「三大」決議中明白規定，中共要在勞動羣衆中擴充國民黨的組織；可見大會打消了張國燾的主張。

「三大」會議中，除發現左傾傾向並予批判外，有沒有發現右傾思想呢？如果有，究竟有沒有把右傾機會主義思想加以克服呢？華崗的前期說法認爲「沒有把這樣的機會主義的思想駁斥下去」，「歷史簡編」的後期說法則稱「這兩種傾向受到了大會的批判」，就是說已予克服，「因而加速了中國革命的步伐」。其實就決議與宣言看來，陳獨秀的思想不僅沒有受到批判，而且統治了「三大」，爲「三大」代表所擁護，因而「三大」宣言除公開承認國民黨的領袖地位和中心勢力外，同時也正如陳獨秀所說嚴厲批評了國民黨的妥協政策。在決議中則指出工人階級尚

未強大起來，目前的政治鬥爭，祇能是國民運動；要在勞動羣衆中擴充國民革命的國民黨。也正因爲陳獨秀的思想取得了代表們的支持，決議和宣言才能通過，陳獨秀才能第三度被選爲總書記而領導全黨。事實上，陳獨秀當時的思想以及三大決議和宣言，也就是第三國際特別決議的翻版，「三大」代表對此可能有不同的瞭解，可能有若干解釋，但是誰也不敢推翻這一國際的指示。「中國共產黨歷史簡編」的編者所以說「這兩種傾向受到了大會的批判」，係爲毛澤東在「三大」「堅持了正確的意見，反對了錯誤的意見」作伏筆，其出諸偽造，似可斷言。

如果說，由於承認了國民黨的領導地位和中心勢力，承認了工人階級尚未強大起來，目前的鬥爭祇能是國民運動，便是右傾機會主義；那麼，第三國際的特別決議認爲國民黨是中國唯一強大的民族革命組織，認爲中國獨立的工人運動尙居薄弱，要在一切運動中幫助國民黨，豈不是同樣右傾機會主義麼？何況，「三大」宣言和決議正是根據此一指示引申而來，如果要追查機會主義根源，便要向第三國際清算了。

至於所謂革命領導權問題，既然工人運動尙居薄弱，中共黨員亦僅有三百餘人，便無從去爭奪領導權。何況當時建築在滇桂軍基礎上的廣東政府仍在動搖中，東江、北江正受到陳炯明、沈鴻英叛軍的攻擊。國民黨的容共政策雖已確定，但還沒有認真推行，國民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也還沒有召開，所謂「國共合作」尙未真正開始，從何進行領導權之爭奪？匪黨史家的想法未免太天真了。

當然，匪黨史家的這種寫法，是有其用心的，第一爲第三國際解除指導錯誤的責任，把錯誤責任完全歸罪於陳獨秀。第二爲後來中共的失敗預備一套口實，說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是有其深遠根源的。第三爲神化毛匪澤東作準備，說從「一大」「二大」（可惜毛匪沒有出席「二大」，否則關於「一大」又有欽定的黨史了）起，便「堅持了正確的意見」，成爲「最正確的領導者」。然而偽造的贗品，終歸會被史實所粉碎的。

三、中共第三次全國大會決議（註六）

工人階級尙未強大起來，自然不能發生一個強大的共產黨，以應目前革命之需要。因此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議決：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議決：中國共產黨須與國民黨合作，共產黨員應加入國民黨。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曾感此需要，遵行此議決，此次全國大會亦通過此議決。

我們加入國民黨，但仍舊保存我們的組織，並須努力從各工人團體中，從國民黨左派中，呼吸具有階級覺悟的革命份子，漸漸擴大我們的組織，謹嚴我們的紀律，以立強大的羣衆共產黨之基礎。

我們在國民黨中，須注意下列各事：

(一) 政治的宣傳上，保存我們不和任何帝國主義者、任何軍閥妥協之真面目。

(二) 阻止國民黨集全力於軍事行動，而忽視對於民衆之政治宣傳；並阻止國民黨在政治運動上妥協的傾向，在勞動運動上改良的傾向。

(三) 共產黨員及青年團團員言語行動都須團結一致。

我們須努力使國民黨與蘇俄接近，時時警惕國民黨，勿爲貪而狡的列強所愚。

我們須努力擴大國民黨的組織於全中國，使全中國革命份子集中於國民黨，以應目前中國國民革命之需要。：目前政治的爭鬥，自然亦是國民運動，排除外力及軍閥的運動，因此在勞動羣衆中，須有大規模的國民運動的宣傳，擴充國民革命的國民黨。同時凡已了解國民革命之必要，更進而有階級覺悟的革命份子，當盡量加入我們的組織。並當於羣衆中普遍宣傳「國民運動中擁護勞動階級利益的必要」。

四、中共第三次全國大會宣言（註七）

中國人民受外國及軍閥兩層暴力的壓迫，國家生命和人民自由都危險到了極點，不但工人農民學生感覺着，即和平穩健的商人也漸漸感覺着了。

日前北京政局之紛亂兇戲；北洋軍閥統治之下工會、學生日在壓迫摧殘中；山東河南兵匪之猖獗，外人之藉端要挾，並要拿回華盛頓會議所賞的利益；沙市、長沙日本水兵之暴行；外人強令棉花出口；吳佩孚，齊燮元爭相製造廣東之戰禍；吳佩孚、蕭耀南合力助成川亂；又若未來的奉直戰爭及直系軍閥之內鬩——在在可以證明內憂外患更復加於國民之身，除集合國民自己之勢力，做強大的國民自決運動，別無他途可以自救；也在在可證明本黨一年以來號召的：「打倒軍閥」「打倒國際帝國主義」之國民革命運動，不是一條錯誤的道路。

中國國民黨應該是國民革命之中心勢力，更應該立在國民革命之領袖地位。不幸中國國民黨常有兩個錯誤的觀

念：(一)希望外國援助中國國民革命，這種求救於敵的辦法，不但失了國民革命領袖的面目，而且引導國民依賴外力，滅殺國民獨立自信之精神。(二)集中全力於軍事行動，忽視了對於民衆的宣傳。因此，中國國民黨不但要失去政治上領袖的地位，而且一個國民革命黨不得全國民衆的同情，是永遠不能單靠軍事行動可以成功的。

我們希望社會上革命分子，大家都集中到中國國民黨，使國民革命運動得以加速實現。同時希望中國國民黨斷然拋棄依賴外力及專力軍事兩個舊觀念，十分注意對於民衆的政治宣傳，勿失去一個宣傳的機會，以造成國民幸福之真正中心勢力，以樹立國民革命之真正領袖地位。

中國共產黨鑑於國際及中國之經濟的政治的狀況，鑑於中國社會的階級（工人農民工商業）之苦痛及要求，都急需一個國民革命。擁護工人農民的自身利益是我們不能一刻忘忽的；對於工人農民之宣傳與組織是我們特殊的責任；引導工人農民參加國民革命更是我們的中心工作；我們的使命是以國民革命來解放被壓迫的中國民族，更進而謀世界革命，解放全世界的被壓迫的民族和被壓迫的階級。

中國國民革命萬歲！

全世界被壓迫的民族解放萬歲！

全世界被壓迫的階級解放萬歲！

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大會 一九二三年六月

註一：據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天津大公報歷次大會簡況稱：代表二十七人。

註二：王健民：「中國共產黨史稿」，頁七九—八〇。

註三：同註二。

註四：中國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編：「中國共產黨之透視」，頁五六—五七。

註五：郭華倫「中共史論」，頁九三—一二。

註六：「嚮導週報」，第三十期，頁二二二。

註七：同註六，頁二二八。

中華民國六十八年九月三日出版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

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一至六月份

定價：平裝 新臺幣四一五元 美金一二元
精裝 新臺幣四六五元 美金一三元

編輯者：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輯委員會
印行者：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

經銷處：中

央文物供應社
地址：臺北縣新店鎮北宜路三段二二五號
電話：九一一一六〇八

地址：臺北市仁愛路一段二號
電話：三二一二九三六
郵政劃撥帳號：二一八一

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長安東路一段五十六號
電話：五八一二九四〇

正中書局

地址：臺北市衡陽路二〇號
電話：三八二二二一四

承印者：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臨沂街五號
電話：三二一〇八一（三線）

版 所 翻 必
權 有 印 究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